讀書集成三編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www.duxiu.com

叢書集成三編　第一〇冊目錄

哲學類

易類哲學

易經如話十二卷首一卷……清　汪　紱撰……汪雙池中研所　〇一〇　〇〇一

儒家哲學——四書

大學大意一卷　中庸大意一卷（又名：千古堂學庸大意）……明　董懋策撰……董　氏台　大　〇一〇　二五五

論語解一卷　孟子解一卷（又名：千古堂論孟解）……明　董懋策撰……董　氏台　大　〇一〇　二八三

四書正誤六卷……清　顏　元撰……顏　李　〇一〇　二九三

四書講義輯存一卷……清　陸世儀撰……陸桴亭台　大　〇一〇　三三七

四書詮義卅八卷(上)卷一至廿九……清　汪　紱撰……汪雙池中研所　〇一〇　三四五

易經加話

本書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長安趙展如中丞鑒定

易經如話

同邑後學余家鼐謹署

光緒丙申冬仲開雕

易經如話小序

歲乙亥予偶客湘湖程玉書從予受易與之言頗領大略因請予所著六經詮義奈予書尚未成就而請之再三遂許以異日著全授之爰手先書此冊授之顏之曰如話嗚呼易豈易言邪而亦豈容多言邪聖人言之矣曰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學易之道如斯而已又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易豈易言而亦豈在多言者經師之言日紛易學所以愈支離也然而既已言之而又顏之曰如話夫非已淺則

正以不欲深求謂體驗存乎其人第言之如此而已明已足也果其志在默成期於自得則率吾言而讀之久之亦幷吾言可不事無往而不有以見易之微耳如其但以言求而欲事此爲羔鴈資也則今日經師不少其人其言之當彌富彌文且有翻新而可喜者又不待予言之喇喇也

乾隆乙亥之一陽至日婺源汪紱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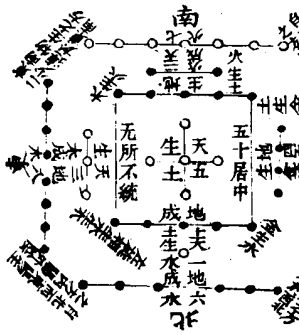
易經如話目次
卷之首
易圖說
筮儀
卷之一
周易上經
卷之二
周易下經
卷之三
彖上傳

卷之四
彖下傳
卷之五
象上傳
卷之六
象下傳
卷之七
文言傳
卷之八
繫辭上傳
卷之九
繫辭下傳
卷之十
說卦傳
卷之十一
序卦傳
卷之十二
雜卦傳
目次終

易經如話卷之首

易圖說

古河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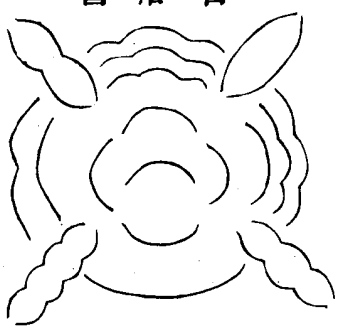
河中龍馬負圖河中地名也今山西蒲州解州是也馬八尺以上曰龍古八尺只當今五尺其圖馬背上毛旋也旋去聲毛旋有自一至十之數而一六居後二七居前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有陰陽五行之理寓焉故伏羲因之而畫八卦也俗子每不知龍馬爲何物

河圖圖

故詳其說於此

數始於一十百千萬皆一之積也對一爲二一之行爲三二之合爲四陽奇陰耦陽以始物故一爲太陽而三則陽之行也故三爲少陽陰作成物故四爲太陰而二者陰之半也故二爲少陰合一四則五合二三亦五而陰統於陽五爲中數也數以十爲全而一太陽則含九故九爲太陽之數二少陰則含八故八爲少陰之數三少陽則含七故七爲少陽之數四太陰則含六故六爲太陰之數五與十則陰陽之合數也故中五與十太極也奇耦兩儀也分太少四象也分一二三四六七八九八卦也

古洛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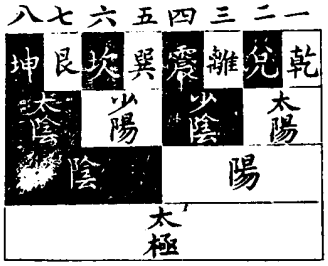
神龜負書出於洛水一尺二寸以上爲神龜約今只七寸八分其書卽龜背之文也以其有文如文字故謂之書其數自一至九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其數亦合五行而虛其中五則四方皆十大禹因之以第九疇也漢儒以五行五事等字皆洛書文則失之矣

天地之數不外於五行洛書亦五行而已但河圖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各居其方洛書則以五奇數統四耦數而奇數居於四正耦數輔於四隅也其與圖不同者圖之九在西書之九在南圖之七在南書之七在西蓋西南成物之方金火兩易其位則圖以左旋而相生書以右旋而相克所以著五行之用也大禹因之以第疇則以五行爲性命之本而以中五建皇極之主其取類又不規規於書之位數云○圖書自三衢劉牧始兩易其名而術數家又以後天八卦附之洛書全失之矣

伏羲因圖畫卦蓍只是見得天地之間莫非一陽一陰之迭運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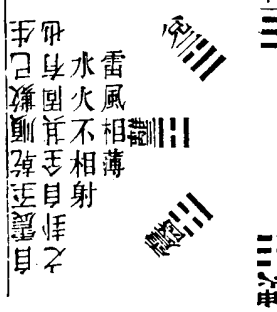
洛書圖

伏羲八卦次序橫圖



而因數以顯之故畫一奇一耦以象之因一陽一陰有各生一陽一陰之理故於奇耦之上復加一奇一耦而爲四象又於四象之上復加一奇一耦則三才之道備而爲八卦故其序則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因其象所寓之理而命之以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之名也

伏羲八卦方位圓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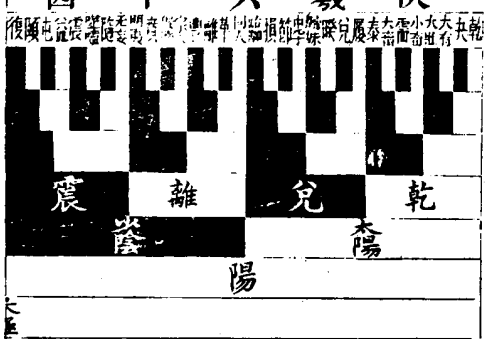
自巽至坤逆數求生之卦推以成物也

以八卦合之河圖則乾積三奇居一含九爲老陽坤積三耦居四含六爲老陰離二奇一耦居二含八爲少陰坎一奇二耦居三含七爲少陽此皆當位自得而居於四正兌以太陽交太陰一加五而得六艮以太陰交太陽四加五而得九震以少陰交少陽二加五而得七巽以少陽交少陰三加五而得八此皆陰陽之雜而居於四隅也然其以橫圖而圜之爲圓圖者則以見健順陷麗動入止說之情爲有合於天地水火雷風山澤之象故擬諸造化天高地下日東月西雷東北風西南山西北澤東南之位而位置之又不必如河圖之數位也及夫方位既定則又見陽始東北著於正東至東南而陰盡於上

爲純乾陰始西南著於正西至西北而陽盡於上爲純坤此又陰陽造化自然之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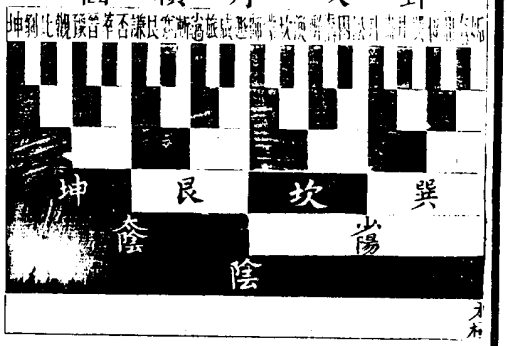
河圖之數虛其中五與十大衍而爲蓍策之數是其一動一靜而卦爻皆由是顯而中五與十又本自含有一二三四六七八九之位數是卽所以擬太極也其一三七九皆奇是陽儀也二四六八皆耦是陰儀也又分之則一含九爲太陽二含八爲少陰三含七爲少陽四含六爲太陰則四象也乾兌皆生於太陽乾九兌一也離震皆生於少陰離八震二也巽坎皆生於少陽坎七巽三也艮坤皆生於太陰坤六艮四也胡雙湖以四配兌以一配艮以二配巽以三配震其說非是以作圓圖則左畔自震至乾初畫皆奇卽陽儀右畔自巽至坤初畫皆耦卽陰儀也乾兌皆太陽離震皆少陰巽坎皆少陽坤艮皆太陰

伏羲六十四



繫辭傳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此於先天圖胎合而甚明矣而先天圖有八生十六十六生三十二三十二生六十四則只云有卦无名或者疑其與繫辭傳因而重之句不合要之法象出於自然則有无庸疑者邵子詩曰諸儒談易漫紛紛只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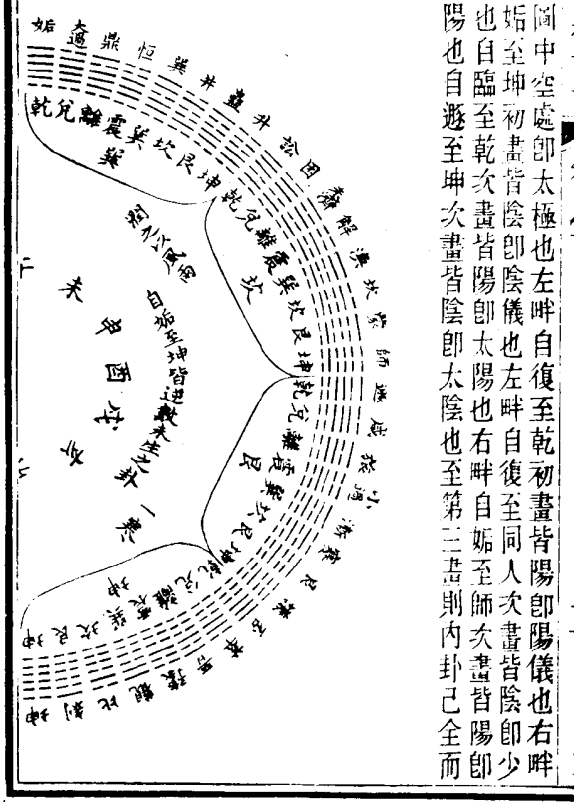
卦次序橫圖



繁枝不見根觀象徒勞推互卦玩辭亦是逞空言須知一本能雙幹始信千兒與萬孫喫緊包犧爲人處悠悠千古嚮誰論正謂此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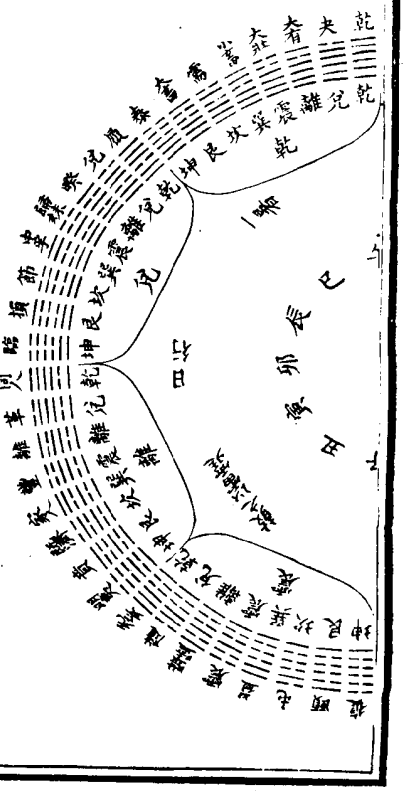
十六三十二法象未備則未能爲立名耳

伏羲六十四



此圖中空處卽太極也左畔自復至乾初畫皆陽卽陽儀也右畔自姤至坤初畫皆陰卽陰儀也左畔自復至同人次畫皆陰卽少陰也自臨至乾次畫皆陽卽太陽也右畔自姤至師次畫皆陽卽少陽也自遯至坤次畫皆陰卽太陰也至第三畫則內卦已全而

卦方位圓圖



八卦備矣第四第五第六則外三畫復得八卦所謂因而重之八卦相盪也其序則皆以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爲次皆逆數也

伏羲六十四

此圖下一層卽邵子詩曰冬至子之半天心无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元酒味方淡太音聲正希此言如不信更請問包犧又詩曰耳目聰明男子身鴻鈞賦予不爲貧須探月窟方知物未躡天根一層皆離又次一層皆震又豈識人乾遇巽時觀月窟地逢雷處見天根天根月窟閒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此皆以圓圖又次一層皆巽又次一層皆坎又次一層皆艮最上一層皆坤又在言也子之半卽以坤見復之間言也月窟謂乾遇姤天根謂坤遇復都是春言莫非生意也又

右一行皆乾　否 遯 訟 姤 无妄 同人 履 乾
次一行皆兌　萃 咸 困 大過 隨 革 兌 夬
次左一行皆離　晉 旅 未濟 鼎 噬嗑 離 睽 大有
又左一行皆震　豫 小過 解 恆 震 豐 歸妹 大壯
行皆巽又左一行皆坎又左一行皆艮

最左一行皆卦坤以從中起則所謂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是也此圖邵子在圓圖中朱子移置在外以圓圖中空象太極不欲以方圖塞之耳○圓主動象天方主靜象地也

方位圖

觀漸渙巽益家人中孚小畜

比蹇坎井屯既濟節需

剝艮蒙蠱頤賁損大畜

坤謙師升復明夷臨泰

詩曰天地定位否泰反類山澤通氣損咸見義風雷相薄恆益起意水火相射既濟未濟四象相交成十六事八卦相盪爲六十四卽以此方圖言也○三十六宮以六十四卦之中惟乾坤坎離頤大過中孚小過八卦只成一卦无反對餘五十六卦則皆反對可成二卦如屯蒙反對只一卦需訟反對只一卦之類則五十六卦翻覆只二十八卦合乾坤八卦則三十六卦也

文王八卦次序圖

乾父 得乾交 艮少男 得乾中爻 巽長女 得坤初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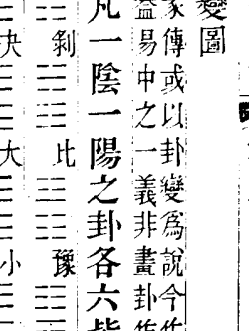
坤母 得坤交 坎中男 得坤中爻 離中女 得坤中爻

震長男 得乾初爻 兌少女 得坤上爻

此以乾天有父象坤地有母象而萬物皆本乎天地故震巽坎離艮兌謂之六子卦惟一陽則主於一陰而爲男卦惟一陰則主於一陽而爲女畫卦自下而上故以得乾初中上爻得坤初中上爻爲長中少之次序就卦畫看自有此象不必揲蓍時所得之先後也勿泥索字

震之一陽生物之心卽乾之全體所見一陽之動乾元之資始也巽次之巽之一陰坤元之資生也萬物相見乎離陽著乎外而陰含於中所謂亨者嘉之會也坤土以養之化其光而嚮於利矣兌則所祕儒者蓋鮮知之乃漢唐儒者惟主此圖而先天圖則爲脩鍊方士說澤外見所謂利者義之和也乾居西北物成而各全其天矣坎則陽氣伏藏於內於人物爲已成之性保合太和也艮居東北成終成始所謂貞者事之幹而貞又以起元也然先天震在東北而後天震在正東以生氣之已見者爲位也先天離東於西後天離南坎北以水火之正位所旺也先天兌在東南天之澤物後天兌在正西物受澤足也先天艮在西北生氣已止後天艮在東北生意之所含者極於上而復反於下也大約後天所以著先天之用以其德與象爲義而不必循卦於洛書之九宮皆誤也畫之次序云

文王八卦方位圓圖



日者陰陽家如奇門之類則又以後天八卦附於洛書之九宮皆誤也畫之次序云

卦變圖

象傳或以卦變爲說今作此圖以明之蓋易中之一義非畫卦作易之本旨也

凡一陰一陽之卦各六皆自復姤而來五陰五陽卦同圖異

剝 比 豫 謙 師 復

夬 大畜 小畜 履 同人 姤

凡二陰二陽之卦各十有五皆自臨遯而來四陰四陽卦同圖異

頤 屯 震 明夷 臨

蒙 坎 解 升 解自升來往得眾

艮 蹇 小過 蹇自小過往得中

晉 萃

䷓觀
䷛大過 鼎自巽來柔進而上行訟自遯來剛來而得中
䷰革 離家人 无妄自訟來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
䷐兌 睽中孚 睽自離中孚家人
䷄需 大畜 大畜自需
䷡大壯

凡三陰三陽之卦各二十皆自泰否而來

䷩損 節 歸妹 泰自歸妹
䷂賁 既濟 豐 賁自損 既濟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

䷂噬嗑 隨
䷩益
䷝蠱 井 恆 蠱自升 恆自豐
䷮未濟 困
䷾渙 旅 漸 否 否自漸 咸自旅 渙自漸來剛來而不窮 柔得位乎外而上同

䷯井 蠱
䷟恆
䷐隨 噬嗑 益 隨自噬嗑 噬嗑自益
䷾既濟 賁 賁自損 既濟
䷚豐 豐自既濟
䷩節 損
䷵歸妹
䷊泰 泰自歸妹

凡四陰四陽之卦各十有五皆自大壯觀而來二陰二陽圖已見前

䷄需 大畜 大畜自需來
䷡大壯 剛上而尚賢
䷺睽 兌 睽自離中孚家人
䷀中孚
䷭家人
䷰革 離
䷘无妄
䷱鼎 大過 鼎自巽
䷸巽
䷃訟
䷅遯

䷓ 晉 ䷭ 觀
䷦ 蹇 ䷐ 艮 蹇自小過
䷽ 小過 ䷜ 坎 蒙
䷧ 解 ䷭ 升 升自解
䷩ 屯 ䷚ 頤
䷲ 震 ䷝ 明夷
䷮ 臨 ䷪ 履
䷍ 大有 ䷤ 夬
䷈ 小畜 ䷀ 乾
䷌ 同人 ䷫ 姤
䷇ 比 ䷖ 剝
䷏ 豫 ䷓ 謙
䷆ 師

凡五陰五陽之卦各六皆自夬剝而來一陰一陽圖已見前

䷗ 復

彖傳中多有以卦變言者如訟之剛來得中无妄之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此不作卦變說則斷解不去王弼之說既不自然如賁自泰來之說自說不行程子一概不取則剛來得中剛自外來及柔來文剛等處來字上字俱无著落故朱子特作此圖以明之其說實只是上下調換一爻然自有法象自然之妙後學不能細心考索則反疑朱子爲杜撰一法抑知交易變易天地間本自紛紜何必疑卦畫既定便必无彼卦變爲此卦之理也蓋此所謂卦變與揲蓍之變爻正可相參假如筮得訟卦初二兩爻變則初陰變爲陽二陽變爲陰是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矣又如遯卦二三兩爻變則二陰變爲陽三陽變爲陰是剛來而得中矣彖辭雖不占動爻及變卦然文王繫彖實逆觀卦之變動以爲言以斷一卦之材在文王繫彖時亦不知周公之更繫六爻也故孔子曰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孔子說文王之彖或兼取卦象卦德卦體卦變而言又或專取卦體言如比頤之類或專取卦變言如升渙之類雖孔子之意亦未必盡如文王之意然要必如其說而後卦彖之義可通也朱子作此圖於卦變自包舉未盡要舉一隅而使人以三隅反耳學者須知活變且卦參之啓蒙三十二圖及揲蓍變法自无不相通无庸執一也

朱子云易於玩辭所得者淺於觀象所得者深此所圖雖不過仍朱子之舊非能有加然刻本舛訛俗解駁雜此所寫本則簡而詳且无所謬誤矣宜珍玩之

筮儀

擇地潔處爲蓍室南戶置牀於室中央

牀大約長五尺廣三尺毋太近壁古人凡几案之屬皆謂之牀○此朱子時宋尺與今尺同

蓍五十莖韜以纁帛貯以皂囊納之櫝中置於牀北

櫝以竹筒或堅木或布漆爲之圓徑三寸如蓍之長古蓍

用三尺古三尺當今尺一尺九寸强半爲底半爲蓋下刖爲臺函之使不偃仆臺如今所謂託也櫝木爲之高約五寸中作圜穴亦圜徑三寸許以受蓍櫝○櫝亦色帛皂黑色帛也韜包裹之也既韜之乃以皂囊貯之而後納之櫝中閣於臺之函中也

設木格於櫝南居牀二分之北

格以橫木板爲之高一尺長竟牀當中爲兩大刻相距一尺此二刻以容分二象兩之蓍使不溢出也大刻之西爲三小刻相距各五寸許此三小刻以容歸奇下施橫足側立案上下施橫足之蓍使不相淆亂也以取平其版則後高前下以側倚所分所奇之蓍故云側立案上也案卽牀也格居牀二分之北則前餘二尺以爲揲蓍之地也

置香鑪一於格南香合一於鑪南日灶香致敬將筮則灑

掃拂拭滌硯一注水及筆一墨一黃漆版一於鑪東東上

筮者齊潔衣冠北面盥手焚香致敬合盒同齊側皆反

筮者北面見儀禮若使人筮則主人焚香畢少退北面

立筮者進立於牀前少西南嚮受命主人直述所占之事筮者許諾主人右還西嚮立筮者右還北嚮立還音旋○

此儀皆放儀禮黃漆版所以書爻也

兩手奉櫝蓋置於格南鑪北出蓍於櫝去囊解韜置於櫝東合五十策兩手執之熏於鑪上奉上聲去起呂反

此後所用蓍策之數其說並見啓蒙以下並參啓蒙爲注

命之曰假爾泰筮有常假爾泰筮有常某官姓名今以某事云云未知可否爰質所疑於神於靈吉凶得失悔吝憂虞惟爾有神尚明告之乃以右手取其一策反於櫝中而以左右手中分四十九策置格之左右兩大刻

此第一營繫辭傳四所謂分而爲二以象兩也置其一不用以象太極而其當用之策凡四十有九蓋兩儀體具而未分之象也乃信手中分以象兩儀○按數以奇行置一不用而四十九策之用皆此一策之用矣不用之用所以象太極也

次以左手取左大刻之策執之而以右手取右大刻之一策掛於左手之小指間掛讀卦上聲

此第二營所謂掛一以象三者也掛右手一策於左手小指之間以象三才○人負陰而抱陽太極由靜而生動故取右一之掛於左小指間左陽儀也

次以右手四揲左手之策揲食列反

此第三營之半所謂揲之以四以象四時者也合後以揲右手之策而後第三營始備故此云第三營之半也○所謂揲之以四者每以四數其策而置之牀上也

次歸其所餘之策或一或二或三或四而扐之左手無名指間

此第四營之半所謂歸奇於扐以象閏者也合後揲右策所餘之扐而後第四營始畢故凡云第四營之半也○閏者每歲之餘日也凡每歲以三百六十日爲大凡而自今歲立春日以至於來歲之立春日則得三百六十五日零三時較平數多五日三時謂之氣盈每歲十二月月有大盡小盡不同每歲只約得三百五十四日有奇較平數少五日有奇謂之朔虛合氣盈朔虛約得十一日有奇積之以待置閏有閏月而後歲之四時不忒也積三歲則得三十三日有奇故三歲而置一閏月筮之歸奇

於扐象之左傳曰歸餘於終

次以右手反過揲之策於左大刻遂取右大刻之策執之而以左手四揲之

此第三營之半合前四揲左手之策爲第三營

次歸其所餘之策如前而扐之左手中指之間

此第四營之半合前左手所歸之扐於小指間爲第四營所謂再扐以象再閏者也三歲一閏而仍餘故五歲再閏然五歲再閏則日又不足故十九歲七閏而後氣朔均齊謂之一章此再扐所以象再閏也

一變所餘之策左一則右必三左二則右亦二左三則右必一左四則右亦四通掛一之策不五則九五以一其四而爲奇九以兩其四而爲耦奇者

三而耦者一也扐音勒奇音基○左一則右三左二則右二左三則右一合之皆四通掛一之策而五凡得五者三五除一則四以四約之爲一故爲奇卽兩儀之陽數也左四則右亦四合之則入通掛一之策而九凡得九者一九除一則八以四約之爲二故爲耦卽兩儀之陰數也其以四約之者因揲之以四之義也○以四爲一猶元亨利貞之通水木火金之氣也其有掛一而五卽合中土而五行也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故五以一其四而爲奇九以兩其四而爲耦也

次以右手反過揲之策於右大刻而合左手一掛二扐之策置於格上第一小刻是爲一變

以東爲上後放此

再以兩手取左右大刻之蓍合之

或四十四策或四十策前一變之奇得奇則仍存四十四策得耦則仍存四十策

復四營如第一變之儀而置其掛扐之策於格上第二小刻是爲二變所餘之策左一則右必二左二則右必一左三則右必四左四則右必三通掛一之策不四則八四以一其四而爲奇八以兩其四而爲耦奇耦各得四之二焉

二變之分兩掛一揲四歸奇皆與一變同法或謂二變三變不掛一者非也一變所餘之策左一則右二左二則右一合之皆三通掛一之策而四是得四者二四以一其四而爲奇也左三則右四左四則右三合之皆七○通掛一之策而八是得八者二八以兩其四而爲耦也○此通掛一爲四爲八者生氣既兆則土只在四時中太極只在陰陽中耳

又再取左右大刻之蓍合之

或四十策或三十六策或三十二策初變二變皆得奇則仍存四十策得一奇一耦則仍存三十六策若皆得耦則仍存三十二策

復四營如第二變之儀而置其掛扐之策於格上第三小刻是爲三變

三變餘策與二變同三變畢則成一爻矣

三變既畢乃視其三變所得掛扐過揲之策而畫其爻於版

掛扐之數五四爲奇九八爲耦掛扐三奇合十三策則過揲三十六策而爲老陽其畫爲○所謂重也掛扐之數十有三除初掛之一爲十有二以四約而三分之爲一者三一奇象圓而圍三故三一之中各復有三而積三三之

數則爲九過揲之數三十有六以四約之亦得九焉卽四象居一含九之數也○口一含九中畫并卽有九圓也掛扐兩奇一耦合十七策則過揲三十二策而爲少陰其畫爲一所謂單也掛扐之數十有七除初掛之一爲十有六以四約而三分之爲一者二爲二者一二奇象圓而用其全故二一之中各復有三一耦象方而用其半故一二之中復有二焉而積二三一二之數則爲八過揲之數三十有二以四約之亦得八焉卽四象少陰居二含八之數也掛扐兩耦一奇合二十一策則過揲二十八策而爲少陽其畫爲一所謂單也掛扐之數二十有一除初掛之一爲二十以四約而三分之爲二者二二耦象方而用其半故二二之中各復有二一奇象圓而用其全故二一之中復有三焉而積二一三之數則爲七過揲之數二十有八以四約之亦得七焉卽四象少陽居三含七之數也○圜者徑一而圍三方者徑一而圍四圓用其全方用其半此說卦傳所謂參天兩地而倚數者也若夫概言之則兩奇一耦以耦爲主故爲少陽

少陰兩耦一奇以奇爲主故爲少陽猶震坎艮皆一陽二陰而爲陽卦巽離兌皆一陰二陽而爲陰卦各以少者爲主也掛扐三耦合二十五策則過揲二十四策而爲老陰其畫爲×所謂交也掛扐之數二十四以四約而三分之爲二者三三耦象方而用其半故三二之中各復有二而積三二之數則爲六過揲之數亦二十有四以四約之亦得六焉卽四象居四含六之大陰數也○×四含六×有四隅實只二畫則成六也如是每三變而成爻

第一第四第七第十第十三第十六凡六變並同但第三變以下不命而但用四十九蓍耳第二第五第八第十一第十四第十七凡六變亦同第三第六第九第十二第十五第十八凡六變亦同蓍辭傳曰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所謂同者言其法之同也

凡十有八變而成卦乃考其卦之變否而占其事之吉凶卦變別有圖說見啓蒙筮之變法老陽數極於九則退極於六則進而爲七老陰變少陽也少陰退而未極於老故惟老陽老陰則變而少陰少陽進而未極於老故惟老陽老陰則變而少陰少陽不變也

附啓蒙占法

六爻不變則古本卦彖辭如乾卦六爻皆不變者則占乾元亨利貞句也而以內卦爲貞外卦爲悔洪範曰貞曰悔蓋貞者事之正悔者事之變也六爻皆不變則以內卦爲貞外卦爲悔如筮得屯卦而六爻皆不變則所占在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而貞震悔坎是亦宜守靜則能有爲變動則或有險也

一爻變則以本卦變爻辭占如得乾卦初爻變則占初九潛龍勿用乾卦二爻變則占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也○此當以本卦爲貞所變之卦爲悔如乾卦初爻變則爲乾之姤貞乾悔姤也乾卦二爻變則爲乾之同人貞乾悔同人也但所變未甚則只主於貞耳

二爻變則以本卦二變爻占仍以上爻爲主如得乾之初二兩爻變則占九二爲主或初三或二三兩爻變則占九二九三爲主也朱子曰凡變須就其變之極處看所以以上爻爲主○愚按此當以下爻爲貞以上爻爲悔蓋下爻今日目前所處而上爻則事變將來之應以有二爻變則所占又主於悔也

三爻變則占本卦及之卦之彖辭而以本卦爲貞之卦爲悔前十卦主貞後十卦主悔凡卦一爻變者有六卦爻變者有二十卦四爻變者有十五卦五爻變者有六卦卦此如圖說中之卦變圖及啓蒙之三十二圖爲尤詳

也筮卦有三爻變則所變之分數已多不得復主於一爻又在本卦之爻不能復主於一卦故須合本卦及之卦之象辭爲占而本卦及之卦又莫適爲主卦辭未必相同故以本卦爲貞之卦爲悔而所得在二十卦之前十卦者則主於貞以本卦之象辭爲主守本卦之象所云无慮乎事之變也若所得在二十卦之後十卦者則主於悔以之卦之象辭爲主本卦之象事屬已然而後此之變吉凶則以之卦爲未然而將然者宜更知所審也○前十卦後十卦之說如本卦得乾其有三爻變者自否至泰凡二十卦也若本卦得坤其有三爻變者自泰至否凡二十卦而中分自泰至益爲前十卦自恆至否爲後十卦也假如占得乾之節三三則在後十卦而占以節亨苦節不可貞爲主我雖有乾德而後此宜行之有節又不宜固守一節矣此後十卦主悔也若得乾之旅則在前十卦三三而占以乾元亨利貞爲主我不失乾德无患乎旅但恐我无乾德則後此或至於旅耳此前十卦主貞也此須看朱子啓蒙之三十二圖而蔡虛齋有捷法但遇卦之三爻變者觀其自初爻變者則占主本卦象辭若三爻變而初爻不變者則占主之卦象辭

蓋以三爻中有初爻變則在前十卦中四爻變則以之三爻中无初爻變則在後十卦中故也

卦二不變爻占仍以下爻爲主 如得乾之初二三四皆變惟五上不變是爲乾之觀則以觀卦之九五上爻爲占而以九五爲主又如得屯之三四五上皆變惟初二不變是爲屯之離則以離卦之初九六二爲占而以初九爲主也朱子曰不變者是其常只順其先後所以以下爻爲主又云二爻不變者下便是不變之本故以之爲主○按此就二不變爻中又以下爻爲貞上爻爲悔而主於貞也

五爻變則以之卦不變爻占 如得蒙卦之初二三五上皆變惟六四不變是爲蒙之既濟則以既濟之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爲占也○此離本卦已遠其不變爻又卽悔中之貞也

六爻變則乾坤占二用餘卦占之卦之彖辭 此亦以本卦爲悔而變已至盡則占主於悔也

禮畢韜著襲之以囊入櫝加蓋斂筆硯墨版再焚香致敬而退

如使人筮則主人焚香揖筮者而退

易本以占筮爲用故特詳注此篇仍置於圖說之後其小注多參啓蒙能細心玩之則不患不能用矣

易經如話卷之首終

易經如話卷之一

鳥程盧葆辰子純
婺源汪　紱雙池著
後學　上元鄧嘉純笏臣　同校字
同邑程夢元賡園
同邑余家鼎彝伯

周易上經

三三乾下
乾上

乾元亨利貞

六畫皆奇得陽之純上下皆乾爲健之至天道純陽此對地言故曰純陽其實天自具陰陽也而至健以運行不息言所以發育萬物生生

不窮人秉天之理氣以生與天同體所以浩然之氣至大至剛塞乎天地无所不通但天之生物其理无不正固人或不能直養无害則失其所以生之理而其氣亦不剛不健不能大通矣故文王於純陽之卦占得此而六爻皆不變者則繫之曰其占當得大通而必利在正固蓋能正固則乾而元亨苟不正固則非乾而不得元亨矣○文王卦象只作大通而利於正固解不分四德

初九潛龍勿用

三三乾之姤　此筮得乾卦而初爻動者凡筮卦於陽爻得七則不動二耦一奇則七過揲揲四七二十八也得九則動三奇則九過揲揲四九三十六也

一周公於筮得此卦而初爻動者繫之曰潛龍勿用九爲龍德在初則潛其占宜靜以自守而不可動作有爲也蓋時未可爲其位在下不當有爲若出位而有爲則非龍德矣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三三乾之同人　此筮得乾卦而第二爻動者周公繫之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九爲龍德二則已見見而居二未爲時用故曰在田剛中而其德已顯爲當時所利見之大人占者自審已有龍德則爲人所利見已非龍德則其占爲利見在下之大人如孔子孟子及凡未得位之賢

人君子皆是也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三三乾之履　此筮得乾卦而第三爻動者周公繫之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前乾將終後乾繼之乾而又乾故曰乾乾初爲晨二爲晝三則夕矣居三而動是夕猶惕然也九三居上卦之下爲下卦之上是上有事君之職下有治民之責居職任事是爲危厲之地而乾體剛正以九居三陽居陽位故爲剛而得正占得此爻動之君子爲能終日進德脩業乾之又乾雖至夕而猶惕然不敢即安則有以自盡其職分之所當爲而上可以事君下可以治

民雖處危地而得无咎矣蓋苟非乾乾惕若則不得爲
君子无以事上无以治下而爲凶咎之所叢也凡在乾卦皆爲龍德但以終日乾乾之言於龍无所取故不言龍耳象傳言時乘六龍則未嘗不以九三爲龍也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乾之小畜此筮得乾卦而第四爻變者周公繫之曰或躍在淵无咎離下卦而入於上卦爲躍雖入上卦而居上卦之下故爲在淵凡四爻爲疑位居進退之間故曰或凡君子於進退之際必宜內度之己外度之人可以進而後進否則寧退身以待如伊尹之三聘而後出是也故一進而遂可以有爲於當世不然則出處之際一

有不慎或至失身而不可悔凶咎叢之矣故筮得此爻者當出處之際能慎之又慎或者將躍矣而猶在淵以有待則可无躁進妄動之咎也爻雖不言龍然曰躍曰在淵亦是以龍言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乾之大有此筮得乾卦而第五爻變者周公繫之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九五剛健中正九剛健居五得上卦之中以九居五爲得正全乎大人之德故曰龍進而居五爲飛而在天初二三四象人五上象天以大人之德居大人之位其德澤遍及於天下占者未易以當此其占爲利見在上之大人也五爲陽居上之中故多取爲君位上爻則過高而又爲陰位出位之外矣

上九亢龍有悔
䷀乾之夬此筮得乾卦而上爻變者周公繫之曰亢龍有悔九爲龍德居上則亢且上爲陰位非陽之正是无位也過亢而失位則動必有咎矣故有悔悔者自悔其失之辭以其終龍德也故能悔能悔則不亢矣能位高而心下不敢過亢則亦无悔矣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乾之坤周易占法凡筮得陽爻者皆用九而不用七九動而七未動也其有四五爻變者則又用之卦之七爲占用七而不用九然筮卦動爻恆少也筮得乾卦而六爻皆變則宜占坤之卦象周公以其

自陽而變與本得坤卦者稍有不同故因表陽爻用九之例而繫之以辭以爲卦本純陽然用其陽剛而不知變則恐有過亢之失惟用九則剛而能柔順理而爲所當爲則非不剛健也而非自用其剛其動而无不可爲也見爲羣龍指六爻皆陽言其爲皆順理有爲而非是用也是不爲首也以六爻皆九言占者能以剛健之資而順理而行未嘗自用則亦見羣龍而无首吉之道矣剛者難於得吉吉以无首言之剛而不過然後吉也
䷁坤下坤上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

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六畫皆耦得陰之純上下皆坤爲順之至地道純陰以對天言則曰純陰其實地亦自具陰陽而至順以承天生物言是以天之所生者地无不爲生之天之所涵者地无不爲載之君子效地之順而順天无爲則亦无所行而不通顧地以承天无爲爲順而天之所生所涵地无不可以生之載之則至順而有至健者存其一於順天卽其健也人或以陰柔之資而委靡不振則順非所順而不足以有行矣故文王於純陰之卦占得此而六爻皆不變者則繫之曰人能如坤之至順則其占當得大通然必以順而健行如牝

馬焉則得其所順之正而後爲利也利猶宜也乾爲馬坤以配乾爲牝馬牝以柔順言馬以健行言牝馬順人之所行而能健行以至之人能於天理之所當行者則率循而力行之不敢少違不敢少怠而至於非理之事則有守而不從則所謂牝馬之貞而非委靡從欲之柔矣然終以其質之柔也故不能率人而從人不能斷義而順從利順也不能自立而當與衆皆自安於柔順之正也故又言先而自用則迷後以從人則得而主於順其自然之理能一於順從則衆與之陰生於南而盛於西皆順陽之所生者而爲之成之之方也此只是要人順從言得朋者著其效也苟自爲倡率則衆莫之與陽生於北而盛於東皆爲倡而首事之方也非東北果不可爲但坤道自非所宜耳大抵能安於正則柔道之吉專也安貞卽牝馬之貞也○文王繫乾之辭簡繫坤之辭詳所謂卦有小大辭有險易也於乾不言吉而坤言吉柔固多吉而剛正之難也

初六履霜堅冰至

三爻坤之復此筮得坤卦而初爻動者凡筮卦於陰爻得八則不動一耦二奇則八過揲四八三十二也得六則動三耦則六過揲四六二十四也周公於筮得此卦而初爻動者繫之曰履霜堅冰至霜與冰皆陰寒之氣所凝而霜爲陰凝之始堅冰則陰凝之盛陰動於初而在下履霜之象然人以爲微寒而忽

之抑知由始寒則必至盛寒堅冰之至固在目前耳坤之象地而德配天一陽一陰亦天運之自然然陽主生而陰主殺則又有陽淑陰慝之義卦之中四爻雜物撰德有時位之宜所當觀象惟初上兩爻无位而又爲一事之始終本末故坤卦寓扶陽抑陰之意則於初上發之亦初辭凝之卒成之終也此爻不言吉凶者示人以杜漸防微之意耳冰不能使之不至而豫以禦寒之具則存乎人故不言吉凶也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三爻坤之師此筮得坤卦而第二爻動者中四爻皆有時

有故因其才德與其所處有中正與否承乘比應之不同爲得爲失而繫之吉凶以斷之此爻柔順中正六柔順二下卦之中以六居二爲得正二又正當地位爲得地道之全中則靜體之不偏直卽不偏也所謂人之生也直也柔中之質則非偏於正則庸行之不易方者合於道理而有常也得地道之全卽所謂大言直方之至也占得此爻者果能如六二之柔順中正則是內无不直此心常存外无不方所行皆正爲直方而且大雖於事之未嘗學習者亦能有以行之而无不順矣所謂不習无不利者亦以敬義夾持之久道理已自純熟豁然貫通故雖未經學習之事亦无不利耳其實直方而至於大亦從習學得來非謂一概不待學習也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坤之䷎謙此筮得坤卦而第三爻動者以六居三本非正位而坤卦嫌於无陽則以得三之陽位爲善又坤爲陰之純則不取不中正之位也三章而六含之葢柔而无剛則无才不足有爲六二不爲无剛以其柔中也含章則足以有爲而又以順行之故可貞亦所謂牝馬之貞也三居下卦之上則當出而有爲故或從王事在上卦之下臣道无成无成者代君有成而亦不有其功從王而已能從王事則章然從而含之故无成也○此究竟是柔順之道非人能作爲者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坤之䷏豫此筮得坤卦之第四爻動者以爲居四爲得正位而純柔則无有爲之才又出於下卦之上而處上卦之下當變革之時无才者不足有爲矣坤有囊象以虛純陰則括之括則不止是含也有固守之意以其柔正故能括囊而无咎以其无才則亦无譽矣六二柔中能无不利六四不中故无譽也

六五黃裳元吉

䷁坤之䷇比此筮得坤卦之第五爻動者六五柔順得中上卦中黃中色東青西白南赤北黑中黃亦地之色天元地黃裳下服亦地象古人上衣象地六五位尊而坤體柔中則能自下故有黃裳之象人之恭而自下非可僞爲若心實驕泰而僞爲聲音笑貌於外則人鮮不識矣黃者柔中心之自下裳則由中之黃而外著於裳耳敬恭忠信而由內達外善孰大於此故大善而吉大善只是吉元吉則大善而吉元者善之長也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坤之䷗剝此筮得坤卦之上爻動者是純陰之象之成有陰小滿盈之憂矣故周公復以扶陽抑陰之志繫之而不取地道之義所謂卒成之終也龍指陽言一以見兩間之未嘗无陽一則以陽主斯戰如啓之征扈而書大戰於甘見陽與陰爭也曰戰則陰小之盛而犯分可

知上處位外故曰于野（坤爲國邑野亦國外之象也）以陰爻故言血言元黃著其兩傷也此則所謂堅冰至也

用六利永貞

䷀䷁坤之乾之占法凡占得陰爻者皆用六而不用八六動而八未動也（其有四五爻變者則又用之卦之八爲占用八而不用六然筮卦動爻恆少也）筮得坤卦而六爻皆變則宜占乾之卦象周公以其自陰而變與本得乾卦者不同故因表陰爻用六之例而繫之以辭以爲卦本純陰純用其陰柔則恐不能固守以正惟用六則柔而能剛循理而有必爲之志守貞而有不回之節能永貞矣占得此者亦惟利於永貞則庶乎

无柔靡之失也自坤而變自不足以大亨故與乾之元亨利貞者不同故特占用六也（永貞亦即牝馬之貞坤象以純陰至順爲能順而健行健即純至之義也用六以其皆變而陽乃能永貞惟順而健乃能固守也實皆戒辭也）

䷂震下坎上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震陽動於重陰之下其象爲雷其德爲動坎陽陷於二陰之間其象爲水其德爲險（象者形下之器德者形上之道）坎在上則爲雲爲雨此卦以陽動於初而上遇險陷故有欲上而未能達屯唯未通之象凡震體在下陽動於初則多以初爻成卦之主（无妄隨震屯復皆以初成卦主惟噬嗑益頤別取）故文王屯卦之象主初而言動而遇險雖屯在一時而居險能動則有必達於上之勢故不惟可亨而且大亨（凡訓大而亦有始意有始則必亨若重震則初四二爻皆震主故震只言亨而不言元亨也）然屯之所以能大亨者以九居初剛而得正故坎險自不得而遏之若占者在己有未正則動非所動亦无以亨矣故必利於正也利於正則未可遽有所往矣（凡妄動則必失正矣況在險則未可遽動之時也）是非不往也能以剛正處下民心歸之則利於建以爲侯（震爲長子自有侯象）蓋己有其德則自爲民所戴已无其德則宜推賢者而君之所以濟世之屯難也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

三三屯之比以九居初剛而得正震體能動志在進而有爲於當世然位方處下而前有險陷則未可以遽進故磐桓焉（磐圓器桓圓柱也處盤而不出然利於居正而抱柱而不離皆動而不進之意）然利於居正而己蓋妄進則失其正而无以能進居貞則可進者在我不患其終於不進又初九以剛正之貴而處二陰之下以成卦主是能以貴下賤而得民心之象能有剛正有爲之才德而得民心之歸則利建以爲侯矣此所以終能濟者也（以初九成卦主故爻辭與卦象略同）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屯之節 六二柔順中正上應九五然五陷二陰之間坎水下而不上其勢衰矣（既濟九五其象亦然）而初九成卦之主震剛動而上行以迫於二非六二之陰柔所能禦也故處屯難而遑回不可行其乘馬亦班如分散无可行之具也（初九以上之遇險爲屯六二又以下乘初九之迫爲屯此各爻因時位取象也乘馬班如以其處柔无可行之具言非以指初剛言又班如亦人心離散之意）初九剛正志在濟時固匪寇也其迫於二亦求婚媾耳（欲其來服之意也重婚曰媾）然六二五之應也在初可以求二在二義不可適初故女子貞不字至於十年之久則數窮理極而名義之定終於字所當字也（字亦作歸於夫家意解）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屯之既濟六則陰柔无才居三則志剛而欲有爲以六居三不中不正（非下卦之中不中以陰居陽其位非正以後皆放此）則妄有作爲居下无應則勢卑而寡助（居下在上卦之下也三位與上應上亦陰爻則无應是）即鹿而无虞人爲之引導（虞人掌山澤之官爲指示山林禽獸之路者即就也冒昧以行惟入于林中已耳六三前近坎險林中指坎險也）君子有見幾之明知其不可則不如舍之而勿逐若必於欲往則取羞吝而已（此如後世項藉公孫述陳友諒之徒之類是也）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屯之蹇六四以柔才入於坎體事勢方艱而无可行之具乘馬班如矣然處柔得正而初九以剛正應之若求初爲婚媾則可相助有爲往吉而且无不利矣四非能往者以附於初故可往也（往謂往而有爲也凡卦以下行爲來以上行爲往勿誤以往字作往就初九說就初九意已在求婚媾一求字中矣○此卦主於初九故以應初爲善不取君側大臣之象）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屯之復 坎體中實非无膏澤而方在險中屯難之世六二正應忠貞而无才則不足以相輔初九得民於下成卦之主動而上行九五雖賢大勢已去故雖有膏而屯之未能遠施以之小事則得正猶可得吉（小事如自治之事）

以作大事則雖正亦凶矣（大事如征討之事）此時位固然也（爻辭及象傳之文甚明不必委曲作他說解○東周之衰及明懷宗皆類此矣）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屯之益 陰柔无才居上无應以屯之時處險之極无一可行之具乘馬班如惟泣血漣如而已（泣血亦因坎取象）設以陽剛處之則亦屯難將解之時也

䷃坎下艮上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艮陽止於二陰之上（極上而止又以止二陰）其象爲山其德爲止

坎在山下則爲始出之泉此卦以坎在山下則爲險阻蒙昧之地內險而未通外止而未能進則爲蒙昧之人然蒙者未闢之地而非不可闢未通之人而非不可通也山下之水因勢而導之則流矣蒙昧之人因所明而啓之則通矣故坎又爲通荀九家易有之卦體九二剛中爲內卦之主爲主與成主畧不同成主者卦之名義以此而成爲主者以此爻爲主也陽明陰暗坎水中實之象有學通流能教之象是能因可通之道而隨時發之以開人之蒙者人本各有可通之道九二因其所可通而通之使通故曰蒙亨言蒙之可亨也上下四陰蓋皆賴九二之發而艮爲少男其體篤實有童蒙之象六五又正應九二是有誠

求之志者故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我九二也又必其本於最初一念專一誠求則迎其幾而告之其或至於再三則是其問非出於誠不能思繹抑或者愚不可通其問瀆矣瀆則不告以告之无益而吾言爲反輕也凡此待求而後教因誠以施誨皆教人者時中之道此以上皆發蒙之方然聰明人所固有故不患蒙之不可通而尤恐所以通之者之失其正通之以邪則聰明日開於邪矣通之以正則聰明亦日達於正矣故亨人之蒙者尤必當閑其邪僻之心思而日導之以義理之正使童蒙之耳目心思皆日習熟於正焉是則所以養之也故又曰利貞

林次崖混發蒙養蒙作一片說其說亦非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三三蒙之損陰柔在下蒙之甚亦蒙之初也發其蒙以通之閑其邪以養之皆正當於此時不有以使之知畏則无以發其蒙矣是必利用刑人虞書扑作教刑學記夏楚二物收其威也然又宜有以動盪其天機優游其神志而後蒙以漸亨故當有時而用說桎梏若一於嚴威以往而桎梏不舍則蒙之神志困苦而天機愈窒不足以發蒙而在我反以取吝矣此亦因初而泛言發蒙之道也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三三蒙之剝九二以剛德能發人之蒙而上下四陰皆其所統然蒙之質性不齊則教人者當因材而施教九二剛而得中是能有教无類而大爲包容以涵育之者已之德有以及人而人亦各得有以成就吉之道也又以陽受陰有納婦之象以剛中者納婦則能刑家而吉矣又六五柔以應二九二剛能有以承五是以下而能任上之事爲子之克其家者也只包蒙是本象其下二項則周公所以廣占蓋筮者非必爲一事周公所以教人推廣者則无不可通也此爻而備言師友夫婦父子之道則人倫已无不該矣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三三蒙之盡六三上爻之應也而三比於二陰柔不中不

正爲勿用取之女何則不中不正則不能自守而惟情欲之流但見有以金賂己之夫則不有其躬本義必言以金賂己而挑之者非挑之使不有躬也使取女而得此无攸利矣周公蓋因亦无緣不有躬也使取女而得此无攸利矣周公蓋因納婦之占而又設此象若例以發蒙言則三之比二爲當得吉而陰柔不中不正不能專以應上之象不出矣是以別取此象以盡情事之宜蓋以九二包蒙言則二可以包三以六三應上言則三不宜比二也

六四困蒙吝

☶☵蒙之未濟能發人之蒙者九二也三與二比五與二應而四獨遠之又无他應則蒙无以亨困於蒙耳是可羞吝也

六五童蒙吉

☶☵蒙之渙以六居五其位尊矣而虛懷順聽以下應九二是其純篤誠一之致爲童蒙焉艮體篤實又爲少男求之者誠則誨之者亦自无不竭其啓沃之誠焉其蒙可亨作聖有基吉之道也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

☵☷師之上九亦陽剛且在上而不取爲發蒙之主者九二剛得中而上九剛過以在上則是剛而過中九二坎體能通而上九一於剛止也治蒙亦宜剛而一於剛嚴則是日繫其蒙雖曰教必以正然而多所傷害似於爲寇矣非所利也惟是嚴以閑其非僻之干以養其聰明於正如爲之禦寇焉則其嚴不爲過是亦利之此亦因上九之剛止而泛言發蒙之道卽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之意而凡待人之道亦皆可通也

三三乾下坎上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需者從容有待之義卦本以乾遇坎險乾體之剛上行而乾德恆易以知險故從容有待而不遽進故卦名需文王則以此卦體九五中實陽剛中正以處尊位其盛德光輝自足以感通於人而何險之不夷故不必遽有作爲而惟是守吾之貞從容以待則雖涉川之險亦无不利矣人能如卦體之有孚謂坎五則亦光亨矣凡水中實上接於天天之光反映於水如九五之中正則亦貞而下亦以光而通卦有此象得吉而且利涉大川矣九五之剛與乾同德乾之易而知險卽九五之易而知險故乾之能需卽五之能需故文王之假象如此彖傳言位乎天位亦此意也○屯以初剛成卦主而卦名屯故九五亦以處屯爲陷於二陰之間需以能待爲義則九五之剛中有孚正能待者而需則不取陷義也天下當事則有險无夷見以爲險而不敢承則非乾而无能濟之事不知其險而冒昧以往則必陷於險而敗事喪功矣君子无眾寡无小大而皆將之以戒懼詳審之心然其所以處之者則從容展布盡吾之所當行而實心以

行之不參以見小欲速計功謀利之私焉而至誠所感
正直之行究之无險不夷无不可濟是則所謂能需也
是則需之道文王之意也

初九需于郊利用恆无咎

䷯需之井卦以險在前故需以不陷於險爲能需以九
居初去險爲遠剛正有守是在郊而已需者然剛性上
行或需不能久占者利於用恆則无犯難之咎矣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需之既濟九進居二稍近險矣是及沙而需也沙水際也故
小有言語之傷高隱者譏其栖栖攘臂者譏其拙宦之類然剛中自守能寬

裕以處之終於吉矣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需之節九三過剛不中迫於險而後需實是不能需
而需可如何是需于泥也泥則水所浸之地而不可行矣禍患之至實以我
之不能需致之耳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需之夬六四陰柔无才而冒入於險見傷害矣需于
血也血坎象亦陰象然柔而得正正以其柔故有傷則需而不
敢復進可待時而出自穴也穴在坎旁空處坎中則水又有穴象

九五需於酒食貞吉

䷊需之泰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所謂有孚光亨者
也實德久孚於人心惟是恆德不渝而天下自化需於
酒食正固而吉矣酒食亦取坎象爲水酒也中滿食也需於酒食言无爲
也不取陷義以九五爲能需之主也乾體三陽則不成
有乾德者爲卦之主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需之小畜以陰柔處險極入于穴矣六四初入坎體可
坎體已入於穴出自穴上六深入陰柔无能出之才然下應九三陽乾體需之
已極而連類上行在上六亦若出自意外者故爲有不
速之客三人來柔不能禦而下之正以其柔故能不妄

動而敬順於陽得以終吉亦能靜以需之意也陰居險
極本凶象然此卦以需爲義故柔順亦不失爲能需且九三本其應也

䷅坎下乾上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上剛下險多訟之原內險外健好訟之人此險彼健致
訟之事文王取九二坎體中實无應一陰一陽則相應二五皆陽爲无應
爲有孚而見窒不獲自伸之象坎爲加憂有惕中之意
卦變自遯三二剛來居二上行曰往下行曰來此遯之九三來爲訟之九二也卦變
雖止互換一爻而實各有定序須觀朱子啓蒙圖始得其詳不得志於外而遯反於
內以成坎體中實加憂之象變自某卦來亦各有意義如此人苟以有

孚見窒之故而訟則人情亦非得已而訟非虛辭且惕然於中則能懼而无必勝於人之志如是而訟宜可以得吉矣若恃其剛健之才以求勝人而終訟如乾上之過剛上人則凶道也此皆聖人假象以告人以爲如是乃可訟如是則不可訟實皆不欲人訟之意也又以訟非中正之大人不能聽之而得其平而九五剛健中正大人之象也故利見大人又兩象以健履險則必陷矣故不利涉大川涉大川卽剛險倖勝終訟之意也以乾過險則需以乾履險則陷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訟卦以爻位相應爲相訟初與四訟而四剛初柔四尊初卑勢不相敵柔而在下非能有終訟之才又處事之初故不永所爭訟之事惟不得已而小有爭辯之言耳初雖不免於訟而不永所事則終吉矣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二三訟之二與五訟彼此皆剛而二又險之主好訟者也顧五尊二卑勢位不敵必不能勝矣以其處柔則猶不過於剛故既不克訟乃歸而逋竄自守其邑人三百戶以不敢復爭邑者以坤爲國邑而二居坤體之中也三百戶蓋以下卦三畫言此卽卦變自遯來剛來而得中之象始雖果於訟而逋則可以无眚矣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二三訟之姤三與上訟上剛三柔處三則亦欲訟而柔則不能訟故勉於食其舊德亦如邑人三百戶之類祖宗有功德者乃世守采邑故言食舊德○凡剛爻則健訟柔爻則不能訟以剛而處柔則不能終訟惟上九爲剛之極則終訟食舊德自守之貞也六三非正此以食舊德爲正耳然且以危厲自惕則雖厲而終吉此不但无爭之道也則或出而從王之事亦惟是從上所使而必无成功蓋以六居三則或志在有爲故又言如此

九四不克訟復卽命渝安貞吉

二三訟之渙四與初訟非不能勝也然以剛處柔則能自疑而不求必勝以復安於命命正理也始雖欲訟變而自安於正如是則得吉矣四亦非貞不訟其貞

九五訟元吉

二三訟之未濟九五陽剛中正居尊爲聽訟之主有孚窒而惕中者利見此大人則窒必獲伸矣大善而吉也而吉亦只就訟者言見其爲屈而獲伸之吉非倖勝之吉也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二三訟之困處卦之終用剛之極終訟之人也以克訟爲榮如或錫之鞶帶焉然勝豈可常此偶然耳健訟不已必將以訟而致辱不終朝而有三褫之者矣此終訟之

凶也

䷆坎下坤上

師貞丈人吉无咎

水藏於地中兵寓於農中古者出師之大法坤爲衆爲國㠯卦體九二一陽統治衆陰師之主也將也以在下故爲將六五柔中應二又用將之主君也文王以師者民命所關非可輕用以正人之不正則不得已而用之故出師必以貞然使雖名正言順而任將非其人猶凶咎之道也九二剛而得中剛則有任事之能剛而得中則无過舉之失老成練達所謂丈人也如師出以正又得丈人

而用之則有戰勝之吉而无不正失人之咎矣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坤之臨師之周公因初爻而泛言用師之道言師之出必以紀律如前後左右之局步伐止齊之節皆當嚴以定法如律管之圓徑長短不可以絲毫紊焉所以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如或失其紀律則衆不可用否臧而有覆敗之凶矣此亦初辭擬之也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坤之師九二剛中才德具備所謂丈人能以衆正者也以在師中有制勝之吉矣且又得六五之應王之寵任加之再三錫命焉九二所以能展其才也

六三師或輿尸凶

䷮升之師六三陰柔才弱不足任事居三志剛妄有作爲非能有功且或輿尸而還矣凶坎爲輪坤爲輿六三陰故取輿尸之象當輿之下而上載羣

六四師左次无咎

䷧解之師六四陰柔才弱不足有爲然柔而得正不敢妄進故知難則左次以全師師以右爲進以左爲卻次舍止也雖不能有功亦无喪敗之咎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坎之師六五柔中之君非好用師者也而或至命將出師則必以敵加於已不得已而應之如田有害稼之禽故利以執之云耳言字只作語辭看○此已見慎重用兵意然出師以正尤貴任將得人苟既命老成之長子以帥師以九二才德言則曰丈人以人君任將言則曰長子而又命不更事之弟子以分其信則信任不專必至於輿尸師出雖正而亦凶矣所宜深戒也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蒙之師以用師之終故言成功封賞之事不於上六爻位取義功既成矣則宜有以報之故大君有命謂策命功大者錫土而使之開國功小者亦予采邑而使之世承其家然

有功皆所當報而成平之後任政尤不可不擇人若小人則雖有功而不可用之使任政也此節說本朱子語錄與本義程傳皆稍異蓋使有才之小人於師亦未必无功既有功則不得不一例封賞難言但優以金帛也或於中別有處置可耳

䷇坤下
䷜坎上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水比於地不容有間地中藏伏之水則見爲師卦體惟地上道流之水則見其比卦體惟

九五一陽陽剛中正以居尊位上下五陰皆附而從之人君得民心之附吉孰大焉然人心之比附未易當也身居民上凡有得失天下皆耳而目之苟非有長民之

德无不息之誠則眾咎叢之无以當民之比矣是必筮者重複自審在己有元善長永貞固之德亦如九五之陽剛中正焉元永貞亦只是陽剛中正乾之德也元即乾元善之長也君子體仁則足以長人矣永貞即乾元之統天而亨利貞統是矣然後有以當比之吉而无咎夫如是則不甯之方且莫不聞風而來附其有亢戾而後至之夫則彼自取其凶耳末句亦爲欲比人者言之使知早自擇也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

䷇比之屯卦之羣陰皆比於五者也而爻位之或比或應異焉以有吉有凶初陰遠於五然因比之初而泛言比人之道以爲人之相與以誠而已而中之誠否即於最初一念見之果其有誠意以交孚則比人有誰不我與比之无咎矣夫比人本當以誠非爲有求於人也若以有求於人而用誠則其念已不誠矣惟是心本无求而一於推誠相與有孚之積至於盈缶則積誠所感雖非求吉而人无不助之終來有他吉矣此亦因初六无應則未有私繫故言之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比之六二柔順中正以上應九五自內卦而比於外卦本已之中誠以上比於君是得比之正而吉者也

六三比之匪人

䷇比之陰柔不中不正是以柔媚比人者也近不五比遠非五應而乘承皆陰所比之者皆匪其人矣凡以之道比人則與比者亦皆小人而已

六四外比之貞吉

䷬萃之六四以柔正者上比於九五順以從君而非邪媚亦比之得其正而吉者也凡卦下爲內上爲外此卦四與初本不應不必以不應初而比五爲說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坤之陽剛中正大公无私萬物一體明顯其元永貞之德以比天下不違道以干譽亦不拂民以從欲故

其來附者則順而受之如不寧方來者其不來者則聽之如所謂後夫如王用三驅失前禽焉田獵之禮虞人張圍三面而闕其一面用輕車疾驅以驚起其禽獸皆自右而左行其射者亦左從以射之故所射之禽皆自右達左而當面來者不射橫過者亦不射是以面傷者不獻踐毛者不獻不成禽不獻其逆而出圍者則聽之故曰王用三驅失前禽也講者多誤而其邑人以坤爲國邑比亦曉然於上之意不相警誡以求必得蓋无私之至人自无不共體其仁誠也吉莫大焉

上六比之无首凶

☷☷比之觀无首卽謂其无長人之德凶

☷☴乾下巽上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巽一陰伏於二陽之下其象爲風爲木其德爲巽爲入伏則有深入之意陰性柔順以入於陽而陽亦入之風无穴不入木之根歧而入土又皆以柔而深入委曲也下乾上巽巽爲陰卦一陰爲主也而風能止物乾性上行爲巽所止如逆風行舟則爲風所止又乾之三陽爲六四一陰所止是以陰小而止陽之大也然以陰止陽又四以一陰而止三陽則能止而不能久小止之而已故曰小畜畜敎六反止也讀作旭字之音者誤陽爲陰所畜則道不得行而不亨矣然文王謂陰雖得位而能畜乾然卦之德內健而能有守外巽而不至爲陰小所忌卦體又陽居中位謂二五猶得以行其志則陽猶有可亨之道蓋小人雖得位近君而衆陽猶未之與陰勢尙孤且巽於陽而未能肆其慝如密雲不雨自我西郊焉密雲不雨言陰陽未合也自我西郊言孤陰未能有爲也就陽言之則猶可亨就陰言之則勢未大皆一時小爲所畜而已然皆危辭也及此時而不早圖則將不得亨矣此見易爲君子謀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小畜之巽此卦分兩截各看內卦以三陽爲主陽欲上行而六四之陰畜之則不得行其志矣故皆以不爲所

畜爲善爲不入於小人之黨不以其媚悅而親之不因其勢位而下之也外卦則以六四爲主以下之三陽爲彊禦難畜之民而四與五上則能合力以畜之也隨爻位以假象各言其所處之當然而已初九剛正乾體而上與六四正應似入於小人之黨而有咎者然地與四遠而能以正自守其進而上行也吾自由吾之道四之一陰亦未能我畜焉此卽所謂尙往者也如此則何其咎焉所以吉也何其咎固似有咎而吉言實何咎也

九二牽復吉

☴☰小畜之家人九二漸近於陰矣然有剛中之德又得衆

君子之助則與初陽牽連而復進陰何得而畜之此卽所謂志行者也吉之道也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

三三小畜之三與四比日近小人之側不能不與之親而四復能以柔巽入之入於其黨爲其所畜而我道所不行矣是輿說輻也輻車輪轅也脫其輻則不復行矣然本剛正君子也初惑於小人之媚說而信之繼因其所行之專擅作慝則又不能平而忿與之爭夫妻反目焉婦人於夫初必媚之及夫既說其婉昵則漸交專行夫不能制而婦反有以脅其夫矣此交如寇萊公之於丁謂然既爲所畜則亦終无可復行吾志也觀說輻不行之義則可知初二兩爻復字爲進行之義而非復還之義矣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三又三小畜之乾陰柔力弱一陰勢孤而以畜下之三陽宜有所傷而多憂惕矣然六四柔順得正巽體善入而位近君是能以柔巽交孚於君而君亦納其順而孚之得陽之助以畜在下之彊悍必能有成其傷害可去而憂惕可出可无不勝任之咎矣血亦取陰象此只以六四言則居陰得正而巽非惡德自不得概以小人目之而禁止彊暴亦大臣之宜也惟就通卦言則以陰爲小人幷五上亦成陰卦矣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三三小畜之大畜四以柔巽交孚於陽而二陽亦以其柔正而孚之彼此交孚以成巽體同力畜乾其有孚攣如矣攣交固貌而九五以剛居尊尤有富厚之力以以其鄰鄰謂四與上此其所以能畜乾之剛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三三小畜之需小畜之終畜道已成故復以君子之見畜於小人言之巽體至上爻而始成是陰之畜陽至此而始凝固也蓋五上二陽合六四爲巽體以成陰卦巽陰卦也而同力畜乾亦一時竟爲所畜是始之密雲不雨者今則既雨矣始之尚往者今則无可往而既處矣良以陰能巽入於陽而陽爲所入則尊尚陰德以積而載之故至此然陰之處此豈可安乎以陰畜陽雖貞亦厲如月之幾望坎爲月此爻變則坎爲滿矣虧卽乘之矣謂小人雖勉行以正而攬權亦非吉道也女主臨朝閹寺執政縱使能賢亦豈吉道卦之六四非不正故以貞言之若君子於此而猶欲有行則必凶矣

三三兌下乾上

履虎尾不咥人亨

兌一陰見於二陽之上坎水而塞其下流其象爲澤其德爲說和順外見也兌體在下則澤爲瀦水如雷澤震澤之類此卦及臨節

是也在上則澤爲膏澤雨澤（夬萃咸大過是也）此卦兌不乾上以兩象言則上天下澤高卑定分爲人所當履以兩體言則兌履乾後而進行之義文王蓋取卦體爲斷虎謂乾也乾取於虎者以對兌之柔而言其剛也人之所行以剛應剛則必有所傷折惟人雖剛强而我以和說應之則人之剛不我害矣是履虎尾（尾猶後也）以進而不至於咥人也（闔人酒謂食爲咥）人能如是則可亨矣

初九素履往无咎

二三履之訟剛正乾體而和居履之初上无所應未有私繫率其天真以行爲素履以往无咎之道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二三履之无妄剛中自說外无繫應獨行其道而坦坦然寬廣自如是草澤中之幽人雖未見用於時得正而吉者也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

三兰履之乾統一卦而觀則以兌說爲成卦之主故能履剛而不害然亦以剛中而柔外也若就六三爻位觀之則陰柔不中不正才弱而志剛之象矣離中虛爲目而三陰在上則眇兌爲毀折而在下卦則跛以六居三而履乾後（或以履下二陽爲說大非）本眇而自以爲能視本跛而自以爲能履以此履虎尾必至咥人之凶矣此武人无所知識无足有爲而自恃其武爲于大君者也豈惟自害且肆其害於人矣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

二三履之中孚五之以剛居尊虎也九四剛不中正而履其後亦危道矣然處柔則能自危愬愬然有戒慎之心是可終得吉矣（此所謂危者使平也）

九五夬履貞厲

三三履之睽陽剛中正以居尊位是履帝位而不疚者然以九五之剛則行无不決以下卦之說則言莫之違无所匡救而夬決於行雖正亦危矣君子宜知惕也（此所謂易者使傾也）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三三履之兌此爻於履之終而言所履之成謂吉凶何常惟人自致人當自視其所履之終以考其祥（祥兼吉凶言）如其自始至終皆周旋而无闕則大善而吉矣或其少有所闕則吉且未易言也（此對素履而成之終凡人之踐履有始雖善而改節於終者故必於履之終而後其祥可考以一事言則視其事之成以終身言則蓋棺事乃定也其旋者至善之謂也）語雖未定其吉凶而垂戒深矣

三三乾下坤上

泰小往大來吉亨

天上地下此定位也天氣降於下地氣騰於上此天地之大用所以行鬼神而生萬物也使天地之氣不交則无物矣此卦有三義乾下坤上是天地之氣之交也君禮其下下忠於君是上下同心之交也以卦體卦變言則陽來居內陰往居外卦自歸妹三三來六往居四九來居三（歸妹之九四下爲泰之九三）是皆陰往而陽來又氣運之泰也（以卦變言象辭往來二字乃更明白）文王取卦體卦變言故曰小往大來以時言則春夏之生長以國言則君子方用事吉而且亨也（吉猶言好事亨則治道之四達也）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三三泰之升此卦周公以內三爻爲泰運之漸開外三爻爲泰過而將否初九泰運之始三陽連類而進如拔茅而連其茹（茹茅根也則其彙與之偕上彙亦類也叢生之類也茅之根下不必同本而交相糾結拔一茹在下初象也天下有道而見其茅則必有數茅連起）征吉矣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三三泰之明夷保泰之治宜剛以有爲而剛不可過九二剛中乾體上得六五柔中之君虛懷以任之是九二當保泰之大臣之任者也方泰運之開天下不无荒穢之未盡除而苟以察爲明除之太急是必滋之擾也宜寬以容之簡以安之而包容荒穢以俟其自化焉然非曰无動爲大也凡大經所當正而未盡正大法所當舉而未盡舉者則宜用馮河之勇致其果斷與其剛決以正之舉之則包荒非廢弛矣泰運之開德化或未能遠播而或謨之未訐圖之未遠是安於近小也宜堂陛而預四海之謀目前而存萬世之慮而不遐遺以敷其德教焉然非內多欲而外施仁義也凡在內而宦官宮妾之寵在外而阿比偏黨之私則皆斥遠而勿復私之昵之亡其朋焉則不遐遺者皆實政矣誠能如是則剛而不過

得尚于中行矣夫然後可以爲保泰之大臣也與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三三泰之臨泰將過中矣氣化之盛衰治亂之循環无有平而不陂无有往而不復者然氣運存乎天而挽救則存乎人忽之則亂必生艱之則治可保九三剛正君子而處危地能惕厲艱難以守其貞乃可无致亂之咎然非徒憂其必陂必復運數有信然也盡吾日用之常行所當行泰可保而有福矣（艱貞如禹謨所謂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也此中有儆戒无虞之意有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多少事業）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泰之大壯陰本居內者也泰已過中則三陰翩翩來復不待富强之力而能以其鄰陽實言富陰虛言不富以四以之也鄰五上二爻也不待告戒而自相孚信矣爻皆爲陽危之之辭翩翩二字便有輕意不必泥爻位而別求能率君子事君之象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需之六五以柔中居尊而下應九二之剛中不可例以羣陰取象故以爲能任賢保泰之君而爲泰之主爲主與成卦主不同故爲主多以五爻尊位言如帝乙之歸妹是忘其貴而柔順以下交者也虛己任賢以成泰交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亦謂此也一人之福祉天下之福祉也大善而吉不然則亦凶爻而已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泰之大畜泰極而否上恬下熙則亂生而不知戒嚮之成城者今隳壞而復于隍矣當此之時人心久懈則欲撥亂者非可以力爭勿用師也坤爲衆故多言師惟當勉於自治鑒其恬熙之失而自邑時爲告命以自治之焉國邑亦取坤象庶幾不失其貞然至已壞而後圖則雖貞亦吝矣非謂亂不可回但異其圖之已晚觀象傳可見

䷀乾上䷁坤下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天地之氣不交君驕臣媚而志不孚則否塞而非人道不利於君子之貞矣君子之貞乃人道也卦體卦變陰來居內陽往居外卦自漸三三來九往居四六來居三漸之九三漸之六四下爲六三而皆失位以漸而成否泰自歸妹亦以歸得位而成泰可知是皆大往而小來以時言則秋冬之閉塞以國言則小人方用事也之匪人三字作衍文看更順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否之无妄否卦以內三爻爲小人用事外三爻爲君子揆否爲泰而皆寓扶陽抑陰之意焉初六當陰長之時及二三連類以進亦拔茅茹以其彙之象但進而用事士人之志而初陰始進其惡未形其偕進非可以勢禦也但勉之以貞而已果進而以貞則吉而可亨矣蓋不勝冀幸焉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否之訟君子小人非其臭味不相容者也六二陰柔而頗中正是小人中之能包容以承順於君子者泰二包荒君子能容小人也否二包承小人之容君子也夫小人而包承君子在小人爲吉道矣如金英不害辭文清張永不害王陽明然在大人則宜安守其否庶幾身困道亨不可以小人包承於我而遂自喪其守也

六三包羞

䷠否之遯 陰柔不中正志存忮害上人小人之尤也陰謀機變亦可羞矣但終以才弱居下下卦則欲傷善而未能下三陰則陰陽之勢亦猶相敵陰未爲大盛也包涵其所可羞者而已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否之觀 否已過中天有將泰之運矣此文命字宜作運字看迎天之體而撥亂反正非剛者不能然過剛則作爲太驟或反以害之九四以陽居陰剛而不過是能從容審處而无太急无漸之咎豈惟一人之福疇類三陽實皆離其祉福也離麗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於苞桑

䷋否之晉 否極將泰而九五陽剛中正有其德居尊御下有其權是能休時之否者然非有大人之德則何以休否是必德如九五之大人而後獲休否之吉也顧德位非可恃也恃其能休則召否矣又必時存戒懼自念爲其亡其亡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則身安而國家可保天命之在我有繫於苞桑之固矣苞桑叢生之桑其根最深固者也不惟休否且以保泰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否之萃 陽剛有傾否之德否終當轉泰之時能盡傾其否者也休止其否也傾則盡除其否也方未傾之先固嘗否也及既傾之後則可喜矣

䷝離下乾上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離一陰麗於二陽之間其象爲火火中虛而剛明外著其德爲麗陰麗於陽陽亦麗陰火在上則爲日火合雷則爲電其德於人爲文明此卦乾上離下天在上火炎上是火上同於天卦體惟六二一陰得位得中而五陽同與之人所同與故曰同人文王以卦德內文明則見理明外剛健則行道勇又以二之柔順中正應乾之剛健中正則是接人行事又皆能合乎天道之中正是皆大同而无私也人能大同於人而无私如同人于野焉則所行无不通矣其无私中虛之明其大同應天之健以健而行雖大川之險亦利涉矣人明而不健則所行亦不然所以通而能涉險者正以其文明剛健之德發皆中節而合於天所以能通乎天下之志此君子之正道非君子則不能然也故又曰必利於君子之貞不然則私比而已安能大同哉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同人之遯 剛正居初未有應與无所私繫是同人于門前二陽爻有門象於門而非於家言无私也但未大耳无咎之道也

六二同人于宗吝

三爻同人之乾就一卦觀則六二同人之主五陽皆其所應也就六二爻位觀之則六二有所繫應卽非大同之道矣同人于宗者同其所同而未能大同也故不免於吝非謂二不當應五但謂二自不合專止應五也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三三同人之无妄就二成卦主言不當僅與五同就三四言則六二爲九五所同而三四不當强求以與之同顧卦惟一陰則凡陽爻皆欲與之同而陰陽相說之情近比者爲甚三无應而近與二比是以欲强同於二而又懼

五之爭故伏戎于莽隱以敵五離爲甲冑戈兵故取伏戎之象升其高陵俯以窺二三處下卦之上故爲高陵然求非所求敵非所敵終不可得雖至三歲之久不能興起也猶言故不來也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三三同人之家人九四亦无應而欲同於二者然有九三隔之必踰三而後得與二比是以將乘墉以攻之墉墻高而內外之限也此以象三也然居四則剛而不過爲能疑而自反知非所求故弗克攻而得吉也攻猶取也此非攻三欲攻二也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三三同人之離二五正應六二固九五所同之人也而三四隔之凡陽爻則隔若陰爻則不隔則不得同矣故先不免於號咷哭也然義所當同物不能間終遂所同所以後笑樂之顧三四剛爻亦强敵六二不能越二陽而我合也必我以大師克之而後得以相遇也言好賢樂義者亦當用力以求也此九五不取君象求同於人而不能猝得非人君之事也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三三同人之革上九以孤陽居遠地遠不與柔應近不與柔比求同於人而无與同同人于郊也郊國外上出位之外也然同人而非所同則有悔如三四是也且同失所同則如此三之比匪也同人而无與同則亦可以无悔无所得亦无所失也凡言无悔者亦不足之辭不得疑以爲亦无私之義

三三乾下離上大有元亨

火在天上无所不照六五柔得尊位上下五陽皆其所有是所有之大也文王以其乾健離明是內有實德積於中而盛德輝光著顯於外此與同人之着明健二字略有不同居尊應乾是中无私蔽而所行合乎時中當大有之時而又有如是之德則所行无不大亨矣德位之隆无踰此者元亨之外无贅辭焉卦德卦體已具有貞字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大有之鼎 大有之時所有既大則機務亦煩機務煩則利害雜矣人知有大有之樂而不知保此大有之艱則每至縱恣荒驕奢汰侈而凶咎反叢之矣初九剛正乾體率其天性上无應與未有私繫又方居大有之初則未生其縱恣驕侈之失是无交害而匪咎者也（不曰何咎）而曰匪咎者見大有所在卽咎之所在必如初九之无交害則匪咎也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恐涉歷之久而淫恣生怠荒萌焉則交害矣是必克艱以處之兢兢業業履薄臨深制節謹度不敢有一念之縱逸庶終始如一能保有大有之休而无大有之咎也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大有之離 九二剛中乾體具有爲之才而能勝大任者是大車也得六五虛中之應是推誠委任以共治大有之世而用之以載也（大車亦因大有而言）君固明於用人而臣亦實足以勝其任大車以載可以大行其道於天下有攸往而必无敗績覆壓之咎矣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大有之睽 九三居下卦之上爲公侯之象而當大有之世下卦三陽皆其所有也六五柔中接下卦之五陽皆應而與之而九三剛正則不私有其有以享獻於天子此卦五陽皆六五所有則皆應於五非若鼎革三不與五應之例也臣道固然故不言吉然使小人處此則自大而驕據爲私有而弗克當此爻之占矣（亨亦謂每歲貢獻之常）

九四匪其彭无咎

䷍大有之大畜 四爲君側大臣六五柔中之君而九四以剛近之有僭逼之嫌矣然以九居四不敢過用其剛則不自有其盛匪其彭而可无僭逼之咎也（彭之訓盛詩云出車彭彭是蒼草馬之衆盛也）三享天子有自然之意四匪其彭則勉然之辭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大有之乾 柔中居尊虛已以應九二之賢卦之五陽无不與之厥孚交如於天下矣（中實爲孚中虛亦爲孚中實以實心與人也中虛无私心而大公以相信也）但以君道貴剛而一於柔順恐人雖愛之而未知敬之也六五固非過柔然要若不足於剛者是宜更嚴於自飾以使人儼然望而畏之則威如而天下皆不敢生其慢易之意矣必如是而後爲有其大有之全吉也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大有之大壯 以剛居上其才裕矣其位崇矣然五陽皆應六五則上九亦與六五者也處五之上而下從六五

誠以感於六五之孚而上亦踐履以信感於六五之順而上亦思盡其順竭其信順以尊尚六五之賢故雖居五之上而能下以從之自居位外以上從下尤人之所難也誠如是則自天祐之吉且无不利矣卦以六五爲能有其有爲義（餘五爻皆以不）

☶☷艮下坤上

謙亨君子有終

艮山坤地以山之高而自處於地之下其心止於下而不過其行一於順而不乖九三以一陽止於二陰之上爲內卦之主而蘊於坤之地中不顯其功於外皆有而自忘其爲有歉然不足所謂謙也（今人心本自以爲有而外姑不敢自有以示謙抑則是爲耳此都將謙字看錯）人能謙則自无不亨方其歉然自下似於屈而行无不亨則有終矣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謙之明夷（初六以柔順止於下引分自安謙而又謙處下己謙柔順又謙）君子之行也率此以往雖大難亦无不濟用涉大川而且吉矣（用涉大川用此謙謙之行必處險難也此非其有才能濟正恐人說他无用故云然耳諺所云謙和天下去得是也）

六二鳴謙貞吉

☷☳謙之升（柔順中正實有歉然自下之意存於中而見於外者自无往非謙和之度人皆以能謙而好之謙極有聞得正而且吉矣（謙本於中謙之正也謙以求聞則非謙之貞矣）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謙之坤（九三以剛正止於下卦之上而居坤體之下成卦之主上下五陰无不與之有勞而不自以爲勞抑然自下君子之自處如此然勞之所著眾莫不知勞不自勞其勞愈光有終而且吉矣此爻成卦之主故爻辭略與卦象同而特表其勞也）

六四无不利撝謙

☳☷謙之小過（六四柔順得正居上卦之下本能謙而无不利矣然九三以勞成卦主而六四位居其上則有非所安者是更當發撝其謙而後可也（三勞謙出於安四撝謙所當勉）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謙之豫（柔尊而得坤體之中其能謙可知尊而能謙人心說服不恃富力而能以其鄰矣（不富陰虛也能以初二其猶有未服者則雖用侵伐之亦人心所樂從而不同其鄰尊位之事與況於凡事固无不利也（坤爲眾爲國邑故以侵伐言）以柔而謙慮於過柔不振故有未服亦當征之亦大有六五威如之意也）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謙之以六居上順之至謙之極人所共聞亦人心所樂與也然才柔而高處位外則權力不能大有所爲惟邑國之中或有不服者則利用行師以征之亦人自无不樂從耳

䷏坤下震上

豫利建侯行師

雷出地上震陽動於地之上陽氣舒暢有說豫和樂之意內順外動在己爲順理順時而動於事爲順人心而動皆有以致人心之說樂九四一陽成震之主於外九四非位然卦一陽取其得用事於外又不泥不當位之例上下五陰順而應之坤爲

國邑震臨其上則有建侯之象卦惟一陽而統五陰震動有威則有行師之象故文王以爲以順而動則人心說豫而利於建侯行師也屯豫皆以震爲利建侯然屯之建侯以時方草昧而當立君以統治之開創之君也豫之利建侯本有國土宜順人心所樂而立爲君繼世之君也

初六鳴豫凶

䷏坤之震上

䷩豫之震下

卦以得人心之說豫爲言爻以人心之耽於豫樂爲言豫樂之境易以溺人故爻多凶辭蓋卦以震之一陽成卦主雷出於地而爲豫是五陰之得以豫樂者皆由九四致之一人靖大難而天下享其平祖父成有家而子弟蒙其福而處於豫之境者遂以九四之豫以爲其豫陰暗无爲宴安酖毒矣初六柔暗處下而上有九四之應九四得時主事初六遂不勝其豫樂而自鳴得意矣凶之道也今之倚父兄姻婭爲顯官而肆爲驕奢者如此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豫之解 卦之爻位多不得正惟六二柔正而得坤體之中又初以應四而鳴三以盱四而悔六二遠不與四應近不與四比是雖處羣陰之間而中正安靜以自守能分辨事幾而介于石焉无慕於外无動於中不諂不瀆者也惟其介于石是以見幾明而不肯有終日之宴安他人皆豫而己獨不然不至死於安樂矣得正而吉

也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

䷩豫之小過 三柔不中正而上與四比盱視於四而自以爲豫亦侈然得意矣大官之門客與其所親近之吏胥奴隸彼亦儼然大官不勝驕肆也然以其處陽則或者不爲无志而愧恥知悔但宴安溺人苟不能自振而悔遲則必終有悔而辱身已不可贖矣悔遲之悔知自悔也有悔之悔不及悔矣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坤之豫 九四以陽出地上敷布有爲而成卦主以一人出而建立功業使天下人皆享其太平之樂是衆之

所由以豫者也能以一人致天下人之豫則天下之人心无不應而與之大有得矣所謂利建侯者也但居四終非得正位而權力又以逼君爲嫌則行事之際未免於有所遲疑有所遲疑則有爲之力阻而天下仰望之心失矣惟是爲所當爲則當勿疑而以至誠惻怛處之精白一心天下自可共信朋類合聚而助之斯大功可以有成也他卦九四以逼主爲嫌惟此卦不然以一身繫天下之憂樂則行事有不容委此如文王之伐密崇周公之討殷監也他若恒文之一匡九合郭子儀之位極人臣亦幾似之逼主有不足疑者以九四主卦而六五之柔以溺於豫不足有爲亦如屯之以初九主卦而九五處險屯膏也時解以用賢保豫言非是

六五貞疾恆不死

䷏豫之萃六五雖居尊而柔弱失勢且逼於九四之剛乃沈溺於豫樂之安而无能以自振人心皆比附於四而五擁虛位矣此亦宴安之爲疾也六五安之是貞疾也貞常而久也然柔中非有大惡而尊位未失則恆不死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晉之陰柔居豫之終是昏冥於豫而不自知者矣然以其動體震體也或者既成而知變久迷而忽悟也苟能成而有渝則可无沈溺之咎矣

䷐震下兌上

隨元亨利貞无咎

雷藏於澤雷動澤隨以卦德言此動彼說動則隨物說則物來隨之卦變自困九來居初䷮困之九二下爲隨之初九以困於柔而困遂隨柔也自噬嗑䷔三二九來居五噬嗑之上九下爲隨之九五以合於柔而因遂隨柔也自未濟䷿三二來則兼此二變未濟之九二下爲隨之初九未濟之上九下爲隨之九五未濟故隨柔以求濟也柔本是隨故不謂之隨剛皆有剛來隨柔之意凡感應之際其通甚易況屈己之剛而隨柔柔安有不說之而隨我者此非必懿德也故可以大亨大亨亦亨在剛也然此涉於情也情易流於不正不正則隨非所隨隨非所隨則亨亦未可必縱使得元亨亦滋之咎矣故必利於貞而後可以无妄隨之咎隨出於貞則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也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隨之萃心者神明之官也心之體无思无爲寂然不動而萬物備焉无所偏倚及夫有感而動以應事接物則心在事物非復寂然之體而官有渝矣然人之心原所以主夫事物苟非應事接物亦安用此无用之心官有渝非咎也惟恐所隨之非正則拂乎事物之理而失其性命之本然凶不免矣如其惟正之從則有中節之和而不失其由中達用之理初九剛正成震之主以動

而說則亦隨之主也上无繫應非有私累以正動而无所私則貞而吉矣顧寂然之體雖曰萬物皆備而未徵之事物未參以見聞則大體雖明而精微終不能以无失用情雖正而疑似或昧於所從故當出門以交以資麗澤之益廣聞見之實而後學問以日起而有功斯貞者无不貞而吉以益全也官字因震成卦主言出門以前臨斷畫取象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三爻隨之兌凡剛柔相隨以比近者爲易動蓋隨者動乎情者也六二與九五本以中正相應然應五遠而比初近其上又有九四之隔而初方動而上行則六二柔不

能守係於初而失五矣初處下故曰小子五在上故曰丈夫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三爻隨之六三本震體然遠初而比四則係四而失初革四近君而有爲三係而隨之可有求得矣然非正也君子利於居正豈徒計功謀利哉九三无應於上故得比而比猶是以情感之也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三三隨之九四君側大臣與九五同其剛德此只言皆是剛爻非屯以同心同德言而隨之爲卦以剛柔相比爲隨二三之柔遠於五而比於四是九四當人心之歸隨而有獲以人臣而當此則權勢上陵雖正亦凶也然君臣之際當略其迹而原其心果其精白一心而爲所當爲明於大義精白一心有孚也爲所當爲在道也則人君自有以鑒之權位雖赫然何咎之有

九五孚于嘉吉

三三隨之九五陽剛中正下應六二之柔順中正孚于嘉也就六二所處言則未免係小子失丈夫就九五應六二言則曰孚於嘉取象各不相泥人君惟賢之信則不妄隨而吉矣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三三隨之无妄隨勢動乎情然情之至卽誠之至也上六居

隨之極則是彼動之誠此說之至情至於固結而不可解如既拘繫之又從而繫維之焉誠无不動可以感於神明矣王者用此道以亨于西山其吉而獲福所可知也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巽下艮上

上止下巽上苟安而不復有爲下柔巽而不能匡正事之所以日趨於壞也卦變自賁三三剛上居二柔下居初賁之初九上爲蠱之九二徒事粉飾而終歸巽懦所謂致飾而後亨則盡矣自井三三剛上居上柔下居五井之九五上爲蠱之上九

井之上六下爲蠱之六五事功未克而止而不爲所謂亦未繘井而羸其甁自既濟三三來則兼此二變既濟之初九上爲蠱之九二既濟之九五上爲蠱之上九既濟之上六下爲蠱之六五恃爲既濟而不思患預防所謂終止則亂又皆所以致上止下巽而蠱壞之由也蠱則不亨而文王以爲治不生於治而生於亂未壞之世上下苟安不知爲蠱所以終壞既壞之後變故日多蠱壞已形則人人思奮是不惟可亨而且可以大亨但當改其止巽之習奮振有爲如涉大川焉則其所利利猶宜也又不徒爲救弊補偏而更當盡取而更張之以與天下更始如旬之復首於甲焉凡事壞已極而猶循習故常以思爲揶移補綴未有能治天下者也奮

涉川之勇以圖更新之治此則蠱之所以可元亨也且見幾宜於早則非待壞盡而後圖始也甲之先有辛焉睹其必將大壞則急圖所以新之以立後事之端使不至於大壞則雖更張而不爲无漸先甲三日也周子所謂知其弊而急反之甲之後有丁焉亦既知所更新則尤當致其丁寧以監前事之失使不至於速壞則於善始而卽以慮終後甲三日也此又所以治蠱者盡善之則也先天圖艮處辛壬之間巽處丁庚之間而艮於後天處癸甲間有成終成始之義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三三又蠱之大畜卦爲已壞之緒卦之六爻則皆以治蠱爲事初六柔巽非能治蠱者此但以處蠱之初其蠱未深而易治則教人以圖之於早欲人知所奮而爲勉勵之辭也前事已壞而未甚爲之後者誠能立其根幹以飭治之則壞者復治可以蓋前之失如幹父之蠱則是爲有子而考亦得以无咎然已壞而後求治則亦危矣能知其危而急圖幹之所以得終吉也父母字皆非實象卽如在己所行已失而能奮改前非亦是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三三蠱之艮與五應五柔不足有爲而壞事二剛才足

有爲而幹之以剛承柔故爲幹母之蠱幹蠱以正然救尊者之失則不可以剛正行之如九二之剛而得中以巽入之焉可也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三三蠱之蒙前人壞緒固所當改而九三過剛失中則幹父之蠱而失之太驟小有悔矣然非剛何以幹蠱而九三又剛而得正且巽體也巽以行權而不失其正雖小有悔无大咎矣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三又三蠱之鼎幹蠱以剛所貴涉川也六四柔居正體則於

父之蠱而寬裕處之蠱且日深矣率是以往見吝而已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蠱之巽六五亦非能幹蠱者然居尊得以有爲柔中則能下士下有九二剛中之應則得人而用之以此能幹父之蠱矣已雖柔弱而能用此道則有以致幹蠱之譽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蠱之升壞亂之世身居事中則不得不竭力其事身在事外則不妨獨善自安可矣上九之時蠱極之時也剛居止體蕭然事外而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亦賢者之

所以自處也

☷☱兌下坤上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兌下坤上以兩象定位言則地臨於澤上臨下也以卦體上行言則二陽浸長以臨四陰後臨前也文王主卦體言以陽氣浸長而四陰猶盛似未可以遽亨然卦德內和說而外行之以柔順則不犯小人之疑忌卦體九二剛中而得六五之應則得賢君之信用而可以有爲況以正勝不正天理固然而又有此數善則大亨而利於君子之正道所可必也貞字即謂君子但陰陽消長治亂循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臨之節 柔中居尊虛己下賢以應九二之剛中任用之又能得人也知所當務之急而又有知人之哲以此臨民事无不治民无不化是謂知臨得大君之宜矣吉可知也

上六敦臨吉无咎

䷨臨之損 上六積坤體之厚以處臨之終以敦厚之德臨其民者也深仁厚澤入於民心民无不化吉之道久而不變无間斷之咎矣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兩象風行地上草隨風偃是風化及民示民以觀也卦體九五居尊其下四陰仰之又內坤有和順之德積於中外巽則應事之宜因乎事所存所發无不中正足以示法於民矣故曰觀然君德之所以化民者不徒在政教號令之著而存乎篤恭不顯之微如祭之盥乎致潔而薦獻之禮未行方此之時誠敬中存其孚信積於中而見於外者自顒然其可仰蓋不賞而勸不怒而威矣此所以為大觀也若以陰陽消長言則此亦陽消陰長之卦然以九五當尊則不取陽消之義卦體與比略同而名義異者因水地相比則為比風行地上則為觀是卦名之本義也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觀之益 卦以九五為大觀下四陰皆仰而觀之觀以近者為得其詳故不利遠者初六以柔居最下則不足以見朝廷之聲名文物與聖人之盛德光輝矣故為童觀在山野小人自不足責故无咎若所稱君子而亦如此則羞吝矣（天下自有稱君子而不免童觀者）

六二闚觀利女貞

䷓觀之渙 柔不利遠六二居內以觀外雖有所見亦不廣矣闚觀而已在女子之貞固為利以婦人无外事也（在他卦以二五正應為吉觀則利比不利應也）

六三觀我生進退

䷴漸 觀之大觀在上時當盛明三居上下之間為可進可退之地然君子之進猶貴於自審試觀在己之生平果其學裕才充可一出而有裨於民生國計則進可也若在己學有未足才有未充本未足有為則退而自優其學可矣无徒為奔競也以六居三其志在進然陰柔不中不正則實无可進但就觀時之義言六三坤體含章當出處之際故使之自審如此（此進退不宜淺看淺看則反於爻義有礙）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觀之四居外卦與二陽同體比近九五而六四亦柔正善入是得以縱觀上國之光因禮樂之著明識帝王之盛德矣占者得此爲利用朝覲仕進以賓于王也古者天子於諸侯大夫之朝聘皆以賓禮接見之於始仕而未受祿者亦以賓接之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觀之此所謂大觀在上順而巽五爲卦主自可中正以觀天下者非有其德位未易當也占者宜自審觀我之生平果其有陽剛中正之德如九五焉則是大觀之君子可以當四陰之仰觀而无咎若己非君子則不足以當之而且爲凶咎所叢矣此實陰長陽消之卦周公繫此亦危辭也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觀之身居位外矣然以陽居上是亦天下所仰觀也此如堯既使舜攝舜既使禹攝之後即天子之諸父兄弟身老而不居職位者故居之者宜自審觀其生平果有君子之德則可以居上而无咎若少有失德則衆視所加凶咎亦難免矣

䷔震下離上

噬嗑亨利用獄

震雷離電電閃於上而雷之震自下合之有噬之而合之意卦體上下兩陽象脣中虛象齒頰而九四一陽間之震動而上則囓之而合矣故曰噬嗑凡口之齧物皆下動而上不動噬之而合則亨矣文王以其有去頑除梗之意故以用獄言之獄所以除梗化之民也用獄宜剛柔不偏威明交至而又隨時隨事以折其中非有中德者不能呂刑亦每以中而卦之剛柔相半下動上明威明交用卦變自益䷩之六四上而以成虛中明體是皆斷獄之利也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

䷔噬嗑卦以九四爲梗噬嗑而亨者去九四之梗也六爻因用獄爲言則以初上无位爲犯刑之象而中四爻有位者皆有斷獄之事因所犯有大小則用刑亦宜有輕重意以犯之初者宜如是犯之終者宜如是亦初辭擬之卒成之終之例也初九惡動於下爲有犯之初者屨校而已滅趾矣曰屨曰趾皆因在下而言然止惡於初小懲大戒或後此知所改而可无咎矣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噬嗑六二以柔順中正之德而任治獄之事其所治宜若噬膚之易矣古有膚鼎純烹腹實上肉而无骨也然下乘初剛則強梗難治之民二之才不足則未免於滅鼻自二至四上連中空

有鼻象噬膚而傷鼻膚有大創則或上觸而傷劓其鼻也强梗之民不服上法而反汚穢其上是有此象然聽斷本得其平滅鼻於己无咎也滅鼻非所問耳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三爻噬嗑之雜六三陰柔不中正則不足以治人所噬之難如腊肉矣祭亦有腊鼎小獸則全體而乾之故堅韌而難嚙且有骨梗刺致吝毒謂噉腊而傷口或梗咽也己非廉潔則强梗之民可反詰吾陰私以上亦是遇毒也然居官治事法有當行則雖小吝而无咎也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

三爻噬嗑之頤九四亦非中正而陽剛則君子之類剛柔交濟又治獄之道故雖有難斷之獄如噬乾胏焉胏肉帶骨而乾

胏則愈難嚙喻難治之獄也亦能受而聽斷之大獄入鈞金小獄入束矢周禮大獄先入鈞金而後聽之金言執辭之堅而不變也金銅也鈞三十斤也小獄先入束矢而後聽之矢言已辭之直也五十矢爲束不先入金矢則是自輸爲不堅不直不待聽矣既入金矢而聽之或所訟終出誣枉則每没入其金矢如果非誣枉則還其金矢也皆來求聽於四矣然獄者民之命也刑一成而不可變是安可忽乎故必利於艱難正固而後可以得吉勿徒恃有聽訟之長也艱者心之敬慎貞者法之明允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爻三噬嗑之无妄六五陰柔不偏所謂柔上行而得中者也故所噬雖難於膚而易於腊胏以位尊故也小獄非所親大獄乃親聽之得黃金焉然位亦未當必其守正而又危厲以操其心然後可以无咎獄非聖人所忍言也

上九何校滅耳凶

三爻噬嗑之震過極之陽怙終不改則重刑所宜加何校以至於滅耳曰何曰耳皆因在上而言其凶必矣亦言用獄者宜加重刑於此等人也

三爻離下艮上賁亨小利有攸往

山下有火火光所觸上之草木皆賁然生色卦德內離明外艮止有明辯等威使各有定分之意卦體陰陽相錯有適均成文之意卦變自損三二柔來居二九上居

三損之六三下爲賁之六二損之九二上爲賁之九三以成內卦文明之體自既濟三二柔來居五剛上居上既濟之上六下爲賁之六五既濟之九五上爲賁之上九以成外卦艮止之象是剛柔相賁故爲賁文王益舉卦變言柔來文剛是質本剛固誠實而行之以和柔故義理之文爲有可行亨之道也剛往文柔則質本非誠實而失之柔靡但外飾爲勉强有力以自蓋其虛僞耳雖一時小利有攸往而卒非可行之道也內卦之離以柔來文剛爲主離卦以中虛爲主損剛益柔禮之和爲貴也自損來者外卦之艮以剛上文柔爲主艮以上剛爲主既濟矣而復文之其文爲粉飾矣要之禮无文不行故賁而亨若徒事

乎文則雖利有攸往亦小而已聖人之不欲尚文也（此節之解與舊說大異）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賁之初九剛正有以自守明體有以燭幾上應六四方欲得己之剛以文之而初則无慕乎外也自以其剛明賁於下而已雖有外至之車苟非所當得則舍之而安於徒步也（趾字徒字皆以初在下言）

六二賁其須

（賁之六二柔而无應九三剛而无應而其體則皆正而非邪也故以比近之故而剛柔相資以相賁焉二資三之剛以賁己之柔如須之不能自動而附於頤以爲賁須髯同柔物也頤有骨剛體也自三至上四爻中虛有頤象而三當頤下生須之處二之陰附頤而下垂如須然也才不足以有爲而資三之力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賁之九三得正而過於剛上无所應宜資柔者以賁之如過剛之人亦有不可行必得柔者以相與使己亦帶三分柔順而後可行也而適處二四兩柔之間故資以相賁則賁如濡如不至於過剛矣三居二陰間有坎象坎爲水故曰濡如然又不可以習染於柔而自喪其剛也故曰永貞吉）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賁之六四與初應四之陰柔急欲得初剛以相賁者而爲三所隔則不得所賁而皤如矣然其求初之心則白馬翰如惟恐其不能至也（言白馬者亦以其未得所賁故也）然九三剛正非爲寇也三亦以无應而欲資己之柔以爲賁者求婚媾耳既非爲寇則四終得賁於初矣（初言舍車而徒而四言白馬翰如者剛可无求柔不能无求也）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賁之六五家人賁文飾之卦也然六五柔中无應有以自賁而艮體篤實輝光止而不過是爲自賁于邱園者（邱高也）邱園以山體之半取象如治園亭以爲賁也賁五不取君象文飾非人君之事雖未嘗无交接往來之禮賁而束帛亦戔戔然此則陰性之吝嗇在文飾之世視此爲可羞吝矣然奢而无實孰若儉而有本奢而難繼孰若儉而有常君子以此爲終吉也）

上九白賁无咎

（賁之處賁之極而上九陽剛篤實止而不行是反於无色而以白爲賁者也（純用質實之意）尚文則矯情飾僞而多過敦本則真意不失而可行非惟補一己之過實挽頹風而振末俗補一世之過矣无咎）

山在地上山之土恆剝落於地卦之五陰盛長而剝十陽當此之時君子必无可往矣卦德坤順艮止宜順時而止耳故直曰不利有攸往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

䷖剝之卦有牀象古人坐榻卧牀通謂之牀初陰剝陽於下剝牀以足而其漸長之勢不至於盡蔑正道不已君子之凶然實亦小人之凶也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

䷖剝之牀之在足上者爲辨牀足之半有橫幹以聯足面承牀者陰之剝陽漸進而上蔑貞之志益顯而凶益甚矣

六三剝之无咎

䷖剝之艮之宇指陰類言六三處羣陰中而獨上應上九是能剝去其黨而與君子爲援成敗利鈍未可知然而无蔑貞之咎矣

六四剝牀以膚凶

䷢晉剝之剝自下體入於上體剝牀以膚膚人身之膚凶禍切矣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觀剝之六五羣陰之長然艮體爲止而不進又柔中而比於陽聖人扶陽抑陰且欲啓小人悔禍之端故不取剝陽爲象而更取率羣陰以事陽之義魚生於水故爲陰物古者婦人之祭以魚爲牲類羣游故曰貫魚五率羣陰之象也以宮人寵如后夫人之率其眾媵姪娣以承事君子也能如是則有貞順之善而无蔑貞之惡无不利矣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剝之坤陽剝已將盡而孤陽在上其勢危矣然艮爲止體艮以成終而成始故陽无終盡之理剝窮上則反下碩果陽之在上可種而復生者也艮爲果蓏碩果不食止而不終剝之象也大亂之世存一君子必爲眾心之所其載故君子得輿碩果不食亦珍之矣羣陰坤體坤爲輿一陽居其上

君子得輿蓋君子之盛德足以庇覆兆民如居之有廬也卦體有廬象上九廬之庇下者也若小人而猶欲剝君子則是自剝其廬矣夫豈不知所轉計哉又所以爲小人戒也

䷲震下坤上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地中有雷陽氣之伏藏於下者蓋天地之陽原未嘗絕但伏之愈深而不見至此乃復微有所動耳陰陽往復循環不窮剝窮於上復反於下圓圖之繼坤以復是也

一陽既復則生意油然自有必亨之勢此當言元亨而不言元者其勢未盛然復卽其元也所可慮者或於生理之萌而有所逆以害之

耳如果實方萌芽而或傷其萌芽則亦不能亨也卦德震動坤順是爲以順而動順其生理之自然則其來而日滋其暢遂條達之幾自有不可得而遏抑者故爲已之出入既得无疾而朋類之來亦得无咎此以人事言之天下望治君子有得行其道之幾惟其出足有爲而又行之以和順內不失己外不失人則其時雖陰小猶盛而在己自可以无犯小人之患出入猶言行事也且同類因之並出而亦可无誣爲朋黨之咎拔茅連茹之征其本諸此矣此復之所以亨也朋來者二陽二陽以漸而至也蓋陰陽反復治亂相尋此天道之自然故自陰之始生以馴至於極盛則必有一陽來復之

理約其期則曰七日來復此又以天運言也陽既來復則君子利有攸往矣顧利有攸往者因剛長之幾而所以能无疾无咎者則惟以動而順行之故天時人事交相輔也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復之坤陽盡之時而一陽復生於下復之主也剛正動體居事之初失之不遠而遂復之蓋一事之過則能自知一念之非則能自克是以行无不善而不祇於有悔大善而吉之道也无祇悔與无悔不同无悔者事雖未盡善而亦可无悔也无祇悔者事必期盡善而不至於悔也失之遠而求復則悔失之不遠而已復則不至於悔矣

六二休復吉

䷗復之臨六二柔順中正比近於初无應則覿其所偶有所失則能從初而遂復之无所勉强復之休美者休美之安也吉之道也

六三頻復厲无咎

䷗復之明夷以陰居陽則亦有志於復柔不中正動體之極遠不初應近不初比則不能自固於復故頻失而頻復之頻失則厲頻復則无咎也

六四中行獨復

䷗復之震內卦以自脩言外卦以用人而回世運言一陽之復於下者其勢甚微而五陰之在上者其勢猶盛乃六四於羣陰之中獨與初九爲應是中行獨復以挽亂爲治引援善類爲心雖吉凶未可知而有功於世道人心爲已大矣

六五敦復无悔

䷗復之屯中順居陰當人心望治之日而力以撥亂反正爲心故善類亦以復見是敦厚於復者也雖治未可知也而其道則已可无悔矣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復之頤　復之終柔暗之極昏迷而不知復者凶之道也（復者陽復也二比陽四應陽三五居位亦陽故皆有能復之意而惟上六爲柔暗之至又臨上爲敦臨而復上不得爲敦復者臨以地臨澤爲義故上六敦厚於臨者也此以陽復爲義則上六絕遠於陽迷復者矣）災天災眚人過也陰據上位而坤有眾象昏迷於復欲以力爭故又有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之凶至于十年之久而不克征之戒此亦其災眚之實也

䷘震下乾上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雷者天之陽也天之陽氣動於下而萬物各得天之生理以爲生此得乎天之實理而无妄之本然也卦變自

訟䷅九自二來居初（訟之九二下爲无妄初九）訟妄也水與天違行也來而居初以成震體是能恐懼脩省反求而得其初心去妄而復於无妄者也卦德震動乾健恐懼內省而健以行之則所行皆无妄矣卦體九五剛中而應六二是无妄之行皆因物付物而中其節矣无妄如此所以大亨然无妄亦有正有不正焉正而无妄則是合於天理者所以大亨若其心雖本非有妄而所行實已不合乎天理之正（如上九一爻又如荀息之忠尾生之信）則其心雖自謂非妄而於天理實已妄矣如是則有眚而不利有攸往不利有攸往者不亨也

初九无妄往吉

䷀乾下震上　无妄之否剛正動體上无應與无所私繫率其性初无妄之主天理之正也率是以行安往而不吉與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

䷒坤下震上　无妄之履柔順中正以應中正所謂因時順理而无私意期望之心者也私意期望妄也計功謀利則將有往而踟躕顧慮所如不遂此心戚然矣不耕以求穫不菑以求畬（菑反草也謂墾田也三年所无事得失不足以介意曰畬謂已耕熟田也亦隨所往而此心泰然之意）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同人　无妄之卦之動皆以天則三非有妄也然初二五皆動以正而三四上則有不正矣六三動非其位是以雖无妄而或有意外之災如或繫之牛本爲行人之得而反爲邑人之災焉雖問心无愧而亦審處有未精也（此爻取象固未敢詳然所以有災要由於匪正蓋无妄只是誠實人至於必出以正則須有學故有本无妄而致災者不得將无妄弋看好如蔡虛齋之說）

九四可貞无咎

䷩无妄之益　九四雖无妄所處亦非正也然得天之剛而无所私繫則可守此以爲正而此心可白亦可以无咎可貞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三三 无妄之 蠱噬嗑

乾剛中正以下應六二之中正率得天之中以行而行无不中節无妄之正也意外之疾亦勿藥而有喜矣甚言其大亨以正不於外至而有動也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三三 无妄之 隨

上九非有妄也然處上亦非正位 時已極矣而固執而不通此卦象所謂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者也君子立誠所貴窮理能有事於窮理則所以立誠者皆天命之正不能窮理則必信必果非有妄也而失正背理者多矣背理則天命不祐況窮極而不知變乎此所以行有眚而无攸利也

三三 乾下 艮上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天在山中有其象而不必有其事以山畜天大其所畜天畜於山畜之大也人心方寸耳而天地之大古今之遥人民萬物之繁常變經權之故可无不於心畜之豈非天在山中之有其象哉然此心之虛雖寂然不動而萬理備具而欲其實而有據以盡此心之量則必由學問以實之而內非剛健則怠而不求外非篤實則不重不威而得之也不固此卦內乾是能剛健而求之不怠也外艮是篤實輝光重威而能固學也艮爲山爲止是至自有輝光如山之止而有草木光華也人之輕浮淺露者其外輕其心亦必不靜未有能有學問者故孔子曰不重則不固是以能日新月益所積日深知性知天而成其大畜所畜者大則所用可宏矣卦變自需三三九上居上需之九五上爲大畜上九六五尊而尚之卦變自需者畜之大非可躐等以求俟其自然而得於己也大有言尚賢以上九尚六五言大畜言尚賢以六五尚上九言何也曰離體以一陰爲卦主艮體以一陽爲卦主中虛故明以明爲賢上剛乃止以止爲賢也 是惟賢是尚知所擇而惟善爲師也卦德艮止乾健止則知所止健則止而不遷是皆確乎天理之正人之所畜大而非正者有之行僻而堅言僞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記醜而實

則畜非所畜滋之凶耳是必惟善爲師以至於能知止而不遷然後爲大畜之正故又曰利貞所畜者大而皆正如是則朝廷之祿原所以養賢不家食吉也幼而學之壯而行之行其所畜莫非天理大川雖險且利涉矣

言无不可行也此卦象專主學問言卦象中全不涉止惡意止惡意乃周公因爻位而取象耳俗解因能止健之語而看作止惡是混象爻之旨而不知別大非文王孔子之意且使卦辭皆七零八落而不相串貫矣蓋復者仁心之見也仁心既見則貴有以實之實卽實此仁所謂誠之者故繼復以无妄无妄必其以正則不可无學問之功故繼无妄以大畜所謂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淺人不足語此

初九有厲利已

䷙大畜之蠱 六爻分兩體看內乾三陽皆欲上行而爲艮體所止艮爲陽卦非若巽之陰小艮象爲山非若風之能畜而不能久故小畜之初二皆以得行其志而不入於小人之黨爲說而大畜之初二則勢有所止而不能進也外艮以畜乾則以在位者禁止疆禦之民爲象大意與小畜之巽體止乾同然巽以四主卦而四非能止乾則實賴五上之陽與之合力大畜則六五當尊又與四皆山體故惟有以善畜之則能畜矣是以又有不同也小畜之山與四比昵於陰而志遂不復行大畜之三

以與上同德前之二陰不足以畜而行遂不復止小畜之上言陰畜之成大畜之上言畜極而通此又皆以小大之不同故也此卦以陰陽相應爲相畜初九欲上行而六四畜之勢未可行行則厲矣故利於已以正自守可也

九二輿說輹

䷙大畜之賁 九二欲上行而爲六五所畜然初九性剛故戒以有厲而利已九二剛中處柔則自知時勢而自止爲輿說輹之象輹車軸上伏兔以承輿者也上四爻中虛有輿象二當輿下之輹小畜之三說輻則輪毀而不行此爻說輹則待時而後行也賢於初也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日閑輿衛利有攸往

䷙大畜之損 陽居健極在下之上其才其勢皆可進矣上九亦陽爻與之同德而不相畜又有畜極而通之勢故爲良馬相逐而皆進矣乾爲良馬又言才德足也然過剛失中則恐銳進而有失故戒以利艱貞言當持以戒慎守正之心也能以艱貞爲心而日嫻習其所以施之行而可无患者如日閑輿衛焉輿所以載謂衛車之法也衛車上之兵考工記車有六等之數戈也人也殳也戟也矛也軷也戈殳戟矛皆衛身者戈最短矛最長日閑輿衛因良馬逐言也則利有攸往矣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

䷙大畜之大有 四五兩爻皆以止强暴爲義初九之剛方動於下而六四以柔正止之如牛之剛在角及牛之童而未角時牿之則不抵觸矣止惡於未發大善而吉也

六五豶豕之牙吉

䷙大畜之小畜 九二之剛已進而六五以柔中止之其勢稍難然有其方焉不治其剛而化其所以用剛者如懼豕牙之爲害而豶之豶去其睾丸也則豕牙不害矣豕性躁豶之則性稍馴是亦吉之道也四止惡而无爲故元吉五之止惡已有傷故止曰吉

上九何天之衢亨

䷙大畜之泰 大畜之成體无不具畜極而通得時而駕四

達不悖亨之至矣所謂不家食吉利涉大川者何天之衢驚喜快意之辭也天衢猶雲路也

䷚震下艮上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上止下動而卦體中虛有頤之象頤亦上止下動飲食自頤入所以養人故有養道文王以爲人之養德養生皆有正否失正則凶必得其正而後吉故宜觀其所養之道爲何如所養之道得矣則又宜求其所以養之之術爲何如蓋人有所養之道雖正而所以養身之術有未盡善者如饔餼非正饑飽有節正也而所食之宜又有辨焉得宜乃吉不得宜猶有傷也學爲聖人則正而他學

非正也然聖人之學又有方焉循序漸進乃吉躐等以求則或陷於異端而不覺矣大概所養之道是大略一層說所以養身之術則就道中細密一層說本義所以二字宜玩不是分兩對爲說然此存乎人之自考於己取之而已非他人所能與也故曰自求口實口實謂實其口者因頤而言也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

䷚頤之剝卦之六爻以陽實則有以養人陰虛則藉人之養初九之陽本是以養人而无藉於人之養者卽曰位下亦剛正足以自養而震爲動體上應六四則是見欲而動失其自養之正矣是舍爾靈龜而觀我朵頤也

其凶宜矣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頤之損陰柔賴人以養而二无正應顛頤而求養於初則以有位者而藉无位之人以養是拂經也非求養之常道也將上而求養於上是于丘頤艮上高土以艮上言也則遠不與應近不與比无可求之理征必得凶而已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頤之賁六二雖失所養之術然其品中正者也六三則不中不正動體之極嗜慾流而不反幷所養之道而拂之矣雖有應於上得養亦其正而三自以拂頤致凶雖至於十年之久而不可用无攸利也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頤之噬嗑內卦以自求養爲義外卦以求賢養民爲義又口腹者嗜慾之流故動體多凶而靜體多吉也六四近君側有養民之任而陰柔无以養民以下應初九故顛頤而求養於初然四以柔正應初九之剛正則得乎求賢養民之道養不必自己出而初九之能養人皆己之能養人矣是以顛頤而吉卦凡以初九應六四者在初則不喜其應四以剛正宜自守不當慕乎勢位也在四則以應初爲善以其能下賢也若以初六應九四則皆不中正在初位上得援在四爲下私其黨也初九應四有朵頤之凶戒之以自守也自六四言則又以初剛爲賢矣彼此不相戾也

眈目垂貌此借以爲

然必其求賢之志專壹而不已如虎視眈眈

視下之貌見精神所注也而其欲逐逐焉（逐逐相逐不已也）然後賢者感吾之誠而肯來就我賴賢者爲吾養民无陰柔无才不稱其位之咎也（艮體爲實能下亦有專壹之意）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頤之益　君養民者也六五柔而失正无養民之才德拂乎君道之經而反賴上九之養（五尊位上无位故雖不言頤頤而實已拂經）然以其柔中也不能自用而用人是亦不失爲貞可居之而得吉若不自量度而志於有爲（五陽位則有有爲之志）自用爲賢如將涉大川焉則必不能濟必不可矣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頤之復　陽剛艮體篤實敦厚方六五不能養人而賴上九之養以養人是民由上九以養位高任重厲而吉之道也（此爻如諸葛武侯之輔後主）然其才其德足以任之而責亦无可辭故宏濟艱難利涉大川也

☳☱巽下兌上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大過陽剛之過陽剛有爲亦大有過人之才者也四陽過盛於中則上下二陰不勝其重過剛有爲之世民不堪命并居民上者亦有傾危之患故有棟橈之象但二五剛中則過而有不過者存又以內巽外兌則在己存謙巽敬慎之心而又以和說行之不爲行行自用之概則以過人之才而又有此善可以利有攸往而亨矣蓋行之而得其道則雖重大非常之事民所難堪而亦可以有濟棟不至於終橈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大過之夬　大過之時政煩事重難爲下矣初六以柔順巽體承之凡事一於敬慎如藉用白茅焉則雖承重事而不至有摧折傾覆之患可无咎矣（茅取柔順之意巽爲白爲潔齊）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大過之咸　凡物過剛則枯而九二剛過之初則枯猶未甚又下比初陰得其滋潤以相濟如枯楊而生稊於下生意有復滋也（楊木之柔而近澤者巽爲木巽下陰畫爲木之根九二與之連體是其下生稊也）夫雖老只陽過便是老得其女妻（初陰也）可以成生育之功人有剛而能濟之以柔者如是則行无不利矣

九三棟橈凶

☱☵大過之困　三四正當棟象而九三以剛處剛其過尤甚剛愎自用人不能堪必至僨事棟橈之凶也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大過之井　以剛居柔過而不過其棟隆矣可以得吉然下應初六更以柔濟之則過於柔矣用事而引進柔媚

之人以其之自失其剛何以有濟是有它則以取吝也（此四之不喜應初者）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大過之恆九五剛過之至以剛處剛（四陽盛滿故曰剛過之至）而所比者上六已過之陰（以六居上則爲已過）是如久枯之楊而偶或得微潤以生華於上（陽得陰而偶見復華亦有兌說之意）上雖餘氣未盡而下本已久枯矣如已老之婦而得陽壯之夫（因上老於五故言一時若有室家之合）而无咎然必不能成生育之功无可譽也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大過之姤陰柔无才而處大過之極之世必不能以有濟如過於涉水以沈溺而滅其頂凶莫甚矣（過涉以澤取象滅頂以在上象）然以求濟國事而忘其身於義自无可咎也（其忠貞可嘉其心无不可原也）

䷜坎上䷜坎下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坎卦之中實者乾體天一之生水外虛者坤體地六之成水也坎者地之險陷陽動陰中水實其坎而流於坎中以陽陷陰中故爲險爲陷以中實而其流有常故爲孚以流无不達故坎亦爲通此卦上下皆坎則是一坎而又一坎故曰習坎水涉重險而盈科後進方盈則流有孚心亨之象人能處重險而有不失其常之度有剛毅不挫之操則亦有孚心亨而行有尚險无不通矣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坎之重險之地惟剛中者乃能處之而心亨若陰柔則必不能況柔而不正者尤非所以能處險而通也初六以陰柔居重險之下是既習坎而又入于坎窞（窞者坎中之旁石穴也坎底之陷益深而凶必矣）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坎之此方處重險之中有險自所不免（重坎以時地言有險以事言）然九二剛中則雖未能出險而有求可以小得也（得險中之得）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坎之三處二坎之中來往皆坎（之往也）是前險不可行後枕无可安六三以柔不中正處之其陷益深入于坎窞而已不可用也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坎之困六四柔而得正上比九五陽剛中正之君惟君臣合力同心剛柔相濟而後可以濟險然方在險中則宜以誠樸相與而勿事繁文以委曲相通而期於相

信故宜以樽酒簋食爲禮而貳之以瓦缶之誠心酒食必皆有貳用缶者示樸誠之意也用以進結於君因君所明而入之如納約自牖焉酒以水取象簋缶皆取中滿之象牖亦旁通之穴如云坎窞也如是則君臣相信剛柔相資中正相與始雖艱難而終得无咎可期於出險之功矣

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

☵☵坎之師 九五尙在險中坎之水不盈而未出也然以陽剛中正之德居於尊位則處之有道而權又足有爲且時亦將出其亦將既平矣安以處之自无終陷於險之咎也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坎之渙 以陰柔之資處坎之極非有出險之能而徒益之險如係用徽纆矣然而又寘于叢棘焉上六在坎上故非坎窞而別爲此象徽二股交糾之繩纆三股交糾之繩徽纆之縛罪人如二陰之陷一陽也坎於木爲堅多心棘實心而多刺亦坎象也叢棘者以上下兩坎言也不安之至也雖至三歲之久亦不能有所得係用徽纆動不得言无才也其凶如此寘於叢棘安得不言處險也

☲☲離下離上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離卦之中虛者坤體地二之生火外實者乾體天七之成火也離者物有所麗陰生陽中火麗於物而發其光明以陰麗於陽故爲麗火无質而麗於物以發其物之光也如麗於木麗於石皆然離之發而文明如坤道之含物化光陰不能自有所爲亦麗於陽以爲陽之所爲而因以自見耳人得乎質之柔者非能自有所爲剛必附麗於剛者而後能相與有成行无不通但吾之所以附麗於人者及吾所附麗之人皆必得其正而後可通卦體之六二柔麗乎中正以能有文明炳著之象故文王言離必利於貞而後亨非麗於正固无以得亨也此須開看如人讀書便是麗於書讀正書則通理讀不正之書則不通理矣人執事便是麗於事做正事則通行做不正之事則不通行矣不獨麗於人爲麗也然麗之所以爲離者以其柔也一於柔順則能有所麗而物亦麗之稍非柔順則无以能麗而自拂其所麗矣故用畜牝牛焉則亨而且吉也畜猶主也坤爲牛離得坤之中爻則亦爲牛牝牛則柔順之至者一主於柔順之至則亦順而健矣如讀一正書則終身遵此正書執一正藝則終身事此正藝附一正人則事事依此正人方是畜牝牛也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離之旅 離以畜牝牛吉惟柔順乃得所麗而剛則非所用況剛而不中正則必取凶初九處事之初而性剛動急志於上行火性炎上有迫不及察之意故其履錯然錯然急遽之狀將麗非所麗矣然以其剛而得正且在事初故戒以敬之則可无咎蓋敬則從容詳愼不敢苟且而於事

之明生无履錯以致咎之事矣

六二黃離元吉

三二☲離之大有柔麗乎中正畜牝牛者也黃中正之色也以中正爲其所離大善而吉矣坤以柔順自下言故曰黃裳離以柔順而麗中正言故曰黃離離之黃得坤之黃也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三三☲離之噬嗑以離爲日則九三日昃時也前明將盡而過剛不中急於有爲火性動急不能安常自樂有慕於外外之不得心戚然矣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日暮而倒行逆施何所不至凶之道也然以其剛明也故猶欲其知鼓缶而歌云缶離以中虛象而能發聲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三三☲離之賁剛不中正以處後明方繼之初急遽有爲而麗非所麗矣以不正也凡事突如其來如處之不詳以自取禍焚如死如棄如極言其卞急不敬之取凶禍也焚亦以離火取義剛暴之性其火自焚也○程傳以强臣逼君言是有此象然本義不用其說者卞急失正之害所指者廣不止泥於君臣之義也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三離之同人六五柔中而未正迫於上下之陽則麗於尊位而有所不安故憂懼存心出涕沱若見於目戚嗟若見於口而後有保其位之吉蓋人君未有不知憂懼而能吉者而柔順之君才不足以馭下則憂懼宜益深也二麗乎中正則行无不盡善以麗乎二陽二陽亦因而麗之不待憂懼也五中而未正則心雖不偏而事或未盡善非利貞亨之義陽不之附則憂惕矣不知憂惕則二陽適以逼之既知憂惕則二陽亦以輔之則所以終吉也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三三☲離之豐火之性炎上而以空明上九之上更无所閡則得以遂其空明之性而剛明及遠矣剛明及遠之用无所不亨而出征之大則尤貴剛明且離之用柔而出征則宜用剛故王公用此剛明及遠者以出征則有嘉美之功折首而匪其醜離爲甲胄戈兵以外剛故也故此爻有出征之義折首獲其爲首者也獲匪其醜不治其脅從也以剛故有威而能斷以明故能正其罪而刑不濫二句俱兼有剛明意不只以折首爲剛以獲匪其醜爲明用剛而得其所宜則與畜牝牛之義不相背矣故无咎

易經如話卷之一終

易經如話卷之二

烏程盧葆辰子純
婺源汪　紱雙池著　後學　上元鄧嘉純笏臣　同校字
雲間楊葆光古蘊　同邑余家鼎彝伯

周易下經

䷞艮下兌上

咸亨利貞取女吉

上經首乾坤原造化之始也下經首咸恆著人事之始也故下經始以男女取象咸者感也言陰陽二氣之交

相感也艮陽卦也而在下兌陰卦也而在上艮至高也而下受乎澤澤至卑也而上通於山卦變自旅䷷柔上居上剛下居五（旅之六五上爲咸之上六旅之上九下爲咸之九五旅則寡親其情尤易感也）以成說體又卦之爻位皆陰陽相應是皆有剛柔相感之意顧咸者无心之感乃天地之自然人之心寂然不動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感之所以爲廓然大公物來順應若心動於私以爲感則好惡无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而天理滅者有之矣卦德艮止兌說內止則寂然不動之體也外說則感而遂通之用也止則好惡有節其感爲无心之感而合乎天理之正所感者亦无不通而各當夫萬物之情矣蓋感固无不通而必利在正固乃可得吉故曰咸亨利貞也又艮爲少男兌爲少女男女相感之情惟少爲甚而亦正昏姻之時以少男下於少女則求之有禮而女守其貞爲得夫男帥女女從男之義所以重人倫之始正閨門之化而開嗣續之原也故又爲娶女之吉占也亨利貞廣言之娶女吉以一事言之（咸動恆靜然咸之動本於靜止而說也恆之靜有其動動而巽也意深矣）

初六咸其拇

䷞（咸之革）下經始以人身取象艮爲手然艮在下體則雙股下垂初象足拇二當其腓而三上合爲股也就一

卦概觀則剛柔相應以止而說爲無心自然之感各就爻位而言則六爻各有專應爲有所私繫之感而所感狹矣下卦艮本止體然卦既爲咸則是感於兌說而不能復止（猶見可說而心動也）初陰在下陰則不能自守而上應九四志動於外以其感於至下故曰咸其拇蓋身雖未動而足已欲舉方感之初然也陰柔則未遽能進故吉凶未有定耳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咸之大過）六二亦止體也而上應於五以陰居陰尤不能守固見可說而動咸其腓矣腓欲行而先動之物也

以繫於私而動之躁妄如是有凶道矣然爻位本中正也如其能知所守而居而不往則仍可得吉也（如其人之本質固在謹厚一邊能知道理也）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三三（咸之萃）九三陽剛艮體爲止之主下之二陰本皆其所止也然當見可說之時下之二陰既皆欲往則三亦不能有主而有動於外咸其股矣股隨足以動者也所主以當執持者而其意亦主於隨人不惟不能正人而且因之自失其往也可羞吝矣（三亦應上上說人之主也）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三三（咸之蹇）九四處三陽之中有心之象爲心者感應之主也心之有感有應是固性情之常而亦爲致悔之蔽稍有失正有悔之而无可及者惟一於義理之正而固守之則所應所感皆得乎天理之吉而悔可亡然而以九居四本非正也且動而應於初心有不正則往以失其大公有繫於私則來亦非順應日憧憧於往來之際煩擾而皆拂其天思之所及固有可通思之所不及則无以相通朋從爾思而已（朱子曰往來自无害只不合著憧憧耳○憧憧私意期必之貌朋同類也此以言其私也如四之所應者初則亦初與之應而已而又皆不正也）又安能泛應曲當乎

多故欲守其常也以成巽體說則感巽則常又卦之爻位皆剛柔相應是皆有常而可久之道又卦象雷風相與雷風本皆不動風應其相與則有常蓋山澤皆止體而通氣則其感雷風皆動體而相薄則其恆也卦德內巽外動內巽者精義入神之智外動者利用安身之仁也巽則此心之權度不差而非膠固之守其動也亦隨時處中而各當夫當然之則矣蓋人而能有恆則人皆信之固可亨而宜於无咎咸必利貞而後亨且不言无咎者感應之際固多咎之招也若恆則雖不盡无咎而宜鮮咎耳然使恆於不正則凶害叢之又不止於有咎而已矣故必利於正固如卦體卦變兩象及卦德之无不正焉乃可无不亨而利有攸往也利有攸往即亨而无咎也

又咸以少男少女之合故男下女而爲咸男女之交之始恆以長男長女之合故震男居上居外巽女居下居內男動而有爲女巽以順事夫婦之道之常也故下經首咸恆以此而冢未之及者其義理已於剛上柔下數語中可包舉矣

初六浚恆貞凶无攸利

三爻恆之大壯就一卦概觀則動而巽而剛柔皆應爲得夫正而有恆之理然守以爲恆則必其剛柔不偏極中正之至而後爲可久而各就爻位以觀則六爻鮮中正者故皆鮮有得吉初六柔不中正上應九四亦不中正而初六處下當其相與之初巽體務入而陰暗不度情事遂以常理深求於四四震體上行又爲二三所隔則志不在初豈常理所可深求者況交初而遂求深於理自不足也在初六方且自以爲正而不知雖正亦凶必无攸利也

九二悔亡

三三恆之小過恆久之道宜以中正爲常九二以剛處柔亦非正位則行事之間恆有不愜人意者宜有悔也然剛中巽體剛則明於事理而能巽以行權中則因時處宜而不必膠於一定事因有一時似於不正而權以合經通則可久必如是而後可不失其常正者是以其悔可亡也此如舜之不告而娶及湯武之有慙德

九三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三三恆之解恆之爲義柔則以靜而守然初六六五守而失正知守而不知通則恆非所恆者也九三九四剛則有爲而通然通而不合於中正又失其所爲恆者也惟九二剛中則通而可不失正然亦有悔而後亡矣九三剛正疑於有德然巽體之極上應上六又動體之極風雷之極則皆不恆過剛失中是通而失其守故爲不恆其德者人素无德人情皆相與宜之有德而不恆則人

人皆起而羞之故曰或承之羞正而不恆斯所以吝也

九四田无禽

䷟恆之以九居四非所位矣震體剛而有爲田以求獲田之象未詳所取然以不中正之道求獲必无禽也此無德而又不恆者也

六五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恆之大過剛有作剛中則通而不失守柔无爲柔中則守而不能通六五柔中以從九二固非有大失然以恆其德爲貞其德卽柔中之德在己一无所爲在婦人則吉而在夫子則凶矣此亦恆非所恆也

上六振恆凶

䷟恆之震動之至恆極而反不恆純乎陰柔則无所守不安於上以振動爲恆之凶道也此无能而不安者或比作秦皇漢武大非

䷠艮下乾上

遯亨小利貞

二陰浸長四陽漸消小人進而君子遯矣但九五猶在位用事此卦九五不取君象君无遯也而六二方應之此應之只是尚相好而未成雠之意故及此時猶可見幾早退是從容以退身雖退而亦亨也退得從容便是亨又非必身困道亭之說其在小人則宜守正而不可萌害正之心益害正非君子世道之福亦非小人之福也二陽方長而曰臨二陰方長而曰遯皆主扶君子而言其戒小人以利貞者只進不以正便知他是小人然進身之始其惡未行故告之以利貞亦忠厚之志也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三爻遯之當遯之時六爻皆取遯義初六以陰處下而在尾危厲之道也既未能遯則惟是晦處靜俟勿用有攸往庶可免災耳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

三爻遯之姤黃中也牛順也而革以固物莫之勝說言執之堅也柔順中正艮體能止順時知止去國從容而其

志堅矣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三爻遯之在二陰爻則亦以當遯例看在四陽爻則仍以二陰爲小人九三與二陰比則未免受其繾綣是有所係戀而未能遯染於小人之羣有疾而厲矣然九三剛正艮體之主下之二陰本皆其所止若畜臣妾則在我得而制之固不必其賢而可得吉也此是轉取一象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三爻遯之漸九四下與初應小人方與己爲好而禍意未萌也而四則乾體上行是能於其相好之時而絕之以

遯此惟見幾明決无所係戀之君子能之而得吉若小人則必否也否卽不肯去之謂有一毫貪戀祿位之意則亦小人矣

九五嘉遯貞吉

䷠遯之九五下與二應二固小人之黨然小人中之柔順中正者也五不以其順己而係之而及時優游以去之遯之最嘉美者也以其陽剛中正故能去就之得其正而吉如此

上九肥遯无不利

䷞咸遯之三與陰比四五與陰應惟上九爲獨不然以剛健之守而身居位外蕭然遠遯處之裕如肥遯者也

肥卽寬裕之意

適志優游无不利矣

䷡乾下震上

大壯利貞

雷動於天威莫壯焉四陽盛長陽之壯也文王主卦體言大謂陽也又乾剛震動以剛而動亦大壯之勢也顧剛者得天之正稍雜以人則不正而失其剛不能壯矣故曰利貞大壯二字分明已是元亨二字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大壯之恆大壯必利於貞然以剛居剛則有過壯之失初三是也以剛居柔則失其貞二四是也以柔居剛又失其壯五是也蓋壯之難處而正之未易言也初九處下方事之初而遽過用其剛是壯於趾也趾在下也又所以行也用壯而无從容審處之思其征之凶信可必矣

九二貞吉

䷶大壯之豐九二非正也然方陽壯之時不宜過用其剛而九二剛而得中則處中可以无失其正如是則剛而不過可以有爲而得吉也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大壯歸妹之過剛失中居健之至在小人則用其壯恃血氣之剛也在君子則用其罔視有如无矣九三非不

正而如是則雖貞亦厲如羝羊之好抵觸以觸藩而羸其角也卦言貞吉乃初九九三之貞而非吉如此蓋貞以平日義理之正合之當事時措之宜皆无不當而後无吉无不吉非徒時位之當而已也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

䷡大壯之泰九四亦非正也則壯有非所壯而致悔者矣然以剛居柔可无過剛之失能詳審以求當於正焉則得吉而悔可亡又當九四之所處前惟二陰无復陽爻之阻是藩已決而角可不羸其下則四陽同力則爲壯盛之勢是壯於大輿之輹上二畫虛象大輿而四當輿底其下三陽則壯於大輿之輹也以剛柔不偏而能得正者處之則宜无不可爲也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

䷡大壯之夬剛壯不可過而剛德亦不可无六五以柔處中則失其所爲壯如羊善抵觸而忽然喪之有甚易而不自知者焉不能有有爲之功而亦无用剛過壯之失是亦可以无悔也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大有之大壯終動極其勢不能自已如羝羊觸藩而不能退然陰柔无才不足有爲前无可往則又不能遂也如是則无攸利矣顧以其柔也或知艱難審慎以處之庶可察事幾之會而得吉矣

䷢坤下離上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日出地上進而漸高內順外明以和順之臣而進而附麗於大明之君卦變自觀䷓三柔進上行以成明體觀卦之六四上行而爲晉之六五　是皆有進之義故其卦爲晉坤爲地爲衆爲國邑地所以安民在下則安民之侯也王啟監厥亂爲民安其民正其以順德而麗於明君也以康侯而晉接於文明之君則有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之寵矣古者錫諸侯必以車馬書曰車服以庸詩曰雖无予之路車乘馬蕃庶亦取坤爲衆之義也禮以三而成朝享之禮亦以三接爲節晝日取明在上之象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晉之噬嗑下卦三陰皆爲欲進而麗乎明者故有仕進之義三陰坤體與六五同德惟九四一爻以剛隔之九四又剛而不正則有權臣上脅其君下遏賢路之象初六爻位與四相應故爲欲晉而見摧不得竟通於五也他卦以相應爲相援惟有此卦以相應爲見摧以此然初六亦非正也以不正進宜其見摧如其以貞自守豈終不進可得吉矣即謂行正不足以見孚於人亦宜以寬裕處之正之可進與否未可知而能正則在己固无干進之咎也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晉之未濟六二无應於上晉如愁如然有柔順中正之德故能守其貞自可得吉蓋六五雖不與己應而文明之主也果其以正誠自可通且受茲介福於其王母矣王母者祖母也祖曰王考祖母曰王妣此只以六五柔尊故影射取象進而通於君與進而格於神同理以順而通於陰故以享神言之而爲祭祀之吉占非爲明不足感人而幽可感神之說也

六三衆允悔亡

䷢晉之旅三不中正宜有悔也然與下二陰皆欲以順而麗乎大明者而居下之上爲衆陰之長且於時亦可進矣求其感文明之化而欲進而麗於大明非有他志則衆皆允而從之以進不正之悔可亡矣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
䷢晉之剝 九四剛不中正且六五柔主也而四以剛近之下之欲通於君者未由以進是挾權竊位貪而畏人其晉也如鼫鼠也四在三陰之上有艮象而艮爲鼠鼫當與碩同言大鼠耳不必爲五技之說雖正亦厲況不正乎高位人所忌是雖正亦危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否之六五柔君也而處三陽之間疑於才力不足有爲則悔矣然此以計功謀利言也五有文明之德而下皆順而附之其悔可亡但當益虛其中順理以行而失得皆所勿恤則人益无不順從往而有爲皆吉而无

不利矣此本柔君而時解用英明蓋世有長駕遠馭之略等語皆所不合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晉之極而以剛處上是晉其角也高出位外晉无可晉雖剛无所用之惟用自治其私邑伐邑亦以離爲戈兵之則雖厲亦可得吉而无咎厲亦以其剛而過高也吉且无咎則以其剛明也然治小邑而至於極用其剛則雖貞亦吝矣下坤爲國五之國故上九只於伐邑離上爲剛明及遠而晉上惟明伐邑何也離以重明爲義愈高則威明愈遠晉以上進爲義剛上而无可進矣

䷢離下
䷁坤上
明夷利艱貞

明入地下明而見傷明非有傷明不能及物則明之傷也陰之蔽明非蔽之盡則明不掩故至上爻而後爲蔽明之至下卦處明體雖傷不甚上卦處蔽明之體而六五有中德近於上六故利於艱難守正自晦其明文王周公皆意指六五言蓋目擊時事而云然也要之明而見夷則皆利於艱以守正庶以自明全其明矣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明夷之謙自初至五皆明之見夷者而所處有淺深難易之殊初九剛正明體見夷之初可以見幾遠去然明

亦已傷矣是明夷於飛垂其翼也以離象爲鳥則中虛者身而上下皆其翼君子義所不合而於行至於三日不得食亦猶是矣然所以不合之故君子有不忍自明者則以微罪行他有所往於行是去國有攸往是適他國非此時猶可有爲也在所去之主人猶未免於有言亦君子所不問也主人有言即本國主人有言所更適之國又有言也此交如孔子之去魯去衛在陳絕糧及伯夷太公之避紂皆然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之泰六二文明之主也見掩於坤明已夷矣然未入坤體之中見夷猶淺夷於左股左股之傷無害於便用言猶有可行也及其尚淺而用壯盛之馬以拯救之猶可得吉蓋見幾

明敏則戎疾不殄而烈假不瑕也拯馬壯或以戰君之惡言則於上爻不貫然此爻正文王受囚羑里之事當之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明夷之復剛正明體剛明之至而上應陰暗之主明之受夷己久而此時則可以嚮明除害矣故可於南狩而得其大首向言嚮明狩以除害大首指上六得其大首以成功言然上下有定分而除害者一時之權未至於天命人心必不可己之極則未可以遠行不可以爲貞而速於行也此爻正武王十三年而後伐紂之事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明夷之豐入於坤體明之受夷者深矣左腹幽隱之處謂暗體也坤爲腹地道尚右左其下也然六四柔正在坤之下入之猶淺可以獲處明夷之心於出門庭蓋處上之下未當職任是以可以遠去謂之獲明夷之心者雖獲去而明己夷此時之苦心亦晦其明之意也此爻殆微子去之之事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明夷既濟之入於暗體愈深而明愈夷六五柔中而處此是艱難委曲以自晦其明而在己之中順不容自已如箕子之明而見夷於紂然卒能自正其志也事勢不可挽君子宜自盡亦利於守正而已

上六不明晦初登於天後入於地

☲☷明夷之賁掩明者坤而上下各三爻入於暗體未深則明之掩亦未盡至於上六則離之三爻盡爲所掩而明盡夷矣故爲不明而晦者惟上六也以六處上初登於天也掩明之盡終不可久則後入於地矣此爻皆以象言而占之凶可知

☲離下
☲離上
家人利女貞

巽離皆女也而木火則相生風火則相助非若火澤之不能相合而卦體之九五六二既內外各得正位以相

應自初至五又陰陽皆得其位是有家人之象正家之道自內始故曰利女貞然曰利於女之貞則正之者男也

初九閑有家悔亡

☲☴家人之漸初九有家之初故泛以教家於始之道言之此如師之初六亦泛以出師正始言之然師之初六非正故言匪臧則凶家人初九剛正故言閑有家悔亡此又各因爻位而言也蓋平治天下不難而教家爲難家近而天下遠家親而天下疏耳目親暱之地不容少欺身心稍有不正妻孥皆得而慢之用情稍有所偏乖爭以之而起恩勝則流威勝則離矣故家者悔之叢而正家必自有

家之初始有家之初人情未有定嚮及此時而能正心示法以閑關之法度森然恩義交盡則庶乎人知所從而不敢生其慢易亦无所開其怨懟有家之悔可亡若於初而无以閑之則慢易怨懟之念以漸而日興漸至於不可復挽後雖欲悔之亦害義傷恩而无所及也此聖人之深戒也初九剛而得正故以爲能閑有家而悔亡也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二以柔順中正正位乎內凡事奉君子之令以行而无所專遂惟是中饋則其所司而惟酒食是議凡女

職之當盡者舉中饋可以包之得女子之貞而吉者也男子筮得此當如何曰亦只是從人而自盡其職耳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三以剛居剛失中其於家人也嗃嗃然恆以威勝始也過威而傷骨肉之恩繼則不能无悔亦危厲而非所安矣然剛而正者也則其威亦有道家人畏之而无敢犯雖悔厲而亦吉也如或處婦子之際而嘻嘻然則溺於宴私人无所法必至於終吝矣故宰嚴毋弛也

六四富家大吉

二以柔正巽體陰主利而正則利之有道又巽善入而能權近利市三倍是女之能以道富其家者女道之大吉者也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五以剛健中正正位乎外下應六二之柔順中正王者以此道而至於有家則勿用憂恤而吉可必矣言恤者恤所娶或非其人則无以成內治也然家之則在身在己誠剛健中正矣无患乎有家之或不中正也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以上九處家人之終故言教家久遠之道蓋言物行恆則眾人信而畏之有孚威如矣上九陽剛

則有威而巽體則非若九三之過剛言有孚故有孚威如而終吉也

睽小事吉

離兌亦皆女也然火在上而炎上澤在下而下行相乖離矣凡睽乖亦每自女子始也睽乖則人心違異不可有爲矣文王於睽乖之中求所以可不乖者則卦德兌說離明人能於人心乖異之時而以和說之氣求附麗於大明之人又明以察事幾則猶有可行者又卦變自離二三柔進居三離而後睽也離之六二上爲睽之六三以成說體也自中孚三

三柔進居五始字而終睽也中孚之六四上爲睽之六五以成離體也自家人二三兼此二變家人之六二上爲睽之六三家人之六四上爲睽之六五睽起於家人也皆柔進而上行剛則人心易乖而柔則人之所說也卦體六五得中而應九二己雖无才而虛中下人則得人之剛而有才者以相助有是三者則大事雖不可爲而小事猶可得吉也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二三言睽之未濟處睽之時六爻皆睽者而睽必求合人之情也故爻辭皆示人以可合之道初九无應以孤而睽者也孤則悔矣謂以剛正之不足以宜人也然天下豈无

同德而相好者九四雖亦剛爻而彼亦患於孤立則其與己不待求也而悔可亡矣如喪馬勿逐而自復也喪馬謂无以自行言无應也勿逐自復言不求應而人自應也使其逐之則狗人而失己矣失其剛正顧當睽之時己不可失而人亦不可苟絕絕人則人亦益睽而其咎亦在己也亦以其剛正之故是以亦必見惡人而後可以无咎初固說體而剛正者雖見惡人必不自失也惟剛與剛爻有取同德相應者柔爻則不然

九二遇主於巷无咎

三三睽之噬嗑九二上應六五而爲四所隔則睽矣九二剛而處柔君臣之義不妨委曲以相通故遇主於巷可无咎也此如張氏爲晉守涼而中原道梗則假道於罽以通晉亦其事也然不必以地限凡委曲以求通者皆是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三兌二睽之大有六三上應上九而制於二陽之間陰柔无力无以自拔見其輿則爲二所曳牛則爲四所掣矣又三本失中正而迹尤可疑當睽之時在上不勝猜狠則其人天且劓三處二陽中中虛亦有輿象前離卦離亦爲牛天作而髡髮刑劓割鼻之刑兌爲毀折而爲天且劓也如是是无初矣然睽非人情所安而陰陽之應其後固有終也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三三睽之損九四之睽以无應而孤也孤則不能有行而四之與初爻位本應苟其遇元夫而與之交孚元即謂初以亦陽爻故謂之元夫則亦有與矣顧當睽之時尤必危厲以處之然後可无咎也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三三睽之履以陰居陽下有應而睽居未能相遇悔也然以柔中而應剛中虛己誠求何患不應悔可亡矣蓋二本吾應是厥宗也中雖有間噬之即合如噬膚然謂四不泥以間往與二合何咎之有亦以柔中而位尊之故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

婚媾往遇雨則吉

䷵歸妹之上九本與三應而三制於二陽之間則上九以睽而孤矣睽之極則疑生似三爲更與二陽者見其汚如豕之負塗豕性好泥塗而自上視下則三四五三爻有坎象而坎爲豕以无爲有如載鬼一車鬼陰也陰處二陽間則載鬼一車也於是先張之弧欲以射之然上九剛明之德終知其必不然也則後說之弧知其匪寇而本婚媾矣往而求合於三則陰陽和而遇雨雨亦以不睽孤而得吉矣卦多以上行爲往此五上二處卑六三柔弱皆未能自來則五與上當下往以與之合也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水在山上其行多阻山上有水人愈難行上險下止見險而止故其卦爲蹇難行之地固貴能止而非可以終止但宜行之以平易坦白之懷而不可復存一行險徼倖之意卦變自小過三之䷿九往居五小過之九四往爲蹇之九五亦有震動而小心以進之意得坤體之中坎一陽在坤體之中雖險而亦中正以通者也坤西南卦位後天平易之境也坤爲地而順行之以平易之懷則履險亦平易矣若一於退縮不前而求他途以倖免則是退而入於艮體艮東北卦位後天益多阻而无可行矣如其力有不能則九五剛中有位處險能通者爲當時之大人利於見之而資其力而要以一於守正乃可得吉正卽平易之道也卦體自二至上皆得正位行无不正何險不夷蓋見險而不止不可謂智畏險而竟止不可謂勇智以圖幾則進非倖進勇於從正則原非止而不行而行亦卒无不可行也行險之道詳矣

初六往蹇來譽

䷾蹇之既濟陰柔處下非有能行險之才而當事之初艮體能止故往則必蹇而來則可有知止之譽也不往便是來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蹇之井柔順中正以上應九五九五方在險中而六二以柔弱之才爲竭力圖之則所行蹇蹇至矣然分爲王臣則義所當盡而匪爲一身之故雖事之濟不濟未可知而臣道所宜自勉也

九三往蹇來反

䷇蹇之比剛正則必往艮體之主則能止故往則必蹇以坎險在前也來反以就二陰得二陰之心以圖緩進此所謂見險而能止者也

六四往蹇來連

䷨蹇之咸己在險中陰柔无才往則必蹇來連於九三亦智之事也

九五大蹇朋來

䷦蹇之謙 己在險中蹇之大也陽剛中正而居尊在五固資眾之力以共圖在眾亦資五之才德懼力以爲之主所謂利見之大人也朋眾之來蓋不待召而至矣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蹇之漸 陰居險極前无所之往則益蹇然來資於陽則有碩大之功以九五中正以通且得朋來之助故利見大人則有功也坎體上爻大抵多凶然蹇上有來碩之吉者蹇只於難行非若屯坎之甚而卦義重見險能止且曰利見大人故諸爻多以來字爲吉也

䷧坎下震上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雷上雨下天地之氣舒散而萬物亦以解坼又雷動於險下則屯雷出於險上則屯難解矣凡大難初平皆宜於平易以與民安靜不爲煩擾然後眾心附之卦變自升䷭三往居四入於坤體升之九三上爲解之九四以成震體上本坤體坤爲眾也利西南而得眾之象也果其大難悉平无復當有所往其必當來復其所以安於无事如武王既克商則歸而偃武修文放牛歸馬之類如升卦之九二不變而居下卦之中然也如或難猶有未平不可輕忽是猶宜有攸往則宜夙往而夷之毋使滋蔓且早往則可早復而毋久爲煩擾如是則吉是皆期安靜以處大難初解之道也

初六无咎

䷵解之歸妹 大難既解初六以柔處下而應九四上有強援可安而无咎也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解之豫 難之既靖朝每多竊功倖位之臣卦之爻位多不得正惟九二以剛中上應六五之柔中中則可不失正則其餘之不中不正者皆邪媚也六五亦柔類不无昵於小人惟九三以剛中者匡其主以解而去之是用獲三狐得黃矢也狐獸之邪媚者黃矢中直也謂中直以事君是得臣道之正而吉也二亦非正能用中直即其正矣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解之恆 陰柔不中不正竊據高位以負販之賤而且乘君子之車人皆惡而思奪之是自致寇之至也才德不稱位雖得之以正亦可羞吝況不正乎設言其正謂或者與有解難之功也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解之師 九四成震之主動而免乎險者九四之功也然居位失正豫惟陽則不取位不正之義其威亦震主矣而又下係於不正之陰初六亦不正此人之所以多疑而不相信也然

九四究君子也震體之剛如能解而拇而女也指四言拇謂初六在下也而精白一心无少私昵則君子之朋至而孚之矣豫之九四亦言朋盍簪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於小人

☵☳解之困柔中居尊下應九二然難之既解君心易懈而六五之柔與陰同類私昵之小人未去則信任君子之念不專故君子必維是此心解然坦白不昵陰小而後爲吉然所謂維有解者要以小人之盡退而後爲孚不然者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不可謂之有解者也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解之未濟卦之六爻惟上六得正又以動之極居解之終有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之義故以解悖之成功言之隼在高墉蓋指六三言公用此藏器待時之道時即動極解終之時或以隼也以射隼於高墉之上則獲之而无不利也在高墉即指上六非是兌下艮上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山下有澤損澤益山又以坤上乾下觀之則是損下卦上畫之陽以益上卦上畫之陰損下以益上上之受益亦損而已夫至損下益上必出於時勢之萬不得已如兵大役或不得已而至加賦以給一時之用此固非吉皆損下益上之事凡用民財民力皆爲損下益上之事有咎不可爲正不可有行者也然事勢不可常雖聖人亦有權焉如果其出於萬不得已而一時損民益已而其平日所不忍損民之心與臨事而哀矜惻怛之意有足以相孚於民者則民亦信其心之愛民而事爲出於一時之不得已有樂爲輸將且忘其勞忘其死者是以不惟无不吉而且大善而吉且无剝民之咎可以爲正而利於有攸往蓋卦德上止下說止則有節而不過說則樂從而非强也又言當損之時百用皆當節省則宜何以用之如祭祀本大事而國用不足之時雖二簋之薄亦可用以祭享祭祀有黍稷稻粱四簋貳之爲八簋惟誠可將而厚薄惟其時爾不然則厚斂於民而奢用於已其何以免咎而可行哉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損之蒙損下益上之時初九以剛實益六四之柔虛而在初有可損而又皆得其正故當已已之事而遄往以益之急公奉上无咎之道也然損下益上非理之常故當斟酌其所以損之者濟上之急可耳毋彰上以剝下之失也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損之初以剛居剛實而可損者也九二以剛居柔矣損之則過中而不可損者也故九二利於自守其中以爲正而不可往若征則自失而凶矣蓋損下益上原非可行之道況不當損而損是予上以剝下之咎益之適以損之矣守己之正而弗損不使上有失德是正所以益之也蓋六五以柔處剛不爲甚虛則原非急於待益者也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損之大畜下卦上畫之陽益上卦上畫之陰六三損之主也故於此言下本三陽而損其一以上行是三人行則損一人也一陽上而一陰下是一人行則獲其友也凡事至於雜亂則必流而致損損其貳參之念而專一以行之則由損乃以致益國用煩則致損知所節損則受益事无不然此爻又所以致損益之由也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損之柔正而虛有不能有爲之疾急於得初九之剛來益己以損其疾而艮體虛懷篤實以下求能使之遄至則疾損而有喜矣損下而不失其正可无損下之咎也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損之中孚柔順居尊虛中受益又止體則損下而有節下兌說以奉之所謂損而有孚者也故不期益而益自至或益之十朋之龜卦體外剛中虛有龜象古人用貝爲貨如今人之用錢雙貝爲一朋十朋之龜謂龜之價直貝十朋言重寶也貝海中介蟲用其背在五則不欲損人以益己而欲違之謂辭不受也然人所樂奉弗克違也是大善而吉也卽象辭所謂元吉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損之上九以損下卦之陽益上卦之陰而爲上九是受益之主也一陽止於卦上又艮體之主也已益而實則不必更益止而有節則不復求益故不惟不欲損下而且以益下爲心顧損下而傷民非正益下而傷惠則亦非正要之有不必損上而可以益民之道惟心乎民焉則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弗損而益之者宏矣故无咎且得其正而吉而澤之所被民无不說服其得臣不可以家計也

䷩震下巽上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雷動風鼓勢相助益又以乾上坤下觀之則是損上卦下畫之陽益下卦下畫之陰損上以益下在上亦有益

矣以上益下民无不說且下而寵極於下（下至初爻是實惠所被民无不徧非實心於益民者不能但恐惠民而非出於中正則違道干譽小惠未徧未足以得民心而有爲也卦體五二皆得中正是上以中正施之下以中正受之則非私恩小惠可知故卦德上巽以深入民隱下動以趨應於上君民交孚何不可爲利有攸往雖大川之險无不利涉矣而兩象上下皆木又有涉川之用也（巽木下入楫也震木上俪而動舟也又中虛舟之象也）

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

三三（益之觀）初九以損上卦之陽益下卦之陰而爲初九是受益之主也一陽動於卦下又震體之主也居卦之下未有職位似不當得益動而有爲則其才其力有可以作爲而報上之益欲不徒受益而思報上之益故利用爲大作然未當職任而動而有爲則實有非分之嫌況所爲未能盡善則不惟非以報上而適有以累上是咎之叢也故必所爲者元吉而後可以无咎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於帝吉

三二（益之中孚）六二柔順中正非求益者而當益下之時二以虛而在下則雖不求益上必有以益之如或益之十朋之龜（取象與損五同）二雖以不欲得益者違之弗克違也但陰居動體或有動於中而不能固守其正故必永貞而後得吉又王者受天之益亦宜用此順理而永貞之道以享於帝則又卜郊之吉占也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三二（益之家人）當益下之時在下概當得益而六三柔不中正居動之極則不宜得益而益之用凶事蓋使之動心忍性以立其誠而知所守是亦所以益之如其能有孚而改其不中妄動者以合於中則如告公用圭有所守而信可通也（風雷之際有交孚之義圭所以通信亦所以守也）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

三二（益之无妄）六四亦非中而柔而得正且損上卦下畫之陽益下卦下畫之陰則四固成益下之主也且巽體得正能以巽順孚二陽之心而深入之者四以益下爲心則合於中行以告公而見從矣故雖遷國之大亦利以之爲依焉依猶倚賴也言實心信從也坤爲國邑坤本在下今損四益初則四連三二以成坤體而在卦中故有遷國之象遷國以益民則非苟遷也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三二（益之頤）陽剛中正以居尊位中實則實心愛民中正則益民有道巽體善入則惠必下究所謂中正有慶者

也有孚惠心則勿問而元吉矣惠心本諸心之惠也上既有孚以惠下則下亦有孚惠我德布於民爲德惠我德以我之德爲惠也此所謂元吉也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

䷩益之以陽居上風體之極動而不常不思益民而反求益不已是以莫益之而或擊之以其立心勿恆故得凶如此也

䷪乾下兌上夬揚於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以五陽決去一陰其卦爲夬決如決水之決開之使去而已言易也顧天下无可易之事見以爲易則忽之而難生焉故必揚其罪於王庭不使之得以有辭也盡孚誠以號召其眾不使之得而間我之眾也且猶存有危厲之心恐彼或陰肆其毒也又當告戒先內治其私邑否則失巽順之道而未可以吉亨也巽於象爲風風之入人无形而人无不孚上之命令亦自其私邑先自治而後治人不與人以得有口實也而猶不利於即戎不可專尚威武謂威武非所以勝人君子自有不動聲色者存也萬全而後動如此則利有攸往而小人可去矣

初九壯於前趾往不勝爲咎

䷪夬之大過居卦之下當事之初而恃陽剛盛壯之勢遂壯於前進其趾以是而往躁必多誤无深謀慮失之心必不勝以自取咎矣此若赦之舉趾高是也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夬之革以剛居柔而得其中能臨事而懼憂惕呼號戒備周矣則雖莫夜有戎其亦可以勿恤也此即所謂孚號有厲者也詩云既敬既戒

九三壯於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

䷪夬之兌以剛處剛而失中其壯往之氣見於面目淺露如此有凶道矣然剛正君子也而獨與上六應似爲有私於小人者若能決然於決小人而不徇私係則如獨行遇雨雨以兌澤言指上六也至於若濡若濡則非真受其濡而爲眾君子所慍以形迹疑之也然卒能成決去小人之功而无係私之咎也蓋徒恃其剛而淺露輕率則致敗沈潛有蓄則不必急於自見而有功所謂決而和者也爻具此二象在人之自擇耳夬之內三爻大抵與大壯同然大壯以圖事言故六爻皆取壯義而不以上之二陰象小人陽爻中亦不取決小人之義也夬之陽壯與大壯同而卦指兌之一陰爲小人則陽爻中皆以去小人爲義實與大壯有不同者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夬之需以九居四剛失中正而才亦不足矣然當眾

陽有事之時則四亦欲以決小人爲事而在下三陽之前居固必不安譬无膚也才有不足而尙在五之後行亦不能前其行次且矣九二亦以陽居陰而以剛中故與九四不同是當讓中正有爲者處前而己隨其後如牽羊焉兌爲羊在前四當退處其後也則不安不進之悔可亡然而衆陽皆壯往者四寧甘處後乎則聞牽羊之言而必不信矣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

䷪夬之大壯九五衆君子之主也然比近上六上六兌說之主能以柔媚取說於君子者九五比之與之合體則中於柔媚者深雖知其爲小人而去之之念幾不能決

如莧陸焉莧卽莧菜莧陸則馬齒莧生莧之陸而葅多性味酸寒滑是處莧中故名莧陸所處陰溼而得溼氣爲爲得陰氣之多者然卒有陽剛中正之德也若能決以決之則正所謂決而和者合於中行而无私比小人之咎矣

上六无號終有凶

䷪夬之乾孤陰在上衆陽決之无所呼號終有凶而已矣

䷫巽下乾上

姤女壯勿用取女

陰盡於上而又見於下君子以爲非意之所期也故謂之姤巽以柔伏於下亦入人於不及覺之意也時五陽方盛而一陰敢於遇之則其不貞而壯可知故曰女壯猶言婦女大膽不怕人是人柔媚實不貞而壯也非謂其勢之已壯若說其巽伏於人而引與其事則害正之禍不可止矣故勿用取此女也小人媚君子君子能絕之而不惑則亦不足爲禍矣

初六繫於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姤之乾陰之已動其勢上行但巽體之柔方入而伏而盛陽之勢猶足以阻之故冀其靜而不行如繫於金柅柅以止車无用金者此言其堅剛耳則正而得吉柔下以伏於人若妄進而有攸往則只見其凶矣雖未必遽肉然已見其爲凶道矣其在君

子則不可以爲小人之弱不足畏而忽之也豕雖方羸實能蹢躅以進要必當早爲之閑也蹢躅與彳亍同左舉曰蹢右舉曰躅言舉步進行耳非跳躍也孚字只作實字看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姤之遯初陰魚也方伏於二陽之下則九二包而有之制之在己本可无咎苟使之得遇於衆則陰且得志有爲而爲害廣矣故不利賓也婦寺宮中給使令何害與之事權交通外庭而亂作矣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姤之訟剛柔相姤人之所欲情也九三過剛則猶靳

於遇柔者而近不初比居則不安臀无膚也遠无所應行无所之其行次且也如此則亦厲矣然无陰陽相濟之用亦无昵於柔媚之傷其於大咎固可无矣剛過之柔以濟之而小咎自不免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

䷫姤之四與初應而初柔始動近比於二四剛失中正无德足以得民而又隔於二三故九二包有魚而九四包无魚矣失民之心孤立无與凶之所由起也同一初陰而二有不利賓之戒在三則有次且之厲在四則爲无魚之凶是可見无以御之則陰爲愿德以陰陽之正言則陰亦不可无不可以一端泥矣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鼎之初陰在下而易潰瓜也九五陽剛中正爲眾陽之主據方盛之勢以杞包瓜防在下之陰至易易耳然陰陽相勝天運固然則欲防初陰夫豈可徒以威力勝也心明於淑慝之辨而大其含容之度有包與之量而實密於意外之防含蓄其章不露聲色則小人自不得以有爲而亦无從而生怨氣化之盛衰人力自足以挽之有隕自天非志所敢期而天命自集矣此不服以人君言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乾之過剛而无位一无所姤姤其角耳高而无與是亦可吝然无陰小之昵亦无咎也

䷬坤下兌上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澤上於地肥澤之氣所萃則物亦聚而生焉卦德坤順兌說人心順而說則相聚矣卦體九五剛中六二坤體應之得眾心之應是爲眾所萃也故卦名萃萃之大者莫如假廟爲後者即王自萃其精神以入廟而萃祖考之精神而合族之人心亦於是乎萃焉是亦順說而得應之道也又以人情順說斯固人心之萃而萃而无主則其勢終散故必利見大人九五剛健中正即當時之大人萃者見之以爲主則亨而必利於正然大人中正則萃而主之者亦中正矣又以物萃則用可豐故用大牲吉人萃則事可爲故利有攸往此又萃時之所宜然也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往无咎

䷐萃之隨初與四應而三陰其同類也四雖非正然陽剛君子君側大臣初六應之所宜孚者而方萃之初其志未定又以陰柔溺於羣類則有孚不終乃亂乃萃矣燕朋之萃習以爲常初若呼號正應則羣陰一握以爲笑一握猶言一齊也能勿恤眾人之笑而往應於四則无亂萃

燕朋之咎矣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萃之困 六二柔順中正上應九五而處羣陰之間能牽引其羣以萃於五是則所謂利見大人亨利貞者吉而无咎之道也且以中正應中正以順二坤體而說五兌體上下交孚如此則精誠所萃雖用禴亦可以交於鬼神而无不利矣夏祭曰禴夏月物未成其祭薄故禴爲薄祭卦象言大牲者以萃時所宜用言也此言利用禴者以二固陰爻陰則虛而用主儉且言其在誠不在物也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萃之咸 陰柔不中正而上无陽剛之應又初二各有

正應則各有所萃是雖其同類而非與己萃者故求萃不得而萃如嗟如无攸利也然上六雖非陽剛而爻位相應若往而應上則此順彼說亦可无亂萃之咎然以困窮而往得无位之窮交亦小吝矣於事可羞而於理无咎故只小吝

九四大吉无咎

䷬萃之此 上與九五同德而處說體則得君下比近於羣陰而羣陰順從則得民然所處失正且眾心之萃而來歸者於五猶有所隔而四實先接之則亦危疑之地而咎之叢也故必其所以致君澤民者皆得大吉而後可无咎蓋果能與君同德同心則能大吉矣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萃之豫 陽剛中正所謂利見之大人眾心萃而歸之以處尊位誠當位而无咎矣順而說剛中而應亦孚而无悔者也但以兌體比上六之陰上六柔媚說君五與之比恐漸染而不无間於元善正固之德則有无以孚於人而致悔者故慮其匪孚則亦惟自脩其元善而永久正固之德德深固而不搖則人亦永无不孚而悔可亡矣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

䷬萃之否 上極无位孤陰无應則不安矣然能以不安

而齎咨涕洟以處之改其媚說之志爲憂懼之情則亦可以无咎也

䷭巽下坤上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地中生木木入地下然後漸升而上卦變自解䷧柔上居四以成內巽外順之體解之六三上爲升之六四蓋草木甲坼則上出於地其根入於下而其萌芽之柔者升於上也其卦爲升卦德內巽其志而外以順行則有能升之具卦體九二有剛中之德而六五柔中以應之則值可升之時是以升而大亨用此巽順而不失爲剛中者以見大人在位者自可勿恤而南征吉也南征者嚮明相見之義也

初六允升大吉

䷭升之䷀乾 卦主於以柔而升巽體之柔入於下而後生於上猶木之根允升之本也柔巽以入於二陽二陽與之信乎能升而大吉也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升之䷎謙 九二剛中誠實以事上六五柔中虛懷以應下交孚之至矣以是而升雖用禴亦无不利二陰位且卦主於柔故亦言禴无不誠之咎也

九三升虛邑

䷭升之䷆師 陽居下卦之上巽以上升而前无所遏進此

則入於王國矣故有升虛邑之象虛邑坤象

六四王用亨於岐山吉无咎

䷭升之䷭恆 柔順以升於上卦之下而得其正所謂柔以時升者也王以是巽而順行者享於岐山則吉而且无不時之咎幽可通神則他事之吉可知矣地之高而在上者則爲山

六五貞吉升階

䷭升之䷯井 六五以柔而升居尊位尊位似非柔所能居然能虛中以順理則正固而可得吉且敷之以致治如升階之易矣林次崖引書云治道允升於大猷

上六冥升利於不息之貞

䷭升之以柔居升極升无可升而昏冥於求升不已也此亦无所利矣惟用是不息之心以守其正則不息之貞是爲利之亦止人之貪求而動之以反正也

䷮坎下䷸兌上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坎水而塞其下流爲澤乃澤下有水則澤中无水矣又坎陽卦也兌陰卦也以兌陰而揜坎之陽又坎二之陽爲三之陰所揜兌五之陽爲上之陰所揜皆以柔而揜剛是陽剛之困也然卦德坎險而兌說又坎中之陽以處險而能通而卦體之二五皆以剛得中是處於險阻

之中而有和說之致當困窮之遇而不失其所以亨通之道得處困之正者也蓋惟其有剛中能守之德是以身雖困而道亨惟其身困而道亨是以行險難之途而能有和說之致坎以剛中而通兌亦以剛中而得說之正亨者內省不疚之自得於中而亨之發見於外者則說也故惟剛中之大人以德言乃能吉而无自失之咎又以兌爲口舌當處困之時而有言則人必不之信君子固不可以口舌說人亦不當危言以貢禍也晦默而已

初六臀困於株木入於幽谷三歲不覿

䷮坎下䷸兌上之卦以剛困爲主六爻則剛柔皆取困義以剛

處困則有守而可无咎以柔處困則必取凶悔此又卦
辭之所謂大人吉也初六以陰柔處困之下故曰臀株
木謂木下抵臀坐之困而非所安亦取坎木堅多心象幽谷謂坎
之下穴入而不能出三歲不覿以其陰柔无以處困故
益窮如此
九二困於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享祀征凶无咎
䷮困之九二以剛中之德而處困窮之地然身困心
亨人皆說之反困於得所欲之多有酒食之饜飫焉酒食
取坎水及時雖无應於上然同德相求五亦方在困中
中滿之象而急求有剛德之助是朱紱方來求己以其力相濟也

朱紱純朱之紱人君之服指九五也方猶將也然其時
方來者未來而將來也不當以方字作正字解然其時
猶處困而未可大有所為也惟是利用享祀誠可通神
而以征行則凶猶洪範言作內吉作外凶要以剛中有守可无咎也
只宜順文解不
當勉強串說
六三困於石據於蒺藜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
䷮困之大過陰柔不中正而處於二陽之間以前則困阻
於四如石之剛而不可移澤下之剛者則石也以下則據於蒺藜
之上而不可安蒺藜指二之剛坎以求應則无應於上
為蒺藜多刺之象如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妻謂應也本義其妻則六六字當是上字本欲捨人
之剛而適以自取困窮其凶如此
九四來徐徐困於金車吝有終
䷮困之坎二五之剛皆為柔捨而處困惟九四之剛上
无柔捨則非處困者然九四應初而初困於下則在四
當有以拔之乃居位非正則无以濟人而又阻於九二
之剛如金車焉力不能勝故其來徐徐以困於金車之
故下行與人而不能急於濟人吝矣然正應終合可有
終也
九五劓刖困於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困之解九五居尊而上捨於上六之柔劓也下乘九
四之剛刖也以君而困於便嬖及其強臣是困於赤紱

也赤朱之淺者臣服也紱天子純朱諸侯黃朱黃朱即
赤也此言困於其臣或與朱紱混看者非○此如唐
之季世內則閹寺擅權外則藩鎮擁兵也然九五剛中說體剛中則能有為
說體則為之有方而從容善處蓋近習及強臣之根禍
既久則非可以卒除惟在己者不失而處置有方則自
有以服其心而消弭其強悍故能乃徐有說然當困之
時非遽能大有作為也利用祭祀而已左傳云政由宿氏祭則寡人
然祭祀且利之是至誠感神固无慮強臣之不化也九說
五爻辭不及九二則九二爻辭亦
不必將朱紱方來句式著意可知
上六困於葛藟於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
䷮困之坎以陰柔處困極行則有所縶繫而難脫困於

葛藟（澤畔蔓草）居則臨下勢危而不安於鼁黽（澤上危木曰欲墜之形）動則有悔矣（曰者自念之辭）始則以柔處上而揜人之剛故終於自取危困如此然自知其動則有悔而痛自損抑改其所行退居人下以征則吉而可保終也（三困二陽之間又險體也而且不正故進退皆不可行其凶尤甚上則前无所阻又說體而非不正故猶望其悔而征吉）

䷯ 巽下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巽木入坎水之下而上其水（木入水下能遡引其津液以榮於上）有井之象井居其所而不移而井中之水自爲人所資以養其功及於物雖人之邑居或有改移而井終不改在井則日供人之取汲而未嘗有所喪亦不見爲功而无所得但往者來者皆井其井而已（言皆資之以爲養也）凡前人創制立法必爲後世可久之規雖世殊事異而成法終不可變在守其成法者非有所失亦不見其爲功往來井井猶所謂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而已然此非巽志循理剛中有守而能通者必不能然如有王者且必世而後仁如或厭成法爲无益而見小欲速自作聰明則或汲水汔至亦未盡其繘於井上而羸敗其瓶前效盡隳後无可守凶之道也（繘汲水之索也）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三之爻（井之需）井之六爻以陽剛爲泉以上出爲功初六陰柔則无泉在下則无以及物故爲井泥（其泉已窒塞也）而不可食（有所滯之乃廢舊之井禽鳥亦不之顧也只設言其淤而已无及物之功耳非必真禽鳥亦取水也或謂秦人謂井上汲水轆轤曰禽井廢則轆轤亦不設而以此駁程朱之疏是亦泥於文義而已）人之无能而賤爲人所棄者如此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

三三（井之蹇）陽剛則有泉矣而處下未能上出其下斷盡如井下之谷（谷音有其字上似二人非二八與山谷谷字不同不可誤作谷字谷者井底旁穴也）其水射出以及於鮒而已（鮒鱒魚也井下有之亦指初也）甕敝漏其上无應水不能上行也（北方汲水名以甕漢鮑宣妻提甕出汲）此在下之賢德或被鄉閭而澤未能遠施者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三三（井之坎）剛正不雜於陰柔井之渫也在下之上而未能上行不食也（三非无應時未上行耳）然其賢才已著顯於世故人皆爲我心惻（以未見用而惻然惜之也）顧人惟无可用之患而非不用之患既可用汲矣（在下之上則時亦將汲矣）有求賢之明王則賢者得行其道人君得賢之輔而天下皆蒙其澤是將並受其福也

六四井甃无咎

䷯井之大過陰柔則无泉而柔正則非淤又所處當井之半故爲甃砌其井之象甃者以甎砌相甃砌於其井雖之四圖使汚水不得入也无及物之功而其井自此脩潔則可以受泉矣故无咎此學未至而自脩者也

九五井洌寒泉食

䷯井之升陽剛中正井洌之至矣中正爲潔之至坎體之中北方之水是寒泉也後天卦位坎居正北其上坎口不揜得以功及於物故食也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井之巽上六非陽剛而象爲井口正以其斷畫故井中之泉可以收汲取而上出轆轤以收繩者故因謂之收勿幕以使之上出有孚謂井中之泉功及於物井養不窮大善而吉此爻亦以成井之終而言也

䷰離下兌上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離下兌上火然則澤乾澤決則火滅又離夏兌秋白盛而趨成變革之時又二女同居而志不相得人情有變革之勢故卦爲革凡法行之久不能无敝敝則不可不革而人之情循習故常難與圖始故當有所更革之初人每以爲不便而未肯遽信必待行之稍久習而安焉而後信之以爲可行故言已日乃孚欲更法者宜見其當革則革之而已若曲徇人情則敝无可革之日矣此泛言革之情勢也顧變革原非易言非果確不可行則自不宜輕變而變之稍有未善則變法卒不可行適以滋之紛擾卦德內文明而外和說文明則析理者精利害灼然於心而變所當變原非好爲生事和說則處置有法酌乎通變之宜而行所可行不至大拂於人情是其所革者皆大可通行而順乎正道爲可以守之而不易者夫然後法行而人信之以爲是革所當革而无紛

更滋擾之悔革之悔可亡也此又言革之非可輕革而欲更法者必當圖其盡善也此卦元亨利貞四字與他卦之解又稍不同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

䷰革之咸聖人重言革故卦之六爻多有不欲輕革之意初九剛正明體非无更法之才德者然處初位下事權不屬上无應與孤行寡助故惟堅固以自守如鞏用黃牛之革焉黃中牛順牛以離亦實亦初九所不足而此以勉之然固守其正則不妄爲以取悔亦非俯仰以從俗也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三爻 革之夬 柔中文明得應於上內揆之已外度之時而皆可以革矣然變革之大惟恐慮有未周而事有未當則不免於咎也故猶得已日而後革之離爲日內卦三爻猶離體則爲今日待交外卦二而後爲已日也已日乃革之與象辭已日乃孚不同已日乃孚者既革之後已日而後見信於人也已日乃革之者今且未革待已日而後革之也熟思審處之至也如是則行之得吉而无咎矣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二三三 革之隨 九三時必當革矣然過剛不中則行之而少和說從容之致以是而征則必致凶雖九三剛而得正其革固皆所當革而亦不免於厲但時既當革故革之言丁寧反復至於三就謂未革之先其丁寧告戒以示人當革之意者已三就矣如武王之泰誓三篇是也三就以自初至三言則亦已有孚於眾而可行也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二三三 革之既濟 出下卦入上卦去離體爲兌體時已革矣九四以剛處柔則革之容有未當而可悔者顧時事所當革且處之剛柔不偏則於人情和順而悔可亡也且君子舉事凡以爲民必其平日之實心有以見信於民而今日之所以改命者亦皆其出於愛民之實則有孚而改命吉矣命謂命令卽其所革之事也不然悔未易亡也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二三三 革之豐 革已過中舊敝盡改九五以陽剛中正之德當順天應人之時履至尊之位政教法度煥然一新以與民更始是大人虎變也虎變者凡鳥獸羽毛至夏而敝落至秋乃更生細毛其毛羽鮮澤而文采著顯虎則有威大人之象而虎之文尤爲炳著也內卦離火於時爲夏外卦兌金於時爲秋去內卦而居外卦之中時已革而秋矣正虎變文炳之時也虞書仲夏鳥獸希革仲秋鳥獸毛毨此意又亦根卦名之革字來又西方白虎虎亦以兌金言也然此非易言也必人於未占之前有以自信其爲大人之德可居大人之位及事之行可以使民皆信之然後足以當此否則妄矣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二三三 革之同人 居革之終革道已成在爲君子者已如豹之變皆有以成其才德而卽在小民亦无不革面聽從海內同風一俗矣當此之時不可更有作爲變易成法以征則凶惟當安靜守成以居於正則吉蓋上六原非有爲之才而聖人亦不欲輕言革也

鼎元吉亨

二三三 巽下離上 鼎烹飪之器以木入火烹飪之用而卦體初足二三四爲腹五爲耳上爲鉉又有鼎之象焉故卦爲鼎卦德內巽順外離明又五爲鼎耳而離爲目有聰明之德巽順則心之說理者深聰明則慮之研幾者審卦變自巽二

二柔進居五以成虛中文明之體巽之六四上爲鼎之六五耳目之聰明由心之能深入於理故也柔中而應九二之剛則又人君之知人則哲而能信用大臣也以是而調變陰陽化成天下亦如鼎之烹飪物无不化矣故曰元亨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三二爻鼎之大有初六鼎趾也上應九四則上行而顛趾方鼎之初鼎未有餗但有所積之否耳謂塵汙之類汝顛趾適利於出之以初六之賤而獲從九四之貴如得爲人妾以生育其子則於妾亦榮矣其在初之陰柔固无咎也因敗以爲功因賤以致貴亦君子所恥也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卽吉

三三鼎之旅九二當鼎之底以載實者陽剛則有實矣而比近初陰初陰巽伏以入於陽柔媚小人九二苟與之孚則實爲我之疾且相陷而爲仇矣惟九二以剛中自守則我仇有疾而不我能卽吉亦遠小人不惡而嚴之意也任鼎實之重故以此義言之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三三鼎之未濟以剛正居鼎之腹承上卦離明之體是本有雉膏之腴者也然五爲鼎耳虛中聽賢之君而三不與之相應又當上下之交變革之際是鼎耳有所隔而无以舉行變革只謂出處之際三急於行而臣未能擇君也鼎之舉行必以耳猶用賢必虛中之君也則其行塞而雉膏不見食於人矣然人惟无可用之患而非不見用之患六五之虛中任賢必不遺三三能自守則陰陽和方雨以虧其不得君之悔而終吉矣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三三蠱鼎之大有九四本陽剛有實且近君大臣其任綦重而下應初陰九四初六皆非得正是君方任四而四復委初必不能勝其重昵朋比之私壞君上之事鼎折足而覆公餗矣此爻爲大臣任小人之戒書曰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弗任詩曰式夷式已无小人殆琐琐姻婭則无膴仕卦惟初陰爲在下之小人故九二與比而指之爲仇九四與應而以之覆餗九二剛中則不能我卽九四不中不正則致形渥之凶也大臣至於覆餗則其刑固當剭凶可知矣形渥當作刑剭只是重刑謂其罪當誅耳且以韻叶之亦當作剭非必鄧康成屋誅之解爲秦法也或謂形渥爲形狀羞愧而汗出渥然則覆餗之敗何止於汗顏且接凶字不上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

三三鼎之姤五當鼎耳之象柔中而聰聽是黃耳也離得中書故坤之每言黃鉉舉鼎之橫衡以虛中而下聽九二之剛中爲黃耳而貫以金君聽於賢以舉行鼎實之所以可享尸賓也六五亦非正任賢勿貳柔中卽其正柔或不能固利於固守其正而已金鉉自指二言不指上九五虛中應二故曰黃耳金鉉上則自爲玉鉉矣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鼎之恆 上於鼎象鉉鉉以舉鼎任亦重矣非不能當之而過剛則折過柔則屈上九以剛處柔則剛而不過如玉之溫潤以爲鉉焉以此導君之行大吉而无不利矣

䷲震下震上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一陽動於二陰之下其象爲雷雷者天地之陽一陽之動卽天地生物之心其振動奮迅之機有出於自然而不能息者人得天地之心以爲心則當常操存是心以立神明之體而待夫應事接物之用然後與天地相似而不可使有一念之卽於怠荒雜於人欲夫然後則事物之交无鉅无細皆以有主之心應之物雖賾而不厭事雖動而不亂此一心之所以无不通也又以震象爲雷雷則有可畏之威凡境事之震動可威者尤足以深人戰兢惕厲之志顧事无大小忽易之則見爲甚易知惕厲則辟不艱難見以爲易則行之雖易亦艱惕厲於艱則雖處之甚艱而亦終於易矣此卦內外皆震在事則爲重大艱難之至在心則爲操存惕厲之至在震本有亨通此榮言而人之操存其心者能於事物之方至皆以恐懼惕厲之心志處之則此心常存而應事有主其所以應事者翻可以從容暇豫者出之雖使艱大之投甚有可畏亦可以有所矜持而不至失其所守之重矣故言人能震來虩虩虩本蠅虎之名小蟲似蜘蛛而身長常捕蠅以食者以其居壁隙中故名虩其出則震動驚顧常若有所恐懼者故以虩虩爲恐懼驚顧之貌○此卦象以此句爲主則得笑言啞啞則雖震驚百里之大亦可以不喪匕鬯也震驚百里以雷之威而喻言艱大也不必以陰陽蓍策合百字之數亦不必謂雷之聲恰是聞於百里其言不喪匕鬯則因震爲長子而以主祭之事言之此卽震之亨也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三言震之初陽剛正以成震之主而動於下九四亦震卦之主而居四失位又震之陽以自下而上者爲主四則已在卦中也方震雷之初而遂能虩虩則後可笑言啞啞可知矣吉之道也以初成卦主故爻辭與象同此其初而預言後也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於九陵勿逐七日得

三爻震之歸妹震初之陽自能以處震爲震恐懼在未事之先而其才又足以无失於震者也其餘陰爻則不能自以處震爲震而迫於震之來然後知震而其才又不足以當震故不能无自失者也然生於憂患而凡卒能知懼者則亦可以免凶故六爻皆无甚凶之辭六二陰柔乘震之剛初剛方動而上故爲震來而厲至於大喪其貝以躋於九陵自初至四中虛象貝自二至四有艮象故言躋於九陵然以其柔

順中正則猶可自守以待常故勿逐而可以七日得也
七日云者蓋如復卦之七日
來復歷七爻而復於故處也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

☳☱震之柔不中正无以處震故散緩自失蘇蘇然蘇緩也今所謂流蘇者蘇蘇散而下垂是自失之狀也能因震而改行則可以无眚矣憂患所以生人也

九四震遂泥

☳☳震之復九四亦外卦之主而居四不正又陷於二陰之間則无以自震矣故遂陷泥而不能震也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震之隨六五之才非能處震者乃前震已往後震復來迫之往來皆震无時而不厲矣然以其有柔中之德則能恐懼側身脩省可大无所喪而能有作爲蓋殷憂啟聖六五之危亦未必非六五之幸也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於其躬於其鄰无咎婚媾有言

☳☳震之柔處震極不知所爲索索然自失索索猶蘇蘇也而其視矍矍然驚顧不定神明失所主矣以此而征其凶必矣如其早知所震不待於其躬而於其鄰之時而恐懼脩省則庶可无咎而猶不免於婚媾之責言也婚媾有言

蓋亦鄰震之所及責言亦取雷聲之震也

☶☶艮下
☶☶艮上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一陽止於二陰之上其象爲山陽自下升極上而止且并以止二陰在天地之生物則由變而化各正性命所謂成之者性在人則已成之性有物有則而寂然不動之中萬象森羅已備所謂主靜立極以爲應事接物之本此艮之所謂成終而成始也凡人之心一於虛靜則天理炳明耳目口鼻心知百骸皆各得其所當然之則本其虛靜之中以應事接物斯能見天理而不見可欲

雖歷乎聲色貨物以極於紛華靡麗之場勢位富厚之炫亦能確乎有守而惟理是從安止之至也又艮之象山山則有各安所止之意凡人物之所止各有定分不同而人物之性即我之性顧强物以徇己則物有不從舍己以徇人則紛而鮮當蓋揆之己心而有所未安則施之人物之情而皆拂此不得所止而咎之叢也惟率其本然之性則得夫人物之所同然之理斯間之己心而无不安亦施之人物而各當夫人物之心以无不安原未嘗舍己以徇人而亦非强物以從己則所謂物我兩忘者此矣此卦內外皆艮在事則各有定止之象在

心則寂然不動之體而人身之不動者惟背故借有形者言之艮亦有俯背之象艮其背言止於所當止則得其虛靜之天而天理炳明之謂也艮字以見爲義人能立其虛靜之天而淡然无欲則一身之耳目口體各安夫天理之則非无耳目口體而不從耳目口體之欲以動所謂不獲其身也如是則雖歷乎應事接物之紛而因物付物各得其天理之安无累於外无動於中所謂行其庭不見其人也故言艮其背此卦象以此卻爲主○周子曰聖可學乎曰可學聖何如曰一爲要一者无欲而已无欲則靜虛而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其庶幾乎正此卦象之意則可不獲其身則雖行其庭亦不見其人艮其背无欲也不獲其身靜虛也行其庭不見其人動直也行其庭不見其人以卦體上下敵應不相與之象言之艮之所以无咎也○震動艮止二卦義若相反然震之動所以恐懼脩省而防其欲艮之止所以主靜立極而安於理則其致一也又震者生物之始震來虩虩學者之誠意正心爲學之始事也艮者生物之成艮其背則意誠心正爲學之大成也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三二爻艮之賁

初陰在下本无能動艮體則止於下艮其趾也趾不妄動无咎之道恐其陰柔不能固守故利於永貞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三二爻艮之蠱

以人身取象六二當腓之處腓易動者柔順中正以居艮體則止其腓矣然行止惟時非可一於止者而九三剛止於未可止之地下之二陰皆爲其所止則雖時乎欲行而不可得矣三止於上非二之陰柔所能拯是不能拯其所隨而其心不快也腓固隨股而行者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熏心

三二三艮之剝

九三剛正宜爲艮卦之主然陽以極於上而後可止三當上下之際則未可止而止也非可止而止則內外不交動用皆廢如艮其腰胯之限而分裂其脊脊於上脊謂之夤血脈不通屈伸不可矣蓋時止則止事物未交而先爲意必之私則靜體不虛固无以爲應時之本然時行則行事物既交而絕之而不應則日用云爲必皆失所安而心之神明亦四繫拘繫无以適矣此釋氏之絕物苟非死灰槁木亦厲熏心而已惡睹其能空寂也艮之內體取象與咸相似而正相反咸以動爲義而六爻皆應故初二皆動而三不能止艮以止爲義而六爻皆不應故初二皆爲三所止而三亦不復動也

六四艮其身无咎

三二三艮之旅

以陰居陰止而得正又四當脊脊之間正可止之處而其才則不足以有爲艮其身而无咎也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艮之六五居上之中而陰虛有口輔之象咸以三☶漸四爲心以五爲脢則以上爲口又兌上缺也艮既以三爲限以四爲躬則以六五爲口六五中虛亦有口象人之易發而難止莫若口之於言六五柔中止體則能艮其輔口非不可言也但言有序則是能止其所不當言之言所謂時然後言者也六五非正則所行未必无悔然能愼言則知顧行矣故不正之悔可亡

上九敦艮吉

☶☶艮之陽極於上當止而止內外皆艮敦厚其止所守者安固而不搖持久而不息吉之道也此爻乃所謂

艮其背者

☶☴艮下巽上

漸女歸吉利貞

木生於山以漸而長內艮外巽安於止而巽讓以進又卦變自渙☴☵九進居三渙之九二上爲漸之九三自渙則難止漸進以止之旅☲☶九進居五旅之九四上爲漸之九五皆漸進而得其正者凡進之必以漸而得正者莫如女歸止則非動於欲巽則行之以禮故爲女歸之吉占又卦中四爻皆得正位而凡事之將以漸進者皆利於正也

初六鴻漸於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漸之巽爲鶴則亦爲鴻荀九家易家人巽爲鸛鴻乘風高飛行有序而進有漸九月北風以漸而南故六爻皆取鴻象初六漸進於始以陰居陽未得所安爲鴻漸於干干水涯猶高岸也山之下卽高崖鴻以淵爲安崖非所安也小子處此亦厲矣然其所不安者亦有言語之小傷以初未得應故无援之者耳可无咎也

六二鴻漸於磐飲食衎衎吉

☴☶漸之巽柔順中正漸進而得位得應鴻漸於磐矣且以中正應中正則能盡忠順以事君故得祿而无愧於心其飲食衎衎然吉可知矣

九三鴻漸於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漸之觀卦以漸進爲義而九三以剛過爲止則漸非所漸拂矣鴻而漸於陸非所安也陸艮山象也且過剛而无應九三孤陽自處夫征不復人莫之與也下之二陰皆爲所止婦孕不育失陰陽之和也如此則凶矣惟以其剛止者用之禦寇則爲利之

六四鴻漸於木或得其桷无咎

☴☶漸之巽爲木體鴻不木栖然以六居四爲得其位雖乘三之剛苟非所安爲鴻漸於木而四之順巽爲善於相處不失其正則或得其桷桷本屋上椽之名而木故亦名桷爲可安而无咎矣

九五鴻漸於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三三漸之艮 漸進而高鴻漸於陵（陵又山上之高阜）下應六二而爲九三之剛止所遏（本義中四字疑衍文）所以婦三歲不孕（婦指六二言以陰陽不能合也）然正應必合且權位在五終莫之勝而得吉也

上九鴻漸於逵其羽可用爲儀吉

三三漸之震 漸進之極乘風高飛鴻漸於逵（逵九達之道也雲路空闊无所不達故亦言逵）然剛德而巽體也是眾方志進有爲而上獨飄然遠引其清風高節亦可以勵世之貪位苟進者矣故高飛无用而其羽可用爲儀是亦吉之道也蓋卦之

止而巽者本以不干進爲進若夫以干進爲進則就若遠引爲高要之人以奔競祿位爲心則進退皆失據風斯下矣

三三兌下震上 歸妹征凶无攸利

兌以少女自下於長男兌說震動以說而動是動以男女之欲而非禮義之正歸者在妹而非待男之求且二體皆以柔而乘剛而卦中四爻又皆不正是故以是而行則必凶而且於室家之道无攸利也蓋女而以私情說男則其歸必无以正位男說於私始說之終必得而棄之以女心之无忌憚也故文王之因象垂戒如此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三三歸妹之解 卦爲歸妹六爻皆爲妹象而以所應之位爲其所歸初九剛正女之賢者而上无正應又其位卑而在下故爲歸妹以娣娣則不能自行跛也然以其賢則跛而能履蓋能承事小君之所不及以佐其君子則亦征行之吉也（兌爲毀折而初在下故爲跛）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三三歸妹之震 男剛而女柔正也九二以剛中而歸於六五之柔則是女誠才德而男不能有爲失其所配眇矣賴

以九二之賢稍能有助眇而能視也（其毀折在上故以爲眇）然在九二則利於幽靜守正利幽人之貞而已不可以不遇之故而變其守也（女不得於夫士不遇於君皆只宜幽貞自守卦爻原只設箇影子在人自審不必泥已嫁未嫁已仕未仕）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三三歸妹之大壯 柔不中正爲說之主又時至於三其歸妹之情甚急而須歸久矣然上无正應而不德人所賤故歸妹以須而反歸以娣三居下之上原非賤媵以人莫之娶而須又不及待則雖娣亦行也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歸妹之臨　以剛處柔於女德爲賢上卦之下則貴女也而於時无應時至於四亦愆期矣失婚配之時剛則能守以待其遲歸有時也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歸妹之兌　此又以六五爲妹以九二爲所歸也柔中居尊下應九二帝乙之歸妹也陰性吝嗇於女則富而能儉實爲美德且儉而得中其女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之良也不恃貴不恃富在女德之盛月幾望矣自三至五有坎象爲月五居其上幾望歸妹之最吉者也小畜月幾望以勢位歸妹月幾望以盛德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歸妹之睽　上之爻位與三爲應而三亦陰爻則不成剛柔之應動體居歸妹之終其歸急矣而上與三皆虛以女承筐則无實震象如筐而中虛无實以士刲羊則无血羊兌象陰本爲血而此以其虛則吉无血也皆禮幣貴誠辭无不膽教之以直信也今皆虛如此何以成室家之好无攸利也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離下震上　雷電交作天威之豐以明而動人爲之豐以英明之資而動作有爲勢无不摧其亨固矣王者至此有好大喜功之志而又不能无盛極則衰之憂然勿爲徒憂也宜於善守其常勿至於過盛如日之中而勿至於昃可矣聖人憂盛危明而欲人之自盡人事也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豐之小過　豐以明動相資爲用離體明而在下則勢不足以有爲震體動而有爲而明或不足初九以明處下與四雖皆剛爻而四方資初之明初亦資四之勢然後相與有成故以同德相應爲遇其配主雖均爲陽爻而无咎應孤行之咎以明動相資而往必有可嘉尚之功也旬均也猶言是一般也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豐之大壯　六二離明之主而上應六五之柔暗凡在震以下之陽撐於上之二陰故也又有雷固必在冥晦之天也則二之明反爲所掩豐其蔀障蔽也而日中見斗日中言日方中時謂離也若欲往而發其明則君方閽而不之信反得其疑疾然愛君之心或不能已則惟是積其孚誠以發之庶乎有感而能開爲得吉也二五皆柔亦本不相應但二之明亦有資於五之勢位以有爲然以柔應柔則本非應故往得疑疾以謂无因而至前爲要君也不應則發之爲尤難故惟有積誠而已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

䷶豐之震　九三正應上六而上六重陰蔽明其暗爲尤甚豐其沛旛幔之蔽高大於蔀而日中且見沫小星亦見其暗甚於見斗三雖

可用之明如右肱焉而上不之顧則折其右肱終不可用然道雖不行於九三固无咎也疑者猶有望其信折則无復望其用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豐之明夷九四已入震體而剛爻則尤明者也上爲重陰所蔽故豐其蔀日中見斗指蔽於六五也二應五四比五故其蔽同而九四君側大臣處位未正又其明信皆不足故不能如二之有孚發若然既蔽於上則反而求助於下得初九之剛正明體者以相資或可有爲遇其夷主吉也夷平也四貴初賤而四之德則不及初貴初之德則日夷主○震體本皆上行當豐之時志在尚大故皆非能下應者但四欲上行而蔽於陰則不得不反而下求助耳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豐之革六五本柔暗又以震體處豐之時志在尚大不自揆度故下之賢明非其志嚮所用是以豐蔀見斗而二得疑疾三折右肱然六五柔而得中則或者其明可發故二可有孚發若四亦求助於初五若能以其柔中者改其尚大以虛己求賢而來致天下之章明則所謂日中而照天下者有以爲天下之慶而致一身之譽矣吉之道也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

☲☳豐之上六居豐之極故其志上而不復知下動而不復知靜暗而无復可明好大喜功不知自揆是豐大其屋而反以自蔀其家以闚其戶則閱其无人亦朝虛无賢才之意至於三歲不覿此則滿盈之至而不復日中者三之所以折肱也凶莫大焉此皆以震體而處豐累之

☲☶旅下離上

旅小亨旅貞吉

山上有火山止火炎去而不留以山之止象旅寓以火之去象客也故有羈旅之象羈旅之時寡所親近最爲難處大事之不可作爲可知但以卦體柔處外卦而得柔中以順於上下之二陽居外卦即旅居也凡處旅貴柔而柔中則又非過柔者

順乎陽剛有爲之人則其人將爲我助又卦德內止而外附麗於離明處旅貴安靜誠實則人信而親之又能自附於明達之士則己所不足明者其將導之如是則大事雖不可爲而小事猶可亨然亦止小亨而已凡此皆處旅之正能固守其正則吉也處旅而得小亨亦便是吉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旅之離處旅固貴柔然初六以柔止於下則太卑瑣矣瑣瑣以至於使人不復齒數誰不能陵之斯其所取災也言災以此瑣瑣者取之也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旅之鼎 以六居二得其所安旅即次也次寓所也順而得中可裕於用懷其資也下之初陰止於其下與之同體得童僕貞也六二柔順中正以與人故得旅之吉如此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旅之晉 剛非處旅之道而九三過剛不中以處下卦之上何以得安是旅焚其次也上承離火有焚其次之象艮剛體以剛正者待其下下誰親之喪其童僕也九三非不剛正也然以此處旅則雖貞亦厲矣

九四旅於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旅之艮 以九居四則不過剛處上之下則能下人是以得旅於處非若即次之安然可暫處矣且其體剛明則又非无防身之用者得其資斧也然下應初陰而上又无同類且所得亦終非正位故我心不快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旅之遯 六五柔中文明所謂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者況文明之德素著是其於旅所行亦无不得其文明雖旅處不无所費而其費甚小終於聲譽著聞而且得命於上如射雉只一矢之亡不足惜也旅五不取君象君无旅也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於易凶

䷷旅之小過 處旅必以柔順謙下爲宜而上九恃其剛明以窮極於上如鳥居於巢其取禍必焚其巢巢於上上之象焚離火方其自恃剛明以上於人旅人先笑也至於焚巢則後號咷矣以其剛戾不和自失其柔順之道而不自知喪牛於易焉離本畜牝牛吉而上九喪之凶其所自取也

䷸巽下巽上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一陰伏於二陽之下有潛伏深入之意其象爲木爲風木之幹合而根歧以深入於土又天三陽達於上而地八之陰自下承之也又風者以陽遇陰陽氣方充實而陰入之陽不得入陰不得出則旋轉而爲風故至實之處而下有空穴則風生焉詩云大風有隧有空大谷而風之爲物又无隙不入者也故巽卦以陰爲主陰體柔順遍於陽而未能達則陰委曲附循乎陽以達之有巽順之德焉陰既附而循乎陽則陽亦相與浹洽交孚而合體无間矣是以在巽多言有孚以陰陽之交孚言也究竟陰體无爲陰之得以有爲者實以巽乎陽而陽爲之主此卦內外皆巽則爲巽順之至而二五卦之中位皆以陽居之初四二陰皆巽伏於陽以承事其下是以陽得陰之用以有行而陰亦得承陽之用以布之行而其行可亨然從陽以行此陰小之亨此陰小不必柔惡小人而陰道只爲臣爲下爲婦皆是

非能大有作爲則其亨亦小亨而已道有可亨則其行利有攸往要非陰小所能自主也利見大人則巽順乎大人而有往耳使非見大人而專擅有行則失巽順之道而未可以言亨也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巽之小畜巽爲進退爲不果凡柔巽之至則每欲進而不敢蓋細密詳慎而惟恐拂人之意則反无以自主也初六柔巽居下成巽之主故於初言之震陽在下其恐懼以求自達巽陰在下其進退以求順人利於斷以武人之貞言可行則行无庸彷徨慮然曰貞則斷以從理而非期果於自用也季文子三思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是亦此爻之所云也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巽之漸巽而在牀下巽處於卑也古人坐者臥者通謂之牀尊者坐於牀上卑者坐於牀下其實臥座亦於牀下巽下卦有牀象九二處下之中以在巽體故吉巽在牀下也以剛處柔位非所安然九二剛中非過巽以自失者自卑尊人本乎此心之誠而用史巫紛若以道達之史爲冊祝之文以告神巫以歌舞說神皆所以道達誠意以享於神者此亦申命之意申命以尊行於卑史巫以卑達於尊也有可亨之吉而无自失之咎也

九三頻巽吝

䷸巽之渙巽之過剛不中非能巽之質居下之上非能巽之人以是而勉於巽則頻爲巽而不能巽矣風體之極每不能恆勉爲之巽適以取吝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巽之姤以孤陰處二陽之間柔而无才事上使下皆有所難故不免於悔柔而得正居上能下巽以事人而非邪媚其悔可亡且四近而爭於九五者卽所謂柔順乎剛利見大人而利有攸往者故可以有田獲三品之功也田之取象未詳三品上殺以供乾豆祭祀之用中殺以供賓客燕享之用下殺以充君庖射獸以逮鼈者爲上以死遲者爲下也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巽之蠱九五剛健中正以居尊位臣民无不順從固大治无事之世然以在巽體則不无苟安而少奮庸熙載之志言莫予違斯玩久而弊生焉斯不能无悔矣然以其本剛健中正也則偶悔而能急反有弊而能急舉必於得正而吉而苟安之悔可亡所謂得正而吉者非謂其安於故常而以其能知所更也蓋安於故常則致悔而无初能知所更則貞吉而悔可亡可以有終而更又非苟然也必也先庚三日以丁寧詳審其所當更者於未更之前而不必後庚三日以揆度其更之而可久可長者於既更之後蠱以既壞而更始者言故言甲巽則法未至於壞而弊竇已生有當

隨時更改以杜其弊而舉其廢者故言庚巽以行權庚之者隨時處中之權也先天卦位巽當丁庚之間而巽之陰則始於午中丙丁之間也終於子中壬癸之間也則所更者无不得正隨時更改以適於正所以得貞吉而處巽之悔可亡也此惟剛健中正者能之蠱以撥亂反治宜大有作爲故言元亨巽本治世无可作爲但隨時救弊補偏以維持其治是亦小亨而已也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三三巽之井上九本剛爻以其居巽極是始終一於巽而失其剛者上又柔位也本居上而過巽以在牀下不當若是之巽而失所以斷喪其資斧在上而一无能爲如此雖正亦凶矣況不正乎

三三兌下兌上

兌亨利貞

一陰見於二陽之上有和說潤澤之意其象爲澤於行爲金金以內剛而外澤者地四生金而天九之陽涵而成之也澤者以坎水而塞其下流爲水之所瀦水不下流則其氣充溢而上以行以榮於實體之上能使其和潤之致見於外焉水氣之榮於草木皆自其皮膚而上行也是澤之爲物固附於至實而能達者也兌卦亦以陰爲主陰性柔順惟陽有可附則浸淫滋灌以附之有和說之德焉陰既附陽而說乎陽則陽亦從而說之故說道近於柔邪而陽德亦每因之以致疚也是故說體不同本於中之陽以達於外而見爲和柔之德者斯說之主於己而爲正動於外之柔以役其中而說之及以柔說人而致人之說者則說狥乎人而爲邪此卦內外皆兌則爲相說之至而亦二五皆以剛得中是說之由中達外而足以感人之說從故亨卦之三上則附乎陽以說陽本柔媚而无實苟爲君子者反從而說之斯失正矣故戒以利貞也

初九和兌吉

三三兌之困剛正居初无所私繫和說之致自動以天和而吉矣

九二孚兌吉悔亡

三三兌之隨以陽居陰且比於柔疑有悔者然以剛得中則和說之致本於實得由中達外而非動於外以媚說於人者矣孚兌吉而悔可亡也

六三來兌凶

三三兌之夬六三於內卦爲說之主以柔爲說輕矣況柔不中正以來而說於二陽以上說下用說之窮也凶之道也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三三兌之節凡柔媚之足以說人每有深於道義者然說

於正則日進於正矣比於邪則日即於邪矣九四質本剛也而居四未正則邪媚亦不能无惑焉是以承五比三而商所兌而未得寧也果能自立其剛而介然秉正疾邪則无比匪之傷而有喜矣

九五孚於剝有厲

䷵兌之歸妹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而上下說從亦盛時也然上六以柔媚說人而九五比之苟受其媚說而孚之則剝人君之德而且以剝天下之民者孚於剝矣縱九五陽剛不至深爲所剝然亦有厲而不安矣可深戒也九二比六三而能孚兌吉九五比上六而遂孚剝厲者九二位卑而六三居其上自已不安不能工於媚

人且居二四之間三亦不惟二是說故九二得信志也九五人君尤小人所百計求媚者且九五自恃以中正居尊則反有以開納悔之寵也

上六引兌

䷵上六成兌之主於上附於二陽以用其媚悅而引說已但九五陽剛中正則有未易於引兌者耳

䷧坎下巽上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風固善散之物而能散物者風行水上風散而水波亦隨之披離解散故卦爲渙人心以有所激沸而至於渙則其勢不可以有爲矣卦變自漸䷴剛來居二（漸之下爲渙之九二）得下卦之中以爲二陰之主內體喜之又坎爲通柔往居三（漸之六二上爲渙之六三）得三位以上同於四三四同類相比外體孚之蓋人心之渙以漸而渙欲萃其渙者亦以漸而收而內體得所主則近說外體得所同則遠歸而渙有可亨矣且王道以得民心爲本而欲萃天下之人心者莫若以誠假之王假有廟王者自萃其精神竭其誠意以假於祖考則祖考之精神雖已渙而有以聚之且祖考之子孫其由合而分以不无散處者亦可於廟中而有以萃其志矣渙者可萃則可以涉險故利

涉大川而卦體巽木坎水有舟楫之具焉要所以收人心之渙而可以有爲者則必利於正固人心非一時之小恩小信所可市也（渙與睽亦相似而有不同者渙只是人心散而不聚未至於相與乖違若睽則乖違矣故睽只小事吉而渙則可以復聚以有涉川之用也）

初六用拯馬壯吉

三爻渙之中爭此卦內體當以九二爲主初六柔而處下非有濟渙之才然當渙之初合之猶易爲力況恃九二剛中有以爲之主故用拯而得馬之壯拯救也馬壯可因指九二也而得吉也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

三三渙之觀　變自漸來不得志於外而反於內又以陽居陰位則非所安悔也顧人心當渙散无主之後得九二之剛以爲之主九二剛而得中人心歸之則二亦得所憑而安矣是奔以自外而得其机以二爲下卦中位机机與几同古者人坐而憑几以爲安其字從木從几蓋木几也坊本誤作机且并音几誤甚故其悔可亡此所謂剛來而不窮者也

六三渙其躬无悔

三巽渙之柔不中正宜有悔也然居三則志在有爲而居下之上則時又可以有爲且卦之所以渙者以風水相遭而沸激不平之故而六三以其柔比外卦六四之柔則內外之志同類相合可以得其心矣況剛以主內九二柔以附外六三尤事勢之宜也三果能自渙其私以有躬之心以出而附人之心則雖未合於中正而權時之宜亦可无悔矣此柔得位乎外而上同者也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三坤渙之六四爲巽主是本卦之所以渙者然居陰得正上巽於九五九五孚之是君之信臣又當濟渙之任者也柔正非能有才人心輕之然下无私應是能純於忠順其上而盡渙其朋黨之羣者爲大善而吉矣有私應而能渙之且以爲吉況本无私應則渙往非勉大善而吉也況无私之至能爲君撫循天下以合天下渙散之人心而盡歸於君則是因其渙而成聚者積之有若丘焉則尤非常人思慮之所及也顧不測六四之能若是也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三巽渙之巽有號令之象人心渙散非號令无以通上下之志而使之聚而令出惟行弗惟反若令之而復自反之无以信於民也又非可以虛文市也使號令愷惻而實惠不行則終无以得民矣九五陽剛中正且巽體能有以深入民隱故當渙之時能有以汗其大號以信於民又渙王之所居積以實惠及其民渙居積本有費之惠未足爲善然當渙之時則有宜然者則民既感於王言又懷王惠而渙者可萃无失民心之咎矣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三坎渙之陽剛則有才居上則可爲巽體則深入民隱居渙之極則易爲功飢者甘食渴者甘飲而時又將濟矣故能渙其血則去而无離叛之害渙其惕則出而无瓦解之憂无坐失民心之咎也按言血言惕似指坎言言能安集其民也

三兌下坎上

節亨苦節不可貞

澤上有水其容有節凡天下之事皆莫不有其當然之

節而不容過者合其節則可通不合其節則滿以至溢而傾覆矣卦體陰陽適均是不偏於剛柔之用也又守節以剛而剛過則苦卦之二五皆陽居之是剛得中以有守而非過也如是而可以得節之亨矣然或矯爲過苦之節以駭世而干名則又不合乎中正之道雖亦有行之者君子宜知擇焉无震驚其奇不可守以爲正也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

☵☱節之坎大抵節之六爻正重於中以節則有定故也初九有陰柔之應於上然方事之初未容遽行而前有九二之隔則時亦未可行初九剛正有以自守不出戶

庭非竟不出也待可出而出耳審慎如此无妄進之咎矣戶者自堂入室之門初最在內也此伊尹囂囂時也

九二不出門庭凶

☵☱節之兌正下體二陽爻大抵草澤之賢之象九二剛中非无德也前无所隔可以出矣然居陰失正又不與五應是知節而不知通不出門庭而凶矣門大門也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節之需柔不中正其欲難厭且上承水澤滿而溢不能節若則嗟若而已欲縱成災其所自取將誰咎與

六四安節亨

☵☱節之兌以柔正上承九五其節出於安而不待勉強亨之道也只取自守不取應初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節之臨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行之有自然之安无拘廹之苦故往有可嘉尚之功在天下也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節之中孚節終險極而一於守節其節苦矣然上非不正也時遇之窮耳至此則雖貞亦凶然守所當守雖苦亦甘悔可亡也此與卦象之不可貞者不同

☴☱中孚巽上兌下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澤上有風風感水受相孚无間風水爲渙而風澤爲中孚者坎流水也水流而不受風則相激沸故渙澤止水也止水則與風相受矣又中孚與比亦相似然水地以形相比而風澤則以氣相孚卦體二柔在內則中虛以二五言則皆中實中虛以虛而相受心之无我也中實之孚以實而相與心之至誠也卦德上巽則順民情而深於民隱下說則順上令而心說誠服皆中孚之象也

中孚之至至於可以感无知之豚魚豚只是以豕言畜之以時則應時而至是亦孚所感也鱘魚之暴韓子祭之而徙於海誠之感而已矣或謂豚魚魚名天將大風則拜舞於水面今所謂江豬拜浪者然與象意不相協矣則吉而利涉大川言誠无不可爲也然以正而孚則有如是之吉若不正之孚有

非所孚而孚者則足以致凶而已故又必利於正也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

䷼中孚之渙初九上應六四在事之初宜慮度其可信而遂信之則相信可以保終而得吉蓋以剛正應柔正也然使初之不虞或至信非所信至於中途而悔之以有他焉則於信爲不終而於己之心亦不燕矣此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之意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中孚之益卦名中孚本以二五之皆中實以爲實心實德之交孚故二五取同德爲相應與他卦不一例也鶴

陽鳥而在澤者九鶴也居二在陰也實德積中而聞於外故言鳴其子謂其氣類之同者謂九五也非謂此鶴之子也或謂不當以五爲二之子而欲以初九之同德在下當之則无當於此卦中孚之義矣好爵謂好德如孟子所謂天爵吾與爾靡之者靡縻通用主二爲言吾之德足以縻爾是與爾以靡戀於吾也故吾鳴而爾和也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中孚之小畜三以柔不中正居說體之極以柔媚說從爲孚人之具而无實心者也以此而上應上九上九又孚信之極每非所信而信而風體又動而不恆者也故爲得其所敵猶言匹也上欲動而三遂爲鼓之上欲靜而三遂爲罷之上欲哀而三遂爲泣之上欲笑而三遂爲歌之一人之或鼓或罷或泣或歌皆用以說人而非能自主小人之態如此二三二爻皆不言吉凶人可以自擇矣此爻解者每全失之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中孚之履以柔正上承九五巽順貞純而九五亦孚之臣節之盛寵遇之隆月幾望也凡巽體之四皆以柔順入於五而五孚之者又柔而得正故巽之四无凶咎下應初九而四以巽體務於上入君心故不爲援引之私計馬匹亡也馬謂初剛匹言與己應也此不必棄初而不與應卽使援初亦爲君而非爲己終之馬匹亡也事君若此无盛滿之咎矣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中孚之損剛健中正有其實德居尊而以實心與天下相信使天下皆有以信之爲孚之主故九五九二皆以實德爲應而相孚君臣一德一心有孚攣如巽五多言有孚小畜之五亦言有孚攣如而意旨有不同者小畜攣巽以畜乾故所以者其鄰而已此爻則爲一卦之主其孚之攣主攣於二而非攣於四也孚之正而无咎也

上九翰音登於天貞凶

䷼中孚之節曲禮雞曰翰音巽於象爲雞翰羽也羽有枝幹故曰翰雞交丑而先鳴故曰翰音雞有翼則能飛飛則可登於天亦理有宜然信之非不正也然雞雖有翼而其飛實不能登天執有翼而

信其能登於天則信非所信矣上九居爭之極剛過自用而實失其正以九居上本非正故知信而不知變信非所信類有如此自以爲正而得凶矣登天居天之上

三三艮下震上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四陰二陽而二五卦之中位皆以陰處之陽居三四爲失其位是陰過於陽陰小之過也故爲小過陰小之性柔而自下嗇而不廣斂而不舒是其過皆過於小而非過於大且其性慎密則亦止於小有所過而不至於大

過收斂慎密於道固有可行是以小過而亨顧小過亦非中道行因乎時時或當有小過者則小過但卽其時之正而利之矣非謂盡當過小也如送死本宜從厚而時乎處貧則以斂乎手形旋葬懸棺而空爲正而厚葬者反爲非矣又如邦无道則以危行言孫爲正若危言危行則反非正矣又如國奢則示之以儉此皆當時小過則小過爲貞而利之者也要之謹小慎密非大有爲之撰卦之剛德本不足有爲而惟柔道爲盛故小過亦只可施之小事而不可施之大事當大事而過爲收斂退縮則僨事矣又卦取三四象身外之四陰象翼則有飛鳥之象取震爲音鳥飛過高則音不下聞故飛鳥遺音不宜上而宜下人能自安卑約度德量力而不敢恃才以妄有作爲亦如飛鳥之遺音焉則大吉之道也恐人疑其過於慎小爲小節故特言其大吉也

初六飛鳥以凶

三爻之體初六本止體且陰柔无才而處下乃當過之時而上應九四則其志上行而不自揆度如飛鳥之欲上焉徒以取凶而已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三爻之恆二五皆陰也而卦體猶中孚而君臣有定位矣近比九三之陽而二爲其所止然非正也舍三四之陽而求合於五是過此過字當讀作平聲其祖而適遇其妣得非

應之陰主而已祖妣字只是言陰陽耳然如此則君處上臣處下君處陽居五臣處陰止於定分不及其君而適合臣道之正可无不臣之咎矣六二柔順中正有以自守而過乎恭故能如此遇猶合也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三爻小過之豫時方陰盛陽微以陽剛處此過爲慎密小心猶懼有失而九三剛止於二陰之上則不能然也弗過防之則從或戕之禍亂作於意外矣凶之道也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三爻小過之謙六五柔主也而九四震體以剛廹之然當小

過之時而以九居四則能行過乎恭而可无咎以其不爲過剛而適合臣道之宜也顧剛性震體未必所安若往而上陵則有危厲而所當必戒矣蓋時有當然而九四亦本非正勿用永守此過恭者以爲貞也此亦小過時之正耳只當從本義前說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小過之咸以柔居尊而无陽剛之應自恃其尊則不足有爲雖密雲亦不雨自我西郊而已於是而弋取六二以爲助取彼在穴穴謂六二居陰又山下之穴也則亦陰爻終於不足有爲也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小過之旅過終動極陰柔无才而上而不下不合乎陰小之宜而過於亢滿如飛鳥之離於極高離當訓麗不能復集凶之道也此非人之咎也是謂自取其災眚而已

☲離下 ☵坎上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離下坎上以氣相逮而相濟也澤火則互澤火指有質者而言故相逮水火則濟水火取其氣之交故相濟也水不得火則无以行其潤而有生成之功火不得水則過亢而无所止故火資水以養水資火以行二者之氣適均而相爲用萬物之生成皆由於是脩煉家之說及參同契之旨實皆以坎離交濟爲主其說本此是以離下坎上爲既濟文王以時已既濟則事功之已成无庸更大有作焉其有所爲亦不過事之小者以隨宜布置或以防敝爲可亨耳爻位六爻皆以得其正亦時爲既濟庶政畢治庶官得人之朝但宜於固守其正而勿使至於復失則守成之道也然治亂相尋如循環治不生於治而生於亂方其始也時之未治小心畏慎惕厲以成治功迨夫治定功成則每不免於驕盈而縱佚恬熙亂本生焉而不知所戒矣卦之內體以柔得中正以成文明之德而其勢上行初之嚮於治而有既濟之吉也卦之外體則以

陽陷於二陰之間而其勢下夷日就於衰而不振矣故言其初吉終亂非必其終於亂也亦欲人之知制治未亂保邦未危以无至於終亂而已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坎既濟之蹇車之在下者爲輪物之在後者爲尾初九剛正明體志在有爲然既濟之初百事已治可无所爲而位下尤不當有爲故曳其輪濡其尾欲行而復止剛正自守則无咎矣蓋戒辭也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坎既濟之需柔順中正文明之主上應九五宜於可以有

行顧時當既濟君有怠心九五溺於二陰之間則无復有用賢保治之志是以婦喪其茀二陰交故言婦婦車非禮則不可出大抵未治而求治之日人君非賢无與共事故皆知急於求賢及夫已治已安則雖賢主不无怠心有功之臣且有遺誅放者況在下之賢其有望於搜羅及之乎是以太平之世賢才多湮鬱於下而无以自見賤此故也然以喪茀之故而逐之則自失矣故戒之以勿逐蓋中正以自守則終无患其不行七日得也問終身有不得者則奈何曰文王不得於紂而卒以興周孔孟以及朱子不行以終身然未始不行於萬世也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三三既濟之屯既濟之時不當輕舉妄動且太平之久人情安於无事而非萬不得已以興師動眾則成功爲尤難況時將過中尤當嚴內治以防亂萌不當徼外功以求快意也九三剛明之至喜於動作有爲而久安之餘成功宂亦非易故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後克之說命曰惟甲胄起戎惟干戈省厥躬傅說蓋亦爲高宗之剛明慮此然以其剛明故能有功而內治終於不可不飭征討之後不无倖功以徼爵位者以勤勞有功而又使小人得以進用既濟之治其愈危矣故又戒之以小人勿用庶有以保功而不至於終止則亂也離爲甲胄爲兵故有用兵之象小人勿用句則於成功後而戒以飭內治之辭如成王既伐四征勿庭六服承德之後則歸於宗周董正治官是也時解以慎於擇將言則失之矣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三六既濟之革既濟已過中矣亂萌其必有見者出明入險以濡爲懼繻當作濡其義方順四交坎體坎爲水故以舟中之意象之而曰濡六四柔正能小心而知懼者防其濡而有衣袽有可以塞舟之罅漏矣而心猶終日戒焉思患預防之至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三三既濟之明夷九五陽剛中正非必不賢顧當既濟過中之餘而居坎險以溺於二陰之間勢已日替其不能振作者多矣下卦離明方日長炎炎以行而上斯固坎體之所不如也九五之以卦累而非吉者屯以震成卦主而五因處屯失勢也既濟以離明方長而五因既濟以積衰也履之九五以傷於所恃而夬履致厲兌之九五亦以傷於所恃而孚剝可危夬之九五則莧陸而未光大過之九五則生華而无譽此皆累於兌也有德之君且然況无德者乎是以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九五陽爻故言東六二陰爻故言西然多福自求人當知所自謹而已

上六濡其首厲

三三既濟之家人九五猶剛中有爲者也然已不能振矣況上六以陰柔居險極而在既濟之終沈溺晏安不知防患其以濡首致厲所必然也濡以坎水言

意

三三坎下離上

未濟亨小狐濡其尾无攸利

未濟非不克濟也有可濟者存而其時則方未濟耳坎下離上水火各居其方其本具而其氣未交其體全而其用未顯然正惟各居其方則本體具全而後可交相爲用是未濟者既濟之本也先天卦位離東坎西原水火之始後天卦位離南坎北正水火之位而上經首乾坤終於坎離即先天乾坤坎離居於四正之意抑以先天易爲後天而坎得坤位離得乾位之意也下經首咸恆終於既濟未濟則又見乾坤離坎之交以顯六子之用自山澤通氣雷風相薄以終於水火不相射焉而必以未濟終則猶然坎北離南之位也文王謂未濟而有

可濟者存人事亦惟患无具不患无時卦之六五以柔得中而居尊位柔則順理以圖幾柔中則所行合中而柔非廢弛居尊則得以有爲文明之德著於四方又卦之六爻雖未得位而剛柔皆相應是可濟之具存矣是以可亨然未濟而求濟要必其審幾量力然後可要其成若未嘗審於事先而昌昧以往及於垂成而才力不能繼則如小狐之汔濟而濡其尾終於不克濟而无攸利矣小狐疑以坎言蓋如離之柔中則克濟如坎之險陷則不克濟也程傳云狐大者多疑故履冰而聽冰下有水聲則不敢涉欛其陷也小狐則不知畏欛朱子云狐尾大濡其尾則不能濟水矣此又設象以示人知戒也无妄及井之象辭及比九五家人九三爻辭皆設爲兩端以示人知擇

初六濡其尾吝

三三爻未濟之睽未濟之初陰柔處下方在險體无以求濟涉而濡尾可羞吝矣

九二曳其輪貞吉

三三卦未濟之晉九二上應六五可求濟矣然方在險中時未可濟二以剛處柔而得中能審慎安詳自曳其輪而不肯遽進坎有車輪之象无干上之嫌有從容之節所以得爲下之正而吉也愚此爻之說與蒙存俱大異蓋以九二應六五本理之正此爻獨以曳輪爲正者正以未濟故其若謂此及六四俱不及未濟道理而謂二剛五柔恐有陵逼之嫌故以處柔自止爲安於臣分則凡他卦之九二應六五者何皆不以陵迫爲嫌而此獨嫌之不可通矣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三三卦未濟之鼎未濟之時以柔不中正處險之極以此求濟其征必凶矣然以柔乘剛其或志在濟時而非爲己私則居下之上將出乎險若奮其涉大川之勇以有爲於當世是亦利之本義云以柔乘剛即謂其以六居三爲有有爲之志非謂其乘九二之剛也占者宜自擇也本義又云行者可以水浮而不可以陸坎之故占者陸行則本非水行是六三爲柔不中正以行險極之象宜得凶也若本將水行則行舟本是險而六三又爲坎終將濟之象矣解者固鮮得其旨也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於大國

三三卦未濟之蒙以九居四非正也出險入明處可以求濟之

時而失其剛不能有爲悔矣然本剛明之體也能勉而正則時已可濟得吉而悔可亡然以不正之資求勉而正以勝撥亂反正之任非震動奮發以極其陽剛用力之久不能也果能震然用其伐鬼方之勇雖至於三年之久要必使之有截其所而後已焉則可以有功而有賞於大國矣勉之九三无才德而居三爲有志故因其志而勉之九四有剛明之質而居四志墮故因其剛明而激厲之於三曰利涉誡之也於四曰震用伐之也然皆以坎離之際未濟而可濟之時思未濟之亨以柔得中此以全體言而居三四之位方變革之時則又有宜用剛者時當可濟則宜乘勢痛掃一番故宜於陽剛用力之久也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未濟之訟六五亦非正也君德貴剛柔自非正然未濟之時以其虛中而有文明之德如文王之嶽柔懿恭虛己以應九二之賢不必自用而用人以求其濟正爲得君道濟時之宜貞吉而本无可悔也此无悔自是无可悔而已也悔與他卦又不同是非无可悔而已也文明之德顯於四方如日之在天天下咸彼君子之光此正以離在上取象此心之孚洞達光明而四方咸以其孚相信无纖毫之私焉吉而又吉矣此更推廣一層

上九有孚於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未濟之解有剛明之德居未濟之終才德可自信則未濟而終濟可期有孚而於飲酒无有不能濟之咎矣然自信不可過而剛明亦非可恃苟肆然一往至如涉水之濡其首焉則自信之過而反失其道矣蓋才有可爲時有可待而所宜自盡之人事要不可以忽忘也

易經如話卷之二終

易經如話卷之三

烏程盧葆辰子純
婺源汪　紱雙池著　後學　上元鄧嘉純笏臣
同邑程夢元陛園　同校字
同邑余家鼎彝伯

彖上傳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此彖傳孔子釋文王卦彖之辭古本彖傳自爲一卷漢儒費直始分析孔子彖傳以附於各卦之下朱子本義原依古本而程傳則依費氏本有明之初程傳朱義並用則又析朱子本義而附於程傳之本永樂而後專尊朱義故刻本又不載程傳然其本則仍用程傳之本失之久矣今復改從原本

置十翼於上下經之後云孔子見乾道之大故以天道明乾義又析元亨利貞爲四德而以聖人之德配合言之首節言乾元也元大始也乾元者陽氣之始動其朕兆无可窺其道則發生萬物之道實理之所渾涵无所不具无所終窮大哉乾道之元乎故萬物莫不資此陽之動幾以爲始而此有生之氣與所以有生之理則又貫徹始終无所不統此乾元之所以爲大也乾元是太極動而生陽而陽之始動實猶然全體太極故无所不始无所不統也萬物資始言无物不有乃統天言无時不然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以乾道之亨言之陽之氣幾已動則其動之盛也如雲之行如雨之施而凡雨間之飛潛動植大小貴賤萬品不同之物无不鼓盪流動出來以有其形狀之可見是乾道之自始而通也同此生理而生氣之所施萬有不齊此自一本流而爲萬殊也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天理之流行一致而人物各得之氣稟有殊惟聖人全盡天德故能於天道之所以終所以始無不大明於心則見夫或潛或見或惕或躍或飛或亢之理各因其所居之位所値之時莫不各有其所以當盡之道與其所以然之理是亦一乾元之資始而統天也及其顯之於用也則因其所明者而自然以行之故當夫潛則勿用

當夫見則在田當夫厲則乾惕當夫躍則或躍當夫飛則在天當夫上則不至於亢是各因其時以乘六龍而御行天道是亦如天之亨雲行雨施而品物无不流形也此聖人之元亨也時乘六龍只是時中之道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

乾道之自始而亨亦既品物流形矣而一元之所統由變而化變者以漸而變如穀種變出萌芽變出枝葉變出花實也化者復化出多少穀來以其成言之也无不各正其所成之性所付之命如稻則正其爲稻之性味麥則正其爲麥之性味而不相假借也生理完全无少歉缺而所變化之物皆有以保其太和之氣而不失合其太和之氣而不離所以

能保合此生氣者正是乃天道之利物而无不貞固也
以生理之无不足也利貞在天道爲終性命在人物則又爲始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聖人所行无非天道則以聖人而首出乎庶物之上其政教之所漸被道德之所涵濡實能有以使天下之民物无不各復其性各遂其生而萬國之被其澤者无不咸甯亦如天道之自利而貞而治化成矣文王之於乾其繫之曰元亨利貞殆以此乎此以釋文王彖辭然卻是孔子之意

右乾卦

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孔子以地道明坤義故亦析元亨利貞爲四德言之以配乾也坤元者地氣之始動陽動而陰卽隨之其中間不容髮但自乾施言之則乾之元自坤承言之則坤之元耳地秉陰而坤元則亦地之陽也天之所施地則從而承之无所不到與天无窮故曰至哉坤道之元乎凡萬物之資於天之陽以爲始者又必皆資於地之陰以生之而此有生之氣卽莫非所始之氣所生之理卽莫非所始之理地不過順承乎天以作而成之耳无所不生則无所不承此坤元之所以爲至也坤元亦是太極動而生陽時事但此中有動而施者卽有靜而承者則陽中之陰也乾坤之元亨皆是動而生陽乾坤之利貞皆是靜而生陰而坤之元亨則坤之陽坤之利貞則坤之陰矣蓋乾坤猶男女男女則自各具陰陽也

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以坤道之亨言之天氣之蓬雲行雨施其出无疆而坤體之厚皆有以載之其載物之德合乎天之无疆焉含之爲甚弘无所不承也此含字以含天之氣言如土之含穀種也以動闢言非以靜翕言而光之則甚大无所不達也光是替天發越出來使漸有光采此地氣之所滋也大卽无不光之意於是品物之流形於天者又莫不咸亨於地矣通節宜一氣讀下

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

其言牝馬者牝陰物而馬又行地之物是地類也牝馬

之行地无疆其德爲篤於柔順而所行无所不遂有利物之和皆代有終亦正而且固如順人指使順道以行是牝馬之利物而和又皆走得到正如人所要到地方代人有成是牝馬之貞固幹事○柔順利貞須就牝馬言方是利牝馬之貞但影射地道爲言耳其至順而健亦地道之承天而遂成萬物也是則坤之利貞而君子之所宜效法以行之者也地只是順承天效法於地卽效法於天矣

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

君子之所行取法於坤故先則必迷以其失柔順之道也後則有得以得柔順之常也西南則得朋爲陰之從

則簡而易從乃與類行朋亦我與矣東北則喪朋陰道非有易知之明而强效陽之倡朋所以倡喪也然質柔者必不能爲倡則東北非所安以喪朋而反乃終有慶矣通節亦只是一意東北卽先字之意喪朋在迷字後一層迷是已不知所行喪朋則人不我助也西南卽後字之意得以在己有得言得朋以人皆我助言陰之純者究竟忠厚故正惟喪朋乃復能從人而可終有慶也乃字正因无助來

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又言安貞吉者地之德安而且貞故能承天生物而无疆故先也東北也皆非安貞也後也西南也皆安貞也人能安靜以守正而惟順理之行則亦應乎地道之无疆而得朋得朋而可以有慶是安貞之吉也質不足於剛强故宜以順而固守之者爲健行之道如此

右坤卦

屯剛柔始交而難生

孔子以二體釋卦名義二體謂震體一陽在陰下坎體一陽陷陰中此二畫卦之體也若蒙之亨行時中需之位乎天位則總六畫卦之體言也謂屯之所以名屯者以震體乾之剛初交於陰而坎體陽陷陰中以震遇坎是剛柔始交而難生也凡物之初生每必有險難人物皆然故屯繼乾坤

動乎險中大亨貞

孔子釋文王彖辭謂方屯而言元亨利貞者以卦德動乎險中初九剛正則有其德遇險能動則有其才才德具備故大亨而得其正也

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震之象雷坎之象雨雷雨之動滿盈充塞稡亂晦冥是猶天造當草昧之時亦屯難之世也此時名分未定民心未安是宜建侯以統治而不可同於安寧之日故曰利建侯也天造草昧便包得勿用有攸往意○此亦孔子自發一意

右屯卦

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

卦所以名蒙者山下有險蒙昧未闢之境此險字只當水字是以兩象內險而外止蒙昧未通之人內險只是暗昧不明非姦險也外止是不能進此以卦德言故名蒙也

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蒙何以亨人心之靈莫不有知智識日開原非外鑠是在蒙本有可亨之道而卦之九二陽剛則明中實則有得坎體則能通又能有以先知先覺而亨人之亨者則卦之四陰皆賴於九二以亨而九二則能以可亨之道行其時中之教因所明而導之因其幾而迎之不先不後適當其時此蒙之所以能亨也如能食食而教以右手能言而教以男唯

女俞六年而教之數與方名七年而教之別男女八年而教之讓九年而教之數日十年而學書計古人所循有序此皆所謂以亨行時中者先時而教之則不能通後時而不教則聰明荒矣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者禮聞來學不聞往教然要惟在我者有可以及人然後人自來求之卦之六五下應九二二非有資於五五自有資於二其志自因感而來應也來求則有志於得而幾可迎往教則我道已輕而彼不受因其初筮而遂有以告之者乃以九二有剛中之德故誠扣則鳴隨問而應不先不後而告人有節如此也所謂以亨行時中者蓋於此而可見矣能問便是可亨之時初筮者其志專而未紛也若至於再三則瀆瀆則不告者彼既求之非誠而教亦无可入彼瀆我矣而徒爲不

入耳之訓是瀆蒙而已故不告也不告亦正是時中發蒙之道如是盡矣然蒙之可亨未有定嚮者也教之義方則正納之於邪則邪故尤必閑其非幾以養之於正閑邪便是養正爻辭中用刑禦寇皆此意也而後以時導之則其聰明智識之所開皆日進於正而非幾不作通微而无所不通實由有以端其基於養蒙之日矣是作聖之功也故又曰利貞也

右蒙卦

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

需者何須待之義也此卦何以名需以坎險在前故需而不遽進也乾以剛健之體而不遽進以陷於險其義不困窮矣義猶道也不陷不犯也不困窮其身不困窮也

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文王之所謂需有孚光亨貞吉者以卦之九五位乎天位以得正而且行乎時中也中實之體則有孚而光矣中正之行則貞而得吉矣言利涉大川者坎大川也而以乾德之易而知險者從容以行之是以能往而有功也

右需卦

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

卦之所以爲訟者乾上坎下上不能以德化民而徒欲以剛制之下亦苟免无恥而險以逃其上則訟多矣以在一人言之內有姦險之心而外有剛健之才此好訟之人也以在二人言之此以險而忮害於人彼以健而必勝於此此爭訟之事也故其卦爲訟

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文王言訟有孚窒惕中吉者以卦變自遯九三之剛來居於二而得坎體之中位則有有孚見窒又能惕中之象故可吉也言終凶者訟本非美事不可必於勝以求

成也此泛以言利見大人者卦體九五剛健中正惟中正是尚則能聽訟不偏而合理故有孚見窒者宜利見之也玩程傳意是大人之聽訟以中正爲尚非人去尚大人之中正言不利涉大川者卦之兩象以實履陷則必入於淵故不利涉也凡欲有事於訟者宜知所審矣

右訟卦

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

師者出衆之稱也貞者得正之義也出師而不得其正用將而不能正其衆非可以言出師若能以正出師而出師之人又能以其衆而无不正則可以王天下矣出師

以正仁義之師也以衆能正節制之師也以衆正用衆而能整齊嚴肅使衆无所犯也王天下卽正人之不正之謂此泛言師貞之道

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卦體九二剛中有能以衆正之才而得六五之應則又能信任之使展其才卦德內坎外坤師本危險之道而能順人心以行之除民之所惡救民於水火人心之所欲則勞民而民忘其勞犯難而民忘其死矣以此出師雖不无毒於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然非得丈人而用之何以能此此彖傳不釋卦名義以卦之名義本顯也

右師卦

比吉也

比輔也下順從也

比者何親而輔之之義也此卦何以名比以卦惟一陽而其下衆陰皆順從之也下字亦兼上爻言但尊九五而言下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其言原筮元永貞无咎者以九五有剛中之德所以能當衆陰之比剛中自包爲人所比者亦當自審其有是德乃可以當人之比而无咎也其言不寧方來者卽上下五陰皆應於五之象有是德足以感人則人自无不

應之也言後夫凶者此交已固彼來已晚其道乃自取困窮也

右比卦

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

卦名小畜者柔得外卦近君之位而卦惟一陰則上下五陽皆有應而與之之意焉爲小人之柔巽所入故也是陽爲陰所畜故曰小畜也

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

陽爲陰所畜矣而曰亨者則以內乾健而外柔巽所守堅而行之愼密且二五皆中位而剛處之猶得以自行

其志不爲陰所掣肘君子處此而能如是乃有可亨也

密雲不雨尙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其言密雲不雨者言陰之凝合未固而陽猶得以上往也凡地氣上行必遇於風寒之際陰氣遇之而後成雨此言尙往言地之陽氣者得以上行也自我西郊者陰倡而陽未之和則陰之施未得行也西陰方也凡雲興自東自北者則多雨雲興自西自南者則多不雨蓋陽交於陰則陰從之而成雨陰氣自行則不能錮陽氣故雖密雲而陽氣猶得上達不能作雨也故小畜也

右小畜卦

履柔履剛也

卦之所以名履者取兌柔履乾剛而進之義也惟以兌履乾有

進行之義若離巽則无進義

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

剛未易履以和說之氣而應乎乾則不爲所傷矣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也此應字謂役以剛當前而我以和說應之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若以卦體言之則九五陽剛中正爲能履帝位而不疚是其所踐履之正大光明也上節釋文王之彖已畢此則孔子自取一義言之釋文王之彖重兌說上此孔子之意重乾剛上卦彖之履以進行言此則以踐履言人各以之自審可矣

右履卦

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泰卦之辭曰小往大來吉亨蓋陰上而陽下則是天地以氣相交而萬物以流形化光无不通也君敬而臣忠則是君臣以道交宇而朝野皆同心同德其志同也且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健以有爲言順以聽從言內君子而外小人是羣賢登用君子道長僉壬斥遠小人道消也此所以爲吉亨與凡卦之名義易見者彖傳多不復釋

右泰卦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否卦之辭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蓋乾上而坤下則是天地之氣不交而萬物皆无以資生也君驕而臣諂則是上下之誠不孚而天下皆无願治之邦也且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諂柔媚是崇而剛直遠斥內小人而外君子是小人道長宵小盈庭君子道消俊髦荒遯也此所以不利君子貞與

右否卦

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

卦所以名同人者以六二之柔得位以六居位得中下卦之中而應乎五陽是柔順麗中而大同於人者故曰同人也

同人曰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彖言同人於野亨利涉大川者曠遠无私而以健行之故亨且利涉也此大川只是假象以言險耳又言利君子貞者卦德內文明而外健文明者明而有文其中條理備具也卦體以中正而應中正此如由中之不偏不倚以應物而无過不及不以君臣遇合爲言是皆君子之正也

惟有君子之正如此然後爲能得人心之所同然而已无與焉有以通乎天下之志通天下之志卽同人於野此所以能亨而涉險也人心共與何險不濟

右同人卦

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

卦之所以名大有者以卦體柔得尊位言尊位以別於同人有大中之德因大有而上下五陽皆應而與之同人言應乎乾以二在下之中而泛應五陽大同於人之義也此卦言上下應之以五居上之中而五陽无不與之大有之義也則其所有大矣故名大有也

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大有何以元亨以其德言之卦德內剛健而外文明內剛健以全乎天德之不息而實德積中言外文明則實德之所發見而輝光者猶至誠无息之徵而博厚高明悠久也或疑剛健似與柔中反抑知以順理言則其柔以實德言則其剛以无私言則其虛以天理言則其實也

卦體六五以柔應乎天而奉天時以行天道流行賦予萬物事物之道莫非天也故雖乾體在下而亦謂之天六五柔中居尊偏應五陽是其順理无私而奉行天道也亦不以君臣遇合言剛健則實德及人文明則人无不感而歸之奉天時行則事无不合於人心天理只在人心而政教有不大亨者乎是以曰元亨也

右大有卦

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

謙則必亨理有固然雖天地不能外也如天處至高然其道則下濟如列象之垂寒暑之氣皆交於地中故能有其光明其下濟謙也其光明亨也地本至卑然其道則安處於卑如稼穡之宜生成之候皆靜以承天故能上行而生物其卑順謙也其上行亨也天地且然況人而能謙有不亨者哉夫子從天地看出謙亨來此夫子之易

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惟天地亦以謙爲道故天道於盈者則虧之而於謙者則益之如寒盛則漸温暑盛則漸涼月晦則復生月望則復缺地道於盈者則變

之而於謙者則流之如山之土每夷而下高原之水必趨於海鬼神者天地之用也鬼神於盈者則害之而於謙者則福之即福善禍淫之意人者天地之心也人道於盈者則惡之而於謙者則好之此人情尤大可見者天地神人一致如此故尊者而能謙則其德愈光卑者而能謙則人亦不可踰而上之矣光也不可踰也是君子之有終也凡卑者援分自安則人自不敢陵也然須是君子之謙卻不是巧言令色

右謙卦

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

卦所以名豫者以剛動有爲於外而得五陰之應爲人心所樂從卦德爲順以動則有以致人心之說豫故名豫也

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

夫動視乎理理因乎時而理者天之命也人之心也如其果无不順以動則天地所不能外也天地且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建侯行師本是大事非順以動不可此則更推一層見順動之所以利也

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所謂天地如之者一陰一陽自然之理循環不已自然之機天體左旋七政右轉自然之運天地之動无非順也天地以順而動故日以一周而成歲月以會日而成月其道有定其度有常而不過也日行自南而北陽氣日來而滋則爲春爲夏日行自北而南陰氣日生而肅則爲秋爲冬寒暑有時生成有序四時不忒也惇典庸禮天之所秩序彰德用刑天之所命討事物當然之理皆人心所同具之理聖人亦順之而已聖人以順而動則有以遂生民之欲而民无所爭有以復民性之天而民无所拂刑期无刑而民自无不協於中刑罰清簡而民心服從和樂以應其上矣順動之效无不臻如此豫之時義大矣哉時義順時之義也彖傳贊其大者十二卦豫隨遯姤旅主理而言時中之道之大也隨大過解革則時事而言質言其卦所撰之大也坎蹇以用而言言其有濟於事之大也讀者宜隨文意玩之

右豫卦

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

卦所以名隨者以卦變剛來而下柔剛隨柔則柔亦隨剛矣以卦德則此動而彼說此動以隨彼則彼說而隨此矣故爲隨也

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

隨可大亨而必利貞者隨非貞難必其亨即以非貞而亨其亨亦必己狹私則不廣也惟大亨以正則其所隨

皆正人无或得而咎之豈惟已之所隨者說而隨我雖天下之廣亦且无不說而隨之以爲是所當然也

隨時之義大矣哉

夫所隨之貞否別於一念而吉兇之應公在天下則義不容不審矣義非膠於一定在因時以處中能因時以處中則不失其正者大通且无咎而天下隨之以一人之情之正而有合乎天下之情之正隨之時義不其大矣哉

右隨卦

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

卦名蠱者以卦體上剛止下柔巽卦變剛上往柔下來以成巽懦而苟止之積習則必至於蠱矣此卦之所以名蠱也

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則治蠱者豈可苟然而已哉是必使至於元亨積習盡除而後天下之治即可於蠱決之也其言利涉大川者謂舊其勇往之力以有治蠱之實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者甲者日之始也古人謂十干爲日十二支爲辰也先其始以圖始後其始以慮終蓋終則有始天運固然而人事則宜盡所以挽救之力也

右蠱卦

臨剛浸而長

臨之所以名臨者以剛浸而長以臨逼於陰也

說而順剛中而應

以卦德言則和說而順不激不隨以卦體言則九二剛中而得六五之應臨小人有其具矣

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剛長有其時和順有其道得應有其助則大亨而利於貞天之道有固然也言正有必亨之天道

至於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然至於八月有凶者陰道之消在今日而陽道之消則亦止在八月間是消固不久君子宜知戒也非是說定數只教人預防

右臨卦

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

卦以陽爻示法於上其德則內順存心以理外巽制行合宜其體則剛健中正斯所以爲觀於天下也大字指陽言也以其循理則曰順巽確乎合理則曰中正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

夫其有誠敬積於中而不輕自用非不用也不爲苟且之用則凡所以將事者皆必本於中之誠敬也則大觀非塗飾如盥而不薦有孚積於中顒然者自著於外是卽君之身心莫非大觀盛德之所以潛移默奪於民心者也下誰不觀之而化乎而豈徒政教號令以爲觀乎

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卽以觀之於天乎上天之載无聲无臭而所以神妙萬物之道實有存於於穆之中者是以推行有漸四時之運自无或差忒焉是天之所以爲觀也聖人之神道與天同運則以其篤恭不顯者妙其用於人倫日用之間

初不見有作爲之迹然已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天下服之有不知其所以然者矣此所謂大觀也政教號令自末嘗无但皆其德耳

右觀卦

頤中有物曰噬嗑

卦之上下實而中虛有頤象焉而九四間之則必噬而後合故卦名噬嗑也

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凡天下之事有間則不得亨如寇賊姦宄之有間於治化則德教无以被於民孔壬彖恭間於朝廷則賢才无以達於上此不可不用獄以去之者也去其梗於中者則噬嗑而亨矣顧獄者民之命而豈易言用哉卦之三陰三陽則剛柔分而恩與義之交盡能不徧也卦德震動離明則動而明而敏與慎之交至能不忽也卦象震雷離電是雷電合而成章章有紋也凡雷電之作必先電而後雷是其紋也如獄之必明照其情而後斷以律而明无遯情威足以斷也卦變柔得中而上行本是上行而得中言得中而上行者以行字與明章字叶則以成明體虛心而明清單辭中聽兩辭雖以陰居陽爲不當位而斷獄正

取其不徒用剛恩宜當常有餘於威合此數善是以利用獄也

右噬嗑卦

賁亨

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

賁之爲賁以剛柔相文而名也然曰亨又曰小利有攸往者謂卦變柔來而文剛出之和順以行其忠信故行无不亨一味剛實亦有不可行處故須柔來以文之而文明著矣若質本柔也上卦本有二柔只有一剛乃且分其剛以出於上而文其柔如分其實心以用響外去矯情飾貌於一時耳故小利有攸往止而不行也然非文之可輕也天人有自然之文矣日月往來寒

暑代嬗是天之文也而卦之剛柔交錯象之文明以止人文也

秩序燦然各有定分是人之文也而卦之文明以止如之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然則賁之道亦誠大矣觀乎天文以察四時之變而因之以平秩作訛成易之宜所以釐工而熙績也觀乎人文以化民成俗而平天下於是乎以惇庸典禮命討之實所以道德一而風俗同也文之而適如其自然之文則大亨而非徒小利有攸往矣

右賁卦

剝剝也柔變剛也

剝者剝落之名也卦以柔方日進以剝剛而變剛爲柔故名剝也

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尙消息盈虛天行也

彖言不利有攸往者以小人方日長則君子无可往也且卦有順止之義則順時而止之可觀象而得矣消息盈虛陰陽往復天運之行有固然者時方陽消而陰息息生長則順時而止正君子之所尙也

右剝卦

復亨剛反

復所以言亨者以陽剛之復反故也能亨者剛之爲也

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

卦德震動坤順動而順行則內不失己外不失人當剛反之時而又有此善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也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

蓋剛往則有必反之期反復其道至七日之久則必來復矣此天行固有自然之運也

利有攸往剛長也

剛既反則日長矣故君子利有攸往以剛長之故也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夫天地何心生物其心是以喜陽而惡陰欲治而惡亂福善而禍惡祐君子而殛小人此皆天心之本然然氣運循環以至於摧殘剝落之餘則天地生物之心幾不可見顧萬物之生方盡於上而一陽之氣卽復萌於下是可見天地生物之仁原未嘗幾微間斷但人於生而盛長之時則習而樂之而不察其所以然及夫摯斂肅殺之時又戚而憂之而幾疑天地之不愛今試於一陽來復之際驗之於根荄之始動而察其生意之油然則

天地生物之心原未嘗息不於復而可見乎人心於既放之後若能於乍見惻隱之發遂反求而得其本然之心則率是以行又何憂其不仁而反致疑於性之不善邪

右復卦

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无妄之所以爲无妄者以卦變自訟剛自外來而爲震卦之主於內（自初而言則二爲外言爲主於內者操此震動之實心以爲立誠之主也是能去妄而復於无妄矣又卦德以動而健則不惟操是心而又能實踐以力行之矣卦體九五剛中而應六二之柔中是无妄之行又皆合乎中正如是而有不亨者乎蓋凡此皆天理之正故大亨以正天命之本然也若雖曰无妄而或出於匪正則有眚而不利有攸往蓋彼其所謂无妄之往則亦何所往矣非天理之正則天命所不祐而可行矣哉（舊解於无妄之往四字都牽强帶過了）

右无妄卦

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大畜之所以爲大畜者以乾剛健而艮篤實輝光是能

不怠於學而又不以輕躁浮淺失之是以所學日新而能有得於己以成其所畜之大也（有得於心之謂德德卽其所畜也）

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

人之所畜患其不大而尤患其非正卦變剛上而成卦體之尚賢則知擇善矣卦德艮止乾健能止健則能明善而固執之矣是所畜者皆大正也（天理之正也）

不家食吉養賢也

其言不家食吉者以所畜之大而且正如此則可施之用矣而有六五之賢君則又能養賢者也

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言利涉大川者以六五下應九二是應乎天也所畜者天理之正則所行者皆天理之正而險何所不濟乎

右大畜卦

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

頤有養義矣文王言頤貞吉者言養必以正則得吉也其言觀頤者言概觀其所養之道得正與否也又言自求口實者蓋所養之道不正則凶无庸言矣卽所養之道正矣又宜觀其所以自養之術爲何如必皆得正而後可言吉也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且養正之道大矣天地以一理氣之流行長養萬物則萬物无不各正性命保合大和所養之道宜順其天亦大概可見矣聖人代天以養萬民者也然使一聖人而欲盡天下之民以養欲給求則雖聖人亦有所不逮惟是舉賢者而養之以任爲股肱耳目而布之百職庶司則賢者又能爲吾養萬民而天下之民皆可以欲无不養求无不給矣而凡所以善求其養之之術者不又可悟乎大抵養必有道而道惟其時得其時焉養无不正矣天地聖人不能外此養之時大矣哉宜重養身之術一層

右頤卦

大過大者過也

卦所以名大過者以中之四陽過於盛也

棟橈本末弱也

其言棟橈者以初本上末皆柔弱而不能勝四陽之重也中四陽象棟則初上二陰柱也棟大柱小則柱不能勝其棟矣本末二字以當兩頭字看

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

棟有欲橈之勢則斯世危矣然剛雖過而二五皆得中是所行亦有當行者且卦德內巽外說是能巽順而以和說之意行之非强民使從已而又說以先民以是利有攸往乃可使民雖勞而不怨可以得亨也乃者難之之辭

大過之時大矣哉

陽過盛而大有作爲使民不勝其重大過之時也然剛過而能得中又能巽而說行以利有攸往是有大過人之材也大過之時非有大過人之材必无以得亨矣大過之時大矣哉

右大過卦

習坎重險也

坎而言習坎者以坎爲險而重之又得坎焉是重險也

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

坎爲水象水之流盈科後進而不以盈故橫溢是行於重陰之中而不失其常度有孚信之象也

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

其言維心亨者人苟无剛毅之才則一遇險難而倉皇失措方寸先亂矣何以能從容自得行所當行而不失其常度以靜觀時變不爲逆境所困乎此卦二五皆以剛而處中是能處險而心自能通不至於失其常度也

其言行有尚者以有孚心亨之人而處險則暇豫以圖險无不達是以能往而有可尚之功也

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

之時用大矣哉

且夫險雖人所畏惡然亦有時而用之如天之險則與人以不可升是天之用其險也地之險則有山川丘陵是地之亦用其險也天地各有自然之險如此故王公亦法乎天地而設爲重關扼要高城深池之險以自守其國雖所恃不在此然亦以爲祖宗守土爲民人防患之一助險之以時而用不誠大矣哉

右坎卦

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

離者附麗之義也凡物皆必有所附麗如日月則麗乎天百穀草木則麗乎土非得所麗何以能相與有成若如至治之世則上下同其明德以麗乎君君臣臣之正位而德光所施乃有以化成天下矣此重離之象也孔子就卦之名義而先說一段道理此孔子之易與坎卦天險不可升一段相配然卻顯出一重字見此是兩個離卦相重意故在釋卦辭之前也

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卦之六二柔麗乎中正故以成文明之體而光无不亨卦之二五皆柔中而六五未得爲正此卦正重於中故宜主六二言人有所麗亦必利貞而後亨是以必一於柔順中正如畜牝牛焉乃得吉也畜牝牛中自包得有中正意在

右離卦

易經如話卷之三終

易經如話卷之四

烏程盧葆辰子純
婺源汪紱雙池著　後學 上元鄧嘉純笏臣 同校字
同邑程夢元陛園
同邑余家鼎繹伯

彖下傳

咸感也

卦所以名咸者以感應之情言也此處且概說其爲无心之感意當在下文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

以卦體言則柔卦在上而剛卦在下以卦變言則柔上行而剛下行以六爻言則六爻皆陰陽相應是皆二氣疊爲感應以相與也此感則彼應而彼之應又爲感而一感一應相與無窮矣咸字可包感應在內且卦德艮止兌說止則誠一之至其動以天而不妄而說則應之之速其情甚順而无所乖是可見一感一應皆爲天理之正而无事乎將迎意必之私矣此處方見是无心之感又艮少男也兌少女也以艮下兌以少男下於少女男倡而後女隨之是又男女之交之以道爲人事之正也是以文王曰亨利貞取女吉也若或其出於不正則感雖亦有可通而非吉矣吉字須總言不止取女一事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且夫感應之正固天地萬物之自然性情之德原非有感而不通者也惟天地以氣相感天氣下降以通乎地地氣上騰以應乎天則天施地生而萬物莫不得天地之氣化以變化而生成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者矣聖人之性情全乎天地者也故聖人之心不偏不倚體无不中而萬理備具有以得乎天下民物之心之所同然而及其行之於身以措之天下也則又發皆中節用无不和而因物付物自有以合乎天下民物之故之所當然

是則聖人之德自足以感乎天下之人心而殺之而不恐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誰之爲之天下之願无不遂分无不安人心无不和平以應乎上矣然則觀其所感通之故則天地萬物之情皆有動於自然而自合乎其當然之正者不於此而可見乎

右咸卦

恆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恆

卦所以名恆者以恆久之道言也以卦體言則剛卦在上柔卦在下以卦變言則剛上行而柔下伏以兩象言則雷風相與以卦德言則巽而動巽則揆理者精知其

正而不拂而動則行之力其操有定而不可撓是以所因物而付皆各當夫事物之中而可爲萬世常行之道故六爻之剛柔皆應亦若各得其常分焉故其卦爲恆也

恆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恆久而不已也恆固可亨且无咎矣而必言利貞者以所謂恆久者固久於其道之謂而必非久非其道之謂也天地之道正而已矣天地之貞觀恆久而不已莫非正道故能正則合乎天地之道而可久不能正則拂乎天地之道矣夫豈可久哉言天地之久皆是正道非謂天地亦以正而後能久

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

又言利有攸往者在己之所守久於其道是已之能有終則出而利有攸往又有以爲事之始要必已有其具而後出可有爲終則能有始也咸娶女吉咸之終卽恆之始恆利有攸往恆之終則咸之始然恆體而咸用也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恆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且夫天地之道恆久而不已則凡在天地之間所以能恆而久者又孰能有外於天地之正道哉如日月亙古而久照者也而晝夜循環卽天地之一陰一陽迭相往復是得天而能久照也四時亙古而久成者也而寒暑之代禪卽天地之一闔一闢變化无窮是變化而能久成也聖人之道原於天地者也故聖人之積於中者至誠而不息斯其徵於外者悠久而无疆積之至於久而極其博厚高明則天下之人民萬物无不涵育於其所覆載生成之中天下化成而同風一德矣然則觀其所恆久之故則天地萬物之情雖極於至賾至變紛紜錯綜而實各具夫得其正而有恆之道得其道而守之行之物无不貫不於此可見乎萬物二字雖是推開然上文所言之中自己无不該貫至於觀其所感觀其所恆二所字則正宜玩味正見得天地萬物之所以咸皆有自然而然之理天地萬物之所以恆各有隨在各正之道非徒天地萬物皆是一箇咸天地萬物都是一箇恆而已也解者多失之矣

右恆卦

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

遯非君子之亨而言遯亨者正以能遯則身退而道猶不失爲亨也所以可遯而亨者以九五剛猶當位而六二亦方應之故可以與時行也

小利貞浸而長也

言小利貞者小方漸浸而長故戒之以利貞期其知改也

遯之時義大矣哉

當小人浸長君子當遯之時苟非見幾明審處置有方不戀榮祿不受小人之繾綣者必不能及其相好之時引身先遯而還延冀幸且或至喪身敗名禍延善類者有之矣遯之時義不誠大矣哉

右遯卦

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

卦名大壯者四陽盛長是大者壯也大何以壯卦德內乾外震是率其至剛者以動而有爲故其勢盛壯也（剛體言動則本其剛者以發於用也）

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言大壯利貞者以大者固天地之正（大字仍指陽言）全其正則大一失其正則小非貞而何以能壯故言利貞也惟正故大天地之生物不息載物无疆者亦以正而已矣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此皆從本原上說故言天地之情可見非言用壯之道也然必利於正之意自在其中矣）

右大壯卦

晉進也

晉者上行而有所進之義也

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卦之兩象明出地上是文明日盛之時在君子則有進而日新之德也卦德內順外明是人臣有和順之德而附麗乎文明之君也卦變柔進而上行於五是諸侯順事乎上以進而朝覲於天子也備是三者是下以忠順事上而上以文明接下其寵光大矣是以文王曰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右晉卦

明入地中明夷

離在坤下明入地中是明而見傷也故曰明夷

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

以卦德言之內離外坤是內有文明之德而外盡柔順之道於以受大難而終不及於禍昔文王之明而見夷於紂其所以處之者殆若此與（只是文王所處正合着此卦不是文王有意以此卦自處）

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卦辭言利艱貞者以明方受夷則不可自炫其明而利於自晦其明艱難以盡吾之正也處國內至戚之難以无可逃而能晦辱自安以正其志當日以箕子之正爲紂所囚奴而自靖自獻固守其貞其所以處之者殆若此與（文王固是明夷而艱貞於箕子尤切）

右明夷卦

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一家之人男女而已而以卦體觀之六二女也正位乎內九五男也正位乎外是男女各得其位剛柔各得其道內外各得其宜无不正矣陽動而施陰靜而承天地之大義然也天地亦男女而已先言女正位乎內以卦辭利女貞言也此據卦體見成說然言男女正則固有正之者矣

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然豈惟二五之正哉二五之正即家人之所視法以爲正者蓋家人有嚴君焉能自處於嚴以正其家斯一家

之人亦嚴之而无敢不正嚴之者敬而尊嚴君者父母之以爲法也之謂也家人利女貞而爲父母者可不自正乎嚴君二字是責成之辭非徒尊之之辭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更以六爻觀之上九處上而尊初九處下而卑是父正其爲父子正其爲子也上九非正然居上爲尊九五以長而先九三以少而後是兄正其爲兄弟正其爲弟也以位之上下言五三以陽而居陽二四以陰而居陰是夫正其爲夫婦正其爲婦也以居位各當言父子兄弟夫婦各得其正而家道正矣以效言方是利女貞全案家者天下之則也能正家則風之所被天下自无不化成正家而天下定矣更以效推言之而贊其大也

右家人卦

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

卦所以爲睽者以離火兌澤火動而上澤動而下物理之相睽也離中女兌少女二女雖同居而其志則不同行人情之相睽也以姊妹言則志各有所適以婦姒言則志各私其夫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

睽則鮮吉道矣然卦德以說而麗乎明卦變柔進而上行卦體柔得中而應乎剛則柔說下人而得人之剛明

者以相助是以大事雖不可爲而小事猶可得吉也人心已睽故只得用柔然以柔而望助於人亦自非大有爲之道也

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顧睽非吉道然亦有時乎用睽而成合雖睽而實合者如天秉陽地秉陰天在上地在下此其睽也而陽始陰成上施下生則其生物之事同矣男主動女主靜男在外女在內此其睽也而男倡女隨男施女受則其相愛之志通矣萬物之剛柔動靜大小貴賤殊質異形各不相似睽矣然而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其相應相求之

事其理其情无有不相類者今使天地不分男女无別則反无以成其以兩而化之用矣睽之時用大矣哉即其睽之時即其用之大合即在睽中非謂始睽而終合也

右睽卦

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

蹇者足不能行難之義也此卦之所以爲蹇者以坎險在前故也坎險艮止見險而能止則不冒昧以行而從容以圖幾矣知矣哉屯需皆險在前而屯生於初九震之陽動於下其勢必達於上雖九五无能爲也需則下有三陽无可成卦主故仍以九五爲能需之主也蹇則坎險艮止在下卦以艮之一陽爲主義重能止而蹇不可終止則亦仍以上卦九五爲能濟蹇之主矣又需卦以乾遇險則智勇足具需之而已

故象傳言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以乾之易也蹇卦以艮遇險則能止爲智而勇行或不足矣所以有利西南不利東北許多商量又必利見大人以資其力然其必貞而後吉則无不同也

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然見險能止者非可終於止也故言蹇利西南以卦變剛往上行而得坤體之中以平易行之而行亦自平易也又言不利東北則言畏縮不前益滋險阻入於艮體而其道窮矣窮謂進退皆不可行卦體九五爲剛健中正處險能通之大人故利見大人則往而可有濟蹇之功也卦自六二至於上六爻皆當位是以得正而吉蓋用人行事皆得其正則有以正邦矣邦无不正而又何患於蹇蹇之時固難於行而智以圖之平易以處之見大人以資之貞以行之用此道而後蹇可行矣蹇之時用大矣哉

右蹇卦

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

卦所以名解者在險以動是大有爲之才且動而出於坎之上是能動而免乎險成濟大難之功難以解矣故爲解也

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

其言解利西南者大難初解宜與民以平易卦變剛往居四入西南坤體而得坤之衆平易則衆心所附也曰其來復吉者既无所爲來安於靜卦之九二得下卦之中夫惟不復有爲乃得靖難安民之中道也又言有攸往夙吉者乘機以速往則有功而不至久爲煩擾蓋猶然與民安靜之志也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時大矣哉

且天下不能无難難必有時而解天地且然矣當夫盛冬凝閉之日天地之氣未舒萬物亦以固閉及夫天地

之氣轉而舒解則陽奮於陰而雷陰陽之和而雨雷雨交作而百果草木皆乘氣機之解以解而有甲坼（百果以果實復種者言草木以宿根宿幹言甲始萌芽之孚甲其甲有坼故言甲坼）生意无不遂矣造化固然解之時大矣哉（言下亦有當順時安靜以養之之意）

右解卦

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

卦之所以名損者以卦體損下卦上畫之陽益上卦上畫之陰兩象則損澤益山皆損下益上剝民奉君之象夫民爲邦本而至於損其本則損之道上行益上實損上矣

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然象言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者言不得已而至於損下而其用心之仁厚萬不得已有足以見孚於民者則亦元吉且无咎而可貞利有攸往也其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者蓋用惟其時或當從薄則當損之時固應用二簋凡造化人事之常或損或益或益之而至盈或損之而至虛皆與時偕行而已時有當損聖人亦因乎時不然其何以免咎而可行也哉

右損卦

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卦之所以名益者以卦體損上卦下畫之陽益下卦下畫之陰上入而下動是有損上以益下之象而民之受上益者其說无疆矣夫上之益下每患於虛有其名而惠不下究乃卦體自上卦之下以下於下卦之下則是惠无不究益民之道不已大光乎

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

夫益民而非出於中正或猶不足有爲也乃卦之九五六二皆得中正是所以益民者皆非違道干譽而因乎自然之利以普之民故其道可行而利有攸往此以中

正爲天下之福慶也如此則大川且利涉矣況巽震皆木涉川用之而行无不達則木道乃行也（林次崖謂制民常產不爲損上此言損上益下是常產之外如山林川澤之利皆損以益民及蠲民田租之類方可言損上此滯而不通之說也凡上之勞心焦思以爲民及薄斂節用之類即是損己以益民中正之道矣豈必有所蠲以與民若山林川澤之類則周禮自有正供非盡損以與民者也）

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且益之道大矣以學問言之卦德震動巽入人能奮發於有爲而循理以深入之則不廢半塗且非躐等心有得焉以相引而益深學問之日進无疆矣（動即時敏巽即遜志以

造物言之卦體乾自上而下施坤自下而上生（即以乾卦下畫之陽下爲震之初九以坤下畫之陰而上爲巽體六四也）如天施其資始者於地而地乃承之而資生焉而萬物之生生不窮其日新月益爲无方也天地固非一於益而虧則盈之消必息之凡益之道亦與時偕行而已聖人於民當益而益之又豈有違於時哉

右益卦

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

卦所以名夬者以五剛決一柔也以卦德言則內乾外兌是剛健而有和說之氣故其決去小人者亦和順從容而不迫也（非健不能決非利无以善其決）

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揚于王庭者謂其柔乘五剛竊據高位故聲罪而致討也孚號有厲者號召以集其眾而猶存危厲之心即此危厲之心即決小人之道之所以有光而无累也又必告戒自其私邑而猶恐不利即戎者蓋所尚在即戎則不足以服其心而或反以激其變困獸猶鬬是自取困窮也如是而利有攸往則剛長之道乃爲有終小人盡去君子盈朝矣此皆其決而和之效也

右夬卦

姤道也柔遇剛也

姤者不期而遇之義也卦之所以爲姤者以柔遇於剛也（上陰爲言言其敢於遇也）

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

言勿用取女者以一陰而敢當五陽則其不正可知故不可與長處也（暫遇猶可與長可乎取之則與長矣）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

以淑慝之分言則陰不可長以陰陽之正言則陰不可无是故以陰之氣交於陽而陰陽相遇則陰以成陽之功此主姤卦言天地二字只當陰陽二字看相遇是陰遇於陽若泛以天地之氣交言則是泰卦矣）而品物之大小无不相見咸秩然其有章此陰陽之相資以爲用也（此主五月姤卦而言咸章即嘉之會也）

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

以卦體言則九五陽剛而值中正之位其道大行於天下而四海之內一德同風亦天下有風之象也（天下大行處實兼兩象言文王主用古筮故只言吉凶處孔子之易則每爲說義理故補此二條理愈完足）

姤之時義大矣哉

夫淑慝之分不容兩立而陰陽之用不可偏无則陰陽交遇之際惟君子爲察其幾焉遇之而能御以正則姤

女有以成家小人亦堪任用造化所賴以相成也遇之而溺於柔媚則女壯必不可取小人不可與長治化所由以生亂也幾微之不辨吉凶以類殊姤之時義大矣哉（此總結上兩節不是單結卦辭）

右姤卦

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

萃者合聚之義也此卦所以名萃者以卦德則順而說以卦體則剛中而得六二之應是以得人心之萃聚也故卦名萃（已順而說則人心萃之人皆順而說則萃歸於己）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

彖言王假有廟者聚己之精神以致其孝享於祖考萃之大者也又言利見大人而後亨者不見大人則萃而非正者有之見大人而得亨言萃之必當以正也又言用大牲吉利有攸往者萃之所在即天命之所在當用而用當爲而爲皆所以順天命也

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澤之所萃而物萃之順以說剛中而應而人心萃之致孝享而祖考之神萃之凡人物幽明之感通要皆以正而可萃而非可以不正萃也則概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右萃卦

柔以時升

木生於下者必順時而升於上卦變自解而柔上於四是柔以時升也（時即雷雨作解之時不用朱子卦變之說則所謂柔以時升者竟不可解矣）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

卦德內巽而外順巽則入理者深順則循理者熟矣卦體剛中而得應剛中則在己有其具得應則用我有其人矣是以升而大亨也

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用此以見大人則勿恤言往而有福慶也南征吉者言其用世之志以大行也（此即大亨之實）

右升卦

困剛揜也

卦何以爲困以剛之見揜也

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卦德坎險兌說是處險以說（只處之如常便是說）困而不失其所亨（險即困說即不失其所亨其所亨者謂道亨也）其惟剛中之君子乎得處困之正惟大人爲如是而得吉乃以卦體二五皆有剛中

之德故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卽處困之貞能如是貞者卽君子君子卽剛中之大人非有二也又言有言則不信者以處困而尙口乃益取困窮之道也

右困卦

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

卦以巽入乎水之中而上其水猶井水在下可汲之而上者故卦爲井水上而及於物則井之養爲不窮也成法立而功普亦猶是矣

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改邑而不改井時事非无變通而成法卒不可易惟在人善守而行之不見爲功亦无所失而其效自有日滋月益於人所不及覺者然非有剛中之德者不能守卦則以二五剛中故能不改也如汔至亦未繘井則水未及用未有以臻於成功也而遂羸其瓶則是廢成法而不行察前功矣是以凶也凶自羸瓶者致之豈井之无成效哉

右井卦

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

卦之所以爲革者以火在下澤在上水火有相滅息之勢睽卦澤下火上只於相違而已此離中女兌少女二卦火下澤上則其勢必至於相滅離中女兌少女二女同居而其志不相得有不能其處之情睽只於行此則交相讐幷也故曰革也

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

夫苟法有當革則革之宜矣然必已日乃孚者方革之初人未遽信必待已日而後信之也顧革之而或不當則革亦悔咎之叢而安能使人信於已日惟卦德內文明而外行之以和說則擇之已精而又行之盡善大爲可通而皆以其正是所革者革之而无不當夫然後其

悔乃亡也當卽元亨利貞

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且夫物窮則變變則通通之而後可久此易之道也故天地亦以晝夜寒暑交相變革而後四時之運有以成其歲功人事之窮有不革則不可行者如革命之大此豈可以輕言然湯武革命實爲順乎天道而應乎人心亦惟其時而已非聖人不足以語於時中則非聖人不足以御變也革之時大矣哉

右革卦

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

卦所以名鼎者以卦體有鼎之象也且以木而巽火又烹飪之用也（即以巽字當木字）蓋亨飪之用大矣上帝至尊而聖人亨以享之藉馨香以達其誠非鼎亨則誠亦无由達也聖賢之自待嚴矣而人君大亨以享之藉盛饌以洽其心非鼎亨則情亦无由洽也此鼎之所以為重器也

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以卦德言之內巽以深於研理而外則聰明以作其哲

謀以卦變言之則柔進而上行以成其巽順文明之體且行得中位而應乎九二之剛是能虛中以任賢而聰明非自用如是以化成天下而凝承天命其行无不通矣是以元亨也卦言元亨利貞者四屯隨臨无妄皆主震而言也臨非震而大體似震震陽初動得天德之全而初陽在下其元也卦言元亨者二大有及鼎皆主離而言也離南方之卦萬物相見故亨主於離自春而夏也

右鼎卦

震亨

震陽動於下必行而達於上震无不亨也（泛就震卦言）

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彖言震來虩虩言方震動之事之來而知所恐懼則操心危而慮患深其應事必无敢失而生全恆必由之是恐乃以致福也言笑言啞啞謂既能操心慮患於震來之先則心有常主事有足法其察機審變者為已詳而舉措无事倉皇後固不失其常則也（福即笑言啞啞後則自其恐之者有之也）（謂震來之後有則）

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震驚百里言震雷之聲遠无不驚而邇无不懼艱大之投甚可畏如此也不喪匕鬯者以長子出而繼世而能

不以震驚失守是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此不首二句而甚言之震驚百里言震來之大者也不喪匕鬯即笑言啞啞可以守宗廟社稷即所致之福而此福即自震來虩虩者致之也）

右震卦

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艮陽止於上安所止之義也然止非不行之謂也天下事物各有定止而因物付物則惟其時時乎事物未交則此心寂然不動時止則止也時乎應事接物則物來順應隨時處中而己未嘗與之俱動時行則行也時止則止固止也時行則行行亦止也一動一靜皆不失

其時則物我皆安乎天理之則而各當其所止其道不亦正大而光明矣乎時止則止即不獲其身時行則行即不見其人此已盡象辭之義然此只就道理泛言下節則釋象辭而詳言之耳

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象言背者背止體也艮其止者亦言止於其所當止之所也止於所當止則時止而止有以立行之體矣而卦體六爻皆敵應是不以繫私而相與又物我各止其所之義也敵應即因其陽而應之以陽因其陰而應之以陰因物付物之義也凡內外同體之卦皆上下敵應而艮之義主於止故舉此爲象是以不獲其身雖行其庭亦不見其人而无咎也震言亭即始而可以要其終也艮无咎保終而有以全其始也

右艮卦

漸之進也女歸吉也

卦名漸者以漸而進之義也進之以漸者莫如女歸故女歸吉也昏禮始以納采繼而問名又繼而納吉繼而納徵繼以請期而後親迎既歸之後初則禮之繼又享之至三月廟見而後婦之其禮之漸而已

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

蓋凡進不以漸則必失其正而不能有爲若卦變之剛進居三剛進居五則皆進而得其正位斯可以行吾道而往有功也不然寧惟進而得位則其進以正正已正人可以有正邦之功矣三五既進而得正則二四之來亦得正而中四爻皆正矣其位剛得中也

所謂進得位者九五以剛而得中也不言三而獨言五者尊之且中而又正也此蓋皆釋利貞之義

止而巽動不窮也

且卦德艮止而无躁進之心而巽順從容又有紓徐不迫之致斯所以能動以漸進而不至於困窮也此復言漸進之義又所以得正之本

右漸卦

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

女以男爲家故謂嫁曰歸女子從男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以陰陽之氣相交而後萬物生焉使天地不交則萬物不生矣男女之交亦然故歸妹者女道之終而生人之始也妹者少女之通稱只說箇歸妹則原自无不好處

說以動所歸妹也

顧男女之交有禮義之正焉以男求女而後以女從男陽倡而陰和之乃卦德則說以動則是溢於情而動不以禮所歸者妹實自倡之也

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男女之所居有正位焉而卦中四爻之位則皆不正故言征凶者以其位之不當也以剛率柔以柔承剛夫然後爲室家之利故言无攸利者以二體皆以柔而乘剛也歸妹本天地之大義而所歸者在妹且不當位而乘剛若此欲不凶而有利也其可得乎

右歸妹卦

豐大也明以動故豐

豐者盛大之義也此卦之所以爲豐者明以動故豐也王假之尙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

王者假之挾其英明之質與其震疊之威其所作爲安

往而不以大爲尙然所尙者其勢而或不能无憂者其心故曰勿憂宜日中言其當長思所以保其明盛者以照臨於四方亦如日中之照天下无所不徧也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夫治亂盛衰迭相倚伏在氣運固有自然之勢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之一盈一虛且與時消息而況於人能盛而不衰乎況於鬼神能伸而无屈乎持盈保泰使之常不至於過爲盛滿則存乎其人庶不使至於必昃必虧歟

右豐卦

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

卦有旅象處旅而得小亨者處旅而剛昃則人將惡之而莫之助而卦體則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柔不失人中非失已順乎剛則剛者不我陵而我助矣卦德則止而麗乎明處旅而妄作則自取災禍而莫之救止則安靜而不妄爲篤實而无虛僞麗乎明則明者不我欺而我導矣柔靜自守而藉助於剛明是以得小亨而此爲處旅之貞守之可以得吉也旅之與睽大略相似當睽失人心旅則寡助而已

旅之時義大矣哉

旅貴乎柔而柔不可過旅貴乎靜而靜非无可爲旅貴乎得助於人而人又不可不擇欲得其正而合於宜也難矣旅之時義大矣哉

右旅卦

重巽以申命

巽於象爲風風之入人无形而人无不孚上之命令亦感人於无形而入人有甚深者也命令无形而虛然必自心之至實者以發之而後可孚於民則亦陽爲主而陰以行之也卦爲重巽則有申命之象焉蓋惟恐誠之未足以孚民則反覆詳悉以申之使其命必

究於下以深入民心則重巽之道也此專釋重巽之義

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以此卦卦體言之則九五陽剛以巽順乎中正之道而居尊則其志得行巽乎中正因巽體而言必中正是行卽其剛而惟中正之是行卽其巽是也是以命无不從而人无不順而初四之柔皆承順乎剛以從乎剛之所命是得其巽順之道而事有可行矣是以小亨而利有攸往利見大人也問以學問言何如曰以學言亦不過循乎理之可通處以深入之耳其所循之理卽是剛其循所可通處而深入之卽柔之順乎剛然致知而未見之行則亦是小亨其可以待行者卽利有攸往而非聖賢之書不敢讀卽利見大人也曰巽以行權何如曰此

只是道理熟後於事有不可通處能深入於事理以權其輕重之所在而委曲以通之使可行而不失其平仍舊只是深入以循理而已曰震艮二卦象皆以學問言巽兌二卦象又不以學問言何也曰文王繫象大概以陽爲成己之體以陰爲及物之用如乾只是自強不息坤卽便厚德載物也

右巽卦

兌說也

卦之所以名兌者以陰見乎二陽之上有和說之意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卦體二五皆剛是剛主乎中而和柔見於外主之以剛則非妄說而利於貞矣是以本乎說之正者以對於天則順乎天而天心亦以順焉本乎說之正者以施之人則合乎人而人心亦以應焉則雖以至勞之事役其民而已以和說之意爲之先之斯民亦曉然於己之勞之者乃所以佚之忘其勞矣雖以犯難之大使其民而已以和說之意爲之率之斯民亦曉然於己之不得已而死之者實將以除害去惡而生之忘其死矣說之本於剛中而得乎正者其感通之大如此民誰不說而勸矣哉此只專就好處說○問兌卦亦可就學問說否曰人果能循理而深入之則道理淡於中自不覺有歡欣鼓舞之情發見於外矣理有實得於中便是剛中歡欣鼓舞之情見於外卽柔外也道理淡洽如此則亨矣然非聖之書則不可從而說之利貞也

右兌卦

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

人心渙散事无可亨然而有可亨者以有可復萃之幾也卦變剛來而不至於困窮人心主之剛亦得其所安矣柔得剛位居內體之外而上同於外體之四則有以來遠人之心而招攜有道矣變而有以能遜柔遠此渙之所以可亨也

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

言王假有廟者王乃在廟之中蓋王者自萃其誠以假於廟則幽可以萃祖考之渙明可以萃子孫之渙誠无

不通而所以萃天下人心之渙者其道可知矣王乃在中見萃渙本於一人而己竊謂此王字當指九二蓋卦體除卻九二則五上上覆眾陰下分有廟之象觀卦體亦如此故觀亦以盥薦爲言而此卦九二在下卦之中則是王者入廟廷而對於祖考之象五上二爻則又以象祖考也益之六二亦言王用享於帝則二爻固不妨言王矣王乃在中本義云中謂廟中正恐人謂九五爲王乃在中也

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渙可萃則利涉大川矣而兩象巽木坎水乘木以濟水有涉川之用可以利涉而有功也不釋利貞二字竊謂剛來不窮王乃在中己可包利貞之義

右渙卦

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

節有亨道而卦體則剛柔分是用剛用柔皆有節而不過也九二九五皆以剛而得中是守其節而不至於過者也

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

然節者天道自然之節也若矯爲堅苦之節則不可必守以爲貞以苦節之道固窮而不可行者也

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

若夫此卦之節則有甘而非苦者卦德兌說坎險和說以行乎艱險之途而不自失其剛中之守其節概可知矣卦體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君位是德當其位以制爲之節故皆合乎中正之道而行无不通是得節之亨如此何嘗以苦節爲哉說以行險非如困之處險以說亦如用民財用民力无不是艱險而行之以節則有和說之意便不艱險了此句以卦德言然卻亦仍是剛得中意其當位以節亦與剛柔分意同通卻亨也

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夫使天地而无自然之節則寒過於寒暑過於暑不成四時之運矣惟天地氣化之行亦有節焉是以寒暑相推而四時成以成歲功聖人法天地自然之節以每事而節之以制度如九職任民九土任貢九賦斂財九式用財及凡議禮制度之事皆有定法則國用有度而不至於傷財取民有制而不至於害民矣節道之大如此

右節卦

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

卦所以名中孚者合兩體言之則柔在內心以虛而相受也分兩體而言之則剛得中心以誠而相信也皆中孚也以卦德言則下說以孚其上上巽以孚其下上下之交孚如此乃德化之被於邦國也

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

象言豚魚吉者言孚信之感及於豚魚則无不可感可

知也如此則雖大川之險亦利涉矣而兩象乘木涉水其虛中又有舟象則又涉川之具也

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要之天下實理之正而已中孚以利貞則其誠乃應乎天若非貞則違乎天矣何以能得吉哉

右中孚卦

小過小者過而亨也

凡陽大陰小卦名小過者以陰小者慎密之過而行有可亨也

過以利貞與時行也

小過以利於貞者謂時當小過則以小過爲貞而不妨小過以與時行也

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

以卦體言之柔得二五之中位是以柔順卑斂則於時有可行而行亦只於小事爲吉也

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

若剛則失位而不中是以剛道非可行之時而才亦不可大事也

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卦有飛鳥之象焉而飛鳥之遺音則不宜上而宜下人能體此則可以大吉誠以小才而務爲自大以上人則於時於理皆爲已逆能卑約自下以不敢妄作則處已與人皆爲順也

右小過卦

既濟亨小者亨也

時既濟矣而止於小亨者以時之既濟則无容更大有作爲故惟是小者亨也

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

其言利貞者以卦之剛柔皆得其正而居位无不當則

是既濟之日庶官已无不治庶政已无不舉守文者惟當固守其正以兢業萬幾而无庸妄有作爲以亂之也

只當概說不必逐位細分

初吉柔得中也

其言初吉者以既濟之初六二柔順得中爲能謹慎小心嚴恭寅畏以成文明之治而離火中虛則有日炎之勢也

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然始於治者往往不能不終於亂則以既濟之久而怠心易生懈惰苟安紀綱日弛則亂於是乎生其道必至

於困窮也按此卦九五亦剛中而孔子主言柔中蓋一以既濟之後守成致治宜於用柔順理安行一於中正則所以保治而不必更爲剛果有爲故象辭亦只言小亨利貞一則以卦體上下分看如泰否二卦之例則內卦以濟而日進於治外卦過中而日趨於亂此氣運循環之勢故爻辭亦四終日戒而五不如西鄰一則又以下卦離火上炎離體中虛而有文明之德上卦坎水下陷坎體中滿則有自足之心且陽陷陰中則離於有爲也抑交濟之功以火爲用一陽之氣坎中所自具而宣達其陽以暢於外者則惟火之功天地間之生物亦全由日氣所暄又如以火熱湯亦火之逮水而非水之濟於火也

右既濟卦

未濟亨柔得中也

孔子釋文王之彖而曰未濟似未易言亨然而有可亨者以六五柔而得中則安靜而不失之躁妄圖幾而非

失之畏葸故以此求濟自行无不亨也亨未足濟乃以此求濟其行可通也既濟只言小亨既濟後无大事也未濟言亨圖以濟大事也

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若小狐則不能安靜圖幾而才力又有未足者其曰汔濟則將濟而猶未出於險陷之中也乃至於濡其尾而无攸利則以其圖之未審故不能繼續以有終也要知有不克濟者則惟圖幾未審之故而可濟之具自未嘗不存如卦之六爻雖不當位而剛柔无不相應則因其相應之情以使之相濟自可以成克濟之功惟在人詳審而順行之則功无不成已耳亨不亨存乎其人濟不濟可圖以理

右未濟卦

易經如話卷之四終

易經如話卷之五

烏程盧葆辰子純
婺源汪紱雙池著　後學上元鄧嘉純笏臣
同邑程夢元畮園同校字
同邑余家鼎彝伯

象上傳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此大象傳孔子所以釋伏羲六畫兩體命名之義而又以一事配言之以見君子體易之用也古本大小象傳乃析而分附之各卦及六爻之下亦自成卷費氏乾之象天天非有兩而重卦內外皆

乾仍名之以乾者以天行之至健今日一周而明日復一周則似有重複之意也人之德性全乎天則亦本健而不息而或間以形氣之私則此生理不相接續而失其所以生矣君子體天行之健而以理自强不使人欲之私間之以至於有息焉所以自全其得天之生理也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此以下小象傳孔子所以釋周公繫六爻之辭之義也初九龍德而勿用者以初陽方潛而在下則无位无時未可以施用故也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九二方在田而遂爲利見之大人者以龍德既見則德化之施爲已普也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九三之所以終日乾乾者以居下之上則有其位之所當自盡故反復而踐行之此所以乾乾也俗解頗不可通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九四將躍矣而猶在淵者進退之際必審慎之而後可進而无咎故或之也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九五飛龍在天所以爲天下所利見之大人者以有大

人之德而作起在人君之位故爲天下所利見也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上九亦龍德而亢則有悔者以滿盈之地不可以久居故有悔也

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乾用九而不用七者陽剛爲天德然天道順而有恆所以變化不測人苟以陽剛爲物先則非天之道而剛過必折矣是以不可爲首必如乾之六爻皆變而後獲吉也

右乾卦

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孔子復以兩象六畫釋伏羲之意坤之象地地亦非有兩而重卦內外皆坤仍名之以坤者以地勢之高下相因而至順自下而高復由高而下則似有重複之意也地以順而見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之意人之質氣輕淺浮薄則必忿戾而不能容物故必涵蓄其德使之安靜深固則能和順敦厚而量无不容厚德載物是取法於地勢之順亦安貞之意也

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孔子釋周公爻辭言初六爲履霜之象者陰氣之始凝

而已（始凝者六方在初也）然陰既已凝矣馴習之而不覺則致其陰凝之道必日盛而至於堅冰也及始凝而遂惕然知警庶可得預防之道乎

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非中則內有不直非正則外有不方以六二之柔順中正而動而應事（動即爻之動）則是能本乎內之直者以達之外而无不方也（直以方之本致用在以方）夫直方而且大者地之道也（柔靜順承地之直得主有常地之方德合无疆地之大也）六二直方大則不習而无不利以其全盡地道故所行之光如此也（光如化光之光）

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含章而可貞者有其章美則可以時而發之不終含也（此卻重章字不重含字）發之以或從王事智足以知臣道之宜故不矜己能不伐己功是其智之光大也（或從王事一從字便包得无成二字凡人之忘分自恣矜能伐功者是皆其識智之卑暗狹小耳智光大則見得无可自用自專矣）

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六四不足有爲以括囊而得无咎者以其能慎故不害也（此特表一慎字四本疑位六居之則能愈加慎矣）括囊即其慎也

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黃裳者非徒外飾也中順之德積於中文在中而著於外故元吉也

龍戰於野其道窮也

陰何至與陽戰而致龍之戰於野則由辨之不早防之不預馴致其道至於窮極而兩傷也

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永遠守正非陰小之質所能然正道自在人心氣質可以變化果其能變化氣質而以剛自勝以健爲行如筮得坤卦之六爻皆變用六而不用八焉（凡變他氣質須要變化得盡有一毫未盡便是病痛）則能永遠守正是雖以小始而能以大終不至爲柔靡之小人以終身也（小謂陰大謂陽）

右坤卦

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孔子釋伏羲意謂坎在上爲雲雲作於上而未下震在下爲雷雷奮於下而未上屯塞未通之意故其卦爲屯君子觀屯之象謂天下之事本各有條理條理不紊而後可相通故事事爲之經以引之則各得其分矣復使之綸以理之則各通其情矣是所以治屯難而使之通也（經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綸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凡以一事配象有兩樣法一是體其象而效之如自強不息之類一是因其象而治之如以經綸之類）

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磐桓有覬覦之意然初九剛正雖其磐桓而欲進未果

其志則在於行正故正未可行則能居正也剛正能動其才其德皆足貴矣以貴而居賤之下蓋其心欲然是有以大得民心之歸而利建爲侯也（其居正處亦便是能下賤處）

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六二之難以乘初之剛故難也然終於十年乃字者守之十年之久則終於復其常道也（言反常者見終字於五不字於初如三仁之終爲殷有文天祥之終爲宋臣也）

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即鹿无虞此豈有濟時之志哉亦貪利而動以從禽耳見幾之君子則當舍之而已若貪利必往則必取羞而致入林之窮也

求而往明也

六四非能有往也求初九之應而能有所往以其有擇主之明也（馬援良禽擇木而棲之意）

屯其膏施未光也

屯之九五屯其膏者非故不施也施不及遠未能光大也

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處屯之極而无才德足以自振徒爲泣血漣如則何可長也

右屯卦

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坎下艮上坎水在山下是山下出泉方其下險上阻蒙昧未闢之境也故其卦爲蒙顧山下出泉則靜而且清其出有本而其流不窮矣故君子體蒙之象則勇以果決其行亦如泉之混混不舍以期於放海焉靜以養育其德亦如泉之盈科後進以漸而後至焉此體蒙之功也（見爲道而行之曰行能行道而有得於心曰德卦象以教人言大象以自脩言）

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刑人非君子所欲而發蒙之初則利用刑人者法必嚴

於始而後人知所遵用刑人以正法而已非一於桎梏也（正法便包得下以往意）

子克家剛柔接也

九二包蒙而周公又言子克家者以五之柔應二之剛剛柔相接而九二克承上事故也（包蒙之象易見故孔子特申子克家之義）

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三爲勿用取之女者以其行之動於不中正而不能知所慎也

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時位之遠固无如何而有志自脩則求師亦豈時地所

能限困蒙之所以致吝亦由其不知求賢而獨遠於九二也（象傳意責其不求）

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童蒙之所以爲吉者以六五柔順虛懷以誠聽於賢而深納其誨也（此童蒙有純一未漓之意非徒暗昧不開之意故釋之曰順以巽順以巽正童蒙之謂也巽不只是順有能深入意）

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剛不可過而惟禦寇則利用剛蓋禦寇以剛則施之者當而受之者亦畏而安之上下皆順而非過也（禦寇亦以艮止取象）

右蒙卦

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坎在上爲雲而雨則雲之爲也雲上於天則需時而雨矣凡事有安其故常以須之而自至者何以異是故其卦名需（需者漸次需濡之義伏義名卦本意蓋只如此）君子觀需之象則於事之當需而无庸私意作爲者惟是爲所當爲而飲食宴樂以待之必不以效之未至而妄有作爲也是體需之象也

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恆无咎未失常也

方在郊而需者不肯犯難以急於行也（只是不苟且意不是全不犯手）

然需而不恆則亦終不免咎矣故利用恆則无咎以未失其於郊之常也

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於沙固近險然於沙而需則寬衍以在中不躁進也是以雖小有言而能以吉終矣

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於泥而需災患已在目前矣災雖自外而寇實自我之過剛不中致之苟其能敬慎於事先則可以不敗矣（敬慎便是能需○此儘臂功名而忽視天下之事爲无難者）

需于血順以聽也

六四之才非能出穴者然於血而需則順時以聽柔不失正故能出也

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酒食貞吉酒食卽其貞也謂其有中正之德故治效需之而已所以爲吉也

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不速之客來似處險而更事出意外矣然敬之終吉者雖險極非陰柔所能堪爲不當位而能敬順於陽則未大失其能需之道也此不當位三字本當闕疑惟此解似猶畧有可通

右需卦

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天體上行水體下行天自東而西水流多自西而東是天與水其行相違爭訟之象也人之有訟也亦以所行相違故耳故其卦名訟此殆伏羲本意君子觀違行之象以爲凡事有後至於爭者皆始之不慎致之故作事必謀之於始而慮其所終始之既愼不開後以可爭之釁則訟端絕矣此就在下者言息訟之道非在上者使民无訟之原也

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初之不永所事固以其勢不敵之故然爭訟本非可長永之事也故始雖不免小有辯言而事初易息其辯以自明而遂止也

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二以不克訟之故是以歸而逋竄也其所以不克而逋者以其自下而訟上則災患其所自掇也爻辭要其終象傳罪其始亦作事謀始意也以不克訟而逋此已便是自取之患而既逋則自包得无眚意

食舊德從上吉也

食舊德者言一於卑約自守惟是聽從於上乃可以終吉也總釋通爻之辭

復卽命渝安貞不失也

四能訟者也而復卽命是渝而安於貞无終訟之失矣故吉也

訟元吉以中正也

訟而得元吉者以大人之中正則心无所偏私而斷事皆合於正理也亦以聽訟之善言耳

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以克訟爲榮則雖受服亦已不足敬矣況三褫乎翻進一層說道理

右訟卦

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地中有水凡坤地之下皆不言下而言中○隨在掘之地中无處非水水之伏於地

中猶兵之寓於農民也國中作六軍則五家爲比五比爲州五州爲鄉鄉合一萬二千五百家而爲一軍郊外用邱甸則八家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甸出車一乘皆寓兵於農也君子體師之象以爲非地无以容水非君无以容民地容水而水卽爲地用君容民而民卽爲君用容之則吾民用之則吾眾矣是以制產以厚其生薄斂以阜其財時使以恤其力凡所以容保其民者无所不至則民心歸之无或不爲我用者是容保其民卽所以畜聚其眾正地中有水之象也

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出師之初師行卽所當嚴苟失律則否臧而凶師不可不慎也

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二之在師中吉固二之才德足以戡任亦以承天之寵故得以有爲也王之三錫命豈所以私二亦以得人而用之庶克定禍亂以安懷萬邦也卦分說象傳互說

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師期於有功不能克敵則无功矣況或致輿尸是大无功也

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行師之常故左次可无咎以其未失常也

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長子帥師長子固以剛中之德行也若弟子輿尸則人君任使之不當也見輿尸非九二之咎而使弟子者之咎也

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師行有功則不可不因其功之大小以封錫之大君有命所以正其功之大小也戡定之後宜脩文德則小人雖有功而勿用以用小人必致亂邦所以爲後世慮深遠也象傳推所以然一層

右師卦

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地上有水水比於地不容有間者也君比於民亦猶是矣故其卦名比昔先王體比之象謂天下皆吾一體而天下之廣兆民之眾非一人之德意所能徧及是以分建萬國使之各君其國各子其民則與民近而情意易孚而又制爲朝覲聘問之禮以與諸侯相親時而省其方焉時而述其治焉則天下之民情庶政之利弊无不有以周知而民隱以達於上上德以宣於下血脈流通天下聯爲一體矣是先王所以比於民而无間之道也

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方比之初六則柔順而无私故率最初一念以比人自終來有他吉也

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外比之於君稍有柔媚之私則自失矣六二本己之中正以比之則是得其正而不自失也（不自失即貞字）

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所比者匪人是以德則敗德以功則喪功而己不亦傷乎

外比于賢以從上也

六五剛中賢君也而六四外比於賢是能盡忠順以從

上之道以相成其德業是亦爲得其正也（從上即四之貞）

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顯比之吉以其處中位有正中之德也（位正中言位實言德猶言位乎）

顯比之吉（天德也顯比之吉一句實統舉爻辭）以其逆則舍之順則受之是以失前禽而不問也其邑人亦不誡者由上之德化有以使之中故皆无求必之私也（總一顯比）

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上比之終也上六无德足以比人則雖居上而无所終矣

右比卦

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上巽下乾風行於天上（風亦只在天下但以其行於至高之所故言天上凡空處皆空也）有氣无質能畜物而不能久曰小畜（此殆伏義本意）君子體小畜之象則懿美其揖讓周旋語言應對之文德此亦動人於一時而未可語於厚積遠施之大節然亦君子淑身之所不可不檢者也

復自道其義吉也

初九之復於上行也能復自道焉則不爲小所畜矣其義吉也

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九二之牽連而復者以其剛而在中則能審所從而亦不自失於小人也（初二皆言復者以乾陽本在上故以上行爲復非以還而不進爲復也不能進則是爲所畜矣）

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妻何敢與夫爭而至於反目由始之說其柔而漸爲所畜不復能制之故是不能正其室也（推所以反目之原也言夫妻而君子小人可知）

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畜乾之剛非一陰所能以其有孚故能惕出以上之二

陽與之合志也

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巽之能畜乾實以其有孚攣如君臣同心不獨恃富強之力也（又兼言勢位而象傳專重有孚）

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君子小人非臭味也而既雨既處者由始之尙其柔德以載之而至積滿也至此則君子征凶矣處則不安欲行其志則不可行有所疑也（追咎其始之辭）

右小畜卦

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上天下澤天至高而澤至卑（澤又更下於地）定分然矣天地之間凡先後長幼尊卑貴賤各有天秩之定分爲人所當踐履而自安者故其卦名履（始伏羲名卦本義）君子觀履之象以爲上下之分不辯則民之志不定必至於嗜慾日以縱肆服用日以奢麗營求日以奔競氣習日以囂陵此大亂之道也故必定爲經制使之貴賤有等祿予有秩服用有制而名以命之器以別之數以紀之所以辯上下之分也上下之分既明則民知各循其分而不爲奔競囂陵之習无縱肆奢麗之風率其所當然而民志定矣是所以體天澤之象矣

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率其素履之往而能不變則是无慕於外无動於中而獨行其所願者也（所願謂所志也）

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得幽人之貞而吉者剛中之德不以有慕於外而自亂也（人不自亂誰得而亂之）

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

眇而自以爲能視則人雖欲導之而亦不足以有明也跛而自以爲能履則人雖欲輔之而亦不足以與行也

（此兩能字之害）所以致咥人之凶者以其以柔居剛而在下卦之上以履乾其位不當也（言三非六所宜居也）武人豈可爲大君者而爲於大君謂其志之剛而妄作力爭也（爻多以所居之位爲所致之志只一氣下）

愬愬終吉志行也

愬愬而得終吉以知所戒懼則其志得行也（行謂進而有爲）

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夬履則雖貞亦厲以自恃其位之正當故也

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凡善者吉之道若元吉而在上見之則是自始至終皆

周旋无缺矣是宜其大有福慶也元吉者有得吉之道大有慶則吉之報也

右履卦

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天地以氣相交此卦之所以名泰也然泰運自天地開之而亦待聖人爲贊助之蓋天地之氣化不无太過夏之盛暑冬之祁寒雨或爲霪暘或爲燠之類皆是不止是四時之未分方土之无別后則爲因其道而裁成之使雖過而不害也裁成如當暑有絺綌凜寒以裘葛水旱各有所備及藏冰用爨烘火飲湯之類皆是不止是立四氣定四方明五常請事然諸事亦其大者天地之宜不无不及如萬物有生而不能使各遂其生凡人有性而不能使各盡其性地利有宜而不能使各適其宜皆是后則爲因其宜而輔相之有以補其不及也

輔相如制恒產以遂民生立學校以復民性爲之制度品節以盡物宜之類皆是凡此皆所以左右斯民而體天地生物之心以贊助天地而開天下萬世之泰運者也

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拔茅則進者非一人矣其征而吉者天下有道其志皆出而有爲於天下也

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凡人智暗則以察爲明量小則不能容物務小而遺大溺近而忽遠有所偏也九二能包荒以剛中而包荒則是居敬而行簡舉包荒可兼下三條之事矣以得尚於中行言所行合於中道也以其剛中則智識光明而規模遠大也

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氣化盛衰无往不復此以九三處乾坤交際之會陽往陰復之幾言也而人事挽救之力不容不盡矣

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翩翩然來不待富强者以三陰而在上在外則皆失其實所不肯安也故不戒以孚其翩翩然來皆其中心之所願也只如彖傳內君子外小人以內外取象小人既遁斥逐未有不伺間乘隙以謀復進者宋哲宗之世是矣

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六五之能以祉元吉以其有柔中之德以行其任賢保治之願也惟其中故任賢其所願而非勉强也

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城之所以復於隍者以其政令皆紊亂而莫或治之之故也及早圖之夫豈及此乎隍者城外濠溝也初掘濠土以成城久而不治則城壞而土石復墮於隍○此爻只就時地言不切上六爻德取義然亦猶有望治之意焉

右泰卦

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天地之氣不交此卦之所以名否也林次崖謂天地交泰交字不當讀斷然則天地不交否不交字亦不當讀斷文義不通矣君子當否之時宜收斂其德

與時偕晦而當世不可榮之以爵祿焉是則處否而不
自失之道也

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初六陰類未必貞也其拔茅連茹而果能貞則固吉之
道以其志在愛君而非志於私己也欲進者其果能然乎

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大人以否而亨者不以小人包承而遂亂於小人之羣
也以否自安則道亨矣幸人之承己則亂羣矣王莽當
謙茶下士時士之失身於莽者多矣

包羞位不當也

小人之勢方盛害正之念之萌久矣然包羞而未發者
則以所居之位不當而未能大肆其奸也

有命无咎志行也

轉否爲泰陽之志也能有以承天之命而无咎則其志
得行矣志行以效言在无咎後一層

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大人之能休否而否者以其以德居位正當其位故能
休否也

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上有傾否之喜亦以否終則必傾終循極也何可長於否也
蓋天時人事有交相濟者矣

右否卦

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天在上火炎上天與火之性同也人之性亦形氣有分
而實无不同者故卦名同人君子體同人之象以爲族
類不辨則相紊相雜而反无以得其大同如天與火同
地與水比若地火明夷天水則訟矣是以於人族則爲之類之如士則聚於學
故工賈則聚於市塵府史胥徒居於官府及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冶際會之類皆是於物類
則爲之辯之如羽於山林毛於邱陵鱗於川澤介於墳
衍及馬可乘而乘之牛可服而服之器用百物皆有區
別之類皆是別其異所以致其同得其同則知所大同

矣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則知性之同出於天矣是君子大同之道也
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率剛明之體以出門而同人非有私繫又誰得而咎之
爻言於門以在初言傳言出門率其初以往之意也出於門則上之四陽皆其所大同矣

同人于宗吝道也

同人而僅於宗所同私而狹矣是吝道也於道爲吝也

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之伏戎於莽欲奪五之所應而敵五也剛字指五言言剛取叶韻耳
三此雖至三歲亦不興矣求所妄求安可行也

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既乘其墉矣豈必力不能克求非所求於義固弗克也
亦已過舉矣其得吉者則以其困於義之所不得爲而
反以自安於則也
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同人之先雖未得同然中正以求中正其中之理本直
也顧必用大師而後相遇也者言必力求以相克乃可
遇其所當同也
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同人以有與同爲得志今同人於郊是孤立无與志未
得也有孤陋寡聞獨行无助之歎

右同人卦

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火在天上光无不照天下萬物皆其所有也故卦名大
有君子念所有既大而无以治之則氣化之流不无有
偏而萌糵生善惡雜且有拂乎天理之本然者矣是以
惡本天理所无也則於其方萌而遂遏之以无使滋蔓
善本天理之本然也則凡有一善必爲揚之以鼓舞相
勸既曰遏惡便是天討有罪之理既曰揚善便是天命
有德之理但遏字揚字有不使陷於惡而自勸於善者
神化之用存焉耳順天理便是行所无事休字崔謂
此不是奉行天命惇庸命討之意亦不是順全在人之
天命只是因性之本然而行所无事意豈惇庸命討
命討不是因人性之本然乎愚不知其何說也凡皆以
順天之休命而已別其善惡火之明也遏之揚之天之
健也反身自治亦若此耳此君子之所以治大有也
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方大有之初而以初九處之剛正无私固无交害者也
自見有慎終意
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九二承六五之應而出以有爲其爲大車以載者以其
有剛中之德則可以委任重載積於其中而不至有毀
敗之咎也
公用享于天子小人害也

公不私有其有故用享於天子若小人自私其有則天
子慮之其所有適其害也害即初爻交害之害○玩本
子無享之言但意重享獻義享字兼享獻於天子而天
匪其彭无咎明辨晳也
四之所處亦盛滿矣能匪其彭而得无咎蓋其明有以
辨晳於君臣之分而識盈虧損益之常故也四處離體有其明也
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六五之厥孚交如謂其虛己任賢之誠已足以感發天
下之志意故上下交孚也然必戒以威如之吉者則以
六五柔中威固其所不足將使人慢易之而无畏備之

意也人君使人无畏則亦或生其覬覦矣

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處大有之上滿而溢之時也而能得吉者以其履信思順尚賢故自天祐之也履信思順尚賢皆天之道順天之道則天祐之矣

右大有卦

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山高地卑而地中有山是蘊其高以至卑人不自見其高亦猶是也故其卦名謙君子體天地好謙惡盈之意是以於滿盈自多者則裒而損之於自安寡小者則益而增之裒多以益寡所以稱物之宜而平其施是亦體不欲處盈之意也傳意即象傳次節意此不是自謙之說也本義只云亦謙之意可見不是自謙矣解者强作自謙解於稱物平施句殊解不去

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所謂謙而又謙之君子者安於卑下之分而和順以自牧不使有一念之肆也自牧如牧牛羊焉時時看守不使他一箇走作

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二之鳴謙貞吉豈僞飾所能得哉由其中心之念念不敢縱逸而安然以出之故謙極有聞也

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有勞而謙之君子不自有其勞也然不矜而天下莫與爭能不伐而天下莫與爭功萬民誰不服之是君子之有終而吉也

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四既可无不利也而又必發撝其謙者處有功之上是正宜益示其不敢自安之意非過謙而違則也謙亦有則視其所處何如若違則則諂而已矣僞而已矣非撝謙也

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六五柔而謙下之君豈好兵者而言利用侵伐以柔順之君如是而猶或有不服則利用征之以正其罪也孔子又恐人輕言兵故言此非其得已也

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上六雖謙極有聞然才力未足則未能大行其志也其可用行師者亦惟正己之邑國而已謙豫卦體皆略與師卦同故皆言行師

右謙卦

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雷出於地奮振有聲生氣之和於是乎宣天地生物之心於是乎暢而萬物之情萬民之心亦无不感而和樂焉故其卦名豫先王象雷出地奮之聲體和氣宣達之

義以作樂以率生氣之和而宣人心之鬱則歌以象功舞以象德而天地之和著焉人心之德章焉是作樂以崇德也崇德只是章德之意樂之用廣矣而用樂之盛則莫如大祭先王即以此崇德者殷薦之上帝以郊以雩周禮樂六變於圜丘之上天神可得而禮月令大雩帝用盛樂皆是薦之宗廟以配祖考以禘以嘗配猶享也樂以美其先德之形容故言配不必泥郊以禜配明堂以文王配說治神人而和上下豫之大者也體天地之豫以作樂復作樂以感天地人心之豫○謙者禮之本也豫者樂之本也

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凡人之志宜自立有爲而初六倚九四之應以自鳴其

豫是其志已滿盈而溢矣所以凶也君子恥之

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不肯有終日之宴安是以貞吉以其柔順中正故能有守而知幾也

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三盱九四以爲豫而終至有悔以其位之不中不正而與四比也謂其非能速悔之人也

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九四爲天下之所由以豫而大有得矣則是因事勢順人心其志益得以大行於天下也此志大行當說在由豫之後震陽動作有爲不只一成卦便了也

六五貞疾乘剛也恆不死中未亡也

六五柔中而貞疾者以乘九四之剛也然而恆不死者則以其處中賴先王之遺澤而位號未亡也

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以昏冥於豫者而在上此何可以久長也物終則變然上六未必能變之人也

右豫卦

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雷者天地之陽所以動而生物也而澤中有雷則隨時

休息蓋動而不靜則无以相繼藏於靜不固則用於動无力君子體隨之義是以旦晝固乾乾不息而嚮晦則入而宴息所以養之於靜而裕動用之本也亦隨時之義也

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陽動於內官有渝矣然動以從正斯无不吉也又必出門交而後有功者一己之見不敢信爲必然必廣資於人而後所從之正可无失也

係小子弗兼與也

人之所隨當擇於正六二係小子矣則弗能兼與五故

失丈夫也言隨不可苟也

係丈夫志舍下也

六三之係丈夫動於勢利則其志固已決於舍下矣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大臣而隨有獲雖不必凶然而其義凶也惟其有孚在道則不以權位之盛爲嫌此明於大義之功也此爻正伊尹周公之事

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九五能孚於嘉而得吉者以其居位有正中之德也

拘係之上窮也

誠之至至如拘繫之以其居隨之極也

右隨卦

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山下有風則山上之物无不蠱壞青囊家有所謂地風者能吹所葬之棺至於傾翻或且木葉皆吹入穴中者是誠有然蓋山脈有受風之處山體雖實而其土實有疏鬆之處則風能入之晉重人所謂山有朽壞亦此之類也人事積弊而不治亦猶是矣故其卦名蠱君子監蠱之象以爲風俗之壞由循習苟安而在上者无以振興之故也必時圖有所以振起其民而毋使之怠焉欲興民行必本諸身身之不德无以新民也必自爲涵育其德使日新又新而立化民之表焉則君子所以治蠱之道也

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幹父之蠱似異於前人所行然前人之意豈欲蠱者亦苟安而失之耳蓋前之慾使復於无過其意正曲體親心而承考之志也

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九二剛中巽體故能幹母之蠱以其得中道也若過剛則或有傷矣釋不可貞之意

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三雖行事過於剛然所以幹父之蠱則雖小悔而終无咎也

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四不能剛以幹蠱而反裕父之蠱率是以往夫亦安得有濟也

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六五所以能幹父之蠱而用以致譽者以下應九二之剛二實承之以德也不自用而能用人則亦六五之賢也

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上九以身本在事外而不事王侯蓋有其度時之智自

守之貞故能高尚其事如此其志之无慕於外是亦所可則也（不必過作稱許）

右蠱卦

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澤上有地地臨於澤是居上臨下也故卦名臨君子念臨民之道教養二端而已民質不齊偶教之不聽而遂謂民愚民生甚艱偶煦煦言仁而遂謂已足非所以教之養之也體兌澤之深以深吾教思以身道之以禮齊之勞來匡直以輔翼之而又從而振德之而學校非具文雖无一人不化於善而吾之教思猶不能自已焉則

兌澤之深與无窮矣體坤地之大以大吾容保因利而利之制產以均之省刑薄斂以優游之而又教之食時用禮以撙節之而實德非小惠雖无一夫不被其澤而吾之容保之者猶視若有傷則坤地之大與无疆矣是君子臨民之道也

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初與二咸臨四陰爲得正而吉者其志將以大行其正道也

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剛浸長矣然必咸臨而後吉无不利者以四陰方盛固未肯遽順命也（此亦尚是強解宜姑闕之爲是）

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三以甘臨下者以柔處剛不當其位則无以臨民故也然既能憂之則其咎亦不長矣（非能无咎但已有咎而咎不長耳）

至臨无咎位當也

至心求賢而得无咎以其居位之當也（當謂柔正亦以見其非竊位者）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六五得大君之宜者蓋以大君撫天下豈能事事徧知而每人而說之是以用人則裕自用則小知人善任正人君之中道六五之知臨亦行中之謂也

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上六所以爲敦臨而得吉者以其仁厚之志念念民生故澤之所施亦積而深厚也（知臨知也敦臨仁也臨民之道知仁盡之矣內字當下字看就卦體言則曰內亦以叶上韻字韻耳或以內字指下二陽言非也上六與二陽非應非比无遠臨之義）

右臨卦

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風行地上物无不被上之爲法於民者亦猶是也故其卦名觀先王體卦之象於是時巡天下以省下方而觀其俗而卽因民之俗以設施其教化或因而導之或逆

而制之或寬爲涵之或默爲奪之要期有以深入於民心而化民於不覺是亦猶風之行地也（象傳以本於君心言象傳以因乎民俗言要之君民有同得之理固无不合也）

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初六童觀不能見遠小人之道固不足多求也而豈君子之宜哉（小人道也鄙之之辭）

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君子所見期於遠大以考斯道之全是以出門以交博觀而遠覽而常若不足焉若乃處於門內不求遠大而竊有所見得一自多闚觀而效女子之貞焉是亦可醜也矣（初六全未望見六二略有所見）

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人之冒昧於進及甫進而身敗名裂者不知自審之失也若能觀我生以審其進退則擇以自處者必得其宜而未失出處之道矣（意重退邊）

觀國之光尚賓也

天子日月之光非卑闇疏逖者所及見也六四得以觀國之光則以尚而得賓禮於王故也（尚上同此言四之得以上賓非美五之能賓其臣下也）

觀我生觀民也

居尊位者爲天下所仰觀爲風化所從出故一身之得失卽天下之得失天下之得失皆由己一身之得失也然則所謂觀我生者豈徒曰自觀而已行見於身或有所忽而不及察驗之於民德之善否可以自反而省察焉民德未醇有一夫之不獲而陷於辜有一人之不善而罹於刑則是在己之德有未至而不足以當天下之大觀也君子可不謹哉

觀其生志未平也

上居无事之位矣然亦必觀其生者身既在上則亦下民所仰故戒懼之志未可忘也（平者放下心懷之意亦上叶賓民字韻耳）

右觀卦

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電明而雷震合之噬而合之象也故爲噬嗑先王體電雷交合之象是以因所犯之輕重與其事之大小明著其事而斷之以當用之刑罰乃象以典刑而嚴勅之爲定法以使典獄者審而行之百姓亦得以觀象魏之懸以知所謹勅而不敢犯之是所以體明威交至之義也（此以制法言故曰先王豐卦以用法言則曰君子明罰勅法中各兼明威二字之意）

屨校滅趾不行也

初動於惡而遂蹈於刑屨校滅趾則後此或不復行惡

矣故无咎也不行二字又因滅趾見義

噬膚滅鼻乘剛也

以六二噬膚而未免於滅鼻以所乘之剛則非二之咎也

遇毒位不當也

治獄而反遇毒者以在已非中正不當位也不然誰得而毒之

利艱貞吉未光也

斷獄利於艱貞而後得吉蓋不能使民无獄而徒事於斷獄是未光也況易而忽之可哉

貞厲无咎得當也

必貞厲而後可无咎蓋以斷獄言則能必以正而猶操以危厲之心其所斷固必已得當也

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人之爲惡者苟能審聽人言則或不至於罪大惡極矣乃至於何校滅耳者是由其聰之不明故當滅耳也滅趾者械其足而已未麗五刑者也滅耳則刵刑與鼻同條也

右噬嗑卦

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山下有火草木生色賁也然而火在山下明不及遠亦僅在於山而已君子體山下有火之象故於明之所可及則明之如庶政之小者是也明之所不能及則俟之如折獄之大民命所關已未能明燭其隱情則无敢輕折也非不折也不敢輕折耳明之者雖之明无敢者艮之止也

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君子於富貴貧賤一以義耳寧必舍車然舍車而徒者義所弗乘則舍之而不乘故也

賁其須與上興也

六二爲賁其須者以三之剛在上而二則從上以動也興叶乘韻

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三既賁如濡如則所患者反以失其剛正耳能永貞則吉以雖處柔間而賁其賁而陰柔之習亦終莫之陵犯也

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四近三而遠初則所當之位爲可疑也四本疑位而剛柔相賁初之遠不若三之近然此之私終不若應之正此所以疑也然匪寇婚媾則吾待吾之正應其亦可終无尤也初三四皆得正也

六五之吉有喜也

六五以戔戔致吝矣而曰終吉者儉則可常无傷財害

民之失而真意已將是有喜也

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文飾之過殊非本情勞力傷財即趨尚於文者心亦未嘗不厭苦之故上九白賁无咎正上之得以自行其志也聖人之不尚文如此

右賁卦

山附于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山附於地剝山以厚地故其卦名剝然山非地无所附也則地厚而山乃可安矣君子體剝之象故常薄於己以厚其下正所以自安其宅而无騫崩傾覆之患也此別尋一好象不關下剝上之義

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陰之剝陽自下而始剝牀以足以言其滅正於下也

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二剝牀以辨勢益進矣然猶未有與勢未大盛君子或可早圖也尚爲陽幸之辭然實戒辭也

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剝之而无咎者非剝牀也自剝其上下之陰也失上下眾之咎矣而三則何咎也

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剝牀而及於膚其災禍已切近无可避也慎之於始當不至是

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有陽即有陰陰亦何尤陰而剝陽則其尤矣若以宮人寵則承事乎陽陰之順德固然是以終无尤也

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亂極思治君子得輿君子爲民心之所共戴也若小人而謀剝君子則是自剝其廬其道終不可用也言必不可行也

右剝卦

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雷在地中陽氣已復雷便是陽氣但其動甚微順時固藏以待時而發耳先王知陽氣之復甚微而不可不安靜以養之也是以於冬至之日則閉關不啓商旅皆不復行后亦不復省方而一於安靜使陽氣之伏藏愈固則生意之發愈昌亦先王燮理之宜順時之道也

不遠之復以脩身也

人身之不脩以不善而不自知雖知之而不能改故耳不遠之復蓋以其有剛明之質而常存恐懼脩省之心脩身而不怠也

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初九秉天地之心仁者也六二得休復之吉者以其柔順中正能自下於仁人故也下者心之下之也

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頻失而頻復厲矣然以其知厲故尚能頻復而於義可无咎也

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棄惡以從善天之道也六四中行獨復獨以引援善類爲心是能從天之道道字與仁字不同仁字指初言道字泛以天道言此爻與六五爻之說俱與俗解大異

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六五敦復而得无悔本於柔中之德以自成其撥亂興治之志也四爻本義則剏之六三爲例上爻爻辭以行可見復字當作世亂復治爲說而此爻本義又特表居尊二字自脩言矣邱建安謂六五之質美於三四其說大非

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居上則君也君以治天下爲道乃昏迷而不知所復以至於凶亂如此是其於君道正相反也非能得君道可知

右復卦

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陽氣之動於雷發之則生理之行施亦於雷之動敷之故天下雷行震動發生則萬物各正其性命是天於萬物物而與之以无妄矣故卦名无妄先王法天之道是用大順乎天而配天之時以長育萬物茂懋同盛大之意對猶配也答也如作訛成易因其序燥溼高下別其宜撙節愛養遂其生蒐苗獮狩除其害皆所以因物付物以盡其性而全其无妄之天也

无妄之往得志也

人性之初非有妄也率是无妄之正以往无入而不自得其志矣得志所謂吉也

不耕穫未富也

不耕以求穫所以利有攸往者以其未嘗有求富之心

也一轉念焉則動求富之心而攸往或有不利矣

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所繫之牛既爲行人所得則邑人雖无妄而災或无可辭也

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四之无妄雖未盡正而可守以爲正者勉之以固守其无私之天耳

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既无妄矣而藥之藥之卽其妄也動於功利之私也是以不可試也釋勿字爲戒勉之辭君子天壽不貳脩身以俟之而已況偶

然之疾曷足以動其中乎此无妄之疾與无妄之災不同

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上九匪正而一於无妄以是而行於窮極之地斯所以有災也

右无妄卦

大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天體至大而在山之中以山畜天是大畜也人之一心无不可畜亦猶是矣君子體大畜之象是以加博聞强識之功强如字識音志以多識前言往行經文識字只當如字讀蓋識者真知之謂既知其言行之所當然又知其言行之所以然方是有得此中有窮理之功在若徒記之而已則未必能真有

所得也以畜聚吾心之德焉畜止也物止則聚矣畜之者以止而聚之在一處也前言往行散之只是前人之言行與己无與窮其理而畜聚在一處由其所當然而貫通其所以然則前人之言行皆吾心所得之心德矣畜之而不已則所畜宏於天而德裕乃身矣

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勢不可行而行則危而有災故知其有厲則利於己乃可以不犯災也

輿說輹中无尤也

九二之輿說輹以其剛而得中故能自止而不行而无妄進之尤也

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三之利有攸往以三與上皆剛德而志在有行故合志而不相畜也

六四元吉有喜也

禁惡於已發則難而兩傷善止於未形則易而不覺六四之大善而吉是則誠有喜也

六五之吉有慶也

惡已形而治之有方六五之吉亦天下之慶也四臣位有喜六五能止惡則福故止曰在天下矣故曰有慶

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上九何天之衢幼學壯行无所不達此喜其道之大行也

右大畜卦

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愼言語節飲食

天地之陽所以長養萬物者山下有雷陽氣所發山上之物无不得所養焉故其卦爲頤君子體頤養之義以爲言語自頤而出而言之不愼言行不顧非所以養德多言傷氣亦非所以養身也故言語則必愼之飲食自頤而入而食之无節飢飽失宜非所以養身口腹是求亦非所以養德也故飲食則必節之愼之如震之惕節

之如艮之止而德與身皆得其養矣是君子所以體頤之象也

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

初之剛正本足貴者乃見欲而動觀我朶頤則是亦不足貴矣我設以指四言望見六四而朶其頤也

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六二藉人以養常也然於邱頤則征凶以行之所求者失其類也失類雖兼初上言然動體上行則指上言之意爲多

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六三之十年勿用者非若二之不得所養也自以動不

中正大悖其所養之道也此解貞凶二字有據時解忽之

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顛頤而得吉者以能得賢以養民則賢之能養卽己之能養不自用而用人士之所施誠有光也

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六五非正也而言居貞之吉者謂其順以聽從於上九則不自用而用賢是亦其正也

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由頤厲吉一人之厲而實天下之福是大有福慶也

右頤卦

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上兌下巽兌澤巽木澤本有以養木而高過於木是澤反滅木矣故卦名大過君子謂事非可過而制行則不妨有以過人是以舉世雖濁而已獨清獨立而不懼也舉世莫我知而已有自得遯世而无悶也是則大過人之行也有澤雖滅木而木不自失之意

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敬慎之至如藉用白茅焉以柔而在下故能敬慎如此也

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老夫而得女妻謂剛之過而得柔以相與有可濟也

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質之剛者或可以柔輔之猶可无敗若九三之棟橈而致凶者則以其一於自用其剛人言皆所不聽不可以有輔故致凶也

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四得棟隆之吉者以剛而不過則不致橈折而下也

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以枯楊而生華益速之枯耳何可久也以老婦而得其士夫徒合而不足有爲亦可醜也

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以恃才僨事而取凶而有咎以才不足而忠事以致過涉之凶此時爲之耳凶非罪也不可咎也
右大過卦
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水流岸中洊疊相仍而至是重坎之象也故曰習坎君子體重坎之象以爲己之德行非常爲習熟則行之有不安教人之事非日使之習熟則人亦无以安之故必常其德行而爲之不厭習於教事而誨人不倦所以法水之洊至也

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習坎而又入坎習者柔而不正失所以處險之道故凶也
求小得未出中也
求止於小得以時固未能出乎險中也
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來往坎坎而以柔不中正處之終无出險之功故勿用也
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四以樽酒簋之薄而可通於君者以方在險中剛柔之交際自可无事繁文也
坎不盈中未大也
人君而有剛中之德宜於无險不夷然而坎猶不盈則中德之光亦猶未大以有孚心亨者從容處之而已
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重險之上以陽剛處之乃有可出之道上六陰柔則失其所以出險之道而徒爲囚縶不安耳此所以凶三歲也
右坎卦
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離象爲日日非有兩而卦則重離是如今日之明既作而明日之明又作（作謂日出也）爲明兩作而相麗不斷爲重離也大人（兼德位言）體重離之象用以既自明明德矣而必繼續其明之之功使之日新又新无毫髮之間斷則德之明於己者不息而光自照於四方民无不新天下化成矣所以法明之兩作也
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履錯然咎之招也於履之初而敬之乃所以辟妄動之咎也
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二之黃離元吉者以其所麗得中正之道也中字包正字

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所離者日之昃矣則何可久也而猶以蹔進爲心可乎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人之處事宜於敬慎從容四當後明之始而遂突如其來如是以无所容而徒自爲焚死棄也初正故敬之无咎而四不正則无所容矣

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六五之憂懼而得吉者正以其柔中而麗於王公之吉也其能憂懼亦正以其柔中之故

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離以柔麗中正而王用出征者邦有不正乃征以正之則猶然順於理而麗乎中正之義也

右離卦

易經如話卷之五終

烏程盧葆辰子純
婺源汪紱雙池著　後學上元鄧嘉純笏臣同校字
同邑程夢元陛園
同邑余家鼎彝伯

象下傳

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山高澤卑然而山上有澤（得潤澤之氣以生草木）山感澤應山以虛而受也（山體至篤實然體實而能通其以氣相通處即其虛也）故卦名咸君子體山澤通氣之象以爲天下之理天下人心之所同得

而在己不能徧識者也苟其一念自滿則人將棄之而不與言无以來天下之善矣是以虛其心以受人惟善是與己未善則无所繫吝而舍己從人人有善則不待勉强而取之於己其感通之速一如山之受澤焉是君子體咸之象也（其受善山之虛其來善亦山之篤實也）

咸其拇志在外也

凡人之心外有所感而志應之志有所動而足隨之咸其拇者足之欲往以其志之在外也（志者心之所之也）

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以咸其腓言雖有凶道矣然能居則吉能順理而安於止則不害也（居非必一於止順理而動則動亦居矣）

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三剛正止體宜其能處者也而今咸其股則亦隨下以動而不處矣隨下以動是其志在隨人其所執爲己下也能无隨取羞歟

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心之用情能固守其正則吉而悔可亡以未嘗感於不正而致害故悔可亡也若憧憧往來則意必固我之私累焉其心體固未能光大也又何能得正而吉哉

咸其脢志末也

人之有心固所以應萬事也乃咸其脢焉則槁木死灰之心何足以有無於天地惟志於自安其志亦爲己末也（末細小也）

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感人以誠本諸心也上六咸其輔頰舌則滕口說而已是豈足以感人也哉（滕猶駕空說謊也）

右咸卦

雷風恆君子以立不易方

雷風之動非有恆也而雷震風烈其相與則固有恆道固然也故卦名恆君子體雷風相與之理以爲天下事

物各有其一定不易之常人所當守而勿失者也苟其一念之忽則失其當然之則而或有不自知者矣是以必立不易方德非有常師而惟善爲師善非有常主而協於克一一有所得畢世不遷亦如雷風之相與焉是君子體恆之象也咸以虛受人大舜之智也恆立不易方顏子之仁也

浚恆之凶始求深也

有交而求非不正也然而浚恆貞凶者於交之始而遂求深則人所不應也

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九二宜有悔而悔可亡者以其能久於中道故也以在恆卦

故中爲久中卦雖主於恆其中實有變通乃爲可久故曰巽而動即如日月得天四時變化皆以通而可久也此爻非如時解改行之說

不恆其德无所容也

有德而不恆其德則羞所自取无所容也

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禽必以中正而後有獲九四久非其位已失正矣而安得禽也以在恆卦故曰久非其位其實止是不恆

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守柔中以爲恆在婦人則正而吉以婦人固宜從一而終者也若夫子則當義自我制制義則時中通而不失其恆也而亦從婦人之道故宜其凶也從婦者效婦人的樣子非聽婦人言之謂也

振恆在上大无功也

振作似求有功者然以振爲恆而在上安足有爲大无功也

右恆卦

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天下有山天體无窮行而不息山之高自不能及是有遯之象也君子體遯之象以爲不仁而疾之已甚反以致亂惟是吾行吾正則小人自不得而犯之不惡而嚴亦猶天之行而山自不能及也大象只是約略取箇樣子不必謂山非小人而

別求他說

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既有遯尾之厲矣然勿用有攸往則亦何至於有災哉初六亦原非能有作爲者但教他身雖未退亦閒着不要理事耳非以不往當遯字也

執用黃牛固志也

執持以中順言其能固守必遯之志也六爻皆言遯則此爻亦必遯可知勿引求他義

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係遯之厲懷安敗名且將召禍其爲己疾已甚憊也惟以畜臣妾則自我制之可以得吉若去就之大事則必

不可有所係也或謂小人方進宜有以止之不可使小人與大事也其意亦通

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惟君子爲能於相好之時而必遯小人則必不然也

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方九五之時似可无庸遠遯者然吾行吾志而不亂於小人之羣是以爲嘉美之遯得正而吉以能自正其志故也

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上九肥遯无不利者无所係戀无所遲回坦然无所疑礙故也是釋一肥字之義

右遯卦

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雷在天上其聲大壯君子謂雷者天地之正氣也正氣之發於上其壯如此人之氣莫非天地之氣是以至大至剛无不可爲但不能順天地之正理則无以養天地之正氣而禮者天理之節文其範圍有可循者也故視聽言動皆必以禮以自勝其人欲之私而非禮則勿履則制外以養中欲盡而天全而至大至剛之正氣復全於我大壯者亦在我矣此君子之所以體大壯之象也

咸智也恆仁也不忘而嚴以遠小人非禮勿履以自勝其私是二者子路之勇也

壯于趾其孚窮也

方事初而遽壯往於下其信乎必窮也

九二貞吉以中也

九二非貞而言貞吉者以其剛中則可因中以求正也

隨事隨時而揆度以无失其中則所謂正者在是矣

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過用其剛則无揆度事幾之智矣是小人用壯而君子罔也

藩決不羸尚往也

藩已決而不羸是无事過剛而自可以尚往也

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人以剛而有爲而五則喪羊於易焉以其以柔居五爲不當其位也

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觸藩而至於不能退不能遂以其終於用壯而審之不詳也如是則咎矣若艱以處之則詳而得吉用壯之咎亦可以不長矣

右大壯卦

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明出地上進而愈明故其卦爲晉君子體晉之象以爲

己德本明然氣拘物蔽而无以明之則其德昏矣是必居敬窮理實踐力行以自昭明德使己之德亦以日明而進於大明之境亦如日之出地以進而愈明焉此君子體晉之象也

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初六以柔處下欲進之初而非正也晉如摧如宜矣是何如獨行吾正之爲吉也正則裕以處之而可无咎以其在下而未有官守之命正不妨寬裕以處也有官守則不得其職則去又非可言裕矣初未得位故云

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二五本非應而終能受茲介福者以其有中正之德則自爲明君之所福也

衆允之志上行也

三所以得衆之信者以三之志在於上行也

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如鼫鼠故雖貞亦厲以其居位之不當也高位非不正者所宜處

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人主所慮者皆以失得之見爲虛明之心害耳如其失得勿恤則所行皆一於理是大有福慶於天下也

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剛明之用大矣而惟用伐邑則以進極而剛非所用其道未爲光大也

右晉卦

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涖衆用晦而明

明入地中其明藏而不顯故卦爲明夷君子用其道以涖衆謂不明无以照物而察其情而過爲察察之明則衆將无所容又非臨下以簡御衆以寬之道也是以用晦而明不爲察察心之察理必析而外以有忍有容者行之寧失不經毋苛小過不忿疾於頑不求備一夫則明而若晦焉是亦所以體明夷之象也

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君子以義有不合而於行則至於不食亦義固當不食也

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六二之明亦已夷矣然而得吉者以其順時而處之有則也即知幾之明救禍之速之意

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君子以安民爲志而大首不除則安民之志亦終未愜至不得已而於南狩則會朝清明其志乃於是大得也

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六四入於左腹是處暗地而尚淺故可獲其心意於遠去也

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六五柔中以處暗地爲箕子之貞蓋明之見夷者无可如何而晦以自處已之明終不可息也

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以六居上初登於天未嘗不威加四國有其赫赫之尊也然以其傷天下之明則終之後入於地蓋居上所以明天下而反以傷天下之明是失居上之則而何以能有爲也

右明夷卦

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

上巽風也下離火也火上有風風自火出也（火上之焰氣四達熏炙萬物而使之變化即是風）國之化自家出家之化自身出亦猶是矣故其卦爲家人君子體風自火出之象以爲身不脩則无以教家而所以脩身教家者言行兩端而已（就身與家人相接者言之）言之无實則人皆忽吾言矣而何以令其家行之不常則人皆輕吾行矣而何以責其家是以言必有物非法不言言必由中而發庶人之信之而无敢不從也行必有恆非禮不行行則始終如一庶人之嚴之而奉以爲法也身无不脩而家正矣此君子體家人之象也

閑有家志未變也

初九之閑有家者於家人之志未變而剛正能有以豫爲閑之故悔可亡也

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六二之所以貞吉者以其和順而巽志以從於人也（重攸遂意）无

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家人嗃嗃雖不免於悔厲然而於教家之道則未失也

若婦子嘻嘻則失所以治家之節矣此所以終吝也（悔吝自凶而反吉者自吉而趨凶此甚分明）

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六四之能富家而大吉以其有順德而在主家政之位也

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以剛健中正之王而假有家則女正而夫愛其內助男正而婦愛其刑家必有以交相愛也（此則所謂利女貞也然夫婦究以愛爲主四相愛生於中正惟中正而後恩愛有恆不中正而相愛則宴昵之私其後終於不愛矣所以言勿恤也）

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威如之吉非作威也反身以自治則不期威而自威人自无不信而畏也

右家人卦

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上火下澤睽異之象矣故卦爲睽君子之與人也使以同爲同則同流合汚內必失己矣以異爲異則岸然立異又外必至於失人也是以廓然大公和以處眾原不失其爲同而要必矜以持己不苟徇人則大同之中自有其異者存焉是亦君子體睽之象而不妨各行其志也

見惡人以辟咎也

惡人非正人所欲見者然使彼以禮來而我絕之不往則咎反在己矣故當睽之時而或見惡人亦所以辟咎處睽之道也

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二五本正應也當睽時而遇主於巷其義固然未失道也（九二剛中亦非爲邪者）

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見其輿之曳以所居之位本不當也（本非正通於二而无初有終者則以其本有正應終得遇於剛也

交孚无咎志行也

以交孚於元夫而得无咎則不終孤而志有可行也

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五之求二如厥宗而有噬膚之易則往而合之有得助之慶也

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上之與三睽其疑非一端矣往與之合則遇雨之吉羣疑固可釋然亡也

右睽卦

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脩德

山上有水險阻難行之境也故其卦爲蹇（卦象分兩體取義象傳合兩體取象）君子謂蹇難之境天下所不能无而外至之事已无如何而在己處境之常則只宜於自盡況蹇難之來未必非己之不德有以致之不自盡而儌倖以圖難必非儌倖所能免故惟是反身脩德以俟其自然內省不疚何憂何懼則君子所以處蹇之道也

往蹇來譽宜待也

往則蹇而來可有譽以內度之己外度之時固只宜於待也

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分爲王臣所當盡瘁故所行蹇而又蹇雖成敗未可必而在已終无尤也
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往則必蹇以往蹇而來反三資二陰之眾二陰亦欲資三之剛是內方喜之故來反爲安也在下者爲內
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以往蹇而來連以九三當位而實實謂陽剛剛則有才故宜來連於三也五亦當位實且利見之大人然知此以指三者以往來字見之蓋卦義究重止其圖濟卽在能止之中也

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九五大蹇眾不之棄而得朋來者以其有中正之德也中節卽中德也節字只取叶韻
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往旣蹇矣而來可碩以其知往之不可則志固在內也
內有大人矣利見大人以從其德位之貴斯可以有碩大之功也

右蹇卦

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雷雨交作天地之氣之解也大難之解亦猶是矣故卦名解君子體解之意以爲人有小過出於適然而必刑之人之獲罪或有可原而必重之則民之氣亦鬱而不伸矣是以過出於誤則直赦之不加責罪苟可原則爲宥之輕其刑刑不濫而人心悅亦如天地生物之心是所以體解之義也
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難解之初而初六有剛爲之應剛柔交際義固可无咎也
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九二亦非正然得其正而吉者以其疾惡去邪得中直之道也

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以負者而且乘乘不足榮亦可醜而已其戎自我之負且乘致之耳而又誰咎也
解而拇未當位也
四必解而拇而後朋至斯孚者以其所居之位有未當也所居之位已使人疑況不解而拇乎哉
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君子之遠小人亦存乎心耳心果有解則小人自无不退也交辭以小人之退爲有解之驗象傳以小人之退決於有解之心

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隼爲悖者也小人之亂治也公用射隼所以解去其悖也
右解卦
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山下有澤損澤益山卦之所以爲損也君子體損之意以爲在己之身亦有當損者如易發而難止者忿逞忿或以忘身故於忿則必懲之忘怒觀理而不使之妄動山之守也易流而難遏者欲縱欲將以滅理故於欲則必窒之以義勝欲而不使之橫流澤之潴也是亦君子所以體損之象也

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六四之虛其需益急矣初已事而速往益之則合乎上之志故无咎也
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
九二之利於自守爲貞者損益有中道焉而不可過者九二之自守固中以爲志也
一人行三則疑也
一人之行是損其一人也然三則雜亂而疑故損一人乃所以致一而獲友也
損其疾亦可喜也
四以陰柔爲疾得初九之剛以益己而損其疾是亦可喜也
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六五受下之益而得元吉者民者君之天也民心所樂予卽是自天祐之也
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上以益民爲心損下非其志矣今弗損於己而有以益於民則於是大得其志也
右損卦

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風雷之勢交相助益卦之所以爲益也上雷下風則以陽在上陰在下而爲恆下雷交於上上風交於下則彼此相交而相益君子體益之意以爲己之身亦有當益者如善所當遷而有怠而不遷則終於不能遷而善廢是必見善則遷赴之惟恐不及焉風之疾也過所當改而有憚而未改則終於不及改而過滋是必有過則改克之不遺餘力焉雷之奮也遷善而過日寡改過而善可恆亦交相助益君子體益之道也
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初之用爲大作所以報上益也然必得元吉而後可以

无咎者以其在下則本不當厚於任事也

或益之自外來也

二不求益而或益之其益之者自外來不求而至也

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凶事非益而益用凶事者以其柔而妄動故欲其因困心橫慮而知所固守之也有猶守也

告公從以益志也

告公而見從者由四以益下爲志故足以見信於公也

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惠下非實心不足以孚民若有孚惠心則勿問而元吉

矣民皆惠我德則益道大光益民之志乃大得也

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上无可益其曰莫益之者以其求益之偏辭而言也上固求益不已者而反或擊之此豈意之所期然擊之者已自外來也

右益卦

澤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澤上於天潰決而下故其卦爲夬澤亦水也坎在乾上爲雲上於天坎陽在陰中其氣未舒猶騰而上故爲雲而需之兌在乾上爲澤上於天兌陰見陽上上行之至必決而下故爲夬澤猶露也君子體夬之象以爲居民上者在下之所待澤猶萬物之待澤於天也是以溥施其祿以徧及於下而不敢自居以爲德若以爲德而自居則施所以干譽而非大公矣是君子之所忌也此君子體夬之象也居德則忌句本義以爲未詳此略用蔡虛齋之說爲說如此然大象傳中无此用反語者不勝而往咎也

初之不勝不待既往而後不勝其淺謀輕敵乃必不勝之道矣以不勝之道而往其往卽其咎也豈待既不勝而後爲咎哉

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暮夜有戎而可勿恤以其剛而得中故能惕號而不徒

恃壯也

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君子之行斷以義耳果其決於決小人則自可終无咎也言形迹不足疑也

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其行次且者其所處之位不當而不能進也以處柔言然聞牽羊之言而不信者則以其居不肯安志存於進而聽之聰以不明也

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九五莧陸也雖能夬夬而合於中行然屈於義而非出

於心之誠其於中道固未爲光大也夬萃兌皆以兌體九五而有不足之辭以柔說之中人易深也唐德宗雖迫於眾論而去盧杞然其心卒未嘗不戀戀於盧杞也

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柔乘五剛已非所據至於无號之凶則終无可長之道矣

右夬卦

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天下有風風之所行物无不遇故其卦爲姤君子體姤之象以爲君之與民相去遠矣何以使風行境內而化无不被民无不喻則惟是施其命令以播誥於四方則

命之所行无遠不至而四方皆曉吾意焉亦猶風之行於天下也

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陰始動而言繫於金柅者以柔道已萌則其勢必進故欲其能止也牽相引而進之

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九二包有魚則九二制之可矣其義固不當及賓也義自不可害猶後也

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三之其行次且以不遇於柔而无應故其行未能進也

无魚之凶遠民也

九四无魚之凶以其失正而不足以撫之則民之去已實由已之自遠其民矣謂之无魚似未足爲凶謂之遠民則其凶明矣

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過剛爲用則淺而多敗九五含章以其剛而中正也中則心无所偏正則所行合理即此則所謂含章能如是則有隕自天天命理而已矣志之所存念念求合於天理而惟恐失之命之所由集而不去也即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意

姤其角上窮吝也

上姤其角以剛上之窮而致吝也猶言孤獨相態也

右姤卦

澤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澤上於地肥澤所聚萬物萃而生焉故卦名萃君子體萃之象以爲物聚則亂起人聚則爭生是宜有所聚以備之是以戎器雖非常用然必去舊更新以除而備之所以戒不虞而使之有備无患也是亦體萃之象也兌西方金而坤有用眾之象故以戎器爲言也

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初之志固應四者而乃亂乃萃以陰柔不能自守而其志亂也

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二能引羣陰以萃於五而吉且无咎者以其有中正之德而未爲羣陰所變也未變者對初之志亂而言

往无咎上巽也

三往萃於上而得无咎者以上亦孤立方巽其志以相與也

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四得所萃矣然必大吉而後可无咎者其所居之位不當也

萃有位志未光也

九五萃有位矣然未敢自安之志則猶恐有匪孚而未光也

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以陰柔處上而不得所萃固非可安故齎咨涕洟而未安於上乃所以无咎也要之危者使平而已

右萃卦

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地中生木自下而升此卦之所以爲升也君子體升之象以爲木非全其生意於下則不能以漸上升人非慎以全其生理於心則亦无以成德矣是以慎全其所得於天之德不以惡小而爲之不以善小而不爲積之自至微至小以漸進於高大則得天之德可復全於我矣此君子體地中生木之理也

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初陰在下而无應似非能升者然而允升大吉者以能巽於二陽而上之二陽與之合志也

九二之孚有喜也

九二之交孚如是是有得君之喜也言有慶者君明臣良天下之慶也言有喜者得君而事之九二之喜也每言祭事者只是影射說且亦以廣占不必沾沾泥祭上說

升虛邑无所疑也

陽剛得正有用之才居下之上可進之時而前更无所遏如升虛邑焉其行之可无所疑也疑猶礙也

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柔升而得其正順道也王用是以享於岐山順以事神也

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六五非正也能正則吉而致治如升階焉是有以大得其虛中圖治之志也

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昏冥以求升於在上无可升之地有消而已不復有所

謂富也（不富亦以陰爻言富非可求也）

右升卦

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澤以瀦水水在澤下則澤涸而无水困之象也故卦爲困君子思處困之道以爲運之通塞不可常而在己所得天之正不可失故當夫見危之日則惟委致其命於君父以自遂其殺身成仁舍生取義之志是身困而道亨乃有以自全其得天之正也

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初六入於幽谷以陰柔處下幽暗不明之至而必无以自拔也

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九二方處困而困於酒食者以其有剛中之德故且將大有福慶酒食其細焉者也（有慶以朱紱方來以下言）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三據於蒺藜以其乘九二之剛也（獨卑乘剛言以其拚剛也）入於其宮不見其妻言其无應而孤立不祥之甚也

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四之來徐徐蓋以力不足之故其志固未嘗不在下也（澤之性本下行）其力不足者以不當位之故然雖不當位而本與初應則亦終有與也

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五困於上下如劓刖焉則有爲之志未得舒也然乃徐有說者以其有中直之德（直謂正而合德）利用祭祀者以中直之德交於神則神且享之而受福又何患强臣之不服也

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上之困於葛藟以柔居上而拚人之剛所未當也日知其動則致悔而能有悔則可改行而以吉行也

右困卦

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木上有水津潤上行（象傳推原卦義故言入乎水而上有水井水之可上行亦猶是矣故卦爲井井所以養人者也君子體井養之義以爲因民之利則自可以利民而非上以身勞之則民亦不能自利其利故爲之制田里教樹畜省耕省斂以慰勞其民此盡其在己以養民之事也民或各以其力自私則亦无以溥之而盡其利故使之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窮乏相周以勸於相養此卽其在民以引養之事也如此則在己不費而利溥於民亦井養不窮之道也

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井泥不食以其所處之下也舊井无禽言其非无泉而爲時所舍也陰柔處下二義互見

井谷射鮒无與也

二有泉而井谷射鮒而已以其上无應與故也言非德不足也

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井已渫而不食則雖行道之人皆爲之心惻也然有求賢之王則必明於用賢而君臣民物皆受其福也

井甃无咎脩井也

四未有泉而井甃則可无咎以脩治其井則潔而可以致泉也

寒泉之食中正也

寒泉之食固以其時之可上出實以其陽剛中正故能功及於人也

元吉在上大成也

元吉在上以坎口不揜而泉乃得以養而不窮井道之大成也

右井卦

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

澤中有火澤以滅火而火卽藏於澤中四時之變革而陰陽互根此卽朱子滅息而後生息之義正以此也故卦名革君子體革之道以爲天道運於上斯人事變於下而非設爲歷象之法器則人於天時有不明无以釐作訛成易之功矣故必因天地已然之迹而立爲推步之法觀天地所垂之象而制爲占驗之器所以治歷而明四時以敬授人時而欽若昊天也井卦農用八政之事革卦協用五紀之事

巽用黃牛不可以有爲也

初非不能有爲者然巽用黃牛則以時位固不可以有爲也

已日革之行有嘉也

九二可以革矣猶必已日乃革之審慎之至乃行而有嘉也乃者難之之辭有嘉謂征吉无咎

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革之之言已至於三就則事理已明不革何待又何之矣只是不當過剛不是不當革也

改命之吉信志也

改命之所以可行而吉者以其平日之志有以見信於民故改命而人亦皆信其志也此子夏信而後勞其民之意

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大人如虎之變者言其自新新民之至民无不新其文

章炳然於天下也

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革道已成故此曰之君子如豹之變其文采風流已蔚然可觀也豹之文隱故曰蔚大人虎變以禮樂文章之昭於天下言君子豹變以文采風流之著於一身言之也小人亦无不革面小人亦革其舊俗而順以從君也蓋令主守成之日矣

右革卦

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木上有火以火然木鼎以烹飪之用也故其卦爲鼎鼎者宗廟之重器而其體疑音乾立端重以有成烹飪之功

君子體之以爲人君受天命而居天位德苟无以當其位則无以凝承天命矣是以必以身建中立極凡所以居位而見於事行者皆无不合乎天理之正斯位得其正而天命自我凝之人心无不孚而天位永保是亦所以體鼎之象也正位凝命即皇極之建極斂福錫庶而耳目聰明即洪範之敬用五事也

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顛趾悖也然方鼎之初鼎未有餘則未悖也蓋初而顛趾則適以利於出否以從九四之貴而得新矣是以未爲悖也未悖即无咎

鼎有實愼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鼎既有實矣則益不可不愼所之也初未實故尚不妨順趾二則不然也能愼所之則雖我仇有疾而可終无尤也愼所之則一於忠君事而不貳則比之意

鼎耳革失其義也

鼎耳之革非五失三三自失五過剛而失中失其所以行君臣之義也

覆公餗信如何也

大臣居位豈不慷慨期許乃至引小人以覆公餗則其所期許之信果如何故劇刑所宜及也

鼎黃耳中以爲實也

鼎黃耳者以中德而聽於賢中虛而受金鉉卽其中德以爲實也本不是實而卽以中虛爲賢德

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鉉在鼎上其位尊矣足腹耳皆鼎之體惟鉉則鼎之用而不與鼎連體可貶可貴者上爻爲位外之尊位此言玉鉉在上則如三公師保之象人君所尊事者也而以玉爲之則堅栗而有温潤之致得輔導之宜五言黃耳金鉉以五與鉉者以九居上其剛柔自相濟言也以上九之剛柔中節故也

右鼎卦

洊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

震象爲雷而此卦內外皆震則是洊至之雷重震之象

也君子體震之象以爲人之有心惕厲以守之則操之而存懈怠以弛之則舍之而亡亡則私欲橫流陷溺之深而不可復振矣是以无時而不恐懼雖不睹不聞而不敢少忽无事而不恐懼雖至微至隱而不敢少寬所以自脩其身以期於日新又新自省其身以期於不僭不忒亦如雷之洊至奮振而不息焉庶有以常存其心而立身於无過是君子體洊震之象也不是怕雷打之說

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方震之初來而遂能虩虩其能恐乃所以致福也能恐則可以笑言啞啞言其後之所以處震者固已因恐而有則也

震來厲乘剛也

二之震來厲以其乘初九之剛也明二之所謂震來者與初爻有不同也

震蘇蘇位不當也

六三之震至於蘇蘇以其處位之不當也三非如二之乘剛但自无以處震耳

震遂泥未光也

震體之陽本光大者而四震遂泥則失其所以震而未能光大也人之質雖陽剛而一卽於怠忽遂泥此小人則必不能有爲矣

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六五處震而往來皆厲是其行无不危也因危而能有事以其在中卽言德之中故能大无喪也以其有事故能无喪億之訓大蓋以多言大亦方語然也

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上以震而索索其中心未能自得也不知所處也如是則凶矣顧雖有致凶之道而可得无咎者則必其早有畏於鄰之震而知戒也論其陰柔而處震極則必致凶或其畏鄰震而知戒則可无咎

右震卦

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艮象爲山而此卦內外皆艮則是兼有兩山重艮之象也君子體艮之象以爲人之一身各有所居之位而卽其所居之位則各有其所當盡之道此位字甚廣大而君臣父子小而一動一靜皆各有其位顧心之神明不測則每不能无越思焉思越於位之外則道有歉於位之中而物我皆失其所安如書而思及爲字則書錯爲字而思及讀書則字錯矣思盡於位之中則道可通於位之外而物我皆得所止如子思所以盡其爲子則父亦安於爲父而臣思所以盡其爲臣則君亦安於爲君矣是以專其思於位之中以求自盡其居位之道而不敢越其思以出於位之外所以君臣上下各得其分而視聽言動各得其宜是君子所以體兼山之義也象傳與卦象稍不同卦象艮其背主寂然虛靜之體言至於行庭不見其人方是以靜應動之

事象傳言思思卽是已動者心之用也不出其位只是動亦靜耳蓋卦象舉體用之全而言其成象傳則以學者所尤切言之欲養靜自制動始也諸家多泥作艮其背例看失之矣

艮其趾未失正也

初止於下艮其趾也能止是未失正也初非正然不正於行始見之若止則未失正也故利於不守其正

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二之不拯其隨以九三剛止於上固未肯退聽於二之陰柔也

艮其限危熏心也

非所止而止艮其限焉欲絕物以自安適以自困其神明之主欲不危熏心不可得也熏字亦妙心本屬火閉鋼其火而不用適以自熏而已詩云憂心如熏是也

艮其身止諸躬也

六四艮其身者有以自揆而自安止諸躬而不爲也

艮其輔以中正也

六五能艮其輔者以其柔中也柔中故能和順而慎密於言以由中而發非因中以求正之說

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敦艮之所以吉者人之守非所守及能守而不能保終者有之若守所當守而物不能奪以至於始終如一則有以厚其終矣吉孰大焉

右艮卦

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木生於山以漸而長故卦名漸君子體漸之象以爲治己治人皆當有漸如己之德非一蹴所能進深造以道漸而自得於己則居之安矣賢字只作衍文民之俗非一日所能矯漸仁摩義而使之自化則民日遷善而不自知矣亦猶山上有木之以漸而長是君子體漸之道也

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初以止體而漸進則非躁於進者小子之厲而有言亦以居初无應故耳於義固无咎也

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二之得位不足喜其能飲食衎衎則以有中順之德之故而不素飽故安且吉也

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三之夫征不復以其過剛自用則離其羣醜也婦孕不育以其乖戾不和則失生育之道也而利用禦寇者禦寇則以剛爲順可協力以相保也

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四乘三剛本非所安而或得其柄者以四之能順以巽也

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五二正應終莫之勝而得吉正應之合得所願以相與有成也

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

上漸於逵不爲世用矣然其羽正可用爲儀而謂之吉者以其志卓然非世俗之勢位富厚所能亂故也存此不可亂之志則或仕或隱皆得其道矣所謂儀也

右漸卦

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澤上有雷澤氣蒸以成雨而雷因之以動是陰倡而陽和猶女之說男而男從之動所歸者妹也以陰倡陽以女說男其始合已不正矣始合之不正何以能淑終君子是以因歸妹之象以揆其永終而知其必敝也所包甚廣不止男女一事

歸妹以娣以恆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初之歸妹雖以娣而剛正則以有恆之德事人者也故雖跛而能履是其以吉行也如魯紀叔姬漢班婕妤之類

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人以不遇而變其常者多矣利於守幽人之貞則雖不遇而未變其常也常卽剛中之德

歸妹以須未當也

賢女人所共慕歸妹何事於須而三歸妹以須以其位之未當則不賢故也

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四愆期矣然剛則能待其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九四正而取其剛者蓋所以反形六三柔說之爲醜也亦非

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五爲帝乙之歸妹則其袂固不必如娣之袂良也蓋莫貴惟德五其位在中則以中德之貴而行而又何事於袂良也

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昏禮行之以信今上六虛而无實則承虛筐而已无以成好也

右歸妹卦

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雷電皆至其勢盛大矣故其卦爲豐君子體豐之象以爲民情之至隱非明无以燭之法有必行非威无以斷之是以法電之明以中聽兩辭而折其獄庶不至民隱

之有不得據也法雷之威以斷制五刑而致其刑庶不至罪人之幸其姑息也威照並行民以不寃而知所畏是君子體雷電皆至之象也

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明動相資是以雖旬无咎若有求過於適均之意而自恃其明則在下而欲有爲莫爲之助或反以致災也初正而四未正故恐初有過旬之意

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二惟是有孚發若以二之信積於中固足以感發六五之志意也以中虛爲有孚故大有六五亦言信以發志

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三固明足有爲而豐其沛則雖明亦不可大事如折其右肱終无可望其用也

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四之豐其蔀亦以其處位之不當而不足以格君也是以日中見斗而幽不明也以不明之故而求明之苟遇其夷主則得吉而可有行也此爻象甚曲折解者多不得其信

六五之吉有慶也

六五能有來章之吉則非一人之吉實有慶於天下也

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闃其无人自藏也

豐其屋者以上之尙大不已故屋之豐如天際翔也以上之極象之闚其戶闃其无人者亦卽以豐其屋者之自爲蔽藏也愈尙大愈不明也

右豐卦

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愼用刑而不留獄

山上有火去而不留旅之象也故卦爲旅君子謂刑者天齊於民俾我一日而已是亦以爲旅可也況民之處獄其艱又有甚於旅者不明不愼而久稽其民可乎是以取法於山之重以明愼於用刑必審其情而不敢輕豕民之肌體取法於火之去以不留滯其獄自期勤敏

而不敢久羈民於囹圄庶吾心可以稍安是君子體山上有火之象也

旅瑣瑣志窮災也

處旅而瑣瑣其志偎陋之極矣是所以取災也

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童僕之貞至未易得二以柔順中正者撫之故得其貞如此以此處旅宜其終无尤也得童僕之心而他人可知

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三以剛上人而致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之時而過剛以與下則宜於喪童僕也

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四雖旅於處然未得其正位也是以雖得其資斧而心未快也
終以譽命上逮也
五之終以譽命以雖處於旅而文明之譽已逮於上也
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於易終莫之聞也
以處旅而以過剛者在人之上其義當至於焚也離有順德而上喪牛於易蓋一於過剛而終不自知其過也
右旅卦

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巽爲風而兩體皆巽則隨風相繼之象人人愈深爲重巽也君子體重巽之象以爲命出惟行而命之者不詳則无以深入乎民以使之共孚吾意事未可以行也是以將有所行則必先布之命令而申重反覆以詳道吾意使天下皆曉然深知吾意之所在然後從而行其所命之事則人心順而事易行亦如隨風之感物也是君子體巽之象也

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初六之進退過於巽而志有所疑也利武人之貞者惟其正而斷以行之所以決其志之疑而使之治也
紛若之吉得中也
史巫紛若似過於媚上者然以達其誠吉而无咎以其剛得中故也非剛中則是僞而自失矣

頻巽之吝志窮也
頻巽之所以致吝者以其本欲以剛上人其志已窮非能巽者也勉爲之巽則恭不近禮而不巽之實反不能掩也

田獲三品有功也
四以柔而田獲三品者以其順乎剛故得剛之助而有功也

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九五處巽體而能知所更以得吉者以其居位剛正中之德也

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居上而巽在牀下以其巽之至於窮極也上字只當遇字既喪其資斧而不能斷於禮義之正則是正得乎凶而已也
右巽卦

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兌爲澤而兩體皆兌則二澤相麗之象相資爲用爲重兌也君子體兌卦之象以爲學以明理而說諸心而一人之孤則惑无與辨疑无與析過无與規善无與勸不

足以明其說也是以求朋友以其相考正焉於所學之文則相與講而明之精求益精彼此可互證其是非也於所學之事則相與習而熟之進求愈進彼此可互參其得失也相資而相說亦如麗澤之互爲滋益是君子體兌之象也麗澤如導澗澤破孟豬之類

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和兌之吉率其初而說以正其所行未有所疑於外也

孚兌之吉信志也

孚兌之吉以其非說於外而本於中之誠也信志猶言誠心

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三來求說於二陽而得凶者以其居位不當而妄爲媚說也

九四之喜有慶也

九四果能介疾而有喜則遠小人以一於事君亦天下之慶也

孚于剝位正當也

五不免孚於剝者以自恃其位之正當也

上六引兌未光也

上六引人以媚說而不能必人之從以此居上亦未爲光明也

右兌卦

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於帝立廟

風行水上風散而水波亦以離披解散有渙之象人心之渙而不聚亦猶是也故卦名渙先王以爲人心易於渙散不可不有以合之天下之人皆本乎天而天下人之散處者未易合也爲之享於帝以大爲天下報本庶人知有帝而人人共尊所尊矣合族之人皆本乎祖而宗族之散處者未易合也爲之立廟以率其族而追遠庶人知有祖而人人皆親所親矣是先王所以合人心之渙也

初六之吉順也

初非能拯渙者初六之吉以順於九二故也

渙奔其机得願也

當渙時而奔矣而適得其机人心歸之有可憑矣得其願也

渙其躬志在外也

三能渙其躬是其志在有爲於外也即得位乎外而上同也

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六四能渙其私羣而得元吉以其純於事君之心光明正大也

王居无咎正位也

渙王居而得无咎以其有中正之德而正居君位也

渙其血遠害也

上能渙其血言能得民心而遠其離叛之害也

右渙卦

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澤上有水其容有限節之象也凡事之各有定節亦猶是矣故卦名節君子謂品節之詳必自在上脩之民用不節則匱爲之制其多寡之數與其隆殺之度使車服器用采章宮室之類皆各有定限而无容越焉則用可恆矣民性不節則流爲之議其所存之德與其所見之行使經禮之大曲禮之細所循皆各有定則而无容失焉則性可復矣君子所以法天地之節也

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初之不出戶庭非終不出也以其知時之通塞而不遠出也

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時可出矣而二不出門庭是失時之極也失時何以便至凶以疑於苦節也

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自以不節而至於嗟其又將誰咎也此又誰咎當作无咎已失其咎必非嗟悔所能无毋惑於他說也所歸咎解蓋大節以通者也

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安節之亨承君上之道而行之也只此便是臣節以九五固當位以節中正

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九五甘節之吉以其居位有正中之德也

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至於苦節雖正亦凶以所守之道至此而窮也其苦節可如何耳其凶无如何耳

右節卦

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澤上有風風感水受相孚於无間君民之感孚亦猶是矣故卦名中孚君子體中孚之象以爲感孚之誠惟此心之惻隱惻隱之發莫切於用刑是以於刑獄之重者則必詳爲議之惟恐用獄之際或有誤於出入則民有冤死而不能自白者故姑爲之緩其死焉是欲求其生而不得而後置之於死則吾與死者皆无恨矣是君子體中孚之意也

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初九必虞而得吉者以虞之於相信之初則可信而信不可信而遂不信於相信之志爲未嘗有所變也此與家人初衆所謂志未變者不同家人之初所謂志未變者指其家之人而言此則指初而言虞之於初或信或不信皆未爲變志若不虞以至有他則變志矣

其孚和之中心願也

德在二而其孚自和之以德者心之所同然故和之者出於中心之所願也

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三之或鼓或罷以其居位之不當故務於說人如此也

馬匹亡絕類上也

四之馬匹亡者絕其黨類之私而一心於事上也

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九五之孚至於攣如以其有實德以居位而正當也攣字即二爻攣字

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翰音而自以爲可登於天自取凶耳何可長也

右中孚卦

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雷聲震撼固聲之過者而山上有雷則去人已遠其聲小過而已人之所行亦有宜過於小而不可過於大可以小過而不可以甚過者故卦名小過君子體小過之義故持己本有其恆然有時而寧恭毋傲則行過乎恭居喪本有定禮然有時而寧戚毋易則喪過乎哀用財本有常節然有時而寧儉毋奢則用過乎儉是皆過乎小而非過於大小過而不至於大過者是君子所以體小過之義也

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初而不自揆度矣飛鳥以凶雖示以知止而不聽不可如何也

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六二柔正自守而不及其君者以臣道之常必不可以有過也

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恃其過剛而不知防至於從或戕之則其凶爲如何也

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以九居四爲弗過而遇之此亦小過之時爲然其位則本不當也但以用其剛而往則厲而必戒不然則不正之位終不可長故勿用永貞可也此亦略有可通然終當闕疑

密雲不雨已上也

六五密雲而不能雨天下豈无陽剛之才亦以五之所

自處已上而不知下求故也五在震體則亦上行者而小過則不宜上宜下也

弗遇過之已亢也

上六弗遇而過之謂其過於亢滿以取災也

右小過卦

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水潤下而火炎上者也水在火上則水火之氣交通水不偏於潤火不偏於燥以有生物成物之功焉是既濟之象也故卦名既濟世之既治亦猶是矣君子謂撥亂反治其功固爲難而保治於不亂其事亦尤非易人以安而怠生法以久而弊起患害之萌每乘於人之所不及覺是以必兢業以圖常思患之所由起百事而皆爲之備先事而預爲之防庶使政行而不荒法立而不斁斯患害无自而生是君子所以保既濟之治也

曳其輪義无咎也

初曳其輪而不妄行既濟之初義无咎也

七日得以中道也

人患无具何患不行二之七日得以中正之道在我故也

三年克之憊也

久安之餘而伐鬼方至於三年之久雖幸而克之而傷財毒民其於國亦已憊也

終日戒有所疑也

四之終日戒不敢信以爲安治而有所疑也疑患害之將至也

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東鄰已失時矣故雖殺牛而不如西鄰之時也西鄰之實受其福則文明之德克享天心而吉大來也

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上六方以既濟爲安而不知其濡首致厲夫亦何可久存也濡尾者不濟而已濡首則溺死矣

右既濟卦

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火在水上火上水下各居其方其氣未交則未嘗相濟爲用故卦名未濟以觀於水火而天下凡物之理可推矣君子謂方以類聚物以羣分物之情也審其情斯得其理得其理斯得其所以居之之方物得以各居其方則物之情遂物之理全而物之用亦由是以出矣設以水火相淆而雜居則交相滅息而已而安望其相濟也是以於凡物之宜皆審慎而爲之辨之使之各居其方斯所以盡人性盡物性而贊倫攸敘天地太和草木鳥獸魚鼈咸若是君子所以體未濟之義而成其相濟之

功也

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初有陽剛之應然而濡其尾者亦以其陰柔處儉而不知敬慎故也初與四應四離火上而不下初坎體下而不能上也

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九二非正而以曳輪爲貞吉者以其剛而得中故所行爲合於因時之正也九二應五以行爲正曳輪不往本非正然守已自重相時度勢而後行卻正是爲下之正也

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三處未濟而征凶者以其處位之不當也究竟柔不中正是本象利涉大川乃轉開一路耳

貞吉悔亡志行也

九四能勉於正則得吉而悔可亡四本无志耳能奮其志則剛明之質其所志必无不可行也三年有賞便是吉便是悔亡

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六五所謂君子之光者其文明之德積於躬而散著於四方光暉之盛人无不被所以吉也孚卽其光之孚故不必言有孚光之被於天下如此則亨而有濟又不待言矣

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才可爲而時可待上之有以自孚宜也然而有其節焉爲所當爲是矣若一於飲酒而至濡其首則亦不知節矣是以失之也

右未濟卦

易經如話卷之七

烏程盧葆辰子純
婺源汪紱雙池著　後學上元鄧嘉純笏臣
同邑程夢元陛園同校字
同邑余家鼎彝伯

文言傳

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

此文言傳文謂文王所繫卦彖之文言猶說也文言傳者亦孔子所以申彖辭之說而惟乾坤二卦有之以乾

坤二卦之蘊爲无窮也（文言傳申彖傳彖傳之意亦自成一卷而後人分綴於乾坤二卦之後十翼次序說者又多謂乾卦彖辭之文所言乾以此篇置繫辭傳後今正之）謂乾卦彖辭之文所言乾元亨利貞者誠以元者天地生物之心其理无物不包（即萬物資始）无物不貫（即謂統天）而人得之以爲心則亦理无不具愛无不周而爲萬善之長也亨者生物之理之通品物流形萬物皆相見而无不嘉美自人得之則貌言有恭從之美視聽有明聰之則而爲嘉美之會也（會猶言總會言節文之燦然皆備也）利者生物之理之遂由變而化物各得其宜而无所乖戾自人得之則父子有慈孝之恩君臣有敬忠之義而爲制義之和也（元即未發之中而亨其發也利即發而中節之和而貞其成也）貞者生物之理之復性命各正皆保合太和而无不堅固自人得之則物宜得其故而是非不淆事變得其通而可否不亂而爲應事之幹也此天命之性也（此章蓋實古語而孔子取之要之以理則與文王之意本不相背也）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

天命之性人所同得而氣稟或異以流於形氣之私則在人无以全其性命之正而失之惟君子則心乎天地之心而以仁爲體物我形氣之私不能域焉則人民萬物皆在其覆載胞與之中足以長人亦乾元之資始統

天矣範以天理之節而嘉其所會耳目口體之欲不能累焉則恭從明聰皆著爲肅乂哲謀之美足以合禮（此禮字就外面說與性分禮字稍異）亦行施而品物流形矣因乎自然之利以兼利萬物而鑑空衡平之體无少偏焉則尊尊親親各當乎貴賤親疏之則足以和義亦變化而各正性命矣（此義字亦就事之宜上說）通乎天地之化而知明守固至賾至變之交不能擾焉則禮樂政刑皆自我操其因革損益之柄足以幹事亦太和有以保合而萬國咸寧矣是率性之道而即脩道之教所從出也（凡言足以者皆不必有其事而實有其撰之體中庸至聖章足以有容執敬別亦然）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夫此四德者人人性命之所固有而每爲私欲之所累則雖性而有之而不勝柔懦委靡卒鮮能率性以行之惟君子性命之真不淆於物則剛大之氣實全乎天實爲能行此四德者行字即上文所謂體仁嘉會利物貞固而此句結出本節只重君子字以點出故文王繫乾之彖曰乾則元亨利貞也人能勉爲乾焉則君子矣此章總是歸重一乾字君子即乾也天也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周公繫乾卦初九爻之文其言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凡在乾皆爲龍德而以九居初則龍德而隱者也其龍德而隱何凡人有悅人之私則務外而易乎世矣君子行所當行不以世之波靡而有易也凡人有好名之念則爲善以成乎名耳君子脩其在我非爲干譽之故以成名也非徒不易乎世已也卽至於與世相違而蕭然遠遯亦我守其真而无所悶焉雖但不成乎名已也卽至於指摘加之而不我見是亦我成其是而无所悶焉此非不當於用而无可行也其具在我世有行道之樂我則起而行之與斯人共由可也道有不行之憂我則去而違之以獨善其身已耳蓋无問世之知與不知人之用與不用而在我所守之正有確乎其不可拔者是居下无位而不爲苟用之潛龍也通節見潛者之爲龍故一層堅苦一層迫拶出潛龍二字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九爲龍德而居二則出潛離隱而亦未爲時用處於出處之介正中之位者也其龍德而正中何君子之脩身以見於世者言行兩端而已庸言者人之所輕而君子則庸言之必信有餘不敢盡而言必顧行也庸行者人之所忽而君子則庸行之必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而行必顧言也是亦既口无擇言身无擇行矣然君子之信言謹行也豈徒以求顯於世哉誠以樞機之發偶涉於邪則性命之真已淆於僞是以力閑乎形氣之邪妄正所以密存吾本體之真誠而已然亦豈敢以盡善自多也亦謂有物有則本吾所得天之實理則去妄存理亦適以盡吾之所當然則雖使言行之善有以蓋乎一世且自反而常恐有歉而安敢以此自矜伐乎夫如是則德之積於躬者

廣博深厚而人自信而從之觀感而化夫人君之所以爲君德者不過能使人化於善耳而君子言行之感孚已能使人皆化於善故九二雖未在上位而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以言其德固人君之德而爲人所利見也（因見字利見字故以言行言歸到極細密處君德仰大人也）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夫上下

之間固危厲之地而居職任事每凶咎之叢然自盡則有其常君子惟脩其在已君子之所以爲終日乾乾者亦進吾之德脩吾之業而已其進德脩業何人而苟且爲人則爲善皆僞爲惡皆真自欺焉耳主之以忠信盡其心而无所苟且實其心而无所虛妄使惡惡如惡惡臭好善如好好色焉庶善積於已而惡不加於身是所以進德也人或機不謹則言浮於行行不及言實得鮮矣脩辭立其誠見善則遷非徒口說有過則改不以自文求有以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而吾之所言皆吾之實行焉庶吾之誠於是立而業之廣可終身焉是所以

居業也然非知之精而擇之審則亦何以能忠信立誠哉君子必真知善之所在如是而後爲至則竭其忠信以求至之故事物之交念慮之發其幾皆不敢不審而可與研凡事之幾宜也真知善之爲己如是而後有終則脩辭皆立誠以守而終之故見諸躬行發諸事業皆一日可以終身而可與存其所守之義也（幾者善惡之介以發諸心言義者事物之宜以見於事言）君子之乾乾於進德脩業者如此是故居民之上不以恃位而驕（以居下卦之上言）在君之下不以失位爲憂（以在上卦之下言）故惟是因所處之時而乾乾以德業進脩自惕雖所處之時位甚危而可以无咎矣（因三有事上使

下之責故以進德脩業發乾乾之實一層推原一層歸到无咎二字然此爻實可見乾道之全）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蓋君子以行道爲心則出處不容不謹故自下而躍於上欲上而仍處於下其上下无常有似爲邪以干位者然而非爲邪也亦既或躍而進而又退在於淵其進退无恒有似離羣遠引者然而非離羣也君子進德脩業於平日亦欲及時而於身親見其道之行故下非所安而進尤不容苟故或躍在淵乃无妄進之咎也（因一或字表出存道之心）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溼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好德之良人所同具而惟聖人先得人心之所同然是以飛而人遂利見之蓋凡同聲者則必相應同氣者則必相求如水之因溼而流火之因燥而就龍興而雲從之以升虎嘯而風從之以洌物類之應求如此聖人作而在上而萬物有不快爲睹之者乎夫動物本乎天者則上其首而親上植物本乎地者則下其根而親下則各從其類之故也

聖人全盡人道人類之所以景從也此只明利見二字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蓋悔生於亢也上非不貴而過於上則无位矣上非不高而絕於下則无民矣九五以下皆賢人也以居上而志得意滿自用其剛則在下位之賢人无復有輔之者矣孤立如此況欲有所作爲哉此所以動而有悔也此極言其亢

潛龍勿用下也

潛龍勿用非无可用也以其處下故勿用也

見龍在田時舍也

龍德已見而曰在田非德猶未足也時舍之而未用也

終日乾乾行事也

終日乾乾非過憂也當其時位則行其時位所當行之事也

或躍在淵自試也

既或躍矣而仍在淵當出處之間姑自試其可行之兆也

飛龍在天上治也

飛龍在天乘時得位而居上以治下也

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上亦龍也而亢則有悔窮而不知所變故及於災也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凡陽爻皆用九而乾之用九則以君位在德元苟剛而不能柔則自用非所以爲治惟用九而不用七以剛健爲體而柔嘉以行之順自然之理因萬民之性以布之爲政治无一毫自用之私則所謂見羣龍无首而天下无不治矣此君道之宜也此章申前意大概主於時位而言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

潛龍以下故勿用而陽氣之潛藏則龍德已裕焉蘊可

用於未用之先也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見龍以時舍故在田而既見則人皆利見焉天下已被其文明之化矣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終日乾乾所以行事而事非願外也時所當然則與時偕行君子之自厲也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或躍將以自試而在淵未遽有爲當乾道離下卦入上卦之時君子所以必審也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飛龍在天以上治豈徒恃天位哉有天德以居天位是其位乃位乎天德故也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

亢龍以時窮有悔然使時位雖極而心不與之俱極則高而不危可矣剛而不變則與時偕極斯所以致災也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天之爲道至健而以順行將盈則必返故乾元用九而天下无不治治效之所臻是天之則乃於是乎見也王者法天而已 此章再申前意大概復歸本於德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

天道之大始无聲无臭而何以知其爲萬物所資始而統天乎蓋始則必亨理勢固然非有始之者則何以有亨乎故觀於品物之雜然流形發微而不可見充周而不可窮則乾元之爲萬物所資始斯可見矣乾元者即此始而必亨者也 教人於物之亨上認取乾元如喜怒哀樂之未發本无可見然人人有此喜怒哀樂發出則未發時原有此喜怒哀樂之理可知故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觀此則周子所謂无極而太極者亦可見矣

利貞者性情也

然方其雜然流形也萬彙紛紜未至於成猶未足以見

天道之實及夫由變而化而萬物无不有以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則萬物之性之正皆天理之正也萬物之氣之和即天道之和也萬物之性情即乾之性情是觀於萬物之性情而天之性情之實乃於是乎見矣利貞者性情也 此又教人於利貞上認取乾元之實如喜怒哀樂之發亦未見得必是道及觀其發皆中節人人皆以爲當然乃可知率性便是道而大本之中亦可見矣此即成之者性也之謂性情以乾之性情言如程氏所謂以性情言之謂之乾

是乾元之統天也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夫萬物之亨實乾之元有以亨之萬物之利貞實乾之元有以爲利之貞之是乾道之大始能以美利利天下

即萬物資始然而其所以始之者則終於无聲无臭而統天之謂

已是不言所利也乾之元不誠大矣哉有形之大其大其大無窮○此三節將乾之亨利貞三字都納在一元字只歸併大哉乾元一句此節正應大哉乾元句以下乃更即六畫之乾以明之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易書六畫之乾正所以明天道也大哉乾卦之所蘊乎六畫皆奇剛之至也上下皆乾健之至也積六奇以成乾體如人性質之剛故剛以體言自下而上乾而又乾其健乃於行見之故健兼用言周流六虛各因乎時无不中也卑高以陳各有定則无不正也自始至終看則見其行之无過不及各就一爻看則見其立不偏此總是无時无處非此剛健則能各盡其道與他卦二五爲中當位爲正无陰柔之雜一何純也无邪惡之參一何粹也純者絲之无雜色以剛健言也粹者米之无糠粃以中正言也純字猶大略可見粹則愈密察矣蓋剛健中正之至純至粹者而純粹又極其精矣乾元之所蘊蓋如此而可於乾卦之六畫見之此節只渾圖就乾卦看自見得有萬物資始統天的道理不必以四德言而四德自无不包○須就乾卦言下文六爻發揮方接得上時解往往失之

六爻發揮旁通情也

至於六爻之爲潛爲見爲惕爲躍爲飛爲亢則各因其時位不同而各有當然之則爲所以處之之道是六爻之所發揮皆莫非本乎剛健中正純粹以精者而發揮之卦以詳體言其所蘊爻以動用言其所發卦以全體言爻以一節言占卦之法亦如此也六爻發揮是言乾之剛健中正純粹精者於六爻上各發揮出來非言聖人以六爻之辭發揮那乾之四德也蔡虛齋說未是而天道之發而爲情者旁通曲盡亦无不可見矣純粹精者乾之性六爻發揮者乾之情旁通曲盡是言乾之情於六爻上曲盡可見又教人於六爻之用上體驗全卦之蘊也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觀其所恆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亦於天地言情正與此情字同非言六爻足以盡天下事物之情也○上節即始而必亨此節即利貞乃見性情之實但此就一卦六爻上影說

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觀於乾之一卦六爻而可以知天道矣聖人因時位之所值而與爲變化以隨時處中不失其正是則時乘六龍正所以御行天道所以盡乾之剛健中正而聖人德化之所旁通亦如天之雲行雨施而天下无不平矣此聖人之體乾也乘龍御天是聖人之始而必亨雲行雨施而天下平如天之亨而付予萬物則萬物自无不利貞也利貞只現成事

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天下惟无德之患而非不見於用之患若君子以已成之德爲措諸事業之行宜不日之間即可以見之於行矣然而初九曰潛龍勿用者以潛之爲言也方隱而未見則雖非无德可見之行而其行亦未能有成此其時

位固然是以君子亦卷懷而弗用也見初九之非无德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君子有事於修德卽以治人爲己任如大學之道在明明德便須在新民而知之未至无以行也行之不力亦徒知也理散於事物君子博學以聚之理惑於疑似君子審問以辨之則其於脩己治人之道旣知之无不精矣此卽致知格物之事然私意有所蔽則心體狹而无以存此理於至靜之中君子不以一毫私意自蔽所以致其寬以居此理而立之體也寬字如虛靈不昧之虛寬以居之如中庸之所謂致廣大林次崖優游饜飫之說非是○私意私之自內

起者也私欲有所累則大用閴而无以行此理於因應之間君子不以一毫私意自累所以致其仁以行此理而達之用也仁字如虛靈不昧之靈字程子所謂仁則能覺也仁以行之如中庸之所謂極高明○私欲私之自外誘之夫然則其於脩己治人之道又行之無不實矣此卽正心誠意之事知行交盡大人之德成矣家國天下舉而措之耳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方在田而遽曰大人者以九二之德固已備人君之德也見九二之爲大人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君子以果敢之力居有爲之位事上使下有咎之叢也九三以剛處剛而不得中位以上則不在天無人君專制之權以下則不在田非賢者之身居事外不在田卽所謂不中重剛而不中以時位之危言不以性質過剛言乾卦六爻皆龍德也若以性質言則下文故字亦直接不下矣故乾乾因其時而惕以自盡其所當爲因其時時不中所處雖危可无咎矣虛危故乾惕時言乾惕故无咎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出處之際審之不可不嚴有競進之失在一時而失身之咎在終古者九四以剛而不得中位上不在天未進於朝下不在田非處於野中不在人未膺職任謂不中

也三以重剛故能惕四以剛故能疑惕之疑之皆自克之剛也時解以剛而不中爲能疑之人更加不通之說故欲躍而或之以其可進可退也或之者疑之也遲回審愼而不敢輕進必无失身之咎矣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九五大人爲天下所利見利見者欽其德非欽其位也夫大人者至仁无私易知簡能合天下民物皆在其覆載之中與天地合其德也盛德昭著不遺微小合天下民物皆見於照臨之下與日月合其明也以光被言不是以明智言

因物而付時措咸宜合禮樂政刑皆出於自然之運與四時合其序也神以知來智以藏往凡禍福將至皆有以燭其機於藏密之中與鬼神合其吉凶也（如中庸所謂至誠如神不是以刑賞配禍福言○此四句亦是元亨利貞）故先天而開天下之物創所未創然合之於天而理有默契天亦莫之能違也後天而成天下之務因所當因則行所无事而事以相成奉天之時焉已耳由此言之天且與之相合而不違矣鬼神者天地之功用而人者天地之心也天且弗違而況於人況於鬼神乎（本義中人與天地鬼神本无二理至曾何彼此先後之可言哉一段是解在先天而天弗違以下五句而若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四句則只是平列不必以天地句作主此所以

聖人作於上而天下萬邦咸寧也（通節釋利見之句）

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

上九亦龍而何以有悔以一於剛而不返則已亢也位至於上无可進矣天下之勢有進則有退（以位言）有存則有亡（以國家言）有得則有喪（以凡事言）倚伏循環其幾甚微而要不可有滿盈自恃之意亢之爲言也則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欲不至於悔其可得乎

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夫進退存亡在天有循環之運而高而不危滿而不溢則惟在人有善處之道與歉然自下憂危惕厲之心蓋以退爲心則可以无退以亡爲念則可以无亡即不然而運有終窮亦在已以正處之禍福非其自取而於心可以无悔然知幾其神者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則處盈而不至於亢而所以處之者皆不失其正是其唯聖人乎乾之六爻固无往而不可以見聖人之道也

右乾卦

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

孔子復釋文王繫坤卦象之意以爲坤之質至柔而已其由變而化順乾之所變化以遂之也其至於各正性

命保合太和順乾之所正所合以成之也然乾之所遂坤能悉爲遂之乾之所成坤能盡爲成之則其柔也即其動之剛矣坤之德至靜而已（此靜字是動之靜雖有靜也非以靜體言）乾道之變化坤未嘗有所變化也萬物之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坤未嘗有所各正有所保合也然變化乾之所變化而適如其所變化矣各正保合乾之所各正保合而適如其性命如其太和矣則其靜也即其德之方矣牝馬之健行者所必至而適如所至亦柔而剛靜而方者也此所以云牝馬之貞與（此節就利貞上作坤說勿誤以柔靜元說）

後得主而有常

蓋坤之所爲皆處乾之後而爲所得爲主於利乾之所利而已利猶遂也是以皆其有常有常便是方字謂適如其本然常然如種麻得麻種豆得豆之類而坤實未嘗有所作爲也此節找足利字

含萬物而化光

顧坤道之无爲非无與於生物之功也雲行雨施天氣之達惟坤實有以含之品物流形萬物之光惟坤實有以化之含天之所施而化其光華有以亨乾之亨是則坤之亨也

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然則坤元之至无可見而觀其剛方有常則其利其貞者承天之利貞而能一一爲利之貞之也觀其含物化光則坤之所亨者承天之亨而能一一爲亨之也坤道之元其一順盡之乎惟其順也是乾既始之而坤遂生之此雖非見聞所可及而承天之亨以時行其亨承天之利貞以時行其利貞其承天而時行亦莫非坤元之資生者之所統貫者也坤之元不其至哉此章倒說轉始而亨者也章參看蓋即坤之利貞亨以順而健顯出坤元之資生亦只是順而健由顯以徵隱也順承天是順承天而時行則是健矣順而健乃所謂至也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孔子復釋周公繫坤六爻之意以爲禍福利害皆由始之不慎積漸而成故偶善未必致慶而積善之家則必有餘慶矣偶不善以爲未必召殃而積不善之家則必有餘殃矣餘者流及子孫之意至若君臣父子之定分至嚴夫亦誰得而輕犯之然而有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此必非一朝一夕之故蓋不臣不子之念偶萌而習焉而无所懲則於君父无復敬畏而其後遂至於无君无父篡弑之禍乃成溯其所由來者以積漸而至矣使辨之於早

而有以懲之有以閑之則曷爲至此由辨之不早辨故禍亂成而莫之救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陰已動於下矣人當慎之於微也此推廣爻義言脩身齊家治國皆當慎微不止重下截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則人之性即天地之性渾然在中不偏不倚何直如之坤之六二居下卦地體之中是亦靜而不偏者周公所謂直所以言其正也凡正字卻是言其未中天道流行付予萬物則在事在物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而其理實具於吾性分之中率性而行无不各當何方

如之坤之六二以六居二爲適得其所處之宜是亦方而无所乖戾者周公所謂方所以言其義也此義字以居得正位言○玩二其字自是指六二言只影射在人上顧道心惟微而人心惟危則役於人心而能有以全其直方者鮮矣是以君子有存養省察之功焉主敬以直其內戒謹恐懼密於不睹不聞必其使至靜之中无少偏倚守義以方其外戒欺求慊嚴於慎獨審幾必其使應物之處无少差謬則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敬義立而直方之德復全於我其德大而不孤矣是能如坤二之直方大斯不習而无不利所謂不習无不利者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則不疑其所

行亦坤道之順承天而簡能也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陽施而陰承陽倡而陰和定然之理故陰雖有美亦含之而已則或以已之長而從王事亦惟助王之治而弗敢自專其成功也故以六居三則非不足有成也道固然矣此地之道也妻之道也臣之道也以觀之地道亦柔靜无爲何嘗專有所成而承天時行皆所以代天有終也妻道臣道亦若是焉耳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凡人之才猷雖具於已而出處則視乎時當夫天地之交通而變化則草木且无不蕃殖是守正之君子進而在朝之時也若夫天地閉塞上下不交則賢人亦自守其貞隱而不出焉已耳坤之六四當變革之時處上卦之下不足有爲故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以言君子謹於出處之道也

君子黃中通理

黃中色也亦地之色也裳下飾也亦地之象也六五有柔中之德得地體之正位五爲一卦之正位此又不以陰陽爻位言故有黃

裳之象凡人內有所偏則知有所蔽而應物之理亦以有差於是在位而驕其徵於外者亦无可觀以言吉難矣君子涵養德性中无所偏是黃中也黃以中德言中言在內也惟其中无所偏是以上下四旁无所不通以大體言猶言天下之大本也而條理燦然皆有條而不紊以小德言即達道所從出也

正位居體

故雖其正在尊位而歉然不以自足以有其柔順謙下之體黃裳之象蓋如此夫黃中通理是美德之充積於中也正位居體是和順之氣之徵於外也

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動容周旋中禮發於事業厚德之容保无疆美之至也故大善而吉也（美之至即元字爲工夫吉六五以巳成之德見於事業吉乾之九二九五亦然）

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陰卑陽尊本有定分非敢敵也逮夫積陰而至於極盛則其勢既疑於陽（疑猶似也比並之象）而反肆其陵害陽不能平而與之爭必至於戰矣其稱龍何時方純陰嫌於无陽而陽未嘗絕也爲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淑慝之辨自在人心不可沒也其稱血何上六陰之魁陰小猶盛

未能盡除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以戰屬龍見聲罪致討意以血指陰見小人受誅之意）然戰則陰傷而陽亦豈能无傷乎夫元黃者天地之雜也天元而地黃（只借天地以言陰陽）其血元黃言兩傷也雖陰无終勝之理然所傷大矣苟非積漸何以至此

右坤卦

易經如話卷之七終

易經如話卷之八

烏程盧葆辰子純
婺源汪紱雙池著　後學上元鄧嘉純笏臣同校字
同邑程夢元畯園
同邑余家鼎彝伯

繫卦上傳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聖人之作易易非聖人作也有天地自然之易焉如天

尊在上地卑在下是造化有自然之乾坤定位不待畫卦而後有乾坤也天地之間卑者高者雜然並陳是造化有自然之爻位貴賤不待六爻而後分貴賤也（爻位初二三四五上初二卑也賤也五上高也貴也）天地生物得乎陽者常動得乎陰者常靜是造化有自然之單拆剛柔不待奇畫耦畫而後定剛柔也（剛謂單柔謂拆）萬物之生凡同術者以類相聚（凡與士聚農與農聚）異物者以羣而分（如鳥與鳥羣獸與獸羣）有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是造化有當然貞勝之吉凶不待六爻之承（下承上）乘（上乘下）比（爻位相近）應（爻位相應）繫之以辭而後生吉凶也物在天地間在天者成日月星辰之象在地者成山川流峙之形四時變遷晝夜相代是造化有自然當然之交易變化不待畫卦之有次序（橫圖）方位（圓圖）揲蓍之有九（重六爻）七（單八拆）一交易變易而後見爲變化也是易書未作之先造化固有自然之易也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是故聖人之作易也亦卽以摹畫此自然之造化而已故畫一連畫而爲剛畫一斷畫而爲柔（兩儀）又以剛柔相摩而爲太陽二少陰二少陽二太陰二（四象）又迭摩之而爲乾一三兌二二離三三震四三巽五三坎六三艮七

三坤八三而八卦之次序成焉（此八卦橫圖也）又以八卦彼此相盪而八卦各重八卦如乾夬大有大壯小畜需大畜泰之類而六十四卦之次序亦定焉（此六十四卦橫圖也）於是而尊卑貴賤動靜吉凶之理皆寓於乾坤卦位六爻奇耦間矣又因之以定其方位自北而東爲震爲離是鼓之以雷霆也自南而西爲巽爲坎是潤之以風雨也離位於東而行於西坎位於西而行於東是日月之運行也陽生於子中而盡於午中陰生於午中而盡於子中是一寒一暑也（此八卦圓圖六十四卦圓圖皆然）而在天成象者又寓於易書剛柔變化中矣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且自乾坤而生六子得乾之初爻而爲震得乾之中爻而爲坎得乾之上爻而爲艮是凡得乎天之陽者皆成男也得坤之初爻而爲巽得坤之中爻而爲離得坤之上爻而爲兌是凡得乎地之陰者皆成女也而在地之成形者又寓於易書剛柔變化中矣此文王八卦次序圖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萬物之生皆原於天地易書之理皆總於乾坤萬物資始於乾陽氣一動而物元不始乾之主乎大始也萬物資生於坤陰氣順承乎陽而物於是乎成坤之作而成

物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媾精萬物化生其理莫不皆然矣而乾之主大始非待有所勉強也發於自然而物自无不資之以始蓋以易而知大始也坤之作成物非待有所作爲也因乎當然而物自无不資之以成蓋以簡而作成物也乾坤之道易簡而已矣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然則人之學易也亦取法於乾坤之易簡而已凡人內有私意之蔽而失乎天性之自然則此心艱險委曲而與人以難知若存心皆本乎天理之自然則此心光明正大如乾之易而人易知矣人外爲私欲所累而失乎物則之當然則行事矯揉煩瑣而與人以難從若應事皆循乎物理之當然則所行因物付物如坤之簡而人易從矣惟存心與人以難知則人皆望而疏之若此心平易而易知則人皆信我而有親矣惟行事與人以難從則人皆不與共事若所行簡當而易從則人皆助我而有功矣得人之信而有親則終始如一不亦可久乎得人之助而有功則相與有成不亦可大乎可久則存心長此天地之心合萬物如一體不有賢人之德乎可大則行事通乎天下之志應萬事而不窮不有賢人之

業乎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人亦患乎不能无私意之蔽私欲之累則不易不簡而與天地不相似耳若其果全乎天命之性而與乾同其易因乎率性之道而與坤同其簡則存之者无所歉而發之者无所乖天下之理无不得矣蓋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也中便是易和便是簡天下之理得則天地之化育自我贊之而天地之位我得而參之成位乎天地之中矣是體易之全功也

右第一章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

昔者聖人慮人之憒於天道而不知所趨避也於是設爲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因觀其逐卦逐爻之象繫之以彖爻之辭彖辭以斷一卦之吉凶乾元亨利貞之類是也爻辭以斷一爻之吉凶潛龍勿用之類是也所以明吉凶之理而使人知所趨避也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而卦象何所自主乎卦爻雖多不外剛柔兩畫以畫卦言之則剛柔兩畫相摩相盪周流於六位之間六位初二三四五上也而六十四卦之象立以揲蓍言之則重爻單拆有變不變交通乎六十四卦之象而三百八十四爻之變

呈要之以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所以象有可觀而辭有由繫也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惟變化无端而吉凶貞勝矣是故繫辭之有吉有凶者因變化之有失有得觀其有得之象則明其爲吉所值之時所處之位所承乘比應之道有得其宜者則吉也觀其有失之象則明其爲凶也所值之時所處之位所承乘比應之道有失其宜者則凶矣繫辭之有悔有吝者因變化之有可憂可虞觀其雖將至於失而能憂其失則繫之曰悔悔者自凶而向乎吉觀其雖未至於失而已虞其失則繫之曰吝也吝者自吉而向乎凶故曰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也

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而卦爻之變化何以有得失憂虞哉蓋以剛而化爲柔此進極而退之象也以柔而變爲剛此退極而進之象也進極而退則復爲柔此由晝而成夜之象也退極而進則復爲剛此由夜而成晝之象也此如九退爲八六進爲七此謂之變化及夫既退爲八則夜矣既進爲七則晝矣進退之機有疑未決而憂虞生剛柔之成有當不當而得失著矣蓋六爻之動動即進退晝夜乃三才至極之道也初二爲地三四爲人五上爲天動而合乎時位之

宜則得矣動而不合乎時位之宜則失矣幾微未合得失攸分至極之道有固然也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

每卦六爻而三極之道寓焉是故君子則隨其所居而安之若素以无慕乎外者此剛柔相推而交易變易自然之序也此即莫非命也順受其正之意所樂而忘倦而深玩其辭以研窮其故者此聖人設卦觀象而繫於彖爻之辭也此讀書窮理之學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夫三極之道體萬物而不遺則貫乎動靜而无間者是故君子於平居无事之時則觀其卦爻之定象而玩其所繫於彖爻之辭所以窮其理而悅諸心以存體而爲應用之本也及夫動於機而應事接物也則觀其變化之所向而玩其所值乎吉凶之占所以察其機而研諸慮以由體而得夫應用之宜也觀象玩辭則理與心融而靜不失乎天理矣觀變玩占則行與道合而動不違乎天則矣動靜皆不違乎天是以自天祐之有得而无失吉无不利也此君子學易之事也

右第二章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

聖人之觀象繫辭也因卦爻之象不同而所繫之辭亦以各異故文王觀六十四卦之各有定象也而繫之彖焉彖也者以言乎一卦之全體其象有如此也如乾有至健之象故大通而利於正坤有至順之象故亦大通而利牝馬之正屯有動乎險中之象故勿用有攸往而利建侯周公觀一卦六爻之各有時位也而繫之爻焉爻也者以言乎一節之變化其用當如是也如乾之初九於位爲下於時爲潛則當勿用乾之九二於位爲下之中於時已見則爲利見大人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焉无咎者善補過也

至於彖爻所繫之辭則有斷之以爲吉爲凶者焉有繫之以曰悔曰吝者焉有繫之以无咎者焉吉凶者言乎一卦之象一爻之變有失有得其得則吉其失則凶也悔吝者言乎一卦之象一爻之變雖未至於全得全失而不能无小小疵病焉則不能不貽悔而取羞也如乾九本亦龍德而有過亢之疵則不免於悔能不亢則可无悔矣屯之六三時猶未入於險可以見幾而舍不舍則往吝也无咎者以其卦象爻變本易至於有過而能處之得宜以補其過則以无咎之辭善之也善猶美之也如乾之九三重剛不中本易至於有過之地以其爲乾體而能終日乾乾夕猶惕若則是爲能補其過者故善之以无咎也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

辭

是故自一節之變言之則變化所趨其所處之位各有貴賤不同而所以處之之道亦各有不同陳列其貴賤以示人者則存乎六爻之位矣如初二則位賤五上則位貴是以二多譽四多懼三多凶五多功也自全體之象言之則剛柔合撰其所具之材各有大小不同而其所得爲之事亦各有不同齊定其小大以示人者則存乎一卦之象矣如乾卦大便直是元亨利貞坤卦小便須利牝馬之貞至於其所以處位之道及所以成卦之象或得或失則明指其得失以示人而斷之以曰吉曰凶者則存乎所繫之辭矣

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至若卦象爻變之間有吉凶之道雖未成而得失之機則已動有足以致悔而取吝者是得失分歧之介也聖人於此繫之以曰悔曰吝以示人知所憂而可不至於致悔取吝焉則存乎此得失分歧之介矣卦象爻變之間有所居之位甚危所挾之材甚短所遇之時甚逼所當之任甚重幾幾乎不免於咎（居位之危如乾三爻挾材之短如坤四爻遇時之遇如乾四爻當任之重如師比卦象）而有可以免咎之道者是惟其人之能自悔而知慎所處也聖人於此繫之辭曰能如是則无咎以示人知所震懼而不敢自肆斯有以補過而

得无咎焉則存乎此知危而自悔之幾矣此聖人繫辭以教人之深意也

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是故聖人之繫象繫爻非聖人之私言也亦因乎卦爻之象變爲何如耳卦有小大之材具不同辭因之以有險易之異陽卦陽爻之辭多易（爲吉爲凶都較直截如此）陰卦陰爻之辭多險（爲吉爲凶都更有艱難委曲之意）辭也者各指示其卦象爻變之所向而已矣爲得爲失爲介爲悔皆因其象變之所向有固然也

右第三章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易書未作造化有自然之易易書既作造化之實體即具見於易書（此仰首章之意）是易書固與天地相準者也易書本準天地而作故其於天地之道實能有以彌之終竟聯合合萬爲一而无所遺實能有以綸之選擇條理一實分萬而无不具其爲用蓋无窮矣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聖人以易之書合之天地之造化而參觀焉以易之陰

陽二畫循環而爲流行（如自坤而震以至於乾又自乾而巽以至於坤對待而有定體如乾坤震巽坎離艮兌之相對定位仰而參觀乎天文之晝夜循上下（對待俯而參察乎地理之南北（對待高深（由高而漸深又由深而漸高亦是流行）是可知有幽即有明有明即有幽者此陰陽對待之定體幽或轉而明明或轉而幽者此陰陽流行之大用矣是故知幽明之故也萬物盈於天地之間有生則必有死死者日往而生者无窮以易之動本於靜者推原夫生之所由始即以易之動極復靜者反要其終（反猶翻也翻轉皆也）是可知陰變而陽以有動作人物之所以生陽化而陰歸於无爲人物之所以死故知死生之說也而

天地之生成萬物以充塞於兩間者陰陽二氣之屈伸往來而已以易之陰陽合體而成卦爻者參觀之精氣合而成物精魄也如視聽之類陰之靈也氣魂也呼吸之用陽之靈也以易之九六進退復變而化者參觀之游魂散而爲變魂曰游散則與魄離氣散之盡而形隕矣是可知陽主乎陰以來而伸者神之情而人物漸以成形者神之狀矣陽離乎陰以屈而歸者鬼之情而人物漸以衰老者鬼之狀矣是故知鬼神之情狀也是聖人之以易而窮理也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既窮其理則體諸身人之理氣本全乎天惟氣拘物蔽而失之則與天地不相似而動與天違矣若全其性之所固有則本體與天地相似故動皆天則而不違也性之所固有智仁而已智者此心之虛眾理无不具天體之輕清易而知大始也智全乎天則智周乎萬物矣仁者此心之靈泛應无不當地體之博厚簡而作成物也仁全乎地則道足以濟天下矣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智且仁而智非空虛之過且旁行以達變而不失之於流蕩失中旁行行權之智權而合道則仍是濟天下之仁故不流此所謂不違也智則見之明斯樂從循乎天理之當然而動而不括且深知夫天命之所以然而吉凶禍福壽殀死生皆不足以攖其慮矣故任夫所遇之變遷而不以爲憂則智之盡也仁則守之篤斯安夫所處之固然所處即所土也而靜而有常且益敦乎天理之存於我者而人民萬物動植飛潛皆无時而不關其念矣故隨處皆仁心發見而能用吾愛則仁之至也是聖人之以易體於身而盡其性也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能盡其性則天命之在我者自我而立而天命之賦於

萬物者亦自我而行矣是故天地之氣化不能无過如冬或過於寒夏或過於暑水或至於氾濫旱或至於焦枯而聖人則有以範圍之治歷明時而寒暑有可禦濬川井地而水旱不爲災是範圍夫天地之化而使之不至於過也萬物之生不能无不及如人物各有生而強弱異材或不能自遂其生人物各有性而智愚異質或不能自復其性而聖人則有以曲成之因其才質而委曲爲成就之井田樹畜撙節愛養所以遂人物之生也庠序學校禮樂政刑所以復人物之性也是曲成萬物而不使稍有所遺也要之天地之道不外乎幽明死生鬼神通而言

之則一晝一夜而已聖人實有以通乎晝夜之道而深知默契焉故聖心之所存卽天地之神妙萬物而无不在无方所之可限聖人之所發卽天地之化因乎時而變易无定體之可拘易之爲書本如是而聖人用易以至於命者亦无不如是也易也聖人也天地也一而已矣

右第四章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者成之者性也

天地之氣化陰陽而已然主乎陰陽之中以爲之樞紐卽行乎陰陽之內而卽物而存是以一陰一陽循環不窮是則一理之主宰而推行之者是之謂道也道具於陰而行於陽方其繼靜而動也以理御氣而行生物之機油然惻然純粹以精理全而氣未有所偏繼之者善也及其動極而靜也以氣載理而凝隨其所得氣以成形理以成性形生而理卽以寓成之者性也繼之者自陰而陽成之者自陽而陰而道固卽此而在矣

仁者見者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陽動而有事人得之而爲仁陰靜而无爲人得之而爲智上章以智屬天以仁屬地以輕清厚重分類言也此章以仁屬陽以智屬陰以陽動陰靜分類言也繼善之理本无所偏而性之所成則不能无偏陰偏陽之異故得乎陽之多而爲仁者則見夫天下之道惟貴於有爲謂仁以行之而已矣是偏而謂之仁也此賢者之過中得乎陰之多而爲智者則見夫天下之道宜安於无爲謂智以知之而可矣是偏而謂之智也此智者之過中至於百姓則得乎陰陽之氣皆薄濁而此理亦隱而難見是以惟日用飲食而已而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此愚之不及是皆倚於陰陽之一偏而未能與於斯道之全也故君子時中之道鮮矣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

君子之道何道卽天地之一陰一陽合而无偏流而不息之道也造物之由陰而陽由靜而動也一元資始品物流形生物之功是天地之仁之顯也而此純粹以精之理卽顯諸生物之仁焉及夫陽復生陰動極而靜則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機緘之妙機者未動而實爲動之本緘卽保合太和之意此如果子於成熟後其生意都包涵在果核之中故曰機緘之妙是天地之用之藏也而此所得以生之理卽藏諸成物之用焉是仁之顯也實此生物之理有以鼓其自然之機而萬物以无不顯用之藏也亦此成物之理有以鼓其當然之則而萬物

以无不成夫聖人之參贊化育也未免出於有憂而天道之流行於自然當然者則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蓋顯諸仁者著而爲業而業皆盛德之發也藏諸用者各具其德而德卽大業之本也其盛德大業不至矣哉

動靜互根陰陽无始此所謂一陰一陽之道也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何謂之盛德大業機緘之所藏萬理備具萬物之生无不各具一太極其用豈有量乎此卽貞固幹事貞以起元之意惟其藏用之富有則是之謂大業也發育之所顯日出不窮物物之生皆本於一太極其仁抑何大乎此卽大哉乾元資始統天之意惟其顯仁之日新則是之謂盛德也

生生之謂易

由是言之則陰生陽陽生陰一陰一陽生生不已在天地爲交易變易之道在人心爲全體用之大用仁之顯藏之理在易書爲剛柔變化之象夫是之謂易也易卽一陰一陽之道也

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

由交易變易者以顯而成象有可見而未成形則謂之象是物生之始事也是亦仁之顯也知大始者乾之道也作易者自乾始卽是之謂乾矣成象之謂乾本以物言而乾則易卦之名如伏羲始畫一畫便是以有成象雖積而三畫重而六畫仍只是此一畫則謂之乾及象呈而成形則法具焉猶成之者性其理詳密而可先也是物成之終事也是亦用之藏也作

成物者坤之道也作易者至坤而成卽是之謂坤矣效法之謂坤亦以物言而坤則易卦之名如伏羲因一連畫而再畫一斷畫其法已呈又如八卦次序畫至坤卦而八卦已无不可見六十四卦亦无不然豈非效法之謂坤

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

成象效法以有乾坤則象數之用出而占筮之事與矣效法處便見有數了由是揲之以蓍極七八九六之數而得夫所值之卦爻則卽其所值之卦爻而可以知來事之吉凶是之謂占是亦仁之顯也陽之事也及夫卽所得之占以通乎事之變則泛應各當爲用无窮是之謂事此事字猶云事業是亦用之藏也陰之事也

陰陽不測之謂神

要而言之繼善陽也成性陰也顯仁陽也藏用陰也成象陽也效法陰也知來陽也通變陰也然而動靜互根陰陽无始而皆此理爲之樞紐以主宰而推行之是以道无定在而无往不在有以妙其用於陰陽之間而不可測是之謂妙萬物之神也離陰陽以求道而道不可見執陰陽以求道而道又非其道矣學易者其知之乎

右第五章此章講者多不見脈絡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易以奇耦二畫交易變易以摹寫一陰一陽之道故夫易之爲書其中含蓄而无所遺廣之至矣其外宏大而无不包大之至矣何以言其廣大乎以言乎遠則推暨乎六合之內莫非易理之所充周不可禦也以言乎邇則即凡席之間而道存焉不待作爲而各有當然之則靜而正也以言乎天地之間則運而寒暑晝夜形而動植飛潛小而事物細微大而綱常倫理莫非此一陰一陽之道無不備矣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天地之道乾剛坤柔而已易之爲書亦乾坤二卦而已蓋乾坤者天地之性情也乾天之性情坤地之性情性以未發言情以已發言夫乾其靜而未發也只此生物之理純粹至精而渾然寂然專之至也此理只於果子核中所包涵生意可驗及其動而已發也則其生物之幾鼓而必達沛然勃然非直之至乎是以萬物資之以始而大生焉萬物皆乾之所統也夫坤其靜而未交也具此生物之能深沈不露而冲然閒然翕而已矣此如田地未種時可想及其動而已交也則其生物之達順而有常紛然紜然非闢之至乎是以萬物資之以生而廣生焉蓋承天而時行也大生者无所不充廣生者无所不容易之有乾坤亦所以體天地之性情而已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天地之性情只此至健至順者一動一靜循環不窮而別之爲陰陽運之爲四時陰陽以對待言四時以流行言具之爲易簡之德施之以生人生物而易之爲書實與之準易之乾坤二卦於理无所不該凡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莫非乾坤二卦之交易變易而成是易之廣大配天地

之大生廣生也此廣大二字專以乾坤言與章首之廣矣大矣者稍別剛柔相推而生變化以有六十四卦是易之變通配天地之運而爲四時也變化之極復爲剛柔以別三百八十四爻是易之陰陽之義配天地之昭而爲日月也而凡卦爻之義不過以發明乾坤易簡之善而已靜專動直便是易知靜翕動闢便是簡能得乎易簡之善則吉失乎易簡之善則凶人之所得乎天而爲至德者亦易簡而已故易有易簡之善所以配乎人生所得天地之至德也易之準乎天道人事者如此此易之所以廣大也此章首之廣矣大矣

右第六章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

易於理无所不包而實皆本乎天道之自然於事无所不貫而无不各當乎義理之當然其至矣乎夫易聖人之所以會眾理於一心以崇吾所得於天之德體實理於吾身以廣吾奉天不違之業者也蓋以吾一心窮物之理而真知乎天道之本然是之謂智而智欲其崇設於吾性中萬物皆備之理猶有所蔽而未知不可謂崇也以吾一身踐理之實而各當乎物則之當然是之謂禮而禮欲其卑設於率性者事物細微之則猶有所遺

而未實不可謂卑也故必使吾智之崇效乎天之崇而凡此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无不有以真知夫出於天之所以然一如天之高明焉而後可謂之智而吾心之理无不盡矣此即盡心知性而知天之事使吾禮之卑法乎地之卑而凡此守經而不過行權而不流敦仁而用愛者无不有以曲當夫賦於物之所當然一如地之廣厚焉而後有當於禮而吾身之用无不宜矣要非精於易何以能此此即存心養性以事天之事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蓋易之所以爲易者一陰一陽之交易變易而已其動而變化也有自然之道焉其變化而復成剛柔也有當然之義焉而非人之所爲也自天地設位乾坤有象而交易變易之理即行乎其中矣人得乎天地陰陽之氣以有生即得乎乾坤易簡之理以爲性故易知者即吾性中自然之智而簡能者即吾性中當然之禮也惟以易而崇吾之智以效乎天以簡而卑吾之禮以法乎地則乾坤易簡之至德復全於我是已成之性存之又存而无所失而事物當然之道吾心裁制之義皆由是出智以明在物之道而裁制之義精禮以行處事之義而在物之道得矣非智禮成性爲道義之門乎夫如是則

吾心之德崇吾身之業亦如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是聖人用易之事也

右第七章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

夫盈天地之間者皆物也使物物而窮其理亦似乎不可勝窮矣聖人有以見夫天下之賾而摹擬諸其形容如天有健行之形地有順從之形以及夫雷動風入水潤火炎山止澤說之類因畫卦命象以象其物理之宜如純陽而爲天純陰而爲地以及夫動而遇險則屯泉

出山下則蒙之類然後物理之宜皆因象而可考矣是故謂之象也象者像也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人之所以動而應物者事也使事事而求其當亦似乎未知所從矣聖人有以見夫天下之動而觀其衆理之會要必有一理之可通而无礙者如行止皆道而於時則可止而未可行動靜有常而於時則宜動而不宜靜之類由是即所處之時而行其可行之典禮猶常法也且繫之以辭如龍德而時方潛則以勿用爲典禮君子而處

於危則以乾惕爲典禮即因其所處之得失以斷其吉凶然後應事之變皆因辭而可考矣是故謂之爻也爻者效天下之動也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然則聖人之設象也所以言天下之物雖至賾而各有物宜所宜因物而付不可以其雜亂而惡之也聖人之繫爻也所以言天下之事雖至動而各有其典禮所當隨時處中不可以其變動而亂之也惡猶厭也亂謂不循典禮也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聖人設象以盡物宜觀變而行典禮則其所示人以言行之準者无不備矣是故君子將有言也必當擬之於象爻以觀其理之是非而後可發之於言將有行也必當議之以象爻以審其幾之得失而後可見之於動擬議於物宜典禮者詳則言動之間皆因物付物隨時處中任事物之動賾而吾之千變萬化以應之者无或失矣是能擬議之以成其變化也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

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試撮舉象爻而擬議之中孚之九二與九五以同德相孚故其辭曰鳴鶴在陰以剛中之德故爲鶴以兒體故爲鳴以居二故曰在陰其子和之其子言同氣也指九五我有好爵亦以剛中之德言吾與爾靡之此如言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蓋善者人之所同好不善者人之所同惡誠中形外无感而不通之理君子居其室以在陰言出其言善以鳴鶴言故曰言善則千里之外且无不以爲善而應之以九五與九二爻位相隔遠言況其邇者乎此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其理是如此若使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且无不以爲不善而違之況其邇者乎蓋凡言一出乎身則必加乎民行一

發乎邇則必見乎遠不可以爾室之中爲可肆之地而人莫之見聞也言行者君子所由靜而動與事物交接之樞機樞門樞機弩牙發之而當可以取榮發之不當則以取辱樞機之發榮辱之本也且言行而善則與天地之理合言行偶不善則與天地之理違和則致祥戾則致殃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寧謂爾室之中而可以不慎乎即此爻而擬議之而一言一行之機當亦可以知所謹矣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然言行之所以有應違者非以其迹之同而惟其道之合也同人之九五與六二相應而爲三四所隔故其辭曰同人先號咷而後笑蓋始之有不同者其迹而終之大同者其心也君子之道或出而兼善天下或處而獨善其身或默而韜晦自全或語而正言不諱要之隨其時位之所值而因以自盡其所得爲當爲者其心一而已矣非有私也惟其二人同心以九五六二言故雖始暌而終必合他人不足以間之以隔於三四言其犀利之至雖金可斷也言不能間也至於既合則同心之言其臭味相孚直有如蘭之美矣此所以後笑者乎即此爻而擬議之是君子之言行惟期於各盡其道而不患乎有不同之迹矣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言行何以能盡道則要於慎而已矣大過之初六以柔爻巽體而上承四陽之重故其辭曰藉用白茅无咎以在下故曰藉以柔巽故取象白茅夫物而苟錯置也諸地似亦已可安矣乃猶恐其未安而復藉之用茅則安者益安必無不勝其重之患矣何咎之有夫茅之爲物輕柔而薄而其用則可以加重物而不折承重物而不傾也蓋惟其自處以

柔順是以能遇剛暴而不害人能慎斯術也以施之言行之間无往而不自處於柔順則其必无取敗之失矣即此爻而擬議之是可知巽順謙下則可以處患難而無傷矣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然豈獨才弱處下者爲當敬慎乎謙之九三以一陽成卦之主而居下卦之上然以山之高而處於地之下故其辭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夫既積勞而有功勞以勤於事言功以

成功言此所謂勞功皆取其以一陽成卦之主則誇伐而自以爲德亦人之所不免矣乃今能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是其心欿然自下厚之至也故謙之九三語以其功而能下人不自滿假者也凡人於自修之德言貴乎盛以日進於聖賢而處已接人之禮則言貴乎恭以退處於卑牧惟有而不自見爲有此之謂謙謙也者致吾之恭慎以能保存其居上之位者也此所以言君子有終吉也故卽此爻而擬議之可以得君子處功之道矣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蓋謙乃受益而滿則招損故乾之上九亦龍德也然以其居上過高剛而不能自下故其辭曰亢龍有悔誠以其高而出乎位之外自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滿盈之至欲无悔得乎是以動而有悔也卽此爻而擬議之而知盈滿之不可居矣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愼密而不出也

夫接人固貴乎謙冲而處事猶貴乎愼密節之初九以剛正處說體而當節之初能愼密者也故其辭曰不出戶庭凡夫事未行而言已先發此僨事之道矣兌體爲口舌故以言言之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之言不密則小人之讒間得以乘之而失臣矣臣之言不密則小人之機械得以加之而失身矣所謀有機密之事而言語不密則必敗機僨謀而害成矣是以君子必審時度勢潛慮密謀時至事起而後行之若時未可行則其言必愼密而不出也卽此爻而擬議之可以得愼於機事之道矣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

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且夫禍害之至未有不自己招之者是惟作易者其真知致盜之故乎易解之六三以陰柔險體乘大難初解之時而竊處下卦之上不中不正不稱其位故其辭曰負且乘致寇至蓋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以六言乘也者君子之器也以三言今以負販至賤之小人而乘君子乘馬路車之重器以六居三言則處非其位盜必思起而奪之矣以小人而竊處高位未有不上慢其君下暴其民者上慢下暴則有可聲之罪盜必思聲其罪以伐之矣以此

譬諸細民如少有財幣而慢於藏以炫於外是誨人以來盜也少有姿色而豔治其容以飾美觀是誨人以來淫也彼小人竊處高位而遂肆然得志上慢下暴者何以異此故易曰負且乘致寇至所以明无德而竊位者皆寇盜之招也卽此爻而擬議之凡處高位者宜自量其才德之所稱矣

右第八章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氣流行以漸而著而萬物於以成象成形而理氣之流行有節次焉則數於是起氣有

陽陰數有奇耦陰陽相生奇耦迭用此皆天地之自然也是故乾元資始一而已矣未有對也一者天之數也陽始陰承則坤元之資生者耦之而有二矣二者地之數也陽奇而行行者其體圓圓者徑一而圍三是一則生三故天三徑一者圍稍不止於三而三其大概又陽之事常有餘也又以天一兼地二則亦爲三陽可統陰也陰耦而止止者其體方方者徑一而圍四是二則生四故地四方體縱二橫二是二耦而四也以一合四則五以二合三亦五而陰統於陽是爲天五此天地之生數至五而全矣由是以一合五則六數耦而屬之地以二合五則七數奇而屬之天以三合五則八數耦而屬之地以四合五則九數奇而屬之天以五合五則十數耦而屬之地至於十而天地之成數亦全矣此河圖之數自一至十而一六居北二七居南三八居東四九居西五十居中中五與十天地之合聖人用之以揲蓍以五乘十爲衍易之全數焉次一二三四爲四象之位陽主始故一三陽之行也故三爲少陽位陰主成故二則陰之稱而爲少陰位四則陰之成而爲太陰位次六七八九爲四象之數以十爲全數太陽居一則餘九爲太陽之數矣少陽居三則餘七爲少陽之數矣太陰居四則餘六爲太陰矣少陰居二則餘八爲少陰之數矣聖人用之以畫卦則方位定焉乾九兌一皆太陽離八震二皆少陰巽三坎七皆少陽艮四坤六皆太陰四象之數以居四正四象之位以補四隅以之揲蓍則變通出焉九重六爻七單八拆卽此

四象之數也

數之用所從起者如此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而數之所行理卽寓焉一三五七九皆奇天數五也二四六八十皆耦地數五也陽動而陰靜之理也有一卽有二有三卽有四有五卽有六有七卽有八有九卽有十其五者之位比類而自相得猶兄弟之序焉是一陰一陽之道也由是一六同位乎北二七同位乎南三八同位乎東四九同位乎西五十同處於中是五者之數隨位而各有合猶夫婦之交焉卽兩儀不測之神也綜

而數也積一三五七九則二十有五矣是天數二十有五積之又奇數也積二四六八十則三十矣是地數三十積之又耦數也又總河圖之全數而合之則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由相得者而循其自然則一變一化陽變陰化而水火木金土之氣化以流行焉自有合者而適其當然則一生一成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而水火木金土之方位以有定焉是陰陽之變化於此五十有五數之中而見其成見得有個先後節次氣化之往來屈伸而爲鬼神者於此五十有五數之中而知其行也奇伸而神耦屈而鬼又生數則皆伸而神成數則皆屈而鬼河圖之數

之妙如此宜聖人因之而用易也夫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

聖人既取象於陽奇陰耦而衍圖畫卦復取數於中五與十以揲蓍求卦焉蓋以中五乘十而大衍之則其數五十蓍之全數也獨取中五與十者以四方之六七八九原待中五而成猶揲蓍之重交單拆皆自衍著而得也及其用之也則取一策返之於櫝而只用四十有九蓋虛一以象太極而數非奇不行也凡數奇則行耦則止由是以四十九策分而爲二置之左右兩大刻以象兩儀也乃取右刻一策掛之於左手之小指无名指間蓋自陰陽分而後人生其間以參爲三才故掛一所以象三才也於是以左手取左大刻之策執之而以右手揲之凡揲之皆以四焉每四策一揲數自左手而委之扳上蓋陰陽迭運則有四時故揲之以四所以象四時也揲四之所奇零也或一或二或三或四則扐之於左手之无名指中指間蓋每歲氣盈朔虛之餘則積之以置閏月凡自今歲立春至來歲立春當得三百六十五日零三時以每歲三百六十日計之則多餘五日三時是謂之氣盈又月有大小每歲十二月合之每只得三百五十四日於三百六十日之數又少六日是謂之朔虛合氣盈朔虛約共積十一日有奇積至三年則餘三十四日矣於是置一閏月而猶有奇零未盡復存之以待後閏也故歸奇於扐

所以象閏也於是返左揲之策於左大刻而以右手取右大刻之策執之乃以左手四揲之亦數自右手而委之扳上揲四之所奇或一或二或三或四則再扐之於左手之中指食指間是又歸奇象閏也於是復返右揲之策於右大刻而合指間所一掛二扐之策置之於左三小刻之第一刻中乃復取左右二大刻之策合之又復分而爲二又復掛一於小指間以起第二變之事焉蓋置閏之法三年一閏五年再閏而後復起積分五年再閏則積分盡而又稍不足復起積分前後相補必至十九年七閏而後氣朔均齊故再扐而後掛所以象五歲再閏而後復起積分也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

聖人既取河圖之中五與十以大衍之而爲揲著之用更卽河圖之六七八九以觀象焉而爲占卦之法故凡一掛二扐之數以五四爲奇只算一箇四也以九八爲耦只算兩箇四也若三變而得三奇一五一四則合十三策而爲居一之太陽陽之太也太陽居一連九以十數言之居其一則所餘者九一河圖一位於北九數在西亦相連也而過揲之策亦四九三十六一揲四策三十六只是九揲其象爲口重也若三變而得二奇一耦或一五一四一八則合十七策而爲居二之少陰以一耦爲主且陰之雜也少陰居二連八以十數言之居其二則所餘者八而河圖二位於南八數在東亦相連也而過揲之策亦四八三十二三十二只是八揲其象爲一拆也若三變而得一奇二耦或一五二八或一九一八一四皆是則合二十一策而爲居三之少陽以一奇爲主且陽之雜也少陽居三連七其一耦亦可作二奇也以十數言之居其三則所餘者七而河圖三位於東七數在南亦相連也而過揲之策亦四七二十八二十八只是七揲其象爲一單也若三變而得三耦一九二則合二十五策而爲居四之太陰陰之雜也太陰居四而連六以十數言之居其四則所餘者六而河圖四位於西六數在北亦相連者也而過揲之策亦四六二十四二十四只是六揲其象爲×交也積此四象而成六爻則爲所得之卦矣今以乾卦六爻皆得九算之則所過揲之策共積二百一十有六六箇二以坤卦六爻皆得六算之則所過揲之策共積一百四十有四六箇四也合之共得三百有六十之數是適當一期之日數也一期一過年也其實以節氣言之則三百六十五日四時而後一期以月朔言之則只三百五十四日而已一期不正三百有六十之數此再扐之所以爲象閏也乾坤爲天地之象故其策數之合於期數如此若以乾卦六爻皆得七算之則所過揲之策共積一百六十有八六箇二以坤卦六爻皆得八算之則所過揲之策共積一百九十有二六箇三合之亦共得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也

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若合上下二篇謂上經下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所過揲之策言之則陽爻一百九十二如皆得九則過揲之策共積六千九百一十有二陰爻一百九十二如皆得六則過揲之策共積四千六百零八合之共得一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凡天地生物之數號稱萬焉而陰陽之變化其策數之多亦與之準是適當萬物之數也河圖之數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法其數而衍之以揲著求卦又何嘗不有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哉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

著策之數合於自然之數如此是故揲著之法分二掛

一揲四歸奇凡四度經營分一掛一是二營左右兩手各有揲四歸奇合爲二營
而成一番變易始得爲奇爲三番變易而成一爻始得耦之見端
一一之成象共積十有八變而成六爻之卦
八卦而小成
方其九變而有內三爻也則於八卦已得其一卦而健順動入陷麗止說之德與其爲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之象已有可擬事之大體已可見其本是亦已小成矣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於是由九變以至十八變由內卦而得外卦則引內卦所得之卦德卦象而伸之外卦以觀夫內外合體所成

之象所具之材焉如內震外坎而爲屯內坎外艮而爲蒙也又審夫六位中之□×一一以觀其變與不變老陽變少陰九則退而入老陰變少陽六則進而七則觸其變與不變之類以觀其靜之所守與動之所趨向也而長之於其所變於是一卦可變爲六十四卦凡
夫內卦爲貞外卦爲悔貞事之本也悔事之變也凡六爻皆不變者則以內卦爲貞外卦爲悔本卦爲貞之卦爲悔之卦所變之卦也有變爻者則本卦爲貞之卦爲悔或
占主乎貞或占主乎悔而三百八十四爻之用无不顯焉古法六爻皆不變則占本卦之象辭一爻變則占本卦之變爻兩爻變則占本卦之兩變爻辭而以上爻爲主三爻變則并占本卦及之卦之象辭而以前干卦主貞後十卦主悔四爻變則占之卦之兩不變爻亦以上爻爲主五爻變則占之卦之不變爻六爻皆變則乾坤占二用餘卦占之卦之象辭○凡一卦可變六十四卦皆不變皆變者各一一爻變五爻變者各六二爻變四爻變者各十五三爻變者二十故三爻變之卦有前十卦後十卦之別凡三爻變之卦其有初爻變者則在前十卦其無初爻變者則在後十卦也○凡占之主貞者吉凶只在本事後來之變可不必慮也占而主悔者本事如此後來之變或不如此所以慮正在變也凡占本卦之爻皆是主貞占之卦之爻皆是主悔也由是而物宜之至賾事機之至動蓍卦皆有以通之天下之能事畢矣此節之解與時下講章多不同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夫得失吉凶之道至隱而難知者也而引伸觸類之後則卦爻之辭有以明告其理而顯而可知者焉趨吉避凶之德行人多怠而不率者也而引伸觸類之用則蓍策之數有鼓舞斯人以行之而藎神者焉是故人有疑

而不能自決問之蓍而受命如響无不有以告人蓍卦之可與酬酢也猶應答也鬼神幽而不能告人託之卦而道无不顯有以通之事物蓍卦之佑助乎神也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
夫河圖之數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而聖人用其數以揲蓍求卦則蓍策之變化夫豈人所能爲亦鬼神實行其間有莫之爲而爲之者矣知變化之道所從起者其知神之所爲皆自然而不容私智者乎

右第九章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

器者尙其象以卜筮者尙其占

夫變化之道神之所爲非聖人不能知也聖人其神无方其易无體而吉凶與民同患之情非託之易无以見也惟聖人以變化之道神之所爲者寓之於易故易有聖人之道四焉凡得失憂虞之故繫辭盡之故欲以之窮理論事而發之爲言者則尙夫易之辭而是非可否不能外焉凡剛柔進退之宜卦變盡之（此剛柔相推之變如圓圖橫圖及啓蒙之三十二圖皆是）故欲以之處事接物而動之爲行者則尙夫易之變而進退機宜不能外焉凡天地民物之撰卦象盡之故欲以之立法致用而制之爲器者則尙夫易之

之象而紀綱法度不能外焉凡吉凶悔吝之斷占筮盡之故欲以之決疑之來而稽之卜筮者則尙夫易之占而休咎之應不能外焉凡此皆變化之道神之所爲而具於聖人之易者也

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夫辭者道之所寓而占則辭之決也（兩項皆以易書言）是以君子將有所爲而見諸身也將有所行而措諸事也則以蓍問焉而後以之發言處事其受人之命而有以告之也如響之應聲焉凡遠而千里之外百年之後近而几席之下耳目之前幽而機事之所未形深而物情之所難見皆无所隱而遂有以知來物猶事之吉凶誠以立象盡言其於事物之理析之者精故能有以周天下之事物而應之无所遺也設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

若夫變者道之所呈而象則變之成也（兩項皆以揲蓍之法分二掛一揲四歸奇參以數之變之多寡所由生

也卽其一掛二扐之策或五四或九八伍以數之變之奇耦所由見也及夫三變成爻則掛扐所得及過揲所餘一左一右錯而別之數之九六七八各可見矣三奇則九過揲亦九三耦則六過揲亦六二奇一耦則八過揲亦八一奇二耦則七過揲亦七一低一昂綜而合之數之九六七八又適相符矣（低謂主于此而示乎彼昂謂考于彼而合乎此由一變而通之三變同此四營之法而掛扐所積或三奇爲九或三耦爲六或二奇一耦而八或一奇二耦而七則爻之所成爲口爲×爲一爲一遂成天地自然之文非人爲所能與也由一爻而極之三爻至於六爻同此

三變之數而□×一一所乘九變而得八卦而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之象有所擬矣十有八變而成六爻而六十四卦之定體六爻動靜所變通无不呈矣是遂定天下之象於物理无所遺也誠以變通盡利其於進退之幾體之者熟故能有以通鬼神之變化而行之无所滯也設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

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夫至精之理具於易之卦至變之數具於易之蓍矣而方其未用則卦之辭占非有偏主蓍之象變亦非有偏

嚮易固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而已然惟其无思故能開天下之思惟其无爲故能成天下之爲是以執策以扣之而天地之文天下之象遂於蓍乎顯及乎遠近幽深之理來物之悔吝吉凶亦於卦乎斷焉是感之而遂有以通天下之故也誠以一元資始而萬物生成者天地之神也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者聖人之神也以聖人之神默契乎天地之神而寓其體用之全於蓍卦之神故能體无不具用无不周而感通之妙神速如此設非天下之至神又其孰能與於此乎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

夫易何爲而至精至變至神若此蓋天下之理散於事物本諸性情原諸於穆其所當然者雖若顯而易知而其所以然者實至深而難見見其淺而不見其深斯無以用天下之事物矣聖人心契乎於穆之原而灼見夫物宜典禮之所從出因設卦觀象繫辭而決之以占焉所以窮極夫至深之理而明夫吉凶悔吝之所以然以告人者也天下之理一實分萬萬歸於一神變无方其常而有定者雖眾人所與知能而變以從時者實幾微而難測泥其迹而不審其幾斯无以應天下之動賾矣聖人心通乎二五之變（二陰陽五五行）而詳得夫剛柔進退之

所以行因揲蓍求卦通其變而著之象焉（通其變以成□×一一之文蓍之象遂定一卦六爻之象）所以研別乎事幾之變而析夫變化趣時之所當然以示人者也

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唯聖人極深而繫之爲辭爲占斯易爲天下之至精矣故天下有憒於吉凶之理而无以決其志者易卦之辭占皆一一有以指而決之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也

聖人研幾而著之爲象爲變斯易爲天下之至變矣故天下有昧於趨避之幾而无以盡其務者揲蓍之象變

皆一一有以引而致之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也而原夫至深之理推夫至變之幾則皆出於天之自然是天之所以神妙萬物者也乃聖人極深研幾則以其神寓之蓍卦焉是以問之而遂知來物天下之以言以卜筮者不能外焉通其變而遂成天下之文極其數而遂定天下之象天下之以動以制器者不能外焉感而遂通天下之志通天下之務成而卒若莫知誰之爲之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有如斯也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是故易之辭變象占易之道皆聖人之道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此之謂也

右第十章

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

夫易之體用不外辭變象古四者然則易果何爲者也夫易以天下之物吉凶貞勝各有定理而人或不足以知之故易所以開物而示之也人爲之事得失相乘各有其幾而人或不足以辨之故易所以示人以當務而成之也天下事物各有自然當然之道而非語言所能盡易則設卦以像之揲蓍以通之而天下之道无不具矣是所以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設卦繫辭用蓍求卦凡所以問无不告而使之遂知來物以通天下之志爻象著明而示之知所當務以定天下之業物至賾而物宜必有可象事至動而典禮必有可通以得則吉以失則凶蓋斷乎其不可易矣是所以斷天下之疑也

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是故蓍之方揲也陰陽老少變化无方而神妙不測蓍之德固圓而神也凡圓的便動而无方及夫卦之已呈也象著占明吉凶有定而智无不知卦之德固方以智也凡方的便靜而有定卦有六爻剛柔相推惟其時物而各因所值之一爻變易其理以告人六爻之義易以貢也凡此固蓍卦之德而實皆聖心所自具之理聖心至靈而无一毫私欲之累一蓍德之圓神也聖心至虛而无一毫私意之蔽一卦德之方智也私欲以耳目口鼻之欲自外入者言一有所累則不圓神矣私意以意必固我之私自內出者言一有所蔽則不方智矣聖心萬理咸備隨處發見一六爻之易貢也所謂時中之理而已聖人以此三者日洗濯其心不

使有幾微之後起外合者得以污染吾得天之本體後起即私意外合即私欲聖人雖生知安行而不无主敬之功蓋不動不言而敬信自若不聞不睹而戒懼常存裕常明常覺於寂然不動之天是退藏於密矣及夫事物之來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爲吉爲凶與民同其憂患吉則率民以趨之凶則防民以避之焉其感而遂通吉凶與民同患者聖心之神於吉凶悔吝之應雖未來而其幾已動神遂有以知之也其寂然不動退藏於密者聖心之智於天地民物之理雖隱微而得諸已往智實有以藏之也往謂得之於天其所固有也藏言无所不備也此不待卜筮而知吉凶其孰能與於此哉是殆惟

古之聰无不聞明无不見心思叡智通微而无不通叡通微也智无不通者也其神武足以服人而不待於殺伐者夫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

惟聖人聰明叡智如此是以其於天地之道凡此剛柔變化吉凶消長之所以然者知之已无不明此即智之藏往而於民物之故凡夫動作云爲憂虞得失之有必然者察之又无不審而此吉凶憂患之情不能自已此即神之知來是興起蓍龜之神物以教人卜筮使民先事而知吉凶以前民趨避之用與神物則有以開物而通天下之志前民用則有以成務而定天下之業矣而卜筮之用既興則聖人亦用是自齊其心使之湛然純一自戒其慮使之肅然警惕使此心之神以益神智以益智神明其德而凡吉凶之至必无不有以前知也夫卜筮未興聖人原不待卜筮而知吉凶卜筮既興聖人亦考之卜筮以神明其德蓋聖人不敢自足之心則亦用是以隨疑也

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氣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天道之所以然一陰一陽而已民故之有必然趨避得失而已明天道則知神物之可興矣察民故則知民用

之不可不前矣是故當天地之靜而未動也閉藏深固如戶之闔則謂之坤生理之所存也及夫由靜而動也氣化流行如戶之闢則謂之乾生理之所發也一闔一闢動靜互根是謂之變晝夜之所以循環也往來不窮推行有漸是謂之道生生之所以不已也是皆化育之功天道之所自然也及夫生氣之所凝則天道昭著而有可見者是則謂之象而當然之理即象而存矣由象以成形則天道即寓於形質之中是則謂之器而必然之故即於器而有可察矣是皆生物之序有物有則賾而不可惡動而不可亂則民之故之所由有得失也聖

人因象器之形而察其所各具自然當然之理以制爲品節而用之天下使各有數度之可循則謂之法誠欲民用之有得而无失是聖人脩道之教也（此法字所包甚廣如禮樂刑政皆是而神物之與卜筮之用亦在其中不當獨以與神物言）聖人之法既立則品節度數各有可循足以鼓舞斯民於不倦一出一入皆適乎利物之和而民咸用之以應事接物是則聖人之神妙萬物民亦神於日用而不自知矣是乃所以謂之神也與神物以前民用亦制而用之之法之一端而卽利用出入民咸用之之神之所在矣

是故易有大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天之道有其自然而然而民之故有所當然必然是以聖人制之爲法以與民共由之則聖人之作易也畫卦繫象揲蓍求卦何莫不然夫陰陽二氣闔闢往來以至於成象成形者皆一理爲之主宰而推行之以交易變易於无窮斯理固至極而无以復加者易有大極其隱於无形而不可見者也惟易有此至極之理爲之樞紐是以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而二氣分焉有可擬議者畫卦則初爲一奇一耦揲蓍則左右分而爲二是生兩儀也是一闔一闢之變也至於陰陽之動而相變化變化之極復爲陰陽則二又分而四有可想像者畫卦則奇耦之上復加一奇一耦揲蓍則三變之餘積爲口×一一兩儀生四象也是往來不窮之通而見而爲象也而此可見之象又復往來不窮則四又分而爲八而三才之理備神明之德顯矣以畫卦則四象之上又各加一奇一耦而得八卦之全以揲蓍則九變之成積爲內卦三爻而得八卦之一四象生八卦也是所見之象成形而卽爲載道之器也

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至於八卦既成則六十四卦不過因而重之引伸觸類而長之而材質大小之所具剛柔時位之所趨乘承比

應之當否其爲得爲失已確乎有可知者是八卦而已定吉凶也八卦之成有吉有凶則以參之民事而察其所以吉凶之故於是乎吉則與民趨之凶則與民避之而大業於事興焉是吉凶生大業也與神物以前民用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孰有大於此者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是故八卦成列皆天地自然之理神物可與亦莫非天

地自然之用而豈聖人之私智哉天尊地卑陽動陰靜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盈兩間者觸目无非法象而法象莫大乎天地也寒往暑來暑往寒來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亘古今者瞬息皆有變通而變通莫大乎四時也星辰布列川嶽流峙風雨霜露雲氣雷霆凡有形有象於天地間者莫非法象而非日月之代明則法象皆无可睹是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也凡此闔闢變通見象形器者皆莫非天道之自然而民故之所以然固昭然在人耳目而非聖人在位則无以制而用之惟富有天下貴爲天子乃得以操制用之權以使天下莫不承聽是

崇高莫大乎富貴也然使雖據崇高之位而非有圓神方智之德則不能有以明天道而察民故又何以能制而用之以通志定業冒道而斷天下之疑哉是能備物而致之用立爲成器以爲天下所利用者莫大乎聖人也凡天下可備之物皆聖人爲開之可致之用皆聖人爲成之然開物成務之大於凡萬物之賾无不有以探其理鬼神之隱无不有以索其情於性命之深者則有以鉤而出之於來物之遠者則有以推而致之於是凡天下事之爲吉爲凶者皆有以定之而不可易凡天下務之當亹亹以赴者皆使民真知而務成之而不敢有所怠是則所謂與神物以前民用者又莫大乎蓍龜也

聖人之作易夫豈偶然者哉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夫能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吉凶而成亹亹者莫大乎蓍龜是蓍龜固神物也而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者莫大乎聖人惟聖人知與神物也是故天生神物而聖人則之以立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則乎龜之兆也雨者如雨屬水也霽者開霽屬火也蒙者蒙昧屬木也驛者驛絡屬金也克者交錯屬土也此皆龜甲所食之墨之文其兆如此○北出洪範爲重爲交爲單爲拆則乎

蓍之數也龜卜以五行生尅而生變化蓍揲以剛柔迭推而生變化而五行陰陽之交易變易莫非天地之變化是天地有變化而聖人以蓍龜效之也及乎變化既成而龜兆之吉凶以呈而蓍卦之吉凶以顯要之類聚羣分之情和則致祥天以禎祥之象應之乖則致戾天以妖孽之象應之自然之理是天垂象見吉凶而聖人以蓍龜之兆卦象之也蓋天道之本然自然者每託諸神物以顯而聖人則即神物之所顯者又明著其理以示人此微獨蓍龜矣彼夫河出龍馬而負圖河圖則馬背毛旋有此圖也馬八尺以上曰龍洛出神龜而有書洛書即龜背甲上之文也是皆神物

也聖人神智之德與天道本有默契於心而適於圖書相觸發焉是以因河圖而則之以畫八卦中五與十相合太極也一三七九天之數陽也二四六八地之數陰也是兩儀也一太陽位九太陽數二少陰位八少陰數三少陽位七少陽數四太陰位六太陰數是四象也即九六七八以居四正分一二三四以補四隅即八卦也至於八卦方位則有不拘如河圖者又則中五十而大衍爲蓍策之數此已見前章因洛書而則之以第九疇禹第洪範九疇一五行二五事三八政四五紀五皇極六三德七稽疑八庶徵九五福六極則即中五皇極而建之爲八疇之主指詳見書經何莫非聖人之明天道察民故而與神物以前民用者與洛出書句本只帶言无與於卜筮解者不必勉强牽入作易事但其理則可相通耳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至於易之揲蓍以求卦也因九六七八之數而著之爲重交單拆之象易有四象所以示人以所值之卦交所謂開物而通天下之志者也因所值之卦交所撰有大小所之有得失而繫之以一彖六交之辭繫辭焉所以告人以趨避進退之宜所以成務而定天下之業者也因卦彖卦交之所具有如是則吉如是則凶本一定不易之理而遂定之以吉凶所以斷其理之必然所以冒天下之道而斷天下之疑者也聖人之作易以前民用也如斯而已矣此節乃轉應首節之解多與時解大不相同此章

右第十一章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非其有而據爲己有解六三之所以致寇也可以有而讓之不爲己有大有上九之所以得天也大有上九以離明中虛之體退處尊位之外是當大有之時而讓其有於六五也故其辭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誠以人能自處於和順則天必助之天之所助者順也人能與人以誠信則人必助之人之所助者信也而大有上九履

中虛之信思牝牛之順又以退居位外是推尚六五柔中之賢也處大有之終而不自滿假如此天人交助之矣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即此交而擬議之則可以知持盈保終之道矣此節當在第八章之末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夫聖人誨人不倦其發諸言者无非至教而書之於策者則不能以盡載之也聖人吉凶同患其所欲言之意教思无窮而吐之爲言者則不足以盡發之也然則聖

人覺世之意其終不可見乎顧天地之道一陰一陽而已陽動陰靜之常一奇一耦而已聖人畫一奇以象陽畫一耦以象陰而示人无窮之意於斯寓焉立象以盡意也民物之故以類聚以羣分焉類聚羣分之際或以情焉或以僞焉則聖人立象而以爲未足也於是奇耦相摩以成八卦八卦相盪以成六十四卦而乘承比應之間有相得有不相得誠僞見焉設卦以盡情僞也猶恐人不能喻其意於卦象之間也於是卽卦象所寓之理明著之以示人其率乎情而順於理者吉可知也其出於僞而拂乎理者凶可知也繫之彖以盡物之宜繫

之爻以盡事之變而天下得失憂虞之故亦无不明有以告人矣繫辭焉以盡其言也猶恐人不能卽其言以旁通之於應事接物也於是效剛柔相推之變而制爲卜筮以教人積奇耦多寡之數而得夫所値之卦考重爻單拆之變而通之所値之爻所以盡其用之利而使之无不可通也此本之立象設卦所具者通之指情僞相感之故而斷其吉凶以教人且於其介而憂之以悔吝於其悔而震之使无咎所以鼓舞斯人而使人趨之避之以盡其變相赴之神也此本於繫辭盡言者爲鼓舞之是則書與言之所不能盡者聖人以卦象繫辭卜筮盡之而聖人覺世之情亦

於是乎盡矣

乾坤其易之緼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聖人立象始於一奇一耦而乾坤者奇耦之積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凡卦象之所陳揲蓍之所値皆乾奇坤耦之所交易變易而成者也是則極造化交易變易之理皆緼藏於乾奇坤耦之中乾坤其易之緼邪乾坤二卦成列而交易變易之體立乎其中矣設使卦畫不立則交易變易之理常人孰能有以窺之乾坤毀則无以見易矣交易變易之理旣不可見則揲蓍求卦之

法亦无從而立而擬言議動以成其變化者亦无自而行乾坤或幾乎息矣又何以能窮變通久而得乎趨避之宜也乎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是故乾奇坤耦卦象之有可見者形也而此易知簡能至健至順之理及夫顯仁藏用生生不窮之故卽寓於此卦象之形之中焉易簡健順仁智生生之理此其在形而上者所謂一陽一陰之道也乾奇坤耦一卦六爻之象此其在形而下者所謂陰陽者載道之器也道器

不相離理氣无二致而人或見器不見道也若乃因其動靜互根流行不息之化而以數揆而裁之如極於九重則退而八拆也極於六爻也則進而七單也而後理之寓於象者乃不膠於迹矣是謂之變也因其九六七八之進退相推者而引伸觸類焉即所值之卦爻以體驗於身而踐行之如擬之而言議之而動吉則趨之凶則避之而後用之變以從時者乃行无不通矣是謂之通也以是變而通之者明辨其為如是則吉如是則凶以舉而措之天下之民使天下之民皆得以因卜筮而知吉凶則斯民皆亹亹以赴而事功无不立矣是謂之事業也

形上形下二句即立象設卦繫辭之事化裁推行二句即變而通之以盡利舉而措之句即鼓之舞之以盡神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夫聖人之所以作易而教民卜筮者无非此誨人不倦吉凶同患之意而學易者貴有以得聖人之心矣是故夫象也者聖人有以見天下之物理之賾莫不各有其所以然而此所以然者非言所能盡也因是而擬諸其形容而立象設卦以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象立而爻在其中矣聖人有以見天下事變之動莫不各有其所當然而此所當然者非書所能盡也因是而觀其事會之所可通以著為當行之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也

此節立象設卦之聖人當以伏羲言繫辭之聖人當兼周文言爻字兼象在內

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

是則聖人立象設卦而聖人即物以教人之意寓焉矣後之人欲窮極夫天下至賾之物理者即存乎聖人所畫之卦而形容有可得物宜有可盡也聖人因卦爻之動以繫辭而聖人因事以示人之言盡焉矣後之人欲鼓舞夫天下至動之事變者

此鼓字只當力行字看

即存乎聖人所繫之辭而典禮有可據趨避无不可知也

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若夫化裁之變則寓於蓍策之圓神而人用揲蓍之數即其化而裁之以占夫所值之卦爻則存乎聖人所化裁之變而問焉无不應矣惟行之通則寓於六爻之易貢而人因卦爻之所值如其所推而行之以為趨為避則存乎聖人所推行之通而用之无不利矣

上節用聖格物窮理而力行之此節用聖人之易以教人卜筮以變通其行而合於時中然卦象繫辭蓍策皆形下之器也至於物宜典禮之常化裁推行之變則聖人教人之意之寓乎其中者乃形上之道也君子觀

象玩辭觀變玩占則因形下之器而自喻乎形上之道以神而明之有不待卜筮而自適於變通者是則存乎其人非聖人所能强之使悟也何以能神而明之蓋言之所得者淺意之所會者深惟能以已意默會乎聖人所欲言而難以盡言之意沈思默體而此理自然浹洽以成於心有不待言語之講明而此心自相符合可以自信者是則真能神而明之之人此存乎其人之德行蓋此心能先无私意之蔽私欲之累則所得乎天之德已純而不雜自能於天地之理聖人之心无不契合而易之道亦存乎我矣然學易而至於此則亦成位乎中之聖人矣

右第十二章

易經如話卷之八終

易經如話卷之九

烏程盧葆辰子純
婺源汪紱雙池著 後學 雲間楊葆光古蘊 同校字
同邑程夢元陛園
同邑余家鼎彝伯

繫辭下傳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夫象者像也六十四卦各有其形體則各有所像然聖人之作易也自一奇一耦而積之三畫以成八卦斯時固未有所像也而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之八卦既已成

列則爲天爲澤爲火爲雷爲風爲水爲山爲地之象已有可像而即在八卦成列之中矣初畫作橫圖時只是奇耦迭加未有名象及夫三畫既成八卦乃見得有至健至順爲動爲入爲陷爲麗爲止爲說之意因之有乾坤震巽坎離艮兌之名又見得至健者天至順者地至動者雷善入者風險陷者水善麗者火安止者山和說者澤於是因其所可象而八方體之爲圖圖則又見有天上地下日東月西清起濁北風烈西南艮起西北澤生東南之意與天地造化符合又自坤而震一陽始動極於三陽而純乾自乾而巽一陰始生極於三陰而純坤與二氣之流行者又相符合此皆自然之妙也八卦成列指橫圖言也爻者效也三百八十四爻陰陽雜居則各有所效然聖人之作易也各以一卦爲主而各以八卦加之如六十四卦橫圖乾夬大有大壯小畜需大畜泰是以乾爲主而又以八卦加其上也餘放此以成六十四卦斯時固有未所謂爻也而六十四卦既已因八卦而重之則每卦之六位有承有乘有比有應有中有正有不中有不正之爻各有所效而即在因而重之之中矣初作六十四卦橫圖只是因而重之及夫六十四卦既成則見每卦有六位而遠近貴賤承乘比應之所爻各有時位不同矣因而重之指六十四卦橫圖言也此易卦之體而即用之所以具也

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

及夫揲蓍求卦則有重爻單拆之變與不變而一卦可變爲六十四卦若夫以八卦相重爲六十四卦之時則固未有所謂變也然剛柔二畫周流於六位之間則或見爲相錯如乾坤頤大過坎離中孚小卦八卦皆彼此相錯者或見爲相綜如屯蒙相

綜皆泛相綜皆一卦剛柔上下如朱子倒順而成二卦也或剛上柔下或柔上剛下啓蒙三十二圖卦變之法說自遯來剛來而得中隨自困噬嗑未濟來剛來而下柔蠱自賁節既濟來剛上而柔下之類皆自具彼此相推爻易變易之理而蓍策之變即在此剛柔相推之中矣剛柔相推在圖畫上已自見得六爻之用變以從時則乘承比應遠近攻取之間其所動之爻有得有失以占來物若夫未嘗揲蓍之時則卦爻具陳未嘗有所謂動也然聖人觀象而繫辭焉則預擬夫占筮之用審其如是則得而命之以吉如是則失而命之以凶如是在得失之間已可憂虞而命之以悔吝以待夫占筮之所值而卦爻之動則在此繫辭焉而命

之之中而吉凶莫能外矣聖人繫辭都是預擬爲占得此卦此爻之動者其得失有如此也此卜筮之用而卽體之所由顯也

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

凡人之靜處而未嘗應事接物也固无所爲得失憂虞則无所爲吉凶悔吝也及一動而應事接物則吉凶悔吝皆叢集而生矣卦爻所繫有吉凶悔吝之辭然吉凶悔吝之生則必卦爻之動而始見者也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

然吉凶悔吝之斷由動而生而所以致吉凶悔吝之故其理則有定於動之先者卦之一剛一柔各有定位卽

所以立動之本者也或自剛退而爲柔或自柔進而爲剛此以蓍策九六之變言或剛上而柔下或柔上而剛下此以卦爻上下互易言一彼一此變而通之乃所以趣動之時者也惟變以從時則所趣之時位各當有處之之道而或當或不當由是得失見焉憂虞生焉斯動之所爲有吉有凶也

吉凶者貞勝者也

夫天下之理非吉則凶非凶則吉動而合於天理之正則正乎吉而常吉矧不合於天理之正則正乎凶而常凶出此則入彼固貞相勝而不已者也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天地之道陰陽消息至變而不窮矣而其所以然者亙古此一定之運垂象以示人至正而有常貞觀者也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日月之道晝夜循環至變而不滯矣而其所以然者亙古此有常行之度照臨於下土至正而有常貞明者也天下之動紛紜錯綜殊塗百慮爲變尤不可勝紀而其所以屈伸感應之理憂虞失得之機則不過順理則吉逆理則凶亦至正而有常者耳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聖人之作易亦不過發明此正而有常之理以示人而已矣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

易之有乾以象天也乾之象則純陽而至健乾之理則至易而知大始是以靜專而一无所雜動直而不可屈撓夫乾確然示人易矣易之有坤以象地也坤之象則純陰而全順坤之理則至簡而作成物是以靜翕而一无所爲動闢而含物化光夫坤隤然示人簡矣是乾坤二卦所以體天地之撰而示人以至正有常之道者也確然隤然便是貞字示人二字便是觀字

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

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卦之六爻有奇有耦奇爻

皆得之乾耦爻皆得之坤爻以效天下之動而要皆效此易簡之道者也卦之成象有消有息息生也陰消陽息近於乾陽消陰息趨乎坤卦以象天下之賾而要皆象此易簡之道者也合乎易簡之常則得而吉背乎易簡之常則失而凶矣此卽以體天下之動貞夫一之理者也此雖未見於變占而其理則已具於八卦成列因而重之之中者也

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及夫揲蓍求卦則四營成易三變成爻而口×一一之爻見三爻成八卦十有八變成六爻而一卦之全象呈奇耦互易剛柔相推皆自无而有爻象自動於蓍卦之外

內焉爻象既具則卦有大小材有剛柔而象之得失憂虞見時有難易位有當否而爻之得失憂虞亦見爲吉爲凶爲悔爲吝皆具於爻象而吉凶以見於蓍卦之外矣爻象是從揲蓍裏變出來故曰動乎內方爻象之動吉凶是在蓍卦上說出來故曰見乎外

乎內也剛或化而柔柔或變而剛變通以趨時其齊齊以赴之機自寓乎當趨當避之理而百姓日用所當爲之功業不已見乎剛柔相推之變乎及吉凶之見乎外也聖人懼人之不能趨也於是明言其所由得而斷之曰吉懼人之不知避也於是明言其所以失而斷之曰凶蓋明示人以趨避之途而使人皆有以成其功業也而聖人吉凶同患之情不悉見乎繫辭焉而命之之中乎此已見於變占而爻象之所效究不外於乾坤易簡之理所謂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是故易之爲書一天地貞觀之道也卽聖人所以體天地之道而成治天下之功業者也天地无心生物其心乾以易而知大始坤以簡而作成物是易簡之道卽天地之德而於以資始資生於不已天地之大德曰生而已道以所行言德以所具言貞觀者天地之道如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者是也生物者天

地之德乃所以不害不悖而並育行行之故所謂小德川流大德敦化者是也聖人備乾坤易簡之德體天地生物之心而非乘時得位則亦无以行之以成其功業之大故聖人之大寶曰位爲道之所憑藉以行者也此卽中庸上焉者无徵不信下焉者不尊不信之意也位非寶也亦以得行道濟民爲寶耳否則无以居位而位亦失之矣后非眾罔與守邦何以守位曰人而已人之處天地間也莫不含生而負性而非有財用之利則无以遂其生又何以復其性乎故聖人必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所以聚斯人而不使之離散也何以聚人曰財也礪自財利之途開而人各爭趨焉无以理之則財匱无以教之則

人不知所從无以禁之則人或起而爭奪矣故聖人爲之制田里教樹畜以開其源食以時用以禮以節其流皆所以理財也學校立而民知孝弟禮樂明而民敦遜讓皆所以正其辭也（辭謂號令教誡法度之類）又恐民之犯也於是明刑以弼教出禮則入刑所以禁民爲非也凡此皆本乎天地之道因乎事物之宜而聖人非有心也曰義而已矣此聖人之功業也易之爲用也明示人以變通正告人以得失而斷之以吉凶夫亦此理財正辭禁民爲非之志也

右第一章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作易始於包犧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以聰明睿智之德契陰陽消息之理而以吉凶同患爲心故仰則觀象於天而得夫日月之所以升沈四時之所以代嬗俯則觀法於地而得夫山川之所以流峙陵谷之所以高深又觀之鳥獸之文而見其飛潛之各有其性毛羽之各殊其形與天地之宜而見夫寒暑之各異其時剛柔之各殊其俗且近取諸吾身而驗之而健順五常之理即寓於視聽呼吸之間遠取諸物而徵之而小大動靜之常各具夫自然當然之則是皆不外乎一陰一陽之對待運之爲彼此消息之流行於是始作八卦以象之而得夫陰陽消息之性者則爲健爲動爲陷爲止得夫陽消陰息之性者則爲順爲入爲麗爲說而神明之德爲形而上者无不可即象以通之矣具夫陰消陽息之象者則爲天爲雷爲水爲山具夫陽消陰息之象者則爲地爲風爲火爲澤而萬物之情自性而發者又无不可即象以類之矣而後聖之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者又誰得而外之（王天下云者即上章聖人之大寶曰位也）

作結繩而爲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蓋八卦成列因而重之而所以爲天下後世法者且无窮矣即就包犧當日言之作結繩而爲罔罟以佃於陸而獸麗焉以漁於水而魚麗焉蓋取諸離離之兩目相承有罔罟之象而其德爲麗則禽魚麗焉之意也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細魚有鮮食之資而未獲粒食之養也包犧氏沒神農氏作察五穀之足以養人而非耒耨之用則无以興其利於是斷木爲耜用之以起土揉木爲耒用之以運耜

耒耨之利以教天下使天下皆知耕稼以興粒食焉蓋取諸益益之下體則震木而動於地中起土之象也益之上體則巽木而入於其下運耜之用也合體爲益耒耨之利益莫大焉而耒耜非取象於益乎

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民知粒食而有无无以相通也神農使民於日中爲市酌遠近以爲期會之所五十里爲市使民可日中而至以招致天下之民會聚天下方土所各產之貨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資之用焉蓋取諸噬嗑噬嗑之上體

離也日中之象也下體震也動而交易之意也又於市而合則彼此交通矣此非取象於噬嗑者乎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頓此草昧之治隨時興事而已樸陋顓愚之民固未能鼓舞以興事功而不怠也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相繼以作乘晦冥將變之運而疊爲制作以變而通之使民皆知所嚮慕以鼓舞相從而不倦焉易羽皮以布帛消泛濫爲平成正名百物而民不迷府事脩和而民知勸

運妙用於自然之神而民自不識不知以與之俱化使民皆安於日用之宜而泯乎黽勉有爲之迹是何也蓋天地生生之謂易而當夫窮極之時則必有變更之理惟參贊之聖人能因其當變而有以變之則事物皆通達而有可行百務通而可以推行則可以垂之久遠而不敝矣凡此皆天道之自然當然而聖人順之而已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端拱无爲而洪荒之天下已漸變而文明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乾坤變化而无爲有其所以妙萬物者矣黃帝堯舜之治天下何以異此包犧神農皆開物之事此節以下皆變通之事

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

至若川瀆之限通之爲難矣聖人爲民謀所以通之則刳木以爲舟所以載人剡木以爲楫所以行舟刳者剡者空剡者削而尖之使可刺舟楫之利以之行於水而濟陸途之所不通蓋取諸渙渙以巽木行於坎水之上且合體有中虛之形巽木有入水之用中虛舟也入水楫也而風在水上人所以利於行舟也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道路之艱致之亦匪易矣聖人爲民謀所以致之則因

牛之順而服之（服之服一牛也服猶著也）因馬之健而乘之（乘之乘馬也）服牛以駕大車則可以引重而行矣乘馬以駕乘車則可以致之於遠矣（牛之行不如馬而力能任重以此利馬之力不如牛而行能至遠）天下而免負戴徒步之勞蓋取諸隨隨以下震能動而上兌說之且車隨牛馬以行亦隨之意也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至於民利漸興則民害又不可不防也聖人教人於內外之限則重門以守之於宵夜之時則擊柝以警之以預待夫暴客之未至先事而爲之防蓋取諸豫豫者預備之意而九四橫於內外斷晝之間亦守門之象雷出地奮卽擊柝之聲也

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前此雖知稼穡而粒食未能精鑿也聖人教人斷木爲杵用之以舂掘地爲臼以之受穀有杵臼之利而人享精鑿之奉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小過下艮止臼也上震動杵也杵以震木臼因艮土也

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近之暴客有興爲守而遠人不服或不可不威也聖人於是弦木爲弧挽之以爲力剡木爲矢發之以加遠有弧矢之利而不服者則以此征之以威天下蓋取諸睽睽乖而後威以服之而弦引於內兌之附決（兌爲附決矢發於外離之疾而有所麗也（內引外發亦有睽義）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上古之世冬則穴居而夏則野處而已耳无以禦風雨斯致疾者多矣後世聖人易之以築土爲宮（以垣牆言）構木爲室（以房屋言）上棟以垂其宇下宇以承於棟（棟屋脊宇屋簷）以預待夫風雨之交侵而壯固可恃蓋取諸大壯大壯者壯大而堅固之意且四陽以禦二陰亦待風雨之意也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古之葬者雖有厚死之心而未定送終之制則惟是厚衣之以薪而葬之中野耳未知築土爲封樹之以木以加識別也哭泣之哀任情爲厚薄已耳其喪期无有斬（三年有杖期）功（大功九月小功五月）緦（三月）之定數也後世聖人易之以內棺外槨而封樹以識不忘喪期以別親疏要之皆從其厚焉蓋取諸大過大過者過於厚之義而送死大事其過厚宜也且四陽中實以居坤體之中亦厚葬之象也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

察蓋取諸夬

上古文字未興其有受人之命而爲己所當爲與夫人已其爲而欲有驗於後者則皆惟結繩以識之於此時而治雖事簡民醇亦遺忘者多而不明不決矣後世聖人易之以書有文字以書於策而受命可不忘易之以契刻木符爲左右券（一執左券一執右券合之則如一如今之合同文書也）而彼此可相驗以此用之於官府而百官之事以无不可治以此用之於民而萬民之情以无不可察蓋取諸夬夬者明決之意且五陽盛長以決一陰亦去小人之欺而以開文明之治也凡聖人之立法制器皆不能有外於易

之象者如此而理財正辭禁民爲非之功業不即以此興乎（佃漁耒耜交易舟楫牛馬杵臼宮室皆理財以聚人之事也厚葬書契皆正辭之事也待暴客威天下皆禁民爲非之事也）

右第二章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

聖人制器皆尚夫象是可見立象盡意而天下之事物遂无不可通是故易者非他即此八卦及六十四卦之形象也象其形而下者而形上之理即象而寓是各可因其形之所似以想像而得之矣象也者所以想像夫天下之物理也

象者材也

聖人如文王又觀象而繫之以彖彖也者所以即一卦之材而斷言之也蓋卦有陰陽小大則所具之兩象（如雷風山澤及卦德如健順動止之性情卦體合卦之兩體如師之剛中而應比之下順從及中虛爲頤頤中有物曰噬嗑之類卦變如訟之剛來而得中升之柔以時升无妄之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爲之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皆其所具之材材有不同而得失憂虞見矣故彖以斷言之也

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

周公又因卦之有六位而各繫之以爻爻也者所以因一節之變而倣效乎天下事物之動以推廣言之者也

蓋爻有所趣之時位則或尊或卑或中或正或不中不正或宜於剛或宜於柔其所承所乘所比所應又各有相得不相得之異是爻之所變動又各有不同而天下事物之動可於是擬議焉得失憂虞之故備矣故爻以效言之也

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夫一卦之材與六爻之動固皆具於卦象所像之中是故惟審夫象之所像則材之大小動之當否皆即此已有可知其得失之明著而爲吉爲凶者固於此而生即憂虞之在心而可悔可吝者亦於此而著矣此聖人之

所以因象而繫辭以示人知所趨避也

右第三章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

以三畫卦之象之所像言之則震坎艮皆陽卦也而震坎艮皆陰多於陽巽離兌皆陰卦也而巽離兌皆陽多於陰

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

此其故何也凡陽卦一奇二耦合而數之復得五數而成奇凡陰卦二奇一耦合而數之復得四數而成耦故得奇數者陽卦而得耦數者陰卦也不言陰陽而言奇耦正以陽卦之二

陰可爲陽奇合一陽則五而復爲奇陰卦之二陽只算一耦合一陰則四而復爲耦不必爲陽卦主於一奇陰卦主於一耦之說也

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奇耦形而下者也以象之所寓有形而上者言之其德行何也德行猶言卦德陽君道也陰臣道也凡陽卦以一陽而統二陰仰有所承事歸於一而无貳心是君子之道也凡陰卦以二陽而共一陰君權分而令不可用民貳心而固所適從是小人之道也此其所以爲陽卦陰卦也

此亦只見得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又有此理非卦象卦德之通例

右第四章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夫卦象陰陽各具有本然當然之理而卦爻陰陽交易亦各有自然之機故吉凶悔吝之生亦視夫屈伸感應之得失公私而已矣易咸之九四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蓋咸者感也而九四當心之位以九居四爲非其正而下應初六則又有所私繫而非寂然不動之體矣又安能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乎蓋天下事物之理各有其當然自然而何所用吾之思更何所用吾之慮乎物宜

之賾无窮而同歸於一理因物付物則其途萬殊安可膠於一定也事變之動无方而應之者一致廓然大公則智慮百出安可據以成心也如鑑斯空妍媸畢照稍有蔽焉鑑不空矣而焉能照物也如衡斯平輕重自辨稍有累焉衡不平矣而焉能平物也則天下何所容吾預設之思本无是物而思設爲是物此方寂而不寂者也何所容吾將迎之慮哉事本未來而先慮其必來此未動而先動者也彼憧憧於往來矣固无怪乎從之者之至於朋也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

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以感應自然之理言之以日之往則有月之來以月之往則有日之來日月遞爲相推而明者生焉以寒之往則有暑之來以暑之往則有寒之來寒暑迭爲相推而歲功於是成焉往者非有心於往也氣機之屈而歸也來者非有心於來也氣機之信而至也蓋盈者卽缺之招而虛者卽益之本動靜无端陰陽无始一屈一信迭相感應而晦明作息時行物生之利皆自然而生焉此豈容思慮之與於其間乎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

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推之物理无不皆然彼尺蠖之行非屈則不能伸故尺蠖之屈所以求信也旣信則又屈矣龍蛇之奮不蟄則不能出故龍蛇之蟄所以存身也身存則可信矣故君子之爲學也正誼明道而不留一計功謀利預期其效之私焉方其窮理以致知也卽物而精研其義以至於入神蓋入理愈深其妙愈不可測斯亦可謂屈之至矣顧理无不明斯有以立應事之本是義之精也正所以將出而致用也及其反躬而實踐也循理以利於日用而身无不安蓋俯仰无慚斯无入而不自得是亦可謂信之至矣然實有諸己卽所以全所受之天是用之利也乃所以復初而崇德也惟內外盡交養之實斯彼此有互發之機亦莫非感應之自然而豈容智計思慮之所能及與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精義利用而君子若將終身焉矣過此以往則无所用其力焉而或日有所進則亦未之或知也夫用力而至於无可用力是亦屈之至也顧由是崇德之功而德之得乎天者於以益盛則有以窮天地存主之神而默契於心焉一理渾然而自有所爲妙萬物者亦陰陽之合

一不測矣由是致用之功而仁之見於行者於以益熟則有以知天地流行之化而行所无事焉泛應曲當而自有所爲協於一者亦陰陽之推行有漸矣是則其德之盛而效有自至夫非信之至乎合觀之天地之化與君子進德之功皆一往一來有出於自然之理者如憧憧焉則人欲意計之私而所咸不已狹乎此咸九四之所爲深戒也（以上四節只是一節）
易曰困於石據於蒺藜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旣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

是故吉凶悔吝之應皆視乎動作云爲之所感而非人私欲智計之所能及也易困之六三曰困於石據於蒺藜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此失其所自處之所感而凶爲之應也以六居三不中不正是以前不敵九四之剛而坐爲所困非所困而困焉不量力也名必辱矣惡能有爲哉下則乘九二之剛而无以自安非所據而據焉不度德也身必危矣何以居上哉三居內卦之上既辱且危則死期將至況上六不足以爲援也妻其可得見邪上六亦陰爻則不應也凡陽爻有以同德相應者陰爻則不足語此也甚矣人之宜審所自處也

易曰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易解之上六曰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此能藏器待時之所感而有獲解悖之所應也夫隼者凶摯之禽也弓矢者除害之器也除害者視乎吾之所具而有其具者視乎可用之時若夫有器可用而又能乘時致用以射之者則又存乎其人也其或反之於身本无可用之器則或器有可用而用非可用之時斯不足以利用矣君子學問有年藏器於身有所爲可用之具矣又能外度之世待時而動吾道可行而後行之如此則何不利之有既有其具又適其時則動而不至於有所括礙是以不出則已一出而遂能有獲上六居震體之極當解卦之終可以有爲而勢无復之是以獲隼高墉而悖解矣此以語成器而動者也此節亦精義入神出以致用之意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夫以善而動則動而吉應之以惡而動則動而凶應之此感應必然之理然或動於惡者尚微而創之者已至則所謂震无咎者存乎悔是存乎有以震之矣蓋小人何知不以不仁爲恥也不知不義之可畏也惟是見利而後知勸不見利則不勸於善矣加之以威而後知懲不威則不懲於惡矣使小有所懲於初而足以大誡於後則不至有罪大惡極之凶此小人之福也易噬嗑之初九曰屨校滅趾无咎此正惡動於初而小懲大誡之謂也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若乃罪大惡極則豈一朝一夕之故故善足以成名而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也惡足以滅身而惡不積不足以滅身也夫小善未必獲福自小善而積之則大善而成名矣小惡未必獲禍自小惡而積之則大惡而身滅矣小人以小善爲无益於名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於身而弗去也故惡積而至於不可掩罪大而至於不可解矣易噬嗑之上九曰何校滅耳凶非積惡何以至此（合此一節對射隼一節看彼學以屈之至而信此惡以信之至而屈）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安身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

夫懲而不戒此小人之尤卽懲而後戒亦小人之事也若夫君子則常存戒懼而不敢有一念之肆焉蓋安危存亡治亂亦何常之有自以爲安則肆欲而危矣自以爲危則惕厲而安矣危者安其位者也自以爲存則宴安而亡矣自慮其亡則戰兢而存矣亡者保其存者也自恃爲治則廢弛而亂矣自憂其亂則勵精而治矣亂者有其治者也（有猶守也）是故君子身雖處安而心不敢忘危國雖奠安而心不敢忘亡政雖治理而心不敢忘亂是以不至於危亡之禍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否之九五以剛健中正之德居尊位而當否極將泰之時其爻辭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惟其有其亡其亡之心是以能轉否爲泰而有繫於苞桑之固矣（此亦屈之至而信者也）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其或肆然自滿而不復知有危亡之憂則必且冒昧以處而不知讓是德薄而位尊矣憒憒以圖而不知愼智小而謀大矣悻悻自用而不知懼力小而任重矣如是而鮮不及於禍矣易鼎之九四以剛處柔而上陵六五柔中之君（離體九四多有上逼之嫌下應初六小人之侶九四初六皆不得正）是專權自恣而任用小人之象其爻辭曰鼎折足覆公

餗其形渥凶正以言凡人之志得意滿者皆可必其不自量度而終於不勝其任者也（此亦信之至而屈者也）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蓋凡屈信感應之一往一來皆必有其幾焉而能知幾者其必維有以全此心之神明而不爲外物所蔽者乎幾何爲而能知凡人動於逸豫之私則勢位之念搖其中而无以自守是以上交必諂因勢位而求爲繫援也

下交必瀆恃勢位以肆爲陵逼也如是則溺於宴安雖禍害大於邱山而亦不之見矣君子性分自足於外人何慕焉故能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外无所累而神明自全其真能知幾矣乎幾者事物方感之初念慮初動之微吉凶之應雖未形而吉凶所向之萌則固已先見者也惟君子此心虛明幾微畢照是以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之後吉凶已明而後苟且圖趨避焉易豫之六二方眾皆溺於逸豫之秋而六二獨柔順中正有以自守得地道之安貞故其爻辭有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夫能自守之堅介如石焉則所謂外无所累而神明自全者

矣彼夫勢位隆盛之不足恃宴安鴆毒之不可懷寧俟終日而後知之蓋禍敗危亡之幾卽已伏於豫樂宴安之日有斷然其可識者矣然非君子其安能知之君子深知夫微者之必彰也深知夫彰卽微之伏也深知夫柔以自處爲後得之利也深知夫剛以有爲卽牝馬之貞也此所以眾皆沈溺而已獨超然物外爲萬夫之望也夫知幾其神卽精義入神也萬夫之望則出以致用爲信之至者矣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祗悔元吉

由知幾之神而思之顏氏之子其殆庶幾矣乎蓋其資甚明而時能反身內省偶或有動於不善之幾則未嘗不自知之其力甚健而不爲私欲所累既知其爲不善則全力以克之而終身未嘗復行所以能得善則服膺弗失而於仁則三月不違也易復之初九以剛正之資具震動之力方剝於上而遂已復於下故其辭曰不遠復无祗悔元吉斯占也其顏氏之謂乎方動於幾卽能克之而不行此由知之真所以能行之決未嘗復行則是能利用安身而以入神崇德是亦屈之至矣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蓋天地之道以兩而化以一而神惟彼此各致其純一

之天則兩相與而專稍參以後起外合之私則雜而亂而天地之幾息矣以觀之天地之生物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絪縕交密而萬物之資於氣化者於以醇厚而凝聚焉夫寧或有以間之乎男乾道也女坤道也交構其精而萬物之資於形化者於以生生而不息焉夫豈可以有以參之乎故易損之六三損乾體上畫之陽益坤體上畫之陰一陽上而一陰下而三四五復成坤體其辭曰三人行則損一人指乾之三陽而一人行則獲其友指坤之一陰下而合四五復成坤也此以言用情之必當致其專一也純乎其動以天則所謂一也何思何慮之謂也參以

後起外合之私則二三也憧憧往來之謂也三人行則損一人以信而屈也一人行則獲其友以屈而信也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

致一則足以感乎於人易簡之道也二三則適足以啓人之爭朋來其喪焉者矣君子之居人上也精義利用必其脩於身者无不安而後動以有爲可以施之政事何思何慮必其存諸心者无不易而後發諸言語可以

播之號令易知易從必其與人交者无不定而後有求於人人且猶應後志君子脩此三者是立心有恆之至故得益无不全也致一則有恆矣若平日不能脩身且危而不安而遽動以有爲則民必不我與也此與字猶許也謂民心歸附於我也不能正心心且懼而多擾而以發諸言語則民必不我應也此如言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藏身不恕无以交乎於民而欲有求於民則民必不我與也此與字如供賦稅奉公上之類夫身居民上而民皆不附不應不與則无以姑上而傷之者至矣此猶所謂獨夫之意易益之上九以巽體居益之終入之性則深求於人風之體則不恆於已求益不已損必因之故其交辭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心憧憧於利欲之私失其虛靜之天求信反以致屈是亦感應自然之機而君子所當深戒也

右第五章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昔聖人畫卦積奇耦二畫而成乾坤而六十四卦皆莫非奇耦二畫之相摩相盪以成象者乾奇坤耦其交易變易者所從出之門邪蓋乾陽之純所以象陽之物也坤陰之純所以象陰之物也此物字猶古象造字東西不以事物之物言

交於陽陽交於陰陰陽交合而易簡之德主乎其間而於是六十四卦皆得乎乾之陽以成其剛得乎坤之陰以成其柔剛柔雜居以有其六十四卦之體而材之大小理之純雜亦无不可見焉故有以體天地間之所撰具而雷風山澤之象與夫屯蒙需訟之體无不於剛柔有體者形之有以通神明變化之德而健順動止之性與夫物宜典禮之常亦无不可於陰陽合德者默會而旁通之此聖人之立象以盡意也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

至若中古聖人之繫辭也則於乾而或稱龍焉於坤而

或稱牝馬焉或於屯初而利於建侯焉或於蒙二而童蒙求我焉其稱名也雖出而不一矣而要之則擬諸形容皆有以合天地之撰觀其會通皆有通神明之德是莫非一陰一陽之道乾坤易簡之理之所以示人而未嘗稍有過越差繆焉予於是稽考其所以稱名雜而取類廣者則非上古淳質之時思慮所及也其於世教日衰民心澆僞之世聖人有所不得已而因之繫辭盡言以曲曉天下之人使之知所趨避也夫非衰世之意邪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

是故夫易於陰陽消息其見於已往之迹者則卦爻之交易變易有以彰之於吉凶悔吝其隱於將來之幾者則象爻之形容擬議有以察之於民生日用爲夫婦所與知能者則卽其顯而原諸性命以微之於物則民彝爲人所習而不察者則因其幽而卽物窮理以闡之名分之尊卑貴賤天之所秩序也而擬諸爻位之上下則稱名當矣物類之剛柔動靜各得之性情也而準以奇耦之進退則物類辨矣事理之是非可否人多惑於疑似而觀夫爻位之當否則正言以明之事幾之得失憂虞人每難於自決而察夫占筮之所值則繫辭以斷之則天道民故之所自然當然者皆於此乎備矣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是以或稱牝馬焉或稱牝牛焉或稱羝羊焉或稱羸豕焉且曰裳曰帶曰酒食焉其稱名也甚小而要所以象物之宜明事之變推吉凶消長之常以明乎進退存亡之道其取類固甚大也理極於一陰一陽之奧幾研乎陰陽不測之神性命之原於是乎見焉其旨遠矣而要以顯諸日用常行取譬於目前之近義理皆詳明著顯无不可知者其辭固甚文也因物而賦形（此猶言因物賦物）卽

事以言理爲道屢遷不爲典要其言亦委曲矣然萬事萬物本莫不各具一當然之理故其言正以曲而无不中也（猶言泛應曲當）遠无不至近无所遺微之而家人婦女之情大之而禮樂兵刑之重其事亦甚肆矣（肆陳列之多也）然事事物物要莫不根極乎於穆之原故其事雖甚肆而其所以然者則甚隱微矣（猶言費而隱）總之因民之見理多有不明則行之每不能決有所疑貳於中而吉凶莫知所趨避故立象以盡意繫辭以盡言以濟民行（猶言以前民用）以明如是則得而有吉之報如是則失而有凶之報此聖人吉凶與民同患之心也乎

右第六章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易之作也由來古矣而世教日衰民心日漓則易之爲用弗彰故易之興也象爻各繫之辭以明示斯民其於中古乎上古之世或思慮不及此也人不處憂患則思慮亦或有所未周作易之繫辭者窮理无所不至慮事无所不周其有憂患乎安樂之時或詳審不能及此也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恆德之固也損德之脩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是故處憂患之道於易備焉而非以苟免也要以反身脩德於已能不自失則禍福之來我皆有以順受其正而已吾觀易而待九卦焉上天下澤定分秩然履示人以規矩所可循是君子所當踐履而以爲立德之基也以卑蘊高不自滿假謙示人以自卑而尊人是君子所當執持而以爲操德之柄也心放則理昏心存則理見復示人以天地之心是君子所當存省而自得乎德之本也事之變无方理協於克一恆示人以立不易方是君子所當自嚴而无失乎德之固也去私之力不堅存理之功不密損示人以懲忿窒慾君子宜損之又損所以爲德之脩也問學之氣不勇性命之德不崇益示人以遷善改過君子宜益愈求益所以爲德之裕也然不經閱歷不足以見所守之貞也困示人以處困而亨君子宜因困窮以自驗而可更脩其不足矣是德之辨也不見諸用不足以徵所本之深也井示人以无喪无得君子宜安所止而不移而功自有以及物矣是德之地也而非可執一以守之也隨事順理而研極其精微然後通變无方而神明之用出焉巽示人以先庚後庚更變也應事之變也先庚三日丁寧反復以觀事理之宜後庚三日揆度周詳以盡處置之方正深入之意也君子能精義以至於入神斯庶乎權以制中而患難之

至皆有以應之裕如者是德之制也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恆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

是何也天敘天秩皆自然之理和也而確乎不可少違至也履和而至也卑以自牧无滿假之懷而人自无不心服服其所蘊之高謙尊而光也一念之善甚微而實天理之全於是著焉復小而辨於物也萬物之交甚雜而所以應之者有典常焉恆雜而不厭也懲忿窒慾初出於勉強而習慣成自然此即動心忍性之意然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也不先難而後易

乎遷善改過日進者无疆而德性非有加此卽增益其所不能之意
然性分之中本自咸備也非長裕而不設乎困剛揜而坎爲通剛中之守非困窮而不失其所亨者乎井不改而養无窮剛中之用非安居其所而能遷者乎无不入者風也而婉順宜人非稱物之宜而潛隱不露者乎風因隙而入事相宜而動然皆制變而无形者也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恆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故君子之自處也知履之和而至則實諸踐履以和其行凡事有所持循而立德有其基矣知謙之尊而光則

斂諸存心以制其禮辭讓非爲虛文而執德有其柄矣知復小而辨於物則時時反躬察識以自見夫天地之心其知甚明而德之本宰待外求乎知恆之雜而不厭則念念卽事擴充以自守其一德之恆始終不變而德之固宰以物奪乎損先難而後易能不畏其難以奮於克己則人欲之害日遠而德脩矣益長裕而不設能勿忘勿助以敏於有事則天理之利日興而德裕矣且以觀夫困之處窮而通而因以自驗其所守則居易以俟不怨不尤後彫之德不於此辨乎以觀夫井之居所而遷而因以自考其所行則安而能慮辨義者精安止幾

康書曰安汝止惟幾惟康言居心於至善而考夫事之幾與事之安也非德之地乎以觀夫巽稱而隱而因之以物付物通變无方不見有爲之迹行之以權而不悖於經非德之所以宰制萬物而役使羣動者乎人能反身脩德以至於如此則動作皆天而又何憂患之難處邪然非聖人自以身從憂患中來則亦安能言之密而示人之詳有如是乎

右第七章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

天下事物皆莫非陰陽交易變易之所爲而實理則貫

乎其間故易之爲書也不可須臾遠者也陰陽之變无方故斯理亦无定在其爲道也屢遷一陰一陽變動不居周流於六爻虛位之間或柔上而剛下或剛上而柔下其變易无常也或剛退而柔或柔進而剛其交相移易也上下以爻位言如朱子卦變之例相易卽一錯一綜也皆不可拘於一定而指爲典要惟變之所適時位不同而各具一當然之理君子宜虛其心以深玩而身體之其可須臾離哉

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

夫易之時位變動不居而理之所在則莫不各有一定之法度爲聖人立象以示人正以明其於一出一入之

間皆必以法度或出而外或入而內使人知所以戒慎恐懼有以守其法度而不至離道之遠出入猶言動靜內卽入而靜也此當以人言正如中庸存養省察之意欲人知觀象玩辭觀變玩占也是則聖人立象繫辭以盡意盡言之志也

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

而聖人吉凶同患之情有加无已惟恐人之罹於憂患而不知所自處也故又明於處憂患之道明者聖人明之以示人也此以旣處於憂患之地者言之與人所以致此憂患之故此以未至於憂患之先嘗求所以杜憂患之萌言之庶乎雖无有師保之教訓而亦常如父母之臨於其上焉然後處憂患而可无自失防憂患而知

杜塞也其萌聖人情見乎辭尤人所當深玩也

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旣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故夫初學易者惟是率其所繫之辭而揆度夫其所以處此時此位之方則亦旣有典常矣前言不可爲典要統全易時中之道而言此言旣有典常就爻之所處一時一位而言然卽一時一位以求可以知其所當然而道之變易无方則未易明其所以然且知之非艱行之維艱必真知而身體之然後道自我行是惟神明而默成其人乎苟非其人則道體无爲固不能无所憑而虛行於天下也是存乎人之勉求而已

右第八章

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凡天下事物合而觀之有其大體者析而考之又各有其時位之不同易之爲書也有卦有爻原夫一畫之始而要諸六畫之終而陰陽純雜之體成以是爲兩象及卦德卦體卦變其材質之大小於是定爲此一卦之大體也至若六位相間位之初三五爲陽二四上爲陰而剛柔雜居以成六爻則進退各邊其時剛柔各成其物上下无常彼此相易而位有尊卑爻有當否時有安危位之尊卑六爻之上下也爻之當否如中正不中正及承乘比應之類皆是時之安危如潛見飛躍及比樂師憂屯見蒙雜皆是則各惟其時物而所以處之之道亦各有不同此六爻之分

見者也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

六爻之初其幾雖已萌而未見其事雖將行而未成則得失爲難知至於上爻則事行已成而是非炳著其得失有顯然易知者初本而上末本微而末著也是故聖人之繫辭也於初爻每多擬議之辭以示人知擇而未敢遽斷焉及其卒也則直舉其是非得失而斷之以成之終如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蒙之初六曰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師之初六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屯之初九雖磐桓利居貞利建侯師之上六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蓋卒成之終而直斷之也雖不盡然而此其大槩

也
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
擬之者其未定者也成之者其已定者也若夫以陰陽純駁之物交雜迭居而剛柔中正之德各殊其撰由是而所值之時所居之位與其所以處之之道其事幾之得失是非无不可辨則惟中四爻爲然非其中爻則所以辨其得失是非者固有不備也
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
噫聖人之繫爻詳備如此固欲人之率其辭而揆其方

以得其與常也亦要天道之消息存亡與人事之得失吉凶則統卽一卦六爻之雜居以成質者而已有可知矣此觀象而自得之有不待於繫辭者也故智者第觀其一卦之彖辭而所以隨時處中之道應事接物之宜无不具焉則思已過半矣此言觀一卦之彖辭而有悟焉則亦不待爻辭之詳備也凡民則不能焉故聖人之言有不得不盡也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
所謂惟其時物者二與四皆陰位其以有守爲事功同而其位之遠近於君則異故其所以處之之善否亦有不同於二之辭則多譽於四之辭則多懼以四之近君故也以九居四則非正而有又陽主之懼以六居四雖得正而又恐不足有爲夫柔之爲道宜不利於遠者遠臣本而二則其要无咎亦多无咎誠不得謂處而爲有用之才六二則柔順中正而守貞一之守也
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
二與五皆陽位其以有爲爲事功同而其位之上下則異於三之辭則多凶於五之辭則多功蓋其所處有難易以貴賤之等有不同故也貴則權自我操所處自裕三則下有治民之責上有

事君之道故所處本危位也然大抵以六之柔處之則三五皆不免於危六三則陰柔不中不正而无以處高位六五以九雖柔中而有未正之悔且又憂强臣之偪九三雖過之剛處之則三五皆足以勝其有爲之責邪九三雖剛不中不免於危然剛正才足有爲故亦多吉辭九五則剛健中正而多吉矣是亦不盡然而此其繫辭之大槩也

右第九章

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
天下之道具於三才天能始萬物地能生萬物人能贊天地以育萬物故皆謂之才三才之撰別而陰陽即如陰陽柔剛仁義之各有兩也而道无不盡矣易

之爲書也其統會則廣大而无不包其蘊藏則悉備而无所遺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八卦之三畫是也三各有兩故聖人又兼三才而兩之故重之而每卦皆六畫焉此六畫者非他卽三才之道之所寓而成象者也取象三才意輕只重提三才之道句

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卦有六畫而三才之道卽顯於六畫之中矣而道非膠於一定者也因時而有變動焉以其爻相變動也故曰爻爻者爻也分一卦六畫之一體而言之如乾初則有潛之道乾二則有見之道乾三則有惕之

道乾四則有躍之道乾五則有飛之道乾上則有盈不可久之道皆其隨時而有變動也而此變動之爻其所處又各有遠近貴賤之差等其分至不齊也故曰物物猶事也此卽三才之變道之變動而散見於萬事萬物者也爻位之等所居旣各有貴賤則各有其位之所當盡者如禮記所謂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也而此等差之物又各以一剛一柔兩相間雜順理而成章也故曰文此正三才之各有兩所以相資而爲用者也此卽賁卦彖傳之所謂剛柔交錯天文者也六位成文三才之道備矣而九六七八之相推以居此六位者則或以剛居柔以柔居剛或以剛居剛以柔居柔而爻有當位不當位之殊則是其所以處之者於三才之道有得有失此不當位不止謂以剛居柔以柔居剛凡承乘比應之間有處之不得其宜者皆謂之不當位也故吉凶生焉通章皆以六虛言惟爻不當故吉凶生焉二句乃合之奇耦之畫言之蓋三才之道本无得失吉凶惟人之所以處之者得道則吉失道則凶而易之爲書不且廣大悉備乎

右第十章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夫憂世憂民之志不切則其見於辭者不危以觀夫易之興而有繫辭也其當殷之末世風俗日漓之會周之盛德而崇大難之日邪意者其當文王與紂之事邪蓋

惟其身蒙大難故憂勤惕厲之志愈殷而吉凶同患之情愈有所不能已是故其繫之辭也大抵多危懼之情焉於凡卦之中有懼其不免而以危處之者則繫以可保可安之道而使之平如謙之有孚窒惕中吉履之履虎尾不咥人亨豐之勿憂宜日中震之利西南之類皆是有處於滿盈而視之忽易者則繫以或失或亡之幾而使之傾如訟之終凶臨之至於八月有凶无妄之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皆是蓋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其道甚大天下之百事百物不能廢此而外之焉聖人因示人於應事接物之間皆必慎終如始常存此戒懼之心而勿失焉則庶乎可平而不至於傾雖禍患之自外至者不敢知而其

在我者要可以无咎焉此之謂易之道也

右第十一章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恆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恆簡以知阻

凡天下之剛者每視天下事爲无足難則悻悻以行前有險而不知斯必至陷於險矣若夫乾則天德之剛天下之至健者也健則所行本无難其德行本恆易矣心之平易而不存險陂之私也然非徒恃其健也以理御物故於險之不可蹈者則必有以知之而不至陷於險此其所以處心之恆易也此卽乾大亨而必利於正之意凡天下之柔者每視天下事

爲可无爲則昧昧以行前有阻而不見斯必困於阻矣若夫坤則地道之柔天下之至順者也順則所行本不煩其德行固恆簡矣心之安靜而不爲阻塞之事也然非徒一於順也惟理是從故於阻之不可通者則必有以知之而不至困於阻此其所以御事之恆簡也此卽坤大亨而必利牝馬之貞之意

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

惟聖人乾坤合撰易簡成德故其於寂然不動之體能與天德有默契焉合天下事物之理皆有以說懌諸心而无所疑而及夫物感作交之會又能順承夫天理焉卽此念慮方動之幾必有以研諸慮而无或忽能說諸心則心與理融易之至矣而於險何弗知焉吉凶有以前知无待於外也能研諸慮則理因慮審簡之至矣審之於幾當爲而爲何等省事而於阻何弗知焉功業亹亹以赴无待於强也斯所以能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矣凶卽險也定天下之吉凶卽知險也亹亹卽不困於阻之意此節須一氣說下

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

蓋天人一理也氣化一幾也人心有欲斯與天地不相似故吉凶禍福之兆日接於目前而在人不能有以見之於微耳理豈待外求哉是故天道有變化則人有云

爲人事之應乎天也云猶言也或曰云猶當也此只據現成說如天有晝夜人有作息天有春夏秋冬人有拼耘收斂之類人事有吉凶則天有災祥天道之應乎人也此如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之類蓋順氣感而致祥逆氣感而致妖吉凶雖未至而先兆兆已先動者也惟天有變化則人有云爲故象事可以知器常人亦習而不察耳聖人理與心融智以藏往斯有以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矣器字統夫制作法度言而吉凶何不定焉惟人有吉凶則天有災祥故占事可以知來常人亦昧而不覺耳聖人理因慮審神以知來斯有以不待卜筮而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矣而亹亹者何不成焉定吉凶者前定之以理也成亹亹者卽趨吉避凶之事也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夫乾示人易坤示人簡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然天地恆示人以易簡而不能必人之知險知阻惟聖人作易則象以像之爻以效之舉爻易變易之理而寓之爻象之間以示人知險阻之不可犯也非所以成天地之能乎於是易書既作而卜筮之用與既謀之人又謀之鬼神則雖百姓之愚亦能與於知來而趨避可不惑矣聖人因天地之設位而成其能正象事知器之事也至於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則占事可以知來矣

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

聖人之作易也因天地之一陰一陽而畫爲奇耦因陰

陽之各生一陰一陽而自奇耦積之以成八卦又重之而爲六十四卦所以象天地之變化以告人所謂立象以盡意也聖人猶恐人之未喻也則又因卦之六爻而繫之辭以效其動因卦之全體而繫之彖以斷其材所以卽卦爻變化之情而指言之以告人所謂繫辭以盡言也剛柔進退皆自卦畫有其象爻彖有其辭而卦爻有體剛柔雜居則消長之運進退之宜與居位之當否其情有得失其理有吉凶皆於是乎可見矣此正聖人所以成天地之能者也變化者天地自然之易畫卦繫辭則聖人之所云爲卦辭所以象天地之變化而卦辭皆器也此所謂參事知器

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

及夫用之以卜筮也方爻象之未顯而用蓍策之變動以顯之以其无所作爲而出於自然之故者言之也自然之故也及爻象之既成也則卽繫辭之吉凶以斷之因其變動所趣其情有或得或失之故而遷變也遷所謂易以貢其以情遷者何方以類聚物以羣分物情之自然是故或則愛之或則惡之有愛有惡則因以相攻而吉凶生矣遠則應之近則比之有遠有近則因以相取而悔吝

生矣其中正情也其邪妄僞也有情有僞則所感不同而利害生矣凡陰陽變易所趨之情近而相得固其吉也若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矣凡此皆示人以知險知阻也近字兼承乘比應言相得不相得卽類聚羣分之意彼此皆以中正相與乃爲相得有一毫不中不正不當位則非相得矣○此則百姓之所與能者也蓍龜之變動人之精神所感通人謀有吉凶而爻象之吉凶隨變動以應之是吉事有祥也此所謂占事知來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卽以人之辭觀之迹雖未叛而意實將叛者其辭必曲爲掩覆而內慙所見未真而中心疑貳者其辭必模棱

兩端而枝離其爲有德之吉人則言不妄發其辭必寡其爲浮淺之躁人則不知擇言其辭必多若至於誣善之人其事既出於誣其辭必游移而无可據自失其守之人其情既失所歸其辭必屈抑而多逃避卦爻之辭以情而遷亦猶是矣此但言情既不同則辭不能不異耳

右第十二章

易經如話卷之九終

易經如話卷之十

烏程盧葆辰子純
婺源汪紱雙池著　後學雲間楊葆光古蘊同校字
同邑程夢元陛園
同邑余家鼎彝伯

說卦傳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著

昔者聖人之作易以前民用也由盡己性以盡人物之性實能有以幽贊於神明而因是靈氣所鍾著草生焉其莖長丈其叢百莖得天地之全數守以靈龜覆以雲氣萃天地之精華是神物之可與以紹天明而前民用者也

參天兩地而倚數

其用之以筮也則因夫天地自然之數焉天之體圓凡運行者其體必圓圓者徑一而圍三如徑一寸者其圍三寸周圍則三寸也故參天而爲三不用一而用三者一數不行至三乃行一太陽也三少陽也少陽日進而太陽則止也地之體方凡安靜者其體必方方者徑一而圍四如徑一寸者其圍四寸也故兩地而用其二三三奇也四二耦也所謂用其半也不用四而用二者二少陰乃行四太陰則已老也

而著策之數倚此而起故三奇則九而爲口三耦則六而爲乂二奇一耦則八而爲一一奇二耦則七而爲一也三個三便是九二個兩便是六兩個三一個兩便是八一個三兩個兩便是七此三變成爻也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由是三變成爻九變而成三爻十有八變而成六爻乃觀其所變之陰統乂統口而卦之全體立矣此所筮得之卦一言陽一言更於一卦全體之中審其七則爲剛八則爲柔而不變九則剛極而變柔六則柔極而化剛以是而發揮焉而所值之爻生矣如或占變爻或占不變爻凡此皆以事物之所當由者莫不有道而此道也實人物所同得於天之德是以彼此交際之間有因事而裁制之使各得其宜之義焉

脩之則吉悖之則凶聖人作易以教人卜筮所以使之和順於道德而无所乖戾而且條理於義之所宜以細微曲折无不盡善焉即其理於義者而窮之而天下之理无不窮由是以所窮之理而實踐力行之則和順於己之德而性可无不盡盡性之功日熟則和順於天之道而天命之流行以賦予萬物者亦无不有以默契焉而得其至矣是聖人作易教人之深意也

右第一章此章專言筮著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

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夫性命之理无物不有无時不然順之則吉悖之則凶然而非言語所能盡也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而盡乎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故立象以盡意焉是以天以氣行則有陰陽故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字非天有心立此亦非聖人去立之立是擬擬箇形狀如此故謂之立地以質凝則有剛柔故立地之道曰柔與剛人得乎天地之氣質以成人而健順之理具焉則有仁義之德性矣故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此以仁配陰柔義配陽剛以仁有温順之意義有決斷之意也是三才各有兩也兼

三才而兩之故易以六畫而成卦而天命人性之理於是寓焉矣卽三才而分之則各有一陰一陽合陰陽而綜之又迭用其柔剛此陰陽又統三才之陰陽柔剛仁義而言也剛柔二字亦然故易以六位間雜而成章上柔五剛四柔三剛二而天命人性之用於是順矣此易之所以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也

右第二章此章承上章而專以一卦六位言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

昔伏羲之畫八卦也見乾之三畫純陽有天之象焉見坤之三畫純陰有地之象焉故置乾於南置坤於北所以擬天地尊卑之定位也見艮以一陽止於二陰之上有山之象焉見兌以一陰說於二陽之上有澤之象焉故置艮於西北置兌於東南所以擬山澤高卑而通氣也天下之山多起西北天下之澤多滙東南見震以一陽動於二陰之下有雷之象焉見巽以一陰伏於二陽之下有風之象焉故置震於東北置巽於西南所以擬雷風二氣之相薄也雷皆自地而發風則愈高愈急見坎以一陽陷於二陰之中有水之象焉見離以一陰麗於二陽之中有火之象焉故置坎於西置離於東所以擬水火之相濟而不相射也由是八卦之方位陰陽對待莫不符於造化之自然又以八卦

交相錯置而每卦之上復加八卦則六十四卦之方位亦以是定焉此圓圖之妙也此節專以對待言末句卻起流行之意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陰陽對待之位既成而陰陽流行之氣亦於是乎見焉自純陰至靜之中遇震而一陽始生歷離兌之二陽而陰盡於上至乾而純陽矣此本於橫圖言之則自中之震起而數其已生之卦數往者順也人物皆受全於天然自幼至壯而後所得於天之固有者全部了所謂未躡天根豈識人也自純陽盛動之極遇巽而一陰始生歷坎艮之二陰而陽止於上至坤而純陰矣此本於橫圖言之則自中之巽起而數其未生之卦知

來者逆也人物皆歸復於土然自壯至老則其所得於天之血氣日消邵子所云須觀月窟方知物也一順一逆而陰陽動靜循環无端矣所謂逆者據今日而推其將來之謂也是故易之生卦因一奇而推之爲一耦又迭加奇耦而迭推之則自乾之三奇以得夫坤之三耦故橫圖之次序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則皆逆數也六十四卦之次序方位其迭加於八卦之上者亦莫不以此爲序是易皆逆數也圓圖之方位皆自橫圖之次序而生伏羲畫卦之本源蓋如此

右第三章此章言先天八卦圓圖而推本橫圖言三畫之卦而兼及於六畫之卦也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晅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圖之皆起自震巽而一順一逆者以陰陽對待相資爲用而後成造化之功也凡物資陽以始資陰以生是故震之陽動於下而爲雷所以鼓其發生之幾也巽之陰入於下而爲風所以散其鬱結之氣也此天地生物之始事也元也坎之陽行於陰而爲雨所以潤之而滋其長也離之陰麗於陽而爲日所以晅之而消其腐也此天地長養之中事也亨也艮之陽止陰上而有不遷之守生意至是而止也兌之陰見陽外有說澤之和生意之无不遂也此天地生物之向成也利也萬物皆生於天至是而歸全於天生理皆統會焉乾以君之也萬物皆成於地至是而歸根於地生意皆斂藏焉坤以藏之也此天地生物之成功也貞也此皆一陰一陽相資爲用一順一逆相配而成體自外包用從中起橫圖圓圖方圖固无不皆然方圖之數從中起震巽恆益次一重則坎離既濟未濟又次一重則艮兌損咸最外一重則乾坤否泰居於四角震巽中起乾坤外包也造化之妙蓋无不於先天之圖備之矣

右第四章此章實承上章而言其未盡之意然震巽中起則下章後天之用實基於此矣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

先天之方位易而爲後天先天者造物之定體後天者造化之大用先天主於乾而後天主於震也震之一陽動於陰下天地生物之心於是乎見生物之心即天之主宰所謂帝也是帝出乎震也陽以資物之始則陰承而爲之生之无不齊焉巽之一陰伏於陽下而生意敷散齊乎巽也此即乾元資始坤元資生之事由是而地氣中函天陽畢顯於外生理條達離之陰麗陽中陽麗陰外炳明著顯无不可見是相見乎離也自是而天道无爲地代有終致役乎坤矣役用也離坤二位即乾之雲行雨施坤之含宏光大也及夫生意內

充而潤澤外見兌之一陰說於二陽之外說言乎兌也生理具足物各付物陽氣固而陰逼之戰乎乾矣此即乾之各正性命坤之主利有常也於是而陰氣外盛天陽安固於內生意斂藏坎之陽陷於陰中陰挾陽外慰安保合无所復事是勞乎坎也天地生物之事於是乎止惟其有所止是以能復生而一動一靜循環无端此天地氣機之流行而莫非此生物之心爲之主宰艮之一陽止於上成言乎艮也坎艮即乾之保合太和坤之永貞大終也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

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天地生物之心一出而顯諸仁震巽離坤是也一入而藏諸用兌乾坎艮是也而萬物即莫不從之以出入矣是故帝出乎震則萬物亦出乎震也而震以位於東方生物之地也先天震居東北陽氣已復而未出後天震居正東則取陽氣之出地也冬至一陽生而雷則卯月始震即此意也帝齊乎巽則萬物亦齊乎巽而巽以位於東南生物之齊也齊也者言萬物於是皆鮮潔而齊整也先天巽居西南以陰之萌動言後天巽居東南則資始於乾資生於坤之意此皆元也離也者虛其中而光輝外顯明也萬物之生大小高卑貴賤好醜无不相見故以位於南而爲南方之卦也聖人非嚮明无以爲治故南面而聽天下之政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先天離居正東日出之地後天離居正南日中之地也坤也者地也萬物之生既盛則皆資乎地之氣以養之帝委用乎坤而萬物亦咸資於坤矣故曰致役乎坤也坤即地之全體但巽爲坤之資生順承此即坤之含宏光大也坤不言方以前後互推可見耳先天坤居正北以純陰至靜言後天坤居西南以地氣正於是長養萬物以趨其成言也離相見坤致養所謂亨者嘉之會也以兌位於西正秋

之地也帝之生意已足而萬物亦於此時各遂其成各全其性是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先天兌居東南陰盡於上也後天兌居正西則取陰之成物也凡物於春夏之交已有悅澤之意然至正秋而膏澤飽足和悅愈外見矣戰乎乾者生物之始萬物同稟於乾生物之成萬物各具一乾故乾位於西北成物之方而爲西北之卦也言陽氣已足而陰氣偪之陰陽相薄故曰戰也先天乾居正南以純陽至動言後天乾居西北以天之生物至是而成各全其天也說兌戰乾所謂利者義之和也坎者陰外挾而陽實其中水也水行旺於北故以位於北而爲正北方之卦也慰勞而安存之之卦也萬物之所同歸而休息之地也故曰勞乎坎先天坎居正西水生之方後天坎居正北水旺之方

也月亦生於西而正照於北也艮以位於東北爲東北之卦冬春之交也前之生意於是乎終後之生意卽於是乎始是則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帝與萬物之出入於是乎一周矣故曰成言乎艮先天之艮居西北陽盡於上也後天艮居東北則取陽止於上卽能復生於下碩果不食貞以起元之義也勞坎成艮所謂貞者事之幹也此後天八卦方位之所以定而五行之生生四序之運行氣幾之出入萬物之生成其理又莫不於是乎具矣

右第五章此專言後天方位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

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旣成萬物也

帝自出震見離以終於成艮此推行有漸之化也而帝所生物之主宰則固有合一不測之神存焉无往而不在而實非可方位言者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是故陽鬱於陰則必奮而動以言夫動萬物者則莫疾乎雷雷出地奮而草木畢茁句萌皆達矣陰伏於陽則必撓而散以言夫撓萬物者則莫疾乎風風行天下而枝葉舒甲折解矣陰交於陽陽外發則燥以言夫燥萬物者則莫熯乎火熯熱也日麗中天而陰翳皆息矣柔達於外柔上行則必說以言乎說萬物者則莫說乎澤土膏浸淫而華實腴茂矣澤自以地下之水澤言自根株而上行於枝葉者也陽交於陰陰外濡則潤以言夫潤萬物者則莫潤乎水雨露旣濡而枯槁皆活矣水自不妨如蒙引以雨露言不必以能潤物蓋雷風晴雨四時皆有不必泥上章方位此章重下半章交相爲用之意也然卽冬月之雪亦未嘗不積以生氣盈則當止有所止而後能復生是故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碩果不食貞以起元也然而動之者雷撓之者風燥之者火說之者澤潤之者水止之者艮而所以動撓燥說潤止則有莫知其然而然者是則神之所爲況使陰陽之化往而不返一有所偏則有雷

无風有水无火其又何以妙萬物乎是故後天之各致其用實本於先天之對待有體故水火之氣相逮而相濟離東坎西雷風之與不相悖而相益震東北巽西南山澤之交相通氣而相感山西北澤東南一陰一陽錯綜經緯而无或稍偏然後氣化之行神妙不測能變化卽動撓燥說潤止也而旣成萬物也旣盡也此合一不測之神意者乾坤主之而推行有漸之化則六子分乾坤之神以用之而行之者乎後天之易其實本於先天者又如此

右第六章此自後天推本先天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

說也

夫此卦位之對待卦氣之流行是皆天之道也天命也和順於道之道以至於命之命是也而自八卦分言之則各有其卦之德焉德具之於性而用之則其情也德卽和順於德之德性則盡性之性也

乾純乎陽其性情健也靜專性之健動直情之健坤純乎陰其性情順也靜翕性之順動闢情之順震陽動於陰下其性情動也不忘戒懼性之動奮發有爲情之動巽陰伏於陽下其性情入也潛隱不露性之入委婉動人情之入坎陽陷於陰中其性情陷也中實有孚性之陷行險不盈情之陷離陰麗於陽中其性情麗也中虛而明性之麗文采外附情之麗艮陽止於陰上其性情止也時止則止性之靜時行時行情之靜兌陰見於陽上其性

情說也中心自得性之說和以與人情之說八卦之德性如此

右第七章

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雞坎爲豕離爲雉艮爲狗兌爲羊

更於八卦之象而廣之則有以象物之宜是亦窮理之事也遠取諸物而言之乾至健而行不息馬之健於行似之乾爲馬也馬之蹄圓亦象乾之單坤至順而任重牛之順而力似之坤爲牛也牛之蹄歧亦象坤之折震陽在下而能動龍之潛而能飛似之震爲龍也龍之飛應雷之發聲雷發聲於卯月雞初鳴應地風之動地風動於丑時坎內剛而外柔豕剛很而好塗泥似之坎爲豕也天將雨則豕進涉水離內柔而外剛雉少力而外文明似之離爲雉也雉應日出日入而雊艮剛止於柔上狗前剛而止寇盜似之艮爲狗也狗臥土上能聞人行以鼻齅臭能知獸迹兌柔見於剛外羊外和而內乖戾似之兌爲羊也如兌上缺擬議於物類則如此

右第八章

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兌爲口

近取諸身而言之乾體圓而在上人之首圓在上象之乾爲首也人身六陽脈皆會於首坤體虛而有容人之腹虛有容

象之坤爲腹也人身六陰脈皆行於腹震陽動於下人之足動於下象之震爲足也足趾前岐而踵後合巽陰歧於下人之股歧於下象之巽爲股也股當陰伏之處坎中實而通耳之聰而能聽似之坎爲耳也耳輪內陷而中竇離中虛而明目之明而能視似之離爲目也目雖中虛而睛麗焉艮剛上而止手之善於止物象之艮爲手也手指下垂而掌上合兌柔上而說口之善於說人象之兌爲口也兌體上缺口亦上缺擬議於人身則如此

右第九章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

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更取諸人倫而擬議之乾天也萬物資始於天人資始於父故乾稱乎父坤地也萬物資生於地人資生於母故坤稱乎母乾坤有父母之象而餘六卦皆自乾坤生矣蓋男女之合陰陽相求物之情也天之理也而生生不已之源也震之爲卦以坤體而得乾之初爻是一索而得男也故謂之長男巽之爲卦以乾體而得坤之初爻是一索而得女也故謂之長女坎之爲卦以坤體而得乾之中爻是再索而得男也故謂之中男離之爲卦

以乾體而得坤之中爻是再索而得女也故謂之中女艮之爲卦以坤體而得乾之上爻是三索而得男也故謂之少男兌之爲卦以乾體而得坤之上爻是三索而得女也故謂之少女蓋自先天之圖以坤左旋而得復自乾右轉而遇姤而父母男女之象已寓焉而文王因取象於人事以定爲後天八卦之次序者又如此（此只就八卦形象上見得不必泥揲著求爻上說宜從朱子語錄爲定）

右第十章

乾爲天爲圜爲君爲父爲玉爲金爲寒爲冰爲大赤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爲木果

更由八卦而廣其象焉則天下事物固有无不可通者如乾以純陽至健而其象爲天矣天之體圜則又爲圜（陽性動而其行不息）乾統萬物則又爲君乾始萬物則又爲父純粹而不雜則爲玉堅剛而不屈則爲金乾固純陽也然先天位乎午中而一陰已生後天位於西北則寒至矣故爲寒寒極而凝則又爲冰（冰以寒而剛）乾居午中於時盛夏爲大赤（赤亦純陽之色）乾固有馬象而行健爲良馬老陽爲老馬陰爲肉陽爲骨多骨爲瘠馬陽剛猛健爲駁馬（鋸牙食虎豹者）圜而在上生理渾然則又根幹枝葉花實所由生也爲木果

坤爲地爲母爲布爲釜爲吝嗇爲均爲子母牛爲大輿爲文爲衆爲柄其於地也爲黑

坤以純陰至順而其象爲地矣資生萬物則又爲母柔順而寬平則爲布（即布帛之布）載物而化光則爲釜陰性收斂爲吝嗇地无不載爲均（吝嗇不多與耳非不與也故不失爲均不必取靜翕動闢之義）坤固有牛象而柔順之至爲子母牛（小牝牛也不必爲子牛母牛相隨之說）載物之多爲大輿（非取中虛象）皆耦爲文多畫爲衆在下而執持爲柄坤固爲地而純陰居子中於時大冬其於地也爲黑（黑亦純陰之色）

震爲雷爲龍爲玄黃爲旉爲大塗爲長子爲決躁爲蒼筤

竹爲萑葦其於馬也爲善鳴爲𩠐足爲作足爲的顙其於稼也爲反生其究爲健爲蕃鮮

震一陽動於重陰之下故其象爲雷矣動於下而能飛於上則又爲龍乾始交於坤得天地之色爲玄黃陽動而舒散爲萼萬物從之以畢出爲大塗（前空則行而无阻）得乾初爻爲長子陽決陰而上其性燥烈爲決燥震東方木也而前虛而色青爲蒼筤竹（筤竹皮也）由竹而類推之爲萑（蘆也）乾爲馬而震得乾之初爻其於馬也前虛象口陽發於聲爲善鳴（亦兼取雷象）一陽下動爲𩠐足（懸舉其一足也）動則騰躍爲作足二陰在上爲的顙（白顙似上虛之形也）於時方春耕

稼之時其於稼也種布於下而句萌上達爲反生一陽之動甚微而動有必達於上之力其究爲健（健卽此一陽之性也）達於上則盛矣爲蕃鮮

巽爲木爲風爲長女爲繩直爲工爲白爲長爲高爲進退爲不果爲臭其於人也爲寡髮爲廣顙爲多白眼爲近利市三倍其究爲躁卦

巽一陰入於下而二陽散於上故其象爲木爲風矣（木根下入木枝上散風散於外而入於內）得坤於初爻爲長女制木而直之爲繩直執繩者人也爲工（巽有制權之意）木之色青而巽陰木也爲白風木皆有高長之意爲長爲高巽務深入則多遲回爲進退爲不果（不必分心與行氣之無形而善入也爲臭只因風而類推之）人之一身氣陽而血陰巽陽上盛而陰不外榮其於人也爲寡髮（髮血之餘也）二陽在上爲廣顙目以中虛爲明而巽虛在下爲多白眼（此以目之白爲陽目之黑爲陰陽主義陰主利巽陰卦也又陰在內而善入爲近利市三倍陰之情躁陰動於內其發也必不能恆其究爲躁卦

坎爲水爲溝瀆爲隱伏爲矯輮爲弓輪其於人也爲加憂爲心病爲耳痛爲血卦爲赤其於馬也爲美脊爲亟心爲下首爲薄蹄爲曳其於輿也爲多眚爲通爲月爲盜其於木也爲堅多心

坎一陽陷二陰之中故其象爲水矣坎以地之體而一陽中實於其間是爲溝瀆也以陰匿陽爲隱伏水因地而制流可曲可直爲矯輮（矯之使直輮之使曲）物之可矯輮而成者爲弓輪（弓輪圓曲而爲車輪又有圓轉通行之義或分弓輪爲二物亦通）人有物在中憂之象也其於人也爲加憂人憂則病矣爲心病坎爲耳而中實則爲耳痛血行於身水之類也爲血卦血之色赤爲赤得乾之中爻其於馬也中直而實爲美脊陽動於中爲亟心（亦鬱而求通之意）首陽也而陽在中爻爲下首以中爻爲脊則外之二陰爲蹄矣陰則薄弱爲薄蹄（二陰畫有四蹄之象）薄蹄則艱於行爲曳坤爲輿而陽載其中又

坎險也其於輿也爲多眚坎水之流則无不通爲通月水之精也爲月隱伏而險陷爲盜以取象於木則剛中爲堅而多心

離爲火爲日爲電爲中女爲甲胄爲戈兵其於人也爲大腹爲乾卦爲鼈爲蟹爲蠃爲蚌爲龜其於木也爲科上槁離陰麗於陽陽光外著故其象爲火矣日火之精也則又爲日電亦火之光也爲電得坤中爻爲中女剛被於外爲甲胄剛銳炎上爲戈兵其卦中虛腹之象也其於人也爲大腹火燥物者也爲乾卦剛骨也柔肉也外骨內肉爲鼈爲蟹爲蠃爲蚌爲龜（鼈以中柔而伏蟹以外剛而躁蠃以附麗爲性蚌則兩甲含肉龜又中虛而靈明者也）以取象於木則中空而外乾爲科上槁（科空也火炎於上故言上槁）

艮爲山爲徑路爲小石爲門闕爲果蓏爲閽寺爲指爲狗爲鼠爲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爲堅多節

艮一陽止於二陰之上故其象爲山矣山則阻而難行爲徑路（前塞則難行又一陽橫二陰上亦有徑路之象）陽剛石也一陽爲小石上連而實下斷而虛門闕之象爲門闕（門亦以止人出入又有時止時行之意）守門闕而止人之出入者閽寺也爲閽寺人之止物以指物之止物者狗爲指爲狗（二陰下垂亦有指象其剛在前而善守則又爲狗）其剛在前爲鼠爲黔喙之屬（鼠之剛在齒鳥之剛在喙鳥黑喙者其喙必剛）以取象於木則外剛爲堅多節

兌爲澤爲少女爲巫爲口舌爲毀折爲附決其於地也爲剛鹵爲妾爲羊

兌一陰見於二陽之上坎水而塞其下流故其象爲澤矣得坤上爻爲少女兌之象說也以歌舞說神爲巫以言語說人爲口舌其上缺爲毀折（兌金也於時爲秋亦萬物毀折之時）陰附陽上陽必決之爲附決坤爲地而兌得坤之上爻其於地也下剛硬而上積溼爲剛鹵女少而善說者妾之道也爲妾外柔而內剛很者爲羊由八卦之象而引伸觸類焉則物宜固无不可通如此

右第十一章

易經如話卷之十終

烏程盧葆辰子純
婺源汪紱雙池著　後學雲間楊葆光古蘊同校字
同邑程夢元陛園
同邑余家鼎彝伯

序卦傳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訟必有眾起故受之

以師師者眾也眾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自乾而夬而大有以終於剝坤者伏羲六十四卦之次序也夏之易首艮所謂連山也商之易首坤所謂歸藏也惟周易首乾坤而終於既濟未濟此其六十四卦之序益亦有說焉其首乾坤者乾天坤地也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故乾坤首也萬物生於天地則盈天地之間

者惟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滿充塞之義也屯者剛柔始交陽欲出險是物之始生也物之始生必蒙昧而智識未開故受之以蒙蒙者蒙昧未明之義也蒙昧未明物之穉也方物之穉不可以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所以養物者也（以上相生相養自然之理）然飲食者人之大欲欲動則爭起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訟則彼此交爭朋類相助必有眾起故受之以師師者人眾之象也（以上亦人物必至之情也）眾必有所附比无主則亂故立之君焉故受之以比比者比附之義也眾比於君君必有所以畜之者而後眾遂其生故受之以小畜物有所畜以

遂其生然後能使之復其性而有禮故受之以履所履者上下各安其分然後處无不安而上下之情志通焉故受之以泰（以上由養而教王者之道也）泰者上下交通致治之世也然一盛一衰一治一亂有循環之道焉物不能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亦不可以終否亂極思治則同心共濟者賴有人焉矣故受之以同人（此治亂循環天之運然也）人惟自私則眾去之若與人同者好惡大公於民民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惟恐所有者既大則滿盈之念生焉耳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謙則受益矣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致一世於和樂之境也（此人君制治保邦之道也）

豫樂之境人所共趨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樂之境動人斯人喜而隨之者必共力以有所事矣故受之以蠱蠱者因其壞而振興之以有事也苟安致壞振作有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德業盛大以臨下也德業必盛大而後可以觀故受之以觀有孚顒若可以觀示乎民而後斯民咸觀法焉有所合於民心矣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聚歸極之義也（此人君以身率民之治也）凡物必有所合然不可以苟且相合而已也必有節文以行之故受之以賁賁者文飾之道也顧文繁則質滅致極於文飾然後可亨之道反窮焉而不可行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喪之義也（此見文質不可偏勝之意）物不可以終於剝盡剝窮於上必反乎下天運人心无不皆然故受之以復一陽復而天地生物之心見焉一善萌而人心性命之正昭焉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人惟此心虛妄是以事皆无實有无妄之心而後可畜德積於中日積而日大矣故受之以大畜所畜者大而後可從容涵養以俟其自化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之之義也有涵養之功而後應物可以裕如不養則不可以動作有為也故繼頤而受之以大過言有大過人之才也（此皆聖賢學問之事）至於人之作為則有不可以終過者過恃其才則陷於險

矣故受之以坎坎者傾陷之地也人陷於險則必附麗於人有所附麗以期出險故受之以離離者附麗之義也（此行事接物之道也）

右上篇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恆恆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

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

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周易下篇咸恆爲首咸少男少女之交也恆長男長女之合也而要皆本於天地自然之理焉有天地然後有萬物生焉有萬物然後有男女之別焉有男女然後有夫婦之合焉有夫婦然後有父子相嗣續焉有父子然後生生日眾而有君臣相統屬焉有君臣然後貴賤異等而有上下之定分焉有上下然後相接有體應物有宜而禮義有所措焉此人民萬物之所以就治也而夫婦爲人倫之本矣夫婦之道必其相與有恆而後人倫之本立此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恆恆者常久之義也（此於生物之原而見人倫之本）若夫應事接物之宜則又當因時爲進退物不可以久居其所忌滿盈也故受之以遯遯者退而不居也物又非可以終遯也當有爲則勇往而有爲矣故受之以大壯物又非可以徒終於壯也晉而求

有爲於當世則進可耳故受之以晉晉者進用之義也然一於進而不知退則又必有所傷矣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受傷之意也（此皆出處之宜知幾之哲也）凡傷於外者必反其家而後可安故受之以家人然而正家有道乃可不窮若家道窮則家人之心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人心之乖違也人心乖違則必有難矣故受之以蹇蹇者患難之境也顧患難者生全之地也因心橫慮物不可以終難而難解矣故受之以解（此正家修身之道也）然而解者散緩之意也人心怠緩則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若乃損所當損謙受而不已則又必得益矣故受之以益如其益非

所益求得而不已則必踰閑而決防矣故受之以夬夬者潰決之義也（此又處事制心之宜）凡有所決必有所遇決於彼則遇於此故受之以姤姤者不期而遇之象也物之相遇者多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處之意也物聚則進而上行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然求升而不已必取困窮故受之以困求升而得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此皆人事物理之極也）井久則停汙法久則生弊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其亂而使之治猶革生者而使之熟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鼎重器也非名正言順而能震作有為者不足以主之是主器者莫

若長子故受之以震（此又以治道言之）震者動而上行之卦也物不可以終動是必有以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而不行之卦也物不可以終止一動一靜循環无端止極復動故受之以漸漸者漸進之義也（此又以氣機之運言之也）凡學以漸而進則必有所要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要歸者則資深逢原其德業必盛大矣故受之以豐豐者盛大之義也（此大概以學問言之）然務窮極於侈大者必反泛濫无據或且滿盈致敗而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則游移栖託而身无所容故必務巽順以下人故受之以巽（此以處境言然亦可通於學問）巽者順其理而深入之謂也凡學必深入而有得焉而後其心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和順喜說之意也實有所說於心而後怡然者發散於外所得不可掩矣故受之以渙（此又以學問言）渙者離散之義也物不可以聽其終離當制為度數以節之故受之以節度數有節而人亦從而信之矣故受之以中孚（此又以治國言）夫人心有所疑則不果於行若有其信者則必果於行之斯不無小有所過矣故受之以小過然有過人之才者於事必有所濟故受之以既濟顧天下事物無可終窮而既濟非可終恃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文王之序卦非必規規然作意以求然即其卦之序而繹之而天運之盛衰

人事之得失家國之治亂其所以然之故亦无不於此可見焉是可見聖人之情矣

右下篇

易經如話卷之十一終

易經如話卷之十二

烏程盧葆辰子純
婺源汪紱雙池著　雲間楊葆光古蘊
後學　同邑程夢元陛園　同校字
同邑余家鼎彝伯

雜卦傳

乾剛坤柔

易之爲書所以言交易變易之道也易之爲卦相錯相綜而其義亦以相反而相成焉如乾卦純陽以剛爲德也坤卦純陰以柔爲道也此相錯而剛柔相對

比樂師憂

比以九五居尊而爲眾陰所比有其道大行之樂焉師以九二居下而率眾陰以行有兵凶戰危之憂焉此相綜而樂憂相對

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臨以二陽偏照四陰養而教之與之者也觀以四陰仰觀二陽則而倣之求之者也然臨之使治亦其求示法於民亦其與是臨觀之義或與或求也此相綜而求與相對

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

屯以震遇險生物之機已見而盤桓未進則不失其居蒙山下出泉險阻草雜之區而篤實輝光則有著顯之象又屯初見而不遽蒙二雜而可亨也此相綜而見與雜對不失其居又與著對

震起也艮止也

震之陽處陰下必奮而起也艮之陽處陰上已上而止也此相綜而起止相對

損益盛衰之始也

損損下以益上益上以益下雖未遽盛遽衰而實盛衰之始也此相綜而盛衰相對

大畜時也无妄災也

大畜天在山中至健者非易止而能止之者時有適然也无妄天下雷行陽之行非有妄而或犯災者災自外至也此相綜以不期止而能止與不犯災而有災對

萃聚而升不來也

萃澤上於地物之來而相聚而升以地中生木則往而不來也此相綜而以下而來與上而不來相對

謙輕而豫怠也

謙以卑蘊高卑牧自處以輕而豫以雷出地奮豫樂以流於怠也此相綜以敬肆相對

噬嗑食也賁无色也

噬嗑頤中有物噬之卽所以食也賁文明以止无色所以爲色也此相綜以食色相對

兌見而巽伏也

兌柔在上和說之外見而巽柔在下遜順以內伏也此相綜以一見一伏相對

隨无故也蠱則飭也

隨此動而彼說人心樂從安於无故也蠱上止而下巽以至蠱壞則當整飭也此相綜以無事有事相對

剝爛也復反也

剝以陰剝陽生意之腐爛於上也復一陽來反生意之

復反於下也此相綜以往反相對

晉晝也明夷誅也

晉之明出地上日出而爲晝之時也明夷明入地中日昧而誅傷之象也此相綜以晝夜相對

井通而困相遇也

井以巽木入水而出其水於上故通而不窮而困則剛柔相遇而剛反爲柔揜故困而不通也此相綜而以通塞相對○以上亦三十卦

右上篇

咸速也恆久也

咸以二少相求以情感者至速之幾也恆以二長相與以道處者可久之道也此相綜以久速相對○此亦下篇之首以男女夫婦言者爲切

渙離也節止也

渙之風水相遭披離解散之象也節之以澤盛水止而有節之意也此相綜以離止相對

解緩也蹇難也

解動出乎險難解而人心舒緩也蹇見險而止遭難而未敢有行也此相綜以已解未解相對

睽外也家人內也

睽上下相違背而向外也家人風火相助和而處內也

此相綜以乖和相對

否泰反其類也

否大往小來泰小往大來反其類也此相綜以陰陽消長相對言

大壯則止遯則退也

大壯四陽盛長則止而不退遯則二陰浸長陽退遯而不留也此相綜以止不止對

大有衆也同人親也

大有以一陰而有五陽所有之衆也同人以五陽而同一陰相與之親也此相綜以已有人人親已相對

革去故也鼎取新也

革以澤火相息去其故舊之習染也鼎以烹飪致用取其惟新之變化也此相綜以去故取新相對

小過過也中孚信也

小過謹小慎微而斂束不無過當也中孚言信行果而所守一於必信也此相錯以過於慎重過於自信相對

豐多故也親寡旅也

豐以雷電交加既明且動多故之時也旅以山上有火去而不留寡親之日也此相綜以多故寡親相對也

離上而坎下也

離之象火火則炎上而坎之象水水則潤下也此相錯以上下對

小畜寡也履不處也

小畜以巽畜乾一陰之勢尚寡而未成也履以柔履剛不咥之亨進行而不處也此相綜以未行不處相對

需不進也訟不親也

需以健遇險有待而不遽進也訟天水違行爭訟而不相親也此相綜以不進不親相對

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

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大過剛過於中本末不勝其重所以必至於顛也顛當與養正相對

姤之爲言遇也以一柔而遇五剛小人將長也柔遇剛與剛決柔對

漸女子有家之漸其歸待男而行也待男行當與女之終對

頤柔虛其中其體上止下動所養宜得其正也頤與大過相錯

既濟水火之氣相交陰陽各當其位家之定也定當與窮對

歸妹女子既有所歸婦道於是乎始而女道之終也歸妹與漸相綜

未濟水火各居其方陰陽未當其位男之窮而未通也未濟與既濟相綜

夬之爲言決也以五剛而決一柔也

一陰決則純乾矣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夬與姤相綜○以上亦三十四卦○序卦傳之次序文王六十四卦次序也此雜卦傳之次序益孔子之六十四卦次序也鄭康成曰自

大過以下卦旨不協似錯亂失正弗敢改耳節齋蔡氏曰按雜卦例皆反對協韻爲序今以其例改正大過顛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未濟男之窮也歸妹女之終也漸女歸待男行也姤遇也柔遇剛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鄱陽董氏曰蘇氏亦有改正自頤大過而下數卦然不若蔡氏之安建安邱氏曰余依蔡易讀之則八卦既得以類從而韻亦協但不當倍改經文耳紱按求其所安自以蔡節齋所改爲得但紱意以爲既濟未濟二卦當在歸妹漸之後茲因其說刪爲序次如左

大過顛也頤養正也

歸妹女之終也漸女歸待男行也

既濟定也未濟男之窮也

姤遇也柔遇剛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右下篇

易經如話卷之十二終

是編向未刊行癸酉秋邑人集資用聚珍字排印於毘陵嘗以未壽棗梨不克永傳爲憾癸未春（家鼎）以世傳先生遺書獻於長安趙展如中丞蒙首先捐廉遂得一一付梓命（鼎）校勘毘陵本譌字甚多思得善本以證之適鳳山查戚以如話合校記寓眎爲汪莊甫太年伯與家叔祖介石年丈所作蓋當日因聚珍多譌爲之劄記者也讀之疑義頓晰二公之好學深思有功於是編也不已多乎商諸雲間楊古醞先生擇其善者而從之書成爰綴數語用識不忘所自云光緒丙申嘉平下浣同邑後學余家鼎敬跋

千古堂學庸大意

本書承國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董生千古堂學庸大意序

盡家易貌鬼神難貌狗馬爲其近也四子蓋童而習之矣白首而不知者皆是卑者束於訓詁如盲人夜行五噴烈炬高者障於意見如俗客越海恣毀長年彼寧知有日者之足依而道師之可憑耶董生中庸大意初成示余余業首肯之今忽走書於余則學庸並舉而語孟亦商及一二矣不束於訓詁不障於意見如老禪捉如意橫說豎說而不離其宗自今言四子其稱董生哉余昔業舉子時未嘗措目講章傳註至屬文嘿會書旨便足揮灑嘗以空疏自恨董生賢乎哉董生名懋策會稽

人丁酉試南雍余拔副與雲間張生以誠皆名士且生爲文簡之孫江都之裔其淵源固有自已萬厤二十九年歲次辛丑 夢正譔

董揆仲學庸解序

予弱冠時即與揆仲及其兄信伯弟建叔共學相嗜慕揆仲少予性英敏獨絕過予遠甚即其兄若弟亦自謂不如也予時尤窮陋而揆仲該贍往往以古文詞及旁典道予此時初不曉聖賢之學爲何等物也既釋舉子業益喈讀所謂旁典者顧稍稍心動還以質幼所習學庸諸書向所絕不解者反謬謂能粗通之以爲大學首明明德中庸首天命吾望人第一義在是矣不勝自喜還以語揆仲而揆仲乃不謂然予是時亦不謂揆仲語然也然予所見實麤淺於知止明善之旨特影附響襲

耳而初不自疑年既長此念較切驗諸日用踐履中行解多迕始大悔恨日思所以遷善補過者乃知揆仲眞不我欺也揆仲兄弟以孝友著於鄉里予深慕之不敢不勉效揆仲近出所著學庸解妙解深契迥出前人而以予之淺暗顧乃往往有冥符者乃知吾二人同異始未可形迹論也予既以樸秅獲先進伯與叔亦相繼拔擢而揆仲反偃蹇成均然予三人者終不敢不心愧自屈所謂雍齒且侯矣君何患哉大司成馮公識君於國子以爲軼倫於是編也賞愛尤篤命刻而序之而重以予言者欲以明予與揆仲自少而長所相期者有在文

藝之外而焉公之能知人得士也友弟陶望齡撰

明董靖不先生像

董日鑄公懋策文簡公曾孫精於易學設帳蕺山四方從游者歲數百人學舍不足儗屋以居其月旦課藝必糊名易書列以等第時人比之白鹿書院焉

贊曰康成鄭鄉子雲元家樹植孔林四方接踵是皆弟子爲師增重白鹿鵝湖今乃屬董牀頭私錄發明周孔學庸講義開人矇憧一代經師千秋學種立雪程門上皆端拱 張岱譔

董懋策字揆仲會稽人文簡玘之曾孫精於易理學者稱爲日鑄先生設帳於蕺山之陽授徒講業四方從游者歲踰數百人學舍不足皆僦屋而居其月旦總課必糊名易書列以等第時人比之白鹿書院游成均大司成馮夢正待以國士兄懋史弟懋中皆相繼登第而策獨不售亡幾病卒其友提學副使張汝霖爲之私謚置祠蕺山之麓著述甚富惟大易牀頭私錄大學中庸講意與徐渭合評李賀詩藝林寶之

祭董揆仲先生文　提學副使張汝霖

嗚呼吾友揆仲於癸丑之正月二十六日卒於正寢其子弟凡三百數十人相與啟手足而哭之盡哀跳而出泣相持而語曰存不願豐歿無求賜此吾夫子所爲全而歸者也若乃表其遺行宣其隱貞夫非吾弟子耶僉曰願惟力是視以光夫子於是奔號四境觀者愴然乃相蕺之巔謀置祠焉曰此吾夫子所聲鐸章教之地也相嵩峯之陽謀置冢焉封樹期必親曰此吾夫子所手定之壤也既向余哭而謀私謚之曰知管者惟鮑非子耶誰當謚夫子者余哭失聲曰吾揆仲勁姿外卓慧心內朗生邵閎而弼恭懋困場而能泰千秋經術百代人師居恆恂恂如以退自命而談經綸事注若懸河累擊隃蠶百往不折嗚呼使效用當世其必侃侃能風裁者矣而僅乃嶽嶽一經惜哉按謚法寬和令終曰靖執一不還曰介謚曰靖介先生眾又哭相拜而置旌焉嗚呼孔北海屣履造邑請爲康成特立一鄉曰鄭公鄉侯芭爲其師楊雄作墳號曰元冢孔子墓樹數百皆異種人傳其弟子各持其國樹種之揆仲兼致焉難矣嗚呼鄭鄉舉兀楊冢規恢參差孔樹實實枚枚生不享榮而歿有餘哀非昔吾友孰得之哉

大學大意　　族孫金鑑重校刊

會稽董懋策日鎔著　門人范紹茲原校本

大學

大學是至大的學此學以明明德爲宗新民舉而措之究竟起來說個舉而措之還有等待想聖人已立立人已達達人是何等學問總春風沂水三三兩兩便是唐虞作用終不得道夫子欠了新民的債你看十傳那一傳不是說明明德直到天下平也只是先愼乎德看大學莫破三綱領八條目支離了宗本諸項只是個功課簿陸子靜云自古聖人只做一件事

經

既道明明德完了大學如何又道個新民此處煞有意正是對著管商佛老等下藥單說新民落空了明德便是管商若枯枯守此靈明將世界落空了亦止是佛老之學所以將兩項對說正見其爲一項也又說個止至善是對著半途而廢的下藥其實至善止是元來明德本體增不得減不得還他恰好處即名至善第二節止上又加個知字即下文致知之知即上文明德之明不是胡亂猜摹得直是洞徹那本來源頭一眼看著一念對著更不於旁蹊措腳了所以能定靜安慮相因而來不得不休定則攝歸精神併向一路靜則動靜如一安則泰然自得慮則自然生覺幾個而后字雖爲相因實有漸次譬如九之走坂水之下溜不是腳下便到終是不到不欲耳慮其孔子從心不踰時乎此是了手境界故曰得還我明德而已此時更有親民工夫乎第三節緊拈出本末字正是與下文壹是皆以脩身爲本的本字照應大學一書只明個本而已我與民見是二物其實一物如木有本從本發枝總是一木知得本末便知終始事者所以善是物也始知止而終能得始於本而終該末矣知所先後只是知本而始之耳起腳不差不

患不到所以說個近道古之二節只是知本之學其中許多條目亦是對初學人立個工程令人有牆壁可循究竟明德之後不至于天下平不止也格至之後不至於身脩不止也亦有走坂下溜之勢所以十傳似分而合只欲明明德一句將德業知行本末一綫穿起于此句認得眞止不遠矣八目結束在格物而先儒于此幾成聚訟朱子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也只是對初學人立下手工夫其實可以零說可以頓說可以粗說可以精說吾心也是一物若格得吾心了了此外更有何物究竟起來瓦甓屎溺孰非神理古人聞驚擊竹悉證

妙悟豈得於此等更生臆闕但患認朱子意差眞個於物上尋討饒君徧識博解胸中只得一部爾雅有白首而不得入古人之學爲可悲耳要非可以病朱子也愚細翫經文及傳此物字分明與上物有本末照應格是格個本耳故傳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傳分明以知本當格物字而宋儒以爲闕文得無多此一補傳乎物格致知是一事故獨曰在心不可正於意處正之心之有意猶水之有波誠其意而心自正澄其波而水自清善清水者不去波而去垢善正心者不禁意而禁妄誠之而已豈有把捉乎非誠意不可以言致知而誠該

之故八目非八也總之曰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則三綱八目支離盡埽此經文一篇之要說個庶人與天子對終有意這庶人不是將來有治平之責當其爲庶人居然天子之事備矣嘗謂此學是自孔子以前未道破伊尹曰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還有一截新民事待著湯做所以孟子止名爲聖之任若吾夫子只消洙泗上了得此案老安少懷何曾欠些子末節只發本之重以見無身外之治於所厚句申上句不是將家來對身看得經文宗旨明白十傳不過此篇註脚便如振裘領不患旁落矣

明德傳

只重自字曰明德曰明命曰峻德千名萬喚總是這件提個自字與下傳中自脩自欺自慊等自字相照見得古人無己外之學

新民傳

雖釋新民卻從自新說起正見明新無二事日新三句只是個常惺惺耳作字甚有聯屬從我而作也鼓者一倦舞者罷矣新命不在民外天命主於民心故通於命無所不用其極非二極也已極立而民極因之見其無所不用而實用其一極耳翫此傳明德新民止至善一

以貫之三引言皆是斷章取義不必黏定湯文武只作一人看以後凡引言處俱宜融活做此

止至善章

敬止即下恂慄此與常說敬不同只是指出個惺惺本體緝熙者常惺惺也此即至善之謂此處知止隨處隨止如月落萬川處處皆圓實無二月五止只就人倫數之實只一止耳止仁等亦不必黏定文王只承敬止止字而言之正將明新至善攪作一團也下兩節亦不是兩扇看他於不可這處忽黏到民上而以兩不忘字作照應關鎖此是傳者立言之妙學是人欲中切磋出天

理自脩從天理中脩個恰好的想字義學者覺也纔覺則天人分路此是粗坯子脩者治也不求增於初而但減得淨盡愈加光澤上句求精於粗下句求精於精也恂慄是養成心體未嘗戰懼而若有戰懼不聯而瑟不作而儼明德之至也威儀不過形外之自然耳說個不能忘眞有不求民之不忘而民自不得忘者此處只是德本同然機不容已至於民不能忘而新民之至善該之下句不過回煞此句故曰此以沒世不忘也此以二字可見親親不止是承其統有率祖攸行意

本末傳　格致傳

朱子以爲釋本末而闕格物想來若釋本末不應不釋終始原因物有本末之物卽格物之物此本一知而物之格知之至將在是矣是此傳意卽格致之傳而未嘗缺乎此亦前人有論未爲無見也說知本如何將聽訟來說豈先新民而後知本乎非也此是拈出一段話頭令人默想宗本且如無情之人不畏法不畏議如何君子便使得他大畏不得盡其詞此處正是東邊日出西邊雨說道無情又有情參破此地自透宗本千蹊萬逕攝歸一處何物礙心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今時作文且依朱子分章但要識得格物是何物則知朱子之窮至事物者斷不舍本原而索枝葉矣要知朱子以前此傳本無缺文朱子以後補傳亦無贅理斯可以讀大學

誠意傳

先儒謂誠意爲入鬼關大學一書此爲緊要工夫所以傳者於此極發之後面只言不正不脩之弊而正脩工夫全不說者盡之於此章也意者心之動其實心無離意之時雖默坐眠夢都有覺在所以說善正心者去妄不去意誠字先儒訓爲實字似也不若中庸解誠者自成也有見成天不容僞之意卽如易言无妄而行有告

者正爲於見成處不合也知此訓者於誠意思過半矣章中愼獨卽是毋自欺毋自欺卽是自慊自慊卽是誠意不可以愼獨爲誠意下手工夫如此是於八目外又生一目矣但古人立言警切不妨再三提點其實無二項工夫也人言誠意在格致之後不是常人做得然此見成本體原來常人與聖人一般他好惡炯炯何曾蔽了卽下文不善之小人尙知掩著此便是當格致的本體只爲自家瞞過去故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是一直說下指與直截路頭兩自字指出自家一點心靈來作證直是精精明

明一毫欺瞞不得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十分求得眞切十分覺得快活更無些子徇外爲人念頭纔謂之自慊而獨之當愼也必矣獨正是根兩自字愼卽毋自欺看來好色惡臭從眼鼻起根從色香生相孰不以爲妄念而此處乃證眞心此非獨如之而已也心不離意意不離好惡須知好惡非假適了本體昔人所謂一切眞者非幻語也此地打得破則境不礙心事不礙覺隨處爲主不亦慊乎愼獨不是轉語直頂上文而挈此二字以該之知大學中庸非二書聖門宗訣盡是矣此獨不必無人處雖對客對眾隔一膜內卽是獨境下文小人閒

居不善亦不盡是闇處卽心事獨知處無非包藏惡業亦不必盡是無賴人卽鄉原不害爲不善不害爲小人何益矣曰氣不是說他不能瞞人爲無益正說自瞞不得心靈作對愈藏愈露何干是人之視己分明是己之自視茆塞所謂心有睫者是也仔細想來那掩不善著善的心不是小人之僞反是小人之眞不將此心做主空用一生精力作塗抹他人活計竟歸何益此謂誠於中形於外誠則有益不誠則無益故君子必愼其獨如此非特是鑒於小人正爲此地一失饒君做得十分周密只是掩著之計同歸於僞耳又引曾子之言以實獨之可畏十目十手固是實實落落不可掩人處不是如之而已然非吾心中先有個十目十手在何至必露如此總是自欺不得以至欺人不得分明一面照魔鏡在獨覺中以此思嚴嚴可知已末節將潤身形容以明正脩之功盡於此別無工夫而申言必誠其意以致懇切云爾愚嘗謂誠意之功非難非易看得太易恐認情識作本體是梟愛子看得太難恐祛情識尋本體是提鐙覓火此皆有志於誠意而卒失之所以先之以致知知徹之後隨他念念皆成眞實且有不誠而不可得者若曰已明而不謹於此亦豈眞能明哉信天下無致知而

不誠意之人意不誠而可言致知者也章下分註須融而觀之勿泥可也

正脩傳

此正字卽中庸中字喜怒哀樂發而中節如風過樹如月行空依然還得個無體朱子曰四者須從無處發出不是寂寂的無只是無過去未來見在之累就是有而不有精矣既曰有所便是有在如何卻說心不在焉此不是兩項話人心原來至靜亦至動如鏡子隨照隨滅故常照若終日有個影子在鏡上便對面不受照了聖人之心惟無在故無不在常人之心有所在故有不在

不見不聞不知味不必說深就是眼前耳邊口頭的全不領得況其深乎想來大學要緊工夫至誠意完了誠者畧無私意豈有過去未來見在之累如曰但知誠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似還未融世豈有主人翁不在而言毋自欺者乎正心無誠外之正脩身無正外之脩蓋念頭既實心體自澄主人常惺百役自禀且如忿懥等項可不謂意乎意一著而心非吾有心一馳而身非吾有宰有兩截事乎故傳者每每易經文先字爲在字與致知格物一例正怕人扭捏住先後字反生支離之病也正字與誠字亦有用力不用力之別如物懸空

有礙則歪正者去其礙而已不必更去把持著

脩齊章

古人常言家難而天下易謂其情親而地邇親則易溺邇則易褻所以偏能爲害要之只宜責身不可責家此五項病即上四項發根若能正心脩身心無有不在則無有偏在何至有五辟乎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只是上章有所之反以虛心照之若定要於好處求惡於惡處求美已落有所矣此等全從無我中來所以天下鮮然則家之難亦脩身之難耳豈眞家與天下有異人乎引諺二語正指出世情迷惑顛倒處吾身之情誠一

齊而家齊矣昔人言齊物大學言齊家皆於不齊中求齊若截然一樣美醜不分漫說聾啞爲家公者此非聖門之旨也

齊治章

大學之功至脩身盡之矣此外只是舉而措之所以齊治章脫不得身字所謂治國先齊家者特以家爲附身貼近之地耳豈於脩身外更有所爲教家者哉更有所爲教國者哉孝者三句不必說移孝作忠移弟作敬移惡作愛本來都是這個心去做此處無二處處無二三句特標個家國相通的樣子耳所以下文緊緊點出心

字來若不辨得此一片血誠即骨肉中猶不能感何況疎遠康誥節不必偏頂惡只是說心之眞誠以爲聯屬家國的眞血脈也仁讓亦不必分頂孝弟惡仁讓言一家而貪戾言一人者積善難而播惡易亦是行文細密處其實皆一人以握其機機不在家而在一人則知脩身外信無餘事矣堯舜桀紂仁暴之的其所令三句正說著晚世人主他口慕堯舜而身跡桀紂到來民卻不從其令此正是無諸己而求人有諸己而非人非單頂桀紂言也君子有諸己如何便求諸人無諸己如何便非諸人要知此等不是言說去求去非他有諸己處便

是求諸人他無諸己處便是非諸人所謂躬行以率之不言而喻也朱子亦有不求之求不非之非語極妙恕字從如心喻字從口如心而推口不煩言此正與心誠求之句作照應此節不說家而下直接曰故治國在齊其家所謂文不續而意承也古人云晝卜諸妻子心之誠於家驗之矣豈有不行於家而行於國哉三引詩正是詠歎以足齊治之旨其實宜家人宜兄弟儀父子兄弟不離脩身焉耳故齊治平三章謂之皆釋脩身可也

治平章

此章只重一個絜矩有廣狹而矩無加損就如一條

木尺起造大房子其木尺不加長也這個矩就是明德今人但說個絜矩不知絜處不難全要看你的矩是何如要須是星星不差寸寸不忒是一條準尺方纔會絜子曰從心所欲不踰矩這纔是可絜之矩矩雖千量萬度不離好惡兩端這好惡便是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念頭此處眞處處眞如心而出便是絜了所以工夫都盡在誠意一章後面只是舉而措之有廣狹而無加損矣所惡節只是說個樣子見得此個物事愈推愈廣上下宇宙都來六通四闢無有壅閼不是死板定要取得前後左右上下跌跌方方纔謂之絜也譬之造室複道委巷孰不是憑這條木尺不成定要死板一間方屋子篇中不必以用人理財作柱後世言利之徒藉口聖賢治平之道也及理財此是大錯篇中何嘗一言道理財只因世主坐病在利字遂將一點子民的本心埋沒在裏至使小人得售其術以勝君子所以對證下藥說個財之不必理而深明小人之害國以除此一段病根然後可與說絜矩耳其間生財有大道節正是言不必理以爲憂貧者曉也豈以理財用人爲治平兩大事而對言之乎二言得失將人心天命存亡之幾都約在君心存亡之幾是傳者喫緊處正歸在一矩也大意首二節提個

矩字以立明德之的而以好惡處爲絜之之端樂只至克配節以好惡決民心之得失而下緊以先愼乎德承之此正絜矩前一段工夫德卽矩也因有德而拈到財上正撥世主好惡自私之病源既以天命之得失儆之而反覆明財民之聚散述楚晉之言寶無非破其迷謬而開以眞好惡之公此迷一覺方纔能親休休遠媢嫉而免拂人之菑至於用人之矩不差而所絜者過半矣此其機全在君心主張一得一失只在敬肆而天命之靡常眾之得否又不必言矣到此章意本完而後復有生財數節者非以財之重而必爲之料理正見古今人

主那個不要治平又那個不要親君子到底只是小人易親君子易疎以至亂日常多所以然者豈好惡之情眞與人拂哉只緣見得財重將來做國家第一件大事故反視愼德之言爲迂而小人以頭會箕斂之術得而中切人主雖英明仁傑之君都落他窠臼所以說個生財有大道而下文直誅務財用者之必自小人而又以菑害悖之總見得財者末也之意何嘗理及財哉要須說生之一字全與聚字作對小人務財用而菑害至大道外財用而財自生則世主之迷可以盡破而無好惡之不可公矣此則傳者反覆至詳之意也其曰以義爲

利亦只是對著好利者說卽仁義所以利之之意若王道亦無計功利處嗚呼天下大矣平天下難矣約之只是一矩矩只是一德德只是一愼是故君子必愼其獨也已完得大學矣豈有十傳可言哉

中庸大意　　族孫金鑑重校刊

會稽董懋策日鑄著　門人范紹茲原校本

中庸

中字從庾廷授受來一脈滴血眞傳先儒無過不及不偏不倚等訓是矣不若本文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句其訓尤精蓋貫內外超聲臭之名此是天命之精本來之體所謂惟精惟一之物也綴之以庸者對著作怪的下藥其實不盡於平常若說平常便須有不及之處如本文所列舜之受命武之戎衣周公之制禮豈不是爲天動地事業然約到未發之體原

來只是合下如此一毫不逞精采昔人謂唐虞遜讓三杯酒湯武征誅一局棋不亦庸乎故庸者因世立教之言不與中字對

天命之謂性　一章

中庸一書固是子思爲道而作要之道之不明原於性之不明張子云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後人多兼氣言性既是氣中之性如何率得既不可率便有矯揉以爲道否則有恣睢以爲道矯揉者反束於名教恣睢者又且棄裂之矣道之離也何日之有所以打頭提出天命之性來此性全無夾帶無欠缺眞與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同體所以率之而道在是率字當任字解只是任他見成的做出千變萬化無非眾妙原來自性中所有變性言道者只是換名耳然既曰率矣便可都廢人爲而必立之爲教此與率義何屬而不知正所以修之也修如修道路相似將其敬邪汚濁處整頓之正是脫盡夾帶仍返吾眞完竟只是率其本性此修不徒爲人而設亦不徒賢人由之雖聖人亦自有聖人之修可見道惟以性爲宗是一非二矣人不見到性上所以見其可離如見到性上舉六合一切皆由此管無動無靜無內無外無終無始曾有須臾離得麼若可離則爲外

物而非道矣所以君子只於性上起手戒愼恐懼在不睹不聞處此不睹不聞卽末章無聲無臭之體不與形色伍而常爲形色之宰不論喧寂時時有此氣象所謂獨也於此之時如何戒愼如何恐懼四字只是養個惺惺本體無有費力工夫此便是愼獨矣所以當愼者何正以此處不是隱不是微隱之又隱而莫見焉微之又微而莫顯焉所謂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體物而不可遺者也如何不愼喜怒節又指點出性體以明君子戒愼之功祇歸於率性而功化盡是矣未發之中與發而中節之和總之一中而分作兩截以明率性之妙看

人心如何是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只是無喜怒無哀樂之本體不著聲臭渾然在中因名曰中雖有喜有怒有哀有樂率其自然還證本體初無乖戾卽名曰和言與中相和也卽中也此乃從無始來不可增減的性人人所有不待養盛之人有得但人自不能盡戒懼之功以率之所以未發的氣象亦無由得見到得喜怒哀樂又動成望礙而與天地萬物不相通耳中也者四句只作末節過文惟其大本在中而達道由之則天地非大萬物非眾攝歸方寸中矣愼獨卽所以致中致中卽所以致和無二項工夫此句亦帶得輕頓在天地位二句言

聖神功化之極只是率性而已以足不可須臾離之意位育固是實落話不是個虛理或問中說得透但此事亦不取必於外吾心自有造化則自饒位育雖蕭然一室中不缺位育功化孔子堯舜一也豈必得位迺盡致中之分量哉大學中庸二書皆言愼獨初無二獨時時有獨時時有愼雖至齊治均平不害有愼獨在也迺爲聖人惺惺之學又此章多看道不可離句太自然了遂疑朱子不使離道之句爲矛盾不知常流者道之機體道者人之心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習矣而不察行之習之可謂離道乎不著不察可謂不離道乎要須攝歸吾性中來方說得不離道不然只是道體自然流衍而吾不失爲不知之百姓與鳶魚之一物何異乎故曰君子中庸

君子中庸　一章

自中庸而外有四樣人一者過一者不及一者爲夫婦一者爲小人夫婦之愚不肖不可與不及者同看無忌憚之小人不可與過者同看證之論語師也過商也不及鄉愿則小人也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則夫婦也夫婦日用中庸而不知過不及者知所用功而或失之過失之不及其於中庸猶皆無恙也惟天下有無非無刺

不狂不狷之人其於中庸舉擬極肖而實爲中庸之賊所以首章之後緊緊接著此章蓋捣賊者執其魁而後可徐議其餘耳旣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而又曰君子之中庸小人之中庸何也小人之所反中庸者乃其所自託爲中庸者也故因其自託而名之而紫陽註中添所以反三字於聖人之語氣不侔矣君子而時中小人而無忌憚兩而字最有意政謂小人無忌憚處絕似君子之時中而只是用時中的一副心肝不同所以君子用之則爲時中小人用之則爲無忌憚辨在體而不在用也無忌憚與戒愼恐懼便截然天淵眞僞之辨全

在於此而先證講學迺云君子無忌憚而後可以爲善小人無忌憚而後可以爲惡則又將吾夫子辨君子小人滴血一著又渾而淪之予小子有深懼焉

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名爲中庸而懼天下之忽以爲庸也故以至贊之至者恰好之謂也過則失中不及則亦失中皆名未至則知賢知愚不肖之同爲不及也而後可以媿天下之隱怪而逃者矣註中之教字修道之教也紫陽以補首章之教而要之教與道兼言之矣

道之不行也　一章

夫子取知行而互言之則知行合一之旨不待新建之說而後明矣而下節止曰鮮能知味也則知之即爲行也亦不獨新建良知之說矣然當夫子之時而兩曰我知之矣則知其解者不亦鮮乎人莫不飲食也將日用處指出道體從舌根上拈出眞味不可作喻解饑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一易字不知瞞過多少味矣究而言之辨淄澠之易牙也算不得知味在

第五章至十一章章旨

朱子三達德之說可謂極明貼矣而舜非獨知回非獨仁由非獨强三章互發而會觀之方得子思立言之旨不然恐反有支離之病

舜其大知也與　一章

朱子曰舜之所以爲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似也未盡也足諸己固有限取諸人亦豈便足以益聖智而大之大者大以虛也無人無己無邇無善無惡此則至虛之體而舜之所以爲舜者也故曰大好問好察聲入心通自然問察也隱惡揚善有善無惡自然隱揚也執其兩端則不墜一偏譬如執矢因彼而執我不自執也用中於民則不離百姓譬如發矢因彼而發我不自發也數語所以極狀其空明無礙之體也兩端可得名言乎不可也夫子他日曰我叩其兩端即此兩端也凡物非一不神非兩不化故以一求一則一墜於兩以兩觀一則兩具而一呈矣朱子凡物皆有兩端最得其解而大小厚薄則語其類也而未可遽以解兩端也

人皆曰予知　一章

善知禍者觀其避善擇中者觀其守不避而言知禍童子不信不守而言能擇可乎緣其擇之不精所以守之不固至於守之不固則所擇安在也此以上例下然兩曰予知則道之病在愚不肖者少在賢智者多而病在賢之過者尤在知之過者也意亦可想矣

回之爲人也　一章

或問得一善全體之善乎一節之善乎曰子路誦忮求之詩而夫子以爲未臧子貢去驕諂之累而夫子進之樂禮如曰拳拳服膺而弗失則終身焉甯詎一節善也精一之說得之矣

天下國家可均也　一章

中庸不可能卽中庸其至之意難得恰好故曰不可能均辭蹈到恰好處卽是中庸

子路問强　一章

而强卽自强也知而之一字則强之義思過半矣南方

北方所謂遊方之內各墜一偏故以方名以南北名非以地言也如以地言則中和之强當必在洛陽之人矣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性中之眞中和也性中之和和而不流性中之中中而不倚可以處有道可以處無道而皆不變焉卽此中和之守也此皆從爾降衷以來至大至剛塞乎天地不著血氣故曰而强而註中所謂自勝得其解矣而不可謂而之所當强也

素隱行怪　一章

利名二字爲學者大病而利之病痛易除名之膏肓難藥故隱怪之徒起於求述半塗之廢由於中悔而君子之依中庸全在遯世不悔之念則知名之爲累非聖人不能脫矣道何嘗不隱只是費而隱舍費而索之不可道亦何嘗蹈常只是不易而常離常而行之不可述有稱述繼述二義稱之則必繼之矣遵道而行是勉强遵依如小童之就嚴師全無淡洽所以半塗而廢謂知足以及之未可也遯世非山林也不知非不遇也堯御有唐而民無名夫子洙泗七十而莫我知其莫名莫知者聖人之遯世也聖人之中庸也聖人樂之而忘之而何悔之有故曰依乎中庸依者衣也忘帶要之適也忘衣身之適也使知有衣之在身則章縫甚於桎梏矣

君子之道費而隱　一章

此章契緊爲人處全在費字上蓋中庸一書多對著隱怪人一邊立教那索隱之人正坐不曉費處是隱另尋個玄玄妙妙之道不知離卻費更無處討隱且如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人便道至隱終不是離卻聞睹合眼打坐之禪伯卽目前零零碎碎樁樁件件那個不是不聞不見本體那處不是戒愼恐懼工夫儘是平常儘是玄妙儘是伶俜儘是渾淪故曰君子之道費而隱是著君子身上道理說不是懸空論道體也下節正發明君子之費而隱夫婦之愚不肖不是那

等不及的人此是百姓未嘗去求道者所謂日用不知者也他日用處幸不曾欠了聖人作用唯其不知如射者不前期而中不名善射故止曰與知與能及其至也就是與知與能之良大段著力不得處蓋緣此個從率性來那沒聰明沒伎俩的所不能減便是大聰明大伎俩的所不能遣故曰有所不能有所不知不是聖人不能盡道正是道之至處必如是而後爲道之盡也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又曰我無能焉便是此旨若著定知能非其至矣夫人皆以夫婦之所與者爲費爲小以道之至者爲隱爲大而實合一不二所謂費而隱也

又以天地觀之不是天地不能盡道正言天地之大以見聖人之不知不能上察之也天地無心而人有憾聖人無心而知能有所不用要之夫婦之與處亦無心也夫婦一天地聖人一夫婦也而如以爲道大而聖人天地有所囿而不能盡則夫盡道者將屬之誰耶且道又何物而懸空子思贊歎之耶語大二句緊接兩個聖人說君子即聖人也語大語小二語字妙因語而有小大即莊周因其貴而貴之因其賤而賤之之謂明其實無大小也唯無大無小所以莫載莫破大莫能載人所易曉小莫能破非知道者不識之正如月落萬川處處皆圓天地間一枝一葉完具許大造化誰能破裂之故曰莫能破其莫能破者即其莫能載者也合大小正其合費隱也爲魚簡不是泛說是形容君子心上一段率性自然眞境爲忘飛而後能飛魚忘躍而後能躍使爲魚而知飛躍則天淵等於紳弋釜甑矣此直是吾性妙體充塞目前布滿天地若非率性君子如何收拾得此景趣故程子曰喫緊爲人處又曰活潑潑地今人知形容活潑而忘其喫緊則此節若爲游語矣末正收拾到實體處將夫婦日用工夫明個無上易簡至理要人從此端倪究竟不休便與天地無心之化相爲昭察舍此爲

端即名異端舍此言至終身不至今人反認造端二字以爲此特端耳向更求其至不知端以始之至以終之初無二理故曰下學而上達即此旨也此義不明而後有離費求隱空幻目前之事而鉤索世外之奇其行怪又何惑乎雖然彼夫婦既與知與能而聖人有所不知不能則所謂致知力行之功將安用之知也者造其所不知者也能也者造其所不能者也學聖人者求至乎其所不知不能者而已矣易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非精義利用者安能造之彼夫婦者固日游於費之中而不知其爲隱則亦不過終其身

爲愚不肖而已矣故隱而隱則異端費而費則夫婦而已矣故曰君子之道費而隱

道不遠人　一章

哀公章曰仁者人也孟子曰仁也者人也以人名道最爲眞切喫緊無有剩解矣雖欲須臾離之其可得乎雖然道不遠人指人而卽名道可乎何異指石而卽名爲火指珠而卽名爲水耶夫人者言乎其人人之人也有人人之人有一人之人一人之人人之私也故至一膜之外爲秦越焉跬步之餘有畛域焉唯求之於人人之人則病痛疴癢自然相通爾我形體自然盡徹可以我

治人可以人治於我可以人勿施我可以我勿施人可以我責人可以責人者反責於我何處爲藩籬何處認血肉而大道之行如揭日月如走江河而道眞不遠人矣此中庸之旨也予觀四節文義本不相屬非夫子一時之言而子思撮合成章妙義躍然張子三語之疏奇特明簡深得章旨學者喜於圓融纖巧欲破裂三語別作過文不知本非聖人一時語而欲强爲過接何異續鳧脛也但此三語亦未易解如以衆人望人非姑息也譬如衆人眠食而一人獨否則一人病醫者治之使還於衆人之眠食而止矣又更何求乎非曰必遺餘疾也借乎天下之不得眠食如故者衆也以愛己之心愛人而惟聖人可以語愛己迺可以愛人欲達欲立聖人所以自愛也而立人達人則聖人所以愛人也如啻欲之好非所以愛己者也適爲戕賊而已而欲以之怨人又還以怨己則大亂之道也譬之吾欲飯而勸人以飯可也吾服鴆而勸人可乎以責人之心責己非曰緩其責人之言而以顧自責之行也吾之所責於人者迺吾之所不欲於人也吾之所不欲於人而還以求祛吾之所不欲責人者固不容已而責己者亦不容緩也如曰吾未能事父而且怨天下之爲子置勿責焉如是可謂顧

行乎故所謂有餘之不敢盡者非不盡其庸言也不敢越於庸言之外也與人子言孝與人臣言忠雖盡庸何傷三語之解明而後張子之旨得張子之旨得而以窺中庸之旨不難矣

君子素其位而行　一章

前章道不遠人而歸之言行之庸不可離之旨已過半矣然道有定而位無定晴陰難以預擬舟陸不可强通而吾欲執庸以御變則奈之何故特揭素位之旨而後不齊之變不能妨吾之庸矣過去未來見在出於佛語卽四絕之理也過去未來不可著矣見在獨可著乎則

所謂素其位而行者有所以立於位之先而後可以轉徙於位之中故曰素也素可以青可以黃而君子涅而不緇其素如一可以出入青黃之中而無改焉使其改則一染之後不能更染矣未至而望謂之願所謂妄想也有其素而因其位於位而得吾素焉又何妄想之有素富貴八句存其末始有富貴有貧賤夷狄患難之素而行乎四者之間故不失乎常而常得吾體故曰自得也因自得故不求得因不求得所以不怨不得而隨身所處悉爲坦途一身之外盡委造化而居易俟命無兩事矣末節證之於射射者不求於百步之的而審於扶

寸之括得其身之素而以爲臣鵠以爲子鵠以爲弟鵠以爲友鵠無不中焉故曰似君子也而非以射者爲不怨勝己之謂也噫前章言庸而此章言素素即庸也不得君子之素而但言君子之不願幾何其不失聖人之旨耶

君子之道辟如　一章

行遠自邇登高自卑非另有高遠也積邇成遠積卑成高一機之貫也故君子之工夫祇有卑邇而更無高遠如下所引非以妻子兄弟父母爲卑邇而以天下國家爲高遠亦非以妻子兄弟爲卑邇而以父母爲高遠但示其意如此言翁和於此好合於此而父母之順即於此則即家庭之間可以得其意矣蓋工夫做於和妻子宜兄弟而機通於順父母眞有不期然而然者於此思之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不可想見乎此子思以卑邇發中庸之旨

鬼神之爲德　一章

中庸一書以道庸也則何以及鬼神子不語神而語於中庸故知鬼神之爲庸者可以談鬼神矣子曰鬼神之爲德也其盛矣乎夫鬼神者世之所謂渺茫不可指者也雖有上智不能無疑而夫子以爲德之盛而程子張

子以爲造化之迹二氣之良能理固有然語亦籠統且夫子何不云造化之盛陰陽之盛而明言鬼神則亦有不可徒以理氣言者矣此亦程張不欲語怪之家訓也智者當自得之其贊盛處全在體物不遺上而弗見弗聞意正以形不可遺之意以見其盛也故曰夫微之顯蓋人見以爲微而夫子見以爲顯故云盛也而世之索鬼神者乃舍其不遺之體而求之於不可見聞之中則鬼神之爲德亦晦矣使天下節指出愚夫愚婦可以與知與能之鬼神以見其不遺而要之待祭祀而洋洋則鬼神之遺於物者又多矣故喫緊處在神之格思一詩

至於不可度不可射則上帝時臨屋漏不愧方是眞明鬼神者而鬼神之德至此斯盛而無以加矣然此非獨言鬼神也愼獨之旨也大學曰知微之顯首章曰莫顯乎微而此曰夫微之顯則旨通爲一矣而如徒曰以贊鬼神則與中庸又安著哉大抵天下之事所誠有者不必涉形聲而後顯而世之著形聲而後顯者形滅即微聲歇即微有不若無形與聲之爲無時而微也常人見鬼神於祭祀故雖有狂肆之士皆知肅恭於俎豆之間聖人見鬼神於不可度不可射則有戒愼恐懼無時不然者矣且雖欲不戒愼而不可得也二氏之教每攘人

以鬼神之說儒者以爲異端而杜口不知聖人之未嘗不以鬼神設教也第二氏談其粗而聖人談其精也

舜其大孝也與 一章

中庸一書專爲隱怪對證之藥至於舜之鰥而君武之臣而君周公之相而君豈不是宇內怪事而聖人未嘗避之不爲則知斯道本無怪亦本無庸怪而不得不怪雖怪亦庸所以子思將幾件聖人奇事都作孝看依然家常日用之倫初無非常可異之事而中庸之旨深切著明矣

舜之大孝安在哉德爲聖人而已矣說者謂德爲聖人而尊其父爲聖人之父非也父母生子那個不生一個聖人雖大舜亦只還他個生來面目所謂全而歸之乃是孝之大也其他諸福世人卻看作舜遇之隆不知都是德中該有的受用乃必然而非或然天乎何私天乎何與信有栽培傾覆咸其自取者故曰必受命不必於命而必於受命者也而世人妄以顏天憲貧將聖人四必之旨作一種疑案不知聖人所謂祿位名壽者固已疏而不漏必然而不衰者矣世有不孝而後以孝名孝有小而後以大名皆倚與世之稱也不然則孟子所謂舜盡事親之道者也盡耳豈有他哉

無憂者其惟文王乎 一章

堯舜揖遜雖奇猶不改君臣之倫至於武王親加鉞於紂首此於君臣庸行更覺怪異而子思收拾來作中庸一段庸德事且不但以爲君臣之倫而以爲孝也其旨深矣

文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武王竟取殷家天下以世俗論所謂貽文王憂者莫武王若矣借曰不貽文王以憂豈不是化家爲國一番另起事業而夫子方以爲述方以爲繼方以爲成德方以爲孝方以爲善繼善述將觀兵孟津與有二服事之念打作一樁事會成一片心而

放伐之業竟與大舜同其受命此子思之旨也

武王周公　一章

此達字與前章達字正相承貫見得武之征誅周之制作只是武周之孝而武周之孝又是天下人人之孝所以歸之於庸德也且如聖人之孝聖人做得人做不得便是怪善繼善述亦豈但武周繼述得譬如魏顆之從治命屈建之不薦芰亦其彷彿亦是人人做得必如此方謂之孝必如此而後人子之繼述爲不窮矣必君臣改革之會耶春秋兩節都是通乎上下即如祖廟一事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官師一雖有厚薄之殊都

有可俯則都有可陳可設可薦矣而序昭穆辨貴賤辨賢遠賤序齒亦可隨分而盡矣若然則所謂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尊愛親如生如存又豈獨爲武周言哉譬如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則所踐所行所奏亦皆大夫而所爲善繼述士之志與事者莫加焉則亦孝也故曰孝之至也孝達於天下而至歸於一人矣雖然人本乎祖此其祖易見也萬物本乎天此其祖難見也推本於祖之祖雖昆蟲草木無不打作一家又況同胞乎故曰惟仁人爲能享帝孝子爲能享親而要之仁人之享帝如其所以享親則知非孝之至者亦不能享帝也無二義張子西銘學問皆從此等處討出學者試取西銘而讀之則章旨躍然而此節之不爲贅語也亦可識矣

哀公問政　一章

夫子論政若多矣而莫詳於告哀公故子思采入中庸以見夫子無舜之遇無武之功無周公之權而其天下國家之作用無不備足則堯舜以來之統所以歸之夫子也章中德列爲三道列爲五經列爲九詳哉言之而其一則惟誠之一字自誠之一字不明而聖人之作用亦晦解誠曰實也似矣而未也聖人之家中孚也曰應

乎天象無妄也曰天之道夫曰孚曰无妄可以盡誠矣而必繫之曰天者何天者自然而然者也故誠有見成之義而思勉不與焉故曰不可以不知天又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而孟子疏之曰思誠者人之道也幾著於思則已人而不天矣而非思又不可以幾於天故曰擇善而固執凡此皆求誠之功而不可遽言誠也如欲名誠則非聖人之不思不勉不可以當矣思勉之尙存則誠猶未至也所謂行之之一者此也所謂及其成功及其知之一者此也知誠而不知天幾何其不差之毫釐而失之千里乎哉知誠之爲天則此章之

旨不聯而自合不呼而自應而聖人功化之頭腦亦可揣其萬一矣

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言不可索之方策也待其人而行也不然方策既具即夫子之言亦贅矣人存非必文武在時也後之君有能爲文武者則其人存不能爲文武則其人亡也人與政對政在方策而人不在方策則所以行之之一不存焉此夫子之旨也脩身以道脩道以仁而下節又言義言禮以爲皆仁中之所有也草木之實曰仁易曰元者善之長也故仁者萬善之總而奚直義與禮耶故曰仁者人也仁存而人存仁亡而人亡矣

然知仁之爲人而未知人之爲天則亦未可以得其行之之一而使大綱萬目之畢舉故曰不可以不知天知者明之說也天者誠之說也特此處不明言而下方明言之耳以三德行五道而不能有外於一以三等知行乎道德而不能有異於一以三近求入乎三德而未始不可幾乎一此一所以爲天而分而爲九散而爲天下國家皆是物也豫立所以表存誠之功而不可以豫爲誠在下所以推誠身之要而不可以漸爲誠之豫要之得其立言之旨而歸重於誠身有道一段可也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天人之去遠矣非人而天不因非天則人不盡則夫以吾之擇學聖人之不思以吾之執學聖人之不勉至於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而後可以言天可以言誠耳然則擇與執均之爲明善之功而所繇以進於誠者也而曰擇善以明善固執以誠身則非也學問思辨行不可以知行分新建之說良是如遇親學孝遇長學弟以至問孝思孝辨孝篤孝相爲循環如待讀書講明之後然後事親則定省之曠多日矣篤行者始終如一之說也不宜偏著行也是道也愚謂雖生安者不廢焉而況學利乎其曰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則強明者可知亦活語也而以爲專指哀公爲困勉則於答

自誠明 一章

君口氣亦不渾融矣大畧此章誠字開下數章話頭而誠即天也以還應首章天命之旨知誠之爲天則中不執而自無不中不待有意爲庸而自無不庸矣

此章承夫子誠明之說而發首章性教之名重在合一而不重在分別也意在下二句蓋人知誠明之出於性而不知明誠之有教人知明誠之有教而不知終歸於性此政夫子及其成功知之一而不容分別言者也故自此以下十二章祇言至誠之化而截無天人之異第於其次節畧明其始之少異而終歸於化此子思深重

脩道之功合率性之體而示學者入德之門也紫陽迺以天人分章至以夫子之從周王天下之三重而又分不倍不驕係之人道則亦拘而難通矣竊譬之雖誠明者未嘗廢教雖明誠者未始不率性也誠明者如燧取火何嘗不取取之隨足明誠者如乞火覓燧不知燧中有火到得有燧無用乞火矣火既到手豈有二耶

惟天下至誠　一章

至誠者至於誠也誠則天矣豈有至極不至極哉唯至誠而爲能盡其性非有加於性也而誠之外亦無盡性矣性盡而盡人物贊天地皆舉之無有另設之功故數

則字極緊蓋性盡而人物之性通人物盡而天地之化贊而位與之並矣舍人物天地而枯守吾性豈所爲盡哉

其次致曲　一章

曲隱也非偏也知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致之則致中和之致也此處能誠無處不誠故曰曲能有誠此皆不覩不聞之功不期其形而自形至於著明動變而化雖曰不無驗於物而皆從誠處形容其盛猶所言高明博厚悠久之說未始以物言也要之到有誠之地自至於化非積而後化也惟天下至誠爲能化誠無不化化斯天矣其次之等泯矣非別言天人也此當與上章合作一章

至誠之道　一章

如神非言至誠之神正言至誠之庸也天下莫庸者理執其善不善之理而後著龜蓍四體著興亡可卜庸而已矣而人不知也人不知而至誠知故至誠有如神之稱而沒庸常之實易之贊見龍也而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而繼之德博而化化從庸出神從誠出其旨一也

誠者自成也　一章

以成解誠吾於是知實之不足以盡誠也道者下文時

措是也曰自成曰自道非離物而立於自兼物而成其爲自也何也我與物皆物也物之始終皆立於誠之中而毀於誠之不立故君子誠之爲貴當其誠時知有成己而已非有域外之想也然離物無我我物不立彼物亦毀我物既成彼物亦附所以非自成己而已也若然者非成己之後而徐及於物也成己者成吾性也性之中而仁智存焉仁知之中而己物屬焉既已謂性矣得不內既已謂內安得有外既已合外爲內自可即內爲外而時措之時宜之若取諸寄若逢其原而適以滿其自成之量了其自道之功止曰成己而已矣此君子之

誠也

故至誠無息　一章

無息不貳誠之別名也凡物有成與虧則有息貳無成與虧則無息無貳此善名誠也而無虛假不足以盡之世之言聖人者以及物之功言天地者以生物之化言其及物而不得其所以及言其生物而不得其所以生則以聖人與天地爲天下不可測之奇而不知其立於一誠之中聖人得之而無息天地得之而不貳不貳不已無息者不已而功化始同流焉故知聖天配合之原則天之所以爲天與文之所以爲文緣非不測之奇

而一歸於道之庸矣不息則久有更名而無兩事此全在不視不聞之中無聲無臭之地而徵則外矣固誠形之理也悠遠博厚高明作六字解凡物悠者必遠博者必厚高者必明而悠遠者必博厚博厚者必高明理無二致並集一時徵之之妙迺至於此末言及物也所以及物者卽在焉此等氣象雖唐虞不增雖洙泗不損不以有土藉也仲尼萬世爲土則載覆生成且在萬世矣因覆載成而卽與天地相配註中所云同體者猶未可以木體言也天地之道以下正發明其同體者而不在功業也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至誠之不測也求其所以與天同體之眞則天地可盡而況聖人乎則亦有可得而測者矣以天地對物則物爲物以道言之則天地亦物也故曰其爲物不貳爲者所以造天地之先而貫天地之後者乎不貳誠也胡不云爲物誠乎誠之名未若不貳之彰其運也胡不云一乎得一而神得兩而化言一則化偏言貳則神滯故言不貳而神化備矣天地之博厚高明悠久也亦未言及物也自天地之氣運狀之而所以生物者在此與前言至誠者正相應也今夫天一節語其生物之盛如此然必先言昭昭一撮卷石一勺者何也此非剩語也善觀天者卽昭昭可

以盡天昭昭雖小而不貳之理無破之眞不待索之無窮而後盛也善觀至誠者觀其屋漏之中而篤恭平天下之氣象盡矣故觀天命而知天之所以爲天觀聖德而知文之所以爲文兩所以字見世之言天言聖人者之未窺其源也雖然天之不已也猶易言也聖人人耳小而講接之變態大而生死之殊化此聖人之所不能無也而何以能如天之不已不知名之曰純則一念而萬年萬化而同觀動靜云爲此於寒暑晝夜而亦無有已時矣故曰純亦不已而聖人非小天地非大以聖人同天地亦非奇特不測之稱而庸德止矣

大哉聖人之道　一章

道非人不行如曰君子之道聖人之道皆就在人者言之矣而以爲泛論宇宙之道可乎且發育峻極禮儀威儀皆自道中本有之物何非聖人成性之爲而以泛論道體則不必待人矣大哉統贊聖道之大而優優則自大中抽出而申之以見其大之非虛總以大字貫也發育萬物而參天故曰峻極於天禮儀威儀聖人所以盡己性以盡人物之性也而發育峻極之實不出乎此以上至言道之大而不及於德之至故曰待其人而後行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非上泛言道而至此方覓人以

行之也人卽聖人也卽下君子也或稱聖人或稱君子無天人之異焉凝對發散而論以上皆道之散見宇宙爲聖人之經綸而未得聖人之凝聚不凝聚則不能發散不凝之至則不能發之至故下文尊德性三字最重而德性之中無聲無臭不見不聞發育峻極威儀禮儀俱凝聚蟠結於至無至寂之中而功化畢矣尊德性而道問學非二事也德性之中渾然完具而聖人學問無非德性之事別無支離尊之則學有頭腦因而道之則功有源委此聖學也下四句詳此一句廣大而精微高明而中庸故而新厚而禮德性本來之體也致且盡極

且道溫且知敦且崇學問兼舉之功也廣大與精微若反高明與中庸若反故與新厚與禮若反而實相生偏則墜落一隅兼則玄同兩妙中庸之德斯其至矣居上不驕一節則言其德至而道行無所於待矣可上可下可治可亂無在不保其身卽無處不行其道不必拯三重之權際三代之盛而辇門闔闢衰世末俗無非發育峻極禮儀威儀世界而德性之作用大矣明哲保身總承上下治亂來非免禍之謂眞如神龍變化能天飛能泥蟠能布九有能藏芥子身在而道在身行而道行故曰其此之謂言非免禍之謂也非聖人而能若是

乎朱子以學問二字故屬之人道愚謂聖人亦自有聖人學問但聖人學問從德性中出而下聖人一等者不免從學問以覓德性故曰學而知之若德性學問離而爲二則終其身不能入德矣而謂朱陸二儒有所專屬可乎

二十八章至三十二章章旨

中庸之書不必細有分接而大旨自貫朱子以不倍不驕小德大德分章而既以大哉章屬人道又不得不以不倍不驕二章亦歸之人此亦未免過於分接而有牽制之患矣且不倍不驕理應復有言默二章何獨偏言

之乎妄意二十八章至三十二章正是發明夫子憲章文武以集羣聖之大成而陽以至聖配天之化至誠達天之德陰以歸之吾夫子一人此子思子推尊厥祖之意而末節極形容不顯之德以終之耳今姑從朱子分章作解而此意恐不可不識也

愚而好自用　一章

此章並陳德位時固不止爲在下言也而大意則歸重於夫子從周之意蓋人知有位無德之不可作而不知有德無位之亦不可作亦字須玩故夫子之從周所以從時也時之所在卽中庸矣向令夫子改物而王冕之

外豈無損益乎而康侯以春王正月謂夫子行夏之時則亦未達於此章之旨矣

生天下有三重焉　一章

三重以德位時解於義甚優而明註議禮制度考文則德位時三物應入王天下三字之內其義一也王者制作求寡過不求有譽然寡過而譽起矣所謂聲名洋溢亦自然而然者也德在於身而乘時據位乃所以宜民故兩曰民弗從而曰本諸身徵諸庶民則盡善矣考三王而建天地質鬼神而俟聖人不過極言盡善之徵無六事也知天知人知其理也朱子解無剩語理兼時勢時之所不宜勢之所不乘卽理之所禁也理之所契而天人冥合又何天下遠近之有故引詩以證其不期譽而自譽不然過之不免而何譽之有兩章詳論德位時者意以夫子有素王之德而時位不在故止於憲章而要之羣聖大成集於夫子而天覆地載四時行而日月明則配天達天之德業又豈須時位而後可識哉此子思子之微辭也

仲尼祖述堯舜　一章

祖述四語比子貢贊夫子綏來數語更精實蓋子貢言其高而子思道其庸中庸之極歸之夫子矣知天地之

大而不知天地之所以大則無以見天地之庸知夫子之大而不知夫子之所以大則無以見夫子之庸故辟如節擬夫子之大而末節擬夫子之所以大所以二字最重猶前章所言天之所以爲天與文王之所以爲文一意所以大處在小德二句二句贊太極之體所謂一月萬月印萬月一月攝乃是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而聖人不顯之德與天同體故言天地而夫子之德有不待言而可想見者矣不窺夫子之德而但慕夫子之大則亦何以幾於希聖之地耶故善學孔子者從入德始

惟天下至聖　一章

承上章而發至聖至誠二章子思明以德業之極歸夫子而末章至矣之贊亦非夫子不能當此矣二章朱子以小德大德分未嘗不貼而此章似以其見於業者言下章似以其立於德者言以見夫子有是德則必有是加民之業不待有土而後可窺也聰明睿知一節既以天質備天德之全而又細分之備十六種妙宜其臨天下而容執敬別出之裕如矣不待觀其業而可知也而要之萬派歸於一淵萬化冒於一天則其從溥博淵泉之中而來者非如天如淵之盛何以能出身加民無不過化如此是溥博兩節一意而申言之也至於聲名無

臭而飛血氣不聯而合則尊之爲元后而親之爲父母配天之業歸之至聖而何非其天德之所出乎故下章又申其無倚之誠而至誠至聖初無二物從德則表誠從民則標聖亦隨在而得名耳

惟天下至誠 一章

經綸三語贊至誠之德非三事懸大經以垂教立大本以承性合化育以至命與首章三語正相合蓋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所謂致中之功何倚之有倚則不名爲中矣肫肫三語申贊其無倚之盛語氣本無分屬而朱子承上分贊今姑仍之其淵其天與上如淵如天不同上天淵以實言故著如字此天淵是借來空字與仁字一般故言其而不言如非有優劣也仁以言乎其精淵以言乎其深天以言乎其大而加肫肫淵淵浩浩字正以狀仁淵天之妙非更有小仁小淵小天也末節聰明聖知達天德則前章其人也其孰能知之則與前章非二人矣嗟乎此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之旨也世再有聖人而後知聖人止一聖人則沒世而已矣宜乎不見知也

衣錦尚絅 一章

此章是中庸結尾正爲首章相應首章揭個天命之性而及君子體道之極功此章就下學立心之始以究無

聲無臭之體正合著天命源頭而中庸之事功畢矣章中知微之顯句極重入德工夫全在微處前所謂莫顯乎微夫微之顯總是此微至於無聲無臭固是至無之體其一念微處卻無不得所謂無中之有萬有之宗以爲微之又微以至於無者猶未識無體也爲己知幾無兩事幾正是己之所在不尋著眞己如何去爲得是知幾幾能爲己非爲己後知幾也但凡人一向將精神都用在外面了如何討得路頭故開口鐵他病緣致惡於文之著著字對著微字天下至文在微不在著君子未嘗惡文卻惡那著的文著的文是鋪出來正是小人作

爲處故可惡若無錦而絅則亦不貴之矣閒然正是不
覩不聞之功閒是自家用功日章亦不在外面看惺惺
處卽章也淡而不厭三句形容他閒然而日章處此淡
不與濃對乃至濃之淡此簡不與華對乃至華之簡此
温不與察對乃至察之温本體原自如此故不厭文理
自寓豈有兩層若有意淡簡温便非性體矣然這個工
夫全從知幾得來若不知得微之所在而謹之有終身
慕德而不得入到底只成的然之學所以提此三句非
是有三個幾知遠之近從天下說向身上知風之自又
從身之所自說向一念處愈約愈微便知微處非微實

是至顯戒謹恐懼之功將有不能自已者此非入德之
眞路頭平此德直到無聲無臭皆一念之微入之更無
他道矣下數節只是人所不見處一套工夫做到篤恭
田地不過此內省之心愈精愈妙而化愈神耳謹微之
功至人所不見止矣更無有已所不見處但內省節猶
有省敬信則一念惺惺於言動兩寂之先奏假篤則更
渾然敬信之迹到篤恭則兼忘奏假之意其間感化處
直是與德俱進裏面愈微外面愈顯非可以靡爭二節
單言效也篤字就是不顯凡物顯則不厚不顯則其厚
可知到此地位雖有喜怒哀樂卻無喜怒哀樂直與天
命無始眞源脗合無間聲聲而無聲臭臭而無臭無已
可存無類可對中庸其至斯其至矣從潛伏中說出許
多作用到底收卻無聲無臭中微乎微乎其聖門之密
乎舍此而談入德雖謂之異端不爲過也

千古堂
論語
孟子
解

本書承國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參乎吾道一以貫之　一章

聖人無支離之學亦無玄虛之學今人見說夫子呼曾子唯門人惑便將這一貫做玄玄妙妙之解擬作禪家棒喝宗門番令聖人親切提人之旨如說夢捕影了無歸著間嘗疑之將多學而識章參看方知此是聖人老實喝出心裏工夫非是懸空說個道理而已也何也此道是堯舜以來之道夫子說吾道便有直接那眞派豈是另有一種自己的道堯舜之道不過惟精惟一勿二勿三這乃是古今聖聖相裏工夫至於攝萬幾康庶事只是一中造化自然立天下之大本行天下之達道故

曰識得一萬事畢此一之解也夫子平常說個主忠信說個行恕中心爲忠如心爲恕何處不道著這一字那曾子隨事精察終日求忠求恕亦豈待唯後方覺去心上做只是在心在事不曾打成一片或逐事覓心或强心集事或以聞見求心或以近裏厭事所以夫子呼名顯說題出一字一者心之體也卽事心之功也人二心爲念次心爲恣亞心爲惡分心爲忿只爲二之所以有種種欲境遇事成礙離事成空如錢與索兩不相貫若能去卻種種二心歸併於一廓然大公油然順應有何不貫有何費力故曰一以貫之不曰以一貫之功在一而不在以字也得一卽貫矣曾子應聲而唯如大夢覺如弱喪歸如氷化水如土委地蓋緣眞積中來非可以聰明承當者去子貢然非境界何如耶然曾子非是昨失而今得昨誤而今是元來向日之忠恕便是今日之一貫今日之一貫只是向日之忠恕隨他名孝名悌名仁名義名禮名智名信無不從此一中做出改頭換面別無伎倆□□□□也□悟全在此三字中非至是而始悟□□□□□□而□一貫也若說有忠恕有

一貫有曾子忠恕有夫子忠恕則卽此已不勝伶俜瑣碎何一之有說者以爲夫子此秘密藏曾子方聞得如何便語門人不知聖門原無秘密只是人有到不到故有聞不聞且卽呼參之時豈必障鐙密授門人個個有耳不會聽得個個有口不會唯得且曾子明白□□□□□□□依然作自家分量理會去一貫之□遠矣然則大聖大賢惟恐人不能理會一貫如雷提耳如日揭天何秘之有何密之有如曰一歸何處以立妙索之則愈難而愈遠矣愚嘗謂欲尋孔顏樂且尋孔顏苦欲尋一貫且主忠信苦卽是樂忠恕畢而一在是矣

養氣章

丑問動心是問孟子心學不是說事功加齊數語是承上章論王業說來乃掀起一波的口氣歸重到心上來蓋事功猶可倚才器而辦到此處器有些微罣礙便是動心此問儘好若不叩擊那得提出一番養氣議論此章叫做養氣實無一字於氣上討力通章只是持志二字了得前後工夫持之妙在必有事數語所謂縮者在此直養者在此知言者知此養氣者養此故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天地之間理氣離脫不得如專直靜翕是氣即是理人生得之天地其合一亦然從離理說氣

便名血氣所以氣上著力不得從其原頭合一處著力自然生自然大自然剛自然塞故名浩然正如醫家治病心經難藥從肝經治之爲治其母善養氣者養其氣母而已志爲氣帥非母而何所云無暴其氣不是又有氣上工夫正是不治治之暴是暴殄之謂纔求之氣則如無帥之卒橫出而無紀非殄之乎故持處即是無暴持之則壹常在志而動常在氣志欲壹氣欲動反是爲暴但此持字不是把持是操持壹不是專一是凝一譬持志如持矢因彼而守我不自守故以勿助勿忘言有事之功有事而無事無事而有事所謂恍惚之中有物此實義之所以集言之所以知豈義義而集之言言而知之乎故曰不慊於心又曰生於其心則此中關鍵更無別樣工夫非但持志無暴無兩事就知言養氣豈有兩項告子未嘗知義不知義不知言也外之外其生於心者也孟子知言即知義知義即內義內義即集義義集義即生氣即浩然原其下手一著持志二字足矣告子病根坐在外義他只是仁認作我心義認作外來應迹便欲禁絕外面硬把此心則言自言氣自氣心自心分作三路究且百碎了無歸宿名爲不動其實動了看來孟子說個閑十不動心不是道早的話正如伊川說三

十前做不得此事之意蓋從不惑後自然發生此氣其功驗而其取效大非如告子把持之術可早早會得曰先我識之也曰不能亦照把持者言耳丑問不動心之道荅以有者直指守約之道不曾兼勿舍等說正是以客形主的話勿舍是個武夫與心學無干即借他做個告子的樣說舍是守氣便是說告子是守氣勿求於氣勿求於心純是氣上把捉如守管病人相似不許外面一人嚮動不知客有嚮動則病人舉如矣曾子之勇只照料自家縮否故隨處是勇今人說往處是勇然惴處更是勇老子勇於不敢之說是也縮字與下直養字應

約之云者從原頭氣母下手便是一貫宗旨非但約而易操之說告子百碎矣不得於言四句看他兩個不得平時已欠了一段工夫兩個勿求臨時又添一番禁止想他何等費力强排孟子如何說個可不可只見得不得於心病在心而不在氣縱求之也無益故曰可至不得於言此正心之所發於此求之便無不得之心而棄焉不求守其暫時專一之氣以爲不動不大謬乎故曰不可此正抑揚以明不動心之道全在守約不在守氣耳提出志字以示氣母所在充字從帥而言如良帥統師以一當百自然充足無有少欠若無帥則不充矣故

曰志至焉氣次焉言子從母生也持志足矣不必復言無暴言無暴者對勿求於氣而析言之耳勿求者暴乎勿求以求其助非暴而何若持志則得其母而子自生此不必求也去勿求遠矣持志無暴之疑正錯認作兩截事故云而不知孟子正是專持其志之意其言志壹動氣一段正言志氣互勝以見其無二項工夫也非明氣之重也知言養氣見有二項頭目其實總是事心之功所謂知言者亦對上不得於言而言然人心動處即有言語就使默然而坐纔有思惟即心口相語況交際之間乎此而不知便是昧義此而外之便是外義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至於杞柳湍水紛紛不一總是義外病根故並養氣而兩言之蓋蔽陷離窮之害去而於集義養氣斯過半矣說個浩然之氣便是理中之氣說個浩養便知不養於氣而養於氣之母如下文道養是也難言不是道無形無聲之謂正是說做氣不得說做理不得故求易言語形容言非若强陽之氣取於血肉者可比也人七尺耳如何氣能至大至剛非道義而何氣塞就是道義塞道義塞就是氣塞故又曰配義與道道者義之所之也氣本與此義同然而來並然而出說配字是一非二不必說有助天下豈有道義之士而求

助於氣之理即是助長也但非道義之氣則爲血氣而餒耳故曰無是餒也若說無是氣而道義餒則下文應論氣而不論集義矣此當融注看之集如集合之集義雖自出歸於一心若鳩集然無所不輻湊義集處即氣生處也毋盛而子不生乎襲如襲之襲從外面加來猶彼長彼白若與我無干涉者聊處以應世緣而不得於心其能慊乎若然者只是看得義本在外另有一個心在我以至內外兩闢而不通所以始於不得於言終於不得於心且至氣亦爲之暴而害之矣必有事焉是養氣母之法猶丹家文武火候此正上文持字之義忘

生於正助生於忘總之不能有事之所致也助字對著告子病痛直鋮之蓋纔於氣上把捉便是助長但只該管吾集義而氣之充不充全不消去照料他他自會生得如苗之生機自在耕耘之後何必再加助力以爲無益句甚言助長之害也或以爲告子勿求於氣何如叫做助非也告子以勿求助之乃是正而忘忘而助非舍之者爲忘也此處要看分明知言無他事即集義中存焉而且復舉問故只得又說此一段其實一句生於其心則事心外無工夫矣徐嚴泉集義是誠知言是明誠則生明愚猶以爲二視之也知是個什麽非義而何義

者詖淫邪遁之中正塗也聖人復起不易吾言則知言信孟子之要訣所謂養之善者與此訣即是孔門仁智之訣知及之仁能守之而後能以集義故特舉孔子子貢仁知之論此固是辨聖人之名實是直荷的傳之派丑不知而以爲謙語故旁擬諸子又擬列聖而不知願學之宗有不若多讓者矣

00003

井田

或問井可復乎曰奚不可也今古一田也曰宋儒慨然井田而卒難其行張橫渠欲置田一正試之一方不遂而卒將毋阡陌既裂此法比於舟陸與曰此宋儒之井田未必三代之井田也井田之說畧存乎孟子之書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後儒因以爲井田之制截若棋局動云阡陌非古不可復井不知自有土以來其田之或短或長或規或方隨水溝洫以賦形象此聖人所必不能矩之使若井字者也何今古之有由是推之井田之制在籍不在

田也而求之阡陌毋乃先儒之過乎曰子疑先儒并疑孟子耶曰吾信諸孟子故不敢然先儒也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井牧昉於黃帝洪荒之後而夏后滄畝滄川不憚更定宜矣至殷而易五十爲七十至周而易七十爲百畝借令必易井而更界之田不加富而率天下以奔走阡陌之間其暴當甚於商君然則奈何曰是所謂在籍不在田者也籍可以改物而新田不可以代王而改璧之易主更業在訖契佃册之易而田如故也曰忠質文之遞尚也有不得已焉一夫之授何以更爲曰此亦不得已焉田漸而

壑事增而煩以一夫之事配一夫之授以天下之夫配天下之田則五十而七十而一百疑亦聖人所無奈何也又肯無故而更置阡陌乎然則曷重乎經界曰經界者籍中之經界而非田中之經界也何以界名語有限也何以井名語畫一也如必九區而爲井則必三流而後可名爲川三峯而後可呼爲山也無是理也一里之中而或有餘於九百之數或不足於數通而計之夫而授之九者在民一者在官環而同養則名之爲井不亦可乎方里之云第爲之彷彿如學算者之舉例胡可泥也故孟曰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惟經界在籍不在田故去籍也否則時無商鞅阡陌固無恙中公外私之制一日可瞭矣必影響想像證諸大田之詩而後知周之亦助也哉然則鞅不裂井田乎曰鞅之所裂者田間廬舍之基與田水蓄洩之道聖人所饒而不取以爲萬世無窮之利者而鞅悉任之爲一時之富則田若閫而實爲磽确之漸其究至於盡爲莞萑政如治河者不饒其地以與河而爭河之居是以河患與民終始人以爲水之妨民而不知民之妨水也此其類也此鞅之罪也而以爲井田廢於鞅則當去籍之日廢已久矣鞅乎何誅曰欲復之奈何曰惡之去其籍利之舉其籍可

也而籍亦不必索之古也孟子曰其實皆什一也此眞籍也諸侯之所不得去白圭之所不得損新莽之所不得借而何憂乎商君有能師其意不泥其法如蕺江都之限田邱文莊之配田皆井田也即於兩稅之中而不失什一之意亦井田也如必矩而井之官而授之何論今日恐三后不相沿矣故曰經界在籍不在田而復籍者又在美意不在良法不且新之縯耳此又竊獨一井田也曰夫授百畝恆數與曰此亦爲之則也田之肥磽也亦古今一也則壤成賦禹貢已備而欲比而百之當不其然疑必有以百當十以十當百要以不失百畝之入而非以畝計也至若卿以下之有圭田也不及卿與非也卿祿之矣祿有差而祭田無差孝思一也然則孰爲之耕乎意加天子諸侯之籍田必躬耕之而以在官執事者終其畝非如常祿之但享其入而已餘田以厚弟乎非也將屬二十五畝於百畝之內乎家有四弟則無田以給之將屬外乎天下之田供餘夫之不足矣且未室弱弟耳不令服勞父兄之睽而示之異處於閭閻同胞之訓而責親睦於同鄉異姓之家抑豈先生寓教於養之旨乎然則孰爲之餘餘夫者閒民也周禮閒民轉移執事是即庶人在官而因取公田二十五畝之入

以爲代耕之祿云爾國中何以賦也貢與非也國中者中於國也古者致民聚貨恆於國中是賦其廛也非田也計其所入稍寬於九一故曰什一先王固以抑末而末始不資飭化貿易故亦寬之其欲緣南畝者則聽其受廛故曰使自賦也如曰田不可井則政恐野之田亦未必可井也是爲井田說以上質先儒後俟君子

右千古堂學庸大意二卷附論語解一篇孟子解一篇先族祖日鑄公讀今以舊刻本爲底本重校付梓所得舊刻本乃徐顯民觀察所持贈也顯民觀察與其尊人仲凡觀察皆喜購舊書書賈多集其門當購得此書知爲吾家故物即蒙持贈今徐氏所購羣書已捐建古越藏書樓儲樓中爲閻邵公物惟此書猶珍藏吾家篋中良可感矣論語解一篇中舊刻本有漫漶不可辨識處二十一字未敢臆度妄補今於漫漶處每字作一方匡節刻書闕文存疑之例也舊刻本中誤字如大學本末傳解中括出一段話頭之括誤从米作粘誠意傳解中好惡炯洞之炯誤从冏作烱齊治傳解中特標國家國相通的標子之標誤从才作摽中庸君子中庸章解中戒愼恐懼之愼誤作懼武王周公章解中屈建不薦芰之芰誤作茂今皆一一改正之舊刻本惟陶君序一篇今從家乘中錄補大司成馮君序一篇提學副使張君祭文一篇從乾隆紹興府志中錄補列傳一篇又有明於越三不朽名賢圖贊中有公小像及小傳像贊皆附入此書中登梓以嗇完備三不朽圖爲前明遺老張陶菴先生沿門新詩彙成一集多歷年所煞費苦心吾鄉諸先賢眞容當皆逼肖小傳及贊卽陶菴先生所作

近雖陳君補勤於光緒戊子有翻刻本而鑑所得者乃
十餘年前訪得此圖初印本屬杭州畫師王君馥生摹
繪者也如鑑不敏生於公數百年後猶獲於遺著中拜
瞻遺像僊骨道貌颯爽如生儼及親炙几杖前執經問
字何幸如之謹於小像旁敬題明董靖介先生像七字
靖介爲提學副使張君所加私謚僅見於張君所撰祭
文中而他處罕及故敬題私謚竊願闡幽而表微焉陶
菴先生所撰小傳及贊又見公手評老子翼中有鼇頭
細書紙卞全錄此文越中故老有識此字蹟者曰次寶
西先生所書也寶西先生爲鴛野山房主人道咸間吾

越藏書家當推巨擘其意在記所評爲日鑄公手筆康
熙中李鼎周延基所收藏而附錄及此使後人咸知與
重今鑑復錄入公所著學庸大意中亦猶是寶西先生
之意云爾公所評老子翼外尚有莊子翼今已並得其
書亦擬錄出書中評點自爲一書彙刻入董氏叢書先
記於此以誌欣幸云光緒三十二年歲在丙午八月族
孫金鑑謹識

四書正誤

四書正誤卷一

博野顏元

大學

大學章句序

先生輩何不如此學如此教第三段

孔子與三千人習而行之以濟當世是聖人本志本功刪述是老來無奈何方作底朱子認作誦而傳之誤矣第正段

大學在記中通是一篇而朱子務將古人書裂裁就訓詁式樣分作十一章竟指前一段爲經十段爲傳又因有曾子曰說不通復說是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皆何所本甚矣其好自用也第六段

先生輩恐不能出此兩項而其害更甚於兩項其誰知之傷哉　其惑世誤民

充塞仁義者固多而總不如先生輩之甚　兩程出而前聖之道始亂矣傷哉

表章此書乃在次循編發歸趨乎恐夫子之憲章文武者不是如此第七段

是月孝宗內禪　孝宗十六年第八段

戴本大學禮記原文

首章下此謂知本二句所謂誠意章詩云瞻彼淇澳一節康誥曰克明德至止於信子曰聽訟章所謂修身下皆同今本

大學對小學而言即包註中大人之學了蓋吾儒原是學爲君相爲百職便是應人誰無箇妻子兄弟僕從以道治吾身便是明以道治他們便是親明親到十分滿是便是至善此箇大人是人人有分可做的此箇學功是人人有力當做的異端是不上此條道的曲學是自身上做幾分不能合天下以爲量的霸術是治民上做幾分不以修身爲本的隱怪又是異端中雄傑要出至善外做十二分的總坐不知止耳註必至于是而不遷意最好大學之道節

不知止則曲學偏霸異端都說是道這道那有定知止而后道有定了這定字便收煞上面三箇在字道無定則朝廷上曲學偏霸異端紛紛胡混里巷間曲學偏霸異端愎愎胡鬧朝野都不能靜定了而后能靜那不靜時攪擾底上下都不得安穩靜而后能安那不安時驚哄底人心惶惑莫說至善並是非利害都不覺如何能慮安穩了人心才有主張不糊迷在下者才能研究道理明倫察物在上者才能審幾度務出謨定命安而后能慮這明親至善之道若非心細如髮如至聖之文理密察斷不能得慮而后能得下三句正是能慮能得了則近大學之道矣開頭以大學之道一句起後面以則近道矣一句收前後呼應經文甚明朱註志有定向所處而安等似屬模糊嚮在上蔡張仲誠先生又謂定靜安慮是明德工夫大近禪家定覺之說了知止節

李植秀問格物致知子曰知無體以物爲體猶之目無體以形色爲體也故人目雖明非視黑視白明無由用也人心雖靈非玩東玩西遠無由施也今之言致知者不過讀書講問思辨已耳不知致吾知者皆不在此也辟如欲知禮任讀幾百遍禮書講問幾十次思辨幾十層總不算知直須跪拜周旋捧玉帛執幣帛親下手一番方知禮是如此知樂者斯至矣是謂物格而后知至故吾歐以爲物即三物之物格即手格猛歐之格手格殺之之格此二格字見古史及漢書秀問不先明理如何行予曰試觀孔子何不先教學文而先孝弟謹信汎愛乎又何不先教性道一貫而先三物乎且如此冠雖三代聖人不知何朝之制也雖從聞見知爲燕憩之冠亦不知皮之如何煖也必手取而加諸首乃知是如此取煖如此燕蔬雖

士智者備不知爲可食之物也雖從形色料爲可食之物亦不知味之如何辛也必嘗取而納之口乃知如此味辛故曰于格其物而后知至故予嘗曰不解聖人之行者證之聖人之言不解聖人之言者驗之聖人之行試觀孔門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周公以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不可見大學首自行習下手乎朱註窮至事物之理夫窮至不猶然一致字乎窮至其理不猶然一知字乎是解成篇致知在致知矣以張仲誠王法乾二賢友之高才卓識一則言操存明理然後把明白心到物上去是知至而后物格矣一則知宋儒爲不學無術而口口只道明理是知當格物而不顧出窮理之套矣卑道不幾亡乎與二友貿許多氣力只爲此一句關頭不破也古之欲明明德節

學庸假不必分右第幾章如此章首條明德也次條親民也三條受天命止至善也故本文結曰無所不用其極謂之釋新民可乎又因此處有幾箇新字並前親民亦改作新總之老先生輩以章句訓詁爲學亦要將古人經書都做作章句訓詁體段隨千里矣湯之盤銘節

今解家只理會切磋琢磨四字全不理會四如字正義是甚　赫盛大喧宣著貌註但頭倒　終不可諠民不能忘謂之新民亦可詩云瞻彼淇澳節

其賢是前王作人之化培植人才思量多士不顯亦世者後王得稟用之以輔翼政事而賢其賢其親是前王子孫之多一本九族姬姓不狂惑者皆爲諸侯後王得親睦之以藩屏王室而親其親明哉文武之政九經內曰尊賢也親親也俗解模糊詩云於戲節

註訓大畏民志明德既明云極得但解無情作無情實之人不敢盡虛誕之辭是說無實之人不敢吉謀狀耳然則有情實之人還得盡真正屈任之辭豈可言無訟豈所云使無訟乎是畏民志使不敢進耳豈大畏民志使不得盡乎夫情即當言恩情情義之情大凡爭訟皆起於無情義之人大人明明德於天下使仁讓成風人知羞惡恥世皆有情之人方愧我之仁未及讓未及而相愛相敬之不暇又豈有責人之不仁不讓而起爭起訟者乎即有一二無情義者亦自羞說不得便強說一兩句自己見他人仁讓終是羞慚說不盡便強說幾句旁人便阻擱勸解終不得盡其辭總是滿天下都有箇明明德都有箇願謂明命都知畏天命畏大人都成箇細膩敬止底乾坤這方是無情者不得盡其辭方是大畏民志註解何曾千里子曰聽訟節

吾輩須日夜自問吾心必如何惡惡方是如惡惡臭必如何好善方是如好好色再自問吾心果眞如此好否如此惡否方不喫自欺坑子裏方得坐在自謙地方上受用受用猶見所謂其意者節

甲戌在夜自訟過忽思心之動曰意意不過好惡兩念好惡不過好善惡惡兩

路其誠意實下手處要好惡眞實好善如好好色心極篤不容慕念極專不旁雜功極緊不鬆散惡惡如惡惡臭望而拒之聞而避之去而遠之疾掩耳塞鼻不時刻停待總之好善務必得好方眞惡惡務必去惡方眞純是一番不自瞞不自緩不自恕不自放的工夫謹之至也此意是他人不及見不容替代底故謂之自謙謙者謹也不自滿假也此自字便是獨謙字便是愼故緊承之曰君子必愼其獨也試看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爲不善正是不能好善眞惡惡眞也無所不至正是自鬆散自放侈自滿假不自謙不愼獨的樣子見君子而後厭然何如不見人時自心厭然如好好惡惡二句是自己厭然處是自謙處是愼獨處後十目十手其嚴乎畫出自謙厭然樣子通章何處討快活意改作慊云矣小人閒居節

此書若使後人傳釋一派禪宗矣　以身改作心把身心判成兩箇矣有所忿

慢等正是就身上發動出來說莫忽過了有所二字身有所忿懥恐懼云云則其心不得正處也下節更明全分不得那是身不修那是心不正大凡後儒解書失旨都因釋氏重心輕身別而爲二與文字章句之見先在胸中便相扞格非改字添字解不去矣所謂修身節

古人正心修身齊家專在治情上用工夫治情又專在平好惡上用工夫平好惡又專在待人接物上用工夫故引莫知子莫知苗之諺作榜樣與人看吾輩可以知所用力矣二章合看更佳此謂修身節

後世之爲治者全不從平好惡上做正修工夫故末稍上做許多事業畢竟會差所以爲霸術後世之爲學者離了治情講心性離了平好惡講治情離了待人接物講平好惡所以爲禪宗春秋戰國秦漢亡大學之道者霸術也唐宋元明至今世亡大學之道者禪宗也然霸術之亡道易見禪宗之亡學難見故吾

之惡禪宗也甚於惡霸術所謂齊其家節

看一部大學自誠意正修治平總是箇好惡工夫到底故諺有之曰節

上平言孝弟慈下專引康誥曰如保赤子而以養子釋正終首節視民二字之義後民之父母更明知大學在禮記原通是一篇則自知不必改親爲新亦不必分右經右傳幾章矣康誥曰如保赤子節

民之父母非親乎此之謂民之父母猶言此之謂親民也詩云豈弟君子樂只節

命字如何竟改慢改忘予玩解意當是先命運讀下命即一命再命之命舉而不能先命猶言雖或舉用而不能大用也過罪也遠罪即上文進放猶言雖或退黜而不能進放也一氣說到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二句乃斷其失是謂二字自明見賢而不能舉節

以義爲利舉賢平正道理也堯舜利用尚書明與正德厚生並爲三事利貞利用安身利用刑人無不利利者義之和也易之言利更多孟子極駁利字惡夫培剋聚斂者耳其實義中之利君子所貴也後儒乃云正其誼不謀其利過矣宋人喜道之以文其空疏無用之學予嘗矯其偏改云正其誼以謀其利明其道而計其功孟獻子曰節

四書正誤卷一終

四書正誤卷二

博野顏元著

中庸

中庸章句序

是原中庸所由作第一段

是言中道發于堯舜見道統所由來第二段

是朱子解人心惟危一句第三段

是朱子解惟精惟一二句第四段

是言理盡于中學盡于執中第五段

是歷序道統而歸于夫子第六段

是序子思作中庸以續道統第七段

是言一部中庸正是庾廷十六字第八段

是言道統失傳異端肆行程子生而承統子思孟子始發明此書之意第九段

是言程子之意亦漸湮沒朱子自序不得不集章句或問以明道之意第十段

何勞批既爲定章句一結句

略序功效亦見朱子以道統自任之意第十一段

凡論人事以全其天者皆謂之教故中庸後面自註云自明誠謂之教朱註爲法天下禮樂刑政之屬是將修道二字專看在治人上元妄謂後面擇善固執博學之五者爲天下國家修身也九句都在此修道二字內至誠之盡性盡人物性參贊天地至聖經綸知化育立大本都從這裏下手這是天子庶人都有的性分都循循不容推的擔子都時時不容歇的程頭故緊承之曰不可須臾

離也正是說不可須臾不修須臾修便須臾道須臾不修便須臾離即論語學而時習之也即易所謂終日乾乾也可離非道一轉方說到戒愼不睹恐懼不聞即易所謂夕惕若也莫見節申上意耳書生不知修道二句是中庸著手工夫而全歸之戒愼恐懼爲修道誤矣天命之謂性節

致者推而極之也解致字最好到底實講處郤說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應物無少差謬云云世有至靜之中不失其守而天地便位者乎有應物無差謬而萬物便育者乎幾何而不以吾道之至誠等于仙釋之空寂妄誕也況春秋之天地不位萬物不育將謂孔子至靜之守猶有失應物之處猶有差謬乎抑致中致和而位焉育焉子思竟爲不驗之空言乎理之不通明矣且字義之訓詁亦自相矛盾焉夫推者用力擴拓去自此及彼自內而外自近及遠之辭也推而極之則又無彼不及無外不周無還不到之意也曾可云約之乎曾可云精之乎曾可以

至靜之守不失應物之處無差而謂之致中和乎中庸何以稱天下之大本天下之達道乎蓋吾人之中和與天地萬物一般大致吾一心之中一身之和則欽明溫恭是也推而致一家之中一家之和則一家仁一家讓是也推而致一國之中和天下之中和則調燮陰陽協和蒸邦三百三千之禮節英濩武之樂是也夫然而清寧還之天地咸若還之萬物斯眞修道之極功而吾人盡性至命之能事畢矣註乃云修道之教亦在其中是致中和還不是修道乎眞夢語也致中和節

丁丑二月儼講此章予嘆曰夫子時猶勝今日也試觀天下學者莫道則月守否知擇中庸者誰乎莫道能中庸否能均天下辭爵祿者誰乎因述孫鐘元云赴的湯蹈的火縱做的人其以封文之禍北行也便是要赴湯蹈火畢竟此老好 又自顧嘆曰吾與汝王師還是予知一流人烏能免先聖之嘆悼乎 謂

不能守到期月或不能守到月非匝一月之解子曰人皆曰予知節

矯矯偏之矯謂和必易流君子和而不流不强哉其矯乎餘同强哉是贊語矯乃賛字故君子和而不流節

君子素位而行其庸德異端素隱而行其怪事素只是安若平常視若固有的意思其於居位未能素之者其體道也不篤於幽隱未若素之者其攻異也不深吾于宋儒之識理釋摩之談禪徵之子曰素隱行怪節

正是大勇如何不賴勇此不賴勇而將如者句

此達今上蔡張仲誠先生作聖人處變而能通權說謂中庸本言聖人之作用故三言君子本言道之窮極無可奈何處故三言及其至也註家言說道之用大體微不就聖人身上說不是了費即如人言費力費錢之費言君子所行大費氣力大費心思旁人視之窺他不透也費解說外面竟不是道了而隱微中

卻是道如子當孝臣當忠夫婦之愚皆可與知到了極處遇爲子之變爲臣之變雖聖人如舜受堯之妻亦若不知有父了雖聖人如湯武竟行放伐亦若不知有君了如告父而娶告守臣節即夫婦之不肯可以能行到了極處遇睦之父村之君雖聖如大舜恐廢倫致慰亦竟不告了雖聖如湯武迫于天人亦竟不能安臣節了此君子有憾之道也試觀天地之大也天地正以有憾見其大聖人正以有憾見其神故君子說起那大處來是翻天覆地天下沒處栽放他了若說他心裏細微處只是爲祖嗣爲蒼生卻天下共見白日青天說不上箇破綻然這有憾之道不是容易做出實由君子察理精透如詩云鳶飛戾天魚躍極下正言君子上下天理下于人情察之極精而後做出有憾之道也末節又總結之言君子之道其初只造端乎夫婦甚細微甚平常到的極處卻精察乎天地甚精微甚廣大張先生看此書與朱儒差別然於鳶魚二句則仍舊僕

爲解如此仲誠甚喜君子之道費而隱節

慥慥他書俱訓言行相顧貌從造從心蓋言君子之心無時無處不乾惕不精進也故云胡不慥慥乃爾下文素位而行素其位而行吾子臣弟友之庸行也不願乎其外不於所素之位外而別有願慕以分吾慥慥之心也富貴等皆極所素之位之變也數行乎皆不願於位外而無往不慥慥無往不自全吾子臣弟友而不失也故曰無入而不自得焉正與胡不何相應朱子分章又以上爲贊美下是行其肯者吾友張石卿嘗爲予略言之予玆詳玩追其意而爲之解此如君子之道四節

或問鬼中之神中之鬼如何曰如春是氣之伸其寒時是神中鬼也秋是氣之屈其煖時是鬼中神也問屈伸往來曰如吾口開便是伸閉便是屈氣出是往氣入是來問性情功效曰如風起止是鬼神其所以爲風處是性發而動是

情吹木是功吹木使之青發枝發葉是效問造化之迹曰凡此皆顯然可見故曰迹子曰鬼神之爲德節

達是通權達變之達下文善繼善述行禮奏樂等那一節不是權變通達以爲孝處故曰達孝天下之人通謂之孝似不合達字之義子曰武王周公節

堯舜之三事六府文武之六典九經總只是維持此五道發揮此三德不意乾坤中世運學術頓變至此吾嘗讀此默喚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天下之達道也自仙佛之道出而天下有不達之道智仁勇天下之達德也自程朱之學行而天下有不達之德天下之達道五節

楨秀問好學近乎知予請之曰予心中必先有多識可以破愚之見對曰然予曰否予試觀今天下秀才臨事否讀書人便愚多識更愚但書生必自智其愚卻益深秀問何也予曰試觀梓人生來未必乃爾巧以其嘗學此藝便假渠心

日聰明突且恆莫不然而何疑于君子乎好學禮則度數日明好學樂則神明可通好學射御書數兵農等則萬事可理雖性非上智乎爲近之矣好學近乎知節吾嘗言大賢聖之爲公卿而敬之小賢聖之以百職而體之聖賢之道假無餘矣文武不幾多此一經乎蓋世間原有不受爵祿不顯下人的聖賢豈人原有不敢臣使不敢强屈的人品須是師事父事兄事友交方得他教誨明天下之道吾心之德故下文曰則不惑言外見不敢煩以職事也漢家二祖味此一經故不能下四皓子陵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節言事行道假皆就一端粗淺處說不然凡事二句已盡該了何必絮絮疊複乎況事字更明重矣凡事總則立節

南遊中州友人好舉此段爲談柄予曰問問其所學也思思其所學也辯辯其所學也行行其所學也自漢宋來學字已誤況博乎況問思辯行乎問之予曰

學學禮學樂學射御書數等也博學之則兵農錢穀水火工虞天文地理無不學也以多識爲學聖人之學所以亡也博學之節

此節愚見以五字爲句著力在學之問之等弗能弗措即下已百已千猶言有不曾學的便學去不能不止也云云註不爲則已云云恐學之問之等上文已明出說不得不學則已有弗學節

此章是說誠之者之層次也致字不是一用力便了的工夫典字不是多端亂營的勾當乃就吾輩各得賦分之一偏而擴充之孟子擴而充之正此字註腳也註積而至于能化積字最精但悉各無不等字尚欠曉暢致曲者若有誠至形更能手則亦止成誠與形之德而已再致之不已則著則明則動則變則化此作聖之階級善人君子賢聖所由分也其次致曲節

學也教也治也後世分爲三古之聖賢只是看就一事做成一事學也教也治也後儒之用功又智爲一作閒眼看閒口說閒筆著古之聖賢只是完自己性分與天下人共完性分成已成物四字便了朱註自首章便說化生萬物等閒話僕謂性道教直從人說起從人做起此二自字便是下成已已字二物字便是下成物物字自成自道如云誠忠者我自成其臣也誠孝者我自成其子也而做忠做孝之道則自已走自已路程也不是外面來的不由他人強的不須他人替的且此誠者雖曰自成卻不是自了漢雖曰自道卻不是獨善功即所終物始物者也若我不誠便無物了故君子必擇善固執以誠之爲貴下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二句正申明上文而見人物一體知仁同用外內措施無弊之道也自局外旁觀之學行而此人此事久不見於世突可慨也夫誠者自成也節

元謂故字緊承上節故字來蓋中庸在記中自天命之謂性至至突原總一篇未嘗有章節之分也章分則理悖不惟失中庸本旨雖朱先生訓詁文法豈有

開口用故字之理乎蓋誠之之君子功用到時措則亦至誠突猶前能化下即接至誠也故至誠人已交修智仁合德外內一致如循環之無端而無息不息則久道化成而久久則徵徵休召祥徵于天者景星慶雲徵于地者醴泉瑞芝徵于人者昭明協和而徵徵則悠遠云突故至誠無息節

試觀山川流峙草木蕃茂地不見乎七政環轉乾乾不息天不動乎註之牽文比句拘泥上文不顧義禮甚突三句渾括贊之正見至誠不顯之德也爲物不貳生物不測無窮廣厚不測正見天地之於穆也故引詩以贊至誠之純純到不顯斯同天之於穆本體即尚書所稱文德未章上天之載二句是也註猶言豈不顯似非的解爲物不貳所以廣厚生物也各節

繫字義千古無人發明予在甲寅乙卯間夜觀天象忽有流星自南來觸五車口大星搖移須臾乃定如有所繫狀則傳者用此一字必有所見也錄此以俟

有得於天文學者今大節

聖人之道大而無外至於發育萬物峻極於天何等樣極口贊揚下面又說待其人而後行又說苟不至德至道不凝何等樣極力推重而其中指實處則惟禮義三百威儀三千可見禮便是聖人之道便是至道君子之尊道致盡極道溫知皆所以敦厚以崇此禮也其效至上不驕下不倍有道是興無道是容皆謂能循此禮也孔子一生學教惟曰執禮習禮約之以禮至其作春秋譜其經世本領凡合道處皆曰禮在則然也周公制禮立八百年大統太和在其宇宙間總名六典止曰周禮則禮之外固無學無治矣而後儒舍廢棄之不學不習不行從事於心頭之禪宗著述之章句曰道學云矣其實道亡矣非亡道也亡禮也學亡矣非亡學也亡習行也僕甚爲此惜甚爲此懼　解者將末何以崇禮以字與上四而字一例看便失此章之旨大儒論人之道節

看聖人口吻自用自專反古定箇罪名曰哉及其身議禮制度考文推箇其主曰天子無德曰不敢作無位曰不敢作一則曰學禮再則曰從周與論語述而不作五參合看何等小心何等守分後世動輒自用自專竟議禮竟制度竟考文正使所著盡善其決古聖之大防犯孔門之大禁吾不知其何取況亂成法背經學失書旨者且多乎吾甚惑焉子曰愚而好自用節

體三重於己寡一身之過布三重於政寡天下之過故曰君子之道本諸身徵庶諸民自己不習行三重是無本也不能寡庶民之過是無徵也後世所謂道只本諸書冊本諸禪宗證之於身已疏突驗之於其及門於三重夢如也皆不知冠婚喪祭禮爲何物當今稱大儒冒第一等高名者便皆如此嗚呼聖道何辜遭此似是而非者殘亡之哉孔孟所爲深惡者至今果被其害矣故宋儒中吾必推黜之先生存孔道之羊橫渠次之惜其受誣於程范者亦不淺也王天下有

三重章節

律萬法所自出說文均布也爾雅謂之分律取管可以分氣也釋名訓累也累人心使不得放肆也元按諸解律乃法度之法非法效之法製重衣也占筮不製亦言不重卜也因解已屬牽扭況此處乎律法治之也上律即裁成天地調燮陰陽是也製文被之也下製即文明世道翻鞅山河是也仲尼祖述堯舜節

心思深入曰容是非別曰曰知容受得下曰寬包裹得去曰裕唯天下至聖節

末節是申贊其仁其淵其天之難知也猶言我雖強以肫肫者形至誠之仁而終不能知其肫肫者何如也雖強以淵淵者形至誠之淵而終不能知其淵淵者何如也雖強以浩浩者形至誠之天而終不能知其浩浩者何如也如註中惟聖知聖恐不似作中庸者口吻苟不固聰明睿知節

吾友法佐王氏曰志乃吾心所之如志在千里住一步還一步因吾志之所惡云潛雖伏矣節

宋家諸先生胡文昭之外無不染於禪者游楊謝諸公朱子言之矣周子太極圖始無極終主靜朱子論未發氣象以不觀觀之半日靜坐他無論矣僕洞觀儒道淪亡之根在禪宗也故辨學先辨禪宗爲陸朱學者便以無聲無臭來相難予曰中庸是引人向平實處做向收斂韜晦處做正患後世凌高厲空慶棄卑邇張皇表暴修非開修德不安德之弊也故開卷至終篇只從喜怒哀樂子臣弟友上做工夫到底至誠立本知化不外了經綸大經從戒懼隱微說到天命於穆文德不顯又從開然內省說到篤恭天下平天載無聲無臭總是箇平實總是箇收斂後世全翻了孔門本案卻强拉無聲無臭去混淹禪宗豈不思載者事也謂周後世佛氏何者是他篤恭平天下何者是他上天之事只事字

自非禪宗所得混也（云予按此段語意頗晦）

四書正誤卷二終

四存學會校刊

四書正誤卷三

博野顏元

論語上

口口只道證孔子口口只道學兩家不可道處一字亦足辨矣若學論語一兩句足一生受用矣何待證了後乎批序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節已曉文義意味深長八字正程子過後人處亦正程子不及古人處批程子曰隨自十七節學而

既云學者效先覺所爲習者學之不已如鳥數飛程子如何添箇時復思繹嚥凡書皆幸古人來就已見類如此

洪宋來道之不明只由學字誤學已誤矣又何習學習俱誤又何道是以滿世

讀書把筆開壇發座之人而求一明親經濟者舉世無之求一孝弟禮義者百里無之堯舜周孔之道亡矣然漢宋之儒亦不意其禍世誤民至此也亦非有心叛故道開新轍以爲異也但見孔子叙書傳禮刪詩正樂繫易作春秋不知是裁成習行經濟諸望後人照樣去做卻誤認纂修文字是聖人則我傳述註解是賢人讀之熟講之明而會作書文者皆學人之徒矣淂合二千年成一虛花無用之局而使堯舜周孔之道蕞晦人知能叙述刪傳非孔子是孔子之不得已是孔子習行經濟諸則學非他學堯舜之三事學周公之三物也習之時習之而天下乃可言有道矣詳存學編

註必效先覺之所爲而諸先生卻全不效先覺所爲只證解前人所編學而時習之節

如何不愠如何君子註全無一透語可笑人不知而不愠節

有子一章俱從心性措施處看道理甚切近甚著實陸子靜卻曰幼便見支離到後來益自信僕通不解平日凡古人所見大不合處必先究極其意指而後參考其是非惟此語與丘文莊公秦檜於宋有再造功不得其指後從陳龍川集中見秦檜文章禮樂文飾太平二十年而至今天下笑罵之者爲其主和忘金讎等語而後知文莊所指惟象山不足有子處終疑近日思子靜是少年聰明早見了根本只道根本上見得分曉自然事事物物合道正仲深說三原一屋索子只欠散錢之病不知須要事事理會一以貫之其孰人乎君子務本節

予嘗言盜蹠至惡矣壽至八十習染至深矣僩乍見孺子侑匈將入井亦必怵惕惻隱

皋夔夫子鮮字是朱子解絕無所以人深譬耳巧言令色節

曾子字子與取參乘參前之義參當讀倉含切音驂衆世讀作參昂之參爲疏舛切音森誤矣梅誕生字棄已正不可不知吾日三省吾身節

敬事非爲政之事乎信非政令不欺乎所篤非國用乎所愛所使非國之人若民乎何謂之所存而已何謂之未及爲政眞夢語批道千乘之國註論其所存二句註

剛主李氏曰朱註釋文只合說文謂詩書六藝不應又複之文二字蓋果只理會詩書六藝的文字故不覺處處露本色耳孝子入則孝節

總後之世之爲學與古人異開口便差如此處夫子說餘力不比孟子壯者以暇日修孝弟忠信彼壯者原以耕耨爲業日日在田中要教他孝弟須待暇日他要修其孝弟亦須暇日此是說弟子何曰不孝弟何曰不謹信愛親那有閒暇日子只不見父時這力不用在孝上便是行孝底餘力不見兄時這力不用在弟上便是行弟底餘力便讀些詩書學些禮樂射御等批弟子入則孝註猶言暇日句

或云此章是敦倫之學賢賢易色是就夫婦說不就好善亦通子夏曰賢賢易色章

此章語氣只是要人養重的意思身不威學不固是不重流弊主忠信三句是

養重士夫玩前後二則字自見子曰君子不重章

剛主李氏曰聖人制爲禮度使人慎終追遠民德自歸于厚矣如程子云人家能存得家祠禮一兩件亦能使子孫數世成材之意註以此自爲則已之德厚下民化之其德亦歸于厚添幾許轉折還不親切曾子曰慎終追遠節

子禽多是子貢弟子觀問伯魚章記其名便假晚輩了孔門無朋友記名之例子爲恭章明呼子貢爲子稱夫子字不更見乎即或師夫子必將寬檢一二年中事也子禽問於子貢章

和自是粲然溫煦意乃行禮時自有之至情故曰溫溫恭人故曰溫恭允塞禮和自相濟自離不得有子見當世爲禮者或過于矜持或過于嚴肅或拿捺作勢都失爲禮本意先王制度反爲隔越人情之具不知禮者卻又恣縱嬉玩狎褻無制故發此一項朱註從容不迫意甚模糊下文知從容不迫而從容不迫

成何話說有子曰禮之用章

爲政

問陶儼曰夫子三十方守之固四十方不惑五十方知命云云乃顏子三十二歲已去聖人止一間設譬如顏子將不得爲聖人乎儼久之不能對請問予曰夫子立時聖人規模已定但聖人精細見的此方是立不惑時已自天命了做了聖心見的此方是不惑自他人視之吾子爲生安之聖一發齊到矣而聖心則眞覺十五至七十原有許多層次也生來便志學便用功便終身用功無已時此便是聖人純一不已處便是生知安行處非不志學不用功乃是生安聖人也聖人偏是終身志終身學儼云然則朱註至立無所事志矣至不惑無所是守矣等不通乎予曰朱子之學妄謂與孔門別是一路覺說來都不親切然或是吾未嘗的滋味亦不敢輕非之也

幸未遊中州鄢陵王篤周問此章吾爲解之有云不惑即是明明德謂心體光照全無蔽謬處試將論語各惑字反看便明註於事物所當然皆無所疑只見不痛快吾十有五章

樊遲嘗爲孟氏家臣或此時樊遲得常見孟氏故告之使悟曉之乎孟懿子問孝章

幸末年督學顧氏試取卷有此題文曰和氣之下必無告勞之子弟矣愉色之前必無缺養之父兄矣李廉介石甚爲擊節子夏問孝章

由此章想見其聰明力量眞是天生了一對孔子好箇大聖人胎不其死也夫子焉得不慟哭焉不說是天喪予吾與回言終日章

朱子看理多重心而輕行故將以訓爲也由訓意之所從來予妄謂人嘗有主意如何而畢竟做不來行不出的君人主意還定不得人故先看他所以是主意如何所由所行也次看他所行如何所安所樂也終看他如此是所安否而

人無遁情矣或說爲長視其所以章

溫有三義習也媛也燖也重習其所學如鳥數飛以演翅又將所以得者媛之不令冷又脫洗一層另煥發一番如以湯沃毛脫退之意蓋古人爲學全從眞踐履眞涵養做工夫至宋人則思讀作三者而已故訓溫尋繹也一字千里矣溫故而故新章

此處註解學字何其子當批學而不思則罔註不習其事二句

錯鑢也又厲石也詩云他山之石可以爲錯言舉正直之人使之錯治諸枉則民心服矣若反舉屈枉之人使之錯治諸直則民不服矣試觀堯舉舜使之誅四凶舜舉皋陶使之糾正天下直錯枉也漢用十常侍而清流被禍明用崔魏而東林遭刑枉錯直也捨證之辨末聞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章

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朱註孔子之不仕有難以語或人者蓋以季氏逐昭立定

而定公但知立己之爲德不思逐其昵之罪孝友安在故孔子之答甚渾厚而本意亦明朱註至理亦不外是會其微奧編末直揭出耳 或問孔子曰章

八份

李植秀問先生謂儉戚即禮之本心終未安予曰註凡物必先有質三句是儉戚正解儉猶言質也勿泥奢則不遜章看若謂儉非禮本或可謂戚非喪本可乎夫子說了上句正恐人疑遏不曾說本故又從禮中抽喪之戚明之秀曰與其寧三字口吻恐是說奢儉易戚皆非禮之中予曰然正說四者皆非禮之中故言與其如彼寧如此若林放問禮或問禮之中夫子便答文質相稱謂之禮謂之中突只因林放見周末文盛來問本夫子知他是厭奢易光景故如此說言本也非言禮之中也二者皆未合禮等說殊多事不干此章意 林放問禮之本章

旅祭名予謂不是祭泰山謂之旅亦不是有簡祭名謂之旅是季氏將旅祭泰

神而泰山亦在祭中也 季氏旅於泰山章

進林放以厥由有非的解范註是 批注又進林放句

春秋之時舉世徂于華靡而不知反正如今日習於紙筆浮文一樣世道人心全壞于此但有人覺得這個文是後面發用出來的反求之根本則天下事尚可爲也無奈舉世罔覺令人見其行事拖腕聽其言語欲唾忽從言詩得卜子禮後一語真令夫子起舞起發也恐未得 今世全翻了公案若有人曰禮先乎奢爲之起突曰禮先乎節後

或人自是當時有心人註魯所當諱是答不知本意而之於天下 示掌又辭渾而意明矣事非或所及多事了 或問禘之說章

祭神主五祀或當仕時職掌所宜祀之神入山川社稷者祭如在章

天子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于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謂行其一月之政令上奉以治則有體天順時之禁令民受以作則有因天乘時之稼穡非後世歷家建滿平收星宿五行宜不宜之具文也嗚呼王制之亡也多矣即如歷法豈猶是欽若昊天敬受人時之故道哉吾儒傑者只貪著虛文而歷術歷法全無解者可慨也夫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章

當時權奸目中無君習爲驕泰朝中臣工化之舉不知尊君之禮矣夫子事事盡禮彼自目爲諂然而扶公室抑私門大手段在是矣詳見鄉黨篇 子曰事君盡禮章

季孫氏逐昭公立定公當此時正如漢宣之見霍光芒刺在背時也使事一問心事孔棘夫子告以君使臣以禮則敬大體小可以收忠藎之心朝廷肅飭可以攝權奸之氣具有許大手段正如吾論荀彧若果有扶漢抑曹之志只合如孔子鄉黨部中所以事哀定以事獻帝則滿朝耳目盡知獻帝爲吾君不惟老賊權勢可以漸移他日曹丕簒逆豈能一身爲之哉 定公問君使臣章

關雎註解求后妃非是詳詩經註頭 子曰關雎章

挈門推端木宰予二賢居言語之科乃得傳後世者幸予處處不及端木短喪章最背謬此章甚無學識 哀公問社章

濟苑陳轅落述先正馬鍾陽解成事指觀齊社遂事指與三家盟於社既往指宅社言實宰我君既問社現成事你何不說遂事你何不諫殷人所以喪其社你何不咎而妄對乃爲乎勝註 子聞之曰節

夫子爲東周便是要奉哀定作齊桓惜巢無承接二帝三王稱霸業福氣不能專任孔子事以仲父第一著會夾谷可以霸突爲女樂壞第二著討陳恒可以霸突爲三家縛終是凡夫骨頭無豪傑魄氣删修一部春秋正照管子一番作用改林成章爲待時致用之譜也試看說到喪吾夫子便口角歡蔣下器小二字惜之也非輕之也若非或人兩問奢僭二事夫子固嘗恕之曰賢大夫也而

繼爲上不銖銖刻責作罪案也孔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誰氏之言乎老孟救時之言誤死宋人矣明儒云以富强爲仁義少有知覺惜亦未能改宋家老儒故輒也（子曰管仲之器小哉章）

少弟利問三歸予曰註見說苑未詳其義馮氏謂歸民之左右中金氏謂用三歸法築方臺人多從之余過東阿見其遺跡蓋三皐當是三臺也古字與山歸通用近是或臆度天下人君歸者宴上臺人臣歸者宴右臺士民歸者宴左臺吾見一解曰築臺三層人民歸諸侯歸四夷歸故曰三歸與我先生解相近（或曰管仲儉乎節）

讀此章使我神魄飛越漢宋諸儒專就一派講讀註作之學使禮樂淪湮眞堪遺恨千古我輩從何處尋四如字滋味（一盡其師章）

好个封人眞是巨眼千載而下令人愛敬一見便是一家人話頭（儀封人請見章）

四書正誤　卷三　七　四存學會校刊

註前說爲正後或曰一段是朱子認理不眞處凖人之生原以爲君相爲天之木鐸以孔子之周遊刪述爲大用聖人不惟聖心戚天心亦戚　喪謂失位禮蓋曰喪位便當速貧凡事儉約不可猶行富貴態（批儀封人請見章）

若以善爲美之實則韶之美盡其實武之美未盡其實恐無此解予謂韶有韶之實武有武之實美只是聲容之盛善畢竟是溫厚和平意未盡善畢竟是發揚蹈厲意（批子謂韶註者美之實句誤）

士保問使武王生揖讓之世其樂如舜之盡善否子曰只敬功象功處顏善耳反之之德亦自有發揚蹈厲意（子謂韶章）

里仁

好仁惡不仁便是用力於仁眞好仁者必無以尚眞惡不仁者必其爲皆仁不使不仁加身人人具有此力只不用耳有能一日二句正夫子取人心力鼓動

一番與一日克復天下歸仁同一機法蓋有之矣二句似是寬了人一層卻是更緊人一捆朱註說似項人又似三項人不惟失夫子意思亦不似夫子口氣剛峯說朱子割裂經書指此類乎（子曰我未見好仁者章）

其爲仁矣有力斷語註故其所以爲仁者是作上下句過文非是（批好仁者註故其所以句此章夫子全因人見過便輕人者發至後世人情更甚不知過中虧苦了多少忠臣孝子埋沒了多少奇閫豪傑人但見做差便打入小人幾去夫子分出閒黨便是出脫君子所以下面只說知仁若謂彼小人心事俱差的不用說君子遭際艱危或曲全君父看他做差處有幾許苦哀幾許忠愛斯知他仁矣尹註非是（子曰人之過也章）

道卽率性之謂是人之所以生了悟的此道便完卻了此生長壽的百年千載夭折的一時亦千載註道者事物當然之理何曾千里（子曰朝聞道章）

四書正誤　卷三　八　四存學會校刊

世間人只爲溫飽二字耽閣了多少英雄埋沒了多少人品夫子就此地指與他一塲直令齊梁子弟肥馬輕裘者無立身處衣敝縕袍不恥只是志好（子曰士志於道章）

適往也讀如字猶云無做去意亦無不做去意只義上取齊註改丁愿反與孟子人不足與適改作謫同病何其敢妄改聖賢書也病根只是愚（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章）

君子小人四書中多有就位言者亦有德位兼言者非盡以善爲君子惡爲小人也如此章便是德位兼言懷德懷刑是做聖賢底常情亦是做大人底常情懷土懷惠是做不得底常情亦是做百賢底常情懷只是著之胸中思念不忘之意人曾愛我以義謂之德人曾恤我以財謂之惠若如註說不惟解惠爲利不通將一懷字解四樣存也溺也畏也貪也然則亦可謂貪刑乎亦可謂畏惠乎其無理可笑更甚于爲仁誤二已論政誤二倍矣

懷刑亦不是專說刑犯刑先曾經過底刑亦終身拳拳不忘如元十一歲時便受吳先師三十朴今三十餘年感惕未敢忘也管夷吾不敢忘檻車亦一端也

君子念念進道修德小人念念求田問舍亦通（君子懷德章）

妄謂放當遏去聲貪利之人肆然無忌縱其心以圖且便毫不恤乎人恣其計以營自利全不覺其害夫子箴以多怨二字以見快乎一己之欲必傷乎衆人之心雖獲一時眼前之利實伏日後不可測之災正就其肆貪之心頂門一鍼使他少有顧忌便不至放於利矣（放於利而行章）

朱註之一理渾然曾子有見難言故借盡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程註之與違道不遠異及曾子告門人亦猶夫子告曾子文雖不同而其意皆謂忠恕還不是一貫也是曾子見爲而已矣者程朱見爲未已也是曾子止於至善程朱未知止也故曰道之不行知者過之也

孔子之一貫天下歸仁焉故曰忠恕而已矣宋儒之一貫理一而分殊故曰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著借以著明之借之云者言非一貫本旨也嗟乎程朱所見者與孔門果同焉否耶（子曰參乎章）

公冶長

縲（依註當讀累紲（讀曰謝）

世傳公冶子通鳥語未知果否但食羊事予斷以爲好事者爲之也天地間豈有無主之羊哉一旦聽鳥語取人虎餘之羊食之長其喪心乎至於大勝齊人於汶澤之間爲君圍以大夫力辭不受庶其以鳥語得官又何廉介有志與食羊之切心相天淵也吾恐吾子稱可妻之人必不如是其貪食不義又爲情釣名也世廟述爲美談里塾教師輒作事實授弟子公冶子久已被誤矣（子謂公冶長節）

聖門三千人顏子卒後當以宓子爲第一人吾子亟稱君子者未見其二即其治邑曰借乎不齊之所治者邑也對哀公直許爲霸王之佐聖門亦未見其二治民使之開行若有嚴刑其唐虞乎漢宋儒誤認刪述爲聖故推有其述者乃傳以夫子所許之君子不比于四配且世之列十哲者亦不與焉亦異乎聖人之取人矣（子謂子賤章）

與上章雖相連然既隔〇未必果一時事朱子集註稍非正指者便置〇外恐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一段尚當〇外（子貢問曰賜也何如章）

吾斯之未能信猶言我這裏學得未成尚自信不過如何出的仕解得此意則朱程等註俱千里矣

家語指其所抱之書而言亦儒漢儒以己意插入（子使漆雕開仕章）

慎道之不行作浮海之想此夫子無聊之極思揣得子路追隨周遊見所入不合必有憤恨決裂意覩厄于陳蔡獨出愠見語可見故特許從行實點化之也

子路果喜夫子曰由也果決得去更勝於我但無處取許多材木作桴耳訓材借用裁恐費解（子曰道不行章）

註中鏡乃盛牆之器人多誤爲彩畫何也（管仲之器章）

端木子此言不知在未聞性道未聞一貫未聞恕乎之前後若在未聞之前固自許太過若既聞之後則功力必尚欠缺未做到而冒認是冒認則必自足廢功力不加矣以視既見卓爾而終不伐善之顏既唯一貫而猶三省不忠不信不習之曾有間矣此所以終遜二子也況不肖末及端木子之分寧能無愧乎能無勉乎（子貢曰我不欲章）

文章當是詩書禮樂等夫子常以教人者註德之見乎外威儀文辭恐尚未確識者詳之（子貢曰夫子之文章）

朱先生門下想皆顏曾乎即皆顏曾能必皆自幼便顏曾乎何開口輒言性道

乎又何論解至此全不悔過改圖乎其註解經書之功不啻其驅亂聖學之罪論講之弊與晉人之清談同譏流而爲浮文謏世生民之禍先生不得不分其責（夫子之文章）

龜爲靈物古人假之以卜吉凶者與蓍草同蓍植龜也龜動蓍也假以卜吉凶耳吉凶固非龜蓍所得司也鬼神即能司禍福守道君子尚以吉爲福惡爲禍而不之媚況龜一物類乎山藻之奉又詎祀爰居之愚歟矣是譏他媚物若神便爲不明朱註不務民義而謂竟鬼神不惟無涉假與文仲同一見矣（子曰臧文仲居蔡章）

爾儼講未知焉得仁曰但有一分勉强便不是仁予曰誤矣必安於天理而後爲仁是誠者仁而誠之者非仁矣一日勉强向天理上便是一日之仁終身勉强向天理上便是終身之仁孟子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豈必安乎（子張問曰令尹子文章）

武子當邦有道之智自當就立朝議政事君持身上說夫子必有所見未可以

書籍無明文而妄爲測度也朱子竟以無事可見爲智之可及强解可笑新安陳氏又附會行所無事上講是必欲儆孔就朱也噫（子曰寧武子章）

程註解愚字與○內不同尤不肯當年（批其愚不可及也註）

雍也章註稱仲弓簡重仲弓問子桑伯子夫子亦許其可也簡易亦云簡則易能盜猖者多不喜做事多簡樸簡略竊思夫子之思小子是思狂與簡都已成章即必也狂猖之意

朱先生自十餘歲便欲傳道後世註中下始欲二字時何不憬然自恨立志之誤學術之失乎噫（子在陳曰章）

講此章畢謂爾儼曰聖人隱惡揚善吾嘗稱陶淵明詩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醇極得孔子救世苦心此與居蔡以防不與柳下惠立等爲何發人私隱俾無遁情乎儼對不解予曰聖人愛世成人美不成人惡若欺世盜名所謂鄉原類

同吾道對頭也聖人用深惡之微生高文仲武仲皆當時享大名欺過世的人聖人必指出其眞象與人看（孰謂微生高章）

按左邱明程子謂之聞人朱子遵鄧氏以爲魯左邱而名明非傳春秋者故註比之老彭以爲孔子之前章然吾聞魯哀公欲召孔子將謀之三家左邱明與聞其事有與羊謀羔狐謀裘之謏然則左邱明固即魯史官傳春秋之人而與孔子同時者姑存此備參（巧言令色足恭章）

竊菩雞焉絡頭也靳音的馬韁也（子路曰願聞子之志註）

壬申二月講此二章謂爾儼曰聖人書理無論其多只能實做悔過好學兩者終身不懈便到聖人地位吾儕功夫不外改過遷善訟過便是改過好學便是遷善（子曰已矣乎章）

雍也

許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正如自言從心不踰其相契之深眞如一人矣故其卒也哭曰天喪予

七十子日至月至身分久不明於乾坤中矣予嘗體察其深淺一日十二時但有一刻一分不純天理便非日至矣一月三十日三百六十時中但有一刻一分不純天理便不得謂之月至矣後世莫道三月月至者不得見但有日至之賢人將推爲聖人矣故孔子卒嘉賢便推有子爲聖孟賢卒西河之上便推卜子爲聖不可見乎元又嘗返已自勘只刻至分至或可自信時至未能也況日至乎宋儒乃敢以比明叔之信禪讓矣（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章）

今山東有賈縣晉廢朱子南人不知而晉秘天下從之誤矣此章書法全在一使字季氏不知聘賢之禮直遣人呼使爲之宰閔子不屈力辭之後季氏悟其失以禮相招閔子卻臣之矣家語閔子騫爲費宰問政可據朱程註皆夢語

程謝諸人之論如此矣不知閔子後來卻與季氏爲了幸此特記其初時事耳大抵古人時勢不可以後日揣度而論且當日桓康之流皆能禮賢好士一時僭越之傑也使宋遇之恐不能自全觀他山文定可見（季氏使閔子騫章）

尋常之方在博文約禮後世博非其博約非其約而曰我之藥即孔顏之藥我之尋即顏子之所以尋也或諸先生當自信之而吾不敢信也（子曰賢哉回也章）

君子之儒其務者實其循者理其規模大其器量全大學首章是也小人反是宋儒惟辨之於入已義利之間抑知爲已循義而不能明親至善位育兼成亦小人儒乎是不待也宋儒正孔門所謂小人儒故其立言皆爲不覺皆爲自己地脚註末四句乃正解（子謂子夏曰章）

說者曰圈勿作杵看來似古字通用（人之生也章）

予講此章以君臣父子等解民彝以宗廟社稷等解敬遠一時驚笑後見癸丑默元韓元少與予同乃服予解先難後獲以克復利濟兼心德愛理說雖元少亦不同矣

夫子告樊遲不曰人之義而曰務民之義正是就君道論知仁藥遲頊小之病其實正與宋儒不學爲君相之學對症藥藥也晦菴見藥不受反要改作人字失夫子意矣

先難而後獲猶言先憂而後樂也復性濟世皆然朱子先其後其仁者之心三語已糢糊程子不計所獲更不通（樊遲問知章）

括字貫（批知者樂水動而不括句）

由此章觀之則夫子之所謂治平強盛與後世之所謂平治平強盛蓋天淵也（子曰齊一變章）

大約皆是古人爲學爲治譜也漢宋儒專以說講著述爲學自幼少歷壯老極

一生心力爲之故發明確透者亦多然路徑不同下手亦異凡遇著實用功處便含糊脫略過去或說向精微遠大處更無親切開豁語他書類然此章與立達節更甚渠滿眼只看得幾册文字是文然則虞夏以前大聖賢皆鄒陋無學矣解博學用于文無不考五字蔽哉夫文不獨詩書六藝凡威儀辭說兵農水火錢穀工虞可以藻彩吾身翻被乾坤者皆文也故孔子贊堯曰煥乎其有文章周公作誥曰經緯天地曰文道德博聞曰文君子無方以學之則事物洞達措辦有方然材料之聚集雖廣恐未必一歸於性情之上條理於國家之間故又必約之以經曲範圍之道儀文度數之節使吾身之動止進退國家之宗廟會同皆有規矩繩墨之可循雖未必德即進於中和功即臻於位育亦可以弗畔於道矣（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章）

這立字便是可與立立於禮忠所以立等立字凡在下而立心立身立家立業

在上而立政立功立位立社稷立國邑皆是我欲成立誰不想成立便推欲立之心去立人這達字便是在家必達在邦必達賜也達不成章不達達道達德達尊等達字我欲通達誰不想通達便推欲達之心去達人這一欲字把千古帝王百代聖賢恐夫愚婦心事都通同無隔這立達二字把帝典王道子百事功千百政務聖人一貫成已成物千百作用都統括無遺晦菴好註而到此立達二字片言不加其禪學去此遠也强訓亦不切夫仁者節

看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田學校等布置則博施濟衆聖人之功用與廣博施濟衆亦由此而進二句不攻自破矣號近取譬節

述而

丙子七月十日卯坐漳南書院南齋思歲已秋矣而吾學無成熟之時眞愧天哉適白宗伊問述而章爲講之思宋人正是作而不述正不信古人而好之也

信堯舜之三事六府則好正德好利用好厚生好六府而和之修之之不暇焉有許多功夫玩弄鏡花水月之禪宗著輯語錄許多閒話而不窮比於我老伊我老姚也信周孔之三物四教則好六德好六行好六藝好文行忠信學而時習之之不暇焉有許多功夫講論性與天道畫圖著錄訓詁章句而不窮比於我老姬我老孔也子曰述而章

夫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可謂二帝之肖子昭代之功臣若反謂之功倍于作者夫子之心傷矣若即以其不得已之刪修謂之功倍夫子之心益傷矣批述而章

予之正誤也只偶舉大端耳其實朱註之支離妄謬不可勝指如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成其話三者實非聖人不能默而識即無言而四時行百物生也學不厭即乾乾不息也誨不倦萬物一體也子貢明言既聖朱子未見乎子曰默而識之章

學之不講句是後世講學諸先生誤認以自欺欺世把病也不知分曉早在學之二字古人學總樂射御兵農水火等事又從而講之則所學益明而致力不誤今全不學一事而以誦讀爲學以能講其所讀者爲明道爲大儒是吾憂也子曰德之不修章

朱註至其老而不能行則無復是心程註及其老則志慮衰而不可有爲竊謂二字皆不知聖人亦皆不解此章書義何也二字先爲俗語夢是心頭想一語所啟故有此解不知吾之一字夫子是道統之身非但氣血之身是悲道無可行之兆非唉老也周公之夢兆應在攝行相事三月之大治後不復夢是道無行兆看甚麼不復口氣正是有是心正是要有爲子曰甚矣章

吾凡與朱陸兩派講學先生言周公孔子三物之道即言以六藝入手再無不舉此章游藝作辯柄者果亦不是果志道據德依仁了方學藝只藝學是實下

手功夫渠不肯落袖手高談空架做此下學事且以道德仁可以念頭口筆頭熱混者自己塗抹並與朋友弟子交相塗抹耳吾謂之曰古聖人之爲教也六歲便教之數與方名七歲便教別八歲便教讓九歲教數日十歲學書計幼儀十有三歲學樂舞學射御二十學禮又曰博學兵農水火工虞無不學矣明載內則是志道之初已精藝學夫子正恐德立仁熟之後便視藝爲粗迹不復理料故又說箇游於藝意如游玩景致不大費力耳三物之學貫始徹終不相離者也子曰志道章

十脡爲束禮至薄之解最可笑朱子不曾見豬乎十脡半豬矣何至薄之有且自行束脩四字口吻全不似當是望人自行約束脩飭以求上進之意

又見古周膏太王之遷岐也爾人束脩以從者三千人是各備十脡脯以從乎子曰自行束脩章

玩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可見夫子平日嘗歌又觀禮云里有喪君子不巷歌可見里無喪君子亦歌于街巷後儒莫道無作用氣象亦成木偶矣直可嘆（子哭則不歌）

為論諸賢善觀聖人事無巨細無不備狀眞有功於我輩萬世後學也此處記夫子愼戰必夫子亦嘗臨陣又證之夫子自言我戰則克是吾夫子不惟戰且善戰明矣至孟子傳道已似少差流至漢宋儒峨冠博帶袖手空談習成婦人女子態尙是孔門之儒乎熟視後世書生豈惟太息眞堪痛哭矣（子之所慎章）

過二千年而夫子聞韶猶移情如此如身躋廣庭親奏舜樂者音器存也吾輩空抱腕矣通天之罪漢宋儒當與祖龍分受之（子在齊聞韶章）

五十學易自當主大衍說竟撰作卒矣甚學易自是謹於神謀以卜取義以爻處身所謂君子時中也若如後世讀講而已爲學雖百倍其功烏能窺人一過

哉（子曰加我數年章）

上文云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矣何必又贅皆雅言一句乎記者正恐人呆認孔子如後世經生樣故複此一句猶言郤都是常常語謂不拘稱引不稱引皆此義耳

詩書之理原執不得執則害事禮則一定制度確乎規矩必要執定不執則失矣僕一生魄力在此一字但恐年衰氣惰方望朋友匡扶耳註非徒誦說而已將詩書便論說而已乎

程註既知性道不可得聞而一派皆好言性道何也元故曰宋儒是主意差說不是處無用是處亦無用（子所雅言章）

註中純亦不已之妙數句與識註不自矛盾乎（世次安千曰註）

壬申二月二十九日令修已過查諸解皆云學文以明理也次晨問之曰知使汝檢解意乎文之一字孔子以前未誤堯之文章文王之文孔子在益之文是經書文字乎認文作經書文字誤自漢宋耳予章孔子立教先以文即禮樂射御等宗周公之六藝也次以行即孝友婣睦等宗周公之六行也終以忠信即智仁聖義等宗周公之六德也爾儕侍門弟子入則孝章先行後文此處先文後行何也予曰入孝章是主弟子說童子尙未能料理禮樂諸事故且先孝弟等此則記夫子立教規條六德是成德事急難作成六行是施爲處急難如法先之以六藝則所以爲六行之材具六德之妙用藝精則行實行實則德成矣臨城喬百一言實行敎而性命自在其中又云性無證力處眞有見於此也然皆一串事皆一漸做出事（子以四教章）

釣弋小事耳亦足見吾輩人只是箇中世人慘殺貪取草芥物命非也佛氏大言慈悲一生不殺亦非也天地間大義以賤奉貴以蓋養惡宜也若充釋氏之

意五殺亦性命也將人物亦不食乎是絕類矣　先王蒐狩亦是不得不借禽獸蠢類以習強敎人衛人之事（子釣章）

聖人當日說話耳朱子每以文人眼去看經書恁放顚倒墜改可謂胆大自用矣試觀此節口吻鬚眉在目何勞更動（子曰儉其過也節）

修已問仁是心之德一欲便在心裏是否予曰祇爲程朱如彼看仁人皆如彼看至予則見心也身也一也汝欲孝斯孝至矣汝欲弟斯弟至矣是心乎身乎（子曰仁遠乎哉章）

泰伯

註引春秋傳予謂傳必因詩經曰自太王實始翦商二語附會一段事耳古公當武丁中興之後商道方盛而爲狄人摧殘播遷岐州伏棧復穴草次荒創艱難困苦之時而妄思翦商不惟不仁不義亦幾痴狂喪心矣夫實始翦商言太

王遷岐國始漸大卒成王業即所謂牢基王迹是也或曰漢高遊咸陽身無寸土見秦帝出奚曰大丈夫當如此英雄之志固不可測予以爲太王即有此心亦不過家人父子間一容談耳固無覬商實事泰伯不從商甚兒其父戀容一言伯遠竟以商爲可四逃之荊蠻以讓商伯其疑兒乎堂堂商世百餘年無志三四世方屬周以全無形影無端倪之事稱以天下讓商歸以至德又不一而已且曰三以讓孔子其論語乎此斷主讓弟無疑人但知遵父命讓國事同伯夷我夫子仰見伯當日之德合覩後來武王之事以爲伯若不讓弟則有天下者必伯矣人之可得而稱者但謂以國讓弟而已豈知卻以天下讓弟讓姪孫哉其一讓國民得而稱也其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也德至無得而稱眞至德哉非吾夫子孰能知之深而信之眞也（子曰泰伯章）

學人說話門人記之一時何妨三兩段一事何妨三兩次此章之妄合妄分盡

賤章之子曰孟子歎主子章之孟子曰皆詫衛文只因宋人以自己著作文字之見去律聖賢言語故也至以慎終追遠相類竟加書上所無而作曾子語益愚妄可笑矣（曾子曰節　子貢節）

捷武伯子也其家三世親就聖賢亦足多矣（孟敬子問之節）

甲子三月三日講此章謂顏士侯曰爲學要知時如此章當知春秋時聖賢未晦天下學者朝中百官都能料理兵農禮樂等事執政但能持得大體凡事自公敬子必好脣脣小故曾子告以持己臨人之要如孔門三千人都已六藝習慣兵農素嫻故夫子點化他說君子多乎哉若如今日聖道無法掃地無存學者方且不知籩豆爲何物豈可仍如此說

平生最厭宋儒於聖賢書中所無添油已意惟至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顚沛之違二語大喜

遠如遠庖廚之遠遠之也近如近之則不孫之近近之也斯遠所近有以夫有力量（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節）

孔子不可及突只理會此章與孟子以齊王猶反手曾孟本領爲何如而後世無用腐儒其可假託冒認道學二字哉（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章）

興嘗有資於詩立嘗有資於禮成嘗有資於樂非必自詩而得興自禮而得立自樂而得成也若然則堯舜以前無興立成之學德突註三嘗必於此而得之不亦疑乎況夫子之時所謂詩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用之朝廟無地不歌無人不歌其中美刺歌之聽之皆足激發善念所謂禮樂者上自朝廷下達里巷少自孩童長及壯老無人不習學無時不行用其經曲進退聲容舞奏皆足以固人身心化人性情今宋元明之儒舉先王之迹一舉而盡空之將所謂詩禮樂者塞天下而歸之讀講著作如是而思興立成也眞有甚於緣木求魚突嗚

呼傷哉今日之災方烈而未有極也嗚呼懼哉

凡古人所謂道所謂學者後世廢失殆盡凡漢儒與老釋所謂道所謂學者後世家知人習果有眞志繩二千年墮緒而爲二帝三王周公孔子之學明二帝三王周公孔子之道必於後世之學道惡如淫聲惡色除如莠草荊棘而實學古人之學求古人之道乃可曰道學先王乃可上溯古人而使之點頭乃可下議漢儒闢老釋而使之垂首若夫論古人之道之學而徒多一歎羨問其身之學教殊不見古人之事之功也取後世之道之學而敢肆一彈駁問其身之學教仍不外後世之事之功也道云乎哉學云乎哉故吾于有宋道學先生不能無惑而不暇深責之也僕於老釋雖惡除殆盡而漢儒之弊未盡脫二帝三王周公孔子之道之學毫髮未有著落也烏免於後世之予哀也哉（子曰興於詩章）

民可使由說見存學編（子曰民可使由章）

郤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且多子曰如有周公章

嘗與法乾論此章之理最難者因古人之學都是做禮樂射御功夫到三年之久便成許多經濟本領鮮有不欲食其報者若後世之學雖終身不至穀亦易事

三年學便是自已不干祿人見他禮樂兵農成箇片段亦必選舉而至於穀矣不至於穀者不惟純心向道又必有許多韜晦修爲眞所謂默識之學不顯之於德故不易得也子曰三年學章

篤信而不好學是好古而不敏求雖信之篤終無實得於身從何得受作用處也註所謂或非其正畢究之謂學明理話頭子曰篤信好學章

有道是天下知重我道無道是天下不知重我道舊解有道爲治平之時或明良之時無道爲離亂之世或驕謔之時不知夏桀荼毒方烈殷紂虐政方張之

際但有三使弊聘之湯後車載我之文伊姜便見炎光武中興二十八賢棄征祇不知父事兄事師事一定要麼以爵抑以臣子陵便隱矣邦有道無道一例看危邦不入節

不任其事是程子特見若吾儕隱居求志凡兵農禮樂爲君爲相爲百職職掌機宜那一件不去理會觀大學及知爾何以忠所以立等章自明無志小儒章句禪寂之士不得假此以文其陋子曰不在其位章

個從閒人言其才無過人處納言庸衆當訓無能悾悾從空心言其心中空空一無所見當訓無知註似誤故梅氏字彙於侗依朱註解無知又人未成器言無能也於悾悾則直解無知亦不依註矣子曰侗而不愿章

吾輩能認取煥乎之文章是甚物事是甚光景則不惟八股帖括八大家古文非文雖四書五經亦止記此文章之册箱並不可言文矣煥乎文章

魏徐幹齊都賦彫琢有章灼爛明煥生民以來非吾所見煥乎文章節

或問以人臣而有君二分之天下尚謂至德乎以紂之凶暴肯聽其有二而不妒怒爭奪乎予曰初時怒一言而囚之羑里七年紂豈不妒怒之人但釋囚後感其天王聖明之心洛西之獻信其無他假之九錫使之征叛伐暴文王又命歸已六州奉王命供賦如常紂又日日昏醉酒色中亦不覺其失二矣文王之廣大包括曲全善處亦可想見然亦就其可取不取謂之至德耳必是文王當日還將就曲全得去若到殺叔父奴親臣四海切齒萬民深熱文王豈能已乎觀武王時至勿疑武王曰文考肇將天威大勳未集心事可見非必終不取方是至德三分天下節

此章適宜繪出箇中字則見字字皆中後胡一桂解出箇孝字則又見字字皆孝矣可見舉人言語道理無窮任人會心種種皆出故曰有訓不如無訓有詁不如無詁爾儼問若無註人何由解悾予曰漢宋諸先生只要解悾教人望世亦祇要他解悾故窮一生心力去注疏去集註舉人出只要人習行不要人解悾天下人盡習行全不解悾是道之明於天下也天下人盡解悾全不習行是道之晦於天下也道明於天下堯舜之民不識不知孔門三千徒兼性道不得聞道晦於天下今世家講而人解子曰禹章

子罕

自幼遵註看書爲他印定作三件罕言看過矣忽思利下二與字不可忽是不把利與命攙說不把利與仁攙說爲貪利則不受命爲富則不仁也然謂之罕言者卻亦有時爲貪利者言天命言天理也子罕言章

此章舉世失其本解看來四書中稱述人者惟堯人贊庶著宛然夫子贊堯大哉民無能名口吻夫子聞之不敢當故特爲此言以謝去其稱註中聞人譽已

承之以讓極是但前節不合下一惜字後世學不貴博等俱夢解也（述卷臧人章）

絕者所深惡而痛絕之者也四毋字正是絕字力量意必固我四者生於其心則害德作於其事則害政吾子自治教人皆痛之絕之改毋爲無似非本旨（子絕四章）

禮樂制度謂之道矣先生輩何棄孔門之習行而別有道乎文不墜地乎夫子直以斯文自任決天意之重斯文便決信已之不死正自任自信處而以文爲謙辭又可見朱先生輕道之用處噫豈知離文無道哉（子畏於匡章）

因者已然之辭殆者未然之辭一句中不應矛盾如此況天縱之三字已自極推無外不應又下疑似語予妄謂是將帥之將謂乃天縱之大聖總領羣聖者也孟子中端木子見禮知政一節明明自下此兩字註郤由人妄揣不得也（子貢曰因天縱之節）

此章解者多人禪宗或以空空屬鄙夫予見鄙夫已是指無知之人說了空空句正應無知也猶言吾有知識乎哉我實無知也有如箇無知的鄙夫來舉一事問於我我心裏卻也無個見解空空如也合他一般只其所問之中原有兩端我因其所有叩而竭之人便謂我有知其實原無甚見解

譬如我本無物有人特一袋來討我就他袋中所有用手拍幾下令出來給他去人便當我有東西其實我無有（子曰吾有知乎哉章）

看聖人之心隨觸便動只因是箇活心見可喜便喜可怒便怒推而至於萬應曲當天下歸仁總是個活心宋儒輒言不爲事物所勝以呼人不至聲不加大遠近一般緩走狀德行恐正予所謂禪家死其心也（子見齊衰者章）

此章幸顏子自敘出博文約禮將夫子之道之教與顏子之學前後俱有着落矣不然入宋儒口笔幾何而不滿紙禪宗也（夫子循循然章）

侯註博文勝前朱註文無不考（夫子循循然章）

既知顏子稱聖人最切當聖人教人惟此二事先生輩何不以兵農禮樂等文冠婚喪祭等禮自博白約博人約人也無他文其文禮其禮非孔門之文禮博其博約其約非孔門之博約焉耳何以明之觀莊高堅前後語道體無方體之言博文知古今約禮尊所聞等可知矣（欲罷不能節）

到底是讀書講究上看博文（批欲罷不能節註後我知古今句）

吾聞老友陳藕巷曰爲鮑賢解賈爲商賈之賈昔古非慣似有意味（子貢曰有美玉於斯章）

看聖人於出入死喪最平常事皆看的甚難到的不爲酒困更屬細碎亦覺未有諸已吾輩亦知所用力矣彼仙禪宋儒對此眞是天淵（子曰由則亦公卿章）

三達德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大而謀王定國小而莊農商賈都缺他不得試觀漢高祖張文成便是知不惑蕭文終便是仁不憂韓淮陰便是勇不懼缺一不

成西漢二百年世道後漢昭烈孔明知也蔣費仁關張勇缺一不成鼎足事業遞至百職之居官學者之進德農成佳禾商聚財貨都須一段識見一段包涵一段勇氣方做得去看到學之序句止覺腐氣撲人良由誤傳孔子家法不怪誤看孔子話頭（子曰如有不惑章）

鄉黨

觀孔子之處鄉黨與舜居深山之中一般氣象吾人之居鄉里多少自賢自智不安鄉人本分處卻眞小家孩子勢愧死愧死（孔子於鄉黨節）

看與上大夫言閒閒合前出則事公卿則薛文清之處三楊自是賢者之過（朝與下大夫言節）

踧字彙切同音感北韻切音秀踖字彙資昔音積註切音祭（仗在阼階如也節）

襜蚩占切韶平聲又昌盛切去聲（揖所與立節）

予嘗言鄉黨篇詳記夫子踐禮於為君處只是人臣庭行而降龍伏虎手段便其中只看幾箇色物如足躩如鞠躬如踧踖如便慄動得滿朝臣工共知哀定爲吾君卽三家老奸亦不由漸革非心束手受教顧唯三都突三月神化眞奇異經綸也卻自最平常做出惜乎哀定無甲成福氣女樂一受把擺天事業頓作灰塵突（入公門章）

過位門內屏外當是閎月人君聽政所涖平日則爲虛位（過位節）

予問修己紺何以飾齊服對不知予曰深青陰也揚赤陽也齊以交神取幽明交也緅據考工記五入爲緅以飾練象小祥也又問何不施他處惟以緣領對曰或以統領其服予曰不然人之一身陰氣至頸而還頭爲純陽飾領亦取陰陽交吉凶交之義（君子不以紺緅飾節）

紅紫不以爲褻服蓋禮服或亦有用紅紫處如唐制貴臣制服紫袍注不爲朝

祭服恐未必然（紅紫不以爲褻服節）

去喪無所不佩無故玉不去身觿礪刀錐決拾皆佩則聖人固尚禮文辦百事者也歷代大儒惟我冠博帶靜坐讀講竟若全不見此節與短右袂執御執射諸書亦獨何哉噫吾生實不幸也（去喪無所不佩節）

食取精膾取細飲食之人既專食悅口矯情之士又故尚粗糲而絕精膩不脈二字費出中庸心法記者何善傳聖人也註末二語得之（食不厭精節）

予嘗限酒七年欲不踰三盞量之一字古人想亦有各定限數若惟夫子從心所欲不踰矩然門人見以爲無量不及亂夫子自見則曰不爲酒困何有于我哉飲酒雖庸行小節其義甚精其功甚細亦何事可忽與（內鄉黨節）

沽酒市脯夫子所不食而今丁祭又以摘沽居深可歎矣惟敝邑執事有專釀生尚可謂饋羊一端之存也（沽酒市脯節）

瓜當如字蓋春秋之末士習尚文斷無飲食不祭之禮只是祭成具文不致敬意夫子異人處在齊如不在祭（雖疏食節）

此一舉也遵古禮也妥先靈五祀也盡主道也諸義具有然鄉人久行成套習而不察未必不視爲戲局得朝服一立人將耳目一新先王古制復明其移風易俗大手段具此矣（鄉人儺節）

正席想是正頓之正在家非在君前也而必正君前所立之席其敬君何如也（君賜食節）

聖人見凶服便式見負版便式蓋萬物一體之懷有觸便動故凡見可敬可矜皆變也元小人也無萬物一體意思只妄學孔子眼前小節之一二如見斡起式凶服式冕羔裘玄冠不弔變食遷坐之類每謂友人曰人之不學聖人其弊有二一在窒聖人之大德不敢爲曰此聖人事也非常人所可及一在忽聖人

之小節不屑爲曰聖人不在是也爲之豈便是聖元之愚劣不肖是也大德之高遠雖不能及且學其一二卑近者（見齊衰者節）

此三語正如宋儒所稱如泥聖人光景詩云倚重較分此之謂也

不親指者謂雖有當指示事物亦令案僕從者指示之不親手自失也（車中節）

四書正誤卷三終

四書正誤

博野顏元

論語下

先進

吾友陳翁鑑亭述舊解曰先輩於禮樂一段質樸意思還是無位的野人存著後輩華靡光景都是有位的君子幹的所謂禮失而求諸野也

問修己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夫子何曰不用禮樂怎說如用之對不解予曰是就出身行政用禮樂化民成俗說舉人的所從以挽文勝也至今世禮樂蕩然莫道先進文質得宜之風不可見求如周末文過其質聊存一縷之餼羊何可得乎元與法乾家力行一二禮文粗迹樂遂不可得聞矣傷哉（子曰先進章）

試觀孔門論列人才可以見孔子之教矣亦可以悟吾人之學矣至章句靜坐

之儒與而孔子之道亡矣道德行政事全不可問並言語文學亦只在紙上非復孔門之舊矣

孔子教人各因其材何處不可見但先生輩只教人靜坐讀書不惟孔子之教不可見而天下之材從此皆誤矣（德行章）

孔子於及門不字此處子籲恐誤篇首胡氏據侍側章直稱閔子疑爲閔子門人所記近之

按字彙閔隔也又以計離閔敝人曰行閔蓋他人之孝得父母昆弟稱之也易得人之稱也難閔子之孝外人皆稱之偏父母昆弟不說孝嘗隔於父母昆弟之言甚至人稱孝一家反說不孝以離閒之後感化得一家慈愛人乃不閒於其一家之言矣胡註欠會（子曰孝哉章）

南容先生三復白圭必不止口頭反復誦讀定是實地反復踐履若僕日日三復四箴而終日放廢不見寸進亦何哉

家語載舉賢之事論語載舉賢之言宋儒表章論語以及學庸孟子而獨於家語全不措口非獨重言而輕事也蓋言可糊塗混賴事不可將就冒認若一表章則恐人舉舉賢之事一印證而我不得爲大搖矣五經獨略於禮亦此意（南容三復白圭章）

顏無繇信得夫子愛弟子之深故敢請子車但不知愛之以義爲深非徒厚之也

路之請車正與冉子請粟與五秉一般見解此舉賢分別處賢者凡事有心往厚處作舉人則當厚而厚當薄而薄只平常作去所謂行所無事也（顏路請子之車章）

冉子請粟不如其意輒以己意與之五秉顏路請車不遂其意竟與門人厚舉人亦不能强人必從如此而元望人過甚責人過切宜人之不親就也觸法

乾謂予曰不假卜氏蓋此夫子所以包括三千人也寬裕足容夫子之量大矣哉（門人欲厚葬之章）

孔子奉周公之法以立教冠婚喪祭夙數之矣季路之問事鬼神當必有一種玄密之想非問祭祀意也觀下面問死可知吾夫子以人治人惟日與弟子講習六德六行六藝之不暇何遑及幽冥宋儒拋卻孔門儘業好講許多不可見聞事故朱子贊子路爲切問程子稱夫子爲深告之不知夫子直與截斷正防後世流於荒雜佛老之學也（季路問事鬼神章）

眞大樂令我百世神馳（閔子侍側章）

按路史長府魯國藏甲兵之所也昭公不能忍季氏之强爲長府將以圖之也閔子看透魯國積弱之勢忽伐大奸必成禍故云仍舊貫夫子嘉其識遠中機也公卒居之致禍

言必中不言之人也元之易言他日當國事必不能言之必中魯人爲長府章
禮云君子無故琴瑟不去於側詩云琴瑟在御莫不靜好是琴瑟固人人常習之業家家常設之器也僕僅得從吾友張西白學其琴其他人則十百不能且終身不見矣至於瑟則僕從聖廟絲竹堂上谷郡庠僅再見他人則千萬不見且舉世無得矣只因世有著書靜坐之道學八股策論之賢士而孔門之業盡亡矣求如仲先生之瑟烏可得哉此吾於宋儒獨推胡文昭明儒獨推韓苑洛也子曰由之瑟章

當云才氣高廣之過與篤信謹守之不及其失中一也賢智愚不肖五字似不穩子曰及猶不過節

當於周公言恐其當過魯國耳有大功位冢宰似不穩季氏富於周公節

非吾徒深罪之之辭使小子鳴鼓而攻所以明證其罪那有許多婉轉子曰非吾徒也

節

王法乾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二句一氣提出箇善人來註雖不必踐舊迹而自不爲惡多轉了予曰昨言時習便悅朋來便樂昨宵習禮悅否樂否不知童蒙曉何理得於心曉何以善及人信從者衆說樂將獨在吾輩乎總之程朱二先生未曾嘗此滋味也故經盡不勞訓註

明明踐迹是入室的眞路頭眞步法先生輩何不向周公孔子三物上著腳乎讀講主踐迹獨不思如何是迹如是何踐乎子張問善人之道章

修已問有父兄在室命而行似窄解家謂有父兄家法子弟不得輒自行已意即行後或致譴責不悅烏得不審慎度量烏得不禁忌畏讓烏得不默藏待機而可斯行乎敢斯行乎予曰此意俱有子路問聞斯行諸章

賊夫人之子蓋謂道未明德未立如漆雕子所謂吾斯未能信者遂使臨民必有白諲諲人處非謂必使之先讀書也而子路云云直似佞突註不斥其非而特惡其佞最得圈外范氏註讀而知之何可以不讀書正後人之見失孔子之旨不知其使爲宰賊夫人之子何必讀書然後爲學一論更賊萬世夫人之子也子路使子羔章

一說三以字俱作用字解如云用我則有一日之長於爾輩老不堪用了不我用了也罷如今只望爾輩行吾道了居則曰云云則何以正應上兩以字也子曰以吾一日二節

看他一句緊似一句一層難似一層如何料理眞大手段大經綸夫子只是哂其不讓謂固不曾說他不能後世儒者全無分毫本領對此章能無汗顏子路率爾節

予少孫重光謂可使民有勇能攻戰且知方略亦通可使有勇二句

孔門上繼堯舜文武周公之學原以協和萬邦致君堯舜爲本等事故師弟同坐便籌應知之具由求赤各呈本領眞足定一代之太平成庶庶之事業但世降運否知已安在只空令人扼腕被曾點冷眼看破兵農禮樂都無安頓處倒不如隨時隨分耍樂耍樂卻可自得自遂將夫子一種濟世熱腸殊覺掃興故喟然發歎而與之吾友剛主李氏曰若如世儒之解便當欣然作喜豈可喟然發歎知言哉理會到此宋人無舍已爲人事爲之末等俱夢語矣點爾何如節

此下皆夫子之言猶言我之所由爲他志爲國而言不讓讓也你看求獨非爲國也與安見他六七十里五六十里不是國只言辭之讓讓耳你看赤獨非爲國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亦其言辭之讓讓耳由言志少此意故哂之是申明一番宋人微問微答殊似不通且已明言其言不讓曾點又何疑曰爲國以禮三節

程子此段最好 嘆赤註程子曰首段 孔子夢寐中常欲得國而治之豈有不取三子且此時師弟團坐如或知爾何以一問原是商確治國宋儒既失孔子正業又好牽聖賢來就己意且亦不看此章書全從應知一問發也 嘆赤註程子曰二三段

顏淵

按克古訓能也勝也未聞克去之解己古訓身也人之對也未聞己私之解蓋宋儒以氣質爲有惡故視己爲私欲而曰克盡曰勝私不惟自己之耳目口體不可言去言勝理有不通且明與下文由己相戾文辭亦悖矣夫子若曰能將自己一身都反還乎天則之正便爲仁若一日能使自己反還天則則全其本來性量自然萬物皆備而天下皆歸吾仁中矣爲仁全由這箇已而由人乎哉顏子請問其目夫子又嘗之曰凡非禮之色便要自己目作主莫去視則所視者必在乎禮而已之目復乎禮矣凡非禮之聲便要自己耳作主莫去聽則所

聽必在乎禮而已之耳復乎禮矣凡非禮之辭便要自己口作主莫去言則所言必在乎禮而已之口復乎禮矣凡非禮之念非禮之事便要自己身心作主莫去動念動行則所動必在乎禮而已之身心皆復乎禮矣耳目口體發皆中節一如乎未發之天則天下之大本達道俱足於此正所謂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者也天下歸仁又何疑焉與其仁稱其仁之說殊俗諺不穩虛誕不實當非吾夫子本意或曰勝己者使己常勝也己常勝於外物以復天理之正則爲仁與下由己四勿前後貫徹其解亦通 顏四問仁章

程子他處以惡字歸氣質之偏四箴中卻拈出蔽誘習三字精確無弊予每愛而日三復之 顏淵曰註程子四箴

前解僅異宋人耳禮字終作理天下歸仁終糢糊至乙亥子月初七夜思能使自己復了先王三千三百之禮便爲仁豈止自己爲仁一日克己復禮且天下歸仁焉所謂其身正天下歸之也所謂明明德於天下也所謂王天下有三重其寡過也又思當與爲邦章參看服周之冕非禮勿視也放鄭聲非禮勿聽也遠佞人非禮勿言也行夏時乘殷輅非禮勿動也樂則韶舞兼非禮勿視聽也 顏四問仁章

說箇復禮便說天下歸仁說箇敬恕便說邦家無怨說箇恭寬信敏惠便說不侮得衆等所謂體用一源合外內之道也靜言一思愧汗幾許 仲弓問仁章

宋家諸先生學術既失孔門之旨流爲訓詁訓詁又好插入己意添書中所無使聖賢書都就自己學術如此章何曾有存心意總在爲之難一句討仁人真精神蓋人之尚口者只因不爲耳人之易言躁言只因爲之不難耳恥躬不逮則自言之不出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此難字即先難難字所謂力行近乎仁也敏而愼也言訒是爲仁工夫爲之難是訒言工夫註心常存故事不

苟是上面又添出一所將終日乾乾行事也反覆道也許多著手著力身世實做的工夫收向虛中一點非禪而何其失與孟子登東山章前不看澜字後不看成章添入箇有本同 司馬牛問仁章

爾儼問解家末句有勉之感動其兄弟意何如曰此書生說體而話的兄解意謂四海之人皆可作兄弟乃親兄弟不可感動乎便是朱註不以辭害意胡註意四語滑皆此意也不知子牛開口便說亡子夏開口便下死生句蓋其兄弟頑惡不變大家俱知突故只合教之安命只合教之廣交更不言感化然此書之不如書生意不在文也卜先生廣交晦次早與宋儒冰炭突嗟乎卜之謹守而胸襟如此孔門所尚不可想乎 後見又別 司馬牛憂曰章

民信之突是說這民要把信實教他如富之教之之類突字是對上兩足字而歸重口氣猶言爲政之道食要足兵要足至於民則更要信實之突若作民信

服於我不離叛解則於民無信不立不須故朱註前後相左解末句費許多力終不似也說約劉上王雖文人亦已見及此但其說未大暢故予申言之

修己問古者田賦出兵兵即民也往那裏去予曰兵者車旅中皆戈矛之屬也非指兵卒故註云武備修（子貢問政章）

子貢之言與夫子文質彬彬章同旨朱先生便生駁議何也（棘子成曰章）

魯之貧以三家三分公室而致也三家之敢於三分公室以魯廢周公之制不恤其民百姓不附而致也故勉之行徹則經界正穀祿平百度舉百姓皆知吾君修先王之政以自強隣國之民方且襁負其子而至如滕文公行井田而自宋自楚者來皆願爲氓況本國之民有不親其上者乎此時三家自當畏服而歸田祿於公室上下均矣均無貧孔子强公抑私大手段隱而未發者也是徹行而百姓足三家亦不敢與君以不足矣即世積跋扈不肯悔禍而恃强侮君

不惟公之民知親上死長以衛上將三家所嘉侵奪之邑人亦必不從之矣觀陽虎公山屢欲滅私附公不可見乎君孰與不足惟其不從有子之策不行徹而使百姓不足是以主勢益孤三家益肆陵逼固不與君以足矣即在朝羣臣亦望風而靡不惟通國八九之臣民盡屬私當將三家僅存之一二亦不知君爲我君矣是以章如逐昭之故事又及哀公之身而見之君孰與足有子之言驗如操券宰貢之評課遠見何迂之有但三家之耳目盈朝有子不便洞悉公又不可白對秘宰使之痛陳利害朱楊註中糢糊未抉大義是以畧開其旨（哀公問於有若曰章）

我輩皆當自勘（子曰是知也節）

元晉以此自勘質直何頗自信一一分察言觀色慮下人毫髮未能眞堪愧死（夫子也者節）

古者不惟無帖括八大家等文並無漢宋注疏章句語錄之文文詩書六藝耳詩書亦只是三物之講其會友時同學共習禮樂淑善多益人性情化人邪僻處皆輔仁事也講學明道之註反蠹語多矣（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章）

子路

元晉理會此事甚難禰瞞罪人之子而實靈公嫡孫也羣臣立之無妨但禰瞞既來則必須奉迎更無別說瞞即有罪他人可討而衛不得討也猶之南子淫行人人可誅而禰瞞不得誅也今竟以祖爲禰以父爲賊名不正甚矣儻出公虛心委政於吾子吾子必至誠惻怛力陳天性勸之改過奉迎自縛請罪及瞞之既入吾子又必至誠惻怛力陳輒偶爲羣臣所誤拒父非其本心求瞞赦其罪立爲世子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衛之名正矣若如胡氏之言則父終不父子終不子且問用夫子者誰乎輒用夫子則夫子之君也夫子告於天王數其

君之罪而廢之出公何樂而有聖人爲之臣也不唯夫子已先不臣而勢亦有所必不可行也胡氏之言是周王待子爲政非衛君待子爲政也其迂疏不切情事昏悖不察倫理可笑甚矣朱子取附于此蓋同一無識而天下同聲稱爲大手段異哉（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章）

壬申四月十五日爲弟子講此章畢歎曰小人者百姓也學農學圃百姓事也上者君相也好禮好義好信君相事也士學爲君相者也故孟子曰大人之事備矣士好大人之事不但得吾境內之民敬服用情方且四方之民皆襁負而至後世之士既不學農圃作小人事又不好禮義信作大人事只好靜坐好說話好著書好假聖人操存愼獨作禪家心頭上工夫故不惟吾民之不敬服用情且致四方之侮害並主不忍言矣請有心者淨眼一辨尚是孔門之儒否眞於小人大人之外別有一流儒生矣又何怪世人畏懾於仙佛而非稱三教也

孔門之經學曰學詩曰爲周南召南學也爲也固以輿觀羣怨事父事君無事不達兒而繩之立也從政出使何施不可彼曰誦者雖多無用孔子已深傷之何後世俱蹈曰誦之弊而不思孔門之學與爲哉官世無一儒矣子曰論語章

聖賢但一坐便商確兵農禮樂但一行便商確富民敎民所謂行走坐臥不忘吾生也是孔門弟子也後世靜坐讀書居不習兵農禮樂之業出不建富民敎民之功而云眞儒眞儒者質之孔門何地乎故曰章句禪宗之學不熄孔子之道不著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子適衛章

期月三年是孔子課程孟子則不敢當矣大國五年小國七年許衡何人乃敢自認妄哉子曰苟有用我者

心遊乎唐虞成康之世矣這仁字通天地成了一個太和子曰如有王者章

幾者幾微僅就之辭北方方言也無人於事物所爭不多而僅成僅不成者動曰幾乎其幾也不幾乎正相呼應期字之訓恐不似定公問一言章

爲仁工夫惟此章三言而備最現成最切實然而惜也惜夫子不曾說靜坐不曾說主一無適之謂敬樊遲問仁章

觀夫子論士與家語論儒可謂悉矣何不及靜坐讀講著書之士之儒耶且行已有恥必兼不辱君命則本體作用必不缺一後儒冒認行己句謂可混也不辱君命全不做功全不掛口矣豈非孔門士外之儒哉舉世悶昏是以滅聖道誤蒼生至此極也鄉閭一秀才曰兒看今世尚有一儒否答無之矣嗟乎至舉世無一儒猶循靜坐講著之設幟而不易乎可以覺矣子貢問曰節

斗受粟筲受水斗筲者猶言欲食之人耳非言容受少曰今之從政者節

看必也二字是夫子全副付託這兩種人意思註始終裁抑似不見夫子心事

指見狂者進取是狀他那一段勇敢有爲意思凡存心過事都要向前鋪張去做常常打起精神故謂之進凡取道德取人物取功名事業好提挈到手做一番故謂之取每好進而不好退每好取而不好舍偶有退時亦是進處舍時亦是取處是狂者真面目也進而取法古人只其中一意耳狷者有所不爲是狀他那一段謹飭方檢意思凡存心過事都向裏收斂將來常常把定門關莫道非禮非義斷斷不做即過人物亦者有不輕交不敢交不願交不敢交意即過道德功名事業亦若有不輕做不願做不敢做意故謂之有所不爲當其進時亦好急流勇退當其取時卻亦得舍便舍是狷者真面目也守有餘只其中一意耳天地間惟此兩種人遇大聖人濟世鼓動得起造就得成窈馭得出雖不及中行穩當皆可同心共濟有益生民輔扶氣運不得大聖人濟世自己犯手在上在下亦能鼓動得人造就得人窈馭得人雖不及中行無破綻然亦能各成一局

領袖一時總之中行外除此兩者更無聖賢並無豪傑矣此節書大有關係註只覺酸腐或是予心怪譎耳子曰不得中行章

觀夫子之論好惡吾輩宜知所以立身矣子貢問曰鄉人章

春秋已尸戰國之漸矣諸侯與其臣日夜究圖都向征伐上去做工夫處士亦往殺人伐倆上做學問每日訓其民坐作擊刺求這其堅利夫子看的滿眼殺機特地拈出箇善人之治來以一劑仁慈涼藥解滿世戈戟熱毒此意善人爲邦章更明但彼是要百年仁政化了殺運此是說仁慈治國亦可自強亦可即三字許多引喻至意子曰善人教民章

憲問

壬申初夏講此章曰邦有道不能致君澤民致治唐虞而徒食穀祿是深可恥也儼舉註無道猶善爲問予曰以濟難扶危保安社稷而徒食穀祿邦無道無

觀二穀字是言在位爲臣的了說不得獨善況進原子於有爲吾儒乃只能有爲于有道不能有爲于亂世乎憲問恥章

當以俱不得其死爲句然字屬下句與若由也句異那是料於未事口氣此述已然古案南宮适章

春秋世界一片殺機夫子甚愛管子產稱爲古之遺愛此處特許惠人春秋氣數急須兩字夸揜夫子大不取管子西大愛見管仲一彼一人俱於一問答間寓大手段大撥轉或問子產章

呂新吾先生言奪伯氏駢邑無怨如孔明廢徙廖立李平及孔明瞿面廔立垂泣李平病死服其公也註作桓公奪之與管仲伯氏服其功無怨似添出桓公問管仲節

知廉勇藝都是世間有用人才還必文之以禮樂爲可言成人後儒只聲敬靜虛字面做釋氏實工夫不欲或可混賴知勇藝則全不掛口又將禮陶樂淑真下手處全不習行卻亦妄希成人大言帝王聖賢吾嘗比之緣木求魚且謂正孟子所言殆有甚焉後必有災者觀之今日不大可見哉癸辛雜識所載吳興老儒沈仲固不知何許人所言異時必爲國家莫大之禍不在典午清談之下其言如操左券好眼力如何天下猶昏夢也子路問成人章

此節極似子路語胡註近是況明有曰字仍作孔子語亦不似曰今之成人者節

吾嘗愛春秋人才只讓唐虞與成周盛時耳列國名卿合孔門七十子眞可成平一世創數百年統業而不使孔子得位統領分布之天之未欲平治天下良可惜也只看公孫枝是何等氣象子問公叔文子章

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不知出自何人載在何書而宋儒遂拾殘瀋以文其腐庸無用之學試觀吾夫子極口稱桓公之正而不諱重辭貶管仲之仁全以扶周室救蒼生爲主又不特歎羨之而已也曾夾谷計陳恢便要於身親見之爲東周一語情見乎辭矣作春秋一書實自譜其用焉覺心皆不正彼善於此等皆贅語支辭儻程朱諸先輩生春秋時恐爲孔夫子吐棄久矣予嘗言霸業便是讓王業一等事功霸佐便是下王佐一等人品又嘗言宋儒推許孔明若生同時孔明卻鄙夷諸老何以知之觀出師表恨劉繇王朗一段正不取漢代之程朱也此等語一聞於人便大被迂儒譏貶指予爲霸氣而予竊自信其不謬孔子也

五尺之童羞稱五霸出自君子春秋繁露然孟子亦有言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仲舒正是儗之陽朱剛主次忠

右段是李剛主因予不知羞稱五霸之語出何人載何書故及之予以爲賢人之言五七分理當引聖人正之聖人之言不得以賢人之見解之孔子萬世照

徹之見也孟子一時救弊之言也孟子且不足道況董子乎恐剛主錄此正見解面於宋人處予與孟子卻有易地皆然之理別見子曰管文公二章

昔者哀公問今天下之賢君爲誰孔子對曰世無其人也抑亦其次則衛靈公乎哀公問何也孔子稱其任用士林國慶足史魚至此告康子又稱其能用此三人則吾夫子而得邦家若渠牟之智可治千乘王孫賈之才可治軍旅必在所不廢矣朱晦菴必欲斷絕陳同甫甚至其弟子輾轉仁竟欲孔家社稷生民所急需者孰有過於智勇耶其志識亦異於夫子矣子問陳恒弑君之賊書證何也予曰罪齊人也恒弑君之賊已無所容於天地之間而齊國無能討之者竟使終爵正命而死而又予之謚齊無人矣故書證識失賊也陳成子章

好機會好手段惜哀公無桓文顧氣徒令吾夫子扼腕耳公曰告夫三子節

近腐至此以義者便不用力乎況以鼓哀公之氣安哀公之膽尤當如此說
澤不得諸先生不做尊宋攘夷復讎雪恥功業指爲餘事耳請問其爲正事安
謬不通至此
陳恆積奸上弒其君通國臣民無敢問之者則其權勢兵甲之强可想矣孔子
一致仕老大夫如何先發後聞胡氏傅語朱子取入註皆可笑可哀矣程朱迂
腐愚謬不足致用於此可見之三子
不敢說無過只求寡過並寡過亦不敢自保尚冀未能與吾夫子可無大過未
能一焉一般小心一般虛心與後孺愚騃自是其所集著概自謂增減一字不
得者其心蹟相去何如也孔子與之壁節
方字從一十一東西也一南北也四面見刀則方正矣猶禮所謂方物子貢好
爲方範裁正他人即夫子所謂好與不如己者處孟子所謂好爲人師也夫子

教之曰賜也好正人已成德而賢乎哉夫我則自治不暇豈暇正人乎宋家諸
先生及我輩正坐此病見病不自省見方不肯服乃訓比人物較短長不知古
人原有此解否子貢方人章
作起也而謂之隱將仕者謂之伏乎恐作字無隱去之解還訓創起始立著撰
等意爲妥言創作者已七人矣何必更作只傳述古人所有而習行之足矣曰子作者七人矣章
晨門聰明一句道出孔子心事孔子眞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若沮溺輩見得
不可爲便能手孔子明知不可爲只是不能已見龍之在田與九三之乾乾終
日九五之雲行雨施同一憂勞濟不濟非所計也豈可與潛龍勿用者同日語
哉子路宿於石門章
好箇何賢者塗中聞聲聲便知其人便知其人心事眞非等閑人此雅所謂凡

周之士不顯亦世者文武培植遺才也一經秦火再經注疏三經禪宗四經詩
文乃如牛山之濯濯人才盡絕先王之澤斬矣求一荷蕢者焉可得乎子擊磬章
古之人皆然可以觀三代之治矣蓋其先世積德之厚繫人心也蓋其禮法制
度閑邪明分也蓋其百官冢宰皆從選舉來可依任也如後世祇啟篡耳噫誰
實爲之俾世日下哉子張曰書云章
修己以敬己自兼該了仲子輕視了脩敬二字只看作嚴肅持己似宋儒伎倆
夫子方發出以安人還把人字小看夫子方說以安百姓堯舜猶病三以字大
有作用說到堯舜便見得君子二字自是君相本色非後世主一無適假此敬
字衍禪宗之儒生所可冒也子路問君子章
衛靈公
孔門以兵農禮樂爲業門人記夫子愼戰夫子自言我戰則克再求對季氏戰

法學于仲尼且夫子對哀公亦許靈公用治軍旅者之得人豈眞不學軍旅乎
偶以獨其偏好耳後儒狃於矯女之習者便以此借口誤矣
衛靈公問陳章
假問兵農禮樂吾儒本業也靈公既問陳夫子何不告之而言未學乎予曰春
秋時王章尚可舉只兼并已開其漸一種爭地爭城殺機君子聞之疾首觀其
任用王孫賈必已儘力講究此道夫子又忍揚其波乎況聖人至德至理要道
當訪求者多矣而開口便問陳可知其不足行吾道矣故明日遂行衛靈公問陳節
顏會而下端木子爲諸賢中尤品也且年已高修以多學而識即聖人況其餘
六十九賢乎又況二千九百餘徒衆乎則皆以多學而識是學夫子皆以多學
而識爲教端可見矣即夫子博文約禮成法也必學到八九夫子方與指點端
木子尚未豁然故他日因其問一言終身行乃告以恕字實此一字也彼六十
九賢二千九百餘人終身習行于博學之中六德六行六藝以至兵農水火亦

何莫非貫何莫非此一之所散見流行也哉宋儒廢卻孔門成法動指一貫文其禪宗註又憾端木子終不能唯噫諸先生乃皆出冉閔仲處之上哉（子曰賜也章）

此以知註又誤看學字了謝氏謂聖人是務博者哉獨不觀弗畔喟然二章乎（子曰賜也章）

此中工夫只有志爲學者自問自證忠信篤敬何物乎而乃參前倚衡也博文約禮何道乎而乃如立卓爾也見之不直幾何不爲禪家鏡花水月者借口也（立則見其參於前節）

殺身成仁仁人能事也志士未必德詣到仁處只志之所在便一時做一路天理更顧不得身孔子如此說子路以見危授命爲成人子張以士見危致命可已子夏以顓血漸趙簡子聖賢之志氣所尚可見矣宋儒氣象全別今儒又極力貶氣節二字宜天下皆無氣無節矣（子曰志士仁人章）

賢大夫德位俱尊事之便可以束修人仁士才品兼優友之便可以蕉陶切磋人貢如百工之利器也予受郭友敬公王友法乾切摩久矣惜事賢大夫滋味未嘗著天何不爰我也（子貢問爲仁章）

按時即敬授人時之時夏之時令極善如月令所載某月云云某月云云天子之調燮奉若諸侯之承宣政事農工之稼穡攻工師儒之執業肆習肄舉三代所同而天時人事之相應則取乎夏行者行其時令也如天子以季冬頒來年十二月之朔于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每朔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即此行字近代徒以建寅月爲歲首全不從其時令而行是止依夏人正耳豈吾子行字之義哉而又信小衛用建滿平收其曰宜云何云何不宜云何是擇吉小技豈治歷明時大法耶（子曰行夏之時節）

王政堅學之亡莫甚于樂然吾觀鄭世子樂書韓宛洛樂器數音理猶可據也儻有王者修明學校分定歷律爲特科以教士三年選舉重其爲用不三考而古歷古樂皆可復也（樂則韶舞節）

僕每自檢諸慾惟色根難斷嘗經歷人情惟好色最真日中求一箇好德如好貨如好名者且未見況好色乎（子曰已矣乎章）

昔夫子謂子貢以一貫當下未能理會又不能再問故因其問而以恕字示之蓋吾儒只是箇求仁仁只是以一心通天下合天下爲一慨非不欲勿施無學術矣非絜矩無治平矣憶帖到此則謂告參之一貫重行邊告賜之一貫重知邊者尚屬文人浮見也（子貢問曰章）

此章之旨蒙庵致使後世腐儒不思謀養身家之策而甘心貧苦徒務講讀著作以孔子之言借口不知告冉有策衛之言先富後教蓬廬知已不廢足民聖人之自處何獨不然況吾子祖述堯舜者也若廢卻利用厚生尚得謂之祖述

乎蓋吾子之所謂道即指德行兼六藝而言所謂學即指養德修行習六藝而言者如此謀達而見用固不憂貧便窮而食力禮樂射御書數皆足自養如簡分碩人以樂養也如執玉玉良以御養也如子爲委吏以數養也是進退皆得食的較耕稼尚憂荒旱者更是上天旱潦所不及故曰學也祿在其中其理自明想爲及門憤道不行輒欲學稼學圃者發論後人不但迷了道學亦累看夫子矣（子曰君子謀道章）

知及章宋人更是說夢通章十一箇之字沾連到底焉得解前之指理後之指民乎予以爲此吾子論服民定國之全功也知及之謂聰明知茗足以得民如秦皇新莽順成是也仁守如漢高唐太是也蒞位如漢文帝是也然不定服色立制度終未善也（子曰知及之章）

此處怎不說是氣質之惡（子曰有教無類章）

季氏
均無貧是聖人富國法和無寡是聖人强國法安無傾是聖人定國法（匡也有國節）

友直對善柔說友諒對便辟說友多聞對便佞說朱註只拘文辭挨次對講與不見而章節同一失也（孔子曰益者三友章）

儼聞節禮樂註謂辨制度聲容之節何如予曰宋儒工夫只在辯論考究上用心不知孔子是說行禮奏樂若無節便是驕樂便成華靡奢泰之禮靡靡淫逸之樂須是去節禮樂但人多不樂就規矩準繩之禮平和安雅之樂能樂此則益矣朱儒全廢卻孔門六藝成法故解此等書皆支離（孔子曰益者三樂章）

詩曰天難諶斯又曰峻命不易書曰惟命不於常恐天命不是所賦正理之解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節）

九思工夫惟思明思聰最難做亦最難理會（孔子曰君子有九思節）

求志求其所志者也謂當隱居之時便汲汲用力將致君澤民如兵農禮樂等本領都作成片段以待用註下一守字千里矣蓋因其學與孔門別故處處相違齟齬也（隱居節）

以問政章有齊景公而錯誤誠不以富一句於辨惑後以程註推之則一句當在齊景公之上書體多如此觀中庸可知（齊景公有馬千駟章）

陽貨

呂聘君申嘗曰陽貨以術致孔子若即去見他過重矣若終不見他失禮矣偶聞他也不在此時可以拜貨矣這一時字最妙孟子關字便太著意（陽貨節）

予少年作此段文云讀魯論而歎聖人之不可測也有數言而終默然似遠之而實深契之者此不答之答如子之於南容是也有言之而隨唯諾似親之而實深拒之者此答而不答如子之於陽貨是也彭恆齋大許曰最妙一節答而不答使聖人如畫

或謂曰不可兩句仍係陽貨自問自答之言直至歲不我與下面孔子曰諾方是孔子之言亦未嘗不合（謂孔子曰節）

此二句是夫子從容言中偶一指示便定千古性旨程朱全不解此謂天命之性堯舜與途人共一是昧性相近之旨也謂性落氣質便雜便有惡是昧習相遠之旨也昧夫子性旨故與孟子處處冰炭予詳辯之在存性編（子曰性相近也章）

前記聞弦歌之聲子游述夫子學道云云非禮樂即道乎後儒乃道其所道專事訓詁譬宋面坐視禮樂之亡也傷哉（子游對曰節）

宋儒看仁字似若虛大其實小了仁人總成小人儒佞倒予嘗舉此章與同人

論五者便是堯舜如天之仁浡濟萬方澤流百世眞本領眞高只行得一句粗淺處便成四百載統業惠則足以使人是也（子張問仁節）

嘗拈此章與欲赴公山召問同人兩人皆以畔書夫夫子之欲得無踰矩乎答曰公山畔季氏也非畔魯也佛肸畔趙氏也非畔晉也二人必假强公室抑私門爲名正合夫子素志故欲往亦看得二人非可與爲東周人品故不果耳（佛肸召節）

孔門於詩曰學於周南召南曰爲學也爲也可以讀講了事乎今日之讀詩講詩者其有可以興觀羣怨者乎其有能事父事君多識物名者乎蓋以未嘗學之也今日之不讀二南不講二南者果如正牆面而立也乎蓋夫婦摯而有別即所以爲關雎富而能儉貴而能勤即夫敬傅孝於父母即所以爲葛覃雖不讀講二南不害其爲二南也解學爲二字則天下乃有詩矣（子曰小子二節）

國奢示之以儉國儉示之以禮春秋禮樂之弊在文具繁興失其本也故夫子如此說今日禮樂之具盡亡矣夫子可作必將曰禮云禮云不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不鐘鼓云乎哉 子曰禮云禮云章

微子

吾當妄讀一生書習而不察者儘多如微子微仲自武王定鼎已封於宋爲公爵矣如何兩世稱微周人亦云微子來朝論孟皆書微吾是以歎微子之仁也微子之苦也周德之大也漢高猶廟祀秦始皇封東周君曹魏猶世封山陽公論漢獻帝爲服而哭稱受禪老臣晉宋之後弑故君殺孫子始無孑遺乾坤日下竟如此哉 微子去之節

范氏曰一段當在微子第十八分註中出處二字下凡十一章上 齊人歸女樂章註

天爲世道人心生理賢原不是教他逸的七先生身分各有一定的可不可使

各自成一高品而不做擔當世道勞濟生民的人故曰逸民夫子無一定隱見無一定進退只一副熱心腸雖不過聖明而一生無一日安逸此所以千聖之中爲獨異豈第異於七子哉 逸民節

孟子聖之時時字極妙可謂善傳夫子之神者矣竟以一字繪出五字 我則異於是節

子張

觀可已二字孔門所謂人品學術可想究後世不曰多讀善作則曰心性天道其實只是文人禪宗非吾儒也僕子致命未迭其會不敢信也以下三者四十年來舉舉不敢自棄矣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章

不能執德雖得之必失之固不足取然必宏吾之所執成已必兼成物致中和必期位育便是萬物一體天地爲徒不能信道自舉自棄固不成人然必篤吾之所信見得實有諸已眞是大德敦化便能誠諸其身著明動變此等人在上在下都能撐持氣運砥柱人寰有之則治無之則亂若不宏不篤焉能爲有無哉註則德孤是教人執德要寬容而已則道廣其與爲有亡不恰對不親切正由宋家諸先生執德欠宏信道欠篤故凡解此等書皆扞格 子張曰執德不弘章

日知其所亡日省也月無忘其所能時習也合曾子省身夫子學而二章好學之功備矣 子夏曰日知章

註中病痛在言外無由摘其誤而實句句不透切蓋志者志所學問者問所學思者思所學也程朱蘇子瞿之學始終表裏全與孔門無干更何處是博篤切近乎若由宋人之學志問思而望仁在其中又如緣木求魚矣 子夏曰博學章

學即庠序學校之學學則三代共之是也夫子取工之居肆與起不宜深看註雖二說卻於學字都不曾解 子夏曰百工章

儼問如何有三變予曰君子盛德之容只如常不曾變自侍君子者望之即之聽之覺的如此然非盛德者不能有此非眞學聖人眞尊聖人者不能覺此也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章

子游所謂本未審何指意者聖門已闢孟陸之漸乎 子游曰子夏門人小子節

區如圃中雖參凡植之者各色草木各自一區區以別其類也區不是類 子夏曰節

甲戌壯月廿五之夜省過幸元之過靡者必見微者必顯人皆見之或天不成元爲小人乎因服膺此章久之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章

端木子貢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此文武周公之澤遠也吾夫子得隨遇得師及門三千人之幸也至今日文僅存於紙道眞墜於地突雖欲學之孰從而學之顧吾人取紙上之文揩之吾人身上雖小亦道也 子貢曰文武之道節

多極也猶足也註祇適未安叔孫武叔毀仲尼節

看至此思夫子異人處在斯字其他聖賢以至豪傑立都會叫人立道都會叫人行鞏勛都會叫人來和生死都有關係但不及夫子之神妙感應有淺深耳因觀宋儒從何處託此朱子未嘗造就成一人程子口中稱許似有三二人未及都入于禪是立之不立也況行來和乎生也不過先生之稱且多兄弟之號今觀其所定禮儀皆不敢南面納拜何人尊如元后戴若父母乎死也不過一祭一贊何人如喪考妣心喪三年乎如是光景恐不堪令豪傑賢士見也況敢大言內聖外王安成神化發前聖未發集大成等語以欺世乎忽自反吾教七八人尚立之未立道之未行況得邦家治千萬人乎殊堪愧汗夫子之得邦家者節

堯曰

湯誥原文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下九句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孔門之引書顛倒缺略違其字句或更其意旨如是蓋古人誦書惟取施行固不沾沾其章句宋人務讀取三百遍則一字不差朱子尤欲讀遍天下書耗有用心氣於紙墨何爲也率古今之文字貪天下之神智掃天下之人才亂古聖之本學愚哉妄哉斯世何不幸而罹茲大禍也悲夫曰予小子履節

予每向子弟言生世六十餘矣讀論語分三截前二十年見得句句是文字中二十年見得句句是習行末二十年見得句句是經濟看秦漢史嘗說漢高只行得惠則足以使人一句便定四百年統業看韓淮陰那等大豪傑所感激的只在解衣推食楚新王只犯了出納之吝一句便殺身敗業假使漢高能行四

五句便是三王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節

四書正誤

孟子下

博野顏元

離婁

井田封建庠序先王之規矩六律也戰國之君臣處士別有種種富强捭闔橫卒致秦漢以後如彼而堯舜三代之仁政斬焉掃地矣孟子一生苦心諄諄成法證此及王道諸章令人扼腕太息三事六府六德六藝聖人之規矩六律也漢宋之儒生道學別有種種訓詁章句空都操存覺悟禪宗卒致宋元以來如此而周公孔子七十賢之學宗賴乎墜地乎不自揣日夜疚心存學存性共志無人予與蒼生福薄即不敢望老孟復生安得如胡文昭韓苑洛楊椒山呂新吾四先生者一與之談學救弊哉孟子曰離婁節

吾於孟子之論治而悟學矣人之質性各異當就其質性之所近心志之所願才力之所能以爲學則易成聖賢而無齟齬扞格終身不就之患故孟子于夷惠曰不同道惟願學孔子非止以孔子獨上也非謂夷惠不可學也人之質性近夷者自宜學夷近惠者自宜學惠今變化氣質之說是必平丘陵以爲川澤變川澤以爲丘陵也不亦愚乎且使包孝肅必變化而爲龐德公龐德公必變化而爲包孝肅必不可得之數亦徒失其爲包爲龐而已矣

周公之聖必是公西子之賢做成公西子之賢必是世間有體段性和平之善人做成太公之聖必是仲子之賢做成仲子之賢必是世間有氣魄性剛方之善人做成故曰爲高節

孟子引詩爲當日人臣不助君行先王之道者皆不知畏天之方蹶而甘啓啓也卒之六國君臣皆爲秦屠戮無一幸免者乃知天運之蹶也亦晚矣吾親近世學者高者禪宗卑者訓詁尤卑者帖括居身無進退無禮言行皆背堯舜三事周孔三物之道者猶啓啓也天命方將取儒運而蹶之秦人之禍已著而啓啓者曾不知醒吾之憂懼何有已乎詩曰天之方蹶節

孟子看透夏商周得失之故斷定得天下也以仁失天下也以不仁愚頑之曰漢唐宋之得天下也以智失天下也以不智元明二國之得天下也以勇失天下也以不勇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章

平生大欠借人證已工夫只妄謂吾轟其在我或云吾可自信或見人負己或謂人頑梗不可以情感理動譏孟子三反字乃憮然愛人治人禮人而不見親不見治不見答者必是吾原不曾眞愛之治之禮之而妄自以爲己愛之治之禮之或用愛用智用禮之不當而反致其怨慝欺侮須皆反求諸己孟子曰愛人章

戰國時滿天下都是殺機只欠的是個仁字孟子故就其欲無敵於天下的心點醒他今日滿天下都是個廬局宋儒卻還向靜坐章句上做是欲無敵於天下面不以實幾於抱薪救火矣豈止執熱不以濯哉今也欲無敵於天下節

嘗疑會并如是即今清朝之冬時皮冠多以珠石飾之者孺子所歌濯纓即如今之夏笠著西牛尾纓者纓每用濯但中國屢更制度簡慢人未變耳冠糸之解恐不的系豈當濯者哉有孺子歌曰節

觀者艾之喻此亦爲欲王而苟且因循不能斷自今日便行仁者發當與以待來年章參看今之欲王者節

今爲人言汝自暴汝自棄誰肯甘受乃言非禮義不能居仁由義者何多也孟子點破他此叫就自棄令人愕然試看居仁的人何等穩當平安由義的人何等光明正大人卻將自有的安宅現成的正路曠含了不覺孟子喚醒他你曠了你安宅了你含了你正路了令人憮然孟子曰自暴章

爾字卽指人當身而言下二其字自明近意自在不必作遍通用也（孟子曰遵在國章）

二老明是孟子自寔謂今諸侯有如文王者我便歸之（孟子曰伯夷辟紂章）

吾讀論語見此事而深然僭也自有親受聖人之教在七十二賢之選而什力不堅操守不定爲孔子之所深惡取後賢之譏評作爲事之監戒未必盛季氏之私恩忘君民之大義只因抱政事之才多藝之能便有自恃其長要誇逞的念頭遂做出數般底事況我輩無他才能不的聖人陶鎔又無七十子切磋儻有自恃一念豈不一敗塗地乎可懼（孟子曰求也爲季氏章）

草菜自是合當辟得孟子恨他貪土地佐軍興便欲加次刑　又云孟子定三項人罪案矣予則曰善戰者加上賞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又次之且以爲孟子與予易地則皆然蓋七國皆周先王伯叔甥舅也若非三等人啟誘搬唆便不至爭城爭地致殺人盈城野之慘也近世之禍則在遼金元夏儻

有三等人生民不猶受干城之福哉吾蓋于北伐之役而歎費孫諸公之功在萬世也（伐善驕章）

人卽指當時之人政卽指當時之政適向也往也間止其所行而參一說也孟子曰看今日之人皆不足與之適仁適義今日之政皆不足間止其所行而參以仁義也不知根本止在君心耳惟大人能格君心之非則君仁而人與政莫不仁君義而人與政莫不義君正而人與政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亦何人不足與適何政不足間哉

或曰不足猶言不難也亦通但改適作謫訓過也人上添用字下添之非字政上添行字下添之失字既覺欠解添改還於與字不通又欲於下句亦添與字曾謂聖賢之言由人添改乎曾謂聖賢之書待人添改而後通乎故吾凡於諸先生添改經書處皆不能無惑焉（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章）

宋儒學教原與孔孟不是一家故凡遇著實處解來都不親切此章君子當主教者說首之字二其字指學者說中七之字指道說自字指他本身說亦是學者身上造之就之也以道便是深處道卽堯舜三事周孔三物大學括爲明親孔子統爲博文約禮者是也以此造就他使之循序習行益科漸進日養之禮陶樂淑之中久之方眞有諸己不比口頭講說心頭思維淺嘗之學故曰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云云觀末句一煞更明後儒味此一條道祇慌忽自欺耳烏能實有諸己居簡甚麼資益甚麼見安深爭況左右逢源乎徒令不自扼腕耳（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章）

觀詳說反約四字恐孟子之立教已微異孔門但其識高看到上章耳（孟子曰博學章）

人之異禽獸盡人知之其所以異禽獸者是何物事君子之存之者是何工夫人不盡知也若出宋儒口一派禪宗矣而孟子歷敍舜禹湯文武周公則卽在

明倫察物惡酒好善以至兼三施四云云也下章承之以孔子而及己身亦只爲王者之迹熄幸君子小人之澤未泯也然則孔孟是存先王之迹衍百聖之澤者也迹澤二字正當與明物察倫惡酒好善及兼三施四等一例看猶吾大學正誤解絜矩敬止便是仁敬慈孝信也近與剛主指出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二句作自檢自勗工程正是要日用飲食接人應事上明明白白處竭力向前（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四章）

故者已然之迹人性已然之跡非氣質而何人性故之利者非耳聰目明子孝臣忠而何宋人以氣質爲雜惡是破毀其故矣又曰性雖不善而不可以無省察矯揉之功是戕賊其利矣非鑿而何

想當時告荀卿正如宋儒氣質之性雜惡等見蠱惑天下故孟子指其病根拈出循鑿字診其包脈拈出循故字下一捷效方藥拈出循利字不意千餘年鑿

者又紛紛也傷哉詳見存性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章

萬章

此段不惟大遠於善人之惰亦大遠於惡人之惰似人惰所無不知大頑傲不遇大孝友其逆施益加必有受之不天然處必有受之不天然時則頑傲亦有覺悟不日進日甚也大孝友不遇大頑傲其至惰至性必有動之使悔悟處必有動之使悔悟時則孝友必見原諒亦不日進日甚也惟以大孝友遇大頑傲受之者愈天然施之者愈不感動積而久之馴而致之焚廩捐井視爲允當視爲功績蓋由來者漸也蓋雖爲常人道也萬章曰文丼使舜完廩節

嘗與友人王法乾論仁人之於弟三語時文動云仁人之心無怨也何歲無怨也何宿此不知仁人者也仁人迺弟罵一句較平人罵之更怒但轉眼便忘不愆于懷也當弟打一拳較平人打之更怨但轉眼便釋不留于中也舜流共萬章曰

工節

先知謂天下所未知而先知之乃開物成物之聖人如三皇五帝是也先覺謂天下皆醉夢而先醒者乃木鐸救世之聖人如伊尹周孔是也伊尹當夏德昏迷舉世睡寐時故不言先知而任先覺註又夢語天之生此民也節

湯放桀於鳴條武王伐紂於牧野牧宮二字或孟子發辭因類而偶誤記者因以記之耳或曰鳴條之小地名也伊訓曰節

己之善萬於一鄉然後能友一鄉之善士朱註似解作勉未爲善士者進一步不知孟子正爲己爲善士者加一策筋節全在斯之一字言一鄉之善士不可以一鄉之士自足便要去交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不可以一國之士自足便要去交一國之善士觀下引而天下引而上友其意自明孟子謂萬章曰章

告子

生之謂性若以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人之生也直等生字解去亦何害但告子之心則正如程張氣質之性觀杞柳湍水無善無不善諸說可見宋儒卻說告子所見本是遇孟子問他他說便不是耳不知諸先生正不幸而不遇孟子問故不覺其不是也然性地見不徹亦自無妨孔門三千人可與言性道者才一二況後世乎可怪執告子之窒見反謂密於孟子備於孟子則愚而自用不能無過矣至有明陽明先生所謂無善無惡心之體正亦告子無善無不善之見故稱告子亦是孔門別派究竟也會成嗟乎三代後孰是眞孟子哉告子曰生之謂性章

氣亦異然則犬之性牡人與物若不異句

以人與物同氣即告子見也然則犬之性牡人與物同句

宋儒尚未出此三說公都子曰告子曰三節

孟子明言其惰可以爲善宋儒卻說惰惡甚至論氣質之性並性亦謂有惡非

孟子之罪人與孟子曰乃若其情節

爲不善非才之罪失之遠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而程氏竟敢說其爲惡卻是才朱考亭又稱其密于孟子眞牢天下之人而禍人之性惰才者矣吾道烏得不莫之禦而至今日也傷哉若夫爲不善節

堯舜之性與途人之性果一乎孔子何以言性相近也性惰才氣質果有惡乎孟子何以言性善又言才惰皆可爲善也蓋性自堯舜至途人萬有不同而皆出於天命之善故不曰一而曰相近才惰氣質自堯舜至途人亦萬有不同而亦同而出於天命之善故不惟性善而孟子並才情皆以爲善吾又謂氣質皆善以清濁厚薄雖不同而性皆元亨利貞之理情才氣質皆元亨利貞之力之氣若質也從何處加不善二字人之爲不善必引做習染使之雖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詳見存性編

煞揉二字眞告子戕賊杞柳之說矣噫詩曰天生蒸民註

昔少時觀陽明書有云以土打狗狗狂只理會土若以土打獅子獅子便來撲人益證此節理字而忽有慨也前聖鮮有說理者孟子忽發出宋人遂一切廢棄而倡爲明理之學不知孟子之所謂理義悅心有自已註腳曰仁義忠信樂善不倦仁義又有許多註腳未有仁退親義後君居天下廣居立正位行大道并由學校今一切抹殺而心頭玩弄曰孔顏樂處曰義理悅心使前後賢豪皆籠罩于釋氏極樂世界中不幾舍人而理會土乎哉依曰口之於味節

錢緒山德洪曰操則存操字幾千百年說不明突識得出入無時是心操之之功始有下落操如操舟之操操舟之妙在舵舵不是死操的又如操軍操國柄之操操軍必要坐作進退如法操國柄必要運轉得天下今要操心卻只把持一箇死寂如何謂之操予嘗如此解操字不意緒山已先得我心一見欣然錄之孔子曰操則存節

修己問此章轉折段落予曰孔子之嘗雖名論語其實句句字字是行子試從學而時習挨次思想那一句不是行唐虞之史二典亦同至左傳便雜藻華巧孟子便添些文氣文局吾故曰左傳孟子衰世之文也孟子曰無節

儼問何不用何不爲主意口吻理會不得予曰汝小子靠多爲朱晦菴分章裂節所誤反致不解昔海剛峯先生論朱子發明經傳之功不抵其割裂經傳之罪幼時不曉海公意近乃知之如大學中庸自首至尾原皆一章朱子卻妄分大學爲十一章中庸爲三十三章以致許多不通此章前後所欲有甚于生所惡有甚于死緊相應中何不用也何不爲也與而有不用而有不爲緊相呼朱子卻分四五節中隔斷口吻云則凡可以偷生苟免者皆將不顧義理而爲之矣故今人反理會不得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節

孟子先說出仁人心義人路來方說求其放心分明是爲舍棄仁義者發人心配上人路豈後世操存染禪宗者比乎舉例以明之節

儼問則引之而已矣非引其心乎豈惟耳目乎曰形性不二孔門一片工夫故告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治耳目即治心思也孟子先立其大似與孔門微別後象山之學正是如此想他資性高直向根本上提定然顏子豈資性庸下者乎孔子亦只是從博文約禮誘他要之學教之旨微異孔門曰鈞是人也節

嘗講此章因論科甲以詩詞帖括取士之法作俑何人其壞儒道誤人才賊民命降氣運之罪上通于天莫道唐虞三代士習民風渺不可追雖戰國時修天爵以要人爵者亦何可得哉予嘗言修眞德者受眞福修假德者受假福今日莫道從吾存治備舉王道使天下皆樂善眞品而乾坤復泰即單行選舉徵聘一條吾知假仁者必勉修定省溫凊之子職假義者必勉修隅坐隨行之弟道假忠信者必勉修孺慕任恤之賢行此時天下之爲父兄宗族鄉黨者享福何等哉況至性自在人心其鼓動感德必更多乎世之君子苟見恐說而入朝不以更制科復選舉告其君者其不仁當與作俑者等矣孟子曰有天爵者章

仁之勝不仁也如湯武必勝桀紂今之爲仁者指後世宋襄梁惠而言到小惠不勝秦楚則謂之仁不勝暴此又助於強暴之甚者也彼行小惠者亦終必滅亡而已矣後世以理欲公私訓仁不仁千里矣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章

儼問如何是爲仁不熟反不如他道之有成予曰存心養性不到終食不違處反不如技藝農桑專心致志者耦著此心不馳于人慾發政施仁不到仁覆天下處反不如富强霸術令行禁止者保大其國不至于削亡孟子曰五霸者章

君先立其大知言養氣等似與孔門學而時習者不同亦不見與章丑繫行禮奏樂用工夫處便疑微異孔門乃前云深造之以道茲云必以規矩何者是孟

子之道何者是其規矩乎門人以周孔之三物爲朝廷之制度學教之常事而不記乎抑已如張起巻所云卽心是規矩也孟子曰羿之章

亦爲之而已矣孝弟而已矣烏獲而已矣是堯是桀而已矣末云求之有餘師何等容易何等現成眞足鼓動人爲聖志氣其指示人做工夫處曰服堯服誦堯言行堯行簡易直捷莫過于此曰奚有於是節

元脊言二千年無聖人非無作聖之人也因作聖有二弊一在視聖人之廣大精微處爲聖人事畏之曰非我輩所敢望一在視聖人之曲行節目謂聖人不在此誘之曰卽能此豈便是聖人是將萬古無聖矣元謂吾人爲學當如范睢爲秦謀取天下得尺是尺得寸是寸卽如服聖人一服不現合聖人之一服乎誦聖人之一言不現合聖人之一言乎行聖人之一行不現有聖人之一行乎非孟子眞作聖人之人說不如此平實親切令人拜拱子服堯之服節

有人於此越人射之則已談笑而求寬免道其自卑尊伊之情望其一念大義而恕己也無所責望也其兄射之則已垂涕泣而求寬免道其一體骨肉之情咎其忍心不仁而殺己也不能無悲憤也小弁之怨如是也俗解二已一其字別作一人誤矣曰固故節

孟子門下無如孔門之善學聖人者然陳臻屋廬當能細心體驗師長之行事而考究義理不惟自己受益無盡師長之得力亦多矣他日吾節

吾觀伊聖之五就桀成湯之使之五就桀而歎二聖人仁之至義之盡也一就之冀其改也見其不可而去又久之冀其或有悔與再就之又不可而去至三至四至五見其斷不可矣乃放之又三年使其如太甲之處仁遷義也必反之卒不可乃伐之孟子曰君下位節

孔子之在魯也三月大治齊遠侵地再奪兩勝齊師公儀柳思乃不能保魯之不削致孟子削何可得之言一若削亦僅僅難之者蓋思孟已漸失孔子之傳非復兵農禮樂之學矣又何責于漢宋二代之儒哉但中庸猶諄諄於位育孟子汲汲于王道是所異于後世訓詁無用之學者若徒天命率性盡心知性等章其於周程朱陸之相去也幾希曰魯繆公之時節

觀此章大有慨于兩宋矣宋之事君者曰我能爲君失土地耗府庫宋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我能爲君媚讎國戰必敗宋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若有如老孟所稱民賊者吾必謂之良臣良臣矣是猶家之有子然得孝子家之上慶也幹子次焉將以敗家子加幹子可乎吾見其惑焉孟子曰今之事君者皆君君節

觀自古聖賢豪傑都從貧賤困苦中經歷過琢磨成況吾儕庸人若不受煆鍊焉能成德成才過些艱辛遭些橫逆不知是上天愛憫我不知是世人玉成我反生暴躁嗔恚人矣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章

盡心

心卽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是人人本有故曰其心人盡其惻隱等四端之心者知其仁義禮知之性也性命于天知其性則知天矣

知天便知我這心性都是天命我的不是懸空說箇盡說箇知便支吾過那天須是靜存動察葆攝住我天賦的本心禮樂滋培滿起我天命的本性天纔推喜方是所以事天也正如父母生與我身子付與我家業我能保全所以事父也吾君命與我人民政事我能料理所以事君也賢者能無喪章便是存其羞惡之心的樣子桐梓二章便是養性養字的註脚朱子履其事也之解可謂的確

能存養以事天矣然或以所遇之順逆窮通貳其心則事天者必不眞必不終將獲譴于天而奪其命矣焉能立命故必妖壽不貳只修身以俟天之處我方

是所以立命也此立字與論語思所以立立字同義下章正發明此意（孟子曰盡其心者章）能修身以俟方是順受盡道而死方是正命不然豈惟犯王律結怨讎積貨殺身者非正命也凡貪財好色不愼起居不節飲食諸致疾禍者皆巖牆桎梏也（孟子曰莫非命也章）

萬物皆備於我突一句孟子畫出仁字本體吾人之仁原通天下爲一體只爲一已不能復禮便與天下隔絕纔能使已勝外物復了天理之則便全了萬物皆備之我天下豈不歸在我仁中這我字卽論語已字歸猶許也千里突（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節）

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卽能近取譬求仁之方孔孟如出一口除了人情物理更無處下手更無處見萬物皆備之仁絜矩之道到底平天下方是恕行了方是明明德于天下了宋儒所見原別故開口便差（强恕而行節）

才文孝倒變孟子文法曰著之而不行焉察突而不習焉終身知之而不由其道者衆也蓋孟子所承者周公孔子之末流天下狃于習行故套而欠著察文孝所承者周程張朱之末流天下惑於禪宗訓詁故套而不習行其所慨皆傷心語也（而不著焉節）

必其性分自足視貧富如一所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者豈止識力過人乎（孟子曰附之章）

王道如橋梁之濟渡霸治如肩負而救涉（孟子曰霸者章）

修已問無他達之天下集註及諸解家俱于無他二字不著痛癢何也曰未得孟子之意也孟子是先有達之天下句在胸中方說此章書猶言不同別的只人人親親敬長行其本有之良知良能者仁義使滿天下了當與道在爾章參看（視視仁也節）

上文已言無不知愛敬突此句不通（視視仁也節）（註窮人之私句）

宋家諸先生先坐個禪宗在內將聖賢都牽來就他主意如孔子登東山章無來由生添上個大而有本此章無來由添上個至虛至明予謂此章前截只是大聖人雖於愚人而不驚不自賢智不大聲色深山中居便是一個深山野人及其聞善卻一往莫禦正如孔子於鄉黨恂恂似不能言儼然昌平鄉中一鄉人耳及在宗廟朝廷郤便便言大聖人一樣氣象因顧修已曰吾之不理人口不治人情正少此意眞可愧也（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章）

此章論人品都在好邊一等進一等事君人者以能事是君則爲容爲悅若不能事是君則無以自容自心不悅突如註阿徇逢迎鄙夫妾婦則下節悅字說不去突但事君人專以得君愛君爲主如程濟楊葉史諸君子止知事惠宗而已突社稷安危不計也若于忠肅則以安社稷爲悅英宗生死不計突儼侍曰

時說不稱臣而曰事君人賤之也予曰否下天民不稱人更賤于人乎有大人者非人乎（孟子曰有事君人者章）

吾自幼不解益於背自吾友張文升方悟出之升少時乘驢行吾前吾背後望之殊異於人偏思近地莫擋其誰也鞭驢追之及視之文升也乃歎曰一才子益背如此況聖賢乎

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言所性之德克布於四體動容周旋中禮不待言譜而人共喻君子盛德之發現如子夏歎君子之三變門人記夫子溫厲威不猛恭而安鄉黨一篇皆是也註不待吾言四體曉吾意謬突試問常人之四體有待人言語而後喻者乎（君子所性節）

孟子氣象甚廣大規略甚曠遠只談學常從事父從兄上著力談治必在田里樹畜上著手便平實便王道前無五霸後無宋儒矣（五畝之宅節）

孔子登東山二句猶言在一國則高於一國在天下則高於天下也小魯小天下便有魯之人物難爲觀天下人物難爲觀意了故下緊承觀海二句總言孔子即是天下的泰山萬河的大海但遊其門凡諸子百家之言俱不足道矣蓋其道盛大流行汪洋無際如水之瀾照耀乾坤髣髴不遺如日月之明即如子貢形容夫子宗朝之美百官之富一例看聖道之廣大高明如此入道君子若非如聖門兵農禮樂各具一體斐然成章焉得達到聖域乎看盈科成章四字自非後儒空談靜敬從事訓詁者所可彷彿分毫註道之有本千里突通章何處有此意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節

吾嘗痛禪宗章句之惑天下而有矯激之論曰自靜敬註疏之學行莫道堯舜周公之道亡求如古之異端不可得矣試觀今世若有爲我之楊子雖充塞塞人親民之大道蒼生不接其澤倘使人自全一己若有兼愛之墨子雖充塞塞

人明德之大仁施恩無序倘使蒼生實被其排難守衛之功何至王教大儘讀講著述耗損自身之心血精力雙瞽其目尺寸無補於社稷世運淪胥以亡其流禍後世使國無政事人無才德民無教養舉一切而皆空之如此乎故妄謂仙佛之害甚於楊墨理學之禍烈於仙佛 孟子曰楊子章

凡書中有爲者張仲誠皆主幹濟天下說 孟子曰有爲者章

孟子之爲教也門人有一若登天之語王子有士何事之問恐當時已失周公孔子六德六行六藝之教矣如尚習行許多人必無此言 王子垈問曰節

殺一無罪非仁也故天德好生晉石崇以勸酒殺人流血階前王導王敦將相坐其上不惟崇莫之忌而導敦恬不之怪天理全滅五胡之慘桓劉之禍豈偶然哉幸也茂弘之首未梟 曰何胡尚志節

孟子師弟設言以究天理之端耳周家八議之法亦不可不知 桃應問曰全章

宋儒但理此章必不分天命之性氣質之性爲二矣必不謂氣質爲雜爲惡矣必不敢謂密于孟子備于孟子矣讀孔子性相近習相遠而不悟惡之所從來讀此章而不悟氣質天性之爲一信口指戰國告荀後世禪宗以爲奇者可謂愚謬矣 孟子曰性色天性也節

儼問時說急於親近賢人是否曰若是說智或作親愛賢人亦通此句原是行仁之急務自當以親親賢賢爲急觀文武九經急於親親尊賢可知 孟子曰知者節

善陳戰如何便是大罪冉樊之勝齊非乎子路之可使治賦非乎孔子之憤戰不欲善乎且革車其浪設虎賁其東手乎蓋孟子只目擊當時蒼生糜爛多由摩拳沾勇增引君興兵搆怨曾無一人引好仁故激爲大罪服上刑之論猶無痛心於氣數之降望道之亡生民之苦根由於禪宗便惡聞空靜禍成於章句便惡聞講讀也吾心有所大懼孟心有所大傷其可爲世人道乎 孟子曰有人曰章

儼問邪世不能亂人言邪世不同亂世何如予曰是也如戰國時雖使四方平定只楊墨充塞仁義便成邪世如宋朝雖半壁苟安只禪宗訓詁迷亂聖道便是邪世當時楊墨之言盈天下人皆信爲眞堯舜惟不能亂孟子今日之禪宗訓詁盈天下人皆信爲眞孔子不爲之亂者曾未見一人也傷哉 孟子曰周于利者章

仁人合而爲道惟堯舜三事周孔三物眞即人是仁渾身都是仁渾身都是道人不合仁雖滿心拳拳天理莫釋也人不合仁雖百體日日言動走屍也況舉世昏迷紙墨中與人仁兩字更何干涉吾請悟增一言曰人也者世也合而言之治也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章

理者木中紋理也其中原有條理故諺云順條順理不理於口猶言不順於人口是爲人識詛賴解何來憎茲多口言士常見憎於此多人之口也改作增反費解 新增曰章

孔子曰畏大人又曰出則事公卿孟子則說大人其主意則要說大人堂高節又須與世主比競一番亦不是溫良恭讓必聞其政氣象此聖賢所以分也說大人三字是孟子染於戰國習俗處孟子曰說大人章

後世道學之言而其言猶有後世道學所未及者曰何以是鄉鄉也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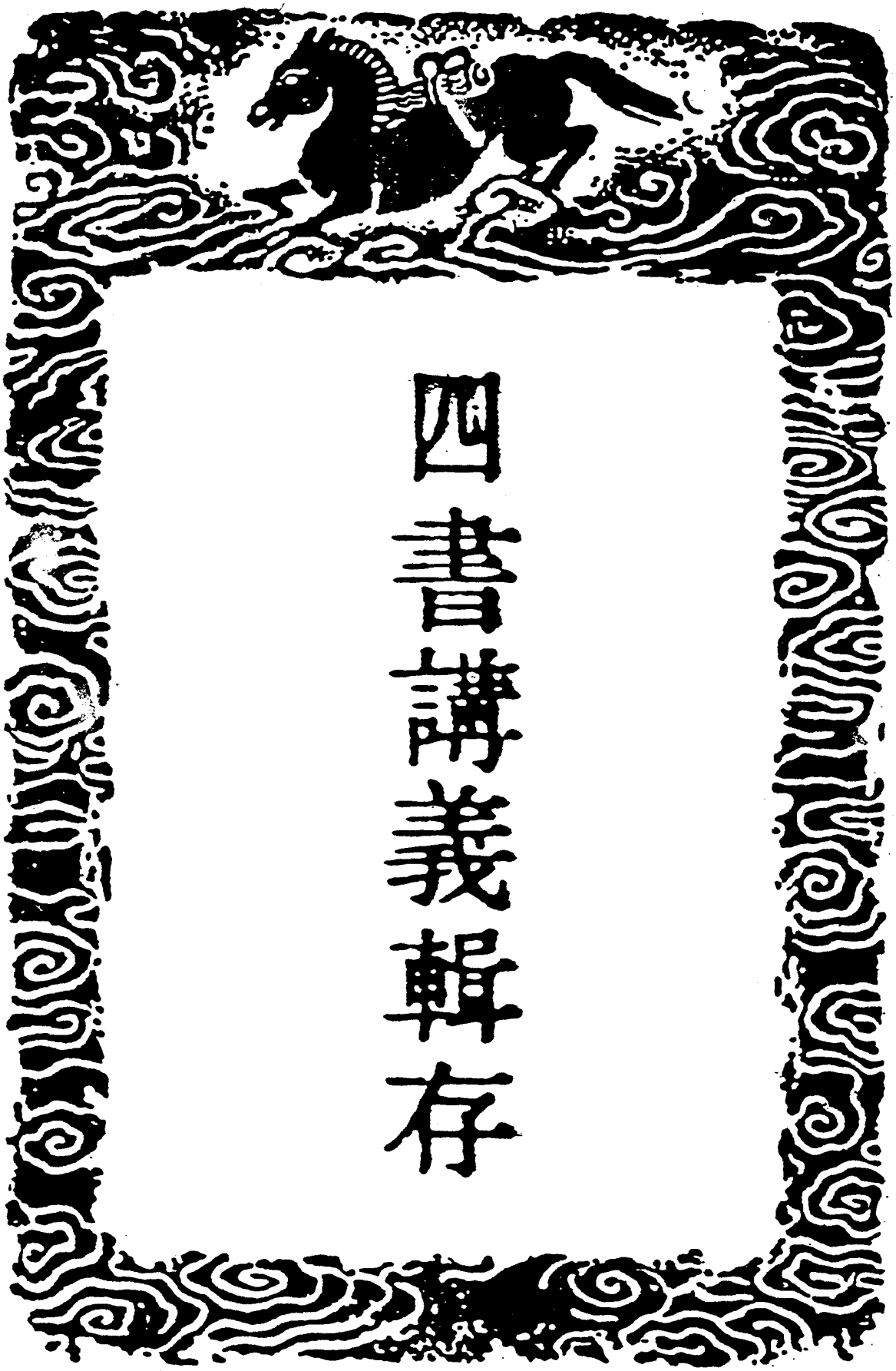
後世道學之行而其行亦有後世道學所未改者觀孟子所述鄉原之言所狀鄉原之行與孔子之惡鄉原誅少正則古時未嘗無宋儒但先王之成法未盡賢士君子猶得見其非指其疆至後世則古道盡亡而天下入其窠窟脩蒙昧而不覺究自非經正何以靖邪慝哉願與元同志者急反堯舜三事周孔三物之經曰之無事也節

四書正誤卷六終

頁	行	字	誤	正
卷一 一	九	六	經下脫後字	經下脫後字
卷二 一	十二	十三	字	字
二	二十	二十八	鐘	鐘
四	七	二	儀	儀
卷三 一	二	十四	可	問
二	九	十六	人深警	深警人
三	十	十六	入	之後
四	一	二	幸	辛
五	十七	一	禮上脫夏字	註
八	二十	五	事	人
八	二	九	假下脫兩字	辛
八	十九	十	哀	哀

頁	行	字	誤	正
九	十九	十六	賢	姓
十一	一	八	刑字衍	刑字衍
十二	六	十六	詔	詔
十二	三	七	謂下脫古字	謂下脫古字
十三	十六	四	哀	哀
十三	十四	七	六字衍	六字衍
十三	十五	二	宋下脫儒字	宋下脫儒字
十四	四	十七	樂字衍	樂字衍
十四	九	二十二	平字衍	平字衍
十六	十八	二十二	上	上
十六	十二	二十八	口下脫頭字	口下脫頭字
十六	十八	九	出	出
十九	十九	二十五	無	夫
二十一	二	二	於字衍	成

頁	行	字	誤	正
二十二	八	十三	二十	二十二
卷四 三	十	十八	一	一
十三	十七	六	二	二
二十	三	十九	其	間
卷六 二	一	十九	無下脫義字	無下脫義字
三	六	十八	的	的
五	二十一	十九	得	得



四書講義輯存

本書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四書講義輯存目錄
論語
學而時習章
又見文集
季路問事鬼神章
子貢問政章
生而知之章
中庸
天命之謂性章
天下國家可均章
君子之道費而隱章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章
誠者自成也章
孟子
孟子見梁惠王章
事孰爲大章

太倉陸世儀道威著 同里後學唐受祺輯

梓亭先生行實載有四書講義四卷在未刻書中累年訪求鈔本迄不可得戊戌之夏李生聯琇寄我若干篇云從張清恪公諸備講義錄出昔年葉君涵溪曾附刻陸陳文鈔之後名曰續鈔僅存初印本中受祺取而讀之內論語首章講義已見文集孟子事孰爲大章講義亦見思辨錄前集第十卷其餘則均向所未經見者竊意清恪當時必得先生講義原本惜選刻祇此

數篇而葉君則即據清恪所刻而附梓之也夫先生生平於論孟諸書固已身體而力行之矣迺復出所心得衍爲講義學者讀此百世之下既不啻親承謦欬而於躬行實踐之本原所爲察識而操持者裨益豈淺鮮耶亟輯存之以俟後之君子

學而時習章

論語開章便說個學字在上古時說這一學字不難在今日便須要認清這一箇字蓋三代以上一道同風學出於一三代以下百家爭鳴學散爲百自孔氏

沒而或爲楊或爲墨或爲申韓或爲黃老馴至後世而爲詞章爲訓詁爲功利爲禪宗種種不一而學之一字敗壞紛歧極矣且不特異學有以壞正學即正學一途又有無限分爭樹幟陽順陰逆爲正學之蠹如宋朱陸之分途明三王之流弊甚至有昌言三教合一而自附於聖人之徒者學之一字至今日而遂不可問舉世讀聖賢書舉世不知聖賢之學爲何物矣諸弟既讀聖賢書欲識聖賢之爲人豈可不先認清這一箇字看學而一章孔子一生已盡於此自志學至不踰矩學而時習也弟子三千身通六藝者七

十餘人有朋自遠方來也道大莫容老而若遯人不知而不慍也記者取以冠全書似非無意按三節分明是明德新民止至善或問止至善是明德新民之極不知不慍恐未可比擬曰明德新民到至極處是達而在上之止至善境達雖殊力量初無優劣易地則皆然耳凡看書須句句要自己心上體貼如此章如何是學如何是時習而說體貼之後便把來一一躬行自然身與書一聖賢言語句句不錯不然只就今日看去讀書是最苦事了如何聖人反說時習而說君子以詞道爲朋小人以同利爲朋未有無朋者然小人之朋必無可樂即或一時膠漆意氣如雲然見利必爭見害必避凶終隙末比比有之矣必同學聖賢之人其相契在性情不在意氣故可樂人不知知字要看得大得位行道如龍之在天萬物咸仰然後可以謂之人知若只幾箇朋友知得於我雖似有名於天下全然無益故孔子嘗歎人不我知孟子亦有不豫之色自常人看來似孔孟亦有慍不知孔之歎孟之不豫是憂不是慍憂者爲天下而憂慍者爲一身而慍也憂字公慍字私不知不慍只此便見古人學問

全是爲己不是爲人或問如何便得不慍曰好學便能不慍曰如何好學便能不慍曰好學便說說便樂樂便忘慍如孔子飯疏食飲水樂在其中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既有如此胸次何處見得慍來

季路問事鬼神章

問事鬼神章是事鬼神之理即在事人中知死之理[illegible]然不知死生須觀晝夜假如人欲[illegible]夢寐中卻著不得力須全是從日間修身養性然日間修身養性原不是專爲求夢寐清穩只是日間所爲原自當如是晝之所爲出於正則夜之

所夢亦出於正耳君子只有事人知生學問更無事鬼神知死學問也知生知死註以原始反終言是本易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此固至理然愚以為子路之義尚未及此使夫子果告以原始反終之說是專論學之教也竊思夫子之意只是要子路向平實切近處做故以人字壓他鬼神字以生字壓他死字但聖人之言徹上徹下所以事鬼神知死之理亦不外此則原始反終之說未嘗不寓其中耳

子貢問政章

此章正是辨王霸作用處聖門之才如子貢者極近

管仲若非聖人指點一失足便入這邊去此章是其辨論得力關頭也子貢之意見得夫子兵食信三者妙極關一不得了但處常便可如此若到危急存亡之秋王者不可得兼必須權個輕重併力獨守一件若社稷為重民為輕則舍信而圖兵食凡權謀功利有利社稷者無不可為矣若民為貴社稷為輕則舍兵食而守信竟束手待斃必不以養人者害人推而極之以至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此二者須是平日審得停當他日見諸作用方不走錯路頭這是子貢精細處或問去食去兵去字曰既云必不得已必是此時無兵無食如何云去只是訓舍字舍而不圖併力去做那一件又問若無兵食已舍而可自然束手待斃子貢何必言去之之緩是無可奈何急夫子又何必言去之之先後曰此正所謂王霸之急夫子不輕信只願兵與信可以增添處抽了之類是也不願信只願食與信有可以聚斂處搜括之類是也

生而知之章

朱子曰人之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等饒雙峯曰若論氣質只有三等民斯為下全屬人事不盡案雙峯

之說是欲援引下等根器人未可據為定論也若論氣質雖有四等但細味此節語氣似不主四等言蓋以四等言當因困而不學下也不宜說民斯為下矣困知斯字矣字分明是慨歎困學一班激發他上進意思或謂斯字矣字語氣甚易見如何文公卻註四等曰想是前後章三友三樂三愆三戒三畏九思都是逐件平敘來故於此下箇四等二字

天命之謂性章

中庸首章辭旨極明白通暢大意只數十言可了向來為訓詁家所亂糾纏牽合妄生葛藤遂使初學者

對之惘然莫知所指今試約而言之大約子思此書專爲明道而設第一節是發明箇道字子思說如今世界人人說性道教不知天命於我叫做性由性而行者叫做道本道而修者叫做教三者只是一串君子於此既明白箇道字便有學道的工夫學道工夫不過是動靜二者君子用靜一邊工夫必要做到戒愼不睹恐懼不聞地步此爲甚麼只爲道也者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的緣故君子用動一邊工夫必要始於愼獨此又爲甚麼只爲莫見乎隱莫顯乎微的緣故然君子戒懼愼獨工夫又不是矯揉造作出來

的喜怒哀樂之未發人性中原有箇中發而皆中節人情中原有箇和且中和二字又不是君子有小人無一人有衆人無的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所以君子一致中和便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只如此說白文略加點綴何等明白何等淹貫訓詁諸家徇索遠反覺葛藤滿路

天下國家可均章

天下國家三句竟就合中庸的看註所云三者亦智仁勇之事也但智倚於智仁倚於仁勇倚於勇皆是一偏中庸則非智之盡仁之至不待勇而裕如者不能也故三者似難而實易凡賢者亦可自勉於一時中庸似易而實難非聖人不能遯世而不悔或問朱子曰中庸非是別有箇道理只是三者做得卻好便是中庸此說非乎曰朱子之說不差只是就此三句易講耳若看這節意須如前解始得不然但要一節合中庸亦不甚難且一節亦當不得中庸二字於上下章文氣都不貫蓋均天下辭爵祿蹈白刃是一節中庸是全體一節雖豪傑可能全體非聖人不能

君子之道費而隱章

中庸一部書不看太極圖終不明白卽如費隱二字

費卽不離太極之陰陽隱卽不雜陰陽之太極就不離者觀之眼前事事物物無非是道何等費就不雜者觀之所云事事物物之道者不可見何等隱易所謂形上形下先儒所謂理氣皆是物也纔知此便知彼道理都只一貫更無甚疑難分別蓋費而隱三字卽朱子太極圖所謂萬象森羅中原是沖漠無朕夫婦知能及造端夫婦諸儒俱從夫婦居室上講居室二字尤專指衽席愚謂此正不必知能二字卽孟子所謂良知良能凡愛親敬長日用飲食皆是若專指衽席語便有弊嘗觀史伯璿說有云事親敬長是子

臣弟友之事聖人所不能愚不肖豈足當此惟居室一事眞造化流行眞精妙合生生不窮之蘊奥夫事親敬長愚不肖固不能矣至於居室之間愚不肖遂足以盡道乎蓋居室猶云居家指小民日用動靜諸事朱子或問中弟十三章有云夫婦之知能人之所切於身而不可須臾離者也則知朱子居室二字亦指日用飲食何嘗專以衽席爲言耶如必以衽席爲言則子荊居室又作何解大全吏伯璿說不惟居室二字看誤即此章大意亦看誤此章大意是說道體之費不是人能盡道言道體之費遠自天地萬物近

自飲食男女皆是道也就飲食男女上觀道則衽席亦有道然但可云此間有道不可云此間夫婦能盡道也鳶飛魚躍是言虛空中劈塞都是道理隨意指見一草一木一床一椅都是這箇造端夫婦一節即上節注中近自夫婦居室之間二句意有極言夫婦之道者大謬此只是餘意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章

問至誠前知曰前知是知得箇理如孔子論繼周損益是也邵子前知未免落術數可以前知或云必俟禎祥妖孽而後知則至誠淺矣須於善不善上決之此言非是蓋禎祥妖孽此氣機之最先者每每在善惡未著之先所云天事先於人事也但禎祥妖孽之發人人共知人人共見而衆人則看不清信不及惟至誠則看得清信得及耳此理欲昏明之辨也善不善即世俗所云好不好善即福不善即禍

誠者自成也章

此章語是三節意思只二節首節誠者自成兼人物而道自道專以人言次節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亦兼人物是足誠者自成句意是故君子誠之爲貴亦專以人言是足而道自道句意雖兩層實一層也第三節是君子身上說出成己成物此節物字即首二節物字但首二節是物之自成蓋天成之也第三節是君子去成物亦有倚參贊化育之意首節注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是又專就人言蓋中庸道理雖兼人物而意思嘗專在人故文公於天命首節既兼人物言而末復言蓋人知己之有性云云亦是此意蓋不兼人物道理不盡不專主人言意思不出也誠者物之終始二句不過是一正一反下句止足上句意如云有是理則有是物無是理則無是物總以證天地間物無非實理也或問誠者自成

章大旨曰誠者自成也是天命之謂性而道自道也合下一節是率性之謂道後一節是修道之謂教

孟子見梁惠王章

綱曰周顯王三十三年孟子至梁時惠王三十五年也顯王三十五年齊魏會於徐州以相王爲惠三十七年然則孟子至梁時魏尙爲侯至徐州相王時王號乃通於天下今此章書於三十五年卽稱之爲王者蓋著書在稱王之後則仍其當時之稱也或問綱目書法凡諸侯未稱王之前則正名書侯如魏侯斯卒齊侯來朝之類是也旣稱王之後則改書君如楚

君類卒魏君罃卒之類是也孟子朱子同學孔子同一著書綱目不稱王孟子獨稱王何也曰著書之體不同故也凡著書各有一立言之旨綱目正名定分之書則其所重在於名分孟子發明道術之書則其所重在於道術如梁惠一章重在申明仁義以救當時言利之習齊宣一章重在發明王道以破當世桓文之見主意在此不在彼故不必拘拘書法也末有仁義二節講說謂不可添出一利字如說仁義未嘗不利則孟子亦言利矣此言迂甚孟子極善開導時君如好貨好色往往斷章取義以誘掖奬勸觀曾子以義爲利子思亦曰仁義固所以利之也曾子子思之言皆然孟子學於子思以仁義爲利何不可之有

事孰爲大章

古人養志難於養口體今人養口體難於養志蓋古人家有百畝難脉狗彘王者先爲隱處停當矣惟父母之志必待人子知之而人子養之不則不然家溫食厚者或供膳不難若寒素之家而又拘拘於仁粟菽水不供且勿論志口體非尺寸之膚矣蓋養志重於養口體養口體急於養志觀曾子曾皙必有酒肉

則口體之急可知矣啜菽飲水老人豈堪久飢耶久飢不可而甘旨又不能辦乃知毛義捧檄色喜亦是萬不獲已當此愈令人思王政也

四書講義輯存一卷終

後學王清穆敬校

四書註義

上

本書承國立中央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長安趙展如大司寇鑒定

四書詮義

同邑後學余家鼎謹署

光緒庚子春月重刻

四子之書六經淵藪也非體會貫通於四子不足以言六經非踐履實得於六經亦未足以詮釋四子則試觀之孔子其踐步無非禮樂也其對邦君論治道無非堯舜之郅隆也其辭命之溫良敦厚卽詩之性情也其一生之進退行藏卽易之時中也惟孔子身備六經故魯論一書於六經先後一揆而大中孟子所以發明孔子之道者又豈有異焉古聖先王以身爲教六經莫非躬行卽以筆之於書亦欲俾後人知有以實踐力行而勿畔於道斯已耳豈空文虛辭之是飾也哉故孔子述而不作非不欲作以六經

已有明訓存也迺粵秦迄漢爭文義於一字一句之間唐宋以還役心思於繩節繁文之末文辭益盛而於聖賢之道以日晦而不明詮釋日繁而於聖賢之書以益離而益叛賴周程始繼欲絕之緒至朱子則撥雲霧而見青天矣朱子之學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又恐聖人之道不明於世於是仰包邃古之載籍下擷近世之文獻雖至釋老之學亦必究其歸趣而訂其是非於以相六經而闡四子是蓋心古聖之心言古聖之言行古聖之行而於是有四書集註至純備也至精嚴也亦欲人以經書爲法實踐躬行而非爲後人之虛車飾也迺自

元明以來以四子書命題取士其意非不欲士人之以實得發爲文章而無如士風日薄利祿熏心全不體以躬行祇文辭之是尚其所朝夕鑽研惟博朱紫爲務耳他何知乎是以說經書登講席者衆喙爭鳴災黎禍棗箋解日多層翻疊出類以體朱述朱爲名實則爲舉子業計耳夫舉業莫盛於明然自陽明首標良知之學與朱爲難淪及明季則凡執筆爲文者皆以能叛朱子爲快頼

國朝諸子闢其謬謬漸歸於正不謂無功然非本於體驗躬脩則既失其根源而支流多非本來面目於是疑朱子之言爲有未盡而立言反欲高過朱子是以欲尊朱而或反

背朱非以明經而適以害經者亦已多矣淺陋者又不足數也夫朱子殫一生精力萃於四子之書老而彌篤倘有微疑甯無自失而顧待後賢之更爲擬議邪余甥燦人秉質聰明而制行篤實生平無所不學而銳志研求者祇在六經四書深見夫朱註本經明也而以深刻忝之則必悖本周到也而以膚淺會之則必疎本包舉也而以一義主之則離宗所以內註無一字可移而圈外則或只旁通其說故其發明經義一宗朱子立言創論不繁不支至於論古則融會左史之全書採典則貫穿三禮之記載樂律則合聲音器數以折衷辯陸王之未塞必析之於疑似之間闢佛老之淫邪必明指其源流之失是又欲心朱子之心言朱子之言行朱子之行以聖賢實詣體備於身而繼往開來者因不得已而有四書詮義之著繼此乃易書詩各有詮義於春秋有集傳於孝經禮記有章句於樂有樂經律呂通解乃又將從事於周禮以禮又嘗綜六經大旨及儒先之緒論以爲理學逢原一書歷象坤輿兵農禮樂無不備攷焉余觀其書大非勦襲浮夸而有實踐躬行脩己及人之意此非予私好也嗣而公之於人將亦人有同心焉者矣甥之生平少失怙恃擔簦徒跣飄蓬闖越雖處困極未嘗不史籍是耽進退取予必揆於義而天姿英邁所

學非有師授其四書及詩書易禮綱目則自孩提受於母膝也母余姊也姊氏自幼嗜學資質邃美甫六齡明月之下三夕而學庸習熟圈外小註不遺一字家嚴每不許誦習每問字雖勉教之必抑之曰汝女子何好學爲迺至字義無人指示輒以意會而通之先叔祖奇之曰此天授也及長惟周易及邵子經世書及朱子綱目玩不釋手他若唐宋詩詞雜書皆不寓目故甥雖無師而有成就如此其於母教受益良多矣余於捧閱甥書之暇不勝有感因書此以特著其實事云

乾隆七年歲次壬戌一陽之月望後三日七十四歲老人

蚌城古愚氏江廷鏞敘

自敘

朱子曰亂經爲經之賊作文爲文之祆夫亂經本期以明經而反至於賊經則經誠不可亂歟夫聖賢經典本使人講習義理以爲自脩之資而必非徒務夸多以勞人思而資其口說乃章句訓詁之學則徒拘牽文義全不反之身心則即此記誦之心已與聖賢爲已之志全不相似又安能得聖賢之微言大義而以爲聖學梯航是以家有成書人專一說講愈紛而經旨愈晦爲經之賊其固然矣歷漢唐及宋千有百年得朱子與焉著集註一書而古人如揭朱子非好爲亂經以資口說奈羣說蓁蕪聖經以晦以心得爲立教計則不得已而有言而當時猶或以理會文義毀之不亦惑之甚乎自有朱子集註學者於經旨已無勞求矣而元明以來以八股時文取士則於是乎復移朱子之說以役詞章而講章家亂經亦多爲八股計便於八股者收之不便於八股者棄焉而投疵抵隙講說益繁嗟乎自勉齋諸賢躬承師說雖間能有所發明何王許金陳胡吳史而下已浸浸乎失微言之緒況有明大全之篡上之爲成祖纂弒之君下之成於胡廣金幼孜諸庸人之手又安能得聖賢之旨而決擇於羣言得失之林以故或朱子所非者而復載之或朱子所取者而復畔焉又或朱子所

嘗言而意旨別屬者又彼此混附而不察其言之有因而況其每下焉者及至陽明龍溪輩出大暢陸學宗風卓吾龍江諸妖人復援爲三教一宗之說啟禎之世所號墨士文人皆莫不以畔傳離經爲事朱子之道或幾乎晦矣卽其號墨守程朱斤斤遵註如蔡林顧劉之輩其所立言亦或陰與註背而不自知而他又何望哉迄至於今羣喙爭鳴日新月盛則又苟利八股無復道謀或自相矛盾而不蒙或俚俗尖纖而不避經之賊也不依然在室而不在門也歟至若爲文亦本期以傳經義而士子顯榮在念則惟恐不以奇拔勝人衡文者亦第欲觀士才情於是割裂經

言上牽下搭遊戲怪險無所不至欲以此而期於傳經不愈離而愈遠哉卽或遵守矩矱期得平正然學者亦方唯求工於文法之不遑而遑以反之身心以與聖經印證是文以祆文經以賊經經以文祆而賊愈甚雖有朱註其謂之何紱自厭棄舉業以來其於四子之書體驗有年雖質本愚蒙而研求亦幾一得顧以時下講章無慮百家業擅專門猶將十室何庸更執一說以益覆瓿乃同堂講習之餘又見夫錯說糾紛幾使學者茫無所適遂令鄙見耿耿於懷爰是不能自已復會羣言辨譌糾謬期見古人之心以貽躬脩之助初意只鋤繁蕪不爲講家又以不愜人心難於通貫故於各章亦略爲挨文順講文義之細時復訓繹而辭旨明白無他異說者則亦徑略之然是編之成與時下講章强半齟齬況以學究迂言强聒乎擾攘文壇之耳南轅北適不合審矣顧性非經書無能消日營心載籍復敝筆研聊以自娛非問世也第經賊文祆吾知自免古人可起不易吾言且文以理生經從心得藉使理無少謬文亦何患不工而天下只有此理人心甯遂不同安在其必不合於時則學者或取而玩焉亦未必無當於時文也顧以時文而講經則亦終非吾志云

岩

雍正辛亥小春朔旦 新安汪紱序

例言

時下講章慮無不云遵註矣顧今日之遵註非遵註也但以功令所著而不敢不遵云爾紱見時下講章每云某說如此然畔註不可從某說甚通但與註異是其意非眞知朱子之必無不可遵而異說之必非是也亦聊依之而已夫非朱子之必無不可遵亦安用是遵註爲愚於此等處急爲辨析是非只衞朱亦以衞道也

近二十載以來學益龐雜陽朱陰陸者不勝覼縷此非文運之事實道學之禍人心世道之憂也耿耿予懷思

之不寐旣事筆研卽聖學所寄故凡講章家有涉陸學處則急爲辨析非敢阿好朱子亦以衞道也

朱子內註至精至醇一字無可移易非心契朱子者亦未易知至於外註則朱子聊備一說或供採擇不必盡醇然要皆有當學者身心但或非經旨者有之耳茲旣一以治經故凡講章家有誤因外註而反背內註者亦急爲辨之非有阿私亦以衞註且衞經也

凡圈外註考析事理間有不能無疵者如子語魯大師章謝註要自不能不辨非敢辨註正以衞註且衞經也

朱子之道德精神大義微言畢萃於集註一書其次則或問所以翼集註而行又其次則小註爲之梳櫛至於語錄則門人所記有志治經皆不可以不攷但語錄出門人之手聽聞之間不無差訛失其本意又容或有後賢附會已說於其間者是不能無決擇於其間猶孔子家語及禮記所載孔子之言要不能與論語同日語也至後人所纂集則更有傳訛者如博學於文章勉齋問朱子謂看來有一貫意朱子蓋未然其說而纂大全者遂以勉齋問語爲朱子之言承訛至今莫之或攷此又其甚也茲編一主發明集註之意則語錄有異同處蓋未暇問或有摘語錄語而謂予不攷者紱不敢知豈敢

畔朱以衞註也

四書中多闕文疑義雖朱子且未有成說而講章家供八股用亦必爲之強解夫非聖過朱子豈不愚而自用凡此等處俱宜只還他疑義非語而不詳所以衞經亦衞道也

四書六經相爲經緯而妄儒有執一說以非他經者如毀周禮爲僞經及據小序而非朱子詩傳之類茲亦辨析其說非唯衞四子且衞他經也

四子之書非通於六經及性理羣書者不能解且天文地輿鳥獸草木古今書史百家名物衆技羣言無不有

當士號窮經安可宜而不問且窮格得來無非性命茲於合當考究處亦備攷其說非敢夸多亦以明經且衛經也

立經垂教原爲學者身心今人治經專爲時文計與聖學已逕庭遠矣而講章者又復務爲尖纖巧相映帶則不唯經賊且文祆矣茲爲一痛埽之非好立異以衛經亦以衛道也

佛老異說聖學戈矛充塞人心已非一日偶言及此遂不覺爲之痛心疾首大聲長呼不能自已非好辨自雄亦欲衛人心以衛道也

茲編都以我說經不入古人口氣然古人語意要亦自無不明良以說經窮理豈徒事替代神吻要以得古人心無視言爲糟粕耳非欲擺脫講章蹊徑亦期以衛經衛道而止也

茲編以詮義名者紱實不才而家世理學惟高祖太傅大司農清簡公實有中詮之著所以得蒙中詮而有詮義之名以誌不忘先訓實則惴惴然惟隕越家學之傳是懼又是編與時賢多不合故冠以雙池使知過在小子一人不使古人分過也

星江汪紱再識

四書詮義卷之一

婺源汪　紱雙池纂集

大學章句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總釋名義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仁義禮智性之德也人所同也氣質之稟不齊才也人所異也性者元亨利貞之理而稟者陰陽五行之氣也氣陽氣之所成知覺之類質陰氣之所成運動之類也此言人之所以不能無待於教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爲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

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聰明睿智生知之質能盡其性安而行也質稟有不齊而性則無或異故聖人治而教之則皆可以復其性復其性者使之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

天降生民而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所謂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也大學所以教人之法即脩道之教也蓋大學所謂明德不外仁義禮智四者而新民則又不過因性而推之則亦即身以立教焉已耳氣質不齊大學之教之所以不能已也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至聖至誠之德生知安行者此天之所使以陰隲下民而開道統之原以立萬民之命者也六經言教始於舜典之命契爲司徒命夔典樂教胄子五教即五典五禮而周禮樂德曰中和祇庸孝友蓋與五教相爲表裏禮以節外樂以和內教之大經無以踰此即明德之所由明而從事於新民者亦不能外是也○禮達於百姓民庶而樂只於胄子者禮以節文乎事之所當然而樂則從容和順以漸得乎其所以然蓋大學之成而至善之地故也○禮者天地之序樂者天地之和經禮三百曲禮三千道體物而無不在格物致知格此而已實踐而行之則所謂誠意而涵養此心者亦即在是樂德曰中和祇庸孝友中即大本

之中和即中節之和祇即直內之敬庸即方外之義孝友則性情之最先而眞切者也養心之教莫善於樂○十歲學幼儀灑掃應對進退之節十三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小學便從事禮樂始矣○此段原教之所由起

三代之隆其法寖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

小學以立大學之基朱子必補小學立言欲人知循之有序也詳見或問○小學所教禮樂之文若禮樂之盡須入大學始能體之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

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窮理卽格物致知言正心而可包誠意治人卽治國平天下也）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

此言三代教法之備也唐虞而後言學者始詳於說命至周禮而教官之屬六十大司樂之職亦加詳焉綱舉目張法無不備矣禮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塾蓋小學而國學卽大學也○小學小子之學然非特以其教小子而名之也蓋以灑埽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皆不過儀節之閒器數之末只以習其事而閑其德性收其放

心而爲事人之事且先立個坯璞未及乎天德之奧王道之全也大學大人之學非特以其教十五歲以上者而名之也窮理正心脩己所以盡乎天德而立治人之本治人所以至於王道而廣脩己之量是蓋有以全盡人道而非徒一藝之能已也此意當與或問參看勿因以其對小子而言之一語而遂只以年齒分大小大人之學小子之學須看之學二字○自天子至於庶人職位雖殊而莫不有脩己治人之責雖在士庶其應事接物皆與治平初無二理固不待必有天下而後有王道之全也然於脩己者有未全則其於治人也無本故大學之道盡人之所當知而大學亦逮乎民之俊秀而皆教也○大學盡人而皆教未必盡人而皆盡則國家因材器使亦無棄人如三德有家六德有邦若其非俊秀則亦安於農工商賈而已○小大之先後非以其末爲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爲後而緩之亦學者所至自有淺深安能以小子而强之以大人之學苟儀節未嫻器數未習而遽語之以天人性命之理則躐等而無功徒以扞格夫學者之心志而已究之則本末不相離道器無二致雖節文度數之末而實已寓乎格致誠正之脩易所

謂蒙以養正聖功者也故先之小學以裕大學之基乃繼之以大學而探夫性命之本此學之所爲一貫而無殊教之所以有條而不紊也

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爲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性分之所固有天命之性職分之所當爲率性之道知之者格致之功而各盡其力者誠正之事也）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

仁義禮智人性之所固有也日用彝倫職分之所當盡率性而已本之躬行心得之餘則教非徒法因民生之日用彝倫則教非强人以身率人則人有所觀感以人治人則人易從是以人無不學而學者皆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各俛焉以盡其力也蓋有以變化氣質而復其性也○自三代之隆以下至此述教之盛

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脩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

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又補小學入講○傳記雜出而無成書故只曰支流餘裔而已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必日因小學之成功者非小學之外有以成功則未易以從事於大學也本明德以新民至於天下平止至善規模是何等大而八條目逐節用功其節目又何等詳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想孔門當日亦無他教如論語博文約禮文行忠信等可見上大學之明法指此之作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爲傳義以發其意經一章言此之作爲傳義則指其傳十章也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體而行之謂得其傳不然則其書雖未嘗泯亦無當於教學也此書原雜於戴禮中

聖人在上則其事行聖人在下則其說長孔子不得位則亦特詳其法以遺之後世而已○此段言教之衰而遂原大學之書之所由作

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辭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到底以小學作講蓋所謂傳得其宗其傳泯焉者不獨大學之傳即小學之支流餘裔雖有存者而上無賢聖之君下無孔孟之師則小學亦廢知之者鮮所以有俗儒之弊也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異端之說事事求高過於吾儒如儒者以仁義言道德彼卻云道德亡而後有仁義吾儒言窮欲彼卻云絕去六根之類至於物理則說入天上地下輪迴受生身心則說向不生不滅不垢不淨功用則說到普渡衆生如如自在故就外觀之似高過於大學其實則妄誕而無據詭異而不可行亦徒爲反道敗德而已何嘗是眞高哉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

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權謀術數如管商申韓孫吳蘇張之徒如漢之雜霸爲治及鼂錯謂人君不可不知術數百家衆技則如後世陰陽青囊星命日者之類皆使人營心福利而敗壞先王之禮樂教化均之爲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也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無小學以裕其基又無大學以探其本而誣惑之者又衆晦盲否塞反覆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由聖君之不作道學之傳泯故異說得以爭鳴而壞亂至此也

記誦辭章之習逐末而忘本逐末故繁而忘本則亦并其末而失之故無用虛無寂滅之學求本而遺末求本故過高而遺末則亦并其本而戕之故無實總之吾儒之道本末一原顯微無間執一以求則未有

不流於偏而賊道者至若權謀術數百家衆技之說則又皆起於人欲之私與夫私智之鑿其以視夫格致誠正之修又正相反矣此所以均之爲惑世誣民充塞仁義也○此段言異說興而正學益晦也

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爲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

敘此書之所由表章

顧其爲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間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略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 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脩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

終敘己所以補傳章句之意其辭雖謙而其爲斯道張皇捍衛之心亦至深且遠矣乃又輯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爲小學全書以資童蒙講習而立大學之基則朱子之道雖未獲大行於當時而先王教人之法之詳道德精微之奧亦至朱子而無復遺憾矣然章句或問之詳密精醇雖有目所共睹而究非淺人俗學之所能喻其精微而不可易者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也悲夫

四書詮義卷之一

郡門倪肇書 憲山
婺源汪 紱雙池輯 後學 懷甯楊森修 蒓新 同邑 程夢元 硯園
潘紀恩筱圃 樑李
合肥李 蕤 筱亭 同邑 江峯青湘嵐 樑李
休甯甯木 瑞香 同邑 余家鼎彝伯

大學

大字舊音太而今讀如字蓋太則對少而言若以大學對小學言則知只讀如字矣始入大學而遂曰大人之學者學非復小子節文之末而務於窮理正心脩己治人猶孟子所謂尚志而大人之事備也夫入大學者不必盡人有公卿大夫之位而從事於學者實盡人有窮

理正心脩己治人之責故盡人當同學之所以使上下一德一德而邪慝不興也大學一書領天德之要而會王道之全約之以一心而推之乎天下微入於性命不睹不聞之域而顯之則成功文章巍煥之至則論孟六經皆無能越其範圍然一經十傳語簡義微雖曰初學入德之門究非初學之所悉能領會讀者當經傳參看如讀致知在格物句便須將傳五章參之讀誠意句便須將傳六章參之讀傳又須謹顧經指使不走作而經有經之脈絡傳有傳之脈絡又須要還他各成片段其不能通處乃細玩之章句如再有所疑乃參之或問及博之羣說要以朱註爲宗又須以經傳作主更須反到身上自家作檢點印證不可死靠外邊講說始能有得若聯翩一滾讀過只記文義而講解則靠之高頭講章其有得於身心性命者不其鮮哉○聖經三綱領八條目合十一條而傳只十章者知止得止只在至善條中而散見於條目之下故無傳致知格物兩條工夫一串故經文曰在而傳作單傳知至後尚有誠意工夫意誠後尚有心正工夫故誠意作單傳格致誠正皆所以脩身身脩卽格致誠正之成功雖朱子云教人逐節用功然格致誠正而外究無另項脩身事故脩身只帶在正

心傳中自身脩而齊家治國平天下皆由此推彼故皆連遞作傳至本末一條不在綱領條目中然傳逐條分釋恐不見內外合一本末先後之當然故於三綱領下作本末一傳依經文作小結束以聯貫內外前後也又傳之釋經於三綱領皆只以引證咏嘆出之蓋後旣有條目之詳則此處且只含蓄說而再三咏嘆又欲人得其旨趣之所在而因以求其工夫之詳也止至善傳兼知止得止一節而總明新二項故此傳又頗詳格致以下六傳釋八條目則亦可釋三綱領明新至善工夫正於八條目中分見故六傳皆詳言工夫亦以見前四傳

之引伸咏嘆其指歸固有在也一經十傳脈絡貫通誠以身體而心得焉則四子六經皆歸一貫自此之外周無他學終身受用不盡矣○唐虞三代之盛循其法不必有其書三代之衰其法不行故孔氏作此書以留其法法實唐虞三代之法而其書則孔氏之遺書也初學卽小學之成功而初爲大學者也只云入德之門者學者須由是門而入以此言爲學之規模次第足以範圍學者使之有所持循至於性命之原事業之著則須自得之然學者最患規模不立規模不立則無所持循而異端俗學功利百家之說皆足以亂其心志故學者雖

未及乎論孟六經且須由此入門卽旣讀論孟六經亦須靠此規模內充實方得不差由此操脩乃達天德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一章分二段前統言大學教人之法而物有本末節於綱領中指出先後之序以結之後卽於綱領中詳其節目以示人知所用功而自天子二節又於條目中指出脩身爲本而反言以結之亦卽所以終物有本末一節之意也經一章固止一明明德可了新民者明德之推至善者明新之極格致誠正脩皆明明德之目齊治平皆新民之目而以脩身爲本則條目有八綱領有三而實則不外於一明明德已也然明新至善平列三綱領脩身平列八條目則明德爲新民之本之意又須於物有本末及末二節始抽出另講不當於通章側重明德反亂平列語氣也蓋五霸功利之習期於治人而無脩己之功故流於僞而自小異端虛寂之學期於得己而無及人之效故流於誕而自戕吾儒之學體用一原人己無閒故明德爲新民之本而新民亦卽以盡明德之量不明德固無以新民然明德而不新民則於性分中終有未慊而明德亦有未全所以必二者皆要於至善而後已焉天下無體之用非體無用之體非用無無體

之用亦無無用之體此所以必以明新至善平列三綱領然後體用不偏人己一致而爲大學教人之法也大人之學對小子之學言非徒以大人對小子言（說已見前）大學之道道字只依許氏作脩爲方法看下三在字方順朱子序云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是也虛齋作當然之理看則謂大學之理在明明德在新民語氣都欠順且明德新民都是理而又曰當然之理在是亦重累矣註中三當字亦非貼大學之道道字乃道字所以然一層惟學者本當如是故大學脩爲之法亦卽在是也三在字有總括大凡意蓋脩爲多少方法條件都歷數不

盡而要其大綱則止此三者無他在也明德二字章句人之所得乎天云云得乎天解德字兼理氣在而以理爲主而虛靈不昧解明字卻是以此心知覺氣之秀而最靈言非言所得之理虛靈不昧蓋理上著不得虛靈不昧四字也虛是此心之體靈是此心之用不昧言無時不然也虛故能具衆理具衆理卽大本之中性也靈故能應萬事應萬事卽中節之和情也虛靈其本體其具衆理應萬事則虛靈之用而具衆理又應萬事之體應萬事又具衆理之用也虛靈不昧心之知覺而以釋明德不幾以生之謂性乎曰不然此理無體與心爲體

理無所謂明昧著一明字便屬之心若非人心虛靈此理亦何處約入何物容受故正惟心體虛靈具得此許大之理故此理之得於心者亦炯炯不昧禽獸便暗也心外無性離心說不得性離性亦不是心二之則不是矣虛靈不昧既是氣之秀靈容得此理而謂之明德矣然又曰氣稟所拘何哉曰以人對物言則無極之眞二五之精惟人得其秀而最靈者以不同於物故人之德無不明者然以人言之則於秀靈之中又不能無厚薄清濁之稍異矣人欲之蔽亦自氣生然人氣本清明而一著人欲則便昏濁以外物能窒其本虛之體而淆其應事之用亦因無理以主之而氣自爲用故也既曰不昧又曰有時而昏者昏只是昏蔽不曾連本體都沒了其曰有時而皆則昏乃一時事也故下句言本體之明正卽指虛靈二字則有未嘗息者則所云不昧譬之鏡受塵蒙鏡何嘗不明只爲灰塵所蔽耳所發如乍見之惻隱本然之知能皆是因乍見孺子入井之惻隱而察識擴充之以盡仁因不受嘑蹴羹食之羞惡而察識擴充之以盡義因本然良知而充之以學問以開此心之蔽因本然良能而充之以踐履以盡其明之實此所謂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經只曰在明明德而

朱子曰因其所發而遂明之此朱子教人以工夫下手處又曰以復其初則完其究竟也既明明德又必推以及人蓋民胞物與則養人教人皆吾性分中不能已不可緩之事但恐在己未盡則無可推耳若只求自盡不必及人則忍視天下污染己之所謂明德亦將安在且仁聖之視天下原無人己之分見得民有未新則如己身著污此固非異端之爲我而不及人亦與小人之舍己而責人者天地懸隔也大人正己而物正則一明明德而民當自新無所事事矣又必列新民一綱若與明明德爲兩事者何也曰正己物正只言推行有本而感

化神速不是都無正物之作爲故新民自有新民之事
如井田學校豈無作爲布置但由明明德而新民則所
以新民者皆其明德耳若說明德而民自新更不必有
新民一綱則老氏之道德無爲豈吾儒大學教人之法
哉經文在親民卽以親愛其民解亦可通而必從程子
曰親當作新歟曰此固以傳文證之而可知矣見或問且
曰親愛其民於事理亦欠周密蓋明德曰明之因昏而
致其明之之功也民曰新之亦因舊染而興之以新之
之澤也親之當作新也明矣明新各有工夫實際在下
八條目此且只云大學脩爲在此三事明新二條體用

已盡而又必曰止至善者明新未有定則如爲賢亦可
謂明明德然必爲聖而後爲明德之至善小康亦可云
新民然必如唐虞三代而後爲新民之至善故列此綱
而後學者始知不安小成以求造其至也未至則求必
至無廢於半塗已至則不復遷無倦於末路此卽無閒
之功而時解謂不遷意只宜輕帶恐侵下有定殊不知
有定以志言不遷以事言有定是知止之效以見成說
不遷言得之勿失以工夫言有定尙在能得前不遷在
既得後絕不相犯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

而后能得
明新工夫下八條目分析易明止至善事則分寓於各
條目中而止字工夫未出故此節獨申止至善一句曰
知曰得卽亦止至善中之條目也以止字代至善二字
見天下事物在己在人皆自具一至中至當之境人所
當止而確乎不可移易也知止者識其事之所當然而
明其理之所以然如知性而至於知天則事物至善之
所在皆灼見而不惑也知止卽下之知至但知至擴開
橫說知止一嚮直說知至是所知既至知止是知得那
止也格致工夫在知止前定靜安慮皆知止中效驗下

之誠正脩齊工夫則皆從能慮後著腳而意誠心正身
脩以至於齊治平則皆能得止之事也知以物盡志以
知定此皆平素豫定之功心以志靜身以心安靜者不
爲外物所搖安者從容閒適之意俱是知中境界蔡氏
分配條目插入新民意此大謬也吳氏萬感俱寂一眞
自如之說又不惟深而無當且混入禪諦去矣慮則事
至物交之會應接之初能著一番熟思審處能慮是知
止中效驗而慮字則有工夫故能得緊接慮字能得雖
跟知止來亦須必由慮過也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首節首標明德次節首標知止已見先後但恐人糊塗
看過故再特提出次序以結之明德新民爲物者德與
民都算物但明之新之自有事若知明新之所止得明
新之所止則事中又各有物在但物是現成的事以工
夫言知所先後知本始之當先而末終之後自見矣明
新至善事理之當然道也知所先後則從事有方而明
新至善可以循至故曰近道此道字原非大學之道道
字知所先後而近道則正是大學之道不知所先後則
已失脩爲之方也又此知字甚淺不獨在知止前而且
在格致工夫前曉得要先知止然後去做格致工夫若

將此知字與知止知至等知字混看則并將知止知至
知字亦都淺了所以姚江家言謂一知本便算知之至
故謂朱子補格致傳爲非又方正學欲摘上節及此節
并聽訟章及此謂之本此謂知之至也二句合爲一章
爲釋格致傳此皆謬見抑天下多少物事那件可以拋
過得如何只一知本便道所知既至乎 詳辨見後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
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
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以下卽申上段之意而詳其工夫數先字見序之不可
紊下節數而后見功之不可闕亦上節本末終始先後
之意但此節先字與知所先先字略同下節只是複說
此節后字不甚用力故玉溪謂知所先後句起此三節
而講章多非之然下節雖只是複說此節而逐條多有
工夫當盡不當依饒氏只以功效滑過言條目而提古
字起頭者言古人之爲學必如此正見大學之道如此
以詳言上段工夫卽因以實上段指意也明明德依舊
是明自己明德於天下乃推之天下而使之皆有以明
其明德欲字則統人己爲欲使之者以己之明德使之
也或問欲自明其明德而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

德甚明時解只作新民看則似古人因爲要新民故先
脩身其欲處已務外不實矣齊家事盡倫意多脩身事
踐形意多盡倫踐形并歸此身身又血肉之軀不能自
脩則其所以主之者心此心卽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
應萬事之全體大用統性情而兼動靜者然工夫在誠
意之後則只是收攝涵養敬以直之以無失其本體之
中其工夫只在幾微閒至粗淺處而卻是至細密事雖
心統動靜言而正心則靜存爲多觀傳文有所云云可
見不但欲其無過不及且欲其無少偏倚所以存至虛
之體而爲檢身之用之本也顧正大處未脩細微者如

何能檢作爲且妄心體如何能存故誠意工夫是先於發動處把持大節上關歸正路防外所以制中正是正心基址夫大人心無不正則意自無不誠此有本而有用者而學者心生則本體無形無從把握須先從作爲上實地裏逐漸閑閑以入細密此誠意所以先於正心也若意未誠而欲正心則只成枯寂且無此理意既誠而心有未正則作爲亦終未能盡善亦非誠意全功二者要緊相須都是脩身實際劉蕺山謂意爲心之所存主因謂註訓心之所發看意字太輕似正心爲主而誠意由此出不當居正心之先矣抑知心無一物一有所

存主卽便是已發若云意爲心之主則又顚倒無理夫脩身原以正心爲主而誠意又操心之要緊工夫非於心之外又有個意要誠也身先於家家先於國此事業之施於外者要本於內誠意先於正心格物先於誠意此衆理之具於中者要證於外大要聖賢之道凡事理之在外者件件收拾入心來故其序自外入道德之在心者步步推行出外去故其序自內出以一心與天下相通此明新關鍵也彼不欲解意爲心之所發者亦不明於此義耳章句欲其必自慊而毋自欺必字毋字一反一正自慊是言工夫或以爲誠意之效者亦非詳辨見後

知卽此心之虛靈可具衆理而應萬事者卽德之本明處所發見也致之則擴開此心使益虛明而無所蔽也致知工夫在平日誠意工夫在應事接物云爲上或謂頼知以覺意之誠否則知字甚淺且在意後非矣欲誠意先致知恐知有未精則善惡辨之未眞則誠意處皆屬私見錯著故必先辨明善惡之眞無少疑惑然後好用誠意工夫免至有錯耳豈第頼知以覺意之誠否哉知虛而物實格物是將天下事物之理件件收拾入心故格物便是致知然事物當然之理本卽吾心具備之理非此理眞由外得但此心之知不從事物上印證知

亦不見故須於事物上件件印證過來此知方實陸王家不肯言格物謂讀書窮理爲外義此意已與天地萬物隔絕而尙云心卽天地多見其夸而無當矣格字窮致之訓或問已詳愚謂格本木格而格形必方故有正字之訓格外者不得入故有扞格之訓格內者又必須要滿故有窮致之訓而今人猶有又作扞格外物解者試思便是物誘亦只須節制豈可扞格扞格外物此心之知何據豈非釋氏之絕六根說乎物訓猶事者有物卽有事物理須從我接之始見我去接那物便是事上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此複說上節以申必先之意數而后字有輕重不同然經文順推故未暇詳別耳物格而后知至物既無不格則知自至矣而后二字無工夫朱子言格物時理之散在萬物者方去理會到知至時理之會於吾心者已無不明此格物時是說致知格物到知至時是說物格知至未嘗云格物後更須致知而后知至也而時解引此以駁首句而后二字較急之說誤也知至後尙須有誠意工夫而后意誠此知行分兩截也意誠後尙須有正心工夫而後心正此疎密分兩截也故章句皆加可得二字至於知至行盡體用交密則是虛靈本體已復天

命之性已全此身已無不脩是心正而后身脩此而后亦無工夫章句亦無可得而脩字面但正心原爲檢身吾儒正心便是檢身而天下卻有正心不檢身的人要其正心處都不是又有自己甚細密而與人卻偏僻者故朱子謂大學教人逐節用功有意誠而心未正者心正而身未脩者云云其實身之未脩仍是正心工夫未細觀傳文親愛賤惡等那有不從心發用也但心正則身便脩而心正又須是脩身正如克己便復禮而克己又須復禮是一般話耳而蒙引概謂另有工夫亦未見體認也至家齊以下則舉而措之雖不無設施要無另項工夫矣平均一也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道德一而風俗同也格物致知求知所止物格知至則知所止誠意正心知止後能慮工夫意誠心正慮而處之得止意無不誠誠意之止心無不正正心之止物格知至意誠心正脩身之止此皆明德之得止也家齊以下新民之得止也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

上兩節已見本在脩身然恐入大學者或謂其無治人之責而諉之也故特抽出脩身爲本以結之蓋士庶雖無國天下而日與天下人接則老安少懷事業原不分

窮居大行時解第謂庶人有家則亦淺之乎大學矣章句正心以上皆所以脩身見經言脩身自包得正心以上也原爲著要脩身故要格致誠正耳齊家以下二句乃正解皆以脩身爲本意非以正心以上齊家以下對舉爲言也時賢或疑其平列是安足與讀章句乎蓋亦因謂脩身另有工夫故誤之耳

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反言作結以決言本之當先也亦以對當時舍己治人小就霸功輩言之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言縱使能治

其治亦都不是也所厚者薄正由身之不脩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則言決無此理二層只是一意非以身家對舉蓋本亂則其所厚者必薄所厚者且薄則豈有反厚於所薄之理是可見其治人處設施都不過矯情飾貌原無眞意實德卽所謂末治者否矣也此亦如何算得治乎故必以脩身爲本○聖經一章似爲古大學教人之法作發凡起例一般而凡例之中則明新爲經至善爲緯又於明新中標出明德爲本如經之受軸處一般故能將於至善中標出知止爲始如緯之起梭處一般故能將人己事物許大事業組織做一片而一絲不亂一縫不

綻蓋非孔子不能言非曾子亦不能述也

右經一章

此章亦不盡孔子一時之言蓋孔子嘗言之而曾子乃貫通其所言者以成此章也其傳十章亦非曾子之言又曾子常將此章逐條解釋以教門人而門人如子思之徒得其傳者乃本曾子之意以作傳也舊本原無經傳之分於此章下便接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所謂誠其意者云云又於故君子必誠其意下接詩云瞻彼淇澳二節於沒世不忘下接康誥曰克明德及新民章至止於信止於信下接子曰聽訟

章然後又接所謂脩身章至終而中間闕文人都不覺故解者多謂知脩身爲天下國家之本便是知之至既以知本爲知之至則格致無工夫而脩身自誠意始能誠意便盛德至善沒世不忘而書所謂克明德及自明卽所云自慊又以所止知止敬止爲艮止之義以爲格物舊解大略如此（略述鄭註及陸氏說）程子考定今本始揭格致之義而朱子遵之（七章以下並依舊本）夫格物致知之解雖自程子發之朱子作傳補之然格致之學則不自程朱始六經可參也（如易云學以聚之問以辨之論語曰博學於文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之類皆格物致知事也）今曰扞格外物寂

然艮止謂之知止而能知本則爲知至則寫字讀書何非外事君臣朋友何非外人齊治均平何非外務皆當扞格之而獨誠其意矣若猶曰齊治平也則天下國家之大豈一靜養之所能治此身應接之常外物何能盡杜善惡之辨不眞其所誠者復誠何意勢必任情拂物不至亂天下不止也可不察哉自朱子補格致傳作章句而後聖經之義始大明於天下其功偉矣乃天下又多格物而非以致知者此則章句俗學文辭之末無當身心而適以藉異學之口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君子其謂之何哉

康誥曰克明德節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節帝典曰克明峻德節皆自明也

不釋明德本體若何明之之功若何而只三引書結以皆自明也蓋工夫在條目下此只引古作證以見經云大學之道在明明德者爲有可據也蓋書紀古帝王平治天下之事而茲三言者皆言自明己德之意則大學之道其亦必以明明德爲首務可知矣曰德則具於心曰明命則見其本於天曰峻德則見其本體之大而無外是明德本體已隱躍可見曰克明德則見其實有明之之功曰顧諟天之明命則見其動察靜存之密曰克

明峻德則見其有以盡德之量而明明德之工夫亦括於其中矣雖堯文生安非由教入然精一之功生安者原自不廢故語類云克是眞個會的意思而今人或疑朱子忒說用力不亦異乎皆自明也句只就書言點結不必泥堯湯文身上章句云皆言自明己德之意若指堯湯文身上說則章句當云皆言其自明云云矣章句無其字可見只就書言指點也自字自當對民言卽明德爲本之意明字卻是工夫但盧氏爲仁由己之說將自字看重恐將明字反輕有作性分中本自明者則尤其良知邪說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節康誥曰作新民節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節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自新立新民之本作新致新民之功新命著新民之效自新而日新又新自新之用極民已自新而復作之新民之用極自新新民而至於新命則用極之成也三引古而結以用極見經言大學之道既在明明德而遂繼之以新民者以新民卽自新之推不可以爲分外而諉之也苟日新有知明勇決意卽誠正之事日日新便接此做去不輟又日新則更加奮迅更加細密已精益精

工夫自新無終境不得分始中終說作新民作字有新之之工夫在新民卽章句所云自新之民此宜實就武王告康叔意說自新而民化以言感應耳然自新後更有新民之設施豈眞一自新而民遂無不新則大學不必立新民一綱矣故此章釋新民正文著實處在一作字惟明德人所同具故我既自新則民亦興起而同有自新之志民向化而復作之既立之而復綏之厚其爲善之資既道之而復動之勵其爲善之志所謂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也亦與自新之日新又新同一意也新命節則但以見古人之自新新民有與天合者蓋天與

人只此明命人能自明其德以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則人心所萃卽天命所隆其理如此非謂人自新新民者皆如文王之受天命也末節玩是故二字自當推開說蓋自新必如湯銘所云而後可云自新新民必如康誥文王所云而後可云新民是故凡爲君子者其自新新民皆當要求到至善地位亦如湯文而後已焉若以君子指湯文則是故二字語意欠順明德爲本故明德傳不及新民而新民傳緊承明德平天下傳亦緊跟愼德時解謂新民用極只在自新之中亦未是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此章亦引古作證而逐段結束以至善統承明新而功分知得故必逐段說明也邦畿爲四方之歸至善爲事理之極天下事事物物莫不有個至處形必肅乂哲謀倫必孝弟忠信治必禮樂兵農都要到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然後爲至善凡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詩云緡蠻黃鳥止于邱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天生蒸民有物有則發皆中節亦本無不知止而不如鳥者則氣拘物蔽之後也此節只借詩以起知字蒙引謂此知字已兼能得意如黃鳥知所止便能得止亦未然蓋人之得止豈眞如鳥得所止之易要必知止然後實以至之乃漸漸有得下三節方是得止雖不必如雲峯分與下節得止相對然虛齋又忒看得容易也集成又謂此知字淺與經文知字不同則亦非蓋章句當知所止當知二字豈可輕看當知所止便是說人當格物致知以知那止勿屑屑與鳥知比較要之此傳原合釋止於至善及知止一節斷不可將此二節輕遞過也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此節標至善之準下二節乃分明新言之然敬止二字中有能得之意緝熙乃所以能得工夫亦不得云非言得止也熙卽虛靈不昧明德本體緝熙則知至行盡至誠不息以能全此虛靈不昧之體不至有時而昏緝熙二字已便是敬字上蔡所謂常惺惺也敬止二字卻又就成功言無不敬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小心翼翼自然而純亦不已之候非勉然也安所止則由中達外時措之宜矣敬卽一理渾然止卽泛應曲當故下文只承止字而敬字在其中朱子云緝熙是工夫敬止是功效是也次崖謂緝熙爲敬止之實滄柱謂敬之不已謂緝敬

之無蔽謂熙都未得解而反謂小註爲欠分曉謬矣止不只五者而五者爲目之大者章句甚明敬止已就用言張氏以敬止與下五止分體用固未是蓋體統之至善已具緝熙中此心明德無少間斷豈非至善存心無不敬而安所止豈非隨處發見要不得反謂至善存心隨處發見之說爲非矣五者之止言明德而已有及物之交言新民而未及政治之密故只是因敬止之言而略舉其目以使人知所準則然傳意本重緝熙敬止但因敬止之事歷數不盡故略舉其大者以示人其能得止原由格致誠正許多工夫俱包在緝熙二字內其得

止之許多事功施爲效驗俱包在敬止二字內故章句云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蘊正欲人由此五者之止而察其所以得止之由知其心體若何事理若何工夫若何也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見敬止不只此五者學者更宜推類也滄柱謂敬止亦不甚重只以引起五者之止亦失之矣止於仁止於敬言仁之至敬之至非但以仁敬爲至善蒙引之說甚明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僴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骨角脈理可尋切磋主於剖析玉石渾堅難治琢磨主於攻治此學脩之分矣學卽格致之事脩卽誠正之功方格物誠意正心是切之琢之而必物物格到十分愼獨以求自慊涵養要於大中日新又新是旣切而復磋旣琢而復磨也窮理卽以辨私去私卽以全理而或謂窮理不可混入私字去私不可混入理字則不知其何說也瑟嚴密也嚴則一念不苟密則一私不留僴武毅也武則堅剛不屈毅則強忍不息合之成恂慄二字不

顯亦臨無射亦保常若戰懼自強不息之體也威儀者德之宣著盛大莊敬嚴威此身無不脩而睟面盎背動容周旋中禮也學爲知止工夫脩爲能得工夫恂慄威儀得所止矣理全於心曰盛德發而中節曰至善上節五止亦就事上說蓋盛德便是中之至善然中無可見至善須見於用故朱子以盛德屬裏至善屬表淺說不分體用混也德爲民所同得故盛德至善民自不能忘不曾說向新民事業然或以民字指詩人則狹矣明明德之止至善上節已隱寓之此節則欲詳示人以明之之功但時說或以武公法祖爲言則非然睿聖武公參

之大雅抑戒篇地位不淺則實就武公言自可只無法
祖意耳○武公盛德如此而史有殺兄共伯於墓而自
立之說殆猶竹書紀年所載太甲自桐宮歸刺伊尹同
一誣妄雖與此章無關然論古要當具眼附辨於此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
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言新民至善而末言新民設施者蓋明德既明則新民
只舉而措之而推行設施之方又於親賢樂利可想見
也賢其賢以德教言豈弟作人譬髦斯士而率由舊章
秉文之德也親其親以恩澤言分茅錫土時庸展親而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也樂以德教言因性而導民樂其
天也利以恩澤言因利而利民安其土也於此可見新
民之治本諸明德而同民好惡以立之達之井田學校
樹畜封建禮樂法度無不咸脩以昭明德極法制品節
之詳盡財成輔相之道夫是以可大可久而天下後世
無一物不得其所此新民至善之實也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
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前三傳釋綱領已畢而聖經物有本末節於綱領三平
中提出本始當先所以示人入學工夫次序是不可以
無傳然知止爲始意已可見於止至善傳中故此章獨
釋本末以作綱領結束下六傳便照序順推此傳爲十
傳當中樞紐也民無訟卽民無不新氣象使民無訟便
見明德全量時解卽一端以例其餘陋見也無情者不
得盡其辭如有君如此而忍欺之乎之意非不能逞已
也大畏民志德威惟畏之意畏民志新民之事所以大
畏民志者卽明德也章內未見新民明德字樣而聖君
在上四海熙皞氣象已儼然如見此可見明德爲新民
之本矣此謂知本句蒙引以此字指夫子所言而謂知

本三字推開說謂字終不順或直以此句贊夫子之言
而以註觀於此言云云找在言外意則甚順但僅謂知
本似非所以贊孔子愚意此字直不當黏孔子意謂人
能不務於末而務自明其德以大畏民志此則謂之知
本矣章句觀於此言云云只另找釋本末意非解此謂
知本句也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
此謂知本衍文此謂知之至也此上別有闕文○此二句舊
在經文之下經文末節一結語意已完密而末之有也之下又接此二語語意不倫
故知其誤此謂知之至也一句明是致知傳結語而上
章有此謂知本一句則此章此謂知本句只是複上章結句衍文耳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首句只是上章結語複句而此謂知之至也句則致知結語且二句相連在誠意傳之上則其章次在此而爲釋格物致知傳可知二句中閒必有釋格物致知說話蓋傳亡而結語僅存也若依舊說則只一知本便可謂知之至知之至若是易言乎蓋知本知字甚淺當不得知至之知其爲闕文錯簡無疑也閒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卽物而窮其理也提明致知在格物之義一卽字最切實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再提知字物字此二句就本然道理說知本吾心自具但須格物以致之耳物莫不有理故不可不格也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不格物則無以致知此二句反托所以致知必在格物之故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卽凡天下之物莫不因

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此正釋格物工夫致知格物是大學最初頭事卽所謂知止爲始已知之理卽吾心之靈之知所發處一因字最妙因則有頭路入去而內外不相扞格首章章句因其所發與此補傳因字俱朱子喫緊教人處極字卽至善所在卽經文知止字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用力之久則物之格者已多一旦豁然貫通則所知已造其源雖於物之未格者亦可卽源而悟矣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物格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知至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大學之道知止爲始此學者入手工夫此處一錯毫釐千里而格致安可無傳此朱子之所以不敢不補也卽物窮理一卽字最切實非必馳心高遠求所難知只卽日用事物常行之閒而求其當然之則與所以然之理卽如爲子便窮行孝之理如何是孝如何便不孝如何似孝而實不孝爲臣便窮事君之理如何是忠如何便不忠如何似忠而實不忠讀此書便窮此書之理做此事便窮此事之理卽一視一聽一言一動莫不有理莫不當窮所謂卽物窮理也若身在事中心遊物外求所不必知以矜博洽則非所以致知而深之爲異端淺之爲俗學矣程子所謂大軍遊騎遠而失所歸者也人心之靈莫不有知此卽虛靈不昧之本體蓋人得天地之全故天有是理則人

有是性性具於心萬理皆備凡天下事物之理皆吾心所素具之知也陸王有見於此故謂只守良知可幾頓悟然心之知虛而物之理實不考之於事物之著則此理終無可憑譬之果核之仁原具根幹枝葉華實是有此理然未經種植此理亦無從見得石中之火燧而後出山下之泉掘而始流謂之無火無泉是誣山與石也謂不待燧掘而可得是誣火與泉也人心之知要必印證事物而所知始眞凡初窮此理時亦只覺合當如此固未見與心性干涉及其功旣久略見個所以然則自覺此理從心性中流出內外

合一及洞徹時卻竟是吾心素具之理此心之知如碁盤格物之功如下碁子碁之著數輸贏下子終局始見而此碁之著數卻在碁盤上原有非有加減也人自學笑學語以至通曉世事自讀書寫字以至能文達理道理皆非外鑠若心中不具此知外邊道理自藏不入內故凡可學可慮而知能者皆莫非我之良知良能若犬馬不具此知則書字自教不得犬馬陸王家其有見於此哉已知之理如孩提良知及物至知知者皆是朱子所謂明德發竅處此也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如曉得要孝便因此念而窮孝之

理讀得此書便因所知而求這書之理求至乎其極朱子所謂格到十分蓋必明其所當然而察其所以然不使之少有疑礙而後已焉正所謂格也用力之久則此物格焉彼物格焉物物格到十分工夫不已所積既多本源自有會通處天下之理殊塗同歸百慮一致能物物窮到源頭則本來只有一理既得源頭一理則千支萬派都從此出雖所未格之物有不待格之而自無不格者所謂一旦豁然貫通大非靜中養出端倪而一日千里家數矣朱子曰九物格到十分一物未嘗格此不害事物物格到九分一分未格便此一分至足害事又曰人有深求於裏面精的而忽於外面粗的者有專工於外面粗的而裏面精的卻不理會俱非格物蓋道器不相離精粗無二致得粗遺精固無所得得精遺粗其精處亦究不眞如優伶執器審音無當身心性命而經生高談樂理執一器亦復茫然僞士拘牽儀節無當於禮而遺棄禮法亦復無所持循故必於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全體具眾理也大用應萬事也知之眞而後行之決到知至地位則明德本體已無所蔽但力行以實之耳或疑格物亦只宜

在切近處格而傳云凡天下之物無乃已遠乎曰天下之物何一不與吾接接此事物格此事物原卽在切近處朱子云卽凡天下之物固未嘗云盡夫天下之物也既是與吾相接則雖至微物事亦須要窮其理故程子云一草一木亦須要格蓋天下原無所云不要緊物事但思在位外則濫惟其時焉耳人苟爲外則六經四子亦外何與致知苟著裏則一草一木皆有至理格得來未必無當性分只在用心何如且古人論學知詩言詩悟禮觀舞劍而悟畫見蛇鬬而知書會心自遠惟視倫事之大爲或有可緩者然要

無可遺也烏得云可以逕約自足哉○世有欲窮理而終難會心者何也曰功未至也學問思辨廢其一非學也事理多端此心覺無頭緒則奈何曰此心粗而氣浮也即物窮理何怕沒頭緒只恐做這事心卻思到那事耳故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敬則主一主一則不亂而理可尋矣敬直正心之功而在格物先乎曰敬貫始徹終而有淺深內外疎密自灑掃應對進退時已須主敬格物非敬不可到正心時乃敬之最深最密處非待正心而始用著敬字也且從讀書起可乎曰固是好然一身之所交接事事要

窮窮理原無一定起手處若有一定起手處古人已早說也○必待理窮知至然後力行然則理有未窮時將無事於行乎曰此又不然大學言進學大略次序故不得不如此分條若學人用功須是知一分便行一分知一事便行一事到得知至行亦可盡非必待知無不盡而後去行但當只行其所知無強行所不知究之知有未至則行亦終未盡善所知稍偏縱饒做到聖人也只成夷惠偏詣況不窮理而冥行自遂鮮不陷於異端爲害必非淺鮮也惟所知既精所行乃一由是力行以實之涵養以純之則忽忽不知以入於聖人大中至正之域故大學領天德而備王道其根基必自格致始格致一傳非朱子其孰能補之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愼其獨也

首節言誠意之方而示人以愼獨中二節言獨之不可不愼末節言意誠之效而復以必誠其意結之意者此心之大用之所發貫徹一事始終皆此意爲之主而意之初動善惡分頭處曰幾周子所云幾善惡也此幾之發人未及知而此心本然之知有獨知其爲善爲惡者

曰獨此獨知之知即秉彝好德之良屬焉有本但可以爲善而不可以爲惡者此昊天之旦明而不容以自欺者也不容自欺而卒有流於自欺者則情欲之流不能自抑打熬不過故有自知其當爲而爲之不力自知其不可爲而反昧昧以爲之者然獨知終有難昧故此事未能循理自問終欠少而難安乃不求此心之安而又欲掩覆於外則此心愈以自怍而流爲自欺之尤矣天下之善恒少而不善恒多惟直嚮一念爲有善而無惡其餘前後左右稍偏則都是不善故此幾最難扶直惟於獨知而愼之將此幾扶握端正使好善誠而惡惡決

以求自快自足而不至於自欺所謂誠意之功若此時不審愼則此後無復有把握處故禁止自欺其功必在愼獨也自謙正是毋自欺工夫蒙引以自謙爲意誠非矣獨者懷藏在心之時非獨處之謂蒙引以自欺自謙爲自知之獨則亦未精也又學庸二愼獨都只一般但中庸從性命說下故先言戒懼而後言愼獨大學從工夫說上故先言誠意而後言正心至中庸末章言下學則亦先言愼獨矣時解謂中庸愼字寬大學愼字緊亦非是○幾以分善惡言愼獨審幾以自審欺謙言

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

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愼其獨也

小人掩覆本欲欺人然誠中形外人卒不可欺而消沮閉藏此心已先抱愧是不過自欺其獨知之明而已蓋不愼獨必至如此此獨之所以必不可不愼也不善亦謂之誠中者朱子言之明矣以本初言人只有善無惡惡皆起於後來形氣之私非其本眞故善爲實理而惡則爲僞然以其後言之則既爲是善則實有是善既爲是惡亦實有是惡然則此誠字與誠意誠字原不同誠意者在既知爲善去惡之後而實此爲善去惡之心此心少有未慊便是自欺雖既經格物致知者意稍未誠亦未必至如小人之甚而傳者重舉爲戒則謂苟不愼獨其流必至如此警惕之深也若誠中形外誠字卻從念慮云爲上說其分途又在意後此一念誠則誠有是善此一念僞則將誠有是惡也人有誠惡者卻無誠於爲惡者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亦甚言獨之不可不愼也指視兼善惡而一嚴字戒惡意多誠去其惡則誠善矣指視以形外言則似緩以獨知言似較急然以獨知言則虛而寬以誠形言則實而

嚴要之獨知誠形無二候纔有便形則以誠中形外言爲更切也此兩節俱反托愼獨一句不愼獨則意不誠一翻轉便見能愼獨以誠意則意誠矣蒙引以上節爲惡之誠中形外下節爲善之誠中形外自是但此指視原泛說而善之誠中形外則意既誠矣亦不可以誠中誠字混作意誠誠字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德卽意誠之所得一念誠一念得非從外得乃自得其明德之本體也然一念之得亦未能潤身須是念念誠念念得都無些子自欺方是意誠方可謂德其工夫在

愼獨無閒心廣在德字後體胖在潤身前意誠則心無愧怍而廣心廣則體常舒泰而胖體胖則自然動有光輝清和潤澤此正與小人自欺而厭然相反俗解有謂心廣爲身潤於內體胖爲身潤於外者大非此身心字面且只就意誠後之身心說未是身脩心正然意既誠後治心工夫已得其大者後正心條只渣滓未淨細密未純處洗刷精光涵養純粹耳故意既誠便可謂德而已見廣潤之效心以意廣之說亦未嘗不是意心原非截然二物也心廣體胖已說到意誠功效末句另結通章言能誠意者如此不能誠意者如此故君子必誠其

意謂通此節皆結語者未是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

知至爲知之終誠意爲行之始誠意工夫最大正脩由是著腳平治以是推行故誠意作單傳然知行相因誠意傳於經文先字而后字未暇通貫故總註特聯絡之不致知則縱使欲誠誠處亦錯然不以爲不知而徑行自遂便是自欺如子路以不知爲知而朱子云自欺之蔽是也況知之未明其行必無肯實用力者其好善惡惡只在恍惚明滅間知味未眞故嗜好亦不切也乃知之旣至則行之自當決而又有不謹乎此以至所明非己有者則以發幾最難端正於獨知忽略過去故也此獨知之知卽所致之知知行相因究竟獨之未愼終是知之未眞知至意誠亦非截然兩候但欲誠意必先致知序不可紊而知旣至又須誠意功不可闕也云爾○朱子云自欺有四樣一掩覆於外一苟且自慢一有爲而爲一始勤終怠紱按掩覆者直是小人苟且者是粗浮人半上不落有爲而爲者雖似較勝於苟且然其心已比於掩覆始勤終怠者差已用力然畢竟是不用力故怠也旣在能知之後大要都非下愚而苟且一病爲多爲人

之心最害有爲而爲則必終怠怠則更加苟且後來自然心不快而畏人知必至流於掩覆四樣只一致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

忿懥四者皆心之用情也而情具於中則心之體也心之體至虛至靈原著不得一物而卻能具萬物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亭亭當當直上直下如日在中天惟其無少偏倚故能無微不照事至物來因物付物各當其則虛之體全而靈之用乃出也若先著一物在心則此物

反爲心之主此心失其至虛之體而應物交差矣此章就用上指點卻是教人從體上持存不只在用時節制若用上節制則仍只是誠意工夫耳章句惟敬以直之句直指本體工夫其欲動情勝云云卻皆言用蓋心體失養而差錯仍在用上始見也傳文四個有所皆是心體上差失而四個不得其正則言用之所行失正勿因忿懥等項屬用而遂謂有所四句皆言心之用若皆以爲言心之用則下心不在焉句直接不上只得如方氏之分有心無心矣殊不知心不在焉句卽四個有所心中先著一物便失本體本體不見故直曰心不在焉視

聽三句卽四個不得其正心體失而其用皆無以檢也通章傳文只用反托未言工夫章句補敬以直之一句而正心工夫已備敬可兼內外體用而易曰敬以直內則敬字工夫究在體作主勉齋謂傳專以用言制外安內虛齋云心當靜時常人亦無得失可議故心不正全在用上淺說云察之於方動之時此俱未是愚按此傳正戒愼不睹恐懼不聞工夫若諸賢所云依舊只是愼獨蓋忿懥四者卽中庸之喜怒哀樂而中庸戒愼恐懼所以致中夫忿懥四者豈人所能無而曰有之則不得其中豈非釋氏空寂亦謂事物未交之前方來之始既過之後當還此心虛靜不當有此四者一有四者則有所偏倚而失中耳夫未交之前方來之始已過之後豈非未睹未聞時而奈何只就方動時說要察哉章句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云云本至精妙奈諸儒見偏耳蓋有之而不能察謂當虛靜時有此四者而不能察其不當有不能戒懼以至有偏而失中也欲動情勝動字對靜字不當動而動則爲欲情字對性字性無偏倚情已有著情勝則有過不及中不能爲主也情勝則用之所行失其正矣本體失中以至情勝而欲於外制之不已難乎而安得曰專以用言制外安內哉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不見不聞不知味本身上至粗底事然正惟至粗淺的檢得淨乃是至細密工夫似容易而實至難也章句必察乎此察字亦非動察乃察此心之虛靜使不偏耳其工夫在敬以直之人只理會敬字卻不理會直字殊不知所謂直內者卽戒愼不睹恐懼不聞將此未發之中扶植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不偏不倚故曰直內周子所謂主靜立人極也但正心以靜存爲主而方動時亦須把握蓋當忿而忿當恐而恐亦須有個正當此又動始也須節制情稍過當雖不至如僞惡然亦害事究竟正

心工夫與愼獨審幾自別

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此傳合釋正脩蓋意誠心正外別無脩身工夫故傳不曰必先而直曰在與致知在格物一例章句亦曰此心常存而身無不脩矣無不脩三字已直截了當必謂正心後尚有脩身工夫者亦於此欠體認矣然朱子又曰大學教人逐節用功有意誠而心未正者發之不得其當故忿懥等當隨時排遣有心正而身未脩者施之或過其則故好惡等宜隨人節制此似心正後尚有脩身工夫然此言要別有意人有心正而身不脩者如陸子

之偏於主靜釋氏之一意絕情其於未發之中似說不得他有所偏倚然一使交事接物要自不能無錯任他顛發倒施只說是道此卻靜時正動時反不正也得非心正而身不脩乎然正心所以脩身養靜所以主動今動用不正其靜存要都不是紋常謂心之主敬如主人翁之治家主人翁只在中堂內外百事都照管得著有賓客來亦無失禮若事未來而意必卻如路頭去等一客此客未來而他客至家無人答應矣方來而偏主則如客從東路來我卻遠望南路去接不相值矣既往而留滯則如送客五里不肯回家他客至家又無人答應矣是故主敬者所以主靜制動爲檢身之大要也若異學之主靜卻又不然他只要主人翁在家便牀上鼾睡賓客之至只是不理卻如何使得也彼正心而不足以脩身故心正而身不脩者有之若吾儒正心卽以檢身則心既正而身自無不脩苟身有未脩好惡之過則則吾謂此仍其正心之功有未純耳人奈何舍本註而復不察朱子立言之旨以失傳意也歟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脩身

正脩合傳身心一串然與誠意未接亦於經文必先而後字未見通貫故亦以總註補之朱子云心身在

意誠後自不大差皆是合有的事如官街上錯路故誠意傳自特重然不誠意則虛僞之心何必更說個正縱使躐等爲功不誠意而言正心其正心亦必入於禪定而無用故欲正心必先誠意也然或意誠而不正心則細處未純終爲全體之累如忿懥不必其不當忿懥而有所忿懥或至當喜亦怒親愛不必其不當親愛而親愛之辟或至溺愛不明此非意之不誠乃心之未正用情失檢而涵養未純也故旣誠意又當正心然後身無不脩而明德復全於我但意誠而后心正亦非必待意無不誠然後方去正心只誠

意且要緊涵養乃以漸入細到得意誠後正心須更加著力○誠意亦是要脩身但未正心將甚物去檢得這身細膩故云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正心然後身有所檢故心正而后身脩此大學教人逐節用功不正心而脩身則是外飾且脩不來然正心又須是要檢身不然則空空個正心將來何用亦序不可紊而功不可闕也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

此傳合釋脩齊卻只說身之不可不脩蓋此下三傳皆緊帶脩身爲本而一家之中觀型尤近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便是齊家脩身外不必另詳齊家事也其言身不脩處又仍舊只是心之未正親愛五者之辟皆由心所偏主故用情過則不能隨事觀理而陷於有蔽也但上章以正心落脩身故忿懥四者皆切檢身事言此以脩身落齊家故親愛五者皆以接人之情言則此傳身不脩處便是家不齊處矣要之皆欲人正心以檢身而使用情之勿過耳非果心正後尚有好惡之辟如此者也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

溺愛不明貪得無厭欲正脩人弊不至此傳者只以證偏之爲害故重舉爲戒言用情有偏爲害如此身之未脩如此則處已接人皆失其道無以齊家而家之不可齊也必矣反是則身脩而家齊又不待言也

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右傳之八章釋脩身齊家

身脩而后家齊只一脩身便無齊家事乎曰所以齊家惟恩與義恩以聯其情義以秩其分皆由心制易

家人之大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其上九爻曰有孚威如吉象傳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其曰有孚則恩以聯之之謂其曰威如則義以秩之之謂然歸於反身可見不孚者由愛之不誠不威者由涖之不莊皆身之不脩耳果其肫肫以盡倫則恩誰不孚肅肅以踐形則分誰不秩身無不脩則家自無不齊也顧恩之不篤由心之薄涖之不莊由心之怠究竟是心未正若敬以直之者則恩自懇摯而身自莊嚴矣抑齊家要只是恩此恩本自天性卽心之明德義乃以成其恩分義不嚴必至薄愛

故嘻嘻終吝果其篤愛則不得不嚴愛之能勿勞乎
也傳中愛不知惡是偏於恩惡不知美是偏於威一
偏便偏向到底必至不知惡不知美或質性常偏或
一處偶偏皆如此皆由觀理不細欠涵養傳舉親愛
五者齊家已無遺義○抑亦不是一脩身便不必齊
家只須是本其脩身者以齊家下章言教家事教字
可玩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
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
事長也慈者所以使眾也

欲治國者必先齊家而家之齊不齊卻仍歸本脩身身
不脩則家不可教何以教國故君子不務治國而先務
脩身以教家則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不曰治而曰教猶
經文新民之謂也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只虛說國本於
家孝者三句乃言家國一理然亦泛說道理未著君子
身上至下一家仁節方是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之實若
此處先貼君子身上則康誥節又寬去而一家仁節爲
複語矣蓋治家之事不外於孝弟慈治國之事不外於
事君事長使眾此概言耳若以孝弟慈屬君子而以事
君事長使眾貼國人則國人豈專事君事長使人卻不
事父事兄愛子若以三句都屬君子則治平君子豈專
指諸侯大夫如天子不必事君豈便不用孝乎故虛說
爲長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
而后嫁者也

因上文家國相通之理而引書言治民如保赤者以攝
一國於一家所以使人知家爲國之本又釋之以心誠
求之提一心字攝一家於一心所以使人知心尤爲立
教之本心誠求之不中不遠無待於學所以使人知立
教之本不假强爲人知孝弟慈之因於心卽致知之事

由是而推廣之無不因心誠求卽誠正之功至於盡孝
盡弟盡慈則是意誠心正身脩而可成教於家者能脩
身而成教於家則治國亦不過如保赤之道一般成教
於國又何難也故下節直接興仁興讓說去獨舉保赤
爲言者朱子所云保赤尤爲易曉也章句推廣二字乃
因有孝弟慈之心而推廣以盡孝弟慈之量若誤認推
之於事君事長使眾則固爲蒙引所非然今人只單承
保赤言竟脫卻如保赤子如字亦失傳者引書上下相
承之旨也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

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

仁卽孝弟慈之一片眞心讓卽孝弟慈之一團和氣此一家之孝弟慈有克諧烝乂氣象不止君子一身之孝弟慈矣蒙引以仁貼孝慈讓貼弟言非也貪戾正仁讓之反而曰一人則仍責之身家不齊不待言也作亂則不仁不讓之甚矣一正一反已寓機字其機如此乃指出以示之一言僨事二句蓋成語一言僨事句只帶說歸重一人定國句定國亦不專仁讓邊只言一國之機由於一人陳氏以僨事結作亂定國結仁讓亦未是觀下節可見此節正言家齊而后國治也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

以上俱言家國相通之理上下感應之機此節乃專以定國言然成教於國則號令法制自所必有顧治國不無法制而法制要必本身加民民從好而不從令身無可推則雖欲治人而不能也則所謂定國者亦定之以脩身而已仁卽上文所謂仁讓不曰所行而曰所好亦本身於心言之也求人非人君子之職然必有諸已無諸已而後可推所藏乎身內有忠字在所藏乎身不恕卽謂不忠而無以推之治人也

故治國在齊其家

家不可教不能教人故君子惟脩身齊家而自成教於國誠以家國相通無二理也治國之道一如治家而教家之本不假强爲亦在人能察識之以充其天性之量耳誠能察識而充滿之則身脩而家可教家齊而教成於國矣蓋定國由於一人必不能以不脩之身而治國也章意至此已盡故此一句結過下三節傳者神意未了故又反覆引詩以詠歎之也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節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節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

三詩三釋俱就詩指點不黏君子家人兄弟二節只說得國本於家然一宜字則從身出其儀不忒正言脩身其爲父子兄弟足法句釋其儀不忒而后民法之句釋正是四國爲父子兄弟足法卽身脩之孝弟慈曰足法已補足家可教意民法之卽成教於國數而后字卽經文而后二字與章首提必先字相應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此謂二字卽指上三詩言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致知誠意明德之始平治天下新民之終此傳釋平天下實則總結全經故章句愼德忠信俱總括明德言之以爲天下之本又傳雖從治國說到平天下然只首數句從治國帶起緊落絜矩二字以下便只發明絜矩更不屑屑多黏治國治平只一樣不必多區分推致也上

治國傳只言教此傳言絜矩而尤致意於不專財利似言養爲多豈治國單要教而可無養乎天下單重養而不及教乎蓋亦以治平一理教養互言二傳可相參發耳上老老三句從上章緣起人有同心意天下旣同此心則天下之廣豈可無道以推致之使之各有其孝弟慈之資而安其父子兄弟之分遂其安信懷之願乎然天下旣同此心則推致之道亦不外以此心推之天下之心而所好與聚所惡勿施已耳此則所云絜矩也矩卽此心之權度然不曰推心而曰絜矩者自私之心不足以推天下不肖之心不足以感天下曰矩則此心已誠已正無不均平爲方之至故可以此心絜之天下而無不可通也矩字從平字生章句上下四旁均齊方正云云又從矩字生俱借字法而特精妙切實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絜矩之道不外同民好惡意此第言所惡勿施而所欲與聚可見我推心以度人則人之有是心而興起者亦皆以我之心爲心而天下化成矣故曰此平天下之要道也上下以君臣言前後以父子言左右以平交言卽

孝弟慈及事君事長使衆之意上下前後左右亦從矩字生章句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從絜矩字生矩所以爲方將此矩去絜之天下使天下無不方人人得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樂者慈祥惻怛强教悅安之意民好好之民惡惡之正所謂樂只也民之父母稱之之辭玩小雅可見然看樂只二字正見君子之父母斯民稱之以民之父母則是民愛之如父母矣此之謂民之父母言惟其樂只故謂之民

之父母章句民愛之如父母起下得衆意言也○此以君道言重君子身上啟禎人作家庭至性語及父母不能遂其情而君子能遂之等語俱非正旨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愼辟則爲天下僇矣

赫赫與樂只反具瞻亦危辭辟字與民之所好好之二句反爲天下僇與爲民父母反愼且說愼於好惡勿徇己私意下愼德乃更從此愼字推深引詩亦不必黏殺師尹君相一道只以言好惡之不可辟耳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

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未喪師得衆也配上帝得國也未喪師則配上帝一喪師則不克配上帝矣是言失衆則失國也衆心卽天命命之不易如此此人君所宜監也爲民父母能絜矩而得衆爲天下僇不能絜矩而失衆此揭出國字以警惕人使人存不易之心而用力於絜矩也

是故君子先愼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不可不愼百凡都要愼也然豈一味徇人每人而悅之蓋在己有明德焉本天下人心所同也愼於好惡者亦本諸身而先愼乎德已耳蓋人未必不知失國之由於失衆而所以不能絜矩者多只爲明德不明而務於財用以故私己刻人不能推心及物而明德旣不明則亦無矩可絜故因上文不可不愼提出愼德順便說到財用以申言絜矩之實也愼明德者惟精惟一以明於理欲之辨而貨利不足以昏之嚴於好惡之實而財賄不足以動之純於此心之用而嗜好不足以移之卽其德卽其矩絜之天下而皆同非勉强矣或問有國者固不可不愼而所當先者尤在於德此先字有力惟先愼德則好惡公而得衆得國財用由是出焉劉上玉謂是故

二字承得衆失衆先字對人土財用此取於下文呼應然先字少力且似君子專爲財用之故而愼德抑知君子豈因財用而愼德但愼德則財用有相因之效耳提出財用只爲不絜矩者警醒非君子有意財用也看重財用愼德假矣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由上文觀之德爲繫屬人心而保國之本財則有國者所自有乃末耳說財爲德之末猶可若說德爲財之本則德豈只爲財之本且君子愼德乃巧於生財計耳其說斷不可從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

此與愼德反爭奪則民散悖出所由來矣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民各自私故散而不相維繫此與有人有土反

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民散故終於悖出也此與有財有用反君子不務財用以公之民而財用隨之小人專務財用以私於已而財用卒非其有此能愼德絜矩與不能愼德絜矩者之得失尤顯然也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絜矩意隱在愼德下此言善不善卽指愼德不愼德言二之字指天命言此段內無天命意而峻命不易已見於文王之詩人心卽天命故再申前意謂愼德則有人有土是得天命也不愼德則民散悖出是失天命也得失之決然如此○德本於天愼德得命亦可見天人之合

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節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

善人仁親皆德也金玉得國土與財用也○此段欲人惕於命之不常而務愼德去私以盡絜矩之實皆申明前段之意而言益深切但康誥節只說得愼德故又引此二節以足不務財用之意雙峰謂上兩寶字結上財用而惟善仁親又起下用人非是又此段只言公利不是教人理財至生財有大道節方因此段而言理財要自有道亦申明不必內末之意耳蓋財利好惡之大端人君不能絜矩多只爲貨利薰心之故故特舉以立言再三致意俗儒猥云大學末章重言理財因謂周禮爲聖人理財之書是內末也不亦謬哉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

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尙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財用人情之大端而公好惡不止於財用故引秦誓立個善惡兩種人模樣而下三節分個能好惡與不能好惡的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言不特財用當公之民卽凡民情之所好惡者皆當同民好惡之而不可有一毫之私卽如休休有容之人人所同好君子亦當誠爲民好之妨賢病國之人人所同惡君子亦當誠爲民惡之苟知好惡而不誠或徇己之私而不同民好惡則必失

衆失國爲天下僇蓄逮夫身所謂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也一个臣只虛說斷斷狀其外休休狀其心斷斷心之誠休休量之廣無他技形容其斷斷如有容形容其休休要以言其誠一而虛公也人之有技云云又其斷斷休休之實也能保子孫黎民不能保子孫黎民以天下後世之利殆爲利殆而非爲一己之私好私惡也存淺以黎民二字屬下句讀亦不必從

唯仁人放流之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

仁者心之明德天理之純粹精也仁人卽愼德之人意

誠心正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也

獨言放流者卽能惡以見能愛耳愛自有愛人之實非謂惡遂以成愛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

此蓋質美而未能愼德者而好善不能如好好色惡惡不能如惡惡臭也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此私欲錮蔽之甚者也○此一段已竟說嚮根本上爲格致誠正之實功明德爲本之大指前段愼德猶虛至此段而愈實蓋人心所同得之天好惡之眞莫非明德所謂性也吾惟氣拘物蔽不知致知力行則不能盡性而吾之好惡皆一己之形氣私欲無以與天下相通若格物致知以察夫當好當惡之眞盡夫民情物理之變則天下民物之理已卽心而具而因實用其力以盡其好之惡之之誠敬直涵存以循夫當好當惡之則則吾心之德以無不全而吾心之好惡無不愜夫天下之人之好惡其矩卽心而存絜之存過而是平天下無他道矣此天德王道之所爲合一無閒也故下節遂以忠信驕泰申言得失以結之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大道卽絜矩之道絜矩以治人而矩由脩己故章句兼脩己治人釋之忠卽慊其好之惡之之心信卽循夫當好當惡之則意無不實而情又不少偏也驕泰則欲縱而不忠信矣愼德以誠意正心用功言忠信以意誠心正成功言忠信則矩存而可絜得大道也驕泰則無矩而何必言絜失大道也能絜矩則得衆得國得命不能絜矩則失衆失國失命前已言之故此只根君心以言得失之本得大道者自得其心也失大道者自失其心也此心之明德卽天理也人心天命繫於天理之存亡

天理之存亡決於君心之存放言益深切而著明章意亦至此而盡矣時解分用人理財對言不知愼德段非言理財秦誓段亦非言用人總只同民好惡一意樂只段言好惡當與民同而尙虛愼德段乃言同民好惡在愼德而公財秦誓段言不但利不可專卽凡好惡皆當同民而不可徇一己之私然至公無私同民好惡非忠信之君子不能章意淺深相貫今分用人理財强立對局不顧本章脈絡其大非也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

言愼德而有財有用恐人謂爲仁不富而疑其言之迂故於章末復申言有國者自有生財之道不必外本內末黃氏謂卽上大道之一道非矣然開財之源節財之流皆經國遠猷不可謂非王道但上大道指絜矩言此大道只以生財言不黏絜矩也然亦只此一節言理財以下則仍舊丁甯於好仁利義垂戒乎聚斂務財蓋依然欲人愼德內本理財意非所重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仁者卽愼德忠信能愛能惡之仁者也生財旣自有道爲經國之常則人君亦何必務於財用哉故至公無私之仁者惟一於愼德而財用則公之民然而有人有土安富尊榮是所謂發身也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好仁卽愼德公財用同民好惡之事仁者未嘗務財而財用卒爲其所有以深見不必內末之意也終事是好義本項而守財樂輸又終事之一端傳意本在未有府庫財二句然旣云好義則必先言終事方轉得下不可以終事守財平對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

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甯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與其二句藉乎仁者之言引獻子之言亦好仁而不內末意也獻子所言皆有家者不察雞豚不畜牛羊不畜聚斂之臣總之是不專利但獻子是百乘之家故申說不畜聚斂之臣二句以致戒謂單重此句者亦非也傳者引之則推開在有國天下者言義卽仁之用好惡無私謂仁好惡合宜謂義以對利言故用義字與上節好義義字稍別不利利而利義是理當如此不利利而利義卽不外本內末○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得自取冰

於凌人時解謂取冰公家未是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申言以利爲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總以深閉人好利之心而惕之於愼德也善小人而務財用亦非爲用人理財作串而道理自相因人不能格致而窮理欲之辨不能誠正以去欲而全理則此心只知徇利自私徇利自私則所好者必皆務財用之人所行者必皆務財用之事而好惡大與人反矣故學者於財利關頭最要看

破嗜欲澹泊財利不縈其心此卽致知之一端旣能不以利動其心則好惡一主於理而爲善去惡涵養性情明德之本在是新民之功亦不遠矣宜傳者於篇終而反覆言之深切有如是夫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總註二句已括通章可知時解分用人理財兩對之謬傳只言平天下之道而未及天下平之效故朱子以能如是云云補之其曰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者王道多少設施要不外同民好惡蓋致知格物則理窮知至而於天下民物之故知之無不明而誠意正心則心公理全而於民物好惡之情處之無不當由是而知民之好飽惡饑則爲之制產薄斂知民之好煖惡寒則爲之授宅樹桑知民之好佚惡勞則爲之省刑減役知民之亦欲老老慈幼則授之相生相養知民之同此好善惡惡則爲之建學立師撙節而非以自私愛養而非以自利刑民而非私惡用賢而非私好道之以教而非與民以不欲驅之以善而非強民以不能極法制品節之詳盡裁成輔相之道莫非明德爲本而以同民好惡不專其利之一心立之矣夫如是則是田里制封

建立學校興禮樂備兵刑戒而不用盛治何不臻焉而勞民勸相容保之无疆勞來匡直教思之不已則薪樵械樸豈弟作人建藩樹屏本支百世日用飲食徧爲爾德耕田鑿井帝力何加天下何所不均後世咸被其澤明德之全量新民之極功無以踰於此矣此所謂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也信乎大學一書於天德王道合一而無間也歟

大學工夫學者無一可欠然正心細密工夫故且慢說只不誠意則全無實事爲惡易而爲善難矣故誠意最要緊能誠意便已嚮好路頭正脩可逐漸入妙

然不曾致知則不能以誠意故格物致知又要緊故初學求入德者尤以是二章爲當務之急朱子特表出以示人其汲引後學之意爲無窮矣然格物須是致知不可徒格致知須便誠意不是徒知今人讀書窮理都是徇外爲人豈成個格致徒爲陸學所譏耳豈不辜負緐朱子一片苦心也悲夫

大學餘言

大人之學或問固云對小子言矣子獨云猶孟子所謂大人之事何也曰朱子必對小子言所以表小學也以其小子故有小子之學以其成人故教以大人之學以爲今此非復小子而當直以明新爲任也若既已成人而事仍不過灑掃應對進退之末則亦終身小子焉已耳曾學者而可以小子終焉哉以大人之學對小子之學言不規規年齒之爲論朱子之意也

朱子格致補傳昔人多以爲疑方正學欲摘知止而后有定二節合聽訟章爲釋格致傳而經文惟以三綱領

直接八條目虛齋亦嘗是之近又有據鄭本不分經傳只作六章而以後五章分申首章者其皆不可通歟曰此皆畏朱子卽物窮理工夫爲繁苦而欲別尋簡便法門者也夫以知止二節合無訟章爲格致傳以物有本末物字當格物物字以知所先後爲知至只一知本便是知之至則天下古今知本者當亦不乏人退之永叔輩何其於誠正之道終未能有得也天下事理無窮只要知本便是知至其視天下事多沒要緊聖賢之教人求知曾若是狹哉一知本便定靜安慮而能得止此又陸氏反求諸心則自生明之餘唾也又以經文語氣求

之止至善一條兼承明新八條目分明新易見而止至善一綱難見故於三綱領下遂申言止之不可不知由知止而後能得止上以實至善之義下以伏格致工夫此文勢宜然也使徒曰至善而人不知何者爲至善此則末學異學權謀功利之所以爭鳴而不自知其非矣而非卽物窮理則事物何者方爲至善之止亦何由得知甯曰知明德之當先而遂以是爲至善哉知明德之爲先而遂云知至善不復問明德之又當以如何爲至善然則假如夷惠之聖亦皆可云明德矣其亦可以爲至善哉經文以知止節申至善則又必用物有本末節

雙收三綱領而後再另提條目亦文勢宜然也知所先後知本知字都甚淺豈可以與知止致知知至等知字混看方正學之在明也以爲忠烈而有志則可矣以爲果能知聖人之道則亦末矣若近日之據鄭本者則其妄尤甚更不必辨夫陸之與朱猶黑之與白今人類云尊朱而至其說經則又欲依違於朱陸之閒亦安在可得而據哉

或謂知止節重教人立志志立而後能得說似好聽曰立志在知止前志定在知止後若不先立志則亦不去求知那止有定是明諸心知所往志以知定不是知了方去立

定靜安慮皆知中境界定靜於知中易見若安以身言於知中似難說曰試看心下通達的人平居多少安逸愚滯的人平日多少杌隉不待去應事接物安而后能慮處事精詳都自安閒中出若忙迫不安何由能慮事心兼體用敬該動靜正心一條諸家多就用言存疑力辨以正心屬靜養者之非而子說獨主靜存其詳何如曰心該體用以正心兼動察則可以正心專在動察則必不可誠意以前工夫尙粗且在用處把握意誠以後工夫細密要必從體上閑存體之靜不存動之用亦不

能察故曰須靜存意爲多也以傳文證之四不得其正固不可言體之不得其正矣然忿懥四者皆心之用人所不能無今一切言有之便失其正得無開釋氏空寂之先而費後人周折歟抑知四者以用言之則不能無以體言之則不可有心體常虛中虛者心之體天命之性也中虛則體立而心存中先有主則是體亡而心不在非以靜體言則安可云不當有所哉心之不在或問以舉面看飛鳥回頭錯應人言之夫當人未喚之先不可謂非靜也而舉面看飛鳥豈非靜之體不存哉惟靜不靜故錯應人矣動於卒然之閒察之而不及矣夫看

烏應人爲時間不容髮而欲如次崖所云只從用上扶直使不偏其可得歟且中者天下之大本而傳大學者竟只言用而不及體立言不幾有所遺哉朱子答南軒書甚言靜時之不可不養可與此參看矣曰然則正心卽致中之學矣然正之與中無異義歟曰正心亦兼動察朱子所謂方來時不可偏主也然必靜存乃能動察而靜存又正卽所以察動若只曰靜存便不須檢動則又釋氏陸氏之病端矣正與中異義正或未必中中則無不正中字亦兼體用有未發之中有中節之中中節之中便是用之正正心正字則又所以使之中有以正

之使中而心乃無不中正矣所謂心正曰章句云敬以直之易云六二之動直以方也然則直非以言動歟曰此於動驗靜凡爻皆生於動故曰六二之動其直方大於動見也此以成德言直字現成說文言曰直其正也此直字又直推本體說其正其義皆指心體也又曰君子敬以直內此直字則以工夫說內字則指心體須分別看蓋心體本自直論語曰人之生也直程子解未發之中亦云直上直下朱子解直其正也亦用程子直上直下之言虛齋亦云正謂本體正也敬則本體之守其所以正者也是皆以直字指靜體本體本自直只恐怕私意期必害偏倚去了故須用戒愼恐懼的工夫去時時扶直他起來所謂敬以直內既然敬以直之則成德又自無不直矣豈可云扶直此心之用而遂能無不正歟曰直其正也然則直也正也中也都又一義乎曰以其直上直下言之則謂之直以其純正無邪言之則謂之正以其不偏不倚言之則謂之中以其眞實無妄言之則謂之誠以其渾全不雜言之則謂之仁如此說便都是一義都指本體要之自靜體至動用無一時可不直如羅鏡上擡線一般然須從頂鍼上起主靜立人極靜存爲動察之本也

先誠其意章句舊本云欲其一於善而無自欺也惟祝本作必自慊而無自欺今人皆從祝本夫自慊乃意誠功效何故反加在無自欺上而乃以此爲朱子老年所改定本歟曰自慊卽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以自慊正是禁止自欺此一反一正一戒一勉文法不得以自慊作意誠功效看舊本一於善三字未得實字出而無自欺三字頗費承接故祝本自是朱子所改定本

心正而后身脩朱子亦云非謂心一不偏身遂可以不檢而子獨謂脩身無另項工夫其詳何如曰不正心不

能檢身而正心正以檢身非謂只要正心便不須檢身然須是要正心以檢身正心以檢身則心既正而身自無不脩若只要正心不須脩身則恐正心是空寂工夫此身依舊不脩矣此如克己復禮須是克己而復於禮便心德全若克己而非復禮則禪寂矣然克己卽以復禮克一分己便復得一分禮克十分己便復得十分禮卻非克己後尙要另做復禮工夫也事是兩層工夫一串而又何疑於心正身脩乎而后二字朱子恐人概以功效滑過便有只求心正而無以檢身者故逐層透剔云爾若正心後另有脩身工夫則傳文何得以在字換

卻經文必先二字乎

傳文只齊家治國傳見必先二字其八章十章俱只用在字然則齊家平天下亦無另項工夫矣曰身與家自是一體卽如親愛賤惡之不可僻是脩身便是待人孝弟慈是脩身便是教家卽有政教也都是自身上事齊家在脩身何疑國與天下更無兩樣惟自家而國內外親疎繁簡自殊少不得有治國政教故曰必先然其理則一雖紀綱法度要不過卽齊家者而推之耳所以傳首曰必先而兩結句亦只曰在章句曰齊家以下則舉此而措之耳

傳之十章今人多以用人理財分子說獨不然矣秦誓節朱子亦嘗以用人言其亦非歟曰秦誓段固是言用人然以用人申絜矩非論用人之道也至於愼德一段則傳意欲人君不專其利傳末又深言專利之害而今反言理財是重有財有用也其非明矣且章句云自先愼乎德以下又因財貨以明能絜矩與不能者之得失自秦誓以下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總註又云此章之意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廣絜矩之意也則安得有用人理財分對之說也哉

四書詮義卷之一終

婺源汪　紱雙池纂集

中庸章句序

中庸何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虞書之道心也中也皆道也精一學也中庸性道中和皆道也知仁勇明善誠身皆學也道學者以道爲學學以致其道也

原此書所由作也道學之傳四字一篇血脈而憂之一字尤見子思不得已之心孔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孔子之作春秋孟子之好辨程子朱子之羽翼六經皆憂之而已

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道統之傳即道學之傳也但自神聖傳之曰統自學者由教而入焉曰學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提出堯舜遡中之所自傳也中即道統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

此言道統本於天而開於聖神又考之於書以見道統不越中之一言而歸統於堯舜以見中庸之書所自來也蓋天之所以爲天者理而已矣有是理則有是氣有是氣則有是機機成象象成形形有萬萬歸於一方夫氣未形而理已具理無朕而氣已涵所謂太極太極動而生陽機也而爲機者理理乘氣以俱行一發而不可遏健之德也靜而生陰退藏而歸其根順之德也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如循環之無端一陰一陽之道陰陽不測之神也自其動而言之以理御氣而萬物資始生生不已行之木也其理仁也動而之靜至動而萬物流形嘉美之會行之火也其理禮也及其嚮成理全而各正性命利物之和行之金也其理義也靜而之動靜至而保合太和事之幹而復以起元行之水也其理知也動靜之交沖和之氣

其理至實其情无妄行之土也所謂信也木火皆動而陽金水皆靜而陰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得其偏者爲物方動之氣於物木也於蟲鱗也動至之氣於物火也於蟲羽也方靜之氣於物金也於蟲毛也靜至之氣於物水也於蟲介也五行之生又各具五行而物於是萬矣得其秀而最靈者爲人陰陽之會五行之和則氣既純全理亦備焉故健順五常之德惟人爲全具之而人之得氣於天也秀靈之中則又有厚薄清濁之殊焉得其至厚至清者則爲聖爲神

此若天之所爲特鍾而以開萬世之道統者也夫所謂道者非聖神之所私爲立者也亦不過此一陰一陽之理而人物之所得以生者耳人物各得乎天之理氣以生是之謂性而彼此屈伸相感則必有相得而各有合者存矣合其理則是不合其理則非是則道之名所由立也眾人有之而拘於氣稟汨於物欲是雖未嘗無合於道之事而不合乎道者已多則亦蔽塞焉而不自知而惟聖神爲克全之以立乎人道之極此所以謂之繼天而立極也堯舜以前世已鴻荒經傳未見而發道統之原者則自堯命舜允執厥

中之一言始而舜之命禹則卽此一言而言其所以至之之功中卽道之極而精一則學以致道之事也故朱子引之以遡中庸之源如此

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虛靈者卽氣之秀靈而理具其中知覺者物至知知又虛靈之氣之用氣以成形物萬不同各所私有理以成性人所同得純粹至精人心有形氣而後生道心則原於繼善之初道者率性而有心指已發者言發於形氣爲人心發於道爲道心心只一心而已　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爲體心未知覺時亦分不得是人是道及所爲知覺者所向有不同然後有從氣從理之別而心若有異矣　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夫豈可少然此是生於形氣一流而不節必至犯禮亂義豈非危殆若齊王不忍一牛便是道心然一轉背并自家也不解得所謂微也然道心不在人心外如飲食男女之正便是道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危者愈危則人欲熾微者愈微則天理幾亡而二者實皆人所不能無故必當有以治之所以治之者則精一工夫是也此下愚者所當勉而上智者亦不可必由之也　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本心之正卽性命之正道難見故須精察出來使不雜人心包裹著道心而危險易流故須專一守著那正道使不離然必先察得精而後能守之一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

而人心每聽命焉道心全從那人心承載著若無人心亦無處覓那道心但只是要使道心爲主耳若道心常爲一身之主則人心聽命人心都是道心無彼此也然須是精一之功無少間斷始得若偶間斷則形氣依舊用事矣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此卽所謂允執厥中也允執厥中中字在各事各物之中上說卽中節之和也然一以守夫本心之正中節須從體立上來

此一段繹禹謨之言以爲中庸張本因以見夫道之不可離而工夫之不可已也蓋事物莫不有中焉道也而所以應之無失其中者則必原於性命之正焉性命之正卽天命之性也天命之性大本之中也事物之中中節之和也人物皆本於天物得夫理氣之

偏則其氣既塞而不通其理亦麗而不備人得夫理氣之全則其氣虛而靈明其理備而無闕陰陽之和五行之會已非物之偏一則渾然之內萬物咸備而實無一物之可名萬理備涵而實無一端之偏著亭亭當當直上直下前後左右無不昭徹足以燭萬物而不昧應萬事而不窮是所謂大本之中性命之正也而及其動於機以應事接物也則又卽其中之所具者以應之而當愛而愛當敬而敬當守而守當通而通亦如天道之無形無聲而晝夜寒暑飛潛動植無不各肖其中各正性命以無或差忒焉是則一人

之中有以合乎萬物之中而無過不及之差者天下之達道也性道同得之天夫所性而有之則盡人而能之宜其無非中者而又必惟精惟一然後能允執厥中者何則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故也人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旣謂之中而何以有或生於形氣而爲人心或原於性命而爲道心而至有危微之異也心也者合理與知覺而立名者也理本於無極之眞而知覺生於秀靈之氣人受乎理氣之全則固亦太極焉矣然有形氣而後有生則當夫形氣未形之先理涵而未有所虧機動而未有所嚮渾然至善純粹至精所謂繼之者善然理無爲待氣而爲理無體與氣爲體理爲氣宰氣爲理輿形於是乎形焉此則繼善之理實雜於形氣之中而不能相離矣此成之者性也合理與氣以具之心具之爲性動則有情理無疆界形有人我理有定則而氣則無不之理之定則曰道形氣所私爲欲以理宰氣而居則則具而有常情公而不蔽以氣載理而行則有我之私而所之不能無頗此所以有人心道心之殊而上智不能無人心下愚亦未嘗無道心也形生智發之後物至知知耳目口鼻四肢之於聲色味臭安佚皆所以養生

而寓性者也然生以寓性生逐物而性以漓氣以載理氣所之而理以錯欲有得有不得而境有順逆屈伸攻取而或不相得則欲動情勝而七情五欲反若投閒抵隙以亂吾性命之眞而危者愈危道心雖存而難見矣然此非形氣之過而無以宰夫形氣之過也天之與人也本以理爲氣宰人心道心非有二心纔放逸則心主於形氣人心危而道心以微纔收攝則心一於性命而道心主乎人心但人心之操舍無常而所知亦恍惚而不能無蔽故必精以察之使理欲之辨明而不雜而一以守之使道心常爲人心之

主而不離工夫無閒則危者常安微者日著日用之閒莫非天理之流行矣道心爲主則渾然之中無所偏倚人心聽命則應事之機無過不及此所以能允執厥中而立人道之極也中庸一書所言亦皆此志此物而已耳

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甯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

道無以加於中學無以加於精一執中欲有加於此則異端而已○此歎中道之爲至而信其無事他求

也

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爲君皐陶伊傅周召之爲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

中庸首標仲尼之言而終之仲尼祖述堯舜以執中之道統在夫子也顏子之博文約禮曾子之格致誠正則皆精一執中之學也此段遡道統之源流以至於子思至異端起而子思之中庸不得不作矣

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眞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篇中如述舜之知孝武周之制禮與所引夫子之言皆可兄本源所自矣）更互演繹作爲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道心情也而原於性命之正則天命之性也道者率性而已）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朱子曰擇善即惟精固執即惟一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物有一定之理而時無一定之時執有定以御無定隨無定而不失其有定時中方是允執厥中）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

開示蘊奧未有若是其明且盡者也

此段言世衰而異端起則子思之作中庸爲不得已而是書之作又脗合乎唐虞之授受則道統之傳其必於是乎寄也一懼字正應篇首憂字而所以憂懼者則以異端之作蓋文武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得行唐虞三代之隆一德同風邪慝不作故傳其統而不必有其書文武而下下而爲民則其說不得不詳子思之時老列楊墨淫淫橫流皆竊道之似而亂其眞中庸不作道統熄矣故子思憂之一書所言皆自憂生其曰天命之謂性憂人以生之謂性也其曰率

性之謂道憂人以虛無之謂道也其曰脩道之謂教憂人以先王之教爲強人而異端之教又從而亂之也以對過不及者言故以中名以對隱怪言故以庸名其言之切而說之詳皆以存斯道之眞而距異端之似耳至其所言者則又祖之堯舜授之父師是以宏奧精醇古聖如合符節則信乎道學之眞於是乎在矣前聖之書若周易尚書兩論皆大聖人之立言以發明天人之蘊而詔來學者然尚書兩論先聖緒言史氏記載各隨一事一時不必有序而無統會周易因象立占因事設教亦非若此書之本末具詳道

學兼備言之有序挈之一貫故提挈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書之明且盡者也其所以能若是之明且盡者則亦由其憂深而慮遠故言切而說詳耳○此以前是中庸所由作此以後是朱子章句所由作

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爲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觀孟子可見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只在言語文字之間以其徒以辭章訓詁爲學而無心得之妙不能躬行之以承其統則其書雖存而斯傳在明昧之間不足以言學矣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眞矣此眞字與愈失其眞應

此段言道統之中晦也三代以後漢儒推董子隋儒推王通唐儒推韓子董子知大體而用不足又未免流於術數之習文中子於道體無所得而設施頗有足多揚雄則文章習氣耳韓子亦文人習氣而天資頗高大體見不及仲舒大用施不如文中然闢佛老之功又居二子之上然究之於道統之傳皆未足與其餘訓詁詞章者又不必數矣漢初崇尚黃老至明帝而佛入中國老氏之禍深於晉而佛氏之慘慘於六朝歷唐而後終爲老佛之世蓋又不只如子思之世也老氏有見於道心之微而不知道心之卽人心

而著故離形氣以言道而其說入於虛無入於虛無則其道非道而徒爲遺棄形骸滅茂仁義佛氏有見於人心之危而不知人心之以道心而安故空萬有以言心而其說歸於寂滅歸於寂滅則其心非心而徒爲絕謝人倫戕賊性命此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眞也思任世教者又甯不憂哉

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此書亦雜載記中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對孟子沒而遂失其傳言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對老佛之近理亂眞言蓋子思之功於是爲大非是書則二程亦無所考據故推子思之功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

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此則程子之功爲亦大也微程子則是書亦晦耳

此幸是書之存而二程得以紹道學之傳也前乎二程者退之亦嘗斥二氏矣然退之於自己性體且在明昧之間安能斥人故其斥二氏只斥得外面大綱處未能斥得裏底近似處故柳宗元且謂佛氏之言有與易論語合者以其未得所據也然非因其語而得其心格物窮理之至則雖有中庸亦安在足據哉此所以必推程子之功也

惜乎其所以爲說者不傳蓋當時禁程氏學故失之而凡石氏即石集解之所輯錄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

微言未析蓋多闕文疑義訛誤而失其本眞者至其門人所自爲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觀或問所辨可見

此言二程門人之未能傳其師說以起己所以章句之意也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有之朱子蓋亦有憂焉矣

熹自蚤歲即嘗受讀而竊疑之沈潛反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者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衷既爲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二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論辨取舍之意別爲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支分如分三大支節解其旨歸一貫而詳略相因巨細如三十三章脈絡貫通其旨歸承接有序也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升高行遠之一助云爾

此自述其所以章句之意并及輯略或問而復自謙以結之也夫程子表章中庸其有功於道統大矣然使微朱子集成而發明之則程子之說不再傳而已亂於其門人之手矣抑伯淳天機高語精而簡正叔學力苦言實而詳伯子語不善會之則近於異端叔

子語不耐讀之則覺其寡味求其巨細精粗遠近本末無少遺漏而言近指遠者則莫若我朱子故其於道統之傳雖若不敢自居而已有不得而辭者朱子之功尤超千古而獨隆也朱子於四子書皆有或問而獨於此序言之者中庸之理微而說中庸者則尤易謬非精義入神與先聖同揆者不足以道之故中庸之有或問尤爲緊要學者不精研於章句不能得斯理之眞不參攷於或問不足以見羣言之謬乃今人只知看幾句講章而或問輯略未一寓目且并集註亦未能通曉其義則朱子苦心亦徒以委之口說

傷乎其謂之何哉

淳熙己酉春三月戊申新安朱熹序

子朱子時年六十矣章句久有成書蓋反覆精改至是乃確乎有以自信而序而行之也此亦可見朱子之不厭不倦而詳愼之至矣讀者猶或出入於其間焉亦獨何哉○中庸章句序首揭禹謨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十六字以遡道統之原考川胡氏所稱爲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然則堯舜禹湯文武之傳存於孔子子思而孔子子思之傳在我朱夫子又何疑哉顧孔子

未得位而老氏之徒又與之並生而亂之至朱子又未得位而當時林陸又從而異同之是天之未欲平治天下也有明之世自餘姚始倡陸學邪說天下靡然聽從而自是李贄黜徒林三教主蜩起亂眞以終敗壞時惟我　先太傅清簡起而憂之爰有中詮之著以砥柱中流閑存道脈及當致仕之日猶摘虞廷十六字具疏以進言於熹宗斯其憂世之深心而忠藎於無已亦已至矣惜乎中詮一書又頗爲子族中人所僞亂而不盡　清簡公之言者紱懍承家學每常捧讀心爲惕然不勝隕越之羞茲因有事四子之書不禁言及之而感憤交作也嗟乎不以身體孰知大道之眞不有其人亦孰任人心之責哉

四書詮義卷之二

祁門倪望重愚山　程夢元陵園
婺源汪　紱雙池輯　後學　懷寧楊槩銘伯新　同已　潘紀恩筱園
合肥李襲國筱亭　同已　江峯青湘嵐　同校字
休甯常本瑜瑄香　余家鼎彝伯

中庸

不偏不倚未發體統之中無過不及已發時中之中也中庸篇名本時中之義然惟其中之體無或偏是以發之而無不當亦惟其發之者無或戾所以體之本然者無或虧故朱子合內外體用而統以不偏不倚無過不及釋之天地之理本無不中而人物之所得與時物之

所值則有偏有全商書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周子曰五行之生各一其性夫各一其性者物之得其方隅也受天之中者人之獨得其中也夫人亦分天地之一氣以爲生耳而以爲人性之中萬理備具自中而無所偏倚則上下前後左右無不昭徹故謂其備萬理而無不全若物之得其方隅則亦滯於一隅而無能以兼照不可以相通矣是則惟中故全全乃所以爲中天之命也人之性也所以異於萬物而爲萬物靈者也顧人之中異於物而可通乎事物物之偏者不足以通乎人而待通於人性之體統無方而無乎不方用之萬殊各爲體而不離乎全體則當夫事物相與之際循我本然之中以應之而無不適合乎事物當然之則則亦一事一物之中而與吾性命之中固體用一源顯微無閒焉者也中庸之所謂中卽大學之所謂至善同情而異名焉耳程子曰不易之謂庸而朱子曰庸平常也惟其平常所以不易也中爲至善人所難能而曰平常者何惟其中所以平常也此理人所同具物物皆然只在日用事物常行之閒而無事於高遠原不必怪怪奇奇以驚駭夫人之耳目而所行苟合其則則無不足以愜人之意而

了然於人之心是非平常之道而何既曰平常而又難能何也惟其平常而不可易所以難能也蓋苟非平常而不可易則可以任私意以爲之而無難而中道爲人之所共知共行則必當循之而不可以稍越是故雖爲人之所共知共能而行之卻難至於恰好譬如射的對鋮只有一線不得些子偏斜也而豈不難哉此中庸之所以名篇也知中庸之名義而乃可以讀中庸之書矣首章言道原於天而備於己本性情之德而君子體之之功則不外乎靜存動察兩端所以立一篇之綱領第二章因以道統歸之君子第三章言凡民之鮮能四章

言所以鮮能之故由於質氣之偏五章以下乃以知仁勇三達德爲入道之門欲人以變化氣質勉力自强者自幾於君子損過補不及以合其所謂中庸是自首章至十一章爲一截均以工夫言以終首章靜存動察之意也夫斯道旣謂之中庸而又必具知仁勇然後可以入道者則以體隱用費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小之則夫婦之與知與能物不外子臣弟友之常地不外見在所居之位事不外卑邇易行之事而徵之至鬼神之無形與聲顯而大之則卽此庸行之常足以獲天感帝制禮作樂均平天下是以雖曰平常之道而非知以擇善則

不足以辨此中之精非仁以誠身則不足以守此中之一非勇以至於知之成功則亦不足以强夫中庸而以成其爲君子夫神聖君子所性而中而用力所幾亦與爲一致則終以此中爲性情之德人所同具而共由要之爲平常之理而不可須臾離者也是自十二章至二十章爲一截多以道體言所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亦卽以申明第二章至十一章所以必言知仁勇以爲靜存動察工夫之故也性情之德一而已矣而有所性而然者又有困勉而至者則以性所同具而氣稟有殊故氣質清明則率性而然氣質少偏則必由教而入

然氣雖少異而理則不殊故中庸無不可至之理所以聖人盡性而致曲者則亦可以盡性聖人前知而誠之者則亦可以及於成物之知聖人至誠無息有以至於博厚高明悠久與天地合而尊德性道問學者亦能以不驕不倍至質鬼神俟聖人爲天下法則聖人小德川流大德敦化聖爲至聖誠爲至誠而爲已以幾於誠知幾以幾於聖則由動察靜存之功亦可以至於篤恭而天下平之妙是自二十二章至終皆承天道人道之意以立言而實則合道體工夫反覆申明以與首章言道原言工夫者首尾回環以終一篇之義此中庸之支節

脈絡貫通者然也其原道體則自至靜以及於動先全體而後大用如首章之先中後和是也言工夫則先察動而後存靜先致知而後力行如篇中之知仁末章之先愼獨而後屋漏是也篇中雜引孔子之言各自成章然孔子之言未必有序而中庸脈絡則自爲貫通讀者須別之勿以中庸脈絡入孔子之言亦勿以孔子之言妨中庸脈絡爲可夫中庸一書道統攸寄學者當通篇統看又當分章細看然後能有以通其微妙而又有以會其大全若只在字句之間文辭之末求一得以入時文則於中庸全書究無一得而雖讀一如未讀矣可忽

乎哉○程子云不偏之謂中不偏似只說得未發觀程子與呂與叔論辨則專以靜言中也其云天下之正道則中又自屬無過不及非專主靜言矣心法云者察於人心以守其道心之法非異端心學心經之謂亦非祕傳之謂也中庸一書大概從原頭說下來又從下學推上去中間萬象無不包羅程子始言一理云云形容殆盡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陰陽五行之理在天曰元亨利貞在人則仁義禮智所謂性者卽天道也有形則有事有物則有倫故肅乂哲

謀之則孝弟忠信之宜皆人之所當行所謂道卽人道也天人合一理本無間自子思子時而異端恣作則離命以言性而性惡性混性有善有不善之說與焉性不明而天道之原隱矣或離性以言道而無名無爲道在螻蟻之說起焉道不明而聖人之教塞矣或離性道以言教而形名兵戰權謀功利之術流焉教不興而天下皆無以率道而復性矣子思子首述此章只爲發明一道字而要得道字明白則不得不推出此道本原故先言性出於天又欲得盡人有造道工夫故復言教不外於道三個之謂字皆指點示人之辭辭嚴而意切也天命本兼有理氣而天命之謂性云則指其不離乎氣而不雜於氣者言之以兼氣言則率性之謂道句說不去也然率性之道專以理言而脩道之教處仍當補入氣講故章句急接云氣稟或異蓋不補氣稟則教字亦說不去也然性道言理不兼氣今人自知而命性道教皆兼人物言今人便都畔註此自應氏始章句化生萬物人物之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許多物字都不理會則於道卻只見得一半蓋天道之流行者不外於陰陽陰陽之變合也不外於五行而陰陽五行氣也而所以爲動靜變合之樞機者則實理也

二五之氣雜然流形則生人生物或偏或全或靈或蠢惟機所值天非有心也顧氣非理不能流行而理非氣亦無以自行二者相與爲體而不相離故得其氣則得其理物得乎氣之偏而理亦偏若木火金水之各一其性而不能相通此其所以爲物也人得乎氣之全而理亦全斯元亨利貞之道備焉天旣賦人物以生而卽賦之以生之理雖人物之偏全不同而要莫不受天之理以爲生是猶王者之命官旣予之祿位而卽命之以職事所謂命也惟物之理偏而職微則不能立命而待命於人則人之受命於天也亦可見當有以自盡其職而

不容以自諉矣人物各得乎天所生之理以爲德而具之於心則性之名由是立焉物之理偏其性亦偏故蜂蟻之君臣虎狼之父子鴛鴦之夫婦各有其一端之明而第是無以相通所以終域於物人之理全其性亦全故全乎天之道以爲人之性如健順五常之德是也性具於心無朕之可窺而實無一理之不備惟其無一理之不備所以應萬事而不窮此卽下文所謂大本之中天道之本然而人道之所以然也人有人之性物有物之性第物之性偏則無以通於人物而待人爲之盡之然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及柴輓之在牛韁衡之在馬亦

莫不率其性之自然而各具一當然之理人之性全則有以具夫人物之理而無不可通故一身之形色則有其肅乂哲謀聖之事接人之五典則有其孝弟忠信別之倫庶物之紛紜則有其撙節愛養輔相裁成之煦嫗是蓋若大路焉爲愚不肖之所與知與能率其性之自然而自無不合乎事物當然之理蓋以我所具之天道而合之人物所同具之天道是以其利之故無不脗合者如此此道之名所以立也若求道於無爲無名而以爲在坑滿坑在谷滿谷則既虛窅而無可循而謂爲運水搬柴拈椎竪拂則又顚倒由人而非所謂循此異端隱怪之言及夫私智之鑿與動夫氣拘物蔽之後者則又非利之故則均非率性之謂而不可謂之道矣率乎性之自然而自無不合乎事物當然之理此卽下文所謂達道之和人道之當然而卽所各得乎天道之本然者也道率乎性性命於天此言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也性具於心而率性卽道此言道之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也下文道也者二句只再提道字點明不可離以起下靜存動察工夫耳時解獨以首節言道之本原出於天而次節首二句言道之實體備於己此未是也道者率性而已則眾人之所能知能行者而又必有

聖人之教何也則以氣稟之或異也人得天地之氣雖曰秀而最靈然就此秀靈之中又有不能無厚薄清濁之殊者而智愚賢不肖由是異焉是以天命之性雖曰至備至全無少偏倚而此受氣稍偏亦將此理拘蔽著一乖失其本體之中而所行亦不能無過不及有不能盡合乎事物當然之理者矣此聖人之所以不能無教也氣稟有過不及而道則無不中矣而曰脩道之謂教何哉曰道無事乎脩只就事物上脩其過不及以合於道蓋道虛而無爲無爲則聽夫人之自行或過或不及而無所約束聖人體道於身而因道立教則有事而可

憑可憑則有以範圍夫人而約之以同歸於道非於道能有所加損也品之者明其秩序也節之者制其等殺也脩人之道如正德利用厚生惇典庸禮命德討罪脩物之道如水火金木土穀之脩上下草木鳥獸之若夫物道卽具於人人道可通乎物故脩人之所當行者以教人所以使人之盡人性而無戾乎人也脩物之所當然者以教人所以使人之盡物性而無戾乎物也要之皆人性之所自具物性之所各具皆率性焉已耳無他道也教非一端而章句以禮樂刑政之屬該之者禮以制外而辨異三百三千以盡乎道之至小而無閒所以

使人範圍之而治躬率性之道致和之教也樂以養中而統同合同而化以極乎人之性天而不息所以使人涵泳之而治心天命之性致中之教也聖王立教於斯爲大惟禮樂有定則而道或因乎時時有變通則政令以輔之要以正之於禮樂而止及出乎禮樂而後有入於刑者政刑要不過禮樂之輔耳及夫聖人或不得位而後有立言之教此則聖人之大不得已者也然性道雖兼人物而教卻只是教人物不足以通於人而人能盡性以盡物性也子思言此本責成人體道耳故章句蓋人知己之有性一段專以人言而下節子思亦遂言君子體道之工夫也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

首節三語道術已明子思子憂人之不知所用功也故重提道之不可離以示人存養省察之要道也者道字該性命二字與上節單以用謂道者少異惟其兼該性命言故總冒中和動靜章句訓之以日用事物當行之理又急補之曰皆性之德而具於心所以該體用也又曰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兼橫直久暫也必如此訓

而後不可須臾離之義始備不可離言人之不可離道或問云循之則治失之則亂是也時賢或作不能離看謂桀紂自離道道未嘗離桀紂云云則似道在螻蟻矢溺之說失之矣可離非道反托以申上句蓋有非率性而言道者非利之故故或廢於半塗或流於隱怪皆由以人力私知爲道而不知不率其性爲道非道纔離卻日用之常便是過不及故章句舊本云若其可離則是外物而已而定本改爲則豈率性之謂哉可見朱子細密不苟蓋道外無物物外無道外物二字原未妥而次崖反謂外物二字最切或問人力私知之所爲便解不

去多見其謬矣道不可離二句原可總冒動靜即隱微於時亦只須臾雲峯雙峯單以不睹不聞爲須臾似自未安然須臾以時言因此二句於時上說得緊扎故下文緊接靜存工夫莫見莫顯於事上說得關繫故下便緊接動察工夫靜只時中之一時而無所事事幾在動時關繫不只一時兩節無非君子故君子各各分承各有接脈一言廣大一言細密確分兩樣不得疑朱子小註之非也但道不可離廣大之全體莫見莫顯細密者萬殊體可該用用不足以該體莫見莫顯同對不可離不過然於全體下已接說靜存工夫則愼獨直接不上

故必抽出隱微另提方可接言動察側出串說體用輕重自見不可離句仍不害其爲總冒也戒愼不睹恐懼不聞確是說靜存愼獨確是說動察朱子定說章句自明時賢必不肯分動靜謂戒懼是平時存養合始終久暫言之但以不睹該所睹以不聞該所聞玩註常字雖字亦字可見愼獨乃方動之初再加省察玩註既字尤字只就中抽出緊要工夫以足上節愚按朱子云自其思慮未起之時早已戒懼又曰戒懼是防之於未然以全其體謹獨是察之於將然以勘其幾動靜之分已確章句於不睹不聞曰存天理之本然是緊照致中於愼獨曰過人欲於將萌是緊照致和蓋靜中只有天理動幾乃分理欲故遏欲於獨也靜原可該動而動幾尤要緊則謂上節爲體統工夫次節爲要緊工夫似講得去然既說平時便已是靜時人非應事便是未應事非靜則動非動則靜豈有動時靜時之外又有一平時乎戒愼恐懼只是敬畏二字與下愼獨愼字原無大分別只不睹不聞與獨字異戒愼不睹恐懼不聞原直說於不睹不聞時都常敬畏非既以戒懼該所睹所聞而又推到不睹不聞何必云以不睹不聞該所睹所聞哉若有個睹聞又便是動時決無個越外之平時矣章句常字

雖字亦字及既字尤字乃將二節動靜互說以見工夫之密謂動時敬畏靜時亦不敢忽靜時戒懼而幾動尤加謹其曰尤加者以靜時敬畏只是略略收拾而動察則更須著緊也安可因此而謂戒懼二句合始終久暫言哉次崖云上節所睹所聞以約之不睹不聞非只主靜時下節不睹不聞之終所睹所聞之始尙未到見顯亦非全屬動時人只因致中和節註分應二節故遂分動靜不知彼因中和分屬故由靜終動始言之不可因彼錯認愚按既約到不睹不聞如何非主靜時既爲所睹所聞之始如何不屬動時動察原在方動之始用功

若既到見顯如何把握且正以戒愼不睹恐懼不聞是致中工夫故截屬致中朱子又云不睹不聞便是喜怒哀樂未發愼獨是致和工夫故截屬致和註明曰幾則已動若此二節原不分動靜而末節註忽截分兩屬豈非朱子勉強割裂乎吾不知次崖之何說也又謂總註存養二字亦不專屬靜愚按孟子存心養性自不專言靜然單言存養可該省察此以存養省察對言則存養自屬靜蓋靜時只有存養著不得省察若動時說存養則必須是省察故分屬如此安可執一以立言也又或謂大學愼獨在咽喉把握而緊此愼獨在元氣保護稍

鬆此亦不然兩愼獨都在咽喉把握一些鬆不得但大學言工夫從外邊攝入故先誠意而後正心蓋主靜工夫難於把捉要須從動處好用力時攝起若獨未能愼而一意靜存則恐有陸學之弊靜時能存一動時反存不住也此章從性命源頭說下故先靜存而後動察以靜時爲道體所由立而動時爲道用之行也要之君子用功則必動靜交養事雖已過敬畏常存念慮甫生省幾尤審故註以二節交互言之而初學用功又必宜先從用處把握起故末章下學入德則亦先言省察而後存養此其所言之序之所以不同也人心是最活物事不肯少休絕無所爲無思慮時所謂靜者只前事已過後念未起時而已非空寂也靜中戒懼原不可忒着力註不敢忽三字最好只將此心體提著打疊乾淨如前事已過不敢留滯後念未起不敢意必不使不睹不聞之中稍有適莫之意而已若將靜時忒緊則反失道體而忘其用矣諸賢不肯說靜存想亦爲此故乎然朱子則早已說過不須太重也至若戒愼恐懼四字只取字面對舉睹聞皆自外入不必細爲分貼即隱微亦只以處事略分不必如雙峯拘拘以隱頂不睹微頂不聞也

○性命道教兼人物而應氏專主人言戒懼愼獨分動

靜而存疑不分動靜是亂經背註者自應林二氏始作之俑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靜存動察已可直接致中和然又著此節者蓋謂君子之所以必動靜交養者只爲道不可離之故而道之所以不可離者正以其爲性情之德也故此節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正所以深明動靜交養之故著此一節精神愈出也中和二字首節已寓此只點明乃用功之所以然未涉用功或以工夫言謬也不以仁義

禮知言性而以喜怒哀樂之未發言性者仁義禮知全是理喜怒哀樂兼著氣正要從不離於氣者之內指出不雜於氣者來方顯得夫婦知能又不偏不倚者不偏於喜不偏於怒也若仁義卻說不得不偏於仁不偏於義矣然仁義禮知亦不外喜怒哀樂上也發皆中節以和之故言所謂率性若非和之故則有過不及若惻隱四端則全是和之故無不和之故惟喜怒哀樂有不中節時故須致和工夫也已發便有喜有怒說不得不偏易所謂官有渝但當喜而喜當怒而怒卻於此事物之中已相脗合所謂官有渝貞吉故謂之和和者不戾於

事物之理翼註云不戾本體亦錯然事物之理卽本體具備之理所以率性而皆合也中節亦不必忒說細只大略看來活潑自佳若如存疑十分九分之說則須有工夫方盡反不見性情之妙矣存疑謂以喜怒哀樂言情取於位育獨切此亦不然夫喜怒哀樂於位育切豈仁義禮知於位育反不切乎天下大本天下達道天下二字亦兼物在內蓋中和二字須貼人言而大本中則具萬物之理達道中亦該接人待物之事若漏卻物字則末節萬物二字直接不上是可見應氏之謬也達道道字卽率性之謂道道字蒙引分彼此名目名狀自所不必然於道不可離道字卻只得下半截又不可混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人性情大略中和然此候無多若氣拘物蔽之後而不能致其靜存動察之功則必失其中和而偏倚過不及矣然靜存動察非有所强也道不可離不過因吾性情之德而推致之以滿其本然之量斯已耳此君子之所以必致其功也致中致和不外靜存動察章句自戒懼而約之一住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作一氣讀謹獨段亦然約之謂戒懼而益戒懼不使一毫私意一息閒斷精之謂謹愼而益謹愼不使一毫差

錯一事偶乖卽所謂推致蓋人之心體纔收拾便中纔放逸便偏倚苟存養不力或操或舍此亦如何算得戒懼工夫故必一意閑存時時在念而後爲約之至矣人之應事著謹愼猶或有錯況失檢何所不至苟省察不嚴或作或輟此亦如何能盡合事理故必精詳審愼件事檢點而後爲精之至矣非謂戒懼不只靜時而約之以歸到至靜謹獨尙未應物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也至靜之中無少偏倚已是中之至其守不失則時時此中之至所謂寂常覺也應物之處無少差謬已是和之至無適不然則事事皆和之至所謂動常止也史氏以兩

自字兩至於爲推致故謂約之爲自外入精之爲自內出必耳目無睹聞於外然後此心亦寂然於中必一念萌動於內然後與事物應接於外此俱看錯存疑自所睹所聞約到不睹不聞之說亦從此誤去抑知以至於三字只作以使之三字看原不重也不睹不聞豈必掩閉眼耳只是念慮未起耳至於應物則物至知知而謂必無所睹聞然後爲寂必念慮甫動而後應物亦未是也語錄所云戒懼是自外言之必盡乎內謹獨是自內言之以盡乎外此蓋謂制外養中由中應外如整齊嚴肅則心便一獨無不愼而後中節云爾非如史氏之說

也天地有性命而盡否由人天以全畀人人亦一天地故一念偏倚則乖氣應之一事乖張則一物受害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朱子以爲實理實事此蓋不待以遠渺者言其在帝王則禮樂明備而天地官五事克脩而休徵至卽在士庶一身亦自有位育實事如孝友至性而和氣蒸於一家植品鄉隅而德化孚於閭里豈非位育且如啟蟄不殺方長不折則一念之和一物得育況念念中和而效驗豈有量也若說作吾心之天地位萬物育則入無踪跡去此陸學自大之言反不足爲中和作證矣章句學問之極功學問二字該知行存察言

蓋籠下三達德在內章句中卽天命之性和卽率性之道獨未言脩道之教故章句於位育言脩道之教亦在其中中間戒愼二節體道工夫此於由教而入之君子爲更切要故或問謂此言由教而入之君子云云其實存養省察工夫生安不廢如舜禹之安止幾康文王之緝熙敬止孔子之無所不謹何嘗非動靜交致其功但聖人是自然之純亦不已學者則尤必勉於存養省察以至之耳乃或者不察而遂以脩道之教爲通章領脈是亦謬也家蘭友叔祖曰脩道之教是聖人教人事存養省察是君子體道工夫但體道至中和之致則其中

亦自有教人事故曰脩道之教亦在其中非以戒懼謹獨爲脩道事也奈何以脩道之教領通章乎此辨最明中和非兩事存察非兩截工夫中之至自無不和和之至亦必無不中者天地位則萬物亦自無不育然性情本只一原而存察要必分兩事不存養則靜時心先不存將甚去省察於動然存養而不省察則又恐無以遏欲而盡夫事理之當然不省察則動念時且不能愼又況靜時何以用力然省察而不存養則又是無其本也故必二者交致其功總之所以全其性天其實非有兩事體立而後用行蓋主靜立人極涵養須用敬自初學

已然而工夫自得之淺深則有漸而入立體所以爲致用之基而既能於用上用功則靜體益宜加密非只一主靜了事如陸氏之只要見得此心便天地都不管而并指天地鬼神臨之質之者爲妄見也學者宜致思焉

右第一章

道原於天而備於己本然之道體也存養於靜省察於動當然之工夫也天地以位萬物以育自然之效驗也子思言工夫處固是教人體道卽其言道體言效驗亦不過欲人曉得這道而肯用其體道之功耳故朱子以蓋欲學者以下推明子思立言之意反求

諸身而自得之欲其於自己身心性情閒察識而知道之出於天而備於己不可須臾離也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欲其從事於存養省察工夫則外誘之私可去而性情之德可全也章句於戒懼言存理於愼獨言遏欲此先言去私而後言充善者以理之本末言則體立而後用行必理存於中而後欲不得以累之於外以功之先後言則由外以及內必外誘之私去而後本然之善可充朱子就學者言蓋以省察居存養之先末章言初學入德則亦先愼獨而後存養其致一也欲反求自得便合有後章知以擇中工夫欲去私充善則合有後章仁以守中工夫然此乃子思意中事本章只說得見成道理立個工夫榜樣其於勉學者意未及究竟故此下十章以知仁勇爲入道之門皆以終此章未及言之意人於此總註都不理會則雖依樣分三大支究於脈絡未得貫串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首節見成說次節乃言其所以然之故夫子言此見君子小人用心用力之不同以至造詣之相反惟君子能體中庸若小人則反中庸也子思引此見能體中庸則

爲君子若反中庸則爲小人以啟人用力於中爲知仁勇入道作引脈也此後中字多以時中之中言就用上說然體立而後用行時中之中上實有大本之中在故朱子必以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兼釋之下節亦以戒謹恐懼補出致中之學也中則必庸非既中而又庸惟中故庸亦非夫子有意加一庸字道體本中庸乃性情之德君子能盡其性則所存所發無非中庸與爲一體章句惟君子爲能體之惟字重讀蓋君子亦有未能盡中庸者但惟君子乃能體之斷非小人所能及耳時說謂纔說君子便是中庸非也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君子而時中小人而無忌憚而字各分截章句君子之德小人之心此德字心字不當重看只君子懷德有志求道小人逐欲無心學好且就資稟及志念分頭處說未及爲學工夫章句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愼不睹恐懼不聞此補在君子下時中前不屬君子之德句內或問云君子爲能戒懼以無失其當然故能隨時處中此最明白滄柱以有君子之德爲平時存養失註意矣蓋夫子本意謂惟君子能體中庸若小人則反中庸矣君

子之所以中庸者以他本是個君子故用功到至處便能隨時處中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他既是個小人必將無忌憚以反之也但必體立而後用行苟非有戒懼靜存工夫亦何以便能時中時中上確有戒懼工夫在故朱子補出以示人非以存養屬君子之德也隨時處中隨時而在無時不中俱就用上說乃時中本義若大本之中則一理渾然說不得隨時而在本體未發時內著不得一物亦說不得隨時處中一事之中確乎不易隨時之中妙以化裁此非鑑空衡平中無一物者不能故朱子急補戒懼一截也愼獨工夫則自在隨時處中

句內隨字處字皆有省察工夫不得滑口讀過時賢謂戒懼本兼動靜時中亦在體統上則隨字處字都說不去且只說戒愼不睹恐懼不聞便能時中將使人遺卻動察工夫矣中無定體隨時而在若堯舜湯武之征禪禹稷顏子之出處小而一椅一棹之安頓此就事物散殊上說若夫大本之中豈可云無定體乃既就散殊說而又曰在我者則以事物隨時之中要不外性天之所具備在我二字自就一本說也既就一本說故遂接戒謹云云而體立用行無時不中又仍就用說矣朱子章句精密如此人奈何渾和讀過小人不知有此則

不存養可知直是肆欲妄行云云而已肆欲妄行與時中對不與戒懼對也妄行無忌憚此小人已全無一念之中者時解謂此乃貌爲時中之小人不知何解彼謂君子用之爲時中小人用之卽無忌憚蓋將時中看作圓通作用不知時中二字至謹嚴至方幅決非不泥陳迹之說絕無圓通習氣學者萬勿誤認章句君子知其在我小人不知有此二知字又補戒懼愼獨之前一層起下知以擇中事故能以下云云則正仁以守中事也又此通章俱孔子之言章句君子之所以中庸者一段正解夫子之言蓋中無定體以下皆從言外推論以足

子思之意此十章內皆無子思語蔡氏以次節爲子思釋孔子之言亦非

右第二章

中和是子思語中庸是夫子語故變和言庸不必盡合而理只一般性中情和此以體用言德行則外在用邊而德字內自可兼體統中庸一中字兼有中和二字不可以庸字當和字中也和也都是庸道庸德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中庸二字亦在用邊多然用之失中則本體失中可見但體之在人天命之性豈至全沒亦由用處不合則本

體不見耳既曰中庸而又曰至至卽大學所謂至善見至德本不外於庸道其至矣乎非徒贊美中庸乃慨歎人之多過不及也夫子意謂中庸這般上好物事人所同得而非難也乃今日之民竟鮮能久矣是怪歎之辭也民字兼氣拘物蔽者言上章小人及下章知愚賢不肖俱在內所以鮮能之故雖云在下章然夫子口中不曰人而曰民自是慨世教之衰章句世教衰民不興行是此所以鮮能的正解子思引此則見至道莫至於中庸而舉鮮能之端以起下章責重民之不興行不重歎世教矣小人反中庸凡民未必盡反舊說以此章承小人反中庸固未是然小人亦民中一項人反中庸亦鮮能中庸一項事雙峰撇卻小人以取鮮能二字亦拘至滄柱謂氣稟之偏者皆可進於中庸惟小人判然氣味不同則不然小人起初亦不過氣稟之偏若天命之性則小人所同得但因其至無忌憚所以至反中庸苟肯回頭亦何難事且竟絕小人於道外尤非子思之意此章承上起下見人當勉於求中必不撇卻小人也若過不及之流弊則亦終入於小人矣又集成以久字照須臾此尤不通須臾就一人言此久字見教衰之久主世道言也○論語有之爲德三字則中庸就民身上言故

下句無能字民鮮久矣言民鮮中庸之德也此無德字則中庸就事物之道言故下句加一能字言民鮮能體中庸之道也鮮能體中庸之道則鮮中庸之德矣雲峰謂添一能字須看下章許多能字方見子思之意陸梯霞云論語是夫子本文此是子思檃括愚按此都看得甚好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道卽上章所謂中庸故章句提起另訓其曰中而已矣

對過不及言也沈誠菴云前言日用事物當行之理以道之散殊言物物一太極也此言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以道之體統言體統一太極也愚按事物之道莫非天理之當然而要歸於中固是體統一太極然此中卽此各事各物上故對過不及言亦仍是道之散殊亦中字實兼中和之義也夫子此章非以生稟之異爲斯人恕意重末節警人知察蓋生稟之異不啻性命之同若肯致察明行斯道不難但行之不著習矣不察所以終爲氣稟所拘耳子思引此則以生稟之異明上章所以鮮能之故而起下知仁勇入道之門然意亦重末節警

人知察以從事於擇守之功言氣拘而不及物蔽者物蔽人所諱言氣拘人所共諉卽人所共諉者而動之以變化氣質也若勉於知擇仁守而自勝則物欲無所容矣道體無爲不能自行自明於天下而人心有覺故道賴知之者以行賴行之者以明夫子意謂道者率性而已本非難行而何以不行於天下也則以知愚之失之過不及也道著顯於日用本非難明而何以不明於天下也則以賢不肖之失之過不及也責成於人之辭今人每云道本自常行常明於天下夫道旣本自行明則何事待人去知之行之乎語殊不通且失責人之意矣

其以知愚屬不行賢不肖屬不明言者見知行之合一欲行者必當先求知欲明者必當用力行不知固無以行不行則所知卒非其有亦不得爲明也夫子口中言道未言中然曰過不及則顯然有中字在道字內矣要須知中字對過不及以道言不對知愚賢不肖言知愚賢不肖生稟之異對知仁之德言因生稟之異而知行有過不及則失道之中矣亦體立而後用行也且生稟之異氣質已少失中至於失中則因不察而拘於氣須諉咎不得氣稟故下節歎人之不知察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飲食有正味日用事物之有中道也人莫不飲食而鮮能知味人日在日用事物中而不察其天理之當然也飲食亦道之一端然夫子亦非舉此以見一端夫子不教人察味也但飲食不知味已是不著不察人一榜樣矣夫子說飲食便是說道二也字語氣亦是怪歎之辭故章句直以道言不必多以飲食與道作排比也章句道不可離與首章道不可離一樣事物各有當行之道循之則是離之則非此道只在日用然人須知而行之方與道合若不察不由則自離道借如饑渴之甘醉飽之苦已非正味不得云道不能離也次崖謂此是言不

能離意以飲食不能離味言然飲食只說得事物當不得人飲食不能離味此事物之本然人飲食而失正味卻已人能離道若云人不能離道則憑仗胡亂作爲要皆不能離道又何事於察也惟曰道不可離則見人必當察肯一加察則當自知道之不可不循而擇守之功所不能自已矣存疑之說謬也章意本二節直下謂道本易明易行而人每因其氣稟之偏以失之甚矣其不察也朱子必補道不可離者正以融上節入講言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本不可不行不明而人於日用事物閒竟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病以至離道而終於

不行不明也惟人自不察句正解本節今人都以道不可離句解人莫不飲食以人自不察句解鮮能知味於白文及章句意兩失之矣察字兼知行前第二章章句君子知其在我小人不知有此二知字與此知味知字正同察字在知字前而此知字又稍在知行工夫前察之而知其在我則用力於擇守蒙引說是但察以開擇之先擇又以開守之先察字知邊爲多○此一節是此十章轉捩處觀鮮能知味也一歎可知民之鮮能中庸者雖由氣稟實因不察察則氣稟不得而拘矣

右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夫子言道不行未知果何所指矣夫二字不勝慨歎子思引此則謂道不能自行於天下賴知之者以行而知者過之愚者不及都不能知以擇中則道其不行矣夫所謂承上章而舉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也不曰人不行道而曰道其不行正見道之不能自行言下有人不求明意

右第五章

此章承上章道之不行也不承上章知味知味兼知愚賢不肖且知字稍淺與章句不明不合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

通章合來總見大知而所重尤在問察不自用而取諸人則心體至虛而合天下之知皆其知此知之所以爲大也或問云不自用則非知者之過執兩用中則非愚者之不及此見道之所由以行也然愚者不及其失顯然而知者之過則人每反震而驚之是亂天下之中者不在於愚而多在於知也故愚謂此章所重尤在問察而朱子亦專以不自用而取諸人爲舜之大知晚邨謂舜自有知之本不專靠問察斯言則又失之於知者之

過矣天下之理不外淺近然要無不待學問而知縱生安聖人亦必無一生落地便能言能行不待讀書而識字不待學習而通天下之故之理是人生道理何一不由於學羲皇之世無書可讀無前可師而觀天察地鳥獸草木亦須在物理上窮格何莫非學問但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洪江河沛然莫禦便是聖人生安處不得云不靠問察也好問好察是博學審問之事執兩用中是愼思明辨之事雖曰聖人不思而得然曰執曰用亦必非漠不關心惟睿思作聖入耳得心而無不通不用研求之力耳好字正心契神合情性流露處亦便見生

安處問是問之人察則察於已然非必卽察其所問蓋他人淺近之言入聖人耳中都便是至理所在也隱惡揚善又所以廣納言之路然聖人非必十分有心亦合下如此聖心有善無惡故於善言必揚之而惡便不記過耳天下之中本卽在天下之人之心之所同具但天下之人之言未皆能盡合於中則有於此事中而不可施之彼事此時中而不可施之他時或已近於中而猶有纖微之未能盡合者則不能不以吾心之中爲之決擇然不合羣言以爲決擇則道理未全聖心亦容有恐想不到處則至善者亦未出故必執其兩端而擇之如從至小思想到至大看是那一說恰當擇之既精則用之於民又自無不脗合於民心之中者然則舊說用民之中於民道理本是但經文其中其字原不指民通言乃言之淺近者非淺近之人之言兩端自問察中來其字指言之善者中又從善言中擇出其字承兩端言故不得謂用民之中於民此以本章語脈故也問察執擇皆格致之事而擇審得中則知已至中之用盡而本以明用中於民則本全而中節之用又以出問察執擇皆惟精事至用中於民方是惟一然又必其心之權度精切不差然後能擇能用此則所謂體立用行自誠明者

也心之權度精切不差非只生來氣質清明亦由其心之主靜立極常存敬畏胷中至虛都無一物如鑑空衡平故事物是非疑似都不能少遁耳顧愚謂人只怕不好問察不能隱惡揚善不肯執兩擇中不怕此心之權度有差不必讓他聖人蓋天命之性人所同得人人此心有中只因私意有蔽此心不虛故不能受善而物理不窮則此心亦不見果能好問好察如舜隱惡揚善如舜執而擇之如舜則此心已無一物而能備萬理何怕權度有差故舜之所以爲大知者誠不在能擇能用而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舜不自用固是生來如此而

夫子此言亦只以贊舜之知然子思引此則謂道以知之無過不及而行正要人學舜之不自用以窮此道而得其中不可將舜看高若謂舜自有知之本不靠問察而又必如舜之大知而後道行則人必自謂不能如舜以安於愚者之不及或又希舜之大知而遺問察之功是絕斯人於道外斯道益無能行之日矣豈不大害事也用中已說到行上而能用中於民正由其知之無過不及此章重知上○知行之過不及與中和之不偏不倚無過不及是兩樣勿混中和曰道其無過不及在事物上見是虛死物事知仁曰德其無過不及在人本身

上是虛活物事易繫辭傳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是知仁亦可言過不及蓋理雜於氣猶此篇之賢知云也知仁是體知行是用必知仁無過不及方全得此中之不偏不倚必知行無過不及方合得此道之無過不及此比如射箭箭朵紅心當中是道知則巧仁則力知則認得親切仁則用力射得到射得著知行之過不及則或望高射或望不見或射蓋了偏了或射不到也○自第二章以下中字多就用上說似未及靜存大本然大知則心備萬物之理而無不照仁則心無一毫之私而渾然天理勇則自强不息而無一息之間是知仁勇即不偏不倚未發之中之全盡無闕而不搖也所以知者在問察則反求自得者即知之端所以仁者在服膺所以勇者在自勝則能省察存養以去私充善者即仁勇之端此仍在用上用功而物格知至而心以盡意誠心正而心以存而性以養萬殊仍歸大本然苟非靜存動察交致其功又何以能知盡仁至以無失其大用之和乎知仁存察交相經緯知而後知存察仁而後能存察亦惟能存察而知日精能存察而仁日熟故此十章雖就用上言中而大本之中已在行間字裏皆所以終首章存養省察之義學者

不可以不察也○竟將知仁勇三德作大本之中亦不得必知仁勇而後大本之中全若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便亦是稍有偏倚知須是舜仁須是顏淵勇須是而强方是不偏不倚大本之中專以理言三達德兼有氣在此十章大概教人變化氣質理人人所同氣質是變化得的故只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

右第六章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只承大知說入見不能守便算不得知由不行故不明

也然知而不守則賢不肖之過不及已在其中矣知禍
知擇都亦是知非絕無知而自詡蓋天命之性人所同
得中庸本不難知乃知禍而不知辟則爲利欲所牽不
能自割以故明知故犯知擇而不知守則或行怪而不
肯守或自棄而不力守以故雖知不行俱非眞不知也
若將人皆曰予知看作無知自詡則依舊是知愚之過
不及非賢不肖之過不及矣而時解或以予知對上不
自用看則自用且是不知擇非不知守是皆誤也顧旣
知擇則宜能守而不能守者則終是知之不眞故此擇
乎中庸宜淺看人論道理當如何做個好人如何行些

好事亦誰不曉得說不中之事人人能辨但未能親身
實踐去則此中好滋味終未嘗著反只覺拘束難人以
至不能耐守此所謂不行則道不明也若體得一二事
有所快足於心則嘗著此中滋味眞知力行如飲食之
求飽如談虎之變色守之自不能已矣豈有不能期月
守者

右第七章

章句此章承上章大知而言只因予知知字因大知
知字來大知者能知便能守此雖知而不能守則只
是他自家說知而已其實又舉不明之端以起下章
只重不能期月守一句不能守則其所知又非已有
所以終爲不明眞知方能守亦惟能守方得知之益
眞此不明在不能守後一層若仍說不知故不能守
則仍舊是由不明故不行非由不行故不明矣人多
混過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
之矣
通章合來方見回之爲人而所重尤在服膺弗失守之
不失則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不留一毫人欲之
私此爲人之所以盡仁也或問云能擇則非賢者之過

能守則非不肖者之不及此見道之所由以明然非知
之艱行之惟艱天下全不知道者猶少而不能守者尤
多則中道之不明實多由不肖之不及也時解只知擇
乎中庸句屬知邊卻不知此擇乎中庸已側向行邊章
句眞知之三字補在擇乎中庸上不以能擇爲眞知也
顏子已是心無私累者其擇中也不只是求知乃已知
中之爲美而無以尙之故有稍過不及的便都不肯行
必擇乎無過不及而至中至善者以爲行及每得一中
道之當行者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實覺此中滋味無
窮他道更迷他不惑他物更搖他不動故此能擇能守

皆惟一工夫皆屬行道內事若以能擇對前問察以能守對前用中如集成所謂能守畢竟從知上來故註單曰眞知之則又與大舜章無別不是言回之仁矣能守本於能知道理本是然章意又各有當不可混也章句眞知二字在能擇之前而道之所以明則在能守之後眞知且虛道明則實此心不爲私累則此知自眞眞知意味之美則不妄守而必擇不徒擇而必守蓋能擇是去私之事能守是全理之功必擇以爲守則意誠心正而所守不二必守其所擇則其所擇者實有諸己日新不失以盡夫此道之量而道中之意味無不盡明夫道

理自在人心只恐私意蔽之而不肯擇私欲累之而不肯守始勤終惰而不能守之弗失不怕道理難知不怕行之不到藉如孝弟忠信只在目前蕭父哲謀只在身上人惟先說個不能行所以并不肯求知而既不肯行則此道亦終無由知矣人且就其所已知者效顏子之服膺不要游移效顏子之弗失不要懶惰則初時雖似勉强拘束而守得一二事不失則滋味自會洋溢出來既得滋味則自鑽天也要研求別的畢竟不要豈肯不擇舍死也要守住別物都不上心豈肯或失又何怕道中滋味不被嘗徧道中蘊奧不被照徹而簞瓢陋巷不改其樂也故道之所以明顏子之仁終不徒在以能擇爲眞知而必在服膺弗失不得以知守平看也夫子開口說個回之爲人意便是贊他能守但必帶擇中說起故能擇亦須側嚮守邊子思引此則正欲人學顏子之服膺弗失從實踐耐久工夫得出蘊奧滋味來以明道朱子補出眞知故能擇守以從上章轉下然亦是且要人篤信意若將眞知二字看重將顏子擡高則將使不篤信者以未能眞知自諉都且不行或且妄意眞知坐空自大知何由眞斯道不益無能明之日乎且顏子眞知正在能擇能守上見非必待知無不眞而後方去擇

守也此章都未說到明上但服膺弗失行之無過不及則道自無不明故朱子補繳章脈勿以能擇當明字以能擇當明字諸家之誤也大概知行合一工夫曰知至而後誠意誠意而後正心此言知行之先後則其序如此然學者用功則知得一分便須行一分知得一事便須行一事非必待知無不盡而後方行若待知無不盡而後方去行則知有未盡時不成便只胡行此知行有交勉之實也且知得一分便行得一分如曉得一里路所在便行得這一里路不錯而行得一分知亦越長得一格如行過這一里路便又望得見前一里路所在也

到得登峰造頂地位則天下道理又無一不明卻不待件件親歷而件件都其所有如登泰山而小天下焉此則所謂道以知而能行又以行而能明也此知行有交進之功也不然者不知而妄行如自此至北京須往北行卻望西走此不明而道不行既知而不行如坐在家裏日日問北京大路雖心裏似曉得身卻不曾走此路上甚麽所在北京如何城郭究不曾目睹終不親切此不行而道不明也今人都不曾著實親身體認故於此篇章脈章旨也都難得親切

右第八章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上章有知仁意未有勇字意此章出一勇字似突而勇實不外於知仁此只以三事影射說故知仁勇且分三項而中庸之勇則不過義之必精仁之必熟耳此章言中庸不可能意只承上章知仁以勉人自强以求至於知盡仁至非擡高以絕人望語也三者亦知仁勇之事而不可云知仁勇之德事與德有辨蓋人之有此知覺卽知有此能幹卽仁有此氣力卽勇能知能行皆氣之秀靈人之所得乎天而以爲此中庸之才也然知行氣也中庸理也以理主此知覺則知不偏以理主此能幹則行不倚以理主此氣力則浩然剛大而塞兩閒配道義是以理主氣斯成其知仁勇之德而中庸之體以立以此知覺擇理則明道而道以行以此能幹守理則行道而道以明以此氣力勝私則强道而道以無不能明能行是以氣輔理斯盡夫知仁勇之量而中庸之用以行此君子之所以必存養省察也非然者則氣稟有所偏斯其所知所行亦偏故知足以均天下而不能以擇中仁足以辭爵祿而不能以守中勇足以蹈白刃而不能以自勝其人欲之私則皆事之近於知仁勇者而非

中庸之知仁勇也是以曰中庸不可能也蓋任氣而不主於理則知仁勇皆偏至之氣是以事之至難能者可能而中庸反不可能主理而輔之以氣則知仁勇皆性命之德是以義可精仁可熟而不使有一毫人欲之私是則中庸本不難能而事之至難能者亦不越其括內此中庸之所以非難非易而存乎其人之知所用力也此中庸不可能卽從上三句有偏處說原非以難阻人而時解謂且就本體說亦不明白又夫子言此只歎人之鮮合於中與鮮能久矣章一意子思引此則統承上數章見知行之不可偏以起下人當自勝其人欲之私

意不可將中庸不可能句泛看

右第九章

承上章能擇能守起下章自強自強則能擇能守矣子路問強節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強曰而強君子之強自在己身不從外假也不曰勇而曰強者勇以爲言強以守言也然其所守亦卽其所爲故章句言勇

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節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

此須看章句勝人二字二者囿於風氣亦勇之有過不

及猶知愚賢不肖爲生稟之偏也然不求自勝而皆以勝人爲心此卽心之私累亦猶知愚之不肯求行賢不肖之不肯求明而率其氣之偏以失中庸之道者也○寬柔以教自是一味的寬柔教人或作自己寬柔又教他人寬柔多作曲折非是○居之謂以此道自處

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天下有至愜乎人心之同而不戾者道也迎世以爲和則流君子與人以道則和之至矣而何流之有天下有常伸乎萬物之上而不屈者理也悻悻以自好則不免於倚君子自守以理則中立至矣而焉有所倚天下有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者所性分定也性分未盡而勢分得以撓之則變君子仁義禮知根於心則性分盡矣何變之有何謂不倚有爲而爲與有所藉而爲皆倚也有始而不能保終亦倚故也四句各見一中庸之道和而不流與人之中庸中立而不倚處己之中庸此無少偏倚無少差謬也國有道不變塞焉大行此中庸國無道至死不變窮困此中庸此其守不失無適不然也然四句又須合來方見中庸之道不然則柳下惠亦可云和而不流伯夷亦可云中立而不倚伊尹亦可謂不變塞

焉巢由亦可謂至死不變而均未免有偏惟合四者觀之則見其與人守已居常處變莫不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不使有一毫人欲之私所以爲君子之強此皆以成功言其工夫則惟在自勝其人欲之私蓋其與人守己都不嚮世人上討消息而只以自盡其當然一出一處都不嚮世道上作較量而只以自守其固然是不求勝人而只求自勝自強之至也謂之而強者人得天地之氣以生則天地之氣卽我之氣而與理爲體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閒無所謂厚薄清濁之殊也惟人爲私欲所累而害其氣之本然

則理虧而氣無所率大者狹而剛者撓雖中庸之所當爲易爲者亦不勝牽掣顧慮而反不能擇而爲之縱其一念勝人爲強亦不過客氣之所爲各得其稟之所近而既無理以爲之主則亦非其氣之本然不能久而不衰往而無折也且卽此勝人之念亦卽其人欲之私而非中庸之道以强爲於外雖使確乎自守亦只成其風氣之偏而非君子之所當强者夫氣與理爲體然則欲全吾氣以爲道義之助者亦仍非事於氣而事於理矣故必也自勝其人欲之私焉格物以窮乎事之理推致以盡夫心之知使私欲不得以雜之擇中之事也存養

於靜以全其理之本然省察於動以無失乎理之當然使私欲不得而閒之守中之事也知以擇之仁以守之則理全而氣以無害靜存則中虛而擇守益精動察則幾嚴而擇守益實氣以無害則配義與道而足以行之以持久而不息故能合人己窮達而無不盡合於中庸是知盡仁至勇力而道之所由以行以明也然非有假於外也亦全夫吾之所得於天者蓋當躬而自足則亦自有而自當爲之者耳此章勉子路意只在抑而强與一句下申明三項强法語氣自具低昂南方之强如此北方之强如此便俱非所當强故君子不爲南北之强而自强有如此者顧但言君子是甚强法而工夫已在言外章句自勝其人欲之私補自强工夫能擇而守卽指君子所强乃所造功效也此以用功成功對言不以平日當幾對言當幾之擇守便是自勝工夫此是已能擇能守有諸己者擇卽擇此守卽守此四者之强皆以理理卽中也又章句能擇而守能字正對上章中庸不可能也能字呼應甚緊

右第十章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

前數章言知仁勇爲入道之門此則合而言之以歸中

庸之統於戒懼愼獨能守能擇之君子末節正與首章二章首尾環映也素隱以知言行怪以行言章句不當强而强補收勇字素隱行怪而後世有述此本確有過人之知力者惟率其生稟之偏而不肯擇守則入於異端而反以亂中賊道吾弗爲之矣則絕之之辭也從來亂中賊道者不在庸愚無知之人而每在聰明材力之士恃其聰明材力以行己意見之私窮高極遠而無所要歸則目前之理反不加察故不知天命之性則以性爲作用以性爲惡以性爲混而反致察於鬼神致窮於術數不知率性之道則以道爲虛無以道爲寂滅以道

爲兼愛爲我而反致力於人之所不能爲所知旣偏而其力又足以濟之所以愈遠愈離以至於無父無君棄倫絕物而不知自反至一時隱怪之士奮而爲之而後世庸愚無識之人又從震而驚之以浸淫而沈溺之而中庸之道隱天理或幾乎息矣孔子之時以猶有孔子而異端未熾然當日晏子已挹墨氏之風而子桑戶楊朱程本之徒則又盡李聃之遺派列禦寇又有西方聖人之說則佛氏亦已兆其胎夫子曰後世有述焉蓋逆知後世好異之徒無知之輩必有浸淫而入於其說者故曰吾弗爲之矣意欲預爲之塞也他日又曰攻乎異

端斯害也已則所以戒人者益深切矣豈待孟子而後以闢異著哉

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

遵道而行旣知而有事於行半塗而廢不能守亦不得爲知當强而不强不勇也遵道而行已與隱怪者殊科而半塗而廢則亦烏用是能擇爲蓋其私意之蔽私欲之累不能痛自割抑而以自甘於半塗也然則將使人疑中庸爲必不可至而委之不爲是亦與於不仁之甚者矣曰吾弗能已矣激之也惜之也亦憾之也顧索隱行怪者可云賢知之過而遵道而行半塗而廢者不得坐以愚不肖之名蓋第四章以生稟言所以起行明之端此章則皆嘗有事於知行者以所造所學言所以終行明之詣也第是半塗而廢則亦終於不知不行而與愚不肖之人同歸暴棄矣不亦可哀也乎○章句不當强而强於弗爲看出當强而不强於弗能已看出不是添設

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依乎中庸卽吾弗爲之之意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卽吾弗能已之意依字對索字行字中庸對隱怪中庸則亦非不及而獨以對隱怪者不及者只未至於成猶知中

之當遵而隱怪者則棄中而不爲者也依者不違之謂體立用行與中合體從心不踰而無所於大用其力也不悔對廢字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性分自足於中有純亦不已之樂行藏安於所遇而知不知無所加損也不悔中亦有中庸二字在非純於中庸者不能不悔而不悔卽亦不悔其中庸也遯世不見知亦似與有述反而不悔則自是不能半塗而廢蓋下學上達原無甚異於人彼半塗而廢者亦多爲見知之念打不過故棄此而他遷耳或謂二句直下各兼過不及不必如章句分貼上二節此則大非蓋依乎中庸只對得首節對不得半

塗而廢半塗而廢者未嘗不遵中庸但中廢耳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只對得次節對不得索隱行怪索隱行怪者亦能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但所依非中庸也若將二句連看直下則下句實而上句反似虛抑知依乎中庸則無事不中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則畢生此中兩句各有實義豈可懸虛上句又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兩句都是至詣都是至難事稍有勉强不可謂依非依乎中庸者亦不能遯世不見知而不悔非不知不悔者亦不能依乎中庸也亦兩句俱兼知盡仁至蓋天下每有一班隱怪道理致足搖人惑人其難除更甚於功

利習近苟非知盡仁至之大勇者安能確乎裕乎以依乎中庸而不爲其所搖惑果能遵道以至於依乎中庸地位則遯世不見知又豈有稍悔於心者而雙峰謂依乎中庸未爲難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方是難處蔡虛齋又謂依乎中庸只知仁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方見知盡仁至而勇在其中皆未是也重提君子者此君子卽首章次章存養省察交致其功之君子也非吾性之知無以察識而開靜存動察之先非吾性之仁無以實踐而致靜存動察之功非吾性之勇無以自勝而堅靜存動察之守故必以三達德爲入道之門然非靜存則大本昏而知仁勇之德不立非動察則知仁勇之用雜而達道不行故其所以能問察以盡知能服膺以盡仁能自勝以盡勇而以之行道明道以至於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又非靜存動察不爲功也蓋知仁勇者本然之德而存養省察者當然之功知盡仁至勇大者又存察自然之效也曰君子而又曰聖者君子以其功之純言聖以其詣之至言也蓋曰聖則人視爲難曰中庸則人又見爲易然依乎中庸而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則唯聖者能之是可見中庸之匪易而聖之匪難至詣不外於庸道也聖之匪難則不及者不必以難而自阻

中庸之匪易則不可不致其靜存動察之功而太過者亦可以廢然反矣上兩節旣曰吾弗爲之吾弗能已而此則曰唯聖者能之明是不敢自居意教人意在言外至勉於學聖云云則益非章意○子思引唯聖者能之收以前許多能字結穴民鮮能久矣大概說鮮能知味則所以鮮能中庸之故由率其生稟之偏而日用之間又不肯加察也不能期月守雖或能察而知不眞不肯實用其力也中庸不可能又大概說以不能自勝其人欲之私故不能變化氣質而鮮能中庸也唯聖者能之則知盡仁至勇大而中庸之統在是矣位育之功所從

出也

右第十一章

此十章俱言知行工夫所以終首章是故君子二段之意蓋必以知仁勇爲入道之門此君子所以必戒懼愼獨之故也知仁勇爲入道之門此通篇大旨不止此十章之旨而此十章則先明言之所得乎天謂之德知仁勇曰德卽所謂德性未發之中也在物之理謂之道中庸曰道卽所謂達道中節之和也必知仁勇以入道卽朱子所云體立用行意也三者廢其一則無以造道而成德非知仁勇無以造道而不能

造道則亦不成個知仁勇體用一原顯微無閒也此十章內曰鮮能曰中庸不可能曰惟聖者能皆若難視中庸以警人用功見不可以爲庸道而忽之爲過高者警耳而所引舜之大知則曰問察顏子之仁則曰服膺子路之勇則曰而强皆易視知仁勇以勉人用功見大聖大賢都無異人事不必以爲難而畏之爲不及者勉也今人依舊擡高舜顏以爲絕詣則殊失勉人之旨此一誤矣十章皆以終存養省察之義首章指點命性道教中和欲人反求於身而自得之開察而擇中之知也指示人以戒懼愼獨工夫欲人因察識而去夫外誘之私以充其本然之善開行以守中之仁也然非中虛必不好問察非中實必不肯服膺非中存必不能自勝而問察則以盡其中之實理服膺則以踐其理而使之實自勝則以遏其欲而使之虛故雖未言存養省察而章章有當存養省察之意今人只顧說知仁勇忘卻存養省察則何在見爲以終首章之義此二誤矣十章內言中庸俱以用言似只說率性之道中節之和然所謂知者卽德性之虛靈所謂仁者卽德性之无妄謂之達德豈非天命之性而問察則格物致知以盡心知性服膺自强

則誠意正心以存心養性又何莫非致中蓋靜存動察知擇仁守經緯爲功而致中致和內外合一今人只知以用言而不知關合大本因謂中庸言致和處多而於戒愼不睹恐懼不聞亦不肯言存養於靜此三誤矣有此三誤而不知以身心體認何以說經何以入道朱子於君子中庸章已急補戒愼不睹恐懼不聞其示人至矣奈後賢不察何邪此章合言知仁勇爲此篇首段一結束言工夫大概已略備下九章則又舉道體而形容以推廣之又所以申明道不可離之意而言所以必於知仁勇之故也至第二十章

又與此十章一環映矣

四書詮義卷之二十終

四書詮義卷之三

婺源汪　紱雙池輯　後學　夢元暾園　紀恩綏圃　峯青湘嵐　同校字　家鼎彝伯

君子之道費而隱

前言知仁勇爲入道之門言體道之功已略備矣然道之所以必當體而工夫之所以不容已者未悉言也故於此復舉道體之無在而無乎不在者言之申明道之所以不可離之故正所以見道之不容不體而知仁勇之不可廢其一也道無物不有無時不然無物不有是

橫說無時不然是直說首章須臾以時言而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則亦見無物不有此九章費字似以物言而素位章及神之格思及引舜文武周之事則亦見無時不然時物二字離不開饒氏謂首章言無時不然此則言無物不有分屬亦太泥也此章以道體本然說雖章次在言工夫後而道理實在工夫前乃所以必當用功之故也如首章言存養省察工夫後而復舉喜怒哀樂一節相似觀二十章復繳到知仁勇可見史氏所云必有能知能行之德然後可體當知當行之道故以費隱繼之似費隱專屬君子身上所體之道亦未穩也章首不曰中庸之道而曰君子之道者君子二字亦跟首章戒懼愼獨君子來言君子所必體而不離之道見道非君子無以行明君子而離道亦無以成其爲君子非竟以道屬之君子亦非以君子二字當中庸二字若竟以道屬之君子則下文聖人不知不能說不去矣時解謂君子能體道故以道屬之君子亦不是也費者大而顯之意與費用之費亦稍異雲峯同之亦稍誤費隱二字離開不得費而不隱則只是形器事物矣惟費而隱所以見道之妙宜以微之顯參看便明故章句亦節節補出隱字或以對前素隱者言固大謬而虛齋云只以隱

字贊費字亦未明白費隱且只就在事物之理言只是事物各具所當然之理未是我率性去行只是事物之理之節未是我發而中節隱字亦事物之理之所以然無形與聲非言我喜怒哀樂未發之中雖同原於性命而在我在物稍分雖備具於我中而道實性虛少異時賢直以費爲率性之道隱爲天命之性亦畧混矣直以爲天命之性率性之道則性道人所全具下文聖人不知不能天地有憾亦說不去矣究之費言道之用道之用自是率性隱言道之體道之體只是性但此道在我在人在物皆是而此以在人物之道言不單屬君子性

命上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

此及下節皆言道之費而隱在其中也斯道率性而是本不難知難行故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如事父人皆知當孝事君人皆知當忠足容人皆知當重手容人皆知當恭之類或以孩提愛敬言則卻說入性情處然不大差若說渴飲飢食及史氏夫婦交感之說則說嚮知

覺運動處去雖莫不有道存然禽獸且與知能不但夫婦之愚不肖矣抑此章所謂道原兼萬物故下節亦說鳶魚但專指當然之理不離於氣而不雜乎氣者言之若飲食男女則只是氣之靈覺耳故史說未通也及其至而聖人有所不知不能此亦不必在愚不肖知能之外即如孝本人人所能知能行而盡孝之量至以天下尊養則分或限之仁本人人所能知能行而盡仁之量至於博施濟眾則堯舜猶病其餘古今事變禮樂制度舉其全則聖人不能盡其淺處亦人人與知朝廷設官分職道理人人知道至古之少皞以鳥名官則孔子亦須學之郯子也觀下章總註以道不遠人爲夫婦所能已未能一爲聖人有所不能則可見矣蓋聖人能盡其知能於道此所以爲聖人而道不盡於聖人之知能則時勢所限要不害其爲聖然而道已費矣大抵愚不肖所與知能行道中之一事卻多是至要緊當著力事聖人所不知不能多是不至緊要事然在聖人亦不敢視爲沒要緊蓋既說是道便也似拋不得只推行實不得盡到耳天地之道無所偏倚而天地之用各有專能此章道字卻從用處言故其專能處則亦其不足處故曰覆載生成之偏時行物生天道之常寒暑災祥或有愆

和則天道難窺未必無故但既有不得其正便亦似未能盡道人猶有憾亦第就常理言見不能無憾於天地之未能盡道若指爲偶然失道則亦非於穆之天矣又或謂此天地以形體言故不能盡道此亦未瑩天地未能盡道固只因在形體上然天地形體何嘗不盡道但道不盡於此耳道生天地之說朱子已明駁之蓋道原於天純以理言理則無盡皆天而已用顯於氣以氣載理而用流於萬殊則隨在恆見理之難盡此有憾之所以然也然所不知不能有憾之處正見理之無往不顯處正所謂上下察者非說小了聖人天地也憾字與恨

字亦稍異憾少之也猶言不愜意也非怨恨之謂夫事物形器所分或小或大或彼或此不能相通以落形器所以不費縱大至天地又或有遺於小而道則無聲無臭以與物物爲體觸目不能或遺故語大而聖人天地所不能盡語小而夫婦愚不肖之知能無外無內無不充周浹洽者以其無聲無臭故也惟隱故費所爲費而隱也知行二字仍帶知仁勇言然只據現成說語大語小總本節而贊之并包本文所言之不能盡者直言君子者非以君子二字當道字以惟君子見其然若他人便不著不察矣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凡物之機動於氣而氣機之所以動者理天地之化與道爲體大化流行物與旡妄鳶飛魚躍各具所當然之理日日在人目前而惟人自思得之然此與翰林聞木樨香不同須會其所以然者方見當然之爲道否則鳶亦可潛魚亦可飛飛亦於淵躍亦戾天山上有鯉魚水底有微塵禪諦一任顛倒離道遠矣甯謂鳶魚即道哉故道不能離之說乃斷乎害道者也上下察者言當然之理著於上下無物不有無時不然也上節只見理之無不在未見理之無不著然有此物即有此理有其體即有其用有其用則無不顯然目前恰好至當一定不可移易雖有非見聞所及者而實已躍如於見聞之表故再以此節明之所謂費而隱也鳶則必飛魚則必躍飛必戾天躍必於淵愚者與知亦小者也顧飛躍莫非道而鳶只能飛魚只會躍亦其有不能盡道者矣非費之大乎滄柱謂推開鳶魚而費之大者可知其實不待推開大已可見也大抵此節子思天道爛熟隨手拈來略一指點全體都活見方氏吳氏諸賢多覺其猶有形容未盡處亦不善會者矣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言自居室常行一事一物以及盡天下事物凡化育之流行於天地間者莫不各具一當然之理則天地聖人所不能盡者亦已包在內此節湛若水說作體道工夫蓋將造端二字看錯然若說工夫則造端亦不當只說夫婦此說今人已皆知其非不必多辨而通章看來道之當體工夫自在言下

右第十二章

此章明道所以不可離之故言天下事物莫不有道且不足以盡道不可說作莫不是道若說莫不是道則又是道不能離無庸乎體道之工夫矣且說莫不

是道則聖人天地所不能盡豈非空頭話乎以下八章道不遠人章言道在庸行而不可離素位而行章言道即所居而不可離行遠自邇章言體道當自卑邇始鬼神章又言道之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大舜章言庸行之達天德無憂達孝二章言家庭之及天下問政章又作總收以歸詳於體道工夫十五章以前即夫婦知能十五章以後即推及其至總之見道不可離之意惟其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離又惟其皆性之德而具於心所以可達之天下道不可離故君子必致體道之功天下所同故無不可至之

理體道工夫不外知仁勇而知仁勇必要於誠要於誠則必其靜存動察而所謂誠者則又不過吾天命之性之本然存養省察知擇仁守而致其勇不過以誠之而已此中庸二段之脈絡又與首章首尾一環映也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

此下三章以費之小者言所以爲太過者箴也此章言道在庸行而不可離故章首遂言道不遠人蓋斯道原謂之中庸則皆人物之性之所自具而自當爲初未嘗有强人之事故君父兄友在人爲甚近孝弟忠信在人爲甚易而道初不外是也若舍庸行之常而騖爲高遠則是非率性而離道遠矣○此章道不遠人句一章之目次節言君子之教未嘗遠人以爲道第三節言推己及人則道之不遠人可見末節言即此庸行在人目前者已最爲難盡君子惟終身勉之而已又安事於遠人以爲道總之反覆以終道不遠人一句之意而已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原不必遠人爲道故能推己及人則已違道不遠若果反而自求則此理已自難盡何暇遠求語意自有次第不必牽强貫串時解强欲揭綱分目語氣都殊格格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此借詩引起以甚言道之不遠也道者率性而已天命之性人所同具故所以爲人之道各在當人之身君子有教亦不過就人物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使復全其性之所本有耳改而止者無多求之意也以人治人章句自以教人言語錄有及我自治其身亦不是將他人道理來治我云云者此因言教人而又言外推論以盡意蓋見治已治人同此一道非正解此節也史氏竟貼治已言則殊非語氣并失章句以眾人望人之旨○眾人

猶言人人所同非謂庸眾流俗之人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言能不遠人以爲道則違道不遠也夫己所能盡卽人所當盡也非己所當爲卽人所不任受而不可爲也君子以人治人正所謂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夫道在庸行而不外於人心反諸心而求之則見此道人人所同處已待人之閒其當行之理顯然可見何必高遠惟念念自盡以推之及人則雖未能與道爲一以厎於純而道已可循至相去不遠必非窮高極遠爲人所不能爲而後爲道亦甚言道之不遠也不願

勿施亦不只說教人事蓋從教人推寬說道不遠人道字在事物上見人之爲道及章句不遠人以爲道道字在事爲上見蓋以道體言則各具於人心以用殊言則不外於庸行此所謂道不遠人也而以人治人已所不願勿施於人及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則不遠人以爲道也不遠人以爲道則是能不離道而道可全於我矣此所謂違道不遠也時解欲以忠恕作串而疑朱子不當引張子分望人愛人自治作三平看抑知朱子引成語非有意分三平而通章只以明道不遠人亦何必强作一串忠恕不專是愛人則亦不專是治人以忠恕治人說得去以忠恕治己恕字便說不去如下節云以事父未能便不敢多求於子以事君未能便不敢多求於臣則是以不肖之身爲人準的其不可矣卽謂將以施之於人故先求自盡則亦是重人輕己有爲而爲反亦不得爲忠矣註中亦無獨重忠恕意且此章重道不遠人不重發明忠恕以忠恕作串其不然也忠字不只是心地好須是盡心盡心則自無私欲阻泥只有未推時無不能推事此與敬恕同而少異敬是盡心之功忠是盡心敬字有收斂意故敬而不恕者有之忠則恕之本也無忠而不能恕者存疑多作層折非矣施諸己而不願

亦勿施於人所不願處自須有忠字意在蓋己不願飢寒勿施飢寒於人此第以情言設不忠者自己不願勞心學好豈亦可不責他人學好知此不願須是忠了之不願非未忠之不願矣故章句言忠恕之事所謂無忠做恕不出也則蒙引所云所不願處便是忠不可駁矣不施飢寒於人是愛人事卽教人學好而不强以難能亦是愛人事總之强恕近仁看欲立立人欲達達人便明然則張子愛人盡仁之說亦何嘗非章意也君子人已一體故盡己便推己非因先要求人而後勉求自盡卽爲學者言亦只教他不要徒求之人而當先求自盡

不宜說將要責人不得不求自盡此爲己爲人公私之辨存心所云以己度人則自家心裏便有打不過處不得不遣去私欲盡道事人是恕反在忠之先其說自非不欲勿施則所施皆欲可見下節並非以所欲施人之意史氏分一反一正亦非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此言不遠人者之難盡而更無暇於遠人也蓋道不外

於子臣弟友盡道不外於孝弟忠信此所謂道不遠人也只說箇事父事君事兄交友庸言庸行自是人人所能亦人人性所同具然四者不越日用常行之間而其所當然之道實著不得半點差池纔認定便合纔轉步便離合之則是離之則非言之甚易行之實難有不容一刻不勉者況舍此而他求其離道不益遠哉彼舍此而欲遠人爲道者亦未識此中之難盡故耳邱未能一只承道不遠人來絕不承忠恕來聖人自强不息望道未見之心蓋實見得凡人所責人者不外此子臣弟友之常而將此爲子爲臣爲弟爲友之道反求諸身其中實有許多難盡君子有身便是爲子臣弟友所準的之身何容薄待非謂在己未盡未暇責人亦非爲治人故先自治而時解云夫子願從事於忠恕甚無謂也庸德之行只承君子之道來不必從未能折下蓋君子之道邱未能一則至難盡者惟此庸行矣道在庸行則庸德不可不行庸言不可不謹庸行之難盡如此則行不容不力而謹不容不至行者惟此庸德謹者惟此庸言益力益謹以至於言行相符皆君子篤實工夫篤實者只在切近處著實做工夫而不馳騖高遠總之是不遠人以爲道也此章似從治人說到脩己故今人苦以忠恕

纏糾其實人有性命便治人脩己責任都在身上治人脩己總之此道脩己處即治人處不分彼此總之道不遠人而不可遠人爲道將語氣上下纏糾均無當也。

聖人果有未能處否聖人有何未能然豈已能而姑退託爲未能但自見得未能所以無不能若今人只爲自見得己能所以竟無一能夫子贊君子慥慥夫子自以爲未能正是夫子慥慥也凡聖人謙辭都如此看

右第十三章

夫子所謙爲未能者都在道不遠人內而朱子以道不遠人爲夫婦所能以邱未能一爲聖人所不能者

子臣弟友雖愚不肖亦有合道處如見官長便自敬畏豈非道中之一事若要無不合道則聖人亦實見得難所謂舉全體而言也章內無隱字意然子臣弟友之則甚著而孝忠弟信之理無形此天命之性也故曰至隱存焉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此章言道隨所居之位而不可離也上章子臣弟友亦可言位而特以道屬事物言有無物不有意此章富貴貧賤等則錯舉時位常變以見隨時處中乃無時不然意也然常變所貞不外子臣弟友之道亦二章相經緯

耳蓋斯道貴於時中則隨所遇之常變不齊而莫不有當然之節爲人所當自盡故位之中不可少有所欠則位之外不可稍有所踰要之盡其在己而已若舍其所當盡而有慕外之心則是自離其道而非中節之和矣君子卽戒懼愼獨隨時處中之君子所謂求諸身者也反求諸身而不自失則事盡於位中而心無紛於位外

在常變之投而處之只以一理初非事事爲之迎合亦任常變之投而處之各當其理初未嘗執泥以爲心此所以爲君子素字只當見在二字看爲所當爲意在而行二字內稍有越思卽願外外亦非過去未來蔡氏君子於位上毫無增飾等語亦非本旨素位而行以事言不願乎外以心言素位而行已見盡道之實再加不願乎外句卽所以形容其心不字亦不必著力位內有事本於心位外則只或有心而未得有事下文居易卽脩身亦事也俟命卽順受亦在心也故下二節雙行鱗次相承各有脈絡蒙引顧以爲難於分貼何哉但脈雖雙承而意自一串心事相因位字中寓有道字素則見在所居之位亦見道不遠人意不願乎其外其字卽位字不願外則亦不遠人以爲道意此章總欲人隨時隨事以求盡道故首節言君子事盡當務心無越思次節錯

舉位之不齊以申君子之素位而行三節言無位外之求以申君子之不願乎外四節總收君子之自得無求末節復歸重君子之反求諸身以立命貞遇者而喻言以結之也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位之不同也而位中各有所當盡之實不可離者卽道也素而行之達則兼善天下而不淫窮則獨善其身而不移雖至夷狄患難亦忠信篤敬念念不忘內省不疚何憂何懼各盡其道無少欠闕無

入而不自得也無入二字只總收四者所居之位四者已概盡卽下節上位下位亦不外富貴貧賤雙擧以無入二字推開說亦可不必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

陵下援上求於人也怨生於求求生於不能正己皆願外也心惟一於正己而初無求於人則道盡而無越思所以隨寓而安無與於己而上不怨天下不尤人也不怨天不尤人正形容無怨二字亦非贅辭朱子云正己內自含行素意蓋心事相因原非截然分判然上節四

素字行字自是言素位而行此節三不字自是言不願乎外而時解不欲以事心分貼亦慣慣矣無入不自得從盡所當爲得來故於素位節帶出正己而不求於人不求正專於正己故於不願外節言之今人做八股尙求彼此串插何況理本相因者遂不許古人互帶而又何害於脈絡之分承也乎蓋爲所當爲故能無入而不自得是惟素位而行故能不願乎外心以事安也無慕乎外故能正己而不求於人以無怨是惟不願乎外故能素位而行事以心盡也以盡道爲務而無位外之思則外嚴而內一以不願外爲心而盡其所當盡則體立而用行總之反求諸身斯道可全於我而不離耳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事盡於位中則脩身行法而所居者皆易矣心無紛於位外則殀壽不貳俟死而已耳而豈若行險之小人求所不當得以至於離道之遠而無忌憚哉居易俟命只一事卻須分言君子俟命卽居易居易正是俟命事與心一片然天下有居易而非俟命者若因求福而積善之類有俟命而不居易者若委天命而不自脩之類故須分言而以以字中紐道理方見周到時解只知串說不入細也居易有安土意然居字對行字不作安字解

素位而行所居皆易行不當行所行皆險非言安於平易也居易卽安土敦仁仁之至也俟命卽樂天知命知之盡也不願乎外卽存其未發之中而不淆也素位而行卽率其中節之和而不戾也是亦靜存動察知仁勇之事也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夫子此言蓋借射以顯君子之反身脩己而子思引之以結上文之意蓋事者心之符也已者人之對也心越於位外則事必慊於位內而不能求諸己則必不能不求於人然則君子之居易俟命也豈其悠悠忽忽無所

營心而徒要之於命者又豈其達觀齊物遊於方外而矯語夫道則然者哉觀其行有不得皆反求諸己檢攷嚴密而不敢有忽略自寬之心則其脩道循理以貞遇立命自盡至矣此所以隨遇而能自得無求之本歟要而言之隨所寓而莫不各有當然之道初不越乎几席行立之間則道之無往不在可見惟道之無往不在故造次顚沛不可離而君子所以必反求諸身以存養省察也失諸正鵠非必以富貴爲得貧賤爲失亦非必因遇之得失而始反求君子只以道爲得失不以位爲得失要見君子一意自盡而不分心外求耳居位者莫非

此身自得正己之自字己字皆身也心者身之主反求卽心也故正己自含行素意反求諸身可雙結事心兩路○毛傳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賓射則張布侯而設正大射天子將祭而選貢士於澤宮之射也賓射天子燕諸侯而與之射也凡侯皆以布爲之

石第十四章

素位亦夫婦所知能也而至於居易俟命則君子亦若有終身難盡之憂矣皆費也然位所當盡之事其則甚著而其所以然之理則亦無形是天命之性也亦至隱存焉也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

上二章俱以卑邇者言道所以爲太過者箴蓋見在所居之位不外子臣弟友之常而不願乎外之心亦卽不遠人以爲道之實蓋太過者之爲道遠人要皆其願外之私而不可以爲道則究無以盡其位中之事二章蓋經緯言之也至庸德之行而聖未能一素位而行而無入而不自得則卑邇中已寓高遠之詣矣然終恐無以厭賢知者高遠之心也故此章總上二章而言之以見邇之可遠卑之可高上達有必至之功而下學有推行之漸是不惟不當徒事乎高遠而亦可以無事乎高遠人固當先事乎卑近而亦非與人以安於卑近也太過

者可不知反歟邇卽見在所居之位也卑卽子臣弟友之常也君子卽慥慥反身以踐庸行而行素位之君子道卽費而隱語大莫載語小莫破之道也道無不在甯曰高遠而遂非道而造之有序則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斷不容以躐等然則君子之所以必踐庸行而行素位者道則然耳及夫庸行之常而盡之乃受天命繼述之近而推之以治天下則後之舜文武周三章亦正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實理實事也中庸中所云君子之道俱卽率性之道無以進爲之方言者此章行之有序意須補在君子之道句下觀或問云道雖無不在而

進之則有序可見蒙引以此道字卽進爲之方未是卑邇高遠非有二道道實無所謂高遠者但偶合一二事則見爲卑邇若盡得卑邇無欠則高遠卽在其中此比如行路者步步面前自至千里登山者步步腳下自造頂巔必分卑邇高遠爲二者亦非是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旣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 節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章意上節已足此只引詩及孔子之言作證使人唱歎出意味出來會心自遠也詩及孔子之言未有高遠事然道盡於此而誠動於彼已足爲邇之可遠卑之可高

之證蓋卽目前之近事人所易知易見者而指示其端耳蓋兄弟之於妻子其事異矣乃常棣之詩所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之和而兄弟有未翕焉則亦無以久其樂故必兄弟旣翕而後能和樂且耽是兄弟之翕有以宜室家而樂妻帑夫詩言兄弟翕而後妻子以樂是亦道盡於此而效通於彼之一事也至順親之與兄弟妻子其事又異乃夫子則誦此詩而贊之曰人能和於妻子宜於兄弟如此則父母其順矣乎是又道盡於此而效臻於彼之一事也豈非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一證哉古人引詩而非經旨甚多然此詩則據周公本意亦可與此章章意關會至夫子又因詩而更觸發一層則益見引伸之妙但小雅此篇宜爾室家句本承儐爾籩豆章樂爾妻帑句則承此妻子好合章此引詩截去儐爾籩豆四句則宜爾室家句上無根據又章句以和妻子宜兄弟並言故今人謂引詩只妻子兄弟平重不拘詩旨愚按夫子從詩辭會到順親則妻子兄弟自不妨並言至所引詩辭下則章句未有平重明文夫以上四句分兩平說似說得去至宜爾室家句則豈可以貼兄弟語氣自妨礙矣況平重亦使人少卻一層會悟又室家本男女字面則只作妻帑一例看自可通故終以依

詩旨爲是○兄弟翕而妻子以耽者人情之最易親昵者妻子也最易嫌隙者兄弟也最當和協者兄弟也而最能離逖兄弟者亦妻子也故人於妻子不好合者少而兄弟不翕者多蓋知暱其妻子而逖於同氣則人各懷私彼此相效必至釁生骨肉爭起家庭其害不小夫以兄弟而不翕則只氣致妖而爭忿覆敗隨之雖有妻子之好合亦安能以長久哉彼陰道從人妻子雖善離逖人兄弟然不能無釁而生顧其丈夫身率之者何如耳故王祥王覽相與友愛而祥覽之妻亦相趨共事安得有女戎之害家庭之內不過父母兄弟妻子數人果

兄弟而和協無閒則家庭之閒自渾是一團和氣和氣致祥又安得有親暱如妻子而反不能以久其樂者邪周公有見於此故深切而言之以示明訓有志於踐庸行之常者是不可不深體驗也至父母之順亦可由此而致者則以欲其子之和妻子而宜兄弟此父母之至情也乃人言人當順親心人未有不以爲然者乃徒別求所以順親而不知體親之心以爲順或至兄弟相讐妻子狼狽則雖日用三牲之養而親心終愀然其難安矣孔子曰君子之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身之匹也敢不敬歟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歟程子曰凡人

得一衣必先以衣父母得一食必先以食父母至父母之犬馬亦且視之異於吾之犬馬乃至於父母所生之兄弟而不知愛敬之是悖理之甚也由此觀之則人子之和妻子而宜兄弟正所以事父母而順其心者也而父母之順有不以和妻子宜兄弟而致者哉顧孝之爲德也大矣乃順親之心只一和妻子宜兄弟而遂無餘事乎曰此言相因之理未盡順親之事也然只如此看親切自佳且和妻子而宜兄弟亦未易言矣和非私暱狎翫之謂私暱狎翫只以致戾而不得和易所謂嘻嘻終吝也夫婦以異姓而合合則易流兄弟以同氣而分分則易背惟其人能以父母之心爲心然後能翕於兄弟而友愛無閒不然鮮有不相猶者矣是人能和於妻子宜於兄弟則其人之中正公明和順眞摯也必矣夫以中正公明和順眞摯之人而安有不順乎親者但恐人易視之而不加察耳誠一加察焉則此中分量殊非易盡道之高遠又豈有外此哉又信乎聖人所視爲難能者不在乎夫婦知能之外也子思特引此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終欲人不必別求高遠而自得於庸行之常也引語無多偶拈一證然今取此詩及此語微吟數過感發人性情心慧不少思深哉

右第十五章

此章越在切近處指示而活潑生動至宜深玩家庭之近亦至費也而道盡於此效臻於彼所以然者亦至隱存焉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

此章以鬼神明道之不可離其言鬼神處皆是言道次節不見不聞卽道之隱體物不遺卽道之費承祭祀節卽魚躍鳶飛上下察意而引抑詩又以言道之充塞無閒無時不然首節爲德及末節誠字卽皆指理之所以然者言之而示人也蓋屈伸往來者氣而氣之所以屈

伸往來者理理氣相與爲體而造化無窮矣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也而以理主氣以氣載理其幹（雲濳反俗讀作幹非）運之閒則明命鬼神所謂精氣爲物遊魂爲變也故獨指其理言則謂之道而在人則謂之性獨指其氣言則漢儒所謂魂魄在人則知覺運動指理氣之閒相合以動者言則謂之鬼神而在人則所謂心者人之神明也故此章言鬼神合理與氣言以畢顯道之體用不只指屈伸往來之氣而以言道也而近儒謂鬼神之爲德德字且只就氣言則亦誤矣程子曰鬼神者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天地者道也功用則道之流行而物與

无妄者也造者自元而亨化者自利而貞卽道之流行也顧道無體與氣爲體合道與氣而造化行道無爲而氣有爲故其迹可見程子之言鬼神言其用也或疑迹字與下不見不聞不合故只當從張註則亦誤矣蓋以其顯諸用言則已有迹以對見聞言則仍無迹者耳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良能者自然而然正實理所爲之主若人之良能愛敬亦主於理者非氣有專能也曰二氣之良能者則非指二氣爲鬼神而以二氣之載理以行者爲鬼神張子之言鬼神原其體也張子言二氣而朱子又言一氣者天地之氣本只一氣而流行對待隨機所値則有陰陽陰陽錯綜不可勝窮可合可分不爲典要雖流行對待可分一二而一二亦無可終分以二氣言卽程子所云無物無耦如男陽女陰魂陽魄陰動陽靜陰之類其良能卽二氣所具之理如陽便會健陰便會順魂便會呼吸魄便會視聽木火便有仁禮之理金水便有義知之理此分一端而言者也顧男陽女陰而男女又各具魂魄魂陽魄陰而魂魄又各具動靜推之春夏陽秋冬陰而四時各具晝夜晝夜各六時而六時又陰陽相閒析之不勝析也故陰陽至則合合則來而伸來而伸則雖鬼亦神由元而亨是也其陽

則神之神其陰卽神之鬼也陰陽盡則散散則反而歸反而歸則雖神亦鬼由利而貞是也其陰則鬼之鬼其陽則又鬼之神也此統會全體而言者也故朱子曰其實一物而已蓋一氣者其經而二氣者其緯也然此皆以言鬼神而未可云鬼神之德爲德猶言性情功效此卽氣中所具之理之與爲體用者也朱子云性情卽良能功效卽功用蓋合程張二說而後德字之體用始備良能體也功效用也性情猶所謂天命之性其所具也不可得而見聞者也性其所存情其所發然皆鬼神自具未著於物功效猶所云率性之道化育萬物者其所

行也顯仁而有其迹者也功其所施效其所成皆於體物處見之二子或言其用或言其體亦是偶舉立言而功效何所本良能何所見則二子之言自引而未盡其端耳非有偏也性情功效則皆實理實有是理則實有是性情實有是性情則實有是功效此爲德卽末節誠不可揜故朱子云其德卽天命之實理益可徵只以氣言者之謬矣性情本人事而借以言鬼神性情猶人之所得乎天云也功效猶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云也借人之爲德者以言鬼神之爲德故云猶言而或謂此解德字又另是一例則亦陋也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此以下皆以明言鬼神之德之盛不只空拈鬼神之盛不見不聞卽性情也體道不遺卽功效也所謂德也不見不聞不可謂體而不見不聞之中實有所以然之理隱隱躍躍活潑充周於見聞之表乃所以爲體者理爲氣主也體物不遺卽物之終始莫非鬼神之用鬼神以其體爲物之體而無大不包無閒不入則物之至賾至動有形有聲者其體仍卽此不可見聞之體氣爲理與也章句陰陽合散之所爲陰陽卽張子所謂二氣魂陽而神魄陰而鬼也合散卽所謂一氣合來而伸散反而歸也其所以爲靈者則理具焉若人之恭從明聰睿是矣道形而上形而上者無形與聲物形而下形而下者可見可聞而鬼神則在上下交會之閒載是理以行變化而形形故形聲之所見卽鬼神與道之所見鬼神之體物不遺卽道之無物不有也旣無形與聲矣而知其有鬼神知其爲道者則仍不過卽其可見可聞者而思其所當然以求其所以然之理則鬼神與道亦不外乎見聞而得之焉已耳且惟其無形與聲故能爲物物之體若稍落形聲則亦一物而已而此物不能爲彼物之體矣有是性情故有是功效有是功效則知其有是性

情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也亦此之謂也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獨以祭祀明體物者祭祀人所易知又正人神之交也曰使天下之人云云者鬼神體物不遺故使人畏敬奉承如此而畏敬奉承之時又如此發見昭著則是體物不遺之驗也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如者非有無恍惚之謂乃祭祀時實有是理氣流動充滿於上於旁但本不見不聞而已儼然有見有聞故曰如若謂不必其在而吾心以爲如在則非體物之謂矣體物處俱是鬼神

之德鬼神之德卽天地之理畏敬者畏敬其理奉承者奉承其理體物不遺卽道之無物不有而不可離也畏敬奉承便合下動人以愼獨不疚工夫在所謂聰明正直者鬼神之德而不可干也若徒曰氣之流動而已赫濯而已則宜乎後世之以非分相干而欲諂神以求福矣抑知無理以主之則氣亦何自而流動赫濯乎天下固必無非理之鬼神也祭祀不只言享人鬼天地山川百物皆有秩祀蓋鬼神流動兩閒直是無閒不入皆天地之理氣之所爲流行者人乃鬼神所爲體之一物但人以明鬼神以幽先王於理氣流行之未著人物身上

處夾縫中明命鬼神以顯其理而制爲祭祀以隆報本以使人知所嚴威固非若後世之禱媚也所謂顯其理者言不見不聞之中有是天理之流行而爲物體者當順其則而不可踰不可褻也所謂以隆報本者人得是理氣以生則鬼神實人之本而況乎生成百物以養人者又莫非鬼神之所爲則鬼神之功效如此而又豈可無以報之第不知所報則亦姑以事人者以事鬼神以達其昭事之心抑畏天而報本者本人所不能自已之情此祭祀之典所由起也顧人以明鬼神以幽鬼神之體專而人之神之用不能無雜則以人而交於鬼神未易言矣故必齊以齊其內明以潔其外盛服以昭其象萃吾身之鬼神以交通乎天地流行之理氣而鬼神乃洋洋如在矣此詩之所謂思成也旣曰不知所報而姑以事人者事之矣則安知神之所享而曰鬼神之體物乎曰人所得以生之理氣卽天地流行之理氣有分形而無閒隔也吾之神萃於是則天地之神亦萃於是矣吾之氣聚於此則天地之氣亦聚於此矣況理氣流行原自塡塞天地則又安往而不與其機遇乎此其所以洋洋如在也章句引禮記之文似乎單屬人鬼言者姑引此以見例耳然天地閒只是此氣蓋分言之則天神

地祇人鬼有異號合言之則只此一氣之流行天氣陽來而生生故曰神地氣陰順而承天故曰祇人死氣歸故曰鬼其實一物也故孔子旣曰人死歸土又曰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所以見鬼神之一義也人死鬼之歸也而昭明焄蒿悽愴則又鬼之神矣洋洋如在昭明焄蒿悽愴已稍落見聞蓋此正自不見不聞中而來而爲體物時來縫中覺露出此光影氣息神致來故神之著莫著於此引祭祀爲體物之驗正是此意若無形與聲時則旣不可見聞而旣體物後著在物上又只見物不見鬼神矣人方死

時遊魂爲變又是自物體而復於不見不聞夾縫中則亦有此昭明焄蒿悽愴處鬼神不只在此而此處正好體認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此以言體物之無時不然也格不可度亦不見不聞之中而實有陟降厥士日監在茲之理也矧可射思猶所云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者非謂敬此鬼神而已也蓋此詩本旨原謂爾室之中莫謂不顯而莫予覩也神之監格實不可度時存戒愼猶恐有愧況可厭怠而

不敬哉故夫子引之謂祭祀之時人固敬畏奉承矣然鬼神之體物不遺則豈必待祭祀之時而後見其洋洋如在哉即雖燕閒不與神接而鬼神亦無不日監在茲如抑詩所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則信乎鬼神之體物蓋無時不然而人之敬畏之心亦不可須臾懈矣甚矣鬼神之德之盛也不可射思句便合下有動人以戒愼不睹恐懼不聞工夫在所謂尚不愧於屋漏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也翼註謂不可度即洋洋如在不可射即齊明承祭及大全陳氏黃氏李氏皆只以此節屬祭祀言蓋失之矣此章言鬼神即以言道鬼神之體物不遺即道之無物不有此節云格不可度即道之無時不然曰不可遺曰矧可射即隱然見道之不可離洋洋如在即亦莫見莫顯之象而齊明承祭即一動機承祭之誠敬與否亦即獨知之地但祭祀只一事而孔子嘗云使民如承大祭則是凡事皆當愼以齊明承祭之心亦可見矣是祭祀節就應事接物上言道之不可離而警人以愼獨之學致和以不離道之功也抑詩言爾室不顯即不睹不聞之時而愼以格不可度亦即致警於須臾之頃曰矧可射思則戒愼恐懼亦不容自已矣是此節就事物未交時言道之不可離而動人以戒懼

之學致中以不離道之功也況祭祀時洋洋如在自說不得不可度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則所包甚廣而益微益密其不止於證祭祀甚明也鬼神無所不包而使天下之人以下三節遂單就祭祀說是聖言不已狹而幾疑於未盡也歟蓋後賢多只以氣言鬼神未認定理字在內遂使經旨不明鬼神與道字亦格格不合又謂引抑詩只以證祭祀是所謂矧可射思者將令人朝夕焚香禮拜之不暇也豈非謬哉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上文弗見弗聞而體物不遺即微之顯也首節所謂爲

德卽誠也但引證形容恐人未見其實理貫通微顯無閒處則泥物於有求神於無不知道之體用而兩失之故於此明指而唱歎以出之所以示人於無窮也曰微之顯則非有微有顯或微或顯能微能顯自微之顯而卽其微卽其顯也所謂顯微無閒也卽微卽顯則微非虛無顯非幻妄可知夫苟非無形與聲之中實有是形形聲聲之理何以形聲之發見者無窮若是是誠之不可揜也微之顯卽鬼神之性情誠之具於本體也不可揜卽鬼神之功效誠之著於用也微卽未發之中而顯卽中節之和鬼神雖天道之流行未著在人之心性上

幽明少異而其理初無二致故知鬼神卽可以知道而於道亦當不敢有須臾之離矣通章言體物處俱有誠字在末節誠字卻只順口帶出結束此夫子之言非有意作此篇樞紐爲後言誠張本然子思引此則自是通篇當中扼要處一絕大關目矣又此只以實理言以道體言只著鬼神上說或因上言祭祀而以誠字兼實心言亦未合也問夫子何不直言道以教人而卻以鬼神言道豈不多一曲折曰夫子自是明鬼神之義子思引之則以言道子思以鬼神明道夫子亦是以道言鬼神無二致也○氣不離理鬼神卽道然則世閒非道之鬼神亦往往有之何歟曰此之謂神姦不正之氣之所形也天下之事有善則有惡有正則有邪有中則有過不及亦程子之所云無物無耦也鬼神卽道云者猶所云人性皆善耳天地只有此理理氣流行發育萬物夫安得有不善之性則安得有不正之神顧理之存無或異而氣之流或有所偏流則萬殊萬殊則雜雜以相遇而或不當其則則神姦生若山川之魑魅魍魎及彭生之豕伯有之戈固天下之所時有者矣然此亦自人生人事失其中和而沴音戾氣應之則神姦惑人故有道之朝不聞妖孽而孝友之宅不召魑狐幾見忠厚正大之國

家而忽有神鬼怪異之事此所以云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也蓋天地眞精秀靈之氣悉鍾於人天地之化育無爲而參贊則待於神聖聖王在上以致中和而舉禮樂則天地爲昭天下無不正之氣而神姦胗音軫矣是安可以不正之氣言鬼神而謂鬼神之或有非道哉曰神姦之屬人或妄祀之則亦可安歟曰使有憑依固有可安之理然終不若脩道之爲正葢神姦正生於淫祀以祀而安則以不祀而害是益惑人於神也且不正之祀益召不正之氣相召無已故後世神姦益多矣是不可以不謹也古者天地山川百神各有秩祀人祭其鬼

無相踰越是人以正事神而神亦無不正後世乃異端惑之福利誘之禮樂崩廢無所閑維家爲巫史人神雜獿音猱於是以無位而祭及帝王以庶民而干乎星嶽以中國而媚乎西域以衰絰而供佛飯僧神以福利誘人人以享祀要神相即於昏而無所底是人以姦事神而神又安得而不姦於人也故曰神姦之生自淫祀也是豈神之非道有然哉亦人自爲之已耳嗟乎惟知鬼神之即道焉則庶乎可不爲之惑矣

右第十六章

前後六章皆言費而未言隱此章則兼舉言之不見

不聞隱也體物不遺費也前三章以費之小者言後三章以費之大者言而此章之體物不遺則包小大於其中體物不遺全體大矣而其所體之物無閒不入則鼻邇存焉也此章與費而隱章相應亦即與首章道不可離大本達道相發蓋以後章將言道之高遠故此章扼要一總而即以鬼神發高遠之端以見全體之密也庸行格天治國指掌亦以體物不遺莫非此道天地鬼神聖人之道一而已耳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此下三章以費之大者言所以爲不及者勉也此章言庸行之常而盡之以受天命故舉舜之大孝以爲法孝即前子臣弟友庸德之一事然德以孝爲本而事君亦孝之推事兄即以愛親者愛之信友又兄弟之推故舉一孝而庸德盡矣第以孝言則只庸行之常道中之一事而盡孝之量則非聖人有所不能及故一言大孝則庸德也而已高遠至焉體道不至於聖人不可以言德立德不至於聖人不可以言孝然則有事於庸德者又安可以半塗而廢哉大孝者盡孝之量而無少遺憾也舜之所以爲大孝者以其德爲聖人也孝經曰身體髮

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身體髮膚受之父母猶不敢毀傷而況德性乎父母者一身之天地人受全於天即受全於父母有此德性而不能全則是虛父母所生而非歸全之義故凡事之有一毫不可以對天地者則不可以事父母顯親猶後也然則欲孝於親者苟非德爲聖人又何以盡孝之實惟德爲聖人而歸全於親者乃無慊矣故言舜之孝而首及德爲聖人所以示萬世孝親之則也至於尊親養親則尤人子之至情所願致於親有無窮者而分或限之則有不能必如其量者矣乃

尊爲天子之父而以天下養則尊養之至而無復餘量是亦其孝親之至也宗廟饗子孫保則不惟尊養於生前而且無窮於永世矣宗廟饗或欲主宗堯禘譽言抑知有虞氏至於瞽瞍亦無違命則是世有國土其世自有宗廟縱使承嗣天統宗堯禘譽亦必無反舍本生不祀之理瞽瞍自有瞽瞍之廟則宗廟饗其血食子孫保其世祀正見舜之大孝許東陽欲以舜饗宗廟之祭爲天之報施大孝卽以德獲福意然大孝也與語氣殊無著落其說自非此節五句平列合來只完大孝二字初無以德獲福意與大知章語意一例至下節方始側重

德上晚邨謂以大孝致此五者是德遇反在大孝之外其意欲看重孝字而不知其反看狹孝字矣且先另有一孝之事而後以致此五者孝舍立德尊養大字亦殊少據也以爲聖人之德皆一至性所推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理固可通然天下顧有至性而未能盡合於中庸反至爲孝德之瑕玷者此又何以言之且言舜之孝尤全憑立德其烝烝又不格姦以致底豫而天下化者以其有以喻親於道故也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然則以德爲聖人爲正大孝之事夫何庸疑而必云以孝致德爲聖人乎知呂說爲未然也然五句平列而以德爲聖人句居先德自較重於遇亦猶大知章自以問察爲先也葢以德爲孝此人人所能自盡若尊養饗保則分之所限遇之所靳雖子心無窮而事有不可强者若使德有所欠則雖以天下尊養如漢祖唐宗亦終不得謂之大孝三家僭禮反爲不孝之實人殆不可以非分覬覦而反陷於不孝之地矣惟以全量言則以天下尊養是盡頭地位爲尊養之至而無以復加者也抑舜之尊養則實皆以聖人之德致之故下文遂只提一德字要卽本節理脈原非另生枝節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上節德尊富饗保只完一大孝此節祿位名壽則又以德爲獲福之本祿位名壽貼舜本身上說不粘孝字亦不必以祿位名壽强與首節分配葢以祿位名配德尊富似可而以壽配饗保則殊牽强也上節言舜大孝雖歷數五項實只德爲聖人一句可了故此節遂只提大德說實言德而孝字已在其中率庸行而效已達天也然此以下卻是只承德爲聖人句來若竟以大德二字當大孝字面則亦非也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

因材而篤見天道之至公然天能與人物以性而不能

必人物之盡性天能與人物以生而不能必人物之自厚其生能無害乎其理則自通於天本存而氣日至不能無害乎其理則自絕於天本拔而氣以日散此機之自然天非有心而天人相與之際人不可以不自勉其責人不可離道之意於此亦可見矣上節雖是言舜之以德獲福然亦以舜作影而推開泛說以歆人實踐自盡之意不只指舜一身章句言舜年百有十歲卽舜以徵其實耳此節則又因上節而言栽培傾覆天道之常以申上必得二字之意蒙存淺俱謂不當推開亦太泥也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

引詩又以證栽者培之也嘉美者可畏可象之望樂易者慈祥豈弟之懷也令德卽嘉樂之德顯顯然日接於民人而宣著盛大也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卽上文之德爲聖人也所謂栽者也此可嘉可樂之君子有是憲憲之令德則能有以宜民宜人而受祿于天矣天意無可見而徵於人心民人之所宜卽天之所祿民人悅服而天祿以長保所謂受祿于天也上文德爲聖人以成大孝亦與令德之宜民人一例所謂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能得親順親而元德升聞矣參看自明保其身佑其行命之以君師之責而又申重之又承受祿于天句而言其獲福於無窮所謂培之也其實自脩以道則身無不保治人以道則行無不得德足以君師天下故爲天下君師其培也皆其德之自栽而所謂天者亦自然當然之理耳非索之冥冥也顧麟士說詩必兩句一聯四句一截此固不盡然然此詩則自是各兩句一聯時解以三句分上三句言德下三句言福則殊未是嘉樂便是令德令德便宜民人無另項宜民人事宜民人便受天祿亦無另項天祿

故大德者必受命

又因詩言而決言德之獲福也受命命字從保佑命之命字來而必受命必字則收應次節四必得字既以大德受命爲天子則祿位名壽俱一串事矣此章大意言舜之孝德爲聖人舜以德孝尊富饗保舜以尊養孝又皆能有以盡其量而無餘此所以稱大孝然舜之尊養饗保實皆舜之德爲聖人所致益大德有必獲福之理則舜之以尊養孝者皆舜之以德孝而已反覆言德必獲福則以見人之欲孝其親者宜首務於自修其德也大德必受命此信之以理堯舜禹湯文武皆以大德受

命在皐益伊周則當時已有受命者自只終於臣位大德不受命則自孔子始今人不肯以此句推開而必緊指舜者亦以古今大德不皆受命恐必字說不去耳抑知君子言理不言數仁者壽而顏回殀正無妨必壽之理也只言大德似未照管得孝字然未有大德而非孝者孝字自無勞照管也至於大德而有不受命者則亦聖人之有所不能而天地之有所憾者矣夫子此章蓋稱舜之孝而勉人以脩德子思引此則見德造其至而只以盡庸行之常以庸行之常而盡之乃達天獲福是可見道之爲用大無不包遠無不至而從事斯道者不

可不自勉以求至道之量有未盡則亦不足以稱庸德而終爲半塗而廢也然斯志也非必以期獲福也人亦安能盡獲福之如舜只以言造道之全量有如此其大者人不可不勉於脩德耳

右第十七章

庸行之常道也而得天受命亦此道也至於得天受命則高遠至矣而實由庸行之常致之則道雖高遠亦何必自諉以爲不能而又安可不自勉以求至哉至若性情眞摯之地天人感應之機則所謂至隱存焉非見聞所可及矣○費之大處多在事業上說大約此道實踐在身則見與邇發出事業便見高遠一事一行零碎便小積累全體合籠便大總只此道無

第二樣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

此章言家庭之近而推之以治天下也章內纘緒成德亦上章德爲聖人之孝但上章推而上之以至盡頭有無少偏倚無少差謬意此章推而廣之以滿其量有其守不失無適不然意亦兩相經緯也夫子贊周家世德蓋有歎其盛之意非單贊文王無憂首節言文王無憂

語意蓋羨其德遇之兼隆與稱舜無爲而治意同文王戎疾不殄烈假不瑕其道隆德盛造化同符樂天知命有不足言者是文王本有無憂之實乃繼積功累仁之後而又有世德作求之子所以夫子以無憂稱之此言文王之事也然周家王業定於文王而大統未集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故下武周二節加詳文王事首節已完而次節則言武王革鼎之烈光末節則言周公制作之明備總以見周家世德相承一代之盛非第言子述而申文王之無憂也時解標無憂作章旨此八股謬巧耳無憂兼言作述下二節有子述無父作子述單言

武王而末節詳言周公子述專言文王無憂而纘緒兼及太王王季欲貫串而反多葛藤安知章句三平之不可易也抑愚意此章尤重稱武周首節文王之事只是輕提緣起重武周言則與上章大孝下章達孝一例無憂意無甚關繫也子思之引此章則於武王革命見道之時中於周公制禮見道之率性於推己及人見道之不遠於追王上祀見道之素位於父子兄弟見道之卑邇於達乎天下見道之高遠益不得有重無憂一節之意矣或謂當無憂而無憂亦是時中此亦曲說文王無憂不妨有憂父作子述而無憂此只從旁人見得以道

德之隆盛言則文王雖無作述之者夫亦何憂若以心言則視民如傷望道未見文王終身憂勤何嘗自以爲當無憂而無憂也哉章句明分三事而今人偏欲以串合見奇不通之甚

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纘緒句此節之綱通節合來皆纘緒事而壹戎衣以有天下不失天下之顯名尤纘緒之大者名尊富饗保五句平列然尊富饗保皆以有天下而無忝先德致之語意亦與舜大孝節一例也武成篇武王之言曰太王王季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文王大統未集小子其承厥志則是武王正以有天下爲纘緒事而章句亦引詩及書以推原王迹所起蓋服事征誅迹雖不同總以安天下爲心而無私意事之不同不害纘緒之實蔡虛齋不以有天下說纘緒意爲服事征誅作斡爲瀾反旋其實誤也下五句皆有天下中事則正皆纘緒之盛烈無慊處不失顯名則不遺親辱尊爲天子則克光前烈富有四海則克廣先謨宗廟饗子孫保則克永先人血食是皆武王之善於纘緒要以其無忝先德故也武王縱不有天下要不失爲纘緒然時至武王而有其盛德必無不有

天下之理只恐武王不足繼文之德則不有天下耳是正於有天下見其善纘不足疑也不失顯名與必得其名稍有優劣雙峯所云性之反之征誅揖讓之殊固矣然不失二字正是稱之之辭蓋處君臣之變行震俗之權名之不失至爲所難事稍有未盡其善心稍有不可白於人則顯名必失矣由其立德立心與文一揆雖行出於萬不得已之事而心如白日青天天與人歸毫無私意人所共知共諒所以不失顯名詩所謂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是也故不失二字正非少之顧聖人稱其不失顯名而蘇軾毀爲非聖則甚矣

無忌憚也

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此節以成德句爲綱追王上祀又成德之大者而制爲禮法以及天下又由追王上祀之意而推然要皆以成先德也德卽庸德所以行道乃得於天而全之於心者也德之本存於心所謂天命之性得之實著於身所謂

率性之道德之量廣於天下所謂修道之教也文王大統未集武王未受命是皆有其德而未及廣於天下以滿其德之量此時勢或限之所謂聖人所不能也周公始制爲禮法禮卽德之節文脩道之教也天地間無物無道則亦無事無禮此天理之自然周公因而品節之而其道亦不過子臣弟友之常人性之所同具者盡諸己而措之天下焉己耳武成文己有大王王季之稱而此以追王爲周公事蓋武王當日只有其稱未爲廟貌而周公乃定以爲禮也武王已有宗廟之饗而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則蓋自周公定之按成王時七廟三昭三穆則四廟先王而二廟猶先公大祫則遂及羣先公至不窋也追王以文武之孝爲孝上祀又以大王王季之孝爲孝而孝卽庸德也德不止於孝而孝爲尤孝亦德之一而德皆以成孝若曾子所云事君不忠朋友不信居處不莊戰陣無勇皆曰非孝可見矣斯禮卽追王上祀之禮周公制禮不止追王上祀而此爲特重又卽家庭父子至性所存而達之天下有同情者也祭葬喪禮皆是卽追王上祀者所推言之而凡三百三千皆由己德先德所推可類見矣追王上祀似只推得祭禮而并及喪葬者愼終追遠皆人道之大者葬爲死者之終

故用死者之爵祭由生者孝思故用生者之祿分無可僭而情有可伸道之無過不及而天理人心之至也不言諸侯庶人者若商先王葬以天子而宋祭先王以諸侯庶人升爲士大夫亦可類推其世守者又不待言也喪禮諸侯絕期君臣之分也尊同則不絕若伯禽之於康叔者大夫降期以大功尊同則亦不降然君爲臣亦有錫衰情之至義之盡也父母之喪無貴賤一父子之倫也禮法之經於斯爲大曾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此所以爲脩道之教也要之祭葬喪禮皆一孝德之所推而親親貴貴皆人心之所同然禮法非有加於人

道在則然周公亦品節之以使人一率由於道耳文王之德足以廣於天下而勢未能武王纘文之德可以廣於天下而年未及周公制禮則以文武所未及者而成之成武之德卽爲武成文之德非有加於文武其德固然周公竟其所述所述皆以德言不拘事迹而子思意尤重此節於制禮見庸行之常推之足以範圍天下而使天下皆率其性爲道之用廣也不及者可無自諉而亦不容不勉矣

右第十八章

上章大德得天以道原於天命之性人心卽天心故能盡其性則與天合而受天命也此章德及天下以率性者天下之達道人同此心故推己及人則盡人之性而治國運諸掌也而皆本之於孝所謂仁者人也親親爲大反身不誠不順乎親也盡親親之仁庸行而達之天下道之用廣矣至性情之地人心同然之故則其體微矣亦至隱存焉也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此章亦上章之意但上章言周之世德此章則又表武周之孝而仁孝之至以享帝亦卽大孝得天仁孝之推以治國亦卽推己及人是亦總上二章意爲費之大者作總收也孝爲庸德而人性之所同故盡孝之量而無遺自有以台乎天下之人心而無不稱之爲孝者大雅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正此章達孝之謂饒雙峯以達孝達字承上章三達字謂卽通行天下之謂則通行天下謂之孝語意殊不通矣章句云承上章者以上章言武周事而未明贊其孝此章則承上章武周之事而以達孝贊之如下節繼志述事章句亦仍用上章爲言是矣非以此達字承上章達字也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志者德之存於心事卽德之發而爲道者也繼志述事以道言不以事迹言蓋文王有安天下之志而武王能遂之雖服事征誅異其安天下同也文王有教天下之德而武周能成之雖諸侯天子異其教天下同也故謂之善若强以郊禘禮文屬繼述中事則漢祖唐宗何不可藉口反無理矣繼述所包甚廣下文祭祀之禮亦偶舉其大端以見其無非繼述耳未盡繼述事也故章句又先引上章云云以足之其實此二章未必夫子一時之言夫子意中未必實承上章但繼述所指要不外纘緒成德下文祭祀之禮亦不外追王上祀之禮子思引

以相次則二章正以相足矣又章句通於上下云云通字非上章三達字并非此章達孝達字蓋以吾之心通乎祖考之心而上下之通正所謂繼述也若以爲通行則下文非通乎士庶之禮若黃氏仍指上章下文則章句竟拋卻本章而單說上章語氣殊不順是皆非也又本章明云繼志述事下文敬所尊卽通於上愛所親卽通於下何莫非以前人之志事爲志事而繼述之惟不以迹而以心不以私而以道則謂之善故眞西山兼持守變通言武周縱不有天下亦自有善繼善述者存顧時解猥云不必前人有此志此事而我之所存合天所

爲合理卽爲繼述然則何不稱舜爲繼述而獨稱武周哉要以服事征誅事迹不合而姑作周旋抑知纘緒成德實是繼文之志述文之事不必以迹爲疑征誅之心卽服事之心心同卽事同無或異也況本章敬所尊愛所親尤認眞前人志事而安得作活脫話蓋過去也哉

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上文繼述所包甚廣此以下乃單舉祭祀之禮言以爲繼述作證獨舉祭祀言者以祭祀上通於先王祖考下通之子孫臣庶其繼志述事之孝尤爲明顯而親切也此節卽下文之敬其所尊以前人之心爲心而通於上也時食四時一定之物章句引周禮甚明時人作感時薦新者非薦時食正下文行其禮中事與感時念親意不同此推親之心以上通於祖不只念親已也春秋亦錯舉四時與禮記春露秋霜之感不同今人多混○周禮春行羔豚膳膏香牛膏夏行腒音渠鱐音搜膳膏臊犬膏秋行犢麑膳膏腥雞膏冬行鱐音鮮魚羽鴈膳膏羶羊膏內則亦同蓋豬羊貴稺春草生而羔豚肥夏熟則防餒敗故用乾物犢麑體大秋物成而犢麑肥冬則鴈至而魚肥故四時各因用之也其所治之膏則用四時所勝之氣牛屬土犬屬金雞屬木羊屬火也雞鳴於晨故屬木犬吠於昏故屬金與月令春祭先脾

秋祭先肝意同亦飲食調燮之一端也此皆生者四時所用而卽以此薦所謂事死如事生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

此節卽下文之愛其所親以前人之心爲心而通之於下也序昭穆子孫之昭穆以先後不以左右南北蓋昭左穆右此廟制則然廟制昭南穆北廟皆南向主皆東向主在室中祫於太廟則惟太祖之主東向而昭主南向穆主北向然皆在室中子姓兄弟亦序昭穆之號而皆立於堂外阼階之下以先後爲次如文公家禮祠堂序立法不得有室

中之事周禮司士職及賜爵呼昭穆而進之此進於兩階之間以行旅酬守溪東鄉不祭而謂昭主南向子姓之羣昭亦列北牖而南向穆主北向子姓之羣穆亦列南牖而北向試思室中地狹而歷代之主几筵在焉又安能容子姓之衆歟且王者亦立阼階至饋食而後有室中之事（祭禮三節一朝踐獻腥在堂一饋食加籩豆皆在堂）子姓反安得羣立室中也又或謂子姓立階下而昭左穆右抑知子姓爲主黨皆立阼階下其西階則賓黨異姓以爵爲序子姓既皆在東若使分左昭右穆而北向則是父子並行而立若使昭西向穆東向則雙行對立成何體統

皆臆說也序爵多是異姓或謂昭穆中亦序爵者非又或以獻卿獻大夫士之序爲序爵者亦非同姓異姓皆與祭而無專司者序事則宗祝以下至沃洗各以所司之事爲序不拘同異姓也記曰尸飲三而君獻卿尸飲五而君獻大夫尸飲七而君獻士司事所謂賜爵也（以九獻言迎尸堂上王及后各一灌尸尸受而灌之於地不飲此初獻再獻也王三獻而尸飲一王遂獻賓長后四獻及羹定迎尸入室王五獻尸飲三王乃獻卿后六獻王七獻尸飲五王乃獻大夫后八獻賓長終九獻尸飲七王乃獻士凡獻賓客皆有酢有酬賓羣酬不舉）司士呼昭穆而進之兩階之間（儀禮昭穆之少者一人酌酒立庭中北面導飲卒觶洗觶更酌而進奠於兄弟之長蓋賓有王獻所奠之酬爵可舉而兄弟之長無之故使少者舉觶爲旅酬始也）賓主之黨各舉旅行酬交錯以徧（賓長舉主所奠之酬爵主黨舉子弟所奠之酬爵各飲之又各更酌以酬賓長酬次兄弟兄弟之長酬次賓皆以次交酬以徧行無算爵旅酬既徧賓黨之少者與主中北面導飲洗觶更酌賓之少者奠酬於賓長兄弟之少者奠酬於兄弟之長爲無算爵始）交錯以徧終於沃洗者（如蓋少者舉觶所以爲長者導飲故曰下爲上始於少者終於沃洗而賤無不逮矣此重伸其敬意非以示恩亦非飲福也註所言以無算爵言者無算爵亦衆相酬且以無算爵言方見賤無不逮若專主旅酬言則覺遺卻賓黨之子弟未嘗爲上舉酬矣此正朱子之密勿疑其誤也或又以旅酬即燕則益陋矣及祭畢送尸賓黨皆出王乃以其所受之胙俎燕同姓於

寢后燕宗婦於房中詩所謂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燕毛而昭穆更序齒也此二節時祭祫祭皆然王守溪分時祭祫祭大非天子祫禘祫嘗祫烝（此禘即夏祭周禮曰禴非大禘之禘是時祭亦祫惟祫耳此祫即春祭周禮曰祠）祖廟宗廟只順口用字少異但祖有追遠之意宗有統族之義故通於上言祖通於下言宗時解謂各祭遍而稱祖合祭遠而稱宗然則殷契何不反曰宗而三宗反當稱祖乎陳介眉又謂當分時祫大祫則益非廟序昭穆亦不待大祫章句引禮記成文故帶言太廟耳其實禘祭禰廟則同父兄弟子姓與祖廟則同祖兄弟子姓與高曾廟皆然時

祫則惟未祧之子姓兄弟與大祫則太祖以下子姓兄弟皆與不獨大祫序昭穆也至介眉以大祫即禘而萬授一附之反駁宋儒爲非則更背謬春秋書禘不書祫貢以諸侯得祫常事不書而不王不禘故於失禮之甚者則書之以示意然春秋所書大事即亦大祫也鄭氏去周猶近禮制猶有得聞者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夫安可盡非之周禮肆獻祼即禘饋食即祫此饋食乃祭名又非禘祭饋食蓋大祫事煩而儀殺只有饋食無朝踐也故列於祠礿嘗烝之上司尊彝職四時之閒祭追享朝享追享即禘朝享即祫不歲舉而禘以夏祫以冬故曰閒祭禘主追遠故曰追享不及羣廟之主以專致其尊也祫朝毀廟之主於太廟故曰朝享及毀廟之主所以合恩也祫禘確分甚明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此總上二節也其位即阼階之位前人所臨祭也其禮樂即上二節之禮樂前人所以通上下而和神人也上二節安祖考之居守祖考之器像祖考之儀薦生存之食以敬所尊而親親有殺貴貴有等賢賢有序逮下有禮長長有次以愛所親皆先王志事而今繼述之蓋不忍死亡其親之意所謂孝之至也總之以前人志事爲志事以繼述其敬祖愛人之心不問天子諸侯之異若論禮樂之迹則九獻之禮八佾之樂其非前人者多矣安得云其禮其樂哉上兩節皆繼述之事此乃合而言之以見其通於上下無非善繼善述而因贊其孝之至自夫孝者以下只明一孝字不拈達字然曰孝之至則天下通謂之孝自見矣通章首節總呼次節以繼述明其孝三節四節又以祭祀之禮明其繼述此節孝之至也一句結過胡雲峯云章意至此已完下節帶言自不得而非之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上文皆贊武周之孝而贊歎意未盡又以武周之仁孝誠篤而制作義理淵深實爲治天下之大經大本不止爲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故郊社節又推而言之又以贊其制作之盡善也然制作之善要一本於仁孝非孝之外別有制作也上文無郊社而此言及之者享帝享親非有二道未有不能享親而能享帝者即未有能享帝而不能享親者蓋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仁者天地之心也孝者仁之實而行仁之本也仁心之眞切者惟孝孝而廣之即仁仁則以天地之心爲心故能享帝孝則以祖考之心爲心故能享親事之云

者理氣與之合而精神自與之孚若奉承而不違焉非徒特牲九獻之儀文故事云也時說先王有社無郊有嘗無禘武周因時備制正繼述內事此皆牽强之說要之繼述以心不以迹耳諸侯有國社侯社王有王社大社大社主天下地而此對郊言則社自是方澤大社與諸侯之國社亦自不同文王時亦不得有也其說詳見餘言葢聖人仁孝之心常無窮而分則有限限於分者無害於心若武周享帝享先追遠大禘其禮則非文王之舊其心卽文王仁孝之心而無少加損也豈必以天子行郊禘爲繼述哉抑此節只承孝字來見仁孝之用之廣而

且至略不重繼述意曲說無當也言禘以該祫言嘗以該四時總皆祀先之禮時賢以春秋二節分時祫大祫又以大祫爲卽禘因以此節禘字應昭穆節嘗字應春秋節此皆求八股小巧伎倆也抑知禘嘗應前二節則郊社又當應何節乎況背經謬註而不顧邪明乎三句與論語小異論語意重難知此章深贊禮制也至於明之而治國如視諸掌則皆以理無不明誠無不格之故無不同也仁孝誠敬治天下之本卽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之掌至誠而不動未之有者上文敬其所尊愛其所親是矣而序昭穆序爵等禮制則尤足以約天下於一堂之上綱紀畢張治具備焉以一心達天下復約天下於禮制此所謂治國如視掌歟武周有其心卽有其事有其事卽有其功無待於明之後人有其心未必能充其量則貴於武周制作中明出武周深意而詳其義其義無不明則量亦可充而事功可舉下章人存政舉是也故明乎二字仍如論語作後人能明說不可輕看明其禮義則治國如視掌而武周制作之善乃益可見矣此章夫子之言葢深贊武周之孝而制作之善又於至孝見得故末節當帶言雲峯說是也子思引此則見以孝之至而治國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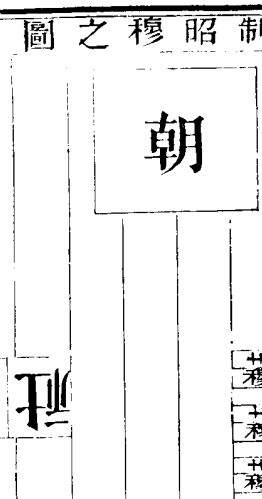
視掌禮明樂備皆一孝之所發則費之大者亦不過以庸行之常推之以及其至耳所以爲不肖者勉也

右第十九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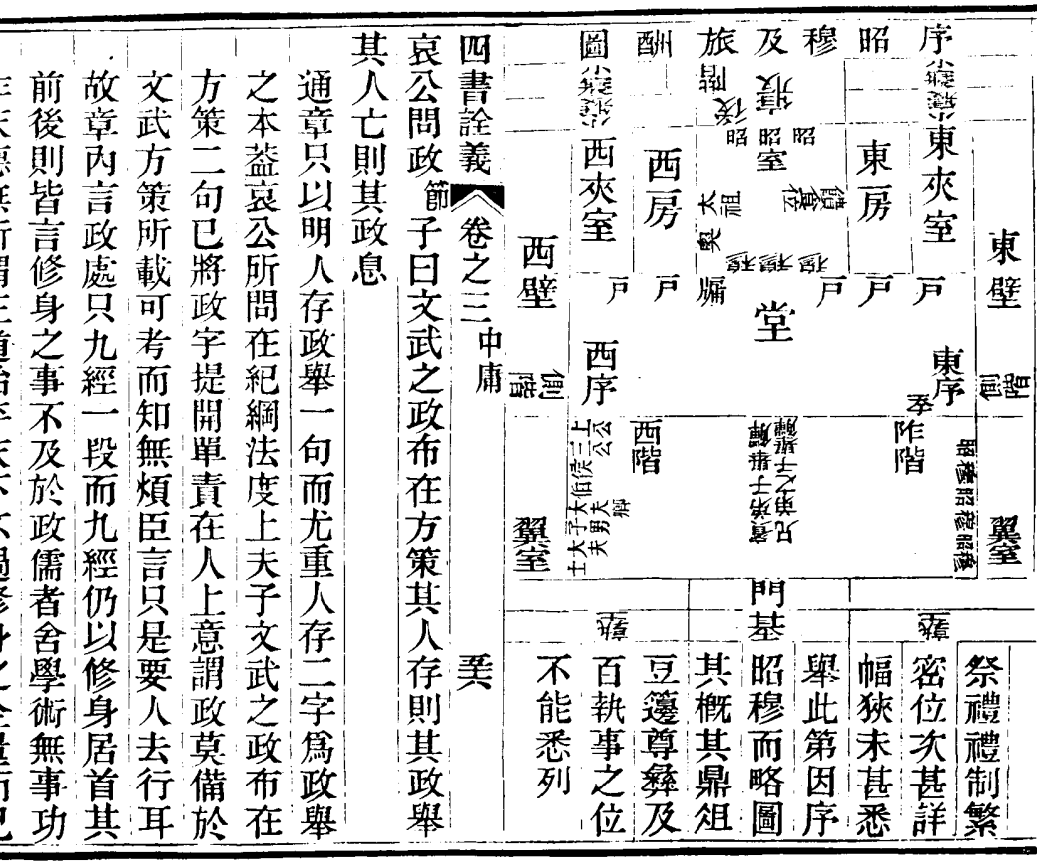
家庭繼述亦卑邇也享帝享親治國如視掌則高遠之至矣而其所以然者則至隱存焉○張子云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此二語正可與此章作證武周繼述先王志事故有禘嘗武周繼述天地志事故有郊社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是卽文卽天而武周之仁孝誠敬亦一天之神也禮明樂備亦一天之化也治國天下只一串

事矣俗解紛紛心迹强作周旋亦何不觀其大者歟

廟制昭穆之圖



廟居朝之南東社居朝之南西所謂左廟右社也太祖廟最北三昭三穆以次而南昭東穆西所謂左昭右穆也廟皆南嚮廟制各有門堂寢室室中尚西故主皆東嚮主在室中西南隅下所謂奧也門堂寢室之制見後



哀公問政節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通章只以明人存政舉一句而尤重人存二字爲政舉之本蓋哀公所問在紀綱法度上夫子文武之政布在方策二句已將政字提開單責在人上意謂政莫備於文武方策所載可考而知無煩臣言只是要人去行耳故章內言政處只九經一段而九經仍以修身居首其前後則皆言修身之事不及於政儒者舍學術無事功非天德無所謂王道治平天下不過修身之全量而已而時解云此章論政非講學須要處處見是爲政之本

顧愚謂因欲政舉而修身豈非倒也爲政正學中一事耳學與政豈有二道哉人存人亡以盡性體道言所謂關雎麟趾之意也全盡天德乃謂之人不然則人道有虧名雖爲人而實已亡矣人兼君臣然對哀公言意原重君身但下文爲政在人及尊賢知人亦皆從此人字生去顧君身尤爲人臣之表耳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

此只以言人存政舉之易蓋人君每視政舉爲難而忽於立政之本故夫子言政舉非難只要人存敏政敏樹已見其易而夫子意猶未足以形容故再舉至易生之

物以譬之以見其易之甚通節一氣直下章句言人存政舉其易如此最直捷了當而蒙引謂上二句重人字下二句重政字非也又或謂上政字泛言下政字乃貼文武之政亦非文武本朝先王而又治法大備故夫子言文武之政其實布在方策四字已經提過一邊而單責在人身上王道從天德中流出何必粘定文武即後九經言政亦不規規是布方策者時解言法祖言遵時皆八股人餘意未必夫子意也若謂政本易舉而文武之政尤易舉然則五伯驩虞非文武之政者其反更難舉邪不通甚矣

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

上節言政舉之易又是撇過政字此以下乃單言人存也人道敏政故爲政在人語氣緊接但在人人字只人存人字之一半爲政在人以伏下尊賢之義也蓋爲政本莫重於得人觀周公立政一篇最明而晚邨謂只因上作渡急遞末句亦未是也人字既指定賢臣則取人以身句亦屬好邊說正應上文人存言必當自修以爲賢人之歸也下二句乃接言修身之實晚邨謂身爲何等身則所取爲何等人非矣章句取人之則則字猶言準則非活脫字也立政篇云文王惟克厥宅心亦此意

也此二句逐漸說緊賢臣固不得輕而君身尤特重語氣自見修身原不專爲取人亦不專爲舉政乃自家合當事然欲取人舉政則非修身者不能乃益見君身之重矣修身以道道即率性之道就發用中節言所謂日用事物當然之理也修道以仁仁即天命之性以大本渾括言所謂天地生物之心而人所得以生者也修身以道爲善去惡之事修道以仁戒愼誠正之功修身以道則明道不可不精已起下文知字修道以仁則存仁不可不一已起下文仁字非道無所據以修身非仁無所本以履道修道以仁正所謂率性見道非由外合修

道亦非可僞爲而無爲無名之邪道及功利伯術之雜治皆不得而混之矣仁字包健順五常并下文知勇故章句亦以全體釋之不只是愛天地生物之心卽所謂乾元資始此無極二五之眞精內中何所不備以其渾全言之則曰仁以其眞實言之則曰誠有二名無二情惟其渾全天理無一毫人欲之私僞以雜之則此心與天地本體相似人我都無閒隔故能愛由是出不可將愛便認做仁然達道不只一愛而都以愛爲主故經綸大經曰肫肫其仁仁之外無餘量也存疑以此指愛之理言下文知仁勇仁字方指無私言此蓋因下文親親

及章句惻怛慈愛而云然者抑知非無私不能愛通章仁字只一樣且章句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可見愛自生理中出而仁者人也豈可云人得以生之理只有一愛乎人若有私則親亦不知親所謂不能充之不足以事父母也愛之理者心德之用耳

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仁者人也旣是人便必全體此理以見原無欠闕而達道由是出率性焉已耳此仁字亦舉全體下句親親爲大乃於全體中指出發用最大處言不可將親親看狹

人也二字然前數章俱由一孝以推之至於達天治國而和妻子宜兄弟又以順父母下文順親而能信友獲上治民則親親亦實一端而可盡全體故曰爲大亦不可以親親爲非仁之全體而謂與下文知仁勇仁字有兩樣也仁以親親爲大者天命之一本其用情最眞切一本早先閒隔則君臣朋友必無所用其情矣故修道以仁而自仁其親始猶云孝弟行仁之本親親卽修道之一也親親從蒙引合一本九族言則下親親之殺可直接而與九經之親親亦一例下節事親則指父母然親親且只當渾說究以一本爲主兄弟九族之親皆自

一本而推總之只一親父母之心之道也上文無義字而此言義者義字從道字生來在物爲道親義信序別各具一當然之則也處事爲義我之修道則必具裁制之宜以使之各中其則也蓋自我性情之與物相關切言則只此渾然生理故統言爲仁而以親親爲大自物理之待裁於我者言則分別各有所宜故又謂之義而以尊賢爲大仁體義用仁體統義零星其實體用一源非有二也體仁以仁精義以知義字已起下達德知字之端尊賢爲大又於義中指出爲用最大者言之也上文云爲政在人下節云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曰尊賢

則不惑尊賢亦一端而可得精義之全體矣蓋知之於賢否其是非最不昧而關係最重不尊賢則義無由以精而修道處未免有錯知以開仁之先故尊賢爲大也上文言爲政在人取人以身是必先修身而後能得賢矣曰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而親親爲大是親親又修身之先務也然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而下文曰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則又似尊賢當居親親修身之先何也蓋非修身不能得賢而不能尊賢又無以盡修身之道此內外相資之理也大概先修身而後能得人此修身在大綱處說能尊賢而後親親修身之道可盡此修身在

細密處說修身親親以爲得人之本此尊德性事也尊賢以資親親修身之益此道問學事也蓋存仁以親親爲本精義以尊賢爲大親親以立體修身之本尊賢以盡道修身之輔要之以完一仁無疑於葛繞也親親之殺卽仁之推尊賢之等卽義之別二者皆天理自然之節麟士云等殺卽禮非禮在性中生出等殺來是矣然又不可謂等殺爲禮所由生蓋天高地下萬物散殊禮者天地之序是天理流行萬物嘉會生成有此等殺故曰禮所生也此禮字兼性分制度在性分等殺之本然自然制度則從性分而品節之爲禮之用也節者天地之序而人序之文者天地之章而人章之非節其大過文其不及之謂書曰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卽章句節文斯二者之謂也上文未言禮而此又添出禮字者在等殺爲天理之節文乃達道中至小無閒處而又以起下知天在爲政爲範圍之大綱乃立教中其大無外事卽前章由孝而制禮而治國如視掌及下文九經皆莫非禮之用也此節從性情中指出體用乃達德達道內外交關處仁者人也親親爲大承上修道以仁句生下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義者宜也尊賢爲大承上修身以道句生下思事親

不可以不知人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生下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下節又從此節點明時賢謂此節專爲指出等殺爲下知人知天張本亦將此節忒輕看矣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衛文

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君子思舉政之君子也此節本上二節點出序次而故字卻跟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來修身事親卽下文誠身仁之事也知人知天卽下文明善知之事也朱子云此

節倒看蓋只爲要修身盡仁故須事親知人知天而事親知人知天俱只了一修身事猶大學格致誠正在修身之先而卻是以修身爲本也章句欲盡又當字面俱宜玩不到知天起步修身工夫不得恰好故得力在知天知天而後能知人知其賢否而後尊之尊賢事在事親知人中間必尊賢而後能有精義之知然又必知天知人而後能無失於尊賢此亦內外相資知人知天性分之知大綱處亦尊德性事親師取友以盡精微之義細密處又道問學事也滄柱謂此爲偏言之知不必預照下三達德則又誤矣天卽天命之性知之者察識得

本源在已立個坯璞而細密由是盡也大抵此段語意謂欲舉政須要人存而欲得人須先修身修身者不過盡此人倫之道而欲盡道須以吾性之仁爲本此從外步步說向內以此仁修道先自親親始而要得事親盡道又必由尊賢之義此自內說向外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故欲曉得尊賢事親之道又須是自家先曉得我天性之本然此則內外合一處總之內外相資體用相足仁以立知之體知以盡仁之用仁以踐知之實知以開仁之先也上兩節就事物性情上汎說道理此一節就君子身上點出當然工夫修身事大意已盡下節乃更詳其目而又以起後詳言入德之事也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修身以道天下之達道五修道以仁而所以行之者三三達德皆性分所自定人人同具不待外求只要實有是德不可將氣稟人欲憑他蔽累壞了便行道修身不是難事也達道有五而夫婦兄弟之愛由父母而推君臣又因事親慈衆而推朋友又兄弟之推所以親親爲大父子之親仁也君臣之分義也夫婦之別知也兄弟

之序禮也朋友之交信也是卽五常之德而健順五常只此生理五倫相合處要之不外一仁故曰修道以仁知以開仁之先勇以强仁之力知卽生理之中正勇卽生理之剛健仁卽所謂純粹精者三德合只一仁故上文曰修道以仁而此云行之者三以德行道所謂率性之道德體道用相經緯而無二端也知者性中之知仁者性中之能勇者性中之力知能皆氣之虛靈惟此氣秀而最靈故具得全備天理然理爲氣主離卻此理則知能皆拘於氣雜僞而不可謂之知仁勇理爲之主則氣皆此理之用而知無所蔽仁無所累勇之至而道以

行所以行之者一一卽此理性中此理眞實無妄本天道之本然但氣拘物蔽則雜而僞人當先有以盡之乃實有是德而後能實行人倫之道也一卽誠然此不曰誠而曰一者以對上三五字面而云然也一卽誠誠卽仁總是此生理不可失落些子故曰修道以仁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又於達德中指出氣稟之有不同然不重氣稟之不同而重知之成功之一亦不重其能至於一而重見性命之無不同得此知能從成德後追言其入德之殊途亦

未達責成人用功總之不問生安困勉總由其得於天者本各有知仁勇之德性非淸濁厚薄之氣所得而拘故雖早暮難易不同而無不能知能行以至於一此所以謂之達德蓋人君多以氣稟自諉而不能察識其性分之同故告之以此使知生理卽人而具本無所謂氣質之拘也虛齋曰生安亦用學利工夫學利困勉亦有生安處若非天分帶來則雖困亦不能通雖勉亦不能到安能知之成功之一此最善於體認愚謂生安亦用學利工夫若舜之問察孔子之信好是也若以質而廢學則陸王之良知鮮不失矣困勉亦有生安處卽仁者人也性無不善若禽獸蔽塞則不能知行達道也知之爲知行之爲仁至於一爲勇以分而言此是正義主於以德行道言所謂所以行之者三也生知安行爲知學知利行爲仁困知勉行爲勇以等而言又是一義蓋生安者誠無不明故謂之知學利雖氣稟稍次然一向便肯學利是他性分之無私故謂之仁困勉亦是他性分中有此力量做去故謂之勇此與繫辭傳以知屬天仁屬地同義以性兼氣質而言也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

此乃自其未至於知之成功者而示以入德之方也好

學卽章末學問思辨之事力行卽章末所謂篤行知恥卽章末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之事其所學所行則皆謂達道也謂之近者自此可幾之謂猶所云違道不遠也知之知也成功仁也此則用勇之功以企於知之成功者故章句曰勇之次也此節以工夫言然知此三者亦是知能此三者亦是仁能自近以幾於一亦是勇此則終是天分中有此達德而不假外求者矣人惟自安於愚不肯故無以入德而行道豈才之罪哉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三近以現在能用功者言知斯三者知字則又以開上三近之端也入德工夫在三近而修道卽在其中德成則道修矣知治人治天下國家以開下九經之端其事業則自身而出也此節知字且虛歇蓋哀公非能用三近之功者夫子告以知所用功六知字皆指點問路之辭與大學知所先後知本知字同淺看時解看知字大深謂實能從事三近而進於知仁勇反非語氣也人已一理明新一事纔曉得所以修身便曉得所以治天下國家無疑於知三近之弐淺也自章首至此從舉政歸本修身從修身事件說到入德工夫而指以知所用功

步步退縮至開門下手頭頭借勢從知修身推出知治天下國家回應政舉爲一段結束以上皆言人存之功以下乃言舉政之事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

修身爲治國之本前已言之矣而修身復列九經者修己治人一理一事也然下文以齊明盛服言修身則九經修身有刷磨渣滓至細至密意前修身以道以大綱言也修身尊賢親親三者又九經中之綱領尊賢知也親親仁也達之朝廷國天下勇也賢與大臣羣臣不必

硬有三項人但以其德而尊之平日以明道解惑則尊賢之經以爲臣而任之使之分猷佐理則敬大臣體羣臣之經也曰尊曰敬總一尊字曰子曰來曰柔曰懷總一愛字只有仁義兩端而敬大臣體羣臣皆尊賢中事所謂尊賢爲大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皆親親之推所謂親親爲大也有敬有體卽尊賢之等而曰子曰來曰柔曰懷由近及遠卽親親之殺亦禮所生也修身工夫無可止之候修纔有閒便立政無本身修則賢可勸而尊賢則身益修理明而事由是治身修則無私而能親親而親親則道益篤能愛而天下一體故三者

相資爲九經綱領亦依舊是爲政在人三節話頭益見學術之外無事功而修身舉政非兩事矣文武之政不外九經然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則九經須是夫子看出非方策所布有此九條時人必欲照顧文武之政是亦泥也此與虞書皐陶謨意大同書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卽爲政在人取人以身意其曰愼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民勵翼邇可遠在玆卽此九經之意其曰在知人安民卽親親尊賢知人知天意惇典庸禮卽所謂修身以道所謂千聖一揆者豈第文武之政而已哉

○哀公時三家之橫甚矣而夫子告公猶曰敬大臣者

欲消臣橫惟修身敬禮足以服之孟子所云不得罪於巨室也身無以服人而徒內懷疑忌此昭哀之所以不終矣大臣非其人可去則去之在其位則不可以不敬微獨欲收其效亦朝廷之體統也是貴有以服其心耳奚必摧其勢哉若以獨斷爲威以駕馭爲術而大臣或惟簿書錢穀吏事經營否則信任非人而致擅權竊國此皆不知敬大臣之經者也唐虞三代君臣拜稽頌畫昌言洋煌盈耳國治安得不隆末聞奸權竊柄暴秦以降尊君如天卑臣如犬君臣之義絕而僭亂相仍所由朱子或問中及所上孝宗封事皆深切致意於茲也

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前曰修身以道而此曰修身則道立能行道而身以修亦身修而道以盡道者天下之達道以身先之天下無不觀感矣故以爲九經之效也尊賢親親而不惑不怨修身之資敬大臣以下則皆修身之推而會歸有極也不先言事而先言效者列其目而事大略可知修身尊賢親親事已約見於上文其詳則未可更僕又此章略不重言舉政而政亦非可悉數前已欲公考之方策矣此故順文遂言其效抑亦足以自考也下九經之事又事之細密處及大節目處略舉實之以與前相足未盡九經之義與其詳悉也詳則自有方策所布耳不惑在心不眩在事論道在平時委任在臨事也敬大臣則信任專惟敬之故信任專敬在心上不只禮貌書曰則克宅之克由繹之之謂也士即羣臣百姓即民便文耳周禮官之師旅多士爵報禮重以禮報君即盡心率職意百姓勸如好義終事然有所觀感而又爲善有資勸善亦在其中蓋子之則有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意也周禮農以生財工以厄財財用者財之用也菽粟器械皆

財不必如雙峯分貨財器用爲二而財用之足要於相資處始見故章句曰農末相資蓋務足者民之財用非只國用也或疑農字混入庶民誤矣柔遠人章句言天下之旅似遺卻賓字朱子蓋舉成語耳然遠臣曰羈旅則賓亦可云旅也天下畏指天下諸侯言蒙引淺說皆同時賢或欲統各國臣民言亦似不必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

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

齊齊明潔心體不使有一念之雜一私之累知仁之一之至也盛服端莊嚴肅於外所以一其中也此皆靜時之修也非禮不動則凡貌言視聽皆必於恭從明聰以作肅乂哲謀此動時之修也雲峯云此卽戒愼存養愼獨省察之事得之矣前已曰修身以道修道以仁矣而此復以齊明盛服非禮不動爲修身事者修道盡倫也此言踐形也五倫五事相爲經緯不盡倫何必言踐形形有未踐則倫亦有未盡非兩事也顧盡倫猶大綱也

孝弟忠信之人其視聽言動心思容或有未盡禮處至形無不踐則渣滓盡融細密畢檢修身事必至此方無遺憾故以此列九經之事中事業愈宏修身當愈密又臨民出治於斯爲尤切也然存養省察總以完全此生理非存養省察則私欲雜爲而不仁矣何以行道則總之不外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二語也修身如此便是能貴德矣謙色貨又烏有不去不遠不賤者但分出以言勸賢之事在是耳是賢卽以身勸正所謂取人以身無修身外事也變尊言勸者尊以致我之心於賢勸則繫賢之心於我尊之更自有禮數之隆此未具言非以勸

宇當尊字也顧有以勸之則必能尊之尊之由貴德之誠卽所以勸之也尊位重祿同好惡皆親愛保護一片眞心由其存養省察以修身者不使有一毫之私故能惻怛懇至而盡親親之愛如此位者以爵尊之非賢則不任事也勸親親作勸親之親我看自切蓋卽上節不怨意蒙引作勸人各親其親意甚好但與本節勸字似不一例宜只從前說官盛任使若六卿之屬有旅士也優之以此敬中之一事然敬大臣之事不尚指此舉一端以見例也忠信重祿正所謂體之勸卽報禮重之意奉上忘私潔身愛民皆由是作若夫以術馭臣臣亦以

術欺君故上之德意或不能以達於下而下之疾苦亦無由以達於上既不忠信而無以相孚矣而祿不足以贍其私甚至有任事而無祿者臣於是亦盜上刻民以自贍利心由起忠意蕩然故曰某官可多得錢某官甚是清淡爲上者亦明知之而曰某官利自厚無庸更厚祿也羣臣何由勸哉夫薄其祿而責以廉是與人以難堪也不責廉而靳之祿是教臣以盜也且制祿而較及錙銖尤非朝廷之大體矣惑之甚也勸百姓事亦不止時使薄斂蓋曰子庶民則盡心於民何所不至而時使薄斂則舉其大端耳古者百工列肆而食官蓋庀財入

官而考工匠人梓人之屬各掌之以貿於民也勸之即所以來之而更相鼓舞以精其藝也送往迎來待賓之事嘉善而矜不能可兼待賓旅柔遠之事亦不盡於此此其大綱耳周禮侯服歲至甸服二歲一至男服三歲一至采服四歲一至衞服五歲一至六年五服畢朝又六年王乃巡狩王制五年一朝蓋王制雜夏殷之禮漢儒所集與周禮不盡合也章句因比年一小聘二句遂帶引王制全文不復取證周禮蓋只以釋以時二字不規規周制也此皆以德懷遠之事而上節曰天下畏之書所謂德威惟畏也大要修身至齊明盛服非禮不動

則能知盡仁至而知明處當九經之事自無不舉舉故此節言九經事俱只約略大端讀者將以此盡九經則漏矣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前以德行道行之者一欲其實有是德以行道也此以身治國行之者一欲其實有是心以施事也前一字著在人存上此一字著在舉政上然用一稍異而所以爲一同前段自修身推到治天下國家言人存而政舉也此段自爲天下國家復約到一言政舉必本於人存又以起下誠身之端而詳言其工夫也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修道舉政俱在事用上而明善誠身工夫則須在平日平日無擇執工夫此心僞妄已慣則臨事卻誠不來故貴於豫能豫此一則凡事皆實而立不豫此一則凡事皆虛而廢也豫訓素定則下四個前定皆此一豫字凡事章句明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非以言事行道言也然言卽達道達德九經之言前定者庸言之信也言顧行則不跲矣事卽達道達德九經之事前定者素位而行也無入不自得則不困矣行卽達道達德九經之行

前定者庸行之謹也行顧言則不疚矣道卽言事行當行之道前定者明善誠身而推之天下國家也人存政舉則不窮矣蓋達道達德九經已盡天下人物事理言事行道無有外於此而別有言事行道者故諸說多只說在凡事外者非也此四前定皆是前定一誠但未明說出耳存疑謂言事行道四項皆要前定以見誠亦要前定非也四項離卻誠字前定個甚若云於未有言事之先而豫定言事之理則是未至而迎適莫之私也若謂只先明乎理此心確有眞見則依舊是明善誠身話矣如何又云不可將言事行道亦把誠來說乎章句凡

事皆欲先立乎誠一句已包本節如下文所推則指在下位節從治民獲上推到誠身蓋在下位節逐層逆推故謂之推若此節四前定則分條敷衍法不可謂之推而今人謂如下所推卽指本節前定四項亦非也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上節言凡事皆要前定暗含一誠字此節則借在下位者而言其不可不前定以明推出誠字一反一正蓋一

意翻作兩層也時解鮮得語脈在下位一氣推到誠身所以見誠之不可不豫非欲治民當豫獲上欲獲上當豫信友云也時解謂一句有一素定謬矣然必逐層推進似反與誠字隔層者則以難易尊卑遠近之序如此正猶天下國家皆以修身爲本而修齊治平則推行之效有漸故也其實信友獲上亦以至誠信之獲之耳能特以順親信友信之獲之也哉誠身先以順親以勢而言則庭幃至近以情而言則天性最切故誠之所動必先見於親之順若誠不足以事親則至近且暌何況於遠天性且薄何有於疎其不能信友必矣非徒以其能孝而友稱之因其大節有虧而友薄之之說已也事親固必以誠然誠身順親卻不只是誠於事親一事蓋凡一身之貌言視聽處己接人凡所存所發都要眞實無妄方能順親若只誠於事親而他事便有不誠則親亦未必順矣故必德爲聖人纔是舜之大孝勿以誠身專屬順親事也但仁者人也親親爲大則誠身又必自誠於事親始矣前言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而此又言不誠身不能順親者修身以道非盡事親之道何所謂修身以工夫言也必能實有是心以實踐其道而後親順以功效言也明善只誠身內事爲要誠身故須先明善

故上文不言豫乎明而只言豫乎誠明善卽知天知人誠身仁而已矣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明善誠身通體要明誠擇善固執逐事物用功所以積累而成通體夫子意重誠之而必先言天道者標出此理源頭以見非由外鑠人人所當自盡所謂知天者知此而已前言仁者人也而道曰達道德曰達德皆得於天而本有同有之謂也誠者天之道言此眞實無妄之理乃人所得於天之本然誠謂生理之誠非生理之外

又別有一般喫做誠也惟生理本實故人當實之誠之字卽身字誠之卽實此生理之字亦非落空字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作一句讀此誠者當作盡其性者看包有天之道也句在內不勉而中仁也不思而得知也從容中道勇也先言不勉而中後言不思而得亦子思下章自誠明之意此三者正性之渾全無慊處所謂誠也聖人也三字正應誠者者字此一句見惟聖人能無待於誠之而聖人以下則皆不可不致其誠之之功又以見聖人亦不過能全其生理之本然初無異人之事而同得此生理者亦無容於自

諉也誠之者句管至章末明強二字方纔打轉固執之之字卽其所擇之善由擇善而固執卽子思所謂自明誠也此一句言不免用功的人便是須要如此用功的不徒分別人品也

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學是聚天下許多事理來以立擇善之基問思方是擇之之工夫至明辨則能擇矣學問思辨行不可廢其一然博審愼明篤五字正是惟精惟一工夫學然後問而學不博不能得所疑而問問然後思而問不審則亦無所啟而思思則能辨而思不愼亦失所辨辨之未明不可以行行有不篤便非誠身故上五字最喫緊今人多忽之則學問思辨行亦依舊鹵莽滅裂而已非所謂擇善固執矣固執之功只一篤行誠意正心皆篤行事陳氏謂擇之功多於執愚意不然也五之字皆指事理不外達道中事事物之理卽吾性之理故物格於外而知至於內道修於外而德成於中也然必本之以好學力行之心則亦所謂修道以仁也夫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此勉之以用功也上節屬學利此節屬困勉此朱子從工夫難易看出然夫子之意則謂誠之之功在擇善固執擇執之事在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苟從事五者而未能有得則當以弗措之志加百倍之功終不可以愚柔自諉乃所以深勉哀公也人一己百人十己千提出人字相形所以勵其知恥知恥則近乎勇矣故曰此勇之事也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强

果能此道當從蒙引統承學利困勉言此道則學問思辨而自百倍其功之道也雖愚雖柔二雖字上有不至

於愚柔者在質非生安而果能此道固可明可强達德人所固有也則雖愚矣柔矣而果能弗措倍功於此道亦必可以至於明强達德人所同得氣不得而盡拘也能明則善明能强則身誠身無不誠則實有是三德而道修道修則身無不修人存而政舉九經舉而措之矣要之則在天實有此知仁勇之德所謂天命之性也擇執以實之而達道以行所謂率性之道非由外合也道修於身而九經達於天下則修道之教亦在其中矣修身以道倫事莫非此道有物有則所謂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而不可須臾離也修道以仁齊明盛服非禮不動

則存養省察之功是矣至於不勉不思則未發之中無少偏倚矣而從容中道則發皆中節和之至也推之九經而政無不舉則天地位萬物育矣子思引此章爲此篇中權一大結束又與首章之旨一一環映讀者宜深長思也已

右第二十章

此章所言達道卽道不遠人卑邇之道也費之小者也爲天下國家卽大孝受命達孝制禮費之大者也凡此皆費也而誠者天之道則隱矣所以包費隱兼小大以總上七章而終第十二章之意且以孔子之論政紹舜文武周之統也而所謂知卽大舜之問察仁卽顏子之服膺勇卽子路之自勝困勉擇執而道以行以明則前十一章之意又於此一結束矣章內語誠始詳而誠字實此篇樞紐蓋誠者天之道已徵於鬼神之不可揜以後十三章皆言誠以前罕見誠字而莫非一誠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誠也戒懼存養愼獨省察誠之也大舜顏淵子路達德之誠也大孝達孝禮樂九經達道之誠也是全書不外一誠字而已乃吾儒言誠而異學言空不知天地事物竟云何而有夫言誠則何所不當盡言空則何所不可遺所

以任其顚倒棄倫絕物閉廢聰明充塞仁義而率人以歸於禽獸草木也傷哉

四書詮義卷之三終

四書詮義卷之四

祁門倪望重恩山 程夢元履國
懷寧楊策銘伯新 同閱 潘紀恩後聞
婺源汪 紱雙池輯 後學 合肥李襄國後亭 同閱 江峯青湘嵐 同校
休寧戴本瑜瑄香 同閱 余家鼎鼐侶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實理本自瑩由其盡性無少欠缺不假脩爲故自然瑩徹通體無所不照性未免爲氣拘先撥雲霧後見天眞由其學問之功做得貫徹心體明淨故能漸復其性無有不誠蓋天命之性自上流下由元亨而利貞元亨誠也利貞明也聖人亦天耳誠明固無先後然明從誠出

也學問之道從流溯源知盡而後義精履義爲禮禮復而後仁熟知義明也禮仁誠也誠則亦聖人矣誠亦性中固有然誠從明得也蒙引以自字作就字看於自誠明說得去於自明誠句究說不去誠則無不明明則可以至於誠是可見明而後能誠非就明就誠然曰明則誠者明之至則誠之自不容已有明而不誠者其明未眞也此章上二句重誠字明字言其得力所由下二句重明字誠字言其效之必至然不重上二句分別性教之殊而重下二句見其成功之一不重性之者之生安異於眾而重由教入者之盡人以合天也謂之性謂之教與篇首天命之性脩道之教性教字同而稍異天命之性以賦予言統人物此性字單指聖人不假脩習內兼有生安之質在脩道之教是聖人教人事此教字以賢人由教而入言此稍不同然只同是這性教也誠卽仁明卽知時解欲以明爲誠之光輝發越處不知此明字與著則明明字大異與明善明字正同但此指現成說耳或謂明字對誠字不過固然抑知知字亦對仁字不過知字亦對行字不過也仁者得於天以生之實理性中只是一仁耳

右第二十一章

此章承上章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專要標一誠字爲以下十二章作冒以前多言中和而以後言誠者實理之誠在天卽命在人卽性在物卽道天地本然之中和一誠也實心之誠在人則盡性未發之中也實事之誠在事則率性之道中節之和也君子之中庸亦一誠而已不誠無所謂中和不中和亦無所謂誠矣其致一也子思之意尤重人道邊而天道屬之聖人者以所性之天道無虧故聖卽天道聖人如此則人道必當用功如此聖人能此則人道用功亦可至此以下十二章俱當以人道承天道連看不可劃

分兩對也誠卽仁明卽知無不明無不誠卽勇以下十二章不離三達德盡性章性之仁前知章性之知無息章性之勇而致曲有誠則亦能盡性之仁成已成物則亦能盡性之知脩德凝道以至於不驕不倍則亦能盡性之勇也此八章一截仲尼章兼知仁勇亦性之勇而至聖章又分言性之知至誠章又分言性之仁末章爲己仁之始知幾知之端至於篤恭而天下平則又勇之至也曰曲曰物曰優優禮儀皆費之小者也曰參贊曰博厚高明曰洋洋發育皆費之大者也其用皆費也其體皆隱也致曲盡性之功不

外靜存動察此十三章蓋合道德以申明首章戒懼存養愼獨省察之功之詳而末章乃明結言之以終首章之意也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史氏曰此章以誠者之仁發明天道也誠卽性也然性是誠的不可將性喚做誠盡性卽至誠然惟其至誠故性無不盡不是因其盡性故名號他做至誠蓋乾元資始原只此生理流行貫徹萬物而此生物之理又至爲眞實无妄人性亦天無或不誠者惟人爲流於僞妄則此實理不全誠一分不至則性一分不盡故惟德之至實而無以加者爲能盡其性之全體而無所欠時解只知至誠卽是盡性爲能二字都無著落抑知爲能二字不可作用力看然須要作鄭重看與惟字正相叫應也章句察之云者生知之知也由之者安行之仁也巨卽費之大者細卽費之小者粗卽費而精則隱也無毫髮之不盡勇之至也蓋誠者德之實而盡性者道之無不脩其不可將誠字性字混看明矣人物之性同得之天在人在物卽其性在我視之卽事物當行之道而以我

盡性者盡之卽率性之道盡其性中也盡人物之性和也章句知之無不明云者知之藏而處之無不當者仁之顯也盡人性是正當事盡物性是餘事然人物一串如平水土服牛馬盡物性卽以盡人性若仁民之恩及於庶物如啓蟄不殺方長不折此便是其餘盡已性盡人性有合下道理有推致工夫如爲子盡孝卽以盡父之慈老者安之盡已性老者得所安便盡老者之性此合下便是一串然要盡人性須有事業如井田學校則有推致工夫要之事業只從盡已性出非有作爲也又則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則能二字尙是在盡性中虛

擬言既己之性無不盡便能彀盡人物之性也至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句方是言盡之可以二字方實盡人物之性便是贊天地之化育非盡人物性外又有贊化育事化物之終育物之始天地生人物陰陽合散實理貫徹以爲終始而聖人則以一誠成之所謂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也天地無心而生物聖人有心而無爲有心所以贊之無爲奉天而已有天地而不能無待於聖人之贊所以參天地也盡其性以盡人物之性而贊化育參天地是則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也盡其性誠也盡人物之性而贊化育參天地明也此固無事

於存養省察而其自然之性亦有行健不息者亦天而已故曰天道也聖人之仁也

右第二十二章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惟天下至誠爲能化

此言人道之誠亦仁也須與上章連看其次者亦同此性而氣稟則次曲亦性之明處而只其一端致之則亦能至於盡性而未能合下便盡然既有此性則不得限以其次既有此曲則雖非全體而亦全體所見端既可致曲則雖未能合下便盡而亦無不可盡苟能於此曲察識之而知其體擴充之以盡其用由其見端而悉誠之使凡曲處皆能有誠則本然之實理渾全內邊盡得一層外面亦拓開一步誠中形外一曲亦然至威儀著顯則所積已純由是而積誠已久已多則事業自有一種光輝發越處感動得人久則天天則神無不至於化矣逐層說來正見積累之功不得以則字一滾說過然積累只是積累一誠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又非逐層用功也能有誠而形著明是亦能盡其性也至於動變則亦盡人物之性矣積而至於能化則參贊之妙亦不異於聖人質雖有不同而聖人亦非不能至之詣也

惟天下至誠爲能化贊美之辭見此是用功到至處又以見成功之一惟其能由一曲致之以至於誠之至故至誠之妙亦能化以至誠爲聖人名號者最爲不通也曲能有誠誠也至誠能化亦明也而致曲之功則自明善始不言自明誠者蒙上章之意見天人之合未暇及言耳形著動變俱誠中積漸可見明後誠之之工夫非一明便會誠矣此由存養省察之功而自强不息以至中和之至者故曰人道之仁也至於能化則亦天矣

右第二十三章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

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史氏曰此章以誠者之知發明天道也實理本自瑩惟能全體乾元則能大明終始而與鬼神合其吉凶理有一分未實則此一分不瑩而幾之至不能燭矣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幾本顯然目前而不誠者自不肯察亦不能察私意蔽之而不知也亦有知其幾而故不能趨避者終同歸於不知私欲累之而不仁也誠之至者則必先知而如神矣蓋天地人物一氣流通故人事動於此而天道應於彼志氣動於中而威儀見乎外

捷於桴鼓不可誣也國家六句一節緊一節禎祥妖孽猶大概說蓍龜則就事物閒而象益蓍四體則卽身而是矣天人之感應莫非天道之流行一理而已身實有是理則理無不明而幾自無不燭聖人之前知非推測而知若後世圖讖術數之學也但或謂禎祥數者幾之已見者常人必待已見而後辨卜筮而後知若聖人則不待此而先知此說則不然禎祥數者日日動於目前常人雖已見亦不能知縱知之亦算不得知而聖人前知亦不能外此數者以爲知易曰知幾其神可見須是幾也聖人不待卜筮而知此全以理言耳聖人與神物以前民用亦卽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可見聖人亦未嘗不用卜筮蓋天下之事揆之以理自無不可知然都無箇機芽聖人亦何從見得聖人非射覆猜枚手段也將前知看入無踪影去反欠妥當矣禍福將至句存疑總承上文善卽福不善卽禍說自簡淨許東陽以善不善貼人事言而謂善中有禍福之應不善中亦有禍福之應此意固周到但君子論常不論變易只言貞吉不曾言不貞吉善有禍應猶可言也不善而有福應不敢知也今人又有主氣化人事相孚言者此亦常理然以善不善貼人事說下必先知之終難直接且善亦或未

必得福惡亦或未必得禍難言之矣故終以次崖說爲妥顧聖人前知禍福亦非一味趨避有福之幾而不能順理以迎有禍之幾而不能順理以避非前知也有福之幾而或不當受不能卻之有禍之幾而或不當避不能安之亦非前知也箕子知商其淪喪前知禍也然而艱貞矣聖人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焉耳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所謂時乘六龍以御天者正聖人之知中庸之道也若斂福錫民則又屬聖人育物事非特前知事時解卻災迎祥等語此章究用不著也至誠誠也前知明也言聖人之明而獨舉前知禍福言者禍福之

知知之以理然則前知禍福處正其理無不明處舉所難以甚言其明之至也神以誠而體物不遺聖人以誠而幾無不燭所謂與鬼神合其吉凶也故曰如神

右第二十四章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此章言人道能至於誠則亦能如聖人之明亦人道之知也此節首句標出道理本源次句乃責成人用功乾元資始品物流形物與无妄此人物所同得以成人成物之理也此理在己爲性在物爲道故合乎物之道者率乎我之性而已是誠者人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

之所當自行也所當自行卽不可須臾離之意也誠者人物各得之實心道者事物昭著之實理實心卽大本之中實理卽達道之用此二句皆且懸空據道理說蒙引謂自成句正誠之者之本領通章全重此句愚意不然蓋全得自成本領乃誠者非誠之者若在誠之者則誠雖是本來自成卻要去成之始成此章重人能誠之此二句只標道理本源以見人不可不去誠之意當側重自道虛齋說未是也誠卽大德敦化道卽小德川流在人物則大本達道皆一本一用章句心字只如性字天心物性皆可言心不獨專是人心但人心亦是此心實理藏在心中爲性中庸是對人說要人完此實理故朱子云誠以心言意實側向人邊若以誠者自成句單指人之實心如史氏以經文誠字指實理註中誠以心言照下不誠無物分註與經作兩樣及蒙引謂註中心字伏下誠之則皆未是也又此章人多重自成而輕帶道自道愚意重自道句下誠之爲貴正自道工夫前問政章亦言脩身以道蓋必道道於外而後誠成於中誠無可見而見於道也誠既成於中而道乃盡於外體立而後用有以行也自道句豈可輕看章句皆節節緊貼道字原非輕帶道字也人但以下二節言誠未言道故

輕帶道字亦由他看首句忒重耳其實誠之爲貴便是自道合外內之道道字亦卽自道之道也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

物之終始句正解自成句不誠無物句反托自道句誠之爲貴正言人當自道誠以終始萬物乃天理本然故泛指實理物以誠爲終始在物則亦其本來實心在物我對觀則亦實道矣在天理上說不得箇不誠故不誠無物指人之實心以實心行實事涉用上言誠之便是自道上物字指人物而無物物字指事物蓋萬物之道在物卽物所自具自成之性而以我接物則有事道之

在物在心無形其實其妄要於應接上見率性則實我與物符而道道不率性則妄我與物不通而非道矣兩物字究一般也顧我卽不實物何嘗無要知物之所以爲物者道耳不以物爲物以物之則爲物不誠而離道物皆虛器矣故曰無也我亦物也不能道道則不誠無物無物物無以成物不誠我無以成我如形之不踐倫之不盡豈復成箇人則誠之爲貴當矣誠之者擇善以窮其實理以自成其知固執以踐其實事以自成其仁靜存以不淆其誠之體動察以無乖乎道之用道其道而誠成成於誠而道亦盡也時儒有以兩節首句俱主

實心言不誠句只作一正一反此大不然夫以物之終始句主實心言語氣豈不較順而朱子不然者君子之誠之正爲此實理爲天命之性以故不敢不盡不從天理源頭說下不誠無物句從何來歷而說空說幻者皆可置喙矣而安可不察也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人物同然此理卽自成卽成物纔成己便成物此與推行事業稍異蓋人無日不與物接卽所謂道不可離假如老安少懷在我安之懷之之實心卽誠也而安之懷之之事卽道也我以實心安之懷之我誠之以自成也而老以安而少以懷卽所以成物矣章句自然及物正不假作爲意適還其所當然卽道之行於彼也但此就合下說若參贊全量則終須有事業然亦不過將此道拓開耳下時措中則自有事業也成己仁也卽人道之誠成物知也卽人道之明誠卽仁仁卽誠通體皆實生理渾全也以知明處當言故謂之知所謂貞者事之幹也仁卽大本之中知卽中節之和而已知已在情上見而情之所以中節者性實固然矣點仁知字正爲要歸到性字性字卽依舊章首誠字仁知是性不必說顧已

物分形而成己成物無二道成己卽性中之仁成物卽性中之知既以成己成物爲仁知則仁知性之德而成己成物之道皆吾性之固有矣體用一源顯微無閒而無己物內外之殊故曰合外內之道蒙引云成己成物是事仁知是德己物雖有內外仁知初無內外愚意事卽道德卽性仁知無內外則成己成物亦無內外矣己物雖有內外而成己成物則初無內外也既曰成己仁成物知矣又何必分事與德而二之哉存疑云仁固在內知亦非外初無內外之殊愚謂知字直貼不得外字發者由中而發外耳知原是心性何必別之云知亦非

外哉章句是皆句統承全節註來不只承存發二句也又淺說云合成己成物同爲一道語亦未瑩而與性之德不接蓋己物自有內外而成己成物所以成之之道則皆此性中一理之存發初無內外外內二字自指己物成之則合外內而無殊要以成之者知仁之性耳道卽己物各具之理雙峰以此道字照首節道字正不可駁蓋自成成字現成卽誠字成己成物成字從誠之來已經用功便是道字德卽性卽誠率性卽道以性之仁知成己成物則己物之實理交盡初無己物之分故曰合外內之道上句曰德此句曰道道德對言卽知其不

可輕帶矣以上六句皆泛說道理末句方貼君子身上章句旣得於己句從誠之來由道道之功而得其自成之本體也此句補出君子大本之中得於己只是得成己之仁此心無妄生理油然不必兼知字而知從仁出於發用處始見時措之宜則正發用之知中節之和已物仁知原都分不開則得己中自有成物之理但旣云得於己而仁知全矣又曰時措之宜兼成己成物豈不重疊故章句得於己句自是補成己又曰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見於事明是用之發時措之宜句自是單言成物玉溪說是也措舉此措彼也或譏其以時措屬物反略了仁之成己抑知以此章對上章前知看自側重知邊也蒙存之說自皆未確耳章句皆得其宜皆字非指己物只云時時事事皆得其宜耳且措於物可說措於己自難說卽如威儀動容以爲措於己而可畏可象又何嘗離成物孝親弟長以爲措於物而孝弟又何嘗離成己況以皆字指物己言則措己措物有兩事成己成物仍舊有二道豈不忘卻合字及所以字哉要之成己邊功多成物邊無事君子原只一成己而做出事來則不止成己都會成物故以成物屬用之發解經者試愼思之此又由存養省察之功以至於至誠

而明以全者故曰人道之知也至於時措之宜則亦天矣

右第二十五章

故至誠無息

前章至誠盡性前知則仁之至知之盡矣此章則承上四章而以言天道之勇也盡性前知道之無物不有而一至誠盡之也無息不已道之無時不然而一至誠體之也故至誠無息者惟其仁至知盡故不賴勇之功而爲勇之至也惟至誠故自無息若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亹亹翼翼緝熙敬止乃自然而然非有意於持守之矣

若第言無閒其誠則誠之不息勉然之事非誠故不息天道之勇矣

不息則久久則徵

無息於至誠決之久則其不息之實至誠不息而久未發之中也久則積於中者充實盛大矣徵則發於外者自然而中節也徵如肅乂哲謀之徵於身孝慈仁敬之徵於人禮樂教化之徵於天下皆莫非一誠之德之所著也

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以久而徵故徵則悠遠矣悠遠與久本無大異但久以

其德言悠遠以業言而徵之悠遠實由其誠中之久也悠字與遠字亦無大異而漸漸至遠而不息則曰悠統觀其悠之無窮則曰遠方氏寬緩不迫惟悠故遠之說似未瑩也徵只是發見聖人一發見便有首出庶物萬國咸甯的規模氣象朞月已可三年有成而博厚則必待悠遠所積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也至博厚時則高明亦隨之矣時說有云不必分層次者非也博字橫說所被之遠厚字直說入人之深高字豎說爲人所仰明字橫說無所不照蒙引惟博故厚惟高故明非也由久而徵之悠遠博厚高明中節之和也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

載物覆物成物者天地之用也聖人博厚高明悠久亦以載物覆物成物聖人與天地同用此卽所謂贊化育也徵而悠遠博厚高明自聖人之出諸身言博厚高明悠久以載物覆物成物以加乎民言也然上節本身事業已是加民物者此節卽從上節而言其事功之盛耳悠遠本於中之久而久之不已則博厚高明者亦復不已久其道而天下化成內外一耳故曰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高明橫說無物不被悠久直說無時不然也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

至誠無息是體博厚高明悠久是用而載物覆物成物又博厚高明悠久之用博厚高明悠久又載物覆物成物之體也博厚高明無疆者莫如天地而聖人亦博厚高明悠久之至聖人與天地同體猶所云參天地也次崖欲補覆載意入講自殊不必

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

自首章至成物順推出說至成物而功用至矣此一節倒縮轉說自功用縮進說博厚高明悠久又從高厚等項縮歸一誠聖人體用與天地同如此者只一至誠之著顯運用初非待作爲而然猶所云夫焉有所倚也章

者民安物阜各得分願釐然有章也誠在此而章自在彼何見之有變者觀感而化會歸有極黎民於變也誠在此而變自在彼何動之有成則不知爲之皞皞如也無爲卽不見不動誠在此而天下化成何爲之有見字動字俱用作活字謂見之動之也功利之治見而後章動而後變爲而後成而其中無有終於不章不變不成異端之道不見亦不章不動亦不變無爲亦不成而其中亦同爲無有聖人事功非果無所作爲而由中達外作爲俱現成道理現成物事故無作爲之迹而功業侔天地也博厚仁也高明知也悠久勇也徵之悠遠博厚

高明而至於載物覆物成物配乎天地則中和之至而天地位萬物育也而脩道之教在其中矣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此以下卽天地以明至誠言天地實意在聖人也此節道字泛言一言便是誠字可一言而盡卽云一誠盡之非以此句虛舍下句方說出也不貳是所以誠不以不貳當誠字其爲物不貳緊接則其生物不測言天地不外一誠不雜故生物不測云耳陳氏不貳一也一卽誠也多作轉折愚謂不貳何不是三一定是一乎此二字須是貳字天地無心生物其心無心不貳也生物其心誠也惟其無心故壹生之心故曰不貳所以誠也天地之誠不可見故以不貳徵之彼有謂天地氤氳爲不貳者固落下層卽引易緯天得一以淸地得一以甯之語作不貳之證亦未是愚不知一是何物卻被天地得之天地何故不淸甯因得一而淸甯也禮記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以二無私證不貳則庶乎耳易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此則不貳眞諦也不貳不測大德之敦化也亦中也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此天地之道跟誠一不貳來博也六句卽不貳不息之

徵時解或以博也厚也兼言天高也明也兼言地此固不通然須知博也云云不以天地形體言天地形體豈眞以誠一所徵而大氣磅礴化育流行充塞彪炳兩間無隙者則皆此誠之通復矣悠如今日如此明日亦如此自古今計算起來便久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

此又天地所徵之功用也多者猶云這許多兒言一處此實體及其無窮全體亦此實體也卽不貳不息以至盛大之意也日月星辰句人多以爲足上無窮至萬物覆焉句方說生物愚按如此看則草木等項亦只足上廣大說自可通但所徵之盛上節已形容之此節似不必於形體上多作形容至獸作積累而成之語日星河嶽皆天地中所覆載之物此句其大者萬物則盡其小者無小無大皆在其生成覆載之中其生物之多正其實理之無窮廣厚民物之載覆生成於至誠亦正聖人之誠之博厚高明悠久也河海華嶽只是地體則萬物

亦只是天地若如易以天地爲父母以雷風水火山澤爲六子則河嶽自可謂爲地之所生矣不以辭害志可也○生物之多小德川流也和也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

此合天地聖人而言之以復歸本於一誠也言聖人必言天者天是此理源頭而聖人與天合德卽所謂天道也前言天地生物之盛小德之川流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亦和也此復歸本於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則又大德敦化大本之中矣蓋剛健中正純粹至精一元通復品物流形天地之生物只是一誠誠無可徵徵之不已誠無可徵於穆而已於穆之理不已故生物亦不已是於穆不已者天之所以爲天也可一言而盡者此也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亦至誠而已矣無二無雜所以誠也內久而外悠皆誠故不息也純亦不已聖人純而已豈有心於不已哉前言聖人之功用至其盛矣此復結之以純亦不已見聖人之合天者以此體立而後用有以行也

右第二十六章

大哉聖人之道

前言致曲能化成已成物則人道亦仁至知盡無不誠無不明矣此章合下二章又承上章至誠之勇而言君子以戒懼愼獨擇善固執之功而體聖人之道以至於不倍不驕則亦不息之功而爲人道之勇也大哉聖人之道卽上數章之道而贊之蓋道備於聖人而君子效之正所謂由教而入之意然道字畢竟是懸空物事非有定位如下二節所云方是聖人之道若大有所限小有所遺則異端小道而非聖人之道矣

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此道之全體人之所性而有者爲萬殊之本者也發育

萬物句橫說物物皆道爲之發育峻極于天句竪說道之發育萬物者其峻至於天也雙峰分功用體段對看未是聖道發育峻極如裁成輔相範圍曲成的道理以用言也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此道之萬殊理之卽物而在者爲全體之實者也三百三千經緯說禮儀又道之小者之經而威儀又緯乎禮儀之內也親親之殺尊賢之等以至一揖一讓莫非天理一立一行皆所當循而不可離入於至小而無閒然謂之優優大哉者以有得許多道理隨處洋溢故無閒

不入則是其優優也此兩節皆道之費也而其所以然者則爲體微矣

待其人而後行

人心有覺道體無爲道不能以自行而脩道以仁故必待乎至德其人卽至德之人也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上節結上此節起下德卽知仁勇也知仁勇性也天命之性隱也必以德凝道率性之謂道體立而後用有以行也不曰行道而曰凝道者性盡一分則道進一詣見誠之之積累之功也凝則行矣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全其性者世不多有而至道不可一日不行故君子當致其誠之之功謂之德性者知仁勇人之所得乎天以爲性者也尊之無失其本然以盡其全量之本也問學者擇善固執人所當由此以盡性者也道之則變化其氣質之偏以充廣其全體之實也二者皆脩德事而道卽以此凝非別有凝道工夫也尊德性是主道問學是輔二者相資而問學要總以盡性時解謂由問學以尊之而宇一轉重問學邊非也尊德性自有尊之之事分

條在下甚明道問學只可云又由是以盡之非以問學去尊之也二項平列從無重問學意道問學章句云致知者致知二字因問學二字而云然其實道中庸崇禮俱是行不是知顧此行從知出道體之細須是精察方得故只曰問學或疑朱子言致知遺卻行誤矣此致知須不同大學致知耳下四句日前二句橫說後二句直說前二句互說後二句開說廣大者心之至虛德性之仁也高明者心之至靈德性之知也虛靈之體聖凡所同氣質不得而拘之者也自內出者曰私意虛靜之地不能存養則未事而適莫之私起焉以汨乎此心之虛

體虧而用亦以蔽矣致之者戒愼不睹恐懼不聞則適莫之意不萌而至虛之體以無失也自外入者曰私欲隱微之幾不能省察則將事而外誘之欲投焉以謬乎此心之靈用偏而體亦以累矣極之者必愼其獨則外誘之私欲不入而至靈之用以克全也盡精微者學問思辨之事也廣大則既虛而足以爲受精微之地而又盡學問思辨之功以析夫物理之精微則萬理具於中仁之量可全而知以從出也道中庸者篤行之事也高明則既靈而可以察乎中庸之則而又由篤行之力以踐其事理之中庸則萬事率其則知之量以實而仁以

可純也二句皆橫就各事各物說所以使德性之無少偏倚無少差謬而盡夫無物不有之道之大小也故卽德性高明之知而精微所盡亦莫非吾性所固有也厚卽德性廣大之仁而中庸所由亦莫非吾性所自然也良知良能發之必有其偶而人多忽之以不能長保問學所得亦莫非良知良能而人或有遷以至於復失溫之則極高明者無閒於時所謂緝熙於光明也敦之則致廣大者日懋其功以至乎純亦不已也新卽精微之有未知者溫故則既有以引夫知之端而無扞格之患而又日研夫所未盡之精微則精義入神致用者無不

全而知之盡矣禮卽中庸之所當盡者敦厚則既有以篤其行之力而無拘迫之憂而又日崇夫所當盡之中庸則利用安身崇德者無不盡而仁之至矣此二句皆直以工夫無閒言所以使德性之所守不失無適不然而盡夫無時不然之道之大小也盡精微極高明皆知也致廣大道中庸皆仁也溫故知新敦厚崇禮皆勇也以體用言之則尊德性仁也道問學知也而尊之道之者勇也蓋知仁勇德性之本然而不加以問學之功則又無以去夫氣質之拘以盡其德性之量問學之事人所共由而不先之以尊德性則又無以爲問學之地而

其所問學者不過章句之末爲人之事而已矣究之道問學者不過本吾德性之知能以道而未嘗强吾以不可知不可能之事而問學之所得又適以還夫吾德性之所固有而非有加於性分之外也存疑謂存心中不必分知行亦未達德性之道矣又嘗論之大賢以下欲致道者非勇不爲功此章言人道之勇故言工夫爲加詳焉前章所謂致曲所謂誠之皆不外是以爲功也其實生安之聖亦未嘗不以此自居若孔子十五志學而立而不惑以至知命耳順從心所可見也二者廢其一皆無以脩德凝道一於尊德性則流而異學一於道問

學則流而俗學矣朱子居敬立本卽尊德性也致知踐實則道問學也故博文約禮兩臻其至大小畢盡而爲聖人若象山之立大則看來似尊德性而以讀書窮理爲外養則旣廢問學之功矣又謂主敬存誠皆爲妄見則其所以尊德性者果安在哉蓋廢問學而專言尊德性者其弊必至於此此直是異端而爲儒者之賊乃吳草廬顧謂陸氏之學尊德性爲多朱子之學道問學爲多亦多見其謬矣

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旣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夫君子之脩德如此則脩德而道凝所謂自明誠者而無息亦不異於聖人矣不驕不倍足以興容卽至誠不息之徵而事業之盛亦可以無異於聖人也故曰此人道之勇也與字朱子云如與賢能之與淺說直言敢前足以與起在位之人非也曰言曰默者此德之符也哲者明之哲也明盡其大哲盡其細也明哲保身足以容之事引詩證此偶舉一端古人文多如此而明哲則又所謂誠則明者蔡晉江第以致知之功貫徹言亦未精也

右第二十七章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

人道能脩德凝道則發育經曲之道在我其事業之盛自可無讓於聖人矣顧斯道在我用舍聽之自天自人不可强也發育經曲之功究非在下者之一時所能致則亦憲章乎聖王以獨善其身不見是而无悶不倍焉已耳此所謂時中也此章言爲下不倍以見人道之勇蓋惟脩德凝道者乃能不倍不然自用自專反古者多矣裁及其身與明哲保身正相反也此節語意三平皆爲下而倍之事末段三平分應○上章默足以容明哲

保身及此節生今反古云云每足爲庸俗藉口愚甚恨之夫中庸所云默足以容明哲保身者所謂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順理而行災害自不能及之此其有脩凝工夫已到至處的眞實力量聖人大賢而下皆未易語此況庸人哉至於居位任事則居常亦是明哲保身若處變時則殺身成仁舍生取義都是脩凝君子所做的事與保身自並行不悖何嘗是巧爲趨避免死偷生伎倆乃或伴食充位緘默苟容平居全無所守之節臨事更復畏縮不前徒知貪戀名位以全軀保妻

子是以妾婦之行而亦託口於明哲保身羞何如也中庸所云生今反古菑必及身者只如本朝制度禮節律令衣冠之類既踐土食毛而臣之自不可以不從此爲下之道也設是今世皆貪而古廉便生今者不可廉今世皆淫而古貞便生今者不可貞今世皆放蕩禮法之外而無復閑維便生今者亦不可守禮豈理也哉乃有弁髦王章欺君罔上背朝廷制度而作姦犯科以蹈天僇者不可勝數此眞是爲下而倍卻不自知其非及見人誦法先王以循古道乃或羣然嗤詆以爲生今反古如昏娶而作佛事士庶而禮星斗皆犯禮亂經之大者

脩凝君子其肯然哉夫非脩凝君子未有眞能不倍者亦未有脩凝君子而偶有出於倍者眾人固不識也身未能脩德者其亦無藉口焉可矣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惟受命之天子乃有制作以見自用自專反古者之皆爲倍也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舉時制以起下文亦以見倍者之非道也○周制車六尺六寸書文用篆籀音宙倫卽文武所議之禮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此言愚不自用賤不自專也自用自專未必便作禮樂此舉其大而言耳二雖字見有位無德有德無位尙不敢輕有所作而況無德無位者也有位無德似說不得爲下然以對先王言則亦爲下耳君子存心致知必非愚之自用故饒氏林氏皆側重賤不自專以便跟爲下不倍然不但愚非可言君子并自用自專反古皆必非所以語君子豈第不敢云乎此章只影射說以明不倍二字意謂爲下之不可倍如此乃道固然而惟脩德凝道之君子乃能不倍此意在言外也若章文則全無側

重位邊語氣只以平應爲是○上文未言樂而此并言禮樂者議禮制度考文中皆有樂在禮樂不相離也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此引以言生今不反古也聖人且不反古況非聖者亦猶上節之意蓋居下不可倍此道之所當然然非脩德凝道之君子則不能盡爲下之道而多自用自專之私不倍者鮮矣如今之兢兢王章生平無一毫倍上之事者斯世甯有人哉鄙語曰若依律法活活打殺只此一言其倍可知矣惟君子脩德凝道則於理無不明而又

無私心以行之是以能盡爲下之道而一無所倍非第不敢作禮樂之謂也然孔子之用周禮從先進亦可見不倍之一端矣然或謂欲人以孔子之從周爲法則亦非章意君子本脩凝來自能不倍非猶待效法者也若孔子者乃正不倍其人耳此章之說諸家多失之不精也矣

右第二十八章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

此章言居上不驕卽脩德凝道君子乘時得位以行其發育經曲於天下而事業之徵又不異於聖人之至誠

無息者也驕者務矜高而侈肆之意君子以德行道則其制作禮樂皆莫非天理之當然精微之至盡而未嘗雜以一毫私己强人之念是則君子之依乎中庸而人道之勇也三重卽議禮制度考文之事議禮制度考文卽品節發育經曲之道之實迹也蓋君子有德則必有三重然設有德而無三重以行之則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矣謂之三重者重之正不驕之實也無大無小皆必本諸身德以盡其道此之謂重若後世王天下者亦何代不議禮制度考文何嘗不以三事爲重而究之未可云重也稼書謂首句當重有字亦未達重字之義矣有三重而天下寡過古者時月日律度量衡五禮五器天子皆以時協之同之脩之而天下無不畫一又如王制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蓋量衡有度而姦欺不興經制有常而奢靡不作禮樂明備而民有所陶淑其性情井田宅里皆有定分而民無至於失業此爲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以養以教皆不外此非徒大一統之規模已也故能寡過若名爲議禮制度考文而冠昏喪祭鄉有殊禮異端又從而亂之飲食衣冠邑有殊俗賤貴又時爲變更之量權無定度井地無定界而市肆又

競爲大稱小斗以相欺三重果何所重哉代有會典矣然禮不達於士庶而制作亦非盡善代有律例矣王介甫顧以律爲八分書耳而且又陽奉陰違原無定檢欲以寡民過不其難哉時解謂寡過跟三重是能寡天下倍上之過耳是烏知三重寡過之道者哉脩德凝道君子德是其所本有而曰王天下則乘時得位又不必言此章只卽君子之制作之盡善以明其不驕而制作盡善處卽一至誠之徵其寡過處卽一覆載成物此合上二章只連作一氣與無息章對看或欲指德時位爲三重殊不知德已在脩凝章時位在王天下三字乃此章

現成物事次節不過輕遞反托豈可以德並時位爲三重也其非明矣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上焉非時下焉非位以見有三重而寡民過必在脩德凝道而又乘時得位之君子上節章句所謂惟天子得以行之云云也此節只以起下文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君子脩德凝道而又乘時得位之君子道其議禮制度

考文皆道此俱就現成盡善說與徵則悠遠博厚高明意同非君子既王天下後將要制作時方有心去求盡善也其盡善處皆其脩德凝道中自然徵驗耳本諸身脩德凝道已建其有極也徵諸庶民乘時得位已首出而萬物作睹也考諸三王而不繆有繼往之德攬損益之權監乎先代因非沿襲而革亦時中也建諸天地而不悖立天地之心行位育之治天地合德禮皆天地之序而樂卽天地之和也質諸鬼神而無疑懍齊明之心爲百神之主鬼神合屈伸樂事神從天禮居鬼從地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千聖同揆而萬世一時盡仁盡義樂者情之不可變而禮者理之不可易也本身並列六事猶脩身並列九經而六事俱從君子之道一句中已有許氏以本身句爲綱猶有此理至謂下四句又跟徵民則大非矣蓋本身大本之中也徵民以下皆達道之和也要之以贊其制作之於人已前後幽明無不賅合盡善故若歷數之而不盡者非以言君子之制作必欲求其如此盡善將這六事件件都去揣摩過然後制作出來也時解更多謬誤

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又本其所以盡善之由知天謂達於天命之性默契乎

天地之化育也知人則明乎率性之道而立乎人倫之至也上節六事一節難於一節前聖易倣而後聖難知天地可徵而鬼神無迹故撮此二句而上四句可包又前王有實跡天地有實理故曰不繆不悖鬼神及後世是懸空事卻亦實同此理故曰無疑不惑既無實據故於其知信之知天知人卻不止是知由其脩德凝道實具此理於身故眞知而無遺照亦誠則明之候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

上兩節言三重之善所徵事業之顯也此節言寡過之

實及物功用之盛也君子之有制作無不盡善如此則凡君子之所動而言而行莫非禮樂矣天下道之法之則之而且世爲天下法則亦其所被之博而人人之厚天下得以寡過天下皆君子厚德之所載也遠之仰其典型故有望近之徧爲爾德故不厭有望不厭則亦高明之至而覆冒乎天下矣是故二字總承上兩節來有望不厭又跟法則來時解分上三句言時下二句言地非也君子之道至於如此則覆載成物亦配乎天地矣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此節皆詠歎贊美之辭引詩只以證有望不厭小註陳氏皆云然詩辭有合偶舉一端耳庶幾擬議之辭非用力字面亦非冀幸口氣無惡無射就現成說言君子之在彼無惡在此無射若此其殆夙夜以永終譽者乎夙夜二字本於其德之脩而稱之猶不息則久也永終譽猶言有譽處中之所存者無懈於夙夜則譽之播於外者亦永終猶言亹亹文王令聞不已夙夜以永終譽兼內外而贊言亦猶悠久之意也譽字卽在有望不厭中終譽本於夙夜夙夜著於言行言行之爲天下法則卽制作之盡善故曰君子惟其如此所以有望不厭而有譽於天下未有不如此而遂能得譽於天下者也反言不如此正以決其必如此皆贊美之辭猶云君子之所以爲君子非戒君子之辭也存疑以無惡無射爲令德必有令德方有令名庶幾作冀幸之辭愚按彼此遠近無惡無射有望不厭明是一般說話此君子本脩凝君子德其所固有何待爲之冀幸其以德致譽也蚤字雙峰以遽字解最得陳氏原始要終之說未瑩如此二字本指六事言晉江欲以知天知人包之隔上一層亦未安總之此章居上不驕俱脩凝君子以德行道之自然徵驗事功俱據現成如此說不是戒君子以居上勿驕而勉之以如此也時解多失旨意

右第二十九章

此三章言聖人之道其大無外其小無內而必待脩德君子有以凝之君子脩德之功惟無失其本然者以凝其大而又必盡其所當然者以凝其細德脩而道凝則道備於身隨所處而無不自得故在下則脩時王之制而無自用自專反古之私在上則本身以制作無不盡善而爲法於天下後世亦與聖人天地同量只如此看語意自明蓋居上而驕在下而倍皆非道也君子道無不盡則自不驕不倍非作意而爲

之要之自行其道而已不倍亦知也不驕亦仁也而由脩德凝道以致之則人道之勇也至於不驕不倍則亦天矣孔子從周憲章文武其答顏淵問爲邦則斟酌四代禮樂以垂法戒卽此二章印證爲下止於不倍不害發育經曲本領至於居上則發育經曲之道又實有以見之於行人疑此二章只是人道抑知天人只入手有分至於成功則一中庸正要著其成功之一不必將人道看不濟也又史伯璿以上章不倍爲費之小者此章不驕爲費之大者此亦未確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子思首章既立言而遂以仲尼曰開中庸之端次言三達德而又以孔子之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結之次言達道之費隱復以子曰道不遠人開章而又以孔子之論政繼舜文武周之統又卽夫子天道人道之意以立言而此復歸之夫子之祖述憲章蓋全書直以孔子承百王之統而當位育參贊之實也祖述憲章只以堯舜雖遠而道存文武至近而法著故分屬言耳非謂堯舜之道至而法未全文武之法全而道未至故各舉其至者言也道不外法法不離道堯舜文武一而已矣上律下襲與祖述憲章亦非二事堯舜文武道法卽天時水土所謂天道者但於古聖則見爲宗守於天地則見爲律襲也或疑祖述憲章似人道不倍事抑知人天只入手有分成功則一人道至不倍已純乎天非人道遂次於天道惟聖人不倍聖人孔子祖述憲章孔子卽堯舜文武非有心於如此也律襲亦非有意則倣孔子全乎天孔子卽一天地德合故道同也以其迹言則若宗之守之律之襲之云耳仕止久速各當其可樂天知命也用舍行藏安於所遇安土敦仁也祖述憲章則人存政舉者在夫子樂天知命卽依乎中庸安土敦仁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天地亦非有二以時中卽自然

之運以執中則一定之理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則見爲倣天無適不然而所守不失則見爲因地耳章句兼內外該本末云者內卽德外卽道本卽大末卽細猶言兼費隱包小大云也蓋以此一章統收上九章而下文言大德小德在聖人卽德性內也萬物並育不害道並行不悖在聖人卽道法外也大德而並育並行在聖人之道卽發育峻極本也小德而不害不悖在聖人之道卽優優經曲末也以下文參觀則知此節之兼內外該本末而言矣聖人天地德合道同宗守律襲巨細畢盡所謂兼內外該本末黃洵饒以道法天地牽絆言內外

本末殊覺未是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

此卽天地以形容聖德然聖德已具上節中非上節言道而此節始言德也二節皆言德而道在其中德如是道亦如是持載覆幬錯行代明在天地亦是道須是有箇理爲之主宰乃是德聖人法守律襲者亦都是道須是本德性以盡其道則聖人之德也德性之存一理渾然而道之全體發育峻極者在是一乾元之資始統天萬物並育而道並行也德性之發泛應曲當而道之萬

殊三百三千者在是一乾道之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而不害不悖矣古今此德此道上下亦此德此道而孔子與之脗合而純亦不已故備古聖天地於一身所謂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也持載覆幬橫說無物不有錯行代明直說無時不然雙峰以博厚高明悠久言固是然博厚高明悠久以所徵之事業言此以道德言只在聖人身上形容未及事功略不可混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上節形容聖德已盡此節又卽天地之本然者以明之並育並行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而雲行雨施品物流形也不害不悖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也四時日月錯行代明獨言道者一陰一陽之謂道也然此皆天地功用所謂天道而其所以然者則以其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實理爲之主宰所謂德也道有大小德亦兼大小德體道用而道德各有體有用從大德分之則爲小德小德亦大德之用如心之虛具衆理體而靈應萬事則用也以小道合之卽爲大道大道又小道之體如道之發育峻極者行之卽三百三千也總

以在我爲德在物卽道黃氏謂大德小德可以分合言不可以體用言則亦泥矣要之用仍在體中者耳章句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所以二字宜玩正卽經文天地所以爲大之所以字也何以不害不悖並育並行所以然者則德爲之蓋所以不害不悖者天地有小德焉以川流出來一物交他一實理脈絡分明故不相害此理徹始徹終其往不息故不相悖脈絡分明所以各正性命而往不息所以保合太和也所以並育並行者天地有大德焉以敦厚其化萬物同此一實理根本盛大故物並育此理循

環無端而出無窮故道並行根本盛大所以萬物資始而出無窮所以統天行施也流卽流其所敦之化敦卽敦其所流之化氣化與道爲體而所以流之敦之者則祇此實理大德小德一而已矣並育並行二並字原見敦化全體存疑乃謂此俱小德川流而其所以然則由於大德之敦化時賢因謂章句分承太泥此皆於德字道字分看不清故也大抵大德發爲道之大皆以全體言則皆體也小德發爲道之小皆以萬殊言則皆用也德性中仁其全體而爲用之散殊則有義禮知以知精義復禮則仁全而仁卻無工夫然不可謂義禮知爲道

達道之全體發育峻極而用之細密處則三百三千盡夫三百三千則道之發育峻極者全而全體無庸著力不可謂發育峻極者爲德道德之各有體用明矣至道之所由發則德爲之體德之所由行則道爲之用不可執一說盡也此天地之所以爲大此字指大德小德言並育並行不害不悖天地之大也道也而此中有小德以流之有大德以敦之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知天地之所以爲大則知聖人之眞矣

右第三十章

此章及無息章皆先言聖人後言天地卽天地以明聖人然無息章言聖人功用之大其言天處亦詳於功用而本體不過數語此章言聖人道德之大其言天處亦只言道德非言功用意旨各有屬也然存爲道德發爲事功則非有二矣人道自成章與脩凝章皆先懸說道理而後言人道用功然意旨自異自成章誠字便是德性其言自道卻欲人行道以實其性脩凝章先言聖人之道下言工夫卻欲人脩德以凝此道蓋心之道無形物之道有據非行道無所爲脩德道之體無爲心之德有用非脩德則道又無以得於己此內外體用之所以合一也言道言德或錯或

綜舉可以得其要矣

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温柔足以有容也發强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

此章合下章連上章作一氣看蓋川流而不害不悖者天地之小德而容執敬別之以時出者卽聖人之小德也至聖以知言也知者用之發也於聖人之小德以用之發言者小德又大德之用也洪範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睿作聖睿通微也聖無不通也聖以知之分言知以聖之全言而聰明者睿聖之用也聰明睿知者生知

之質所謂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也仁義禮知之德卽義理之昭著於氣質中者也仁義禮知之德聖凡所同具而氣有所拘蔽則亦黯而不明塞而不全而所用不能以無失故惟至聖有以備之而爲用不窮也容執敬別皆德之用也仁義禮知之德昭著於聰明睿知之中而容執敬別之用足以泛應而曲當矣仁爲性之全體卽所謂誠而此以並列小德者此以有容則主於愛愛者仁之用則亦小德而已仁義禮知小德也而具於聰明睿知之中則小德之本於大德也仁義禮知渾具於中而容執敬別分應於用則仁義禮知又德之體而容執

敬別又德之用矣然皆曰足以有則又未及乎用而已具泛應之用之理則又用之體而已故足言德也寬者裕之量動以闢也裕者寬之充靜以翕也温者厚德之載物也柔者和順之積中也仁之德地之道也發者强之施動以直也强者發之守靜以專也剛者發而不撓也毅者强而不變也義之德天之道也齊者齊一類聚而不亂也莊者嚴肅羣分而有常也中者齊之無所偏也正者莊之當其位也禮之德地之道也文者理之交錯合而成章也理者文之條析分而有緒也密者文之詳也察者理之著也知之德天之道也又以類言之則

寬裕温柔者天之無不容也發强剛毅者地之無不勝也齊莊中正者天之施而各當也文理密察者地之受而有常也以流行言之則寬裕温柔元之資始統天也齊莊中正亨之萬物嘉會也發强剛毅利之利物和義也文理密察貞之正固幹事也容敬以接物言執別以應事言也各分而四言之又仁義禮知中之各有小德也此十六字皆以性體言所謂德性而爲容執敬別之本東陽以莊字屬貌言誤也聰明睿知知字以質之清明言仁義禮知四德皆具於中文理密察之知單以幹事之理言生質中所具之一德也生質兼理氣四德專

以理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溥博淵泉仁義禮知之具於聰明睿知中也而時出之仁義禮知之發爲容執敬別之用也溥者德之所具小物不遺能貫經曲而無不盡而博又其溥之全體峻極無外者也淵者所性之體聞見不及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而泉又其淵之本原出於天命者也溥博顯諸仁淵泉藏諸用淵泉體之體而溥博又稍涉用矣溥博橫說物物皆具淵泉直說時時皆然也以時出之而容執敬別各有所施用不窮於物以德之溥博也時時出之

而容執敬別無或閒斷用不窮於時以德之淵泉也溥博淵泉在大本之中德也而時出之則中節之和道矣溥博淵泉似是大德敦化然四字以總上仁義禮知四德十六字溥字淵字皆見小德意於聰明睿知中分出四德而四德又分十六字便已是小德而溥博卽川之脈絡分明淵泉卽流之往而不息至於時出爲容執敬別卽天之不害不悖了不待以時出方爲小德川流也此章跟敦化只聰明睿知一句以下便分開小德蓋小德者全體之分故從能總說起耳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

民莫不說

如天如淵又形容其德之至盛敬信說則言其用之及物也見以容貌言言行以事業言此與不驕章動而世爲天下道三句亦稍異不驕章以制作言故曰道則法此以聖德合人心言故曰敬信說然有望不厭則亦是敬信說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見言行而民莫不敬信說所謂足以有臨者小德之具無所遺棄之無不至故聲名隨之尊親則敬信說之至配天卽一天之小德川流也此章步步從內推向外從大分到小蓋小德在性體中雖有條件分析之理卻無從見得要待發之爲道而小德川流處方始見故以用之發言之小德是從合而分從體而用內邊發機動處也而於中節之和時看來則見一道中有一小德做主道在事物德在我我應之爲體物之應我爲用足以臨容執敬別雖稍涉用仍在體中爲至聖之小德而非道見言行之萬端雖至紛碎至變動亦仍是德直至民莫不敬信說則是物我相合恰好不易處方見是道德實

道虛率性而已也臨容執敬別皆至聖本領而至聖未必皆臨其足以有然只於德決之耳祖述憲章臨者在孔子而敦仁安土精義入神禮卑法地知崇效天仁義禮知具見律襲中事故所謂至聖者一孔子其人耳至聖聖人之明也天道之知也

右第三十一章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

敦化而並育並行者天地之大德而其仁其淵其天之肫肫淵淵浩浩者聖人之大德也至誠以仁言也仁者

體之存也於聖人之大德以體之存言者大德尤小德之本也前章聰明睿知以形之踐言此章天下大經以倫之盡言形在己而見之以接於人自內而出者用之所由也倫在人而盡其實於己斂之一心者體之所達也盡倫以仁踐形以知又體用之稍分矣大經者五品之人倫理之具於物者道也而經綸之者在我有物有則則我之性也德也經之者各盡其分仁之自成綸之者彼此交孚知之成物而自盡於我則交孚於人孝於父者盡其子者也經綸之各盡其當然之實似乎小德之川流而各盡者只一自盡自盡者只以一誠是大經

者化而誠其敦之也大德者萬殊之本故先從散處說儱侗大本者所性之全體性體本誠至誠卽性卽誠誠卽其所性非有二也然性以理言誠以此理之眞實无妄言性之理聖凡所同而氣稟有拘人欲有蔽則所性之理亦偏而不中僞而不實而生理動搖不能直立矣聖人合下便眞實无妄生理渾然無僞無雜則生意亦油然不窮是大本以誠立也立之者敦之也以大經爲用則經綸之者其體德也而倫物之理具於所性經綸之用發而爲情大本者渾然未發之中經綸者各中其節之和是經綸又小德而立本者正所謂大德矣然大本者性而經綸者率性率性則經綸者皆大本經綸之合萬殊於一本是大德也化育卽天地所敦之化天以陰陽五行化育萬物在天則於穆不已者天之大本而化育萬物者天之達道人得天地化育之理以成性則天之道卽人之德而化育又大本之本也化育在道則元亨利貞在人卽健順五常聖人性無不實則聖人之性卽天地之化育誠則明矣何所不知化育以誠知惟敦故知也化育在物卽大經在人卽大本在大經則費在大本卽隱至誠而知之則合物我道德而一之體用一原顯微無閒也誠大德也誠之至敦也曰經綸曰立

本曰知化雖分三項而所以經綸立本知化者總一至誠所謂大德之敦其化也誠則明無不照德無不實經綸者初無事力乎問學之功誠則息養瞬存聲律身度立本者實非必有心於存察之密誠則中位天地和育萬物知化者又何待作爲功業之推而焉有所倚哉經綸而天下後世以爲法立本而千變萬化由是出知化而天地萬物同其位育則萬物並育而道並行者亦一天矣此節立本固是主腦本立則經綸由是出而化育亦由以知然以體用言則大經在物爲用之著而經綸在己爲體之所行經以自盡綸以盡物則經又是體綸

又是用經綸率性而大本性體則大本是本經綸又是
用人人有大本而天地只一化育則天地之化育又更
是本之本矣顧大經大本化育俱是現成道理却要聖
人以至誠去經綸之立之知之則一至誠是本而經綸
立本知化俱至誠之用故曰惟至誠爲能又曰焉有所
倚而章句云此皆至誠无妄自然之功用也然須知是
一至誠之功用不是言聖人之功用至誠以理之至實
言不是聖人名號也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生理曰仁仁卽性也生理之實曰誠誠卽仁也全此生

理眞實无妄則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欲立立人欲
達達人人己初無間隔故其於五品之倫則見其莫不
藹然而眞摯故以經綸屬之其仁則以情言也淵淵靜
深貌天命之於穆人性之喜怒哀樂未發用未形而理
已具理無朕而用不可窺此中卽誠卽仁以其深靜而
非聞見所及故曰其淵非借用淵澤之淵字也大本一
人之性而化育包并萬物一人之性誠則與天地之化
育通千變萬化位育自大本出與天地同是則聖人之
天故曰其天也前章推到功用則聖人功用與天地異
事而相參故曰如曰配此章推入性命則聖人天地同
此性命焉而無閒故曰其仁其淵其天也大經大本化
育皆化而一至誠經綸之立之知之已是大德之敦化
此節復於其仁其淵其天上更加肫肫淵淵浩浩字所
以形容其心體而見其誠之至敦之篤盛大無窮而無
以復加也前章容執敬別之事不外此章經綸大經前
章仁義禮知之德亦卽此章大本之性所言原無二理
但前章分言仁義禮知又細分寬裕温柔十六字而推
向時出及見言行故是言小德川流此章合儱說個大
經大本而歸之一誠故是言大德敦化大德小德非有
二德黃氏故謂流則流其所敦之化敦卽敦其所流之

化是也然曰敦化則其體靜有藏用於本之象曰川流
則其體動有自體達用之機故前章以知之發言步步
從內推向外此章以仁之存言步步從外推向裏是大
德小德在德內微有體用之分又不可謂分不得體用
矣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前章步步推出更於功用上推出敬信說一層及人之
事德之所被者人所共見故末節曰莫不尊親是所發
見者皆聖人小德一事一物中皆有一德而三百三千
不害不悖者盡積而合之則見爲發育峻極並育並行

也此章步步推入更於心性上推到化育一層達天處去道之所以然人不易知故此節曰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是所蘊藏者皆聖人大德事事物物總具於一德而發育峻極並育並行者存推而行之則散爲三百三千不害不悖也曰德便是體曰道方是用又不可謂小德便是大德之用而以並育並行俱屬之小德川流事矣聖知卽睿知睿作聖也旣曰聰明聖知而又曰達天德者生質雖得於天然終是以氣質言惟聰明聖知中所具之仁義禮知及此章所謂大本至誠方是天德此章經綸立本知化皆天德中事故必

實聰明聖知達天德者乃足以知天德之道其實至誠至聖非有兩人未有至聖而不至誠者亦未有至誠而非至聖者非必以上章至聖來知此章至誠也惟聖人知聖人所謂先聖後聖其揆一者堯舜文武於孔子遙遙千百年必待孔子而後能祖述憲章正所謂惟聖知聖也祖述憲章則大經盡大本立矣而上律下襲則默契天地之化育然則所謂至誠者亦孔子其人焉耳至誠聖人之誠也天道之仁也

右第三十二章

此二章至聖章推及於功用其合道可知然道字以現成言而容執敬別以及見言行皆至聖仁義禮知之德之所施故總註言至聖之德至聖以生質言純乎得於天也至誠章專言性命原是天德然至誠便是德而大經大本化育俱是自然天道聖人以一至誠去經綸之立之知之故總註言至誠之道至誠誠字實理亦得於天而行之則微涉人事也至聖之德爲道所由出至誠之道一德之所符蓋彌滿天地物事都是天道流行而在事在物虛靜無爲無人體行道亦不見人是個活的得天之道以爲德德便是會知行那道有作爲的物事以德行那道功用便見了

是道爲德之體而德爲道之用無別的喚做德盡得天道便是德也然在事在物莫不有道當然之則至顯然而德性之具卻無朕可窺德性有不實道無以行惟性無不全而後事物之道無不盡是德爲道之體而道又德之用無性外之道率性而行便是道也體用之無方如此故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行非體道無以爲德非至德無以行道此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閒也歟聖者無不通也必其人無不通方曉得至實的道理必其人眞實无妄方能盡無所不通的德至誠之非聖人名號也

明矣此篇首言三達德爲入道之門次言道之費隱而該乎大小然必以三德行之至此三章則以至聖至誠收三達德而以川流敦化收道之大小莫不尊親者卽費而孰能知之者其隱一篇之義完矣至矣然說到至盡地位又恐人目爲高遠故下章復以人道立言自爲己知幾之始推之以極其至以示人知所用功而不至自絕於中庸之道之外也讀經者徒以八股文字求之不亦傎乎

詩曰衣錦尙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温而

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

入德之事大要在爲己知幾爲己以開誠之始知幾以發明之端爲己己便是誠心而要到至誠先須從爲己著腳蓋健順五常者己之性仁敬孝慈者己之倚肅乂哲謀者己之事卽推之以及家國天下而位天地育萬物亦只是己性分之所當然而爲己之全量萬事萬物總非有加於己之外不從爲己起見則萬事皆妄不惟不誠無物且并亡其爲人之實而必至流於小人之自欺此爲人之心己錮蔽陷溺之至又何從更說窮理擇善此爲己之所以爲要也爲己之心在衣錦尙絅惡著

內尙絅惡著是不爲人衣錦而尙絅是爲己之實人知重尙絅二字卻多忽卻衣錦抑知不衣錦則不爲人亦不爲己卻是忘所有事者又何足以入德也首二句作比體看不作興體看言衣錦尙絅便是言古之學者立心爲己章句古之學者云云解在衣錦尙絅惡著下下言君子之道乃言能爲己之功效己隱與下四節相映大概立個榜樣也下內省不疚敬信正是衣錦正是不厭文理之本而人不見不動不言正是尙絅闇然淡簡温至於民勸民威天下平則正是日章然須是先有惡著之心然後肯做此工夫得有此效驗故兩言君子之

道俱是能用爲己工夫了的事特懸虛言通章耳蒙存謂未說到學力上俱未是也闇然不只是絅內便己有錦在日章則衣錦者漸得之效此句對小人言淡簡温是不爲人而專爲己處不厭文理不是言日章正是言他爲己在日章前一層不厭在淡中文理在簡温中卽錦在絅裏一般人不見處有謹獨工夫在也然不厭文理又在謹獨後大抵爲己之學平平無奇而操守內存卻又無破綻顚撲他得縱使工夫未深效驗未著而言行應際之間己有成章宜物者存此所以不可及也兩言君子之道旣是說工夫效驗矣而下文又接知幾言

者豈知幾反在工夫後乎殊不知知幾不接兩君子之道來卻接惡著之心來蓋云學者能爲已則工夫如此效驗如此矣然有是爲已之心又須先要知幾則用工不錯乃能有如是致功如是得效若只有爲已之心而不能知幾則其所以爲已者未免有錯又未必能闇然日章淡而不厭簡而文温而理也蓋恐所衣者之非錦也不知幾則爲已處不能無錯而心非爲已則又不必更言知幾縱使有知亦非其實蓋人生德性是本來的錦而此錦在自中微中不在遠處顯處心在爲已便是思量要衣而又知幾則會認得是錦既思量又認得其

可以入德可知矣由是而擇善以明善則揀去那塵垢此錦的而揀取那眞錦出來更由是而戒懼愼獨則逐漸將錦穿在身上然只要自家穿錦又惟恐此錦蔫污自愛自惜不是嚮人前賣弄焜耀是以闇然之中自有淡簡温而不厭文理之實內邊充積愈厚外面自然發越光輝動化得天下至於民勸民威而天下平皆衣錦日章之效也知幾雖未盡明善分量然人能三知其人根器已不尋常蓋狃功利者不肯知而務空寂者亦不能知也天下平本於篤恭卽遠之近德之著本於獨知卽風之自自者動之機云也微則兼言不睹不聞以及

獨知而顯則該乎近風以及遠矣故朱子云此二句一句緊一句也上兩句自外說向內下一句由內以及外曰微之顯而獨之不可不愼也亦可見矣入德統接爲已知幾蒙引只緊帶三知亦失註意矣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

此言愼獨之事緊接微之顯來潛卽獨伏謂隱微孔昭卽莫見莫顯內省不疚無惡於志乃能愼獨所致正不可及處未實說愼獨工夫其唯人之所不見乎正找出愼獨意內省不疚只現成語著力講便不順蒙引君子

能潛處致謹故能內省不疚云云甚是觀疇重講內省當作省察二字未是也經意蓋云潛而孔昭正微之顯之謂也故爲已君子知而謹之故能內省不疚而無愧於心君子之所以能內省不疚而無愧於心者其惟致謹於人所不見之地而能然乎苟非致謹於獨知又安能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哉此君子爲已之實功也時解以末二句只作贊辭非矣

詩云相在爾室尙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此言君子不惟愼獨而且戒愼於不睹恐懼於不聞爾

室卽不動不言時相字依詩旨只設爲告戒之辭或作神相自相皆非不愧屋漏從敬信來尙字則期其然之辭尙字最有味有不可須臾離意不動不言卽首章不睹不聞睹聞人交於我言動我交於人人我未交總一靜時也敬信卽誠也敬信不只靜時獨中所謹亦是要得敬信原不必以此二字專屬之靜言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則靜時之敬信矣動時之敬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動時之信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卽所謂愼獨靜時之敬卽儼若思嚴外一中不使安肆之心弛吾日强之體靜時之信閑邪存誠主靜立極不使意必之

念汨吾虛靜之眞此時工夫不大段用力而尤難著手有事而勿亡勿助乃爲得之敬信不只靜時而曰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則明專是靜存況此章先言愼獨而後言不動不言而章句曰益加密益見首章確分動靜而欲以戒愼恐懼統動靜者之謬矣顧首章先言靜存而此章先言動察者首章不專上學者事靜存動察生安不廢但生安者非用力於爲而由教入者爲尤切耳而從天命源頭說下自命而性自性而情故工夫亦先說靜時此章專就下學言則下學工夫大段要緊在愼獨獨不能愼獨時且肆且僞何必更說靜存且學者心生用功頗費力一時要得他動靜如一勢所不能故必須先從大段處喉嚨上用功把握來起且待把握得定然後逐漸加功入細涵養到靜則無扞格不勝之患若未能動察先說靜存則躐等爲功將有陷入異端之失故先言愼獨始猶大學之先誠意而後正心此用功之序也首章先靜後動是動靜交致其功故章句云君子旣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蓋靜動致功如一而用力稍不同靜時不敢放弛却又不可太用力若使靜時先提一要敬要信之心弍把當事則反是意必之私汨其虛靜勢必至胸中有物動時反不能愼反成不敬不信了若

動時省察則內念方萌已好把捉直須靠實用力緊抱天理斫斷欲根一直做去又不可只如靜時涵養只在有意無意間也若使只如靜存之有意無意則又是不自慊亦非愼獨矣故章句曰尤加謹猶言更發狠用力也此章先動後靜是循次細密加功故章句云君子之戒愼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爲已之功益加密矣蓋戒愼恐懼四字原非定屬靜存卽愼獨亦是戒愼恐懼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則是一言一動時能念念戒愼恐懼而必敬必信矣然使動時能敬信靜時却未能敬信則是工夫有閒所養未純且主靜

立極體立而後用行德性至中之體尤在靜中虛地若使靜時不能敬信而失之安肆虛僞必待動念言動而後方去把持豈不更難爲力且靜時肆僞慣了動亦尤恐忽不自知靜存之功烏可緩也人所不見微矣而不動不言時尤微乎微爲已君子知微之顯故既能戒愼恐懼於獨知矣然無時不然不待獨知而後敬信也卽不動不言至靜之地亦必敬必信而無閒其功是爲已之功益加密矣人心不動卽靜非靜則動絕無動靜中閒時候時賢不玩註意何其謬哉

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

能愼於微則風有其自而效隨之衣錦者日章矣然功之積也以漸而深則效之著也由近而遠自久而天故引烈祖之詩借祭祀以言敬信之動人猶易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意也人之盡誠敬莫如祭祀而祭祀誠敬只在自心原無言說顧既有此誠敬在中則不待他言說自會感動得人是以時靡有爭君子戒懼愼獨而誠敬動人亦猶是矣誠敬意只在奏格二字中無言照不賞不怒時靡有爭照民勸民威章句要得意醒故補明極其誠敬句釋無言二字蒙引云有言則敬必不翕未是不賞不怒只是德足感人非竟無賞怒也感人者不事此耳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誠敬感人其效著矣然猶未遠也德之所積愈深則效之所著愈遠所以篤恭而天下平也篤恭卽不顯維德天下平卽百辟其刑恭卽敬也敬可該信敬則動靜無私無私則不貳不雜而生理眞實无妄矣篤恭者敬之日純日熟由勉而安由大而化亹亹翼翼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有不知其所以然而不能自已之妙則恭之篤也此其澄滓消融形迹俱化然要非有加於存養省察之外而別有所謂篤恭者謂之不顯者德性之中一理渾然無朕可窺無端可議而時措咸宜其功甚著泛應曲當莫測其神則幽深元遠之至也恭字自兼動靜而篤曰不顯則在靜中无閒益見其篤謂只承爾室節言則亦漏矣篤恭而天下平君子惟篤恭於此而過化存神天下自平於彼蓋致中而天地位致和而萬物育自篤恭而外無餘事而亦無待於推行之迹也篤恭不顯闇然至矣而天下平則又日章之至也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此節皆贊美之辭蓋有味乎其言之故屢形容而未足也上天之事發育萬物功用無窮而其所以然者則聲臭之俱泯聖人篤恭不顯與天合德是亦一天而已故以此詩言篤恭不顯乃眞爲不顯之至詩本言天此引詩則借天以言聖人天載無聲臭卽言不顯之德無聲無臭至字自跟德來謂必如此詩所言方是不顯之至章句語氣甚明章句又云惟此可以形容不顯篤恭之妙者蓋言惟此可以形容非謂此詩爲形容之至也至矣二字贊不顯非贊詩時解多誤看且謂非言德亦無聲無臭試思德苟有聲臭何以言不顯哉但翼註竟謂

德至矣似前此德猶未至至此方至語意不瑩蓋此節乃先退一步形容法言皇矣烝民之詩所言不大如毛亦猶是不顯之意而均未足以言不顯之德之至惟文王詩所言乃眞不顯之德之至耳黏煞詩固非脫却詩亦非也不顯篤恭無聲無臭仍是一衣錦尙絅中庸工夫全從爲己之心著腳若所爲雖善而所安不然便終是的然日亡子思於篇終揭出此意眞喫緊教人深切之至矣○家子政兄嘗爲紱言孺子政兄諱嘗以所著易經解示族弟某某曰兄解得甚妙但弟等用他不著孺問何故答曰吾輩講經不過求爲舉業賺科甲耳安用此殫思妙會爲嗟乎小人儒爲人孔子所戒然古之小人學雖爲人也尙知假做個君子未有肯自家明說我只爲人者此則竟靦然自安於小人而無忌憚何運會之流一至此哉又曰異端之學固爲賊道然尙知自家有心今之俗學則并運自家的心都全不要其害慘於異端矣

右第三十三章

朱子云首節言德由於爲己知幾二節言謹獨以著其功三節言存養以見功之益密四節言化民以著其效五節言化成以見效之愈遠末節贊不顯之妙

首章從天說到人此章從人說到天內省照愼獨敬信節照戒懼不賞二節照位育無聲無臭照天命之性紱按首章主旨明道言道本如是故人之用功當如是此章教人入德言人能用功如是則與天道一首章言道在性情人不可不致其功乃責成人意此章言道不難行聖人可學而至乃勉勵人意也無聲無臭是說到天處然天命之性此天卽在人性中爲己則不失其天知幾則認此天得定故工夫到全盡處則與天一大概通篇當倒看爲己之心是下學貼起初入門處正首章總註所云學者反求於心而自

得之者也自得之便是知幾讀中庸者當從此入手爲己工夫貫徹首尾只要闇然自信得過不可有遷耳爲己收全篇誠身之仁知幾收全篇明善之知而自謹獨以至篤恭卽勇至矣民勸民威天下平盡費之大小而不見不言不動不賞不怒不顯皆見體道在隱處無聲無臭則隱之至也爲己者人道之誠之也而至於不顯篤恭則亦天之道矣收束全篇完密不漏首尾如環亦精妙之至也

中庸餘言

中庸先儒分三大支此編又爲之大暢其節目而貫通其經緯固亦大有可觀矣然近今又有以大舜顏淵數章申天命之性費隱數章申率性之道武周數章申脩道之教至誠以下申中和位育者其不有可通歟曰彼直不知性道者也夫道德有體有用而不可分體用一源顯微無閒亦循環無端陰陽無始在天爲道卽於人爲性人性之德卽在物之理在物之理亦其德人物德性皆莫非天但體立用行故知仁數章示人盡性以體道費隱數章言道必盡性而後能體以後則合二段以

反覆申明之意責人以體道之功脩道之教自在其中非如大學之分條件釋也天命之性須是仁義禮知信仁者生之理義者理之宜禮者理之序知者理之別信卽理之實所謂誠也五者皆理不雜氣以爲言知仁勇三達德固是天命之性然以氣之明通有以具斯理氣之靈妙有以行斯理氣之剛大有以力於斯理合理與氣皆得於天經緯五常故謂之達德非是氣無以載理然離於理則亦知覺運動之生而不可謂德以兼氣言故有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若以理言則仁義禮知信固盡人所同也氣有過不及故須變化之方能盡性豈得曰率其兼氣質之性而亦曰道歟若其曰知仁勇必如大舜顏淵子路爲天命之性爲君子中庸則氣質之偏者又獨非天命之性耶謬非一端姑揭其概無惑焉可矣

仁義禮知信是以理言知仁勇兼以氣言然則有二知仁乎曰至聖章曰聰明睿知下又分仁義禮知是不可以一端泥矣然知字包得義知仁字包得仁禮自本體言之則此氣之明通足以別是非而裁物宜則別之理宜之理統於知也此氣之純備足以全生道而各有序則生之理序之理統於仁也知卽知此仁仁卽體此知

又只一而已自工夫言之則不以私意自蔽而辨夫人心道心之危微以精其義則知崇之功不以私欲自累而一以守夫道心之正克己復禮則仁熟之功乃去其氣之偏以合夫理之正也仁義禮知是性性卽理率性卽道知仁勇三達德以德行道致其氣之虛靈者以與理爲體不以氣之過不及者害之也然則達德以氣言德性之謂何曰氣合於理方是德若只知覺運動也不是德良知是知良能是仁知能自是氣良知良能愛親敬長便是理良知良能無人不具繼善成性而人之知能什伯千萬則其氣稟此理落在氣中究竟三德五常

曰理曰氣只是一仁有此生理便有此氣生理全則此氣亦自靈明剛大內中自有裁制自有次序自有分辨都是實的分下來說則用此虛明之氣合此辨別之理以盡裁制之宜方叫做知用此純備之氣循其序以全此有生之理方叫做仁信字則只是仁義禮知勇字亦只是知仁至大至剛本體之勇力行勿倦工夫之勇

仁義禮知經書或以知仁對言或以仁義對言或以仁禮對言或以禮義對言或以知禮對言其各有說乎曰知仁者知行也（知知仁行）仁義者體用也（仁體義用）愛敬者陰陽也（如以仁言愛以敬言義者）仁禮者內外也（仁內禮外）禮義者事物也（時序物宜）知禮者工夫也（知知禮行）愛敬序別用也至若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此以仁體知用自內說出由元亨而利貞子貢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此以仁顯知藏如貞以起元又有以道義對言者己物分也處事之宜在己而道自具於物

仁義禮知天命之性而又曰天命之性統人物言然則仁義禮知之性亦禽獸所同得歟曰只是此理我 先太傅清簡公曰易有太極至善之凝蓄萬性之一原也太極不能不分爲陰陽性不能不發爲心知象立而剛柔見矣知起而純雜參矣其眞原固未雜也安有不善

人物同乎曰氣類偏則靈蠢通塞異耳其眞原未嘗不具毋論麟鳳騶虞彼匹居者羣長者將雛者返哺者憫胎者皆善之偏呈也然則虎狼何如其類聚其愛子其感義亦何嘗不善人獨惡其殺生而食耳生人之初皆茹毛飲血何獨以殺生物謂虎狼惡也由 公言觀之則物性未嘗非善矣

天命之性人物所同然則非衆生皆有佛性之說乎曰佛所謂性作用之謂也吾所謂性五常之謂也致不同矣氣類偏而靈蠢通塞異人所以異於物者亦秀靈之氣耳氣秀而最靈故知仁勇之德乃獨絕於狉榛矣由

此言之則理同而氣異矣然則佛以作用爲性而何曰衆生同乎曰有氣便有作用佛以作用言性故宜其曰衆生同也氣同而明蔽通塞不同則衆生不得與人同矣明通則所得之理全蔽塞則所得之理亦塞故仁義禮知之性亦人所獨矣故曰氣同而理異也

戒懼慎獨朱子或問固以由教而入者言而子獨以爲生安不廢不與朱異乎曰既曰戒懼慎獨自是由教而入然要非言脩道之教亦未嘗言聖人便不消如此子思首章正名辨義所以啟人之知次二節標出要著所以翼人之行末節言功效之崇所以鼓人之勇生安亦

有學利處學利困勉亦有生安處但自成功後則曰此其生安自用功初則曰此其學利耳究饒做聖人其中戒懼終不能自已自他入門處則存養省察於力爲勤觀孔子自言十五志學以至七十從心不踰則謂孔子亦由教入何嘗不可且祖述憲章上律下襲又安得云非學子貢曰夫子焉不學然孔子究是生安故我　清簡公曰生知者生而知學道也安行者安而嚮道也舜號泣於旻天欲求所以得親順親而不可得舜亦嘗困勉矣又曰謂聖人四十以前便能先天弗違吾不敢知然則朱子以爲由教而入之君子而紘謂生安不廢直

相發而何嘗敢相背哉若必謂由教而入戒懼愼獨賢者之事而聖人便不必如此則陸王之徒之說而必非所以語於中庸矣　清簡公曰子靜示胡達材云達材所進乃害心之大者所謂若有神明在上在左右乃是妄見此見不息善何由明夫不顯亦臨無射亦保神之格思不可度思古聖人存心養性未有不從兢業中來若以持敬爲妄見爲害心將必心無其心見無其見一切歸於何有而後爲得本心乎且夫聲色臭昧利害得喪日膠擾其心者所謂斧斤之伐牛羊之牧也以持敬養心而比於斧斤牛羊必何如而後爲養之不害乎吾不知其解矣又曰昭事上帝小心翼翼子靜亦嘗言之顧以誠敬爲外鑠爲害心翼翼昭事者安在也朱子謂子靜所見第識取一心萬法自流更無他事所以不畏天不畏人任意呵譟夫世有任意呵譟而可爲學問者乎獨持一意見而更目人爲意見獨持一議論而更目人爲議論詳味其語氣一似禪衲中之雄傑者謂其學獨得於孟子子未敢信也蓋陸氏以賢知之資而鄙厭賢者之實脩爲不足事心於響影閒略有所見輒自高大妄希神聖而不知階級之不可踰故過高之弊至於如此紘必曰戒懼愼獨生安不廢所以防陸學也云爾

堯舜性之湯武反之其說云何曰生安學利是氣稟生安亦學利是工夫上知亦有形氣故須有學利處下愚同此性命若不有生安處如何學利困勉得來反得有些渣滓終是他氣質未純若堯舜無安止幾康工夫亦成不得個堯舜伏羲是開天闢地的聖人然仰觀俯察亦可謂由教而入豈得謂生來的聖人便不戒懼愼獨但他是生來自然便會耳若果是伯陽釋迦一落地便能行能言這個便不知道道書謂老子始生能行九步以左手指天右手指地曰天上地下惟道獨尊佛氏又謂釋迦始生能行七步以左手指天右手指地曰天上地下惟我獨尊其妄誕附會如此

程子云纔動念便是已發不可謂中而李延平又嘗謂朱子以當觀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夫既有心於觀其氣象亦便是已發所謂未發之中如何得見而或者兩是之謂程子析理精微延平指視親切均有功於學者其有說歟曰不然惟未動一念故得本體不偏人當靜時只有戒懼還他虛靜若自起一念要觀未發氣象以求所謂中則中既不可見勢必如司馬君實擎一中橫在心上心一向偏著去觀氣象去尋那中外事來時畢竟錯應豈不害事此未發氣象亦何勞要觀延平此說本於羅仲素仲素本於楊龜山朱子嘗從延平遊安得

而明非其師說觀中庸輯略備載程子與呂與叔所論辨則延平之言未是自可見矣若未發之中則只在已發識取譬如白石四方八面燧著都有火則火在石中可知靜時之養亦不用力只如藏種子莫教他芽壞蠹壞便是小兒種樹不日拔起看看生根與否根未得生數拔看而樹萎矣

既是不用力却如何是戒愼恐懼曰此處最難說纔放手便倒了稍捉緊又不是惟涵養二字最好戒愼不睹恐懼不聞便是涵養如居處時整齊嚴肅勿教怠慢去又不要胡思亂想便是戒愼恐懼

莫非只時時戒愼恐懼否曰固是然曰戒愼不睹恐懼不聞自是靜時若已有睹聞便是愼獨事 清簡公曰愼獨脩於初發後天之學也不睹不聞脩於未發先天之學也末章由知幾愼獨直造於篤恭以後天合先天也戒懼於不睹不聞猶致愼於獨先天爲體後天爲用也

戒懼不大段用力則陸子主靜亦似是矣曰陸氏何曾戒懼來未發之中寂也須要得寂常覺陸氏直是鼾睡且中庸說戒懼又說愼獨又說明善誠身矣陸氏直欲盡埽之只一靜養將濟甚事

曰伯璿說必耳目無所睹聞於外而後此心乃寂然於內由寂常覺觀之亦未是了曰然伯璿之說似是有心於要寂了心寂不係於外物不睹不聞便寂非無所睹聞而後寂若艮其背不獲其身則雖交睹聞亦不失其寂寂中有常覺者存故一動便覺若求其寂便是寂滅釋氏言山河大地皆吾心妙明中物此亦似寂常覺曰此是寂中妄見耳試問他心中有大地山河其用處大地山河著何排布要他心中大地山河何用 清簡公曰寂寂惺惺是妄想惺惺非惺惺寂寂是無記寂寂非似可爲戒愼恐懼注脚矣然妄想非惺正想是惺一日

萬幾卽惺是寂聖學於禪毫髮之差在此其究亮工理人淸談廢事相去天壤烏可不早辨也　公所云妄想非惺正想是惺一日萬幾卽惺是寂乃正寂常覺動常止之謂戒愼恐懼是扶着本體不要妄想以專正想此時非有想正想由是出

人莫不飮食鮮能知味觀或問不著不察云云則似是言道不能離子深駁存疑之說其詳何如曰人日行習道中如人莫不飮食飮食中有正味如事物中有道人於飮食當察其正味如人於事物當察其正理惟不著不察則鮮能知味但人於飮食之味能知便罷豈眞要

精求其理而一守之若道則頃刻不可離人奈何不著不察以至有過不及之弊乎果其察之則知道不可離而不敢至於過不及矣故此節只是借言致慨若說飮食不能離味如人不能離道則是以飮食比人隔一層矣若說人不能離味卽不能離道則味有時而離非如道之全體無物不有無時不然也且道不可離故須要察若本不能離何須要察章句是會意解法不黏飮食故言道本不可須臾離人自不察其不可離而失之非以道不可離句貼人莫不飮食而下二句貼鮮能知味也且察後正有求不離道工夫非果如飮食一知味便

歇

鬼神爲德朱子云不見不聞是性情體物不遺是功效良能卽性情功用卽功效然則程子單只說得功效張子單只說得性情二子不俱有遺義歟曰顯微無閒功效本於性情有是性情便有是功效故曰微之顯不但鬼神性情是隱人之性情亦是隱此形而上者何見聞之有功用便形而下故云造化之迹然要此不見不聞者之所流露故程子言功用必有所以爲功用者則亦未嘗遺性情張子言良能此能何處見得終須是有功效然正惟程子只言其用張子只言其體故朱子合其

說以相發明而又何疑焉曰德訓性情功效德字另發一例曰此亦不然天地理氣流爲陰陽鬼神性情亦是鬼神所得乎天有是性情便有是功效亦是鬼神足乎已無待乎外德字只一般然在鬼神爲德而以人言鬼神體物却又是道體一鬼一神兩在不測此卽道體也人將性情功效四字模糊看將德字另樣看不精甚矣曰此章言道體也而子又以承祭二節分屬戒愼恐懼愼獨不混入工夫邪曰子思言道體只爲要人知做工夫惟道體洋洋充滿故獨不可不愼惟道體格不可度故不睹不聞不可不戒懼此章原是言道體而所當用

工夫已躍如言外

周禮以鬻冤七旒享先公此云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故朱子謂鬻冤七旒與諸侯同但天子七旒十二玉諸侯七旒七玉此爲天子之禮今考禮書似無七旒十二玉之說然則朱子其臆度者歟抑周祀先公竟是天子之禮而周禮之書不足據耶曰既是祭先公禮制自宜有降等處不以尊服臨先公鬻冤稱也所謂以天子之禮者蓋其俎豆之數灌獻之儀用天子禮自不妨事七旒七玉而天子七旒十二玉於禮誠無考然天子鬻冤想必有與侯伯異處朱子亦想當然耳大概如此但今

無由詳考

大祫於太廟朱子以爲羣昭之主皆列於北牖下而南嚮羣穆之主皆列於南牖下而北嚮父子對席似亦未安又室中地狹今合毀廟之主皆陳几筵俎豆室中恐不能容而逐尸灌獻禮亦恐非一日所能備何如曰世數且多而遠於儀不得不殺朱子曰厭祭不尸則大祫惟太祖立尸而羣昭羣穆不尸或羣昭立一尸羣穆立一尸几筵俎豆亦皆從殺天子及后交獻太祖而毀廟之主只使子弟宗人之屬代獻是亦可行也只父子對席之嫌則或稍隔行似亦無害大全趙氏所考大約近之曰尸以象神合羣廟之主而一尸可乎曰古者惟虞祭（喪禮既葬後之祭）男立男尸女立女尸至於廟祭則考妣一尸（惟男尸也）然則羣主一尸自可人者形也鬼者氣也幽明少異神氣無間但趙氏所云文武以上祫於太廟文武以下羣穆祫於文世室羣昭祫於武世室則分大祫作三祭於事固便只既名大祫而父子有不合食者於饋食朝享名義未安想大祫於太廟爲是若時祫則七廟之主自各有尸皆交灌獻與大祫自異

按朱子云考周禮及郊特牲皆無北郊之文只社便是祭地此說本胡五峰然先儒多有北郊方澤之說非歟

曰周禮只有禋祀昊天上帝無北郊之文但後世或以天地合祭南郊又自失義蓋周制祀五帝及高禖祈穀大雩祈年凡祀天帝皆於郊不獨南郊圜丘也祭法云天子立二社曰大社曰王社郊特牲亦只分郊社是則祭地祇統名社無郊名則大社主天下地祇當與天對此社蓋不在朝右而在國之北則所謂方澤歟但雖在國之北而只名大社耳禮書雖未有言北郊者然祭法曰泰折祭地周禮大司樂章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地亦可得而禮則夏至祭方澤禮有可據大社卽方澤不必疑矣顧禋祀上帝大裘而冕十有二

旒血祭社稷止於希音止冕此當是朝四望山川則毳冕右王社祭大社將何服歟曰天尊無對地卑承天然則祭社之禮自必不同於郊也其服禮無明文大約地祇當是毳冕曰是非卑毋邪曰毋卑於父亦然也天子斬衰服后齊衰不得云不降矣大采朝日而少采夕月郊特牲社太牢陽尊陰卑古之道也使母得與父等後世之失禮也喪母以斬衰而父在爲母服亦三年又使生母得與嫡並皆非古也自明太祖曰魯有郊禮不識其社亦方澤否曰魯之郊只是孟春祈穀不是冬至圜丘蓋亦不全用天子禮也者春秋所書者可見矣若社則諸侯侯

社之外亦自有國社

追王之典自周始歟曰商頌契稱先王想追王夏商亦有其兆但不可考曰後世人子仕者皆得祔贈其先亦追王之意否曰父爲士子爲大夫則祭以大夫此只上祀未嘗追贈祀養人子私恩得以祿隆若德位天下之公恐難徇恩加等周之王迹肇於太王王季克勤文王受命追王亦是天下之公若以親則公叔親未盡亦不追王漢高起自匹夫太公是現在不得不尊以太上皇若其祖非有功德於天下追王自不得及明太祖亦起自布衣而追王四代其高曾何功德此皆於公義未安舜自不得追王瞽瞍此中禮意更宜詳之若徒主於私恩則所欲致者何限

四書詮義卷之四終

婺源汪　紱雙池輯

學而第一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人生有性萬物咸備而明道立德必由於學性中之知虛而萬物之理實學以明善所以實吾性之知性中之善微而事物之道顯學以誠身所以實吾性之能質雖愚柔而學則可以進於聖賢性無不善而氣質可變化

也質雖賢知而不學則亦終不可以入於聖賢之道質不可恃而至道難聞也魯論首提一學字其所以汲引天下後世也深矣學字集註以明善復初言之此又朱子正名辨義以閑持道脈而正人心之至意也末學支離辭章訓詁有似於明善而非以復初則所明何善異端隱怪見性明心有似於復初而不明乎善則所復何初君子之學也必本原於性命實體於身心而誦法乎古人以優游於道德皆所以爲己而無徇外爲人之私循循於中庸而不敢有炫異驚奇之意以期必至於聖人而後已焉耳朱子正之曰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而異學末學舉不得以竊於學之名矣天之所以爲天也行健不息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也純亦不已君子之爲學也亦自强不息而已自强不息則所學者日新不已若或者見異而遷或者得一而足則雖從事於學而亦終不能有成一念之間則私意蔽之私欲累之所學者失而無以明善復初矣學所以貴時習也時習兼內外淺深工夫程註時復思繹是時習在心致知之事也又言學將以行之云云是時習在事力行之事也謝註坐如尸立如齊錯舉二事以見時時事事莫非學習也蓋此道無物不有無時不然

故學之習之亦無事而不在無時而可閒內專於心外專於事知行相軋淺深相引生熟相因新故相繹此中原無止境到純熟時便是君子然時習工夫卻仍舊歇不得莫只學向外則亦誤矣程註浹洽於中是心與理融所學在我是身與學安此習說夾縫中交關處也說喜意卽朱子所謂自得蒙引謂自得地位儘高說字尙淺時解宗之率不敢云自得抑知非有所得說從何生蓋說中境界亦有淺深就儘高地位言之則不知不慍亦只是自得之全而說之之至就淺處言之則須有一分之得乃有一分之說有一事之得乃有一事之說得

愈深說亦愈深如不肯說自得則註中浹洽者云何在我者又云何哉況虛齋亦自以成己成物成德分二節非有所自得而烏可云成己乎亦自相矛盾矣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好是懿德民之秉彝也大道爲公脩士之志也故學之日新不已者在己而有朋自遠方來矣朋自遠方來則有以快其與人爲善之心故樂也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說之情直向樂之情橫開說是一嚮肯學無有扞格不生厭怠樂則道有同人心志快暢將自己所喜說者發洩得出來也

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朋來而樂道以同於人然於性分非有所加也不知不慍德自備於己初於性分非有損也非有及人之樂者不能不知而不慍蓋樂在道非在己也不知而慍則以己慍而非能樂道者矣然及人而樂易不知而不慍難故曰君子學至此則所謂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矣人不知對朋來不慍對說樂三不亦乎雖一般而君子與說樂卻不一例君子二字是贊辭難作效驗講不慍卽說之深至自不暇顧得人知不知也通章學字是源頭君子是結穴時習是當中工夫說樂不慍是當中履歷學習工夫直到君子亦歡不住時解因雙峯云工夫只在首句以下俱是效驗遂謂說樂君子總在學內無淺深此不惟失章意并失雙峯之意時習而說知也朋來而樂仁也人不知而不慍勇也○朱子總註德之所以成亦曰學之正云云學之正正字與首節註明善復初相應蓋異學末學亦俱有習說朋來的閱歷到頭究竟不是君子乃知學之正三字乃君子源頭眞朱子喫緊爲人處不可忽也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節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

其爲仁之本與

有子欲人務孝弟不是教人務孝弟以全仁蓋孝弟分量本自不小首節說個現成榜樣次節就上節中指示出本字來以教人知務行仁意卻輕也若云務孝弟以全仁則是意思原在行仁但姑要從孝弟做起將行仁看重反把孝弟看輕則夷之施由親始之意耳豈有子之意哉上節現成說次節便從上節指示金仁山分上節爲質下節爲學非也仁者心之德愛之理心之德是本愛之理是用但此章所言行仁在用邊說故朱註先言愛之理然用愛雖在外而用愛之理則仍舊在心故

註亦忙足心之德上節註亦曰其心和順蓋惟其爲心之德故良心眞切處莫切於愛親可認取孝弟是行仁的第一件矣蓋子貢務博施墨氏言兼愛人多務向空濶處去求行仁而切近處卻不曾理會故有子約而反之云且慢去求外邊行仁還須要務孝弟試看那孝弟的人自無不仁的事蓋切近處實踐得來則天理本心自油然而生滿腔惻隱抑遏不住所謂本立道生也若專主愛之理便抹去心之德句則良心眞切處已先不見得如何說孝弟是本仁在性中本自渾然所謂天地以生物爲心而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也然語其

用則親親仁民愛物推行有漸若在性中則未曾見許多分別故程子云性中只有仁義禮知曷嘗有孝弟來然愛莫切於愛親亦是德性中本有此獨摯處程子曷嘗有孝弟來之語亦忒說煞須善會之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人心最活不在外便在內不在內便在外在內則循乎天理在外則徇於私欲次崖謂巧言令色之人其心最不可測卻說成奸狡去其說似深而實淺虛齋云巧言令色其心全是爲人其說似淺而實深只一飾外悅人便是人欲何必更到奸狡地位將巧令看深則轉關慢而仁字反緩將巧令看淺則轉關快而仁字乃緊且此章戒人徇外非教人觀人夫子只指點此心內外之機與人看亦未窮究他心不可測也存疑說非是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朱子云日用之事何止三者當省此是曾子晚年進德工夫微有這些渣滓未去處耳此最分曉蓋此三事原自平易不必忒看高妙越將三事看平易越見曾子檢身細密學者身上高大處不難檢惟有至平易處卻至難檢檢到平易處去乃眞自治誠切者也集註忠信爲

傳習之本此朱子見得如此故另於曾子言外指點以教人耳劉蕺山云三省原不是三項事學以忠信爲本忠必證之人謀而始眞信必證之交友而始見標此二義日日提省毫無滲漏方是學問根基而又從事於傳習孜孜不已以進於道此曾子所以得聞一貫也此說固甚好但此章明說三省如何說不是三項事忠信固只一忠信然以忠屬之人謀以信屬之交友則亦稍狹而非全體矣還當就事論事不必太說高遠蕺山此說以之論爲學固甚好以揆之曾子此章語意恐未合也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敬信節愛各有相因相濟之意故用而字相承時使亦因愛民來然五項究竟平列胡註以敬爲主此亦胡氏見得如此耳夫子以敬事居首亦自有旨蓋言外意也敬信節愛時使固都在君心上說而事用使終是政事但只說大綱未及治具條密耳心非事無處發見無處操脩莫因只說君心遂將五者說落空通套去也約許多治具而該以五者又約五者歸本君心是亦務本之意敬者主一無適之謂主一者中實無適者中虛二義似相反而相因主一者心專於事不貳不參之謂也無適者無將無迎鑑空衡平之謂也要以實心爲事之主

故曰中實不以成心應事故曰中虛然此心之不能主一者正緣先有一事橫住方寸反使此心無權而不能主一矣故又曰無適之謂一蓋惟其中虛故能中實也而所謂一者卽大本之中而已敬字無所不貫此言敬事則以用言而非全體以全體言則必合動靜事物而無不敬也然註中主一無適卻是以全體釋敬字又曰敬其事而信於民則正解敬事而信句也使民不只土功興作凡蒐苗獮狩皆是農隙亦不是至冬乃役凡耕耘收斂之暇皆是古者土功必待冬月而講武亦於農隙大兵大事不得綏者亦不能待於冬也○千乘法用步卒七萬二千人甲士三千人輜車之士二萬五千人共十萬夫如包氏說以爲百里之國則百里之地僅容八萬人雖人兵戶賦亦不滿千乘況山川城郭三分去一乎如馬說則開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與周禮公之地五百里侯之地四百里相合出車之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甸車一乘甸容五百一十二夫一乘百人（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輜車二十五人合百人一乘也）約五夫供一兵甸方八里亦一成之地（十里一成）蓋一成中未必皆可井約可井者亦三分之二則八里也故言一成之田出車一乘一成出車一乘則千乘之地開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矣

然此統一國而約算之也若立軍之法則如大國五百里以國外五十里爲郊郊內開方百里山川城郭都邑三分去一可容五萬四千餘夫田用貢法而立三軍三軍合用三萬七千五百夫餘爲羨卒人盡兵家出賦居則鄰五里二十族百五百家黨一州二千五百家鄉一萬二千五百家出則伍五人兩二十五人卒百人卽旅五百人師二千五百人軍一萬二千五百人國士多取於其中而他徭役則不及若後世屯田衞所略近是也四百里之國則國外四十里爲郊郊內開方八十里作三鄉而不足凡郊外則有三遂遂外都鄙乃用邱甸之法此軍制亦不可不知（詳參孟子班爵祿章）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此小學切近工夫而大學亦不外是蓋孝弟者盡倫之事謹信者踐形之事孝弟爲百行之原故首及之然孝弟而不謹信亦非所以爲孝弟此卽愷愷君子夫子所謙爲未能者然教弟子必自此始也謹信省察克治之端而愛衆親仁亦涵養之資變化氣質之助也有餘力而後學文行重而文末也有餘力便須學文文亦不可緩一以收其放心一以爲行之助雖未及夫大學之致知格物而格致工夫亦已於此立其基矣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子夏蓋因當時以文辭博洽爲學馳騖於外而無實行眞脩且并或有敦本務實之人腹少空疎人近質樸世遂羣以未學少之殊不知聖人立教不過要人盡倫外邊文采皆其餘事耳故矯之而爲此言亦務本之意也然學固莫大於立誠盡倫而此中正須窮理格物天下亦有質美善人儘能誠於此四事者如賢賢云云固是大本已立究竟或不踐迹亦不能盡此而得其宜以入於聖人之室金仁山云誠切好賢則忠孝等皆能用其極愚謂篤信要須好學果由學問而能賢賢易色則或可以無弊倘質美未學之人則好賢雖切而賢否辨之不眞恐所賢者非其賢而忠孝俱不能無錯矣故中庸曰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也事親竭力而未學則恐有成父之過如申生者事君致身而未學則恐有從君於邪如荀息者交友有信而未學則恐有必信必果而失之硜硜者聖人教人以誠正脩身而必先之以致知格物上章夫子言孝弟謹信而必繼之以餘力學文由此觀之則賢賢四者正未爲至詣如其由學而至此者固可無議矣設其質美而然者而亦遂以已學許之甯不

至有過情任意之失乎況卽使由學而至而此四者亦尙非學中止境外此經權常變之當學者尙多也廢學之失安能爲子夏斯言諱哉子夏口中並未嘗分說質美務學兩項朱註苟非生質之美二句明是略爲子夏斡旋言設若不是生來的便畢竟是務學而後能柰何人還說他未學替子夏撇卻生質一項坐向學求如是一邊所以救其失也今人有錯會註意而反主生質言者固不足辨矣而仇滄柱必謂子夏之言無弊反譏吳註之非則又將同蹈子夏之弊者也子夏固非眞廢學者但辭氣之間則矯枉而失其平又不可以不察耳朱

註學求如是而已句亦是就子夏意思說然謂學不過以求盡倫語意自渾圓若圈外游註云學之爲道何以加此則亦忒說盡頭了合上章朱子力行而不學文一段觀之則朱子之意可見而子夏之言之不能無失亦不容諱矣子家族叔祖蘭友先生嘗講此章意亦如此而其辭則未能盡記憶矣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四項平開而先後有序首節居敬之學次節存誠之學也第三節資於人第四節責於己也誠敬本也重根於內威見乎外鎮以安靜矯其輕躁整齊嚴肅制外養中

所以爲重而威則自然之符也威重非只以固學而不重不威則學決無能固之理流水不澄風燭不明輕浮躁妄百事不成以其無畜德之地也重威而後學固程子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也而敬則又致知之基址也此章固是爲爲學者言然學則不固學字卻淺乃致知窮理之事耳或以固學串通章者非威重二字固不可輕然自修多少工夫正不只要一威重便了或謂後三項皆爲重威而設亦非也

主忠信

忠是充實此心使無一毫之苟且僞妄信則將此充實之心去應付那事物使此事無一毫之虛妄也忠體信用然信用在事而仍本於心合而言之則只一誠字主忠信凡事俱把忠信作主盡心好善實地爲善則爲善易盡心惡惡實地去惡則爲惡鮮不盡心好善實意爲善則爲善難矣不盡心惡惡實意去惡則爲惡易矣蓋心之理本實而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一流於形氣之私而不求自慊夫道心之正則苟且爲人雖有善行亦只以僞爲於外而內實以遂其人欲之私此所以日流於惡而忘其本心之安也主忠信則立道心以爲主而一以守之必不使形氣之私得以撼吾性命之正而汨吾

好惡之眞此進德之本也學莫要於立誠此節自特重下二節又各項事或以忠信作串亦非

無友不如己者

取友所以廣進德之資也不如己不必燕朋凡學行不如己者皆是毋友在心上說人情悅不若己只一悅之之心則必無益有損須禁止此悅不若己之心一路取善向上去則不如己者雖不能盡絕要不失爲無友也若勝己者則於我有教誨之道者矣

過則勿憚改

改過德之裕也過本出於無心過而憚改則長惡矣勿

憚改所以不遠復而無祇悔也○禮記之九容威重之則也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魯論之九思忠信之主也學之固所以明善也忠信所以誠身也抑抑威儀惟德之隅君子敬以直內重威非止以固學而已也然不重不威則學且不固矣無以明道而況於進德乎然徒曰威重則又或色莊於外而知而不行以實之則學亦徒學而已故學旣固矣則必主忠信以力行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斯所學者在我由是而又愼於取友則德日進矣勇於改過則善日純矣此君子之學也人之進德未有不由於良師友者然輕浮僞妄無以

爲受教之地立心之本則雖日與聖人處其亦無如之何故必其學可固矣其本立矣然後資之以益友乃能有成是以君子貴自勉也抑或有以固學矣知所立心矣而無益友以輔之則或徑行其一人意見之私而無所就正故必愼取友也以主敬存誠爲心以致知力行爲事而又輔之以益友德庶幾矣然或細行未檢則亦終累大德矣是以君子孜孜於寡過終其身焉聖人寥寥數言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此

○曾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惟民生厚而自致之情莫如喪祭因物有遷則無以自致而仁孝誠敬衰矣仁孝誠敬之念衰則俗薄人漓之至其忍刻虛僞亦何所不至哉愼終追遠似雖止一二事然愼之追之皆至誠惻怛之心之所爲結而發也至誠惻怛之存則亦何所不至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矣知禘之說而治國如視諸掌曾子言此亦務本之意也送死大事而朱子云人所易忽者人死斯惡之無能斯背之禮爲使人勿惡勿背也故愼終曰盡禮而附於棺者附於身者之必誠必信皆是所以養仁孝也喪以哀爲本盡禮而哀自致矣祭以敬爲本盡誠則敬在其中矣滄柱從許氏之說謂常人之情喪無不盡哀而未

必能盡禮祭無有不敬而未必能盡誠蓋未必然而亦非夫子甯戚與曾子親喪自致之旨矣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節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溫以顏色言良以辭氣言恭以容貌言儉以檢身言讓以接人言人謂子禽意重求邊此亦無從見得但擬之以與雖未當而尙未失爲夫子擬之以求則不可不辨矣故子貢只接求字折辨曰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則非求非與皆可見矣溫良恭儉讓五字子貢眞善形容聖

人學者正須字字理會看是何等氣象不得只以盛德光輝例圇看過埋沒卻夫子及子貢精神并使得聞政處無著落也永業云譬作日光人見其五色何嘗有五色此都是禪機混話家子政兄云此聖人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也得之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此言觀人之法主父子志行不同者言蓋亦有所爲而發也首二句截講末二句從父沒抽出另講存疑翼註歸重不忍改之心上意雖善而語氣未是也蓋志行不

同父不能得之於子使父善而子志非善不善可知矣然未敢遽絶也必父沒觀行果不善而惡始眞父未善而子志善善可知矣然未知其能行否也必父沒觀行果其善而善始著觀志以窺其微觀行以核其實人之善惡大概可知然曰觀志則必其志之異於父者矣改父之道所由來也父未善而子善改之當矣而急於忘親君子又惡其忍也故必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見其孝如使父道盡非則只須父沒觀行不必云三年無改如父道盡善而子不善則亦只須父沒觀行而不善之子之改父道亦不肯等待三年也但人之盡善盡不善者恆少則志行之不同者亦多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之間者故夫子云然也若如存翼之說則末二句意已足上二句兩觀字少著落矣又尹註道字與經文道字不同經文道字是虛位尹註道字就善道說或將道字重看亦非○問文王武王道似不同志行亦異否曰文武自是志同道同故夫子稱他繼志述事服事征誅只時爲之然非改父道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節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此章明禮之本然而實之以先王以立中正之矩也蓋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此禮之本然體也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則禮者天地之序也說一天地之序體段便何等嚴肅然尊卑貴賤動靜大小性命形象皆莫非此理自然而然在天地亦不待安排得來註所謂禮之爲體雖嚴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正謂此也有子只言禮之用而朱子補出體來所以溯和字之本源惟禮之體嚴而實和故用亦以和爲貴或謂禮之體雖嚴一句是說體然皆出於自然之理句連下故其爲用云云分體嚴而用和者非也

嚴處卽和處非有兩截以體言和則曰自然之理以用言和則曰從容不迫和處都只在嚴內天有是理則人有是性人有是性則發爲是情而禮之用見故恭敬辭讓而非出於勉强揖遜拜跪而非人所不能玉帛犧牲而非人所不願著一毫拘束不上著一毫放肆亦不得全憑眞意發見流行然後自然而然於節文無不合拍意無不和而分之嚴者亦盡此卽嚴內之和但用著而歧途亦生乃有一種閭巷慝禮矯情飾貌全非本情於是拘迫束縛有不堪終日之勞病於夏畦之苦虛文套數踵飾增華而禮之眞意日亡矣故禮之爲用必從容

而不迫乃爲可貴也禮之用句存疑云言禮之行處非言人之用禮固是然禮之在天在心無可得見而用則發見在事物上若非人去行事接物禮亦無處下落則是禮之行處須是人去行他始見禮是個死物事不能自行也惟是禮要人行而行不能無弊便有不和的禮用出來故說道必以和爲貴若說禮之用是和的不屬人去用他則爲貴二字亦著不上矣林說自未瑩也不和而失禮之眞意固不可行矣又有一等放達之人不甘如此而因遂放蕩於規矩之外科頭箕踞無復收拾以爲率眞而謂心中本無一物謂禮豈爲吾輩設則又并禮之大分而亡之則所謂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者也和非不可知而不可徒知知和而和病在徒知而一於和若天理自然處眞意流露於節文儀則之間卻正須要人識取或謂禮中自和只許人行不許人知一知和便多了一和故不可行此亦謬說也先王之道卽先王之禮也亨者嘉之會也此理原於天而具於人之心乃天命之性也而親親之殺尊賢之等天敘天秩散見於日用事物之間則三百三千莫非道也道者率性而已所以和也性無不同而氣稟或異故嚴者見之謂之嚴和者見之謂之和而中正之則鮮矣先王

緣人情而制禮因人性而作儀則舉夫天敘天秩之自然當然者而品節之立個現成規矩以使人人知所率循所以範圍其氣質之偏而約之於中正之範此脩道之教也本乎性情則嚴而泰矣宜於物理則和而節矣此其所以爲美而小大由之萬世無弊也以人所共由故不曰先王之禮而曰先王之道彙集云禮也而道行乎其間矣是禮與道爲二物正如朱子所駁歐蘇云吾所爲文必與道俱者最爲不通也禮旣不許放蕩則和處從何見得曰放蕩實不是和只此眞意便是和的如有恭敬之心而將以玉帛有辭遜之心而行以拜跪有

孝心而温淸定省有忠心而朝覲會同則許多節文度數莫非眞意流行其間舉動間自覺從容不迫苟或本無敬心而强將玉帛本無讓心而强爲拜跪則眞意既亡行禮時亦只覺被虛文束縛無可柰何非從容不迫矣孔子寧儉寧戚吾從先進皆此物也皆此志也周末文勝眞意盡亡玉帛儀文全然都出勉强不和爲甚其有激於此而欲矯之者如棘子成子桑戶之徒又因而遊於方之外防檢蕩然釀至漢晉時而虛無之禍慘矣蓋積重積輕弊有必至有子目擊其弊故欲範以先王蓋亦晚年進德之深所言非復與子游立見孺子哭時

之見矣人只知次節爲防弊不知徒和之弊實因不和者所激而至此章是橫擔格兩節皆有防弊意不只次節也究竟禮是個嚴的物事初學時自只見得收斂約束但須是勇往去行不可畏嚴若今人一畏其嚴便自廢禮也力行久之則眞意漸漸會洋溢出來便覺節文是不容已的亦更不復費力矣所謂禮減而進以進爲文而禮有報也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謹始慮終每截各重上句有商量斟酌意思不曰約而曰信便是要復言的信恭都是好題目因亦人所不可少但恐輕易而忽之則後來失著所不免耳恭字蒙引兼太過不及言看來不及不可云恭還只宜就太過邊說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愼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指點一個好學的樣範出來以示人而語意不勝贊歎欲人之好學亦如是也蒙引云好學務欲得乎道也篤志於道用功於道欲使吾道恰好無差合此三項方說得好學看得甚好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節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節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通章俱是論學子貢引詩證學言詩正是言學夫子與以可言詩正與其即詩知學學力於處境上見等第無諂無驕亦利仁之事樂而好禮則安仁者也言一可也未若言下便有義理無窮已精益精學無止境意但未說出耳知來與起予不同起予者夫子原只說詩未嘗有個禮後之見而子夏忽言到禮後則夫子之意反因

子貢而感發故曰起予此章義理無窮學無止境是夫子意中事但未說出耳未說出而子貢能說出故曰知來言處境而觸類於詩則詩三百篇莫非學問中印證與觀羣怨自來得益無窮矣此眞讀書人也顧曰可與言詩似乎取子貢善言詩而夫子意不然也故又言告往知來以足其意見與其言詩正與其知來也蔡氏行以知始與其知正與其行謂必能用切磋工夫也此意卻後一層語本章似無此意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戒人外求之意章意重上句兩知字雖少異然卻是接

上句知字反撲以破其患不己知之心而動以反求諸己之道也學到知人地位不低然切己事業豈止是要知人如何說當患要之不知人便是學問未到我學問未到又何以致人知奈何不求諸己而患人之不己知且不知人則無以脩己苟反求諸己又何暇患人之不己知故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四書詮義卷之五終

四書詮義卷之六

婺源汪　紱雙池輯

爲政第二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天下之人形氣不同各私一我無以相通也所以能通乎天下之人之心而無不同者亦惟德耳德原於天而具於心天命之性天下之人之所同得者也率性曰道而道散見於事物人惟動於形氣之私而不能行道則

雖有是性而無以實之得於天者不能無失而在己無其德矣己無其德則我亦固於形氣而自私一我又何以通之天下之人己無以通於天下之人則天下之人亦各私一我而又安得其交孚於我是以禮樂政刑只爲徒法法制禁令皆屬空言雖勢迫刑驅家至人說民亦不歸作爲愈多民愈不服縱使不敢不服而爲勞已甚且終無以得其心矣何則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身不行道則無以動其好德之良也若夫君子之正人者身有以實踐夫事物當然之道而無不脩則其心有以克全夫所得於天之理而無不實是既有以先得乎人心之所同然矣雖其所以出身加民者要不無禮樂法度之施而禮樂法度要卽其所得於身以舉而措之綱舉目張俱似現成物事而及其措之於民也又適合乎天下之民心利之而無所費教之而非有所强刑之殺之而人皆以爲當然民之歸之也又何嘗有心於取必之也哉是無爲而天下歸之也朱子云爲政以德只作正人以德看不是以德去爲政以字不必泥蓋正人以德則明德於天下之公以德去爲政則或成以善服人之私正人以德政皆其德德與政一以德去爲政政自政而以德去爲之政與德二故也

然正人以德則正人處豈眞無所作爲次崖云無爲者不見其有作爲之迹也是矣今人又併將爲政二字懸虛則無爲幾似老子道德家言矣誤也無爲從喻意中看出夫子意中是欲人正人以德不是教人無爲北辰居其所無爲之象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卽無爲而天下歸之蓋北辰不動而天之所以動者皆由北辰斡運正天子建極而四方成化之象其實北辰何嘗不動但動只在這所在比似水磑磨心旋轉不息卻又不移所在故能運動周天正猶君子脩德至誠無息之實而北辰無星其斡運處人都不得而見是亦篤恭不顯矣北辰

之幹運周天與衆星之環共北辰都全是自然不但作爲二字著不上并感應二字亦著不上人心同只一德故德之化民亦有不知其所以然者亦可悟聖人之無爲與老氏之無爲天地懸隔矣故曰爲政以德則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言德之外無餘事也○北辰在紫微垣中前直五星前星小明曰太子次星明大微亦曰帝第三星小明曰庶子第四星又小曰后後一星微暗曰都都卽極星或云極星爲帝次前曰庶妾又次前曰后其大明者爲太子前星小明爲庶子極星後半度餘無星處爲北辰乃不動處作時文者不知天象而運用天官乃用居于三垣之內三垣乃紫微垣

太微垣天市垣也 位乎明堂之內等語明堂心宿也又太微南天市二垣之內皆有帝座心宿中星大明而赤亦名天王然皆動者與紫微垣內之北辰無與不禁識者之一笑○天之南北皆有極而南極在地下不見故只言北辰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此明先王以詩垂教之意而示人學詩之道也蓋聖人千言萬語載籍文章皆無非所以約人此心使得其正原不但是詩而詩本性情有邪有正其言尤易知吟咏之間抑揚反復感人尤易入故感善懲惡之用惟詩尤著故夫子於詩發之思者心之用而心統性情思一於正則情性無不正情性到至正處便是中庸○史紀堯舜亦紀桀紂詩采雅南亦采鄭衞美惡並傳法戒始備小序漢儒所作原不足據若謂漢去周近傳授宜得其實則前聖許多天人性命之理漢儒爲何都昧昧俟宋儒而始能發明邪先聖後聖心自相照得著安問世數遠近也如必盡曰詩發乎情止乎禮義都是正的然則桑中之詩其亦止乎禮義歟朱子詩傳字字從詩中以意逆志出來眞使古人無復遯情正確是正淫確是淫卽使起詩人而問之當亦無不心服紱每讀詩傳而歎朱子之聖爲天縱也乃古人可服而今人偏不服如郝

京山陸子靜謝疊山王陽明輩皆各持意見以與朱子爲難而或且肆其詆毀衆喙呶呶至今不息嗟夫夫陸王輩彼只言立大言良知而讀書窮理皆爲害心則其於文義辭句間且全都不肯理會矣又安能以意逆志而得古人之情事邪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節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治效之有淺深由治道之有本無本政刑非可盡廢而無德則政刑只爲徒法而皆强民之具盛世非無政刑而德禮足以化民則無政刑之迹蓋君身旣無德則禮

文雖具無所用之德禮既不足以化民則所恃以坊民者惟政刑而已政刑無所本服其迹而無以服其心治效所以淺也君身有德既足以化民而本德爲禮則禮又非虛文自然足以範圍天下當時雖有法制禁令而政以身正則民自樂從雖曰出禮入刑而刑期無刑則有司不犯政刑之迹不其泯乎曩見明人八股文中於中紐處用反是二字作過文不知用政刑用德禮何嘗相反此甚未通也但夫子口中原只二節平說言政刑之效如此其淺德禮之化如此其深以示人君當脩德爲出治之本不可徒恃政刑耳未暇有盛世不廢政刑

意也朱子外註則又以補夫子言外之意耳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節三十而立節四十而不惑節五十而知天命節六十而耳順節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此夫子自敘以勉人之語當字字著實看不當將聖人看在天上而徒指此爲一篇退託之辭也蓋世人動謂聖人生知安行非人學所可至矣抑知所謂生安只是質美要到聖人大成地位終須不能廢學故夫子每自言以示人如曰發憤忘食曰好古敏求曰爲之不厭曰不如丘之好學其言學也屢矣而閱歷之淺深甘苦知行次第生熟境界則未有若此章之至詳且盡者意謂我亦本是學得來的一生閱歷苦甘當亦與人不甚相遠不妨爲天下共告耳乃後賢復謂聖人實不必然只是自家退託則是將聖人一生好學精神并接引後學苦心都只當做一塲說話不學者聽之亦只道孔子自會說說而聖人是學不來的一點心事終顛刺不破矣是亦高視聖人之過也且就此章觀之亦自有聖人身分在且如十五志學今人十五能志學否三十而立今人三十能立否人不知志學而夫子便知志學此便是生知處人即稍知學亦未必眞志學而夫子便能志學

此便是安行處也然則豈必生質不如聖人乃實是好學不如聖人惟好學不如聖人乃不得不歎聖人生質之眞爲迥絕矣然而已可勉也但是逐層積累聖人似不會恁地費手然既說個學則學中自然亦有淺深生熟火候斷非面壁九年一旦徹悟識取一心一日千里此中閱歷苦甘原只自家覺得人豈與知則朱子所謂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也蓋惟聖知聖矣學謂大學之道然則章內言知處皆格致之功言行處皆誠正之功合之卽明德至善而新民之具已在其中非舍卻淺近馳騖治平而謂

大學也立與不惑知命逐節有工夫或問中持守玩索積累涵養是也論知行並進則立必由於知不惑知命行自益熟聖人知卽知其所行行卽行其所知也然旣曰立則畢竟夫子自見得持守工夫居多旣曰不惑知命畢竟夫子自見得探索工夫居多則正所謂因其近似以自名者矣不惑在萬殊處知命在一本處不惑於理之所當然知命知理之所以然均之以理言時解謂不惑在事知命在理卻不道註中明說於事理之所當然皆無所疑也安得獨曰知命在理哉耳順自當兼善惡言善言入耳便會於心固無所違逆不善之言入耳

心便明辨亦可云無所違逆至善惡疑似之閒亦不待思索而卽能辨其眞此乃眞通徹而無不通之妙也或只主善邊說則聲之入聖人耳中者豈必皆有善而無惡乎至若滄浪之歌觸耳皆成至理則更有得於語言之外者而非思慮之所可盡矣從心所欲不踰矩卽所謂一理渾然泛應曲當而只言不踰矩不踰二字似有欣幸意亦是謙辭時解又云末節不可作窮神入化語若作窮神入化語恰似不許夫子再活到八九十歲了愚謂不思而得不勉而中是何等地位豈非神化若更要於此作勇猛精進則除是竿頭進步要夫子成佛成仙也亦不通矣但夫子口中原非自贊耳大要講經當於義理上研求不宜徒向字句閒討好也古者十五而入大學三十曰壯理男事四十曰强仕五十曰艾六十曰耆大概古人進學亦與血氣偕爲長益故孟子亦四十而不動心朱子十四五歲時便學聖人之道皆與夫子大略符合卽如常人亦大概至三十而力量成四十而識見定孔子所言之序與人實不相遠但聖賢自是聖賢分量學術事功自與常人迥別耳至於四十以後人有日益進脩老而彌碩者亦有日就衰頹至老而愈不堪者此有數般有一等稟受血氣壯盛者自難得衰

頹有一等稟受孱弱者未老而先餒血氣衰而精神學識皆隨以衰然此不學人也人之爲學須是趁著少年勇猛加功此時血氣日長精神義理亦可日長莫將精神頓付無用及用嚮雜路到了三十歲四十歲則力量識量都便定了血氣日漸衰去人於少年時豫先做得學問使理明守正至三四十歲已自立腳得定不怕退後則後此血氣雖日衰而我之學力可日進精神凝固理爲氣主故閱歷久而識見益精操存熟而所行日篤非血氣稟受所得而局自不至有衰頹之患矣然又須以志帥氣乃能日益長進若少年曾做學問至四十後

志便餒了亦遂衰去此爲半塗而廢故聖人云自强不息大賢說死而後已也若少年時不曾做得學問以至三四十歲猶自立腳不定則力量已定而不滿識見已定而不眞理不足以主氣自日隨血氣退去四十以後乃或欲做學問難矣精神彫敝隨得隨忘此所以老而不堪也故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夫子三十而立須知聖人立時合下便是聖人體段非是一德一行而已立只完所志之分量不惑知命耳順從心不踰都從所立中入化又只以完其所立之分量究竟而已學者須漫將聖人看高亦漫將此章所言看得

平易漫將不惑以前看得不濟須要知聖人所志何志所學何學三十而立所立是甚體段然後優游涵泳日就月將以學其實可也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節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節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禮字自是對三家說然所包甚廣事親者果能生事葬祭皆一於禮豈非孝子若有過不及則均之非禮以警三家之僭可也以告天下人子亦可也然僭於分之外則必多失於分之中三家之失亦不止於過分矣禮須是天理之節文先王制禮不過卽天理之自然當然者而品節之若後世閭巷之禮用以事親而亦曰孝也則非所敢知矣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聖人教人多有引而不發者蓋一語說盡人多便不致思反不如引而不發待他自思得之者之入人深也孝莫大於守身而守身之事多矣何獨只教他謹疾蓋驕淫怙侈世家致疾之由使其於疾而謹之守身已得其大矣且疾之不謹尙足以貽父母無窮之憂況乎放僻邪侈陷身刑戮其貽父母憂不更大邪體父母之心以

觸類而長之守身之道不可盡歟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人雖不敬其親亦何至等親犬馬然養而不敬充類至義之盡則異於養犬馬也亦幾希矣激切而言之亦所以致其深思也雙峯謂註中養犬馬者者字指人言言養親之人與養犬馬之人無別仁山又謂至於二字所包甚廣言自親以下至於犬馬也養親要別於衆養非要別於犬馬此皆曲說聖人之言原自直捷了當子游是個軒爽大略的人故夫子爲之激言如此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

色根於心而不可僞故難色難自兼敬愛言小註亦兩言之集註則引禮記成文亦以子夏所缺在愉色耳子夏之所缺在子夏可自檢點得之抑家庭自是愛意居多上章則直規子游之所不足者耳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語意自是始疑終信蓋顏子初入孔門時事也蓋不違而愚者恆多不違而不愚者恆少故夫子亦疑其愚若

說夫子本知其不愚則又何必退省其私乎且亦足以發亦尙是約略許可之辭亦足二字語意可見未便似後來賢哉回也三月不違仁等語大作贊揚也今人必謂夫子不過抑揚其辭以見顏子悟道之妙不是先疑後信然則夫子本不疑其愚卻故意說個如愚本未嘗省其私卻虛空說個省其私夫子卻又來說詭也私字只對進見請問言說不得燕居獨處此朱子偶失檢處發字統兼動靜語默言動之發是矣靜默之發何如曰艮其背艮其輔是亦發也人只爲不解此因混入心齋坐忘莊列餘唾大非也謝上蔡有只輸顏子得心齋之句此正上蔡流弊故程子嘗謂其扶起一邊倒卻一邊學者不可不察

○子曰視其所以節觀其所由節察其所安節人焉廋哉

人焉廋哉

所以是顯然的一見便明白故曰視觀如觀書之觀便逐字細密矣所由未善如爲善以傲福此傲福之心已出於私爲學以爲人此爲人之意已由於僞也安未在是只是出於勉强心已曉得爲善而心下又有些艱難畏縮勉强做一好事出來則此起念行事時自有一番未自然氣象不必窮究到平日若窮究到平日則似追

其既往近於刻矣但所以不安處卻從平日所習慣不在於善來如梁王之願承教齊王之請嘗試皆所由雖善而未安者也熊勿軒之說亦宜玩所安未善如何便說是僞蓋此與利仁强恕者不同利仁强恕者行時雖煞尙費力心下卻自鼓舞向往此所安不在於是者三分願卻有七分不願瞻顧徘徊而此時良心上卻又過不去只得從好意發出是爲善未誠也故不能持久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要人溫故能知新不是要人溫故知新好去爲師爲師只許可他能知新之辭也蓋爲師本是難事爲師且可

則凡應事接物無不通可知矣知新不是於故之中理外更推出一理只是於故之中理中觸發來不窮溫故不能知新故都是死物事溫故能知新則心與理融日日尋向上去便是一貫根基也然此章須玩朱子所云此爲溫故而不知新者發耳又不是教人只須於故中求新不必向故外更求記問也天下事理無窮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起初恰自記問始但須事事會心不可徒靠記問若說只須溫故知新不須故外求新則又徑約而狹矣

○子曰君子不器

此欲人務於成德而毋以曲藝自安非徒贊君子也不器須是平實話非無能可名入神入化蓋君子自有君子分量也夫子只說君子用無不周而用無不周源頭須從體無不具中出故朱子補體無不具一句於君子二字之下君子是人品名目不可將君子二字便認做體無不具說但纔說君子便是體無不具的人矣蒙引又推到格致誠正則君子平日工夫又體無不具的源頭至所云人心原具衆理則又天命之性之大源頭處也不器且就局量規模上說不必說到簿書錢穀曲藝多能去蓋材藝之能君子亦或有欠闕處而大體既裕則一材一藝之能何一不在君子包容驅使之下縱有小處欠闕亦不失其爲不器也若一味務多能去則大軍遊騎窮大失居非君子不多之旨矣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只重先行其言句下句輕帶子貢如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云云及博施濟衆等語俱是未曾實落體踐卻先言了故夫子藥之曰先行其言猶云慢些言著且去行著無非欲子貢做一個躬行君子也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周比和同驕泰矜爭羣黨俱從相似中見相反周比親

厚同而公私不同人只見小人亦有與人親厚處疑與君子相似而不知其親厚處卻都是私故夫子每分別與人看若是全然相反的事則人人能辨不必夫子屑屑分別矣且周比亦非易別同此一人君子親之是周小人親之卻是比同此一事君子用厚出於公小人用厚卻出於私卽如陽貨欲見孔子亦是比孔子便見陽貨亦是周也此中須是觀其所由且君子卽疎人薄人亦不失爲周小人卽無不親厚亦只成爲比至於用一善而天下治去一惡而天下安則又周中大作用總之一偏愛天下之公心而已時賢只肯說相反不肯說相

似其見偏矣且不從相似中看出相反則吾恐中心藏之處還被小人於相似中瞞過依舊是葫蘆提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學而不思章句支離思而不學異端空悟章句之學說來似有得而不思反求於身何嘗有得異端絶去聞見何嘗得安曰自在曰如如不動皆勉强自說耳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此端字不訓端緒註明言非聖人之道而別爲一端蓋猶言另自一路也按墨翟略在孔子前老氏楊氏則略與孔子同時而列子又有西方聖人之言且誣以出於

孔子之口則是楊墨佛老之邪說在孔子時已有但未大橫耳想當時必有獨好其說而專治之者如晏嬰程本原壤子桑戶之徒可知故孔子預發此言欲以遏邪說於方萌憂世之深也害字兼害己害人看害己便害人若只害己爲害猶小至於害人則其害大矣單重害己言者非也孟子生心害事等語俱從此害字生去○天下只有聖人一道邪正必無並立之理聖道之不明異端爲之害也近日妄儒有創爲調停之說者謂佛老固非聖道然我不學他則亦不必辨他且又謂以彼自甘寂滅理會一心存之亦足以風世之卑污嗜利者而地獄天堂之說尤足以警惡勸善是足爲世教之一助如此邪說紛聞之甚多矣嗟夫朱子有言曰入於邪必害於正安有非聖道而不害於聖道者則安有非聖道而可以不必辨者彼其棄君親絶夫婦旣已同人類於禽獸而絶滅之而又言空言寂以等人心於草木而槁木死灰之矣至其復設天堂地獄之說以爲勸善而懲惡此則以自交而誘世耳非其情也而脩齋禮懺足以消愆解罪則又益長惡而導之以無忌矣勸懲安在哉且竊喪祭土苴爲供佛飯僧之事亂我先王禮樂以濟其徒營利之私天下知者惑於空寂之談而愚者迷於

其福利之誘近理愈甚爲害愈深欲不辨焉烏乎可也

嗚呼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朱子曰邪說橫流壞人心術比之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者也然則不能攻討而反創爲不必攻討之說者其亂賊之黨而聖人之罪人也乎有解此章攻字爲攻伐之攻者則正所謂亂賊之黨而聖人之罪人者也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一味粗豪不肯認錯强不知以爲知不必爲子路諱也實知之然後以爲知之如或有不知則必當自以爲不知自家體認明白便是知之之道夫自家知與不知自

家豈有不曉得的而强不知以爲知伊只道一時蠻說蠻做得過如何必讀書及奚其正之對皆然殊不知外面蠻過內面卻蠻不過只是自欺其知耳一至自欺則反將此心本然之知都埋沒了故夫子便卽一知字作鍼砭全是戒他自欺由此求知云云又是推後一層說話

○子張學干祿節子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愼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將言行層層鞭辟近裏固正是君子爲己之學然聖人因事曲引則此章正因子張干祿而示以得祿之理見

祿由己致不從外求使之反外務之心以內脩言行耳

虛齋謂多聞見而闕之愼之乃所以寡其尤悔二則字正摹尤悔難除光景言寡尤二句亦非過遞語正發出終身不盡意語意連上不是帶下此於爲己意甚確實矣然愚謂以爲己之實言之則終身欲寡未能何暇及祿以事理言之則言行交脩得祿亦是常理但學者方有心務外而夫子卻一味教他反裏不因學者念頭處撥轉豈不與學者心事齟齬恐非夫子曲引學者語意且言寡尤二句若連上看則末句亦難接上還當云如是則能寡尤如是則能寡悔尤悔旣寡則祿可不求而至爲安後夫子答子張問行章亦教他一個能行之理此可類推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公無民而問民服亦煞有心不得硬坐以徒求之民當時三家雖强君臣大分猶在使公舉錯合義雖强臣亦誰不心服但舉錯合義自是爲君絜矩大道不只可對哀公言也借民心以振君權終是臆度話耳謝註大居敬貴窮理又是舉錯前一層工夫人君所當務或謂諸字宜著眼此亦有理但著眼諸字將舉錯二字著力

反將合義心服意殺矣而或者又只講得舉直錯枉諸字竟似可抹亦失檢點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必當時之民不敬不忠不勸而有此問一發問便有刑驅勢迫之意夫子句句著康子身上其實則化民至理也然康子違父命殺嫡弟欲殺無道以就有道自康子聞此言當字字刺入心坎矣此對大夫言故語氣自與上章對君不同後邊子帥以正子之不欲子欲善而民善夫子之對康子都只一套說話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節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

意如逐君陽貨竊柄夫子不仕其意深矣而此意難言也故只說個治家亦政聖人語氣眞是和易然隨在教人使或人能解此所得亦已多矣友由孝而推愛父母自愛父母所生而推廣此心以爲一家之政則如推其孝以及諸父諸母無所不用其愛敬推其友以及諸子諸姪無所不用其慈惠而一家蒙其休推己之孝而使家之凡爲子者皆得遂其孝推己之友而使家之凡爲弟者皆得遂其友而一家得其分所謂是亦爲政也而

治國之道豈外是哉或謂昭公不正其終定公不正其始故孔子不仕則孔子後亦仕於定公非以定公爲不正其始可知而又謂夫子借書言以隱諷魯事尤屬穿鑿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

人已之相孚以信車與牛馬之相屬以輗軏不知其可已含不可行意而未露其何以行之哉句以車言而卽喻意以足正意○牛背有峯可施軛軛在牛背不可施轅而屬紼軛之兩端故車前有輗橫以屬紼衡絆馬腹兩服共衡兩服中間施轅轅端爲軏以鉤衡轅後直屬軫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節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問個十世可知便是好高苟難意思夫子教他卽往以知來是還他一個知來的方法而偏說得平實所謂因事曲引者也三綱五常古今公共如何說是夏禮殷禮曰夏禮殷禮更兼文章制度而言也文質二統又文章制度中之因時制宜者三代之禮同而文章制度小異

損益亦未曾盡改其文章制度不過損益其文章制度之積重積輕小過不及者以適於時中而已故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當只作一句讀言殷因夏禮而小有所損益其迹無不可知云也三綱五常是禮之大體猶云此禮的骨子文章制度正是禮文章制度乃品節那三綱五常的如頭上便戴冠腳上便穿鞾上身便著衣下身便著裳都是因這骨格當然的道理表章出來這都萬古不易而有不能無所損益者又是文章制度中小異處要當因時制宜如夏葛冬裘春月衣服逐漸減去秋月又逐漸加上究竟總是這衣裳冠履總是這

文章制度故曰因曰損益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若分作兩句讀則所因是一項所損益又一項已支離矣而所因單是三綱五常則只是因三綱五常耳如何可說因夏禮因殷禮也且只云因三綱五常則似文章制度俱要改革矣又何但云損益之而已乎故或以可知單承所因便似損益的不可知或以可知單承所損益則所因句又似贅語或謂所因者固可知所損益者亦可知則又費周折而所因所損益終成兩截恰似三綱五常與文章制度絕不相屬其皆誤也朱註云三綱五常禮之大體可見原不將

三綱五常便當禮字云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間下一小字可見文章制度正是禮而所損益者但其小有過不及者耳云已然之迹今皆可見可見可知二字統承因革不分兩項註原精妙人自不察也蓋亘古只有此理而禮即理之節文有此理則自然有此節文禮雖創制於先王而究皆因其自然非人力所能與加損其有小過不及不得不因時制宜者則運會所趨而聖人用以維持其閒要以善守其秩序之本然而不使或流於偏重耳故損益只在所因之中不出所因之外是以百世可知聖人知來以此理至平易矣然縱饒後世圖讖術數終不能有以矜奇於此理之外而術益膚淺知至奇無如至庸也彼苟求所難知者亦可以廢然反矣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節見義不爲無勇也

諂瀆鬼神不務民義徼福避禍惡俗最爲可恨曰諂曰無勇夫子直抉其心肝而此等輩只今猶徧天下也嗟夫

四書詮義卷之六終

鄒聞倪望重愚山 程夢元啟圖
婺源汪 紱雙池輯 後學 檇李楊廣銘伯新 同邑 潛紀恩筱圖 同校字
合肥李 舜弦學 同邑 汪孟青湘岚 同校字
休寧陳本瑜瑨青 余家鼎鼐伯

八佾第三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首十字依麟士作一句讀忍字只依註前說凡人做過分事心下必過意不去此過意不去處便是良心今竟過意得去故謂其忍解作容忍則意味反短舞八佾僭天子甚是大事孰不可忍句亦只宜依內註不必依謝

註謝註反將舞八佾看輕了也季氏之舞八佾其失始於魯以八佾康周公再失在用八佾於羣公之廟三失在桓廟之立於三家故季氏得沿而用之然君國之失由來已久臣子未便明言至季氏之舞八佾則直是無君無天子亦不必多爲季氏原情也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上章夫子口中未明指出舞八佾事然言直而嚴此章夫子明就雍詩攻辨故辭婉而切饒氏分上章爲譏其不仁此章爲譏其不知人既僭禮樂便俱是不仁但雍歌得無知可笑夫子微誦雍詩欲使其自思自改耳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仁者心之理有此理則序而和無此理則無序而不和仁理序和總是一事如禮樂何若季氏舞八佾三家歌雍八佾與雍詩却是天子的與季氏輩無與不敬而將玉帛不和而發鐘鼓人都曉得他不由本心便虛文全無所用禮樂只就儀節聲容上說

○林放問禮之本節子曰大哉問節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林放問禮之本非問禮之制本字對繁文言不對制作

言如此看來則質正是本不必以質爲近本而於質之外又求個本亦不必以放所問之本爲指制禮之初行禮之始朱註則質乃禮之本也已說得直捷了當矣若論禮貴得中則尙有制度品節之詳而此處放問個本夫子亦答個本禮之全體且未說及蓋質者實也卽敬愛之實心也質必有文無文不行故敬必將以玉帛哀必文以擗踊而文繁則掩其質故奢易則外飾之意多而敬愛之實衰惜費之心繼起而愛敬之實益亡矣先王制禮所以制中文質停勻恰好處便是中期以文行其質而止耳自先王之道衰而繁文日盛本質盡漓則

反不若不及於中者之實意猶存而本根未拔矣玩二與其二甯字似乎商量決擇而以質爲本之意顯然矣儉以用物言戚以用情言儉戚未全是質而質在儉戚中朱註儉戚則不及而質語有斟酌若范楊則直以儉戚爲質故圈外之夫禮有本有文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問一禮之本原只得一概事時賢將本字忒看元妙故有因近本者以求大本之說不知林放此問只因激於當世之專事繁文而求行禮的根本所在未及夫作聖述明之大而當此繁文之世不患其無文不行特患其無本不立故夫子既大之而又以禮本於質告之本爲

文所從生既得其本不難行之以文故曰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知本而行之以文則制中亦不難又非與終於儉戚而已也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程註責臣尹註責君看來君臣俱有責而責臣意多如字作似字看亡非眞亡不君不臣雖有如亡耳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凡僭竊之由有二一由於侈欲一由於儉福侈欲儉福之念動則本心遂亡本心既亡則亦何所不至哉而不知人有定分事有定理初不可以毫末假借也故季氏之舞八佾觀聽也然八佾實天子之禮與季氏何與是舞之無益也季氏之旅泰山以儉福也然泰山乃魯侯所祭與季氏何與是祭之無益也夫子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其啟之者益深切矣○祭以分等以情屬泰山於季氏何有神而知禮則不享祭之無益也神而不知禮則享矣而享非禮之神必不能福人祭之尤無益也其實安知神之所享惟分之非等情之非屬非己所有而妄行之於理已悖鬼神亦理而已矣無其理則無其神矣何饗之有今世家巫戶祝而視其神號非帝

則王視季氏之旅泰山尤已甚焉事神如事人今試思以庶人而請召一省之部院以飲酒吾知雖不知禮之人且責其非分而不肯往也況神之聰明正直也哉何季氏之竟徧天下也○山川之神不廟山川即神異於人鬼且通天氣所以生物後世廟之失矣而泰山之廟徧於郡邑則尤惑焉河神爲祟楚子不禳而泰山之神胡來乎天下之郡邑禮之不明淫祀所以甚歟附說於此以質之知禮之君子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欲以無爭風世非徒贊君子亦非贊射也紱按先王制爲射禮用以教人用以觀德用以選士射誠君子事矣然若子有事射矣而射者恐未必皆君子也若以禮射言之卽使非君子當亦必循乎揖讓之禮而夫子以此徵君子之無爭何哉故愚謂君子二字只當大概說不必忒將擡高無爭只照恭遜淺說不必忒將看深蓋詩書禮樂之下原足消鄙陋驕矜之氣故旣曰君子則自無爭縱使有爭亦只射時而射時之爭依舊恁的君子則甚矣有爭之不得爲君子矣又按天子以大射選士於澤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

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則是揖讓而升下而飲之禮在射時容亦或有不克循者然則正於射之無爭見君子苟射而不能無爭勝之容體則是不得爲君子也將君子說作成德將無爭忒看高深於章意何如哉紱之私見如此時賢其必不以爲然矣○按儀禮所存大射鄉射二篇註以大射之禮爲言凡射二人爲耦一爲上射選士比三耦三耦一爲下射以外謂之衆耦皆位於東階之南少東西面鄉射禮則在西階之南少面司射旣作射立一人爲司射先行揖讓之儀升堂射降所以示法也然後命三耦東西升射謂鄉射則東升西階之作射初耦乃西向揖行鄉射則東向揖行也轉北向當階揖西及階揖此所謂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旣升揖轉少東北向當物揖物畫地作十字射者之所履及物揖此旣升後尙有三揖但只云揖讓而升言其略耳履物南向拾發四矢上射先下射後畢揖南行將轉西揖及階揖亦三揖而下下亦西階註言射畢揖降者省文旣降揖將復位揖及位揖遂適堂東釋弓矢以俟鄉射則復位遂適堂西釋弓矢以俟次耦以次升射如初每與旣射者交於階前相揖衆耦皆射畢降乃設豐豐形如豆所以承觶飲不勝者所謂俟衆耦皆降也旣設豐三耦自堂東復位於東階南鄉射則西階南司射命飲勝者執張弓不勝者執弛弓復三揖而升如初勝者升西階上

少右北面不勝者進坐取豐上之觶少退北面立飲進坐奠觶於豐下衆耦亦以次升飲註云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觶立飲言勝者揖不勝者與之同升也鄉射之禮亦略同此時下高頭講章附射考云三耦進三耦出每三人皆耦旣射則一揖下堂寡陋可笑而乃筆之於書誤人不淺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節子曰繪事後素節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子夏問詩夫子說詩而又許子夏可與言詩通章自是

以詩爲主然禮後一語觸發甚深益人不少故記者并其問答之全而記之實是注意此句恐不只見得子夏善言詩也此意不知恐埋沒古人記聖言以教人多少心事矣子夏疑素之爲絢不但將素以爲三字滑口讀過亦因上二句只有素的意思未有絢的意思而末句乃突入以爲絢三字恰像是以素當絢却未知詩人每於比意中足正意曰素以爲絢便見美質可加華采也禮後一言雖從夫子一後字入門亦從詩意生出其但曰禮後而不曰禮後於甚事者正以蒙詩意中有美質的根在也禮之質便言恭敬亦可乃註不言恭敬而言

忠信者忠信亦生質之美者猶詩所言倩盼也禮記云忠信之人可以學禮是矣然忠信不必定是生成的學來亦可得而禮則必以忠信爲本盡其恭敬之實心曰忠以此實心發於節文曰信禮只是外邊節文所謂絢也下忠信二字則比恭敬二字較切實矣此篇中如不仁如禮何甯儉甯戚多是此意子夏因論詩而知學宜其曰可與言學可也而曰可與言詩蓋詩無非學也能以詩言學則可與言詩矣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考先朝之制度俾後世之採擇此吾儒分內事也深慨二禮之無徵與夏時殷輅章蓋同意云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魯禘不足觀亦緣禘意深遠魯君臣無此仁孝誠敬故行他不得而以諸侯祖天子分既相懸則自然誠意繫屬他不著便萃渙不來也灌地降神此時未迎尸不在九獻數內灌以後便不足觀其足觀者鮮矣○禘祭之詳不可考而時儒聚訟紛紛要皆欲與朱子爲難然按周禮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礿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

解者以肆爲解牲以獻祼爲獻酒灌鬯饋食爲正祭愚按如此則不過祠礿嘗烝中之事不當並列爲吉禮十二條而又列祠礿嘗烝之上也竊意肆獻祼即禘饋食即祫耳祫合毀廟之主難於灌獻當只用饋食禮如父子之合食以盡恩耳禘祭追遠則灌獻爲重肆當與四同王后各四獻也或禘祭中不用饋食亦未可知耳至司尊彝職云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則註云追享謂夏六月大禘朝享謂冬十月大祫以其間於四時故曰間祭則祫禘之爲二祭明矣蓋追祭其祖之所自出故曰追享而朝毀廟之主於太廟故曰朝享也又此言四

時之祭而及於追享朝享正與大宗伯之肆獻祼饋食互見則肆獻祼之爲追享饋食之爲朝享又可知也祭法國語皆言虞夏禘黃帝商周禘帝嚳未嘗言配太傳則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只言以其祖配則羣廟之主不與可知且禘祫異時三年大祫五年大禘禘以夏季祫以孟冬先儒嘗盡無據而云然哉春秋所紀僖八年秋七月禘非時也閔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於莊公是禘後一月以正則當用周八月而吉禘則非禮於莊公又非地也文二年八月大事於太廟大事當是大祫蓋因躋僖公而特舉祫祀

以正則當用周十二月其以時者則等之常事不書矣然大事與禘紀實不同安得以大事爲卽禘而據此謂禘祭之必合羣主乎朱子確主趙說擇之至精而時賢必謂禘祫是一祭但禘則追祭始祖所自出而祫只及始祖故惟天子得禘而諸侯得有祫吾不知其於六經中又有何的據也又或引王制天子祫禘諸侯禘一犆一祫之文謂禘亦時祭而特異其制耳諸侯祫則不禘禘則不嘗以侯國朝王故廢一時之祭故魯不當有禘愚按夏祭曰禘或夏殷之禮或傳記之譌皆未可知若以魯當朝王而廢禘則魯東方國也東方國以春朝王則廢春祭可耳何爲廢禘哉其爲臆說又可知也至於魯之有禘則或謂成王所賜或又謂惠公所請皆未有定據但成王雖令主恐未必盡無過舉謂惠公所請者亦欲曲庇成王耳且從先儒之說爲可或又謂魯禘只祭周公而無文王但用禘祭之禮節耳愚謂禘之所以異於他祭者惟追祭太祖之所自出耳不追祭太祖之所自出安得復名禘祭乎魯禘之追享文王其必然也至若閔二年之吉禘於莊公則喪未終而從吉祭又不禘於太廟而於莊公之寢此失禮之已甚者在當時或亦以未終喪故不入太廟而迎文王周公之主以祭於

莊公之寢未必合祭莊公也僖八年禘於太廟用致夫人此於太廟矣而致夫人則非禮夫人或以爲哀姜（莊公夫人）則是因禘祭而以夫人之致告非合祭莊公而夫人祔也或以爲成風（莊公妾僖公母也猶在）則是因禘祭有夫人之事而特使成風成禮以成其爲母夫人也昭十五年二月癸酉有事於武宮左氏以爲禘而經無明文蓋非禘也凡此皆失禮之中又失禮者故春秋書之亦與此章之歎同一意耳安得反以爲據而證禘祭之卽祫祭歟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問禘之說便是求知禘之義理或人亦有深意也答以不知夫子本兼難知諱魯二意但下文都承難知說諱魯意未嘗露耳報本及始祖而更及始祖所自出追遠及始祖而更追始祖所自出深遠固也然先王制禮猶有深意非只此也大概士庶祭先而士亦得事其祖於禰廟士庶無遠量祖父皆身所逮事而已自大夫以上分益尊而追本益遠則由祖父而推祖父之祖父上之以隆其孝思卽下之以廣其德意不但以尊故殊異之也別子爲祖有功德者世其國家則子孫祀之以爲始祖上之以報功者下之以志一本也士庶則無及始祖

之文矣然別子不奸於宗故殷之祖契周之祖稷不及帝嚳支子不祭諸侯不祖天子帝嚳大宗有唐所世守宜也及旣有天下則天子爲天下大宗天子得祖天子故得奉其始祖以追紹於大宗之統而禘祭由是立焉此所以禘嚳而稷配之也然統雖可紹於大宗而祖終別子也別子之爲祖已久則安得更奸於宗而又立帝嚳之廟是以帝嚳不廟而追享於始祖之廟又不同於始祖之時祭而五年閒祭之愼之至也夫不忘所自出廣仁孝也紹於太宗大一統也追享於始祖之廟明一本也愼之至者辨萬殊也然則祭所以報本追遠也而報本追遠之意又孰有深於禘者哉如曰報本追遠及始祖矣而又及始祖之所自出徒以是爲深遠而無義以行之則吾恐始祖之所自出又更有自出而追之不勝追幾如西教邪說之由天地而溯天地所生之天主不其惑歟顧斯禘也爲世遠矣聞見荒矣非有仁孝之至則逮事者且不及愛而況於遠乎非有誠敬之至則祖父之靈且不及格而況於遠乎是必其裕萬物一體之懷有翼翼肫肫之念夫然後能萃已渙之精神而繫屬於不見不聞之表不然則獻祼虛文徒爲多事其不至浸以懈怠跛倚以臨如魯禘之不足觀者蓋幾希矣

然則斯禘也先王以仁孝誠敬制之後王亦必以仁孝誠敬而後能行之而非仁孝誠敬之至者又何足以知之也哉抑後王卽非仁孝誠敬之至而分相等情相屬則猶可以行之若非後王則分非等情非屬先已憯於其義之非矣不足以知之而又烏能以行之也故曰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下如視諸掌也不但已也迎牲不迎尸則有君臣之義王后交獻致爵東房則有夫婦之交同姓在阼異姓在西則有友朋之道太子舉奠則有著代之文澤逮至賤之人則有恩被天下之意先王直舉天下而約之廟堂之上矣況報本

追遠之深意行乎其閒也哉然誰知之而誰察之治國
如指掌聖人豈夸言哉又晚邨謂中庸之難明以理言
此章難知兼魯禘非禮意故中庸只言治國而此云於
天下此亦未免曲說治國治天下只一般事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節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凡祭所以伸吾孝敬也洞洞乎其敬屬屬乎其忠勿勿
諸其欲其饗之孝敬之至誠也如以爲虛位而已則亦
虛文而已烏用祭之行其虛文而已雖祭如不祭也子
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虛文雖已行而孝敬未伸故也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節子曰不

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賈之問諷也夫子之答理也所答非所問矣譏諷之意
夫子若不喻焉者必謂夫子以天話壓人則殆氣矜之
隆耳非聖人氣象也又時賢謂纔說媚字便是逆理此
亦緊一層論耳然順理者必不媚凡禱媚之人不知天
命其生平逆理者尤必多矣又小註云逆理便是禍害
此亦緊一層論也既自絕於天則禍害正多耳要之事
有定理人有定分媚人媚神皆屬無益然則此言也謂
之教賈可也謂之誅賈可也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非文采華麗之謂此實贊周禮
非文勝之文并非尚文之文也故接口道吾從周從周
者心服之而躬行之非徒奉法制而已也雖然從王分
也縱使周禮未善夫子能不從周乎而云云然者周衰
禮廢爭尚繁文雖同軌之風猶存而名實之淆已久故
先進有野人之號知當時之不從周者已多也故夫子
若曰武周制禮已自盡善學者寧章猶恐未盡何必更
踵事增華至背先王法制乎然則此從周云者正吾從
先進之意耳至夫子於夏殷二禮則每歎其無徵而答
顏子爲邦則又斟酌四代禮樂夫子豈二三其說也哉

吾儒之淑身有一定之軌新王之創制盡損益之宜先
王精意歷千古而獨隆制度云爲則因時而變革夫惟
夫子知從周則亦惟夫子能損益乎周也蓋並行而不
悖耳
○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
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儒者載籍至博自謂無所不知而一登廟堂反至動滋
隕越何者載籍所考終不若耳目之眞而自謂已知則
更無敬愼之意也入太廟而每事問孰謂知禮之譏夫
子所不必辭亦惟白其敬愼之懷以爲萬世行禮之質

幹焉已耳

○子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蒙引謂亂世用武射治世用禮射當世尙力卽禮射亦主皮故夫子歎之說約謂周初只有禮射無武射今列國兵爭武射復起故發此歎愚謂古者文武一道文以觀德者卽武以卽戎故記曰勇敢强有力者不用之於行禮則用之於戰勝禮只有大射賓射鄉射燕射未見有武射云者武射或是蒐閱選徒之禮則蒐閱治世不廢何獨至列國而復興其尙貫革也夫子當無容譏耳大射張皮侯而棲鵠雖棲皮而不主於皮鄉射亦然故

鄉射禮文云射不主皮蓋功力兼至貫革賢也而苟志正體直比禮比樂則不貫革亦未嘗非賢故棲皮而不主於皮則尙德不尙力之意也惟禮射不異而古今所尙不同蓋商末時禮射亦主皮自武王偃武修文則不主皮而貫革之尙息列國兵爭復尙貫革故夫子卽禮文而釋之而又深歎息之意謂今之行禮射者何以與禮文之意不相似也射不主皮句本是鄉射禮文則夫子之歎其因禮射不當主皮而主皮可知但聖人語意含蓄傷今意未竟說出耳蒙引說是但亂世用武射治世用禮射二句似亂世竟廢禮射治世竟廢武射則未精也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節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欲去餼羊子貢自是惜費時解謂子貢憤時設議以激魯人而反言之亦或爲子貢周旋矣蓋省無用之費不可謂非賢者事而當日之不告朔者魯君非魯人也至存禮之大則子貢實未見及若謂意在維禮而反言以激時人則或因此一激去羊而滅禮之迹激之正所以滅之子貢應更不如是莽撞矣春秋末年子貢用魯去羊亦眞欲去非私議也且夫子明說爾愛其羊我奈何

必多爲子貢周旋哉存羊可以識禮去羊則禮遂亡此亦欲留禮之一綫於幾希未絕之間耳而時解謂羊與禮不是兩件去之則其羊留之則其禮不必說到後來可復上試思羊與禮不是兩件則羊存卽禮存然則夫子只要留此虛供之羊便當做告朔大禮而不必循名責實其反不如子貢之激而去之者之更爲痛快直捷也夫豈然也穿鑿求新競標異幟此治經之所以賊經而人心日下也○告廟曰告朔遂視此朔之政曰視朔聽朔告朔必朝廟春秋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則朝廟而不告朔也厥後以疾故四不視朔而告朔

禮廢矣至周禮朝享卽大祫而左傳諸侯朝正於王亦非歲首視朔時下講章乃誤附會混朝享朝正朝廟告朔爲一事謬甚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只見禮之當盡非辨己之非諂也與是禮也同一語意

○禮盡於其分之中諂溢於禮分之外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平問平對只各盡其禮之當然呂註尹註俱言外推論耳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稱詩人性情之正是語中意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是言外意若以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屬文王則此章是贊文王非贊關雎矣註中其字俱指詩人言○鄭箋關雎后妃思得淑女以事君子眞是說得迂疎毛傳序言文王后妃之德意近是而不明白朱子一眼認定宮人所作讀去何等明白爽利而時賢猶欲搜羅小序確定不信朱子何哉且孔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可見關雎而外其樂而淫哀而傷者正多耳而郝京山輩必謂三百篇無淫詩恰似做詩的坐定都是正人夫李德裕周秦行元微之會眞記香口津津全不知恥做詩的亦那能便坐定都是好人也太史陳詩所以觀民風也貞淫具采又何疑哉（詳見詩經說義）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節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哀公以亳社災故而問社可謂遇災而懼宰我使民戰栗之言直是妄對謂其勸君以斷猶是原情開案也宰我之意只重末句夫子責之之意則全在言外有謂三家之僭橫事屬既往不可復救非威斷所能服者此大

非也三家之僭橫於魯夫子何日忘救但消其僭橫者要有在耳豈其以已成已遂已往而置之哉但此說今人已知其非不必多辨○夫子對哀公隕霜不殺草之問亦曰可殺而殺而此處却責宰子者蓋可殺而殺自是隕霜殺草正義此處使民戰栗非立社本義也其可殺而殺夫子語自斟酌宰我之對則一味作威故夫子責之使謹其後也然則對社之問當如何曰茅土錫自天王則尊王之義可對也社稷傳之先君則念祖之義可對也社以報土土以安民則愛民薄斂之義可對也卽不然而傅刑人於社之說則與眾共與眾棄舉直錯

枉刑賞之公猶可對也而曰使民戰栗何哉此夫子所以責之也○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爲主所以著土之功也而卽指所樹爲社之主若榆社櫟社之類今人邨聚猶有卽大木而奉爲土神者猶見古之遺意社有壇而不屋通天氣所以生物也惟亡國之社則屋之絶於天以爲鑒也今人置社卻都作社廟失之矣或更塑像作人形且或一男一婦曰社公社母則惑之甚也社神而何人哉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節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節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

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玷管氏亦有反玷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器小兼內外言原連功業一并抹煞註中字字宜玩蓋不知大學之道是器小源頭局量褊淺是中之所容者小規模卑狹是外之設施者小不能正身脩德是局量褊淺不能致主王道是規模卑狹卽所謂功烈如彼其卑也時解時文每云管仲之功大矣然而其器則小云云試思局量既淺如何得有大功既有大功矣又怎說規模卑狹豈不自相刺謬乎且時賢所以不敢說壞管仲者意以夫子亦曾稱管仲來耳殊不知子路子貢全以名節律人遂掩其功故夫子卻稱其功以爲平反之論此恕以待人之道也設使二子盛稱管仲則夫子又必將大貶之矣此章直括管仲生平以正天下學術與彼因問而答者又自不同也且如孟子生平薄管仲而不爲矣而舜發於畎畝章却亦以管仲並數抑處自抑揚處自揚言各有當何相妨礙乎夫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何言規模之狹功烈之卑要知管仲是因時乘勢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故能小就霸功譬之窮人飢餓欲死而管仲亦假作慈悲持一碗薄粥與之救他性命在世其人自然懷惠不忘若徵管仲則已死也然雖不死

畢竟仍窮管仲家裏亦無處更討薄粥濟得若在聖賢則須是大作賑濟與以營生之策救他以後不窮何故只與他一碗薄粥也且功烈大小全不在天下不天下上論蕭曹房杜致漢高唐宗於有天下其功烈都是卑狹孔孟程朱一無所施於當世其功烈自炳天壤是以曾西卑管仲而畏子路難與俗人言也今日儒者亦將這九合一匡看作天來大事其猶然此章或人之見夫只一器小便毛病萬般奢而犯禮只毛病中一二事耳故朱子曰卽使管仲儉而知禮亦無解於器小之譏況又奢而犯禮乎儉無解於器小固矣若使知禮似乎不

復器小而朱子云然何也曰此知禮原淺看本領不足則雖兢兢守己亦濟得甚事欲免得器小須是學也

○子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樂之理行於數寓於器而宣於聲所謂本之性情稽之度數也樂理無形聲器有象器合乎數而聲始和聲得其和而理以著理器數聲只一串事太師掌樂器數素嫺語以中和之聲正使其於聲音中見得樂理若懸空說樂之理却自無處著落也或謂樂理非太師所知或謂樂在治忽非太師事可不必知皆謬見耳卽謂樂之

理太深樂之器太淺惟聲音不離乎器而實本乎理故以是告之亦多費剖析也皆因不知樂而視此章忒深故耳八音同聲並作曰翕如從之言以後直去也八音齊一無姦聲曰純如猶云都一樣聲音配得上也字字使人聽得明白曰皦如相續不絕曰繹如純卽聲依永而八音克諧和合者又要明白故又曰皦如皦卽律和聲而無相奪倫皦如者又恐其不接故又曰繹如此三句橫直反覆相足以成者以純皦繹至於終也樂一終曰一成樂章多寡不同如咸池八成大韶九成大武六成今人每云自一成至於九成云云似作樂限定九成亦寡陋矣數句中具有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之妙和神人舞百獸皆不越此非深於樂者不能知耳謝註五音六律不備不足以言樂云云次崖駁之言五音說不得翕如盖八音之器皆有五音六律比如獨奏一音當在宮聲內則專在濁下安得更有商角徵羽與之合當在羽音內則專在清高安得更有宮商角徵與之合須是八音齊作然後見其翕如愚按十二律各可起宮每宮又各用五律以成五聲如黃鐘一宮則黃鐘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卽今教坊樂譜之合四乙尺工是也五

聲猶可言具六律則不可言具（每宮正音只用五律餘七律不用卽加變宮變徵亦只用七律餘五律不用變宮凡字變徵勾字也）上蔡云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言樂已是不識樂矣至八音可合作五聲不可合作八音是橫的五聲成文是直的以五音皆具爲翕如則益誤也其言清濁高下無相奪倫不相反而相成連如貫珠數語本無大病但將翕如認錯以成便都錯了蓋翕純皦都是橫的只繹如是直的上蔡却都說成直的了宜次崖之駁之也但次崖說亦有未瑩其云獨奏一音當在宮聲內則專在濁下不復有宮角徵羽云云不知十二律還相爲宮每宮各又有宮商角徵羽以成文

若云在宮調則專在濁下是如奏黃鐘調者便只管是合合合而無四乙尺工諸字以上下之又豈復成音也若只說始作時起初一聲同只一律則固說得去而次崖又未嘗說得明白也詳見書經詮義舜典中大概儒者高談樂理固自微妙而執一器則復茫然樂理須是從聲音器數中討探研出不然終未親切而伶人賤工又不足以語此此樂之所以難言也然則朱子何取乎謝註曰置之圈外聊備一說耳謝雖不知樂大意頗佳也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此蓋夫子失曾司寇而之衛時事故有何患於喪之言也封人企慕夫子想必已久至此而想望一親德輝乃不謂觀感之間而遂心契神交決於相信若此夫子之過化存神於此可睹而封人之隱亦賢於晨門荷蕢輩遠矣門人記之亦深有取於封人也爲木鐸確主得位設教信理不信數也雙峯騎牆之見非是然夫子究不得位天之理其未可信歟抑天意之在夫子更有厚於得位者是則非封人所能逆睹也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夫子只就樂論樂非論世數升降并非論舜武優劣而樂之所以盡善未盡善處則從功德不同上來故朱子推原論之歌功舞德亦無所謂時遇意故朱註只言功德無時遇之說程註遇時不同又是推論非夫子有此意也紱謂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此聲容之美帝王之所同也而分夾盉濟非文祖之受終發揚蹈厲異兩階之干羽事功不同則象功之樂自不容不異若德之所著則樂既不可得睹後世亦未敢臆爲評論然迄今讀大武之詩及泰牧諸誓則武德之大而未化亦有可想見者王者功成作樂當

日只形容其實必不若後人之多爲粉飾而功德著於聲容亦非粉飾之所能掩古人心術正大光明樂之優劣聽夫人之自知而已夫子盡美一言所以實贊韶武而盡善未盡善則又專指夫功德之發於聲容者而品之善固不在聲容之外亦不滯於聲容之中也時解謂夫子此章有帝王升降之感則夫子自是論樂何嘗論世帝王升降非聖人語也且性之反之其爲聖同揖讓征誅其爲心同世數雖有盛衰帝王自無殊理也大概文王之德可如舜而未有天下武王功及天下而德又稍遜樂之未盡善亦其固然然謂武王之德不如舜則

可謂王之治不如帝則必不可也時解又謂實字只指揖讓征誅不必說到性反揖讓征誅正性反之所爲處愚謂功德自是兩項使武王在舜時亦可當揖遜然借使武王揖遜樂亦不能如韶舜在武王時或可無事征誅然借使舜征誅樂亦自不同於武也觀有苗之格可知矣又或謂此章有矜武之遇意宜拈時字立論此因程註而云然者然程子言所遇不同者只以見帝王之同此心此德耳非言武之遇可矜也夫以征誅而損其德則遇可矜武王之德未嘗以征誅損也何矜之有且欲以時字立論者意亦不欲說壞武王而謂揖讓征誅

但時爲之耳然揖讓征誅時爲之而性之反之豈亦時爲之邪要之武王之聖怎如得舜樂未盡善自兼反之征誅兩項不必以遇字貶代武王周旋至若蘇東坡直毀武王爲非聖人則未嘗知道而敢爲橫議又無忌憚矣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寬敬哀在心所行在外有寬敬哀以爲本而所行猶或不能無失若無其本則以何者而觀其所行之得失哉

四書詮義卷之七終

四書詮義卷之八

婺源汪　紱雙池輯

里仁第四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先王之世一德同風仁亦何止於里而末世市井澆漓都城靡麗求一仁厚之風煞爲難得苟有樸實無華厚重不佻風俗則人反鄙而棄之意以爲鄉居野人非文物風流之士之所處也究之伊所謂文物風流者皆不

過靡侈澆漓的市井氣習耳夫喜厚重而惡佻薄人之本然之心也至於擇居則舍此就彼其是非之心果安在哉此章意在擇居無擇術之意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此章言仁者之處境自然有此心德曰安有意要全心德曰利心中一理渾然故隨在流露出來都是天理故曰無適不然心中定見確然故聽他外物動搖亦不肯變故能不易所守安仁利仁中無所不包大而綱常細而言動常而日用變而死生皆有仁在而處境亦在其中既安仁利仁則自可久約久樂存心工夫在處境先也仁是體處境是用處境在事仁在心仁者知者以成德之人言安仁利仁似涉用上而實則指其心之德麟士滄柱皆謂久約久樂順理不遷便是仁不分內外精粗非境外別有仁亦非以仁去御境看作兩層也以後章不處不去爲仁照看可知愚按論體用一原顯微無閒則原非境外又別有仁然必心全此理而後處境盡理眞知此理而後處境順理彼不仁者之於約樂初時亦未必便濫便淫只緣他心理既亡故久則打熬不過耳難言非以仁去御境也且後章不處不去以工夫言

此章安仁利仁就成德言不處不去猶是粗節安仁利仁兼統精粗以工夫言則愼於處境便是爲仁以成德言則克全其仁乃能御境語各有攸當也仇說太渾矣又後章總註中存養之功密則其取舍之分益明正可爲此章作證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此章言仁者之用情私欲淨盡天理渾然鑑空衡平物來順應好善惡惡固是當理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乃尤見當理人謂能字要講得自然愚按能字緊照惟字言惟有仁者乃能好人能惡人見稍有私心便不能

好人惡人矣能字甚重奈何只要說得自然便是能好能惡尤須看得細密不可大概混過○仁字全體其大無外處境用情各舉一事而見全體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且就志念上言未及云爲之著無惡在事而必其無爲惡之事則決於一念之間一念志仁一念無惡若念念志仁則亦念念無惡至去私全理工夫則猶後也苟志於仁見非浮慕之謂惟苟志於仁故可決其無惡若浮慕於仁則又未能無惡也無惡亦未是盡善或將苟字忒看得重則志字反輕反不見理欲戰勝至速之機矣

此與我欲仁章意略同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此章言君子爲仁工夫首二節略一停頓末節乃說入細密處蓋形氣之私人之所不能無而人欲之流多由於豐約之計故爲仁者必於境遇貞之使外物不得以擾吾之心而後可以存養此心以日造乎天理流行之域也必以不以道言者以道之富貴君子亦未嘗不處以道之貧賤常人亦或能安故必於不以道者觀之而後君子之所守可見也人所欲人所惡人字連君子亦說在內君子非不欲惡而必審之安之此便見遏欲存理工夫時解只看做君子不涉世味夫不涉世味只是一清高人於爲仁分上正無當耳又曩見時文刻本中有所欲有甚於富貴所惡有甚於貧賤二語評者酷抹之謂似說世間別有一件叫做仁了愚謂不然夫仁者何乎理也心之德也欲仁甚於欲富貴故不處以全理惡不仁甚於惡貧賤故不去以去私去私全理正是爲仁作者何嘗不是且不處不去所以爲仁豈富貴貧賤便叫做仁乎何評者之謬邪但或作樂在其中浮雲富貴等語則於此處未合耳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

審富貴安貧賤君子之大節如此所以存仁也若貪富貴而厭貧賤則人欲肆而天理熄矣何以爲君子上節未有君子字面故此節點出君子是倒找文法然上節雖無君子爲仁字面卻是現成說箇君子爲仁的樣子語氣急下連轉此節時解於所欲所惡下硬添湊有人於此云云便礙語氣且上節兩人字兼君子亦在內非專指眾人也此節只結上文取舍非承上起下玩註自明雙峯以此節作過文時解又單以此節作主皆未是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又言君子之存仁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之間而已也猶有存養於至密者焉蓋無時而不存一飯之頃不違仁也無處而不存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也蓋取舍之分不明則無所用其存養故必取舍明而後存養之功可密存養之功不密則人欲動於所忽而取舍恐不能盡明故必存養密而後取舍之分益明君子之內外精粗交脩者如此終食之間造次顚沛俱從取舍勘緊一層言非惟一時存至暫亦存非惟處常存處變亦存終食之間以時言造次顚沛以處言小註存疑皆然惟時賢謂造次顚沛只在終食句中抽出最易違時來言終

食亦可云處造次顚沛亦可言時不必分貼愚按終食雖可言處而之間二字明是以至暫之時言造次顚沛雖亦可言時而究竟是言處蓋時與處原不是相離的但時是直的處是橫的終食加之間二字便見是直說造次顚沛並數便見是橫說如必謂不必分貼則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二句出門豈不可言事使民豈不可言時亦不必以出門貼時使民貼事乎又註中存養二字雖可兼動靜言然存養畢竟是在內字面終食不違言雖終食之間亦不違非言於終食時要不違造次顚沛皆必於是亦是反托文法非謂偏要造次顚沛處存養也盧齋謂看來動邊意居多誤矣蓋孟子存心養性原兼動靜然以靜該動動亦靜靜亦靜也若對省察而言則省察屬動念時工夫存養自專言靜矣此章愼取舍亦是省察但尙略粗闊故存養處須少兼動意義始完全其實靜邊意居多也大概時賢見先儒有分貼解處萬一不肯分貼必要一路混和如中庸首章中二節謂不必分貼動靜君子依乎中庸二節謂不必分貼過不及於此節謂不必分貼時處其欲翻新見奇邪抑欲如作時文之所稱化板爲活邪不然愚不知其何故也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尙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

此章意重次節望人之用力於仁首節說箇現成成德的樣子我未見三字亦不甚重只言其難見以喚起次節耳末節深歎人之莫肯用力正望人之能用其力三未見語意不同慶源强分三截未是問好仁者畢竟便惡不仁矣惡不仁者畢竟便好仁矣二者字分說似判做兩樣人者何也曰心德人所同而入德亦各因性情所近有一等用好居多者亦有一等用惡居多者大概好仁者是一箇篤信好學的人惡不仁者是一箇嚴氣

正性的人好仁者較溫厚惡不仁者較剛毅然好仁無以尙之則必無不仁矣其爲仁也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則爲仁亦篤矣故下節則言用力於仁非竟有兩樣也好仁惡不仁亦只利仁之事而遂爲成德乎曰亦莫將利仁看輕好仁無以尙之惡不仁而不使加乎其身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是何等工夫力量意旣誠矣豈非成德試看今人進脩者自反果何如此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

仁爲人所同得力亦人所固有故用之必無不足此信之以理若夫不爲仁則非力之罪也蓋仁之可好與不

仁之可惡本人所共知而好之惡之之良亦人所不能泯者用力於仁者亦用力於誠其意而已用力於誠意者亦慊其好仁惡不仁之念而毋自欺焉而已言一日用其力於仁者謂用力自一日始如孟子所謂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旣有用力自有沛然莫禦之機非謂只一日用力便足也然一日用力自慊則一日有善無惡日日用力自慊則日日有善無惡實是纔用便足無所謂力不足者也爲仁由己欲之卽是仁本不待外求非費力事志之所至氣必至焉力本有以相副何憚於仁然則自視爲力不足者皆志不帥氣而甘於放其良心者耳豈力之罪哉問用力於仁只是誠意事意誠後不又有正心工夫乎曰論純仁之詣自非一蹴可幾涵養刮磨終身不足然此對不肯用力者言則苟肯用力於仁便自人欲日消而天理日長矣好仁無以尙之不使不仁加乎其身此身已有善無惡雖或涵養未純大段已無所虧歉在天理路上而不雜於人欲便已是仁不必說到十分純熟地位究竟說仁須是天理渾然十分純熟纔是此章姑要人用力而欲至純仁地位亦不過用力不已知所用功自然由久而天終無不熟非別有他道焉而後至也

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人性雖同而氣稟或異概謂用力必無不足則人或反得以有辭矣故又言蓋有之矣但我偶未之見也夫昏弱之甚者雖容或有之而我旣未見則可見今此之人皆是有可用之力而莫肯用力者矣此夫子所以深歎也或謂力不足者須是用力而始見不足今并用力者未見何從而見其力之不足如此解未之見意甚刻而亦有理然聖人語意平易未必具許多委曲註只言偶未之見自是明白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此示觀過者當原其心也觀過知仁內外註俱兼仁不仁言則仁字只當做心字乃虛活字也過者無心之失君子雖敬愼以檢身而不能無過情於所忽小人亦矜持於外飾而不能不敗露於偶然然君子失於無心終是忠厚之良小人失於無心卻走刻薄熟路故觀其偶然之失而心之仁不仁可知雲峯以末句獨指君子恐未是也但觀過句雖兼仁不仁而意自重仁邊意謂人雖有過而過之厚薄正可觀其本心過而薄忍謂之小人彼無辭也過而厚愛則亦不失其爲君子正不可於過而遂棄之耳平中有側語意婉然正不必以末句單

屬君子至拋卻半邊意義也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此爲終身不聞道者言耳葢行之不著習而不察憒憒一生無一可愜人意生且不足爲有無何有於死然彼不知求也苟有求道之心則見得日用事物之間那一件離得那道我不能明於其所當然而察其理之所以然則動靜云爲之間都無一件過意得去自快自足之事多少不順眞是死未得便枉死也難瞑目矣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也朝聞道非一朝頓悟之謂朝字只對夕死言耳聞道者既明於事理之所當然而得其所以然也言朝聞道夕死可矣所以甚言道之不可不聞言道之不可不聞正欲人之急求聞道聞須要行豈眞聞得便罷然既聞得何怕行不得聞而未能行亦不算聞道也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恥在惡衣惡食尙有何心向道朱子明說他是名爲志道的半上不落人矣時解猶欲爲志道回護非也果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亦何暇存衣食見哉但此亦是他俗情難絶處絶得此念則議道何難未字不作絶望語議道者與共學也未到細微處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天下之理散於事物而具於心心中裁制之宜謂之義心本虛靈故能具衆理而應萬事著一適莫私見便是把此心虛靈之體已先塞去一半如何能處事合宜故必無適莫而後能比義然須是無適無莫而將此心去裁制那事物之理纔是不是一無適莫便休若只一無適莫便了便將此心安放空處一任他運水搬柴都說是道又墮禪門邪道及陸王家言去故既無適莫又須要比義葢無適莫者靜存之密而中不偏也比義者動察之明而發中節也比義者喻義之精而無適莫者存

仁之熟也惟君子內外交脩而知行並懋所以無適莫而又能比義然體立用行非有兩事知至行熟非有兩端君子惟廓然大公物來順應而已是其既無適莫便自比義也故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懷者動念便在此而思慮不忘之意章意本就君子小人而言其趣向之異尹註卻從趣向之異而分別其爲君子小人然意亦足相發懷刑只是畏法說得高者謂非但畏有形之刑而畏無形之刑則依舊似懷德非懷

刑矣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貪利之人義理所不知畏矣故以多怨惕之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

讓者恭敬辭遜之心也禮者經曲節文之則也禮所以辨上下定民志故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然須是惇庸自上下濟光明本闕睢麟趾之意以行周禮周官之法而後實意感孚下觀而化則禮非虛文而上下秩然當時自菟柳興歌而諸侯歟扈侯國無王而大夫僭竊繼且家臣效尤周禮周官之法非不存也而安上治民果何如哉夫子蓋感時而興歎也有禮之實則禮不虛禮達分定便是國治非讓之外另有禮禮之外又另有以爲國無禮義則上下亂國不治可知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

兩項亦各重上句下句卽上句反撲以破他務外爲人之心若君子求在我則不單是要立位亦不是爲著要求爲可知樂行憂違不見知而不悔位與知於己何與夫子以對務外人而發要且卽他念頭上撥向裏耳故言且不須患無位且問有位時我將甚去立位這箇便要患亦不須患莫己知且問我把甚去教人知這箇所

當求也若果回頭向裏躬脩力行於此中得箇滋味則亦當自然不肯務外矣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 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天之體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者天之用也人得夫天之命以爲性而具於心則此心虛靈又有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衆理之具心之體也而應萬事者又心之用也天人一體體用一源但人爲氣質所拘人欲所蔽則失其體之本然於是心之理有未全而所以應事者亦不能無所差謬矣然是心之體雖

有所昏而此心之理終未嘗泯故學者每於應事接物之間皆必一一反求諸心以察乎此心之理而盡之而後推此已盡之心以應事而接物庶事得其理而物遂其情則推之天下皆有同然而無不準此即所謂忠恕也然念念而盡之事事而推之勉之則合忽之則離大本有未立而爲功也勞矣若聖人則氣質清明義理昭著則此心之體用皆全乎天而未嘗雜以人此心之一理渾然即天之於穆不已而用之泛應曲當即天之各正性命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初何事乎盡己推己之勞此即所謂一以貫之者然非積學功至者有

未能以語於斯也曾子以誠實之資爲爲己之學故其於聖人之應事接物也必隨事精察其所以當然之理以反身而力行之其從事於忠恕以學聖人也已非一日矣然隨事以求盡此心之理而未能會乎心理之全則大用未周而或不能無離也及夫子呼而告之乃恍然知隨事所盡之心即吾此本然萬理具備之心不待外求而無不可通矣道者事物當然之理也曰吾道云者言吾之所以應事接物也吾道一以貫之言非事事物物而求合之而一理既得則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應事接物而自無不通也必待曾子之眞積力久而後告之以一貫者何曰必其求盡乎此心之理者已久而後能會乎此心理之全知萬理之備具於一心而後知泛應之用所從出苟平日未能盡心則亦烏能知此心之具衆理以應萬事而不窮也曾子未知夫體之一及夫子呼而告之又何以遂能默契其旨也曰天下之理一本萬殊心者萬殊之本也人之應事接物亦誰不由心事物之所當然亦誰不知其莫不有理然日行習於事物而不求合乎事物當然之理因心以應事接物而不慊乎本然之心則亦何能有得哉若夫知有以盡其心而推之於事物則此事務盡其心而推之而合彼事務

盡其心而推之而亦合力行既久已自會見得此理相同處多所以未知其體之一者但以其自流溯源流派既多於源上依稀認住而未能看得親切無所疑耳及聞夫子之言而今乃可以無疑也此所以默契其旨而應之速而無疑者也夫非從事於忠恕者眞積力久幾於會通則未易以知一貫故曾子之告門人也則借學者忠恕之事以著明夫子之道意謂可推之天下而無不合者亦不過克盡乎此心之理而無不全耳夫子之道又豈有外於忠恕哉蓋忠之全者即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恕之熟者即夫子之泛應曲當在夫子固無事乎

盡己推己之勞而忠恕工夫亦未足以盡其全體大用之妙第一貫之旨非言語所易得爲形容而忠恕工夫則學者所嘗從事故姑即此以明之使其於忠恕而力行之焉則一貫之道亦不待外求而可以循至矣此曾子之旨也以忠恕明一貫曾子原是借言仇滄柱謂以忠恕著夫子身上即主自然者說不必添入學者一層夫自然之忠恕即一貫也門人方不解一貫而曾子仍舊說一貫何以解門人之惑且忠恕是爲學工夫名目門人甯不知之曾子何故說作自然曾子說夫子之一貫亦不外忠恕非言夫子之一貫便是忠恕也說箇忠

恕便不是自然的後人有云自然之忠恕者亦因曾子以忠恕明一貫故便將忠恕二字移上以明其同歸耳仇說非也若如陳氏分別一箇生熟則於理庶幾矣而曾子口中又只說一箇忠恕未嘗分別生熟來若認煞夫子只是忠恕則夫子亦事勉然又何震驚於一貫總之不認註中一借字故愈辨愈葬也然滄柱介眉猶知將一貫忠恕各分看明白至林西仲則謂一貫忠恕不分安勉無忠做恕不出故中庸以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合釋忠恕夫子告子貢以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便是一貫之意若謂忠恕是勉然者則孟子彊恕而行不當頭上安頭於恕上更加一彊字矣更有解忠是一恕是貫者益爲不通可笑夫忠是一於理原未曾大差但謂恕是貫於文義未徹耳若西仲謂忠恕不是勉然名目則邪說也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盡字推字皆用工夫字面夫子言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孟子言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彊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恕字每落下一層屬學者之事安得云不是勉然名目哉其曰彊恕而行者正見恕之當彊謂勉力於盡己推己工夫耳安見其爲頭上安頭也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亦欲子貢勉於忠恕以幾

一貫耳忠恕一貫本無殊理而生熟不同至子貢云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此近似一貫而夫子則曰非爾所及等級之不同固顯然也且忠字亦未便是一忠者逐事上求盡此心如爲人謀而不忠乎與人忠之忠皆是盡此心合之曰一理渾然分之曰萬理具備零碎盡心只盡得萬理中一理不待於盡而自無不盡則萬理只是一理但所盡之心積來都在此一處久而久之則亦自見得一故忠恕可幾一貫一貫者亦日中天無所不照忠恕者取火燃燈一燈只照一室也此義則從來憒憒矣西仲謂忠恕非勉然名目意蓋

衲子靜識取此心萬法自流之旨以此來解忠恕之即一貫是由他平日註解楞嚴法華而闡揚莊列於聖人之學全未識認而伊得名一時子恐爲林三之續也忠恕原當不得一貫而程子有動以天之說何也曰程子非硬說夫子是忠恕所以明忠恕與一貫之所以異而同者以明曾子借言之旨也曾子曰夫子之一貫亦不過是我等忠恕的道理程子曰學者之忠恕到熟時便會夫子的一貫故一貫亦可借言忠恕此則忠天道恕人道云云之說也總之是一體一用忠與一都在心爲體曰以貫之曰推己及人都在事物爲用心具衆理天命之性也故曰天道天命之性莫非實理故曰无妄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故曰大本皆一理渾然之謂也故借屬之忠人應萬事率性之道也故曰人道道者率性而已故曰恕所以行其忠人同此心故曰達道皆泛應曲當之謂也故以言恕程子又嘗曰使曾子當日不言忠恕則言仁義亦可亦斯意也然統謂仁義二字不若忠恕二字於學者用力處尤切而明問如此數說則忠即一矣曰此是移上說忠未至於一而不足以盡一然忠豈在一外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自分頭至究竟只一喻字括之義利之分始於一念而喻之所究底於終身君子志義小人志利志之斯習之習之久而纖細之必窮毫釐之必悉又久之而只知其一不知其他則君子小人天壤遠矣同此一事而君子見以爲義小人見以爲利君子以義而必爲小人以利而必爲則喻之專故也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隨所見而反諸身賢不賢皆自脩之資也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夫爲人子者一有愛親之心則必不忍聽其親陷於不義斯諫之所不容已也而父子之閒責善則離嚴威儼恪非以事親則諫之不可不幾也然一諫不聽而遂棄之與不諫同始以幾諫而繼以疾怨與不幾諫同是蓋其誠敬之有未盡而愛親者淺故也實有愛親之心則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皆必有發乎情之自然而不能已者見志云者不待形之辭色而已微窺之所謂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者也今之事親者父母有過則曰父母所行已無如何耳欲其諫之則曰我已委婉盡言彼終不聽也噫何人子之自反無闕而父母之怙惡以終也抑人子之不愛其親而苟且以塞責歟舜盡事

親之道而瞥睫且厎豫彼獨非人子邪悲夫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提一父母在則惕然已有不忍言遊之思遊必有方句宜渾承遊字不必區分遠近蓋常變或異亦姑爲人子寬一途耳又註中思親不置念我不忘必知己之所在而無憂召已則必至而無失俱以子心親心雙雙提醒蒙引只重親之念子殊非註意夫親而念子子甯獨不念親子且不念親安能望其體親心之念已故單重親之念子者未是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重出而逸其半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動人子以及時之孝也天下無長存之父母故古人不以三公易一日養乃習而不察知親年者有幾人哉喜懼之交集如斯乃爲眞知親年者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愼言正爲躬行地步與其言之不怍章可對看玩一恥字不是行不得便不言正要行得來方敢言存一恥字其於躬行必甚力矣不然則身不孝而不敢言孝身不弟而不敢言弟雖言之不出何足貴哉只言古者如此而警今意悠然言外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約者束也內束其心外束其身謹言愼行審密周詳謙卑自牧皆所謂約以約則鮮失敬愼不敗也若解作儉約省約徑約則天下有許多約不得的事矣○膽欲大而心欲小小心卽約之謂也予嘗謂不怕他三字長了多少罪惡要體面三字費了多少閒錢何妨得三字錯了多少正經慢慢的三字悞了多少事務敬之愼之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言欲其訥行欲其敏此兩平說也然言易過於行行每不逮其言故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而字串說也註

雖平說而串意自見欲字依說約作要得如此說訥字與愼言稍不同雙峯謂君子立心要如此未是蓋君子立心敏行可說立心訥言訥字難說大概要人鞭辟近裏意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習俗移人世鮮脩士中庸之德民久鮮能故居其閒者每患立德之孤謂舉世皆然而我獨嘐嘐古人或而踽踽涼涼將爲一世所不好也夫獨清獨醒不投時好其亦固然而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則天理常存人心未死也德其果孤也哉特恐我之脩德者或僞爲於外而中

無其實或震驚流俗而不要其中或半塗自廢而未底於成則無以合乎人心之本然而動其觀感之志耳若其果躬行實踐而非徇外之私依乎中庸而不至半塗而廢則德既立於此人自應於彼其始也雖若不能無詫其繼也必觀感而孚其究也且涵濡而化矣雖曰叔季之世利欲薰心異端猖熾則知德者鮮而韋布之士不尊不信則文明之效難以遽期然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信從者終不患無人也孔子東魯布衣而七十子之徒心悅誠服伊川先生家治喪不用浮屠在洛亦有一二人家化之此最難化者而亦有化之者焉則必有鄰

之驗也良以好德之良人所固有故也此章上句泛論其理下句乃就有德者身上指其實玩註自明存疑說是蒙引淺說只作一反一正看似欠完足又按夫子此言所以堅人脩德之志也今人之志道不篤者猶動以德孤爲解辭意以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皎皎何爲而且或見有操行稍方欲循古道者則必共訶之曰古之端士今之愚人也高談聖賢一世不好噫己不能脩德而又阻人之脩德且視天下人之必無一德其亦與於不仁之甚矣嗟乎德本吾所固有也豈眞問鄰縱使無鄰乎吾不能自棄其德矣況必有鄰哉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須看註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此只見可止而止意說入愛君愛友積誠感動及當善用其諫導等俱非子游本意

四書詮義卷之八終

婺源汪　紱雙池輯

公冶長第五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節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此只紀聖人擇配之事而二賢素行則以擇配而益彰蓋擇配人倫之大者而聖人藻鑑又出乎流俗之外門

人記之亦足爲後世法也首節可妻也是一層言其有可妻之實雖在縲紲之中二句又是一層見不以此而害其可妻非因縲紲之非罪而遂以爲可妻也次節亦有兩層意而能謹言行一層卻未說破邦有道二句則從能謹言行來又一在縲紲一免刑戮似有不同處然夫子只取其可妻非取其縲紲非罪只取其謹言行非取其不廢與免刑戮況卽使南容不幸而罹刑戮亦無害於免刑戮之實此異而同也而於此亦可見精義矣

○公冶長之在縲紲本無可考所傳通鳥語取羊之說最爲無稽而人物考有載之者不精之至矣南宮敬叔據左傳則名說音脫弟子考又名紹名适是一人而有三名或疑南宮敬叔是一人南宮适又是一人然此云邦有道不廢則其在位可知而考魯大夫自敬叔外別無南宮适者蓋紹适說皆音相近而互見如讐由濁鬷之類耳人因檀弓有載寶而朝一節事似非尙德人所行然一行之失賢者或不能無韓退之之三上書亦猶是也敬叔世家其以寶朝亦必非崔烈銅臭或亦欲魯君之鑒其忠悃耳然此或南容學力未至時事當在三復白圭前不必疑其爲兩人也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世不患無賢而患人之不取子賤之尊賢取友萬世法也而反言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抑若幸之抑若慮之贊美之深也見魯多賢乃其餘意○魯君子只大概說不必皆成德者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以己爲問固學者自考之常而子貢方人悅不若己則討贊語意恐不能無故註謂其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己爲問也夫子許以瑚璉卽其所至而與之而子貢之分量見矣註中雖未至於不器云云雖是在夫子言外推論然卻非閒語爲要見子貢分量分明也今人

將子貢忒看高只爲他才華好便將不器等語都不肯講殊不知開口說箇女器便只是許其才正如由求赤輩不知其仁一般非一味贊許他也做到成德地位正未易易耳。按明堂位言夏后之四璉殷之六瑚此註云夏曰瑚商曰璉蓋因舊註也然此名義之細非經義所繫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節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惜雍之不佞是當時尙佞也尙佞則宜無人憎佞矣而夫子曰屢憎於人何也蓋尙佞者習俗之蔽而憎佞者

本然之心也當時尙佞亦以其高辭捷辨可濟時用承意從諛一時悅耳如祝鮀長衛於蔡諸稽郢取成於吳是皆口給之功故耳其實是非之心人所固有無實之言黑白變亂能奪人之口而不能服人之心能悅耳於一時而不能無覺悟於事後則當時雖尙佞而未嘗不憎佞也焉用佞句喝起禦人二句言佞之不足尙不知其仁句頓起焉用佞句就仲弓身上折他不佞二字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治己治人非有二道卽禮樂兵農工虞水火雖職有分屬而理實同源惟君子從事於格致者久則物宜盡而事變以通致功於誠正者純則心德全而大用以廣舉而措之大小惟其所用措施以無不宜是之謂能信不然者學有偏長用違其材則困事有常變固守一轍則拘此仕之所以難言也夫子以仕使開開必非無以自見者顧以用世言則一材一藝皆可表見以之自揆則一毫窒礙於心必有不安開實念簿書錢穀孰非性命之經綸天德王猷只足以畢吾儒之事業故不欲以小成自安而其心則又歉然不足實有以檢身之不及而不以仕爲榮確將以遠大自期而不懈於用力必不肯舍己以爲人而規規於事爲之末其爲己之篤爲何如

哉宜夫子之深說之也蓋家脩者廷獻之資脩己者治人之本也而隱微之可以自信與否則固有師友所不及知而學者所當自問者人惟先有爲人之念則一長寸技每欲急以自鳴而已學之所造爲何如則未暇以自考夫是以局於小成而不能以入於聖人之室也若開於使仕而自言其未能信也則其志其學已有必底於能信而後止者是天德之備必於是心期之而王道之行亦必於是人望之也不然者不脩其實而夸大無歸以不仕爲高而不求能仕之道則放蕩方外莊列之徒又豈夫子之所輕許哉程子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

意然曾點見得到行未到開亦見得到而學未到而開爲更著實曾點則終成其爲狂也斯指理而言一理字包括無遺有非可名言指者故只言箇斯字自啟禎邪說講章行而斯字不肯露出理字作時文者遂說空說元茫無著落雖近賢頗能披剝其說而邪風至今未息也禪家不犯正位之說東坡效之而作雪詩不許露一雪字并不許用柳絮瓊花等字今試取其詩觀之亦那堪以入目邪然此以作時文言之耳若就爲學言之則將斯字懸空乃援儒入墨之漸其爲害尤非淺小學者誠不可以不辨也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歎道之不行深望夫道之行也以用世之心而激爲避世之語則傷之甚而望之切也商及從我其由亦謂其有同志耳子路仕於季又仕於衛原非果於避世者其阻公山佛肸之行亦謂其人之不義耳非謂不欲夫子之用世也時文每作憤時疾俗之談并似平時多埋怨夫子周流亦大異賢者之意矣子路聞之喜喜其與己耳非喜其浮海也但喜其與己則是以浮海爲實然而亦察夫子之意矣故夫子復以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譏之剛直人遇事都一向不思譏以無所取材欲致其深思以適於義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節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節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節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武伯問其仁夫子言其才誠以仁未易言也然即其所至而各與之夫子眞鑑空衡平天地相似矣此章只平平說去原無章旨可尋時解或重仁輕才或仁才並重

或謂三子矜才故以不知勉之或以不知其仁作主俱是於無主腦處硬尋主腦不知夫子隨問隨答付以無言又何嘗主在何一句也但幾箇不知其仁俱以心德難全則以不知其仁作主者猶爲彼善於此○夫子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我欲仁斯仁至矣何言仁之易也至於評論人品則未有輕許其仁者其自言也亦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視仁又何其難也蓋仁者天理之純而己一念之純乎天理則一念仁矣一事之純乎天理則一事仁矣此理非從外得而其功不待外求故只存乎人之用力而非所難至也

然此爲求仁者言之也若以仁之成言之則一念之雜
卽天理以虧一息之違卽天理以息苟非至誠無息與
天同體者則安得以仁歸之此夫子之所爲不輕以許
人也知仁之易而學者可無自諉知仁之難而求仁者
尤不可以懈於用力矣夫子之稱管仲亦曰如其仁者
何也曰此以事功言因子路曰未仁乎而表其功亦一
事之仁也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節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
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節子曰弗如也吾與女
弗如也

方人者苦於不能自知欲上人者每不甘於自屈子貢
方人而自知之明如此則精神猶能反照不徒務外自
高檢身猶務謙沖不肯自欺其隱賢者眞不可及不似
今人妄爲月旦也晁郡云聖門以聞知爲事故子貢亦
以聞知較回夫聞知誠學者入門大路但聖人無行不
與聞知亦只一半工夫耳子貢多學而識以言語觀聖
人卽性與天道亦自聞而知蓋一向由此用功故自知
其不如回處亦於聞知上見得其實則不言何述之見
有未離也但旣有自知自屈之明則己深爲可與又未
嘗推求及此耳末節上弗如也是述子貢自屈之意吾
與女句須截住下句弗如也乃再實其言謂女誠不如
回也云耳時解以吾與女連下句未是與女只與其自
知自屈與誨由知之略同下句卻有鞭策子貢之意輔
氏所云自知則必不安於已知自屈則必不晝於已至
固是有此理然夫子一時恐未推詳及此究竟此意亦
就於言下見得與說開未能信意亦略同

○宰于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於
子與何誅節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
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子與改是
流水不腐戶樞不蛀精神以用而生志氣以振而作也

宰我信道不篤必有無所用心而昏惰於先者以致當
晝時亦不能振作有爲而至於寢耳果有所用其心則
必不至於晝寢矣不但其一時晝寢爲昏惰也以其昏
惰故行不逮言二節只一串事次節聽言觀行只立言
以警予非眞於予而改胡註自明○今人有善睡者醫
家以爲膽熱其實豈盡膽熱只爲無所用心膽者木也
心者火也火光四徹本無不照只爲不用其心將這火
都擁鬱在木中而心爲虛位故此善睡卽是膽熱有友
人云一向欲靜觀經史奈事務煩雜待應事時心又挂
在書上及至欲讀書時事務又橫住心前如之奈何子

曰此大不敬人生世事誰能脫卻但應事時心須在事事應已過專意讀書何所妨礙此謂主一無適須痛割之曰割之不下曰應事已後不妨靜坐片時心自清了曰也知靜坐片時及靜坐後展卷數行便欲睡去曰應事亦睡否曰否曰然則俗情多而讀書之意少也君子之心寂常覺動常止今動則不止而寂則昏艮以此心未與理融只爲功名勉强拏捉在此如何不反把精神閉塞了今後每日事閒須取靜坐片時卻莫將此心安放空處亦且不必觀書隨意將所記得之書提起一章默想其中義理而涵濡其意味得箇意味自然忘倦先

運靈了自己精神而後再與古人相接庶乎此心可清也尤須一切世味淡泊莫教擾吾虛靈而後爲可其人曰唯魯論此篇多列人物賢否得失一以爲窮理之資一以示學者法戒讀此者須把人人得失都向自己身上比勘一番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方不負當時記者好意幸勿以點鬼簿上功冊視之則善矣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此天地之本體試看時行物生無大不包無細不入行健不息誰得而屈撓之所以然者天地無心故也人得天地之氣而生與理一體本與天地無間故天下大事小事都是人擔當力量作爲出來以參贊天地所謂剛也但人自形生知發之後日流於形氣之私所謂純粹精者以日雜而日微而至大至剛者亦日流而日弱此心之體已與天地不相似則軀殼以內雖若猶屬之吾身而軀殼以外皆與我漠不相屬於是便於我之形氣者則欲趨之不便於我之形氣者則欲避之已無以通於物則必爲物所移已無以宰乎物則反爲物所役萎薾不振百無可爲雖簞食豆羹之微亦且得而屈我矣雖或良心未泯見義欲爲而既餒之氣終無以勝其陷溺之私則亦卒不能自

克而有爲也是故剛者無慾有慾則必不能剛慾亦不必牽制之甚只有一毫睥睨歆羨之心則此一念已非純粹精之體而外物得而屈之其有悻悻自好似乎不屈於人者亦其氣質之偏意見所爲私主卽此悻悻自好處已便是慾而可屈之病根而況乎慾有不止此者故寇準急相而與於天書王旦受珠而不諫封禪工字書者雖直而未嘗聞道爲靡麗者懼罪而小遺於身皆慾之爲剛害矣夫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則雖未言如何而後爲剛而剛之本體與人之所以求復其剛其工夫爲何如亦皆可得而識

矣林次崖云剛與柔反慾乃不剛病根謝註剛與慾反未是愚按次崖之說甚細謝註誠未是也然謝註之意亦善統看之自知但正相反三字字義偶未細檢耳又淺說不屈須說得廣不根定不屈於慾程註剛則不屈於慾亦未是愚謂剛自是不屈於物難言不屈於慾然卻正是以慾而屈謂不限定不屈於慾則慾外更有何物屈得剛一念中餒一事外搖皆慾之爲也卽謂天下儘有淡泊寡營而未必剛者然一向喜淡泊去亦便是慾淺說非也然則如何方是無慾曰致中和方是無慾之至天地位萬物育方是剛之至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一動念間人我一體此意與天地相似子貢談何容易也正緣他不曾實體驗來不知此中難處故滑口便說出耳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一句喝回正使他猛回頭向自家身上細密體認庶能實用工夫耳此與先行其言及弗如之與都是一意不徒當面搶白人也○仁恕俱是程子看出子貢口中未嘗說我能仁夫子口中亦未嘗說爾只能恕然子貢所言實是仁至於恕則夫子所常以勉子貢者也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說箇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則是子貢曾聞夫子言性與天道來矣既曰夫子言性與天道而又曰不可得而聞則只是不易聞非竟不得聞也文章原不在性天之外然文章乃萬殊處言性與天道則窺其大本矣故非積學功至者夫子不與輕言聞字實是耳聞其言俗解謂下聞字是心領神會可聞不可聞言領會得領會不得俱就學者言若如其言則是夫子文章便是性天性天便是文章夫子不必言性天只在學者領會與否耳所

謂教不躐等者果何謂也大凡教學必都有箇次序學者始有可循孔子明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朱子論大學必先從小學始譬之發蒙亦必先教識字然後解書解書又必先明訓詁而後可語理解本末原只一理而淺深確有不同謂義理只在字墨訓詁中何嘗不是然使未識字而遂與講書理學者其能通否既識字通訓詁矣而不與講明書理學者則又無由自通也最惡人蔑去等級一路渾和震俗標奇使學者茫無畔岸其言領會得領會不得便是禪悟話頭姚江所遺邪說也可不辨哉顧愚謂夫子之與子貢

言性與天道者屢矣如曰下學而上達知我其天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曰吾一以貫之皆從性與天道上指點子貢也但子貢彼時猶未能深喻耳至是始得聞是尤必有深焉者子貢既聞之而又心得之故追歎美其教人之有序亦猶顏淵喟然歎曰之意也但顏子欲罷不能子貢則以得聞爲幸耳則子貢實踐之功其終有遜而好學之所以獨稱顏淵也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不於能行處觀子路卻於未之能行處觀子路不寫其急行之狀而像其急行之神直覺子路活現記者亦可

謂會寫眞矣然子路之過人處在此子路之不能無失處亦在此學者有子路急行之心而加之以精義之學則益善矣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子貢以謚律人夫子只就謚論謚蓋謚法原是節取非夫子節取但敏而好學不恥下問一節亦已可愧死天下多少恃天資倚勢位人矣○學問二字亦止是孔文子之學問與聖學不同○周時謚文者甚多只各取所長後世文字乃特重如昌黎考亭謚文乃眞無愧有明時惟由翰苑者方得謚文是則所謂文者依舊是文飾但不知大禹文命后稷思文亦曾由翰林否也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稱子產之善欲人以子產爲法也子產不足法而君子之道則庶乎可法矣恭敬惠義皆君子之道也子產之行已事上養民使民有焉可以風矣子產治鄭大有可觀惟作邱賦鑄刑書二事貽譏當世在子產有無可如何處然終是他本領淺也故夫子又有能養而不能教之譏此章特表其長器使之道也○問既說使民義如

何又說不能教曰使民義處觀註自明然此皆政刑之治耳蓋子產立心甚是愛人而政體大要卻多操切頗又有執拗處仲虺稱湯克寬克仁子產卻是不克寬的火烈民畏是子產設施大要只爲他若不如此便怕民慢鑄刑書之意亦然故曰他本領淺必須道德齊禮方是能教不賞而勸不怒而威何須效子產做出聲色但都鄙有章等項治法君子亦不能廢故許他有君子之道只根本不在是曰行已恭事上敬亦似有本曰此恭敬亦未是篤恭敬止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久而能敬所以爲善朱註至明白矣而麟士又云善交則久敬何也彼意以圓通爲善交亦大非聖人之所取矣晏子當日處患難而不危見惡人而無咎晏子終是可人然要皆以敬字處之故耳不特蘇晉吳翰之至老不衰爲善交久敬也然敬字亦只就交言未及乎全體之敬也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棁何如其知也

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知之事也人惟不務民義所以諂瀆鬼神夫子譏文仲之諂瀆鬼神正所以譏其不務民義也若曰仲爲正卿當務者何限乃於一蔡而屑

屑居之且山節藻棁以居之是仲之所務者在此矣所務在此其不務者已多豈國之急務莫急於此乎而若是其崇飾焉則真不解於知之稱也而何如其爲知也時解只說得文仲癡心事奉菩薩於章意只得其半至從山藻上討生活謂山以象龜之靜藻以象龜之潔又或謂山藻本龜所居故刻畫之以安其神更將文仲看成小聰明處其實亦非且山節藻棁本天子廟飾文仲盜之以居蔡耳不繫龜義也古人以龜卜是以龜通神神亦不繫於龜更不得以山藻爲媚龜也○家不寶龜而文仲藏元龜用廟飾如此說來卻是僭禮不只不知而已夫子只譏其不知則義蓋不繫於僭也故朱子亦未敢以此爲斷又天子之龜尺有二寸侯國之龜尺大夫之龜八寸則家亦藏龜意者可無譏而山節藻棁亦非用之於其家廟也或又謂文仲居蔡乃居魯國守龜非私家之藏龜則左傳臧武仲使臧爲納蔡而請後蔡明是臧氏私家所寶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節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

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忠清在事仁在心仁則必忠必清而忠清者未必仁以在事者可知在心者難知也未知焉得仁猶云仁則吾不知也一般語氣教子張以求仁於心也○以朱子所述師說觀之則二子直是不仁一則僭王猾夏一則昧討賊之義又不數載而反於齊則所謂忠清者亦果安在曰忠曰清夫子亦第因子張所述而姑爲許可其一端耳是猶恕以待人之道也不曰不仁而曰未知焉得仁猶上章所云何如其知者厚之至也紱按子文之忠

於楚猶覺樸實意多但只知有楚不知有王則昧於大義其忠楚亦不過人欲之私矣若陳文子之去齊則直是引身避害全不知有齊國者觀後慶氏之亂而父子因以爲利且曰善守之矣則陳氏之移齊實文子已兆其端陳文子之不仁殆尤加子文一等也朱註於子文曰其忠盛矣曰未許其仁於文子曰可謂清矣曰不許其仁其軒輊固有旨哉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制事以義爲準然制事之宜自非聖人未能不思而得故思之爲貴也事有乍見爲義審之而實非義者則非

義之義每足以亂義故思之必於再也聖人言再思確是用思之準而時解謂再字宜活看若已得亦不必再若未得則千百思亦是再其說似好聽而實非也蓋此以處事言用思只論合義不合義無所謂已得未得況將再字懸空尤非聖人熟思之意註云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惑蓋中人行事初念都在義邊再思則是非已審反覆思維則必計及利害是故再思上減一思不得加一思亦不得也或謂夫子未嘗明譏三思之非此意不必入講殊不知不明三思之非不見再思之善安可以一味渾和也哉曰再斯可則三思之不可明矣又註云務窮理而貴果斷二語即主再思言思必於再正是窮理思止於再正是果斷不以務窮理作平時說也若云平時窮理臨事果斷則似再思都可不必矣朱子意矣他日夫子又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二如之何正再思意也三思之與不思過猶不及耳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章意只重愚邊而愚之不可及處須兼註不避艱險保身濟君二層意人多不肯講入保身濟君一層者怕說

做愚中有作用反不是愚恰成奸狡至爲艾東鄉所譏又怕說來似以成敗論人流入鍾伯敬偏說耳其實保身濟君不是愚中有作用亦不是以成敗論人只是至誠能感動得人挽回得天則是其愚眞不可及蓋愚固非奸狡亦非一味懵懂而國危君辱之時知巧二字全用不得一言知巧則必傲幸苟免縱其忠不忘國亦且遷就權勢畏首畏尾百無可成武子只認定一路爲所得爲民心已貳而必求萃之君已難濟而必求濟之國已萬分不可爲而必求安之不惟身之利害不知復問并君國重輕事勢可否亦不復知計校盡心竭力不避

艱險故謂之愚所謂愚者只一任樸誠全不用知巧耳乃當日宛濮一盟國人不貳以愚感國人也訟於晉廷晉人以甯俞忠而免之是其保身以愚故保也職納橐饘賂醫薄鴆是其濟君以愚故濟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是卒能保身濟君正其愚之不可及也不然則一死愚忠無益君國古今不少雖滅頂之凶固不可咎然亦何不可及之有若武子之愚則更有愚於一死塞責者而愚之所濟爲已多矣然則說成作用者固非而一味血性語亦於義有未全也程子沈晦免患之說與朱子意異故置圈外其又曰有不當愚者比干是也則

程子之意蓋亦以不問是非曲直而一於委曲濟君爲沈晦免患非言自免於禍而已也若比干則貴戚少師不得不力爭於君非可沈晦而已故曰不當愚也○成公初年甯速猶聘是武子未逮事文公故人疑註中文公有道云云未是然春秋時固有父在而子已仕者如范匄贊鄢陵之謀及欒黶爲公御皆是則文公時武子已仕或未可知又成公初政睦鄰脩好頗亦可觀逮後晉難既發而背夏卽荊又殺元角射叔武以至見訟於元咺身幾不保則不免於無道矣究竟成公非甚無道之君而難發自外故爲之臣者只當竭力周旋以圖共濟非桀紂事可同日語也若國人之逐君媚晉則雖藉口於社稷爲重亦非義甚矣元咺之以臣訟君又所不必問也大凡寒士之妻危國之臣只當有患難與共君之是非得失總非臣子所敢議若曰君之非有所自取臣可別圖也則亦曰夫之非有所自取妻可別嫁也故曰知巧二字全用不著也只一愚是矣紱嘗私論春秋人物名卿勳業不少而純臣之節惟衛甯俞魯子家羈二人然甯俞有濟而子家羈不能濟者則以當時無伯而季又非咺比抑魯昭尤自償也當春秋之末權謀是趨視君有如奕然夫子蓋傷之表甯武子之愚所以爲

知巧事君者警也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最可惡人於人情世故凡百周旋而志趣凡庸終無長進日子彼自謂雅氣宜人而心地卑污細碎糾紛具成臭穢眞令高明人見之作惡也故狂則必簡狂簡則自斐然成章其一片天眞炳光宇宙自與塵俗天壤隔矣然志高而無學以端其趣行簡而無規矩以約其歸則方外異端亦是此等人做出故不可不裁裁之如何博之以文以窮其理約之以禮以踐其實則可以不背於

裁不知所以裁之句就小子言裁之之意在言外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夷齊無心惡人人自被夷齊惡耳不念舊惡其心體原無惡於人也此之謂清此之謂惟仁者能惡人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惡微生之直恐其亂直也觀人於細而眞情出亦觀人之法○君子樂道人之善而惡稱人惡然孔子於臧文仲季文子微生高皆歷攻其短何也曰文仲之知文子之思微生之直皆當世所震驚也震之則效之效之而天下無眞知眞直矣故爲天下正學術人心則不得不正言其失非好稱人惡也若夫以忌克爲心而以談人之短爲事則又君子之所深惡矣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邱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也有羞惡之心則立心以直矣○程子以此左邱明者姓左邱名明作春秋傳之左邱明姓左名邱明此亦無甚確據但此章自比語氣則左邱明似是夫子以前人左傳有文人習氣精義似未足與此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節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節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節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身外之物天下所公共也性分之善斯人所同具也天下之人四海吾度內也聖賢志願大略同耳而子路較疎顏子較密夫子則渾化矣無伐善無施勞只見善所同爲勞所當盡故欲不伐不施耳無字與上無憾無字一例若說成不知善勞則禪障矣聖賢雖不伐不施未嘗是不知善勞也孔子之志隨在各足大行不加窮居不損一味說成帝王功業者亦膚也大抵形而上者本於繼善之體天下只此一源不滯形氣故無爾我間隔

形而下者役於形氣之私人人各有一我不能相通人只爲有此形氣故善雖吾所本有而取之甚廉恰似外面取來的一般偶有善勞輒自矜伐物本無與於我而私之甚固恰似是我所當獨有的一樣百般吝嗇不肯與人此皆繫於有我之故也故主在性命則無不公主在形氣則無不私君子惟力制其形氣之私以求一於性命之正故形氣所安者必推之以公於天下而性命所當爲者惟自取以足於吾身有爾我之形者推而共之公也無爾我之間者任吾所取亦公也總之不以形氣自域耳顏淵子路學於聖人者也故其所願如此顧

性命形氣非有二源形氣所以載道而道卽流行於形氣之間天下之人同此性命卽同此形氣性命非有爾我形氣亦非有爾我也故曰與其者推己之謂也曰不伐不施者自盡之謂也惟聖人心同天地不待於盡而天理渾然不待於推而物我無閒惟因物以付物而天下無不遂之情與天下共適其天而在己無善勞之迹故其言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此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也○或有言於子者曰欲學聖人須合下便以老安少懷爲志予曰然哉然子之所言其虛願也欲學聖人須學子路之公物始今人於一物之微尙且自

私不能割舍可見爾我已隔何況說老安少懷人須從實地上做工夫能於物上割去私己之心久便生天理卽此便是强恕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過不自知愚也知過而不自訟不肯也豈眞若是其愚不肯哉私意蔽之而私欲累之也夫子曰卒以學易可以無大過過之難寡也聖人且日孜孜焉而況於夫人乎此章激而言之歎之深而望之切也吾儕終日過中而不自覺也其能無內省而痛自悔艾也夫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必如不如相對照焉字也字作抑揚勉人好學意藹然言外忠者純粹而不雜信者篤實而不浮不言聰明如某僭知如某而只曰忠信此亦謙辭然氣淸者每失之薄質厚者每失之濁惟忠信則中和之資忠則性之所具者能全而未闕信則性之所有者能實而不虛此作聖之基也其實忠信亦難得如聖人夫子只要人好學也能好學如聖人則雖忠信不如聖人亦可以至於聖人矣況未必不如聖人哉今人不惟不好學抑并不知學其所取美質亦只要浮華與聖學天地懸隔

四書詮義卷之九終

婺源汪　紱雙池輯
　　李　榮

雍也第六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節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節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節子曰雍之言然

凡爲治者根本不足則無以化民而所恃者只在徒法由是法制日煩科條日多法網日密號令日頻又且茫

無主張朝令夕改不勝紛擾而民事愈加不治又有一等生來細密的人自家謹小愼微便也要他人如此由是而苛察搜求無疵不入卻反忘了大體人亦堪不得他此其人天性近刻德量不廣凡此皆不簡之病至若不羈之士脫略世故放蕩形骸世上一切云爲他都全不在念亦緣他根本不足生怕惹著擺不開故走此擺脫易路此其人天眞未喪風韻固自可人不似那煩瑣的一味多事惹厭然只好束之高閣教他莫管別人閒事則可若用著他來治民則斷斷乎無用矣仲弓天性近仁寬裕温柔而又從事於敬恕之功以孜孜全其心德故其存心也愼而處事也明自飭也嚴而待人也恕心有主而事得其要己不私而物得其情則大綱舉而目自張大體存而用自行使之南面以臨民事不煩而民不擾於治民也何有矣此夫子所以有可使南面之稱也然夫子之於雍也曰可使南面矣而於子桑伯子也則又曰可也簡則有似於簡之無不可者此仲弓之所以不能無辨也抑知夫子之取雍取其簡也而非徒取其簡也取其有立於簡之先者也夫子之可伯子可其簡而僅可其簡也僅可其簡亦以爲差强於煩碎苛刻多事惹厭之人耳豈眞以居簡之簡同語於居敬之

簡而謂其可以臨民哉蓋仲弓伯子之問因夫子南面之許來心中存有臨民可否之意而夫子之答卻只就伯子論伯子原未留南面之說所以仲弓有不能無疑焉然仲弓雖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其所言居敬之簡則正夫子取雍之意其所言居簡大簡則正夫子僅可伯子之意也故夫子然之然之而僅可伯子之意雍亦可不言而喻矣可也簡句時解或以爲可其人或以爲可其簡愚謂可也二字一斷將簡字輕煞語氣自見意謂可也他頗簡者云爾是蓋非可其人只可其亦簡非可其簡之可行只可其爲人之不煩也通章都是論一

簡字而首節註仲弓爲人必曰寬洪簡重寬洪重三字何也曰此正仲弓之所以異於伯子也寬洪故簡簡則重寬洪是體簡是用煩者必輕重者厚而不遷之意正是簡處寬洪而簡則易簡之簡若本不寬洪則其簡出於有意只是簡畧易簡之簡便重若簡畧則亦不見重處曰簡以敬爲本又以寬洪爲本乎曰要敬方得寬洪敬則心虛而無私故心體自然濶大若不敬則心體都被私欲填滿那得寬洪若重亦須是敬敬以檢身則重而不苟矣曰敬則中有主是中實也子曰中虛何也曰道心爲主故中實心無私欲則曰中虛其實一也中有

主以對居簡言中無私以寬洪言曰亦有敬而不寬洪者何乎曰有之此卽煩瑣之人然此所謂愼而無禮究不是敬程子云居敬故所行自簡朱子云旣居敬又要行簡二說稍異何也曰不居敬則不能行簡故必居敬然後所行自然簡對不能居敬而欲行簡者言也但程子之言終太快了朱子恐人滑過故又言旣居敬又要行簡以天下固有似能居敬而行卻不簡者也究竟居敬行簡有兩截事而敬實貫於簡之內末節須總居敬居簡二項然之或單承居敬或只承大簡皆未是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天德之外無學問王道之外無事功爲學而非以求至於聖人非異端則末學也孔子之門其所學者皆學聖人矣而質有敏鈍之殊志有篤否之異故好學獨稱顏淵則以其質敏而志篤於聖學得其純也顏子聞一知十而博文約禮以至於欲罷不能其爲好學亦大約可睹而夫子曰不遷怒不貳過則舉其成言之也怒者因人之不善也過者則己之有未善也心不滯於私則善否明而用情當因物付物而不以己與焉故不遷怒隨事順理而不以己累焉故不貳過於怒則不遷於過則

不貳人我一視也何以致之曰致知格物而理欲之辨窮克己復禮而天理之眞熟敬以直內則情不流而檢身密義以方外則接物審而飭己嚴此則程子所謂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然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者也此實爲衆人之所共能而固爲顏子之所獨至也然此正顏子之未達一閒也不遷不貳二不字究尙是工夫要得如此正是好學處與願無伐施一般但顏子要得如此便是能如此若聖人則無意必固我不必言不遷不貳而亦無過之可貳矣時解每欲標新故說成心不爲怒所遷心不爲過所貳試

思怒由心生過亦心之稍失疎略豈可將心與怒過看作兩判且心經觀自在斷不可爲吾儒說法也又註中甲乙以兩人言前後以兩時言其義似粗而已精似疎而已密而程子之以念慮方萌言者亦已包在內時賢欲更推深乃謂美惡互形則怒不至概施及云幽獨未忘則不遷不貳於有形而遷貳於無形都說成一人一事亦未是也蓋不遷怒不貳過二語卻平平而以身體驗之乃見其委實難處如氣色未平念慮稍差便是遷貳然須體驗在兩人兩候只如怒在四凶已無與焉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便已完不遷不貳之實

此地位在正心後若只意誠者則猶未足與此若惡知其美卻反落淺一層○問顏子好學而子兼以質言何也曰以言好學只主學言自可但質亦不可沒若曾子終是質欠些子抑如顏子之質而好學所以更不可及問好學朱子只言克己子卻兼以格致言曰不遷不貳是克己之功然格致又克己開先事程子云先明諸心知所往亦必從知上說起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 節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 節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 節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此章只以夫子作主使齊與爲宰對看與之釜庾與與之九百對看赤之適齊節與子曰毋節對看義不必與則釜庾猶非本意義所當與則九百而不許其辭不必與則不惟不與而并責人之過與義當與則不惟不許其辭而并教之以廣其與均之斷以義耳冉子過與原思過辭俱是客意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以子謂顏淵曰惜乎章參之則謂仲弓非與仲弓言記事本有此例朱子駁張南軒已有定說矣萬授一謂稱

其子而毀其父當非仲弓所樂聞聖人忠厚必不如此殊不知此章語氣對世人不用仲弓者言不對仲弓能改父惡言且世人不用仲弓世必其知其父世既其知其父則夫子亦何必爲仲弓諱之必謂稱其子者不當言其父惡則四岳之薦舜不當曰父頑母嚚成王之命蔡仲不當曰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豈通論哉仲弓父賤行惡於經傳固少據然卽使無據而就此章語意玩之亦確見此言是因世人以仲弓父惡而不用仲弓故發也況朱子未嘗無據哉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三月不違只是言其久非三月後必定一違然猶未能無違則正未達一間處日月對三月言至亦便不違但不違的較熟至的較生如人到家中之至也然須是一日之間至一月之間至不是隔一日而後至隔一月而後至故朱子云亦是徹底到一番不然則常人矣心與仁爲體本無內外之可言而人心之危者間之則不能無所出入故聽命於道心則心存而在內馳騖於紛華則心放而在外稍有違仁亦是在外不但日月至焉者也偶有閒焉而心放矣心與理合體則爲萬事主所謂百體從令也放而在外則外物反爲主而心反若爲賓

矣此張子所謂內外賓主之辨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亦是隨問隨答而因才器使之道言外自見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閔子之辭季氏必因其有非所使而使者非徒以不仕季氏爲高也蓋士各有志雖在聖門不必同趣而要於不肯失己必謂季氏不義等之犬彘此亦充類至義之盡云爾不然大夫采邑擇賢爲宰亦固其常安得而必拒絕之且仲弓亦嘗爲季氏宰而無損於德行若冉有季路則喪已實多耳但此章辭令婉婉而意甚嚴切有德之言自不同人記者記此亦見閔子一班若謝註程註則朱子原置圈外朱子又嘗言上蔡說得太粗固未必合閔子本意也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聖人不言命凡言命者爲中人以下言之也而此言命矣夫何哉庸人到無可奈何處輒委之於命豈夫子亦

作庸人態乎抑知此言命處乃以見伯牛非不能謹疾而有以致之所謂順受其正者正立命之學非若庸人作無可奈何語也俗解謂此章見聖人達於天人之際夫達於天人之際何待聖人而庸人作無可奈何語者豈亦得云達天邪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凡人所得之淺深於處境上見等級處境上有一毫耐不過便徵所得之淺故夫子稱顏淵而每言其貧也然甘貧而爲矯矯之操達觀而作方外之思則又不足以

言樂故周程每語人以須知孔顏樂處所樂何事學者其不可以不深思矣顏子之樂既非樂貧又非樂道周程之語引而不發朱子又只教人用功然則所樂何事究難名言樂貧之非所不待辨若云樂道則近矣而程子亦不云然者蓋去樂那道則道與我尙是兩物未足以語顏子也眞西山云欲知顏子所樂何事須知顏子所好何事此語亦易混若云顏子好學則其樂豈亦只樂學乎若云顏子好道則依舊是樂道矣門人嘗以此章問朱子朱子亦云畢竟是樂道可見樂字終離不得道字但不可云去樂那道耳紱謂孔顏所樂非必以道

爲樂而孔顏之樂卽便是道人惟役於物欲則無日而不憂若除卻物欲關心別自無可憂處旣無可憂之處便自無處不樂矣合道則樂生離道則憂至故朱子云畢竟是樂道也孔顏樂處朱子且曰不敢妄爲之說而紱必欲求其說者愚恐人一向摸影捉空說入空山無人水流花開境界也然要非敢自爲說也亦猶然朱子之意耳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此亦以進求也聖人之道最是平常初非上天下地挾山超海天下原無力不足的人便眞做力不足亦須是中道而廢學者先橫一力不足之見於胷中力從何用起在今日對人言要學聖人未有不搖頭咋舌者也天下有許多難事如博聞强識努力角抵煉丹長壽原有定分定貧定力而不可過强者人卻偏偏肯學聖人之學卻都不似此而不肯學誠不知其解也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同此道德之途君子以脩其身心者小人以徼其聲譽同此知行之事君子以全其性命者小人以長其浮夸究之名儒也妄身敗名裂難以淑終故聖人每爲人深

戒也縱使其兢業自持愼微謹小原無外求諸人之念而一毫有爲而爲不從性命起見則時而皎皎子子終非著實工夫子夏雖篤信聖人未能免此故夫子以此勉之其旨深矣雖然以今日而言儒則求若古之小人儒而已不可多得也悲夫

○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子賤爲單父宰父事有人兄事有人仲弓爲季氏宰而夫子曰先有司舉賢才可見爲宰者雖無薦賢擢能以人事君之權而備訪問擇有司亦不可以不得士況鄉

大夫賓與三物則爲宰者又未嘗無取士之權也時解看輕爲宰便將得人一事只道是激揚風勵非也且於夫子口中亦謂其有激揚風勵意則似夫子已預先坐定子游所得者必是澹臺滅明一流人物夫子曾有此心通乎若子游以澹臺滅明爲對則又得之於牝牡驪黃之外襟期磊落渺不近世情在子游當未敢必其有當於夫子之意而在夫子則亦當與弦歌禮樂同爲意外之聞矣子游之於滅明必有心契其微者矣而略舉二事以見大端至滅明之爲人何如則尙在不言之表也甫但以二事盡滅明哉註中必推開說者正所以盡

子游之意也世俗不察遂謂子游只見得滅明二事有異於人故因得人一問而轉質之夫子其看註中所推論者正殊覺爲多事則是子游究竟未嘗得人其視子游爲何如乎至若滅明風流固誠足以揚勵一世然動必以正自守以嚴此其猷爲尤非淺鮮昔漢武以不移步識霍光以不回視識金日磾音密的郭泰以墮甑不顧識孟敏以危坐愈恭識茅容此皆得人慧眼甫僅以異人表見哉而作時文者只說他可以坐鎭雅俗竟欲以滅明作空閒人無關世用意亦由看滅明不入目而以行不由徑非公不至爲古老頭巾迂疎不情一套耳噫此亦足以見古今好尙之不同而世道人心之日下也

夫曰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邑宰者而可必其猷爲乎曰此非可僞爲也非有以直其內者不能必正於外非實有所得於已者不能無所徇於人也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表孟之反之不伐以爲居功者警也就事迹妄生支節者殊多事耳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傷時之衰也好諛說色自孔子時而已然今將若之何然天理常存人心未死端風化者誰之責歟甯第曰求免於世邪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由戶亦斯道之一端也卽此而推足見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由之路亦猶斯戶矣乃於戶則知由而道則不肯由聖人誠無如人何也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通章三項俱作現成說朱註學者當損有餘云云乃所以補夫子言外之意晚邨以損有餘補不足正解文質

彬彬以至於成德正解然後君子殊失語意矣又夫子言質勝文文勝質則文質各有有餘不足可知而陳氏以有餘屬文不足屬質謂文可損益質無可損益其亦非也但介眉又謂質字只就外邊氣質舉動上說而非忠信之質則亦未盡然註中於野字訓鄙略於史字則曰誠或不足則朱子明以誠字代質字矣誠非忠信而何乎蓋誠實忠信本是好事而一味樸略太過亦無足觀威儀文辭之閒儘有當周旋處仁不好學則愚直而無禮則絞子路終以喭失而倩盼不可無文也學者以文濟其質便是補文之不足損質之有餘以質實其文

便是損文之有餘補質之不足損益之閒正不必如陳新安忒看死煞耳若必謂質非忠信則不然矣至若集成之說謂上質字爲鄙略謂下質字爲眞摯以上文字爲繁縟以下文字爲大雅則夫子一時言語怎得兩樣話來且註中鄙略乃釋野字耳豈釋質字乎何不精之甚也大抵此章語氣只云一味老實便失之樸略一味文貌亦失之浮華必須二者適中方是君子學者須是文質相濟學做一箇君子到得君子地位則自無野史之病也諸說紛沓俱是不曾細味經文及朱註耳○史掌文書乃周禮府史胥徒之史非史官記事之史也史即今之典吏書辦虛文套數至今猶然故曰多文習事

而誠或不足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天命之性何等實落發而皆中節率性之道何等直爽此正程子所謂亭亭當當直上直下無一毫偏倚者也直字自是以性情之德言而率耳之性自聰率目之性自明率子之性自孝率父之性自慈有物有則亦正此性情眞摯無待矯揉處正不得駁虛齋聰明慈孝之說爲非也人之生也直便是孟子乍見孺子及以利爲本之利字林次崖只以情言漏卻性

字失其本矣註中生理二字便是性字生理本直而其直處則於情可見也罔當訓欺僞而註中訓不直者蓋一毫欺僞便非率性亦如孟子之鑿字非必以罔字當枉字但既罔便不直也幸而免者謂其自絕於天爲已久也或疑如註解則兩生字不一例而罔當作枉當云人之生於世也須是立心以直若欺罔而生於世則幸而免耳如此則兩生字一例而罔不必作枉此亦非也蓋生理本直全此生理則宜生失此生理則不當生兩生字雖稍異而意自順下今强將兩生字看做一例幸而免句正無根據矣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知之者明諸心知所往也好之者力行以實之也有得
則樂矣知之知也好之仁也樂之勇也不知無可好不
好無可樂知矣則當好好矣當求得學有淺深詣當漸
進好之從博文來樂之從約禮來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中人上下兼質學言中人以上而不語上無以得一貫
之妙中人以下而與語上不但教者徒勞且長學人妄
作之失王陸家言頓悟言一日千里俱由其學本中人
以下而妄希一貫說性天得忒早也玩本章語意重不

可以語上邊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
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人惟不務民義所以諂瀆鬼神至於諂瀆鬼神則更不
知有民義總之是一味癡騃人惟不能先難所以急於
功利一心急於功利則更加凡事畏難總之是一腔私
意然不務民義所以畏難不知故不仁諂瀆鬼神正徼
福利不仁故不知二者亦一串事也本章玩經文一者
字及註中二者字似就現成指點然玩經文可謂二字
又不可看煞是現成仁知兩等人意謂知者之事知所
當務若能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則可謂知矣仁者
之心循理無私若能先難而後獲則可謂仁矣如此方
合語氣程註人多信鬼神云云紱意既不當信則不必
敬若既要敬便是信也信字換作媚字於義始安蓋民
義之與鬼神原無二理民義者天理之秩序鬼神者天
地之功用民義之所當爲皆鬼神之所陰隲鬼神之所
禍福不外乎民義之所當然鬼神安可不信所謂敬之
者非必朝香夜水虔慤奉承只是順理而行常凜幽獨
如詩云相在爾室尙不愧於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
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敬鬼神之至也然則

務民義之與敬鬼神亦非二事矣然君子最畏官法王
章卻不能日日朝謁天子官長君子最畏鬼神天理卻
不可日日祭拜禱祀其四時循分祭祀誠敬相通則若
諸侯之朝貢述職士民之賦事獻功而非曰專以徼福
也鬼神之體幽隱尊嚴若日日祭拜奉承則非所以敬
之而適所以褻之將欲求以近之實則所以侮之也況
非分相干非道相瀆而欲以徼鬼神之福利則是蔑禮
犯義而并以不肖之心視鬼神其不敬又甚大也乎且
祭祀之義非齋戒具脩則其誠不至誠不至則無以相
通而欲朝香夜水時刻奉承則齋戒具脩殆無虛日那

復有工夫來務民義爲著要奉承鬼神而廢卻當爲之事則是爲臣者不去赴任治民而站立天子之側以終日爲子者不去務農力事而站立父母之側以終身其尤君父之所深惡也由斯以談則敬之卽必遠之遠之乃有以敬之敬與遠亦非二事矣顧茲之所謂鬼神者乃天地之功用二氣之良能也古之祭祀亦不過天地山川五祀之屬其與天理合一無閒若後世非典之祀異端胡神祆鬼魑魅其徒專誘人以福利而亂民義之所當然者則本不可稱爲鬼神學者直當拒之絶之焚之棄之又豈但當遠之而更何事乎敬之也哉先難工

夫確主克已言儒者克已之外無別學問但一念求獲亦便是已并後獲亦克已事也既先難便自管不得獲必後獲然後肯先難仁者只內問此心要天理上過得去當爲則爲當去則去不問獲并不問難故先之後之如此先難後獲亦是一片事但此比克已復禮較淺略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動靜自是主腦惟動故樂水惟靜故樂山惟動故樂惟靜故壽存疑之說自本朱子但經文三箇知者仁者各各開說在夫子口中未必從動靜想出樂水樂山卻又先說樂水樂山而後說動靜也蓋性情易見體段難知功效又在後驗故所言之序如此又仁者知者以工夫言則仁知相兼不得劃分兩項故須以資稟言然玩程註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則知仁亦正淺看不得註云達於事理安於義理亦非只一昧聰明一味重厚者所能及蓋資稟非學力不能有成而學力亦每得乎資稟之所近故夫子分知者仁者而各形其妙其實不必認煞兩項資稟也 紱謂果如夫子之知盡仁至則亦覺山水無非性靈而靜動並行不悖矣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深望齊魯之能變也政行自上俗見於下政變則俗自

變變俗自政行政以心註中政俗二字不作板對而皆以道爲歸○齊不如魯處程子專罪桓公管仲朱子則并謂太公開國有未盡善處夫太公以義勝欲似無尙功之治史所稱三年報功尊賢尙功及疾驅至齊等事并陰符諸書皆後人附會又未必非卽管仲輩所僞託也但太公氣象自有未純處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古人制器命名都必有深義後人滅裂弁髦全不思忖名存實亡卽一觚而寄慨無盡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

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仁原不只是愛宰我看仁字已淺其設爲從井之問非疑仁者之必從井正見仁術之必窮也以君子二字換卻仁者二字則可見仁者是窮理制宜之人非一味汎愛而已之人矣可欺故可逝不可罔故不可陷但欺罔是大概說果使井中有人仁者自有救法亦不待仁者而後有救法也此章意甚平易只破他從井之說耳設有當致命時則殺身成仁仁者又自所不恤時解說出君子便有彌天的圓通作用在內大非本旨夫君子豈是一味圓通者而不從井救人亦未足稱妙用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不博文則無以窮天下之理而所行不能無失陸王家以不肯博文而畔道也不約禮則無以有之於身而所知亦爲徒博章句者以不能約禮而畔道也約字訓要不訓束之字指人身言不指所博之文博文時善惡互存理欲兼析到力行時卻只存理遏欲爲善去惡博有殊途行惟一致故曰守欲其要要者不分不雜揀定一路走的意思非收拾轉來之謂也孟子將以反說約也反字是收拾轉來約字亦只是精要之義若作收拾解則彼此註文都通不去矣註云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是以守字代之字對學字其動承守字其字指其人言必字照要字也禮者天理之節文然必窮理者而後能知之不差故既博文以窮理則於理欲之辨已明於是挈定於視聽言動間一一都必定循著天理之節文做去所謂要其所守者以禮耳若如時解以之字指所博之文言則約束所博之文以歸於禮是把文約到禮上與身上無關勢必要將守禮意補在句下矣且所博之文亦如何收拾歸到禮上去若云文以載理則文與禮是一物博學詳說於理自明何待收拾若文與禮是二物則又如何收拾來合得攏若云博文而擇其精粹

以當於禮爲歸則仍舊只擇善事未及力行均之說不去也夫行必由於知固有先後之序而知行並進必非待所知既盡而後去行如曰博學於文而後約其所博之文以歸於禮而力行之則文有未博又將若之何要之此章先言知而後言行是知行次序而語句則以行對知言不以行承知言也語錄載黃勉齋問朱子云玩博字約字及之以字有一貫意而朱子未有答辭蓋未然其說也 紱按博約一知一行知行各有一貫文禮都是散殊知到豁然貫通乃知之一貫行到泛應曲當乃行之一貫此只云弗畔則工夫尚早甚何得言一貫且

如勉齋之問則是以知爲散殊以行爲一貫也且待一貫而後行也而又何事乎曰守其非明耳乃明朝纂大全者誤以勉齋問辭爲朱子之語遂至沿爲今解又舍集註而不知玩陋之甚也易繫知崇禮卑崇卑二字卽博約之意矣又聖人之教都不外博文約禮二事無第二箇法門顏子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則將博文約禮直承任在自己身上故工夫倍精密有味而至於欲罷不能以見卓爾若學者肯從事於博文約禮則雖未能如顏子之欲罷不能以見卓爾而亦自可以不背於道由是而日精之則顏子同歸矣非博文約禮有兩樣也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南子與陽貨不同陽貨欲援夫子爲黨南子不過傲見爲滎陽貨畔臣名已不正南子名分猶是小君也註中仕於其國有見小君之禮於禮未有所據雖朱子又引陽侯繆侯之事作證然註中蓋字終是疑辭蓋既欲仕其國則君毋自不妨於見而況乎有請見之誠也若必無此禮則南子亦無辭於請見矣子路不說直是他粗率處不必多爲周旋而反將聖人看做圓通作用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德者人之所得乎天也天命之性不偏不倚率性之道無過不及人所同得而事物共由一定不易之理故曰中庸之德能全其德則性情與天無間而功效與天同量稍有拘於氣稟而累於人欲則失其所爲中庸故曰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斯德爲人所固有而不能不拘於氣稟累於人欲則恃有聖人者修道以教之而使之有以復全其固有乃上無聖人以脩道而立教下無君子不能自戒懼愼獨以致其中和故鮮有此中庸之德爲已久也大抵叔季之民不及於中者恒多而過中者蓋寡然教衰澤斬之後處士橫議其間每過爲詭異以

震驚流俗而欺世盜名則異端邪詖之說又必過中者之所爲過中之害其視不及者爲尤甚也夫子言此其亦有憂患也夫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

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天地只此一理而生物無所不至博施濟衆如何不是仁然此乃仁之事功須問其所以能然者安在子貢卻求向外也仁卽聖之心聖卽仁之至盡處非仁聖果有等級但聖有定名而仁則徹上徹下也博施濟衆亦不只以愛言一能字中少不得有知

明處當事業故正是聖人事堯舜猶病以甚博施濟衆之難也然堯舜實是猶病而此猶病之心則正是仁而施濟不窮之本也

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

此直指心體而言仁者者字不指人言乃訓釋仁之名義字法猶言仁者人也是也言所謂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之謂也一念如此一念是仁念念如此念念是仁蓋天命之性萬物一體率性之道隨感而發滿腔子皆惻隱之心人我有何間隔是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此全乎天而不雜以人者非待有

所强勉而後然也然所感有淺深遠近之不同故立愛由親而見牛未見羊所感未及則此心亦未發但只得此心無私則雖事功有所未逮要不害其爲仁若全體此心時則經綸大經以至參贊化育博施濟衆事業亦不過此心所發用出來推到至處然須是此心推出去若不見得此心而務博施濟衆則不但遠而失歸且或流而爲兼愛異說矣故夫子指仁體以示之使子貢反求諸近也朱子云欲立立人欲達達人此是心體自然不待安排著力顧麟士謂此對下勉然者言其實到立人達人少不得知明處當非空存此心便了愚謂顧說固然然朱子所謂不待安排著力以人生本體言非因對下勉然者言也人惟本體不能無失故須勉然以復全之至心德復全於我則依舊不待安排著力矣欲立立人欲達達人仁心眞切處便自有立達他的作用出來知明處當亦天理周流無閒中良能無待安排著力程子所謂認得爲己何所不至也但此祇論心不論事此心之欲立欲達便已是仁若推論如何去立人達人便又推向事功去矣

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矣

純理無私之謂仁去私全理爲求仁之方性情之體本

自無私人我一體只爲有生以後域於形氣之私故彼此便不能相通故須要近取譬而後通得出去然彊恕而行則天理日熟人欲日消本然惻隱之心自油然而生肫肫乎不能自已此仁心原不從外得而仁術亦不待外求也蓋欲立立人欲達達人者天道之本然也近取譬者人道之當然也夫子示子貢以仁之體而又教之以求仁之方以使之知所用力而不陷於窮大失歸其所以教之者亦至切實而詳盡矣論語語仁莫詳於此讀者其深玩焉

四書詮義卷之十終

婺源汪　紱雙池輯

學

述而第七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述而不作從信而好古來信而好古又因竊比老彭來言我述而不作者也何以述而不作以古之作者已備已盡吾信而好之故述而不作也吾之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者我竊比於我老彭也夫子之述所以集作者之大成而信好則由於聖心之不能自已豈眞聞老彭之風而興起者其曰竊比則謙抑之至若古人實先獲我心耳說約欲以上二句屬老彭身上言而我今亦竊比之語意太空未是也凡人無知妄作都緣他不信古人的道理而厭棄之故欲翻新見奇以至陷於邪僻殊不知古人的道理已至明至備原無分毫可疑無分毫可厭只自家粗浮不肯討探古人妙處所以不入其門而遂生厭倦耳我之私見又豈能有過於古人哉三代以前作者迭起只因理境未闢制度未全故不得已而作其實羲農所作亦不過是述那天理之自然不曾是自家開闢得一箇道理也三代以後處士橫議所作日紛則墨氏作而兼愛老氏作而無爲楊氏作而爲我申韓作而刑名而先王之道乃一旦燬於秦燼矣秦漢又作而神仙佛氏作而空寂其餘若靑囊日者圖讖術數又羣作於其間鼓惑人心淪於骨髓以灰燼之餘敵百爾之投間抵隙後世非有知所信好而善述者天理不幾於熄歟然則作者謂之聖亦惟三代而上可以言之三代而下雖聖如孔子朱子亦無可作也是豈惟夫子之自謙云然哉夫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刪定六經折衷六藝其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原只自道其實而辭氣謙光自藹乎可挹又曰竊比老彭則謙而又謙之辭矣抑又以後人信好當有同心必不至妄作聰明以離經而畔道云也噫後之作者夫子謂之何哉○問夫子之述亦以無位若夫子得位恐亦有作曰夫子得位設施觀顏淵問爲邦章可見雖有斟酌亦何待作來○老彭只是商時人名其曰姓籤名鏗陸終氏之說及八百歲之談多是妄誕牽附若云生於帝堯之世而至周猶存則又千餘歲更不止八百歲有以爲生於夏之末年者或猶近之若千餘歲老彭則世所謂老古今古事親眼看來算不得信而好古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默而識則自得者深學不厭則所學者純教不倦則及人者公總之是心體澄明自强不息時候然聖人神化何事於此而夫子曰何有於我則聖人惕厲之懷實見此三者之有難盡而言之以示人也後若聖與仁章亦以不厭不倦自處而此曰何有於我者蓋二章語意自別此章直列三句故自見爲未能後章既辭聖仁而不居又恐人視聖仁爲絶詣而不學故不得不以學不厭教不倦自居然其曰可謂云爾已矣則亦僅僅說得如此之意非全然自許可能之說也時解不察語意而謂

此章所以不敢自居者以默識源頭深密之故殊不思默識源頭豈更深密於仁聖況此章註云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後章註云不厭不倦非已有之則不能然則後章之不厭倦地位更加於此章矣且聖人進學亦有次序言語各有其時何必爲之鑿求其說也大全以首一句串下二句亦非蓋識而學學而誨其事相因而識欲其默學欲其不厭誨欲其不倦其功各異況以默識串誨人不倦句尤串不上也抑愚謂默識一事大賢能之不厭不倦則尤非易易也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脩德明道大段工夫遷善改過細密工夫只此四句自初學以至聖人一生乾惕不盡脩德者存養省察以無失其本然講學者格物致知以明其所當然而察其所以然學者先須此二事以立其本然後遷善改過工夫方有根據下手徙義是已未盡善更求盡善改過是事有錯著要無錯著此又在事事上仔細自家檢點若不能徙義改不善則脩德明道大段處亦無由盡四項平列直注是吾憂也一句或重首句者非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

此記聖人容色之和也蓋鄉黨所記如色勃足躩鞠躬踧踖容色各異皆聖人因事之敬自然各有所宜若燕居時則靜而未與物接其德容所形尤可徵本體中和之妙故門人微窺而特記之以示法也然申申天天惟聖人燕居能然豈是人學得來的要學他申申天天便須是學爲聖人惟涵養德性變化氣質日純日熟則心廣體胖睟然見面盎背施於四體不言而喻亦所必至之境不然則嚴嚴無放矣申申以容言天天以色言而程註未免稍混故置圈外然程子所云嚴厲時著此四字不得忘惰放肆時亦著此四字不得惟聖人便自有

中和之氣數語眞善體認聖人而明儒反謂其太泛異矣聖人於燕居時雖不拘束卻未嘗肆也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血氣之體聖人亦猶夫人而萬物一體之心聖人其終身不易也乃曳杖逍遙猶動明王之慨而周公不夢早形衰老之悲何歟周流已久日月云馳不獨道無可行之機而且屢致莫容之困在夫子已無可待之歲月而斯世終成不反之狂瀾故歸歟之歎已發於在陳而衰老之徵亦形於夢寐此亦身世之與歲時所相迫而然者也註中盛字猶言少壯對老字言老而不能行以老

字代經文衰字不能行言不能遂其志也不夢周公自是心事隤頹而心志之衰則年之衰老益可徵內註自明白明儒或主氣衰或主志衰徒爲紛啓然斯歎也非惟自歎其衰也終以行道之懷尚惓惓乎其有不能自已也

○子曰志於道

志據依游皆用工夫字面學以爲聖人而端本於志道散之萬事而具於一心蓋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道爲人之所不可須臾離者此愚不肖之所與知能行而實亦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也顧人日在倫物之中亦誰不知道之當由而卒弗克由以能有得於道者則惟其志不立之故神知擾於見聞則物誘紛其外心思役於形氣則私累動其中卽或天良未泯時動率由之思而浮慕之懷終無以動其委靡之氣況異端樹其分幟末學侈於謏音小聞學者游移惝怳茫無適從志已不篤則雖終身道中而不著不察終不能以有得於道矣故學者之始要必宏決擇羣言之識懷特立不拔之操以篤志於道焉非道之言不敢道非道之行不敢行而學問以明之力行以赴之必求有得於心不以半塗而廢斯擇之也精而守之也一所以爲進德之基也

據於德

誠志於道焉則行之必有所得矣然志恒銳於未得之先而行每衰於既得之後以志氣狹於所恃而怠忽生於滿盈也得之而無以守則雖得必失而亦終無以入於聖人之域矣故學者既有所得尤必深歉然不足之懷存竦然恐失之慮以據守於德焉立不易方久於其道以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必期服膺勿失不以一得自安斯德之積也日多而德之行也日熟然後有以會心德之全也

依於仁

能據於德焉則私欲日去而心德日全矣然德之所造益深則存之之功愈不能已恐怠荒乘於不覺則斯道已離於須臾也苟存之而不能無一念之間則此一念偶違已與天地不相似而非至誠無息之本體矣故既能有以全其心德矣猶必亦臨於不顯亦保於無射以依於仁焉使無終食之違而造次顚沛皆必於是斯德之得於天者一理渾然而道之著於用者周旋中禮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也

游於藝

至依於仁則其本已無不脩而內已得所養矣然禮樂

之文射御書數之法亦莫非道之所寓而日用之不可缺者非可以小物而遺之也夫道無不該則藝亦不出於一理之外而大本既立則末雖稍有未及亦無害乎其心德之全顧心與道孚則安往而不遇夫天眞之妙緒而用由體出則隨事而各見爲王道之經綸是以君子又游於藝焉外之以應務者內之卽以養心存之而體具於心者亦發之而用周於事此本末兼脩內外交養而大本與天地同體大業與天地同用之全功也在物曰道得之曰德一得亦德全德曰仁志以基其始據以志道據德依仁而餘乃及於游藝此輕重之分也據字用力依字稍自然然依仁工夫愈密而據德尙疎竟將依字說作全不用力者亦未是也游藝亦非必待依仁後方去游藝但依仁後不廢游藝蓋童而習之而德既成之後尤見爲博趣無窮也游藝之意兼應務養心二項或偏重心無所放亦非觀內註云日用不可闕總註云小物不遺則可見矣吾儒之學有體有用用處不外於藝藝之精妙皆從道德上運用出來雖經綸根據於心要不可無才能以輔其外也聖人言語周到若必看輕應務則仁人多是迂疎不適用人矣六藝中射御

書數固似稍輕若禮樂之文則養心治躬之大者本之則天地序和末之則道之入小無間小之則應事接物之所不可不由大之則王者之所以化成天下蓋與道德仁有內外而無彼此者然謂之藝者習其制度聲容則曰藝原其理則未嘗非道德仁也但無志道據德依仁以爲之本而徒工於藝則禮不過儀節之繁樂近於伶官之事而射御書數皆止爲一材一技之長耳若以志道據德依仁者而游於藝焉則所以應務有餘者何莫非其仁之所在而安可少哉故曰本末兼脩內外交養也噫如今之四子五經皆聖賢道德之所存著也讀

書談道執筆爲文皓首經生則亦藝耳以之治身心則求仁資也以之博科名矜博洽則與射御書數一技之長又豈有分等哉知此而可與游藝矣亦可與志道據德依仁矣然則苟志於道則藝亦道非志於道藝成而下矣故爲學者莫先於辨志歟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大道爲公夫子豈不欲盡天下人而誨之而不知來學則聖人亦不能强也自行束脩以上未嘗無誨焉公之至矣註中人之有生四句言所以誨人不倦之故但不知來學二句句清所以必行束脩而後誨之故故苟以

禮來二句乃正講本文語氣一開一闔寫出聖人至公之心而今人以不知來學二句只作閒話豈不沒煞朱子苦心○自行束脩以上未嘗無誨焉卽此見老安少懷志願

○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言不啟不發不復非絕之也正所以啟人之能憤能悱能反也程註以舉一隅頂上二句滾下陳新安作三平看愚謂憤悱而不能以三隅反者亦嘗有之不必議程註之非蓋不憤不悱是不求學之人不以三隅反則愚滯甚焉或其候之未至也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節子於是日哭則不歌當哀而哀便是性情之正註中不能甘不能歌不能字面宜玩此聖人萬物一體之懷也○哀樂中節和也不能飽不能歌滿腔惻隱和之至也乃聖人所不能飽不能歌者今人且飲飫醉飽於其側而作樂於其前恬然不怪何哉至且躬有父母之喪者亦能飽能歌而不異於平日此其良心盡喪無一毫人性者歟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

用有可行舍有可藏賢者有之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非

無我者不能二則字之難及也然不曰能是而曰有是有字正當不得能字蓋兵農禮樂人各有長而用不足以甄陶一世處不足以文明天下究未可言有具也人惟所具者小則急於一試或才猷不足亦石隱自安若其具在我則所性分定用舍於我何與哉然則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正以其有可行可藏而能然也時解或說成用有可行舍有可藏者既失則字語意復減聖人身分而一味說無固無我亦似懸虛均失之也夫子深與顏淵亦以見其簞瓢陋巷中有莫大經濟在而不改其樂乃所謂幾於聖人者耳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節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二句有相對意有相濟意有相成意而俱重下一字一主於愼一主於斷此相對也愼者或寡斷斷者或不愼故二句相濟也能懼則成非躁率謀成則懼非畏葸此相成也臨事易忽故要懼懼卽懼其事多謀難決故貴成成卽成其謀是俱重下一字時解有二句俱重懼字者意以對子路言耳然經文原是平說又有上句重懼字下句重謀字者此蓋用謝註意然小註云多謀寡斷鮮不誤事則重成字是朱子定解

可知此章意自兩截不必巧相串合然子路聞夫子美顏淵而遽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其與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氣象大遠可見矣夫子云云亦因事而教之焉耳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人莫不有所好卽羞惡之良也從吾所好直從天良上提醒不只教人安命兩吾字俱作夫子自吾自可蓋此本是設言存疑謂兩吾字俱指中人太泥

○子之所愼齊戰疾

三者皆理之所當愼也聖人各盡其當然之則而已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聖人心與韶契所不待言註中引史記學之二字是朱子明加學之二字於三月之上矣所云心一於是及有以極其情文之備云云皆跟學之二字來也時賢抹卻學之二字及蕺山所云不知肉味正是學不必更贅學字者皆非

○冉有曰夫子爲衞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節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

以讓律爭以仁律忍此章大概矣然衞輒之所爲藉口

者亦謂社稷爲重嫡孫當立也抑知蒯聵得罪於父不當立矣蒯聵不爲靈也子輒焉得爲靈也孫嫡孫當立之說亦衞人以爲然耳輒之立也子郢請之夫人主之國人戴之亦謂非輒無以主社稷矣然蒯聵雖不得爲靈也子而未嘗不爲輒也父輒其少有人心則父子之倫爲重而社稷爲輕縱有夫人之命亦必固辭焉而不敢以自安矣夫蒯聵之得罪出奔則謂猶伯夷之父之不立伯夷可也蒯聵既非伯夷矣輒何妨於爲叔齊乎輒而有重天倫之心委衞國而去之則國人之與亡人與否已無與也縱國人不與亡人亦有先君之子公子

鄧在是何異於孤竹之立仲子祉稷其何患無主哉以此論之卽使晉人不納蒯聵輒亦不當有國而況乎據國以拒父此其忍心害理爲何如哉讀此章註者須知前嫡孫當立句是衛人以爲當立非眞箇當立後註叔齊以天倫爲重天倫二字原不指煞兄弟父子尤天倫之大者子貢意隱以叔齊律輒不只況以夷齊之讓律爭至怨乎一問則明匈夫子仁字出口不只謂賢人不免於怨則常情猶有可恕已也此章論者多紛愚意折衷如此不識其有當否○此章引夷齊本重讓國事而朱註并述扣馬而諫至遂餓而死事者以爲怨字張本

也人多忽卻安知朱註之密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天理流行莫非樂處聖人之樂卽天理之流行夫安往而不在也若稍動於外則人欲間斷而憂生矣夫子之樂在其中舜禹有天下而不與同是一樣心體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一部易經俱是從天人交際處指出時中之道蓋維天之命一理渾然而一陰一陽生生不已性命不同各有當然之理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苟能隨時處中則人與天無間聖人仕止久速各當其可從心不踰全體皆易固無待於學然正惟全體皆易故深契乎易而悅之深而好之篤至老而不衰也其曰學易雖是謙辭然亦是夫子自言其實耳易本寡過之書而學者只視爲卜筮之用故夫子自言如此亦以示學者使知求易於身而得其寡過之實不徒卜筮尙占則其於易也亦可以得門而入矣學易以寡過奈何曰先天弗違此未易說只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乃學易大法且將八八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便當作隨處所遇之時所處之位將文王周公所繫彖爻便當

作我今日遇時處位所以應事接物之道看是如何則吉如何則凶如何悔吝如何无咎則思過半矣蓋文周繫辭皆卦爻中自然道理脗合而不待作爲者也不但學易他書皆然比如讀詩看二南便看我齊家看二雅便看我脩德美便思齊刺便自省亦是寡過必如此讀書方叫做學不然則雖篇篇記得字字不差亦終是不曾學但他書人事分上居多易經則性與天道分上居多非積學功至者有未易及又他書一章只是一事易經一爻可該數象由人橫看直看無不可通其用至無窮盡也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此因上章言學易而類記之謂我夫子有所常常言者如詩書執禮皆其所常常言之者也蓋三者無日而用不著故夫子亦日日常言時文每云不必詩書而無非言詩書不必執禮而無非言執禮則是夫子本不曾常言此三者而門人卻硬坐夫子是言此三者豈理也哉末句本是複說是記者口氣本如此而時賢謂非複語乃記者恍然會通從前言語就中指點出來是則夫子言詩書禮處從前都是做啞謎與人猜門人從前都懂不著乃忽然又一時都猜出來又豈理也哉解書不從

平易一路而私意穿鑿未有不入於離遁者矣詩禮切於日用書以道政事似非學者日用所急殊不知行政不待出仕即如孔子引君陳篇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何嘗不切日用也況隱居求志舉而措之治平何嘗非學者事而二典三謨尤聖人心法所存仲尼之所祖述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節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夫子苦心接引後學故每每自言其好學之篤然愈加說得平易近人卻愈加顯得地位超絕在聖心不自知也學者須勿看聖人超絕且須看聖人平易即如一憤一樂誰人不可誰人不能果然發憤自得所樂果然憤樂到至處自然忘食忘憂何必獨讓孔子但恐不肯發憤縱使一時發憤一事知樂卻不久便衰不能事事皆然時時如此以至於不知老之將至是故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不能不獨讓聖人也究之是不肯何嘗是不能也哉然世間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者亦間有人究非孔子則又須要辨夫子所憤所樂者其憤樂果何事而可以終身也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近今見人稍異於眾人便說他是生來的何況孔子當日究竟所謂生知亦不過氣質清明義理昭著耳雖曰不待學而知亦豈眞能廢學如尹註是也借使生知而不學恐亦難底於成但生知未有不好學者如前此之舜後此之朱此生來好學亦便是生知處好問好察年十四五便學聖人是也然此章夫子口中卻不作如此說夫子只謙言我於義理事物非能生而知之者乃好古敏求而得之者也蓋辭生知之聖而以學知自居一以示人之知學耳尹註不入夫子口氣古字所包者廣如祖述憲章皆是有好古之心而後有敏求之功即說

命所謂遜志務時敏是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

答述曰語不語則人雖言及之而夫子亦不與之答述也四者皆人之所好言而言之有害於道者神怪爲異端所依託力亂每橫逆所由生其流毒於世大非淺鮮故夫子不語以閑之怪不必石言神降河伯娶婦佛頂放光卽莊周之剖斗折衡佛氏之四大空幻皆是言怪亂以悖逆爭鬬言謝氏對治言未是蓋治亂之亂則足以垂戒夫子未必不語也神與怪不同乃造化之迹但其理幽深非可以語於庸人者耳未知人焉知神卽務

民義而遠鬼神之義也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此欲人能自得師意我字固不輕而必有二字尤重少言之而止於三人正以見其必有也註中三人同行其一我也云云俱確照三人說蓋夫子說三人內中原藏一箇我一箇善一箇惡在立言本等如此而時解反將三人放活看反謂註爲太泥不亦異乎蒙引云若兩人皆善則皆可從兩人皆不善則皆以內省此不是教人放活看乃言外又推論之以盡意耳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人惟自絕於天之爲患而非災害外至之爲患在我全盡天德外患聽之自人惡人其如天何哉聖人每援天以自信非責命於天及後世隨斗杓音標而坐者所效顰也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不是分清說自家無隱只要二三子肯於作止語默閒察出天理流行之實爾字卽指二三子未句旣言吾又言是丘猶云此我之所以爲我也或謂註中作止語默

不入夫子口氣此亦不必泥蓋旣言無行不與便分明是有作止語默在言下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因上章言教人而類記之博之以文約之以禮內盡其心外實其事聖人之教都不外此然與上章之意不同此是徹上徹下工夫也文行是經忠信是緯文以知行以踐知卽知其所行行卽行其所知忠實心信實事忠在內而信則由內達外文行都靠忠信爲本而忠信卽徹於文行之內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節子

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節○子曰二字衍次
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恆矣
愚聞之叔祖蘭友先生曰夫子原是思見聖人其遞及有恆而又歎人之無恆俱從思見聖人意抑而下之其思得見有恆正切於思得見聖人也若謂學以聖人爲歸吾深願得聖人而見之也然世教日衰民不興行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次於聖人之君子亦可以暫慰吾見聖人之願矣學以質爲之基而質之美者惟善人學以至於聖固不難也然中行非易得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次於善人之有恆者亦可以暫慰吾欲

見善人之意矣乃今之人則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虛夸若此何以能守其常有恆者且不得見則何況於善人乎何況於君子乎何況於聖人乎見聖之願亦何時而可慰邪此夫子發歎語氣也上二節以學質分說君子本串善人不下淺說於上節渡下處加君子亦不得見云云非語氣也末節本意只言連有恆的亦不得見不是解無恆二字亡而爲有三者亦非便是無恆只言凡若此者必不能守其常也有恆不貳其心如硜硜信果的亦是蓋以學言之則聖人已造其至而君子大而未化然優而游之俟其自化可日待也以質言則善人必有恆而有恆者未必盡當於善故善人之學聖易而有恆之至於聖難然既能實有所守則充之以學問加之以化裁有恆正作聖之基也故思見聖而遞及之朱子云章末申言有恆之義示人入德之門亦夫子言外勉人意也若時解單重有恆則似夫子意中先有箇有恆的在心上卻只將聖人君子作引起上兩節歎望神旨竟落空矣故未是也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不盡物不歹物一段撙節愛養仁心夫子只是自然流露不自覺得而門人卻默窺出來此蓋得無行不與之

誨者矣○洪註爲養與祭或不得已而釣弋此正與王者四時因祭事而田獵講武同一不輕取物之心也而時賢或謂其太泥異哉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開口說箇有不知而作之者是夫子曾見多少無知妄作的來然則夫子此章不是自明其不妄作亦不只自謙其爲知之次只是借自己來爲無知妄作者下箴砭耳不可妄作便須求知果能求知自亦無妄作兩截一串話也多聞二句或以聞屬往古載籍以見屬當時所

見此亦太泥朱子又云聞見俱有善惡多聞亦須識多見亦須擇意亦互見可見二句下截亦只是互言見意原不必拘拘分析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節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人潔己至往也十四字當在與其進也之前

此聖人與人爲善汲汲之心○或問童子性猶未染於習曰非也借使互鄉冠者潔己以進夫子豈必絕之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仁字一頓遠乎哉三字一颺我欲仁二句急讀作一氣

註中放而不求三句似以心言仁然心未是仁心之德方是仁註中先已解明仁者心之德也則下兩求字中俱包一心德在心無一物別叫做德只纔放逸則形氣之私一提攝便是道心之正道心卽仁故欲仁之心便是仁也但此是木石中一星火矢欲爲仁者急須取著點火種去夫子此言對以仁爲遠而不知求者言故且教他就念頭認取耳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節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節巫馬期以告子曰丕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此亦見聖人泛應曲當之一端全在末節受過處渾然得妙也首節隨問隨答司敗有意夫子無心然正因是魯之先君故只如此答之若在他人則君取於吳云云夫子已自發之不待司敗言之矣司敗只知匿非爲黨不知諱君爲禮之當然故揖期而云云然此意有難顯言者則受過而禮之論定諱君之意亦兩全矣夫子隨事當理非大賢以下所能彷彿也○吳孟子在朱子意亦似爲昭公所自謂而虛齋諸人則謂當日昭公只稱孟子而吳字爲國人所加愚謂卽此章玩之司敗口中

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一氣說下則謂之二字自屬昭公謂之矣春秋書孟子卒無吳字或謂亦夫子諱而削之愚按春秋書小君之卒未有繫其國者此自書事常例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以上數章多從夫子小事而認取天理之流行蓋皆得無行不與之意焉也與歌不必是同聲共歌只與之同有事於歌時也與人歌歌字屬人故下直接而善二字凡與歌必和夫子取善之意深則必使反之而後和之有反之之取善於前則後之和之者亦寓無窮鼓舞之

神矣麟士以必字串下句於經文必使而後之語脈未合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言易行難言緩行急夫子言之屢矣此又自言之以勉人則行之不可不力意爲尤切也躬行君子四字向都主囫圇說過於君子二字終無著落愚謂夫子語氣蓋云文或能如得人然徒言而不能行非君子也若反諸身而實踐之以做一箇躬行的君子則吾全未之有得云爾躬行君子四字作現成說乃妥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

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夫子恐人高視自家故謙言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又恐人高視聖人故又曰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自謙自居總是欲人學也然夫子卻不是假自謙抑蓋心契天理之至則自覺聖仁分量無窮終身焉而不能自已耳卻不道此不厭不倦便是全體與天爲一神化而不自知天理流行無時間斷正聖仁之至也夫曰抑曰可謂云爾則微獨聖仁不敢自居并學不厭誨不倦猶若歉然而未敢自足心愈下而德愈隆矣不能學不是說學不得只言這不厭不倦正非人所能及耳其實只得要學幸無因子華之言而視夫子爲生成

復絕反負卻夫子苦心并負自己性命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

禱雖臣子至情精誠格天如周公禱於三王庾黔婁之稽首北辰固亦是有此理究之死生有命果以禱而獲免否所不敢知若人有疾而禱媚鬼神此必其平日不能自脩而一時欲僥幸苟免者也卽使謂遷善可以免死亦是倖冀私心脩短屬之氣數雖聖人何嘗不死子路要禱便禱自不妨事卻要來請誠未知其何心但子路旣請禱又曰有之則夫子只得如此答應不直拒之正所以深拒之矣而時解反云不重拒子路之請只重表自己生平不亦惑乎且夫子口中禱字只是接子路口中禱字反撲耳夫子何嘗是禱若謂夫子是禱則是夫子做箇聖人原只爲免死計如今人之布施造福并脩來世歟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奢儉在心而發於事不孫與固則因事而流於弊謂不孫與固卽在奢儉中者亦未是也不孫甯固爲對時弊言若聖人自家處事便自有中道曾子云國奢則示之

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亦是此意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坦平也此訓字法耳其實坦蕩蕩只一連讀言無處不寬廣不必另作一層做實字看也雲峯次崖俱看作兩層則坦字當加一讀蕩蕩二字卻不成句殊不順語氣小註蒙引俱只一直說與長戚戚對程註常舒泰多憂戚亦只平對未嘗分坦字作一層存疑之說太滯○心廣體胖君子何等自在小人徒自戚耳於此亦可悟孔顏樂處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厲不猛安俱只在溫威恭內非見其溫而又見其厲也溫威恭亦一時並見非一時溫又一時威也但溫以色言威以容言恭以接物言總之夫子中和之氣發於容貌門人細心認得出卻又一語形容不出故逐細如此形容之然已畫出一夫子欲活來也容貌有偏多由於氣質而氣質未化亦由其德之未純性命於德氣質自無權在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固是生來的然學者亦須涵養德性以變化氣質以求致其中和如佩弦佩韋者可也○不厲非溫溫而厲乃眞溫猛者非威威而不猛乃眞威不安非恭恭而安乃眞恭溫而不厲威而猛恭而不安氣之偏也亦或內不足也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則非作意也性分之生色也由此言之則聖人之中和亦可學而至

四書詮義卷之十 終

婺源汪　紱雙池輯　　學
郡門倪筆重愚山
懷寧楊燾銘伯新同
合肥李襲國筱亭同
休寧戴大瑜瑄書

泰伯第八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此章之解久成聚訟則讓周讓商之迭辨也愚按註中前曰太王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中曰夫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後曰蓋其心即

夷齊扣馬之心則泰伯之三讓其心在於商可知朱子又嘗曰稱泰伯至德對太王翦商言則此章之註爲朱子定說何疑而仁山輩乃疑集註之未及改眞臆說也泰伯不從本於左傳左氏身爲國史事未盡無所據且所謂有翦商之志者非必遂有伐商之志也但見得商室日衰岐周日盛長發有祥隱覺繼商者必在我周故其舉動通皇規模宏遠凝乎其氣象有不同耳所謂不從者亦未嘗以其父爲大逆不道也天人之際太王知之泰伯豈不知之但見得冠履常分己所自安有天下非吾節於已不欲自居耳太王泰伯各成一是猶伯夷之與太公俱是盡己心以聽天命而一清一任一經一權趣各不同何相妨礙乎辨者謂太王遷岐當小乙之世是後武丁中興五十九年商室未嘗衰弱而太王始遷國勢未定何得遽萌此志愚按太王遷岐實在祖甲之二十一年在武丁後已二十九年祖甲稍賢後十有二年而崩稟辛繼之國遂日衰以後便未復振至庚丁之世周遂伐程伐夂渠伐戎伐余吾攘拓四出彼謂遷岐在小乙之世者考據未是也又予考邵子皇極經世與顓頊甲寅元歷前後凡十二年不合然總之自小乙之崩至紂之亡天下凡一百九十六年文王九十七而

終武王即位十三年而伐商合之凡一百一十年計文王之生當在祖甲之世若太王遷岐在小乙之世則距文王之生將百年而太王以昌之故欲傳位季歷吾不知太王之壽果一百幾十歲乎其謂明矣且就讓周言之若謂泰伯只是讓國孔子因周有天下而推本有天下之由以爲由於泰伯之讓則是泰伯實未嘗讓天下泰伯未嘗讓天下孔子卻坐以讓天下非泰伯之心矣古今讓國者不少何獨泰伯爲至德若以無得而稱爲至德則許由務光子臧季札輩又何嘗非至德而文王之有得而稱者遂不得爲至德乎若謂泰伯竟是以天

下讓周預知文王之興周而讓之則是泰伯且有翦商之志而又何以解免於太王之翦商也讓周之說不可通矣但以讓商言之商自成湯至於祖甲幾五百年矣天下本商之天下何待於泰伯之讓之也夫太王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矣乃太王有意於昌而泰伯又讓之以成其志其後反卒成翦商之業是泰伯之讓之乃適成所以翦之也所謂讓於商者又果安在哉又有爲騎牆於讓周讓商之說者曰讓天下於商而太王不失爲人臣讓天下於周而季歷不失爲人弟則是一天下耳且本非泰伯所有而泰伯倒做了兩家人情此又不

通而可笑之甚者也讓周讓商固皆不然矣然則如何曰讓只是委而不居之意不必問其讓於何人也夫泰伯逃之荆蠻一介匹夫而蠻人歸之遂成吳國其德之盛也可知使其藉周室日興之勢際殷道寖衰之時而有岐周之土其足以朝諸侯有天下豈虛譽哉足有天下而不肯有天下此卽所謂以天下讓也若泰伯之心則以爲天下本商之天下非已所欲承當耳委而不居之後天下終商之天下固所願也天下非商之天下亦無與吾事也泰伯何容心於其間哉讓周讓商其皆爲贅語也如必問其讓於何人則幽風曰公孫碩膚亦必求其爲孫於何人乎泥矣蓋德本泰伯本等而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則德之所以爲至故註泰伯之德云云是拈經文德字推出天下二字乃棄不取云云乃從德字折出至字非以讓天下爲德無得而稱爲至也夫子就讓國一節推原泰伯不從翦商之心故特曰以天下讓又委曲得其所以善處而遂其心者故又曰民無得而稱焉謂其無拂乎君臣之倫而又無傷乎父子兄弟之際也故註中其心卽夷齊扣馬之心言其所以三讓也而事之難處云云推其所以泯迹之故也不然則有意逃名亦非聖人所取矣然前解三讓只云固遜未

嘗有遜周遜商字面也卽當中歷敘周事亦未嘗有讓周字面也又云其心卽夷齊扣馬之心亦未嘗有讓商字面也註意明白坦易如此而後人妄加註腳以至聚訟紛紜何不精之至乎愚論如此其有當於當世否○古者禮讓再固讓則三三讓則必不受矣故固遜曰三讓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愼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

恭愼是柔的勇直是剛處禮所以制中故恭愼勇直以爲之質而又節之以禮則不剛不柔而行之無弊若不

節之以禮則一味恭愼勇直牽其氣質之偏而過柔過剛柔者必屈所以勞葸剛者必暴所以亂絞其弊有必至也恭與直俱在接物上見愼與勇俱在應事上見而四者都是本質禮卻是外邊節文節文雖在外邊卻能防閑得內邊以其有規矩之可循也蒙引謂勞葸亂絞只就無禮處說不是無禮了方如此又謂四德之中節處便是禮俱將禮字看空了未是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照吳註分章

篤與不遺仁與不偷俱有等殺之分親必其篤故舊只是不遺仁則愛之深不偷只大概渾厚又仁與篤親不

偷與不遺亦有廣狹仁則不只於厚親不偷則不只於厚故蓋下之所化以成風者每較上之所出身加民者爲倍深所謂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也此與上節全不類當從吳註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此歸全之孝也歸全而至於身體髮膚之不敢毀傷全之至也夫父母之生我也天地之性情畢生之德業何莫非自父母命之我有性情而不能盡我有德業而不能畢凡不可以對天地者卽皆不足以事父母身體末矣顧身體之末且不能全而何況其大者趾步言笑之微而且忘親而何況其大者不能謹於身體髮膚之著趾步言笑之微而侈言盡性脩德德性亦豈在此身之外哉故孝經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故人之有身所以載性情而出德業者也全其身而無所毀傷卽所以全其德性而無所欠闕者也全體不息之功細微尤所難檢而一事之偶失則全體之所由虧故曾子之將終而使門人啟其手足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誠以一時之傷爲甚微而一念之

忘親其漸爲甚大有非前後之所能補焉者也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乃可謂能守身矣然一息尚存則所以守之者不敢怠也故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守身如此則況於陷身不義而虧禮辱親之大者甯不其免乎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不亦恔乎存順沒甯此之謂矣然曾子曰事君不忠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夫忠君勇戰則有致身之義是身體髮膚又在所不顧也身體髮膚所不顧而反謂之孝者見危授命義所當然則全其性天又歸全之大者傷之乃所以全之死之正所以歸之也然必其守身於平日者而後能致身

於一朝謹於跬步之微者而後能致其忘勇之大言之若相背者而理則同歸也非精義者不足以知之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節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節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敬子於三家頗稱知禮者然觀其於君喪明知當食粥而又曰我則食食則其於禮也蓋詳於器數儀文之末而於脩身以事上使下之道則昧然者故曾子告之以此所貴乎道者三言貴乎必以道者有三事也道卽遠

暴慢近信遠鄙倍三則指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也遠暴慢近信遠鄙倍要之必敬必誠雖分見於容貌顏色辭氣而道則一也所貴乎道者惟此三事言脩身爲本而器數末也蓋此乃大學誠正之功而敬子乃幸聞之動容貌三句須著力說而卻不是用功據現成言而卻不是成德句句都有一貴乎夾在當中乃是勉敬子語氣要喫緊在三斯字蓋云凡動容貌便貴乎遠暴慢了凡正顏色便貴乎近信了凡出辭氣便貴乎遠鄙倍了總是言容貌顏色辭氣之閒皆貴乎一於誠敬也至暴慢鄙倍之何以能遠信之何以能近則必其操存於未動未正未出之前而省察於方動方正方出之際曾子只說箇貴乎要遠要近而所以能遠能近工夫則躍然言表要在敬子自思得之蔡呂二說竟將三項看作成德陳仇二氏又將斯字看作工夫俱緣於斯字看得不穩貼也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此無伐善無施勞之幾於化者也以能四句許白雲以能屬事爲多屬名理二句就問說下二句又形容其心體各開說不若虛齋次崖以能爲知以多爲卽能之多

以有若無頂問不能以實若虛頂問於寡之更爲細密蓋四句不雙行串說則無若無若虛之心其問處都是假也但本冲虛之心以爲問則能多有實亦似不必屑屑區分至許氏四句各開則未是矣犯而不校淺說云非氣弱而不能校非慮患而不敢校非含忍而不欲校非不屑而不足校蓋其心胸寬洪惻怛初不知我之有閒於人又安知人之有犯於我此最說得好蓋顏子之不校比孟子之自反尤爲渾化寬洪惻怛四字淺說本作闊大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意略側重節邊然節正須才以副之若無才則雖有不可奪之概而託孤寄命重事先自本領承當不起也而才節要俱從格致誠正中來本末一串君子自然不器

孟子之知言養氣是矣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節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心中確見得道理無窮不肯以一能自足便是此心體虛空闊大可以容受得許多道理此之謂宏心中遇事要上前去做不肯以艱難回避便是此力量堅强耐久可以擔當得天下大事此之謂毅宏是爲仁之根基毅

是爲仁之材幹且只就人的心力體段上說若說成心體無私心力不息便已自是仁了下文仁以爲己任又如何說不可以不四字只云必定要得如此無甚工夫若說到去私以還此心剛大之體亦便是以仁爲己任了俱失於體認也通章以首句爲主下文層層申說意謂如何要宏以其任重也如何要毅以其道遠也何以見得任重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何以言其道遠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而非宏者如何受得起非毅者何能久而不變哉此士之所爲不可以不宏毅也問士如何得他宏毅曰且先教立志以帥氣莫苟安畏難充以學問則識高而心日宏以志帥氣則不餒而力日定有定見定力則以仁爲己任身體力行自不能已

○子曰興於詩節立於禮節成於樂

先王制爲詩禮樂原所以養人之心而使之底於成德故學者要成德亦須是從這裏得益來故夫子言以示人使知詩禮樂之切於用也詩本是所以宣導人之志氣然童時所習已誦其文而苟其吟詠者深則詩之正者皆足以興我好善之心詩之邪者皆有以興我惡惡之心久之而好善惡惡之誠遂發於性情而不能自已則與詩化矣是興由於詩蓋非知好善何以能爲善非

知惡惡何以能去惡此好善惡惡之心亦性情之所固有但人於氣拘物蔽之後性情每失其眞故無以感之斯性情之眞亦無自而動惟詩之本乎人情而抑揚反復者至足以考得失而感人心以性情而感性情自與人以欲歌欲舞之致而好惡之眞有不知其何以流露眞摯流連而不能自已者好善惡惡之眞見則爲善去惡已有其機此詩之爲益宏也然亦必其誠善於讀詩者而後有以得興之益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而後詩人之性情與己之性情皆出不然則記誦文辭而已興於何有禮本是所以範圍人之身心然少時所學已

姻其節文而苟其踐履之篤則恭敬辭讓之心有以約束其中而制其外節文度數之密有以整齊於外而一其中樂記所謂致禮以治身則莊敬莊敬則嚴威者也非僻何自而干之故立由於禮夫知好而不能守知惡而不能去則善終非己有其隱微之地終有苟然以自欺者矣人之性天本有善而無惡然視聽言動之間無所持循則內焉不能敬以直之外焉無義以方之則性命之正必搖於形氣之私而無以自固惟經曲之無細而不入者卽道之體物而不遺其規矩有可循而從容而不迫以事物當然之則合之吾本然性命之正自有

相引日純而不相扞格者人心將日以退聽而道心日著矣此禮之爲益宏也然亦必其心之隆禮由禮而後有以收立之功矣莊敬於云爲澡見聞於屋漏則先王之制作皆吾心性之操存不然則亦便辟之習而已立於何有樂本是所以涵養人之中和然童時所習已諳於器數聲容而苟其涵濡之久則本之性情者易直子諒音慈良之心油然於內稽之度數者暴慢乖戾之氣不留於外以至於手舞足蹈無非仁義動以天焉而不自知所謂久則天天則神也是成由於樂也蓋禮者天地之序而樂者天地之和禮者事物當然之則而樂者天地自然之神若五聲六律之成聲與八音之相合皆全乎動以天而不雜以人者是以宣導中和鼓舞羣動實有以引人於不識不知之域而與之俱化然而今日難言之矣要必其於興詩立禮之後而又從事於淡和之音以養之乃足以有成之益若未有以自立則雖末嘗不從事於樂而亦何由以底於成至後世之代變新聲驕淫艷冶者則導欲增悲適以引人於邪僻而已成於何有此章固是以興立成串下然夫子指點出詩禮樂來正是要人用心於詩禮樂中以求得益若謂吾心自有詩禮樂則是興不必於詩立不必於禮成不必於樂

矣非也又觀註中三箇必於是而得之則可見興立成原緊靠詩禮樂今人云不單靠詩禮樂而有資於詩禮樂亦非也興立成固是成功後見得得益之由然須確是於詩中得興於禮上得立於樂上得成其效顯然今人有謂興矣而不知其何以興也回而思之則於詩也云云恰似於讀詩時全不見益處到後來卻又覺得是於詩其亦非也總之經有定解至平至易有意求深有意淺顯必都無是處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理之當然人性所同具使之由之只是以人治人故可

能若性與天道則惟大人爲能及之民之氣質各有所蔽未能盡使之知之也玩本章意可字當只作能字看然能使民由之則民之質矣日用飲食已是於變時雍氣象更亦不必多求但小註云必使知之則人求知之心勝而由之不安甚且不由而惟知是務害不可言似眞說不可使知了愚意此言亦有爲而發如陸王只言立大言良知便誠敬都是妄念佛氏只要識得本來面目便任他豎拂拈椎都說是道俱是不復由而惟知是務者今人做八股亦然是使知之之爲害也又細思二意亦不相妨礙蓋不能使知民自有民之分量先王原

非朝三暮四焚書以愚黔首者然必不强求其必知則正如聖人教人曰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意也可字終只當能字看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此只言生亂之由而既知生亂之由則可知所以弭亂之道矣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驕吝者多是有才之病乃才美如周公尙不可驕吝則驕吝之不可決矣不驕吝亦未便是德但既驕吝便是敗德才之美只其餘事無足觀也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至當作志

三年亦天運之小成學不是誦讀章句乃致知力行求所以脩己治人之道故三年則本自可以得祿乃俗解謂三年是活字予恐其看學字忒淺耳然爲己之學終身焉可矣何止三年蓋可以三年而其志不紛則自可以終身矣今人初發蒙便說做官此人如何長進許文正問塾師云學以求科舉已乎此等志量煞是難得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節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節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人心先不肯信如何望他好學故須先要篤信爲本而篤信又必須好學學不只是學那信的乃博學於文以正其所信之眞也人先已守不定更有甚道故須先要守死然守死又須是善道道便是那所守的善道卽善其所守正所謂約之以禮也人之爲學本是要守死善道然行非知無以開其先故先要篤信好學知之眞則守之固知之明則守之當故註又曰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朱子要得書理明白故苦心反覆詳說如此而時賢反以爲葛藤謂之何哉只一有學有守則去就出處自無不各當其可然去就出處亦只是守

死善道中一事非只爲要明出處潔去就而因去學守也前兩節言學者當如此乃能如此末節反掉有惕勉人意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越分自是非理非只教人莫管閒事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通章俱是追憶乎哉二字咏歎不盡○凡樂終必合樂合樂則堂上堂下歌笙並作而詩章不同故曰亂樂記復亂以武治亂以相皆謂是也亂是樂之卒章不是詩之卒章亦不可以亂字當卒字關雎之亂四字渾讀言

關雎合作時也按詩云以雅以南則亂以關雎恐不特是鄉飲酒禮然此云關雎之亂則鄉飲酒禮已有明徵麟士之說自不易也且聖人說話亦時有就一端言者如雅頌各得其所則只言朝廟之樂而不及二南而此言關雎之亂則單就鄉飲酒之禮言亦未可知也況惟合樂可以言亂若不是合樂則亂之名殊無意義不合樂則可言美而未可言盛可言和平而不可言洋洋盈耳樂之盛正在亂時無容疑也蒙存淺說俱謂舉終以該始則經文明只言關雎之亂洋洋盈耳而必云自始作以至關雎云云豈非添設○鄉飲酒禮工歌鹿鳴四牡皇華爲升歌三終笙奏南陔白華華黍爲笙入三終又工歌魚麗笙由庚工歌南有嘉魚笙崇邱工歌南山有臺笙由儀爲閒歌三終乃堂上歌關雎葛覃卷耳堂下笙鵲巢采蘩采蘋歌笙雜作爲合樂三終古者歌奏異律歌用陰呂起宮奏用陽律起宮如周禮奏黃鐘則歌大呂奏太簇則歌應鐘是也合樂之時詩章律呂雖各異然取斗杓（音標）所建與日月所會爲天地之合氣故取於亂但二南所用律呂則今未有所考斗建子則日月會於丑斗建丑則日月會於子故子與丑合奏黃鐘歌大呂是也斗建亥則日月會於寅斗建寅則日月會於亥故寅與亥合奏太簇歌應鐘是也餘倣此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以常言之狂者必直侗者必愿悾悾者必信然末俗澆漓卻是邪妄者偏狂無知者偏要弄巧無能者偏要欺誑故曰吾不知之以絕之蒙引云狂而直侗而愿悾悾而信吾所知也今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非吾意料所及此作怪歎語不得絕人語氣未是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如不及如字亦是心之敏然不及自是功不是心猶恐失自必用功然恐失自是心不是功二句以功心分自是定解萬歷甲戌孫月峯墨滾做一團不分功心眞混

悵也如不及是時敏猶恐失是遜志註中言人之爲學爲字便見工夫矣萬授一輩以二句俱是形容心體謂如後船追前船一般既似趕不上又怕落在後中間猶字全無力矣且似趕不上既是趕如何不是功若怕落後則只是心也人須要既有如不及之功而猶懷恐失之心方是勇猛精進但功心一時俱到兩句本自一氣耳○先高祖與月峯同科然其文確分功心可見其不爲異說所惑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本章作一句讀而巍巍乎三字須略作一颺乃歎想之

神也巍巍者心體高明廣大而勢位富貴不足以累之由其內重故外輕也舜禹只知有生民之憂安知天下之樂即有性分之樂熙康之樂亦非以天子之位爲樂也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節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通章只完箇德無能名首句呼起巍巍貼天言則天是言德如天一般大蕩蕩正是則天而更有充滿流盪意民字概言不只是單指小民無能名只是不可以言語形容意形容得這裏形容不得那裏形容得裏面又形容不得外面縱使千言萬語亦形容他不出也即如史臣贊之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亦是形容於無可形容觀允字克字安安字可見終是形容不盡耳德本顯然民間不是元妙無名使人窺覷不出然卻廣運於無形不似成功文章之有迹可數雖曰民相忘於其德之內然仁如天智如神民何嘗不知其德但只說不來縱說來亦不啻若自其口出時解說作元渺清淨者大謬也成功文章是可名處然可名者成功文章而已則德終難名矣成功如地平天成文章如當日典禮及大章之樂各開平說蒙存云成功由於文章未是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節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節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

註云才者德之用見此章才字合德而言與他處才字不同耳時解謂以德言雖五人亦盛以才言雖十人亦未盛反把才字看輕了不知禹治水稷播種何嘗非才而周呂之盛又何嘗非德但五人皆聖人而十亂不皆聖五人之外工虞禮樂猶多但五人而天下已治十亂之中猶未能足數故曰唐虞之際於斯爲盛也註中盛字貼唐虞言見除卻唐虞之際更無及我周者也新說

謂唐虞一盛直至周而再盛則唐虞之際句少卻盛字此句豈不落空既以盛字貼周則註中又言降自夏商皆不能及降自二字亦接不上矣註中惟唐虞之際惟字與然猶但有此數人耳然猶二字相呼應一抑一揚俱逼難字或謂至末二句方見才難或謂說盛處正是說難處末二句另一轉語二說俱看註未透○或謂有婦人焉婦字當是殷字之訛有殷人焉謂膠鬲也此以王后不當列外臣之班爲疑也子政兄主此說然妻道臣道一例妻原是臣觀周禮婦官列職又何疑王后之無與於治膠鬲文王所舉然終是殷臣若列於十亂中

不成膠鬲爲周內應如孫子所謂反閒者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歎才之難贊德之盛本是二意卽聯屬一章亦只是因武王之言而歎才之難又因周才之盛而及周德之至本文無惜周意武王伐商亦是迫於天命人心之不能已非利天下也若在文王時畢竟尙可以取可以無取若在他人則取之不待武王矣註云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蓋因武王伐紂而思伐紂之何以尙俟武王則以文之至德可取不取故遲之又久至武王而始伐商也何嘗爲武惜哉但以臣伐君終是變事有紂之至惡而又有文武之盛德則可不然則叛也故聖人不欲言而猥稱泰伯文王所以垂萬世之常經耳

○子曰禹吾無閒然矣菲飮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閒然矣

細微無閒此其盛德全體而泛應曲當所以承二帝之傳而無愧也中三事上下各分已見勤儉盛德而字中閒一紐益見各適其宜盛德無閒禹在當日只與二帝一體無所謂帝終王始帝王只是稱呼不同帝降而王非知道語也禹有天下而不與只是盡所當爲非恐人閒之而然也然無閒與無能名亦有安勉微分

四書詮義卷之十二終

婺源汪　紱雙池輯

學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罕言與不語異蓋利原是不可廢命仁又是正經大道但言利則啟人趨利之心無論非義之利有害於義即云仁義未嘗不利亦是私意以利而爲仁義便仁義都是假也其或遇事而指陳時勢曲引以啟惕下愚則利

亦時或言及然而罕矣若存疑云聖人計是非不計利害此對中人以上則然然如此則是不語利非罕言利矣罕言命仁即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意命兼理氣而理字卻該得氣數氣數盛衰有冬有夏亦是天理之自然仁字本難言觀程門言仁之病可見然亦是言仁太早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節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黨人口中都是譽夫子口中都是謙美之惜之俱在大哉二字內本意是譽不是譏也故註中總以譽字承之夫子卻只接無所成名來說乃聖人無我渾化處宛然自見得成名之難故自居謙抑如此或謂學不貴博或謂道無可執或謂藝亦是道或謂反言以謝黨人均非語氣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節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意重下節然從衆亦是爲之兆意見可從則從我原非不近人情者若失禮之大者則違衆所不顧耳儉是省工夫不是省財物若云省費則絲豈省於麻乎說作與奢甯儉者此大謬也且夫子從衆亦只謂易麻以純不

過省約之意於禮猶無大害不妨於從耳非以儉爲美而謂麻冕之竟可易以純也○按祭服曰冕則冕自用絲而此乃用麻麻三十升倍於朝服之布則麻冕亦當與朝服副然朝服無冕名漢儒謂麻冕爲宗廟之冠則又非朝服之冠矣此冕殆未詳何用書顧命篇康王以吉服受顧命君臣皆麻冕愚意此冕乃齋冕或非事而見宗廟則皆用之歟未知是否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去私全理學者之事也順理無私聖人之事也然一毫出於有心便是渣滓未化夫子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如

天地之無心而發育萬物何意必固我之有記者因夫子之心正面難以形容故用反托法以形容之然斯言也頗易使異端藉口須知聖人無意必固我卻事事物物有一箇理異端言無并理都不必事物亦都不管也○子畏於匡節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節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文者道之所寄夫子口中文字便是道字但只言文辭氣稍抑耳文在茲便是既得與於斯文得與斯文便見天未喪斯文天之將喪斯文二句只反言以決之耳故

下直接未喪句朱子要得口氣明白故中加一紐不是添設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節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節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節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子貢之答大宰只將聖字多能字略一轉掉便婉而甚確的見本源多能上加一又字子貢已將多能放輕或謂子貢猶未忘多能之見此不細心體玩者也聖字原有無不通之訓觀通書及洪範便知註中聖無不通只是聖字本義多能乃其餘事乃解又多能句無不通是形上之理多能乃形下之器也太宰知我只云太宰謂我多能乃知我者耳夫子已丟卻聖字不說而時解添賜非知我句不知夫子已將子貢之言置之不問也但既自居多能則又恐人之務多故自言其多能之由以辭聖無不通之譽而又言君子之不必多能此意應是以曉太宰見不必將多能大驚小怪也意與子貢多能餘事同而一譽一謙不同耳時解不肯滿足子貢意以子貢是多學而識耳不知子貢學識亦是求向形上之道非是多能乃求聖無不通之事非求曲藝之事也章

末記琴牢之言亦是爲君子不多作證不徒爲少賤作證然不試故藝究是夫子謙辭周公多才多藝豈亦由少賤不試來蓋聖如周孔自會多能但不是務多耳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子貢之言終是不易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無知是夫子謙言下文皆申明無知意言雖鄙夫之問亦必挾一事物之理我不過即其所問之理而剖悉之非我能有知加於所問之外也我字承空空句下則可見空空屬鄙夫時解或作聖本無知天下何思何慮等

語此姚江邪說混入禪障急宜絕之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意只歎明王不興鳳鳥河圖王者之瑞張子言夫子之文章已矣似將鳳鳥河圖屬自家身上非夫子意故置圈外○問河圖天以啟文明之治亦以瑞應言可乎曰有伏羲無河圖伏羲亦會畫卦但適有河圖便則之而畫卦耳天所以啟明王皆可言瑞夫子此歎只黃農虞夏之思意耳非望河圖再出也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此見聖人天理流行隨感而發與老安少懷同是一副心事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首節贊夫子之道之妙次節言夫子之教之善末節言己學之所至節段自分明高堅是無窮盡前後是無方體彌高彌堅只如天在山頭行到山頭天又遠之意聖人之道隨時處中件件恰好至善求其恰好之由而不可得故曰高堅觀其隨時處中千變萬化故曰前後總之只一中庸謝氏以上二句言聖道之大下二句言聖道之中分貼非也又仁山以高爲高明堅爲博厚不知高明博厚中庸以氣象功業言此以道體言豈可混會此緣將高堅二字看死煞耳仰如崇效之意要攀他一般高鑽如極深研幾意要鑽向裏面去顏子志意廣大而好學合下便欲觀其所以然故云仰鑽如此也瞻已定睛望住忽則倏已變化此則驗之所應事之當然也又玩註深知二字則是顏子從有得後言此以贊聖道意謂不虧夫子善教則著人無處下手耳非必前此仰鑽時竟渺然一無所得也但初博約時所見未親切自倍覺得艱難胡註未領其要之說自未可毀或謂孔子

教人只是博約兩端若以此節屬未領其要前事則顏子所學何事而夫子之教之又何事子政兄曰顏子志高蓋初時未肯就下學工夫所以如此此亦一說但 紱按博約中間歷亦大有淺深在顏子則一意便要求其所以然而驗其所當然所以一時仰鑽瞻望閒實有彌高彌堅在前在後的意思此境只顏子自見得卽註中所謂深知非竟渺無所得也夫子教人固不外博約兩端然起初雖從事博文亦豈遂能物格知至未能物格知至則謂之未領其要亦何不可李延平嘗稱朱子年十四五便學聖人又言其初時頗似爲道理所束縛蓋

亦是此時境界也游楊之在程門半年後方得大學西銘看人因謂孔子教人初入門時亦未便教他博文約禮此亦未然 紱按西銘道理高遠不輕示人宜耳若大學入德之門亦俟之半年後此未知何故或謂半年以前或且從事小學灑埽應對想應如此然灑埽應對小學亦不可謂非博約中事也要之博約中各有淺深等級其未得手時則謂之只見爲高堅前後自不足異然有顏子之合下便欲求其所以然而驗之其所當然故肯仰鑽瞻察有顏子之仰鑽瞻察方實見得夫子之高堅前後有顏子之合下便欲求其所以然而驗之其所

當然而又埋頭去仰鑽瞻察故能博約欲罷不能以至於見卓爾　清簡公曰仰鑽至欲罷不能方見卓爾是也在他人見地已粗淺則得一便自足安肯仰鑽非實心求道亦安知夫子之道之無窮盡無方體縱說他高美宜若登天亦只是外邊浮慕非內面實見得既得一自足無求道實心外邊一場浮慕則雖日日博文約禮亦只見文禮是牽强束縛人的物事安得欲罷不能雖或於文禮中各有所得亦只成游夏之得其一體安能至於直見卓爾故須知高堅前後是顏子所見之高堅前後此日之高堅前後便是後來卓爾地位非他人視聖人在天上者比仰鑽瞻忽卽博約欲罷不能工夫不在博約之外已領其要未領其要均此仰鑽只工夫有序而得效亦有漸未領其要文禮與我是一是二道與文禮若合若離既領其要文禮都是我自身上本然物事故下節云博我約我而夫子之道亦只在文禮中日見親切不待外求所以欲罷不能至於竭才便見卓爾窮謂如此看來自見融貫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知欲博行欲約約者緊要精要之意非約束約少之謂乃要其所行非約其所束也觀克已復禮云云則要字

之義自見又觀此二我字則前博學於文章不得以約之之字指所學之文益可見矣此節博文約禮固夫子教人實際而語意卻重循循善誘博約正循循善誘之實也先知後行固是有序而博文中有淺深表裏精粗約禮亦須以漸而密則博約中又各有次序惟其有序所以步步引人入勝優游饜飫鼓舞盡神而不覺其至於欲罷不能也蓋顏子合下便欲求其所以然若非博約循循則或失所要歸反不能無後世陸王意見之失然夫子教人同此博約而顏子乃獨欲罷不能以至於見卓爾則由顏子立志高大仰鑽心堅故深造如此故

不徒曰博文約禮而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將夫子之教俱一一領會在自己身上而欲罷不能也

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博文者日精則有以知其意味之所在而約禮者日一則又有以得其意味之實所以高者若日近堅者若日通前後者若日有定而鼓舞從事欲罷不能博約工夫無盡所謂既竭吾才者言其用功不遺餘力耳非謂才已無可用也次崖謂博之功已盡無可復博約之功已盡無可復約則是道理竟有窮時其說非也蓋欲罷不能既竭吾才二句連下既欲罷不能自無不竭之才若

非竭才則是自畫亦非所謂欲罷不能也卓爾者得其一理渾然而隨時處中泛應曲當之本也如耆儼然宛在之意正對前恍惚時看從之末由只是學他一樣不來所謂化不可爲耳胡註是以欲罷不能云云至然後見夫子所立之卓然一歎雖欲從之云云至必求至乎卓爾之地也是一連本不曾將卓爾末由混看時賢謂胡註卓爾末由混看故置圈外此自家不細心檢閱而妄加譏辨謬也得圈外者以其爲總註也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 節 病閒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 節 且子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子死於道路乎

欺天見不當有臣末節見不必有臣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子貢病在求字然子貢非枉求者第覺出於有心耳夫子待賈便是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其用世之心與樂道之常自並行而不相背也

○子欲居九夷 節 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夫子以憂世之心而設爲避世之想或人便認爲眞癡人前難與說夢只得是如此回答不必屑屑以九夷中國較論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詩即樂之章正樂定詩原非兩事註中詩樂並言不分兩截殘缺失次明主於詩小註迹熄詩亡云云亦以定詩爲主蓋樂之體虛詩之體實故必定詩而後樂正陳新安之說不可易也雅頌音節各殊篇章有序所以爲樂之體樂之音節器數伶人蓋猶習識之但觀大武之聲淫及商爲有司失傳則音節固有失其舊者至於篇

章則如正考父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太師而孔子刪詩時只存五篇他若徑首新宮今俱無考則篇章之失次當時爲尤甚可知矣黃蘊生獨謂反魯之先雅頌未嘗亂也獨樂亂耳樂有器有律堂上堂下異地或彼或此殊用故樂正而雅頌亦各還其所夫子只有正樂之功無刪詩之事范紫登謂雅頌原易分別不待聖人作樂更有殊用不止次第此明與註背者矣殊不知雅頌各有一定音節故樂器分雅瑟頌瑟雅壎頌壎之類既知某詩爲雅某詩爲頌則音節自曉得古人樂之大段全在雅頌上分明猶今人唱曲必須先識牌名一般也至

於雅頌之分雅歌於朝頌歌於廟此亦誰不知道而雅頌各類之中卻正猶多分辨如肆夏以饗元侯文王之三兩君相見鹿鳴之三以燕賓客湛露天子以燕諸侯形弓以賞有功豈止朝廟之別而當時都亂用來如晉之於叔孫穆叔魯之於甯武子想亦因篇次混雜故隨著亂歌以至貽譏知禮之士夫子定詩細爲檢點蓋如今之四始及白華彤弓諸篇序皆夫子所定而與儀禮符合者也頌非侯國所用周頌三什皆天子之詩而清廟象舞魯禘亦用之魯頌則未知用於廟與否要知雅頌之異不但詩章卽凡器數音律亦各以雅頌而別雅頌之詩殘缺失次則樂從何得正故雅頌之詩正而樂之音節器數俱可漸次考核卽所用之不同亦可因篇次而考雅頌得所然後樂得其正夫子追言其效故先樂而後詩此定解也今人全不知樂故求樂於詩章之外而視爲元元無迹經生之陋亦深可恥矣定詩便是正樂不分兩項虛齋以正樂正詩分言亦不精矣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

勉於庸行之常也○人倫大事莫重於送死喪禮至今日而澌滅盡矣讀禮經者只以求售科甲而喪禮如大

記小記諸篇場屋不以命題則盡刪去不讀吾不知其所習何禮又安望其見之於躬行也敗德喪功莫甚於酒故禹惡旨酒武王作酒誥衞武公飲酒悔過自古聖賢未有不以酒爲兢兢者而今人以縱飲爲高曠醉狂爲豪舉驕奢相尚莫之或非嗟乎世風之下也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聖人猶歉然自勉況學者哉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逝者一讀如斯夫不舍晝夜作一句逝者指水如斯夫三字猶云這般的也註中天地之化云云至道體之本然也是將道體之全補說在夫子言外不是以解逝字

也前言天地之化而後又曰道體者正見氣化與道爲體不分兩物氣化固未是道而氣化之所以往來不息者則道體之本然水亦是氣化水之如斯不舍晝夜亦是道體若如吳氏所云逝字指氣化斯字方指水則是云天地之氣化如水水又是氣化外一件似氣化之物事矣夫天地間無物非氣化則無物非道一陰一陽之謂道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鳶飛戾天魚躍于淵隨在莫非此理發見流行道不能離氣化而有道水又豈其外氣化而有水哉但道體無形而氣化有迹故觀氣化可知道體而氣化之可指而易見者則莫如川

流故夫子於川上發以示人夫子口中無氣化字面口中只言水意中却是言氣化眼前見氣化心中却顯出道體眞活潑潑的光景也吳氏之說自非天命於穆不已而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事事物物各具此體人心稍有所間道體便離離則自絕於天故須自强不息以體此道於身必愼其獨以至戒愼不睹恐懼不聞則道體無間而我與天地合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如好色只是一誠字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勉人意在兩吾字戒人之自廢而勵人以自强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語之而不惰是一聞便行更不懈怠然卻不是子路的慌張由顏子之至明而且健也夫子望人都不惰而能不惰者惟回勉人意在歎賞之外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進止二字註雖云說見上章然又云言其方進而未已也玩方字未字與小註未到成就結裏處之意是惜其正現在用功而遽死也此與惜乎相申但進字與上章

同止字與上章不同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意重要成實然秀實亦分明有兩候故小註分始學發達成就內中有漸次而必期於成兩有矣夫冷語令人默然於不秀不實之故此異言也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此章意重及時可畏之時少一瞬便是不足畏之時而不足畏者已於不能自勉決之必其能勉乃可畏耳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巽與之言能無說

乎繹之爲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此以警受言非就進言者言也末如之何似棄絕之實望其能繹能改而激之也改之爲貴繹之爲貴俱上一字稍絕之字連爲貴二字讀乃助語辭耳勿以之字指法語異言說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語意似歎賞志士而實見人貴自立立志不論大小自一事必信必果以及大丈夫之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皆只一志若爲一事而瞻顧利害意在因勢取便便都是無志之人今人凡百要靠人卽如讀

書旣要家業有餘又要無事攪擾方讀得書此等人如何長進

○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節不忮不求何用不臧節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貧富兩忘便是顏子地位若謂彼狐貉自炫我縕袍自甘道義足多不肯忮亦不肯求更何必恥此只是自守境界非至詣也不恥不忮不求夫子雖甚贊揚恰是子路分量須要由此進步便志念不紛而盡善不難若以此自足則淺之乎道矣夫子是因他不恥而推及不忮不求望他以不忮不求而一於求道子路會意只凡事要不忮不求故誦之若將終身但不忮求豈善中止境此卻是他精進處亦是他浮粗不入細處視子貢之切磋琢磨終遜一地矣子曰此不忮不求之道何足以遂云善也所以啟其志非徒抑之也然學者要進道須從此不恥貧賤起不然役志紛華終無進步處今世求如子路者煞是難得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玩然後知三字語氣則歎賞松柏意居多而勉人爲松柏意只在言外然後知三字不是歎人藻鑑之後乃作

驚羨口氣謂吾不謂松柏勁節若此吾乃今而後知耳朱子以范註爲內註以謝註爲外註正以范註合本章語氣而謝註周於德意乃言外推論也時窮世亂正君子自見之時要其所守則在平日君子亦非有意要耐歲寒方去周德而能周德自耐歲寒松柏自不求知而知松柏者已喜出意外矣時賢要周於德意有著落卻不顧經文然後知三字著落亦已過也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知仁勇是體之所具不惑不憂不懼則於用上見之平時明足以燭理故臨事不惑平時理足以勝私故處境

不憂平時氣足以配道義故任事不懼此卽歲寒松柏意以成德言也然必先明理而後能盡理義精仁熟氣自浩然是爲學之序如此蒙引云註學之序句只對下論自道章言其實是言成德此看得甚是蓋本章無爲學意只所言有序耳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玩可與未可與字面宜就教人不可躐等言方知所求而遽與適道則所見未定所適不能無誤此時須要因其知求之念而博之以文方知所往而與立則所擇未

精所立亦不能無差且止其進道之機而執德不宏矣此時須因其適道之機以全其道之量而日新勿失至若方守得定而遽與權則必離經畔道爲害尤深此時須是涵養待其自熟必至知命方可言權權亦不是學者妄意可幾幷非教者語言可授也權不是義而所以精義權不是中而所以制中權不是經亦不離經而所以善其經朱子稱錘之訓最爲親切○程子云權只是經朱子云經與權亦須有別詳考朱子之說則漢儒反經合道云者實亦未可盡非　清簡公曰有經內之權有經外之權如嫂溺援之以手大舜不告而娶只是經內之權若湯放桀武王伐紂以臣伐君豈猶可云經是權於經之外也子政兄曰先儒謂經猶稱衡權是稱錘又云居常只是經遇變須用權夫稱衡與稱錘豈可分作兩用蓋天下無事無權但知義之精方可與權比如梢公不識稱但看籃裏魚不識不知而已可與權則識用稱稱物斤兩重輕分毫不爽也權原不在經外又嘗著權說一篇甚詳　紱按天下無事無權此言甚是但居常道理人人共知只但看籃裏魚便得何須用權然只是魚便梢公看得定若換一別未經見物事梢公便看不出了須要識稱的用權來稱也則居常只是經遇變

須用權何嘗不是經只是衡斤兩有定權便移來移去經權雖不相離事物有定斤兩的人人知道有輕重未易知處頗費較量便須將稱錘移動經權要須有別子政兄之說亦似忒滯沈誠菴曰舜不告而娶所以全男女居室之倫也嫂溺援之以手所以全骨肉之憂也湯武革命所以立君道之極而安天下之民體上帝作君之意也總之權所以善其經而通經之窮也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　節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此爲不思者下鍼耳翼註謂詩本思人夫子卻主思理

愚謂如此說豈不寃了詩人蓋微論思人思理總須實用其思今曰豈不爾思便自是委而不思矣如何說是遠不必更問其眞遠與否也○爾雅常棣棣唐棣杜棣郁李也李屬而小杜夫杜也樹高大似白楊花黃色花老飛絮亦如楊柳之屬註云唐棣郁李也此朱子仍舊註而未改處

四書詮義卷之十三終

浙門後學孟愚山 楊夢元暨圖
儀部楊儒銘伯新同邑 潘紀恩後圃 同校字
令肥李襲國緩亭同邑 汪家青湘嵐同校字
休甯鄭本瑜瑨春 余家鼎舞伯

鄉黨第十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節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

他人處鄉黨漫無畏忌而在朝廟則緘默無言觀聖人言貌如此亦可見天理流行各當其可之一端矣恂恂於鄉黨非漫無可否也父兄宗族在非見賢智之所尚

齒之道也便便於朝廟非炫其賢智也禮法政事不可不詳也似不能言正是恂恂非以恂恂屬貌似不能言屬言便便亦兼言貌唯謹另一轉語蒙引云註中詳問貼宗廟極言貼朝廷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闇闇如也節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

踧踖似有不安意與與便兒恭而安此亦反足上句○事上接下只大概看或以上節屬接下下節屬事上或以上大夫亦屬上似不必屑屑區別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

此始承命時之敬也躩盤辟貌謂盤旋回避足不敢肆也

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

此正接賓時事也聘禮相見於廟主君立俟於庫門之內南面上擯承擯末擯以次立於門外之右西嚮門東爲右聘賓自館至庫門之外北面上介及羣介以次立於賓之左東嚮而末介與末擯則東西相對主君請事則上擯承君命以傳之承擯承擯傳之末擯末擯以對末介末介乃迭傳於賓賓以來聘對則上介承賓命以傳之次介迭傳至末介末介以對末擯乃迭傳上擯以復於

君主君辭玉賓固請往反傳命皆然傳命迭相告語故左右相揖然手動而身隨以動則不惟恐背君背賓亦失端重之體衣之前後襜如言身之不動也足容重立容德也○凡介數如其命數上公則九介侯伯七介子男五介大國之卿來聘則三介小國之卿二介也賓九介則五人擯賓七介則四人擯賓五介則三人擯客三介則二人擯客二介則一人擯也

趨進翼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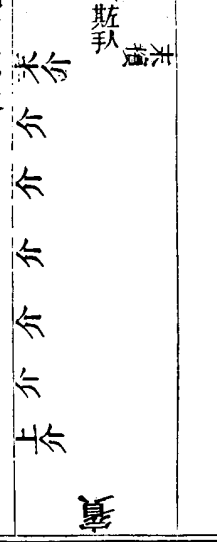
此從君偕入而相禮也傳命既畢主君出迎賓以入諸介從賓諸擯從主君皆入主入自右扉東扉賓入自左扉西扉玉藻云賓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士介拂

張此入門時事也然擯者每門一人（如末擯止於庫門承擯止於雉門每門留一人也）惟上擯入路門而相禮賓正行聘享時相禮者左右襄命則趨以致敏其趨而進於賓或趨而進於君皆趨進也趨進翼如手容恭也○趨進翼如入門及相禮時皆然嚮只主入門言卻不知惟上擯入相也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此禮畢時事也聘禮賓執圭以聘既聘而出適館乃更以圭璋皮帛來享既享而出乃復以私覿圭君皆俟於庫門內擯介將命如初私覿既畢圭君使人送賓就館君仍立俟於門內及送賓就館者反乃復命於君曰賓不顧矣謂賓不復來也然後君退蓋立俟於門恐賓之再至則敬不忘今曰賓不復來所以紓君之敬也嚮只以賓退爲既聘而出遂去不顧失之矣

附圖


門
主君
末擯
介擯
介
介
介

屏入由東屏皆在闑右此因出以東爲左以西爲右入以西爲左以東爲右故耳葢泥一右字卻忘其本有中字臣之不敢同君者不敢中耳豈以左右別哉其誤甚矣玉藻云賓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士介拂棖此國賓來朝則主君入自右扉賓入自左扉衆擯從主君衆介從賓雁行而入以爲儀耳若本國君臣則無由西扉者

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

雉門之內爲路門路門之內設屏門屏之間謂之宁人君蒞治朝所宁立之處也天子三朝外朝在庫門之外詢萬民聽獄訟之朝也治朝在應門之內路門之外天

子日視朝延羣臣之朝也燕朝在路門之內日與羣臣議政事及宗人嘉會之朝即路寢也諸侯亦三朝而無應門故治朝在雉門之內路門之外而天子外屏則屏在路門外應門內諸侯內屏屏在路門內也凡人君涖朝則負屏而立羣臣入雉門卿大夫皆進特揖上士中士下士則各以班揖君皆答之又揖太僕於門左揖師氏於門右朝畢則退適路寢故門屏間爲虛位至羣臣有所建白及君有所訪問則太僕小臣掌其復逆乃入路寢以見君必由門屏間而進所以過位也過位而色勃足躩與應君召擯同入見者非一人則或且行且與言而言似不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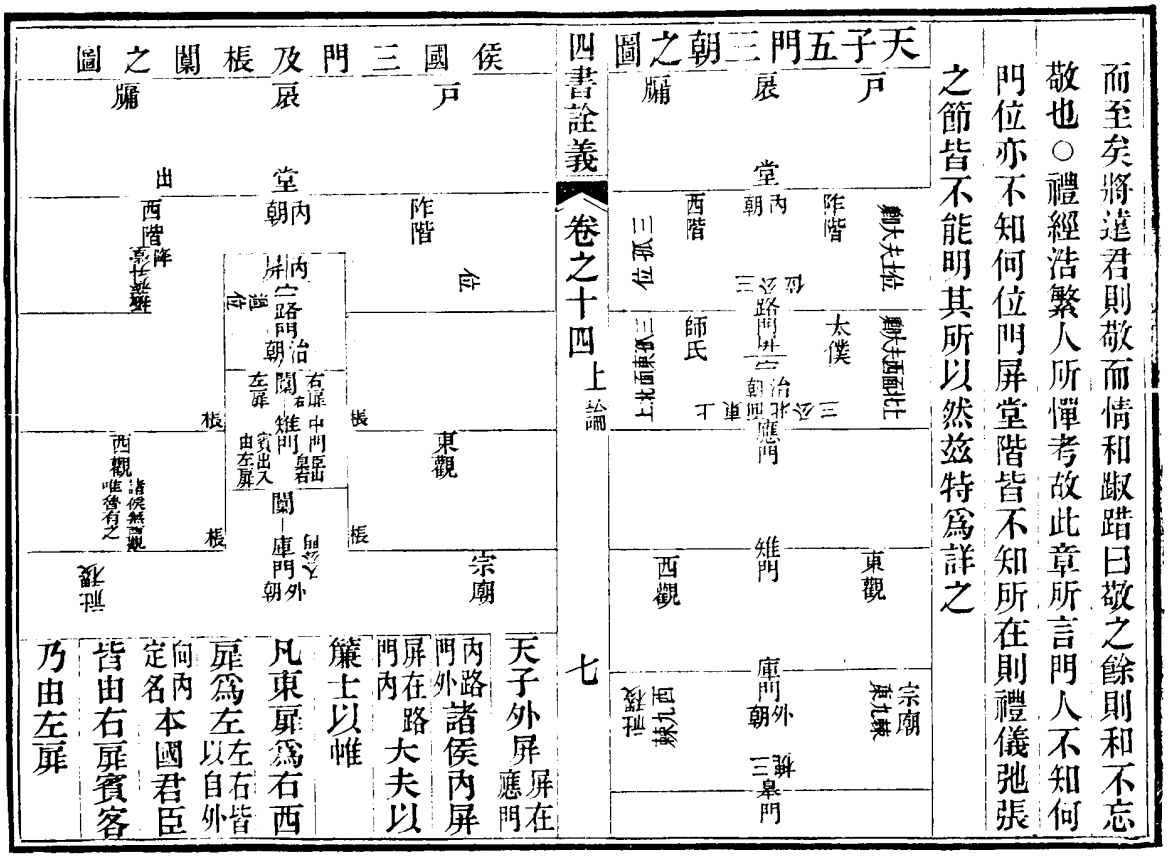
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

路寢有堂有東西階堂上之北戶牖之間曰扆人君負扆而立羣臣入路寢者列位於階下其有建白則升堂也升降皆自西階古人衣裳其長及踝考深衣可知故必攝齊以升堂諸侯之堂七尺爲階亦七級是每級一尺故兩手摳衣使去地尺禮記亦曰去齊尺是摳衣之度也古人揩笏於大帶手不執笏故得兩手摳衣矣攝齊升堂則必鞠躬亦自然之勢也氣非能不息氣容肅則似不息耳

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進字衍文

非遽出也將降階則自此出矣逞顏怡怡進抑退揚之意亦和衷之意也聘禮降階亦曰發氣怡然堂上不趨故沒階而後趨趨則兩手易弛翼如則手容恭矣復其位復階下所立之位按周禮外朝之位司士掌之此外朝謂治朝路門外之朝也三公北面東上三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內朝之位太僕正之位如外朝諸侯無公孤然大要三卿東面諸大夫士西面也恐君有後命抑同列未皆出故復位以俟也降一等而怡怡君臣之情浹也既復位而踧踖君臣之禮恭也君在踧踖如也復位則仍向君故踧踖○此章愈近君則敬愈加至屏氣似不息

而至矣將違君則敬而情和蹙踖曰敬之餘則和不忘敬也○禮經浩繁人所憚考故此章所言門人不知何門位亦不知何位門屏堂階皆不知所在則禮儀弛張之節皆不能明其所以然茲特爲詳之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

此執圭以聘也使者受圭於上介執以升堂將命主君使宰受之所謂圭璋特達也鞠躬身容也如不勝鞠躬之狀也上下手容也執玉升堂俯仰之間不無上下如揖如授則皆平衡而已勃色容也如戰色愼重之至見於顏色者蹜蹜足容也執玉不趨堂上不趨接武而行其步促狹又只舉足之前而曳其踵所謂圈豚行不舉足車輪曳踵者故狀之曰如有循也蓋所執者天子所頒之器所襲者講信脩睦又天子之事而君國之重繫

焉且玉又易毀之物故執之之時愼重如此然聘主於達誠是以圭璋特達（聘君以圭聘夫人以璋）主賓襲以將事所謂內心愼其獨者也故此時一主於誠敬中存其見於容貌者如此此執圭之容而實非徒以執圭故也○按考工記琢圭璋八寸以頫聘則聘圭與守圭不同守圭者桓圭九寸信圭七寸躬圭七寸也守圭惟以合瑞於天子此琢圭則以頫聘於鄰國然制與桓信躬圭同而度短一寸考工記言八寸蓋主上公桓圭度言加以琢文耳其亦須自王朝與命圭同故註言諸侯命圭蓋非命自天子之圭則何足以通諸侯之信乎

享禮有容色

既聘而出乃以幣享擯介將命如初圭璧所以將幣享君以璧享夫人以琮皆有幣帛籍之則執以升堂車馬則不上於堂陳之庭中故曰庭實享所以通二國之情而會同主詡故主賓禓以將事故入門而皇又曰發氣盈容所謂外心樂其發也不如是則畏葸而滋隕越矣

私覿愉愉如也

既享而出乃更以私覿亦擯介將命如初然入門而右不由左扉而欲由右扉主君辭乃由左不敢客也既升堂奠幣則下堂而拜主君辭乃升成拜此其臣也其禮皆卑約於

聘享以非君事故也要之有曜就之意故其發氣怡然所以達己之私好及夫既覿而退主君送之門乃問君問大夫且勞賓及介則情好於是畢通其當愉愉亦可見矣○從君以朝則無私覿不敢貳君也以君命聘則有私覿私面無貳君之嫌且己入人國不可無以通情愫也○夫子仕定公時不見有聘問之事而君召使擯及此章皆與儀禮大意符合疑是孔氏遺書云爾

○君子不以紺緅飾

紺色有深遠而顯著之意故齊服用之齊服元端元裳紺亦元也喪禮期而小祥則易功衰以大功之布爲衰練衣黃裏縓緣練衣以熟布爲中衣服於功衰之內鹿裘之外者縓茜同一入爲縓一染於茜草汁中也淺絳色也練衣以此爲緣反吉之漸也古者衣必有緣不以紺緣重之也元者天之色又齊以交神皆所宜重也不以緅緣違嫌也○爾雅七入爲緅既五入於赤汁又再染以黑汁也則緅亦元也朱註本漢儒之舊必別有考或名號互異不然則緅卽縓字之訛也

紅紫不以爲褻服

禮非列采不入公門此則雖褻服亦不用之也孔子嘗惡紫奪朱蓋間色之媚豔者紅紫爲尤然言紅紫則他間色皆不御可知矣○記言元冠紫綬自齊桓公始而

唐人以後以紫緋爲達官命服失之甚矣故朱子補云言此則不以爲朝祭之服可知

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

冬裘夏葛朝祭皆然然服於禮服中衣之內記曰袗絺綌不入公門然絺綌必袗無加之理若私居御之則必著裏衣也

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

朝服元端服皆緇衣緇衣則必羔裘皮弁服素衣素衣則必麑裘鹿貴麑猶羊貴羔也息民之祭黃衣黃冠野服也黃衣則必狐裘狐有白有蒼有黃有雜狐白裘惟

人君晃服服之玉藻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褖之蓋裘外加中衣素衣朱襮其外又加晃服所謂錦衣狐蒼裘卽元晃雀弁服之褖之惟晃服用絲是元晃服也此言黃衣是黃狐裘息民之祭服也朝服不止服以朝君凡居私朝大夫私朝服元端服然元端服卽士之朝服也及朝於父母及養疾及祭皆服之古人朝服只是如今禮服皮弁服則天子之朝服而諸侯會同視朔大夫從君以聽朔大夫聘鄰國及私祭及大夫士親迎皆服之若黃衣則惟見於息民其褻裘用狐蓋用雜色者也此節皆言禮服之裘服故下節特言褻裘以別之○衣裘同色表裏如一之意也此皆先王之制不必夫子然檜風言羔裘逍遙狐裘以朝

則當時之裘服蓋有不惟其稱者矣且管仲而繡黼丹朱中衣季康子以帛裏布是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者惟孔子嚴之也○衣裘有褖有襲如執玉其有藉者則褖其無藉者則襲聘則襲以將事享則褖以將事記曰裘之褖見美也裘之襲充美也尸襲執玉龜襲無事則褖君在則褖蓋襲者中藏之意褖者著顯之義也孔氏謂裘葛之上有褖衣褖衣上有襲衣襲衣之上乃加弁服之類左袒而出其褖衣則謂之褖不出其褖衣則謂之襲按見君行禮而左袒如著釋子偏衫此必不然況曰裘之褖裘之襲是皆主裘言不以見其褖衣言也曰褖裘襲裘則亦未嘗言有褖衣襲衣也註疏之說斷不可通萬授一謂襲衣卽深衣深衣有左右襟其領袷可交掩古人晃弁朝服皆直袷不交掩也加深衣於弁服等之外則掩袷而不見其裘故曰襲不加深衣於外則領袷間露見裘色故曰褖此似可通然深衣燕居服也古服制晃服最尊次弁服次朝服次元端惟深衣則下達於庶人大夫士燕居服之庶人以爲禮服以深衣而加弁服之上則是以賤掩貴也況深衣加兩襟尤屬杜譔無據愚案襲褖之辨只在中衣中衣居裘外弁服之內而中衣與深衣同制曲袷可交可開記云曲袷如袂長可舒可卷記云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故掩中衣之袷而垂其袂使不見裘

色則曰襲開中衣之袷而捲其袂使領袖皆見裘色則曰褖也衣以褖裘緇衣素衣明是朝服弁服衣裘同色則別無襲衣褖衣所可見詩詠羔羊之皮素絲五紽又曰羔裘豹飾則使領袖見裘色曰褖而非左袒出褖衣之說亦可見矣深衣說見下

褻裘長短右袂

古人裘服不著於外故可短其右袂以取輕便然亦惟褻裘爲然耳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此節當在齊必有明衣布之下說亦見後

狐貉之厚以居節去喪無所不佩

玉佩以比德亦以節行步事佩以備用去喪無所不佩言惟有喪則不佩也

非帷裳必殺之

禮服帷裳取端整也非禮服皆不帷裳必殺之以別公私非圖省物材也帷裳裳用正幅每幅三襞積如今裙襉前三幅後四幅裳殊前後左右交衽也前三幅後四幅者其左以後半幅交於前半幅之內其著裳自左而右則右亦後半幅交於前半幅之內而後繞身結之左右交衽皆前幅掩後幅於內非如今婦人所著裙也非帷裳必殺之則私服皆然不獨深衣註舉深衣見例耳要半下要圍七尺二寸此古尺同身寸也每尺只當今六寸四分又深衣交衽相掩則左右兩衽亦相掩當旁約去三之一也

丈四尺四寸也深衣裳用六幅皆斜破之使狹頭嚮上闊頭嚮下縫之所謂殺縫也又案深衣裳十有二幅以應十二月蓋衣身二幅古布幅皆二尺二寸邱瓊山裁法衣身二幅當半摺之前稍長後稍短乃於中摺當肩處左右各裁入四寸裂去其後幅之布邊四寸存以爲袷使後幅止一尺八寸前幅則斜修之爲領而左右可以相掩也兩袂二幅記云長中○古二尺二寸止當今一尺四寸兩袂二幅記云長中繼掩尺長衣中衣制皆如深衣但深衣緣用采或青或黑長衣則緣以素半吉之服也中衣即褒弁朝服之中衣著於禮服之內裘葛之外者但褒服之中衣以絲弁服以下之中衣則以布也又曰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是加袂又二幅獨言長中者以麻衣亦與深衣同制而不繼掩尺也麻衣緣以麻而短袂半凶之服也合之是衣亦六幅裳亦六幅爲十有二幅非以裳之六幅斜裂者當十二幅數也萬授一欲於衣之正幅加左右兩襟於裳幅則半整半殺其法如今之加內外襟加左右插擺非是

羔裘玄冠不以弔 節 吉月必朝服而朝

當時必有以羔裘元冠弔者而夫子不然也羔裘元冠即朝服也○古人於人君即位之年曰元年於每歲頒朔之月曰正歲於每月之朔日曰吉月此因朝服而附記之

○齊必有明衣布 節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齊必有明衣布衣長一身有半 節說補見於此

明猶潔也齊服元端凡元端與朝服異者朝服裘袂其袂四尺四寸端服之袂只二尺二寸也士之朝服則元端而已而有素裳元裳黃裳雜裳之異齊服之元端則皆元裳也其明衣蓋自澤及袍皆別有潔衣皆用布素也寢衣長一身有半言如身之長而又長身之半明是半以覆足亦以致斂束之意也玩必有寢衣與必有明衣句法相因而謹飭異於平時自是慎齊之事故知其當在此若平時必解衣而寢聖人不必與人殊也或疑此寢衣只是如今睡衣半身短衣也如此則當云長及身之半不當云長一身有半矣又或疑寢衣即被是覺可通然被及半身短衣皆今人常有何必特記於此豈慮聖人無被而曰必有之乎蓋疑此者皆因半以覆足之不近事情然褻裘

而短右袂又何嘗近事情也朱註不可易矣韋謂蔥蒜韭薤薑蘘興渠之類薑蘘油菜也興渠阿魏也酒與葷皆能亂人神思且氣衝觸人故不飲不茹遷坐則不聽樂不問疾弔喪可知所以壹其思慮以交神也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

糲米一石舂九斗曰鑿舂八斗曰精總之熟米也膾生肉也凡牛羊麋鹿麕野豕及魚皆可爲膾犬豕雞則不爲膾也聶薤葉切也爲大薄片薄如豆葉聶而切之既薤葉切又細切之也細切生肉沃以醯酒調以醯醢葱薤而食之曰膾內則有擣珍漬珍皆膾也薤葉切而不復細切曰軒細切則

曰膾以其爲生肉故以細爲善也

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

氣之交於鼻者曰臭臭惡其氣惡也飪烹調生熟之節烹熟之也牛羊之臛雞鶩之濡鮒鱠之蒸皆烹之也調調其滋味也濡魚卵醬濡雞濡鶩醢醬或包以苦或實以蓼或和以糝皆調之也物有宜生者如軒膾之類也有宜甚熟者如魚豚包肺及羹臛之屬也有粗熟而不宜過熟者如藻藻爲菹之類也其生熟皆有節焉此節不食皆因其足以傷人也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古人割牲切肉皆有法度如四髀分牲四體解十一體之類是割牲法也然則爲殺爲割其切之亦必有取於方矣醬者醢醢鹽梅之總名古人設食皆以醢與殽俎間而設如內則所陳牛炙醢牛胾醢羊炙羊胾醢豕炙醢豕胾芥醬魚膾雉兔鶉鷃一節又如腶脩蚳醢脯羹兔醢麋膚魚醢魚膾芥醬麋腥醢醬桃諸梅諸卵鹽又周禮韭菹醢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麋臡葵菹羸醢脾析蠯醢蠯蚔醢豚拍魚醢芹菹兔醢深蒲醢箔菹雁醢筍菹魚醢之類此皆必以氣味相宜或性相制故相配而設皆所謂得其醬也殽與醢並設食則

以其物濡醢而食之如食魚膾則以魚膾蘸芥醬而食食韭菹則以韭菹蘸醢醢而食也故註言不得則不食惡其不備蓋此節乃侍御陳設者之失非烹調之失說者多以內則濡雞醢醬濡魚卵醬條實此失之矣濡雞濡魚有失則失飪之事非陳設之不備也○此二節人每疑聖人之迂而不知古人之愼古人食以平心而養德夫豈肯苟然也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節沽酒市脯不食節不撤薑食節不多食

夫子時酒沽蓋寡其沽者則多不精潔若市脯則好醜更不可知矣薑通神明以辛而不葷其氣味嚴正也不

多食句凡可食者皆不多食所謂節也非單承不撤薑食言也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夫子飲食之節上節已盡此又推己所不食之意以及於人而尊君敬祖之意亦寓焉也

食不語寢不言節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瓜當作必

食則存心不他祭則雖薄必祭必敬皆因飲食而附記之○註豆間之地古者豆間有版以承所祭之物蓋常飲食則或無版而但置之地也○此章見不以飲食爲務亦不以養生爲輕

○席不正不坐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此非鄉飲酒乃鄉人常時之飲也鄉飲酒禮則進退有常法不必云杖者出云云矣但古人飲酒皆亦放鄉飲酒禮而行也夫出必俟杖者則飲時之敬老可知然此節意有有節而不貪飲之意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

儺禮有三先王皆具深意亦調燮之一端季春國儺以達春氣少陽之象侯國得行仲秋大儺以畢陽氣陽象人君故惟天子得行季冬大儺以送寒氣陰道爲小故達於庶人季冬之月冬盡春至恐沉錮之陰猶重而陽氣不得上達故以方相氏蒙熊皮黃金四目執戈揚盾擊鼓歌詩鼓舞振作以宣達其陽氣非特愚小民而解其疑已也又按國語云木石之怪夔罔兩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墳羊周禮以罔兩作方良亦見方相職則罔象即方相可想矣醫書張果識李娥丸中有方相腦則方相亦是一怪物或能服羣怪者山精魑魅之屬皆陰沴之氣所成觸之每能令人疾病故周禮假方相以逐之亦非逐疫鬼也特云逐疫耳而所歌豳風則又勸民勞農之意寓焉非似今人打淨醮也若云以此愚小民則大

非先王意矣儺自外至則有客道故夫子立於阼階必朝服者敬其禮也註中或說不必用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送賓門外則西面再拜拜送使者亦如送賓故曰如親見之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此節重必告之誠蓋拜受自是常禮而記意亦不重謹疾今以拜送拜受作關會者非也玩總註與人交之誠意句可見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倉卒一問而動念先在人此亦渾然天理處○此蓋夫子之家廐觀退朝而問可見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

禮曰餕餘不祭正席先嘗如賜食於君前之禮也必畜之者待有事而後殺也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

註云王日一舉舉殺牲也膳夫授祭者王食每種出少許於豆間之版上以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膳夫徹其版即拾其版上所祭之物而品嘗之也引此非只以見

膳夫嘗食之禮以見夫子先飯之有以自處耳敵客先祭降等客後祭臣侍君食則不祭君客之而命之祭則祭先飯則不復祭矣蓋恐君之命祭也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

病臥而猶必加朝服拖紳不敢以病而廢禮也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禮曰君命召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

○入太廟每事問重出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節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死無所歸則殯之而饋則雖車馬不拜知有友義而不知有貨賄也知有貨賄則朋友輕矣殯而未葬待其家人之至也祭肉則拜敬友之祖考也此是餘意

○寢不尸居不容節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節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節有盛饌必變色而作節迅雷風烈必變

容貌之變敬也敬而無失故隨感而見不尸不容亦是敬居之容與奉祭接賓不同則亦是變也○一說負版即喪服之負版喪服前衰後負版左右肩適皆布之外垂者也喪服大功以上有衰適負版以下則無故云凶服者式之而所式只於

有負版者若非負版者則不式也愚按喪服之重者當舉衰言不當舉負版言且既云凶服者式之則凡凶服皆式不當又獨式其重者而已也故朱子不用其說○

有盛饌必變色敬也作以致其敬也變色而作敬之發乎中也○雷風非天怒迅雷風烈則天之怒嘗疑先儒以雷霆爲天之怒氣其說未安蓋雷發於春陽氣之發而生物者也但動於重陰之下其發震響則有似於怒者耳

○升車必正立執綏節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亦只是無所不敬次節只重不失容惑人帶言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節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首節固是審幾之學次節似當從拱執雉鳴之解然朱子以邢疏居先而共字嗅字音義俱從邢疏置劉晁二說於後蓋以舊說居先也但既多疑義則且存而不論必欲執一說焉亦大非闕疑之道矣時哉之歎見雉之飲啄具見天機與鳶飛魚躍意同今人必欲關會夫子身上亦屬穿鑿

四書詮義卷之十四終

婺源汪　紱雙池輯
祁門倪望重愚山　程夢元陸圃
懷寧倏溪鮑伯新　同邑潘紀恩筱圃
合肥李襄國後亭　江峯青浦嵐同校字
休寧朱瑜瑨香　同邑余家鼐鉌伯

先進第十一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節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禮以制中樂以導和中和非兩物自其無過不及言則曰中自其無所乖戾言則曰和總之性情之正而已適其性情之正則陳蔡之傷哭顏之慟與點之樂皆莫非

中和之至卽禮樂之軌也禮樂之原本之自天人人所具而在人氣質每每不能無偏若柴愚參魯以及師商由求皆質之有過不及而未足於中和者也要之性本相近性之本然卽是質學問義理以化其氣質卽便是文孔子曰文之以禮樂記曰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是故質本甚重文亦非輕文所以善其質耳顧義理原無所謂太過而人情易流則假事物之文以從其欲而事理反以失之於是不中不和而反以喪其本然之質矣此則文過之弊也凡文過之弊皆自形氣之欲以生惟以理制欲凡事期合於義理而止則制中導和之道得而文質無偏勝之患矣是故氣質之質已不全乎忠信之質然猶近之而文過之文則非天地義理之文且日離而大違矣禮樂文質眞僞本原如此惜乎人多未嘗論及此篇多論弟子賢否然大要有範人於中和之意而此章言禮樂乃其發端也禮樂無所不在自五禮六樂朝廟之閒以及乎威儀言語之細莫不皆是但時解云凡敬處都是禮凡和處都是樂又說得忒泛著實蓋敬和禮樂之質耳玩此章用之用字則實就禮樂說不可說向無聲無體古人日用飲食莫不有禮如曲禮少儀所紀而詠歌風雅琴瑟不離不必疑樂字難

講切近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閒也然禮樂皆文也同一禮儀而用之忒粉飾華靡便忒好看同一琴瑟而用之忒吟猱蕩漾便忒好聽都是文過其質敬而行以禮儀和而發以琴瑟已便是文已便彬彬於此上更加一點不得加一點便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只耳目圖好聽好看卽形氣之流而以聲色說人則徇外僞爲以失本然之德也孔子言禮曰所以制中周子論樂曰淡以和故聖人所謂彬彬人時人眼中只見質樸時人徇於耳目所以見那彬彬的便說是野人見那過文的反說是君子那知道先進原只如此近樸夫

子述時人之言而特點明先進後進已隱見今日君子大非古道繼又自言其用之則從先進則先進之爲適中而後進之爲文勝其示人至明切矣張江陵謂夫子欲反質以矯時弊此謬見耳而時賢又謂註中中字正是華少實多尙中便是尙質亦强爲江陵斡旋抑知此聖人自處以示人與脩儉寧戚自別從野人正是從其彬彬彬彬二字華實亦分不得多少只是有質而未嘗無文事體正恰好處昔人三分文七分質之說自是拘泥亦未達文質二字本原耳又按如用之一如字終是有所期待之辭蓋威儀文辭雖曰斯須不離禮樂而化

民成俗尤聖人大行之志夫子之飭身接物其從先進夫何待言而大道之行三代之英夫子殆未嘗一日去諸懷也且吾字不著在用之之上而著在從先進上則用之二字原只是虛擬蓋云若用禮樂時則吾必從先進不是云現在吾用禮樂從先進自爲辨白已也經文語氣自明矣禮樂自有禮樂實用作聖述明不止一飭身接物便了得禮樂實際時賢要夫子身上著實卻將禮樂懸虛將夫子說得闊大卻將禮樂狹小了矣○猶及見昔人請客饌不過五六椀酒不過數行布衣靑韈見客則衣之客去則什藏巾笥有一件道袍而穿之終身未破者然意慇懃而儀已厚歲時伏臘九族鄉里時相款洽及今日飮酒則椀已倍大於昔而饌必十數肴酒必盡醉一飮之費至銀數兩衣服麗都殊不愛惜未嘗不指前輩爲野人也然人窮財匱勉强支持愛惜體面而其實心不情願且復支持不住鄉族之款洽乃日疎矣以此民俗澆漓日流日甚欲起而挽回之伊誰爲力也夫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節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惜別思故人有同情然非夫子何以得諸賢之心悅誠服非諸賢之心悅誠服何以肯患難相從記者因夫子之言而記其人幷目其長分爲四科見師弟之閒以道相從故肫摯如斯而非尋常聲氣則夫子闇然一歎千古且爲興悲且爲神往不止尋常惜別思故閒話矣深哉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無所不說正非助我深喜而辭若憾贊美不盡故然也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以之言二字屬父母昆弟之下則是父母昆弟稱其孝

而人莫或間之或以爲人稱而父母昆弟亦稱非語氣也然或謂此章重人不間三字父母昆弟之稱非溺愛則蔽於私惟人不間而孝可確信矣此意固本輔慶源然溺愛蔽私而稱其子之孝者人情亦罕不得父母昆弟之稱何以得人之不間此順親而後信友序固然也人不閒固重父母昆弟之言亦不輕得矣況閔子處母之變父母昆弟之稱尤爲難得處變事非無據麟士謂稱人子而先不滿其父母恐非孝子所樂聞此自泥耳稱舜者未嘗不言瞽瞍況夫子之言猶渾而婉也要之事親弗悅不信於友反身不誠不悅於親人不間於其

父母昆弟之言可徵其孝友之實常變一揆亦無容諱言也或又謂孝哉句便是人言夫子於門人未有稱字者今字之可見愚按此似有理然如此說則語氣殊欠完足且夫子稱閔子之孝原有實據特以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作證耳非徒因人言而信其孝也若人云亦云而已則非聖人之眾好必察矣魯論惟閔子未見以名稱或別有其故未可考也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此章重謹言不重擇配謹行卽自謹言中出

○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節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愛子以道不以厚葬不可徒行意輕命車不鬻猶屬推論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喪如失位去國之喪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節曰有慟乎節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

夫子之慟卽上章之意當慟而慟足見性情之正矣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節門人厚葬之節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先王制禮原自從厚以盡人天性之親不間以薄訓也然禮卻所以防人之過而不以强人之不足得爲而不爲固爲薄愛不得爲而爲與力不足爲而爲則尤屬過分貧而厚葬廐生厚死旣非所以安死者之心而强歛爲盈更拂乎素位而行之道故不曰不循禮而曰不循理若在禮上則先王所制未嘗有只許斂手足形還葬

懸棺而空之話也禮欲其稱聖人只是素位而行一當於理則禮由是起幸勿以聖人尙儉爲異於孟子之厚其母○今之喪葬奢易至矣供佛飯僧不足論而衣衾之美棺槨之華殯葬之陳設賓客之供給酒肉聲色不盡於觀美不已賓朋弔奠又有所謂回帛者甚且作樂演劇謂之樂喪其背禮犯義夫何待言而人競效慕之焉求其心非以厚死也旁觀者見或不如是則嗤爲慳吝而在遭喪者亦以爲不如是不足以美觀也以故本殷實之家或有數遭喪而遂貧窶無以自贍者夫亦何樂乎爲是夫不哀人之喪而饗餔餟索布帛游耳目以

爲樂與不自哀其喪而飾觀美接賓客娛聲色徇外爲人背禮犯義忘後日之患者皆盛世所必誅甚至有家貧不能具禮以致淹停其親柩於數十年之久不克殯葬且致數棺者而嚴明官府屢下速葬之令豈非家貧而欲從厚之故歟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人有分形天無二氣陰陽行而爲鬼神鬼神顯而爲倫物故明卽幽之著而幽卽明之微人盡乎倫物之所當然而無所欠闕則與天地合其德與鬼神合其吉凶然後萃其精誠以爲追遠報功之禮斯其精神渾合無閒故仁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不然人在目前且不足以結其心何況鬼之無形與聲且民義不務而求事鬼神其情必禱媚其事必矯舉徵論鬼之不享而卽此一念已不堪以對人矣故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數有始終理無二致精氣爲物理與爲體游魂爲變理盡氣散故生卽實理之始而死卽實理之成人通乎生理之所以然而性無不知則存吾順事而沒吾甯不過盡吾所以生以俟乎吾之死而死之道不待他求故君子脩身立命順受其正不然數往者順且不能原始而知生

何況知來者逆又安能反終而知死且不知所以生則無以盡性踐形而徒欲知死不流於怪誕則怵於利害徵論死不可知而此生已爲虛器矣故曰未知生焉知死今人不能孝親弟長而諂事胡神不能盡性致命而妄語輪迴變化甚至棄人倫燒鉛汞音徒以戕生滅性皆不能事人而求事鬼不知生而欲知死之爲妄也夫子之答由深有旨哉○幽明始終初無二理而學之有序不可躐等蓋知生知死無不同而事鬼事人則微有異夫子原不告以事鬼知死而反之切近使之卽現在脩爲所謂教不躐等程註不告乃所以深告之未免非

夫子之意故置圈外又生死之說朱子云受天所賦之理完具無闕則生理已全死時亦安而無愧虛齋云氣聚則生氣散則死朱子只說生順死安卻未還知字字面虛齋則於知字親切而未免太淺須合二說以盡其義蓋理氣不相離有是理而後有生所生之理既終則氣亦散而死此卽不誠無物的道理人於理上完得一層則知上亦推深得一層自志學而立而至於知天命則生死之道殀壽更搖動我不得方眞是知死不然則明知氣散則死而所行仍舊傲幸妄冀則終是不知死也要之朱註原始知所以生反終知所以死云云已包

理氣在內但語引而未發耳又按死之一間殊近孟浪當孔子時非有地獄輪迴之說又無八字安排生死之術何乃求知所以死人所以死作何知法故或疑敢問死者欲求所以得其死也夫子嘗謂由不得其死其後子路死於衛究竟死所不當死故夫子答以未知生焉知死言知我所受以生之理則當死而死無苟免之失亦不至於傷勇矣此論似也然輪迴定數之說當日雖未興而聲伯渡洹之占伯有執戈之厲當日固有欲求之而不得其故者子路因鬼神而問及於死明是求知所以死意謂人何以死死果有鬼與否云耳若謂問所以得死之道則一時所問亦甚不倫矣且子路果求所以得死之道則成仁取義之志守身擇術之學正夫子所樂與夫子宜明教之奈何以未知生焉知死抑之也抑知生乃能盡生知死乃能得死原始而知所以生反終而知所以死則精義入神乃利用安身所由出豈有不當死而死者是知死可包得死之義朱子之說已了當矣豈朱子之見反不如後人而猶待於別爲擬議與

○閔子侍側閭閭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節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只就氣象上看已皆是英才已自可樂不必深爲之說

蓋閭閭行行侃侃自與俗情世態天地懸隔次節因其過剛而戒之欲其有以變化氣質也

○魯人爲長府節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節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無事而興功得已而不已春秋屢書以垂戒重民力節財用也魯人爲長府不必推到崇利斂怨總之在於得已閔子之言春秋之志也辭委婉而意剴切合義理而盡事情宜夫子之與之矣夫子當與而與以爲維魯已屬推論而今人又不欲明及魯事似夫子熱譏冷諷尤非聖人語氣也夫人不言二句只一氣說下蒙淺俱作

不言則已言則必中最合語氣翼註以不言屬平日以有中實指仍舊貫之言語氣殊多曲折且必有二字則中者已不止此言矣言不輕發而每發必當於理乃所以深見此言之當理也豈舍當前有中之言而反贊其平日之緘默哉且此固非論愼言之學也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首節勉子路以變化氣質次節解門人之不敬子路蓋因一事而遂不敬其人門人自是執滯不可不解兩節自是二意毋得牽合○曩見時文有以門堂室闢合映

帶者以爲巧妙其纖尖無理一至於此○聲音之道動於性情關乎氣質此語人人知道但借問瑟聲如何便是北鄙殺伐深焉者必指商羽爲北試思商羽如何能廢舜歌南風豈其獨用角徵淺焉者必謂只是粗暴然子路粗暴豈遂似今人彈琵琶搊箏樂理直是難言蓋粗厲猛起奮末廣賁此中有變音姦律而適然出於不自知者而節奏音族隨之若秦之鳴嗚燕之變徵此非深於音律者不能知亦難爲不知者言耳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節曰然則師愈與節子曰過猶不及

中庸之道非難非易而學者造就每因乎氣質之偏子貢見師商規模氣象各各不同故問之夫子及夫子有師也過商也不及之言而後有師愈之問時賢乃謂子貢本有賢師之意其亦冤也子貢亦知道之貴中但謂與其不及也或無甯過耳中者天理人情之至而萬世無弊之道也若過與不及則其始雖差於毫釐其流將謬於千里先儒謂苟難之弊流於兼愛狹隘之弊流爲爲我此雖失考然理勢然也卽不言其流弊而合下已各有所偏縱使各造到至處如夷清惠和亦終爲君子之所不由矣師商二子亦幸得夫子以爲歸不然不能

保二子之無陷於異端耳曰過猶不及所以教子貢亦以裁師商也商之不及不至於愚不肖然以質言不離近是朱註只舉成語以顯失中之一耳明末人不肯說破中字一味含糊爲高卻不知將甚物事作把握也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節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聚斂附益自是黨惡害民不必更爲求諱桑孔箕斂會計自謂不取於民而天地生財只有此數不取於民財貨豈從天降冉求以藝自畫不能深悅聖人之道故至如此絕之所以教之也非吾徒二句本一氣說下但鳴

鼓以責其罪與何誅者殊科教誨之意殷然故註有師嚴友親一轉不然則非吾徒句太決絕矣朱子之曲體聖心如此此不徒責冉求亦以警季氏也○富於周公只以私家財賄言不及封邑車甲時下或以凡蔣邢茅鋪張周公之富而甚季氏此實大謬

○柴也愚節參也魯節師也辟節由也喭

愚魯皆不及一邊辟喭皆太過一邊然有一邊太過便有一邊不及有一邊不及亦有一邊太過有其病則有其善愚者必厚重魯者必誠樸辟者才必高喭者性必直此皆聖門氣質有偏而未爲習染所壞者愚者充以

學問魯者勵以敏求辟者斂以忠信喭者文以禮樂只因他好處克去他偏處便都可至於中庸故語之使知自勵也魯與愚異愚者少權變如不徑不竇是也魯只是資性遲鈍參也竟以魯得之此亦程子推論耳若使聰明人肯如曾子用功其入道豈不更快亦多虧曾子篤志變化氣質得來耳使以魯自棄幾何其能有成也然誠樸近裏與爲辟也無甯魯矣此先儒重內之志也乃孔子之卒也曾子年二十有七耳而已早聞一貫與傳道矣人其疇如曾子之魯與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節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語意似以回警賜近道者必安貧而安貧者或未能近道安貧者可以進道而近道者不必皆貧既曰庶乎又曰屢空分明以對貨殖人說也不忘貨殖則未近道可知矣命者凡事有理凡人有分不可妄求之謂非後世八字五行生定之說也只心安理順處便是命安心順理者謂之安命心稍有不肯安處便自是不受命如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不改其樂乃眞受命者若徒曰無諂無矯而未忘乎貧富之見則營求之念猶有由生而非安然於順理者矣賜之不受命只於貨殖上見然正惟

其不受命所以未忘貨殖特此亦學問未深時事也若悟切磋而聞性天之後則當亦不其然耳億則屢中自是好處億亦是以理度事屢中不是奇數如謂邾魯二君皆有死亡之類此正明理可入道處故子貢亦終聞性與天道但以此用之貨殖則爲不受命以此用之求道亦近道不難也范註并將此句亦似說壞故置圈外

○子貢貨殖只是有心計決不似今人身儒服而行商賈乃見市肆小人動引高賢貨殖每爲之面汗如水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語氣似一揚一抑而下句卽從上句生來以其質美故

不必踐迹亦卽以其不踐迹故不入於室惟不踐迹所以稱善人惟不入於室故止於善人子張才高意廣其以善人爲問殆亦自負美質而視循途守轍者爲拘拘無當其曰善人之道者意謂旣爲善人矣其道更當何如也然則夫子此答意重下截善人猶不可廢學況未必善人哉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論篤者議論道理親切誠摯而不爲浮辭也只言之善人猶或疑若論而篤則人多信矣論虛而行實論外而行內言行內外皆篤則君子也不然則莊者其色耳名

山著書場屋臨文論非不篤而究其所行何如而今人取人猶惟其論也至惟富麗纖新之日尙則并篤之見而忘之矣欲得君子而用之亦胡可得與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師商之過不及似知愚之分由求之過不及似賢不肖之分兼人似是好事奈何要退他蓋行之太過內中必有許多錯著不及檢處夫子教他稟命亦姑緩其行耳行得稍稍從容必檢出許多精義非只是要他稟命也顧急行而不稟命便自是急行中錯著不及檢了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死而曰何敢不畏死而畏義也○敢敢以赴鬬也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節子曰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節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節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節曰然則從之者與節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大臣論人不論位不問其仕於私家也吾以子爲異之

問因子然問得張皇而特抑之耳所謂大臣者二節乃實論大臣之道及二子分量二子實不足爲大臣非故抑二子也時說謂子然以大臣處二子儼然自處以君開口便僭妄故夫子深抑二子然則夫子竟冤屈二子矣君臣之分達於上下二子旣仕其家則季氏安得非君季氏而君則二子自當盡人臣之道以事之柰二子不能耳夫子責冉求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夫子未嘗不望二子以大臣之道事季氏也李氏曰一則曰事君再則曰弑父與君夫子原不以季氏當君父看殊不知二君字原自不同以道事君君字大概二子所事之君

卽季氏矣弑父與君君字則影射季氏之君安可混同也且夫子不以季氏當君父看則是二子雖仕其家竟非其臣亦不必以道事之矣豈理也哉夫子旣言二子非大臣則從之之問亦出人情所必疑夫子弑父與君之答亦恰還二子分量但必說到弑逆便有意陰折季氏季氏不臣已在平日夫子借從之之問而警之若謂子然一問便想到二子從他弑君亦甚冤人矣時解有意深文便成腹誹之獄愚甚不取也要之此章只末節略著季氏身上餘俱且論二子時解謂兩番問答都著季氏身上特把由求作話柄此實曲說竟欲深罪季氏

郤拋荒中二節大臣實義矣但有大臣之操者恐亦未必輕事季氏如或大臣以道事季氏季亦未必能用然則季氏之家終不得有大臣也抑嘗季氏當春秋時孔顏者大臣其人矣而誰得有之漢唐而下無論矣宋則程朱其人歟乃宋終不能有也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落難合伊周而下亘古今絶迹也非無大臣也無有大臣者也而尙沾沾於季氏哉二子誠非大臣也然得聖人爲歸明於君臣之義具治賦足民之才有侃侃剛方之槩後世其誰及之若二子者亦可爲今日大臣矣○或疑子路死於衛輒似亦未明於父子之倫者曰輒之立也在子路未仕衛之先矣子路之仕衛也以爲食其食而事其事耳衛旣有君矣無咎旣往可也其死於難也非與輒之拒父也惡悝之反覆背君也然子路究不嘗事輒旣仕衛矣而又昧正名之義此之謂不能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節子曰賊夫人之子節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節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朱子云子路非謂不學可以爲政但謂爲學不必讀書玩此則子路亦借學字以飾其妄舉之非謂使夫往而

學焉夫亦愈知治也但借使使他以政學已便是不學而爲政遮飾之情顯然矣妄舉之失子路心中原自明白故夫子不必斥其非而特以惡佞警之此亦子路强不知以爲知自欺處也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節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節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此章言志自以酬知爲主四子有具夫子所知但誘之盡言耳以下言志皆須逐節體認看聖賢學問經濟所在不可因與點節而忽三子實用○凡問答長章隨文生意因地制流自不得强執一意以爲章旨如此章夫

子原欲四子各言用世之具由求赤俱正應知爾之問晒由只因由而生是另一枝節點之言志又出意外則與點又只因點生此又另一枝節三子出以下五節則又因點之問而後有古人豈有意彼此照映前後關合也哉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晒之

說得張皇恰應率爾聲口此子路本色也乃慨然自任急不及待則其言不讓矣有勇知方蓋奉夫子先之勞

之之教來有孚惠德開心見誠本我之忠信明決以固結於民心而作其敵愾之志此作用中本領務農講武汰靡費簡軍實則設施中次序大非孫武置之死地而後能生吳起之合二十萬人爲一死卒作用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足民禮樂蓋奉夫子富之教之之教來足民者達於方土民物之宜熟於酌劑盈虛之用以此本領去盡心民事而制田里教樹畜以開其原食以時用以禮以節其流則因利利民而民自足非若李悝之務盡地力商鞅之開阡陌作用也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

教民必以禮樂求卻無此本領故以俟君子亦是自道其實而辭氣較自謙抑則因子路見晒來子華未言先遜卻又從冉有俟君子之言來此又是節節生枝處宗廟會同自是兩項麟士據禮記註云朝覲必於宗廟宗廟之事不止會同而曰如會同語氣明有歸宿不得看作兩事愚按如字只是更端之辭不必承上句也朝覲固必於宗廟而時見之會則周禮註爲壇於國外會諸

侯而命事焉眾頫之同則在明堂皆不同於朝覲也顧以會同混朝覲看誤矣宗廟之事自指祭祀春秋書大事於太廟有事於太廟有事於武宮之類尤可證也會同意指會同於天子焉氏以爲兩君相見亦非且兩君相見止有會禮無所謂同同非春秋同盟之謂也宗廟有宗祝會同有介皆可謂相相有上介次介末介亦可稱小然此言小者卻只是謙辭爲小相便是相禮然此禮字與上節教民之禮樂卻稍異上節禮兼六禮七教大概說此卽止於吉禮賓禮且所行是實事相禮亦就制度品節上料理未及乎大本大原時解謂習其制度

聲容而探禮樂之本爲字正與學字相應殊不知學字只是遜辭爲字便是爲禮豈其以小相學也赤於爲上又加一願字則頂作期待之辭非言合下便能爲亦謂願學之而待他日之爲耳方學者烏能相人時解何牽强也

點爾何如鼓瑟希句鏗爾舍瑟而作句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鼓瑟希如今人漫已是曲終鏗爾則舍瑟聲不是鼓瑟

餘韻今人多誤看夫子與點之故朱註發揮已無剩義然其曰有以見夫云云則可見尙是一空腔子夫子與之亦與其所見者大不同三子耳乃高焉者或并抹盡三子事功而淺焉者又僅以瀟灑目之竟似註爲迂談則均失之也程註謂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孔子不取此亦有語病蓋夫子未嘗不與三子但各言其志各自本等則亦無庸言與矣點卻不言酬知不言何具而獨具一副萬物一體襟懷有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氣象故夫子亦不覺爲意外之聽觸心中之機而悠然神會非獨與其不欲得國而治也曾點漆雕開俱見大意而漆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乃不安於小者曾點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則不屑於小者此曾點所以狂也聞之蘭友叔祖曰昔門人以此節問朱子朱子不答蓋聖賢多少實落事業原非必以遊春爲高學者以是爲高則效點不成只流入曠達一路甚是害事只於實學上進得一詣則見地亦長得一格見地高時自會得點志的好處也紱謂莫春之志曾點說來都是天理流行今人若學來便多是人欲牽惹此中內外之辨最難打疊豈許人學得只在人自到耳

三子者出曾晳後曾晳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

言其志也已矣節曰夫子何哂由也節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節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節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

點欲求哂由之故故先問三子得夫子曰亦各言其志則是都未嘗不與既皆在所與則何故哂由而夫子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則又似以爲國自任爲不讓故復有求赤非邦之問直至云赤也爲之小云云而後哂由不遜之意可知矣晚村云曾晳屢以非邦爲問總欲爲與點印證一個眞消息愚謂點既見及之則自解夫子

之所以與之伊已明說異乎三子則三子自各有事功我自無所不可我自成其是三子亦不必非何煩再三印證也要之三子之具實而小曾點之志大而虛與點雖足以廣三子究之不以三子較亦不能不與點許三子雖足以實點然卽使無點之閒夫子亦未嘗不與三子合之有所折衷分觀而各有得焉可也

四書詮義卷之十五終

祁門倪望重愚山　程夢元蘧園
懷甯楊棟銘伯新同閱　潛紀恩後圃
婺源汪　紱雙池輯　後學
合肥李襲國筱亭同閱　江寧青湘嵐同校字
休甯鄔本瑜瑨者同閱　余家鼎襄伯

顏淵第十二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按左傳則克己復禮仁也是古語夫子因以告回而暢其旨也首一句是用功次句以現成言而推其效末二句以決其爲之之機蓋天無私覆而以生物爲心人受

天地之正理以生此心卽天地之心所以廓然大公而率性以行則日用事物之間各循乎當然之則莫不秩然有序而斐然成章所謂道心者仁也而形生知發之後則不能無形氣之私氣稟囿乎其初人欲攻乎其後七情動於其內聲色誘乎其外此卽所謂人心之危者危者日危而天理之節文以亂則道心益微而不可見故爲仁者則必其克己而復於禮也不曰私而曰己者私生於形氣是有己則有私而去之不可不力防之不可不周也克之者以全力勝之如殺敵焉也不曰理而曰禮者理渾然於中而禮卽理之散見於事物者復禮於外卽所以全理於中有品節之可循有規模之可守也復之者指以爲要歸如赴家焉也克己復禮爲仁言克己復禮所以全其仁也程子曰克己則禮自復則克己復禮似只一串工夫朱子曰勝私欲而復於禮又似克己後尙要復禮二說似殊然朱子又曰會克己的一克己便是復禮不會克己的雖克己不能復禮是則程子克己則禮自復以會克己者言也朱子克己而復於禮恐人之不會克己而言也克復原非有兩橛工夫二說似異而同矣但所謂會不會云者陳介眉謂克之至盡則天理自全克之未盡則己私復生天理何由得復

陳意以克得盡爲會克克不盡爲不會克矣然朱子又嘗曰克得一分人欲便復得一分天理然則又安在其必待己盡而後禮復哉愚謂克己得盡若佛氏之六根清淨五蘊皆空亦不可謂不盡矣但由他空淨終於天理無關豈非是不會克己故曰旣克己更須復禮不是一克己便了也若吾儒之克己則非禮不爲便所爲一定要是禮纔這邊克去便那邊復來所以克得一分人欲便復得一分天理則此眞會克己而克己則禮自復矣介眉之見固未徹也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此言一念能克復則一念是仁事事能克復則事事是仁天

下同此人心一日之克復雖不能遂顯於天下而以此心對天下自無不許其仁之人所以言效甚速而至大時解克治於平日而成功於一日己無不克禮無不復則天下歸仁此則大成全盡地位何消說天下歸仁於經文一日二字既贅周折而註中速字意亦不見矣且註中復云日日克之不以爲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此方補全盡成功而日日字對一日字且尙就工夫言可見一日克己復禮只就一念一事之能克復言也明矣天下歸仁只謂人心所同此至現成亦至著實楊氏天下皆囿其中呂氏入荒我閾之說既

膚廓無當而虛齋以堯舜夷惠爲比亦說忒盡頭矣爲人由己而由人乎哉言此中之機更無他人阻得只須日日如此一日用功則全盡仁體無難乎哉二字有咏歎之神非反詰之語

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請問其目是顏子在前已有窮理工夫非禮四句言克己而復禮在其中蓋變己而言非禮以見出於禮則入於己去其己則復於禮非兩橛工夫也非禮不必邪色淫聲只些子不循天理便喚做人欲然邪色淫聲尤己私之大者只到顏子地位已有上半截工夫故非禮二字較己字更細密耳朱子云克己是精的工夫到節文欠闕亦是粗著未盡紋按要檢粗著皆盡粗處正細密工夫蓋克己只去私欲未能細密刷磨復禮乃使一疵不存微塵盡去粗著皆盡檢而本體乃精純矣此以見克己之必當復禮不可只無私便罷也時賢錯會遂謂非禮四句乃是復禮精工夫向單主克己者亦墮一邊卻不道註中云非禮者己之私也勿者勝私復禮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是明以四勿爲克己矣蓋只曰非禮自是粗著未盡而既已非禮則便是己斷

無理欲中間站處佛氏克己而不能復禮只緣他連理都不要其克己處都不是路耳吾儒非禮的勿視勿聽勿言勿動便視聽言動的都要是禮故言克己而復禮卽在其中也註中私勝云云則又補大成全盡地位不是復解四勿句也視聽自外入言動自內出此未嘗不是言動皆有所觸而發要便觸於耳目又豈無自家心意偶發處蒙引謂分不得內外此自太泥程子視箴聽箴曰蔽交於前其中則遷曰知誘物化遂忘其正豈非以其自外入其言箴動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豈非言其自內出內外有分明矣但

四者雖有內外所由郤都是用處其體則未發之中矣
克己從用處克便都算防其外夫克己復禮之功非至
明無以察其機非至健無以致其決則此章原是上半
截工夫資學已並優者乃能及之故惟顏子得聞之然
顏子得聞之而今之學者則已皆得聞之則亦未嘗不
可以勉而及之是在乎學者之用力焉矣學者之用力
何如曰人心之危者雖甚而道心之微者究未嘗亡學
者唯因其所明而用之以格物窮理反事物之理於吾
心以察識此心之本然而推之以至其極是則盡心知
性而知天自能明以察機而理欲判猶必動靜交養變

化氣質而於好惡之用必求自慊以毋自欺勉之既久
全力自生自能以仁爲己任而無畏難苟安之弊此亦
克己工夫然尙是學顏子以前學問乃破愚而使之明
起柔而使之健之道也到得明健地位則只切而未磋
琢而未磨正好用功克復矣明則事物之交心意之動
稍有非禮能察之而不惑健則非禮之視聽言動能決
然絕之而無所留久之又久渣滓皆融則動容周旋無
不中禮而日用之際莫非天理之流行欲罷不能忽不
知以入於聖人之域矣此爲仁之全功也歟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
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
斯語矣

居敬以立其本行恕以致其用邦家無怨以考其效此
蓋徹上徹下工夫敬恕未是仁乃所以爲仁之方也蓋
仁人心也一人之心天下人之心也此心之德莫非天
理故操而存之則心與理合而足以爲酬酢萬變之主
亦滿腔惻隱而無物我彼此形氣之隔苟放而不求則
亦汨於物欲之私出入無時莫知其鄉錯亂無常百度
皆廢於是忍心自便私己薄人天理日以消磨而心德
亡矣故必也主靜立極雖不睹不聞之地亦期無愧屋

漏而保其未發之中必愼其獨以至應事接物之間確
乎主一無適而循乎中節之和使時無久暫事無大小
皆懍以翼翼之小心焉庶心之體立而私欲不得以間
之此居敬之道也然敬以持己斯本立矣顧無以推之
則自治者嚴而或無寬廣之度守身者密而或無及物
之施斯亦守之太狹而此心不能與天地相似用無以
行而其體亦有所未盡也猶必能近取譬而欲立欲達
之念皆推之以及人彊恕而行而凡己所不欲之事則
勿以施之於人使吾之心日與天下之人之心常有以
相通而不爲形氣所隔庶心之用行而心之體亦無不

盡此本敬而行之以恕之事也夫敬而不恕則無以盡此心之量而德孤恕而非敬則體不立而用無以行又無所云恕矣且言敬而不言恕或將寂守此心以置於無用之地而杜絕外物則異端之空寂陸王之立大其敬似是而非而後且并其敬而棄之言恕而不言敬或將以不肖之心爲天下標準則其所謂恕亦不過庸人之放縱寬弛而已故必合敬恕以爲功然後內有所守而外物不足以誘吾心外有所施而形氣不足以阻吾用則私意將無所容久之踐履日熟天理日純而心德以無不全是則爲仁之方也然敬其本也居敬則所行

自恕敬而有不恕者其必有非所以爲敬也如其存養於靜省既至則淵嘿之地自有以會乎天理之全而發己自盡自可以無所不包省察於機者既嚴則達道之行自有以通夫天下之故而循物無違自可以無所不徧敬立而恕卽以行所謂直方大不習无不利也敬恕豈眞有兩事哉敬恕而邦家無怨非以敬恕寡怨也邦家而有怨則必己之敬恕者有未盡矣故又言及之以使之自考也出門二句似就動上言敬然非靜時有養則動時亦敬不來故舉動可以見靜程註尤宜深玩邦家無怨朱子本統承敬恕而或謂只承恕字來者亦以恕則不怨於及物上易交通耳殊不知不敬致怨之本也或疑敬恕則我之於邦家也至矣然邦家豈無非理背義之人彼以非理怨我則將何如且必欲使邦家無怨豈不又有隨俗同流之失與曰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雖在爲惡之人他心中亦未嘗全不知道理故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且一邦之中甚至非理背義者蓋亦絕少今人敬恕未至而招人之怨且自謂我已無不盡道而彼實禽獸無可如何任他怨者此其只知責人不知反己乃所以終於不仁也若乃果其禽獸則必非隨俗從流所能免其怨者而隨俗從流之失亦非所

憂於敬恕之人也仁一而已矣而夫子之告顏子則曰克己復禮夫子之告仲弓則曰居敬行恕朱子又曰克己復禮乾道也居敬行恕坤道也然則爲仁之道其眞有二方與且居敬亦似復禮而行恕亦似克己而乾道坤道分爲其中之所以不同者抑又何也曰仁者天理而已爲仁者亦全其天理而已而人之資稟有得乎陰陽之近者故因其資之所近而成之在易乾之彖曰乾元亨利貞坤之彖曰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彖者材也乾之爲卦純陽而重乾是明健之至也以至明者察機何機不析以

至健者立事何事不行故曰大亨蓋無俟乎洗濯襲藏之功矣然必用其至明者以察乎邪正之途用其至健者以守夫天理之正惟精惟一是則所謂利貞也坤之爲卦純陰而體坤陰則收斂而無所放順則從人而無所拂自守而順從亦無不可通矣故亦曰大亨然質本柔也柔則恐不固而難久故必如牝馬之行地焉一惟正之是守而不敢少懈一惟正之是從而不敢自私安之終身以如一日是則所謂利牝馬之貞者其曰先迷後得曰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則皆敬愼自下寬廣與人之義安貞以日幾於純而未足與於明決之全力者也

克己復禮者於禮則確乎復之於己則確乎克之其自强不息而初無所留礙有獨往獨來氣象故曰乾道主敬行恕者恐私欲之或投而競競乎以守之恐私意之或蔽而疊疊乎以推之其永貞不息而無一念敢忽有循循積累規模故曰坤道譬之於兵克復者戰也敬恕者守也凡守者不足者也凡攻者有餘者也克己復禮者必其明足以燭理而後能析乎理欲之機必其理足以勝私而後能致其克復之力此上截工夫學者且未易至主敬行恕者則涵養此心而明以生推廣此心而力以勉是徹上徹下工夫初學卽當從事焉者也克己復禮者不必言窮理而理已窮不必言靜存而中已有主主敬行恕者則存於靜以密其動譬於近以致其明故克復之道易而易知敬恕之法簡而易從克復之用動剛毅者近之敬恕之體靜木訥者近之雖然仁人心也乾坤之材殊其利於貞一也敬恕克復皆所以全此心所入之塗雖異而所至之域則同所謂中庸之道也

克己復禮主敬行恕豈眞有二道也哉

○司馬牛問仁節子曰仁者其言也訒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

爲仁與醫病相似人身血氣本自調和五臟本無偏勝

惟七情傷於內六淫侵於外則血氣臟腑失其平而病以生人心之德本自渾全直上直下惟氣質之偏有所拘外物之投有所動則此心亦一向著在那一邊而德以失故養身者必先去其病爲仁者亦然去其外淫補其內傷此醫病之法也病去而身健矣變化其氣質收拾其放心此爲仁之方也私去而仁全矣牛多言而躁此其氣質有偏亦由他一向都不存心檢點此不存心處便是私已故夫子告之以仁者其言也訒故克己復禮者强壯人保養之法也居敬行恕者孱弱人調護之方也其言也訒者有病人治病之藥也仁者二字舉現

成樣子與他看此便是經驗良方教他且效仁者之訒言果能思所以訒言之故由一端而窺其源則必事事留心時時檢點而不敢一念之放雖未必能遂至於仁而仁已在其中矣此雖去其病而實則所以養其心謝氏所謂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起亦此之謂也然此乃下半截工夫與顏子非禮勿言稍異此與下章俱先有下節意而後有上節話卻因下節問而申明上節意爲之難就日用行事上見而所以爲之難處則由於存心故註特補明云心常存故事不苟卽如本章夫子曰仁者其言也訒而牛便問個斯謂之仁矣乎是其言之

不訒也而牛之所以有此問者以其不知訒言之難也訒言本亦難事而牛不覺其難以其心之輕浮放逸而未思仁者所以訒言之故也麟士不細心而顧謂心常存卽在事不苟內註添一故字似心存又在爲之難上一層了非也蓋心常存是無時不然事不苟又在臨事上見常字宜玩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節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亂作於同氣憂懼亦其所宜但君子安土樂天自有閒脩之常若一味憂懼則必至怨天尤人而自反必不能無闕矣夫子非教牛不消憂懼他而冥然不顧只要牛去自脩以成其爲君子蓋外來之境遇我無如何而在我之躬行必當自勉雖禍患之來亦只當自盡而不可他求也然果能因不憂不懼而思君子之所以能不憂不懼之故則必自盡其誠以求事事合於天理雖可憂可懼之事所不能無而安土樂天之常亦可油然而不自失矣中庸曰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此之謂也不憂不懼自內省不疚來而所以能內省不疚之故則在集義故註特補明云由其平日所爲無愧於心故能內省不疚牛之平日所爲或未能事事無

愧於心也仁山不細心而謂註中故能二字似多一轉非矣蓋平日所爲都要無愧於心然後雖遇禍患亦在我自內省不疚若一事稍稍合理便自說我不怕他及至臨場卻又畏葸此只爲是義襲故憂懼終不能免平日二字宜玩○二章牛之問固見其躁然夫子亦原以啟其問未能思而得則待問而明若不能復問者則又下一等矣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節子夏曰商聞之矣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節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意與上章略同但夫子引而不發子夏卻一氣說盡耳
死生有命二句見徒憂無益意但徒委之命而不求所
以自盡則兄弟之間豈可若是恝亦非君子之安命者
矣故末節又進之以自脩之道敬恭以持己接人分看
陳氏謂敬爲恭之本未是文各有當不必特重敬字也
敬而無失則時時對越在天而可不愧不怍恭而有禮
則所行盡善而內不失己外不失人此二句工夫殊甚
細密敬恭如此此君子自脩之常非恃此以感人然既
能如此則人自感化君子處患難之中只有此堪自信
苟舍是而徒憂非儆幸苟免則淪胥以亡而已司馬牛

以不與其兄之故奔走播遷終於客死亦已隘矣況夫
四海之內二句子夏本意固謂能自脩如此則至誠感
神雖疎者可使我親況親者而何患其不化但竟云四
海之內皆兄弟而兄弟可以不患則抑揚太過之開自
不覺其語滯矣甚矣立言之難也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
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子張問明便有求高遠難知之意卻不知最難知處只
在人情變詐中人情變詐近在目前我且爲其所惑則
一向馳騖高遠其明果安在故夫子就人情中舉兩件
最易惑的事示之以使反求諸近不行者我心中洞澈
事理便任他搬弄是非巧計百出只是搖我不動此且
就現成說至所以能使之不得行處則在平日居敬窮
理工夫使此心衡鑑不爽則自然不爲所惑子張一向
務外則於居敬窮理切近工夫正自闕少夫子言此亦
正以鞭辟近裏使之思所以能不行之故而有得也又
恐人情切近無以厭好高者之心故又申說一番特加
一遠字蓋不蔽於近則是已無幽不燭無遠不至譬如
日月之照何遠如之若有心求遠則以此心逐物照得
遠卻遺於近照得此已遺於彼此如點著燭火尋物自

然不能遠到矣蓋從心體用功則明自能遠若以此心
逐物則近者先蔽一向好高何當也時說多以遠爲精
微深邃之謂又翼註遠近於心境摹寫皆未是楊註引
書曰視遠惟明書明字對聰言與本章亦稍異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爲政者須是要民信於我然使民救死不贍緩急無備
則雖教令數下家喻戶曉亦何處得民之信教化只虛
文耳故必足食足兵然後教化大行而民信於我蓋足
食足兵中須是爲上者憂民飢寒防民患害盡心竭力
爲民區處定爲經制此其愛民至意有與教思並行而

同其無疆者已足乎於閭閻之志矣乃食足而有爲善之資兵足而有守禦之備則教化之行於是更無窒礙上下所由以交孚無閒也此節弔下不作三平玩一矣字可見足食足兵俱就現成說蓋云足食足兵而後民信於我可見爲政者要求民信當先務足食足兵也翼註欲以工夫言失語氣矣兵食俱指民閒言兵是武備不是士卒如車馬器械之具射禦戈矛之藝步伐止齊之道之類不指當兵人說也常解只言簡閱蒐狩等事已欠一半而或又說作召募則益錯矣召募乃後世事非古法也○教化非至足食足兵後而始設乃至兵食

皆足後而後大行耳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

聖人言其常賢者窮其變聖人亦策其變而仍不失其常子貢以三項平說蓋兵食信原是三事也不得已謂時丁艱難孫若士所謂强敵壓境饑饉薦臻也兵食勢難俱足故不得已而議去去之者緩圖之意非已足而又去之也去兵者省其車馬器械止其蒐苗獮狩休息民力節省國用以使民得專於務食也時解謂去其養卒之費此誤以兵指人言試思既已出卒養卒之費如何可省且勢已不得已則必無事遠征而務守不暇守則卒近田閒可耕可兵亦何待五夫之養而今省之也無兵守固者制梃可撻之意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去食只是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之義所謂有死之榮無生之辱也去食便是存信但此時之信只是閒心見誠申明大義上下同命以孚其志耳教化未暇及也然亦必平素譽望有以孚民者而後能取信於危急矣宋華元易子析骸張睢陽羅雀掘鼠去食存信原非迂談而或謂去食只是不加派試思加派豈古人之政以

不加派爲去食然則加派然後能足食乎民無信不立民字統上下言此章以居常處變分居常則務足食足兵以致信處變則且務信以足食不務足兵更急則只要全信食亦不暇務矣非既足兵而今又去兵既足食而今又去食也常變俱歸重信上或謂足兵而後能去兵足食而後能去食直是夢話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節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節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

質固甚重文亦不可盡無盡去其文則是野人乎天下

矣但君子野人究竟有異借使盡去其文君子之德性氣象亦迥不猶人若文勝其質則根本已漓君子中或反無君子矣是質之終重也質重文輕不是要三分文七分質之說只是人須以質爲本文特以行之耳文或可少而質不可喪文不可過而質則必欲其全也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節有若對曰盍徹乎節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節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用之不足一以年饑而入寡一以稅重而逋多一以征役煩而農時奪一以民生促而戶口彫而祿去公室侈

君無民哀公又頻年伐邾橫挑齊吳用不足也非寡取之故矣有子以年饑則民困民困故公賦無辦而經費無節財益匱矣不若寡取以蘇民使民力稍休則租稅有所從出國用不妨節省以待久計盍徹之對非故爲迂談也奈公意在加賦不悟有若之旨故有若又深言君民一體之意以曉之國用皆出於民有民而後有用奈何徒思浚民孰與與字正見一體之意稅與賦是兩事稅取粟賦取財古者農出稅商賈出賦農民邱邑甸乘亦謂之賦當時既稅畝又值年饑則哀公亦未敢再加農稅意欲另外加他賦額以佐國用或欲并使農民出賦耳其後季氏卒用田賦事見春秋是其明徵有子是言薄稅公亦言稅已加而猶不足加賦意都未說出又哀公時井田未廢楊註正經界之說亦未是○曾論見有子之言四章言仁則本以孝弟言禮則和而不流論事則愼終於始論政則務於足民學行事功大略可睹而辭旨中和以爲似聖人殆不虛云但國士百人夜走吳王有子與焉聖人或不出此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節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節誠不以當亦祇以異此二句當在下篇民到于今稱之之下

崇德仁之事辨惑知之事夫子偶就情上言惑耳惑在心不在情或以德屬性惑屬情未是也忠信未便是德而所以進德德之所以崇在徙義上見義則德之散見於事物者德原於性而具於心至實无妄本自高崇只緣參以物欲之私則心體不能皆實而所行不合於義德以日卑矣故欲崇德者必先實其心必自慊而無自欺以此至實之心來徙義則一毫非義所不留一毫之善所不遺不以微而忽之不以難而畏之而所徙之義皆實爲我有德日崇矣蓋不忠信則虛妄之心無以徙義縱所行有合義亦不過緣飾以爲人而無得於心然

不徙義則徒然忠信亦止於硜硜之信果而已故必忠信以立本集義以凝道而後德崇語對而意串非兩事也雙峰謂主忠信是德徙義是德崇翼註以忠信義爲德以主之徙之爲崇皆非也朱子云崇德在徙義上見而忠信其本足見諸說之謬矣心體虛靈不昧本自光明只緣欲動情勝則私意蔽之而失其光明之體矣故欲辨惑者亦惟敬以直之以理制欲以性御情則虛靈之體不淆而惑自無矣一愛他便欲他生一惡他便欲他死二句亦以施之一人言下既字又字方有根據但欲他生死已是惑而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則愈見其惑

意雖有兩層亦一串赶總是惑也句崇德辨惑事業甚高遠夫子教他步步眼前踏住實地亦使之反求於內也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節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節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政以正倫爲本此千古不易之理夫子告哀公曰脩身以道論衛事曰必也正名非徒以對景公也而在景公則可以深長思矣聖人言近指遠大都如此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節子路無宿諾

忠則不苟且信則無欺僞明則不疑惑決則不游移信之者信其無私服之者服其當情此以稱子路有服人之德非以稱子路有斷獄之才也鉤距以致民隱則非聖門所尚矣無宿諾亦平日忠信明決之一端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此非思古治欲人知治本也以禮讓爲國則民無訟矣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總教以一誠字誠則能久誠則不僞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重出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此亦形容君子小人用心之異至天下賴有君子猶後一層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盜生於欲上好而下甚與上章一意而益切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政刑亦以輔治殺非可廢然所藏乎身不恕自不能以喻諸人而徒曰殺也康子之心乎虐矣欲善則民善依然子帥以正之語而又詳言感應之機如此其示之也益深矣○康子竊柄奪嫡不正不善疇昔然矣然使改圖自新敬身御物忠君恤民而痛割其平日之私未始不可爲魯後世如唐太宗魏徵王珪君臣其始夫豈正者而卒能成小康之治聲施後世是以君子貴改過也以康子之不善而夫子諄教之如此聖人之心其無棄人也固如是夫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節子曰何哉爾所謂達

者節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節子曰是聞也非達也

德字於人而行無不得此朱子正解達字非子張發問之意也然子張認聞爲達而必質之夫子玩謂之二字及夫子爾所謂達者謂字則子張究竟是問達名義夫子亦詰他達字名義耳虛齋云此是問如何方能達非問達字名義下文邦家必聞子張已是認聞做達了愚謂如此說則謂之二字殊解不去子張認聞爲達亦是自度如此而既印證夫子自不妨問達名義矣子曰是聞也非達也言此只謂之聞不謂之達亦在名義上辨也子張求達於外故以聞言之謂令名所及則吾行所通并不實求所行之通豈知得行之必本於實德大要君子爲學只是義理當然本分內事有不如是而心不安者君子安其心耳有心求達已便是爲人況徒近名哉然有心於求達則未有不近名者也故夫子詰之而後辨之

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

質無虛妄直不邪曲質如本質直則從此一直發出一於率其眞所謂主忠信也不曰行義而曰好義見其自

性情歡喜做出非勉强外襲也義是最嚴物事質直好義則內直外方故小註云似有觸突人意思非以圓通爲合宜也察言觀色慮以下人尤好義細密處觀於人所以反於己不敢自足於己自不敢多上於人也此卽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之意德義人心所同故苟有實德則人自無不信服在邦必達在家必達直方大不習无不利也

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此正與上節相反色取仁便不質直行違便不合義居之不疑便不察言觀色慮以下人翼註可從時解疑色

取仁與質直好義對行違只是核其實翼註分對似與註行實背之欠合愚謂何不合之有善其顏色以取於仁明與主忠信反行實背之明與所行合宜反中閒都用而字作轉何嘗不合時解意以背之之字乃背其色取之仁而非背義耳不知仁義只是一般義卽仁之恰當處也又或疑上節質直而又好義有兩截事此色取仁而行違是一串事此亦不然質直處亦便是心中之義以此質直之心好義如主忠信以徙義云耳非兩截事質直在內義見於外色取仁於外而行違由乎內也雙峯謂質直亦有徑行自遂不合宜處故又要好義此

多作一折未是也居之不疑句註中自以爲是而無所忌憚亦分二句與上審於接物而卑以自牧作對也此與孟子久假不歸惡知其非有及眾皆悅之自以爲是意同其意固以仁義原是假的我假得來便是仁義也蒙引謂勢到此不容收拾只得擔當去存疑謂恐人看破故先示之以不疑俱未是或疑行果背仁如何欺得人而得聞曰顏色二字所包者廣不只如上觀色色字行實背之須玩一實字伊既以色取仁便所行亦有許多假仁義處但非眞心好義則細按來都是假如五霸是也楊雄馬融輩法言忠經豈非色取仁而行違其時舉何如究竟何嘗眞行得去終於身敗名裂萬事瓦解而已益可見子張以聞爲達只在名聲未嘗實求所行之通達也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節子曰善哉問節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遷善去惡窮理三項分從遊而問學固見爲己然比子張加脩慝一項便覺益問得切己矣後得所以專其事之心無攻人之惡所以專其攻己之力二項只一專字一朝之忿忘身及親亦欲動情勝而蔽其本心之明也

欲辨惑者須是敬以直內此固以藥遲之麤鄙近利然先事後得亦是以忠信之心徙義一朝之忿忘身及親亦徇愛惡之過情聖人原只一般說話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節樊遲未達節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節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節子夏曰富哉言乎節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皐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此章仁知以用言故程子以爲最後一問舉直錯諸枉不特舉錯足以勸懲蓋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

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舉直任賢則賢人之設施其惠養教誨尤無所不至天下可化成矣聖人汲汲於知人則哲無非爲愛人計也樊遲初未達以知人則不能徧用其愛而不知知人正所以成其愛若不知人而混用其愛則善惡混淆流禍天下反成其不愛矣夫子度知其有所未達而告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却又疑二句俱是言知不悟知以成仁故意枉者既然錯去我只舉直是我不愛枉者如何反得他都變直來所以復問於子夏註甚明也時解云遲又疑能枉者者直之言於知的道理何指夫遲若曉得不是知則當

曉得是兼言仁了此未是也或又謂遲見得枉欲其錯惟恐其復來混吾直緣何反要使他直來此更不成話遲豈竟不曉得化枉使直是美事哉此都不玩註中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句所以能三字意也富哉言乎句先喝破不只言知舜有天下節正明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單言舉皐陶伊尹者皐陶刑期無刑民協於中伊尹以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於能使枉者直之事尤著明也不仁者遠不仁二字只是替枉字非暗令夫子仁字但不仁者遠便是知人以成愛事業子夏固隱隱見得夫子能使枉者直之言包有一愛人道理在中也此章意思曲折深細今人都囫圇讀過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

分兩截看忠告善道是輔仁之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因其以義合故可止不必自辱也註自明白時解以忠告作主謂不可則止正以善藏其忠此曲說也忠告二字連註明言盡其心以告之時解謂忠愛之心在言前亦非也忠告以眞誠言善道以辭氣言法言巽言只要盡情盡理都是善道今人交友不能忠告善道自己未盡卻便責人固是不及然亦有不可與言而苦與之言者亦是太過朋友與家庭骨肉原自不同故必曰不可

則止時解將通章看作忠字作用大非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明道進德原不全靠朋友而不能無資於友以文會友言以吾所博之文會友而講明之以友輔仁言取資於友以輔己之仁輔仁有二端一則與善人居足以涵育薰陶而德之進不自知一則責善規過可以有過則聞而德之進無所累然亦須是自家能取善也友以文而來會而來會者即輔仁之資故句法一順一倒明道立進德之基而進德即以踐所明之實此二句先後之序然須平看

祁門倪望重鼎出　程夢元晞圖
懷甯檀銘伯新　同邑潘紀恩筱園
婺源汪　紋雙池輯　後學合肥李振國筱亭　同邑江峯青潮嵐　同校
休甯耐來瑜珊香　同邑汆家鼎華伯

子路第十三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節請益曰無倦

正身率下率作興事教養盡其道矣愼終如始則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之志也蘇註不令而行雖勞不怨以其效言之以見當先勞之意也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節曰

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夫子告他人爲政皆矯其所偏此章告仲弓爲政卻是成其所近先有司赦小過皆寬恕簡重之道也然不舉賢才以輔之則有司或非人而刑罰多失當故終之以舉賢才也小過統指人民有司亦在內舉賢才便是選有司有司不止府史之類宰爲家臣之長則凡私家之臣私邑之宰皆其有司也陳氏進之上位固難說卽謂爲鄉舉里選亦未切實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亦是心眼大處及夫子云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則廓然大公仲弓之慮適見其小矣只我知我舉人知人舉便已無所不包謂人感我好德之心而各舉亦可謂人知之而告我亦可謂我所舉之人汲引同升亦可卽我未及舉而他人舉用亦可總之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時賢各主一偏徒見紛遞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節子曰必也正名乎節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節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節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節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節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名與實相對註中三實字最爲有味蓋名當其實謂之正惟名實紊亂所以要正之蓋正名非虛文而已稱名必當其實則言順顧名而踐其實則倫盡倫盡則興仁興讓而禮樂興政刑當是之謂正政者正也若名不當其實則口中雖胡亂滑過而於理不順於心不安則言說之間終不成話而使聽之者亦覺礙耳是言不順也言之不順則豈惟名亂已哉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子不成其爲子父失其所爲父實舛而名以紊名亂而實以盡亡令人不復可置問矣成何事體乎夫人倫之大宗祏之重豈可如此苟且紊亂而或者猶曰此其家事也抑

知名實之際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夫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矣然禮者天地之序而樂者天地之和也而今者祖父子孫失其序骨肉乖離而不和五典既乖禮樂無本以何者而辨異統同治民成俗是禮樂不興也政以禮樂爲主以刑爲輔出於禮乃入於刑今者上無以示下無所效令反所好則民不從民效之尤則不可斬刑罰將何所加當刑者免則無辜者必罹民又何所措手足哉是故必也正名非徒崇虛名也以核實也因名以核實非聞其家事也以正國而治民也名之不正其害如此而猶曰此其家事無與

於爲政之急務也與哉名之必可言名當其實而言順也言之必可行循名踐實而事成也稱名之間必不可苟而子路以爲迂亦多見其野矣夫出公之立仏矣夫子果爲政亦安能逐之而立郢胡註告天王請方伯而命子郢立之亦言其理耳或謂使夫子仕衛亦必有以感動輒心自遜其位亦未可知此亦臆說也以輒之據國拒父必不能委政夫子縱使輒藉重夫子夫子亦必先以天下無無父之國而告諸倫敘之不可棄也告而不可夫子必去若既爲之臣而後欲轉移之難矣雖聖人之神化非可測度然虛齋夫子不仕衛之說要之終爲定論不可易也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節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節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君子從事於學則必求所以脩己治人之道此之謂求志志在稼圃陋矣禮以動作威儀言義以制事言信以號令言好者自心而發於事也樊遲粗鄙近利其請學稼學圃則其好稼好圃而不好禮義信耳用情者不忍欺也夫如是三字統承上文言誠能好禮好義好信而

得民之敬服用情也敬服用情以心之悅服言襁負其子而至則悅服之實事矣曰四方之民至見不惟近者悅之而已也然禮義信自是大人自盡之事安問民至與否食租衣稅無待稼圃亦因遲之近利而曲引之耳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

讀書有幾般讀法一等是沈潛玩索務在窮理將以約之身心而著之事業一等是尋摭章句務在博洽將以資其口舌而夸之庸眾今一等是粗求文義拾人餘唾以作八股而博朱藍并章句不能盡析下一等便口頭

讀過竟不求解此不足數矣古人讀書致用如商賜可稱有得伊都體會向裏面去夫子教人學詩之益曰興觀羣怨事父事君此只云達政能言猶屬第二語也但對全不能致用如博洽章句等項伊且自夸其多則第二語已超然第一語無負於誦詩者矣達政能言皆詩中自有之效人自不會尋覓耳今人讀書更多於古人其致用果安在乎宋趙普謂其以論語佐君定天下致太平此本是實話但伊自愧其言矣十有三經易詩書周禮儀禮左氏春秋公羊春秋穀梁春秋論語孝經孟子禮記爾雅深會之皆天人性命顯達之皆濟世經綸小之則日用飲食所不可離大之則

聖人天地所不能外學者通一經焉一生受用不盡不獨詩也斷非繁文勞人日目供人尋摘而已今之讀書者其亦可以知愧矣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兄弟二字蓋因魯衛本兄弟之國生來然本意只作相似講蘇氏魯無君臣衛無父子此意固切時事然衰政不止此而夫子曰中郤渾或專重魯事亦非

○子謂衛公子荊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曰不欲富非人情也然充欲富之心則雖今日便富於周公且未足厭矣然有義命焉而望未必副欲匪可窮也儉以循序恭以寡欲所處安矣又何奢望矣居室至足累人無厭則常戚多求則敗德欲累之也知足則恆足寡欲則養心夫何所累不以居室累其心此之謂善居室

○子適衛冉有僕節子曰庶矣哉節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節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此蓋夫子初適衛時歎也聖人憂民之志經世之心無日而去諸懷故一觸目而感歎若此一車兩馬之閒遽

發王道之全然非冉有不能問也富教總以保庶此聖人愛民之心富教以漸而加又王道設施之序夫子時井田未壞然經界不均豪强侵洗者蓋亦有之而時之所苦則以征徭橫出不得耕耨稅斂無節食用浮奢以至民財日空民生日瘁耳夫子富之之政審端徑術音遂息役省刑減賦薄斂不奪其時而身爲勸課教之樹畜食之以時用之以禮撙節愛養則民財自豐所謂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也至於衛之頹靡淫風流行則教尤聖人之所欲急舉然未富則教無可施故既富而教可加學校庠序六禮七教周教中設施而本身加民則教猶

非恃征法也乃夫子三至衛邦而富教究成虛語自漢唐以後皆雜霸爲治三代之英不復見矣然則徵獨當時實至今成虛願也志夫子之志者可勝歎哉○朞月已可三年有成夫子所自期夫子之得邦家者富教所立見也然夫子時猶易爲若春秋而後則又難矣夫天下民非寡少也南踰海表北盡沙漠土地非不廣也取民者稅斂未爲厚也後世之人君非盡無仁心仁聞也至於教則六經四子之書家絃而戶誦之聲名文物不可謂非盛而英才磊落不可謂無其人也然而民不聊生者比比而俗不長厚日卽於偷者抑又何哉曰井田

不復也封建不行也本計不重也異端不除也取人者不以行而以文治生者不務本而務末用物者奢而經制不定也居周後而言井田人鮮不以爲迂矣然而何不可行之有論者謂後之民日多於古田不足以贍之也然東南田誠少矣西北則未嘗無曠土予姪麗南曰使田少民多則民其求食於天下之外今以中國土養中國民未聞求食天壤外也則田非不贍可知縱使田少民多百畝七十畝之間豈不可權耶或曰溝洫已淪經始之勞也東南山川形勢非便也則君子豈爲天下惜勞者勞莫勞於禹之治水今天下非洪荒矣洪荒彼可闢而溝洫難於今今其有神禹其人哉無神禹之心也計口授田山澤之間勾股計之可矣豈必盡井則曰富民之田難亟奪也則橫渠言之矣茲法之行悅之者眾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夫富民之田亦誠非可無因而奪然後世錦繡被牆金銀飾壁奢貲多矣而寶貨猶或積之無用土茅其可復興則捐奢費以贖田於民可也富民子弟多者使分其田而不許更買可也僧道寺觀之田本非其所當有奪以予民可也富民有肯輸田於官者則是慕義之心酬之以爵而使得食公田之入亦權宜之一術也夫井田亦何不可

復之有至若公天下崇本業抑商賈端學術重實行黜浮文敦節儉定禮樂以化民成俗則尤屬望之爲民上者

○子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朞年之間救弊補偏舉廢脩墜立綱陳紀而規模已燦然可觀法度已秩然可守然萬世長久之謨非一日苟安之策也三年者一成之候古者三載考績有成者盡法制品節之詳悉裁成輔相之道政立於上民化於下爲政者至此無復更有作爲但使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則漸摩日深而仁可至夫子經世之志無日而去諸

懷故發此以爲之兆其所望於當世之人君亦甚切矣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者也善人雖不如聖人之過化存神而紀綱法度亦未能盡善無疵然意念眞純慈祥豈弟其强教悅安之誠實足以有孚發若況秉彝好德之良人人固有幸被善人之治有不感化而爲善者乎爲邦百年勝殘去殺不足異也或疑質美之人優柔和易未免水狎而翫愚謂不然彼水狎而翫者陰柔之失也亦由其本非善人惠心不足以孚眾耳若善人則非一味優柔者其眞誠質樸藹如可親蓋明月和風當不

惟不可狎翫而且不忍狎翫矣豈與陰柔之失同日語哉世有婦人之仁無德足以及民而遇事卻死羊活氣不温不煖最足壞事如子太叔輩此似善人而實非者則爲邦一日且足養亂況百年之久而勝殘去殺乎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則善人豈易得耶程子以漢高惠文景爲擬高景猶未足言若惠文則最確今試觀高惠文景其經綸補救可觀者安在然漢成小康之治幾至刑措不過仁厚長者節儉愛民數端而已又何必大視勝殘去殺而高視善人也哉蓋惇大成裕明作有功二者最難得兼使善人而充之以學則經綸設施何待百年而效亦不止此奈明作之人或反英明太過又不能如善人之循循善入故聖人深歎善人之化也然此言也其亦以王者不可得見而思其次抑睹當世政刑之治而惕然於衷耳誠哉是言也蓋有味乎其言之也望治之心愈悲而愈切矣勝殘去殺猶未足爲盛治與曰未也堯舜之世比戶可封乃所謂仁也勝殘去殺亦苟治耳王者必世而仁善人百年而勝殘去殺王者親賢樂利可垂數百年之久而爲萬世法善人勝殘去殺善人一沒而治績隨隳矣漢武繼文景而治不復延明皇乃即敗於其身蓋百年之閒浸灌以幾一治而無

訐謨遠圖足以維持長久無盛德大業足以昭示來茲則亦苟且得安而已此終以其質美未學所以不能入於聖人之室而升治道於大猷也不然者善人云乎哉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此章究王者之效之所至也玩必字而後字是深見致仁之難然以爲王道無近功則殊不然蓋王者治功早已定於布政之時而仁則俟乎必世之後非王者至必世而後有功也彼言無近功者蓋欲對霸者之苟且圖功以期速效言耳殊不知王霸功業合下起手便不同霸者力量狹小只得苟且了事王者一日設施便自百

年其規模宏闊默運無形人不易知耳聖人過化存神其功之速更甚於霸夫子朞月已可三年有成爲魯司寇三月大治夫獨非王道乎王霸分大小不分久速分誠僞不分遠近也所謂無近功者乃迂疏不辨事人假爲寬大而以之藉口耳王者豈其然哉然則必世而後仁者何也曰功易成也仁未易至也計王者因利利民立教教民其制度品節之詳裁成輔相之道不過數年違則十數年而可就過此無所事事此時已天下蒙澤四海咸休便是治功大成之日然王者教思无窮容保一民无疆則心下不肯以被澤蒙休便歇必要使教化惠

澤深入民心自膚及髓灌腑透臟透體皆著無處不到而後滿足此則必世後能然所以致仁之功亦不曾更要作爲只即前數年所設施者行以實心久而不倦則其仁義教化自然浹洽渙然冰釋怡然理順斯民自渾渾穆穆不識不知而日用飲食盡是天眞足蹈手舞無非禮樂是則所謂仁也是則所以待必世而後也豈眞無近功也哉儒者學術事功不外內聖外王用人者愼勿謂儒者所學畢世不能竟其功窮年不足盡其效而棄以爲迂爲學者亦當實察夫聖人之設施而無以迂闊爲功敗乃公事以至爲介甫齊黃輩同爲藉口也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前其身正章概就爲上者言此章言從政蓋指大夫言○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總見私家不得有政意然觀朱子或問則此章實有疑義且只照註說可耳時說事出於國雖事亦政政出於家雖政亦事則其語益巧矣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節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節如知爲君之

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節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節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既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而又曰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蓋只作口頭說話則不可幾若從君心求之則興喪亦可幾於一言知爲君之難則無一事敢忽皆由於一念知難樂其莫予違則不善莫之違皆由於一念自樂誠哉邦之興喪可以一言幾之而於君心決之也○幾字便作必字看詩曰如幾如式蓋有期約而至操券而

得之意翼註作庶幾解非是

○葉公問政節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民之說來必有所以致之夫子待葉公自思而得也葉公時遠人叛楚葉公問政蓋有意於服遠霸國餘風也夫子以得民心示之則得心當自近始語雖兩平意當側串意謂能使近者說則遠者來矣註中然必近者說而後遠者來也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論政之全體有遠效亦未嘗無近效有大利亦未嘗無

小利然設施有序則逐節見效而欲求速效則急遽失序明達大體自不遺小利只見小利必昧於大體故見小欲速則爲政者所深戒也詩曰訏謨定命遠猶辰告人惟要求速效便只顧小便利胸中不知大體則必苟且圖功二病相因霸者之驩虞漢唐之苟治皆坐此病然則如何而可曰窮理致知則大體明循理篤行則事有序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節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

直字名義原是無隱今既相隱如何叫得直只直字原不可徑行於父子相隱則心安理順此乃率性之直初不害其爲直耳故不曰直而曰直在其中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恭敬忠以持己應事接物分三句俱橫說是處處存心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句直說是時時存心仁者心之德理而已矣心存而不放則理得而仁全恭敬忠三者皆存心之目也居處恭則涵養此心之理而易慢之心不得入執事敬則即事以存吾之心而貳參之見不能援與人忠則有以通乎人心之所同而私己之欲不能參以此三者持守於身久而勿失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此求仁第一法門夫子之告門人或曰敬恕或曰恭寬信敏惠言雖不同合來都只一樣聖人原無兩般說話讀者自合參透耳○樊遲問仁者三胡氏以愛人章爲最後一問而我 清簡公則以此章爲最後一問看來此章更切實而深密與告冉雍者同歸應是最後所告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節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

黨稱弟焉節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節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子貢是才高的人一向意思亦多偏著才去夫子之告子貢首節以才行並言亦因其所近也行已有恥便所行有擔當世道意不肯胡亂作爲此自士人大本惟其有所不爲故才猷自然出衆使事只才之一端因子貢所近故舉以爲例總見其足以有爲也不辱所包甚廣與專對不同而所以能不辱要自有恥來有守有爲是一串事亦所以微示子貢使知所本也才行皆士之所

不可闕而子貢又曰其次者意以人之有才者或歉於行有行者或歉於才苟各具所長似亦有取焉蓋分有守有爲而二之矣及夫子以孝弟之士答之則重本之意明矣孝弟百行之本治平之基而此只以爲其次者士人立身自不止孝弟便了能由孝弟而推之以充其量則盡性至命亦不外此若只曰孝弟而已則其本雖已立而量有未全又所稱只於宗族鄉黨則異乎大孝達孝之爲大也然此答也有本而歉於末爲士之次猶子貢意中事而又有其次之問則以有行而歉於才固次於上者宜有才而歉於行者則得以次於中矣乃子則以硜硜信果之人答焉夫子亦微窺子貢之意偏著向才邊而抑之也硜硜信果之士本末皆不足觀不過堅確自守乃夫子並不數到才而反以此爲士之次此則大出於子貢之意之外矣當時從政者才亦未必盡無所長而行則皆無所足取子貢見夫子不數到才不覺忍耐不住故借從政者爲問以探夫子之意不知有行無才根本自在有才無行則譬若無根之木枝葉何以久榮才本於德則其才大所謂不器不本於德則不過一技之長且恃才妄作多足取亂耳夫何足觀之有然夫子此答亦所以深抑子貢而教之也若夫子之論

人用人則又不必若是刻蓋被以士之名則將爲儒林之所則效自不可以斗筲之人雜乎其列也蒙引指斗筲之人爲市井小人言誕行縱者則未免大抑未得子貢及夫子問答指意第與爲斗筲無甯信果者信果無可毀而心可白斗筲則破敗百出用無可觀也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

三項俱以質言中行之質有志而非虛有守而非狹充以學問聖人之選矣此殆次於生安者固非易得若狂狷則皆不能無過不及之偏而不免於當世之所厭薄

矣乃夫子不得中行而思狂狷玩必也二字有舍是無可與者之意何也蓋高明沈潛之士雖其氣質有偏而習俗不得而染之故率其天眞加以激勵裁抑自可入道然而其人蓋亦少矣若乃謹厚之人則志無遠大守復不固似乎次於中行而實則愚不肖之不及此其人水浸牛皮激厲不來亦無可裁抑與之何益然天下惟此等最多故夫子破格豁俗而曰必也狂狷誠舍狂狷無可與也註中徒得謹厚之人云云一層正會夫子意中托出必也二字語氣而上玉反以爲不必增入不亦異乎然此爲傳道計也蓋大道爲公謹厚之人未嘗棄

之而不教弗納於邪斯幸矣以與傳道之選則狂狷猶出於不得已而收之況其下者哉狂者激其行而抑其過高之志狷者勵其志而裁其太嚴之守然狂者須裁抑居多狷者須激勵居多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節不恆其德或承之羞節子曰不占而已矣

此章重戒無恆蓋人心與天地相似天地之道恆久而不已故降衷下民若有恆性自中行狂狷以及硜硜信果皆期無失本來面目則聖人皆有取焉若乃物欲役其心私意戕其性則本來面目盡失虛夸僞妄何以能常夫藝以恆而能精德以恆而能進治以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事無大小皆必以恆心主之今既無恆則自無一可爲南人之言深可味也然第曰無一可爲無恆者猶將自安而言出於南人或猶以爲流俗之論耳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則發於古筮而戒於聖人矣蓋無恆之人虛夸無實隨念變遷內外不孚得亦旋失人人皆得以羞辱加之人奈何而不玩古以知戒乎不能有爲則亦已矣或承之羞甯靦然也古者巫掌於宗伯醫掌於太宰志念不分則明神降之而醫尤貴專篤素問垂戒不一南人之言自是重視巫醫夫子善之則謂

賤役且不可無恆以甚無恆之無一而可也易雷風恆九三以陽居陽爲得正位故曰德乃居巽體之終風無恆物也又過剛不中則不能常守故爲不恆其德之象或承之羞占辭也不恆之人非必無一好事只好事總不由中故轉眼便失有得而旋失羞益甚矣不占而已矣朱子云只是不讀書意蒙引謂無恆取羞不待占筮而信與而已矣三字語氣不合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此就處事議論上見分別而分別在心之公私君子主理公是公非雖或各具一見似有不同然適以相成要

不害其爲和即時或相同亦非阿比小人主利故同類阿比要附權勢要之同此則異彼利盡爭生滿心乖戾全無和氣今人論和同者云和如五味之相和以異而相成同則如以水濟水此本於晏子之論梁邱據然於和同之義未盡且和在心不在事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觀人於類亦觀人之一法顧子貢求好惡於鄉人未免是好高務外之念夫子就中分類以爲好惡則可見士人自脩只當順理果能有善無惡則好惡自聽其各以

類來不必苟同苟異君子觀人好惡必察惟合於善類而不合於不善乃爲可信則孰善孰否藻鑑尤當自操要以約子貢使求諸內不只教子貢方人之一法也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此以御下上分別君子小人而所以不同處則在心體上之公私公則恕矣私則刻矣循理則公溥徇欲則無厭也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此以威儀氣象上分別而威儀氣象之不同則根於心之循理徇欲泰驕相似而不同泰者心廣體胖乃自然而然初不肯矜己傲人驕者矜己傲人而心實多愧怍其驕矜處卻正從內歉處生然時解以不字當非字亦非蓋不驕自有不驕實義也凡周比和同泰驕諸章俱是一例無得强爲分異唯常人觀其外則都見相似君子觀其內則有以別其微也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剛字橫說是大力擔當毅字直說是鑒得痛苦木者質樸是誠實無華訥者遲鈍是魯鈍不敏此正如柴愚參

魯魯者必寡言故曰訥存疑謂剛體毅用木以貌言訥以言言俱未瑩徹近仁者近於仁也近於仁則求仁近矣力量大而持守堅則去私全理之力易施嗜欲寡而志不紛則存心養性之功易密然此亦夫子思狂狷之意非與其終於近仁而已而亦非絕他人於仁外也有剛毅木訥之質者當懋其求仁之功而不剛不毅不木不訥者亦當因其所偏而矯之警其惰矯其輕反其外求其內可矣夫子告牛以訒言戒師之便辟警求之自畫責子之晝寢皆欲反之於剛毅木訥之地以爲求仁之資焉也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此教子路以變化氣質切切偲偲怡怡是現成養成氣質之人至所以涵養氣質工夫則要惟涵養於靜省察於動致禮治躬致樂治心以久之而氣質自化切切則心不失之粗浮矣偲偲則言不失之鄙野矣怡怡則貌不失之暴厲矣天眞見則易直子諒音良物累消而安詳縝密內外之皆化者也或疑朱子嘗云切切懇到之言恐一二語便了故又須詳勉似切切亦屬言上愚按懇到之心亦於言上見得故朱子之言如此然朱子此

言以見切切之又當偲偲耳究非以切切屬言也蓋此六字步步細密切切又要偲偲偲偲又要怡怡偲偲則恐侃侃未免剛直濟以怡怡乃和本意一直至如也二字方歇是一串話不分切切偲偲與怡怡爲兩截也至可謂士矣句答意已盡然切切偲偲不可施於兄弟怡怡不可施於朋友則又恐子路概施故又別而言之此又另一轉意也總之是細密而又細密著人一言一動都任意不得所以對子路下緘也聖人誨人詳密如此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

夫子本意自是重言卽戎然就善人言則教民非專爲卽戎就卽戎言則非善人教民七年不可以卽戎約以七年者以養以教其漸次有如是也於教民上屬之善人者善人以慈祥豈弟爲心而非以攘奪爭鬬爲事者也惟其慈祥豈弟不欲卽戎故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若非慈祥豈弟之人則不待七年已要卽戎而究之雖至七年猶不可以卽戎矣故善陳善戰者終當服上刑而聖人以戰則克教民以孝弟忠信爲主以務農講武爲用然後彼此相須始能有效不務農則未富而教難以施而不教以行則又無以知方也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昔聖人偃武之後猶建司馬之官守文之時尙厲張皇之訓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聖人不好戰而不敢忽戰也若不教民而好戰殘民以逞禍不可言矣此二章夫子蓋傷之也

四書詮義卷之十七終

祁門倪璧重愚山　程夢元蹟園
懷甯楊葆銘伯新同閱　潛邑恩筱園
婺源汪　紱雙池輯　後學
合肥李襲國筱亭同閱　江寧吉湘嵐同校字
休甯衛本瑜瑾春　余家鼎鼐伯

憲問第十四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按大全諸說俱側重有道邊惟翼註作兩平說人以爲得夫子口氣愚謂夫子口中自平夫子意中自側而夫子口中亦從平中見側蓋邦有道穀恥人所難知邦無道穀恥人所易見今夫子將邦有道穀邦無道穀并歸

到一個恥也則可見邦有道徒穀之恥與邦無道穀同而勉憲之意已顯然矣今若以邦有道穀恥也邦無道穀恥也將一個恥也分作兩個恥也則不惟失并言之語氣并夫子勉憲之意亦不見矣故凡讀書者須就經文熟玩語意自出若逐字句間求解則終失之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　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非以勉强自然立說而以清源制流立意難非先難之難而只艱苦之意蔡林仇呂諸賢已論之悉矣然愚謂不行者之與行者已有間矣經文可以爲三字及註中可謂程註斯亦等字皆許可之辭亦不宜將難字作說壞也但强制其情病處亦在難字夫子所謂可者亦猶忠清之未仁意耳夫不行亦在心下禁止克己亦是心下禁止如何說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若謂有克伐怨欲之心只是不使其行於外則心下依然克伐怨欲原憲豈不曉得仁是心德而顧以矯飾者自命爲仁且如此則病根顯然亦不止潛藏隱伏若謂强制其克伐怨欲之心而不使心下克伐怨欲則宜亦與强怨相似如何又說非克己此中所謂拔去病根與病根常在之別則時賢實猶未悉也嘗就程註細玩之程子云克去己私

以復乎禮則私欲不留天理之本然者得矣若但制而不行則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隱伏於胸中云云則拔去病根喫緊爭在復禮不復禮也克己以復乎禮則天理爲主人心自然退聽須是主此方能勝彼此所謂會克己也今但云不行克伐怨欲則心中無以爲主未有復禮工夫私欲自然去了又生止之不勝止矣譬之逐盜須是要主人在家牆壁完密然後盜去不得復來今只一破壁空房無人照管盜安得不潛藏隱伏其中得非朱子所謂不會克己者與如此看來則不行之與克復其辨明矣又克伐怨欲四者只如胡雲

峰以因己所有因己所無分看不必如雙峰獨重欲字
此貪欲只私欲中之一端也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
居字所包甚廣只一毫便安便不足爲士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意似側無道邊邦有道危言可也邦無道則不可危言
也邦有道當危行也邦無道亦不可不危行也危不必
矯激只是不從俗苟同孫不必從俗和光只是其默足
以容之意縱有所當言而言亦巽言以出之可耳然言
孫非畏禍也賈禍而無益則君子不爲矣知進退存亡

而不失其正亦時中之道也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
者不必有仁
必字只一路未有有德而無言既仁而不勇者也不必
有兩樣有有言而有德者亦有有言而無德者有勇而
仁者亦有勇而不仁者也章意似重下截要人務於內
觀人者亦觀其內意然有德之言與無德之言究不同
仁者之勇與血氣之勇亦不同但識淺者每不能辨耳
或疑有德者樸實寡文容亦有不能言者不知有德者
即輕易不言而一語合道已足勝人千萬言即是有言
有言不必其能言多言也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
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
尚德哉若人
南容之問突然而起訕然而止述二古事不贊一問辭
其非有所疑而折衷乃實有所見而託喻可知非論天
并非論古也且孔孟程朱至今廟食以視當時之三家
六卿何如天道之福善禍淫原無爽監而啟禎時人羣
以畔註爲事乃謂天道難知故夫子存而不論抑知聖
人論常不論變縱使天道或有不齊聖人亦只道其正

故周易一書只有貞吉并未有不貞而吉者也況适出
而夫子許以君子贊其尚德則适言之至當不易可知
烏所云存而不論哉陳介眉又謂适自論古何與夫子
即指夫子亦何難答註意尚屬揣測愚謂适非論古語
意自明至夫子不答之意則不惟嫌於傷時近於自譽
而人既譽己自難再質其言不答只是不敢當意居多
而斯言又無可駁則俟其出而許之註意確然不易只
人不善體會也而動疑朱子亦多見其不知量矣○按
鑑帝相八年浞殺羿二十八年浞乃滅相則羿只逐太
康未嘗滅夏后相滅相者浞也附考於此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章意見仁德之難全意謂人雖勉爲君子尙恐毫忽之間未免爲不仁況流爲小人則更安望其有一念之仁也吳氏勉君子而懲小人之意未嘗不好但本文似未見得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勞以成愛誨以成忠愛而不勞忠而不誨多爲不知不勞不誨不可謂其心之不愛不忠而非所以爲愛爲忠矣故夫子指點與人見皆事之所不能已註中二知字及深字大字宜玩

○子曰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辭命似語言之末然諸侯交際一語失宜兵戎交搆則辭命之善其保全民生者多矣夫子善鄭國之爲命便有欲人則倣意語意只重使人各盡所長四句平說至同寅和衷已是餘意或又歸重相臣則章內全無此意此蓋做八股求新沒設法耳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節問子西曰彼哉彼哉節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三節隨問隨答無甚重輕然於子產則因其事而原其心於子西則置之不議不論於管仲則略其罪而與其功均之各就一端略爲許可未嘗大作贊揚也蓋曰惠則其質美矣而爲政豈徒恃夫惠分明是說眾人之母能養而不能教矣子產作邱甲鑄刑書遺人物議都只爲學術不足故設施者淺耳不必將遺愛看得忒高也子西讓國改政是他好處然僭王猾夏異於管仲之尊王而楚於昭惠之時禍亂屢作亦異子產之慝輔四君安靖鄭國其不得與二子同年而語明矣故彼哉之答非過貶也子產子西皆在同時而管仲則在前百年乃或人以三子並問則是分明擬二子於管仲矣夫子獨

稱管仲之功亦以見管仲固非僑申之所能及也然雖稱其功而口氣殊甚冷淡亦謂此人之功固足以服人耳或以人也二字爲春秋一人則失夫子語意矣又謂當時人以器小而掩其大功故夫子獨表其功抑知器小二字是夫子論定當時視管仲已爲天上人自孔門而外誰復有知其器小者器既已小功何由大卽此節亦不過言其頗服得人未嘗如九合一匡二章盛著其績也但聖人善善長而惡惡短苟有可取必亟稱之耳然適如其量而止終不肯溢美於人此可見聖人之直道而行無所毀譽矣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貧已難堪故無怨難富已易處故無驕易然衰世意也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
聖人本自尙德而理煩治劇則必須才此用人之貴器
使也顧公綽廉靜寡欲是他氣質之美未足爲德能充
之以學問則德宏而才自裕矣公綽短於才固不失爲
公綽若有才而無德則斗筲之人無足算矣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
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節曰今之
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

亦可以爲成人矣
二項俱就現成說意以人能兼知廉勇藝而又節禮和
樂則其人亦成矣其次則雖不足於才知禮樂而有忠
信之質斯其大本無失亦可以爲成人之次也然仁勇
忠信子路所近也而知藝禮樂子路所不足也則子路
欲求至於成人亦宜知所從事矣夫四子之長皆資稟
之所近也而欲求至於成人者其功宜何如曰人固有
能兼知廉勇藝者而欲求兼之則非學不爲功學以破
愚則愚可知義以制欲則貪可廉敬以勝怠則怯可勇
敏以趨事則才可通然非徒欲其兼人而已也將用其
知以窮理則惟精之學也用其廉以養心則惟一之守
也用其勇以配道義則勝大任之具也用其藝以經理
天下則財成輔相之資也如徒曰兼之而已則知足以
均國家廉足以辭爵祿勇足以蹈白刃藝足以備世用
而終不可能於中庸則亦徒資之駁雜而已其賢於武
仲四子也幾何哉故又必節之以禮以治其躬使視聽
言動皆範於三百三千而知廉勇藝之行皆有所持循
而不越和之以樂以治其心使心術性情皆浹於五音
六律而知廉勇藝之存皆有所涵養而不淆則知非用
於他歧而義精廉非入於矯潔而仁熟勇非求以勝人

而自勝而藝亦非復一材一技之長是履中蹈和德成
於內泛應曲當文見乎外才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
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弊而其爲人
也亦成矣然此猶才德出眾之君子而非全盡人道之
聖人也但由禮樂以涵濡而待其自化則德日宏而才
日廣於聖域亦爲已近矣又按註中德成於內文見乎
外二句以文禮樂言知廉勇藝備於中而不偏卽德之
成知廉勇藝施於外而各當則文之見也才全德備渾
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則又以兼四子之長言才指知
勇藝德指不欲也然其渾然無迹則必在文禮樂之後

矣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弊則又以文之以禮樂言中正者禮和樂者樂也而所謂無偏倚駁雜者則謂知廉勇藝之無駁雜也人多混讀過辜負朱子苦心矣此節所重在文以禮樂禮樂實有禮樂之體文之亦實有文之之事節文度數所以制中五聲六律所以和德之字雖指知廉勇藝然須是以禮節之以樂和之而後立禮成樂之益可收若雙峯以禮樂爲在心上說謂四者造到無偏倚處便是禮造到無乖戾處便是樂則將禮樂懸空丈之二字既無著落且使學者無處捉摸做下手工夫矣凡古人最重禮樂四書中禮樂多就

實用上言今人都懸空說個序和每每不是也次節則重本之意猶孝弟爲士之次云耳然第曰今之成人則一今字已寓不足意正所以勉子路使無安於近也三項總是箇忠信之質不必以上二項爲忠久要爲信質謂本質非資質也久要要字去聲卽約字讀作平聲者非平生之言卽此久要不忘不但踐言乃心下眞摯篤實處也總之此本立而才不足學亦未至者不必以上下二節細細分貼又胡氏以次節爲子路之言此恐未是使子路而自爲是言則夫子必有責辭矣獨是禮樂之教今其遡矣才智末耳而義不苟取生死不變其節然諾不虛則名教賴以維持廉隅有所砥礪當今之世其伊誰與古之成人與古之成人與禮樂才知何多責焉然士人自命則又不可不取法乎上也願與豪傑之士勉之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節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不言不笑不取既非人情時言樂笑義取又非易至總之不能無疑然過情之名必核其實夫子之不輕毀人

也時中之詣又未敢遽信夫子之不輕許人也公明賈之言雖未必當情要亦得其近似者時解或謂其亂中則過刻矣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以者不當以也非分而請曰求於魯者絕武仲於魯也武仲得罪奔邾與魯絕矣後與不後魯君主之紇安得而求焉故曰非分也其以防求何曰要君也何以能以防曰防故臧氏之邑也其以防要君者何武仲致蔡於爲而又自邾入防以請於魯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避邑夫先祀守而

二勳不廢紇避邑矣苟絕先祀而廢二勳紇將若何是故臧氏不後防魯之防也臧氏而後防亦魯之防也紇安得而以之而紇之意曰臧氏有後防臧氏防也臧氏不後防亦臧氏防也與爲邦若齊之臧氏防孰若爲魯臧氏防吾奪其愛矣魯能無聽乎紇之計得矣紇之計得而要君之迹著矣卽曰僖哀宜有祀也文宣其有勳也紇得罪季孟非得罪於君也斬鹿門之關罪未至不後也納蔡於兄情可哀也如防之辭意卑而切也然則求後可耳獨奈何其以防求也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人多從楊註誅意之說然以防求後

要君顯然但人自不察耳朱註是要君也已自斷得直截誅意之說不用可也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霸譎道也譎道之始自齊桓也自有齊桓而晉文繼之矣然齊桓倡霸之始於故習有許多瞞不交處於道義亦有許多過不意處故事都且從正大格尚存至晉文而蕩閑踰坊甚矣蓋論二君之業則齊桓未脩入覲而晉文首朝天王齊桓召陵之役僅盟楚一大夫未旋踵而猾夏如故晉文城濮之績楚人喪氣齊桓及身而衰晉累世爲盟主似乎文過於桓然正唯晉文之譎故事愈周旋而功愈轟烈亦正唯事愈周旋功愈轟烈而其譎愈見故踐土之盟夷王臣於同列河陽之覲實以臣而召君而許復國以攜曹衛執宛春以怒楚人城濮之勳陰謀取勝其視召陵執言葵邱拜胙之風遠不相逮動作云爲事事出齊桓下聖人正道明道不計功利故於事嘗取齊桓而不與晉文所以維天下之正也然亦衰世之意矣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

節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既輔糾以爭自當殉糾以死召忽義也不死於糾而臣於桓管仲終是未仁顧仁字談何容易心安理順其夷齊箕比乎聖人之事也以此律仲仲將無所逃然功名之士仁者幾何仲之辭反有可藉矣律己貴嚴律人欲恕夫子姑就後來功業上許之亦謂管仲自有可取不必律以全人所謂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聖心之平也然於仲之不死則未嘗置一辨辭原不以召忽之死爲非而仲之不死爲是也明矣九合諸侯不必看作驚天動地只不以兵車保全民命不少故曰如其仁如其仁言目下誰及得他也仁字是接子路口中仁字來作

轉語言利澤及人便也是他仁處非駁子路未仁之斷
也究竟管仲不死固是未仁管仲縱死亦算不得殺身
成仁蓋糾與小白乃羣公子莫適當立詳見下章原都算不
得君夫子於下章只言小信而不言小忠誠以子糾固
非君也管召皆齊臣初非子糾私臣其輔糾奔魯皆是
暱就所私耳卽死於糾死誠當耳寄足曰仁哉按當日
召忽曰小白必不立不如奉糾管仲曰國人惡子糾之
母以及子糾小白無母國人憐之事未可知乃使鮑叔
奉小白而召忽管仲奉子糾其使鮑叔佐小白者倘小
白爲君鮑叔必薦管仲此管仲預爲之計也然則管仲

之奉糾非心乎糾也志在得用於齊以就功名耳志在
用齊而以子糾小白爲奇貨仲固謂糾成事糾白成事
白原未嘗實以子糾爲我君也故仲之不死子糾仲已
於奉糾時決之矣豈待殺糾時而後幸免哉夫委身從
人而有觀望之志此其心之詭遇而不可問顧子糾非
有當立之名分而桓已君齊則仲雖改節以事桓自與
魏徵王珪之改事太宗者不同所以可恕而志在安定
齊國情有可原自不妨姑寬其路以論人耳若使子糾
正名當立而管仲不死則夫子自不得爲之寬假使小
白正名當立則仲之輔糾以爭亦不得爲無罪似均未
足以定管仲不死之案也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
節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
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節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
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此章問答與上章不同子路以不死爲未仁意只重不
死故夫子云仲之不死固未仁後來功業卻算得仁各
舉一端而言所答非所問也子貢以又相之爲非仁則
不死案輕矣故夫子云管仲好處正在相桓固不必區
區小信之守兩節皆正答又相之一句也一匡天下到

今受賜亦不必或看高大只謂春秋之天下亦虧得他
一番整頓此等人卻少不得耳蓋東遷以後王室旣卑
鬱戎猾夏使於是有王者作其紀綱一世流澤生民夫
豈止如齊桓之小就霸功補苴罅漏然王者而旣不作
則霸者之假仁借義名分亦稍賴以維持惟其陽假之
而陰壞之則功實不足以掩其罪耳故春秋之世其在
桓莊以前五霸未興則凡伯伐矣繻葛戰矣子突無功
矣獻舞就俘矣自齊桓旣作乃始以內尊外攘爲事而
諸侯王帛相見天下知有大防中國賴以少安厥後晉
文效之霸者迭興以至襄昭之末矣是故天下無王不

可言也然王降而霸猶可言也定哀之世天下無霸矣天下無霸而王室乃益微吳越日橫曹許就滅陳蔡爲縣强弱相陵中國諸侯奔走不暇至一變而七雄出矣王降而霸猶可言也至天下無霸而天下豈復可言哉是管仲固有功於當世也由此觀之則春秋時既無王實少管仲不得春秋無管仲則戰國之禍應不在威烈之後矣夫子平情論人而與其功使之瑕瑜不掩良有以夫然已衰世之志與總之二賢偏摘其短故夫子特取其長不欲以深刻律前人也下節小信自經固大概言非指召忽然爲諒自經匹夫匹婦原未嘗死得不是

但區區一死不足爲天下有無則亦淺之乎丈夫云爾大抵生死之際豪傑之士蓋有其權焉事業輕而死重則必死所謂重於泰山也死或可輕而事業可重則不必死所謂輕於鴻毛也易曰觀我生進退无咎之道也如必存幸生之心而藉口曰留有用之身以爲後來待用之具則計功謀利之私勢必至背理喪義之甚而不復顧則尤聖人之所必誅者矣又按桓兄糾弟經傳無據卽漢薄昭書桓公殺弟之一言本亦未足爲憑公穀二氏春秋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於齊齊人取子糾殺之納糾不稱子故胡傳以爲據云不曰子者非君嗣子也不曰齊以不當有齊也曰齊小白以小白宜有齊也曰齊人取子糾殺之者既納糾以爲君而又殺之故書子罪魯也紱按公伐齊納糾左氏春秋本作納子糾未嘗無子字左氏親炙孔子公穀則猶在後未可據公穀而外左氏公穀或有遺字亦未可知也糾非嗣子小白亦非嗣子經書齊小白未嘗云齊子小白但齊人君小白則小白自屬之齊如鄭突之類耳且曰入亦不順之辭未必小白當有齊也其後書子糾則前文自當有子字可知曰齊人取子糾殺之則經自罪齊非專罪魯其書齊人取可見也胡傳自可商矣蓋古者立子以嫡長

無嫡子則夫人次娣之子公羊所謂以貴不以長也若非貴妾之子則惟國人及卜筮所擇若晉之夷吾重耳皆迎立則立不問兄弟觀管仲云國人惡糾之母以及糾小白無母國人憐之事未可知則子糾小白之母皆不貴可知乃羣公子莫適當立也故召忽曰小白必不立而管仲亦且奉糾只使鮑叔奉小白以留一後著則據情度事小白非有當立之義而糾亦非竟不得爭者所可見矣桓兄糾弟自無足據卽朱子亦只作疑案未嘗信程子之說爲必然也觀者無泥焉可矣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節子聞之曰

可以爲文矣

曰臣著其始也曰大夫著其後也曰公叔文子之臣難文子之薦也曰大夫僎與僎以賢文子也稱官則稱其職也曰同升著忘己也與文子同升原所自也曰公言事君也孔子於是乎文文子脩班制睦四鄰末耳特曰可以爲文爲有位者風也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節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用人當其才雖無道且能不喪亦維持不喪於什一耳

而用人之重亦可見矣或以爲諷康子用人則恐非夫子之意靈公君臣何足取法而有國有家者豈僅不喪之爲幸哉且靈公不喪而厥後父子爭國衛再出君皆靈公無道所釀之禍豈無道而能用人之足恃哉夫子亦就靈論靈已耳祝鮀治宗廟或亦其嫻習於宗廟之禮才有可用而時文每謂其佞足以媚神謬也夫口給禦人人且憎之況鬼神乎鮀自可治宗廟與佞無與耳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

言之不怍其意原不打點要爲然竟謂其只能言不能行言之者又必不服究竟不怍之言只有有餘必無不足要他爲之畢竟是難都由他滑口便說全不思忖并難易亦不自知若使稍一自度則必恥躬不逮而言之不出矣聖人總要人恆存此心以自檢點不止要人慎言而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則力行者要當從慎言始也

○陳成子弒簡公節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弒其君請討之節公曰告夫三子節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節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夫子維世之心惓惓不已討陳恆之請魯公聽之而仲

大義於天下足以警天下之亂賊魯公不能討而孔子奉命以告三子亦足以警三子之無君此與筆削春秋同義不徒託之空言也然當時哀公雖失政而君臣大分猶存使哀公毅然召三子於朝而命以出師三子亦不能不從尤夫子之大願也哀公既不能然則雖告三子總成無益夫子固已傷之但奉命以告則三子雖不可然亦見弒君之賊人人之所得討雖告老大夫且得以與其事而三子亦庶乎知所懼矣如謂夫子借討陳恆以警三子則非聖人意矣又左傳孔子告哀公曰陳恆弒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也

程子辨其以力不以義非夫子之言愚謂左傳所載誠不若此章請討之三字之辭嚴義正然聖人雖不較力不言功利而魯素怯弱則判陳利害以曲引魯君而堅其討賊之志亦未可知至所謂上告天王下告方伯之言尤爲太泥故胡註又曰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所以見程子之不必泥也先發後聞謂魯先發師以討而後告天子非謂孔子能先發師而後告魯君也讀者不察而譏胡註之非則不通之甚矣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勿欺較闕犯只諫諍勿欺在平日犯只一時勿欺有勿

欺之事犯有犯之事二語體平也然欺者必不能犯而勿欺非專爲犯不犯亦便是欺而欲犯尤先要勿欺此而字一轉先後之序也勿欺而不能犯謹愿而柔懦非大臣風力犯而不能勿欺矜己以倣君尤非純臣志節故既勿欺又要犯犯必本於勿欺此而字一轉相足之義也此卽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大臣之道子路使門人爲臣以仕爲學則不能勿欺不能諫伐顓臾則亦不能犯故夫子告之如此范註側重勿欺未免有偏故置圈外然劃分兩對者亦失而字語氣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達者自此通彼之意作活字看註中日進高明日究污下日進日究正貼達字說也小註一日長進一日一日沈淪一日雲峰云天理人欲上達下達之原高明污下上達下達之效是矣然正以天理本自高明故循之則日進高明人欲本自污下故徇之則日究污下譬若遷喬木者一步高一步入幽谷者一層暗一層蒙引及翼註積漸至盡意亦未嘗非也要之君子志循天理小人志徇人欲志念一分途路迥別此達之發步處志乎此則念念在此而爲之不厭君子天理日純小人人欲日熾皆覺其日新不已此達之閱歷處私欲淨則天理全

天理亡則入於禽獸或相倍蓰而無算矣此達之究竟處也兼此數義達字之意始備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

學者當指人言爲字方就心上言夫子時異學未嘗橫行學之無不同所不待言但心有內外之分耳饒雙峰謂要看二者字學同而學之者之心不同也此以者字作活字則學者竟作學之者并學字亦作虛活字者字畢竟落空須補說所學者何事似費轉折不若以學者二字指人言爲較直捷也格致誠正脩身固是自己身心性命分上事卽齊治平亦只了性中分量都是爲己

不算爲人若有意聲譽則不獨功名事業爲爲人之事而并其所以求知求行者亦都是假德脩於身舉而措之爲己者終至於成物也務外求知此心或打不過一著不到滿盤皆空身敗名裂爲人者終至於喪己也然纔爲己便有成物之基纔爲人便有喪己之實學者尤不可以不察矣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節 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此章就夫子言則何爲一問見聖人之愛人以德就使者言則寡過一對深知君子之心而又善於辭令就上

下章類看則何爲寡過意重就本章歸宿則美使意多總之難執一說以爲章旨時解謂此章以心字作主亦謬巧矣註中深知君子之心只謂使者能知伯玉之心與夫子無與也謂聖賢相交以心則豪俠之徒獨無以心交者乎又註中言其但欲寡過而猶未能但字當只字看言其只欲寡過而尚未能見他無所爲耳翼註云過易滋而難化但要他寡還是難的則是論過之難寡非答何爲之問矣一心只要寡過正自省之勤非自恕也曰未能不曰不能非自諉也翼註有意求深反失語氣矣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重出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此素位之道時中之則也一身之所處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盡之道焉是則其所居之位然也思者心之用也爲父思慈爲子思孝視思明聽思聰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思之不出其位也思盡於位之中則自能周於位之外思越於位之外則必有所遺於位之中故君子不願乎外所以善用其思而日用事物之間各有以止其所也易艮爲山重艮爲兼山內外皆山各止不動故有物各止其所之象凡物各有所當

止之所則人當各盡其所當止之道顧所止者位而所以盡位之道者思非思無以盡其位之道而人之處位也則多不能無越思焉艮以心之爲用最靈而最活也有越思焉則思不止其所而反無以盡位之道矣故夫子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欲人知善用其思而盡其所當止之道則亦如山之各止其所而不動也思不出其位則思止其所思止其所而事得其所止矣艮之象也范註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二句跟兼山之象來泛就事理上說故君子思不出其位而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職也乃正解本文虛齋謂曾子位字

只以一人言范註各止其所泛說未合此未得范註之意也但此位字細密凡應事接物皆當隨處卽位近思范註似略粗闊耳廣義謂位卽象傳所謂止其所思不出其位言思量要如是止其所非論思也此說大謬辨具周易詮義艮象又翼註以道字貼位字謂位在則道在道在則思在故近思而非隘遠思而非蕩愚謂當其位則有其道思不出位乃所以盡其位之道道固卽位而在也然不可謂位在則道在道虛位實位中有道而位非道不出位以盡道非以道爲位也以位爲道則莊周在坑滿坑在谷滿谷之邪說以道卽位則懸空而使用思者都

無所持循矣此毫釐千里之辨也又或謂位以吾心之眞位言卽象傳止其所之止字此與廣義意同夫象傳釋文王之意而大象則孔子所自立言多不必相蒙也象傳止其所釋象艮其背之義則指心體而言主靜立極之意無所謂思也故下文曰不獲其身若象傳曰君子以思不出其位則明就應事接物言止與象止其所之止異矣且象傳云止其所亦只言止所當止無所謂吾心眞位也吾心眞位果何定體又得非卽心卽境之邪說哉又或謂思之當然處卽位此與翼註以道爲位之意略同不知天下之理不離事物曾子提一位字正要人於應事接物上求所以盡道而時解偏要離卻事物以求所謂精微離卻事物以言道言心此思之當然與否於何處印證乎不亦謬與或又援程子心要在腔子裏以解位字此亦不然程子心要在腔子裏是大段操存涵養此心對放心而不求者言不以腔子爲思之位也若人能思則心已有所用矣但恐其越思故要不出位安可以思字當心字以腔子當位字哉又或謂止而不思便是禪學思而不止便是俗學此言似近矣但止字須還個著落果位內之所當思則愈思愈精何時可止若非位之所當思則偶一思之亦是外騖艮象止

字應不作是解也此與再思可矣之思自有不同不可混看惟是做此事思此事接此物思此物便是不出位便是止其所此心常不妄動而動皆得其宜此君子之道也要而言之亦曰主一無適而已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言行平對顧言何以恥恥其過於行也行何以欲過欲其過於言也有餘不敢盡恥之也不足不敢不勉務時敏也愼言敏行本一串事故而字中紐君子精神一片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節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不曰君子之道三而曰君子道者三言君子所尚者三謂仁知勇也仁者知者勇者卽君子君子道之故能不憂不惑不懼也無能焉不能不憂不惑不懼而愧於君子也聖人契道之深則恆見三者之難盡故不自見爲能自道只是自言蓋自言則必謙故註曰猶云謙辭時解謂自全其能而猶遜則爲謙辭自忘其能而不居則非謙辭殊不知聖人自謙都是自家覺得如此而後言之謙者心之不敢自足非言之姑爲退託也若自全其能而故爲退遜則謙辭終是聖人說說矣又或謂道本無能夫子自道其實若他人說夫子未必如此親切此

眞老莊邪說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意重不暇二字我且不暇則賜之非果賢而暇可知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此當重下句患不能便須求能此爲己切實工夫雲峰與他章例看似未合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逆億不但以察爲明乃純是私心用事逆億而覺不足取也不逆億而不覺亦不足取也惟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乃爲賢且逆億而覺不逆億則必不覺矣不逆億而不覺者縱逆億亦不能覺矣先覺者不惟天資不止一處亦不止一誠此中須大具學問在時解乃謂人之良知本來靈覺如覺痛癢一般初不由念慮思索不必逆億試思良知誰則無有而天下之不逆不億者其能皆先覺乎卽謂心之本體原自虛靈只爲私蔽乃不能覺然則去私以全本體此中能無學問邪況良知二字尤不可訓只要良知便能先覺不必學問然則知明處當更不消窮理格物工夫詐不信之來豈無隱微而難察者此姚江邪說餘唾今學者猶奉爲蓍蔡何哉又雙峰以不逆不億爲待物之誠而時解駁之謂不逆

不億主虛言不主誠言不知虛之與誠本非有二無逆億之私則虛無逆億之雜則誠也誠字何嘗不是但不逆億須要先覺使不逆億而不覺則只是一愚直之人矣必謂惟不逆億乃能先覺則先覺不只由其不逆不億而逆億者亦豈盡無所覺此則看得未徹也又仇滄柱謂本文一直說下楊註卒爲人所罔似多一折愚謂正要爲人所罔者一路夾證先覺之賢始見義實圓足本文卻不妨一直說下非多一折也且無此一夾則夫子教人只都不要逆億卻使人都只愚直不求所以先覺之道恐詐不信之罔人者正不少矣柰之何哉抑本

文抑亦先覺抑亦二字明對面有爲人所罔者一路在也楊註明誠二義本自親切但未有誠而不明者句式說死煞似不逆億者都能先覺惟不逆億乃能先覺了故置圈外盖中庸誠則明矣乃從容中道之聖非此所能與也然則不逆億而自然先覺之道如何曰居敬以立本則心體澄明窮理以致知則物理明辨反躬以踐實則私欲不萦夫而後鑑空衡平物無遁情先覺之道也先覺豈易言而董五經輩亦豈得稱賢哉時賢俱將此章看得忒淺亦由他未嘗身自體驗耳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與無乃爲佞乎節

孔子曰非敢爲佞也疾固也

畝非眞疑夫子爲佞只不喜其栖栖夫子亦知畝之不眞以我爲佞但要自明個疾固只言自家不喜固執而畝之爲固可知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節子曰何以報德節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以德報怨非不厚也而矯情爲厚便是私心且必窮之術矣以直報怨以德報德則因物付物不必無報復之名而適合乎天理之公矣以直報怨註中愛憎取舍四字須善體會始得蓋其人其事理有可愛則不得以私怨而害公其人其事於理可憎則是其怨所當報而非私矣理當報則取而報之不必忘怨也理不當報則舍之而不報亦非忘怨也小註云德有大小皆所當報而怨則有公私曲直之不同以直者不以私害公不以曲勝直當報則報不必報則止雖曰報怨不害其爲公平忠厚聖人終不欲人忘怨而沒報復之名也此與總註怨有不讎而德無不報皆同一意自蒙引解註全就用人說不得註意以至彼此相礙而後賢遂因之反謂內註愛憎取舍云云乃匿怨而友忘怨而非報怨何讀註

不精之甚也

○子曰莫我知也夫節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此所以啟子貢者只在下學二字不怨不尤所以專其下學之功上達所以著其下學之效知我其天句只找明人莫我知句不是自譽然下學中自有仰不愧天之實也人莫我知處亦正在下學蓋平易無奇人便忽略過去了子貢一向務高則下學處多不肯耐煩著實夫子以下學藥之見上達由於下學而下學者須先掃去怨尤務外心事所以啟子貢而使之耐煩下學也註中

反己自修循序漸進八字最精程子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道未免太快大抵程子語每有太快之病問形下爲器形上爲道下學只在形器上用功否曰道不離器器不離道形色天性也下學求所以踐形而已如貌言視聽思一身之事也貌求其恭言求其從視求其明聽求其聰思求其睿下學也恭而至於肅從而至於乂明而至於哲聰而至於謀睿而至於聖則上達矣子臣弟友交際之物也子之事父臣之事君夫之率婦弟之敬兄己之信友下學也事父盡孝事君盡忠男女盡別事兄盡弟交友盡信則上達矣格物致知下學也物格知

至知之上達也誠意正心脩身下學也意誠心正身脩行之上達也蓋上達有兩般學一事達一事學十分達十分逐節見功註所謂循序漸進也用力之久豁然貫通眞積力行而至一貫一時並達蒙引所謂久則自然知天也然須逐節能達乃能一時並達總之是一上達耳天下有下學而不能上達者未有不下學而能上達者下學而不能上達辭章記誦末學支離終身學中茫無一得由其學非所以爲學故耳不下學而妄希上達則達摩之面壁九年而大徹大悟象山之靜坐養心而一日千里也只得由他說徹悟說千里究竟只好他自家說者此徹悟千里有何依據想他心下也畢竟危而不安而竟强不安以爲安此所以終身陷溺而爲害無窮也不亦傷乎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節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景伯甚發急夫子甚安閒於此亦可見聖人氣象○所謂命者乃斯道之命天下之福命非夫子子路之命

○子曰賢者辟世節其次辟地節其次辟色節其次辟言

此賢者學守大節而不忘斯世之懷也所辟不同以時

世相迫而然耳有違言是君臣議論不合不指賢者亦不專屬君

○子曰作者七人矣

此聖人憂世之心也矣字是歎辭爲斯世危之也○此以上下章類觀而知作者爲隱去故不從正蒙之說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

知其不可而爲之晨門其知孔子矣卻不知孔子視天下無不可爲之時然則其爲之也正不敢知其不可也時賢謂晨門爲春秋知己子謂且慢許者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節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節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譏孔子之鄙欲孔子果也孔子非難於果者至不欲果而心益傷矣○編磬備十二律擊之必有歌章故聞可知心非只偶一擊也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節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

三年不言三年之內一於哀戚不能言也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使世子得以三年不言成君孝也夫天子率

天下以孝而後世乃易月以日謂冢宰攝政恐釀國亂此亦功利之私人惟外重內輕視天下爲家珍故至昧其本心而不顧試看舜視棄天下猶敝屣其性分何如且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安見至性愛親之君而有奸竊跋扈之臣果使冢宰非人亦惟在人君愼擇於始況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冢宰而不忠君雖言難無失政三代而下無三年不言者何以權奸接踵也冢宰而忠諒闇何害知禮之人君其必當知所重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精神全在一好字好之者從性情中流盪出來所謂以

闕睢麟趾之意行周禮周官之法也好禮之至則凡存之於心發之於身施之於家行之於國大而朝廷之紀綱政令小而一事之動靜云爲必無不隆禮由禮矣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一家讓一國興讓而禮達矣禮達則典禮惇庸上下辨民志定故民安於奉上之常下習乎終事之義無事驅迫而後爲我使也不亦易乎不然則禮文雖具而上不之好焉制度品節徒爲虛設之文服物采章盡屬强民之具上下皆有爭心欲以辨上下而定民志也不其難哉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

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夫人天命之性率性之道固達乎天下而初無人己之間也惟不知敬焉則肆欲妄行無所忌憚於是乎天命之中隱而不見率性之道舍而不由下焉而無以踐形上焉而天理滅絕內之不誠無物而無以爲成己之仁外之人我分形而無以盡成物之知己不能脩而無以爲君子矣君子知其然則戒懼以存養其天命之中愼獨以省察其率性之和外焉整齊嚴肅而中以不滯內焉齊莊中正而外以無失敬以致知格物而天下之理

可窮則盡心知性知天而殀壽不貳敬以誠意正心而萬物之理可備則存心養性事天而脩身俟死無一事之不敬而太和於以保合無一時之不敬而至誠於以不息舉而措之推而行之盡人之性盡物之性萬彙咸若天地爲昭家國天下何莫非此敬之孚禮樂政刑何莫非此敬之發敬愈純而效愈無不備敬無閒而效以無不臻堯舜事業無以加焉君子之道孰大於是夫子之言君子也或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此對能言人也或曰不憂不懼此對憂患人也要之不若此脩己以敬之一言爲直指全體無所不包能敬則行自不敢不敏

而言自不敢不愼能敬則自然內省不疚而憂懼可無然以此答子路者正以子路粗浮敬字之功尤爲闕少故也雖曰因子路之失而聖賢事業實已無所不包徹上徹下所謂言近而旨遠奈子路少之故再以其充積之盛自然及物者告之安人安百姓敬之充積日盛而效可日廣也但己無不敬而百姓無不安苟不實加體驗之功則亦談何容易自理而言則脩己盡而百姓安固有自然之效自君子之心言之則百姓未必有盡安之日而脩己亦未能有盡敬之時堯舜其猶病諸蓋誠恐有一事之未敬則萬物有不育之憂有一時之不敬則天地有不位之患由試反諸身而體驗之則無淺視此脩己以敬焉可矣敬之功固如是其大乎曰自其小而言之接一物敬則一物安應一事敬則一事理居一時敬則一時天理發見自其充積言之則物物敬而物物安事事敬而事事理時時敬而時時天理流行敬之一字固隨其淺深大小上下而無不見功焉也學者知從事焉則由淺而深由生而熟由一事以至於事事由一時以積之時時當亦無難視此脩己以敬焉可也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爲賊以杖叩其脛

此以上下章類觀只責其敗常亂俗蓋以禮維世之意非記其待故人之厚也待故人厚固聖人事然須合檀弓助沐椁章以觀乃見若本章則未見此意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節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此以禮教童子意欲速成三字後世童子通病今人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長大來那討長進此朱子所以憾於小學也

四書詮義卷之十八終

祁門倪望重愚出　程夢元旋圖
婺源汪　紋雙池輯　後學 合肥李襄國筱亭同邑 汪峯青湘嵐同校
休寧胡本瑜瑨香　余家鼎雜伯

衛靈公第十五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節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節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上節行之決下二節困之亨莫能興只是飢餓或謂憂

道之莫能興起此曲說也君子固窮只依何註固有窮時說爲長程註不必從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節對曰然非與節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心之神明虛靈不昧原自有以具衆理而應萬事顧天下之理散於事物該於一心得之於天而全盡於性命而人則習其事而不能明其事之所當然卽知其所當然矣而又不能無疑於其理之所以然斯其所學雖多而不過見聞之粗迹識之也雖力而不足以觀其會通縱其資質聰明而能料事多中告往知來要皆出之以有心而究竟可通者有限性天有所未知而此心之神明亦有所未盡非所以語於聖人之學惟聖人則氣質清明義理昭著本體湛然初無少闕是非不事乎學而下學上達無事乎思勉之勞非有心於識而默識心融自有其從容之樂故其於天下之理也舉一端而全體畢照卽一事而本末俱融知周萬物總爲性分之所固然左右逢原盡若吾心之所素裕精義入神何思何慮豈若他人徒事記問而以爲我將有得焉者乎顧斯詣也惟聖人能之自學知以下則不能離學識而妄以企之抑斯故也在聖人亦欲與人共明之而非積學功至

之人則又不足以幾之在子貢以聰明之資志聖人之學其察識於夫子之文章者已非一日亦既强識於心而精研其當然之理通達於事而微若有通貫之機則方疑聖人之博而又不敢謂其博之可窮自知所積之多而又未能至多之盡化積學功至將有得焉惟俟乎有以啟之而子貢亦庶幾其能豁然矣故夫子呼而告之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而子貢亦遂能對曰然非與蓋已知昔者所信之不足憑而冀夫子之必有以詔我也夫子亦因其機而導之曰非也予一以貫之蓋殊途者會於同歸百慮而要於一致也夫曾子

以誠篤而體道之全子貢以聰明而見道之本誠則無不明而明則可以至於誠所入之塗雖異而所至之域則同也聖門如子貢者其亦未易幾矣夫一以貫之而學識不爲徒勞乎曰何爲其然也夫惟至聖爲能聰明睿知生而知之自大賢以下則未能廢格致之學也格物以窮理非多學何以聚之窮理以致知非强識何以居之人惟有爲人之心則博學只務夸多强識徒矜博洽終身學中而於己之性命身心茫無寸得此末學之支離必非所語於子貢也若存心爲己事事都尋向上去則道器本不相離上下原非二致由流可以溯源自

博可以得要故學識者一貫之階梯多學者工夫之積累是夫子正以子貢能學識而告之以一貫耳豈謂學人竟不當學識而可以一蹴於一貫哉不學識而求一貫則理有未窮知有未致其何以能窮流而溯源故只要識取一心便天地都不管杜絕外物而獨守其良知自謂能一以貫之究且日前而多滯其自害害人非淺鮮也學識安可廢哉然則一以貫之其卽貫此學識與曰是又不然也學識雖多所得有限安足以窮天下之理由學識而得其源至於一貫則雖所未學未識者亦無不可通故夫子明言予之所以知無不明者非學識之所窮而一源之所貫也之字指天下之事理言若以爲貫此學識則所貫者依舊只此學識其一貫亦已狹矣蓋曾子由忠恕而得一貫至一貫而無待於推子貢由學識而知一貫至一貫而知可不勞此聖學達天關口也然子貢未必遂能一貫也既已知之則自此以往於事物益加體驗焉以觀其會通得其典禮則其於一貫也亦必有以悠然會矣若曾子則亦惟俟其自化而已豈遽能如聖人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哉蓋一貫化之也二子之聞一貫可因而見卓爾矣必欲從之猶末由也子貢由知而聞一貫曾子以行而知一貫然則

曾子前此已知而子貢竟未一行與曰不然由行而知一貫以行而明也足迹所抵而眞知故應曰唯何必前此盡知由知而聞一貫亦其行幾至而得望見之然未盡有諸己也以所知而更實踐則亦曾子矣一貫一也但當日者弟子眾矣而惟曾子及子貢得聞之乃今筆之於書則初學亦滑口讀過愚謂知未及子貢行未及曾子而遽解此章恐不能通適滋之惑昔程子門人積學年餘而後得大學西銘看今亦宜暫留此兩章待學者識見已高可語上達然後以此兩章與周易中庸並解庶不至學人有陸王之害也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至可樂者莫如德知德則貧賤憂患舉不足憂凡有一分德則得一分樂有十分德則得十分樂全體有德則隨在手舞足蹈而不自知故德中趣味無窮隨夫人之自領惟深自體驗乃有以見之然非知德之難而有德之難也有而後知有則無不知夫子以知德者鮮矣語由欲由之體道於身而得其意味之所在也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矣

所謂無爲者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而非出於

勉强故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初未嘗損上以益下因民之所性而復之亦不過以人而治人因人之所能而官之因人所當怒而怒之皆不過因物而付物德備於身措之天下行所無事而民自孚斯謂之無爲非若老氏之清淨云也顧德盛民化古聖人之所同而洪荒之世百度未興龍火舟輿以前天下之民用則不得不有所作爲大亂之後規模盡隳革舊鼎新以齊天下之耳目則亦不能不有所作爲是固非勉强於爲而爲有不能盡泯者則時遇使之然也若舜以聖人之德際時遇之隆則平天成地已殫力於相堯之時而六府九功只率作於股肱之起故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矣蓋有舜之德而無其時則未能盡無所爲當舜之時而無其德則尤不能不有所爲此舜之所以夐然獨絕也恭已正南面而已矣夫子蓋如見其容矣

○子張問行　節　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　節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　節　子張書諸紳

忠者心口如一信者久要不忘篤者質直而眞忱敬者謙沖而愼恣對好高務外人須兼此四義道理始足蔡

氏串講未是參前倚衡只就上節而切言之謂念念不忘無時可忽耳猶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也蓋不忠信篤敬不可行而忠信篤敬有頃刻之離則猶未可行欲忠信篤敬之無時間斷則須是存之於心者念念不忘念念不忘則隨其所在常若有見無事敢忽無時或離夫然後行矣時解尖纖無可取者子張書諸紳卽參前倚衡之志也蓋至是而知反求諸內矣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節　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贊二大夫之素行須作實事看國家稍安靜無事便算

是有道不必三代之隆無道之直固難有道之直亦不易不必如蒙引以無道如矢而有道之如矢可知看伯玉於孫林父甯殖放弒之謀皆不對而從近關出正卷懷實事難靖而復之則歸卽有道則仕蓋使伯玉之力能討賊則伯玉固必討力旣不能則不與其事而喪位所不顧脫然無累安得不是卷懷難靖而仕亦有許多安定國家念慮不是係念榮華伯玉出處如此正見學守大節故曰君子時解謂衞未嘗有道伯玉亦未嘗卷懷可者亦因其未卷而諒其可也則聖人不無過情之譽而說亦甚曲矣皆未是也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此見惟知者能知人也言因人而施正知人之事不失言亦是知人所謂不失言者施所言之當耳若曰知言不知言則得失屬之言矣非也故林以語默平開則可呂以知人知言平看則非又與言不與言統就交際說假如道不同而相爲謀亦便是失言或問中明謂不止是教誨事而麟士又專主施教說亦未是也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夫人知求此心之安則綱常名教中事無不可爲此心安處便是仁至不仁者反之此心未必果安只因瞞住此心故天理滅絕耳殺身成仁舉其至而言志士仁人不必皆死然縱死亦惟求安此心也但殺身成仁之前須有窮理工夫不然則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者有之矣志士仁人不重分優劣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以爲仁爲工以仁爲善事以大夫士爲器以大夫士之賢仁爲利器友之事之嚴憚切磋以利器善其事爲仁不專靠他人而有資於人所以對子貢言也

○顏淵問爲邦

問爲邦而註曰治天下者以夫子所答觀之則治天下之道也

子曰行夏之時

此敬天勤民之事而養民之政卽在其中也行夏之時非只是以建寅爲歲首當玩註時正令善四字四時順序固是時正然必興事以時方見時正之實令善卽在時正中而曰令則有許多授時興事之細密處古人頒歷卽以布政凡每月國政民事祀典之屬所當行者皆載於正朔之下乃所謂令若夏小正是也試看夏小正

一書其大綱小目民事如何詳盡作訛成易行字中有協用五紀實事非只一改歲首便是也夫子時井田未盡壞田里大綱猶存只要不違農時尚忠務儉則民已可足故首告以行夏之時獨取於夏者以時尤正而令尤善耳後世政事正朔分作兩途雜以陰陽日者之言而於國政民時全無理會如何算得行夏之時故自漢武而後皆用寅正矣然於治道果何濟也可以思矣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語本邵子時賢謂邵子皇極經世元會運世之說未足爲憑三代正朔之迭更豈其以此爲據愚謂邵子元會運世之說亦只是想理如

是至天開地闢人生之次序則自是現成道理非必遐考洪荒也蓋陽氣初動子中便是天開於子至丑而地氣隨動便是地闢於丑陽氣畢達於寅中而人事作便是人生於寅如一日之內子時是天初向東轉時候丑時是地氣初上時候寅時是人皆起來時候故自半夜至平旦人皆可以早起斷無戌亥時而反起來做事者是則三正可迭更之理也何必泥之曰此邵子所云哉

乘殷之輅節服周之冕

此議禮制度辨上下定民志之事而教民之政卽在其中也殷輅周冕無徒以車服淺看須玩註等威已辨及制度儀等始備云云蓋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天命有德五服五章此中制度儀等所關甚重議禮制度卽有三重而使民寡過事業夫子時庠序大概未泯異學未興只要明服物辨采章定經制以消當時僭竊而安上下之心則禮達分定矣故繼告之以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獨取於殷周者則以其質文之各得其中也車欲其堅樸冕不妨於文此用物之宜也殷輅之制無可詳考周冕有五則天子袞冕十有二旒上公袞冕九旒衣皆九章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四曰火五曰宗彝皆繪於衣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皆繡於裳但天子之龍一升一降上公之龍則皆降爲不同也侯伯鷩冕七旒衣七章自華蟲以下

子男毳冕五旒衣五章自宗彝以下大國孤卿絺冕四旒衣三章升粉米於衣衣亦用黻故曰絺大夫元冕三旒元衣黼裳而已皆用士無冕服而有弁服五冕之外曰皮弁服素衣素裳天子視朝諸侯聽朔大夫聘問士親迎皆用之有爵弁絲衣纁裳士助祭於君之服有韋弁戎事之服有朝服緇衣素裳諸侯視朝大夫朝君之服有元端大夫私朝及士之朝服有深衣達於庶人之服也婦人章服六等曰翬衣元衣刻雉而繪之曰揄翟青衣刻雉而繪之曰闕翟赤衣刻雉不繪曰鞠衣黃色曰展衣白色曰褖衣黑色緣附述於此

樂則韶舞

此化民成俗以底於變時雍之事也韶舞不止是功成作樂蓋九德之歌九功之舞所以述六府之脩水火金木土穀三事之和正德利用厚生而養人於性情之地者故虞書命夔典樂以教胄子大禹曰勸之以九歌俾勿壞良以以養以教之後恐修和之或怠故又從而振德之以鼓舞於盡神也是豈曰效其聲容而已而遂謂盡善盡美者其在是與夫自夏時至此四條三事斟酌四代聖人之精神具焉然淺焉者則謂聖人舉此見例而治道當自此類推則聖人之言舉一漏萬既予人以可疑若謂治道已盡此四條之中則又恐夏時殷輅周冕韶舞徒循

故事究於治道毫無所當此中殊非淺解也蓋程子有言矣有闕睢麟趾之意而後可以行周禮周官之法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闕睢麟趾之意此顏子所素裕焉者也則此之所告者爲治之具而法制品節之綱焉耳安民則惠而顏子之仁不患其不愛行夏時焉民事治矣教民禮讓而顏子之復禮自有以本於躬行乘殷輅服周冕焉民俗興矣由是而作樂以化民則又取法於盡善盡美之韶以神其鼓舞是王道之成也由養教以及於化先後設施井然設非有顏子之仁而無養教之政以先之則雖日舞韶箾其亦何裨於治也哉可以思矣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此制治未亂保邦未危之志而萬世長久之坊也淫聲導欲增悲壞人性情於不覺佞人舉韶辨給亂人心術而莫辨殆者心術危險之意也鄭聲之害不只亂雅而利口覆邦猶後一層事要之二者有一於此則盛治以隳故舜典曰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禹謨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亦卽此放之遠之之志也鄭聲之淫固以聲言然聲之所以淫者正由於詩蓋邪僻流散逖成滌濫者聲之淫也而男女相悅情

不自禁者詩之淫也惟其詩多淫詩故發於聲者亦流散淫蕩而不復能爲莊重之音譬若演西廂傳奇者必不能無鄙褻之容而誦清廟明堂之詩者斷不復爲狎慢聲口矣今人多泥小序而舍死不信朱子故謂鄭聲之淫在聲不在詩朱子詩傳多屬附會殊不知細味狡童諸詩辭意侻儇那可强作刺君之解朱子詩傳眞字字從詩人意中詠歌討探出來紱以爲九原可作當無不首肯心服者豈似而今妄儒硬持已見以顚倒前人者哉奈難與俗人言也此章四法二戒皆聖人治世之精神所聚細體味焉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一德同風

氣象所謂本身徹民考三王而不繆建天地而不悖質鬼神而無疑俟聖人而不惑者而時賢每欲從法戒中更作推開則終視聖言爲未足以愜意也夫陋矣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遠慮如傳云思其終也思其復也記曰爲可傳也爲可繼也之意皆是義理所當然非計較利害也大抵物事能於義理上思慮個安當則自久遠無弊若計較利害則事變無常不由人慮只欲營個長利究是慮之不遠矣問思不出位如何又要遠慮曰遠慮只是位內事若出位者正是慮之不遠假如信慮復言恭慮遠辱因慮

可宗豈非位內又如讀書窮理以裕他日治平之資此豈出在位外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竊位只是不稱其位而有愧於心則如盜得而陰據之耳蓋不能薦賢便不稱大臣之位德不稱位便是竊雙峰云恐形己之短而見奪此太尖刻未是○竊位之斷在一知字不知卻也怪不得他文仲仕魯亦有好處只名聲太重夫子厭言其短恐人便效文仲而不知其有不仁不知之實也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不只教人遠怨只要人厚責己而薄責人而意尤重在躬自厚人能厚於責己則事事只覺得自家欠闕補救不盡更何敢厚於責人然責己厚則己無可怨責人薄則人不敢怨遠怨是自然功效人惟不知責己的偏會責人及至人怨之卻更說正理責他他不該怨總不肯反己殊不知責他的理雖正自家的理卻未嘗正人如何不怨也況責人處尤多過情乎頃見家人父子猶以相責起怨薄之甚者也此世風日薄所謂民之無良相怨一方也夫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如之何思之處之也如之何如之何熟思審處之也思之而得是非之大較熟思之而後得疑似之分明故思貴於再若不曰如之何如之何則鹵莽粗浮教亦無可施矣然此對躁妄者言不對愚蠢者言果愚不能思則聖人卻不怪他了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言不及義二句對說而實一開一闔言不說一句好話而只喜做些奸險的事也難矣哉重無以入德意然無以入德而患害即隨之矣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此言處事之準見人人所當則倣不徒贊美君子也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此心之裁制乃天理中自然之利足以和物而各當者蓋一理之散殊非因事而始有然此理之宜卻散在事物上始見一事一物各具一當然不易之理合之則是不合則非而不可有毫釐之謬者也故君子之處事也不以成心主物亦不以無心忽物不先事而意必不後事而固我不冒昧以從事不遲疑以敗謀惟於事至物交之時則必以此心之理裁制夫

事物而審察其是非以理爲主如牆之有基如畫之有質焉此義是從心中去應付那事而因物付物乃義以爲質非以義爲質也若以義爲質便是自外面捉一義來非本然矣禮孫信皆然禮又此義中之細密有次序成片段處亦吾心天理之自然而事物所本有者然要從行上見得如非聖賢之書不必讀已是義以爲質而讀書時又須由淺入深由小學及大學各循次序各成片段不得一蹴便說性天此行之以禮也孫又此行事之和順從容處有退抑之致無拘迫之嫌也信即實此三者成之自始至終無非實也如孝親是義問寢視膳是禮愉色婉容以出之是孫而必由於此心之誠即信也義以爲質之前貴有精義工夫其功在格物致知義是制事大綱下三句又工夫細膩處三之字俱指事言或從程註謂禮以行此義孫以出此義信以成此義未妥蓋既義以爲質則即事皆義其行之出之成之固無非是義了但謂禮以行此義孫以出此義信以成此義則似禮孫信又另在義之外而義中尚有欠闕要三者以完就那義其意滯矣且義懸虛而事有體離卻事字此義亦無從著落也再言君子哉者乃咏歎語非贊美語見必如此處事方是君子之道也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意重病無能下句只足上句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非病其無人稱乃病其無可稱之實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求諸己者凡事只求自盡見得盡倫踐形皆自家正當事務不可不求而窮通殀壽俟之天用舍毀譽聽之人於己無與也然非勉爲也必求自盡心始安耳若著一念勉強則故爲隱晦與求諸人者同○楊註三章串說或人謂其近巧朱子謂正因其巧處可取蓋講得切中

則自與尖巧者不同也宜細玩之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矜爭羣黨於相似見不同乃不肯使小人之爭黨得以亂君子之矜羣意也矜字亦非盡善名目而總之成爲君子朱乾若云玩本文而字及註中然字終是轉語蓋辨君子之矜羣與小人之爭黨不同只借爭黨作翻未嘗謂君子之矜羣偶入於爭黨也此爲善於體認仇滄柱何屺瞻輩則謂矜自不爭羣自不黨二者判然分殊世間爭黨多因矜羣上不曾徹底澄清耳愚謂矜羣不曾徹底澄清故至於爭黨固似然四者之刖在心不在

事縱使自持甚正而心稍未和則必以律己者律人爭亦生矣且矜羣徹底澄清亦只是個矜羣終有形迹之君子非渾化之君子也如必謂其判然分殊則夫子何不說君子矜而不黨羣而不爭乃見截然相反若以矜爭類言羣黨類言則終是從相似處分刖非既是判然分途而尙勞辨刖矣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用人必嚴於決擇聽言則廣其途以受益二句平看南軒專重聽言似欠足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夫子每以恕字教子貢蓋求仁之方惟此爲近也聖學散見萬端隨在可溯本源若尹註所謂貴知要則人人皆當問一言矣子貢之問甚閒淡夫子卻實落還他個終身可行之一言大抵聖人言語煩簡各妙妙處只在善用此心恕字只是以此心通之天下此心不窮用亦不窮尹註知要似非問答本意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喪邦其亦當許以知要也但夫子答之之言則誠要矣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

節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吾儒一日之褒貶將爲萬世之定評君子一念之愛憎必揆百王之大法好惡非可私矣公天下之好惡而不敢以私曲枉其是非此窮理之精正心之密義之盡而仁之至也斯民也句內有直道常在民心意三代則指三代之君所字微歇以字重讀勿將所以二字作一連則直道而行意屬君自明蓋謂三代且以直道我何敢有毀譽也然無所毀譽只是理合如此聖人從容中道豈必因三代直道而行而後不敢毀譽而辭氣如此者亦謙辭也至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之故則以直道自在

人心而亘古有不容泯者也時賢有以此言爲夫子自明其作春秋之意者其意固似但觀如有所擧者其有所試矣二句則與春秋不合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已夫聖人滿腔惻隱觸事興懷朱子以夫子此言爲有爲而發蓋爲當時之自作聰明自私己有也楊註本催而朱子又集胡註蓋因文勢不對而橫渠又嘗串二句作一事解牽强尤甚故終當闕之然今人則不復知疑矣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二句一則亂之自人一則亂之自己然巧言雖在人而

聽之則在己亂德亂謀皆自己亂之也德在內巧言自外謀在事小不忍由必防其外而內可固堅其內而外有成矣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好惡是自家用情如何但靠衆人如若但憑衆人卻要自己何用好惡必察不敢謂衆論必是亦不敢謂衆人都不是只要自家實見得此可好可惡之實此窮理正心之學非徒方人月旦之事也

○子曰人能宏道非道宏人

此責成人體道之意道體本大然無人以體之則道在虛空其大亦無從見故須要人去大那道先察識而擴以擴充自致曲以至於能化吾之脩爲一日進一日吾性中之道體亦一日全備一日其積愈厚其量愈宏直至與天地相似此之謂能大其道能字如孟子才字蓋性中有此道卽有此宏道之能也若治平功業此道之用則宏道以後事黃氏之說未是非道宏人猶云道不能强著在人身上使人爲賢爲聖若異學所云只要識得道體便都無事脩爲此便是等那道來宏人了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非言能改則不妨於過只言有過斷不可不改是謂過

矣宜味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句無益句不如學也

思以致知學卽格物二者本不相離博學而加以愼思則物格而知可至矣聖人工夫本至著實不從實地用功終無益處知其無益故步不遠若硬作主張持己私見則必入於異端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矣故夫子言此以示人知務也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此言爲己之學所謀見擇術之善所憂見用心之純憂道故一於謀道不憂貧故不謀食總之君子爲己而已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節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節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挨文看去自見一節密一節但次節關目更重大仁守尤立身之大本也仁不能守仁能守仁字只作虛活字看蓋其能知處便叫做知能行處便叫做仁其知能知之而其行之者不能用力以持久是其仁不能守之也顧其行之所以不能用力持久者則只爲私欲閒之故

耳故註只言私欲閒之無私欲以閒之云云乃會意解法若將仁字看實則不能守解不去若說不能以仁守之則文法倒了且仁爲心德亦不可云將這仁來守那所知之理也行與守亦略不同一時如此做便是仁能行卻不能時時如此做便是仁不能守雖得之必失之蓋既然知得便亦自略略行得而不能用力去行終無以有之於身并所知者亦轉眼復歸蒙昧猶所云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終不得爲知也虛齋以得失屬知言本確次崖以爲行之所得者終必失之則既不能守得從何來縱一時略略能行亦原算不得得也不莊以涖民雖是氣質小疵亦緣涵養未到能涵養久之則氣質可變化矣蓋上文仁字本淺故猶有臨民不莊動民不以禮之失若果心德全體則必無不莊不以禮之失矣動民以禮者以禮化民也不以禮是學問未充處或忽小之失也問仁字有數般解否曰以得天者言則此理本無不足以成德言則仁亦必曰心德之全以事功言則恩惠亦可謂仁如管仲不以兵車是也就一事言則一事無私一念惻隱亦可謂仁乍見孺子是也只以知行言則良知謂知良能謂仁中庸力行近仁是也仁本止一仁然以理言通乎上下蓋去私全理之外別無

知行學問故行之便也叫做仁行得盡時便是心德全體之仁知所以開仁之先仁所以盡理之實莊以涖民動民以禮又仁中細密全盡處方守得定時猶只是粗闊大略至外莊而動民以禮方得全個仁字故夫子曰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夫仁則無不善曰未善則未全乎仁可知此章大旨如何曰窮理所以爲知克己所以爲守仁守猶只誠意之事變化氣質外無不莊則正心工夫動民以禮意誠心正身脩又有以推而行之者也此即大學之道也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

小知也

君子有不務細事者亦有雖小物不遺者然雖使小物不遺而以此知君子則淺之乎知君子君子且不任受知故以小知君子則斷乎不可也小人雖有偏長而決無大才德故不可大受若使愚使詐則小人且無不可使況未必無所長乎要之觀人者先須大小分明胸中不以小棄大亦不以小信大夫然後知人則哲能官人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此章語亦近巧而勉人爲仁意則甚懇切或問殺身成

仁何如曰常變異論然成仁不限定死縱情願死以成仁亦不是爲他蹈了仁故死也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既知當仁便不須讓當仁是有其志不讓是致其力總之自有自爲不成師是聖人我便不敢希聖否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此而字當順轉下言君子惟義是守而不肯期於信果也與周比和同矜爭羣黨俱不同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言事君者當如是也

○子曰有教無類

君子有教原所以矯氣習而使同復於善若別其類而有不教則斯世亦無賴乎有君子之教矣故不論其類者教之公而不欲其有類者尤教之仁也

○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

道爲虛位故善惡邪正皆可謂道或疑註中善惡邪正乃人不同非道不同非也然須以善正爲主不相爲謀直是不可相爲謀眾善正同謀而參一邪惡者其中皆足以敗謀亂德也若第曰不能相謀而已則非聖人無類之心矣此章愼謀之意也

○子曰辭達而已矣

此脩辭立誠之道不是教人做文章之法但辭果達矣已是絕好文章也富麗於文則掩意於心則滋僞何所用之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師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此見聖人之天理流行隨處發見而學者在心省察善學聖人也夫子非有意要行相師之道但因子張一問恰便見得此便是相師之道○與師言之絕句道與二

字另句

四書詮義卷之十九終

郡門侯選孟慕山　程夢元映園
婁源汪　紱雙池輯　後學　國商楊陳鉁伯新同邑　潛紹恩筱園同校字
合肥李　鎬岱峯同邑　汪肇昔相嵐同校字
休寧李　琦珩香　余家鼎舞伯同校字

季氏第十六

季氏將伐顓臾節再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節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節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

此首責求之過而言其不當伐也夫顓臾節辭嚴義正歸注何以伐爲一句章內三呼求名責求亦所以責季

氏也

再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節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節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

再求因夫子責之而諉過季氏夫子復因其諉過而責其不能諫則季氏之過即其過也引周任之言只重不能諫而不聽則去意只帶說爾言即指諉過之言虎兕二句乃正言其過無可諉是誰之過與應無乃爾是過與句

再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節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節正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節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節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節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求因過無可諉因并欲爲季氏飾過夫子復責其飾過因探季氏之隱而論之且言其憂不在顓臾也顓臾在蒙陰於費爲近舍曰欲之因夫子欲之句來然二欲字

不同夫子欲之言欲伐顓臾之謀此舍曰欲之言貪其地也爲之辭即指爲子孫憂之辭患寡患貧又因欲之而推原之正也聞至患不安皆述所聞之辭蓋均無貧者三句又發明所聞之意均和安相因寡貧只一事故不屑屑相應大意當求均和安而貧非所患耳如是指均和安遠人概言文德對征伐言如禮樂教化之類此二節見均和安爲安定國家之本緊切時事立論雖因再有一憂字來然君臣實政事之本久安長治之策而萬世不易之道也遠人不服而不能來則指顓臾蓋顓臾臣於公家必有不如季氏之意者季氏或指爲

負固不服而因以起兵端也邦分崩離析卽不均不和此節卽以起下節季孫之憂干戈與文德反憂不在顓臾正折爲子孫憂句前必爲之辭句已見爲子孫憂之出於飾辭而非其衷然卽如其言則亦憂非所憂而傾覆之禍有在蕭牆之內者所以深警之也言愈周而愈切矣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節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節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此言理勢之必然以警當時之僭竊亦卽上章不均不和而傾覆之意末二節再提有道蓋不勝神遊盛世之思而深爲斯世歎也蓋維持斯世使禍患不生而僭逆不作者道而已矣天下有道以一人盡道於上而諸侯大夫士庶皆無敢不盡其道於下故禮樂征伐皆道之用自天子出以天子立道之極故也周衰自天子失道而諸侯强五霸因得而擅爲會盟征伐之事諸侯旣僭天子大夫因得而僭諸侯定哀之間陪臣且執國命焉以道之失而勢日下移也再言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因當世政在大夫言也又言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者蓋夫子有處士橫議之憂焉庶人且議何況陪臣然則欲安富尊榮庶人息喙而無傾覆之患者其惟以道自守而我不逼上下亦自無逼我者是保世無失之道矣此警大夫意居多也要之夫子作春秋亦不得已而爲庶人之議而其議也則將以維天下於道云爾○有道則皆安無道則迭危此所謂天下之勢近解多誤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此與上章同旨祿去卽是失政此只互言耳宣公時政在子遂但子遂再世而亡季孫遂繼之據季氏而言故

曰四世不考者謂公五世而大夫四世蓋宣公時祿雖去而政猶未逮大夫此誤也又定公五年陽貨囚季桓子而專國政而註於三桓之微云以前章之說推之而知其當然故時解疑之謂推字似屬未來愚謂聖人之言只是據理而推不必因其言之中否而以爲有驗也陽虎囚季桓子不久而亡三桓依舊執政但家臣屢叛已見微之徵漸夫子言三桓之微不必預指陽虎事而卽陽虎之亂已是正當理勢至三桓之衰且將日甚亦所以深警三家不只論事也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

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友直以資改過友諒以資進德二者皆益於行友多聞以資明道有益於知便辟只與直反不與諒對善柔只可與諒對不與直對或疑便辟似與諒反善柔似與直反其實不然蓋三者皆是務外少誠勿因辟者少誠而疑其當與諒反三者氣象不同直之與辟皆近高明而直者率其性眞辟出於便則凡事矯揉以習容止不奉承人亦不得罪人且忽略小過務爲容衆故不直諒之與柔皆近沈潛而諒者謹愿自守柔至於善則工爲媚悅貌作謹厚全然不諒多聞者自能言而佞出於便則

言足以屈人不必有實由他只務口給原未嘗在學問上做工夫故與多聞反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

樂禮樂加一節字最細蓋禮樂之治身治心處全在制度聲容今人言禮樂者只說得禮是一敬樂是一和至制度聲容則全然視爲末節如何得益制度聲容乃敬和之最細密處須是一一細心體貼去乃可云節樂節之則先王制作精神分毫具見與我爲一其收益豈不多乎制外養中不可以節文爲末節也樂道人之善言之所在卽心之所向也多賢友多則觀摩之益廣矣樂道則津津齒頰樂多則惟恐不足三樂之益以心收之也驕則放而不敬乖而不和佚遊者流蕩而言不及義宴樂沈溺而畏善人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三愆俱在言上而要其心之不敬存心以敬則時然後言矣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鬬及其老也血氣旣衰戒之在得

君子無時不戒此隨時而防其甚者耳以理勝之則情欲退聽此戒之之法也范註志字則未確鬬之與得未必非志壹動氣且以志氣血氣對言亦未是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三畏體平而意串畏之則有實踐力行惟恐或失惟恐或踰之意天命單主理畏天命卽存心養性以事天之事而安分不待言大人兼德位言德之所在觀型宜畏位之所在定分亦宜畏也不畏由於不知畏由於知註於上節補知字畏字方有來歷時解謂上節不必補知

字爲八股忌犯下計耳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

此以學知勉人謂生知者固是上等而知何必皆由於生但學而知之便是次等卽因困而後學者亦尙是次等以其能回頭也惟困而不學乃爲下矣困如孟子困心橫慮之困與中庸困知不同釋氏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亦是要人回頭向好之意只立地成佛便更不須學不知他說甚話三之字俱指理言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

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視聽色貌言卽洪範之五事一身之間不外此五者事疑忿得又學問持守之功與前五思相爲經緯九思之外已無餘事不必如陳氏思不止九之說然此省察之事若未應事接物時則無可致思而當儼若思能戒懼於不睹不聞以養其未發之中思時方能盡善南軒之說可玩也能養思於靜而又致思於動則作爲工夫自不敢不勵故次崖謂作爲亦在其中如思明則有去蔽之功思聰則有去壅之事也視自內及外蔽亦在外聽自外入內壅亦在內以視聽居首者私欲之交皆自視聽始程子所謂開眼便錯也九者不惟不思爲失卽思之非其所亦失當視而思聽則視蔽當聽而思視則聽壅矣故朱子曰當這一件上思這一件此卽所謂敬以直之也當一件思一件乃中節之和而思明思聰乃所以致和也此但云思耳而謝上蔡言思誠何也有物有則實理也思之所以盡其實理而形無不踐乃所謂思誠也九思之外獨不有思孝思弟之思乎曰五倫五事相爲經緯能踐形則能盡倫如事父母時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愉色婉容柔聲下氣那一事不具於九思之中餘可類推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節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意略重下節首節是一意誠的人次節隱居行義有二時而求志達道無二事隱居時窮理力行備道於己固已有天下一家萬物一體之概可以出身可以加民可以興禮樂可以垂永久已悉存此志之中但未實見之行事故曰志及出而行君臣之義則又能不以富貴攖其懷不以功名易其守而確乎伸己之志以盡其所當行之道下之不欺其民上之不欺其君內之不欺其心

斯所稱不變塞焉夫然後謂之達道蓋求志者卽誠意而廣之達道者自誠意而推之學有淺深時有遇否而道無二致也未見其人也矣也二字抑揚其辭有慨望無已之神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節其斯之謂與前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亦祇以異二句胡氏以爲當在此句之上

此章只重表一異字異不必瑰意奇行苟求異人只不貪富貴而甘貧賤自見離塵脫俗是則所謂異也以齊景公與夷齊對言者齊景爲崔慶所立據兄位而忘讎

異於夷齊之讓國而君臣父子之失道又異於夷齊之諫伐總之以其有一千駟在胸中故牛山之泣餓夫不如甚矣富之一字之不可言矣但夷齊之讓國固自仁至義盡而諫伐以逃首陽終未免清隘夫子亦非欲人都效夷齊只教人勿貪富貴而厭貧賤人能於胸中去卻富貴二字則綱常名教中掀天揭地事業何一而不可爲二稱字有欣動人意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節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節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節聞斯二者節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此見聖人立教之公也夫父子之閒甯無可獨厚者與待子如門人得無亦兼愛意邪曰父子自有至情若教則斯道日顯於日用不但聖人不私亦無可私也顧教人待其來學而後教教子則必不然矣如有意於遠之則亦私耳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此必古傳記之文而夫子或嘗言之亦志禮也小童之

稱雖經傳罕見或又夏殷時文矣必求一章旨以實之泥也

四書詮義卷之二十終

祁門倪鑒重愚山 程夢元陵園
婺源汪 紱雙池著 後學 懷寧楊保銘伯新 同邑 潛紀慰筱園 同校字
合肥李襲國筱亭 同邑 江望青湘鳳 同校字
休寧甯本瑜瑾香 余家鼎鼐伯

陽貨第十七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節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聖人內不失己外不失人遠小人而能嚴見惡人而无

咎觀總註最妙要惟盛德在躬行所無事焉已耳所謂欲其稱者彼以瞷亡來我不往拜則失禮往拜則墮彼術中故亦瞷亡而往亦事之權衡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蓋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得其氣之秀而最靈者爲人理氣本不相離也然繼善之初理主乎氣理全而未有所虧氣動而未有所嚮渾然至善無貳無雜故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氣載乎理而後有生理無不同氣則不能無厚薄清濁之殊雜然流形隨夫人之自得是自成性以後斯理則麗於氣質之中而不能純乎繼善之天矣是故孟子所言性善者專指夫繼善之理言之性之本也孔子所言性相近者兼指夫氣質成性言之性之著也張子曰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其爲分亦若是焉耳陳介眉乃謂氣質不可謂之性宋儒不當分性而二之以滋後人之惑殊不知生之謂性繼善之始未可名性纔一名性便兼氣質故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詳所謂天地之性者繼善之始未雜氣質之理也所謂氣質之性者成性之後麗於氣質者也又何嘗指氣質爲性而分性而二之也哉顧性雖麗於氣質而

繼善之理終爲之主則氣質未嘗不聽命於理是以平旦之氣好惡同人而乍見孺子入井則本然發見四端呈焉是可見能學以變化氣質則天地之性存焉而德勝氣質性命於理先儒所言不我誣也在孟子時人多以氣質爲性而不察其本然故孟子不得已而獨指繼善之理以明性之本善其於孔子之言究未嘗有相背者而林次崖顧謂惟聖言爲無弊而孟子只言性善雖是救世終不免紛紛之論又似孟子之論性有未備者不亦謬乎且孟子於味色聲臭安佚亦未嘗不以性名是可見氣質之性在孟子原未嘗盡諱言之也顧天既

與人以無極之眞矣而又雜之以成性之殊者則天地其何心乎曰天地以無心而生物陰陽之氣載理而行惟存乎人之變化而已是故目明而邪正同視耳聰而淫雅同聽言從而好戎並興貌彰而敬怠互倚然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故邪之不當視而正之當視雖下愚未嘗不知是理之所以爲主而宰乎氣質者也由知之而思誠之而擴充之則聰明之本然復矣氣質何足以固吾性之理哉夫孟子指繼善之本然而只言性善固矣孔子又何以不言繼善之本然而顧獨言其麗於氣質者與曰時有不同然也孔子之時異學未嘗橫行則言

性者不紛卽成性以言性而性之理之本善也亦可識矣若非其理之本善則氣質懸殊又何可以言相近也且不觀孔子之繫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乎夫性命曰各正則元善之理其宰乎氣質也又甚明矣孟子時異學橫行全不識性之本體若不指繼善之本然者以示人則人皆將以仁義爲外鑠矣其誰肯反諸身而求之也是以性善之言其有功於孔子爲甚大也至後世妄儒謬識衆咻爭鳴異端復興以亂吾道則荀子之言性惡韓子之言性有三品釋氏之以作用爲性皆與孟子分門別幟俾學者莫知所擇於是

朱儒繼起又不得已而區分之以示人曰孟子所謂性善者天地生物之理性之本然也彼作用而近於惡者形氣也其有三品之殊者則理之麗乎氣質而爲氣質之性者也是則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其說所由來矣至若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則朱儒已自言之又何待後儒始謂氣質不可言性而又何疑於孔孟張朱之言之有不同也哉性麗乎氣質則清濁厚薄殊矣而何以言相近也曰氣質爲徒理爲率理爲率故知愚不同而非無知同賢不肖不同而非無能同天下固有曰我不能孝者而未有曰我當不孝者是非無知同也

天下固有不知行孝者而未有實不能行孝者是非無能同也既已知矣何所不能既可能矣何所不盡故曰近也不能盡其才以至於或相倍蓰而無算者安於習故耳而曰性實相遠是誣性也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此獨以氣質言也上知者明通之至則義理昭著習自不得而染之下愚者蔽塞之至則性中繼善之本然卻被那至濁至昏之氣層層羅裹緊緊充塞此理亦無處得發見故自開啟他不來也顧自暴者雖言非禮義卻也曉得這叫做禮這叫做義這便是他性中明處自棄

者雖不能居仁由義卻也曉得仁義是好物事這便是他性中善處雖下愚不移究無害於孟子之言性善也但虎狼父子蠭蟻君臣禽獸中且有此理著見處而人至下愚則其蔽塞之至已與禽獸不遠此譬如耳目聰明本人之常然亦有生而聾瞽者乃天地之姦氣非生人之常理也夫子此章雖言不移而意實在能移意謂除者只是上知下愚或者習移他不動然天下何能多得上知亦豈盡出下愚是天下之人究皆相近而習皆能移益見習之不可不愼而斷不可諉之成性矣非言性亦有惡者也圈外程註不肯移之說正足以訂砭愚

頑但不肯移亦略非孔子語氣試看今日之自暴自棄而不肯移者且徧天下實緣世教日衰民不興行其不肯移皆得之習後未必其質之皆下愚也程註所謂強戾而才力有過人者恐非夫子所指之下愚矣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節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節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一弦歌耳而夫子遽曰牛刀子游遽曰學道且至於愛人易使據道而言似不止禮樂據禮樂而言似不止弦歌又似只樂中一事未及於禮而夫子顧聞之喜之戲之子游且從而莊述所聞以質之而夫子復深與之何哉蓋道無不包禮樂亦無所不在道爲事物體統如在人之子臣弟友在身之貌言視聽是其大綱處而禮樂則緯貫於倫事之中至細至微以經綸天下大經而維持涵養之以底於肫肫之地者故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盡乎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閒是故三代教人只有禮樂刑政不過爲禮樂之輔耳是則禮樂之外別無道學禮樂之外亦別無以學道也禮盡道之細固矣若樂則似有遺處如何曰禮之與樂只一串事并不能離凡

自外以飭其身者皆是禮自內以達於情者皆是樂即居喪哭泣亦自是樂的事不得云樂有所遺故古人歌詠弦誦亦無故不撤律呂琴瑟是樂的用處而子臣弟友閒之眞忱懇摯處貌言視聽之和順從容處尤爲樂之精神試看周禮教國子之所謂樂德中和祇庸孝友樂語興道諷誦言語虞書教胄子之所謂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其意思爲何如今人都不識樂便將樂看狹小了也禮樂不止弦歌而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不弦歌則無以習禮樂之事而何以通其道是弦歌自是

教禮樂的實落處邑人弦歌則凡六禮七教節文度數自無不皆所服習可知此所以聞之而喜也夫子莞爾而笑絶句喜之也曰割雞焉用牛刀猶枳棘非鳳凰所棲之意雖曰戲之實若惜之而意則喜之深也朱註於首節直曰以禮樂爲教於次節直曰用此大道於學道節直曰亦必教以禮樂於總註又曰治之必用禮樂可見弦歌便是禮樂禮樂便是道而麟士謂學道不必專指禮樂禮樂亦不必專指弦歌仇滄柱又謂泛舉大道則於弦歌上不照顧若以道專指音樂又覺狹小須包舉言之此皆將禮樂弦歌看小其於道又何嘗夢見也

君子小人只泛言無人不當學道意武城雖小亦有君子小人亦必當教以禮樂是子游意中事或以君子貼子游自說亦誤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節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節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

陽貨欲見孔子而孔子不見弗擾召孔子而孔子欲往似乎無解於聖人然召與欲見歸豚事不同召則以禮來聘似乎有好賢之心歸豚則用巧術以致人雖曰以禮先而實倨矣故貨之欲見夫子終以瞷亡往而公山之召則有欲往之心也至所以欲往者則夫子固未必眞以興東周望公山亦不必如時說之別有寄懷蒙存謂夫子素疾季氏不臣而欲借弗擾以行道其說益謬疾不臣而復藉力於其不臣之臣是猶疾盜而與人以盜盜也豈聖人志哉惟程註所云視天下無不可有爲之人云云乃最得聖人心事蓋夫子之心急於行道用世之念隨感而深而去就之必潔夫子原未嘗有所苟焉者故召而欲往此隨感而深之情也而終於不往者則聖人斟酌之義也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意以爲只怕無人用我耳果使人能用我則雖惡可化之善

雖邪可匡之正雖畔可使之忠蓋卽其用我一念已是爲善之資我自有格心之權道苟得行隨在可興東周更不必問其類之不善也爲東周謂文武周公之治可復見於今日非必興王也爲公山而發東方自指魯言然玩豈徒哉如有用我云則望人之能用其意甚殷而如有二字中未必其人之果能用我意亦隱隱言下子路浮淺此意難與明言則姑與之云云亦猶見南子之矢言也云爾夫子之欲往不必復計其人夫子之終於不往亦不必以其畔也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

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五者皆所以存心之目非仁之目也能行二字有實用其力之意於天下則無時無處而不然乃見操存之無可閒斷處以行字爲推行之行者非以於天下作治功言者非而或又重於天下三字反似輕看五者亦非也總之此七字字字著力無一字可輕看五者雖因子張所不足而言而鞭辟近裏已盡爲仁工夫聖言隨在各具本體無少欠闕也恭則整齊嚴肅有以閑此心之肆而慢易之私不得入寬則惇大温柔有以廣此心之量

而鄙暴之私不得萌信則誠實无妄有以實此心之理而欺僞之私不能雜敏則自强不息有以充此心之用而懈怠之私不能閒惠則易直子諒有以體此心之愛而慘刻之私不得參蓋此心之理本自至一至公至實至健至愛與天地相似只爲慢易鄙吝欺僞懈惰慘刻以放其心而失此心之理則爲不仁能行五者則有以存其心之本然而理以無失然此心稍閒則私入之而不能全體不息故須是能行五者於天下凡應事接物以至閒居獨處莫不皆然時時提醒夫然後心存理得而爲仁但子張務外好高則未必不視此五者爲淺近且或至略一收斂便說能恭略一推拓便說能寬略一反裏便說已信略一用功便說是敏略一推恩便說盡惠而不能實致其能行之力故夫子又推其效言之見果能行五者於天下則不侮得衆人任有功足以使人之效無不備至正不得視爲卑近而苟其有未盡效則必其行五者之未能盡實當因其效否而反觀以自考不得以皮膚了事也若云爲仁而求其效則此心向外又大非先難後獲之意也

○佛肸召子欲往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

之何節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節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欲往是夫子急於救世至公至仁情事子路氣粗難與細剖己意姑卽其言以折之而用世之情自見堅白見己之不妨於往惟可往而不往則是欲匏瓜我矣吾豈匏瓜也哉此二節一氣承接是折他往如之何一問次崖謂匏瓜之喻見已當爲世用太岳亦云學貴適用愚謂此於末節作另轉語於答子路之問意殊不緊湊且此乃自明用世之心不是言通方之用圓轉趨世非夫子意也匏瓜繫而不食朱子明言是匏瓜不能食吾豈

匏瓜見此心非槁木死灰有性有靈自不能忘情當世非言匏瓜無用已也王觀濤輩謂匏瓜是苦的人食不得此只比得無用比不得無情矣又按今人每將匏瓠分兩種謂匏苦瓠甘愚考古今本草統同辨異則匏瓠自是互名瓠不得地亦變而苦不得謂瓠之獨甘另有一種苦瓠形作細腰俗名葫蘆葫蘆即瓠之轉音是苦者不獨名匏吾鄉方語則甘苦圓長遲早數種統謂之匏浙閩統謂之蒲蒲又匏之轉音耳是甘者亦名匏不獨名瓠也○問弗擾佛肸之召夫子固未往也借使夫子而往則將若何曰告之以黃裳之義教之以忠貞

之道而已陪臣忠於大夫而後能使大夫忠於公室各君其君而後人其知有君也使二子而能用孔子則以正事其大夫亦足以正大夫之不正大夫而或感於正是孔子一用而君臣上下各得其分也其不能用則夫子亦行耳聞殺鳴犢而返不對問陳而行夫子又何淹焉然而終不往者亦有以知其不能用故耳夫豈誠畏佞哉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節居吾語女節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狂

此章啟子路以細心窮理工夫仁知六者而皆曰好已是篤信之資不可說作浮慕但篤信又須好學以明其理曰好學則遜志時敏極深研幾之功也此心良知本具眾理原無所蔽然卻要從應事接物間及前言往行上逐一印證過來此心之知始有實據而無不盡能好學則理無不明而仁知六者皆無所偏是吾性之德也不好學則率其氣質之偏而太過不及之閒愚蕩賊絞亂狂適成其蔽蔽者於這個道理只見得一邊如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之類如只見得仁主於

愛則小之可陷可罔大而兼愛害義總之爲愚其愚處便是蔽處其蔽處即愚處好仁本是好然而不好學其蔽即從好生好即蔽之病根也勇就作爲上言剛就一身性情舉動上言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節詩可以興節可以觀節可以羣節可以怨節邇之事父遠之事君節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首句言人當學詩以下只言詩之有益於人而不可不學意自見故次節再提詩字然可以興觀羣怨事父事君多識處在詩而興觀羣怨事父事君多識皆貼在

學者身上說須是細心讀書方見得詩之益我有如此者故總註言學詩之法一法字宜玩見學者便當以興觀羣怨等法去學詩不可徒以辭章句讀去學詩也詩有邪正可以興詩有美刺可以觀詩不必皆和而不流吾知所法戒則可以羣詩不能皆怨而不怒吾知所勸懲則可以怨詩不皆忠臣孝子吾領惡而全好則可以事父事君以至多識名物亦須是我有心討探此皆詩中本然可以益人處而得益則隨乎人之自領若不以此法讀詩則只見詩中善惡邪正太過不及錯亂互出而無處可以益人矣興觀之益以性情身心言羣怨之

益以居常處變言然亦不外性情之正註和而不流怨而不怒正貼羣怨二字不是說詩人性情皆然乃會意解法也蒙引之說未精此章當與周禮樂德樂語參看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二南何處是說文王脩齊但須看關雎麟趾之詩別是何等氣象當於吟咏之際玩索得臭味出來而思其所以致此之由覺得字裏行間處處有一惠宗公而刑寡妻雝雝肅肅亦臨亦保之文王夤然而黑頎然而長恍乎如見始爲有得知二南之所以齊家則知齊家之本於脩身知所以脩身則齊家不難雖推之以至治國平天下亦無所難矣全詩爲益雖多又不若二南之尤爲切要也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人得其高下散殊之理以具於心則有敬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生人得其流行合化之性以發於情則有和故敬和爲禮樂之本然敬和之心未便是禮樂惟敬而將之以玉帛和而發之以鐘鼓乃成禮樂無本不立無文不行也乃逐末遺本而文勝質亡則世之所謂禮樂者又只是玉帛鐘鼓

之虛文而不察其所以因心而行之實故夫子云然欲人思玉帛鐘鼓之何以行而求其所以行此玉帛鐘鼓之實意也內註敬而將之以玉帛云云本末兼備程註禮樂只是一個序和語又未免太快不善會者又恐至求本遺末矣至所云天下無一物無禮樂則又甚親切有味讀者玩之亦可以恍然於鳶飛魚躍也但敬字易解和字卻難解若只說是心之和樂則發鐘鼓者何嘗不是歡樂去發而卻不可謂和蓋和者須是性情中豈弟樂易萬物一體深篤肫摯滿腔惻隱而發之無過不及無所乖戾方可謂和卽流而不息合同而化之理也

故周禮以中和爲樂德之首不止和樂之謂也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此所以深愧其內荏也凡人循理則日剛强牽制於物欲則日柔弱此色厲如何掩閉得住○荏是大豆又曰蘇亦名荏其形似木而幹柔弱枝葉大故爲柔弱之名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鄉原只務謹厚不得罪一個人意以處世自當圓通不必矯激此等人最易入俗眼故俗人都稱他忠厚長者今世之所稱君子大概是此輩人也聖人指以爲德之賊而今儒者猶喜言圓通作用不亦悲夫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德之棄註曰自棄其德此會意解法若經文語氣當云此德之所由以棄也德只一德不必如時解分正理有得二項蓋鄉原似是而非則賊德塗說有而不守則棄德但賊德不惟己無以入堯舜之道且更迷惑世人使之皆不求得道於心故賊字律重棄德只自家無得故棄字律輕也道塗不泥定路上聽亦不泥定耳聞只學不入心徒資口說者皆是○賊德棄德不同同只是一爲人而非爲己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節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節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只是形容鄙夫惡態然可與一提也與哉三字搖曳咏嘆則似教事君者當愼所與意寇萊公不知丁謂之奸卒爲其所陷害小人變態可畏之甚矣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節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或是之亡或者不知何故之辭是卽指三疾言亦怪歎語氣也蕩則亡狂之實忿戾則亡矜之實詐則亡愚之實亡者失卻本來面目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重出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自色厲以下皆有似是而非意色厲似剛直鄉原似有德塗說似多聞鄙夫似柔順三疾亦然奪字只作亂字一例看但奪猶甚於亂蓋始而亂之繼則奪之至奪之則正者且無權而邪者得意洋洋世人尊奉徧滿世界矣此之謂賊也本章奪亂二字互言利口亂信覆人邦家其賊有顯然者

○子曰予欲無言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節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聖人言亦道不言亦道不言而道明言而道亦明時講每云道以言而明亦以多言而晦未是也多言而道晦此自家於道上原不分明朱子所謂說經爲經之賊者耳夫子縱多言無晦於道也但學者徒以言語觀聖人則於聖人只得其半且言虛行實徒察其言不觀其實所言之道亦自無處印證故夫子曰子欲無言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欲子貢考其實也時行物生道之發見處時物之所以行生處乃道體之本然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時物之所以並行並生乾

道變化各正性命行生之所以不背不害時行者道之無時不然物生者道之無物不有天不言而時行物生莫非天理之發見流行聖人不言而一動一靜莫非聖人之妙道精義觀時物之行生而可以察天之至教觀聖人之動靜而可以察聖人之至德原不待言也或以行生爲時物之述天此大謬者聖人之動靜如天之時行物生其實何如曰聖人天理渾然泛應曲當其應事接物也事事物物各還他一個當然之理而究於事物非有所加如老安少懷各得其分便是一天之物生事物之理與時偕行聖人進退存亡不失其正如仕止久速各當其可便是一天之時行至若靜時則緝熙本體雖無可窺而容貌發見之間亦自有至中至和位天地育萬物氣象在夫子固非必以天自擬而道體本然本自如是備道者則唯聖人夫子欲學者隨在求道卻非徒欲學者隨在求我也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此見聖人曲成其教之意○將命者是夫子邊人非孺悲邊人宜從虛齋說若次崖以爲孺悲邊人則將命者已見過夫子不病矣且客之將命者不入戶（戶是入室之門）入

戶出戶自是夫子邊人無疑矣使之之字則指孺悲也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節）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節）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節）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節）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節）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故滿腔無非惻隱而父母生之膝下一本所在尤恩莫厚焉情莫親焉是以仁主

於愛而愛莫切於愛親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蓋仁人之於親也生則致愛不厭死則終身不忘喪止三年若駟之過隙焉仁人謂其愛之爲已薄矣然若欲遂之是無窮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先王稱情立文而喪以三年爲斷送死有已復生有節制之中也顧先生制禮爲賢者節而不肖者乃欲更損於三年之中是其天性之無存故愛親之薄有如是矣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因其言而詰之也古人居喪無食稻衣錦之理雖期功亦然但宰我曰期可已矣則是期年之後便食稻衣錦

了非謂期年以內也於女安乎言期年之後便能安乎而宰我曰安此信口順非不求於心若使反求於心則亦當有不安者苟眞以爲可安則是天性無存而不仁甚矣故夫子以不仁斥之也乃後世之爲人子者親屍未冷酒肉已果於腹雖有衰麻之服而無哀痛之誠此則眞已安之且安之於方死之日其不仁又禽獸之不若也可勝歎哉女安則爲之又切言以警之也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此人子之至情此統言三年之內情事與食稻衣錦節稍不同爲之二字則指食稻衣錦節言蓋心有不安則期年之後亦未能安矣動之以不忍之天性也予之不仁也採其本而斥之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明喪所以止於三年之故而孝子之心無窮矣愛亦止此三年已屬薄愛況無三年之愛於其父母此所謂不仁也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用敦仁故能愛薄愛由於不仁蒙引欲淺看仁字謬矣問喪必三年在仁者固少之矣若乃不仁之人則愛親之念已亡必強之三日不食三月食粥期年蔬食三年不食酒肉則既無實徒飾虛文不亦可以已乎曰以爲虛文則齊疏之服亦虛文以爲虛文而已之是同人於禽獸也夫父母生之膝下一本所在恩莫厚焉情莫親焉

愛親之心出乎天性誰則無之但世教衰民不興行故安於習俗而沒其天性之良矣非人之果多不仁也明王制禮首以孝治天下則三年之喪美色不接於目樂聲不交於耳甘味不入於口以壹其哀痛之心使慘怛之色盈於目代哭之聲怛於耳苫凶之苦習於身雖薄愛之人亦不能無動其天性矣行道之人見聞猶將惻然而況於人子乎此所以養其良心動其天性發其至情而以仁教何嘗强人以外飾哉後世禮樂崩壞異端並興又竊喪祭芻狗以爲懺悔追禳之事於是擊鐃翻貝以亂其哭泣之哀金象蓮臺以亂其衰麻之色膜拜

和南以紛其倚廬之戚良心以無所養而天性因之日漸漸至鼓樂以樂喪酒食以宴客而或因凶嫁娶服內生子怙然無復顧忌仁心遂亡違禽獸者不遠矣夫阮籍之飲酒楊廣之竹筒希聲之雞臘叔季猶或知非之而今日之恬然不怪者是豈古人之多仁而今人之盡不仁哉無禮樂以爲之閑而心失所養抑異端爲之害而性以盡亡也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

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況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乎等

以博奕而下之所以深警之也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

尚義則必有勇尚勇不必有義非義之勇爲亂爲盜勇之不可徒尚也如此夫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節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爲知者惡不孫以爲勇者惡訐以爲直者

蓋子貢有所惡而因質之夫子夫子所惡顯背於理者子貢所惡陰託於理者然亦可見聖賢之同情矣雲峯謂子貢所惡因夫子所惡而推未必然也下訕上兼德位言勇以接物言果敢以應事言雙峯以血氣性質分亦未確也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女子小人固陰險之資而非有禮義之守然既爲小人女子矣亦未始不自知其分者惟近之則與以可慢之端遠之則待以難堪之實忘其分也由來必有漸矣能盡曰女子小人之罪哉顧遠之不可近之不可則女子小人誠難養矣此以言脩身齊家者不可有一事之可

輕一物之可慢毋謂僕妾下人至微且賤可以惟我所使而忽以虐之也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而禮必本於身以惠愛之心行天澤之理亂本弭矣所謂莊以涖之慈以畜之也君無禮讓則一國亂身無禮讓則一家亂女戎宦者之禍天下僕妾之禍一家皆恩不素孚分不素定之故也其害可勝道哉夫子言之其爲天下後世慮者至深且遠也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伯玉五十知非武公九十知警此由其能自脩於少壯之時故老而彌碩若少壯不知進脩則四十以後必無

能進脩之道縱知悔焉亦已晚矣晚年進德之說甯得替矮人壯膽爲見惡者姑寬一算與

四書詮義卷之二十一終

婺源汪　紱雙池著　後學　祁門倪望重愚山　程夢元曉圃
懷甯楊傑鈐伯新　同邑　潘紀恩後圃
合肥李襲識襲亭　同邑　江寧青湘嵐同校字
休甯甯本瑜瑄香　余家鼎鍾伯

微子第十八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　節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此章重表一仁字仁者忠信愛國之意本於眞誠而無一念之轉計故亡而不以爲患奴而不以爲辱死而不以爲憂人言不以爲恤而一往孤行其志其心安而德

全矣在微子有可去之義父師實先詔之箕比當師保之任則不忍不諫諫而不聽一奴一死皆聽之君而已若存一計功謀利之私則非此心之誠而未得爲仁人也三人本殷臣故曰殷有時賢或從殷有二字巧生議論亦無取焉○按或問據史記則箕子先諫比干次死微子後去蒙存依雙峯說只以此章爲序而微子之去在箕子比干未死之先愚謂史記固多難憑如書云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顯躋則微子之去箕子實詔之矣但箕比未死而微子遽去亦似稍恝惟父師少師奴死相繼而微子乃不可不去矣史遷未必盡無據也此章以微子之去居先而次及箕比者蓋比干之死人自無閒若奴則未免於辱身去更有似於辛免人蓋不能無疑而夫子斷其同出於仁其意略側微箕故先去者奴者而後及死未必以實事爲序也蒙存之說終太泥矣又按微子紂庶兄自當是與紂異母通鑑所載謂微子之母未爲嫡時生微子及後爲嫡而生紂其說無理不足信耳微子之去蓋遯之荒野後武王克商而封武庚武庚繼誅成王乃求微子而封於宋人謂微子抱祭器以歸周抑亦非也三仁事論詳見書經詮義○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

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此篇所紀往古實行及當時隱逸之人皆當以夫子對看始得下孔子行二章見孔子可去而去不苟合而非遯世而楚狂三章又見孔子惓惓救世之志不能一日忘仁至義盡而必非徇人枉已此子之無可無不可也三仁無閒亦是所處之時位當然若柳下惠則視一世皆枉道楚狂沮溺丈人輩又視斯世之人爲若浼其趣皆異於聖人而各有所偏主矣太師摯諸人實挹孔子流風而周公之訓八士之盛又夫子所有志焉而未之逮見者也此章以本章玩之則惠之和而介可見以下

二章參之則孔子之時中而惠之不恭亦可見矣孟子每以孔子與伯夷伊尹柳下惠並言而要歸願學孔子皆此篇之意也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待聖而商其厚薄在景公已不誠於好賢矣然在孔子則亦似云厚矣又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則孔子能以厚祿縻哉不能用而遂行所謂當行而行者也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記孔子之行與上章同意但受女樂而曰季桓子者桓子當國君之受桓語之也故罪桓子且諱君也受女樂而簡賢棄禮此庸人迷惑聲色不能有爲之過蔡氏謂季氏深忌孔子故借齊人之饋以沮之此則深文之獄考孔子用舍實亦由桓子且夫子罪我以羣婢之歎亦悔於厥心而臨死猶以召孔子語肥也則桓子何可深罪孟子曰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不可因一事而過爲周納矣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節 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以下數章皆見聖人之不忍於避世也接輿諸人恬然高蹈其風致自不可及其譏孔子處亦非謂孔子果趨慕榮祿同於俗情但世不可爲而勞勞車馬深爲孔子惜耳顧天下無不可爲之時而隱士必以爲不可爲則聖人之見遠而隱士之見膠天下有不忍絕之情而隱士必果於忘世則聖人之情仁而隱士之情忍天下有不可逃之義而隱士只潔其一身則聖人之德溥而隱士之德孤故隱士每冷譏孔子而孔子亦惓惓於隱士欲與之語以廣其志此聖人之至教也○陸通字接輿或謂此只與長沮桀溺同例乃因其接孔子之車而因以名之則既曰接輿而又曰過孔子文義重複矣註言接輿楚人云云則朱子固以高士傳爲據矣又楚狂二字只因接輿是佯狂的故云時解以狂字爲通章定案亦鑿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 節 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 節 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 節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

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此見聖人濟世之仁仁者視天下猶一家視中國猶一人故痛癢相關精神相屬其救世之切也如父母有疾焉雖必不能救而不敢不竭力以求醫也甯忍一日忘哉鳥獸不可與同羣此特因桀溺辟人辟世之言而折之耳蓋必曰無道則隱則易天下者何人必曰有道而後見則因人而已且不及待也豈聖人之心哉豈聖人之事哉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節子

路拱而立節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節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節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此章言用世之義義卽仁之適宜處非又在仁外蓋君臣父子長幼朋友皆發乎天性之自然隨在而當盡其道也道之當然處皆義而義莫大於君臣凡在下位莫非人臣臣則得君而事以佐天下自爲吾分之所當然雖君之德輝未可期而此心不容不盡故曰仕以行義若獨潔其身而不知有致身之道則楊朱之爲我無君聖人所不爲尤聖人所不忍也丈人隱而猶近人情止宿之舉幾爲子路之恭所動故見其二子則天性之自然事理之當然已隱然有瞞昧不過處時解謂丈人以田家之樂微諷子路以招隱蓋未然也子路所言者皆因其所明以曉之所謂長幼之節兼子路敬丈人丈人因禮子路而又見二子言玩註可見今人單就見二子說亦未盡也義字雖貼君臣卻不是君臣叫做義仕所以行義卻不是一仕便叫做行義蓋有君以出治卽當有臣以佐治欲輔君以佐治便我之義也徇祿者亦自

不得藉口道之不行猶言世不可爲此二句亦探其潔身之意而折之耳君子自盡其義道不行所不暇計矣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節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節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節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淸廢中權節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逸是遺逸非隱逸七人中惟虞仲夷逸是有意隱居若夷惠則其意不主於隱但制行高偉自成一是不同流俗故世俗亦不得而用之則遺棄於無位故曰逸民不降不辱固是志潔行芳然二不字有必不肯意則正伯

夷叔齊之清隘處也降志辱身亦非惠連不及夷齊處只惠連志意自以爲身志不妨降辱各成其所可也不妨降志辱身只要中倫中慮此卽惠之和而不恭處其斯而已矣非夫子謂惠連之所可取只在中倫中慮亦是惠連之意只要中倫中慮便了其他汚辱所不計耳虞仲夷逸便是有意隱居故只要中淸不必中慮有意放言故只要中權不必中倫也夷逸無所考而虞仲之隱身放廢則只示蠻夷之人不可以復中國意又并不欲以能讓分兄之美故其所以自處如此所謂中淸中權意自甚善而放逸太過自多不合規矩與泰伯之端

委以治周禮者不同矣故與泰伯同行而泰伯不居逸民之列也然泰伯不列逸民而夷齊同列逸民者夷齊之逸不在讓國而在北海待淸西山甘餓其用志爲已孤也要之此皆逸民之有可有不可也聖人無可無不可不有意爲孤高亦不至輕於貶辱可不可在事而無可不可於心蓋其心同天地運用無端與時偕行因物付物固不肯自同於逸民之各執一詣而知備聖全亦非逸民之所强得而同也夫子此節所以自表其不爲逸民之心非自誇其出於逸民之上然聖神中正之至已自有不可得而掩者矣又夫子之無可無不可只是無意無必無固無我隨時處中非有意求異於逸民若漢儒謂不夷不惠淸和之間則只是子莫之執中而已而運水搬柴莫非是道并事上都無可不可則又佛氏之邪說不可以相混也○此章中兩謂字則非一時之言蓋門人撮其所嘗論斷大略記之如此次節明有伯夷叔齊與句故直曰子曰惠連及虞仲夷逸節節中指其人之事而未明言其人故記之曰謂柳下惠少連謂虞仲夷逸凡子謂子賤子謂仲弓曰子謂顏淵曰皆此例也

○大師摯適齊節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

節鼓方叔入於河節播鼗武入於漢節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

記賢人之隱遯蓋與作者七人之歎意同所以傷魯之衰也歸功夫子正樂此則橫渠之意而朱子亦備其說焉今則以此爲此章定旨矣又適齊適楚入河入漢只是隨意所之或屬有因而往卽河漢亦只在世間必有國土所屬其曰適某入某亦記事之變文耳時解以辟人辟世分說殊不必也至作時文者遇適蔡適秦等題則非斥齊楚於入河入漢等句又譏貶適國此時下以爲尊題法無理尤甚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親親敬大臣敦故舊體羣臣此四者理之當然厚之道也君子必盡其當然之道而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不輕棄故舊不求備於一人忠厚之至也蓋九族一本而分立愛自親以敦其仁亦以教民仁也大臣非其人則去之在其位則必推誠以任之敦其信亦以勸大臣之信也故舊固非九族大臣之比然無失其爲故亦以示民不佻而無求備於一人則惇大公恕之懷又所以作人於無斁也皐陶謨曰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

可遠在茲又曰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然則此四者治國家天下之大經大法而化民成俗之本也有國者其可一念忘哉時賢於此章或說成強幹弱枝收拾人心作用則計功謀利之私與元聖開國典謨相去遠矣又尊賢親親本周公遺訓此章是矣而史氏乃謂伯禽三年報政尊賢親親周公有魯其北面事齊之語其不足信可知且魯之積弱與三桓之橫逆乃後世失道使然豈親親之故也哉論古者當有學矣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

此記善人之多亦思古盛王意與一母四乳亦會意可知然此等記載殊難强核其實與其意義姑存不論可耳時文更從名義上穿鑿益無意味矣

祁門倪望重愚山　同邑程夢星魚門
婺源汪紱雙池輯　後學懷甯楊深銘伯新　潛紀恩綏園
合肥李襲國筱亭　同邑江峯青湘岚同校字
休甯爺本瑜瑾者　同邑余家鼎鍾伯

子張第十九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此皆性分之事人道之大端也子張言士之大節如此學問已反到平實地位矣然其可已矣句亦自有病註中一有不至則餘無足觀及庶乎其可云云皆略爲子張斡旋也見危致命句不言思只便文耳或謂致命不

待思而決故不言思此泥於字句之閒亦未是也

○子張曰執德不宏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

行道而有得於心曰德則德自屬行事物之所當然曰道註曰有所聞則道自屬知蒙引分知行不可駁也但執而曰宏則不惟更求能亦須更求知不是執此一德而宏之乃宏其執德之量也宏之者不以一善自足然亦須所見者大則宏字卻從知來信而曰篤則不惟深信之且將力行之不是空空一信乃篤其行道之志也篤者不爲他歧所惑然亦須躬有定守則篤字正從行見蓋知行本一串事已耳宏而不篤則泛篤而不宏則拘故宏以篤爲資篤又以宏爲址然此章與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意略同與士不可以不宏毅意稍異人多混看焉能爲有亡言無與於道德之數也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此章辭意明白註復詳盡無他疑義但時說有謂與字深容字淺與則不得濫容則不得隘二賢正不相妨者此則巧爲解紛其實不然夫與字深容字淺固也然不

與則必出於拒乎子夏之病不在與字而在拒字也不可者可容大故亦當容乎子張之病不只容字在於人無所不容也烏得謂二賢正不相妨也哉惟朱子曰初學當如子夏之說然不可者只疏之而已拒之則已甚成德可如子張之說然有大故亦不得不絕此中正之軌也然子夏之言以教門人也教門人則拒字雖過峻不失爲自守若子張遽以恢闊之量語門人小子則濫交敗德正所不免矣然則子張之言爲尤過也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

天下蓋無物無道小道者卽大道之散殊也然務其大可綜其小爲其小必遺其大農圃醫卜中有至理焉而以經世則不足也或曰神農后稷以農聖黃帝岐伯以醫聖獨非治世者與曰上古之世百務未開故聖人察之以前民用也顧黃農以大而通其小非以小而盡其大聖人開物成務俱從源頭上下來耳且黃農只能逐漸興創草昧之治原非全備後世好言三皇皆妄誕耳孰若堯舜之爲中天也哉至若靈樞素問等書後人假託而遽以稱聖稱眞其於大道則何嘗夢見也子夏一生近小而此章之言如此蓋其學已進於高明矣然正

唯其從近小處過來故知小道之有可觀又知小道之不能致遠也君子不爲有此身擔當宇宙意世之甘爲小道者亦由其所見者小故喜其有可觀而不復爲致遠計耳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日新不失非好學能日新不失則可謂好學蓋日新不失必有所以能日新不失之工夫在也遜志時敏學而時習之非心乎學者不能矣日月猶言日日月月能謂其所已知者蓋行亦在其中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博學篤志切問近思是四項學以明道志以向學而學欲其博志欲其篤問以參之人思以反諸己而惟欲其切思欲其近四項各重上一字也又博學而不篤志則所學者隘切問而不近思則所問者虛中間而字一絪四項又各重下一截也志卽志於學問卽問其所學所志思卽思其所學所問四項又只是一串若如蘇註則博學要篤志問要切思要近卻似只成三項了篤志切問近思都反向裏惟博學似拓向外然學不博無以窮理學欲其博則窮理惟日不足將此心有安頓處亦已自不放況有下三者則連博學又都帶向裏矣與誇多

者自不同也此都只爲仁之基未有爲仁之事亦只算致知之事未便是求仁之方凡言在其中者所求未及此而可以得此之辭也但用心於此自不馳於外養得此心不放仁自不待外求矣況由此而加以力行則天德之全又已不遠乎愚玩子夏本意只示人以學問之益原未嘗以此盡求仁之道若時解謂其示人以求仁之方則其言未免太狹矣求仁之方必須是居敬行恕克已復禮也然聖門自求仁以外無他學問則求仁亦須自此始若未能博學篤志切問近思則理有未窮心有未安克復工夫又且難說著者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學專學也工夫只在一學字觀其與居肆對言可見語意自以前註爲主後註學當知務又補前註所未足也但云必學而後能致道則以字語氣似不順當云君子惟專於學乃能以致其道作現成說而勉人專學知務意都在言外致道致字如至道不凝焉之凝字不可將致字輕看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此戒人自欺意重文字不重過字註云重其過者已有過而又文之是加一自欺之過也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卽之也温聽其言也厲
當大概就君子脩身克治事言變只是隨在適宜此節與曾子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節意正相似君子隨在適宜是其脩身工夫已至亦就現成養到者說而人當觀法卽在言外不只是贊揚君子也程註云惟孔子全之乃言外推論如此今人必欲影射夫子身上則亦太泥矣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
欲人立誠以爲治民獲上之本非謂未信者遂不當勞民諫上也信是人已交孚而責重於己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誠能動物則人已交孚而可以治民獲上矣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此對飭小而遺大者言意本重上句然抑揚之間遂有語病緣子夏一向近小到後來悟得近小之非又未免倒過大邊若上蔡聞程子玩物喪志之警而發汗後來心齋覺達立言又遺形器也雙峯云此以觀人則可以律己則不可時賢又云小處放過亦是力量做不徹此皆略爲子夏斡旋耳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節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本末不相離道器無二致洒掃應對進退中自寓根本道理故程子謂便是形而上者如誠於洒掃便是誠意敬於洒掃便是正心誠正不在末節外也然誠正可貫洒掃而洒掃卻盡不得誠正聖人教人原更有高遠者爲大本所在必謂洒掃便是誠正則狹小矣故朱子云非謂末卽是本也天下未有意誠心正而不善於威儀

容節者卻有善於威儀容節而無本者故程子云看其所以然何如則洒掃應對進退正只是末未可言本可知矣天地之理自本貫末而學者之法則當自末求本故小學必先大學必後但須從小學反裏去不可從小學更汎出外子游一向高明重本略末觀其養有餘而敬不足哀有餘而文可已可見子夏卻一向末節不遺其教人亦從近小著腳故子游之譏子夏也只因未識子夏教人之序而但見其善末遂疑子夏仍向來近小舊病疑子夏之不教以本耳非謂本末之截然兩事也果使不教以本則威儀容節自是爲人虛文不可謂子

游之譏爲盡未當矣但子夏固不若是耳虛齋云小學大學分先後不分本末子夏以始卒二字替本末識見高於子游首節註仍用本末字只據子游意解愚謂小學終是末虛齋說非也且朱子明言非謂末便是本其次節註及總註俱言本末安得謂首節註用本末字爲只據子游意解也子夏之答只言我非不教於本但學者所至未可以語大本由末及本次序當然不得以無本見譏耳程註曰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近小而後教以遠大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朱子云此條說本章意最爲詳盡是可見程註惟此條是正解本章其餘四條皆於言外推明一貫之理未可入子夏口氣矣子游最長於禮樂觀檀弓可知豈竟不知洒掃應對進退中原寓精義入神之理者但恐子夏泥器藝而遺道德故云然耳子游言雖過高卻奈何可深抑也仇滄柱謂君子之道三句乃言本末一理以力破子游分本末之非則是認程註後四條爲正解本章作子夏口氣矣然本末竟不當分則教人者只一洒掃應對進退便可了誠正事業又何必後來更有高遠之教吾恐所遺者已多正不免子游之譏議矣又玩程註君子教人有序云云朱子以爲說本章則君子之道句自作君子

之教人解內註兩非以其亦就教人者言本文及註雖無心字而玩一倦字作誨人不倦之倦則君子之道又自是從心上講蓋言君子之教人誰把末者先傳而於其本便放在後面懶得教了但大本之教要須有待不可躐等以誣學者分量耳若先遽傳以大本而不從末節上起是要他本末一貫以聖人責小子也語意本至明白今必謂君子之道道字乃本末一貫之道而云那一件是本之精那一件是末之粗雖欲分個先傳後倦而不可得然則文章之與性天學識忠恕之與一貫其亦分不得精粗先後了夫文章豈非性天所發學識豈

在一貫之外然文章究不若性天之精學識究未達一貫之本故性天不可得聞而一貫必待眞積之後彼謂君子之道分個先傳後倦而不可得則後來所傳性天一貫又是何事本末只作一裏傳末便已傳本則概語以高遠又何謂誣且門人小子洒掃應對進退便已有始有卒又何待聖人其說又烏可通也舊說君子心本無先後教不得不有先後此本無大病但先後二字稍看泥仇滄柱謂此專於起下全不應上殊不知起下便自應上子游譏他無本子夏言本自須緩不是便無如何說不應上也仇又謂君子非有心於先傳則小學明

是先傳設不知當先而先便非有心且小學先傳便畢竟有個大學要後傳可見大本有待非分不得本末矣又孰字只作誰字看便含著自家註非以其云云猶云誰以末爲先而傳乎非以其末爲先而傳也誰以其本爲後而遂倦乎非以其本爲後而遂倦也原非以孰字代本末二字東莊以兩孰字卽指本末則非以其三字亦無可安頓矣要之子夏只言子游責我之過非駁子游分本末之非只自明其非倦於本非謂洒掃應對進退之全不是末只言教之不可躐等未嘗及本末之爲一貫程子推明本末一貫之理只要人知於末中求本不可得粗遺精又不可求本遺末不是正解孰先傳焉二句之義也近儒自多錯會意矣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先盡其事則無曠官之失越位之思後及其餘則足爲利用之資而可得反躬之驗則字如則以學文之則自兼註前後二意而二意只是一串非如百工居肆章之二說相須蓋仕未優不可舍仕以學仕既優又不當佚豫廢學學未優不可分心求仕學既優又不當遯世廢仕二者交警也雲峯重上句新安重下句次崖重學字俱未是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此對易而不戚者言也然言之有所矯則不能無過當子游長於禮非全無文者而其言如此由其性質高明故耳甚矣中行之難也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

子游子張俱近高明一邊而所向大異子游認得道體凡事向裏而高去得本遺末脫略細故其病小子張志意高廣凡事向外而高去務外好高而忘其本其失大爲難能便自未仁非有兩截意然也字一揚然而二字一轉則上句似作贊辭而下句乃就中抑之其辭甚婉

若俱作抑辭則弛絞矣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上章難能未仁以其苟難則意不誠此章堂堂難爲仁以其務外則心不存未仁算不得仁也難與爲仁則并無以入仁矣亦由子游近裏曾子務實故其言略有不同如此然苟難便自務外心不存則意必妄其實一病也並爲仁兼彼我言不肯細心自檢亦自不細心待人事亦一串也然此皆良友箴規不是攻人之短看作竊議便非矣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此動人以天性之良也人之本心莫非惻隱而一本所在莫切於親蓋生之膝下恩莫厚焉情莫親焉然色笑庭幃習而不覺惟至於親喪則終天永訣笑語長辭夢寐猶通瞻依不再此人道之大變人子之事親舍是而無所用其力矣故惻怛之情尤宜其不能自已顧人有同情而汩於物欲以沒其天性之眞則雖處親之喪且有寂然其不動念也者則習熟之文亦徒爲觀美而生理亡矣此章未有者也必也乎許多虛字屬望神情無盡意謂凡至誠惻怛之心本人所固有自宜隨處發見奈泊於物欲眞性不見人都未有能自然而盡其情者但此心固有豈竟無發見之時或者情非甚切不足以動其眞必也於親之喪以終身怙恃一旦崩頹而鞠育深恩慽其在念此情之發其必有不能已者乎苟其於親喪之切而且冥然無以自致則是其天理滅絕無復人性者而後可與其辭甚婉而警人之意亦至深且切矣若將必也二字認煞則似人人皆能自致於親喪將慨望神情盡沒矣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孝有矯勉外飾者終非自盡也若不改父之臣與父之

政則眞不忍忘父者矣此人所不及矯勉處而莊子能之故特表之以風世也曰獻子賢者也不改孝矣父而不賢亦不忍忘親而可不改乎曰父不賢而子不能改亦是忘父也改之乃見不忘改行幹蠱其必愛親之至者也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此大賢恤刑之仁也散在心犯法在事有離散之心自不能無犯法之事不得已不知皆散也迫之陷之犯法之所由也而其故則上之失道使然矣情猶實也謂所

犯之實罪也不能使上無失道則哀矜亦虛念矣然教養非士師所得爲而此心不能自已則爲士師者其道亦當如此而已且存一哀矜之心則雖得其情猶必思於萬死中求其一生之路於必不可免者求一可免之情而必無敢不得其情以失之濫入者此哀矜一念其全活人爲已多也若有司者以鉤距爲術以折獄爲能以聽訟爲知則名曰奉公守法而此哀矜之意已蕩然無存嗚呼奈何以赤子肢體肌膚爲一官自見知能之具而快然其自得也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

天下之惡皆歸焉

借紂以警人意在惡居下流一句惡之者務決去之意自警自省之辭也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上章戒人爲不善此章勉人改過俱提君子二字以作個榜樣過皆見則不文更皆仰則速改不必爲君子之過寬只要人過而能改耳否則改過孰若無過但無過難言能改則君子矣或謂日月自行常度本無差失但遇入交處不得不食耳君子之過亦然愚謂若如此說則君子本無過矣無過又更個甚此章君子之過與孟子周公之過不同周公之過可言不得不食君子之過未必盡然也且此章借日月爲喻只取方食便復明未嘗推及行度之有常也孟子燕人畔章末節亦是推開說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云云不貼周公若周公之過則本無可改矣不必因君子之改而並爲過周旋也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節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焉學蓋亦就博學多能上說謂夫子無所不知不能若

此是從何處學來語下便含必有其師意也子貢答以文武之道比朝所問已較深細然以下文識大識小看來則亦就道之形迹上言可知故註以謨訓功烈禮樂文章訓之焉不學言何處不是學正答焉學之問既焉不學則何常師解其所疑之意也本章道字固不必深看然謨訓功烈禮樂文章不可謂非古今道統所寓但散之則淺會之則深淺之則其迹深之則其理在他人識之自散在夫子會之自全在他人識之自淺在夫子得之自深中庸稱夫子憲章文武孟子謂孔子聞而知之夫子亦自言文不在茲乎則陳新安謂道統傳在文

武亦未盡可駁子貢之言可深可淺淺之不失爲答淺人深之不失夫子分量此立言之所以爲妙也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節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節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節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時蓋子貢方用於魯孔子時已致仕武叔之言只是不知聖耳時解以爲阻孔子之用魯非也宮牆之喻宮比內所蘊蓄牆比外面規模萬授一之說可從蓋內邊所造愈廣大精微則外邊所形亦愈恢閎峻絶使人不能

窺測宮淺則牆卑宮廣則牆高此相因而至者也顧一長寸善遇事便見底裏而德全道大者反似無所見長牆卑易見宮好牆高反掩其內美此又事之常也在知聖者遊其門內牆原掩不得但武叔識見卑下子貢亦以他是門外漢故作此俗情之比喻耳晚邨重提宮字謂室家宗廟百官都在宮裏與牆無關牆之高卑只以喻易見難見不以此較聖賢分量則誠思易見難見之所以然者何故但授一以牆比所造地位則又反似所重在牆因牆高故宮廣了此稍未穩註原只以宮牆平說然賢不賢之本原處則在宮而不在牆也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邱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絶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此只言仲尼之高亦以對淺人說話也何傷於日月日月二字便是仲尼此借字法○多見其不知量也多讀作祇今人仍讀作多字亦誤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節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愼也節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節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

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武叔門外人不知孔子故子貢以爲宜子禽宜是門內人而所言乃如此故子貢責其不知其言孔子處亦較上二章告武叔者稍深但不言聖人道德渾化之體而但言功用神化之妙則亦以子禽不足深知孔子抑子禽所謂賢者原在功用膚殼上看也夫子之不可及節已正答子禽之問借天爲言有形容不出意猶恐子禽疑其虛舉故再以夫子之得邦家者形容以實之意不出上節外而不足以盡上節意亦謂只就得邦家觀之而夫子之不可及已如此也然大業須跟盛德來夫子

得邦家其感應神化之妙何故至此則本原之地子貪當亦可想矣立之制田里薄稅斂之事道之立學校明禮義之事綏之者維持而保護之容保於无疆動之者漸摩而振德之教思於无窮此中俱有裁成輔相之實所存者神存中發外便經綸品節隨著出來但利之而不庸遷善而不知誰之爲之便所謂神非空空一存便憑虛得許大功效也立道綏動四句俱就夫子出身加民說其生也榮二句另就民情形容故註亦另講要之此正夫子之如天處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此中殊難名言而雲行雨施品物流形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自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此天之所以爲天也聖人之所可見者亦惟此而已

四書詮義卷之二十三終

祁門倪箋重愚山 程夢奚陛圍
懷甯楊琛鉛伯新 同邑 潘紀恩筱圃
合肥李襲圖筱亭 江寧胡湘嵐 同校字
休甯甯本瑜碧春 同邑 余家鼎鼐伯

婺源汪 紱雙池輯 後學

堯曰第二十

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此章歷敘帝王之事其事皆不必屑屑比合而敬天勤民戰兢惕厲之志則無不同首以堯命舜之辭溯道統之源卽孔子刪書斷自唐虞意也唐虞授受只一中字

中者事事物物所各具自然恰好之理而不可移易者也執之者中在物而中之理具於心卽率性之道也惟窮理以擇之居敬以存之而凡所以應事接物者要必事事物物各合其自然恰好之理而無過不及之差焉應萬事而不失歷萬變而有常是則所謂執也中不只在政事上凡身心以及家國天下一息以至萬世莫不皆有皆當允以執之翼註只以政事言非也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所謂執中者凡事要中不是只執一個中故司馬光謂其心常存一中字而程子譏之然中無體而理協一翼註以圓通不滯解執中又不是矣蓋確乎以天則曰執不參以己則維時執中故無時不中時中乃所謂執中非圓通之謂也允執其中乃訓戒之辭意謂天之歷數既在爾躬矣則所以承天者非易易也萬事萬物有中道焉斯天理之所散著卽天命之所由凝也爾當信乎執持此中自本身而加民由發心而應事莫不實有以盡其當然之理庶萬物各得其分而萬事各得其常苟或不能執中則萬物失所萬事叢脞而四海困窮是無以承天而天祿亦以永終矣如此方得語氣若以允執厥中句爲推原歷數在躬之故則旣無意味而下二句亦難接若作現成說云信乎能執其中而不

加當字於允執之上則允字少力而此句又成不了語且無來歷矣蓋此節語勢與虞書少不同解自亦稍異也若虞書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則是云惟擇之精而守之一則信乎能執其中語氣自明白矣故解書當隨文索義不可一例拘也

舜亦以命禹

亦以二字專主執中句言蓋禹讓命禹百餘言危微精一十六字要皆所以推明執中之一言是舜之所以命禹者亦不過此允執其中而已辭句多寡不必問也次崖謂此處不當用虞書全文恐亂本文亦自不然○中

之一字貫徹天人天下只有此理舜亦以命禹中之外無可命也後世雖時移事易而學術事功中不能外中之一字而別有他道舊說有以中字串通章者而時賢酷駁之亦不然也

曰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此節通是湯誥諸侯語但前六句追述其事後四句乃正告諸侯以其勵翦身率民之意謂我之所敢告於天而放桀者亦以命德討罪本簡閱於天心而我乃不敢

不承耳非敢行子之私意也蓋揖讓之後而繼以征誅其事不同矣然堯之命舜曰天之歷數在爾躬湯之伐夏曰簡在帝心聖人總以承天而已亦時中之道也豈有私意於其間哉又言我既承天而代夏命矣則教養萬方實予之責使予之一身或不免於罪或不能使萬方之人免於有罪則是我不能盡教養之道無以君天下即無以對天而亦無以免於天之討矣是我與萬邦有土共勵之者也夫民胞物與性分之所固然雖職位各有不同而安懷要不能已況乎君天下敢不以天下之功罪爲一身之功罪故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其責有不容逭者堯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湯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其致一也然則何以免罪則亦曰允執其中而已萬方之不能無罪則堯舜猶病焉者也故曰敬天勤民戰兢惕厲之志歷聖所同然者也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此下五節事頗零星然賚予善人興滅繼絕皆帝臣不蔽之事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即有罪不敢赦之意謹權量重五教又皆所以寡過於萬方者也於商述其言於周撮舉其事而帝王敬天勤民之治與戰兢惕厲之心益可以互參而得矣武成紀武王散鹿臺之財發鉅橋

之粟大賚於四海無富善人之文此曰善人是富者蓋就書文釋之蓋書雖槩言大賚四海然寔攘奸宄多罪逋逃與紂同惡者亦豈其槩予其於梗化頑民則且遷徙教誨之不暇而安得賚之是周所賚予者其必皆淳善之士及無辜無告之民乃特富之耳故註曰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其引詩序云者則謂詩序意本於此章非謂此章本於詩序而讀者不之詳乃分經文意作兩截且謂註據詩序說得窄了是又惡足與讀註乎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紂爲多罪逋逃主則至親且離心離德雖多而不足恃

失上帝簡在之心者也周有明德而仁人輔之合上帝簡在之心者也百姓皆以討罪之責責之武王益見商罪之不可赦矣武王何容心哉百姓二句解自當依蔡傳而虛齋以爲告諸侯之辭與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同解不然也蓋此節與湯誥一節文勢自不相似上二句伐紂意未說明白不得與敢用元牡六句分作一截同例且泰誓非告諸侯語

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四方之政行焉

謹權量審法度俱合在官在民者而謹之審之觀周禮王制市法及梓人之銘車之同軌可見蒙引止以爲在

官之權量非也法度如官制服制及儀禮節文度數多寡之屬皆統焉官卽主權量法度庶政之人脩者舉之使無廢墜而官備之意也謹權量三者卽議禮制考度文三重之事謹之審之脩之所以一人耳目而齊其心志新朝制度煥然一新確乎可遵可法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三事之外別無他政雖五教食喪祭之重亦此三事經緯其間蔡林仇呂俱將政行說在三者之外非也三事之外別無他政如井田宅里溝塗經界班祿餼稟豈能外於權量至法度及官則無事無之所包尤廣唐虞巡狩亦惟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如五器是知謹之審之脩之先王有全副精神經理其間井地之均穀祿之平百姓之親風俗之化皆由於此此卽四方之政行也蓋行非通行之行亦非奉行之行只權量無不謹法度無不審廢官無不脩則天下大務都已舉行而無復廢弛乃總上三句而足之安得淺看三事而將四方之政行句另講作別有他政行於四方以推開言效看也不精甚矣

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久亡曰滅國新隕曰絕世興則仍其舊土繼或鑿以新封此不止薊祝陳杞而逸民亦不止箕子商容註只舉

例言之蒙引泥之則亦狹矣天下歸心非武王以三事收市民心只同民好惡正絜矩之道天地大公之心天下歸心自然之應歸心亦不在上三事之外也

所重民食喪祭

書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此只云食喪祭者養生送死追遠皆忠厚之至正德厚生其事一串五教卽貫於重食喪祭之中也食喪祭亦不外上文立制度順人心二端而此尤其重者故抽出另言之按此五節殊難貫串然首節言賞善之事也次節言討罪之事也謹權量節言政事也興滅國節言舉錯也所重節重民事厚風俗

也首提周字以著昭代也天命無可見而見於民心民心所歸卽天命所予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則歷數之在周可知矣權量法度官府皆天理之散殊於事物者而人心之所同然尤爲天理之著王者順民卽以順天謹之審之脩之興之繼之舉之重之所以合乎事物當然之理而使之各得其常各安其分各遂其生各復其性而無過不及之差焉是亦執中而已承天出治執外於此至湯武伐暴之事卽堯舜讓德之心其簡在於天者猶夫時中之道而無所謂升降之殊者也故下文遂合而論之

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此泛言帝王之道要亦法天而已天之體無所不容則寬之至也天之理眞實无妄則信之至也天之行剛健不息則敏之至也天之覆溥徧無私則公之至也人受天之中以生人之性亦天而已惟役於形氣則狹而僞惰而自私爲天子者有一念之私則狹而無以容保天下之衆參一念之僞則無實而無以交孚天下之民閒一念之怠則廢而無以率作天下之事存一念之我則辟而無以洽比天下之情此人心之危而道心以失則與天不相似又何以爲天子君天下也古之帝王必虛其心必誠其意自强不息以與天下平情則以天下之度量容天下以天地之實理孚天下以天道之不已治天下以天地之徧覆通天下而得衆民任有功民說之效乃不期然而然矣夫事物之理天下之情至賾而不可惡至動而不可亂惟誠惟敬乃能有以合其當然而各止於至善敬則無私無我誠則無僞無息苟其狹而且僞惰而自私則事物之閒性情之地其能有以當其則而各得其平者鮮矣中之理原於天則法天者又執中之本也帝王之盛治不其在茲也夫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

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

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屏絕之也五美前二美施之於民者後三美本之於身者而欲仁得仁又出身加民之交也

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不費從因上見然因字卻不用力

用力在而利之三字利之之道有君子制度品節財成輔相全功非心乎利民者不能盡其心而無失也四時之作訛成易因乎天九土之剛柔燥溼因乎地三農之耕耘收斂因乎人而撙節愛養以生之制度經界以平之率作盡教以成之薄斂省刑以遂之皆所以盡其利之之道也舊說美於不費上見愚謂合來方見其美此民命之天民生所由遂王政之始君子之所首務也故居五美之首勞而不怨不只是使民以時凡勸相勞農驅民禮義及不得已而動眾皆算勞民惟所當勞所能勞所不得不勞皆屬可勞若不當勞不能勞不必勞則

皆不可勞擇字從君子心下決擇而致其審慎之思以不忍勞民之心行勞民之事酌其事酌其時酌其地酌其人酌其功程要必以民勞民不以己勞民以身率民不以民奉已不使之過勞以病亦不使之過佚以荒方是擇可勞而勞之用心亦正在勞之處時解單言工役則狹矣欲而不貪只重欲仁其得仁則只以見欲之求諸己而無難而焉貪又以形容欲仁之美仁兼脩己行政而言仁字始全蓋仁者心之德愛之理德全於己愛及於人非兩截事虛齋主政事言而駁小註治己之非不知非仁以成己又何能愛以及物既曰欲仁則自向自家身上料理起果全得此心使無一毫私意則人己自然無閒而行不忍人之政亦油然其不能自已豈能舍此心而專欲行政也仁政不越上文二端惟要自家得仁方能有以行之若以仁覆天下爲得仁則堯舜猶病也且欲仁得仁只就政事言則仁爲在外只施濟之事愛人之用而已失其本矣若曰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則不忍之心已據現成全盡說以行者不過推而行之於欲字殊少力且并不必言欲矣然不忍人之心夫豈易全前此少不得要擴充克治工夫以全此心則欲仁正在此耳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夫子提出

欲仁正向子張本身上下鍼以爲利民勞民之本正不得因本章只是言政而遂謂仁亦只主言政也泰而不驕威而不猛二條又所以內養此心以全其仁外見於應事接物容貌威儀而爲治政臨民之主者其要只在一敬字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應事接物之敬也正衣冠尊瞻視持己臨民之敬也此皆事理之當然君子之所自盡而非有心於泰威然心廣則體胖臨之以莊則敬有自然之效者若有心於泰則驕而已有心於威則猛而已豈君子之道哉不驕不猛亦以形容泰威之美意自不重夫不敬以接物則情肆不敬以主事則事虛

不敬以飭身則心放是無此二條則利民勞民之美皆無以舉行而雖有不忍人之心亦不可得而見之行事矣子張過高則必略於寡小而衣冠瞻視之閒習於容止又必有過其則而不自知者此亦足以重藥之也蓋利民勞民政之大者也知因知擇則知及之矣欲仁得仁以仁守之也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則莊以涖之動民以禮之事學術事功之全也故此五美本末相資內外交盡細大畢舉體用一源爲政者之所不可廢其一者而要尤在乎人之能尊尊之則儼然如對師保如臨父母如質鬼神而於此五者無一時之敢忽無一息之或

忘其將居之無倦行之以忠而美乃無不盡矣是繼歷聖相傳之心學而紹帝王盛治之大統者也從政云乎哉

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不教而殺以教民行言不戒視成以任民事言慢令致期以徵民賦言出納之吝以與民財言四者反之未足爲美而有之則爲惡故另言以垂戒且有一於此尤足爲美政累故屏惡正所以全美也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節不知禮無以立也節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記者於上二章既歷敘帝王之治而繼之以孔子之言政其功用廣矣其於聖人之能事備矣而此復記夫子之言三知者終焉則下學入德之門致知窮理之事而爲己之學所由端脩己治人之所由始也知命以定其志也知禮以端其守也知言以盡其變也不知命則越分妄營求所不得故欲爲君子須從知命始乃所以屏息妄念而專其求道之心知命後有安命俟命工夫正所以爲君子之實故註加而信之三字信則眞知之而非恍惚動搖之見也然知每只大概空腔子曉得利趨

不來害避不去不如安心去做好人而於事物義理之當然則未能盡合也故又必須知禮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乃道之體物而無不在者也不知禮則一身之貌言視聽皆無所持循而心思亦無所繫屬其知命也或亦只委之定數而不能盡己之所當爲即有爲善之心亦倀倀乎而莫知所從事其何以能守道不變而盡脩身俟命之功乎惟即事以求理因物而盡則使於事物所當然之節皆有以察之明之夫然後有以從事於盡倫踐形之功外之品節詳明而內之德性亦以堅定學至此乃庶乎能立而有非

外物之所能搖奪者矣然有以立其經而未能廣其變也天下詖淫邪遁之言必本於其心之蔽陷離窮而蔽陷離窮之心每足以發政害事尚不能察羣言之得失則是非無不淆亂邪正無以辨別而事理亦不能眞無所疑於心無以知人猶非精義之至也學至於知言則必其於天理之流行事物所以當然之故皆無不盡明而後於言之得失無不盡知此誠未易言矣此章惟知命可淺看至知禮知言便一層深一層介眉淺看知禮非也禮統內外兼大小而觀濤只就威儀揖遜上言亦非也註言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雖似就外面說然

貌言視聽踐形之事則耳目所加手足所措豈只揖遜之文彼自將註看錯耳然此曰知命知禮知言則猶致知之事耳未及乎安命循理治人也曰無以爲君子無以立無以知人則知命知禮知言亦方求所以立乎能爲君子能立能知人之基而未及乎既爲既立之實與知人之效也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不知禮無以立不知言無以知人則方示人以不可不知而欲人之求知而未及乎能知之之實也然次序井然始終畢具學者能因是言而求之日用事物之間由知命以至於知禮知言則盡心知性知天而於天下之理無所疑矣由知命而有以安於命由知禮而有以循其禮由知言而有以辨其微則能立能權而存心養性以事天者亦不外是焉知行並致其功學焉而時習之其於成德之君子蓋庶幾焉而帝王治平之功又豈必異人事哉學者所當自勉也

四書詮義卷之二十五

祁門倪望重愚山　程夢元陵園
懷甯楊森銘伯新同邑　潛紀恩後園同校字
婺源汪　紱雙池輯　後學
合肥李襲國筱亭同邑　江寧曹湘嵐同校字
休甯甯本瑜瑾香　余家鼎彝伯

梁惠王章句上

孟子見梁惠王節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節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節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

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節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節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仁義二字孟子絶大本領七篇大指不外於此自其本而言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理之一本渾然而藹乎和易者爲仁其理之萬殊秩然而確乎不易者爲義故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者而仁義又爲禮智之綱禮即仁之施而智即義之藏此孟子之所以言性善也自其發而言之自愛親以及於仁民愛物莫非吾仁之用自敬兄以及於忠君順長莫非此義之通禮即仁義之節文而樂者仁義之眞意堯舜之道孝弟而已此孟子之所以言孝弟也自其爲學言之盡心知性而知天此窮理之事精義之道也存心養性以事天此戒愼之功存仁之學也存仁所以取義集義正以全仁此孟子之所以言知言養氣也自其事功言之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所以察識而擴充其仁也而恒產之制學校之設莫不秩然有序各適其宜是則義之所當然而心之裁制也墨氏兼愛則害義而并以亂仁楊氏爲我則害仁而并以亂義孟子之所以闢楊墨也富國强兵者顯背於仁義五霸之驩虞假託於仁義孟子之所以惡

善戰而黜霸功也是蓋吾儒自仁義而外無他學術天下自仁義而外無他事功宜乎孟子之首發於梁而以之冠七篇之首也然仁體而義用仁一本而義萬殊皆吾性分之所固然則其實亦非有兩事矣而已矣者止此而無他之辭也顧孟子初見梁王梁王方以利爲問而孟子遽曰何必曰利曰亦有仁義而已矣恐與時君齟齬無以曲引當道故又言求利之害而仁義未嘗不利以申首節之意乃因其求利之心而喻之使知所擇所以爲吾道可行之兆耳非既言利不可爲而又計仁義之功利也言求利之害只言後義而先利者以利正

與義對也而至於弒君奪國則又不仁之至矣言仁義之利只言厚親急君亦大概見個仁義的利處至施仁行義以爲民情而使一國化於仁義其實心實政則未言及却可於上節王曰大夫曰上庶人曰對照得之兩未有字正與而已矣三字應見不必他求之意也孔叢子載孟子問子思曰何以治民子思曰利之孟子曰君子不言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子思曰仁義正所以利之也論與此相似然孔叢子意指利民不妨言利此章著仁義之效意在君國意思自別全不重利上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

此乎節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節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節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以臺沼鳥獸之樂爲引線以賢不賢爲話柄以與民偕樂爲主意以能樂不能樂爲關紐總之曲引當道以志於仁全不向臺沼鳥獸之當樂與否作分辨也與民偕樂者以民之樂爲樂也樂民之樂則必所欲與聚所惡勿施聚之不啻如自家受用施之不啻如自身痛癢將見民有田宅不異臺池民有樹畜不異鳥獸民遂其樂則君民一體一國不啻一家其樂君之樂亦不啻如自樂其樂焉所以能樂樂在臺沼鳥獸而所以樂有出於臺沼鳥獸之外者非斤斤然遊觀之適已也民欲與偕亡因其不與民偕樂而獨樂也然至於民欲與之偕亡則亦豈能獨樂在不賢之君固未嘗不自以爲樂而據情理而言則自是不能樂喪亡猶後也與民偕樂即賢者也不能與民偕樂即不賢者也曰而後樂此曰故能

樂也曰雖有此不樂曰豈能獨樂哉樂不樂之故只繫於賢不賢然則賢者自樂不賢者自不樂其臺沼鳥獸不過點綴生色其間樂與不樂全與臺沼鳥獸無關也此則孟子曲引梁王之意矣其寶玩物喪志賢君所戒即靈臺之詩亦不過形容文王當日之民情其樂文王之樂有如此耳在文王何嘗以靈臺靈沼爲自樂之具孟子只要時王能與民偕樂做一個賢者其言在王其意在民爲民起見不爲王之樂起見其救時之意良獨切也若用一切法言盡遏時君所好則恐扞格而不相入無以爲之兆矣凡孟子所對齊梁之君若好樂好勇

好貨好色之類其因事曲引之心大抵如此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節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梁王移民移粟而自以爲盡心且曰無如寡人之用心此正其不能用心民事處其曰民不加多則隱然見儒

術迂疎仁義無益意孟子所陳王政逐段逐句俱是用心合始終看來則所謂盡心然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則在聖人猶未敢自以爲用心之盡也梁王罪歲全不自反心且未用何況於盡無笑鄰國意只因梁王之言帶撲意重要王盡心王政不重民多鄰國也章末曰天下之民至焉亦因其所期者而歆動之耳○鼓之動之也謂進兵也之字指士卒言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孟子數陳王政意本重制度品節上但孟子之時井田盡壞穀祿不平庠序悉廢異端蠭起而又兵役橫興賦斂無藝民不聊生至矣雖有畎畝一日安生死無資則不能不熒山竭澤至山澤之利愈竭而民困愈甚民心離散所由來矣王政設施須從何處著腳縱使制其田里而民無力以耕立之庠序而民無暇以及則王政只爲徒法其如此日之民何且法制之詳非一日所能舉民自難以涸轍波臣遙待西江之澤也故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撙節愛養之以開其源如天自有時地自

有利人自有力穀與魚鼈可食材木可用此天地自然之利也於農時則不違於洿池則數罟不入於山林則斧斤以時此撙節愛養之事也農時四時皆有隙而註言至冬乃役者以大興作之違時爲甚也數罟不入斧斤以時亦是法制但此只大概設法未及詳備耳時賢幷此亦不肯言法制泥也不可勝食勝用只據事理言下再疊二句乃是食之用之養生喪死無憾王者非以此收拾人心但同民好惡正王者用心於民而有當於民心處又不違不入以時而使民無憾須是從君心不忍不撙節愛養來使民生稍裕民力稍舒則民心有所

繫著而法制可從立故此節慘淡經營全爲下節基址
故曰王道之始此關睢麟趾之意而經緯之方也然民
自有粟則亦無待於移矣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
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
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
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
不王者未之有也
此節乃正是王道法制法制之有等有常無過不及處
便是品節雙峰慶源分法制品節爲兩項非也五畝之

宅百畝之田因上不違農時者而品節之蓋不違農時
則穀有所出而井地不均則穀祿猶未平也至制其田
里而國可無窮民矣雞豚狗彘之畜因上洿池之類而
品節之蓋洿池魚鼈不過現成物事此則與其家畜之
利也樹之以桑因上山林之類而品節之蓋材木生於
山林而已此則與其家樹之用也勿奪其時較不違亦
更細雖蒐苗獮狩亦必待農隙不忍一日奪矣此皆養
民之政容保民无疆之心也庠序皆鄉學朱子云致仕
大夫致農民俊秀而教之而農民亦以暇日講明義理
紱按州正鄉飲酒黨正蜡賓及月朔讀法亦皆庠序之

教也謹之者脩六禮明七教正刑罰一道德及凡不在
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若楊墨申韓蘇張之屬者皆禁絕
之毋使惑眾也申之以孝悌之義只承庠序之教來庠
序之教甚廣孝悌已在其中但孝悌尤重故特要反覆
申明之或因此句而將庠序句只作虛說固非然或謂
上文七十食肉五十衣帛黎民只言無飢已是孝悌而
庠序之教特又申明之亦未是也孝悌二字人都淺看
謂只照下頒白不負戴抑知頒白不負戴已見民能用
養用勞已非淺淺也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亦
從上養生喪死無憾之心而品節之教養終非兩事上

文言可以衣帛可以食肉可以無飢只言事理可以如
此見其足耳未說到老者衣之食之至七十者衣帛食
肉二句乃從申以孝悌之教後民知禮義故七十者則
衣帛食肉而黎民亦不飢不寒已自雙收教養時賢以
爲只收養民非矣而淺說補教民一層亦不必也註中
裁成輔相以左右民語本易泰大象裁成者裁其過輔
相者輔其不及法制品節之詳皆所以裁成輔相而裁
成輔相正所以左右民此用心之盡也此章言王政至
詳要卽虞書之三事而已正德利用厚生三事首正德而此詳
於厚生以憔悴虐政之餘教無所施而養爲急務故也

然孟子言王政未有不言教者不教以復性終非王道之成而富庶無以終保今人都謂教只帶說誤矣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不知檢不知發而徒以移民移粟爲盡心至以民不加多付之無可如何是歸罪於歲也孟子刺其隱而奪之曰王無罪歲所謂格心之道也夫歲之凶也亦曰天災流行何國蔑有耳抑知夫兵役繁興耕耘失候則無以順天之時民勞於郊室多懸耜則無以盡民之力阡陌

既開溝洫斯溝水旱無備民多死亡戶口日耗田野荒蕪則無以收地之利虐政如焚沴氣干和咎徵洊至歲之凶也有由來也書曰王省惟歲得曰歲凶而非予罪哉況不知檢不知發以使餓莩盈塗又親握刺人之刃也無罪歲則自罪自反則知檢知發而王道之始亦可隨行更盡其心以詳法制則王道之成亦可循致矣天下之民至焉卽王也○孟子時周室猶尸而孟子遽以王天下望齊梁雖程子已力爲辨白然後人猶或嘵嘵也殊不知天之立王凡以爲民能盡王道則天下君不盡王道無以使民則桀紂之雄且曰獨夫況周室之不振已如斯也湯武之征誅孟子之陳王道皆是爲民起見而體天之心誠不忍以虛位之君而坐視生民塗炭也若夷齊扣馬而諫終是一端之見則斯民之水火或終莫之或援矣夫湯武征誅不得謂其德之非慙然此有慙處正如周公之誅管蔡其過所當有不當無也惟聖人爲能權孟子亞於聖者也知湯武則亦可知孟子矣○按古者百步爲畝三百步爲里今田二百四十步爲畝三百六十步爲里古今尺步不同而里法長短不易以此算之古者百畝當今田六十畝五畝當今田三畝而農書以爲古百畝當今田二十四畝五分仁山以

爲當今田二十五畝蓋以周尺短於今尺今步又多於古畝算之也卻不知周尺短而步法長其實誤算耳詳見滕文公問爲國章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節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節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節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節獸相食且人惡之爲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爲民父母也節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

孟子首章曰仁義正其趣也次章言與民偕樂致其用

也第三章言王政之詳著其法也然徒法不能以自行則必也感發其惻隱之心以爲行政之本故此章承上不知檢發之意而疊喻以啟發其心危言以致其戒語雖簡而意益深切矣梁王感仁政之言而有承教之請正其本心有轉動處故孟子之對比上三章亦較直切虐政殺人等於梃刃梁王未嘗不知乃躬奪民食以飽禽獸使民飢而死卻至於不知檢發此物欲之蔽其良心遂不知殺人之由於我而習以爲常也孟子切指之曰率獸食人則雖不仁之人當且惻然動矣且人惡之不只說我率獸食人恐人惡我亦不忍其相食之慘耳

爲民父母二句嚮以爲民父母行政作一句不免於率獸而食人作一句紙意行政二字當連下句蓋云爲君者非他乃爲民父母也爲民父母而所行之政竟不免於率獸食人則所以父母斯民者何在乎如此則行政政字正與以刃與政政字相應而將爲民父母重讀亦得感悚之神若將行政二字屬上句則行政二字未免似落空矣禮記稱孔子謂爲匏靈者善謂爲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則孔子本意只以用俑爲用人之漸故惡之而孟子曰爲其象人而用之也則不必說到殆於用人方是不仁只一象人便有同類之感便不忍用象人而忍於用便是不仁意更警惕無後二字亦借以警梁王也此章人多重革弊愚意以爲重發其惻隱者蓋殺人虐政皆由此心之忍耳不忍之心一動則虐政自除也是革弊尚落下一層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

梁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本爲强國之餘忽至敗兵挫銳積忿於心故欲求智能之士爲之富國强兵以爲洒恥地耳仁義王政全非意念也及聞孟子之言雖本心

之明稍稍開轉而積忿之念終錮於心故意謂仁義非不美王政非不善但改途易轍一時實動彈不來三敗之恥辱及先人羞遺朝野朝夕不能忘如何等得多時若脩仁義而行王政俟之五七年之久終是緩不及事故我欲爲雪恥計不如暫作近圖意孟子或有卑近易行之術可旦夕晝雪恥策者則梁王發問之意也願比死者一洒之句死者當兼指先人及長子及戰死之士言次崖單指先人恐未是惠王侵陵趙韓以挑齊寇搆怨秦楚禍敗之來皆其自取乃不知反已而猶欲殘民以逞爲報怨之師此所謂不仁之心然孟子猶惓惓屬

望冀其一悟者大賢視天下無不可教之人其於梁王所謂際可之仕者厚之至也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節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脩其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節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節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節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孟子陳事每高一層下筆故梁王言利孟子言仁義之利梁王言樂孟子言賢者而後樂梁王言盡心孟子言

盡心於王政此章閣開雪恥仍舊言王王且不難何有於雪恥百里可王何況於全梁所對自非所問也然上章所陳王政備細如此而此章只言省刑罰薄稅斂者亦以梁王期功旦夕故稍損之云矣蓋當此甘食甘飲之時事半功倍則法制之詳且須慢說卽如王今日能以仁心施之政事而省刑罰薄稅斂使民得以盡力於農功便有暇日可以向善便能親上死長便自異於他邦便可無敵於天下德行甚速何待久違仁義原非迂闊仁政原自易行無容疑也所以益堅梁王之志而破其積忿圖近之私耳又前章言天下之民至焉梁王實有封疆所限孰能與之之疑故此以彼此相較形容出無敵之勢來其啟迪益爲親切矣然將彼奪其民時二節翻一轉看則梁正復不免又何恃以敵人則梁王尤可深惕也究竟果能無疑於仁省刑薄斂則一歸正路王道之全自有隨念設施而不能自已者非仁政之行果止省刑薄斂二事已也此則孟子對梁王意也罰如呂刑之五罰疑刑而罰金也稅者田里所出斂字稍廣凡取於民者皆是不止正稅也當時尉繚之徒在梁以重法繩民故省刑薄斂尤爲當日急務故特言之

○孟子見梁襄王節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

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於一節孰能一之節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節孰能與之節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閒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通章皆出而語人語亦文章又一變格孟子蓋未嘗以一天下期之襄王但襄王層層問詰孟子亦據理對之耳然其語已足垂世觀法故旣出而特述其詳其出而

所語之人私存謂爲孟子同志隨行之人是也定於一以勢言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以理言王問孰能與之指人君言孟子言天下莫不與單以民情言引領而望言不嗜殺人者之足以繫屬人心如此也誠如是也承望之如是言望之則歸之孰能禦之封疆之界所不能域刑驅勢迫所不能止也顧六國之後一於强秦似非不嗜殺人之說矣然秦究不能一則不旋踵而失之漢高非有大德能行王道只一忠厚長者入秦約法三章而天下遂定厥後創業長久之君未有非不嗜殺人者則孟子之言誠千秋龜鑑也但古者建邦分國諸侯分土

而治原未嘗必欲統一於一人惟德足以均天下斯政令所由稟服物采章正朔所由定則所謂一孟子所云一當亦謂禮樂征伐出自一人便是非必如秦之併六國而郡邑天下也顧七國之勢不得不併而封建則不可廢耳抑不嗜殺人爲言亦淺蓋因對淺人不足深語而當水火之餘爲功亦自易耳若論王道之全必須如五畝之宅云云於不嗜殺人中發出如許經營區畫法制品節之詳始非徒善不足一不嗜殺人便了事也後世不嗜殺人者則有之而能行王道者則未嘗見是以漢唐苟治終不能如三代也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節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節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此章以保民而王句爲通章綱領此段首黜霸功而進以王道歸到保民二字書曰若保赤子易曰容保民无疆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

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節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此第二段言保民之政本於不忍之心歸宿是心足以王句末二句又以起下欲王察識也齊王不忍一牛不過婦人之仁原無所大關繫且釁鐘用牛蓋是舊禮不得因一時不忍而爲之遷就如必以此爲仁則當太廟射牲其亦將曰吾不忍乎梁武帝以麪爲犧牲佛氏一切戒殺此皆輕重倒置廢禮亂常庸人舉動不足取也顧不足取而孟子亟亟取之且曰是心足以王矣者何

蓋孟子原非取他不忍一牛只要尋他一個不忍機芽便好引他上正經大路且不忍之心誰則無之人性同得之天則人人皆具足王本領者也何獨齊王欲將順齊王則聊借此牛作話柄可耳看後面今恩足以及禽獸云云則孟子原未嘗取他不忍一牛可知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卽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節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節曰無傷也是乃

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此第三段啟王以察識歸注在仁術二字仁術卽擴充之基見其生數句又所以動其不忍之初心而亦爲仁術作證也夫不忍一牛本齊王自家從心裏發出且自家亦曉得是不忍如何又要他察識此察識又察識個甚此意殊難發明蓋一時不忍者情也仁之端也而所以見觳觫之牛便覺不忍者此心斷非因牛而有卻是從性而發卽天命之性也仁也以爲一時之情則於此而動者或於彼而隱識得是性中之仁則不忍當何所不至以爲因牛而有則此心似從外得識得是自性而發則此中運用何窮所以要察而識之今孟子說是不忍王亦自說是不忍孟子說百姓以王爲愛王亦只說百姓以我爲愛則於本心上全然不著痛癢其不能卽情見性因體達用可知故孟子接上愛字尋出牛羊何擇故作一難欲王反思而得之則可知所以不忍在牛者乃眞性觸物而動眞性旣動則必不能遏抑故不得不設法周旋見未見之權衡較然羊易牛之設施有術此中殊不待於安排察識得此則擴充亦在是小之保全一牛者卽大之可推恩四海發政施仁不待孟子之

言而可悟矣王終不知此心乃眞性所發而不能遏抑之心便只向牛羊上計較從牛羊上計較便無解於此心是不求之內而求之外也是誠何心哉數句蒙引謂我若非愛其財何故易之以羊作自詰語達說又謂單讀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似自解之辭然下有宜乎句則作自疑亦可說約又云是誠何心哉一何字便是擺蕩下兩句不必又云何故易之以羊添一何字總是解說不來說得不順故轉折參差如此原序因顧說而云我其實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今卻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湯子方又謂此斡轉下句稍覺費力不如將我非

愛其財略頓輕輕自解卽將而字轉連下句作自疑爲得范紫登并謂權認了愛姑自伏罪此數說俱略同蒙引愚意則取顧劉二說爲近意不忍牛而忍羊此心誠不可解論我心則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而其事則無解於百姓之謂我愛蓋此心自己且解不得何況百姓解得故曰宜乎語氣甚明諸說俱欠妥○孟子曰此心何心乃性中之仁所感觸而動不可遏抑之心也牛羊何擇擇在見未見乃仁心中一具權衡自然作用之術也曰仁則卽情有以見性曰仁術則由體可以達用所欲其察識者亦欲其察識得此而已又

言君子之遠庖廚只爲不忍於見以實其說然亦於禽獸則然若在同類之民則必無以爲未見而遂可忍者輕重之衡又已卽在言下也但於覺鐘而又不忍一牛其事與遠庖廚自異孟子只要感發其君之仁心不屑屑於辨其細耳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節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不能也節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

於百姓者獨何與節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節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

此第四段啟王以擴充重善推其所爲而已句保民在於用恩用恩只是舉斯心加彼但舉斯加彼須是善推善推須是此心不失權度抑王興甲兵節又以起下大欲之蔽大欲之蔽正此心所以失其權度之病根也王因孟子之言而覺此心不從外得庶幾性端之復萌矣然又問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則猶未能卽一端以察全體而由體以達之用也夫仁民此心仁物亦此

心使無力則已有力則何不可舉不明則已有明則何不可見王而性中無此仁心仁術則已有恩則何不能用豈眞仁民反難而愛物反易仁民之心反短而愛物反長行仁術以曲全一物多少煩難而一時發之性天且如行所無事則行仁政以推恩百姓舉斯加彼何得獨難此孟子所以謂其不爲也用力以行言卽影仁心用明以知言卽影仁術有力以舉之則能用恩明足以察之則善推恩蓋天下之人老幼盡之天下之用此心盡之仁之萬物一體也由吾老幼以及人之老幼由刑寡妻以至兄弟家邦此中又有遠近親疎先後之序仁

之萬殊之分也王不忍一牛則是有恩矣而功不至於百姓則是不用恩也王能以羊易牛則亦能用恩矣而不能用恩百姓只爲不善推恩也且羊與牛之見未見而用恩異焉則人物之同類不同類其當何所用恩可知人物之同類不同類而輕重殊焉則吾老幼及人之老幼其當何所後先又可知人惟不用力不用明則雖妻子之親暱亦有棄之而不保者苟其察之而舉心加彼則用恩自吾老幼始而迭推之家邦天下裁成輔相以左右之委曲以保全之何患無術而得曰不能以仁術行其仁心由仁心而發之仁術此之謂善推此皆吾不忍之心中之所素具之理而自有之功用也又何疑於是心之所以合於王哉夫不忍之心隨感而發此吾性之仁而事物之分不齊則必度之以適其宜此中有權度焉是則吾性之義今王有恩而不用用恩而不善推非此心之本無權度也未嘗反求而自度之耳心爲甚句小註云度物之輕重長短易度心之輕重長短難度物差只一時事心差了萬事差蒙引謂心爲甚只言心之當度甚於物非謂心之難度甚於物且心安得有輕重長短愚按註中亦明有輕重長短之難齊云云則如何說不是難齊心之輕重長短固在應物上見然應

物物字與物皆然物字不同物之輕重長短就物上見此輕重長短字實應物之輕重長短在心上見此輕重長短借言而虛註明言愛物之心重且長仁民之心輕且短則輕重長短字緊貼心上言又如何說心無輕重長短蔡說非也蓋一本萬殊雖吾性中自具之理而事物至紛千變萬化於應事接物之際若不將義理逐一稱量看此心之用恩何所當重長何所當輕短者則雖能不失其宜此中須要精義如何不難惟其難度所以要度若心於當輕者重當重者輕則所行無不顚倒豈非心差萬事差乎蓋度之仍舊是察識但此察識在用

處因齊王前此戚戚之言只略見得此心之不從外得而未能見其體用之全故此段歸結請王度之於此理上察識得精於行上自擴充得出矣抑王興甲兵節乃推王心失度病根而反托語氣似詰似疑王且不忍一牛豈以興兵結怨爲快試一自度當不其然耳意雖擺下仍是結上○不推恩無以保妻子是連妻子也不顧愛的意思時解謂喪亡而無以保其妻子非是註中眾叛親離亦非說到喪亡也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節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爲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

足於體與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曰否吾不爲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節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眾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節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

此第五段言大欲不可力求歸宿發政施仁一句發政施仁卽上文所謂推恩仁術之大者也闢土地朝秦楚之欲王天下亦不過如此然欲以力求便求得亦只霸功且必不可得而有災以仁致便是王道以力求而不反本便是私欲故不能用恩而輕重倒置皆職此之由反其本而求之則發政施仁而王天下有必至之效仁民之心宜重且長用恩之道舉斯加彼前已說明但力

求以挾其外施仁以服其心得其心斯得民得其民斯得天下故曰保民而王此之謂反本○發政施仁方是擴充之實下制產又發政以施仁之實○千里者九謂九州州方千里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節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節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

之從之也輕節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節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節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此第六段言發政施仁之本在制民恆產而保民之實盡矣王政保民先養後教故以制民恆產爲本非養無

所施教非教不能全養教思无窮卽容保民无疆至意非兩事也時賢謂孟子言王政只重養民教只帶言非也觀上文言推恩處而引思齊之詩則推恩已非單言養此言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又曰驅而之善曰奚暇治禮義則言養且正爲教地矣蓋民以無恆心而陷罪何謂保民不忍民之飢寒不忍民之陷罪均此不忍則制產以厚其生正德以免其罪均之保民養教兼盡而後保民之事始全豈可將教字輕帶哉惟士爲能句非贊士乃甚見民之不可無產制產則曰明君者能察識而權度不差能擴充而推恩有術之君也兩制產俱且虛說今也制民之產只蒙上節制產字面原是不曾制產時賢强下註腳非是制產爲發政施仁之本謂本始之本本實之本與上段本字稍異孟子前對梁王所言王政有王道之始一節而此不言者蓋梁之救荒設施較難齊王頗稍英明設施較易故也通章自外推向裏又自裏推出外只言王在於保民保民本於是心是心人所固有惟要不失其輕重之衡而善用善推能以是心推恩於民則制民恆產而保民之事盡可以王矣但孟子言事每故作曲折辨詰人多以爲文章波瀾似孟子有文人氣習殊不

知陳事者一直說盡人之所得反淺要必詰難使他自疑而後自悟所得乃深縱不能自悟也須從疑後點破始能有得此進言之法也只以爲文字之佳則苦心沒矣

四書詮義卷二十五終

祁門倪望重愚山　程夢元磋圃
懷甯楊葵銘伯新同邑　潘紹愚筱圃
婺源汪　紱雙池輯　後學合肥李襄國後亭同邑　汪峯青湘嵐同校字
休甯程本瑜瑄春　余家鼐鼐伯

梁惠王章句下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節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節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節曰可得聞與曰獨

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節臣請爲王言樂

意重一甚字下文與百姓同樂即好樂甚也其實樂者樂也離去樂字聲容單言樂之情理不拘拘以鐘鼓管籥爲樂所以可通到百姓身上而今古之異非所論孟子固不是論制禮化民成俗之樂教也若拘拘於樂之聲容則今樂猶古樂與百姓同樂等語都說不去矣以情言故與人樂樂甚於獨樂樂樂與衆樂樂甚於與少樂樂此好樂必至之情同樂者愈廣好樂之情愈暢是則所謂甚也率斯情以往可以得樂之和統同而合愛矣故繼之曰臣請爲王言樂其實今之樂猶古之樂也此語理終欠足先賢已備其說矣而私存云爲治之初法制未備未可遽以禮樂正天下且當以得民心爲本故姑就今樂以發之此蓋亦得孟子微意然縱使法制未備而淫樂慝禮亦豈所以率民孟子欲引其與民同樂之機故不得已而爲此言看他都無一語說及制度聲容則是姑借樂字作話柄耳今樂與古樂豈眞可同也哉顧孟子而不得用於齊也孟子而得用於齊齊王舉國聽之則孟子朝夕格其非心必有默寓轉移奪其好之不正而與以好之正者古樂之復宜非孟子不爲功

也已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節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

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節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同一鼓樂田獵乃或聞之而疾首蹙頞由好之不甚而不能得統同合愛之情也民至斯極而王豈獨能樂哉或聞之而欣欣色喜由好之甚而得統同合愛之情也民樂其樂樂孰加焉樂不樂都不在鐘鼓管籥而何分乎今古是與民同樂之爲貴耳此兩節只說個甚不甚的樣子以引喻齊王結言今王與百姓同樂卽所謂王之好樂甚則王矣卽所謂齊其庶幾乎也○鼓樂鼓字與鐘鼓鼓字不同鼓樂之鼓從支鐘鼓之鼓從支鼓擊也動之也或謂

鼓以作爲用故作樂謂之鼓樂非是單出爲聲聲成文謂之音然此只互言耳籥是舞者所持而此並言音蓋舞者亦時吹之以爲節也夫何使我至離散作一氣讀不相見離散正是極處而意重使我二字庶幾無疾病二句當從存疑連讀不必於中加不然一轉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節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爲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不亦宜乎節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民以爲大不亦宜乎

囿爲閒曠之所蒐田所及諒文宣皆然但文囿芻蕘雉兔可往而宣囿殺其麋鹿如殺人之罪爲不同者耳若在遊觀園囿則微獨文王未必七十里卽宣囿亦不當四十里不必更問其爲阱且園囿之麋鹿民亦無從得殺也宣王不忍一牛而功不至百姓殺囿之麋鹿如殺人之罪其輕重顚倒類然孟子謂之爲阱者蓋設阱以陷猛獸必置小獸以爲餌今麋鹿盈囿而設禁以殺之者死只此便與爲阱一般使民不特不敢取麋鹿爲利

而且畏傷麋鹿之害其不便民甚矣不必待眞以麋鹿之故殺人而後爲阱也蒙存謂愚民見利而取豈知國之嚴禁非是此章總與民公利意○張敬夫曰意齊王欲廣其囿而諛臣假文王事以逢之者文王豈崇囿若是但其蒐田所及民以爲王之囿耳次崖因駁朱註文王之囿七十里其亦三分有二之後數句謂三分有二亦是人心屬之未必土地盡爲所得安得有七十里之囿南軒辨之是也紱按南軒何嘗駁朱子朱註亦明言四時之田云云何嘗說是國中之靈囿如謂文王地方百里則七十里之囿去其强半雖蒐田所及亦不能閉

曠若是也文王伐密伐崇作程遷豐獻雒西兼者邘迄今按其輿圖何啻數百里安得泥言文王百里乎三分有二固只是人心屬之然獨不曰三分有二之日其國亦已日廣乎次崖眞管見也孟子曰於傳有之其亦必有所據蒙存俱以爲人所附會亦太泥矣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句踐事吳節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節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照總註分兩截看蓋交鄰除暴常變不同各有當盡之道不必穿鑿拖逗然理自相同本非截然三項蓋仁者全此理智者明於理勇者決以理其學術同也仁者保天下智者保其國勇者安天下其保民之事功同也齊王問交鄰而曰有道乎自是求交鄰之道虛齋謂其欲息爭求甯亦是好意時賢以商量權術貶之過矣孟子提出仁智其道豈止交鄰但交鄰不能外是而有他道仁者智者亦非必兩項人但就其字小觀之則見其仁就其事大觀之則見其智仁要於不忝而猶字之愈見智要於見侵而不廢禮益顯註意最精此節舉現成樣子視之而交鄰之道自見句踐事只取其事大種蠡陰謀姑置不論樂天節又推論之以廣王心樂天畏天俱就心體上形容見其一於天理則事小非市恩事大非畏葸所以異於霸圖也保天下保其國雖似推言其效然緊切交鄰說蓋能恤小便是保天下氣象能事大便是保其國規模非云能恤小則能保天下也註於保天下曰氣象氣象字面大須有此氣象方有此事功畏威懷德正其氣象中實際然縱無保天下實事亦自是有此氣象字虛而理實也保其國曰規模者規模字面狹既是小邦自難有大氣象只制節謹度其規模已可

久矣又氣象承包含徧覆來規模承制節謹度來朱註無字不細陳介眉謂若泥氣象二字反使保字落空此將氣象二字忒看元虛耳引詩只結保國古人引證例多如此理之所在不可不順便是天威書曰天明畏是也不必如雙峰說到違天得禍然違天有禍亦是實理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節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節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節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

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節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血氣之勇當戒凡忿兵怨兵皆小勇類也義理之勇當法以安天下爲心則其勇大惟其有大勇故能安天下勇之大小在以理不以理文武之怒怒所當怒已無與焉所謂義理之勇非以天下故而謂其勇之大也皇矣之詩曰篤祜曰對天下大勇意已見故直言一怒安民泰誓之書大勇意未透故接一人衡行於天下二句而

後言其一怒安民怒者勇之發而恥又怒之所以發恥之正其勇也一人概言而意實暗指紂未節乃以大勇勉王蓋此截因王有好勇之言故又言王果能養大勇則一怒安民交鄰常法又可不拘也要之曰保曰安總切切爲民起見耳何叔京云湯之事爲文王之事夷初慤懃而厚恤之終不可化然後不得已而征伐之不然是不仁而縱亂也王觀疇云湯與太王文王平時事大恤小有事則除暴救民此都欲將上下截打通言雖有理然孟子對交鄰時只言交鄰未嘗故引湯文事以寓爲怒安天下張本對好勇時只言大勇非必曰前之仁智交鄰者後之卽怒安天下者也焦氏又分仁者之勇智者之勇皆屬穿鑿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節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爲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節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宣王館孟子於雪宮而就見之雖其辭近誇而意亦頗厚孟子對引君臣相悅屬望亦甚殷此蓋孟子初見齊王時事也章意亦分兩截前截重與民同樂下截引晏

子事望齊王之納誨然此下截卽上截意而深期其聽從耳非另外一意也註中能與民同樂數句斷依虛齋解屬人不得句內慶源以此爲釋有字未是又玩註非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則有字亦說賢者固當有之云也此段只首節人不得三字以安居言略黏雪宮意至樂民之樂則推開寬說意與好樂章相似非必以雪宮與民同幷非止樂民之宮室安居已也言樂民之樂而幷言憂民之憂者樂憂非兩情憂民憂正是樂民樂盡經制力溝洫己飢己溺無非欲民之能遂其樂以爲樂而已本意只重樂民樂憂民憂而必言民亦樂其樂憂

其憂者爲王字張本亦以歆動齊王也若以君民相通平說則失主意矣樂以天下二句卽樂民之樂四句觀註自兼君民言然其本在君先之次崖本南軒說而云憂樂皆不以己則專重君言然玩本節語氣趕注王字則此二句只上下過文不必特重以字也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儛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節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

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節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睊睊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爲諸侯憂節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節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節惟君所行也節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晏子善景公之問善其欲比先王觀也至景公遊觀本意則只欲適志未必實欲效先王但晏子之對則示以先王觀而止其逸豫之志幷他遊觀都帶向好邊觀其所云無非事者及今也不然二節則止君之意可見也先王巡狩述職省耕省斂何嘗是遊觀只因景公欲以觀比先王故晏子便謂此是先王之觀借端以將順其美而匡救其過正如孟子之云公劉好貨太王好色也云爾晏子首節宜作三層脫卸言先王觀而舉巡狩述職者從大處說起也然先王巡狩非景公事而當時述職典亦久廢此非晏子所重只要逼起無非事者一句耳巡狩述職固無非事矣卽春秋觀於國中亦無非是省耕省斂正見都非佚遊也省耕省斂是勞農勸相審

端徑術察勤惰考豐凶二省字中有多少盡心民事處而補助則於省耕省斂時帶行之益見先王愛民無已也蓋先王之事凡以爲民巡狩述職亦民事也書曰車服以庸庸民功也故巡狩述職省耕省斂正憂民憂樂民樂大處若區區以補助爲事則王政狹小矣而或謂關係實事處全在補助則益非也惟先王旣省耕省斂而又有補助之仁行乎其閒則民之所仰賴於先王觀者爲益深矣夏諺獨歌補助以此易於見恩也今也不然二節詳言遊觀之弊師行行字卽有無事空行意以師行則征役橫煩師行故糧食糧食則供億多此斷依

虛齋主病民說麟士引許白雲說謂師行從君皆裹糧而往故有飢勞不得食息者如其說則弗食弗息只於從君之衆未見民之皆受其虐矣師糧食則民不得食師從行則民不得息此與補助反明明胥讒怨發於面目作慝卽讒之存於心此與夏諺之民情反總之則曰方命虐民而與先王巡狩述職之意亦相反矣飲食若流結糧食流連荒亡結師行也再釋流連荒亡所以深著無事空行之弊又曰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則唯恐景公之蹈其弊也夫如是則宜從先王審矣又曰惟君所行者此句正答吾何脩之問以放鬆法逼拶之

上玉謂單結先王李衷一亦云臣所言先王之道惟君力行之此於惟字說得去於所字說不去矣註不可易也大戒於國者蓋景公平日之觀每爲民病此番出舍猶恐百姓驚擾所爲特先示其意也出舍於郊所以省耕省斂而興發之政亦始因以舉行也景公此遊不知在春在秋補不足亦概言君臣相說虛齋只重景公說愚意相說只君臣一心意而晏子善景公之問亦可言悅君亦不必說到後來也景公欲觀分明將無事空行但又要討個好名色晏子之言流連荒亡分明是影景公身上而進之以先王民事是爲畜君好君宣王雪宮必甚麗縱耳目勞民力亦與遊觀一例惟其以此與賢者共之則有可引之使推恩百姓之機正猶景公欲觀而有何脩可比先王一問可引之使出舍興發也因事曲引陳善閉邪非好君之念時刻不忘而何能若此孟子表晏子之好君正所以自表其心而深望齊王之從也好君一言詘然而止迄今猶想見其神味也已○凡樂五音皆備招而獨稱徵角者虛齋云是個大徵角近矣又曰五音還相爲宮意蓋謂姑洗起宮則爲角林鐘起宮則爲徵也愚按以姑洗爲角林鐘爲徵此黃鐘一宮則然若以姑洗起五宮則姑洗自是宮矣不得仍

謂角也考周禮大司樂則韶奏姑洗而歌南呂當是韶樂本有定宮景公亦未得易用林鐘徵蓋樂曲之爲角爲徵不拘何宮但看曲中又何聲較多便爲某調今人不知考耳○畜君之畜勅六反畜止之義易大畜小畜亦然今人都讀作許六反旭字之音則畜養之義矣誤也○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節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節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

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

以明堂作引頭以王政爲實際而與百姓同好又行王政之實心不必屑屑拈帶明堂也許白雲以宣王之問有帝制自爲意此未可知顧律以無王則居之無王毀之亦無王也然天下無王久矣有能行王政以救民者何必與周是居之則未遽然而毀之已可不必矣王者之堂句只點出王者以引起王政孟子只要王能行王政全不爲明堂起見非謂行王政者必居此堂以行之也泰山明堂乃巡守以出政令之所如協時月正日之

事及慶讓之典之類行王政則在平日勿得相混但王行王政留此明堂可以顧名思義孟子直欲將明堂作一部尚書看耳許氏謂行王政則副王之名可行王者之制殆未是也行王政而引文王治岐者良以文王治岐亦天下未一時事見諸侯之自可行王政非必以天子之政爲王政耳耕者九一註以徹法言私存謂文王當猶循七十而助之制註偶未檢然助徹要皆九一而公劉之詩已云徹田爲糧則周之由來用徹殆未可知也耕者九一五句厚農養士惠商公利省刑王政之大綱鰥寡孤獨四者卻是上五事所不能施到處故又抽出言之王制云鰥寡孤獨天民之窮而無告者皆有常餼則所謂必先者蓋設法區處或官養之也發政施仁大概言上文所言莫非仁政而政之細密處正不只此就中則尤亟亟加意於窮民蒙引說甚好若作先後之先看則誤也引詩只結煢獨亦是偶拈以證一端前章引我將只證畏天中庸引蒸民只證足以容皆如此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爲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

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節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公劉太王原非好貨好色孟子只借以引君當道此意人皆知之然未盡也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必謂賢君不好貨好色反屬矯情惟其好貨好色故能推此心以及民借使大異乎人情則與人不同類將如釋氏之幻萬有棄人倫天下當不賴有此賢君也然則公劉好貨太王好色亦正不爲過耳公劉遷豳虛齋以爲避西

戎之擾而時解顧謂公劉遷豳在平定安集之後故以完聚爲先太王遷岐在流離播散之餘故以室家爲務抑思既平定安集何故勞民以遷而所云思戢者其又謂何更可笑者平定完積聚豈流離反可無積聚播散務室家豈平定遂不務室家乎要知公劉未嘗不好色但因積倉之詩而言則只云好貨太王未嘗不好貨但因爰及姜女則只云好色耳何必多爲說也積倉皆民之積倉然公劉務爲聚之則是好貨之推也折衷云啟行下須補公劉遷豳遂開王業意太王節亦然愚謂同民好惡而王天下是有此理何必營公劉太王之王不

王太王肇基王迹猶可言王業所基若公劉則與王業遠甚何必因明堂附會況使侯國不王豈遂可不同民好惡乎於王何有亦謂好貨好色無妨於王政抑據齊時勢而云然耳公劉詩有好貨意緜之詩難見好色意故先點愛厥妃句當是時指遷岐時而完聚民之室家則亦由推恩平日也以好貨之心同民則九一世祿不征無禁之王政自不能已以好色之心同民則必先鰥寡孤獨之王政亦自不能已故兩節與百姓同之尤行仁政之實際也於王何有卻在行王政後一層○四嶽及畿內皆有明堂明堂之制爲說不一朱子主小戴說如井田之制與月令合而九室之與考工記五室亦合吳幼清以五小寢當月令之十二月所居授一宗之愚按小寢乃宴息之所何得以爲明堂明堂之制斷從小戴此不能詳辨附見其略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節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節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

託妻子是養民影子治士是教民影子四境之內不治民不免於凍餒而無辜陷刑也顧左右而言他淺說分

以顧左右爲釋其慙言他以亂其辭其實總是語塞而躲閃意態耳○士師司寇之參貳天子國外百里爲郊郊內六鄉郊外六遂鄉遂各有士以主刑而統於士師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節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節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愼與節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節左右皆曰可殺

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節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

此章大意當重同民好惡只以故國世臣引起非論故國也同民好惡中尤重用人蓋知人則哲能官人誠非易易而官人正以爲民若徇一已之私則拂乎人情徒乖國體故進退人才必以國人公論也但首節無親臣云云亦因宣王待臣恩禮衰薄而發而信任不專由於用人不愼用人不愼由於任意徇私事一串也進賢二字宜著眼蓋尊者戚者而皆賢者則何必更進正爲尊

者戚者未必賢故不得已而進卑者疏者以用之是一言進賢便是將使卑踰尊疏踰戚矣如使今日所進之卑者疏者而果賢則踰尊疏戚自不足怪而尊戚者亦將心服若所進者又未必賢則徒使卑踰尊疏踰戚而後日又將使他卑疏者踰此以進如奕棋然成何國體乎故進賢如不得已六字當一聯讀併本節亦一氣讀未句不可不愼之意始出非以如不得已四字作比擬看也顧惜國體意雖不甚重然在宣王輕於用人似當做沒要緊事豈待尊戚之禮故孟子以此言之亦卽無親臣意也此節之意惟摘訓頗得之左右皆曰賢節申明一愼字卽進賢如不得已意所云去不可則王所謂識其不才而舍之者耳凡國人之論非賢則不可非不可則賢去之謂不用耳私存以用賢貼卑疏以去不可貼尊戚則太泥矣國人好惡而猶必察者惟恐好惡未眞正如不得已苦心亦卽同民好惡至意且必自知之而後爲眞知而後能克宅由繹不當人云我云已也又因用人而言及用刑南軒新安謂不可之甚者則殺之夫不可只不足用耳何至於殺非也但天命天討皆不可私補用刑言以完足同民好惡意耳末節雙結用人用刑只言爲民父母全不照管故國意孟子原只爲救

民起見非私爲齊王畫久遠之策故國二字只借以歆動齊王非主意也然旣可以爲民父母國未有不久遠者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節曰臣弑其君可乎節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征誅加於一夫則征誅非可輕言矣苟非自爲一夫誰敢誅之時解謂齊王此問便有無君之心抑知無王久矣何待此問齊王亦何嘗肯以湯武自待故孟子此答只以深警齊王且警天下後世之爲君者可無疑其言

之過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節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

任賢不如任木愛國不如愛玉喻意兩分而不知任賢便是不愛國家意自一串雖萬鎰當依蒙引作價值之少看萬鎰非少對國家則自少矣太岳麟士俱作價值

之多看雖字似安不下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蒙引謂玉人自會琢玉何須教他何以異作譬喻看此本張子答王荊公意然玩語氣只是怪而詰問之辭麟士云教字只作使字看何以異言甚緣故不似此按此則註愛國家不如愛玉正解此句顧說爲妥○國語二十四兩爲鎰朱子承趙註云二十兩未及改耳

○齊人伐燕勝之節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節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節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齊王說天只是私意孟子言民則可據之天也倒說文王在後孟子意在勿取矣文王豈眞取殷而殷民不悅故不取亦謂可取不取者古人有之必人心不可復挽而後見天命耳簞食壺漿以迎非悅齊也亦苦燕耳五旬而舉亦燕之水火使之然豈天意哉燕民未狎齊政而遽曰水深火熱者逆知齊王之不能行仁政也使離虐政之水火而更罹兵革俘虜之水火則是益深益熱

矣○參沈同章看不但取燕非孟子意并伐燕亦非孟子意而史記載孟子云今伐燕文武之時不可失也此傳聞之誤矣又史記伐燕在齊湣王之十年丁未即周赧王元年也至赧王四年燕昭始立呂成公大事記則載赧王元年孟子致爲臣而歸然則燕人畔孟子猶在齊何也此年代皆未可據也獨通鑑以伐燕爲宣王十九年事則是周顯王之丁酉年非丁未年矣雖實事無可考證要當以孟子之書爲據也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

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節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節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爲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節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倍地而不行仁政犯天下之不韙人雖未伐心自危疑

齊取燕後未聞諸侯有救燕之舉諸侯將謀救燕多是宣王有疑心病耳故孟子譏其畏人也書曰節分兩截看自湯一征至望雲霓一截先引書而後申言之言湯兵未至而民望之也自歸市至其蘇一截先言民悅湯兵之至而又以書證之徯我后蔡傳云待我后久矣后來其復生乎乃兵至而慶幸之辭也達說以爲兼證民望民悅非也齊非伐燕之國已不足取信於天下獨燕民望救之切故簞食壺漿以迎耳然使伐燕之舉能誅其君而弔其民不至更爲暴虐則天下之望齊師亦必有如望湯者又何至動天下之兵乃不意燕民之徯齊

竟水益深而火益熱是又倍地而不行仁政也倍地非以自强只益天下之忌而不行仁政又與天下以謀伐之端是動天下之兵也若殺其父兄若字作乃如此行事看是已然事下文反其旄倪云云蓋俘而未殺者則反之重器未遷者則止之若已殺已毀者則已不可追矣殺其君臣俘其人民毀宗廟遷寶器自是取燕實事虛齊作未然將然看未是齊之不行仁政孟子於勝燕時已預料之故棄燕勿取是孟子本意但初勝燕時猶冀其能行故未敢直言勿取至此而果不能行以動天下之兵則孟子亦索性一滾說出痛懲責他一番末節

正了勿取本意不止爲待諸侯一策也究之諸侯之兵此時雖尚未動而後來終爲喪亡禍根至使湣王走死齊國幾亡孟子眞如神爲齊畫策至深遠也在世俗固只見孟子庸庸無策耳孰知其至當不易之理勢焉哉

○鄒與魯鬨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節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節君

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歸重君行仁政但因鄒君惜有司之死故先言有司上慢殘下有可死之罪叢爾鄒民之疾苦何難周知而必待有司之告然有司不告則罪已在有司究緣鄒君不仁故有司皆不仁此盆水方圓之理也觀不可勝誅之言鄒君不仁甚矣安望其行仁政顧孟子不敢必君之不能行則聊復云云而出爾反爾之言或亦可警惕其心以動其悔禍之萌於萬一也親上死長只接鄒君疾視長上之死長上二字言不必以上貼君長貼有司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節孟

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爲也

是謀非所能及非自謙亦非謂齊楚之不當事但謂事齊事楚因事度勢自難決一定之謀惟君相機而動至操之自我者則只有守義愛民一策也築城鑿池原不足恃所恃在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然必先言築城鑿池方接得與民守之下耳愛民守義在平日效死則守義之事而民弗去乃愛民之效此卽兵食可去而信不渝之道也守義愛民自有保國之道縱使國終不保亦不失其爲仁義傳所謂滅者亡國之善辭正此之謂也況使徒然事齊事楚僥倖圖存國亦未必可存孰若守義愛民猶有可存之道聖賢之言固只論是非不論利害然是非正利害之所由生全不是一席迂談也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節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節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爲善而已矣

本意自重彊爲善然舉大王遷岐爲言亦對築薛之逼起見遷國圖存自是一策上玉以註中僥倖苟免指遷

國言大非也春秋之世諸侯避難遷國者甚多若衛邢蔡許之類滕間齊楚間其東南境淮海之濱未嘗無隙地可容方五十里之眾自許東陽謂滕在中國介兩大間無可遷之地講章家遂皆謂滕實無可遷引太王只以起下爲善且又將爲善亦緊照太王遷國立說抑知單以遷國不爭爲爲善爲善狹矣太王爲善豈只遷國惟其爲善故能遷國若效太王遷國須效太王爲善孟子自謂君畏其逼則行權以遷國亦古人所有之事滕自不妨遠遷以避之但國或以遷而亡或以遷而興則爲善不爲善之故太王爲善故遷而興君子不必以存亡爲心

只當脩其在我而已所爲之善便是創業可久可大便是垂統不必以遷都立國爲創業垂統也如必謂滕無可遷則爲善何必單引太王正以太王避狄滕文畏齊事迹相類故孟子兩引太王遷岐皆非贅語愼勿爲東陽虛齋所誤可矣且既曰滕無可遷又曰爲善緊照遷國然則勸滕文所爲何善也滕文頗能爲善但未免畏葸或過而爲之不力故加一彊字上玉謂小國爲善有許多難處夫爲善何得罪於大國劉說亦非○薛本仲虺之後任姓然齊威王時田文已封薛則任姓之薛見滅於齊已久此築薛者或復收田文之封或特於此築

城以偪滕皆未可知非復任姓之薛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節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效死勿去節君請擇於斯二者

開於齊楚章言效死築薛章言遷國此章則兼言之而請其自擇一經一權俱以愛民爲本此盡其在我之實然二策以遷國爲難效死卻是易事遷國而不能如太王之仁則民不之從安土重遷雖君亦難之恐自遷自亡只如紀侯大去其國耳行權非賢聖之主不能也若死守則民無遷徙之勞死其故土反易爲力矣時解反以效死爲難而謂遷國一策只逼起效死滕國實無可遷此庸俗之見也試看註中云能如太王則避之不能則謹守常法則經權之難易可知而孟子於遷國一條緊承竭力事大詳述太王之事於死守卻云或曰則孟子意非重效死可知君子取法乎上孟子未嘗不以太

王望滕但文未能遂如太王故次勉於死守東陽虛齋慶源說皆未是也何患乎無君張敬夫曰不敢必其民之從遷而強以徙也說自不差而虛齋次崖上玉觀疇輩皆駁之且謂委民於狄以饜虎狼非仁人之心此乃率民以遷之辭耳太王實始翦商切勿講作亡國借別景象愚按太王在位甚久避狄是初年事基王迹乃末年事不必以翦商爲太王增氣概若作率民以遷語則何患二字及下我將去之我字須添多少註腳語氣殊不順蓋何患乎無君自是兩可之辭從遷則我爲君不從遷則狄亦可爲君南軒不敢必云云是也且狄君亦

自有民何謂委民以饜虎狼但從不從聽民自便不作一味訣別語耳仁人就平日愛民說卽上章所謂爲善非只感於不以養民者害民之語也但不以養人者害人已眞是仁人之語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爲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節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

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節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樂正子有忿憤不平氣故孟子以天曉之孟子用舍行藏應不待以天自慰也使之尼之註指人言方有著落或謂行止若或有使之尼之者以爲暗合天字說懸空去不是○五鼎羊豕魚腊膚少牢禮三鼎豕魚腊特豚禮衣衾亦有等級喪大記小斂君錦衾大夫縞士緇衣之稱數亦有多寡但貧則不能具禮容有視禮更減者故平公不以三鼎五鼎爲踰而以衣衾棺槨之美爲踰也

四書詮義卷之二十七

祁門倪望重愚山 程夢元陝園
懷甯楊葆銘伯新 同邑 潛紀恩筱園
婺源汪 紱雙池輯 後學 合肥李襲國筱亭 同邑 江肇青湘嵐 同校字
休甯甯本瑜珀香 余家鼎鼒伯

公孫丑章句上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節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節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蹙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艴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

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節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

此章以德爲主以時勢爲輔德者得於心而施之政者也覇顯些少功勳只緣有時勢可依而功烈之卑則因其無德在管晏亦未嘗全不務德卻只是一個假非有得於心焉能施之政一匡九合只憑時借勢稍弄高頭何在見管晏手段故曾西所謂卑乃眞是卑俗士猶不肯貶沒其功乃以伊周較之而後見其卑夫管晏之卑何待與伊周較縱使由賜之徒乘時得勢得有作爲亦必高管晏十倍較人當在根本上豈以利言哉比予於是是字指功烈之卑○晏品卻高於管而景不如桓然只一不知孔子本領便看得見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爲與節曰以齊王由反手也節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節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

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

文王之難非德之不足而時勢之難也然文王卒王則德行速而時勢不足以限之也由湯至於武丁至久而後失之以時言尺地至百里起以勢言孟子原非必計功謀利憑時借勢而後足以有爲時勢二字只因丑有文王一難故不得不推及以明猶反手之故耳○凡然而然則等字皆以然字承上稍頓而字則字轉起下文然則順轉然而反轉亦有順轉者如然而不王者然而文王由方百里起皆而字順轉也○自武丁沒至紂即

位中間凡百有二年雖歷祖庚祖甲廩辛庚丁武乙太丁帝乙七君實止四代故曰未久周自東遷至孟子時幾四百年矣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節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節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節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節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

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爲然

王道異於霸功者先自治而後治人己之德性無不盡則其於天下也知明處當而人物之性亦無不盡故上之可以格君心之非下之可以立生民之命稍有時勢便一滾做出況時勢之易如齊者哉故曰以齊王猶反手也時勢二字亦不平蓋時盛則勢一於上時衰則勢分於下齊有萬乘之勢以衰周之時爲之也故曰惟此時爲然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節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節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節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之必反之節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節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節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節孟施舍之守

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上章見孟子所發此章見孟子所存上章王道此章天德也章內以不動心爲綱以知言養氣爲目知言智也養氣仁也不動心勇也丑因上章之言而既知孟子之所具矣此章發問第恐天下大任當之者不無有所恐懼疑惑非謂孟子以富貴動心也說約謂不疑惑恐懼此不動心之由在丑未必便知註於丑問中遂入恐懼字面太早非也許氏云恐懼疑惑便是動心是矣又疑註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似疑懼又在動心之外抑知註中而字乃總恐懼疑惑四字文法非分兩層不足疑也

次節因丑以孟賁爲比故孟子亦引告子爲言黝舍二節又從告子引出丑以孟賁爲比雖是借言畢竟粗淺孟子因言不動心之各有其道從淺說到深以見不動心之道各各不同亦闢異端意也黝不如舍舍不如曾子步步推向上去至曾子守約主意已見北宮黝節自不膚撓至市朝言其不受挫自不受至無嚴諸侯言其無貴無賤側重貴邊末二句言雖惡聲亦所不受說約分兩截非孟施舍節皆述舍言故加所字似曾子節閒閒比較只以起守約二字而引黝舍又只以起曾子守約務人不如守己守氣不如守理此心上漸得有把握

曾子大勇只暗重反身循理爲自己作照非故引曾子以見己不動心之有所傳註中其原蓋出於此此是朱子推論耳至曾子所言大勇則以不縮引起縮字自反而縮大勇之本千萬人吾往方是勇之作爲意謂要得大勇必須自反而縮苟自反不縮則理屈氣餒勇何由生惟反身循理自反常直則畏葸之念自不生擔當力量自出方爲大勇語意分明時賢將縮不縮四句合說大勇非是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節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此乃言告子不動心之道而詳言其非也然孟子不動心與曾子大勇一轍而告子不動心與黝舍不同黝務敵人告子不管別人舍專守己告子勿求於氣蓋告子與後世釋氏同流今人將告子黝舍混一例看誤矣不得於言註作自己之言看虛齋初疑與下知言之言不同及觀雲峯云理一也告子於己之言且不反求其理

何能於天下之言皆求其理然後知其兩不相妨愚按總之是不肯因言求理但心氣俱是自己的則言亦作自己之言方順自無疑耳言與氣爲外爲末心志爲內爲本註內外本末交相培養通結本節內中補有因言求理致知愼言一邊意舊說單結持志養氣將註中兩內外字看作兩樣誤也志壹動氣如忿懥恐懼而致於不見不聞不知味者是不可以志壹作好邊說此不持志之病也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此孟子不動心之道也知言智也養氣仁也不動心勇

也而知言養氣工夫則又以持志爲主持志以致知而後能知言持志以集義而後爲善養持志只是敬字知言功夫由格致養氣功夫在集義集義卽誠正也知行皆以敬爲主若志先動搖則學問無由進步矣問持志便是守其心使不動否曰然然志是心之動有所向處於所向處把握端正有個定規未能必其心之不動只是工夫如此至不動心便是功效問凡不動心的皆是持志否曰莫非都是持志但會持志的只是孟子孟子持志合下便與諸人不同曰會持志便是守義理之謂乎曰然但理字大約持志甚細密要不外是以理作主

如愼獨是將動時持志戒愼不睹恐懼不聞是於靜時持志志是動時然守其靜正所以善其動也博學審問愼思明辨是致知時持志必以集義爲事而勿正勿忘勿助是力行時持志然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拏定主意向正路走他歧更搖惑他不得所謂非聖賢之書不敢讀非仁義之志不敢存到得義理日益明志向日益定能知至善之所在則於不動心工夫已得其半然後集義以求自慊而絕其計功謀利之私踐履日熟忽不自知以底於至誠之地則萬理全備於我有是理則有是氣理全乎天地則天地之氣卽我之氣更不分資稟之清濁厚薄此之謂善養萬理全備於我所謂浩然之氣知至善之所在卽所謂知言也不知言不能養氣然非待旣能知言然後方去養氣知行並進敬以積累之此之謂會持志也能知言則心於理無所偏而已自無不得於言故能因天下之言而知其心之病且洪其流害之所至邪說又烏得而惑之能復其浩然之氣則剛大之體段全於己而配義與道之實用出焉又何有不得於心而餒大又烏足以懼之此蓋幾非在我俟其自化無事乎持志而心已自能不動之詣矣然同此持志孟子則以此志爲致知力行之用而爲王道根基故

其究至於知至行盡而心自然不動所謂合下便不同也告子强制其心未嘗不是持志故註亦云急於本但此乃不會持志耳蒙引之說似告子未嘗持志誤也彼兩個勿求豈非拏定心志如此惟其不會持志故入門便錯伊所持之志只要守得此心外事通可不問不必致知不必力行反似求知求行之足爲心累者故曰勿求勿求此佛氏之法尙應舍何況非法相似黝舍之必勝無懼亦是他所持之志如此卽伯夷伊尹亦緣他持志稍偏所以一淸一任不如孔子但尹夷終是聖人之倫黝舍持志雖失然亦足當一用不至大害於世惟告

子强制其心以義爲外此則生心害政不可不闢故章內辨之尤詳而俗士乃謂告子之不動心勝於黝舍何足與讀書也哉後世陸氏只要理會一心便天地都不管指誠敬爲妄見爲害心毀著書爲不長進事而於太極無極之辨則堅持己見不知自反豈非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一流人物王陽明門人除草曰去惡當如是陽明曰草何嘗惡門人曰然則何如曰只管做去罷此卽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也在陸王未嘗不是持志然入於邪而不自知矣妄儒猶因持志爲養氣之本遂代陽明出脫烏乎可哉 清簡公曰向疑

釋氏爲無事而忘今思之乃正而助長也夫使無事而忘則庸人皆然何至生心害政正惟他急持此志務要此心如如不動所以至杜絕萬有而一於空寂以同人於禽獸草木不會持志之害如此可不辨哉曰持志只是敬字敬則直無所失矣而猶有害如此乎曰敬守其志此以言孟子之持志也若陸氏且指敬爲妄見則持志者安得都是敬但象山不言敬未嘗不言立大故曰都是持志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節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節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節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節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氣與理爲體人之有生與天地一萬物具備充周不窮則天地之氣卽我之氣故至大至剛直養而無害自是兩層下必有事勿忘正應直養勿正勿助長正應無害

但事雖兩層工夫自是一片只爲有養之未幾而反害之者故必加無害二字塞於天地之間仍舊是個剛大體段此節雖形容個浩然實以起下養氣工夫不可將直養句看輕蒙存之說未是塞天地處於配道義始見實際雖未及事爲而塞天地體段自在能直養無害而氣塞天地則此心裁度事宜氣若助其斷制事物當行之道氣若助其勇往舉天下綱常名教小事大事皆足以擔當負荷而無所恐懼動搖不能直養無害則氣不足以充體雖有是志亦不能有行矣顧氣爲理用天地之塞吾其體理爲氣宰天地之帥吾其性理非氣不行

氣非理不立故養成之氣配義與道而所以養氣者則其功仍不務於氣而務於理惟從事集義使吾心之理無所不慊則生理日全而本然之氣亦日足故曰是集義所生兩餒字俱是體不充但上餒字言無以配道義此餒字言氣不生稍異雙峯說未徹蓋事宜雖若在外而其理則具於心心之裁制性之德也故所行不合於義則心必不安而體亦以餒告子以義爲外則必不肯集義而無以養其浩然之氣矣外義則是不知義其病又由於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故也必有事焉四句只一必有事可了但人方有事便正不然則忘不然則助長

此人之通弊必有事而勿正方是先難後獲勿忘勿助方是自强不息總是專其有事之功而已乃今人未嘗有事卻好言勿忘勿助似只要心下空念著個義便是此則傳習錄所譏不漬水下米專添柴放火也劉蕺山又謂勿忘勿助間適合其宜便是義非以勿忘勿助去集那義則所謂勿忘有事者又是勿忘個甚其說益混也蓋集義所以養氣而一必字三勿字則所謂持志持志以集義養氣方有個主腦持志於集義則所謂善養告子外義則所持之志不在集義而在强制其心乃所謂不會持志入門便錯而終於揠苗也問此章未嘗有以持志爲主者今如子言則孟子告子黝舍之不動心分頭皆在持志然則孟子詳言持志可矣乃言持志反略而言養氣獨詳何也曰此因對告子之勿求於氣而言也勿求於氣則必暴其氣暴其氣而强持志便是助長天下固未有無徒之帥可以建功無枝之木可以結果孟子持志便爲養氣地其所養氣者皆從持志來不是果有兩事耳曰養氣從持志來則專言持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曰果會持志持志卽以養氣不會持志持志只以暴氣既暴其氣則志亦不能不動故分二事言之細分之則持志有動靜內外之異工夫都不可

缺敬以直內持志於靜而該管著動時義以方外持志於動而不淆其靜體敬以直內只是循循涵養無許多工夫可說義以方外則養氣是矣敬直而無義方亦至無所事事持志工夫只得其半惟又義以方外而後持志之功用漸出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顧義亦須是敬以行之方是實落的義有實落的氣不然則義襲而已客氣而已此所謂不誠無物持志養氣終分不得兩件也義以敬行之者何曰於外邊末節細微處都無不敬使之合宜便是義以方外集義養氣從細微處不放過方是如孝弟忠信是大段說而足容不

重手容不恭目容不端口容不止便不是義蹶趨暴氣反多由此不慊於心處亦即在此如此說集義豈非敬之細密處所以孔子言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俱是一般說話

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言爲心聲因外可以知內心爲事主由源可以知流然須看四所字言之失心之病也心之病失其理也失其

理故害於事知之者非察於言也亦精於理而已決以聖人必從者理之不易者也孟子時異端橫行惑人心志而心之所蓄大抵先發於言不能察羣言之謬無以守道德之正故不曰明理而曰知言所以闢異端也養氣先須知言而此言知言只舉成功不及工夫何也曰朱子曰知言工夫全在致知格物孟子言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又言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已啟知言工夫之端但丑不能詳問工夫故孟子亦未及詳言耳曰丑只問浩然之氣孟子卻詳言養氣丑問知言孟子又何妨詳言致知也曰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孟子已直斷其不可則凡不得其理者皆當求於心可知豈非致知格物其勿求於氣孟子卻輕放了個可字故當求氣處不得不詳所以要說善養以對他暴字且不言善養工夫則浩然不可見此文氣使之然也集義有事勿忘勿助皆知言後事只因丑將知言問在後故孟子亦答在後在孟子原將知言說在前次崖不察乃謂知言不言工夫者由集義功深自能如此試思言之是非且不能辨集的如何得都是義不格致而先誠正得無謬乎又豈可曰誠正功深自能知至耶但知行有交進之功行愈熟義愈精則可以云然耳謂知言由

於集義則烏乎可

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節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節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節曰姑舍是節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

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章意至知言節已盡此以下只因丑有既聖之問而孟子不居又因有所安之請而言願學孔子皆與前不動心意不相干涉姑舍是者非輕數子君子所安必當取法乎上也又不由夷尹而必願學孔子擇術之精也然願學孔子節就出處事功言而今人以此句作通章主腦卻不顧本節文義則不通矣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節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

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則同節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節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節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節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太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又明夷尹之所以皆爲聖人而孔子尤盛所以見願學之故也德盛心正既無不同而道之不同又有如上文所云者何曰三聖之行不同要亦歸潔其身而已顧天莫非理而四時分氣四時皆盛德也何私之有而孔子卽天矣故曰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賢於堯舜盛於百王拔萃於古今聖人而夷尹何足班焉見禮知政聞樂知德自是子貢自言只末句乃贊孔子註意甚明稽古論世比方人物正子貢所長非自誇也或欲以見禮知政聞樂知德差等百王屬孔子身上而以此爲孔子之盛以爲關合知言夫差等百王何足爲孔子異而以此爲盛乎非也又禮樂亦不重子貢意只謂歷考百王皆未有如孔子者耳但百王已遠非禮樂何由等之故

從禮樂說起或以禮樂纏孔子身上屑屑與百王比較亦非也自宰我子貢善爲說辭至末只算一章餘波但差等羣聖適尊孔子議論關係不小若今人以此苦纏知言養氣則大非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節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王霸之辨在誠僞而已借使管仲相桓以有天下亦只是霸湯武終身侯國亦未始非王也霸者亦嘗假仁而

仁豈可假其所恃以服人者終在力耳以德行仁者本天德以施王道無所爲而爲之七十子之服孔子言心悅誠服也無思不服乃以言天下之心服於王者也人多泥看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溼而居下也節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節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節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節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節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仁不仁卽上章行仁之仁也貴德尊士以及時而明政刑所以行仁也貴德卽上章以德行仁之德貴之則所向在是而已德亦日脩矣永言配命脩德之本也顧脩德行仁而必以禍福榮辱言者歆動之警惕之亦以時君汙下不肯長進故不得不如此開諭亦衰世之意矣故轉捩在如惡之三字而章末數自字尤親切喫緊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節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節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節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節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節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尊賢使能卽上章之貴德尊士市關四條亦明政之大略也政刑非賢能無與明故莫先於用人而得士心前五節略舉王政條件而言其有可以感悅天下之理皆悅而願以悅故願卽前章所云心悅誠服也末節乃責

成人君以行之而遂推其效通章重信能行此五者一句而尤重一信字以實心行實政則所謂以德行仁而非假仁矣蓋五者非假所能行縱使假之亦未能有無敵之效不誠無物正王霸之所以分也○周禮載師職曰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註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云布卽錢也里布如今之口率之稅口者女口也女口稅輕故使兼出一里之稅以重罰之夫之征一夫百畝之稅其稅當公田八畝家之征一家力役之征如士從車輦徒役也夫稅如今糧稅家征如今戶丁之稅蓋一夫百畝

則夫家之征原所當有但他無職事則也要罰他出夫家之征此雖先王立法所備而不必行然卽使有受罰者亦只正當不至於重妄儒毀周禮爲僞經乃謂以遊手失業之民而重征非藝豈先王之法苛刻至此夫周禮之眞僞此未具辨若夫征里布則何謂重征先王亦曰而職乃事夫布所宜有也而不職乃事夫征里布亦而出之誰使而不職事者而得曰無夫征乎夫豈嘗加於額外耶妄儒又謂以證此章當據載師閭師里布夫布並言夫布如門攤之稅不當據載師全文愚按閭師職云凡無職者出夫布閭師與載師官聯所職略同而

載師爲長然則夫布卽夫家之征載師守其法而閭師徵其稅以統於載師故兩言之與門攤稅無涉蓋無職之民旣不耕田則夫家之征亦只折錢故曰夫布也又本節廛字與廛而不征廛字不同廛而不征廛字市肆地租此廛字卽公宮兩傍三區民所居者蓋指居廛之民言註中市宅之民已賦其廛民廛自皆有地稅周禮圜廛二十而一是也已賦其廛句只以起又令出此夫里之布句非貼白文廛字讀者勿以辭害志也工賈及達人及庶人在官者皆廛民工賈多非土著故曰氓而氓不只工賈與上惠商條自不爲複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節）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節）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節）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節）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節）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上章言許多仁政又恐人以爲此外面勉强施行故此章反諸性情之地而示之以見舉斯加彼初無事於勉然也此章大綱在首一句而緊要處尤在知皆擴而充之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此天下至誠能盡其性自能盡人物之性以參贊天地者也知皆擴而充之則其次致曲以能有誠而至於能化者也不忍人之心五字宜會意渾讀蓋滿腔惻隱體用一源斷看不過一毫苦痛事欲立欲達不分人己本懷如是虛齋

單以情言及雙峯忍不住之說俱太泥先王一節是立個榜樣以見本有此心行仁原非難事但當時言性者紛紛無言性善者今獨云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則人人可如先王其誰肯信故以乍見孺子作證乍見之時私意未萌而發見者一片天眞一直流露欲驗性天莫切於此若稍一轉念便未免私意夾雜非天倪矣人每以轉念之情來驗性無怪乎將性認左而自謂不能也羞惡辭讓是非皆不忍人之心所統既有惻隱之心則件件皆有不必別尋證見心有是理乃有是情若無是理情從何生譬如果仁不過一點物事而萌芽枝葉花實

成熟之理自無不全備此仁之中其萌芽卽仁枝葉卽禮花實卽義成熟卽智有是理具仁之中故萌芽枝葉花實成熟隨時而見故有是仁義禮智之性卽有是四端之情而爲人之所必有仁卽生理禮卽此生理之有序處義卽此生理之合宜處知卽此生理之明瑩處總之只此生理而已謂之端者自內而出之始其倪可見可引而不窮也自謂不能多因不知不知由於不能察識如乍見孺子入井時偶發惻隱過時卻便冷依舊殘忍都緣私欲蔽著不能反求本心曾不思乍見時惻隱從何而生一轉念何以便不似亦由他見理不明於殘忍處且自爲是遂不肯反求此心故須要察識先須明理然後知此念之發卽性之全體所見不但一念不忍卽念念何嘗果然能忍此念既是吾之生理本然則如何可聽私欲蔽壞了如此方是察識而知不只要認得我有此心已也知字固有工夫然知皆擴而充之句卻一氣連讀不斷如云曉得都件件推廣出去而滿其量也擴者推廣此心擴而充之則於中設法區處使吾所發之心不至過抑以自快足則仁義禮智之意藹然腔裏而無欠闕仁義禮智之事洋溢天下而無不及矣然擴充時許多作用云爲皆以知裕其基惟其知得眞乃

擴得開充得滿故一擴充便有火始然泉始達之勢日新又新不能自已知皆擴而充之至始達十六字作一氣下俱言用功能充方是言成功事能充卽有不忍人之政足保四海卽治天下運之掌上成功一也不足事父母非本不能也只因私欲間隔之至便父母也不知愛耳○四端不言信如土之寄王紱思之無物不然朋友以成五倫睿思以主五事脾土以養五臟如此觀物眞令人手舞足蹈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愼也節 孔子曰里仁爲

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節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爲役由弓人而恥爲弓矢人而恥爲矢也節如恥之莫如爲仁節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上章言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亦可見智以開仁之始矣此章言人之所以至於不仁由術之不擇即爲所習之私錮蔽而不能察識者也擇術之智即知之始事而擴充之基也擇不處仁孔子本言擇居孟子引之則以言擇術尊爵以得

於天言安宅以存於心言擇術於仁則人不得而賤之而自處也安曰尊曰安所以歆之使知擇也莫之禦言爲仁由己也人役則賤且危恥爲役羞惡之端也因其恥而遂教以爲仁即由知恥而教以擇術之智於此能察識即於此能擴充也反求諸己又教以擴充之方力行之道也術之不可不愼也術在霸則流於僞術在王則至於誠術在富强則殘民征利而不顧術在大欲則興兵結怨而快心術在兼愛則不復知愛親術在爲我則不復知有君術之不愼則爲此術所蔽而不能察識其本心竟似我性中初無是理也者惟反求諸己而察其本然之良而即此擴充以求滿其量則生意油然日新浡乎不可遏抑故擇術者擇處於仁即於仁擇而反求諸己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如此方是察識如此方是能擴充如此方是王道蓋從性天言之則仁是源頭禮義智逐節從仁流出從工夫上達則智是跟腳格物致知乃能精義精義而實踐之克己復禮則心德復全而爲仁故爲仁自擇術始易傳曰智崇效天禮卑法地智崇知之事禮卑行之事而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則義精仁熟之謂也陸王乐窮理爲

末學於立大良知自謂能察識多見其察識之多所遺而不能盡心知性矣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節禹聞善言則拜節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節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節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

上章言反求於己此章言資善於人聖賢公善之量雖有淺深大小之殊而樂善忘私之志則一其喜其拜其舍己其取人皆誠也聞過而喜聞善而拜善與人同皆其取善於人也皆誠取善於人則皆與人爲善者也大

舜有大焉言取善之大對禹與子路言莫大乎與人爲善言善之及人統舜禹子路言由禹舜之大小因其在己之所得有淺深故取善之量因之然章意不重分聖賢優劣大舜節善與人同句是綱蓋不但資善於人以裕善於己且但知有善不見其在己在人也舍己從人而不吝取人於己而非勉分人己以形容其大公無我之心善與人同之目也其實二句只一事特交互言之以見聖心表裏無間耳此朱子之言耕稼陶漁節精神在以至無非四虛字時解重爲帝邊亦未是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

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節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節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前二節形容個隘與不恭模範俱一層深一層不立不與言嚴於不事不友冠不正而若浼則無一物之可容矣不怨不憫不惟不羞不卑裸裎焉能浼我則無一人之足較矣推惡惡之心者推其意故曰云云述其辭也末節斷以君子不由即願學孔子之意蓋至清者必隘至和者必不恭說流弊者非也其清處即隘處其和處即不恭處謂清而又隘和而又不恭亦非也清和皆屬偏詣謂在二子自不妨於隘與不恭非也不由其隘與不恭便是不由其清和謂學其清無學其隘學其和無學其不恭亦非也學得夷之清亦只是隘學得惠之和亦只是不恭謂恐未得其清先得其隘未得其和先得

其不恭抑亦非也不由夷惠便自有當由處在若謂學清之半和之半則夷惠中間無處著腳只成子莫之執中抑又非也但清和者其德之至而隘不恭即所至之偏天下固有隘而非清不恭而非和者故朱子曰孟子恐人以隘爲清以不恭爲和故說隘與不恭君子不由然天下亦未有至清而不隘至和而不不恭者誠以其偏於一故也故朱子又曰不是流弊蓋二子之高風至詣自足以起頑懦而警鄙薄故不失爲百世之師君子之立身要自有中正之軌而不爲已甚不當以成見礙事偏詣自拘故君子不爲夷惠若乃自處於隘而曰我

以由夷之清自處於不恭而曰我以由惠之和則自是監與不恭何嘗是夷惠此又其每下爲者尤君子之所深戒矣

四書詮義卷二十七終

四書詮義卷之二十八

婺源汪 紱雙池輯 後學 儀徵楊葆銘伯新 同邑程夢元陵園
同邑潘紀恩筱圃 同邑李襲國繩亭 同邑江峯青湘嵐 同學
休寧宿 同邑 汪家鼎彝伯

公孫丑章句下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節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節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節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節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通章歸重得道者多助一句多助卽人和得道乃所以致人和之本舊說謂上文言要人和便含得道意不必更推一層觀故曰二字只承上歸到下節以終上文意耳愚按上兩節本皆是客而天時尤客中之客不如人和亦且虛說本意只要推到人和因以引之當道地利既不如人和則封疆山谿兵革舉不足恃而只當脩道以致人和矣得道者多助亦據現成說未算推一層又兵家有權謀形勢陰陽技巧四種形勢卽地利陰陽卽天時天時不如地利二語尉繚子亦言之吳子亦有四不和之語孟子異於兵家者只得道二字耳得道二字豈只以終上節之意若以得道爲得此人和之道則道字輕矣且似王者仁政專爲收拾人心則何異霸術之假仁孫吳之談兵非孟子意也況旣曰得人和之道又曰多助辭意不已複乎又蒙引云故曰節單言人和不黏地利則封疆山谿兵革分明卽上節城郭之類如何不黏地利來蒙引說亦未是大抵首節只冒到第三節止故曰以下另申人和之本而遂著得道之效道不外

仁義此孟子大本大源不同人處孟子原非言兵也○天時之說自古有之如左傳所稱楚不避晦日越得歲星所在分尉繚所辨刑德三刑子刑卯卯刑午丑野國不可伐刑戌戌刑未未刑丑寅刑巳巳刑申申刑寅天德正丁二坤三壬四辛五乾六甲七癸八艮九丙十乙十一月巽十二月庚月德正五九月丙三七十一月壬二六十月甲四八十二月庚凡値其日之干支與其方皆是孫武火攻箕壁翼軫月行於四宿則皆是也註時四日支干孤虛旺相只撮舉言之耳陰陽家有年家奇門月家奇門日家奇門時家奇門孤虛亦然歲前二支爲歲虛月前二支爲月虛甲子旬中空戌亥甲戌旬中空申酉甲申旬中空午未甲午旬中空辰巳甲辰旬中空寅卯甲寅旬中空子丑爲旬虛凡對虛曰孤兵法背孤擊虛也春則木旺火相夏則火王土相秋則金王水相冬則水王木相對王相爲休囚用兵則背王相擊休囚也金仁山將孤虛說反了蔡虛齋又以孤虛當休囚

皆失所考也　天時虛而無據李靖以爲詭名近之若地利則未可盡廢但非所恃耳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節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節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

此章多少曲折只爲要齊王能尊德樂道孟子辭疾初意只要齊王自家曉得覺得不是耳此意原不欲明言也乃不意公孫丑孟仲子輩皆紛紛欲代爲周旋反使孟子本懷湮鬱不見矣此俗見之難破也如就見如字蒙引作往字看存疑作若字體註作欲字往字不順如字亦無欲字之訓不如且作若字看然此非大義所係出弔一節縱所當弔何必汲汲於明日孟子正欲王知其非疾耳集說謂其非故意譬王非也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

不得已因數人之要而不得已也孟子本意原不欲明言至景丑反說孟子不是孟子乃不得不將本意說明矣時解謂爲託疾本懷借一宿以發之非也使孟子欲發其意則何不發之於公孫丑孟仲子發之於要之之人而必發之於景丑哉然此一問答猶是未肯說明及景丑再三推駁而孟子乃不得不說矣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節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節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

非此之謂也豈謂是與各有各話路頭不對是或一道也欲景子思其道也達尊三朱子曰三者不相值則各伸其尊而無所屈或一相值則通視其尊之所在而致

隆焉其說最爲周到正如孟子自往朝王是尊爵也王欲有謀焉則當尊德矣蒙引駁之謬也樂道二字從尊德二字添出有德者卽道之所在樂之則忘勢矣齊王套數慇懃似有尊德樂道假樣故景丑以爲敬孟子殊不知有謀則就之方算尊德樂道其尊德樂道不如是則不足與有爲矣蒙引只作一層意看亦未是也

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節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節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爲

管仲者乎

學而後臣非先學後臣惟師之而又任之任者言聽計從正學之之專也所謂尊德樂道也不爲管仲者欲堯舜其君而不肯霸顯其君也夫唐虞盛世堯舜聖君而猶然與禹皐稷契拜稽一堂下若太甲之於阿衡成王之於周公亦無不拜稽受善師事其臣帝王盛節孟子之在齊且無問賓師與否只以孟子之德齊王自當師事況非有官職乎蓋使孟子有官職而齊王以官召孟子孟子必無不往他日弔滕之行孟子雖無官職亦且爲齊王使分事任勞則自是爲臣之分今茲之召無因而至是必有謀於孟子矣欲有謀於孟子則是師孟子也既師孟子而可召乎此則孟子雖非賓師孟子亦不肯往矣夫任之以職則其臣所謂朝廷莫如爵也欲有謀焉則其師所謂輔世長民莫如德也欲有謀焉而召之其尊德者何在孟子縱不欲高自位置亦安能以曲踦擊拳之態而可强聒以所不尊不樂哉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節孟子曰皆是也節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予何爲不受節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餽之予何爲不受節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

曰餽贐曰聞戒其辭也行者必以贐故爲兵餽之則其處也餽在贐在爲兵則非貨之也禮之也無處而餽之貨之貨取之也以財賂市君子之心而籠絡而縶維之故曰貨取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節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

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爲也節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節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爲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

孟子爲救民起見不只要齊之君臣知罪認罪而已非孟子心也然大賢論事責人情理兼到亦可見矣前番以四境之內不治告王王不能自責而此番能使王認罪者以有距心認罪於前也顧知罪亦卽悔過之機而孟子曲引之心苦矣○邑有先君之廟曰都是有此解

然不必泥

○孟子謂蚔轠曰子之辭靈邱而請士師似也爲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節蚔轠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節齊人曰所以爲蚔轠則善矣所以自爲則吾不知也節公都子以告節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可久而久可速而速是孟子願學孔子處孟子置身事外故其進退裕如然孟子卻非爲著要進退裕如以故置身事外使齊王舉國授孟子孟子正自有官守言責尤孟子之深願但果能如此則并不必言退惟齊王不能用孟子故孟子且置身事外非本懷矣乃後世猶或以高目之是烏知孟子也但雖不能用孟子而禮貌未衰又未嘗有大拂處則孟子自有可留之道自不與蚔轠一例矣況孟子從容格心又有人不足適政不足閒者乎顧微獨孟子處賓師與蚔轠不同凡人臣去就道皆略有不同師保與相臣異大臣與諫司羣臣異親臣世臣與羈旅之臣異不得執一以例人也但齊臣如蚔轠亦其賢者而此譏孟子之人及尹士輩亦皆自好之士與庸俗輩又已不同也已

○孟子爲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爲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節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爲小矣齊滕之路不爲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旣或治之予何言哉

君子之待小人過疾則怨不嚴則侵故須是不惡而嚴然所謂不惡而嚴者只是持己以正處事以禮不至啓其讎怨之端亦不至售其詔諛之術則孔子之於陽貨與孟子此章是矣尤必更有一段和醅不迫處故能內不失己外不失人如此章之朝暮見則一路寒溫笑語自不必廢何至絕之已甚而未嘗與言行事則嚴處自

存既或治之自是果治若有未治則孟子固不必與驩謀恐難不一言及時解云縱使不治亦不言則其如使事何又麟士謂託辭以謝之此亦不然蓋不歷位踰階不必言而不言自是正禮自是實事守禮便自嚴何必託辭以謝也

○孟子自齊葬於嚳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節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爲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節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

爲獨不然節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恔乎節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喪葬厚禮情也上下品節之不同者分也分以明義情以篤恩先王制禮仁至義盡也若分有所不得爲固所當安而財所不足爲則於心終難恔故貧不厚葬亦以義制權已耳盡於人心而後悅得以爲悅而始恔人子至情所不能已得之爲有財胡爲而不用哉爲天下儉其親非特無愛親之仁抑并亂先王之義也嚴字麟士言喪事匆匆近解又謂孟子哀痛迫切但孟子哀痛所不待言而觀上下文意自以顧說爲順周七寸當今四寸未爲甚厚而虞以已美爲疑是可見當時之薄但檀弓稱孔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與此又異意者尺度不同耳而檀弓言其不欲速朽則亦是從厚可知矣棺槨重數及材木幕翣之飾上下自有品級而厚薄之度則自天子達於庶人也恔者悅之遂也○禮齊衰不入國門故葬於外而反者止於境上北面爲壇而復命使人以致於君也待君召之而後敢入此章止於嬴是也今人只說孟子自尊孰知孟子事君盡禮如是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

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節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哉

從來以上節言燕之不知有王下節言齊之不知有天顧上節言無王似猶尊周也下節言天吏則又似擬代周也何哉蓋王者奉天之命者也周之不王久矣有能

爲天吏者卽王者也何必在周若其未能則改玉改步未見於此時諸侯雖强依然當謹侯度私相授受擅動干戈皆王法所必誅皆無王也亦皆無天矣非堯舜不可言授禪非湯武不可以征誅此燕之所以可伐而齊之不可以伐燕也然齊之伐燕與燕之授受其律又異陳恆弑君孔子請討在齊與燕鄰自有可討燕之義討燕而誅君弔民則亦何愧天吏何必王命奈齊王非其人則未免以燕伐燕之誚耳夫齊初伐燕豈嘗遂暴於燕而遽知其非天吏而遽指之曰燕蓋不能發政施仁於平日又安能伐罪弔民於一旦夫是以燕之伐其利

燕而非救燕也不待言矣顧孟子知齊王之非湯武而勝燕之後復引文武爲言者則猶望王之或爲湯武也望之則容有心而勸之則誠未矣史記載孟子之言曰今伐燕湯武之時也夫非湯武不能爲湯武孟子雖望王爲湯武何遂以王爲湯武而顧勸之曰湯武之時也哉此章大旨何如曰上節就燕論燕下節以齊論齊不必强撮章旨大抵齊事爲主亦自勸齊伐燕之誣耳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節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爲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節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節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爲之辭

賈引周公以解王慙亦謂成敗難逆睹耳殊不道燕人亦運而已齊當置君去之孟子早已料及周公不忍逆料其兄何齊王之不忍逆料燕人也況周公待兄以腹

心續殷之世祀仁至義盡管叔以殷畔非公致之也齊則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以致燕人之畔燕人之畔王實致之而尚得藉口於事難逆睹哉但賈未明言及燕事故孟子亦第就周公分辨末節古之君子則推開概說不黏周公周公之過則無可更也○殷畔一事在當日新朝定鼎舉順天人孟津之會八百國焉是武之取殷非武取之天下實尊戴之欲不取而不可得也況湯之代夏事屬已然哉且不斬其祀而使奉先王其忠厚也抑又至焉也或謂文王服事而武也征誅誠非父志管蔡習見父之所行若此而兄之所行若此要自不能

無疑故其以殷畔也實則文王服事之心猶朱溫之有姪懷光之有子志趣不同焉耳此巧爲管蔡出脫者抑知文王之時獻雒西而除炮烙猶望其有悔心及至武王卽位十三年矣紂之在位且三十二祀矣惟紂罔有悛心而凶暴日甚擁一夫於虛位而毒痛四海其能忍乎武王自是不得不伐心事何光明正大也故服事征誅迹雖不同而畏天憫人其心則一是以孔子稱其爲繼志述事之孝不得疑武之大異於文矣且管蔡卽志父之志不欲取商亦何不效夷齊之採蕨西山泰伯之遯迹句吳庶全臣節乃計不出此而伐商則與之封殷

則監之而猶得曰志父之志乎況流言以謗周公其詭祕又甚焉文王之志肯出是耶管蔡之罪何可逃也後人欲爲管蔡出脫而反敢於朱溫懷光乎武周何無忌憚之甚也獨是三叔同爲文昭太姒所出而三叔獨陷於罪故後人每欲爲曲庇謂異於麟趾之振振故耳抑知資稟之不齊父不能得之於子所謂振振者亦大概出於仁厚云爾周公右王康叔司寇而五叔無官則三叔之才之庸可知乃其流言也則武庚實煽惑焉故鴟鴞之詩曰既取我子明乎三叔之爲武庚所陷也夫以成王幼沖周公攝政兄出監國弟也右王在常情不能無疑武庚包藏禍心實以此搖三叔者三叔庸才遂爲所動矣然流言之初意三叔只以搖周公非欲畔也迨乎周公避而鴟鴞詒雷風變而流言白三叔始以懼罪而出於畔其陷於惡也不智之過耳自無害乎振振之詠也及至與殷以畔周室幾搖則國法自不容以不誅而恩勤之憫死喪之懷則周公有餘悲矣又周公之處管叔異於舜之處象游氏已言之矣然以弟而處心積慮欲殺其兄亦大惡矣何得以其志之不過富貴而恕之粤考金仁山謂虞氏自幕故有國至瞍亦無違命則粗能守其國者也其欲殺舜欲殺嫡立幼象欲殺兄亦

主於奪嫡耳揆情度勢金說實通獨是瞍既有土之君何難殺嫡而故託之焚廩浚井其亦掩耳盜鈴計與抑其事不足信也然則象欲殺兄殆始由於母之私之繼出於瞍之惡之而象亦利其國以謀之也夫利國奪嫡亦天討所宜加惟是殺嫡之事未成而克諧之漸以見以大舜之孝方且自反自盡以順親得親之不暇遑暇計弟之殺已況弟之殺已成於父母舜又安忍離弟以傷父母之心則以得親順親之心推而親愛其弟只此孝念之所成也管蔡欲隳先緒而兆干戈上之則爲不孝下之則爲不仁其罪已成是故周公之誅管蔡也未

嘗不愛其兄之至而天下大義不容以不伸舜之處象也不知有怨怒之藏而親愛之情不能自已一封一殺其迹不同而仁至義盡其心則一故曰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皆天理人情之至也

○孟子致爲臣而歸節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節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爲我言之節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節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

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

道之不行久矣孟子之去志非一日矣胡爲至今而後去是必齊王之有以得罪於孟子者而後去也道既不行矣胡爲待有所得罪而後去也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孟子之願學孔子也然則孟子之久於齊及今茲之去齊其處心良苦矣以微罪去則其意益難顯言而不可復留之情惟孟子所堪自喻所謂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欲富之非龍斷之賤姑爲時子輩言之耳故此章主意只有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一句餘俱託言將言時子不知而先曰然然卽然其宜不我知非然其有留行之言也惡知其不可正註中其義不可復留之意而孟子不欲顯言故特借萬鍾爲言以爲非我所欲下又以復受其祿比之龍斷爲政不用云云亦以微示之意也時解謂自使予欲富至末皆申明不可二字之意似孟子之不可留專謂不肯求利反使本衷湮沒矣○得侍同朝甚喜得侍二字一讀言同朝之喜正以甚已之喜或以得侍同朝連看以甚喜貼王自言語意不順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已爲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爲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節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

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辭十萬而受萬已辨明已非欲富此二節另是一意不承辭卿祿言也註云道既不行復受其祿無以異此甚明蓋齊王已不用我而復受萬鍾爲矜式則又似欲借此干進爲僥幸冀望之志豈非不得於此而又求得於彼乎此與馮婦章意同然不就自已明言而託之子叔疑只點不用二字以微示其意終不欲將此意說破耳

輔慶源以辭十萬而受萬雖多寡不同畢竟是失此冀彼試思祿是孟子自辭安得比爲政不用且上節既明

說非欲富此又何必復云龍斷乎曰富貴曰罔利如任尋直尺而利之利不必屑屑在萬鍾上較齊王之留固以萬鍾利誘而孟子之不可留不徒非欲富也孟子不便明言已意卻又欲他人默喻己意故其言辭之閒吞吐影射如此若徒曰大賢不以利爲去就則於孟子本懷終未曾覷得見

○孟子去齊宿於晝節有欲爲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節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

安其身節子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

孟子而既去矣乃因一客之留而遂反駕來齊其去留何謂客只假意代齊王周旋全不思爲孟子設地眞沒傖僮人徒惹人厭耳客以子思待孟子則其奉王命而留孟子無王命不當留孟子矣縱使以泄柳申詳待孟子亦當言孟子於王以留孟子不當自留孟子也卽曰將以泄柳申詳待孟子姑留孟子而徐以言於王與而泄柳申詳豈所以待孟子者故曰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也然此特喻言以婉謝之耳不應隱几而臥雖曰絕

客實是去國無聊景況客非留孟子之人而孟子一片無聊苦衷亦難以對此沒傖僮之人道也章末平平詰問令之自思索然無味勿依存疑以上句乎字作也字看註中先絕我也乃孟子意中語此解書法非順口氣法也○晝當作晝齊有晝邑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干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節高子以告節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節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

猶以爲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節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爲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節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節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此與晨門荷蕢諸章參看足見孔孟合一處聖賢之心不忍一日忘天下故視天下無不可爲之時無不可化之人必其理勢人情交迫以不得不去之勢然後不得已而出於好遯之行與遯世爲高自謂無求自謂知幾

者迥不相似原無所謂不明于澤并濡滯之故亦與千里見王始終一意殆未易一二與外人道也顧孟子致仕之日已云不可復留而茲已去之思則又爲予追之望是則何與蓋孟子原非不可留者萬鍾矜式之留非實心以留王如改諸則必反子是齊王必有以開罪於孟子矣以改留孟子而孟子可留矣能以改留孟子則必追孟子矣王猶足用爲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孟子之心亦爲天下流連繾綣耳豈徒爲齊王依依繫戀與通章只辨濡滯二字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皆尹士濡滯一條中語是予所欲也豈予所

欲哉皆緊喫所以遲遲心事濡滯二字辨明而不忍忘天下之心見則非不明非于澤自不足辨存疑以惡知予節爲辨于澤二字未是而蒙引謂上二譏都不管亦未是也王如改諸註明云必指一事而言蓋不因一事孟子尚無去齊題目而一事能改則通體悔悟之機不然則王之不用孟子已久何以至今始去上玉謂改其不用而用之亦未是也既浩然歸矣而猶曰豈舍王哉曰予日望之則惓惓之情幾若終身矣何止於三宿出晝而尚曰濡滯云乎哉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

請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節曰彼一時此一時也節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節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節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爲不豫哉

孟子之不豫非怨尤也而曰彼一時此一時者聊解充虞之問也蓋君子之自脩也安土敦仁樂天知命盡其在已之實而無願外之心此不怨不尤之所以爲君子稍有怨尤則自脩之念不誠無以爲君子矣乃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

稍有仁心能無嵩目況君子全盡天理則以天地之心爲心視一民一物之失所且不啻痛癢之切膚又何忍以爾我分形寘之度外乎顧明良難覯遇合不常既爲之兆矣而卒莫之能行則此際之悲天憫人宜何如也蓋君子之無不豫者不以一已之用舍爲憂喜而不能無不豫者不忍視斯世之赤子陷顛連也然則君子之若有不豫而實未嘗不豫者此其心卽天地生物至公無我之心故其憂樂之情並行不悖而又何害乎不怨不尤之實哉孟子以名世自處而顧殷然致望於王者者非名世無以輔王者非王者無以用名世二者相需

爲功顧其具在我則名世已有其人是王者不患無名世而名世每患無王者此所以揆數度時而殷然爲之冀望數過時可總是明王不興天下孰能宗予之歎以時而言不能無不豫以己而言則實未嘗不豫通章語意如此時解只知重名世以爲孟子自任卻不知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意重望王者古有王者而有名世氣數之常今有名世而無王者是値氣數之變也故憂以此樂亦以此而時賢屑屑將王者名世分有之先後俱於章意不著痛癢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節

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節

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仕不受祿陳氏以高目之愚謂不然孟子不受祿只以有去志不欲變耳既有去志而何以仕孟子於齊蓋際可之仕頗能以禮相接則且就之使絕之已甚則阻人好賢之心此聖賢與人爲善且不忍料人之必不足以有爲仁之至也而既甚不愜於心則意又不欲苟容故姑卽不受祿以自明其志且微示君子之仕仕道而非仕祿抑居尊富而道或不行益足以貽君子羞故其所以自處者如此則義之權也若謂其不受祿爲進退裕如之地而不欲爲時君所縻則是孟子自爲身謀權術作用此貧賤驕人氣習非所以爲孟子矣借使孟子而受齊祿其自處亦斷不少屈其進退亦未嘗不得自由祿不足縻無容道也但久於齊已非其志而出晝去後之思猶曰足用爲善是則何與曰退有去志者知機之智而惓惓去後者救世之仁君子不欲輕與人亦不忍輕絕人其有去志者必以其錮蔽之深而足用爲善者則以其天資之樸亦以天下無邦徒深悲憫而非人誰與姑作遲留二者交迫於心則欲留不安欲去不忍此際心情最爲酸楚要惟不得已以希冀夫吾道可行之

機必不遑以一身去就之私而預爲權謀之智夫是以迹留心去兩不相妨而憂世樂天並行不悖聖賢心事誠非俗士所能窺而知孟子者其伊誰也夫

四書詮義卷之二十八終

四書詮義卷之二十九

祁門倪望重愚山 同邑程夢元 公園
婺源汪紱雙池輯 後學 懷甯楊深銘伯新 同邑潘紀 筱備 同邑李
肥李 蹇國筱亭 同邑江崇 淵嵐 同邑
余家 舜伯

滕文公章句上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節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節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節成覸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節今滕絕長補

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大旨欲人盡性曰性善曰道一所以啟其知曰堯舜曰有爲所以勵其行曰可爲善國曰瞑眩疾瘳所以鼓其勇也體用一源知行一致總以自盡而國家天下無不可推矣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曰性善者指繼善之初而言者也人之有生以氣載理氣有清濁理無不同囿於氣質之偏則爲庸人盡乎有生之理則爲聖人斯理不假外求察識於性情而自足聖人可學而至不過盡性以踐形雖氣質有清濁之殊要不難困勉以變化之知性善而堯舜不足畏知堯舜可學而性善益無容疑此孟子因世子有賢賢之心而遂以此誨之也道一而已道字正指性字然謂之道者率性之謂也兼堯舜爲言也理之在天則曰天道性具於人卽人之道不越乎人情事物之間而盡之卽其高遠不盡則其卑近千變萬化不能外也惟其道一故彼我舜文皆無所異彼不畏舜可爲文可師而人當勉於用力也成覸節蒙存俱云以證道一而欲世子篤信力行意在言外小註大全則俱以爲鞭策世子麟士兩是之而又以爲證人皆可以爲堯舜意爲多朱乾若又謂只證上文若謂起下則下

引書爲贅鄭禹梅又云道既一則只要勇往直前以起下瞑眩不但證道之一愚謂道性善稱堯舜原非兩層稱堯舜要皆所以明性善故此節明道一而堯舜可爲意一滾都出一面證上便可起下一氣直趕到厥疾不瘳引書以致丁甯不得謂贅諸賢執一見以相非均未達也○過宋二字讀住自滕至楚本當道宋不必說迂道也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節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

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

此章只親喪固所自盡也一句盡之蓋愛親之心本乎天性而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則皆心性中自然之節文自盡其情卽所以盡禮也按儀禮斬衰裳（不緝）苴絰（苴有子麻絰一在首一在腰）杖（用竹）絞帶（在胸）冠繩纓（以麻繩爲帽絆）菅屨者（菅草爲屨）父齊衰裳（齊縫）牡麻絰（牡麻無子麻也）冠布纓削杖用布絞帶疏屨（疏布爲屨也）三年者（齊衰有三年有杖期有不杖期曰三年者以別於父存母卒爲母只杖期者也）父卒則爲母（父卒爲母乃三年也）此當云斬

而云齊疏未詳其義疏者斬衰布三升（八十縷曰升布幅二尺二寸周尺只用二百四十經縷故曰疏）禮始死三日不食既殯乃食粥（國君五日而殯則亦五日不食）此云飦粥之食蓋鄒滕往反殯事已過故只言既殯成服之禮也此章言禮甚略固以發其眞性而緩於繁文抑諸侯之禮曰未之學則只得說大略如此而喪禮久廢之餘過詳於節文則恐人有畏難之意不如得禮之意而與以易行朱子集家禮亦從簡略蓋同斯志也

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節）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爲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歠粥面深墨卽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尙之風必偃是在世子（節）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喪大記君之喪子（世子大夫官公子羣子）衆士皆三日不食

子大夫公子食粥士疏食水飲既葬主人疏食水飲不食菜果練祥（小祥）而食菜祥（大祥）而食肉蓋世子爲三年喪則父兄百官皆從服三年故不便之而不欲也不可他求亦仍舊是教他自盡而已○文昭之國管蔡郕霍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皆謂魯爲宗國（臣不敢以君爲嫡子之一人故文昭之國宗周公也）

○滕文公問爲國（節）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節）民之爲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

罔民而可爲也節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節
陽虎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
爲國不外教養二端非養無以立教之基故先言民事之不可緩觀其有恒產者有恒心云云則養正所以爲教地而非教無能相保以養不使民盡復其性不足以盡仁人之心也故厚生正德二者交重而時解謂重在養民教只帶言謬矣七月之詩周公告成王以使知小民之依者孟子引以告滕文則亦猶周公意也教養之政發於外而教思容保之意根乎心此心之不忍侮人曰恭此心之不忍奪人曰儉恭儉之心仁也故孟子將

言禮下取民有制之事而先曰賢君必恭儉所以格心而立教養之本也下世祿圭田庠序學校皆禮下之事恭之施也正經界均井田平穀祿皆取民之制儉之用也然使之親睦別其上下養也而教即寓焉是取民有制亦禮下之推而世祿不以剝民教民即以保富禮下即同此有制之道總之不忍罔民於罪而汲汲民事之心非截然二事也時解側重取民有制殊非語氣總由其將教邊看輕故耳但上文方言恒產而下文亦接言取民之制故時解欲於平中見側抑知先養後教此設施次序固然耳非特重養也下文養教二段有文字繁簡之不同而意則兩對無分輕重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節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爲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節夫世祿滕固行之矣節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
五十七十百畝制度之不同貢助徹取民之法之不同

實皆什一則取民有制無不同實字對數與法言次崖對名言未是也徹者二句釋名義而著其法然此節虛提三代並言以爲下斟酌之端歸到行助非詳三代制度也龍子節決擇於貢助拋卻徹法不言者助徹名義稍殊然皆井田故上節註言徹法都鄙用助而下文亦云雖周亦助其不同者只通均之義耳言貢之不善而助之善可知言助之善而徹之善亦可知矣龍子與子思同時其時蓋已多變徹用貢故龍子目擊其弊而云云夏禹之貢要自不然朱子已言之矣晚村謂龍子之言乃指夏末之弊抑思夏末之弊龍子何由知之其詳

如是也言世祿之行以起助之不可不行蓋世祿本取於公田而當時助法不行世祿皆取於貢祿有定額而豐凶不常是世祿適以取盈於民矣故行世祿必行助法而始不病民也乃徹法久廢人不復詳故引公田二字以證周之亦助蓋周法實亦是助其九一之制無不同非孟子先言周徹而此忽言周助也亦正以助法之善而周因之則今之制產立法所當必行而無疑也周本用徹而必曰亦助者一則因上文莫善於助之言一則孟子本意在行助取助藉之義君可知稼穡之艱難而民有助公之義以別上下之分不必拘拘於通力合

作斟酌損益之宜也徹法鄉遂用貢而統云亦助者計一國之田鄉遂不及十之一餘皆都鄙用助舉其多者也自夏后篤至此皆言取民之制而皆什一句爲綱助爲尤善又其決擇細密處當時用貢不止什一然卽使什一亦不如助之善審擇其閒相參而用不必徹而與徹實無不同皆本於仁人恭儉之心而行之者也時解謂勸滕法祖謂只借詩以勸滕行助徹法實無公田皆非○三代授田多寡其說不一朱子或問中所述陳徐二說要尙疑義陳氏曰夏時洪水方平可耕地少至商而寖廣周乃大備徐氏曰古者民約故田少而用足後世民侈故田隨時而加愚按田制既加則經界溝塗皆不能不改朱子已疑其無是理則陳徐二說朱子亦聊備所聞耳惟萬授一以爲田數無增而尺步不同詳引王制爲證似爲得之蓋三代尺度不同乃王者制度之事而經界自難更改今考周尺甚短（當今尺只六寸四分許）則殷夏尺長於周可知王制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亦以周尺六尺四寸以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據陳雲莊算古以八寸爲尺周尺八尺爲步則步六尺四寸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則步五尺一

寸二分古百畝當今田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一寸六分有奇記數皆誤然要之古尺短而步長也授一因指古者爲殷今步爲周以證殷七十畝當周百畝然數亦不盡合（據此算則殷七十畝當周百畝而餘十畝矣故不合也）且記云古以周尺古者自當指周今字當指漢時不當於殷時預有周尺也要以周尺當殷七寸當夏五寸則周百畝卽殷七十畝夏五十畝可耳

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

庠序學校與貢助徹對庠者養也三句與徹者徹也二句對皆所以明人倫與皆什一也對明於上教以人倫也親於下民知盡倫也但貢助有善否特爲決擇庠序校學則聽滕君自擇故文有詳略不同然行助未言其效因前已明言助之善也言教而遂及其效正應轉有恒心句制產立法與以盡倫之資設爲學校教以盡倫之道方制產時已期民之親乃至此而民親於下以著爲國之成也此節卽禮下之事亦本仁人恭儉之心而施之者也○此節三代學名與古傳記亦不盡合不必强爲之說又學記曰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術當作州大概

周監二代田兼貢助庠兼校序亦未可知此章雖似損益二代實則周制本然如此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節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

有養有教而仁人之心盡矣禮下取民有制之事備矣此二節則歆動而勸勉之也力行二字總收上文新國二字語有分寸不必一定如文王新命說

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節夫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節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節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節餘夫二十五畝節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節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節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滕君有意於仁政而使畢戰問井地孟子因道其詳也然曰仁政必自經界始則仁政自兼教養而經界其始事耳至於百姓親睦先公後私則養也而教寓其中矣

蓋君子野人交相恃賴而穀祿不平則上病其下下怨其上所以必分田制祿而後爲上下無病之道都鄙用助鄉遂用貢卽正經界均井地而平穀祿之道也助貢兼用本周舊法貢不善而可行於鄉遂者鄉遂田少而地近人君春秋省其耕斂而司稼之官視年豐凶以上下其斂法不至於取盈則雖貢無不善而適要於什一也王制曰夫圭田無征則圭田餘夫亦周舊制厚於常制之外亦禮下之心也分田制祿既定則民之死徙皆安於鄉而鄉田則同井所以使之相友相助相扶持而能敦親睦之風亦教之始基也方里而井節詳言助法

以別野人則正孟子不言徹而言助之志也潤澤如田有上下則多寡之地有不方則匀股之之類○周禮遂人職夫閒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塗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此鄉遂用貢也天子畿內千里則國外百里爲郊郊外爲六遂郊內爲六鄉鄉遂約開方四百里若滕五十里則國外五里爲郊鄉遂約開方十里鄉遂皆在達郊之內故曰國中家出一兵以立軍制遂人掌之考工記匠人九夫爲井井閒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閒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閒廣二尋深二軔謂之澮此都鄙用助也天子之制以六遂之餘田曰甸國外三百里曰稍四百里曰縣五百里曰畺凡大夫采地大都小邑皆在焉故曰都鄙成出車一乘五夫給一兵司空掌之萬氏毅周禮爲僞經乃謂匠人可據遂人變九爲十以示特異實則襲匠人爲文周制皆井田因殷之舊豈獨於鄉遂之地悉更其制無鄉遂用貢之法也又滕地五十里安能備鄉之制只因井田已壞姑別野與國中之便者爲之制不得以孟子證周禮又謂一井授九夫中無公田徹法歲取其所獲之什一以其通於夏殷且通乎上下故謂之徹詩所云公田以民田非自有授之於公則皆公田耳孟子引之只斷章取義其謂雖周亦助者恐滕疑其非祖制故言此以堅其行也愚按鄉遂之地城郭宮室都會鄉大夫士

百工商賈之所聚其地自難井授而鄉遂立軍其比家五閭二十五家族百家黨五百家州二千五百家鄉萬二千五百家皆以伍爲數夫盡兵一川之夫出車百乘故不得用九而用十授田因之以用貢法勢也想殷制國中或亦用貢但無可考即溝洫不能無更而鄉遂只當一國二十之一不足更之亦不爲勞矣夫職以遂人名則其所治野自是言鄉遂之田地官兼主田野而官皆止詳於鄉遂司空經亡然周書曰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則都鄙之田屬之司空可知今謂遂人襲匠人爲文而易九爲十以示特異吾不知假周禮者何苦必襲匠人之文既襲其文又何故要示特異也滕地雖小其國中郊外形勢自與有國者同豈以大小異哉至於都鄙之出軍則以井八夫有邱四邑有甸四邱皆以井起數甸方八里加一里則成方十里蓋一成之閒山林宮室之類三分去一不能正十里故曰成出車一乘五夫供一兵也計一甸五百餘夫出輜車二十五乘共七十五人凡百夫也詩噫嘻篇云駿發爾私終三十里夫三十里則正萬夫一川之界而貢法無公田故曰駿發爾私豈非鄉遂用貢之一徵乎若云亦井田則安得以三十里爲界也信南山篇曰中田有廬廬即八家廬舍中田即公田也又豈非都鄙用助徹有公田之一徵乎周禮

小司徒井牧四野九夫爲井四野謂四郊外之野正謂都鄙也其曰九夫爲井者井九百畝自可云九夫之田但實止八夫蓋中之公田必有食其祿者則是亦九夫矣鄭氏未察而誤以九夫實數算之耳孟子言井九百畝明是周制而云八家同井安得疑周徹之無公田哉但徹法言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則宜無勤惰之分而孟子王制又皆有上農夫上次中下之異紱初亦不能無疑細思所謂通力合作者只如今人大家孳助相換一般不必通壠耕種也故終有勤惰之異也但未敢據章末呂註述張子欲復井田事蓋深有味乎言之而深望

人之行之也然未可與俗儒道矣井田有何不可復顧其人何如耳儒者之學寸心千古悲夫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節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節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節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爲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爲之與曰否以粟易之節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節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

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

許行所稱神農之言看來皆老莊談唾其所謂並耕者亦謂人各自食其力不相往來枯枝野鹿之風自是三皇盛治不必煦煦仁政子子上下之分而以多事爲也末段齊市價亦剖斗折衡而民不爭意也許子種粟二段往反相詰只要迫出他害於耕與不可耕且爲二句自織且害於耕已可接治天下不可耕且爲意而又以釜甑爨詰之者欲以見自耕而外已無一之可兼營也以粟易械器二句帶便折他厲民二字且許子以下窮之以必不可爲之勢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加一固

字猶有治民不妨耕且爲意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獨字正奪他固字故忙接有大人之事二句言小人有事大人豈獨無事者下堯舜不暇耕勞心治人皆已伏此句下然此處且虛下且一人之身云云則見小人之事且不能相兼況可以大人而責之小人之事乎下不暇耕跟此故曰六句又見上下之相濟處猶農夫陶冶之非相厲通義二字正破他厲民自養之說故此六句只重勞心及治人者食於人二句翼註紛裂不是治人則食於人下不必耕意跟此然二意只是一串勞心治人卽大人之事有治人之事故食於人此所以不暇耕不

用於耕不必耕也○禝有二種有織者有壓成者陳相云許子衣禝原以逃孟子之詰謂不待織也故孟子再以冠詰之自織之與句當從太岳單承冠說爲是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節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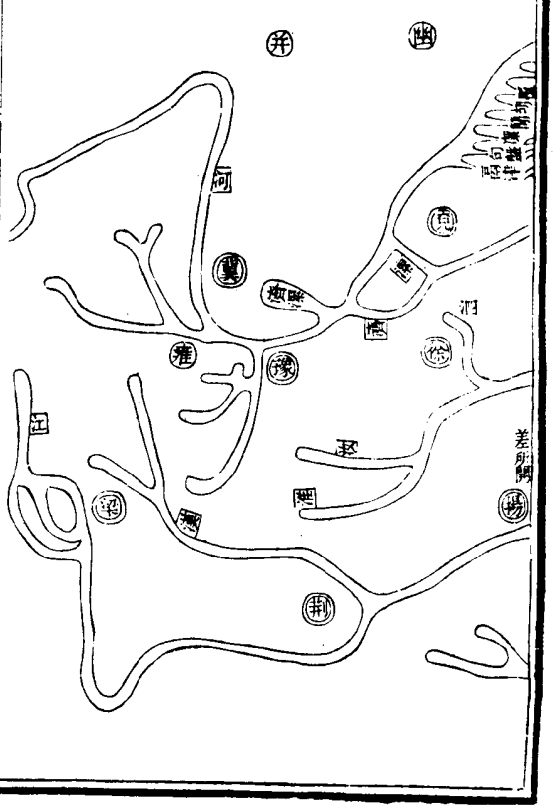
上節已用力折倒並耕之說矣然陳相本意顧謂斯民無爲自治不必分田制祿之勞故不歷舉古聖勞心治人之不得已處示之不足以折其心因遂承勞心治人之事而歷數之也天下猶未平猶字對他言神農而發彼謂神農始耕民生已遂殊不知神農而後洪水草木鳥獸猶迭出以交迫乎聖人之憂使聖人亦務並耕無

暇治人則雖知耕如無地可耕何生民之害洪水爲主而草木因之禽獸又因之五穀因以不熟則禽獸之逼爲甚去害之漸則先草木而禽獸患除禽獸逃而水可治水治而後可耕此皆除害之事也教稼以厚生教人倫以正德此皆興利之事也蓋敷治之經營設施如此然孟子文字錯綜自如故益以起禹重禹不重益雖欲耕得乎一鎖稷以起契重契不重稷直至而暇耕乎又一總鎖亦以對他並耕云故也堯獨憂之聖人有憂之憂民如此憂字俱以見勞心不容已處而舉舜使益禹稷契得人之仁又隱隱寓滕文能得我以仁滕民也至

穀熟民育似乎憂可以已而又恐無以復民之性正見民生不只一耕了事也故重用聖人有憂之一領聖人兼指堯舜使契者舜而誥命之者堯也輔翼總勞來匡直而申其意翼註分輔翼一項爲施之介於善惡之人未是也勞者力其事來者有其志邪者心之離狂者行之僻立之使盡其分行之使由其道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是也勸之以九歌俾勿壞卽從而振德之之意也聖人之憂民如此總結水火養教以見勞心無已意虛齋因上節雖欲耕得乎已單結禹事故謂此而暇耕乎亦只單結放勳一段抑知上節只是得鎖便鎖不必

板分硬對也此兩節且只見勞心有不得已而事不能相兼意然不必耕意已在其中下三節特又抽出言之

○汝泗入淮不入江江淮各自入海原不相通至江淮淮中通一港今運道所由者則吳王夫差所鑿也在今江北揚州經高郵至淮安疏九河數句只取文字耦對未暇顧得水道不必曲爲之說○近見高頭講章圖畫九河水道全失形影雖於本章文義無大關係然要不可不正也今特附禹貢水道圖於左以備考



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己憂者農夫也節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節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

勞心治人所當憂者不少而先務莫如得人若水火工虞事事以爲己憂則雖大人之事一身亦不能兼故知所先務則得人而外他非所憂而何況於百畝亦誠以小惠小忠不若得人之仁覆天下耳惠照稷以上言忠

照契言惠忠亦養教之事然而小且勞矣得人而仁覆天下則天下之耕者不啻皆聖人爲之耕而又何必以並耕爲合天下之憂而迫爲得人之憂此其憂於所難正憂民之大也蕩蕩無名巍巍不與其迹近於清淨無爲者而蕩巍處皆從勞心中來特憂其所大所難故作爲之迹以泯豈無所用其心哉緊接無名不與言一以見堯舜之無名不與原非清淨無爲一以見其無事於耕原非肆然民上厲民自養不用於耕卽不必耕而不用於耕正所以盡大人之事也自堯以不得舜爲己憂以下皆不用於耕意至此方一句折出舊說引孔子之

言只以證功業之大以見其非無所用心而能然殊覺少味不若翼註之說爲近惟堯則之則字只如論語作準字解作法天解者亦非○前曰天下之通義此曰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仁義尤此章絕大主腦蓋萬物一體之心萬殊秩然之分蘊之爲天德施之爲王道此外別無道德老子曰道德亡而後有仁義宜莊周遂以爲道在螻蟻矢溺矣閩中狂子猶欲闢揚老莊不亦變於夷者乎

吾閩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節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節今也南蠻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節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節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爲不善變矣

此段責其倍師一氣歸到不善變蓋師而倍之其心已

忍然所師未善改而他學猶或不失爲遷喬木而陳良非不善師其似陳良而不如陳良者且將不免曾子之譏今乃倍陳良而師許行是入幽谷也是變於夷也故曰不善變南蠻鴃舌夷之人非先王之道卽夷之道也棄君臣無上下是夷之道也非字不必作詆毀解

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僞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節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爲之哉從許子

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

物有不齊亦萬殊之理也聖人因物付物而天下之物皆得其平異端欲以私意齊物而物反失其情矣是爭天下也卽舉屢言許子之徒織屨故因其所習者以曉之莊周著齊物論佛氏作平等觀總由其不耐煩世事不肯循理此皆出於有我之私而欲以此易天下謬矣聞者徒喜其說之新而不揆之以事物當然之理不亦惑與○縷麻之經績者也線也絲之微者曰絮纊絲之餘亦曰絮非今之棉絮也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

尙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 節 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爲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 節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 節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藁裡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 節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爲閒曰命之矣

墨氏兼愛而尙儉其尙儉自兼愛來兼愛愛人尙儉愛物也其薄親又從兼愛尙儉來兼愛則親不得獨厚尙儉則親不得不薄也吾聞夷子墨者一段意中本取他厚親口中卻似他不合厚親以介於不儒不墨之閒知夷子必有厚親之所以不容已處也若夷子自察於厚親之所以不容已者則兼愛之非不待辨而自明矣乃

夷子亦默會孟子之意不肯認錯以故左遮右掩其引書言則謂愛無差等正儒者若保赤子之道厚親之與厚人保赤子之與保天下皆無彼此分別但保民曰若保赤子正如他厚人一如厚親是施當由親始厚親與兼愛實無妨礙然尙儉一邊此雖一時遁辭亦由其陷溺於異端已深不能察識本心至愛親之良昧不復見而言若此也顧既曰愛無差等則何必施由親始但曰施由親始亦何必便要厚葬以薄爲道之謂何且夷子又果能厚天下之人一如厚親否正如釋氏本無父母卻偏說父母經使卽其言而駁之其說亦將立窮

但孟子本非欲屈其辨只欲啟迪其心故不必更窮其說只將書辭解釋以見吾儒無兼愛之說再喫緊點出一本以辨兼愛之非又推言古者葬親之由以見厚親之心本出於天性之自然而不容已則斷非因欲兼愛而使之姑自此始此皆因其心之未喪而使之察識焉也察識得此則墨氏之非可知而更由此擴充則一本萬殊所施不竭更不必言兼愛而仁不可勝用矣蓋論天地生物之心原自大力包裹初無形氣之分故吾儒亦說民吾同胞而物吾與然人物之生斷非從天邊紛紛落下地下簇簇鑽出則受生本根要惟父母父母又

吾一身所自來之天地也是以孝愛其親良心眞切非由勉强人所同然安得等其親於路人而謂施之姑自此始乎二本二字舊說謂父母一本路人又是一本此欠瑩翼註謂二者主夷子心下二視之言據此則二字當作貳且視親如路人亦不只是貳心朱子嘗言此非但二本直是千萬本可見二字原不必認煞只說不是一個根本耳非貳心之說也又玩故也二字語氣蓋云夷子或是二本故視親如路人也則正如傅奕所云諒蕭瑀不生於空桑奈何宗無父之教者二本二字益不必泥矣蓋上世一節眞摯愷惻越外感動得人亦必有道亦使之自思而得之辭此章孟子不與之見而先與之言者蓋覿面而與之談反難競辨未見而先爲啟迪其人所得自深朱子云不欲輕接其人交口競辨以屈吾道之尊是也後儒如退之之於文暢大顚皆假託文辭以寓潛移默啟之至意奈錮蔽已深不能如夷之之質美則亦終不能悟若東坡之於佛印則反爲彼所移者至俗儒或呶呶與其徒爭辨而所學卻至不儒不釋則宜其淪胥以敗而反使異端得以藉口反噬深可哀也古者士相見禮必先因人爲紹待許見而後造門至造門則又辭請數往復而後相見此他日之又求見孟

子乃又因徐辟以爲紹耳夷子未嘗造門故得以從容辨難若既至門外則亦不得不相見而反先說許多話矣

四書詮義卷之二十九終